《灵界见闻录》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全文 · A4 打印版 · newchurchcn.com
普通字号 / 大字版均适合 A4 纸打印

新教会汉语神学院 · newchurchcn.com
著作汉译

《灵界见闻录》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第一册　§§1–300

1 灵不过是生命的器官或工具，却仍各有其用。

2 灵是服役的。越是内在的恶灵，就越疯狂。至于他们究竟服什么用，本节有述。

3 附着于人的灵，会把人的知识与记忆据为己有，并因此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

可是，每一个灵都受自己的欲望支配，也就是受自己的本性支配；人的欲望与本性，他们并不能真正据为己有。

4 灵会披上人所敬拜的那一位的模样，并声称自己就是他；因为他们想在那一位的名下受人敬拜。

尤其是，他们很想被称作圣灵。

论地上种种事物在灵那里的表象

5 灵那里会出现地上种种事物的表象。这些表象，源自他们还在肉身中生活时所见过的事物。

6 （见第3节。）

灵披上人的知识与记忆，并以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并不直接灌入人的观念，而只是经由情感流入；思想的观念，正是从情感流出来的。

7 灵会引人做梦；人睡着时，他们自己也照样做梦。

梦中所见、所表象的事物，在梦里能被感知，却几乎无法用醒时的话说明。至于是怎样的景象、从何而来，本节亦有述。

8 出自天使的梦，则完全不同：美好、愉悦，又能给人启发，甚至预示未来。

论所罗门其人及其智慧

9 论所罗门是怎样的人，以及他的智慧。

论与灵的言语与交谈

10 关于与灵交谈、说话的种种情形。

11 凡有许可，无不出于良善的目的。

12 许可的种种样子，在灵那里也能看见，甚至在恶灵那里也能看见。（亦见第15节。）

13 主也曾赐给我一种仿佛可以“许可”的能力，情形种种不一。

14 （本节阙文）

15 （见第12节。）

许可是藉着许多中介作成的。（亦见第16节。）

16 （见第15节。）

真理却是从主直接流入的，虽然也经过天使。

17 与灵的交流，可藉内在的思想进行。

若有灵正处在试探作恶的状态，人向他定睛一望，他就会不安。

18 灵很愿意与人交谈，只要人不去思索他们究竟是什么性质。

他们也不能容忍从别处来的灵与人说话。

一个灵并不知道另一个灵的临在。

若没有与人交谈，他们就不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仍是人。

19 最近的灵并不明白，如今也不明白主的圣言的内在之义；从前的先知也是如此。

那隐藏的事物，是藉着表象表达出来的。

20 在祈求主祷文时，我感知到三重之义，正如生命也有三重。

21 属世的灵以为自己仍是带着肉体的人，也希望别人把他们理解为人。

其实，使人成为人的，并不是身体，而是心智，也就是理智与意志。

因此，善灵与天使才是真正的人。

22 人的心智在出生时几乎空无所有，乃是由属世的事物逐渐形成的。因此必须重新塑造，才能成为属灵的。

23 灵被种种不同的方式拴在约束之中，自己却不知道。约束一松，他们就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行动，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被约束住的。

我也曾引导灵说话，使他们以为全是出于自己。

灵说话、行事，都顺着自己的本性。关于许可，本节亦有述。

24 灵一旦凭自己的幻想去思想、说话、行事，就会陷入疯狂，还把这种疯狂当作聪明与智慧。

25 智慧在于注视并趋向种种目的，而这些目的就是主的国度；因此唯有主是智慧本身。

趋向那里的目的是无穷无尽的，并且彼此层层从属。

26 人的灵魂就是他的目的。若注视并趋向属世之物，那就是属世的灵魂。

27 恶灵比野兽疯狂得多，因为他们用理性作手段，却违背秩序而行。（参见第39、40节。）

论内在的灵：理智之信的灵

28 有一种内在的灵，属于理智之信。他们不愿被称为生命的器官。在更深的意义上，他们由“迦得”所表示。

29 恶灵虽不按秩序生活，藉着他们仍能产生种种愉悦，像“王的美物”，也就是“亚设”所表示的那种。（创49:20）

我连丝毫的思想也不能有，除非是从主流入的。

天使也按理智之信的种种差别，分成不同的天。他们管理人内在的思想。人的周围，自有一层又一层更内在、最内在的天。

靠着弥赛亚上帝的神性怜悯，我曾一段时间与理智之天里的人，藉着活生生的思想彼此交通，也能用别的方式与他们交谈。思想甚至被洁净到能直接触及那理智之信之天里的灵。

那时看出，他们就是在更深意义上由“迦得”所表示的。他们虽然知道、也能相信：唯有弥赛亚上帝藉着圣灵管理他们，一被直接激动，仍会情绪波动，起先还想煽起一些骚乱；但与我略作争执之后，就平静下来了。

同一天，靠着弥赛亚上帝的神性怜悯，我也活生生地经验到：灵即便是恶的、处在颠倒的秩序中，仍能给出“王的美物”（创49:20）。他们处在那种状态时，在外在意义上由“亚设”所表示；因为那时他们能作出合宜的愉悦，服事内在的天，也就是内在的人。这些都是奥秘，本还可以多说。一七四七年二月八日；那天我还在《创世记》第四十九章论雅各众子祝福的页边，作了若干批注。

30 言语的种种不同，显明了他们是谁、在何处。

也曾看见仿佛最后审判那样的争战。

31 与使徒们有关：正如众支派一样，他们表示信仰或教会的种种要素。

他们并不是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天下（太19:28；路22:30）；他们所形成的，乃是一种议事的群体。

32 按《启示录》所描绘的最后审判的景象：他们被摔在地上（参启12:9）；以及那时是怎样被摔下去的。（参见第33–35节。）

33 （见第32节。）

从天上被摔下去的，是诡诈的灵。

34 （见第32–33节）

35 （见第32–33节）

36 （本节阙文）

37 重生在每一个细节里，都与整体中的情形一样——在教会里，在灵的世界里，在天堂里，都是如此。

那是一场持续的争战：内在与外在相争，也就是主的天使与那些管理人外在的灵相争。

情形因人而异，也因各人的状态而异，变化极多。

38 （见第37节）

39 人若只凭自己，比野兽还不如：他并不天生知道秩序与群体的法则，而要去学；一学，又往往把虚假当作真理抓住。野兽却不是这样。所以人必须重生。（参见第27节。）

40 （见第39节）

41 平安是什么？平安里含有无穷无尽的事物；与之对应的，是宁静。

42 从圣言而来的认知，为信仰预备道路；此外它们还成就些什么，本节亦有述。

43 （本节阙文）

44 圣言的内在极其美好；外在有时却显得难看。这一点，可拿人的内在与外在的形貌、结构作比较；也可藉光学上的投影来说明。

45 （见第44节）

46 （见第44节）

47 人被赋予去治理恶灵的权柄，而不是被恶灵所治理。

48 （见第47节。）

灵与魔灵藉着情感管理人的理性。

49 （本节阙文）

50 （见第47节）

51 曾论及天使的身体是怎样的形态。

52 主的国度在人里面是什么？就是情感与注视被对主的信仰所定准；由此而来的，是救恩。

53 魔鬼的国度是什么？就是注视转向自己；即便一时望向外面，仍反射回自己；由此而来的，是死亡。

54 曾向灵提出一个问题：魔灵能否做出与他们欲望相反的事？他们说自己愿意的就是所欲望的。回答是：他们不能。

又问：纯爱能否意愿别的，而不意愿万人的救恩？回答是：纯爱就是那唯一意愿的；他所意愿的，正是万人的救恩。

55 有一种近乎醒着的异象，那种状态我先前并不知道；先知的异象，或许就是这一类。至于所见为何，本节有述。

56 我曾两次在路上、在清醒的异象中行走，情形类似经上论司提反所说：他被圣灵感动（徒7:55–56）。

57 平安是什么？对平安的反思，以及什么会扰乱平安。

58 灵好奇地想知道一切，因此也会好奇地唤起人记忆中的每一件事；人对此几乎无法抗拒。

灵自以为完全就是人。

恶灵不愿听人称赞善人，也不愿善人临在；他们也不知道别的灵的临在。

灵若被人治理，就感到愤愤不平。

恶灵也不愿自己的事被揭露出来。

59 灵乐意唤起合乎他们属世性情的事物。

一旦碰到与他们本性相反、令他们厌恶的东西，他们就想分开。

60 凡注视主的国度的，就是真理；凡引向那里的种种手段，也都是真理。

至于这些手段本身，环境会使事情有种种不同。

61 有一个灵，因残留的观念，忽然否定复活。

62 世上与天上的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工具性的原因，变化无穷，都指向那最初又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主的国度，因而都是为了主。

63 亚伯拉罕的不信，移植到了雅各和他的后代身上。

64 灵藉情感与思想流入人，情形极为多样：有时从情感到思想，有时又反过来。

65 灵藉情感与思想流入人，情形极为多样：从情感到思想，或从思想到情感；与人交谈时，又另是一种情形。

66 我为试探而哀叹。

67 主掌管全宇宙——这一点，可从身体里一切都由层层从属的心智所管理看出来；也可从树木与植物由种子形成看出来。

68 在我身边有些灵，并不知道我能与灵交谈。他们喜欢的是：灵管理人，并且他们自己就是那个人。

但他们不喜欢：人会回答、会探察他们的性情、还会反过来管理他们。

69 在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的最小一点里，都潜伏着占有全宇宙的野心，因而也潜伏着对主的仇恨。

70 恶灵所造成的异象与表象，十分恐怖。

71 藉着活生生、一步接一步的经历显明：主如何管理思想；人并不能另样思想，无论他自己怎样以为能。

72 当思想被定准在属世世界时，它们像重负一样把我拖住，内在的思想仿佛被抹去，那时我似乎在自己管理自己；然而显明出来：其实并非如此。

73 思想以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流入心智；行为则藉着灵被引导。

人的思想一指向某灵，那灵就会受到感动。

也可从他们的言语认出他们是谁。

74 我藉内在的注视，激发灵来说话。

75 我在极甜美的睡眠中时，有些灵却大为侵扰，以为是我造成的；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参见第90节。）

76 （本节阙文）

77 某些灵的狡猾与恶意，无法形容——一旦许可他们灌入欲望与说服。几乎只有从目的上，才能看出他们究竟如何。

也有单纯的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出于自己，只是从别人那里说话、思想；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

狡猾恶毒的灵，更容易迷惑博学的人和敏锐的哲学家，胜过迷惑别人；因为在后者那里，他们能把更多的虚假纠缠在一起。

即便最狡猾、最恶毒的灵，也毫无真正的权能。

78 灵与天使并没有直接出于肉体感官的那种记忆，而有更内在的记忆；那更像是本性或性情。

感官的记忆，他们是从所附着的人那里得来的。

79 善灵与天使的表象，变化极多，又十分愉悦，都指向主的国度。

恶灵的表象，则关乎魔鬼的国度。

80 在我身边的灵，能藉着彼此的交谈、以及分离，知道自己并不是人；有时那种分离，我感知得相当分明。他们也受过教导。

81 在祈求主祷文时，我的双手被一股明显的力量合上又松开；话语仿佛被高举；事物的注视也被灌入。

82 人是穿着身体的灵。

灵并没有感官的记忆，天使也没有。

当我处在人群中，不是作为灵、而是作为人时，我丝毫不能靠自己从记忆里取出什么。

人若没有灵的管理，就不能存活；因此，管理众灵的主，也管理全人类。

主若片刻松开管理，人立刻会坠入疯狂，并坠入极可怕的死亡。

83 父母的情感，与生俱来，也植入子女。

父亲的情感更为内在，所以要过更久才显明出来；母亲的情感较为外在，所以较快显明。

84 出于和谐，就有光；出于不和，就有影。

85 灵怎样从人的记忆里唤起观念，这些观念又怎样落入言语的词语。

灵也会忽然抽走并藏起他们所厌恶的事物。

他们说话极快，有时比人还快，而且还常带着惯用的节律。

论灵与天使的合唱

86 论灵与天使的合唱，以及他们的和谐与合一、形态、回旋与彼此回应——无论在说话还是行动上。这些都是属天与属灵形态的映像。

也论到：许多人被主联成属天的形态时，幸福怎样被高举。这些合唱，乃是主国度的小小映像。

87 我感知到属天的愉悦，伴随着交谈；同时也有人切望把这些愉悦感知得更分明。

88 恶灵引人做梦，善灵则加以拦阻；灵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醒来时听见了。

89 有一个梦，在灵看来不像梦，倒像是在醒时发生的事。若不加以证明，他们几乎不信。由此也可知，灵与人同在时的生命是怎样的。

90 （见第75节）

91 人里面哪怕思想与情感最微小的影子，内在的灵也能更清楚地感知到。

92 若干经历表明：在别人那里的灵，并不像在我这里这样，藉着人的眼睛看、藉着人的耳朵听；他们内在另有视觉对象与言语的表象，并按各自的本性受其感动。

在那些内在尚未打开的人那里，灵并不像在我这里这样看、这样听。

我内在初次被打开时是怎样的情形，那时灵怎样大为惊奇；以及我处在人间交谈时，他们的状态如何——本节亦有述。（参见第93节。）

93 （见第92节。）

没有人，就没有完全的秩序。唯有主是最完全的秩序，也就是秩序本身。

94 内在世界的灵怎样与外在世界的灵交通：那种流注几乎无法感知，也几乎无法言传。

论平安的宁静

95 感知到平安的宁静，以及其中的愉悦与种种变化。

96 恶灵不断设法把人推进死亡的危险，从而加害于人——无论他们自己知不知道。

善灵与天使则靠着主，不断地救人。

论幼儿，也就是天真

97 较低的事物，是主藉着幼儿（也就是天真）来管理的；较低之灵的权能与幻想，也是如此。

98 爱有种种属与种，生命的一切细节都由此而来。它们主要从一个主导的爱那里牵引出来；这主导的爱，也临在于其余一切爱之中。人死后的性情，也由它来管理。

99 若不几乎把字义忘掉，就绝不能感知圣言的内在之义。别的事也一样：比如在哲学上，心智若只粘在词语上，就像粘在尘土上。人若停留在外在或肉体的事物上，也是如此。对更内在之义，情形同样如此。

100 魔灵与恶灵会在人里面唤起合乎他们本性的事物，并巧妙地抽走词语，以及词语的意义。（参见第101节。）

101 恶灵与精类，凡在话语或观念里与自己相合的——无论那观念来自体生命、来自与人同处，还是从种种来源凑合、习得——都会挑动起来，以达到恶的目的。

101a# 良善的灵与天使，从弥赛亚上帝那里，把这些意图从他们身上拿开，扭转、折向良善；或者给他们答复。

102 恶灵把凡属真理与良善的，都称作恶。灵惯常称我为“Underlig”（瑞典语，意即奇妙、奇特）。

103 我曾闭着眼睛看见过极多表象，也看见过更内在的表象。

104 灵按各自的本性与性情彼此联合，以致形成种种群体。

恶灵尤其想要辖制人；若不被允许，争斗一番之后，他们就离开。

105 灵与精类会把欲望连同说服一起注入，做得极为巧妙，叫人丝毫不觉得不是出于自己。有时为了迷惑人，他们还会注入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在其中的说服。

106 （本节阙文）

107 （本节阙文）

108 （本节阙文）

109 （本节阙文）

110 古教会的人，在感官对象里看见属灵与属天的事物，因此他们与灵、与天使有交往。今日却完全不同：连对应是什么，也不再有人知道或相信。

111 （本节阙文）

112 财富当按其用途来估量；学问、哲学、才智的禀赋也是如此。

113 灵性事物上出自圣言的种种认知，也是如此。

114 圣言中的名字表示事物；这一点有例可证。

115 我曾看见圣言的内在，几乎脱离了字义。

116 灵曾借我的眼睛阅读文字，也借我的手书写，并用活的声音口授词语。

117 （本节阙文）

118 灵说过：主治理全宇宙。灵与我交谈是何种情形，亦见第119节。

119 （见第118节）

120 在人身旁的灵，与那人相似：在博学的人里显得博学，在愚钝的人里显得愚钝。因为他们所能挑动的，只是人里面与他们本性相合的那些东西。

121 灵会挑动人生命中的一切：他以往的行为、一生的作为、以及他所思想过的事。（亦见第138节）

122 灵从在肉身里的生活带出一种不愿被揭开思想的性情，对此他们极力抗拒。

123 人身旁有许多灵，彼此互不相识。各自都自以为就是那个人。他们来来去去，却不知从何而来、到谁那里去、又从谁那里离开。他们以为是出于自己，以为自己一直在那里，也将永远在那里。

124 人的本性，藉试探与争战得以改正。

灵尤其挑动情感，由此生出思想、言语与行为。真理与良善，由主藉天使与良善的灵注入；恶灵对此厌恶，因而想要退去。因此，真理也常藉他们被挑动起来。但人若是能被真理所感动的那种人，就有良善的灵与他联合。

125 各样恶灵的队伍，虽曾被真理说服，事后却仍与先前一样。

126 那些说宇宙只有一位造物主、却不愿承认主的灵——若他们曾是基督徒——就随他们远离对主的承认到何种程度，而有何种程度的恶与诡诈；也不肯让自己被引向承认。

127 恶灵对人怀着置死之恨，所想的无非是他的灭亡——除非他们自以为就是那个人。（见第133节）

128 若宇宙中的一切不受主治理，灵的光景会何等悲惨——这一点从他们以折磨无论何人为生活之乐，就可明白。

129 人的灵，在与它所系的身体分离之后，处于更完全的状态。

130 我曾蒙允许，以身体的一切感觉，与灵同在。

131 我也蒙允许，以内在的感觉察知他们的本性，以致他们无法欺瞒我。

132 有些灵极其诡诈，乃是塞壬一类；他们有种种属与种，以及无数差别。

133 （见第127节论仇恨处）每一个恶灵里面，都有要作别人主宰的意思；有些人甚至要作宇宙的主宰。因此他们愚昧，一个很容易被另一个制服。他们个个都想把人降为自己最下贱的奴仆。所以，若主不治理一切，被附的人必立刻灭亡。

134 我曾闭着眼睛，如同在光中一样，清楚地看见并阅读文字，以及文字中的词语。

135 （本节阙文）

136 （本节阙文）

137 灵全然是实质，而这些实质是形式；他们的活动，是藉形式的变化与状态的变迁而成；由此而生思想与情感。

138 （见第121节）

139 灵诧异：人竟对自己的灵魂、以及对生命中彼此分明的种种官能，活在如此无知之中。

140 何谓生命册：凡所思、所言、所行的一切，都铭刻在人的本性上，以致最小的一点也不可设想不在其中的。（参第295节之3）

141 属天者彼此之间的言语，是不可理解的；一瞬间所包含的，比许多页纸所能展开的还多。

142 灵与人交谈，是用那人的本国语，或其他他所熟悉的语言，而不是用他们自己完全不懂的语言。他们选用熟悉而清楚的词语，这些词语随他们思想的观念立刻出来，流入话语。除了与之交谈的那人以外，别人都听不见——即便人在群体中间，也是如此。

143 许多被自我之爱与尘世之爱所牵引、未被主引离的灵，合起来称为魔鬼；其数目极大。

144 还有一种约束：许多灵不能想别的、做别的，只能像每一个人那样——有时在某个首领之下。这样，一个被另一个抑制，许多被一个抑制。

145 整个人类都受主藉灵治理，并且是藉中间目的，导向最终目的。

146 我凭感觉亲身经历到：我丝毫没有出于自己思想过什么，一切都是被注入、被灌入的。

147 与犹太人谈永生。他们期望那生命充满喜乐：先像睡眠，然后比一切人都幸福。问他们愿与同伴同活，还是独居，他们说愿在大群体中，与他们的首领在一起。又问是否愿按内在与他人同活，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内在的人。但当告诉他们：来世是按内在与同伴同活的；而他们各人内在如何，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首领也如何，他们也知道——那样就会陷入不和谐、仇恨与不幸。他们终于承认：他们期待弥赛亚来把他们联合起来。

148 临到人的一切恶，无论大小，都来自恶灵；虽非他们预谋，却因他们的本性如此。

148a# 恶灵——尤其那些倚靠自己、把一切归于自己精明的人——会把情感连同说服一起吹入；因为他们无不自居，自以为最智慧。其实他们的智慧是疯狂；智慧是由目的来认识的，而他们把自己引向的目的是地狱。

148b# 恶灵尤其想成为圣灵，以为没有他们，主就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人问：他们从谁而出？岂不是从某个外邦神、从巴力或别的神而出吗？

148c# 古教会的言语，好像地上的乐园，人从中能感知属天的。先知们的言语也相似，因为那里所读的，当理解为属灵与属天的。但这属天的乐园，日后变成了纯属尘世、属地的。弥赛亚上帝降临，打开了从地上乐园通往属天乐园的门；到他带着荣耀再来时，这门还要再开。

148d# 在将要重生的人里面，知性的在先；在已重生的人里面，意志的在先。人藉欲望从世界被形成，由此进入知性；却藉知性被改造，好叫意志被改造。这是藉知性，并同时藉进入知性的属天事物而成；由此生出仁义，并由此形成性情。

148e# 1747年8月7日（旧历）：我里面的状态有了变化，在形像中进入属天的国度。

149 论那些过着败坏生活之人的恐惧

曾观察到：在灵中间，那些受过教导却败坏了自己道路的人，比别人更因真理的审判而极度惊恐战抖，以致立刻灰心丧气；别人却不这样。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卑微地求告，也不知往哪里躲藏。可是，一从恐惧中回过神来，就立刻回到先前的心态与骄傲，自以为整个天堂里只有他们——这一点我今日察觉到了。1747年10月9日（旧历）。

150 论雅各后裔的性情

雅各的后裔——那些在来世、按性情而行的——曾长久向我表象他们以往如何、如今如何：凡遇危险就屈服，极为胆怯、绝望，甚至卑屈到尘土；但危险一过，立刻回到原有性情，高傲起来，藐视宇宙中一切人。此外，只要能占有属地、属尘世的事物，他们什么手段都用，连诡诈的祈求，以及其他许多花样，都不惜。

151 论犹太人如何

犹太人在来世，正如耶利米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性情与那描述完全相符——这是我凭许多经历蒙指示的。因着弥赛亚上帝的神性怜悯，他们许多人曾在我周围，与我交谈，也被送入痛苦，却仍旧疯狂，几乎无药可救——除非，正如我对他们说的，他们去做“作柴的、打水的”，像约书亚记里所说的那些人那样（书9:27）。1747年10月12日（旧历）。

有一个人与我同处了一些时候，还能感知较内在的事，大为惊奇。人告诉我他是尼哥底母；他能明白那些是真的。但与我同住、交谈一段时间后，他或者退去了，或者成了那些不再说话的人中的一个。1747年10月11日（旧历）。

152 论灵的共同气场

灵的共同气场，以及他们在人心思上的活动，实在不容易明白——除非人知道：灵按属与种分得极为清楚；并且形成气场的那种活动，与人的每一种思想与想象相对应，并如此作用。灵的共同气场，比较起来，就像较粗的大气（听觉所凭的）之于以太或较纯的大气（视觉所凭的）；又像地上浓云之于上面清明宁静的区域。

一、如今灵的气场如此败坏：凡从更内在的天流入那构成第三天的气场的，都被扭曲到一无所知，一切都以相反的意义流入人心。

二、今日气场就是这样，并且一直增长到末日，那时将被驱散。上古时代却不是这样。因此今日不能再像古时那样有启示——除非以非常的方式——诸天与人的交通也不再像从前。

三、曾有几小时向我显示：共同气场如何作用于人心；而当许可时，我竟完全无法抵挡他们夺走思想、压倒我。今日在他们被给予行动的余地时，这气场的力量就是如此。

四、整个气场与天使所意图的全然相敌；属于弥赛亚上帝的众天使，其能力被增强，好能得胜。

五、若讲述他们凭幻想被许可行动时所表象的那些污秽对象，会令人惊骇；因着可怖，我宁愿略过——无非是污秽而已。

六、第三层级的天使也能在同一气场中，但因受天使的天所治理，不能受害。

七、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时听见一个灵与我说话，转眼间就变了。如今我才知道：他是被共同气场掳去，也就是被迫按气场的活动说话。还有许多观察已从记忆中消失，因为那气场夺走凡属真理与良善的——这些正是他们最憎恶的。但若弥赛亚上帝愿意，论这共同气场，无论总论还是分论，别处还要更充分说明。1747年9月14日（旧历）。

这共同气场也可以比作以太的大气：它把草地、田野上各样对象连同其形式、形状，一一反射到眼睛，甚至同时反射到上千、上万只眼睛。照样，它也把人的各个思想、推理与幻想，一一分明地反映出来——因为这气场在自然界之内。

153 论恶灵加害于人的固执

我多次从经历中学到：恶灵丝毫不肯罢休，极其固执地要加害于人；只要留下余地，他们就连续多日、一刻不停地纠缠。这一点曾清楚向我显示：他们使我身体各处疼痛——有时是脚，几乎不能走；有时是背脊的神经，几乎不能立稳、要跌倒；头的各部分也一样——如此固执，以致疼痛与类似的苦楚持续很久、不断。与我交谈的那些灵让我充分明白：这些疼痛是恶灵加给我的；因为疼痛会随着交谈忽轻忽重，并且突变不一。从与他们的交谈以及种种变化等等，这一点对我已足够清楚。若要一一叙述经历，就太冗长了。

154 论恶灵能与忠信的人一同躺卧、一同吃草——按以赛亚书十一章4至7节

今日也藉活生生的经历向我证明：恶的、甚至魔鬼党羽中最恶的，能够在场，并极力想毁灭属信仰的事物；但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毫无力量与权能。这样，他们能一同躺卧、一同吃草——这一点活生生地向我显明；他们也果然一同吃草，因为他们也听见了属信仰的话。1747年8月19日（旧历）。

以赛亚书十一章4至7节所表示的是：恶如何能在人里面，却不伤害他；因此，人活在弥赛亚上帝的手中时，就不惧怕恶所行的任何事。教会里也是如此；今日以及此后、当恶灵学到时，在属天的国度里也是如此。但这些是奥秘，当审慎述说。

155 论天使的言语与对事物的理解

我与周围的灵谈过天使的言语，以及他们对事物的理解——灵极想知道。我凭经历告诉他们：天使的言语对我们不能感知，因为它仿佛同时包含着无数事物，若要说明，须依次、用许多曲折的话冗长地解释；向我们表象时，只能藉几乎不可理解的形式，按更内在形式的本性，作种种回旋与环绕——这些我无法描述。关于曾向我显示的这些，别处另有说明。

此外，也有许多灵同时说话的一种言语形式；落到较低的境界时，外表并不相似，有时甚至全然不同，多半变成先知们那种表象——其中内在包含着属天的，因而包含着奥秘。天使的理解是交互的：从这类表象出发，当它们呈现在我们的观念里时，就被转化为属天的，为天使所理解；这样，地

上的乐园就能过渡到属天的乐园。天使单从正确连结的属世事物，就能理解一系列更高、更属天的事物——这一点也曾向我显示；但这绝不能出于天使自己，只能出于弥赛亚上帝的怜悯。1747年8月21日（旧历）。

靠着弥赛亚上帝的神性怜悯，我有时能活生生地感觉到这类环绕在我之上。由此可以推断：无数更内在的事物，可以构成一个所谓物质的观念，其中所含之多，人绝难以相信，更难以理解；每一个更内在的观念也是如此，却无限地更完全。

这形式，以及由此而来、从弥赛亚上帝经天使、再经灵流入人心的流注，在人按相反的秩序生活时就被扰乱——尤其当人想凭被自我之爱与尘世之爱、因而被欲望所激动的学问，闯进信仰的奥秘时；于是就生出像巴别人建造塔、言语变乱时那种混乱（创11:4-9）。于是人说弥赛亚上帝离开了人；尽管如此，一切仍被如此安排，以至能被收成某种属天形式的样子——这可以无数方式作成。因为无论在较低的、属尘世的境界里显得多么隐晦、纠结、多变，弥赛亚上帝仍能把它收进属天的秩序；否则人必灭亡，什么也不能理解。因此仍保留属灵的流注，好叫人能推理。当人从上而来行动，也就是按秩序行动时，就说从属天的乐园通往地上乐园的门开了；这也就是“转脸”。论巴比伦的混乱，以及属天乐园的开启。

156 论三类天使

第一类天使，当称为属天的：他们直接由弥赛亚上帝藉着爱治理，具有对良善、并由此对真理的崇高理解。

第二类天使，当称为真正属灵的：他们由弥赛亚上帝藉属天天使间接治理。

第三类天使，当称为情感或种种良善：他们藉属天天使并属灵天使，因而间接地受弥赛亚上帝治理；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可以直接被治理的聪明与智慧。其余的称为灵，其种类无限多样。

天使按完全的程度上升，因此可称为较高与较低；或者按被引入的程度，称为内在、更内在与最内在。他们由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表示；也由埃及、亚述、以色列所表示（赛19:25）。

157 论灵意见不合所造成的知性扰乱

当灵被给予余地或不拘束，可以对某事意见不合——一个所感与另一个不同（这因稍稍放松就很容易发生）——知性立刻混乱，几乎看不见更内在的意义里藏着什么；仿佛黑暗迎面而来，熄灭了光。我曾多次带着极大愤懑经历过此事。因为有时许可那些爱讲理的灵彼此争论——他们可称为“讲理者”，却想被天使当作知性者来称呼——于是在较低的灵中间也生出同样的骚乱，把心思完全搅乱，夺走真理之光。当心思同时被绑在必须思想的必要上——良心要求如此，我无法抗拒——试探就很大：那时一切忍耐仿佛都没了，心思焦虑，生怕间断了所当行的。1747年8月22日（旧历）。

这也是因为：那些知性的想与讲理者区分开来，好被称为天使；其实他们也是灵，而且一被留下给自己，就一点也不知性。照样，天使若被留下给自己，也不过是灵，甚至不是良善的；惟有让自己受弥赛亚上帝治理时，才是天使。今日我与他们谈此事，他们极为愤慨；因此就藉活生生的经历向他们显示了。

158 一个知性的观念，由极多观念而生、而成

今日靠着弥赛亚上帝的怜悯，我藉活生生的经历得以感知：真正良善的知性观念本身，是由那些知性天使的极多观念依次而生、并如此构成的。因此，真理流入时，是一种相合者的形式；有混乱发生时，是一种不合者的形式；从相合到不合，中间的差别是无限的。这些形式唯独由弥赛亚上帝按人所进入的状态来安排；因此，关于信仰之真与善的人类思想，连最小、最微的一点也不是从人流入的。但若稍稍允许人记忆中的什么流入，那观念立刻就被扰乱、搅混；允许灵讲理时，也是一样。1747年8月23日（旧历）。

这种持续的不合使我的心思疲乏；而相合则使我的心思警醒、活泼——这一点先前也曾多次经历。

159 论灵对人类普遍的交通之力

今早清楚向我显示：灵如何作用于人，也就是弥赛亚上帝如何藉灵与天使引导人。我在清醒中，按先前熟悉的方式思想，仿佛带着相当活泼的想象在对自己说话，谈着某件事，并继续那思想（那时几乎像以前灵不与我说话时的状态；如今写这些时也常如此，与朋友同席交谈、写信时也多半如此）。为要学习灵与人的这种交通如何——因为我曾多次怀疑：那时感觉察觉不到灵在自己身上的活动，更察觉不到天使的，更何况弥赛亚上帝藉天使、再藉灵直接或间接的引导——我在那种仿佛周围没有灵的状态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状态忽然改变，灵开始对我说话。蒙弥赛亚上帝许可，他们开始告诉我：当我仿佛独自在那思想里时，他们是何种状态——他们只觉得那时思想、默想、仿佛自言自语的就是他们自己；近旁的更相信是自己在想，稍远的少些，更远的更少，却也多少处于那种状态，差别按距离而定——也就是按那事与灵的亲和而定。

160 后来我问他们是少数还是许多，从他们的言语与回答察觉到：是很多。再问下去，我感知到：在把内在感觉与外在分开的人那里，有许多灵在做这件事；而在只被身体感官牵引、思想随任何对象转、内在视觉不能久停于一物的人那里，灵就很少，多半被一种共同的灵之生命所引导——尽管如此仍有灵在，因为每个人都被弥赛亚上帝引向最终目的。

161 此外我还得知：灵、精类、天使彼此按属与种全然分开，种类无数；他们同在，享受各自极为多样的幸福与喜乐；并按弥赛亚上帝的一切意愿与许可，藉表象把这些传递给人，好向人提供合宜的服务。因此弥赛亚上帝的圣言里，多次提到曾为圣的地方：良善的天使在愉悦之处——有水洼、美丽的草地，也有清澈流动的水；恶灵则在污池与不悦之处。

162 还有一件事我看为奇妙：我认得类似的地方，也曾在那里与他们交谈；后来即便相隔百里，仍能与他们交谈，仿佛他们就在眼前——但这只在弥赛亚上帝许可时才可；因为距离算不得什么。我曾多次与灵谈此事，并以人的视觉作比：人也能看见极远的对象而不觉其远，如日、月、星；何况与那些在较粗的自然界——视觉所在之处——之内的灵交通呢？天使与灵即便相距极远，也能这样与人交通。他们在我身旁的临在，是感觉的错觉；当灵与人的思想有亲和——也就是那些将间接而贴近地执行弥赛亚上帝所愿、所许之事的灵——时，临在就被模拟出来。这些事发生于1747年8月24日（旧历）。

163 论管理走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管理那些过着类似走兽生活之人的那种共同生命，可见别处（见第167节）。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周围没有自己的灵；只是较少（参第160节），因为与他们的交通不像与我那样。

164 论灵与人同在时的一般状态

我曾多次思想：人过着平常生活时，身旁的灵是何种状态。因为我也曾怀疑：人身旁是否也有像在我这里一样的灵与天使——只因察觉不到，又因一般地看不见。我也观察到：他们被留下给自己时（如人睡着时），状态是种种表象的；人醒着时又不同；但与在我这里的状态仍全然有别（别处另述，见第207节）。那就是：当人与我说话、做事时，灵是工具因，以致他们不知道当时听见或看见了什么——他们自己也承认。与我交谈一结束，当我把注意力转向灵时，他们就仿佛回到自己，感知到自己是独立的生命，与人分离，也可以分离。

165 灵有许多状态（若弥赛亚上帝愿意，别处另述）。这里只提两种：许多灵合起来构成一个形式，联合行动，仿佛是一个，那时也像一个那样说话；天使就这样在最小的形式上表象弥赛亚上帝的国度。这一点我曾多次得以感知，也分明感知到他们形式的活动。另一种状态是：他们从人那里被移开，因而处于表象状态，像人在睡眠中的状态。1747年8月2日。

166 论嫉妒在恶人——也就是地狱党羽——中的效应：当他们感知到蒙福者的幸福时

一次不安的睡眠之后，将近初醒时，有一个极美的异象：仿佛翠绿的桂冠，排成长而双重、彼此有间隔的行列，极美地连结，又活动着。因着美丽，以及从和谐涌出的福祉之情，这异象难以充分描述。恶灵也多少看得清楚。随后又有一个更美的异象，可推想是与属天幸福相连、极其愉悦的，却只能隐约看见：有婴孩在说不出的属天嬉戏中，使心思极受感动；这些只有最内在的天使才能分明看见、感知。这些是在清醒中看见的。

后来我与灵谈这些异象。他们承认：第一异象他们也像我一样看得清楚，第二异象却看不见，却极想看见。于是生出愤懑，渐渐又生出嫉妒——我得以敏锐地察觉这嫉妒，凡有助于我受教的，都不曾逃过。这嫉妒不但使他们极度难受，还造成更内在的痛苦——只因为他们没有像看第一异象那样清楚地看见第二异象。后来他们被带过种种嫉妒的变化，直到仿佛心肝疼痛。在那种状态中，我多方谈

到他们的嫉妒：说他们本可以满足，因为已看见第一异象；若性情端正，也能看见第二异象。由此又生愤懑，嫉妒更加增，以至后来连回想也不能忍受，一想就痛苦。各种变化我无法一一描述——它们按次序进行，好有效地显明嫉妒及由此而来的痛苦是怎样的，正是恶人所要面对的。由此而生的折磨也无法尽述，因为我所感知的嫉妒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在嫉妒种种进展的时刻，我与灵交谈，那时一点也安慰不了他们。

由此多少可以知道：不虔者将来的光景——单就嫉妒而论——当他们看见虔者的福祉时会是怎样。还有许多事我记不住，这些灵也不愿被揭开——他们多半如此——因此也许可他们夺去对某些事的记忆。1747年7月25、26日。

167 论走兽的生命

我与天使谈过走兽的生命：它们受一种共同生命管理，那就是精类与灵的生命。因为精类与灵按属与类被分类，并按属与类被保持在秩序与从属之中；他们既是活动，就由此产生共同生命，并按走兽不同的官能而不同——正如任何活动扩散出去、构成所谓活动气场，并在更精细的自然界中扩展到极大、甚至无限的距离。每一个精类与灵都有自己的活动气场——这一点曾多方证明；全体按其所在的秩序也是如此。若这秩序不由弥赛亚上帝保守，地上一切有生命的都会灭亡，整个天堂也会混乱。因此走兽按自己的性情生活，不偏离；种种变化则按感官对象，以及两种血液中状态的变迁而被挑起。

人与恶灵却过着与本性相反的生活，因此必须全然由弥赛亚上帝按类藉天使治理，也藉灵治理——当人被送入试探时，灵被给予更大的运作之力。若人不被弥赛亚上帝藉天使与灵治理，知性的心思就无法开启、受教；因为人出生时没有知性，知性是在时间中形成的。走兽却不是这样。

168 天上婴孩的教导

至于婴孩，他们受天使治理：先是共同的生命，后来随着理性与知性心思的形成，成为更个别的生命。那些在婴儿期就死去、尚未有知性心思、也尚未有受过教导的性情的，身体死后在天上天使中间被形成。关于这种形成与教导，本可多说，但尚未向我启示到能凭足够清楚的经历来说的地步。

169 论至高的神与宇宙的造物主——那些不承认弥赛亚上帝为中保的人

我与灵谈过：那些不承认弥赛亚上帝、被欲望带入败坏秩序的人，能否承认至高的耶和华——我们救主的父——为至高的造物主。那时我相当清楚地想到：他们不能承认别的为宇宙造物主，只能承认某个全然属世、自夸为至高的神，也就是某个说大话的精类。我凭活生生的经历知道有这类精类：他们自以为、并夸耀自己是宇宙的造物主，欺骗了许多人。他们夸口的话以及所行的许多事，冗长难述；只说一点：我几乎相信他们真有那么大之后，他们却被踩在我脚下，对我说了许多空话，叫我忍不住发笑。

被欲望带走、过着颠倒秩序生活的人所敬拜的，就是这类神；那时他们也许承认自然为万物的造物主——因为知性昏暗、心智粗钝，他们不可能穿透到自然之外。这些话是当着灵写的。1747年8月24日。

这就是外邦人承认并敬拜许多神的原因——那些神都表示属世的事物；最卑下的则敬拜偶像，另一些则敬拜古时活过的各种人，等等。

170 论骄傲——也就是自信——的惩罚

靠着弥赛亚上帝的怜悯，我也蒙允许凭活生生的经历学习：自信如何藉沮丧的痛苦被管教。那是内在的痛苦，哀哭连着哀哭，几乎绝望于一切拯救；但仍观察到：在痛苦与哀哭之中，拯救的希望始终在，减轻着痛苦。此外，骄傲也常藉仿佛自发的谦卑被压下——只愿卑微之事；但这是弥赛亚上帝的恩赐。1747年8月24日（旧历）。

也伴随着持续的怜悯。那时我敏锐地感知到：是恶灵在折磨；弥赛亚上帝则藉拯救的希望不断吹入。

论人死后的生命

身体的生命结束后，生命仍保持在身体生活中所形成的样子；但学问以及类似的、只作形成人的工具的事物退去。留下来的是性情本身，就是生命的本质。

171 （本节阙文）

172 （本节阙文）

173 （本节阙文）

174 （本节阙文）

175 （本节阙文）

176 （本节阙文）

177 （本节阙文）

178 论灵的饮食

人人都可知：灵与天使并不享用属世的饮食，却仍渴望得着滋养。他们的饮食是属灵的：他们不断想知道所遇到的一切，几乎从不满足。属天天使的食物是爱，并同时是对真理与良善的聪明——他们尤其以此为乐。那些当称为情感的灵，其食物是按各自性情的种种情感；其饮料是求知的欲望——因为无论是否与他们有关，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想知道的。因此在弥赛亚上帝的圣言里，智慧称为天上的食物，聪明称为饮料。

179 论世界的末了

耶和华上帝要灭绝全人类以及地上一切活物，是何等容易——甚至在一瞬间——并且是藉火或地狱的痛苦。因为有恶灵最贴近地围绕属世的人，挑动他的生命；一旦给他们行动的权能，人立刻被一种属灵的火折磨而死。若弥赛亚上帝不出于怜悯把一切保持在秩序中，人也必在一瞬间灭亡。这些事如此真实、如此确定，我可以最有力地作证——因为我极多次观察到，并且是藉活生生的经历，以致连最小的怀疑也没有。这就是“惊恐”，也是世界若不悔改就将灭亡的“火”（参赛33:14-18）；也是“海要翻腾”、“日月失去光辉”等等所说的。1747年8月27日（旧历）。

180 论各样灵及其戏弄

今夜我也观察到：有灵表象梦，这就是人睡着时他们的生命；梦中若有许多人物，他们各人扮演一个——我醒来时清楚查明，因为那时我与扮演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灵谈了许久。恶灵的幻想凶恶残忍，以残酷对待人为乐。为叫我感知，他们的暴虐在我醒后还持续了许久，他们自己也无法停止。

181 如今也蒙允许我观察几类灵：例如那些以测量之类为乐的，其性情似乎来自几何学的钻研。那时向我显示的他们的想象，都围着这些转，奇妙地把一切都归到测量上；他们在我看来并不恶。另有一类爱夸耀，也不太恶，等等。灵其实只是情感，以某种精致的愉悦感动人；若是恶的，就当称为塞壬。

182 所谓情感的种种，在同在时，仿佛以一种脉动的方式说话：有的在人下面，有的在人上面，藉此似乎被区分开来。

183 单纯的人说话很单纯，却仍然悦耳；因为良善的单纯本身就是可悦的。

184 有一大群较低等的灵，信仰与认知都少，以致属灵与属天的不能在他们性情里成形。这些人将用来服务于力量、坚固、恒久与耐久的获得。

185 人如何从天使的交往中被拉开

我有时落入对尘世事物及其挂虑的思想，也就同样多次从与灵的交往中滑落。我察觉原因是：那时更内在的对应被分开，心思只依附外在，没有对应。因此古教会之子一生与天使交谈，并有持续的交往——因为外在里向他们表象着对应的内在。但人若一味沉溺外在，就被挪离与天使的明显交往；就由灵治理，灵由天使治理，人就这样由弥赛亚上帝——藉着许可——在一切事、乃至最小的事上被治理，并在每一瞬间被保守，免受恶灵之害。

186 天使是否知道如今世上发生什么，我不能肯定。因为经灵传到天使那里的，被改变得一点也不相似——免得他们在属天的喜乐中受扰。因为凡事都有对应，可藉种种对应被折向愉悦；弥赛亚上帝就这样引导一切。甚至从人个别的、以及许多人一齐的极混乱、极搅扰的想象中，也能仿佛抽出极为分明的愉悦表象。这一点也可凭经历证实：心思若总的附着于愉悦，每一个对象都会变成那愉悦的样子。1747年8月28日（旧历）。

187 论分开的灵与联合的灵

灵多半与同种的许多灵成群体行动；也曾多次作为群体与我交谈——我得以明明感知。此外还有分开的灵，仿佛出于自己说话；他们被分开，是为了接收并仿佛收集别种、甚至同属多种的推理，再与我交谈。这些人看似离开我之后，就回到自己的种，与他们共生活。不同的种还藉许多记号区分自己，甚至藉言语的声音；同在交谈、行动时，也藉某种不同的低语与嘈杂彼此区分。1747年8月28日（旧历）。

188 总论天使与灵

天使与灵的首要区别是：灵把凡所思想、凡所发生的，都折向恶；天使则把一切转向良善。也有中间的灵，几乎纯粹是知性的；灵的幻想与天使极愉悦的观念之间的交通，多半藉这些人——更准确说，是藉知性的天使——作成；因为知性的灵有两类。良善与邪恶，唯独藉信仰来区分。1747年8月28日（旧历）。

189 论恶的精类与灵极欲荒废并折磨人

今日我摘录以赛亚书三十四章论普遍荒废的话时，恶的精类与灵忍不住夸大那些话、发泄狂怒，以致处于残忍的状态，痛惜宇宙竟没被毁灭。于是他们彼此相攻，巴不得什么都不剩——连自己几乎也不要——因为这欲望出于他们内在的自恨。1747年8月26日（旧历）。

190 灵听不见或不明白所思想的事

今日当许多灵在场——我凭感觉明明感知——时，我蒙允许写了一些论内在人与外在人的话；事后某个灵却对我说：所思想、所写的，他一点也没感知到。由此我凭经历得知：灵只能感知与自己相合的事；若弥赛亚上帝愿意，他们就被截断，对当前的事毫无理解。1747年8月31日（旧历）。

191 论人在来世的性情

人在来世不像在肉身生活中那样：那时不能伪装，不能口是心非，也不能凭知性心思装作良善而其实是恶的。那时留下来的性情，就是意志的品质；没有铭刻在性情上的知性事物退去，因此没有人能装成与自己意志不同的另一种人，他怎样就是怎样行。也有诡诈的灵，能披上天使的样子，却是最恶的；仍会显明：诡诈已栽在他们性情里。这样的灵很少被准许到我这里，因为他们已从别人的交往中被移开，免得别人被玷污，也还有别的缘故。1747年8月31日（旧历）。

192 论灵的表象之种种

当身体的感觉从内在被引开，好叫内在运作并呈现出来时——今日极少有人如此——就仿佛打开了与平常不同的种种想象。

一种是：不是藉某种内在视觉，而是藉与模糊视觉相连的感觉，得以感知并注意到灵的活动、他们变化着的临在、以及来去等等。靠着弥赛亚上帝怜悯的恩准，我在这种想象里已将近三年，所感知、所注意的关于灵之活动的事，若不写成许多卷，绝无法描述。值得一提的是：恶灵藉这种幻想不断想在彼此之间挑起敌意；一被许可，单凭幻想就把同伴表象成各种动物——如各种蛇——被这样表象的同伴，在许可拿开之前，无法摆脱那幻想。这样，单凭表象他们就被变成各种动物。这也是古人传说里魔鬼等被变成许多动物形态、以及弥赛亚上帝的圣言里也用蛇、龙、狼等来表象他们的原因——并且是按他们所处的欲望及其状态。

第二种想象，出现在那些蒙允许把外在与内在分开的人里面：闭着眼睛时，表象像在清醒中一样生动，如同清晰的梦，有时如同在中等的光里。那时还常有仿佛清晨的光带着火焰出现；在那光中或光外，有人及其他对象，如同在中等的光里；其间多半与正在表象这些的灵交谈。

第三种想象，像半醒时一样生动，与一切感觉相连，以致毫无差别；在我这里，这种出现在内在人长久与外在人分离之时。

还有另一种活动的、活生生的想象状态，当特别称为先知的异象：各个属灵对象，藉先知书字义中所含的事物被表象出来。

我也蒙允许感知更精细、更纯净的表象，但在我现今的状态里较难感知；在先前的状态里，对象对我多少可感知，对灵却不可。

古人——尤其古教会之子——曾处于那种状态，因而感知灵与天使的种种表象——这一点可从许多事推断并确知；但因种种缘故，（这种状态不再）存在。

193 论给予恶灵的许可，以及对他们的约束或抑制；他们比虚无还不如

凭长久许多的经历观察到：恶灵有时能多行、有时只能少行他们的恶意。原因今日比先前更清楚地向我显明：天使从弥赛亚上帝那里把他们的捆绑放松到什么程度，他们就恶行到什么程度；天使一动作，捆绑就仿佛收紧——也就是行动的权能被拿开——终至他们什么也不能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种放松与收紧，按弥赛亚上帝愿人被放进何种许可状态，有一种精确、精确得像天平一样的衡量，因变化无限而无法描述。

允许他们说话时也一样：捆绑放松时，他们说可怕污秽的话；收紧或仿佛收拢那捆绑（即许可）时，他们或出于自己、或出于别人说话——出于别人时（这也有无限差别），就说自己不愿说的，说与性情相反的真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1747年9月2日（旧历）。

由此可见：他们全然算不得什么，或比虚无还不如。

194 灵与天使自以为出于自己行动、说话，其实出于别人

我也常观察到：灵或天使与我行动、交谈，自以为出于自己，其实是出于比他们更内在、更深入的别人——这些人被给予放松与收紧意志与口之捆绑的余地，如上所述（见第193节）。我察觉并告诉他们时，他们稍感愤慨，却仍不得不承认。

由此可以推断：从弥赛亚上帝而来的中介是连续的，以不可理解的方式分配；因此许可的中介也是连续、依次的，越往下到恶灵，恶的意图就越增强。可见较高天使的许可，按次序看向比低者更好的目的；而直接从弥赛亚上帝留下的许可，是为了最好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属天的国度（就人而言），因而为了耶和华的荣耀。1747年9月2日（旧历）。

195 许可有依次的中介——这一点对我也相当清楚：因为我有时被允许许可灵说话，并且是按我先前注意到他们按性情被牵引的那些话；他们忍不住就说了，事后却愤慨于竟被许可如此，因为这样他们的性情就被揭开了。

196 人心的状态，藉与时令相关的变化被表象，如藉雨、藉清晨

属灵事物的表象，多次藉属世事物呈现：如不同密度与颜色的云、晴朗、暴风雨、风与平静、冰雹、以及各种雨。因为这些是表象，同类的比喻也就极为常见；如今在属灵事物上，有极多与之对应。

197 论恶灵与不虔之灵的排列

灵按属与种分成各类——我想先前已说过（见第161节）。就某一个群体而论，他们被如此分配：最恶的在中间——就是那些受过教导却背道、弄瞎真理之光的；从那里向外围递进的，逐渐较好；外围是相似的，却是先前未受教导的。这种分配由弥赛亚上帝作成，好叫最恶的被抑制、被约束

——因为他们若不在联合中，就不能行动也不能说话。按弥赛亚上帝的旨意，许可外围的多人像一个人那样说话或行动，这样许多人合起来的言语，在试探中就不那么有害；内在的也被许可，如同在内在的试探中。1747年9月4日（旧历）。

198 一切灵与人都被捆绑着

我极多次观察到：一切灵都被捆绑着——就是被约束，不致冲进情欲与欲望的那种捆绑；一类灵的捆绑不同于另一类。许可到什么程度，他们就狂奔到什么程度；若不被弥赛亚上帝以合宜的捆绑持住，就会漫无边际。天使也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像人类一样，根本上是恶的。今日我也查明：有一个灵，捆绑一放松，就向上飞，还想飞得更高；若任他按情欲飞去，我毫不怀疑他会破裂，或跌入虚无——因为灵像人一样，若按情欲的冲动被许可冲出，不到破裂，就不会停止欲望的灼热。1747年9月5日（旧历）。

199 论灵与天使对人思想的作用

凭经历证实：除非那些管理人较低思想——所谓物质观念——的灵与人一同思想，并被持在人思想或说话时所在的同一思想里，人就绝不能思想；灵中间种种思想的骚乱会生出极大的昏暗，使人连总的也感知不到丝毫。

至于天使——尤其更内在与最内在的——他们似乎能与人一同思想，因为他们在更高的气场，思想不会那样流入人心以致分心，更不会搅乱；因为人思想的一个观念，几乎可由属天天使无限的观念构成；况且天使的思想和谐一致，绝不使人分心。因此他们极以接受信仰的人为乐，因为那时能带着属天的喜乐流入他的思想。所以（弥赛亚上帝）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使就大大欢喜（路15:7， 10）——也就是人接受信仰。1747年9月5日（旧历）。

200 弥赛亚上帝圣言的许多内在，不能从今日人类的经历学习，却能从古人与灵的经历学习。弥赛亚上帝的圣言——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中有极多看起来不可理解的事；原因是：今日活着的人类，与古教会、以及后来原始教会中活过的人，已全然不同。那些人若还活着，本可从自身的经历与启示好好知道这些；此外也可从如今充满诸天最末气场的灵——即人的灵魂——的状态，更好地知道。因此也允许从他们引出今日仿佛已被遗忘之事的经历，以补无知。这些话是当着灵写的；他们愤慨于竟从他们取得经历。1747年9月15日（旧历）。例如何谓醉了、何谓羞愧，以及类似的事。

201 污秽的气味

当信仰的真与善被毁坏并因而受阻时，就以污秽的气味来表现——像沼泽的气味，也像尸体的气味；若是为了人的逸乐而如此，也是一样。因此，夜里闭着眼睛时，也同样有一股恶臭、污秽的气味向我显现。

202 魔鬼极大的恶毒

我曾心里想：怎会有这样大的恶毒，竟能试探弥赛亚的至内？但从天堂听说：他原被造在完全的状态里，又从中坠落，所以他里头曾有的那种恶毒，是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又因亚当受了那恶毒的感染，就被赶出乐园，通往生命树的路也被看守住了（创3:24）。因为他能败坏每一个人，唯独弥赛亚除外。如今他被拘在锁链里；放出来的只是他的那一帮，所谓“魔鬼”，指的就是他们。1747年9月23日（旧历）。

203 灵与天使如何觉知身体与世上的事物

天使和灵在人里面的状态是：他们无法觉知较低层气场中的任何事物，除非那人通向天堂的门已经敞开。那时人的感官从外在抽离，才能专注于内在。他们之所以能觉知，是因为那时他们仿佛吸引着种种觉知，人又借着反思把这些传给他们——反思好像是邀请他们去觉知自身以外的事物。这已由许多事例证实。因此，天使和灵对人丝毫觉知不到什么，除非神弥赛亚赐给他们那样的能力。至于那使他们能觉知的反思，还有许多话可说。1747年10月4日（旧历）。

204 外邦人或未受教者比受教者更容易进入天国

今天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就恶性的气质而言，外邦人比那些受过教的人更容易接受信仰、实行仁义。有些气质偏恶的外邦人曾逗留一段时间，并激起许多恶事；但那是因为他们听不见、也领会不了所说所谈的话。我原以为他们是恶灵；后来，神弥赛亚怜悯他们，赐下知性之光，使他们能像受教者一样领会，他们就开始说话，而且极其虔诚，呼求神弥赛亚的怜悯，又发自内心承认对他人的仁义；于是被准许加入。他们表现得那么谦和，又那么聪明智慧，叫我不能不惊奇；相反，那些受教者却恼怒他们竟被接入天堂。这样，我原以为是灵的，竟变成了天使。

至于昨夜和前晚对他们的逼迫，我只能说有逼迫、有哀号；我可以断定，那是受教者对外邦虔诚之人的逼迫。1747年10月6日。这也证实：必有人从阿拉伯来，使受教者羞愧，正如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所说。注意：当知性之光从他们被夺去时，他们就是恶的，他们自己也为此大发怨言；可是知性之光一照临，他们很快就转变，成为良善、亲切的；受教者却不是这样。

205 感官在一切事上的错觉：若不破除，真理永不能显现

天使大为惊奇：当今的人，连那些号称有学问的，竟不明白人是由三种不同的官能组成的——此外还有那将要死去的身体——而这三种官能分别对应天使的各层天堂。他们又惊奇：人至今还不知道，人的生命根本不属于人自己，一切生命都是由神弥赛亚灌入的。也就是说，人落在极大的幽暗与错觉里，几乎不能不以为：眼睛是凭自己看见，内在的心是凭自己感觉，人的知性是凭自己理解；其实较低的是从较高的来，一切都是从至高者、也就是从神弥赛亚来。人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器官性的工具，由此生出种种差异，这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人若不破除这些错觉，就决不能说他处于真理中。要有信仰，就必须相信真理；这就打开通往神弥赛亚的路——他就是真理本身。天使又惊奇：人连自然界事物最近的原因都觉知不到，却还不肯相信那些属灵、属天、属神性的事物——它们是遥远的、更远的、最远的——除非能用眼睛看见、仿佛亲手摸到。1747年10月9日。

206 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天使也不认识我们

经上说“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赛63:16），天使也不认识我们。我长久以为，至内的和更内的天使知道我在做什么、想什么，因为我以为不断遏制说谎之灵的恶念与谎言的，是出于他们。可是靠着神弥赛亚的神性怜悯，我多次得以与另一些灵交谈，他们把那些天使的知性传给我；他们说，那些天使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看不见，不像近旁的灵那样；但他们仍不断反作用于恶灵的企图与行为，或反作用于他们的气场——他们极其敏锐地感觉到那气场，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出于哪个人。因此，唯有神弥赛亚借着他的天使行事；唯有他看见并知道最细微的事，并如此安排人的企图。这就是“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这话的意思。今天借着某种抽象的思想，有什么升到天使那里，打动了他们；他们感到惊奇，便借着别人与我交谈。1747年10月13日（旧历）。

天使也不愿知道地上发生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无不颠倒荒废；所以他们渴望神弥赛亚的国来到，盼望这样就能打开他们与人之间的交通。

207 灵与人同在时的一般状态

环绕人或贴近人的灵，若人不与他们说话、也不反思到他们，就绝不以为自己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些人，只以为自己是人，并这样行事。因为每一个灵都自以为是人，若告诉他别的，他就恼怒；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有耳朵、眼睛和感官，跟人一样。我向他们说明并证明事情不可能如此，他们就恼怒了。靠着神弥赛亚怜悯所赐的某些反思，我能使他们仿佛享有感官，还有其它许多方式；由此可以断定：身体死后，类似的观念仍留在他们里面；人更内在的部分也不知道自己不是人——因为身体正是照着那形像形成的；又借着肌肉，身体与意志一致行动，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留下了关于身体的观念。

今天也向我显明：灵可以在场，与我说话，并觉知我的思想，却看不见我所行的事；我几乎被放回先前的状态。那时我对他们的运作几乎毫无感觉，与平时不同，少到几乎分辨不出与平常状态有何分别。1747年10月13日（旧历）。

208 灵最厌恶的事物：尖利之物与某些动物

有些事物灵极其厌恶。例如，当尖利、刺人一类的东西进入想象时，他们立刻像被惊醒一样骚动起来。我想，原因是这类事物无法借表象传给天使；因为地上的形相比较尖利，而天上的形式是从圆形开始的。也有某些种类的动物，他们同样极其厌恶，原因相似；至于是哪些，我猜想——此事我在摩西的书中尚未十分确定——是那些被禁止、被视为不洁的。

209 属世层面的属灵，以及属世人也能宣讲信仰的真理

所谓“属世的属灵”，是指自然之光里使人能一般地推理的那部分，也能论到属灵、属天的事，以及信仰的真理，甚至能宣讲、劝导，尽管人仍是属世的。要注意：这些都是记忆中的事物，由自然之光激发出来，又出于远近种种原因与欲望。那在属世人里面赐下推理能力的属灵，是本身不含属天的属灵；因为若含有属天，就会从属天发出，也就是从真正的源头——从爱，因而从神弥赛亚——发出。不过仍可设想：这属灵被属天环绕，因为没有属天，就没有任何推理的能力。

210 出于神弥赛亚之国的种种共同气场

再没有比这更奇妙、更难以置信的事了：存在着仿佛共同的气场，出于神弥赛亚之国的事物，对应着人的心智中——无论更内的还是内层的——那些处于神弥赛亚之国的事物。这些气场无法描述，但可借某种比较略作说明。总的说来，有属天的，也有属灵的，有较高的，也有较低的。最低的已被毁坏，只要还准许恶灵居住其中；这气场仍升到理性气场，并扰乱它。

今天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被安置在理性气场中，使我里面的理性与那气场和谐，因而不像往常那样受扰。那时其中的灵感到窘迫，说他们无法活在那里，像鸟在没有空气只有以太的气层里，或像鱼在空气里，只想逃走。由此我知道：当神弥赛亚的国来到时，恶灵必然被驱逐，因为他们在那里几乎无法呼吸，正如所说。1747年10月20日（旧历）。

当我祷告，尤其是主祷文时，我被接入那气场，得以看清祷告更内在的涵义。这一切属天与属灵的气场都指向神弥赛亚的国，因为它们出于神弥赛亚，而他就是神的国。由此可以推出：必须有共同的气场，才能有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不能离共同而存在；一切个别都归向共同，共同又引导个别，最终进入共同所处的秩序；否则个别必然从共同中被逐出。这些是哲学所知道、并在宇宙中通行的法则。

211 也有恶灵的气场，当称为地狱的气场，因为在最后审判之日它们将变为地狱的。这些气场随人间恶毒的增长，或随地上信仰的荒废而上升。既然今日它们已升得如此之高，以致窒息或熄灭一切真理与信仰，就必然推出：神弥赛亚的国不久必来到；否则“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得救”（太24:22），人类中也几乎无人能重生。

212 至于构成共同气场的个别气场：每一个天使、每一个灵都形成自己的气场，各有状态的变迁。神弥赛亚便从这些个别形成共同气场，乃是借着把天使和灵按属与种、或按等级、仿佛按支派来排列。天使的气场与对立的气场，是否与以色列和雅各的支派一样多，我仍存疑问。

213 由此也可看出：一切偶发之事如何都在神弥赛亚的圣治之下——圣治引导共同的与一切个别的，达到最好的目的；又，较低气场中那么多变幻不定、被人归于运气的事，也是为了最好的目的，出于种种原因。

214 天堂中的外邦人或未受教者，以及受教者

说来奇妙：外邦人在天堂里仍处于某种囚禁中，却不沉重，按次序与等级分开；有时被释放时，他们谦和，容易接受信仰，口与心都承认。受教者却仿佛还浮在上面，或不在囚禁中——原因尚未告诉我——尽管他们固执，口与心都拒绝信仰。但我被告知：将有翻转，就是外邦人要从囚禁中得释放，而未接受信仰的受教者将被投入锁链。1747年10月21日（旧历）。

215 欲望、情感与渴求的多样性

一切渴求——无论吃喝及其种种变化，以及一切感官的，还有行走、出行的，不论属种有多少——长久以来都由灵与天使如此掌管、改变、变化，明显到再没有更明显的了；这是经许多月、许多年的经历而来。由此可以清楚断定：凡支配生命与思想的一切渴求，唯一是从灵与天使流入的，乃是神弥赛亚许可、赐能并愿意如此。1747年10月22日（旧历）。变化有缓慢的，也有突然的；为要证实，我还与那些被准许如此行的灵交谈，并谈论过这种变化，等等。

216 对事物、尤其对更内在事物的理解被夺去

这一点我也可以郑重作证：对事物、尤其对更内在事物的理解，常常极其明显地从我被夺去，转向别处，如此改变，以致我数不清次数。从这么多经历足以断定：人不能理解任何事，尤其关乎信仰更内在的事，除非是神弥赛亚许可、赐予并怜悯所赐的。有时与那些明显夺去我对更内在事物之理解、并把它改成另一种的灵，有过那样的争执与斥责，我不宜描述。写于1747年10月22日（旧历）。

217 恶灵不断试图违背秩序行事，尽管明知自己丝毫不能

清晨有一场属灵的争战，就是那些极想侵扰我的灵，用尽全力，但我仿佛被移开了。我虽以奇妙的方式觉知他们的企图，却听不见他们的话；仿佛有一个气场把我从他们的企图中带走。那时我惊奇他们的固执：他们无法停歇，仍固执地做，却是徒然；也同样惊奇他们丝毫不能成就什么，也不能流入我里面。那种状态我完全无法描述；但若他们那时得手，我觉得他们会把我完全压倒。那时我也注意到：有一个更内的共同气场，我被提到其中——那些灵是否也在同一气场，我不知道。那时我还观察到：没有丝毫不是出于神弥赛亚的引导和对我的怜悯而来；又，灵连最微小的事也不能做，除非出于许可。1747年10月22日（旧历）。

218 来生中许多善人被囚，恶人却享自由。论不信者在最后审判时的状态

善人的灵魂如何仍被拘在囚禁中，向我显明得再清楚不过。我得以感受，并同时与他们交谈；也同样得知，有时赐他们自由，仿佛从囚禁中松一口气。那经历我无法描述——我如何明明地感受它，又持续整整数日；他们如何从囚禁中被提起，恢复某种自由，又轮番地再度沉回囚禁。又照他们的叙述：地狱里的人如何受苦，怎样的仇恨掌权，以致彼此逼迫至死。

与此同时，那些不虔、极其亵渎的人仍享有自由。原因也向我显明了：若那些灵不享有自由，如今信仰已荒废的人类，就不能活在那样的肉体、地上的逸乐与情欲里，而会不断落在悲惨与良心的折磨中。因为若善者与天使在那最低层天堂掌权，凡人就不能不被持续的良心折磨所侵扰；而在荒废尚存期间，因种种原因，这还不许发生。但到最后审判时，那些在无知中生活的正直人——先知称为“外邦人”——将从囚禁中得释放，恶灵将被推入严厉的囚禁与地狱，正如先知多处所预言的。那时，过不虔生活的凡人，以及来生中与他们相似的，将临到神弥赛亚自己并借先知所说的那种焦虑。1747年10月24日（旧历）。

我与在囚禁中的、也与在自由中的谈过这些。在囚禁中的有安慰，因而有盼望；许多自由飘荡的却毫不在意，以为这不真实。

219 仿佛蒙准把天堂的喜乐传给囚禁中的正直灵魂

多年以来，我已明明得以感受天堂的种种喜乐，方式之多、种类之殊，我丝毫无法描述；它们是那样的，人若听我描述也绝不能相信或理解。然而今天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赐给我无法言说的天堂喜乐；又准我仿佛出于自己——其实并非出于自己——把它们传给囚禁中的灵魂。他们说能感受到那些喜乐，并由此得着安慰。他们也被称为“鸟”，这对他们也是大安慰。他们如何从囚禁升入一种自由——说话、理解、觉知、观看的自由——也无法描述，尽管明明赐我可以感觉到。1747年10月24日（旧历）。

220 最后审判的形像。不幸者的痛苦与最终得释。关于怜悯的争辩

这夜醒来时，有许多事向我显出，颇难描述。仿佛灵中有一场动乱：我明明看见，许多在最低层天堂的被推下，许多在囚禁中的升起。但最清楚赐我看见的是：那些长久处于严酷囚禁中的不幸者，许多人一齐与那些在最低层天堂享有自由、竟想剥夺他们怜悯——因而剥夺一切得救盼望——的人争持。

这争辩持续到白天我醒来。他们极其焦虑地一再诉苦：对方要夺去怜悯，那样他们就完了。因为他们已受重罚，只想完全失去生命；神弥赛亚带给他们的唯一盼望，是他们还能想到仍有怜悯；当那些享有自由的恶人连这也要夺去时，他们的焦虑加倍，几乎陷入绝望。至于争辩本身如何围绕怜悯展开，不易描述，因灵的这类景象难以言传。所以当他们最痛切地诉说那不义——唯一的安慰、即必有怜悯——正被夺去时，终于有盼望临到他们：应许给他们的怜悯不会失去。我甚至能在自己里面多少感受到一种怜悯之情，并非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诸天，因而出于神弥赛亚。最后我看见这些曾如此焦虑的灵奇妙地得了释放，仿佛一种上升，同样难以描述。后来我与他们交谈；他们极其和善，如今已在幸福者之中。1747年10月27日至28日夜（旧历）。

当时多次向我显明：他们几乎被剥夺怜悯——近到极点——以致被带到极度困苦与永死的边缘，然后才得释放。但告诉我：他们曾过恶的生活。

221 幼儿幸福的状态

今早起床前，我进入平静的状态，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时候，并在那段时间与某人谈起这状态——因为它极其平静，已近乎平安。但之所以还不是我先前感受过的那种平安，是因为我的注意力不断被引到别的事上，尤其是某些灵在腰部一带给我造成的疼痛，已持续第二天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与他谈到幼儿那幸福的状态——据说他们就活在那种愉悦的状态里；也谈到那平静的状态本身。环绕四周、能听见谈话却不能进入同一状态的灵，以为我已被迁移到别处，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像先前那样领会什么，只能听见声音及其效果。由此生出关于“地方”的讨论；经验教导我们：那里的地方并不是某个固定位置——尽管许多人可以同时在一处——而是属于某一气场的一种状态；人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被引入那种状态。

222 太阳的大气作用于属世心智，却不作用于更内层；神弥赛亚在更内与至内乃是太阳

从太阳发出的属世气场有四种。那使人能听见的大气（空气）是人所共知的。一种与空气分开的更纯大气，借着对一切对象奇妙的反射而产生视觉；这大气深入属世心智到何种程度，或是否呈现所谓物质观念、幻象与心像，尚不十分清楚——但从许多方面看来似乎很可能。这便是在属世心智中掌权的第一种大气。第二种大气比以太更纯，产生磁力；这力不仅关乎个别磁石，也关乎整个地球。这些力的范围有多大，无须在此描述。这大气按世界的两极构成整个水陆地球的结构，以及世人所知的许多磁倾磁偏现象。在属世心智中，它似乎产生推理；推理也须含有属灵，才能是活的，正如视觉及其它感官须如此才能觉知。最纯的以太大气是充满全世界的那种普遍大气，显明于同一心智的推理中，因此那心智被称为属世的。它败坏时的内在运作称为“推理”；合乎秩序时则简称“理性”，乃是思想的外在方面，服从属灵的流入。

这些大气属于太阳，可称为太阳的大气，因而属于自然界。至于更内的心智，其中没有这类属自然的事物，乃是属灵的；在至内的心智中则是属天的；二者都唯独由神弥赛亚产生，并且是活的。若要给气场命名，当称为属灵的与属天的。今早一位天使与我谈及此事，我因而确信。1747年10月27日（旧历）。

223 至内与更内天堂临到内层与外层——地狱灵所在之处——的一切，都转化为恶

长久以来，已一年多，我极其频繁、几乎每天经历到：几乎凡从更内天堂出来的——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也得以觉知——都被转化为对立面，因而转化为恶。我长久惊奇他们怎能如此突然找到那些对立相反之物。后来终于明白：那些今日仍居住在最低层天堂、或在那里盘旋的灵，尤其是住在地狱里的，把善转化为对立相应的恶，也把真转化为相应的假。把真转为假，是最低层天堂的典型做法；他们做得那样突然、巧妙，叫我不能不惊奇。我也得知：他们甚至不知道更内天堂里在做什么，却仍把它败坏成对立；于是那里仿佛有一种把一切善转为恶的转化，就像内层天堂把真转为假那样——今天也是如此：我读到“迦勒底人”时，他们忽然把它转成“犹太人”，这就是对立。1747年10月27日（旧历）。

224 一切恶，连偶然的恶，都来自地狱

由上所述已可看出：一切恶，连那些地狱灵自己也不知道的偶然之事，仍是从他们爆发出来的。因为至内与更内的天堂作为媒介，安排并施行神弥赛亚所预知并预备的事。既安排并施行那些有助于人类得救、如此预知预备的事，于是在那些仗赖自己的人身上，这些立刻被转为恶，连偶然的也包括在内。所以没有一丝一毫临到人的恶，不是从地狱发出的。关于这些，我也曾多次与内层天堂的灵交谈；他们有时说不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时却公然去做，无法否认，并公开承认。1747年10月27日（旧历）。

225 最恶的灵或怒魔被关在地狱；若不拘住，人类就会灭亡

没有人能想象：被捆在地狱里的那一帮有多么危险。其中有些稍稍松开，就这样侵扰我，手段之诡诈尖锐，叫我绝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样的毒。所以那一帮被捆得极紧，绝不能开口，更不能侵扰人——除非是对那已无指望的极恶之人；又当有人被灭命的仇恨激动而作恶时。若不是神弥赛亚把这地狱的暴徒拘在锁链中，人类就会灭亡；只在人陷入狂怒时，才按所许放松他们的捆锁。我也曾几次经历过这种狂怒，是为叫我能讲述而蒙准的。写完这些时，那些怒魔的缰绳稍稍放松，最低层或属世天堂里的灵就惊慌到公然露出恐惧，想逃去向神弥赛亚祈求。由此可知：那些属世的灵、在属世天堂里盘旋的，若面对那样的景象会何等恐怖。1747年10月28日（旧历）。

226 与灵和天使谈论无限、哲学与错觉

有新的天使到来时，与他们交谈；先把眼前的事物——如城中景物等——指给他们看，然后谈到诸天中气场与状态的多样性：它们是无限的，这也向他们显明了；又谈到一切状态的变化都出于对象中爱的多样性。随后谈到“无限”：一、无限的事物绝不能存在，除非出于无限者；二、无限的事物就本身看，是无限者的形像；三、他们说自己正在学习先前不知道的事，便答复他们：不是我在教他们，乃是他们自己在教自己——这对他们是悖论，但解开了：人是从自己心里的运作汲取哲学知识，学会并整理成规则后，却不知道那是出于自己、在自己里面，而且无限地更完全；又因人是借天使和灵被引导的，所以我也必须借着他们才有这些。由此可断定：哲学何等贫乏、几乎等于无，人却由此被称为有学问；其实每一个人，连小孩子，从自己或在自己里面都远更有学问。四、由此也显明：在大多数事上有相似的错觉。1747年10月29日（旧历）。

227 神迹：没有信仰就毫无功效

我与一位天使交谈，也谈到神迹：对不信的人毫无作用——就像风，一触即散，因为里面没有可依附的东西；正如雅各的后裔刚出埃及、在芦苇海一带，以及后来过海时那样。有些灵说他们想看见神迹才肯信；当时就这样答复了他们。信仰是内在的，在人的内在扎了根；它不在乎神迹，甚至轻看

神迹。至于没有信仰的人，神迹绝不能在他们里面生根。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与灵交谈时领会得更好、更充分：他们连同前后文一起觉知完整的意义，又借表象与想象的样式——那是天使言语的一种——得到帮助。1747年10月23日（旧历）。

228 地狱里被定罪者的状态

1747年10月29日至30日夜（旧历）：我做了一个梦，一再被惊醒，因为恶灵到处侵扰我，使我无法继续睡。几次醒来后，终于完全清醒时，我全身震动，明明觉知仿佛有一根柱子环绕着我，凭感觉能感知到它。我等待会有什么事发生，以为这样是在护卫我脱离恶灵。这可感的柱子不断增大，感觉也不断加强；念头里被提示：这就是所谓“铜墙”（耶1:18，15:20），用以护卫信徒免受恶灵侵扰的。当这柱子或墙持续在我周围——它不能不出于天使，神弥赛亚在他们中间，他就是“铜墙”——那时我明白了原因：我正被放下到地狱里的不幸者那里，好觉知他们的状态，好向世人、尤其向不信的人宣告：地狱是有的；不仅有地狱，还有他们怎样的状态——那状态我实在无法充分描述。我听见哀号，是这样的：“啊神啊，啊神啊，愿耶稣基督怜悯，愿耶稣基督怜悯！”持续很久，我先注意到这些。

后来我既在地狱中，并且是带着我现今这样的身体，就准许那些可怜人中的一个与我交谈，谈了相当长久，但那些话现在不能这样叙述；只说他们抱怨那些仍自由的灵，或说那些仍寄居在第三层（即最低层）天堂的怒魔，说折磨他们的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欲望就是折磨人，以及任何一个灵。总之，他们的痛苦无法言说。但我蒙准用一点盼望鼓舞他们，叫他们不致完全绝望——因为他们说自己相信痛苦将是永远的——告诉他们：神弥赛亚是怜悯的，他的圣言里写着“被囚在坑中的”要得释放（亚9:11），而“坑”表示地狱；这事我也听见从上面证实，好叫他们得一点安慰，他们当时也说感觉到了。

还有更奇妙的——我向你们作证，好叫你们相信，因为这是真的：神弥赛亚因至内的怜悯所动，从天堂向他们显现，并且据我被告知，是在荣耀中显现。我也能辨认，却不如那些不幸的灵那么清楚；他们承认由此得了大安慰。现在有话在我耳边说：天使也安慰了他们，并将继续安慰。此外我还愿你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是真的——我知道，因为我觉知到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已从地狱与痛苦中被提到天堂，今日活在那里；又有一个曾在极大痛苦中的，觉得神弥赛亚拥抱他、亲他。后来又有许多人从地狱得释放，被提到天堂。1747年10月29日至30日夜（旧历）。

229 仍享自由之灵的恐惧

关于那些仍享自由、并在人类中制造一切恶与假的灵，有许多可说。他们有时显得像疯了，因为在许可的范围内，他们行事说话全无理性。但向他们提出：他们从前也曾是人，本可以有理性；难道看不出自己已是野兽、不是人吗？那时神弥赛亚赐他们能力反观自己，他们承认自己几乎像林中野

兽，甚至更坏；可是很快又回到疯狂里。等到向他们指明他们丝毫不能成就什么、比别人更不幸，并以属灵的方式显给他们看时，那样的恐惧抓住他们，以致跪倒在地。但很清楚：恐惧一离开，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本性。1747年10月28日（旧历）。

230 过淫乱生活者之灵魂的状态

10月23日至24日夜，有些灵被准到我这里，或者说我被接入她们的气场——她们在世上对信仰毫无热心，过放纵与淫乱的生活。就我所能觉知的，她们由那些游荡的人组成，只过淫乱的生活，不顾合法婚姻，对内在的人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很少或毫不在意；因此她们的气质很少受影响。那些气场——不妨这样说——或群体，按属与种分开。我得以与其中一些交谈，好知道她们死后过怎样的生活。她们的生活像疯狂，毫无理性，更谈不上知性。我惊奇来生里是否也有疯狂的；但被告知：这类人的灵魂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端庄；她们还扭曲一切属于真正婚姻之爱的事物，尤其把它偏向放纵。这类人数目极大；她们过着不幸的生活，因为来生中怎样的喜乐，她们已不再知道。1747年10月23日至24日夜（旧历）。

231 来生中，从忧伤与疯狂也能生出知性的喜乐

观察过那些女灵（见第230节）之后，我在想象中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我正忧伤来生中竟有这样的人，以为她们毫无用处。有一段时间里有奇妙的象征显现，描绘疯狂如何以种种方式交织，却仍能柔和甘甜地触动心智。为叫我更好觉知，当时还有一种知性的成分在场，仿佛一只眼睛在观看，把这一切看作纯粹的疯狂。但借着奇妙的交织，仿佛不断描绘出类似花边的东西，意思是它可以转为外表美丽之物。可是那知性的眼睛拦阻我感受到任何喜乐；我为此抱怨。又有人在旁观看，恼怒我竟好像被这样交织的疯狂所打动；我意识到：若没有那知性的成分，我本会深深被打动，而且是被一种我先前未曾这样经历过的新喜乐所打动。

因此，当我进一步思想：那些仿佛疯狂的不幸灵魂在来生将怎样，她们对自己与别人能有什么用处——因为神弥赛亚所许可的，无不指向他国中功用的目的——我终于明白：由于这类灵魂的影响，可以产生类似于流入纯真者并奇妙感动他们的那种喜乐。当然是借着神性全能，把它们安排成奇妙的交织图案，从而可以织成喜乐，触动蒙福的心智，尤其是幼儿，因而触动纯真者。所以，即使从最忧伤、最不快的疯狂中，神弥赛亚一安排，也能生出并增长欢喜与喜乐，像从地面尘土长出茂盛的庄稼。我也蒙准从神弥赛亚的天使感受到一种欢喜：连这样实际不幸、不快的状态也能有用；并怀着盼望：这些女子中那些在信仰神弥赛亚的事上得着光照的，也能从另一个源头——由对立之物或知性的小眼睛组成——感受到喜乐。1747年10月29日（旧历）。

232 行邪术者之惩罚

睡梦中向我显现：某个行邪术的女人用邪术要夺去真正的爱，从而使人软弱。醒来时，那女人出现了；既被认出，就被交付该受的惩罚。那惩罚极其可怕——我绝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惩罚。告诉我：只因天使查问她的恶行，惩罚就发生了。她渐渐融化成可怕的蛇或虫，完全消散其中，于是从眼前被赶出。1747年11月3日（旧历）。

第一册　§§1–300

233 论表象演出

有些人惯于演出神圣事物的表象，并拿圣事来做某种演练。这类演练是不可的，因为它们的形像死后仍存，又被亵渎的人转为亵渎的描绘。人的品格到什么程度，描绘的题材在最细微处就到什么程度；品格败坏时，其余内容或各个细节也必反映那品格，带上阴郁亵渎的面目。

可是，正直、纯真的人会把这类表象转向别处；今夜清醒时我经历到了。幼儿连同纯真的灵魂，柔和地描绘弥赛亚被放入坟墓——但他们从不直接显出弥赛亚，乃是显出另一个，叫人从远处知道所代表的是弥赛亚；然后又描绘他复活后下到被囚在坑中的人那里，释放俘虏，领他们同他上天堂；并与他的神性本质联合。但正如所说，这些描绘极其柔和虔诚，叫他们丝毫不许想到神弥赛亚，除非仿佛从远处想，因而绝不像地上的演练那样令人惊骇。1747年11月1日（旧历）。

234 此外还描绘：在坟墓中时，有一点水样的东西轻轻进入，仿佛生命回来，那时表象如柔波起伏。借此他们从远处象征地表示洗礼中的属灵生命。

235 当他们描绘下降到下方之人那里时，极其美妙地画出他们垂下的纤细小绳，想借此把神弥赛亚从那里提上来；也想借此描绘神弥赛亚赐给他们的、使他们能如此行的爱慕渴求——他们现在正这样口授给我。1747年11月1日（旧历），起床后。

236 里面也告诉我：神弥赛亚许可世上有许多这类及类似之事，因为那些在世时在这类演出中长大的正直灵魂与纯真者，仍持守其中；他们在其中只觉知无害的事物。1747年11月1日（旧历）。

237 人的一个思想里含有无数情感之类。论基路伯

今天我在与属天者沉默交谈，清楚得以用知性领会：在人的一个思想里，汇聚着来自诸天的无数又无数的影响。在空虚、属世的思想里，汇聚的是灵——即第三层（最低层）天堂里之人——的影响；在属灵、属天的思想里，汇聚的则是天使的影响。因此神弥赛亚借着灵与天使安排人的思想，其多样性超乎计算。所以，内含信仰真理的属灵与属天思想，在神弥赛亚如此安排时，能感动整个天使天堂。

238 空虚的思想不能升得比第三层（最低层）天堂更高，因为有所谓基路伯看守（参创3:24），他们把虚假与邪恶的事物转为真理与良善，最终转为纯真——至内天堂即由纯真组成。1747年11月3日（旧历）。

239 何为真正的信仰，它如何感动神弥赛亚的诸天

由上可知何为真正的信仰，以及它有何功效：它感动神弥赛亚的天堂，也就是天使，甚至达到纯真的天堂；若是纯真的信，还能进入那天堂本身，因而达到神弥赛亚。1747年11月3日（旧历）。

240 最低层天堂里也有塞壬

一切女灵中最恶的，可称为塞壬；因为她们在纯真的遮掩下装作诡诈，手段之巧，若非神弥赛亚揭穿，人人都会受骗。前面11月3日“行邪术者之惩罚”一节（见第232节）所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凡能在人里面找到、可用来败坏真理的，她们都挖出来；所以必须谨慎，不让任何虚假进入，除非是为要驳斥它。

241 论更内在的事物，或其形式：永不能被攻破，却抗拒一切冲击，且越发坚固；与内层形式不同，更与较低的属世形式不同

一、我在思想各种形式，尤其是更内在事物的形式，也就是属灵的形式。它的性质是能抗拒一切冲击。那属灵形式的特性是：借着焦虑与压力，能被收成一切可能的、因而无数的形式；又能附着于较低区域中无论怎样的形式，实际上几乎不被它们困扰（尽管住在较低气场的人以为它受扰，因为他们从自我推理）；并且所受压力越大，它就越坚固。无数个体中的每一个都聚集联合，彼此护卫；群体中没有什么不是被个体护卫的——甚至达到无数、实在是无限的数目——因而永远持守，绝不受损。从那形式的稳固可以逻辑推出的许多事，也可推到它的完全。共同护卫个别，每个个别又合力支持共同；而且这形式越柔软、越能让步，就越站立得稳——因为那时无论在普遍还是在各部分中的至内者（即其普遍成分）都参与进来，等等。

二、今早我关于形式的这些思想，我相信更内天堂与至内天堂的天使接受了，却是应用到整个天堂以及天使抗拒、稳固、忍耐等属灵属天的品质上；他们便用达到我的声音证实这些，说他们惊奇人的心智里竟能生出这样的思想。所以当人的心智认识真理时，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这便传到更内与至内的天堂。

三、虚假的情形完全不同，连今日学术界如此热衷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以致几乎无人知道在自然科学或道德上什么是真、什么是善——结果与更内、因而与至内天堂的交通被夺去。写这些时我注意到：属世的词语不够用，因为我心里属世的成分还太多，未能除去到足以更清楚显出属灵。

四、至于内层的形式，其中含有那被伤的属世成分（参创3:15）：这形式与较低的属世形式、或不完全的形式交通如此密切，以致很容易破裂——越属世就越容易。它的一切持久都来自更内的形式，更内的持久又来自至内，因而来自神弥赛亚。事实上，属灵本身若没有至内仿佛充满它，就会破裂。这一点我以许多方式学到，也借奇妙的表象与经历学到。这就是今日在人里面占优势、给人更内印象、其实只是内层的那种属灵。因此它被称为思想，其实只是推理；因为凡真正理性的，里面必伴有真正的属灵，属灵里面又伴有属天（参第209节）。1747年11月6日（旧历）。

242 属灵的悖论：人里面、尤其在其内在，无非是流动的河流，如同人外面的灵

人人都不免觉得悖论：在人最细微的纤维里，并没有什么固体、凝固因而静止之物；因为若凝固或因而静止，就会极其易碎，很快毁灭，因为无法附着于任何事物。但在内在区域，连部分之部分的最小一点，直到更内与至内的属灵实体，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极流动的，如同在灵与天使里面。只有物质成分可以说是凝固的——却不是视觉与触觉的错觉所使人以为的那样：越不凝固、越不趋近固体的，反而越耐久。许多例子可见：老年时各部分开始硬化、变得更“坚实”——表面上更牢固——其实那时更脆弱、更易败坏。由此推出：人即使活在身体里也是灵；各部分的结合在于它们是柔软的，因而服从更内与至内，并借这二者服从神弥赛亚。1747年11月6日（旧历）。

243 最后审判时翻腾的海

这夜我仿佛乘船渡过翻腾的海；不久半醒时看见那海如此黑暗，波浪涌得如此之高，叫人惊恐。海里的动荡仿佛还在加剧。波浪起先从左向右涌，后又涌向我所在的岸边。岛上或礁上有些人得了救。我更完全醒来时，有好些时候明明觉知一阵骚动，并像往常一样感觉被灵环绕，他们正在升起。据我听见，他们是坑中被囚的，靠神弥赛亚的怜悯在此地得了释放。从声响及其它明显感觉可知人数很多；又说，末日或末期“海浪翻腾”，所指的就是这类事（参耶51:55；路21:25）。

244 被囚者从坑中得释放，好像临产时胎儿来到子宫口

一个属天的奥秘我曾多次受教：那些被囚在坑中、或被洁净的——先知多次论到他们——不到责罚或管教完成，就不会从那里得释放。完成之后，释放就临到，好像临产的妇人：有某种再不能抗拒的必然，催促他们挣扎出来，脱离奴役。与此相关，关于那些被洁净或受罚者的状态——他们的管教与惩罚、他们挣扎进入的自由状态、以及得释放的方式——有许多可记，足以写许多页，但我想未必真能增加人的信心。属天的状态是这样的：若向活在世上的人赤裸显明，他们不但不信，反而会发狂。这是因为那些只愿相信眼睛所见、亲手所摸之事的人的不信。

245 用“未泡透的灰”抹上、从而歪曲圣物的灵（参结13:10–15）

今天又向我显明：最恶的灵如何歪曲圣物——他们把圣物当作仿佛属于自己的拿来，仿佛抹上一层，再以这形状带到人的意识前；于是纯真的人很容易被说服，以为更内的圣物是从那些灵来的，其实不过是“未泡透的灰”，如以西结书（13:10）所说。起先我以为对更内事物的感觉出于他们；后

来得着更好的指教，蒙准借交谈与象征描绘揭穿他们的欺骗。他们为此恼怒，尤其恼怒：从恶的竟能生出对善的觉知，从假的竟能生出对真的觉知。泥墙（结13:10）也按这意思讲解了。1747年11月12日（旧历）。他们发愿时自以为良善圣洁，像龙有时所做的；其实里面怀着恶毒，尽管在那状态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246 某些犹太人为求神弥赛亚怜悯的恳求

讲解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论雅各后裔之教会的淫乱——时，有些自称曾属法利赛教派的犹太人，既留意话语的内在意义有些时候，就被真理感动，虔诚恳求神弥赛亚的怜悯，承认自己的罪。1747年11月13日（旧历）。

247 有些人口称怜悯与圣洁，却极端残忍

这夜向我描绘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人若稍有概念就会战栗。因此细节我愿免去，好顾惜圣洁的眼与耳。他们宣扬神弥赛亚的怜悯，却把它独占为己有。为着我向他们说明的某种微不足道的理由，他们仿佛要对纯真本身下最残忍的手，为的是报复（却是以灵的方式——他们以为幻想出来的就是实有）。所以他们正做着与怜悯完全相反的事。他们是否有任何怜悯与仁义，人人都能判断：因为他们自己为报复纯真——不是针对恶，也不是出于良善动机——而做了违背怜悯与仁义的事。

248 最低层天堂若不受天使引导，其中的灵就大为暴怒、极其恶毒

今天我也经历到：每当最低层天堂及在它以下的恶灵不受神弥赛亚借天使引导时，他们就恶毒暴怒到无法充分描述。因此总有天使的引导在场，并因而有节制，按照人的状态或其指向最终目的的取向。1747年11月19日（旧历）。

249 今日的自然科学仍像最低层天堂，把真理歪曲为虚假

今天我与环绕的灵和天使谈了种种事，后来谈到科学，或说今日的智慧。它不能作为属灵真理的基础，更不能作为属天真理的基础，却像最低层天堂，把从天堂下来的真理歪曲成对立。因为今日科学论到可观察事物——如人体、感官——的自然原因，或论到灵魂及相关之事所贡献的，充满虚假的假说，其中连一条真理也显不出来；道路甚至被它们封闭到不许思想越出最粗的自然。因此属灵与属天的事物被视为无有。既然属灵真理落到这样一种基础上，就必然被拦阻不能进入；因为那里没有属世的真理来接受、联结并证实它们，要么完全排斥，要么歪曲成对立。由此可断定：科学所发掘的所谓科学真理能有什么用处。1747年11月14日（旧历）。

250 我说“用处”，是指对那些学科学时抱着“没有科学就不肯信任何事”态度的人；此外在学校里也有用处——那里除了这类材料，哲学家、甚至担任圣职的人，什么也不传讲。又因这类知识刺激青年、助长他们的志向，也有用处。还有一种用处：借着它，从天堂放下的属灵事物不那么容易被歪曲，以致弄瞎人心，不知不觉把人引入游移的信或无信。

因为今日的世界被认为有学问，除了自己所懂的什么也不肯信，所以对这种性格的人，属灵几乎不能有效运作，除非那虚假说谎的基础被完全打碎而灭亡，或转化为由属世真理构成的基础。他们死后将怎样——凡稍有分辨的人，可从这一点断定：死后的生命是身体生命的延续；这类歪曲（属灵事上的虚假与对真理的遮蔽），在具体个别的记忆消逝之后，会像结成一层硬壳盖上，几乎败坏内核或品格（见第245节）。所以他们不能不变得极其愚钝；在身体里越有学问的，反而越愚钝（甚至比丝毫未学科学的更愚钝），因为他们把科学强加在对属灵事物的探究上。1747年11月14日（旧历）。

251 整个自然界总的与各部分都表象属天与属灵事物的性状

我与灵和天使谈到自然界中眼前可见、却无人反思其为属天属灵事物之形像的事——例如植物或树如何从种子出生长大。植物或树的活命汁液经树皮外皮吸入，再分配到中间与中心各部，正如属灵须归到属天。又，它一切最细微的部分都以果实为目的，也就是生命的更新与延续。同样，在每一个果实里，即使外面有硬壳、内核藏在其中，也有层层覆盖或表层，汁液经此输送到内在与至内，直到成熟。这些描绘的是人重生时相似的过程。覆盖物描绘属世的成分、知识与理性之事，以及作为属灵的知性之事；又仿佛从一片总的平面分出无数路径，可以回去并分配到至内隐秘处的一切最细微部分。这类自然事物中的持久，对应人生命中的永恒。生物界、人体及其较小与最小部分中的一切最细微事物，也是如此。1747年11月15日（旧历）。

252 奇妙的是：人至今尚未好好留意——凡人手所造的人工之物，如雕像、图画或无数其它事物，外表可以美丽，甚至被视为极贵重，里面却像泥土泥浆；眼睛所赞赏的只是表面。可是从种子长出的事物，从里面开始，向外生长或推进；它们不但好看，而且越向内看越美。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从外面开始、或从人自己起头的，好比人工之物，人看重赞赏其外表，里面却全无价值；而神弥赛亚从至内深处作成的，当比作自然界那些从至内就美丽的事物。这就是神弥赛亚所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小百合花——尽管它很少被人看重（太6:28–30；路12:27–28）。1747年11月15日（旧历）。

253 灵也像人一样，借反思从习惯养成许多习性

除其它经历外，也观察到：那些不断对人存恶念的恶灵，也从习惯养成在人不经意时加害于人的习性。例如，每当听见马车或马车声，他们就不自觉地、仿佛未觉察地，试图把我推向马车——还有其它忽然流入他们心中、纯出习惯的事；列举经历是多余的。

254 人的一个思想里，有成千乃至上万的灵与天使一同参与，神弥赛亚安排并引导他们一切

这对世人不能不显得悖论：人以为思想是单纯的一体，并非由千万成分组成。尽管自然界有许多事可以证明——例如一个动作，有成千乃至上万的肌肉，以及从脑直到动作的最细纤维一同参与；又，整个自然界中，无数光线一同形成单一对象，也一同促成植物的繁殖——但人的思想与情感也是这样，仍显得悖论，因为灵与天使对人的心智的运作与流入尚未被经历证实。可是靠神弥赛亚的怜

悯，凭经历我能说：有成千的灵与天使参与，尽管只有少数很近。经历本身我无法解释，只能说曾多次借视觉与感觉向我显明。我也觉知他们的运作，虽有些模糊，却实在可感，足以确实断言。我凭感觉、也凭低语，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候觉知他们；他们的处境与状态按神弥赛亚的美意而变化。凡有学问的人，只要把自然界的事物与诸天中必有的事物正确比较，就不会觉得奇怪。1747年11月19日（旧历）。又如有人说话时，周围显出明亮的云，叫我看见有多少流入，也从他的话流入多少。

255 论更内的气场，并论基路伯

当我被引到思想更内与至内天使如何流入人的心智，并反思他们是以不可觉察的方式如此行——他们处于人思想之最初起点的气场，因而也处于同类不可觉察的心像或描绘的气场（这种不可觉察必是思想本有的层面）——正在思想这些时，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得以感觉头顶有一种柔和的旋转运动，后来我仿佛被提到其中，或者说它包裹了我的思想。最初感觉、尚未进入时，像柔软的云沉降时的旋转；据说这可称为“基路伯”，因那旋转运动而有“轮子”归于他们（结1:9，10）。此后那气场环绕我，我经历极大的平静。我先前在其中的最低层天堂在我下面，实在是在脚边与脚下。那里听见有人说话，却仿佛从最低处发出，抱怨我被从他们那里提起，因此他不想活了。

后来思想那更内气场——暂须严格称为“基路伯的”，我写这些时正处在其中——我便能明白：不单为何有轮子，也为何有四张脸归于他们（结1:10），即“狮子的、人的、鹰的”——“狮子的”，因它有力伸入较低气场或最低层天堂，持守其正当秩序，否则那层就会瓦解；“人的脸”，因这气场所真正对应的更内之人是“人”——我们所拥有的那种思想只属于内层之人，而内层之人又受更内气场引导（见第241节）；“鹰的脸”，因它高高升到我们觉知或感官性理解所处的气场之上。“牛的脸”被略去，后来以西结把“基路伯的脸”放在首位（结10:14），因为他那时明白：三张脸所归属的就是基路伯。1747年11月20日（旧历）。

256 对神弥赛亚的信仰把至内与最外联结起来

当我在基路伯的气场中时（见第255节），得以知道：那里的天使不知道最低层天堂里在发生什么，除非靠神弥赛亚的怜悯，并靠神弥赛亚自己借信仰的临在，与最低层天堂中的人有了交通，他们才能知晓并觉知。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也得以明白这一点。因为除非我把内在的注视定在独一神弥赛亚身上，他们就告诉我：那时他们丝毫不知道下面气场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对神弥赛亚的信仰——从他而出，经至内与更内天堂进入人的气场——正是把一切从至高直到最低联结并联合起来的。没有对神弥赛亚的信仰，内层就会与更内断裂，因而灭亡。1747年11月20日（旧历）。

257 至于人自己取得的信仰，或人企图强加给自己的信，却毫无功效；唯有神弥赛亚所默示、所赐、仿佛灌入的信仰才有功效。因为从自己的幻想为自己取得的信，只是幻觉，升不上去。此处本应还有若干说明，例如人如何知道信仰是神弥赛亚所赐的，以及许多其它要点。

258 每当我诵主祷文，就被提到更内气场，却有种种变化

每当早晚诵主祷文，几乎每一次我都被以不同方式提到更内气场；这提升连同变化是如此可感，再没有更可感的了。如今已持续两年多。那时常被默示对主祷文更内涵义的讲解，变化很多。祷告一结束，我就被放回平常的气场。

259 有许多人从坑中被囚得上升，末期已近。论下方之地

这夜清醒时，也靠神弥赛亚的怜悯，得以知道：如今有许多人被囚在坑中的（见第228、244节），正被神弥赛亚向上提举，也就是从坑中——坑就是最低层天堂，又称下方之地——被提起。上升持续相当长久，由此可断定人数极多。又显明：被提起的是信徒——以金色的灵、小型的形像来表示。由此可断定：末期已近。所以，地上的人当警醒！1747年11月20日（旧历）。

260 论未被请赴筵、又未穿礼服而被赶出的人（参太22:11–14）

今天有一个恶灵向我显现，自以为已升入更内天堂，因为他在头顶升得很高，想在那里搅扰，把对神弥赛亚的信仰转向他自己。他想把自己高举到神弥赛亚那里，把权柄据为己有——却不知道自己只在最低层天堂，恶灵仍住在那里。这事用图像向他显明了，却无效；他仍继续作恶。因为这人是恶灵，就必须用象征显现或心像对待。于是真理象征地包裹他，他就被赶出，喊叫自己大受折磨，求从那里得释放。凡图谋把对信仰的权柄据为己有的——尤其这种企图不只出于单纯时——所要受的就是这样。1747年11月20日（旧历）。

261 论被囚在坑中者的释放；又，临产之痛指什么

被囚在坑中的，有些不到极度绝望——也就是未还清最后的债（参太5:26）——就不会得释放。这也称为临产之痛，以及胎儿来到子宫口（见第244节）。

262 第三层天堂里有平静的气场，当称为无知的气场

今早我被引到第三层（按下降次序）天堂的若干所谓气场，并且到它的至内区域（因为每一层天堂都有至内、更内与内层部分），据说新近从坑中得释放的灵寄居在那里。那里平静，觉察不到忧伤；所以这里的平静，在内层层级上对应至内区域中的平安。此后，我被仿佛一根柱子环绕，引到内层天堂的其它所谓气场，实在是到无知的天堂（每一层天堂又可分成它的诸天），那里听不见声音，却是平静。这些就是神弥赛亚所说的住处或居所（约14:2），这里称为气场。最后又到另一个无知的天堂，由那些对异端漠不关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人人各持己见的人组成；那里却不那么平静。

263 论灵的可教性，并论魔术

除长久以来接连不断的许多经历外，今天也借某些独特经历得知：灵是可教的，并且热切抓住超乎想象的事物；埃及人在自然层面的魔术也由此而来。因为有许多灵试图说出这类事，但如此行是可憎亵渎的，他们的口立刻被封住，并从群体中被赶出。他们既是那里群体可憎的祸害，就被拘在无法再把魔术能力传给别人的地方。他们被准到我这里，只为试探的缘故。1747年11月23日（旧历）。

264 也有灵不断专注于与真与善相背的事，要如何歪曲它们，手段之微妙，叫人若听人讲述几乎不能相信。我有时惊奇，注意到真与善竟这样被灵拖向歪曲。但这些灵比别人更隐藏，也更不可见，以致我几乎以为找不到他们；可是仍被找到，其中有些受罚并被赶出，惩罚的方式对应他们罪恶的企图。1747年11月23日（旧历）。

265 灵被迁入更内的诸天，成为天使

今天蒙准观察到：灵成为天使，被迁入更内的诸天，因而在众灵看来仿佛消失。因为此后他们不再像先前那样说话，除非借着服事他们、受他们引导的灵；那些灵发觉后就恼怒。1747年11月23日（旧历）。

266 有一群灵，有的在人的头里，有的在外面，彼此对应

我曾多次观察：当某些灵在外面并与我说话，因而把我拘住使我不能离开他们时——这事发生过几次——同时他们在头里、或在脑内或脑外，也有辅助的灵或队伍。凭明显经历蒙准观察到这一点：当外面与我说话的那些被推下时，头里的就流出来，并且带着声音，像什么从耳朵被推出。显然人数很多，因为不时有十个、二十个，或多或少，仿佛被外面那些与他们如在群体中联结的灵这样抽出来。由此也可推知：人如何被一帮恶灵捆住，他们既在人里面也在人外面，从而封闭天使的运作。然而天使的运作仍以奇妙方式渗入，如同更内的活动进入一个行动之中。

267 被差到人那里的灵，自以为就是他们所到的那个人

今天有些灵升上来到我这里，说他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因而从一开始与我说话的就是他们。我恼怒斥责他们，因我不认识他们；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是才第一次来，但他们仿佛披上人的一切，以致自以为从起初就与他同在。奇妙的是：灵转眼之间就披上人的性状、知识、语言之类，仿佛从起初就拥有。关于此事我也曾不时与灵交谈。1747年11月24日（旧历）。

268 人的灵魂被迁入属天的喜乐，得见神弥赛亚的荣耀

今天向我显明：我在世所认识、并曾与之交谈的两个人——谈话转到属天的喜乐，以及死后与人交谈的愉悦比起诸天中的喜乐来算不得什么——被迁入更内天堂的某一居所。他们从那里与我说话，仿佛从更高处，其实只是从更内处。他们作证：那样的喜乐无法言说；相比之下，属地属世的逸乐算不得什么。1747年11月24日（旧历）。

269 论邪术、魔术、占卜及类似之事——它们的起源

一、经历向我显明：有些灵以为只要学会涉及神性事物的象征显现并付诸实行，就能在天上地下无所不能，以为会有与神性相同的功效。显现本身不必描述（见第233节）。起初因种种原因被许可，尤其因无知——单纯相信这类事有神奇能力的人学了它们。后来却被求利与求荣的欲望败坏；目的立刻消亡，它们就像落叶，或像没有核仁的空壳，自行脱落而灭亡。这一切曾按次序向我描绘，描述起来太长。1747年11月27日。

二、今日行这类事的已被降下，这类灵被拘在锁链中。几次稍稍松开时，他们想劝我也学类似的事，却无效。这类人经历可怕的变化，所受痛苦可比作火或腐烂。埃及术士就是这类，因为他们歪曲古代教会的象征描绘，从而行魔术，大概多到无数——但这一切都像没有核仁的空壳，或像汁液枯干后落下的叶子，尽管外表一时五色光亮。因此，那些使人仿佛发光的品质——如自以为的聪明之类，人以为借此掌管一切——就等于这类魔术；科学与哲学，人以为借此掌管属灵属天之事，也像占卜与邪术。所以今日当以邪术及类似之事、以埃及的智慧等来理解这些。1747年11月27日。

270 死后灵魂所在的气场对应人体的各部分与肢体

凭活生生、极其可感的经历，我得知：身体死后人类灵魂所居的所谓气场（见第262节），完全与人的肢体相对应；具体说，属天的领域对应人的头，较低的对应腰，最低的对应脚。因此，当我再次被放下到下方之地、周围没有天使的柱子时（见第228节），蒙准凭感官觉知：有灵魂在的那下方之地对应脚，因而最低之地必对应脚掌，或脚掌以下的区域——但我未能觉知，因为没有被放到那么深。又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蒙准感觉到灵魂正从下方之地出来，进入最低层天堂（在下方之地我与他们交谈，上升时也谈）；他们也表示因脱离锁链、脱离坑而欢喜。1747年11月28日。

271 下方定罪之地极其寒冷，那时他们的生活曾是悲惨的

曾在某一下方之地的人很多；那里冷到他们自以为必须靠劳动、靠砍柴来取暖——因为这类幻想留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以为这样工作不但能使他们暖和，还能使他们配得拯救。那寒冷可比作牙齿里的冷。这些人就是“劈柴的”所代表的（参申29:11；书9:23–27）。谁被拘在这样极冷的监牢里，可从他们在身体生命中的爱来断定：那时他们是冷的，幼年未受教于任何真正的爱，只被与真爱相背的肉体逸乐所引诱。或许可以推想他们多从外邦人群而来，但我对此所知不深。这些人进入白昼、得见光时极其欢喜，这也表明他们曾在黑暗中。这些群众何等悲惨，无人能描述。1747年11月28日。

272 论某个被放入下方之地、终于被提起的人

有一个人被放入下方之地，终于被提起，但途中极其辛苦，用最大的努力与劳苦挣扎上升，长久却是徒然。由此可以推知：上升与被提是借着神弥赛亚——唯有他释放坑中的不幸者，把他们抬举到诸天。这人劳苦时我与他交谈，他被准从下方之地出来之后也谈；所以此事的真实性已由实际经历证实。1747年11月27日或28日。

273 续论从寒冷之地砍柴者中被提起的人

后来我与从寒冷之地被提起的人交谈。此后又有许多人被提起，据他们说是进入光中。其实他们是那些以善行为义、并把拯救的能力归于善行的人。至于神弥赛亚的义或功德，他们只看作一种当效法的榜样，却不晓得唯有他为万人成了义。被提起后，他们来到较高的居所，在那里受教：为何被留在那寒冷之地并持续劳动；在那里他们自以为穿上洁白发光的衣服——在他们看来如此，因为生活的表象随着已养成的品格而来。他们也受教其它事，热切领受，尽管起初仍残留先前幻想的一点，他们说自己极愿摆脱。这些话是当着他们写的。1747年11月29日。

274 论那些虔诚生活、只承认独一神、却不知神弥赛亚是宇宙之上的神的人的居所

今早完全清醒时，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被引过许多居所，也被带到那些不知道神弥赛亚是宇宙之神、却仍过虔诚生活的人中间。在他们那里实在平静；其余的我不蒙准记得。但这些人也被提到较高的居所，在那里受教，因而得以感受内在的喜乐，尽管他们仍存着一种观念：自己进了一座美丽的城，进了美丽的住处，还有其它地方。1747年11月29日。

275 内层天堂里也有居所，给那些自以为活在地上乐园一类地方的人

我也被引到一处甚至在内层天堂中的居所，可称为蒙福者的居所；因为他们有那样蒙福愉悦的表象生活，自以为在乐园里，享受类似地上乐园的逸乐，并有种种欢喜。蒙准从不太近处瞥见他们的园子。1747年11月29日。

276 一种居所：他们以被不断带着绕圈为乐

也显明了一些人的住处：仿佛有一个轮子从高处降下，带着他们绕圈而行；据说固守这种幻想的，是那些只关心新奇事物、到处奔走寻求、并以此为唯一娱乐的人。1747年11月29日。

277 看见翻腾的海，波浪很大

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被引过内层天堂若干居所时，也蒙准从不近处看见一片大海，巨浪翻涌，撞击着看不见的岸。据说：这是那些想在世上为大、革新一切、借此为自己得荣耀的人的幻想。因此是他们心智的膨胀产生了这类幻想。1747年11月29日。（参第243节）

278 居所的排列

也蒙准思想内层天堂诸居所的排列或位置；觉得有精密的秩序，形成一个图形，使一个居所面向并围住另一个，但我无法领会。因为从上面我也听见灵说话，我以为他们是在较低处的。所以他们的位置不只由高度决定，也由某种不可理解的排列决定。脑中腺体的排列，若加以探究，似乎能对此稍有启发；因为在个别的人里面，有些事物无论在位置还是排列上，都与大人（宇宙之人）里面的相对应。1747年11月29日。

279 为何属天的气场、漩涡或居所对应人的各部分

人的各部分为何对应诸天及其居所，较低的事物又为何在脚下被感觉到——而且按先前的经历（见第271节）像寒冷——原因是：神弥赛亚作为人充满宇宙，因此宇宙中的事物与他相对应。所以天堂就是神弥赛亚自己，因为他是一切中的一切；因而属天的气场、漩涡与居所对应他和他的各部分。1747年11月29日。否则天堂与宇宙就不能存续。

280 许多人的居所：自以为在建造城池并免费赠送

清早我被引入内层天堂的一处居所，那里流行种种表象；实在是到先前说过的那些被提到较高居所的人那里（见第274节）。如今他们自以为在建造城池，送给别人，甚至在城里藏着什么秘密，不愿被人发现，怕遭破坏。他们有一种纯真，因此也受幼儿护卫。我与他们同在很久，不能不喜爱他们那类似甘甜睡眠的生活。1747年11月30日。他们都像孩子，不知道任何恶，也处于无知的状态。

281 论我与亚伯拉罕、雅各、使徒及许多古人的交谈

有好几周我与使徒们、与亚伯拉罕、与雅各、摩西、亚伦、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利亚、拉结交谈。当时我不能不相信是在与他们本人说话；后来凭经历受教，才能推知：他们是在内层天堂中装成那些人的灵，甚至自以为就是那些人。因为更内天堂的天使能借着内层天堂的灵与地上的人说话——因而是间接的——但这些灵装成他们，并能借此显出那些人在身体死后最初时期是怎样的。他们若在更内天堂向人显现，情形就不同——那是借崇高的描绘直接显明。1747年12月1日。今天这些事进入我的思想，但事情是否真是这样，我尚不能十分确定。

282 魔鬼那一帮中最恶的，对信靠神弥赛亚的人连最小的权柄也不能有

有一个从最低地狱被放出的（见后文第284–287节），仗赖自己和他的能力，以为无所不能败坏，甚至自以为能把磐石挪离本位。于是准他用尽一切力量与权能来对付我；可是他先前带来的恶，连丝毫也不能加在我身上——连思想也不能，只是隐约有一点。他对此惊奇，后来就消散了。1747年12月1日。

283 我来到一处居所，热占据了脚与腰

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被引过内层天堂若干居所时，也经过一处居所，热立刻占据我的脚与腰；那时告诉我：这里是那些曾沉溺肉体逸乐、却仍渴望儿女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在我看来仿佛怀孕。因此这居所与那些毫不渴望儿女、我在那里感觉不到热的女人所在之处大不相同。由此推出：这些女人虽曾沉溺逸乐，却尚未熄灭爱的自然欲望，就是生育后裔。

284 论地狱与地狱的暴徒

午夜后我两次醒来，有活生生的异象，看见灵性气场中环绕我的事：有一个从最低地狱被放出的，带着一帮同样属地狱的暴徒，仿佛在脚下某种圆圈里被带着走，他们绕圈游行寻找。他们所寻的是纯真者，用尽一切诡诈与热切。终于那一帮自以为走完一圈、徒然寻找之后，以为找到了一个纯真者，便在幻想中以可怕的方式对待他，不停地击打撕裂。最后他们也来到我这里，想如其中一人所说把我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再用诡诈败坏我；但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得了保全。我仍觉知他们能何等微妙地歪曲我的思想：借着极奇特的流入，把凡是善的都拐向别处，换上仿佛毒药的东西。因为地狱里那些人的恶性是这样：他们虽然不知道善是什么，却借着对立的品格感觉到善的临在，并转眼败坏它。

285 还有一点值得记：幻想如何欺骗他们。被放出时，他们以为自己绕着某个圆圈行走，把宇宙践踏在脚下，自以为是最大的神。此外，地狱之地向他们显现为一个有盖的大桶，旁边小丘状底座上有一个小球，他们以为宇宙就安在那上面，他们看着它、掌管它。凭他们的幻想，我仿佛被放进那样的大桶，那里的状态永远无法描述；因为地狱严酷到不容描述。但出于怜悯，神弥赛亚不愿我被放下去，因那里有可怕邪恶的事。

286 此外，后来从天堂告诉我：那里有些人残留如此之少，以致要在那里停留许多世纪；也有些人已经在那里二十个世纪了；又说，洪水时灭亡的人今日没有一个还在那里，他们已从那可怕的地狱大桶得了释放；并且是被重新创造的。

后来我起床时，那魔鬼惊奇我还活在地上。这些事是我在完全清醒中看见的，伴随着活泼的思想与说话；所以这是纯粹的真理。1747年12月1日。

287 因此最低的地狱暴徒，由那些极其诡诈行事的人组成；他们几乎不可觉察地作用于人的心智，以致无非诡诈与毒液，并且与怜悯、与纯真截然相反。

288 论天堂的喜乐

今天环绕我、与我说话的一些人——相识的与不相识的——被提到更内天堂；他们借使者告诉我：那幸福是口永远说不出、心（在下面的）永远觉知不到的。那时也蒙准在我写这些时引导我的手，仿佛是他们在讲述并书写。但在他们被提到更内天堂之前，有一个身体生命结束不久的人，在我看来必须脱去最外层，或说仍粘附着的属世成分。这成分永不许进入更内天堂；但裹着属世成分的人，靠神弥赛亚的怜悯，仍能活在最低层天堂，也在蒙福者之中。关于他们的状态，见上文各处（参第220、262节）。

幸福并不在于内层天堂里眼睛所见的那类象征显现，而在于舌头永远说不出、身体里的心智永远思想不到的那一类。因此保罗被提到至内或第三层天堂时（林后12:2–4），必是暂时脱去了身体与属世心智——这是借神弥赛亚的全能成就的。

另有些人自以为也被提到那天堂，但因尚未脱去肉体与属世成分，只被提到更内天堂的外院；他们也宣扬自己所感的福乐。与此同时，我与几个人谈到那些被提到更内天堂者的状态，说：他们回到属世心智时将无法表达那幸福，因为心智的属世成分仿佛把它从眼前遮蔽——这些成分在最低层天堂的灵里面占优势，正如身体与感官在肉体生命中占优势一样。也有些不肯相信这些事的灵，那时也被提到更内天堂的外院，大声喊说：他们从未见过、也永不能想象有什么更美、更愉悦的。1747年12月2日。

289 论天使的和谐，也论许多人同时说话

今早靠神弥赛亚的怜悯，凭长久经历向我显明：天堂里惯常有许多人同时说话、思想、理解。也显明：若他们中间有人独自思想，或因某种爱、或因由某爱养成的习惯而想多说一点；或把不相类的人带进他们的伙伴——尤其尚未经过洁净、尚未被引入的——那时许多人中的不协调立刻被清楚感觉到，绝不会找不出是哪个灵不一致。于是那灵就按他异议的性质以某种方式被分开，直到他预备好，习惯于加入，并自己积极参与造成天堂的和谐。因此，出于对社会的爱、而这爱又出于对神弥赛亚的爱而来的一心，才造成属天的事物。1747年12月3日。

290 死后灵魂看见自己的父母、儿女、朋友，并由此享有至内的欢喜

死后灵魂彼此相见、交谈，起初——即尚未好好被引入属灵事物之前——甚至以为就像同在地上一样：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又可以作证：只要身体生命中彼此有相爱，他们就享有至内的欢喜。1747年12月3日。

291 魔鬼的权能只是幻想，因而是夸口；一个纯真者就能把他赶出，然后他从自己受苦

有一个地狱暴徒偷偷到我这里，诡诈行事。为要揭穿，就去寻找并找到了他；于是他大大夸口自己的权能；他甚至曾是不可见的。我与他略谈，说他除了被许可的以外毫无权能；于是准他施展力量，他徒然尝试之后，承认在这里丝毫不能成就什么。又告诉他：单单一个小孩子就能把他推倒；于是较小的纯真者中的一个被差到他那里，只是走近他，并且在我看来绕着他转；他因此被极大的苦恼所压，以致喊叫祈求那纯真者离开他，因为他被压迫、窘迫到无法描述。1747年12月3日。

292 有魔鬼的一帮夸口自己是弥赛亚，并行神迹

那人和他的一帮被准进入我，好更有效地施展技艺；当着环绕我、在来生中的人——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死去不久的，还有别人——面前，也试图行神迹，并自以为真在行，其实只是幻想。因为他们自以为被放到地的深处，却仍能从那里与我说话，仿佛隐藏或不在场，这看起来像神迹，又仿佛能颠倒翻转宇宙，正如这类术士所自以为的。这事持续相当长久；我询问他是怎样的人时，他回答说自己是弥赛亚，也自以为是，很想坚决肯定，但我不愿听。于是神弥赛亚的话应验了：将有人自称是弥赛亚，并且行神迹（太24:24）。1747年12月3日。

293 天使从内层天堂被迁到更内天堂，那里有口无法说出的平安与喜乐

今天从早到午，我与那些原在内层天堂、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被迁入更内天堂的人同在并交谈。与他们的交谈能够进行，却是借着一位作中介的天使；他告诉我：他那时成了仿佛中间的媒介，好叫我的话能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说：那里有喜乐与平安，是人在必死的生命中连丝毫也不能感受的，并且有永远的变化。为叫我多少感受这幸福，一位天使来到我这里；其它蒙福者环绕那天使，向我走近；只因临近，喜乐与幸福就穿透我的至内，如人所说穿透最深的骨髓，若不几乎从至内的喜乐中融化，我就无法承受。1747年12月4日。

294 来生中夫妻虽能交谈，却不能同住；兄弟、姊妹、朋友也是如此

先前说过（见第290节）：来生中父母、兄弟、朋友能交谈，却仍自愿分开，因为属地的联结拦阻他们趋向属天的事物。此外，那时他们曾思想的事也被带出来显明，不能不把他们向下拉向世俗，并以种种方式造成烦恼。1747年12月4日。

295 死后灵魂在记忆方面的状态

灵与身体死后的灵魂，都以为自己享用着身体生命中那样的全部记忆。但今天凭启示性的经历，如同先前一些经历，我得知——并与灵魂和灵谈过同一事，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关于个人私事的记忆，却有属于品格的更内记忆，上面铭刻着他们在身体生命中曾思想、曾做过的一切最细微的事。可以说：知识多少占据表面，一切关乎情感的构成内核。

一、对那些能从自己品格出发、利用我里面的知识来说话的灵魂与灵，绝不能显得他们没有保留身体生命的全部记忆。他们披上那知识，仿佛是自己的，以致不能不以为我的记忆就是他们的。对我在世相识的是一种情形，对不相识的又是一种。单这一点就可证明——我为此作证：凡来到我这里的灵，不论生于何处，都能用我的本地话说话，并以为那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生来如此；对自己原有的语言，他们却一无所知。

二、他们的品格代替记忆，以致他们厌恶或喜爱真理或良善，仿佛凭某种敏锐的嗅觉。因为一有不合他们品格的事物临到，他们就把它拐向抚慰品格的事物；做得那样巧妙奇妙，以致他们自以为是凭记忆行事。他们甚至能凭所在之人里面的事物彼此谈论种种题目——这也奇妙，虽我未听见——那时同样自以为是凭从前自己的记忆说话。某些相识者对此惊奇，却仍不能不承认这是真的。但须知道：一切最细微的事都受神弥赛亚如此引导，使他们不能从任何人的记忆取出什么，除非能服务于功用。因此一切与每一个细节受引导的方式是奇妙的。

三、也不必怀疑：身体生命中铭刻的每一细节也能被带出并显给他们看，我自己曾极其清楚地经历过。最微小的细节被带出，甚至带出它们所属的时点，我丝毫不能拦阻。详述各次经历会不必要地冗长。1747年12月4日。

296 灵自以为是有身体的人

从极多经历我得知：灵以及死后新来的灵魂，都以为、甚至相信自己仍在身体的生命中，确信到若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极其惊奇；他们也能从自己能被迁移、以及其它试验——表明他们是没有骨肉的灵——知道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在身体生命上已经死了。1747年12月4日。

297 那些被神弥赛亚从下方之地或坑中提到内层天堂、也提到更内天堂的人，极其精确地得到自己的位置与居所

我惊奇：成千、也许上万的人如何被神弥赛亚从坑中或下方之地提起，尤其是他们如何都能在诸天中得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终于得知：他们大多数自以为乘着马车或座车被运送，被带着到各处，试验某处是否合适，也就是那人是否与那里的灵魂和谐。若不合——多数情形如此——就继续被带着走，直到找到契合，因而得到安息，也就是在与自己品格和谐的灵魂中间。神弥赛亚所提起的灵魂，没有一个找不到自己的安息，因而找不到与自己品格和谐的伙伴。有些人这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可能历时较久，却没有焦虑；因为其间他们也在被调整、被完善，好能活在天堂的群体中。

298 此外，任一居所中属天的女居民，能立刻感觉并看出某人是否与她们的品格相合，因而能否作为一部分贡献于她们的幸福——精确到再没有更精确的。她们甚至能看出：在居所的哪一处、或与哪些人可以相合——而这一切每一个细节，都是神弥赛亚安排的，并在他间接与直接的护佑之下；他是一切中的一切。

299 我也被提到更内天堂的一处居所；靠神弥赛亚的怜悯，并在他直接、奇妙的护佑下，我能稍作停留，同时与天使交谈；他们极其敏锐地感觉到有人在场。因为他们对新来者极其欢喜，极愿新来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凭那敏锐的觉知，他们立刻知道并感觉到：那人是否能活在他们中间。若不能，他们就忧伤，仍尽一切努力去引入那灵魂；但若不相合，他们就分开。于是那灵魂又被准乘马车到处运送——这些我不但听见，也看见；我曾与他们同在马车里，后来又与他们详谈。从内层与更内天堂的这些情形，可以看出身体生命刚结束后被复苏的人是怎样的，就是：“他们游行干地，寻找安歇之处”（太12:43；路11:24）。1747年12月5日。

300 凡人中没有一个能从坟墓上来，除非借着神弥赛亚

这是不可破坏的真理，并已由经历充分证实：人类中没有一个能从坟墓被唤醒，更不能从下方之地被提到诸天——即内层、更内与至内的天堂——除非借着神弥赛亚；这一点我也蒙准从明显的经历得知。为叫我知道，蒙准借某种上提或牵引来感觉它，我几乎无法描述。整个天堂都是如此；因为神弥赛亚——他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太28:18）——以极热极深的爱与怜悯燃烧着要拯救全人类；他的爱与怜悯有那样的力量，因为他是全能的。1747年12月5日。

第二册　§§301–600

301 更内天堂里有无法言说的喜乐与幸福

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被提到更内天堂，如前所述（见第299节），并与天使交谈。在那里，唯独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蒙准短时加入他们的群体，这本身就是奇迹——因天使环绕我的那种布置。由此我得教关于先前所述之事，虽极模糊，却能略感那是怎样的状态；也明白：若没有属天的和谐与品格的契合，又没有借洁净所得的状态，人绝不能与他们同在。那种喜乐也出于极精微、人几乎觉察不到的崇高想象，成了真正的属天乐园：绝对而无法表达的喜乐，又有无限的变化。因为那里的表象演出那样生动，远远超过地上人能想象、甚至能思想的一切，好比无数里格之远。那喜乐出于互相的爱，也出于众人同心：没有人愿属自己，每一个都从至内的情感热切愿属于众人。可是没有词语能表达这些。1747年12月5日。

302 论那些不断埋头学问、并自以为因此有智慧的人死后的生活

今天我被领到一处居所；先前我确曾到过，却不知是谁的居所。那里像一片宽阔场地，有许多马车和兵器库。有马车和马的地方，人就很多，他们自以为在行走，或乘车来来往往。我问他们是谁时，有一个走近来，反问我世上那些有学问的人里头，谁比别人更有名声；我便提了两三个相识的。可是同在的天使告诉我：在那里过日子的，是那些很用功于学问、却仍有健全理性、也不把心智的哲学硬套到属天事物上的人。1747年12月5日。

303 至内者仿佛是根基与多重中心，像天上的星，其余都趋向它们，如同趋向自己的中心

神弥赛亚的国是最完全的秩序，就是完全本身，因而也是形式本身——这人人都能明白。既是最完全的形式，就也当有属灵意义上的中心，或说根基。那些至内的、最在神弥赛亚怜悯中的，就是这样的中心，好比天上的星（但12:3）；神弥赛亚的国在他们里面有表象，正如在自然界一切大小事物中一样。可是他们之间怎样排列，我无法得知，更无法描述，因为这超出人的知性——人对属天的形式本来就几乎一无所知。1747年12月5日。

304 人的心智沉于世俗时，仿佛被放下，从诸天滑落

凭经历我也学到：当我清醒着被带着在诸天各处走动时，一旦思想滑到世俗的事上，我在属天居所中所觉知的立刻消失。所以，把思想沉到世界里的人，就从诸天滑落。1747年12月5日。

305 像天上众星那样的中心与根基，在每一层天堂里都有许多

每一层天堂里都有许多中心与根基；借着它们，诸天之间、以及与神弥赛亚之间有直接的交通。他们处于极平静的状态，最贴切的比喻莫过于人体中的神经节，以及脑中的结：无数纤维流入其中，又仿佛在那里重新成形，周围的事物便按着起始中的目的被安排。这一切都由独一的神弥赛亚安排在最完全的秩序与最完全的形式里。1747年12月5日。

306 人在身体死后不久就会复活

今天我与一位在身体生命中相识的人交谈；他从我想象中复活的活着的形像认出自己，也从一些他认得的表象认出——那时距他去世约有五个月。起初他知道、记得的不多，因为尚未有灵附着于他；灵一附着，他就仿佛回到充分的知性与回想。1747年12月5日。

307 论被提到更内天堂的人

今天又有两人被提到更内天堂的某前厅，从那里与我说话，高声说：眼睛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心智也无法领会！那幸福本身我也一时感受在自己里面；在更内天堂里，那被迁去的人还发出一种可感的甘甜喘息，喊着说：若不放他下去，他承受不住这喜乐；但有神弥赛亚的天使环绕，他就能停留。1747年12月5日。

其中一人被领进更内天堂的若干居所，喊着说：他不断感受到种种愉悦的变化，并有更内的喜乐觉知。还有一人作为天使同伴与他们同被提起，却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可见外在显出的高度毫无功效，唯有天堂的内层与更内层才有功效。不过那两人只在更内天堂的开端，因为去世不久，尚未预备好更深入内；他们又喊说：愉悦的变化多到无数，没有言语能述说；那奇妙无比的和谐他们也想描述，却办不到。他们自以为被提到第三层天堂，其实只是更内天堂的前厅——现在正这样告诉我。1747年12月5日。

308 被领往自己居所的人，自以为乘车被运送

今天第三次凭经历得知：他们被领往自己的居所时，如前所述（见第297–299节），自以为乘车而行，又仿佛走迷宫般的路被带着转；他们去了又回，为的是到达品格几乎相似的人的居所。他们在那里停留，直到神弥赛亚怜悯，乐意把他们从那里提走，迁到更好的住处。我与在车中的人谈过，他们说：除了觉得自己在被运送以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1747年12月5日。

309 论天使与来生中灵魂的觉知

在更内天堂的居所里，觉知或凭觉知而来的认识是这样的：若有另一属、另一种的灵魂或天使在场，他们就奇妙地或厌恶、或因契合而受感动。更内天堂里被带着四处走的人，便是这样被接纳的；他们经过多种状态的变迁时，借着奇妙的觉知就越来越清楚：是否有不合、怎样不合；于是或稍稍隔开，或接到不合不那么可感的地方。这样，那一种属中的那一种属天形式就被塑造出来，并不断被完善，直到再完善不过的地步。1747年12月6日。

310

如今所写的这些，是凭许多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的。我被领进更内天堂的居所，并进入其中一处；那时我也能觉知，而且不必等天使告诉我：一会儿是不合，一会儿又是契合——因为有状态的变迁，也有某些与我同在者的运作掺入，使觉知改变。

311

内层天堂里情形相似，但在觉知的分别上差别很大。那里事物之多，舌头永远说不尽，因为无一不是无法言说、无法表达的。

312

此外还有另一种觉知，可称为知性的，尽管也是不可感的。人在身体生命中多半靠这觉知被引导：从神弥赛亚的圣言所学的，使人仿佛出于良心觉察到抵触，因而住手，尽管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在劝他去做。

313 新近离开身体生命的人也能进入更内天堂的居所，却是另一种方式

有些人也被准入更内天堂；我与他们谈过，知道他们有的不过去世几个月，有的去世几年。他们也被准入更内天堂的某些居所，好看见、用感觉觉知并听见属天的荣耀。可是他们尚未处于能在那里久留的状态，因此被天使气场所环绕，把一切不合除去，叫那居所的天使不致因此受伤或受扰。1747年12月6日。

314 属天的幸福无法言说；人即使在属天喜乐中，其至内的幸福也赶不上天使最小的幸福

今天天堂里有些人渴望知道什么是属天的喜乐；靠神弥赛亚的怜悯，便准他们感受到属天喜乐，直到他们所能承受的至内程度，到再也承受不住为止。他们品格各异，以致一人的喜乐达到他的至内——他自己也承认——却仍不及另一些人的属天喜乐。由此蒙准知道：属天的幸福何等大、属天的喜乐是怎样的——因为他们的至内甚至还不及天使的最小。其中有些人至内的喜乐是怎样，靠神弥赛亚的怜悯也准我在自己里面感受，从而知道：那作为他们至内的，其实只属较小的喜乐。奇妙的是：有一人承认那是至高、最属天的，其实那时不过是寒冷——这也明明准我感觉到。好叫他们能承受那些他们以为属天的喜乐（因为是他们的至内），神弥赛亚便安排天使气场环绕他们，免得他们灭亡、消散。1747年12月7日。

315 人的思想与观念在诸天中显露得那样清楚，那里的人能那样明明看见它们流入人、引人说话，叫人无法想象还有更明显的

有一个灵魂，周围是恶灵；据我判断，他从不以为别的，只以为一切思想、一切行为都出于自己。为叫周围的灵魂与灵清楚看见这样的灵魂如何被引导，以及他所说所讲无一不是借着环绕他、他看不见的灵流入的，便只口授一个小词；那词像属灵天堂里惯常那样显现，又听见那降下的声音在众灵中间辗转，传到一切说话的人那里。居中的灵魂便以为自己在从自己说话——他现在也说，当时除此以外他一无所知。随后又准他照着自己的思想更快地同样说话，好显明这些在更内之处能怎样明明被觉知、被听见。说话很快，像人思想时那样，只稍慢一点；发生的方式相似，却能看出：那被环绕的灵魂除了以为思想、说话的就是他自己以外，什么也不知道。1747年12月8日。

316 恶灵也能进入天堂，因而参与属天之事

凭活生生的经历我得知：魔鬼一帮中的恶灵也能进入天堂，与那里的人同在，并自以为是靠他们想出的诡计——这些我也蒙准听见。他们以为我不懂他们的阴谋，其实准我听见并觉知。他们商议怎样的路可以安全进入：一条他们弃掉，另一条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并由此上升——这我也凭感觉觉知到。但如前所述（见第307、314节），那时他们被一种属灵气场环绕，以致他们除了以为自己因在天堂而处于属天喜乐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也是许可；那天堂的天使当时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灵在。若剥夺了那按一切状态——甚至每一刻都在变化——所配合的属灵气场，天使即使从极远处也不能忍受他们靠近，更不能忍受他们进入，因为寒冷之大，叫他们绝不能同在——那寒冷我也蒙准明明觉知并感觉。1747年12月8日。

317 论许可灵把恶加给人与灵魂

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我也蒙准多少觉知许可是怎样发生的：恶灵能把恶加给人与灵魂，甚至把教义上的假、生活上的恶加给他们，从而败坏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品格被引导——那品格是遗传的根本之恶，又被实际行为所增殖。人既被那品格带着走，若从别处硬扭转他，就会折断他，因而加给他属灵的伤害；于是就有品格与欲望相似、又切望如此行的灵出来行事——这叫做许可。可是这里汇聚的奥秘太多，几句话无法说尽。1747年12月8日。

318 魔鬼歪曲真与善的诡诈，无法充分表达

如今凭活生生的经历我也得知：地狱暴徒的诡诈之大，若可能，连属天者也能败坏。我被许多诡诈有害的魔鬼一帮环绕；他们与天堂里与他们相通的另一些人一起，把当时出于神弥赛亚圣言的思想——的确，把我心智所领会的真理——转瞬间从我心智取走，又那样巧妙地转为虚假，以致隔开一段距离的属天者开始受扰，到再也忍受不住，以为连他们也可能被败坏了——这我从他们的哀号与诉苦得以觉知。所以那被捆在地狱里的魔鬼，诡诈到自以为也能败坏属天者；属天者虽极安全，仍为自己害怕。我被这样的魔鬼一帮环绕，不但从属天者听见，也凭明明的感觉：他们聚集时有微凉的风，又一再有寒冷临到我；他们作工——即把真转为假——时还有模糊的感觉；又有大声的斥责，以及他们的答话；环绕我的人也说，其间他们曾在地狱，看见极可怕的事，到末了才认出自己靠近我。因为地狱不在一处，乃到处都是；天堂、诸天、神弥赛亚也是如此。1747年12月8日。

319 死人的灵魂绝不知道别的，只以为仍在身体生命中，只是在其中经历种种状态变迁

我与许多离开身体生命的人谈过，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有；这些话是凭相当多、从许多人收集的经历来说的：灵魂几乎从不以为别的，只以为自己仍在身体生命中，思想也一样；起初多半思想那些最近、最内在地打动他们、仿佛牵引他们去欲望与行动的事。今天以及先前，环绕我的许多人都承认这一点；如今觉知自己已在来生的，又为此惊奇。至于他们的状态：在他们至深的睡眠与至高的清醒之间，有许多状态及其变迁。他们承认——我也凭经历得知——他们有类似身体生命中的清醒状态，甚至远更完全，因为能领会并觉知言语与观念的更内含义。从这至高的清醒，他们也被带入睡眠状态，像人从清醒渐渐坠入睡眠，甚至坠入也会做梦的那种睡眠，就这样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也有仿佛清醒的睡眠状态——我自己也曾在其中，并由此凭经历学到这些——在那种状态里，他们自以为不是在睡，乃是在醒，因为与同伴、与多人、带着种种变化在那状态中并在梦中说话。人若蒙准凭经历从清醒落入多种极轻柔的睡眠，再落入与种种想象观念相连的昏睡，就能领会这一点。关于灵魂的这些事，我能如此确实地断言，叫人绝不能由此生出疑问。

320

他们的睡眠状态，是当他们进入或处于与在世生活时相同的情形，并且不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仍在活着；那时他们便把这状态当作清醒。真正的清醒状态，或开始成为清醒的，是当他们知道自己已在来生，而不在身体或世界的生命中。1747年12月9日。

321

他们从一种状态滑入另一种是那样容易，转瞬间就发生。但一切大小之事都出于神弥赛亚的怜悯与安排。

322 唯有神弥赛亚的爱，因而他的怜悯，成就人死后的复活，并把人带到属天的居所

靠神弥赛亚的神性怜悯，我也蒙准得知——今天还凭经历得知：神弥赛亚对人的爱，因而他的怜悯——他愿意拯救每一个人，把他们从地狱拉到天堂（因为爱本身含有不能不借牵引来表达的力量），又以无数方式把他们联于自己——乃是人复活的唯一原因。靠那同一怜悯，一切大小之事都保持在属天的秩序与形式中；按这秩序与形式，它们相继发出，并永远保持在一起。1747年12月9日。

323 灵能嗅到气味，那些气味对应（死者的）属灵生命

死后还有奇妙的事：在许可时，能清楚可感地嗅出死者是怎样的人；若他们过的是恶的生活，尸体就发出灵无法忍受靠近的恶臭。他们告诉我：那气味像极臭的尸体；这类气味或恶臭的分别，就像他们生命属灵品质的分别。这类恶臭多次在我近旁升起，尤其是腐鼠的气味，对应着贪欲及其无数变化。由此我断定：给该隐的记号所指的，就是这种强烈到他无处可去、不被赶开的气味（创4:14–

15）。来生中也有类似的事，许多活生生的经历已向我显明。可是当他们被带到自己的居所时，这种气味就被除去；若那时还在，他们就无处能被接纳、停留。所以他们被接入居所，是借另一种觉知方式，唯独出于神弥赛亚的安排。1747年12月9日。

324 人属灵生命的状态，在来生中也以冷与热来描绘

凭多次活生生的经历也向我显明：那些过着专属身体、或专属世界与自我之爱——及其种种状态、等级、变化——的人，是冷的；冷到多次使我身体各部位麻木，靠近时又有像风一样的冷气吹来，可感得像真有风；许可时他们也能装作热。这些状态同样有无数变化；但除了某些情形以外，这些也被除去——甚至直到他们被提到天堂，如前所述（见第297、309节）。1747年12月9日。

325 地狱暴徒不但毫无权能，甚至也能明白、承认并供认这是真的——仿佛并非违心

今天凭经历得知：即使那些在真正信仰的事上原本极愚钝的地狱暴徒，也被强迫承认：他们知道自己丝毫不能出于自己成就什么。他们充分承认，而且不只是口头，还有某种确信；事后却又羞愧。1747年12月9日。

326 人的灵魂、甚至天使，都能被迁入属世心智的状态，因而迁入他们的欲望，并由此被查验，显明他们被撇下时是怎样的人（见第372节）

今天以及先前，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人的知性仿佛能被夺去，只留下自然之光，并留下属于自然的、使人仍是人的那一点知性。又凭活生生的经历得知：死人的灵魂在那种状态里就是魔鬼，做出魔鬼般的恶行——这也由长久经历显明；甚至天使也能被降到同一状态，由此可查验人在意志上曾是怎样的——那时意志仿佛被放开，而在世上它本受欲望与民法的约束。但神弥赛亚仍不许圣洁者自由到能看见自己地狱的地步。1747年12月10日。

327 在神弥赛亚里面的人，没有什么能定他的罪、伤害他

凭明显的经历我得知：恶人与魔鬼的咒诅，连同他其余的伎俩，丝毫不能伤害或触及在神弥赛亚手中——也就是在神弥赛亚里面——的人。这向我显明的方式是：有人宣读咒诅，魔鬼把它转为表象，想转到某个虔诚人身上；却准我有能力叫那咒诅的表象转回向我。别人对此厌恶时，甚至准它进入我的口与脏腑——出于信心：凡属魔鬼咒诅的，丝毫不能伤害、更不能触及在神弥赛亚里面的人。今天也被魔鬼一帮纠缠，他徒然施展伎俩之后，终于从不断组合、直指我心的咒诅中被移开；那些咒诅连续对准达数小时，我却只能凭可感的心悸，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体内感受来感觉它们；它们还潜入思想，要我绝望于生命——仿佛他们能由此成就什么——却仍丝毫不能伤害，更不能触及。1747年12月11日。

328 爱本身就是叫死人复活的力量

先前已显明（见第300、322节）：神弥赛亚对全人类的爱，是灵从坟墓复活的唯一原因，因为那力量有一种牵引。这牵引是怎样的，我先前和今天都凭活生生的经历学到：感觉头部仿佛被提起；此外还有此处不宜细说的事。1747年12月10日。

329 凡眼所见、无论怎样多样的事物，神弥赛亚都能使之活起来，转为可爱的愉悦与一连串愉悦

我在街上行走时，眼睛看种种对象；因它们的多样，人绝想不到竟能被转化，因而活起来，成为连续的愉悦系列。那时听见天使说：这些事物传到他们那里，成了不间断的愉悦变化，而那些对象他们根本看不见。于是我能领会：因为世上没有什么不是神弥赛亚之国的表象。1747年12月10日。

330 来生中的伐木者得着安慰

来生中的伐木者先前说过（见第271节）：他们不断劳作。但我在那里时未曾看见的是：有时有羔羊带着小羔羊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再稍等片刻，神弥赛亚不久就要来。他们由此得安慰。1747年12月13日。

331 幼儿身上所觉知的嫉妒之始，乃是至甘甜的

今天凭经历得知：幼儿对其他幼儿那种看似的嫉妒——当他们争着要母亲时——其实出于至甘美的开端，出于爱，因而经过天堂。因为当我被保持在关于幼儿嫉妒的思想中时，天堂里有声音告诉我：他们感受到属天的甘甜，并且按对象而有变化。由此可断定：人里面的种种情感与欲望，无不出于属天的源头，出于爱本身，因而经过天堂；可是在天堂之外的途中，被灵转为对立；同样，在每一个人作为对象里面，也按他本质的形式，以及那形式的种种变化与状态变迁而弯曲。

332

这就像哲学真理——它们本身是真——在每一个接受者或人里面，借着应用，被弯向恶，或弯向与他们欲望相合；因为人惯于用这类真理为自己的欲望辩护，甚至到确信的地步。对圣言的真理也是如此。异端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态度也是如此，例如定一切不同意者为有罪。1747年12月11日。

333 死人的灵魂从世界带着身体的性情

死人的灵魂从身体带着它的一切性情——甚至以为自己仍有身体、穿着衣服等等——也带着欲望，如食欲等等，因此身体的事铭刻在灵魂上。他们从世界与身体带来的性情会保留，但随着时间仿佛被遗忘，以致他们以为已经完全脱去——多半是在成为天使之后——原因是他们蒙赐能接受神弥赛亚怜悯的能力；因接受了那能力，先前的性情仿佛被抹去，其实仍在。若神弥赛亚乐意收回他所赐的，把天使放回先前的生命，那灵魂就完全像离开身体时一样。因此对每一个灵魂都可以说：他毫无所失，也毫无被夺去；可是那时他们就变成野兽与魔鬼。1747年12月11日。

334 约瑟的故事同时描绘神弥赛亚的两次降临

今天有些死者聚在一起讨论，提到约瑟时，一位天使从天堂告诉他们：约瑟同时描绘神弥赛亚的两次降临。他们便宣称：所告诉他们的一切细节，他们都认作那样真实，再没有疑问。1747年12月13日。

335 诵读大卫诗篇时，在天堂有那样的力量，叫一些属天者大为惊奇

诵读了几篇大卫诗篇，并且靠神弥赛亚的怜悯，把内层与更内的意义传到某些属天者的觉知。他们惊奇到大声说：从不相信其中有这样的事；死后在来生中的人也是一样，因为圣言同样感动了他们。为叫人看出分别，又几乎按他们在世时听同样经文时的意义传给他们——那分别之大，叫他们几乎看不见其中有任何属天生命。由此可推知：神弥赛亚怜悯地使之活起来时，圣言有怎样的力量；字句仿佛死了、被死人诵读时，又是怎样。1747年12月13日。

336 属灵属天事物的光照知识——即纯粹的真理——若被人的心智以信仰与思想接纳，就能甘美地感动整个天使天堂

今天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蒙教：仅仅属天真理的思想就能以无法言说的方式感动天使，因而感动整个天堂。因为天使天堂在真理的路上；凡真理无不借信仰通向神弥赛亚，天使的愉悦与幸福也由此而来。天使就是那些一同喜悦众人的幸福、并渴望众人得救的人——这属乎怜悯、爱、愉悦与幸福，并使幸福遍及整个天堂。这些是一些曾感受那属天愉悦的人教我的：当我思想属天真理时，他们仿佛从安睡中醒来，感受到那甘美，便大声向我作证并证实。1747年12月14日。

337 天使以为一切大小之事都出于自己而行，内心却仍有觉知，因而知道无一属于自己

奇妙的是：有些人从不愿相信神弥赛亚掌管一切——连那些不那么恶的灵也是如此，一切恶灵更不必说。可是天使也无非以为：行动、说话、思想都出于自己。因为神弥赛亚这样安排一切大小之事：他不愿有什么属自己，乃愿一切都属天使。这对一切无经验的人可能显得奇妙，却是真理本身；天使天堂以可感的一致为此作证。1747年12月14日。

338 有些人的知性活动无非是种种绊脚石

圣言预言必有绊脚石来到（太18:7；路17:1），而且是关乎信仰或宗教真理的——这一切都指向神弥赛亚。他成为人、像人一样说话等等，属世心智绝不能相信；所以人即使口称相信，一咨询属世心智，就落入怀疑，再落入不出口的否认。信仰的细节上也是如此，结果人的心智生命无非是绊脚石。因此，那些从小被教导、完全否认甚至亵渎神弥赛亚的人，其生命是否比那些自以为精通信仰教义、口称信仰、心里却怀着这类绊脚石的人更坏——唯有神弥赛亚知道。1747年12月14日。

339 论穆罕默德与穆罕默德信徒

有些死者在天堂入口恼怒退去，去寻找他们以为的另一个天堂——那里掌权的不是神弥赛亚；后来自以为找到了穆罕默德掌权的另一个天堂（无疑他们曾与几年前去世的穆罕默德信徒谈过）。当他们想把那天堂指给要引诱的别人看时，我仿佛看见深处另有一个所谓天堂打开，从那里能听见他们说话。那时告诉我：那是穆罕默德信徒，自以为要去或已在自己的天堂。与他们略谈之后，神弥赛亚借一位天使在荣耀中向他们显现，他们便俯伏在地，虔诚敬拜。随后穆罕默德很快从那里被提起，到我这里与我谈了许多；我可以作证：他受教关于神弥赛亚之后，说话谦和，比许多基督徒更谦和——我能感觉他思想也一样——并教导深处的人：他丝毫不能出于自己，并觉知自己不是神，只是一个凡人，曾有某些灵偶然与他说话。他也愿受教真正信仰的教义。我还把阿姆斯特丹城和那里的市政厅从两面并内部指给他看，他惊奇大理石之多。他现在也在场，并承认同一事。1747年12月14日。

340

穆罕默德信徒也说：当他们听圣言更内的内容与属天真理时，曾滑入属天的幸福；如今我写这些时，他们正俯伏在地，敬拜宇宙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并说他们也以属天的方式领会这一点。别处还要谈到（见第342节）。1747年12月14日。

341 一旦察觉或自以为找到了原因或手段，信仰就消亡

多次观察到：他们一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原因，信仰就消逝。那些在到达某一原因时——例如借天使、借天堂——曾怀疑神弥赛亚权能的灵，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于是向他们显明：没有那些手段也会发生，因为神弥赛亚是一切中的一切，又是全能的。可是他们一旦一两回察觉了原因，心里就存着念头：还有另一个隐藏的中介原因；信仰也因此消亡。这也是为何他们一自以为发现某事的原因，就弃绝信仰。所以人的哲学也毁坏信仰，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与哲学去探究一切事物的原因。1747年12月14日。

342 死人的灵魂凭许多途径得以认识：神弥赛亚是宇宙的主

来到其余灵魂中间的死人灵魂，如穆罕默德信徒以及其他人——他们心里曾怀疑神弥赛亚，原因如前所述（见第338节）：属世心智充满种种绊脚石——被带到认识神弥赛亚是宇宙的主：既借适合各人领悟的活生生教导，也借把他们迁入他们所想象的属天幸福，叫他们看见极其多样的美丽乐园，愉悦到自以为已到属天乐园——因为这观念被灌入人心。后来却教导他们：那不是真正的属天幸福；于是也准他们认识自己至内的喜乐状态，直到他们承认这至内喜乐是不可感的，人的任何感官都够不着。随后又被带入平安的状态，直到他们的至内，他们也承认：没有什么能这样表达。最后被带入纯真的状态——那是至内的——直到他们至内的感觉，好叫他们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真正属灵属天的，也就是什么是神性的；因为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纯真，完全是神性的。他们随后进入这些状态，并按各人的生命而有变化；因为按各人的品格，他们越来越被导向属天。1747年12月14日。

343 试探与洁净的状态：神弥赛亚不试探任何人

也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试探如何借内在的焦虑痛苦与内层忧伤发生；同样，人在那种状态中如何想知道当信什么，又如何总有出于自我的念头出现——就是想借试探立些功劳，从而进入天堂——以及其他我未能观察的。又显明他们那时思想怎样：凡所听所觉的，都算不得什么，空虚，几乎不真，并带某种良心上的附和。这样得以观察他们如何从中出来；总之，他们不能不以为神弥赛亚许可试探——这话却仍含着他在试探的意思。1747年12月15日。

344 论穆罕默德

显出一个仿佛分开的天堂，穆罕默德的敬拜者在那里，却只有灵，没有天使。那些灵听见这边天堂所说的，便请求也能上来说话。他们来时，说得那样明智审慎，又带着那样令人喜悦的机敏，叫基督徒天堂的灵自觉羞愧。随后交通也打开，使他们能彼此交谈；问到穆罕默德时，他们回答：他们承认穆罕默德，因为不知道别的，却只愿敬拜创造天地的独一上帝。那时穆罕默德带着那天堂波浪般的姿态——因为他们人多——回答他们说：他丝毫不能出于自己，甚至不能说话，乃觉知自己毫无出于自己的权能，并且只有独一的（上帝）。他当着众灵为此作证，于是从那里被提起，敬拜至高上帝——无非是神弥赛亚。1747年12月14日。

345

穆罕默德叙述：在他那层天堂的灵处处减少，他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却被告知：他们被提到天使天堂，并在那里受教信仰的教义；此外，他们所有的幼儿都在诸天中。

346

穆罕默德也说：他不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仍活在地上。来生中所有人的状态都是这样：即使被告知具体事实——例如他们不在身体里活着——随后立刻就忘记；因为出于必然的原因，他们不蒙赐这类事物的记忆。环绕他的灵也说，他们相信自己活在地上。

347 穆罕默德信徒的幼儿立刻进入天堂，少男少女却不然

心里想到穆罕默德信徒的幼儿，他们几岁的少男少女是否也要被提到神弥赛亚的天堂时，告诉我：他们的幼儿被提起；至于十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按教育、能力、品格而定——却不立刻被提到天堂，乃先迁到他们的灵中间，再渐渐完善并被提起。我也听见他们说：许多先前相识的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明白原因：少男少女不能提得太快，免得牢牢灌进异教。1747年12月15日。

348 神弥赛亚的天堂在于一切的多样性

主体，也就是天使，必须有无数形式的多样性；这多样性按属与种安排，既借各个天使，也借各个居所，各层也都相似。唯有从多样性才有那种和谐：众人都以为自己仿佛是一。由此，或从和谐之美，生出幸福，有无数变化，直到永远。这些话是在无数灵魂、灵与天使的聚集中说的，我听见没有人反对。1747年12月15日。

349

他们也同样承认：普遍的存在若不出于最个别的，就绝不是普遍的；因此若没有最个别的，就绝不能有普遍的圣治。

350 一切大小之事都能在天堂里像在光中一样被证明

说属灵属天的许多事能像在正午、像在光中一样向环绕我的灵魂证明，也许显得奇妙；今天他们正说：他们看见人的品格之类，也看见人有多少善与恶、假与真，完全像在光中，在主体里面；也看见人曾是怎样、如今在种种状态中是怎样。因为这不能不叫人人惊奇，所以我愿记下。

351

同样，人的全部生命与思想都能向人显明，细到曾是怎样的人，并连同承认、忧伤、焦虑、良心等等，直到复苏。这些也告诉了我；其真实性无人当怀疑，因为能举出许多证实：若人曾被幻想与欲望弄瞎带走，也能像在光天化日下向他证明。1747年12月15日。

352 死后灵魂确信自己仍活在身体里

凭许多经历我得知：死人的灵魂把仍在身体与世界中当作确定的事，以致勉强才肯被说服自己已在来生。若问他们在哪里，是否站在地上或泥土上，是否像世上一样穿着衣服等等，他们立刻回答：除此以外想象不出别的。可是一反思，就知道自己已在来生；那时有人忧伤，有人不忧伤，按他们在身体中的生命与信仰而定。1747年12月15日。

353 人有双重记忆，以及双重记忆如何消逝

人实际称为记忆的，是属自然层面的记忆，因为属于属世心智，是个人私事或对应词语的物质观念的记忆。人一死，这记忆就消逝。他的灵魂凭某种属灵记忆——或所谓理性的、非物质观念的记忆——仍保留推理与理解的能力。正是这后一种记忆造成仍在身体生命中的错觉。可是这记忆既出于属世记忆而生，就充满错觉，并继续搅扰、遮蔽，若任其自流还会歪曲真理；因此这记忆也渐渐消失，到从它生出的推理能力消逝为止。然而这记忆仍被保留，人受教真理的更高知识，直到它能被抹去。最终留下的，是人作为人的那部分——即残留的连同后来获得的。这就是新的或属天的种子所撒入的土壤；从中生出新人，或说人里面的属天乐园，连同一切属天的幸福、平安与纯真。1747年12月15日。

354 灵魂与灵自以为从一处迁到另一处，有时快如闪电

观察到：灵魂与灵被上下迁移，也从一处居所迁到另一处，有时转瞬间或一眨眼。但这是感官的错觉，像高度与深度一样。原因似乎是：人的机体对应诸天，因此借着对应移动的某些变迁，这类事就因对应而显在诸天中。那里多半是错觉在掌权，多到无法计数，灵也为之惊奇。1747年12月15日。

355 论灵的形态

灵无不感觉自己有人的形状，因而有身体、皮肤、骨、血（尽管已向他们显明：无用的他们不能保留），有头发，有脚可站立，等等；由此也会推出他们有内脏，如胃、肠、膀胱等——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听了这些，他们也明白并不需要，却仍保留形状：若不是内在的，至少是外在的；并且他们从世界保留着对赤身的羞耻，以致以为自己穿着衣服，以裸露为耻。他们真正的形态虽不确知，却可从脑中最细微的器官——身体形态的起始所在——多少推出：灵的形态与那些器官并非不相似，但每当他们把心智的思想集中于此，仍能恢复为人那样的形状。1747年12月15日。

356 成千成万的人同心一口赞美神弥赛亚

夜里很久，有众多灵环绕我，随后又有众多天使，按人的知性无法描述的属天形式流动；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一口或同心同声说话，更无法描述。这在我里面那样可感，又那样长久不间断：他们说话时，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可证的——我看见那形式，感觉那流动，听见那同心的声音。每一个灵都是、也承认自己是那群体的一部分，因而全体与每一个，或说集合的与个别的。从他们的流动也能感觉：他们是否已入门到也能在属灵属天真理上达到同样同心；后来也许有上万天使环绕我，也很长久，其流动虽可感，我却只能以为他们在内层属天形式中流动，因为觉知不到更内形式中的流动。后来他们告诉我：整夜并几个清醒时段，他们所做的无非是赞美神弥赛亚，并且出于至内的心喜，不愿离开那状态。由此可知：同心出于和谐的配置；此外还可推出许多。1747年12月16日。

357 尚未入门的灵被某种河流之力催促加入，或仿佛被河冲走；故河象征属灵

我也观察到：尚属新手、尚未习惯的灵，也被冲进今天前页所说的属灵之河（见第356节）。我看见那些灵抗拒，却仍被迫加入，并渐渐被拉向内层；随后随习惯的养成而自愿；终于越来越入门之后，几乎能同样流动。至于他们能否一同说话赞美，我怀疑，因为他们仍在被迫的状态中；即使被迫说同样的话，也不能有那些人的那种愉悦——那些人丝毫不知道自己按那形式流动、说话并赞美，那赞美是自发的，毫不打断那按形式的流。1747年12月16日。

358 个别事物的记忆，连同因它而生的骄傲，在初入来生时是沉重的

人人都把身体生命中养成的性情带到来生；那些记忆很大、又夸耀并想炫耀的人也是如此。这膨起的记忆像粘在外面的硬茧，需要随时间软化；其间却造成头痛，仿佛有人要撕掉头皮。1747年12月16日。

359 在多人的和谐中，众人的愉悦与幸福与每一个分享

出于属天的形式：凡按那形式流动的，各人把自己的福分与众人分享，众人又与各人分享，因此每一个都像是众人的中心。所以，构成神弥赛亚之国的人越多，各群体中和谐的幸福就越增加，并按层级增加。由此可推知那幸福何等无法言说，又怎样增长！1747年12月16日。

360

但一切都必须是被动的力量，主动的力量则以反作用回应，借多人与各人的分享。这也使人数越多，和谐越完全；和谐本身也随之增长。

361 每日当祈求天国——因此，“日用的”是什么意思

主祷文中的“日用的”是指每一刻；这可由经历证实并领会。因为那些蒙示永远幸福的人，以为自己立刻被迁入天堂，因而出了试探就必是国度的永远后嗣——他们曾在葡萄园劳作，自以为有权得永远的救恩，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可是所显明的正相反：他们再度落入危机、试探、沉沦的危险等等。由此可断定：“日用的”是指相继的每一刻；但当这些按秩序一层套一层时，就转为对神弥赛亚不间断的荣耀，时刻相连，毫无间断。于是他们内在感受到幸福的状态，并不断从神弥赛亚领受这些，作为他们的分。1747年12月17日。

362 处于完全状态的人绝不能死

凭经历我得知：处于完全状态或属天状态的人绝不能死；但除了独一的神弥赛亚以外，没有人曾处于那状态，或曾是真正的人。1747年12月18日。

363 谁是挑水的（参申29:11；书9:21、23、27）

那些从圣言却没有真正信仰，以为自己因在葡萄园劳作——或宣讲、教导——就配得天堂，并因而以为自己配得救恩的人，在来生中借对应的幻想被洁净；尤其是：他们自以为从环绕他们的湖或海挑水，倒进槽里去饮羊群；槽满了就歇息，直到再汲，槽又满到溢出来。确曾看见仿佛有羊群来喝；至于那羊群是否也向他们显现，尚不能确定。1747年12月18日。

364 灵魂与灵中间，不但有感官的错觉，还有许多幻觉与想象掌权，因而有仿佛的实际

奇妙的是：灵魂与灵的感觉完全像在身体里——触觉像在身体里，例如摸到衣服；强烈的欲望与食欲、热、冷、甚至汗，也都像在身体里那样实际，其实只能称为幻觉。可是感觉既像身体里那样真实，就仿佛是真的。这类状态由一种心理投射造成——我能用极多事例证实。

365

由此极明显、绝无疑问地可断定：人并不活着，只是自以为活着；因此生命唯独属于神弥赛亚，尽管人显出是活的。这结论那样明显、有据，凡灵魂中还留有一点理性的，都不能否认。1747年12月18日。

366 谁构成神弥赛亚之国中的心与肺

先前说过（见第270、279节）：天国是一个人的形像，因为其中一切最细微的都对应独一的人——神弥赛亚。至于心，仿佛由那些拥有至内品质的人构成，或与他们对应；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流动（见第359节）相似，思想也相似。肺所显出的婚姻结合，整夜里并在清醒时段，天使都在我里面描绘：仿佛有什么在心里流动，形成心，后来清醒时又关于肺；始终观察到他们有自己的呼吸，我有自己的呼吸，两种呼吸借互相作用而结合。1747年12月19日。

367 谁构成肾

构成肾的灵，是那些喜欢从真理中驱散虚假、从而洁净属灵事物的——这以不可理解的方式发生。肾中的分离由此而来。1747年12月20日。

368 谁构成肝

构成肝的灵，是里面有一点纯真的；因此幼儿身上肝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幼儿靠它得滋养，它也履行多个内脏的功用。1747年12月20日。

369 诸天有持守一切的努力

凭临到我感觉的活生生的作用向我证实：有那样的形成（见第366–368节），因而有对身体内脏的持守，也就是整个天堂与每一个人的对应。这对应在于众人不可感的努力；从努力生出行动，从行动又生出努力。1747年12月20日。

370 何为身体的平安

身体的平安固然是身体及其各肢的健康；但除健康外，还有全身一种甘美可感的平安——这是灵按内脏的原始形成，对身体内脏活生生、可感的运作向我显明的。身体的平安由此而来。1747年12月20日。

371 在身体生命中因嫉妒的欲望想在天堂作最大、超乎众人之上的，就成为魔鬼

凭数日经历得知：那些在世上想死后高人一等、因而嫉妒比自己更好的人，就成为魔鬼，并有相似的阴谋——他们想学属灵事物，不为别的，只想靠这些用自己的力量压过别人，因为嫉妒他们；属天的情感却是渴望把别人提到天堂，即使自己作最小的。那些嫉妒别人、想在天堂超乎众人之上的，能作许多灵的主体——这也观察到了。1747年12月20日。

372 人的推理与理解能力能被削弱，甚至按神弥赛亚的美意从人或灵魂夺去（亦见第326节）

凭启示性的经历得知：灵魂的推理与理解能力几乎能完全或部分被夺去，也同样能再赐回；因为理解与推理能力唯独是神弥赛亚所赐。这些能力被夺去时，灵魂就是魔鬼，只按某种自然本能行动，仿佛在睡中。能力一赐回，他们不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曾在睡觉。这些事显明了许多日。理解被夺去时，他们在那状态中按根植的恶行事——各按自己根的性质——并且是违背秩序、违背天堂及其真理。总之，他们是种种品质的魔鬼。也明明显出能力从他们被夺去，随后他们的自然本能也被夺去。那些本能不像畜类的本能，乃出于魔鬼的冲动：不断敌对属灵属天事物，并以为自己有权能、一切都出于自己。1747年12月21日。

373

由此也可推断：那些把自然本能或出于遗传之根的性情带进属灵事物的人是怎样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切大小之事都出于自己，因而自己掌管一切。

374 论地狱，以及地狱暴徒的残忍

地狱暴徒的残忍怎样，永远无法描述。他们在幻想中对别人极怀敌意，所施的残忍若述说出来，人人都会战栗。若能像幻想中那样实行，他们的屠戮会比最凶猛的野兽还残忍。他们在幻想中仿佛抽出刽子手的斧头及其他致死的器具；若神弥赛亚不制住他们的凶残，他们想折磨的人就会实在感到极重的痛苦。因为灵魂中间幻想的力量，能造成类似身体的感觉，因而造成剧痛。这些感觉神弥赛亚抹去，也把致死的器具从他们夺去。总之，可怕之事比任何人能相信的还多。人类比最凶猛的野兽更坏，若不是神弥赛亚拯救、救赎他们，并不断把他们从地狱的痛苦中解救，就会行出那样的残忍。1747年12月21日。

375

在我脚下，他们野蛮猛烈骚动所引起的震动持续很久，叫我充分感觉到他们的凶猛。尤其当注意：灵的幻想是那样的——他们一对准某人，就实在造成感觉，完全像身体的感觉；但神弥赛亚把它们抹去。未经亲历的人绝不能相信。的确，若神弥赛亚不不断拦阻，灵能在人的身体上造成可怕的疼痛，以及类似难以置信的效果。

376 魔鬼般的灵借幻想，不但彼此、也向世人加极可感的痛苦与折磨

凭许多理由我能断言：灵魂与灵单凭幻想，不但能彼此加痛楚的折磨，也能加给世人。无人会相信，却实在如此真实，我能从经历充分作证——不但在我自己里面，经历相当多、相当频繁；也从灵魂与灵被折磨时，以及灵魂因这类幻想所受的强烈感觉——他们极力确认。因为灵魂被赋以像身体一

样的每一种感觉：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甚至欲望与食欲——强到几乎身体里也没有那样强——因此也包括痛感。若神弥赛亚不把灵魂从那样的地狱救出，魔鬼一帮就会加给他们极凶残的痛感。1747年12月21日。

377 种种幻想从身体生命跟着灵魂而来

身体生命中曾有的那种幻想，并不照原样跟着灵魂，乃转为他们所不识的别种；于是穿上与生命对应的某些幻想，如先前说过的伐木者与挑水者（见第151、271、273、330、363节）。在地上残暴、无论怎样不怜悯人的，转为难以置信的残忍：凡遇见的同伴，他们都想屠杀、用斧劈开、以种种方式折磨；他们从中得的快乐那样大，竟成了他们至高的逸乐。嗜血的——论到他们就说“血”——喜欢折磨人直到见血，一见血就极大快乐。这样，不怜悯的生命就转为灵魂自己也认不出的幻想。从贪欲则迸出可憎污秽的小动物的幻想，如睡鼠、老鼠，以及地上从未见过的无数种类，还有污秽的虱子；它们按贪欲的品质，并按使人贪婪的心思而成形。魔鬼一帮的幻想是想住在污水坑里；一看见污水坑，就以为那是他们的住所，极其喜欢，并以为那里是他们的天堂——许多经历使我知道这一点。1747年12月22日。

378 属世部分的幻想，在灵魂被重新创造之后，转为人形

因为一切恶都被神弥赛亚转为善，所以这类幻想——即污秽可憎的小动物，作为幻想的形状——最终也转为美丑各异的人形。因为人每一个最细微的观念或心像，都精确反映那人的肖像；或者说，人每一个观念里都有人的肖像。1747年12月22日。

379 外在的、仿佛属天的喜乐能临到人，其实却是污秽的，尽管灵魂以为那必是极属天的

今天初醒时，我被许多品格各异的灵环绕。其中有些想诡诈地把自己所谓属天的喜乐加给我——那是把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的自己的喜乐或愉悦挪到别人身上。这样，脚下的魔鬼一帮出于残忍的幻想，把那幻想吹入我——明明可感；于是我有某种占据全身甚至脏腑的愉悦，方式叫我以为自己在蒙福者中间处于属天喜乐，因为我完全融化在甘美的抚慰里，像温泉水那样。愉悦的原因在我里面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出于残忍，也感觉不到出于诡诈；那是感觉不到这类东西的愉悦，因为它们按对象与主体的状态而定：人在平安的状态中，看一切都带着平安，连不平安的也是；人在恼怒的状态中，一切都激起恼怒，连幼儿的游戏也愤恨，等等。

除了这些身体的、外在的愉悦，还有内层的被灌入，是另一些灵所为，他们因某种尊敬想给我愉悦。其余的灵我认不出，也无法探查愉悦从何而来的意图。我仍在汇聚而来的愉悦甘甜中躺了相当久，并谈到那甘甜，回答那些想引诱我、劝我那就是属天喜乐的人。回答我不记得了；但因未觉察任何诡诈，我以为这确是属天愉悦，却是外在的，因而出于外在原因，不能持久，并愿疏远它、弃绝

它，因为它不是从至内发出的。至内是这样的：这些被感觉的愉悦能给它们作身体之用——至内的愉悦一被感觉，那身体立刻被搁置、被轻看。可是我听见说：这愉悦的身体是污秽的——我自己却感觉不到。1747年12月22日。

现在告诉我：这类愉悦也曾赐给亚伯拉罕（见第381节），但持续下去就减弱了；他说，并怀疑：既知道还有更内的或属天的愉悦，这外在的还能再持久吗。

380 还有另一些折磨灵魂的状态

除了所说的（见第377节）那些状态以外，还有别的：例如自以为背着人，那些人不断盘问，直到得到正确的答案。背着这样的对他们是沉重的，不到释放的时候卸不下来。有些人不同：仰躺在向下的坡上，并想停留在那里；那里有人安慰他们，他们却安于自己的分——因为最外在的部分已被除去。也有人四处游荡，无论到哪里都问有没有要做的工；回答说没有，就再到别处，一直找，直到找到工。1747年12月23日。

381 信仰的仇敌中，有些仍享受一种他们称为属天的外在愉悦

如前所述（见第379节），有些真正信仰的仇敌不断敌对信仰，并煽动别人不信，甚至引诱人说自己列在蒙福者中。可是他们的愉悦只是外在的，像世上不信者的愉悦；即使更高尚些，既只是外在的，又敌对内在或真正的愉悦，就必终止，像世上不信者的愉悦那样，转为不快与忧伤。他们仍被容忍、保持在那外在的福分与表面的喜乐中，是有原因的。其间他们残留的真与善减少，终于所剩极少，若不趁还有时间悔改，就几乎不能得幸福。这话告诉了亚伯拉罕和他一帮——先前说过（见第379节）。那些仍在最低层天堂游荡的灵与怒魔也是如此（见第223、228–229节）。因此，想进入真正属天喜乐的，必须经过试探、惩罚、洁净；这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他们想停留在外在的（福分与表面喜乐）里，以致残留的（真与善）终于荒废。1747年12月23日。

382 神弥赛亚的话穿透到诸天，也穿透到灵与天使的内层、甚至至内

神弥赛亚的圣言被诵读时，按各人的状态进入人里面。对仍在身体中的人，几乎进不到比身体感官更深；对死人的灵魂、灵与天使，则穿透到各人的至内。从属天者告诉我的可以推断：单单世上人的诵读或复述，就能达到并作用于神弥赛亚在诸天中所愿意的任何人。这类作用与穿透确实存在；我从自己所说所读的——而且多次——确知：它们达到许多人，功效各异，并穿透到他们的至内。

383

由此极清楚可见：神弥赛亚所说的话充满了整个宇宙天堂，并且那样完全，叫人人被打动。这就是圣言的运作之力，也就是圣言的生命。1747年12月23日。

384 贪财者死后自以为被关在有老鼠的地下小室里

贪欲有等级，也有目的。那些只为钱财本身贪婪、甚至把钱埋在窖里的，自以为住在有财宝的小室里，并在那里被像山一样大的老鼠侵扰，好叫他们离开；他们却不离开，直到疲乏，终于从这些小室——他们的坟墓——里滚出来。1747年12月24日。

385 把藏书当作财富来爱、又埋头读书把自己灌满的人，也按那欲望的等级与目的住在小室里

那些只有读书、并把所读记在心里以求名声荣耀的欲望的人，自以为住在地下，那里有书，也有蜡烛，蜡烛不时熄灭；他们自以为在读。但为叫他们厌倦这些幻想，据说有时被老鼠之类侵扰，好把他们从那欲望拉开。1747年12月24日。

386 沉迷淫荡的人也自以为在地下

那些爱淫荡生活、暗中放纵的人，也同样自以为住在地下，像有蜡烛的小室，并与类似他们暗中淫荡对象的人在一起。因为离开生命时幻想掌权，并转为这类景象。他们也按淫荡的等级与目的被侵扰，像被睡鼠及这类污秽昆虫侵扰——那些昆虫就是他们淫荡内在目的曾是的样子。即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曾有那样的目的，那时仍借污秽昆虫之类显明出来，直到他们戒绝。因为灵魂先被幻想引导，再渐渐从中被转开。这样，他们所得的不是逸乐，乃是可怕的幻想，占住他们，直到他们厌恶那些逸乐到不再想要，终于转离、甚至憎恶。这一切都按目的，或说潜藏的爱。1747年12月24日。

387 有污秽可憎的小动物攻击并折磨他们

凡因身体或心智上被禁止的爱而起的幻想，都伴有可憎、污秽、可怖、恶臭等等的动物；灵沉湎于欲望与逸乐所激起的被禁止的幻想、并从中得极强烈快乐时，就面对这些。于是他们的快乐与这类令人恐惧的生物混杂。这类昆虫的种多到无数；我见过其中一些显现，却数不清。每一种都被塑造成某种幻想与爱或目的的混合物的形像——那些幻想必然跟着、伴随着生命颠倒的属世人。从他们的快乐生出极可怕的地狱：因为在这类快乐中的愉悦感有多大，当他们以为属天的属世与属身体的快乐转为地狱的时，痛苦与恐惧感就有多大。1747年12月24日。

388 只想独自占有世上财物、并拦阻别人得着的人，最终被赶出天堂

那些渴望占有地上世上的一切、仇恨别人过于自己、轻看别人如同街上泥土的人，有不好的命运等着他们。起初他们自以为住在天堂最高处，并像别人一样享受至高愉悦，因而俯视脚下一切如无物；可是等着他们的命运正是：被推下，成为最低的，被贬到他们曾以仇恨对待别人的那种地步。因为对众人的爱是属天的、神性的。1747年12月24日。

389 他们显出那样，不过是幻想；而且是灵魂在那状态中绝不能与真实分辨的幻想

关于这些，已说过，并在多处显明：掌权的只是幻想，它们披上那样仿佛的实际，叫人以为能用感觉触摸，像衣服之类，完全像在身体里。同样，他们自以为实在在地下墓穴里，或在高过别人的高天里，其实却分散在全世界。只要把幻想一弯一转，在最低处的也能自以为在最高处，其余类推。1747年12月24日。

390 （本节阙文）

391 论那些对别人使用暴力并以压迫人为乐者的痛苦；论被归于血、暴力、压迫的人（见第377节）

身体生命之后，对应的幻想仍存，其内在便显露出来；因此那些残暴并压迫邻舍的——不论出于何种欲望——在地狱中这样受折磨：他们以极大的欲望，把幻想中抓住的人撕碎、屠杀、用斧砍、用千百种方式折磨。嗜血的从血得极大快乐；折磨越大，逸乐越大——据说在他们中间那样大，连他们自己也说胜过一切逸乐。可是他们又被同伴加以同样的折磨，同伴同样以此为乐，直到前者受折磨到那样久、那样重，终于住手；又因报复的恐怖抓住他们，那逸乐终于消亡，他们终被洁净。1747年12月24日。

392 偶像崇拜者，如非洲人及类似的人，死后被奇妙的幻想掌管，并由此被洁净

凭异象向我显明：偶像崇拜者死后留下怎样的幻想，或怎样的生命跟着他们。他们自以为变成卑微的小动物，住在泥造的小屋里，从那里出去又回来，过着相当知足的生活——只要不被那些毁坏他们泥棚的所侵扰。那些他们称为魔鬼的，在我看来面貌固然像人，却凶猛、或如他们所说不可和解；他们毁坏小屋，撕裂他们，像猫一样追逐撕咬；他们极害怕这些人。于是他们离开，到别处再建小屋，却同样被侵扰，直到厌恶那最低下的生活。其间他们有对应其偶像崇拜的敬拜：有大理石底座，上面抬着仿佛活着的像，他们衷心崇拜。

393

他们对这反复撕裂与侵扰的生活厌恶之后，就被迁到更好的状态，并自以为进入人体，却有猴或猿的脸，能前后转动，好四面环顾，免得被所逃的仇敌伤害。那时他们住在美屋，像小宫殿；过了这种生活之后就消失——因为洁净已完成，他们完全忘记世上先前的生活，因而忘记偶像崇拜，并受教，于是被更新。

394

此外还有另一些人，围着一只大天鹅——或脖子伸得极高的天鹅——聚集跟随；这样的幻想掌权在那些在身体生命中自以为有学问的人中间。1747年12月25日。

395 愉悦能从一人传到许多人

来生中有这奇妙的事：不但一人的愉悦能借言语、姿态及由此而生的情感与许多人分享，愉悦本身也能实际挪到别人身上，被他们感受。这源于属天的婚姻；地上婚姻的愉悦，以及夫妻之间的分享，也由此而来。1747年12月25日。

396 把品格与树木果实相比较。世上没有什么不是属天的描绘，仿佛也是属灵的结果

植物界与动物界中的一切，都是属灵属天事物的描绘，仿佛也是其结果，并且变化无数。因为属地的事物若不属于属灵，就绝不能发出或持续——这能以无数方式证明。这里只说人成长中品格如何发展：这在树木及其果实——如苹果等——中有形像。表面或外皮是内里或果核中果实的母亲；借着表面及从中伸入的纤维，一切内里得以发展。滋味描绘（品格的）愉悦。内里从表面、借从四面伸入的纤维发展之后，坚硬的外壳——如杏仁——就分开，果仁留下。人的发展可比：从更高的知识开始，因而从知性的事开始，由此获得品格，就像那样形成的果仁。从果仁的滋味可见汁液——也就是人的生命——曾是怎样。这些是当着天使与灵写的。1747年12月25日。

因为许多人的品格或灵魂像未熟或腐烂的果子，有恶臭，所以只能比作必须在好土里重新生长的那些果子。

397 白日异象：论沉迷宴乐、因而放纵肉体的人

中午约用膳时，同在的天使与我说话，叫我不要在席上过度放纵肚腹。他在我旁边时，我清楚看见仿佛有水汽从身体毛孔涌出，极像水，极可见，向地面落下；地上有毯子，水汽聚在上面，变成种种小虫；小虫聚在桌下，一瞬间带着噼啪声燃烧尽了。我看见火光，听见声响，以为凡因过度食欲能从身体生出的小虫都这样被赶出并烧掉，我已从它们得洁净。由此可断定：奢华宴乐之类里面藏着什么。1745年4月。（见第93a节）

398 论许可

关于许可的教义是一整套教义。人不明白许可，却对许可下结论，就会落入对神弥赛亚掌管宇宙之权能的怀疑与否定。但须知道：没有（恶的）许可，无人能被改造。因为必须引入对立，真与善的形式才能存在——它们从对立取得自己的存在，因而取得觉知等等。于是有试探、洁净、惩罚、对信徒与信仰的逼迫，以及更多。总之，没有对恶的许可——须按正当意义理解——人就绝不能重生，也不能被带到有某种觉知、因而有某种幸福、能被神弥赛亚弯向善的能力。1747年12月25日。

399 恶灵在许可下几乎能诱导任何仿佛属天的感觉，其实却是虚假的、外在的

昨夜清醒时，极恶的灵——他们试图毁坏属天事物——给我诱导一种精致感觉，仿效属天愉悦的感觉，甚至婚姻愉悦的感觉，几乎分辨不出差别。可是受了提醒，我得知这一切都是虚构、虚假的；他们从毁坏属天事物的逸乐中按自己的方式取来，挪到我身上，如先前可见（见第379节）。因此人绝不能分辨什么是魔鬼的、什么是属天的，除非出于神弥赛亚，因而除非借着对神弥赛亚的信仰。1747年12月25日。

400 死人的灵魂在身体死后获得许多胜过在身体中生活时的能力

死人的灵魂，不论死后不久或过了很久，在尚未与灵结交以前，都相当迟钝，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一与许多人结交，就获得心智的力量：不但恢复身体中曾有的敏锐，而且以某种方式与同类结交、能作思想聚焦的主体时，无论怎样的心智都被磨利，比身体生命中锐利得多。再加上：那时他们不凭个别事物的记忆行动——那记忆在身体生命中叫他们分心——乃同时凭某种本能行动；于是仿佛更内在、更充分地领会话语的意义，因为心从身体及其对象抽离，身体中的觉知几乎达不到那样深。此外，他们能用人的本地话与人说话，不论人生于何处；也同样进入那人记忆中的一切，以致显得就是那人，因而也（拥有）他的理解能力——差别在于：灵保留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自己爱或欲望的生命，使他感觉不同；可是当人借他们被引导时，这些灵就被剥夺那种生命。他们也极容易披上种种状态，如无数清醒与睡眠的状态，以及其他许多。1747年12月25日。

401 再记：论许可——每一件个别的事都趋向宇宙或众人的益处

也有这样的许可：那些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成的灵，就僭称自己有能力，单单他们就能在人里面激起种种恶，以及许多不可、也不合法的事；他们还用许多手段，甚至用非法的手段——就是惯于行奇事、因而行邪术那一类。这些事神弥赛亚从不赐给他们；只说是“许可”他们做那在许多事里可以准做的——例如他们不断想搅扰。因此，凡许可他们的，只是有助于改正人、灵魂与灵的那些事；其余的都不许可。而这一切大小之事，神弥赛亚都如此掌管治理，以致他们仿佛凭许可所行的，没有一丝一毫不导向许多人的益处，因而导向宇宙、导向众人的益处。因为每一个人的益处都能与宇宙中众人相通，并且当神弥赛亚的国确立时，也必这样相通。1747年12月25日。

402 从远方外邦人中，有多种灵借着他们的偶像受教

灵魂从世界带着对他所拜偶像的崇拜；因此也被领到他们在身体生命中所尊崇的那些面前，好在那里受启蒙，并逐渐脱去偶像崇拜。有一族人聚集在他们的首领周围——告诉我他们来自印度——敬拜至大的上帝。他们的礼仪是：敬拜时以某种方式自高，随后立刻像小虫一样伏下，这是他们自带的观念。他们里头又仿佛被灌进一种景象：看见全人类在天上旋转，至大的上帝从上面跟着，观看他们做什么；于是他仿佛在场，覆临那旋转的气场。他的灵受教如何给自己的大人物带来一种呼吸的表象。他的灵也到我这里，同样施加在我身上，好叫我凭经历知道。他们谦和、顺从，以单纯行事；这类灵特有的涡旋流动很容易推进。后来又有另一些来，做得仿佛更纯净。1747年12月26日。

403 穆罕默德信徒的灵极其易教，顺从他们的穆罕默德，从心里尽各样服事；许多基督教世界的灵却不然

我又与穆罕默德谈过（见第339、344节）；随后另有受教不同的灵被派到我这里——他们受教以另一种新方式使穆罕默德得愉悦，或把喜乐加给他。他说本想把这喜乐传给我，却未被准许；却说他得以派灵过来，好显出他们的易教与顺从。那时他们受教：当单单敬拜神弥赛亚，不论大小都当如此；因为人人都蒙准敬拜掌管宇宙的神弥赛亚。受了这教导，他们就热起来，极谦卑地向神感恩，并应许要把这事放在心里。1747年12月26日。

他们受教从头到脚做出一种洗濯的表象，并带愉悦。

404 论那些在世只想为自己牟利、只顾自己的人的生活与惩罚

有些人在世只想为自己牟利，用的是勤快商人所惯用的手段：巴结能从中取利的人，觊觎他们的财物，借友谊的名义把心盯在那些财物上。他们四处游荡，到哪里就问能否与人同住，说自己贫穷；于是被接纳；可是因为觊觎人家的财物或资财，就被赶走。于是再游荡，再做同样的事，直到学会口说一件、心想另一件；而且做得那样巧妙，灵几乎看不出他们不是口里所说的那种人。

这样的一个灵也到我这里，问能否住下服事我；我答复：我什么也不是，凡人都由神弥赛亚接纳。可是因为他们曾是这样，又恐怕口是心非，就赐权叫他们以悲惨的方式惩罚其中一人。那时有好些彼此不合的灵，都想拿他作说话行事的媒介；因他们互相反对，那媒介就被悲惨地撕扯，或从两边被撕裂，连续约一个钟头。他们甚至借幻想给他一种身体的表象，再试图撕裂全身与各部分。

他因此感到多少痛苦，我无法知道；痛苦按装假的程度与性质而减轻或加重。与我说话的那一位说：极其残酷。越被灌进“有身体、并有身体般感觉”的幻想，又越生出厌腻与抗拒、想得释放脱离他们，痛苦就越加重——因为他不可能自己解脱。这是一种细碎的撕扯。撕扯的灵承认，他们从能这样折磨灵魂得到很大的快感；因此后来准同伴的灵按次序、按时间折磨他们，好叫他们学会克制，并终于厌恶这类快感。

此后他们被打发走，又改换说话方式去投靠别的灵，想混进去；却再次被赶出，因为那些灵认出他们，说他们混进来是要掠夺财物——因为灵也会造出“拥有资财”的幻想，叫这类人觊觎。他们说别处也曾受罚。凡在友谊的外衣下引诱人、只为赚取人家财富的——世上这样的人极多——结局就是这样：他们像在荒野游荡，一找到同伴并欺骗，就被惩罚赶出；其悲惨，人的耳朵几乎难以置信。后面这些话是从曾在强盗中间、又这样被撕扯的那一位口中写下的。1747年12月26日。

405 与我说话的灵与灵魂，是许多灵所汇聚其上的媒介

凭经历我终于得知：与我说话的灵，是许多灵的媒介，或说仿佛汇聚点；因为一切灵——包括恶灵——也都按属与种分开。1747年12月26日。

406 论属魔鬼一帮者之寒冷

每当准许魔鬼一帮或地狱里的人——不论较少或较多——靠近时，我就被不同程度的寒冷抓住，而且在身体不同部位：头周围、耳边、身体周围、脚上。凭寒冷我能知道他们来了，也凭通常带着凉意的一阵风；几乎每一次我也与他们谈过。

如前所述（见第372–373节），他们被一种恶的或败坏的本性掌管，仿佛出于本能，完全没有理性，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自以为比天堂里一切人更聪明、更有权。因此，他们的恶性既已植入、又不能领悟，我就出于怜悯不得不温和地与他们说话。这叫一些不久前才离开身体生命、还带着“不可与魔鬼说话、只该不断责罚他们”之观念的人惊奇。可是随后他们受教：当神弥赛亚护卫某人时，没有什么能伤害他；即使整个地狱从外从内一齐围上来，也不能伤害——这已有许多超自然的经历向我证实。1747年12月26日。

407 论穆罕默德信徒的灵

今天穆罕默德又派灵到我这里；他们受教用自己的方式，在涡旋流动中，从脚底向上描绘洗濯。他们在我身上演得那样真切，叫我毫不怀疑：那些以洗濯为乐的人会因此得愉悦。随后我也与穆罕默德略谈了一些时候。1747年12月27日。

408 论那些曾受教却不愿承认神弥赛亚的人：被推下、赶出天堂

一连几天，在灵的天堂里有些人搅扰别人，劝人说神弥赛亚不是中保，还有出于幻想的种种敌对话。他们迷惑了许多人，造成一种叛乱，有些人与他们联合。这事持续几天时，神弥赛亚——先前在我属灵视觉中曾在场——仿佛消失了；于是我就被撇在那些灵的幻想里：只认神弥赛亚的父耶和华，不要中保。这一切我蒙准凭属灵视觉看见，并惊奇结局会怎样。

不久我听见，并凭属灵视觉觉知：那些叛乱的灵被痛苦抓住，那一帮被赶出，正受悲惨的折磨——我现在正从他们听见这些。有许多哀号与哭泣。他们自称近乎数万，恳求再不要让人受迷惑，免得遭受无法言说的痛苦。神弥赛亚论到那混进筵席却没有穿礼服、因而被赶出的人（太22:11–14），所指的就是这一帮及类似的一帮。1747年12月28日。

他们被投入沼泽。

409 论潜入天堂、因蒙属天者接纳——属天者爱凡来的人，并信他们所显出的一切为真，直到被揭穿——而自以为已在天堂的灵，有多种多样的洁净方式

在不间断的属灵视觉中，我经历到，也时而听见口头教导：天堂用种种方式洁净那些潜入、披上仿佛礼服、装作天使的人。他们外表显为天使，内里却是狼，不断迷惑信徒。信徒之所以放他们进来，是因为从坑中得释放的群众里，有许多尚未洁净的；他们在善灵与天使中间游荡，以天使的模样混入，再凭诡诈的才干与仍带着的阴险品格，用种种天生的计谋把纯真者拉到自己一边。

尤其是那些沉在自我之爱与种种世俗之爱里的人。他们里面确实存着知识：有属天的婚姻——就是全世界都被请赴的那婚筵（太22:9）——他们便这样混进去，随后想毁坏它，好取得最高权柄，再出于仇恨反对天堂里一切人。

这些事怎样、他们如何被揭穿、又如何成群从那天堂被推下，说起来太长。可是，凡从那筵席被推下的，都受悲惨对待，被投入沼泽。何时再从那里得释放，无人能说；因为在沼泽中囚禁的期限与深度，按各人恶性而不同：若恶性只在表面，惩罚就比那些已把恶付诸实行、根扎得更深的人轻。

许多人惊奇：那样的一帮竟在那领域出现，因为那里显出的无非骚乱、混乱与定罪。因此，为要显出神弥赛亚的天堂是怎样、有多大，便用无数星辰奇妙的流动运动来描绘；又有实际的声音告诉他们：神弥赛亚的天堂就是这样、这样大。又加上说：那一帮只显得人多，其实这类洁净天天、时时都在发生——否则人类及其种种状态就永不能被洁净到能留在天堂里。1747年12月28日。

410 亚伯拉罕连同环绕他、自以为在至高天堂的那一帮，也被赶出，如今在较低之处

那一帮虽人数不多，却曾密谋反对神弥赛亚的天堂，也反对神弥赛亚。至于亚伯拉罕，须谨慎谈论；告诉我：如今他也在受罚。1747年12月28日。

411

告诉我：此后他们将徒然寻找亚伯拉罕，因为无处可寻，他在天堂的地位也不再有（参启12:8）。

412 言语的词语无法表达——更谈不上详尽表达——第三层（最低层）天堂里哪怕较少的事物；又，论带翼言语一般的功效

单从说话与吐词，就能听见并看见其中有什么。借着属灵的、别人所不知的方式，立刻显明：词语不够用；可是什么把词语限制得那样严、又把它们扭成另一种意思，尚未清楚。因为即便象征性的表达，也能被第三层天堂较低领域中灵的一般心智状态抽空意义。

又充分确实：人的言语远不够表达更内的属天事物；因此神弥赛亚给词语内容，叫它们能到灵与天使那里，并按各人的领悟与内视进入他们的思想，达到说话所要成就的功效。这样的言语可称为“带翼的”——却是比喻地说。1747年12月28日。

413 人与灵魂有三种一般的分别

人类，以及他们身体死后的灵魂，可分为三种。（一）第一种人数最多、最普遍，像林中野兽，就是违背秩序的。（二）第二种多少在秩序中，却不是出于真正的源头，乃出于较低的源头，仍像地上走兽那样向下看。他们能行类似真正仁义的善事，却只顾世俗的价值；所以不在信神弥赛亚的人中间。品格良善的外邦人可算在他们中间，比其余的人更容易重生。（三）第三种是属天的，因他们信神弥赛亚。他们的行为是真正的仁义行为，这些行为是信仰的果子。

这些话我并非听见，也未与人谈过，乃是在类似梦的异象中以思想的形像向我描绘的。不过由此也可推断：或许还有另一种，介乎第一与第二之间。1747年12月28日。

414 魔鬼一帮不愿住在别处，只愿住在污秽处及类似地方

人人都会惊奇：魔鬼一帮不愿住在别处，只愿住在厕所一类地方；他们多次承认，甚至向我描绘他们何等喜爱留在有人粪的茅厕里，也不愿另择别处，只把这里看得最高。另一些灵对此大为厌恶，尽管他们对同类也承认同样的事。1747年12月28日。

415 灵能转瞬间把自己的恶转移到别人身上，也能把善转为恶

奇妙的是：灵仿佛出于自然本能，能立刻把善转为恶，而且极其巧妙，像久经练习学会的一样。同样，他们也能把临到自己的某种惩罚转到别人身上——甚至转到无辜者身上——从而暂时逃脱。这已由许多经历向我显明，列举起来太长。

这种本性或本能，无非出于身体生命中说谎的习惯，从而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或叫嫌疑落在别人身上，好叫自己解脱；由此就形成这样扭曲的品格。1747年12月28日。

416

把善以种种方式转为恶，又把自己面临的损害转到别人身上，都是那样瞬间，几乎没有更快的；因此必出于练习所扎下的根，成了第二天性。由此推出：在恶灵里面掌权的，几乎无非遗传与练习所得的恶根。1747年12月28日。

417 论天堂中所发生的变化

有些人占据了天堂最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在地上就相信自己最高，除自己以外众人都算不得什么。那地位被某些人占据——我不蒙准提名，也不许说出原因。这类灵好比星星，因为他们自以为像太阳，从世界升上来的灵魂就敬拜他们；因为在世既已敬拜，就被领到他们面前，好随后得释放。

那些星中一颗大的，昨天——若我没记错——从那最高地位被推下；连同被他们当作偶像敬拜的，约有五六百人的一群，照我所闻。可是今天他们与首领仍像往常一样留在那领域，又开始更大的搅扰。因此他们的首领再受教、受警告之后，仍不愿离开那颠倒的信仰观念，就被弃绝，约一两分钟

遭受地狱般的折磨，叫他悲惨哀号。不久从折磨中得释放时，有声音从天上来到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开始多少思想并承认；可是因为只是折磨所迫，这承认尚未蒙悦纳，因尚未出于信仰。

418 许可如何在自然界中被表象出来

天堂中的许可，在自然界中借着三重或四重大气来表象：一层比一层更纯。后一层由前一层组成，并从内从外作用于下一层所组成的大气——以致在最后一层大气的每一个最细微部分里，先前各层都按次序在场。

当最后一层大气被恶劣天气搅扰时，紧邻的前一层却在最细微处从外从内相当平静地运作，因而在部分与整体中都如此。再前一层同样，却更平静；第一层则最平静或最平安，它是随后各层在部分与整体中的一切中的一切。这样，借着产生平静，前一层——尤其第一层——作用于随后各层，并借它们作用于最后一层，恢复平衡，无论最后一层被风或暴雨搅得多乱。

诸天中属天者与构成仿佛最后一层大气、其中有风暴的灵之间，也是如此。站在那里的人会以为整个天堂要因那些显现的风暴、倾盆大雨、乌云而崩塌；可是它们冲击之后，仍按神弥赛亚的点头与旨意，平安地恢复安息。这些是思想过的，却当着灵的面写下。1747年12月29日。

419 有些人——尤其拉普人及类似的人——被幻想掌管，以为自己抱着幼儿，并想指给天堂的主看

有些人进入来生时完全被想象掌管：怀里抱着幼儿，能抱多少、以种种姿势抱多少，只求人多；同时又有一队男孩女孩走在前面。他们这样来问：此地的主在哪里？想把婴儿与孩子指给他看。可是被问时，他们说是要养活孩子。

经查问，他们显得像长久住在拉普兰一带的人，衣着也差不多。但这如今才开始，因为他们如今已受教；先前他们不是这样来，乃是在两声闷号响起时带着丑陋的小动物进来。

那些人因爱幼儿，比许多人更蒙悦纳；因为诸天喜爱那种爱。1747年12月30日。

420 也有人敬拜婴孩基督，并抱着他

也有人出于纯真、也出于无害的单纯，把神弥赛亚当作婴孩来敬拜。因他们的单纯与纯真，也被放进来（尽管不长久停留），因为他们是纯真者与单纯者，有平安，平安中有纯真。那里属天的气氛不断在场，我能从传到他们的喜乐认出来。

我被禁止再写更多，原因是他们敬拜人，并在各圣堂、各房屋、大路与十字路口陈列人像——这是完全禁止的；可是对那些出于单纯、因而出于纯真如此行的人，这被宽容。1747年12月30日。

421 如今寻找彼得以求被引入天堂的人，比先前更多

彼得从天堂被推下，已明明向我显明（见第13a、67a节）。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再未听见关于彼得的事；今天却告诉我：如今来敬拜彼得、恳求他让他们进天堂的，比先前更多。原因或许是：对那些所谓耶稣会士，刚刚启示了彼得已从天堂被放下，他们再不能像先前从世界新来的灵魂那样就近他。是否另有原因，我尚未知道。

42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23 贵格会会友尤其在进入来生时，屈膝敬拜一朵云

有人隐约向我显现，像一朵云跪着，正在敬拜一朵云。我问这是什么时，告诉我：贵格会会友落在这样的幻想里，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幻想为自己造一个天堂，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属天的，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他们塑造所渴望的天堂，这就转为相应的幻想；也不能不如此，因为他们不愿受别人教导，也不愿受神弥赛亚圣言的教导，只抓住自己所认定的原则，以为被圣灵掌管，其实再没有比这更不真的了。

因为有些灵不知道什么是天堂、谁是天堂的主，却想被人当作圣灵来称呼。那一群因贵格会灵魂而增加；他们与别的灵的分别，是其中两人头上有一道白线环绕——他们通常成对显现。他们把那些只重复所采纳的原则与教训、从而激起狂热的单纯者，称为“狂热的灵”。这类狂热他们极其看重，好叫自己成为人物，并能把自己当作圣灵显出来。1747年12月30日。

424 向灵魂传福音，几乎完全像在地上一样

人人都会觉得奇妙——尽管再没有比这更真的了——向灵魂传福音，方式与地上一样，并且有同样一类的讲道、热心、言辞的口才。因为他们都相信自己仍在地上，如前多次所说。这件事尽管奇妙，我仍能断言：再没有比这更真的了。

可是福音只向那些要从坑中得释放的人传，也向另一些人传。我也从许多证据知道：另有不同的人与灵魂说话并讲道；但圣言没有任何功效，除非神弥赛亚所赐。

425 有些人不断建造房屋

我又看见并听见那些建造房屋与宫殿的灵说话并叙述——那些房屋被别人拆毁（见第392–393节），随后又再建。每当被拆毁，他们就忧伤：不能住在里面，因为被拆了。忙于这工作的，有先前见过的两面有脸的人，也有单面有脸的，原因与先前差不多（见第393节）。

426 死人的灵魂若不保留幻想、又不被幻想引导，就不能被领到内在的认识，因而不能为天堂预备

今日没有信仰，来生中几乎无人能预备进天堂，因为生活秩序颠倒——除非幻想，或说感官的幻觉，占了上风。这些住在今日之人主要生命所在的属世或较低心智里。

充满这么多幻想的灵魂不能一下子打碎——也就是幻想不能一下子驱散或熄灭，否则他们就被打碎，自己情感生活所剩无几，因为那生活是由纯粹的幻想构成的。

支持这一点的证据极多，绝无可疑。凡事上都有一种疯狂，掌管生命，也构成这类人的生命。刚才有一个人，与他一同运作的灵离开他，那时他就显得不像活着；被夺去幻想时，人以为他死了。可是连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什么，只证明：人不能这样进入来生。在那种状态里，他什么也学不到。1747年12月30日。

427 有些人因特别的怜悯，借深沉的睡眠，并在睡眠中借侵扰的梦来预备

也有一个人不断只说：“我沉默”，“我说话”，而且说得很频繁。问他这是什么，他不作别的答复。可是我从别人听见：他被放入睡眠；又蒙教：有些人被放入这类睡眠，借梦——或许也借短暂的醒——经历洁净，直到脱去他们自带的幻想。1747年12月30日。

428 属天的愉悦与喜乐有极多种类，幸福就在其中

那些传到灵魂感觉、仿佛他们仍活在身体里的愉悦，称为属天的愉悦。有些愉悦那样甘美地打动他们，几乎再承受不住。可是还有从更深处来的喜乐。在愉悦里有种种幸福，在喜乐里有种种属天婚姻的欢喜。总之，愉悦与喜乐无论种类还是强度，都有极多等级；这些愉悦可以分享，而不减少分享者里面的。真正的愉悦与真正的喜乐里面有幸福，幸福里面有平安，平安里面有纯真；所以真正的愉悦与喜乐唯独出于神弥赛亚这唯一源头。1747年12月30日。

429

其余的愉悦是假冒的、错觉的，像世上那样，在来生中也能由魔鬼灌入。

430 有些人有耶稣与他们同在，因而相信

离我今天所处的气场——就是灵的气场——很远，有许多人聚成一群显现，说他们有耶稣与他们同在，并且天天看见他；他们是那些有得救之信仰的人。

在他们对面，或说在下方，同样有许多人，也说有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有基于理解的得救之信仰。

因此前者在圣言中由亚伯拉罕与以撒来描绘；后者离他们有距离，由亚比米勒来描绘。因为约立成之后，亚比米勒就离开亚伯拉罕与以撒（创21:32，26:31）。1747年12月30日。

431 来生中乞丐的状态

那些长久讨已久、终于以此为乐，因而因闲散生活、厌恶劳作去谋食及类似必需品的人，其幻想是：他们显得赤身，只有污秽的碎布作衣。他们自以为聚成一团，挤得彼此分不清。其中一人拿着杯子，他们就乞讨施舍，到哪里遇见人就乞讨。

我从他们听见：关于乞丐所说的是真的——他们只要钱，轻看衣服与食物，彼此间过恶的生活，争吵等等；他们恨恶工作，有时却奢华纵欲地生活，挥霍金钱，苛刻追问各人得了多少；他们中间还立了一种仿佛的管治，并要这事保密。1747年12月30日。注意：这里所说的乞丐，是在世时就作乞丐的那种；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存在状态，因为他们别无志向。

432 摩尔人或非洲人渴望成为白的

我听见：摩尔人或黑人，像非洲人一样，在来生中不愿作黑的，乃愿作白的。他们把白视为美——在他们为天堂预备好之后——因为神弥赛亚的天使都是发白光的，更内的天使又爱穿白衣。1747年12月30日。

433 灵也能以种种方式察看人曾是怎样的人，胜过地上的人；这些方式以不同表象来描绘

除了先前说过灵的能力（见第400节）——就是把每一种人类语言当作母语来拥有，又把人的记忆当作自己的披上——之外，他们还从神弥赛亚蒙赐能察看人，看见关乎其生命的最细微细节。

这曾这样描绘：从某人身上取走一些像气泡的东西，以及仿佛气泡、也像被取走的东西；他们仿佛由此得知，立刻说出那是什么。有一次也像从某个灵魂取走一朵云，同时那人仍处在改变了的状态中。从我身上他们也取走这类小气泡（尽管只是象征描绘），随后就看见我生命中的具体细节。所以他们从一个小气泡或部分就能看见这类事。

此外，他们也专注地察看种种爱、倾向与情感，以及保存在记忆中、明明陈列在眼前的事。我极其惊奇：他们竟能用眼睛看见人的单个心像，甚至最细微的情感。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能把这些提出来察验，与身体的生命不同。1747年12月30日。

434 论犹太人的帷幔，以及借帷幔施行的一种惩罚

犹太人在来生中若想护卫某人免受别人伤害，惯于把帷幔盖在他们上面；在帷幔下他们安全，得护免受别人伤害，因而不受暴行。

有些人——却是基督徒——曾被犹太人放在这样的帷幔下，好叫他们自己人不再伤害他们。可是在帷幔下的人抱怨不能呼吸，过了一段时间就被放开。

原因可以推知：从犹太教来的人完全在黑暗中，像在浓云里，比那些在真理之光中却仍否认真理的人更安全。因此犹太人在世上生活期间也不断被保持在帷幔下。

435 论借帷幔施行的惩罚

至于借帷幔的惩罚，是这样的：因灌进他们的幻想，他们自以为在一张延伸到极远——有时达数里——的帷幔下。那帷幔像薄却不断裂的云，按幻想的力量而加厚。于是他们烦乱，四处奔跑，远近奔走，想冲出帷幔。速度与用力各不相同，直到终于精疲力尽，或倒下，或被倒悬——脚朝上、头朝下——这能持续很久，直到他们的恼怒止息。

这类帷幔被引入那些虽看见真理、却因从种种爱爆发出来的理由而无法承认真理之人的幻想。可是他们因那些理由不断恼怒，甚至到与自己所看见的真理争战的地步，这样的帷幔就适合他们的幻想。他们现在告诉我：他们正被一种想挣脱出来的渴望悲惨地折磨——那渴望在里面燃烧。1747年12月31日。

436 借环跑施行的一种惩罚

有些人被幻想这样惩罚：自以为倒退着一圈圈环跑，或从右到左，或相反，按幻想而定。这样，在相当短的涡旋里，他们一再回来又出去，带着某种压着他们的东西。

这种惩罚临到那些任欲望牵引、虽看见并承认真理、却仍被渴求拉回去背弃真理的人。于是他们进到知性的领域并认出真理，却被欲望牵引，又落入反对。

这尤其适用于女人——在她们里面欲望通常占先——当她们像男人一样参与信仰教义之事时。1747年12月31日。

437 借灌入幼儿般正直而施行的一种洁净

对某些人也施行一种温和的洁净：把他们带回一种幼儿般的正直，这些是受宽待的一类。可是在那正直里，因他们的幻想，仍有一种强烈愿望：要在理解上超过别人。可是他们的理解被掳去、被捆住，原因或是他们爱自己的想法，几乎不能忍受别人说出更真更好的；或是不愿自己一党——因而自己——的好名声受损，也就是因自我高过别人的欲望。

处在这被灌入的正直状态里，他们被那隐藏的欲望折磨到极其热切地想从中得释放、回到原先状态。可是对另一些人，在这种状态里可以幸福，因为那时人在忧虑状态之外。1747年12月31日。

438 最低层天使天堂：他们的幸福在于类似属世的种种变化

尚未被准入天堂——因为他们里面仍有属天者所厌恶的不和谐——的灵，与我谈论属天的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有话说：有分开的居所，能和谐同居的人在那里形成群体。事实上，凭他们仍留着的幻想或想象之力，仿佛为他们造出愉快喜乐的景象，其中有属天的平安掌权。若他们愿意，也仿佛为他们造出乐园，有各样树木果子，以及城邑宫殿等等。

可是这些事不该向世界描述太多，免得人在幻想中寻求属天之物。

439 今日进入来生者的恶毒令人难以置信。何为左与右

一连几天，准许一些去世不久、进入来生才几年的人，施展种种欺骗与计谋来反对真与善——歪曲它们，以及我绝无法描述的更多伎俩。他们有媒介；他们互相嘲弄鼓动；他们联合恶意的努力，恶毒到难以置信。这些足以清楚显明：今日信仰已荒废。1748年1月2日。

整个较低领域——就是从地上来的灵的领域——几乎是这样：若有一句话从天上下来，就被歪曲，其意义几乎不能领会。

人里面所隐藏、又借练习成为属己的事物，他们在进入来生、被放进灵中间时就带出来。这些灵向我描绘在左前方，对着脸的中部。右边的是正直人。当注意这一点：凡在左边的，无论多少，都是败坏的、败坏人的，所用手段之可怕，地上人绝不能相信。他们所行的，只是恶根——他们对此有本能；可是那些自以为有一点理性之光的灵，其本能更丑恶。这地狱一帮丧失了自然所赋予他们的分辨力。

440 论被人当作圣徒与神、女神来敬拜的人

整夜，无论清醒还是睡眠，都向我展现那些被当作圣徒与神来敬拜的人的表象——甚至古人的神与女神仍被描绘，如维纳斯、狄安娜、福玻斯、朱庇特，而且各有特殊装束：维纳斯穿华美衣服，福玻斯身体皮肤发黄光，等等。可是这些人是只在幻想中、并继续存在于幻想中，还是有些灵把自己当作他们显出来，尚不完全清楚。有些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些神，便这样显现——朱庇特带着一种不断的、闪电般的力量，无法描述，因为无法构想，凡人都被那力量驱开。

441

又描绘：仿佛形成巨大的鲸口，属灵的形像被灌入其中，一个接一个进入胃；等到吞进那么多、胃能形成时，那形像就变成鲸，或变成龙。

442

也描绘一条伸展开的大鱼，想被抚摸，这也象征一种偶像崇拜。

443

此外，被人当作圣徒因而当作神来敬拜的人，只向我描绘了三种：一是转离那种敬拜、已在天使中间并在天使护卫下的；二是不愿在神中间、不愿被当作神敬拜，却仍留着一些渣滓，尽管口里否认；第三种是亵渎的，接受那种敬拜，并想被承认为神。他们悲惨、愚拙、迟钝。1748年1月3日。

444 人如何借意志被引导去行动

在我里面当着灵的面多次做过活生生的试验，显出行动如何由神弥赛亚借意志掌管：意志被这样弯来弯去，以致他们和我都以为我正要做某事，却轮番被转开。因此，被掌管的只是意志。

445 灵的品质也可从方位与位置来判断

如前所述（见第439节），在左边的多半不幸，越靠左越不幸；右边的是蒙福的。此外，在人背后环绕人的灵（见第557节），是那些想掌管人身体、并相信自己就是那人的；因此他们一上来就附着于人。那些想作身体的，以及那些死后折磨人的，也从背后附着，直到人查明他们所求的才离开。可是在胸前下方、掌管胸下呼吸的，是那些任自己被掌管的。站在头顶上的，既有施教的，也有易受教的。1748年1月4日。

446 天使的性情是：绝不相信任何事——连最微小的也不——除非出于神弥赛亚；由此可知何为平安

今天写这些时我也经历到：有一位天使正引导我所写的，而且方式叫我明白：没有丝毫不是在神弥赛亚的护佑与引导之下，因为都指向最好的目的。从这经历我能推出何为天使的品质，因而何为平安——因为它在每一件最细微的事上都顺服（神弥赛亚）。1748年1月5日。

447 论穆罕默德：他赶走到他这里来的群众，并说当往神的儿子耶稣那里去

午后清醒的异象中，我看见穆罕默德对到他这里来的群众发怒，相当用力地——甚至愤怒地——赶走他们。他说他们当往神的儿子耶稣那里去，不要到他这里；因为他认识到：耶稣是独一的神的儿子，掌管整个天堂，权柄是至高的天地创造者所赐的。

这正是我所听见他说的；我现在觉知，也正听见这些话。他又引导写下这些，恳求我把这事告诉敬拜他的人。1748年1月6日。

448 天使的荣耀或言语是怎样的

今天写字时，我觉知天堂在说话，却什么也不懂。如今告诉我：他们正在荣耀人类的救赎主。我只觉知一种涌动，仿佛一道分明的光束，又有普遍的成分仿佛有些闪烁，好叫我认出那是普遍的，不顾及个人或自我，只顾及一般的实在。1748年1月6日。

449

此外，昨夜与前夜两段睡眠中，我也听见另一种言语——是更内的、表象性的言语。奇妙得远超地上任何人的想象。在睡眠中，或在近乎清醒却尚未全醒的状态中，我能领会它的意思；可是醒后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表达。1748年1月6日。

450

今天清醒时也学到这些事怎样：至于天使的表象性言语，凡所遇见的任何事物都可取作对象——无论情感、洞见，或那一类的事物；借着这些就造出精微的显现。所以对象是离开感官对象的实在：如情感、洞见、颜色。这些对象再按所思想的主体自行排列。诸天与人类的交通，便由此而来。

451

至于另一种言语，是从感官对象抽离出来的、普遍的实在之思想，与个人分离，不易描述。

452

还有一种真正天使的言语，除了从谈话与它所生的情感中得到某种一般的觉知以外，未曾临到我的觉知。

第二册　§§301–600

453 有些从身体释放、进入来生的灵魂，喜爱受责打、受罚并受折磨

也有一些灵魂，品格与其余人——或与欧洲人——相反；告诉我他们来自非洲。他们进入来生时喜爱受责打，甚至受严厉对待，指望由此生出善；若不惩罚，他们就不悦。

同样也有严厉对待他们的人，他们称之为魔鬼；其中一人向我显出：身体污秽或发黄，又多节疤。他们所受的恶待有种种。向我显出的一种是：有一只鹰落在头上，取走他们的脑——这带有与幻想相合的痛苦，因为幻想会生出可怕的痛苦。另一种是种种尖锐的惩罚，他们喜爱。可是因痛苦的感觉，他们终于开始躲避这些，同时也躲避折磨他们、被他们称为魔鬼的灵。

这样他们脱去幻想，并相信自己正被带进天堂——他们现在说：若不借惩罚与苦难，无人能进入。那一族人把这事相信并深深存在良心里，因此就按此对待他们，从而得着进入欢喜状态的报偿——他们称之为乐园的。他们恨恶折磨他们的那一帮之后，就看见乐园以及许多可爱之物。

他们与我谈了很久，说话带着一种像抖破布的咔嗒声，由此可以认出他们。

这些以及先前告诉我的事（引向这一结论）：从非洲引入天堂的比例，比从地上其他地区更大；因为他们在这些事上的良心，多少走在真理的路上。1748年1月7日。他们愿我写下：他们完全在真理的路上，因为他们从乐园的状态知道这一点。他们说：他们不只爱自己的族类，乃爱天堂中无论多少的众人，所以有一种植入的普遍之爱。他们厌恶身体的黑色，因为知道灵魂是发白光的，身体却是黑的，他们厌恶身体。后来他们不再有那种咔嗒的言语，乃有像天使思想一样的思想，并在头顶上，如今正是如此。

454 非洲人——死后愿受严厉对待的那些——又如何叙述

他们挨近前来，要告诉我他们怎样。从他们控制声音的方式，我能看出他们不愿说错话，并渴望更内的事物；因为他们在斟酌词语。

他们说：受虐待时他们是黑的；随后脱去黑色，披上灵魂的白光，便进入天堂。如今他们惊奇自己曾有痛苦的感觉；回望时，他们把那感觉归于幻想；因为他们现在说：再没有那种感觉，只有愉快与乐园般的感觉。1748年1月7日。

455 既神弥赛亚借灵与天使引导众人，以致无一属于他们自己，却仍要因罪负疚——这话如何理解

似乎可疑：人虽所想所行无一属于自己——因为被灵引导——却仍要因罪负疚，并为所行的恶受罚；可是这凭信仰就能领会。人若有真正的信仰，就按真理相信：无一属于自己，因为被神弥赛亚在真理的路上引导，或说有真正的信仰；那时一切恶都被弯向善，因而无一恶算在他身上。

可是人若没有真正的信仰，就相信一切都属于自己，所思所行都出于自己的能力。这样他就充满幻想，幻想留在他里面；这种信念的结果是：恶不能不算在他身上，因为按他所信，那是出于自己。也因此，恶不易弯向善，反倒善被弯向恶，扎根并增长，直到人获得一种品格——身体死后那品格仍存；那时就借惩罚洁净他脱离那幻想。1748年1月7日。所以人没有信仰时，就染上种种（虚假的）确信，必须连根拔除。

456 善灵被提到更内的天堂，再回来时，在人看来仿佛落入甘甜的睡眠；他们看见更内的领域及其荣耀，仿佛完全清醒

灵也被迁入极多种清醒与睡眠的状态，可参看先前所述（见第319–321节）。在我看来，仿佛某个善灵落入了甘甜的睡眠——灵的状态传给我时，我多次蒙准经历这类事。这位天使醒来时（或说在我看来如此）报告：他看见了神弥赛亚的荣耀；我在他的睡眠中也蒙准极模糊地看见。由此我能推出：灵迁入天堂，或属天者迁入更内天堂，对其较低心智能力来说就像睡眠。我又能凭经历作证：在那睡眠中，事物显得像完全清醒时一样明明活着。因此，较低的心智能力安息下来，仿佛不存在，当更内的心智被提起时。因为较低的不能迁入较高的。1748年1月8日。

457 极大一群恶灵想要偷窃

因为我被灵带着去感觉他们的贪欲，就观察到：他们多次想煽动我去偷——甚至偷那些不值钱、像店铺里的东西。我也看见：这企图与冲动出于灵，他们甚至想动我的手。

从这些事以及实际的声音，我知道：那些曾作商人、在买卖中诡诈、用无论正当不正当的手段想取得别人货物的人，仍保留这品格。因此这类灵四处游荡，到哪里都自以为在偷窃，不想别的。可是他们受罚，或被惩罚赶开。有些人用在世时同样的狡猾，以致不愿人知道这一点。1748年1月11日。

458 在灵的天堂中曾密谋要窒息我，以及这事看似表示什么

我上床要睡时，有警告：某些灵正密谋要杀我；可是我镇定，并不比对待他们其余的威胁更忧虑，便睡着了。夜半刚过醒来时，我觉得呼吸并非出于自己的能力，乃——如我所信——出于天堂；我明明觉知，那呼吸不是我的。那时清楚告诉我：整个灵的天堂曾密谋要窒息我；就在他们想实行企

图的那一刻，属天的呼吸开始了，于是他们那一次不得不罢手。告诉我：是整个灵的天堂。（为首的人名也提过，却不许提名，只除了两人——他们表象仁义与仁义的果子。这两人其实在场，却不同意。）

可是因为他们以为整个灵的天堂站在他们一边——凡来的人，他们都引诱到自己一边，说：除非先杀了我，那些他们自称有权放进天堂的人就不能被准入——于是就有了那密谋，结果却受挫。

那两位表象仁义与仁义果子的退开，并且退到右边；那事件发生在左边。可是密谋者受罚时被赶开——除了首领以外——并受严厉对待；首领却按诸天的命令留下。

这一切在我看来似乎表示：今日所接受之教义的内层事物，这样密谋反对更内与至内的事物——他们不愿给这些任何信仰；可是神弥赛亚托住更内与至内事物的生命。那生命由天堂在我里面所延续的呼吸来象征：绝非出于我自己，乃出于诸天，因而出于神弥赛亚——唯独他就是诸天。

后来，一个仿佛他们旗手的人——尽管人以为他不在场——试图进入我身体的内脏，穿透到心；在他的幻想里他仍以为心属于他，好攻击更内的事物，或如他所说，与它们行淫。1748年1月8日。

459

当他被准入身体更内的部分时，我被放入一种属天的状态，以致不愿驱逐那些客人，更不愿报复所受的伤害。他也领会这一点，说那是和平的态度；可是他仿佛丧失了理性，仍渴求报复，继续逼迫要成就他的企图，如今仍在继续。

460 论灵编造看似真实之事的巧妙

从今天一次经历，我能看出灵如何能伪造真实的事，从而戏弄人心。事情是：他们描绘土星的居民，声称那些人是小人，多半身材矮小却品格良善。他们说那些人思想多于说话，住在寒冷气候中，把恶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却不以死刑惩罚——他们说死刑是恶的——乃是从群体放逐，其余人再不容忍他们），他们敬拜宇宙的创造者上帝，以及类似带有真实外表的编造。可是因为他们想再加上修饰，我就无法相信他们。

不过由此我能推出：那星球的居民虽不认识基督耶稣，却仍必曾受某种神性圣言的教导，以致对他有认识——尽管模糊；那些没有的，就像我们地球上的外邦人，如缺乏这类更高知识的非洲人，仍能得救。1748年1月11日。

461 天堂中某些被称为星的人之居所

启示录（12:3，4）论到龙说：“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在天顶，或说正头顶上，是某个自称亚伯拉罕之人的居所。他像一条滑溜的蛇：一会儿似乎想悔改，一会儿又换一种态度。可是他不断努力要毁灭一切被他称为外邦人的，只除了雅各的后裔——他称为自己的儿女；对其余家族，如分散的以色列人，他也不关心，因为他恨耶稣，不断逼迫基督徒并歪曲（基督教的）教训。他一切欺骗与伎俩若一一列举就太长；我只蒙准凭经历得知，因为他逼迫我已将近三年。

他影响极大，因为在幻想中他把自己放在天顶，从而直视下面众人；于是以为自己掌管宇宙，有时自以为像太阳，环绕着类似的光辉。他在天顶只是错觉。因为在幻想中他能被推下、被翻转、被以种种方式驱赶——这一点他不能不承认，今天清醒时也发生过。有一个人据说专借幻想作工——灵中间极常见——便把所谓亚伯拉罕放在我背后，还有其他戏弄。因此他不得不承认：把他抬高并不断持在那里的，只是傲慢的错觉。关于他，别处还可参看（见第281、379、410节）。今天他也想用幻想欺骗我：自称是没有中保的宇宙创造者；可是被吓退，不得不承认必须有中保，而他自己绝不能作中保，因为他是恶人，恨一切信徒、一切虔诚纯真的人，并让自己被当作神来敬拜。1748年1月11日（旧历）。

462

在他左边——就我而言——或在他右边——就他而言——同样高度上，有一个自称雅各的，同样要求被敬拜。据说到他那里去的人较少。他躺在床上，这样接待来人，应许给他们天堂；这些人被他打发出去又回来，说无处得安息。他答复说必须等候。于是那可怜的一群四处游荡，没有安息。同日。翻页见续（见第463节）。

463 续论被称为龙之星的那些人

再往同一侧更低处，是大卫；他不接待到他那里去的人，凡来的都打发到耶稣那里。因此他活在属天的安息与幸福中。关于以撒，什么也听不见；据说因为他曾恨雅各，或因为他曾爱以扫，所以不被容忍。

464

再往左，或在所谓亚伯拉罕的右边，更高处——高到无人能上去，除非被他帮助——有一个自称摩西的。他夸口自己最大，因此幻想便相应地把他抬高，持在比其余人更高之处。据说他夸耀自己的神迹。1748年1月11日（旧历）。

465 属天平安与幸福的状态

初醒时，又像先前多次一样，我感到一种出自平安的安息状态，就是一种甘美的愉悦——却还不是平安——同时又有一种幸福，我无法用恰当的词语描述。1748年1月11日（旧历）。

466 天顶的那颗星连同其余的坠落

今天约十点，那颗在幻想中自以为是其余之太阳的星（见第461节），连同周围几颗，从原位坠落，并且向前向右，朝着某一海坠落。他们被领到那里，好望进那海——那海就是沼泽。

可是这事仍在继续；因为他常受警告要停止——既有威胁与惩罚，也有劝说。他甚至从天堂被推下，受严厉却极短暂的惩罚。此外，他又被打发游荡几天（有一次甚至被神弥赛亚提走隐藏），去寻找同伴等等；却仍徒然。

因为他长久浸泡在各样诡诈里，已成第二天性。于是他仿佛出于本能作工，又相当狡猾，按情形而定：一会儿谄媚，一会儿恳求，常常又极具威胁。可是因为扎根太深，无法知道他还有没有改变的盼望。在危险与恐惧时，他很快改变，并作祷告；可是立刻又回到幻想里。

467 那称为沼泽的海，是那些反对属天真理、并反对独一中保耶稣基督之人的惩罚

他们的幻想转为这样的沼泽，是相当合逻辑的结果；因为至高的就这样翻转到至低，而有这种品格的人就亲身经历惩罚的痛苦。因为他们曾以为真实的幻想，就变成真实的，并以先前关于幻想所述的方式折磨他们（见第376–377、461节）。1748年1月11日（旧历）。

468 论对立之间的气场

凭多方面经历我得知：灵魂与灵一旦被说服了真理，多半——几乎总是——就被带到对立之物里，因而落入对真理的怀疑。我在天堂里关于这事的经历极广，叙述起来会很长。

原因是：人不该被视觉说服所强逼去确信真理，正如不该被神迹所强逼一样；又要获得更大的（思想）空间，使人柔韧；还有别的原因，此刻不蒙赐。1748年1月12日。

469 论被雅各召集的犹太人，以及一般论到贪婪者

如今在我头顶上的那位雅各，占据了那垂直位置，代替从那里下来并降服的那一位。因为他被剥夺了敬拜者，就照常躺在床上，装模作样，把其余人召到床前（见第462节）。许多犹太人来到这样躺着的他那里；夜里大部分时间我凭老鼠的恶臭感觉到这一点。

我再不能忍受时，灵的天堂里就问：那恶臭从哪里来？有些人声称也被同样气味侵扰；可是一查问，发现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从自己的房间被提到雅各那里，许多人这样聚集在他面前。老鼠的恶臭便由此而来。

雅各说自己被那么多老鼠环绕，再也忍受不住；于是几乎从床上被推出，便往下去了。

那些人同样抱怨：他们没有留在放钱的房间里，怕贼把钱拿走。

470

那些从前活着的人，显得胡须极多，整张脸都被黑须盖住，极其丑陋。原因是古时他们那样爱自己的胡须。

471

此外他们也显得穿着破烂衣服，金银缝在衣服里；衣服被剥去时，他们就悲惨哀号：钱被拿走了。

472

此外他们有两种：一种右眼斜斜地朝左眼下方往下看；另一种右眼斜斜地往上看。原因是前者只看地，后者看天，祈求那里有财富。

473

他们的女人显得自己聚成一团，极其挂心衣服——她们自以为在卖衣服。衣服怎样，未曾向我显出。

474

贪婪者一般的结局就是这样。1748年1月13日。

475

告诉我：那可怜的一群成群绕行，寻找哪里得喂养；据说整个灵的天堂都满了他们。可是仍无人愿喂他们，反倒赶开他们，知道他们是贼。其余的人在寻找他们的祖先。

476 三位首领从天堂被推下

昨夜三位首领——靠近我的 A.、J. 与 M.（参第281、461–464、466、469节）——又被推下。其中两人还被夺去理解的能力，以致变得愚拙——魔鬼被夺去理解官能、只留下本能时，通常就是这样。唯独 A. 例外，仍能运用理解。

另有人接替他们的位置去接待来人，可是这些接替者抱怨：一点也不能为来人做什么。他们描述：那些人成群来问 A.、J.、M. 在哪里；他们显得极其丑陋，丑到无法描述。他们完全没有理解，不能分辨任何真与善。因此他们更当受哀怜。他们像疯狂一样，在自以为是耶路撒冷城的街道上奔走乞讨。可是无人接纳他们，也无人——照他们所说——愿喂他们。他们的城悲惨，街道狭窄。1748年1月15日。

477 论某个机敏的灵，或论另一位穆罕默德

早晨醒来时，有一个相当机敏的灵，叫环绕我的人苦恼：他把一切善巧妙地转为恶。醒来后我与有这本领的那一位谈话，发现他正试图探究什么是真。于是我随意提出种种问题，他机敏地解答，发现了真理。因此他被接入善灵的群体，在其中停留了一段时间；可是因为他过于激烈，又想出于自己行事，就被打发开，进到别的灵的群体中。

由此我能推断：有些灵在领悟的才干上远超别的灵，差别之大，叫人几乎难以信服。

〔续〕论幻想：如何脱去，以及留下怎样的

此外，也是这位穆罕默德拥有那样理解真与善的能力（见第477节）；我同样与他谈到初入那生命的灵中间流行的幻想。因为那只是错觉，必须脱去，却只带着困难与抗拒才脱得掉——因为人偏爱它们，并以它们为乐。因此这些幻想由耶稣基督一点点除去，那些灵被领到内层的、再领到更内的幻想——那些与真善相合、能与真善同在的。由此生出属天的喜乐与欢喜，他们便这样带着愉悦过属自己的生活。

这些是与麦加的穆罕默德谈的；还有另一位穆罕默德，是谁我不知道。据说他也受人敬拜。于是两位都拥有理解真与善的能力，并且他们承认：一切真与善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他们愿我在此凭极多经历为此作证，叫人绝不能怀疑。

478

所谓带着抗拒脱去的幻想，是指灵魂较粗的幻想，属于身体与属世心智的。可是内层的、与真正属天的真善相合因而和谐的，却留下来，叫他们带着属天的喜乐与欢喜过仿佛属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创世记所说的彩虹（创9:12–17）。它和谐的匀称，唯独由耶稣基督造成并塑造。1748年1月15日。

479 灵以“风”来象征

灵被比作风（约3:8）；因此今日与我同在的灵，许多次、甚至多数次带着风来：那风抚摸我的脸，甚至吹动烛焰与纸张（风是冷的）；又常常在我举起右臂时如此。这叫我惊奇，原因我尚未知道。1748年1月15日。

480 最低层天堂里最恶的灵，是那些曾自认基督徒的；其次是犹太人

凭许多经历我得知：最低层天堂里最恶的灵，是那些在世上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多半没有信仰，却攻击并仇恨一切关乎真正宗教的事，又不愿受教，固执地践踏它们。他们诡诈到可怕，并设计种种计谋反对主、反对对耶稣的信仰、反对信徒，叫人惊叹不够。那种恶性扎根在他们的性情与品格里；因为那时他们从自己的品格生活，一被撇下就如怒魔。穆罕默德信徒对此极其惊奇——他们自己极易受教，任人引导，也容易接受信仰。

基督徒之后是犹太人，以及那些把亚伯拉罕当作神敬拜的人——后者也相当诡诈。最温和的是非洲人，如前所述（见第432、453节）。1748年1月15日。

481 论灵的言语

灵彼此认识，又以种种方式试验对方是怎样的，好与他们结成群体。

人的灵魂自以为是地上的人、带着身体——先前已说过（见第207、296节等）——甚至以为穿着衣服，以致很难从幻想拉开。

他们彼此之间也像在世时一样说话；因为说话不过是一连串心像的组合，在有身体的人里面落入母语的词语。灵的心像这样组合，就在地上人里面落入词语；因此他们都用人的语言说话——甚至彼此之间也是——人或许觉察、或许不觉察；或者甚至说陌生的语言，这是人所共知的：使徒能说各种语言（徒2:4），就是出于灵。

此外，也有心像的交通，像词语的交通一样。事实上，单凭这些组合起来，他们一分钟能表达的，比人用词语整小时所能表达的还多。这是我从许多经历学到的；其间显明：灵魂彼此说话，的确像世人一样；我甚至听见他们也能同样讲道，一个教导另一个。

482

至于灵如何结成群体，或如何分开，现说明如下：因为他们极其机敏，远比有身体的人聪明，能从种种迹象看出某个灵魂属于能加入他们圈子的一类。他们也试验那灵：引他谈话，好跟随他的心像，再叫他按自己与他们的观念说话。契合或不契合明明可感，有时连我也明明感觉到；他们由此知道什么与自己不合，什么相合。

他们也同样引导人：跟随我们思想的链条，同时又灌入情感，从而引导到叫我们相信是自己在说话，其实无非同心一致。可是当灵意图恶时，这类情形就被耶稣基督弯向人的益处。1748年1月17日。

483 再论灵的契合与他们同时的行动

一旦以种种方式显明灵彼此契合，他们就联合并一致行动，因为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灵便这样查明彼此是谁、是怎样的人，而且仿佛出于一种本能。他们一切试验的方法我并不都知道，因为有许多。相似的灵被聚在一起，其余的分开。

484

可是即使某个灵的性情与别的灵——例如与恶灵——相合，仍靠神弥赛亚的怜悯，这类人能从他们的群体得释放，被插入另一群体，好进入蒙福者的群体。神弥赛亚仿佛把他们联合起来，叫他们能同居。

这样，靠神弥赛亚的怜悯，他们从一圈迁到另一圈；圈子怎样，他们的生命就怎样。这对我应当极其明显，因为我不断从一群被领到另一群，并进入每一群的生命。可是就我而言——既蒙赐双重思想，一是更内的，一是内层的——当我在恶灵群体中时，仍能同时在善灵群体中，从而看见那些试图引导我的灵是怎样的；这几乎总是带着我的觉知发生。若没有这种认识——知道自己在恶灵群体中，又是这些灵在这样思想并叫我感觉——我就不能不以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人，并思想那样的事。1748年1月17日。

485 除了个别的流入之外，也有共同的流入

今天我与恶灵和善灵谈到关乎每一情感——无论恶善——的共同流入与个别流入：就是有成千上万、甚至许多个上万的灵负责共同流入，因而整个灵与天使的天堂都在内。可是对每一个人又有具体的个别流入，它们是共同流入的接受者；作为接受者，它们吸取共同流入，并因对应而与之相似。

这样，一切灵与一切天使各自都是流入的汇聚点；他们怎样，所接受并与地上人分享的流入就怎样；每一个地上人也同样是对应的流入汇聚点。这件事在物质层面，可借大气界与生物界极多现象来理解。1748年1月17日。天使表示同意。

486 若非神弥赛亚掌管宇宙，共同的与个别的流入就不能存在

若非神弥赛亚掌管整个天堂——无论天使的还是灵的——诸天与诸天之下的一切就绝不能这样按属与种安排，以致在人、灵与天使的一切生命上和谐运行。因为生命就是情感；这些情感若不出于独一的爱——那爱是神性的，因而真正属天的——其余种种属种的情感就绝不能发出并彼此相关。因此，为许多人所共有的情感构成一种共同形式，秩序之好，再想象不出更好的；没有情感这样横的与纵的秩序，就无人能有生命，因为情感就是生命。

这样一切情感彼此对应，正如一个身体里各部分彼此对应一样。在这身体里，一切情感都处在可比拟的等级秩序中。因此，若非神弥赛亚成为（地上的）人，因而若非普遍的天堂把他当作自己的身体来对应，宇宙就绝不能保持在那秩序中；而借着宇宙，因而借着神弥赛亚，一切天使、灵与人——无论整体还是个别——才得以持存。1748年1月17日。这些话也是在天使同意下写下的。

487 论龙：他在天顶或说天堂的顶点为自己取了一个座位

那位因幻想坐在头顶高处、在天顶的（见第461–464、466–467节），曾多次受警告：不要辱骂信徒、逼迫他们。可是他仍——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不断败坏无数的人。他受惊吓时，本性是谦卑下来，应许悔改，变得顺服；可是仍不持久。他诡诈到骨子里，因为长久练习欺骗，无论怎样施恩都不能罢手。别人的惩罚与折磨曾指给他看；每次他都恐惧，求助于自己琐碎的仪式与话语，祈求恩典；可是仍回到老样子，因此对他没有盼望。指给他看的惩罚，我知道三种。第一，在某一时刻他遭受像临产一样的痛苦，或说内在的痛苦，极其剧痛；他想把这痛苦转向自己的功劳。随后他被放入所谓沼泽，沉入其中，在那里留了几小时；可是又从那里得释放。今天他被放入某个被定罪者的地方，

亲眼看见自己比那里的人更该受什么。他恐惧了不到一刻钟，并遭受残酷的打击。从那里得释放后，如今他又战抖、又祷告；可是出于恐惧的祷告不能被听见，唯有出于内心的祷告才能。1748年1月17日。要列举他的阴谋与伎俩，写成几卷也不够。

488 大奥秘

大奥秘是：整个天使天堂被形成，完全对应一个人——无论整体、各个部分、以及一切肢体；又，这最大的人因种种坠落而完全败坏，以致较低的支配较高的。由此就有必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胜过魔鬼，从而恢复秩序，并成为宇宙所对应的那独一的人。

也因此，耶稣基督是一切部分中的一切；唯独与他，天使天堂才有交通；较低与最低的一帮被丢在他脚下，像渣滓或粪土。因此，凡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或不在他身体里面的，就不在天堂里。1748年1月18日。

489 论天使和谐的赞美诗

今天我听见内层天堂的天使——极多人同心——作成一首赞美诗，明明传到我的听觉。他们说什么我不懂，因为他们是天使；环绕我的灵也不能领会那是什么。只从我内层感觉的某种变化，我能得知其中有属天之物。天使清楚领会那些赞美诗；在我听来却只像连续的幼儿般声音，类似笛子的声音。他们的确处在由极多人组成的属天涡旋中，同时说并描绘同一件事。

后来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就是借赞美诗在我们救主的头上作成一顶镶钻石的金冠——这既借属天的显现，也借分明的心像作成；那些心像是人词语的开端，灵或人都不懂；奇妙的是：许多人同时说并描绘这件事，并不是一个指挥另一个、仿佛有人在指挥合唱，乃是众人同时互相引导——事实上人越多越容易。因为他们都由神弥赛亚掌管。

那种和谐对地上人难以置信，可是属灵与属天的和谐就是这样。此外，天使流入并在属灵属天的涡旋中以无数变化的样式转动。其中一些较基本的，我自己曾被放入并能跟随；可是凡想出于自己行事、指挥其余、不愿被引导的，除了受强迫以外绝不能加入。灵魂渐渐被带进这类和谐与同心，好终于能活在天使中间。1748年1月18日。

490

那两队幼儿般的合唱所作的赞美诗，不能被幻想扰乱。有一个夸口的灵试图扰乱，可是幻想如同无物。由此我能推出：幻想对属灵属天或天使的成分有怎样的影响——它们太粗，不能造成任何改变。就像粗的想进入精的，或最终结果想进入开端，或身体想进入灵魂。这正如人的哲学所充分知道的，是矛盾。同样，身体的与属世的成分也不能进入真正属灵属天的成分。1748年1月18日。

491

我又听见赞美诗，或说歌唱赞美我们救主的人。并且好几队合唱同时听见，借视觉显现与心像论到种种主题。可是他们仍是一队合唱，由极多人组成，同时如同一人行动，彼此毫无混乱，以致一个在另一个里面，或在内，甚至在外。

整个天使天堂惯常这样专心赞美并荣耀救主。也因此，当地上人的思想与他们的观念和谐时，音乐的和谐与歌唱对属天者那样甘美。我在教堂里常经历到：属天的合唱加入进来，带着极深的欢喜——对人人都难以置信，因而无法言说。1748年1月21日。

492 续论天使的合唱：他们在人体中的省区与职分

清醒时，又有许多天使合唱以歌唱赞美他们的救主，并且许多队同时，带着我所不懂的变化声音——尽管他们把每一个音符都执行得极其清楚（因为题材越精微或越内层，就越分明）。他们以不同方式赞美神弥赛亚；尽管许多人同时赞美，从音调的抑扬仍显出其间有很大分别。我得知那些分别一般有三种：一是单借视觉描绘来表演的；二是同时借视觉与声音的——在我听来极其精微，声音仿佛带有微妙的翅膀（参第412节），又仿佛是可称为生命者之中最小的；还有单凭声音表演的。

493

此外还有较外的天使做同样的事，他们的行动临到我的觉知——既有作图画表演的，也有作声音的，还有同时用两种方式的。

可是那些分别尚不能好好描述。因为这些分别不仅完全可比拟各个体的生命，也可比拟我们一切内在部分的生命；因为没有任何一类（灵）不对应人体的某个肢体，或某个内在部分的某个方面——原因如前所述（见第486、488节）。因此他们在我们救主的身体中被分给省区与职分。

494

后来我得知那些歌唱的天使属于哪些省区：就是较纯的、属天使的，属于肺的功用——我也蒙准经历这一点：他们一时掌管我的肺，做得那样柔和愉悦，并且是内在的，以致我几乎感觉不到空气的呼吸。我从中心感到外面，因为肺作用于身体一切内外部分。此外还有一些掌管我外在呼吸的，我能很好感觉到；他们是属灵的，因此更可察觉。

495

此外，专司自发呼吸的合唱，与专司随意呼吸的合唱是分开的。专司自发行动的，单被情感掌管；专司随意行动的，同时被理解与理性掌管——他们是掌管言语并实际说话的。所以如此，因为说话属于肺的省区。

496

曾告诉我：专司自发呼吸的，也掌管人的睡眠。因为随意的呼吸一被收回，人就睡着；那时那些只是情感的——对天使而言是天使的，对灵而言是鬼魔的——就接过职分。

497

每一个灵都能借情感被掌管，从而被带到救主所喜悦的任何事。那时他们被带到他所喜悦的任何地方；可是仍当由理解带着走。原因有许多，主要的是：品格，因而意志，必须借理解发展，好叫人参与其中；因为若没有理解的运用，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自我牵涉在内。还有极多关乎人重生的其他原因。

498 论归咎

人在意志被除去时没有自我，从睡眠可以看出。睡眠中随意的部分不在，以致人不能个别掌管任何部分，整个身体只听从不随意的冲动。因此那时人什么也不被归咎，因为他在睡。

由此多少也能看出：恶的归咎出于什么，以及人与灵中间哪些事要算在他们身上。这题目极广，唯有我们的救主知道。1748年1月21日。

499 续论属天的身体

如前所述（见第486、488、493节）：普遍的天堂对应我们救主的身体；他掌管宇宙，仿佛宇宙是他的身体，因而毫无困难；又，若非一切大小之事都对应他的身体并被他掌管，宇宙就会瓦解。

在他身体里仿佛有两国度，正如在人体里一样：一属心，一属肺。属心的称为属天的，属肺的称为属灵的。这两国度奇妙地联合；二者在每一个区域中都掌权，却各以其特有的方式。

又告诉我：生殖的肢体本身另成一个国度，正如在人里面它们也与其余部分分开一样。

500

此外又说：那些对应肾的灵，也部分地与那些国度分开；可是他们在哪些方面分开，我尚未知道（参第959节以下）。

501 龙连同众星从天堂被摔向地狱，以及他在那里密谋什么（参启12:4, 9）

龙和曾作他同伙的那些人从天堂被摔下去——见第417、466、487节——就是从最高的天堂摔下去，几乎摔到尾巴底下，也就是生殖器一带。他们如今住在那里，连同被他们迷惑的人；这些人自以为走在旧耶路撒冷里，走在它的泥浆中，不断想从那里爬上来，却爬不上去。我察觉到他们的试探，但他们仍留在低处，从那里不断密谋反对属天的事物：借着不停的亵渎，对准那些与属天事物相对应

的人所在的区域，也就是对准人的最低部分——前后座位所在之处。我整夜都感觉到，却毫无效果；尽管有人告诉我，亵渎从未间断。他们这样密谋，是因为从前在高处时，曾试图凭幻象闯入属天事物本身。1748年1月21日。

502 论龙（见第487节）

今天龙又被送进惩罚之地片刻——就是有龙和蛇的地方。从那里出来后，他照常逃去求告，甚至说想被释放。他又被送进幔子底下约一分钟，正如他曾把无数别人送进去那样（见第434–435节）。1748年1月21日。

503 有人说：他在世时曾逼迫耶稣，也正是他最厉害地试探过主；又借着梦激动祭司和长老。无论他当时知道与否——因为他是地狱里那些爱自己之人的首领。1748年1月21日。

504 今天他还说：他正逼迫教会，也就是有信仰的人——正如《启示录》所说，他逼迫了女人的后裔（启12:13, 17）。

505 他极其滑溜。一受惩罚、一恐惧，就什么都答应，也承认真理——其实出于恐惧，也出于虚假或谎言——叫人不能不以为他是从心里说的；其实只是口头说说，心里另有一套。他几乎没什么人性剩下：若再被荒废，就再也回不到原先那样了。

506 （本节阙文）

507 龙的本性

前面说过的那条龙（见第501–505节）性情是这样的：凡事都盯着，内外一点也不肯放过；所以眼睛总很警醒，样样都要搀和进去，又千方百计预作安排，叫人看不出是他干的——也靠否认——除非公然爆发怒气。一怒就亵渎，心里怀着恨，除了拜他的人，谁也不放过。他处处想加固自己，免得被推翻；一被推下，又不断想往上爬。再者，因长期练习，他精通各样手段，并已施行许多；还有更污秽的，他也会用来糟蹋自己，发怒时也照样做。多年的习惯，加上无数灵一齐向他吹气、把他当作自己的中心，他已成了他们最末的工具，凭自己几乎做不了别的。其实同样是龙的还有不少，但他们拿他当偶像；他之所以如此，正因若失去拜他的人，就什么也干不成。他是犹太人在死后生活中的首领与“神”，也是一切恶人的首领与“神”——连所谓基督徒中的恶人也包括在内——他一概袒护。1748年1月22日。

508 如今所写的这一位是头，其余的组成身体。在灵的天堂里也有这样的表象：被他迷惑的人流入大龙的喉咙，被吞下去，仿佛构成他所欲求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他也被称为龙。

509 论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照着自己的愿望，也受了试探——从若干迹象我也能断定他确有这愿望。这夜试探是这样的：我正睡得相当香甜，几乎只梦到约翰福音里“保惠师”一词的意义，以及关乎主的事（约14:16–26，15:26，16:7以下）；龙却在穆罕默德面前装作我醒着，又装作是我在说话、回答——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于是穆罕默德只能觉得我何等乖僻，整夜如此，几乎被逼得怀疑耶稣基督：主的权柄难道没有那么大吗？连龙也能在真理上把我迷惑。我醒来后，他仍不慌乱，只说我这人善变，叫他惊奇；直到我说明那是在睡梦中发生的，我对那些话一无所知，当时只思想保惠师一类的事，他才惊奇。后来又用某种经历向他显明：龙本想把我催入睡。这些都表明：穆罕默德虽如此被试探，仍站立在信仰里。1748年1月22日至23日夜。续见下节。

510 穆罕默德（续）

等到终于使他信服：那些事是在睡梦中做成的，我完全不知情，龙又用另一种方式试探他：把他送进幔子底下，像对待别人一样驱使；幔子比别人的更密，据说还捆着他。他仍旧坚持了下来。

511 随后他又被催入睡，旁人以为他的理性已被夺去，于是会照自己的性情说话，像灵惯常那样。可是在那睡中仍被问及耶稣基督，他依旧承认主。由此可以断定：他被保守在信仰里，并被独一的耶稣基督坚固。这些是当着他的面发生的；有几处他还口授给我写下。1748年1月23日。

穆罕默德现在说：这些事他如今还记得；若当时没有写下来，他会一点也不记得。1748年9月2日。

512 论穆罕默德的灵：他们如何受教而成为天使

靠近穆罕默德的灵，也作类似天使那样的回旋，并且带着歌唱或悦耳的声音。我从睡中醒来时听见，一连好几天都是如此；他们整夜都在作属灵的回旋。有两次，如今又一次，也准他们像天使一样作出歌唱的表象，并且是关于世界救主的。据说做得相当灵巧，足以与天使匹敌；因此他们也被接入天使的诗班。

513 此外，在围绕穆罕默德作这类回旋之前，他们曾欢喜地演出先前说过的那些表象（见第403、407节），比如沐浴之类。他们还说：关于世界的救主，他们在睡中遇见许多事，穆罕默德却未察觉，因为向他隐藏了。他们就这样轮番在真理上受教；受了教的便从他那里被带走——正如他先前告诉我的（见第345节）。

514 此外，清晨，傍晚也一样，我听见天使的回旋：既有真正成为天使的，也有与天使灵竞赛的穆罕默德之灵。如今他们大受称赞；真挚的感动贯穿我全身。穆罕默德说，他与我一同感受到类似的感动。1748年1月23日。

515 灵所受的两种惩罚——撕裂与幔子——在世人身上如何发生

人不能像灵那样在两种相反之间被撕裂：身体无法被撕碎，紧贴身体的心智也不能，除非人完全灭亡或死去。所以代替那种惩罚或洁净的，是人被夹在两边的恶情与善情之间，双方都想得胜；人便处在平衡里，被拽来拽去，愤懑点燃成怒，甚至转入绝望，想到自己将永远不幸或堕落。这就是世人身上的“撕裂”。人仿佛屈服在这类试探之下。

516 至于另一种，即幔子（见第434–435节）：人也不能被送进幔子底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身体里；若不弄瞎眼睛，就无法向他隐瞒；也不能被驱使到冲出来的地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身体里。代替那种惩罚的是：当他想回想或写下已经清楚想过的真理时，观念——无论总体还是细节——都被夺走，以致一点也想不起来；却又准他看见一点，像灯刚点亮立刻又藏起或熄灭。同时，想知道、想写下来的渴求被点燃，又带着愤懑，以及坚持下去的决心，甚至出于良心不肯停手。这些对应着灵所受的幔子；据说幔子在灵中间有种种属与种。1748年1月23日。

517 木星居民（续）

……他们的性情，此外身体也像我们地球人（身体也曾向我显明）。他们厌恶杀人，也厌恶战争。

他们很少说话，更多思想；言语偏于想象，而非口头——口头的他们也会。他们大多能从别人脸上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因为从小就学着变化面部。那位灵只想凭思想与我交谈，不爱用声音；那种想象把思想表出来，像无声的言语。他就这样与我谈话，说自己是昏暗的灵，正在寻求独一主，好能进天堂。他良心沉重，只因曾从同伴那里拿过一点几乎不值钱的东西，原以为对方会给他。此外，他们不求自己的“圣徒”或发亮者；那些只被他们的仆人求告。

518 此外，灵与灵、灵与人也会共同生活——他说——既如此富于想象，也就不足为奇。但他们有三个记号，免得说出超过所许的话：一、看见一位白脸、仿佛年长的人，意思是只能说真话，所以他们说话很谨慎；二、仿佛隔着窗户看见一张脸，意思是要离开，不可再谈。我也看见了那位年长者，随后又看见仿佛隔窗的脸，他立刻像要离去，再不敢用那种想象的方式与我多谈。

续论他们如何敬拜独一主。

519 论木星居民

我也蒙准认识木星的居民。我渴望知道别的星球上住着怎样的人：既有星球，就必有理性、有知性的存在；他们把那里所见的一切都归于造物主的荣耀——宇宙中没有什么最终不归向神的荣耀——并借此能感知属天与神性的事物。他们的灵分三类：最低的或属理性的，发黑或昏暗，寻求能把他们引向独一主、好变成属天者的人。此外还有一类，脸上像烛光发亮，其余仍暗；他们像偶像一样坐着，让生前的仆人拜他们，自称是通往天上独一主的中保，不许仆人未经他们作中保就到那里去。脸

上如此火热的，被称为圣徒，因自以为在肉身里过过圣洁的生活，故脸上发光，与其余有别。其中最好的是他们的天使：不是白色，乃是极美的天蓝色，织着金色小火花。这些是他们的天使，构成他们的天使天堂；他们说这些人是通往独一主——宇宙之主——的中保。

520 最低一类中有一个被带到我这里，好叫我知道他们怎样。就状态而言，他属于昏暗的；他们觉得自己像在天上飞，两臂张开，如同在水里游泳。原因是：活在肉身时，他们不是直立行走，乃是爬行，脸却朝前看，不朝下看——朝下看在他们那里是可耻的，是最卑贱一类的记号。朝下看的，他们称为被咒诅的，被赶出去另寻食物。此外他们也像我们地球人一样坐在座位上，那时便是直立的。因此被称为圣徒、脸上如火的第二类，并不像在天上游泳，乃是坐着。

521 至于那星球上的居民，与我交谈的那位说：如前所述，他们爬行，也会坐着；并不像我们这里分成城邑和一般群体，乃像古时地球上那样分成种族与家族。问他各族是否彼此打仗，他温和地回答：不必，因为生活所需样样都有。（他们赤身，因为气候如此……）

522 犹太人完全拜龙为神

今天我周围有些犹太人；我能从老鼠的臭味知道（见第469节），后来又从他们与那拉远的龙之间波浪状的交通知道。他们拜龙为自己的神，我也能认出：因为他们向他祷告，如同向神祷告。1748年1月23日。

续论木星居民对独一主的敬拜。

523 他们说：敬拜天上的独一主；并不称呼名字，只知道独一主掌管众人。因此死后便寻求他，也寻见他——他就是耶稣基督。问他们是否知道独一主是人，回答说：人人都知道他是人，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看见他是人；他亲自教导他们真理，保守他们；信他的有永生。独一主掌管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拜偶像，也不拜那些对仆人自称通往独一主之中保的“圣徒”。他们就这样活在纯真中，彼此相爱，厌恶战争；律法写在良心或思想里，照着生活；若不如此，他们的天使就提醒他们。至于当如何敬拜独一主：既已如此启示，就一般原则而言，儿女从父母学来；教义口头相传于本族，不传到族外。独一主曾受难，他们并不知道，因为活在那种状态里，又由他自己教导；死后便如此被领进他的天堂。1748年1月24日。

524 从我们地球居民那里最先到他们那里的，是我们地球最坏的灵之一。他无法靠近；他们立刻觉得他是恶的，尽管他在用诡计。后来来了一个善的，他们接待他，愿意交谈。又来一个性情居中、尚未变好的，他们也不愿放进。可见他们立刻能觉知来者的品质，从而与之保持距离。

525 此外，当灵成为天使、被提到金蓝色或天蓝色的天使那里时（见第519节），他们面前就出现仿佛着火发光的马——我也看见过。他们被这些马载去，来到天使中间；他们说：与天使同在，敬拜独一主。

526 论龙

龙从天堂被推到低处——尚未到最低，只是叫他注意到惩罚，好能悔改——不断密谋作恶却毫无效果之后，终于显出自己是造物主神最苦毒的仇敌；先前他还说自己敬拜神。怎样的敬拜，我也蒙准知道：他若不是把自己摆在神以上好指责神——因事事不如他意——就把自己摆成与神对等。他发怒，咒骂；于是被推到最低处，在那里又受了一些折磨。此后他像疯了一样，整夜咒骂我，毫无缘由——无人挑动，唯独他自己激动自己——只因我反对他，便亵渎，把咒骂对准我。我整夜都感觉得到；那时他被留下独自一人。醒来后把这些告诉他，他照常承认，便想逃到宇宙尽头，好躲避惩罚。是否出于真心，我尚不知道。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中保的人，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他们对至高造物主的心态就是这样：口头承认，心里却自以为与他同等；恶念与图谋一得逞，心里就把自己抬到他以上——因为他们不承认中保。1748年1月24日。

527 木星居民（续）

那些灵也不能被恶灵迷惑，因为他们活在生活的秩序里，思想多于说话；推理从知性降下，知性又借他们的天堂，由他们的独一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从与我同在、如今仍在的那个灵觉察到：恶灵发出的恶气无法在他那里附着、立足，毫无效果。他几乎不把恶放在心上；只因他所叙述的那件事（见第517节）而烦恼——那事轻到在基督徒中间会被当作无有。1748年1月24日。

528 从许多人的经历清楚可知：他们能从别人脸上知道思想，也就是能用脸说话——尤其从小很少说话、也未学会伪装的人。因为那样说话时，一切思想连同最细微的变化都显在脸上。灵也能巧妙地用所成形的脸来表现这一点，借连续的变化传出一个情感的种种变迁。

529 木星居民（续）

他们中间一个灵也向我显明：如何借面部变化彼此交谈，也就是靠极细的肌肉动作，尤其嘴唇周围——所以那里有那么多错综交织的肌纤维。至于眼睛周围，据我猜想，表现的是更内在的情感。因为脸是人内层的表象，造成来是为能说话，如前面论灵时所说（见第528节）：脸及其形式的变化、状态的变迁，显出内层。但他们借嘴唇周围纤维的变化向我显什么，我并不明白，只能感到一些变动——因我从小脸上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与习惯。这也是他们无法伪装的原因：他们活在那种生活秩序里，对同伴什么也藏不住；同伴立刻知道他们怎样、在想什么、做过什么。因此在他们那里生活是属灵的；人能立刻被分辨出来，从而受教、被改造。

530 他们还表明：并不勉强自己的脸，乃任它自由发出——这对从小习惯伪装、言行与所思所爱两样的人，几乎是陌生的。后者的脸收紧，随时准备照城府的指使去变化。而在他们那里，脸很自由地流动，尤其嘴唇一带如此发出，嘴唇略微突出；纤维因此有自由表达所想的一切。在我们这里却不然：

纤维收紧，无法表达心里所感。若嘴唇及周围一切纤维都舒展开来，真理就很明显了——那里有极错综的肌肉与纤维系列、一束束的肌纤维；它们被造不仅为咀嚼与说话，也为表达心智每一个单独的观念，可以说观念就刻写在上面。

531 问他们是否知道独一主是人。他说知道，并且因常常看见他，所以知道他是人；又知道他们的独一主就是耶稣基督——虽不以这名字称呼他，但被称为“耶稣基督”的，正是至高者自己。如今他们一致承认：他不但是人，同时也是神。至于“王”这名，他们认为有损他的尊严，因“王”带有世俗意味。他们也承认“耶稣”意指救主，因为与“万人的守护者”是一个意思。1748年1月24日。

532 木星居民（续）

与我同在的那一位渐渐厌倦，渴望自己人作伴，厌恶我们地球的灵——因为那些灵想骗他，引他走向违背信仰与真理的事。他还说：在他所住的那片地上，人口之多，正是那地所能养活的；土地肥沃，万物丰足。人人无贪婪地生活，只求能得饱足——由此可断定：人数必多。1748年1月24日至25日。

533 至于他们的脸：与我们地球人的脸完全一样，只是更美。有两张脸以本来的形状向我显出，美丽、洁白、真诚、谦和，带着合宜的羞怯。他们的天使以一张小脸，出现在白云后面，准他们显出自己的脸。1748年1月24日。

534 他们较“圣”的一位也向我显现：从脸向前向下，仿佛一片火光。他同样站着劈柴，把柴踩在脚下劈开（参第273、330节）。问他是否觉得冷，回答说：并不觉得热，尽管外表像火。因此，人若把功德或公义归于自己，或把圣洁归于自己的力量，来生等待他们的就是同样的命运。1748年1月24日。

535 他们的天堂与我们的分开：一则为要与本星球上的自己人同在；二因他们相信缀着金色小星的天蓝色才是真正天上的颜色，既如此信服，也就觉得自己穿着天蓝色。他们不愿与我们地球的灵同在，因凭经验知道那些灵狡猾诡诈，又不承认独一主；为躲避他们许多的错觉，便避开与之结交。他们的天堂与我们地球的天堂一样大，甚至更大，因居民人数更多。1748年1月24日。

536 奇妙的是：当那位脸上如火的木星居民在脚下劈柴向我显出时，我仿佛看见有一个人正被他那样击打——就像我们地球上劈柴人所做的（见第271–273、330节）——其实只是木头。由此可推：把木头代替主，关于主的幻象仍在。他们怎样看，我不知道；但这种幻象在别人那里也有。由此可见，把功德归于自己，里面藏着什么。1748年1月25日。

537 他们几乎不与非本族的人来往。在边界外遇见时，也友善交谈，愿意向他们尽各样仁义的本分；但交往圈只在亲族之内，亲族可以伸得很广。因此他们分为种族、家族与家庭。1748年1月26日。

538 论龙

奇妙的是：龙，也就是“古蛇”，虽毫不停止极诡诈地逼迫信徒——诡诈与毒害我无法描述——却有时也承认：他比谁都更清楚，耶稣基督是宇宙之神，掌管宇宙。此外灵也能与他交谈；我与他谈，像与别人谈一样，常当面责备他的诡诈——但只能借着灵。在天上的若不借着灵，就不说话。

539 木星居民（续）

如前所述（见第518节），木星居民与自己的灵交谈，正如上古教会的儿女与善灵、也与恶灵交谈——从创世记的记载可知。上古教会言语与记忆并不那么多，更多的是想象与思想，因此能共享所想与观念。活在别的星球、处于类似状态的人，同样能交通思想的观念。但随着时间推移，人越被带到外在事物，便开始说话、用记忆抓住东西，于是思想的力量被抹去。

540 在木星居民那里，几乎一切言语都是内在观念——我们所谓物质观念或想象观念——而不是把感官或外在观念编成声音才构成言语。那种外在言语他们也有，却是这样：它伏在内在之下，在某些情形里借它表达生活上有用的事。

541 至于他们与灵的交谈：有两种恶灵侵扰他们。一种最坏。这种灵一到，一种恐惧带着战兢就笼罩他们；他到我这里时也明明笼罩了我，叫我内心惊恐发抖。我定睛看时，他昏暗，像一团乌云，前面有若干星星；贴到我左侧，向后背倾斜。他与我说话，想用对木星居民说话的方式对我说，却被他们的天使拦住（见第542节）。他说能知道他们一切所想所行，也确实从他们的记忆里抽出——主一许可，这对灵很容易。他想照样因我所想所行责备我，想把那些抽出来，却被禁止了。他说平常就这样责备别人，奇怪为何对我不能。又说蒙准用惩罚管教他们，比如关节疼痛，直到再也受不住——手指、脚趾关节扭曲，脸上也有些轻微的刺痛——都按许可而行。

542 但他们的天使立刻在场，占据头部的区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充满——与我们地球的灵不同。我们地球的灵仿佛占据脑与头，有时用力到像在挤压头皮，或像要把颅骨抽掉，常带着可感的疼痛；若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遇上，会以为颅骨正被抽走，或脑被完全压扁。木星的灵却以柔和的吹息充满脑部，像柔和、共同的滑入；他们怕伤着人，怕人从他们感到痛苦。他们就以这种滑入在我这里。他们拦阻恶灵，不叫恶灵做出超过主所许可的恶；恶灵因此被关在界限里、受约束。这些就是保守他们的天使；我也与他们谈过。1748年1月26日。

543 人不可与任何灵说话，乃是灵与人说话。他们惊奇我竟与他们谈了那么多；由此能知道我是另一种人。人受罚时，只许说“我不再这样做了”。也不可告诉本族任何人自己曾与灵说话——那样要受严厉惩罚。

544 木星居民（续）

灵可以与人说话，人却不可与灵说话，除非受管教时说“我不再这样做了”。既应许之后又犯，惩罚就更重：灵会回来，很容易证明他有罪——灵从他的记忆知道一切，他们的天使则从良心知道他做了什么。因此灵从记忆知道所行，天使从良心知道意图是否恶，便按当时的情形加以调节。这好比在灵与人之间作判断。

545 另一种灵责备他们，同时也教导（见第541节）。他们也显得昏暗，像穿着粗麻布，同样贴到左侧，更靠前。这样一位也贴到我左侧与我交谈。他说：虽用恐吓使人害怕，却不加害；人一害怕，就教导他当怎样思想、怎样生活。所以他们是教导者。

此外还向我显出一个死人的头，或说秃头：头顶光秃，只剩骨头。据说一年内将死的人会看见这种头，好预备死亡。他们并不怕死，只怕撇下朋友、父母与儿女；但知道自己要上天堂，因此并不为此忧伤。

546 那里人的寿命大多是三十岁。超过的被认为不可教，灵也不敢再劝戒、惩罚他们——他们说自己知道这些事，也知道这些灵；既不像年轻人那样柔韧可教，灵也就更少愿与他们谈。再者，出于主的圣治，他们活不过那些年岁，免得人口过多。他们有后代，并且增多——饥荒与匮乏并不拦阻生育，不像我们地球。因此一到少年就结合，所求的只是繁衍后代；其余这里所谓的逸乐，他们并不那么在意，一心只为后代。

547 此外他们的脸是洁白的，也护着脸不受日晒。至于身体，固然也洗、也干净，却不在意，说那不过是身体；脸却不称为身体，因为借脸说话、思想。他们以为思想属于脸，所以不愿把脸当作身体；因此护理脸，使它洁白干净。他们有宽大的头巾，用蓝白色的树皮做成，宽宽绕着头；身体却没有。他们借思想向我显明怎样看自己的脸：几乎只是在说话，很少肉体成分；尽管是肌肉构成的，他们仍看作没有肌肉与纤维。1748年1月26日。

548 木星居民（续）

他们的住所或帐篷也向我显明了：低矮，只有顶，四周敞开，用蓝白色树皮做成；在我看来顶上像缀着星星。另外还有一种帐篷，材料、颜色、点缀都相似，是圆的，又纵向伸出。他们躲进去，免得脸被日晒所伤——脸他们极力护着，因不把脸看作身体。

549 此外我与他们谈到他们的圣徒。最“圣”的那些成了劈柴的，如前所述（见第534、536节）。他们不称我们的救主为“独一主”，而称“至高主”，由此与人有别——因为他们也想被人称作主，要仆人不要拜至高主，乃拜他们自己，由他们把祈求带到至高者那里。因此受这样的惩罚：觉得发冷，又劈着柴。在肉身生活中，灵也不像对待别人那样靠近并管教他们（见第546节），因他们不肯受教，固执，又冷；灵一靠近，从寒冷就认出他们是这类人，便无法接近。这类人不像我们那些在脚下的劈柴人（参《天堂的奥秘》4943），乃像在前面上方的“天堂”里——这是傲慢的记号。

550 当我与他们谈到：无人能凭自己行任何善，只能凭独一主——他就是善本身、一切良善的源头——他们的天使谦和地回答：自以为能行善，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看法，只觉得行善的就是他们自己。后来向他们显明：凡所想所行的善，唯独来自宇宙之主——显明的方式是他们能领会的——他们便回答：他们是按人的方式说，我们是按天上的方式说；于是承认了，却说那样想更简单。也向他们显明：主准许活在那种单纯里的人这样思想，只要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写这些时他们也在场，却在远处；仍借着作中介的灵而在场。

551 他们尤其凝视满天星辰，称之为天使的居所，对许多世界一无所知。此外他们远比我们的灵智慧。论到我们的灵，他们说：说得多，想得少，因此许多事不能更内在地觉知——例如那善是否真是属天的——所以是外在的人。这话只指他们不愿与之同在的那些灵。

552 此外，他们的天使是分开的，并不这样与我们的天堂同在——除非是他们更内与至内的天使。因为内层天使的自我，与属天、属灵者联合时并不和谐：幻想与所服从的类似事物不同，所以除非借共同的流入，不能那样同在。但更内与至内的天使构成遍及全宇宙的一个天堂。1748年1月26日。

553 木星居民（续）

恶灵站在我旁边之后，他们的天使便照前面所说（见第542节）占据我的头，拦开那灵，不叫他加害。从我们更内的天堂，天使的诗班一个接一个来到，作歌唱的、有表象的回旋，叫他们快乐到以为被提到了更高的天堂——他们的喜乐我隐约感觉到——并想把这事告诉其余的天使。诗班一个接一个来，在他们看来仿佛成了整个天堂，深深打动他们，以至承认：他们的独一主掌管满天星辰中的一切。这些悦耳的天使诗班持续约一个钟头；在场的木星灵又惊奇又大受感动。

554 他们又惊奇我说：要把从他们那里听见的种种事告诉我们地球的居民。他们完全不愿，因被禁止泄露灵告诉他们的话，违者受罚。也惊奇这类事竟能传遍全地——因为他们只知道本族亲人所在的那一片地区。

555 他们有月亮发光，所以活在光中。那些想受人敬拜、自称至圣的（见第519节），称主为“至高主”，不像别人称“独一主”；他们不愿称呼太阳，因以为那里是至高主的居所。因此他们是拜自然的；也因此想变得如火，外表也像火；不断向我暗示“至高主”（见第549节），因他们也热望被人称作主。不愿称呼太阳的就是这些人。其余的人说他们说谎：他们明知太阳比他们的月亮或大星更亮，又带着大热；他们躲进帐篷躲避那热。

556 总之，他们虽活得如此单纯，却远比那些想被看作有学问的灵与灵魂更智慧。他们凭自己觉知什么是善，甚至不愿提恶；我两次想说“恶”，他们都反感。我可以承认：他们远更智慧。我们的人当作智慧的那些细节，他们弃绝，看作无价值，说里面毫无智慧，反倒堵塞通往智慧的路——这也清楚

得很。没有沾染哲学、术语与最琐碎细节的灵，甚至我们地球上这样的人，心里都不能不笑：人竟凭这些自以为智慧；其实它们像密云，遮住并弄暗一切真正知性的光。它们不但藏起、夺走光，还叫人瞎眼：由此生出一切无法驱散的怀疑，因离真理太远。1748年1月26日。

557 论灵与人的交通

如前所述、所示（见第445节）：灵——即身体已死之人的灵魂——与人同在并站在背后时，自以为完全就是那些人。若蒙准，他们能借着与他们说话的那个人——却不能借别人——完全进入尘世的生活；而且明显到能借那人用话语、甚至文字交通自己的思想。因为有时、甚至多次，他们引导我写字的手，完全像自己的手，以至自以为是自己在写——这是真的，我可以作证。若蒙准，他们还能用自己的笔法写；我从一点点经历也知道，只是这不被许可。1748年1月26日。

558 木星居民（续）

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重新搭起帐篷：并不装饰，只要干净；又关心吃。没有衣服；并不求比饮食起居所需更富。此外最大的关心是教育幼儿，爱他们极其温柔。

559 他们走路时脸朝前，戴着宽松的遮盖；几乎是跳跃着前行，在行进中常常抬起身体，好用脚站稳；迈步时略用手帮助，好保持直立。这一切都向我显明了，也被他们的灵看见并证实——灵除了天使准说的，什么也不敢多说。1748年1月26日。

560 他们看见马，与我同在的便说：他们那里也有许多这样的马，却在树林里；虽不伤人，他们仍极害怕，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原因藏在这里：马代表知识；关乎细节或感官的知识，因而属于身体、自我与世界——正是这些迷惑了上古教会，导致堕落，与迷惑他们的知识树一样（创3:6）。惧怕马的原因就藏在这里；由此也推出：他们不该学那些科学，免得知性昏暗、盲目，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开始掌权——这些爱从黑暗发源，也在黑暗中掌权。

561 问是否马这样多，他们否认。由此也可推想：海里的鱼并不无限繁殖，某些有害的动物，如乌鸦等，也一样——虽未被灭绝，等等。这些都清楚显明主在总体与细节上的圣治。他们领会了，说：主如此掌管，是为叫各人各有其分。1748年1月26日。

562 灵比人优越，也可从这一点看出：那星球的居民连字母也能明白——无论我在写的还是在读的——仿佛受过教导；他们就这样渐渐占有人里面的东西。

563 木星居民（续）

他们中间最坏的拜太阳，称之为主的脸；自称圣徒的便如此说服仆人。他们自己却说并不拜太阳，乃拜至高主，其居所在太阳里。但这些人是他们中间最坏的，其余的都躲避。如前所述（见第549节），灵也因寒冷而离开他们；因此他们被隔绝，与天堂没有交通。

564 此外我能从他们更充分地领会许多事，因他们只思想，不在意细节。例如，我专心思想什么是知性之光——就是从我们的主流入的真理之光，也是关于普遍事物的认知，如我们的主掌管一切——那时便明白：细节会使那光昏暗；个别事物或个别的真理，处在那共同的光里，就像世上造成颜色的种种变化。因此重生也被比作彩虹。再者：正是思想使人成为他那样的人。思想若只附着于世俗与肉体，知性便与之联结，以致无法与灵的天堂交谈——因为思想冲到外面，进入自我、世界与自然，来生便留下幻象，须经痛苦的分离才能抖落、死去。那些只思想主、因而思想属天事物的人则不然。所以彩虹有两道弧：一道由与属灵事物结合的幻象构成，是灵魂所喜爱的；另一道由属灵与属天的种种变化构成，不含属自然的——那就是更内的天堂。1748年1月26日。

565 沉溺于肉体的人，只把出于词语与含糊两可的细节，以及世俗肉体里的事物，当作一切；连一切崇高的思想也被拉进来，淹没其中而灭亡——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些就是一切。但吸收关于天上生命之思想的人，丝毫不理会这些，反而当作可笑的，看作遮在太阳前的一小片云，立刻驱散；他们爱的是没有小云的光。颠倒秩序而生活的人却爱没有光的云，把光放在云里——这就是他们的聪明，也是全地球所推崇的。哲学术语也是这类障碍，因而整个人造的哲学也是。1748年1月26日。

566 木星居民（续）

赤道一带的居民，像我们地球上非洲与炎热地带的人一样赤身行走，如前所述（见第520–521节）；正如所读到的上古教会之人，以亚当为名，也曾赤身（创2:25）。在纯真的状态里，赤身并无羞耻。赤身的羞耻出于罪，也就是出于属天之爱被毁；随后兴起的种种爱才使赤身成为羞耻。因此亚当一知道自己赤身——夏娃也一样——便躲藏起来。活在那星球赤道一带的人也是如此；赤身对他们无关紧要，因他们所求的只是为了天堂而繁衍后代。

567 他们也不像陆地走兽或四足兽那样用四脚走，乃多少跳跃着，同时用手帮助，好走得更快；时时用双脚站立，膝盖却弯着；无论在哪里，都像穆罕默德信徒那样雅致地坐着，也那样休息。跳跃前行也出于更内的本性：他们属于地，同时又仰望天。我们地球的人与灵却嘲笑这事，因他们本是恶的，恶意与生俱来，又夸耀自己直立行走——其实更多出于傲慢的本性。显然，身体直立并非天然，乃是人为的，经久训练与习惯而成。天性更愿人像木星人那样走；我们地球人若这样走，出于习俗或功用，也会成为合宜的礼仪——正如赤身在我们地球炎热之地的情形。

568 那星球的人现在说——我觉得借灵与他们交谈时（这对我们全能的主很容易）——他们的朋友从不在意赤身，从不惊奇，也不看作可耻。

569 当木星的恶灵在我身旁，想因我所想所行责备我，而那星球的天使也在场时（见第541–542节），他们使我的脸，尤其嘴唇一带向上提起，嘴张开，脸一直愉快含笑。后来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使那地的居民保持愉快的脸，而非愁容——看来因有天使在场。那恶灵只知道自己站在本星球居民身旁。1748年1月26日。

570 除了先前说的那些灵（见第519–520节），也有劝人行相反之事的灵；到处都有对立的灵，就是从群体中被赶出、变恶了的。他们靠近人时，像一团飞火落在人面前，再往背后下方去，从那里朝上方说话，声音沙哑或分裂，难以充分描述，几乎像用分叉的舌头说。他对人说相反的话：不要照天使的教导生活，乃要随他们的放纵，以及教导之灵先前所说的反面。多半在教导之灵刚离开不久就来，说相反的话，劝人过放荡的生活。但那里的人知道他们是这类，便毫不理会。他们也由此学习什么是恶——人还是人、且是这类人时，生命与知性若无对恶的认知就不能成立；必须借恶受教什么是善，从而学会避开恶、渴慕善，也被善所感动。1748年1月27日。

571 那些自称圣徒的灵是冷的。为叫我感受他们的冷，有一个灵靠近，仿佛进到我里面；我因此感到他冰冷的状态。他说从我感到了热。1748年1月27日。

572 木星居民（续）

他们的善灵很焦急，要我不要把所听见的任何事传开——在他们那里，除了最亲密的朋友、配偶，以及儿女对父母之外，把灵所说的话传到家庭以外是被禁的，违者受罚。我回答说：我们地球情形不同——灵与天使并不与人说话，人也听不见灵在说什么，因思想沉浸于世俗与肉体；人的性情是：感官抓不住的就不信。因此许多人甚至不信有灵与天使，因而也不信有天堂与死后的生命，更不信独一主掌管万事万人。他们更难领会这些，因凭外在感官的观念判断——那些观念那样有限、肉体、物质，对这类事一无所知，只把一切包在黑暗里，因而包在怀疑里，叫人里头否认。如今，关于我在另一星球所见所闻的这些事，许多人也不信，只包在各样表象里，称作幻象；若敢的话，连圣言里所读的也会称作幻象。他们就是这样不信。至于他们心里怎样想这些，我还不知道。

573 他们大为惊奇：我们的灵除了嘲笑他们走路用手帮助、又嘲笑他们赤身之外，什么也不做，对所说关于他们天上生活的话却一点也不记得。这表明那些灵只思想最低的——肉体与地上的——对更高的事毫不在意。

574 从他们用脸说话可以断定：同伴与他们的灵所说的，他们领会得更充分、更迅速；更完全的人，对天使所说的也是如此。因分散思想、把思想拆成许多要点的那些细节不在，所以能完整看见思想——里面同时含有许多，正如人几乎一眼就想到或看见所描绘的，连同其中的情感；因此能认出言语里藏着怎样的情感。所以那张说话的脸在他们那里是心灵的指标，眼睛周围甚至是心智的指标；他们又从不伪装，因此内在与更内的生命本身就在言语里。他们能这样与属天者交谈，因观念不沉入地上与肉体的事物——那些事物使人隔断内层：在我们地球上，外面装作天使，里面却像野兽。他们惊奇我们地球人的脸还能有一点美，为何没有扭曲——但这另有原因。1748年1月27日。

刚才与在场的木星灵谈及：我们地球的恶人在来生，脸会渐渐变得那样丑、那样扭曲，叫他们因丑陋简直看不下去。告诉我：美丽的脸来自他们纯真的婴孩时期。1748年9月4日。

575 论来生中试图用锯锯草取暖的人

关于劈柴的人，见先前各处（见第271、273、330、534、536、549节）。也有锯的人，锯的不是木头，乃是草，想借此取暖。问他们是谁，便是那些在世过着很道德的生活、不对人行不义、在公民生活中被称为好人的；也赒济穷乏，于是以为能由此得赏赐。可是他们虽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道路，是唯一当拜的——因他是唯一的中保，是人又是神，因而是独一主——却仍越过他，心里以为承认独一神、宇宙的创造者就够了——他们所指的是父——于是怀疑、或不如说否认我们的主，轻看唯独他的中保。这些人死后就是冷的，试图靠把草锯成极细来给自己取暖。

576 此外他们四处游荡，逢人便问：可否给他们一点东西取暖。即便从别人得了什么，甚至得了一点热，对他们仍无效——因他们要的是内在的热，不是从别人得来的外在的热。终于对别人的热害怕又恶心，便又回去锯草，好自己取得热。我也感到他们的冷，相当强烈；他们受不了我取暖——无论靠火，还是用鞋之类暖脚。

他们一直盼望被提到天堂，因一生行过善；甚至商量怎样闯进去，或把自己抬上去。却是徒然；他们仍旧冷。

577 尽管如此，这些灵仍极其敏锐。我从一个被提到较高灵之气场中的人推断出这一点：那里的灵无法与他和谐，因太粗钝，透不进他所想的；直等到他来到从前与他相似的人中间。可是仍不能长久与他们同在，因相似的东西还粘在他身上。1748年1月27日。

578 论善灵的特征

善灵凭许多特征可以分辨：靠近我时的温暖；作用在我身上的柔和；说话的轻柔；许多人一齐行动时柔韧的流动性——尤其许多人同在时，明明觉得是许多人一齐行动，并不像天使那样完全如同一人。最显著的是：不愿说任何人的坏话。有一位与他们同在社会里交谈的，因恶灵不虔，便用恶名称呼他们；他们便把那说话、因而把自己与他们分开的人从诗班里疏远出去，说他必须先受教，不可用尖刻的话伤人。因此在群体里立刻能认出是否同类、是否和谐；他们也这样被试炼。1748年1月27日。

579 论天使的诗班

一连几天，我周围听见许多天使诗班；除了穆罕默德信徒的（参第512–514节，又见第3040节）以外，其余我分辨得不太清楚——因我能观察到他们的回旋各有不同。有的一口气转完一圈，中间没有停顿的记号；有的持续下去，分作两段收束，于是一圈里仿佛听见三重、四重、五重的节拍；有的每一圈作出六个可感的节拍，转得极快，一圈几乎不到一秒钟。1748年1月27日。

580 论木星居民

我从他们的善灵听见关于那星球居民之死亡的事：他们在少年时死去，原因如前（见第546节），免得人数过多。但很少像我们地球人那样死于疾病——除非过了恶的、外在的生活的；他们安然死去，像睡着一样，借睡眠进入来生。

581 我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那星球的一些灵与我同在，听见了。他们惊奇独一主竟成为人，并在地上像别人一样；随后却说：这一切都是神性的。我们地球上一些不信的灵不断暗示：他不过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生来是人，与别人一样，等等。木星灵听了，起先不多说；后来却说：那些灵完全是魔鬼，因所说的都取自世俗、肉体一类的事——木星灵自己把这些当作渣滓丢弃，看作虚无——那些灵却想凭渣滓说话，渣滓叫心智瞎眼，把黑暗挡在真理之光前。他们现在劝告我们地球的灵：只要仍留在这类瓦砾里，据此立论、据此判断，就跟他们自己的魔鬼没有两样——那些魔鬼被他们从一切群体中赶出，扔到脚下，像吐在泥里一样吐掉。他们也能从这一点判断那些灵的恶性：关于所听见的一切，那些灵幻想里转的只是赤身；其余属天的事，连想也不想。由此断定：他们里面几乎没有属天的东西。1748年1月26日。

582 至于他们的走法——用手帮助，又跳跃着（见第567节）——我也蒙准看见：怎样迈步。每走三步就转身，脸与身体转一整圈，然后坐下。为的是叫人只看见脸——他们很愿脸被人看见；其余部分借着坐下便遮住了，按他们坐的方式，前面也被遮住，那些他们也不愿人看见。

583 此外他们的一些灵与我同在；我把我们地球的居民指给他们看，那时那些脸在我看来都比平常小。原因是：他们看见我们地球人的脸比他们星球居民的脸小，并说那些脸不美——既因更小，也因略有变形（麻点、疤痕之类）。又说他们那里找不到这样的脸，也没有因红脓疱等而脸上带疤的，因他们不生病。有些脸讨人喜欢：嘴唇一带略微突出，又舒展开来，像含笑的脸；愁容他们不喜欢，因世俗的忧虑把这类表情印上去。因此他们能从脸认出人的品质。1748年1月26日。木星的公转约十二年，自转约六小时。

584 木星居民（续）

关于木星天使的流入，只须记述：它是柔和的，像交替起伏的波浪；因此温和，正如他们的性情——思想也是这样的。

我常借他们的灵与他们交谈：须知天使在思想，灵便仿佛出于自己把那思想说出来——否则思想会被引开，被那些不反思、以为完全凭自己说话的灵接过去。我与来自另一星球的人也谈过同类的事；他们比我领会得更好。我只要略示意向，他们便抓住更完整的意义；因此他们说：这样领会我，比借说话的灵把话显明传给他们更好。

585 此外，他们的知性远胜过我们地球上所谓学者或智者的知性，尤其胜过欧洲人。欧洲人自以为有学问，因讨论哲学，一心盯着术语与尘屑——这些夺走事物的一切意义，就像心只盯着说话者的词语，不盯着意思；术语一去掉，心便能清楚觉知。木星的灵很明白这一点，说那些不过是挡在路上的

小黑云；他们用异象描绘满天星辰时，不愿让这些进来。由此可知差别有多大。当他们想表象独一主如何把败坏的情感转成良善——也就是把恶转为善——时，便把知性的心智表象为美丽的形式，把它的活动表象为与那形式相合的情感；然后想向我显明独一主如何把败坏的情感折向良善。他们按自己的性情做了一段时间，做得那样灵巧，连天使也称赞。我们地球的学者却一点也不能领会，尽管自以为有学问、比那些灵更智慧；其实他们自以为有学问，不过是能争论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变化、什么是实体、什么是物质与非物质——另一星球的灵嘲笑这些，称为疯狂。他们爱真实的事物；那些人只爱最污浊的泡沫。这些话他们现在正告诉我。

586 再说他们的走法：并不像动物那样爬，乃是半直立的——胸与脸斜斜朝上前倾，脚较低地触地；因此很容易用手或手掌帮助自己，也能很快转身、很快坐下。

587 此外，我躺在床上时，他们不愿我转向床壁，总想叫我朝前看，背对着墙。我说在这里不能这样——休息须两侧都能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用整个身子很快转过来做到的，因总想朝前看，以为主在那边。这类事以前也常临到我，却不知原因：原来是同类的灵与别人一同行动。1748年1月28日。

588 也向我显出那些自夸为圣徒的人的头饰：一顶黑色塔状帽；帽子底下的头雪白——是否因白发，我没有问。他们的圣徒就这样遮头，仿佛用塔遮着。

589 木星恶灵所受的一种惩罚

他们中间最坏的所受的一种惩罚向我显明了：仿佛关在大桶里，捆得丝毫不能动；同时被可怕的幻象侵扰，关乎自己的囚禁；想挣脱锁链的渴求被激起，既是徒然，便连同渴求生出焦虑与折磨。告诉他们：必须忍受这些，直到还清一切，直到“最后的一文”（太5:26）。尽管如此，他们仍得释放。他们的脸向我显现：丑陋，仿佛被撕裂。这惩罚既对应地狱团伙以为自己在某种大桶里的幻象，也对应幔子的惩罚（见第434–435节）。据说那时他们受极苦的折磨；但又告诉他们：若真要还清最后一文，那就是永远。因此独一主在我们地球上忍受了最残酷的折磨，好叫这些人只要忍受片刻，就能得释放。

590 欧洲有学问的灵不断想引诱他们离开真理与对主的信仰，便提出异议：救赎是在时间里做成的，主降世之前几乎过了四千年，而在那以前灵也已得救。木星灵忍不住发笑，笑他们竟拿这类事诬赖神性事物——正如告诉他们的：在神那里，过去与现在是一；从永远到永远，一切都呈现在他面前；应许与作成，在主那里是同一回事。此外他们还常提出别的反对，想败坏所遇到的任何灵。被称为基督徒的欧洲人就是这样——而且许多人里头就是这样：在世上伪装，口头说一套，心里另有一套。灵或灵魂此后只能凭后天养成的性情说话，也就是凭心，因而凭其爱之生命——那生命无非由纯粹的欲望构成，所谓知性也无非由纯粹的虚假构成。因没有附着的理性，除非从他们的爱流出。因此，身体里的爱怎样，生命与行为就怎样；来生识别这一点容易到再没有更容易的：只要说出一个词，或透出一个观念，或仅仅一想，整个灵立刻暴露，连同他在肉身生活时怎样；于是与同类结合，一齐行动。

591 也与另一星球的灵谈到：这里的人怎样做哲学——描述灵、灵魂及类似不可见之物时，便把人的观念所能附着的一切都去掉，如地方、部分、形状之类，以致表达关乎灵及类似事物时，既无观念，也无词语留下，便称之为非物质等等；于是包在术语里，最终包在隐秘的性质里。于是终于怀疑：感官所能把握的事物之内是否还有什么——许多人否认，至少心里否认。因此否认灵，否认属灵事物，否认属天事物，自以为将像其余动物一样死去，甚至不知道怎样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却仍想被人看作有学问。此外他们把这类术语串起来，编成许多题目，其实全是学院术语；若展开，不过显出简单、容易表达的意思。木星的灵嘲笑这些及类似的事，再次称他们为疯子；若他们的思想沉浸、缠绕、网罗在这类东西里，便称之为粪土。1748年1月28日。

592 论女人的惩罚，尤其过奢侈懒散生活的女人

看见过那些过奢侈懒散生活之女人的惩罚。那是某些地区女人的特点：一旦富了，又因某种缘故高出别的女人，便坐在逸乐里，像女王一样让仆从伺候，什么也不关心，只顾放纵性情，在奢华与闲散中斜躺榻上、打扮自己、坐在宴席桌旁，就这样过日子。但看见了她们在来生所受的残酷惩罚之后，我两次被告知：所说的并不是生来就像女王的，也不是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因而只知道那一套的女人；乃指那些随着时间、因某种显赫地位、因财富、因由此而来的傲慢，而把自己交给逸乐的女人。

593 她们初到来生时，先觉得自己与同类同在，行事也像在世上一样。但这场面变成残酷的一幕：她们彼此狠狠撞击、殴打、撕裂，扯头发，连头皮都扯下，凄惨到叫人看不下去；又像猪一样把她们赤裸吊起，砍脚，用上千种方式一个接一个地撕裂；血流得那样多，叫我战栗。描述这些就是恐怖，然而她们的惩罚就是这样。我周围的灵都吓坏了，想逃走。是怎样的女人，见第592节。她们在我看来出现在前方向左较高之处，象征傲慢的幻象。1748年1月28日。

594 论欧洲灵的不信

我正读到关于我们救主受难的内容时，一些被称为基督徒的欧洲灵插进这样那样的话，想迷惑木星的灵，一心要引他们离开真信仰，好把自己那些绊脚的想法传给他们——那些想法很多，都取自我们救主的受难与钉十字架。我对木星居民说：讲这些话的人中间，可能有些在肉身里曾是公开的传道人；讲道时自己也感动，把众人感动得流泪；如今却成了这样的嘲笑者——因现在凭性情、凭心说话推理。另一星球的居民对此惊奇，也惊呆了：内层竟能有这样的分裂，嘴上能说一套，心里另有一套。他们说：这对他们是不可能的，因脸不能说出与心不同的话。1748年1月28日。

595 论最有学问者中间的一位

一位因教义极负盛名、最被推崇的灵，从下面、也就是从低地升到我这里。他是冷的，我从冷风明明感到。他说听见我与别人谈什么，但属天属灵的事一点也不懂——尽管他曾是写这类题目的主要人物之一；连低等的灵所知道的他也不懂，甚至不愿学。于是被责备：在这生命中那是唯一必需的。他竟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1748年1月27日。

596 木星居民（续）

至于食物的味道：他们并不按口味预备食物，乃按食物给身体的功用；对身体更有用的，对他们也更可口、仿佛更甜。因此不会被口味拖进奢侈，以致败坏身体的健康，心智也跟着受害——心智健康，在于身体健康。照料身体，是为了内在的人。我们地球却不然：口味掌权，于是身体生病，心智发狂。

597 论灵强烈的欲望

有些灵很容易被欲望点燃，以至变得极不耐烦，仿佛被欲望烧着——而且对他们并无用处，其中一位也承认了。常常这样：我被欲望烧着，想占有、购买这件那件；我觉察到：燃烧、渴求的并不是我，乃是灵——他们与我交谈，证实自己的欲望，说若不得到那些东西，几乎活不下去。他们的欲望持续很久，有时直到我得到了为止。甚至那些明知所求对他们无用、只对我有用的也如此——我也向他们表明过；其中一位说知道，却仍停不下来。他们的欲望被群体中许多同类点燃；在人旁边的这些灵是他们最近的工具。为叫我更清楚知道，那欲望在我里面一瞬间就变了——因别的灵接替了他们。因此有激发欲望、情欲及类似事物的灵。这在我身上发生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所以主借这类性情掌管人，并许可他们被激发，原因很多：既为惩罚，也为把恶移走。1748年1月29日。

也有恶灵激发人长时间坐在厕所里、超过应有时间的乐趣——魔鬼极喜爱厕所，见先前第377、414节。

598 论严格意义上的灵：他们不是性情之灵，乃是说话的灵

严格说来，灵是指那些只爱说话、又作许多灵之话语工具的。他们也按属与种、并按等级分开。他们想被称为知性或知识，自以为唯独他们知道，甚至自以为掌管一切——各有差别。每一层级都有这类，也有属于他们的属灵者；可是他们思想很少，尽管自以为比别人想得多。至于其间的种种差别，我目前还无法一一列举。

599 奇妙的是：一有什么对象出现，比如来生中发生了什么，他们立刻自以为知道那是什么，说起话来像真知道一样，说是这个、是那个，描述得仿佛完全清楚；一个接一个，说法各异。于是对触动他们感官的事物形成种种意见，立刻说服自己就是那样。许多人陆续带着确信谈论同一对象。我写作时，他们也爱引导我。1748年1月30日。

600 论天堂里的一种总体荣耀

相当长久以来，我被保持在一种总体的、广阔的视野里，几乎把我从个别或物质的观念中抽离。附近仿佛有一道活泼、灿烂的光，像钻石的光，持续很久。我无法用别的方式描述——因它极其普遍，把我引离肉体的观念，甚至从肉体中抽出。在那光里时，我看见肉体事物仿佛在我下面；确也感觉到它们，却像被移开了，不属于我，不是我的一部分。几次有灵与魔鬼说我不在他们身边，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抱怨：我就这样从他们被移开了——因他们与我交谈、借直接交通与我为一的乐趣消失了。

第三册　§§601–900

601 此外那时我也看见：我处在那种荣耀里，是头在其中，不是身体；仿佛没有头——头扩散进他们共同的气场里，身体却在那气场之下。由此蒙准知道：在天堂里的人怎样能听见、感知灵的气场里所发生的事——仿佛离他们很远、在他们下面；他们所能感知、所知的，也不过是主所喜悦准许的。

602 我也感觉到恶的性情灵的流入，那时对我却毫无效果，因他们无法有近处的交通。其中一位就是龙，当时被许多恶灵与性情灵围着，因而更有力去行事；他用尽一切手段，想插入、侵扰我，后来却承认一点也不管用，便想说服他那一群人离开。

603 借着某些与属灵事物缠在一起的肉体事物，仿佛有什么进入了我，却并不叫人焦虑；因为它立刻过去了，仿佛消散了。

604 此外，我躺在床上尚未入睡时，听见周围天堂总体的歌唱，出自内层天堂许多天使；同时我也处在视觉上的荣耀颂赞里。那进入听觉的颂赞只是听觉上的，又是总体的——因为他们所表象、所唱的内容，我一点也察觉不出。有人告诉我：全宇宙的天堂就这样不断地把荣耀归于主，这样颂赞。

604a#　这种颂赞是持续不断的，也可由此断定：每当我带着某种默默的歌唱呼吸时，便跟随着那些同样借回旋歌唱的人；由此可知，颂赞是永不间断的。

604b#　这只是总体的。天使处于清晰的属灵与属天观念中，除非身在天堂，无人能感知。有人告诉我：对在天堂的人来说，属天的颂赞与属灵的颂赞分得极清楚；灵的气场里发生的事，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以致他们所知所识的，不过是主所赐给他们的。

605 还有一种总体的呼吸。我观察到：那时我多少处在那种总体呼吸里，它轻快、自发；天堂的总体呼吸与我的呼吸仿佛合而为一，心的搏动也一样。然而人人仍能从这总体呼吸里各自呼吸，规律是：毗连的总体呼吸转入一种连续，人人便从那连续里各有自己的呼吸，带着一切变化。1748年1月30日。

606 续论颂赞。天使看灵的气场里的事物，如同在他们下面；除非主准许，他们与之毫无交通。主一准许，他们便观看、察看那些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这曾以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怎样发生、怎样进行；他们却不能从自己去统治——这也向我显明了——因为他们无法凭自己流入，流入乃以他们觉察不到的方式由主掌管。

607 当我从先前说过的那种总体颂赞的气场（见第604节）落入某种观念，而这观念又被较粗的、属世界的情感牵动时，有人说：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坠落，仿佛我正从他们那里滑下去；若再落入属肉体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就像云雾。1748年1月30日。

608 在那种颂赞的状态里——我几乎一整天、或说半天都在其中——我没有个别的观念，也就没有自己能察觉的、借观念进行的思想，因为我所在的是对主的颂扬；众天使诗班以种种方式荣耀着主。我仿佛头在他们中间，由此能知道灵的气场里的事，如同身体里的事。因此不足为奇：木星居民说脸不是身体，又轻看自己的身体。1748年1月30日。

609 论哲学：它是无价值的。今天我出门又回来时，心里难过；我知道这难过来自某个灵——他受了搅扰，靠近我，说他在世时就是这样，自以为列于极负盛名者之中，又专心于同类学问；如今一回想那些，便搅扰不安，大为忧伤。他说如今看见也感知到：世上这类东西何等无价值，不过是幻想，夺走属灵与神性事物的一切光。他称那些为粪土，该丢弃；正是这些一直拦阻他，叫他不知属灵的事，更不知属天的事。如今他与我同在，看着我写，也引导着我。1748年1月30日。

610 来生里人会遇见从前相识的人。人一到了来生，地上的事仍粘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只以为自己还在世上、还在世上活着——这我从许多事得以证实：过了好多年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除非有人向他们显明，他们才终于承认。因此他们心里仍记着肉身生活中的同伴；那时主也准他们找到这些人，像在地上一样与之交谈——但所能谈的，不过是所许可、所赐给他们的。这样，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父母与儿女，却不能在那里同住超过主所许可的时间。

611 找到朋友时，也会遇见仇敌——尤其曾怀恨逼迫过他们的人。由此可断定：怀恨逼迫别人何等危险。那里无人能伪装，不能心里一套、口头另一套、脸上再装一套；心里的感受像白昼一样显露。于是伪装变成公开的恨。这样的人怎能被接进天堂，人人都能自己判断。

612 天堂看见的不是声音与名字，乃是事物。从先前论灵所说的可知：肉体的事物必须先脱去，并且带着种种痛苦，仿佛置于死地；随后还有粘在属灵事物上的属自然之物——因为那种自然无法进入天堂；最后留在灵或心智里的，才是属灵与属天的。既须脱去肉体的、以及已死的属自然之物，灵魂才能进天堂，就极其明显：天堂绝不能听见、也不能理解话语里那些肉体的、属自然的成分，所能听见理解的乃是属灵、属天与神性的——这些远离、更远离、乃至极远离字面的意义。正如人若思想得比别人更深，便不在意字句，乃在意字句里的意义，以及更深层的、贴近感官的意义。因此若以为天堂是按字面听见并理解圣言，或以为天堂理解男人、女人、城邑之类的名字，那是荒唐的想法——因为

天堂处在其中所藏事物的意义里；字句的意义超不出空气或耳朵的声音，因而超不出身体。那么你岂能相信：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会留意那些纯粹肉体、纯粹属自然的事？他自己就是天堂，又使天堂得以听见。1748年1月31日。

613 论木星的灵。木星灵的一群来到我这里。他们的靠近、停留与主动的流入都极柔和，简直可用“甘甜”来形容；因为他们都是正直的，一同生活，彼此只愿尽本分。于是有一种共同正直的感觉，其柔和或甘甜，足以与我们地球善灵的群体区分开来。

614 若他们中间出现最轻微的不合，便以一道细细的白光闪——像闪电——来表示；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合的记号。也以一缕由明亮小星组成的带子来表示。虽有不合，却很快修好。

615 此外，小星出现时是好兆头——我见过不止六百次：很小的、更小的，有时一颗，有时陆续几颗。这也是我们地球的灵所共有的。

616 由此可知：别的星球的灵不能与他们同在，因为就各人的性情、以及群体总体的性情而言，彼此分开。所以当那些灵靠近并与我同在时，我们地球的灵受不了他们，仿佛气味不同，便逃走了。但我承认：我自己并未感觉到那种气味，那是我们地球的灵吹进我心里的。1748年2月1日。

617 论试探。魔鬼的一群何等诡诈，言语无法形容。在试探中他们不单装作天使，甚至装作主自己，并按人的一切幻象千方百计去假扮。人的幻象他们片刻就知道——因为披上了人的人格；此外还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窥察人里面有什么——奇妙的是，遇有机会便记在记忆里。假扮时，他们吹入相合的情感：表面像善的，或恶的；奇妙地分配这些情感，总想把它们扭向恶；又看出情感怎样翻转，一心要把它扭向恶。他们还把合乎那情感的话吹进思想与口中，立刻叫人以为那是自己的——不知道的人不能不信那是自己的，其实是魔鬼的；这我能凭多次经历作证。他就这样从一种手段进到另一种，凭肉身生活中养成的天然本能，片刻做成；人会惊奇：竟有这样的野兽般的本性——而且是养成的。来生里他们因此更狡滑，因为那时像野兽一样凭本性行动，尽管在肉身生活中仿佛还是人。要列举他们的诡诈，写满无数页也写不完。所以若不是主耶稣把魔鬼拴在锁链里，调节并变换他的试探，人绝不可能不在每一刻屈服。1748年2月1日。

618 论无节制的臭气。某晚我喝了许多奶、吃了许多面包，超过灵以为对我有益的分量。那时他们把自己的感觉钉在“无节制”上，并因此责备我。于是鼻中有人粪干物的臭味，又有尿液刺鼻的恶臭，粘着不去。有人告诉我：所以如此，是因他们把感觉扣在那种无节制上；至于与他们同类的气味，他们说自己闻不到。1748年1月30日与2月1日。

619 肉身生活与肉身死后生活的差别。在身体里的生活与后来不同。在身体里，人还能因种种属世的缘故向仇敌、向所恨的人行善——因为受世界种种目的与爱所支配，所以能伪装，自称朋友，其实是仇敌。来生却不然：人人按所养成的性情行动；怀恨的就恨，直到那恨借荒废的种种方式被除去。若另有打算，或想像在肉身生活中那样伪装，立刻就被识破，而且是明明白白地识破。

620 此外，被主引导的人是被动的，自己毫无力量，自知凭自己无能做什么、感觉什么。这些人被称为“贫穷的”，也被称为“困苦的”，别人也这样看他们。自以为刚强的，其实软弱；凭自己什么也不能的，被主引导，主亲自看顾他们。至于自以为靠自己活、靠自己作主的，被称为“刚强的”，拥有主动的力量；而前面那些人只有被动的力量。凭自己拥有主动力量的那些灵，在别人那里激起恶的思想与情感；所以人所想的恶、以及被激起要去做的恶，都来自这类灵的主动力量——他们吹入同类的东西。这一点今天并以属灵的方式、先前也曾一次，向我显明得如此清楚，叫人毫不怀疑。今天我也与周围的灵谈到这些，他们不能不承认。1748年2月1日。

621 我在来生与相识、朋友长久同在。我可以作证：我曾与许多朋友与相识在来生来往、交谈；他们几乎一直在我身边，只是间歇地离开；有一位朋友照他自己所说，连续陪伴我超过一个月。人数我数不过来；是谁却不可说——尽管他们也想把这些告诉世上的朋友，但这不被许可。我可以断言并作证：我曾与许多人在来生来往并谈了相当久——他们是我在这肉身生活中所认识的；彼此谈了许多关于不幸者的状态与幸福者的状态，这些状态也曾向他们显明。他们惊奇：世上竟无人知道人死后立刻活在来生，活在灵中间，其生活乃是肉身生活的延续——以致他们只以为自己仍在肉身生活中；其间并无别的差别，除非是别处屡次说过的那种。因为他们的状态按肉身生活而改变（见第619节）。1748年2月1日。

622 续论木星居民的灵。那位惩罚的灵说话时，如前所述（见第541节），声音像被推挤出来，站在左侧身体中部以下，靠近我，想照他们星球上的习惯，因某些思想与话语惩罚我。那些被他们称为天使的，站在头部一带，引导他，按情形准他惩罚，从而加以调节；但他对我什么也不能做，只向我显明他们惩罚的种类：一是腹部中段像被锐利的带子痛苦地勒紧——他们说在他们人身上会发生，带着剧痛；二是夺去呼吸，使人渐渐陷入呼吸窘迫，并且间歇反复；再就是向他们宣告死亡，从而剥夺从丈夫、儿女、同伴——凡他们所亲爱的——而来的喜乐；因为他们所爱的，片刻就能知道。

623 此外，圣治也防备人落入关于独一主的歪曲意见：既用惩罚，也用恫吓与劝戒。若有人果然跌倒了，便被赶出群体。在那样的星球上，同类的事不能不被根除；若某些家族倾向如此，便被连根除去——因为向他们宣告死亡，多半是借灵取走他们的灵，很少像我们地球这样借疾病。就这样被取走，他们说是进天堂；不称之为死，宁称之为成圣升天。

624 他们较好的灵也不能轻易与我们地球的灵同在，必须分开生活。因为从另一种生活——父母世世代代植入的——他们带出另一种性情，生命截然不同，因而本性也不同；这本性与属天事物相结合，如他们内层天堂天使那里虹的表象所显示的。既与属天事物代表性结合——如虹的颜色——而双方本性的根又不同，便彼此有别；内层天使也不能那样结交。爱天蓝色带金的，就是他们的天使。我如今观察到：他们不愿承认“属灵”一词，因为他们引导思想，也引导我的手；他们说不愿知道什么属灵，只要属天。他们多半是性情灵——因为他们很少说话（见第598节），更多思想，思想便由情感牵引。

625 他们靠近时很柔和，生活与言语谨慎，思想与话语都小心斟酌、调节每一点。若有人对他们的秩序有丝毫冒犯，他们心里便想管教，好逼人归向良善。对新近从他们星球来的灵也这样，用某种力量叫他们顺服——这我也观察到，并告诉了他们；因为一有什么介入，我立刻觉察到他们关于管教的思想。1748年2月2日。

626 他们的同在，我也能在他们自己未察觉时观察到：靠嘴、唇与颊一带的舒展——因为他们就是那样。他们以为我也与他们相仿，便凭他们的想象，把我脸上那一带布置成那种形状。由此可知：内层天堂的天使按他们属自然的性情而有分别，如前所述；但更内与至内天堂的天使却遍及全宇宙而同在——因为真正属灵与属天的事物不可能有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属自然的。1748年2月2日。

627 他们内层的天使也受了教导：主从不惩罚任何人，更不对任何人作恶。起初他们不愿承认，以为是主管教并惩罚；后来便以活生生的话向他们显明：他们自己的天使也不管教、不惩罚，也不对人说严厉的话，只准惩罚的灵与责备的灵去做、去说，从而调节并判断惩罚与恫吓的性质与分量。由此他们可以推想：连他们自己都不惩罚人、不对人说严厉的话，何况主——他是至善者、一切良善的源头，又掌管众天使。于是从他们自己的行事方式，他们不能不承认，并且明白地开口肯定：主不惩罚任何人，不对任何人说严厉的话，更不对人作恶。1748年2月2日。

628 续论木星居民的灵。从他们管教人的方式可知：他们的天使对人仿佛有一种审判，也就是审判人，也审判灵；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在场，引导惩罚者，加以调节与许可。所以可以说他们有一种审判的表象。但也曾明明告诉他们：他们自以为在审判，其实唯独主是审判者；主这样掌管他们的生活，叫他们只觉得仿佛是自己在审判。

629 此外，他们中间冷的灵也曾成群靠近我；究竟是来自当时在我身边的那些，还是来自别人，我不能确定。有印象告诉我：在我身边的那些，本身是冷的，像一股冷气靠近。1748年2月2日。

630 论天使：他们总要被成全，却永不能成为完全或圣洁。无论灵魂怎样被接入更内与至内的天堂，他们仍不完全，总还有些属自然的东西粘着，需要改正。改正的方式是：把他们送回灵中间，那时立刻显出他们还保留着多少属自然之根的残余，便加以改正；如此一再送回，多次反复。因此有一条规律：天使永不能被成全到可以称为完全与圣洁——直到永远也不能；唯独主是完全与圣洁的，他就是完全与圣洁本身。1748年2月2日。

631 论木星的居民。他们悔改的惩罚中，有一种是只准吃面包，同时又被吹进想吃别的东西的食欲。除了枝条、菜蔬、果实，以及磨成粉的种子之外，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食物，我未蒙准知道。

632 至于他们的马——是野马（见第560节）——极其高大，比我们最大的马还大，几乎接近骆驼的高度。因此他们极害怕马。他们告诉我：当看见一匹极高大的马时怎样——他们向我表象的那一匹却像很小——也用关于马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633 此外，他们喜欢长时间吃饭，并非因食物奢华，乃因坐着同吃时，交往更甜美。他们不坐在椅子、板凳或垫高的草垫上，也不坐在草上——他们厌恶身下不洁——乃在身下铺叶子。我想知道是什么叶子时，当我说出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亚当夏娃曾用它遮身（创3:7），后来才得着皮衣——他们便加以证实。1748年2月2日。

634 论龙的诡诈。龙在多种意义上可称为双头：一面口头表示悔改，说得仿佛回心转意，心里却同时怀着诡诈——几乎在同一时刻；像善于伪装的人，脸上、举止上装作，心里却怀敌意——这在灵中间少见，龙身上却遇见。他能甜蜜地说话，同时正在图谋恶事——比如今天，他暗中召集恶灵，要袭击善灵、摧毁他们的信仰。此外，凡近旁灵所行所想，他都要搀和进去，耳朵比别的恶灵更警醒，专盯着恶；他里面剩下能向善的能力极少。1748年2月2日。

635 论人被灵与天使引导，并论信仰，以及人的主动与被动。因为这是真理，所以当信：主掌管天堂与大地，除主以外无人活着。这信仰一蒙主赐下，便随之而来：人不能犯罪——因为他知道：那些自以为靠自己活、靠自己作主的灵，才在人里面激起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虽在人里面，却不是人自己激起的，因为那时人活在被动中，任自己被引导。人处在这种状态时，也能蒙主赐下平安，因为那时唯独信靠主，其余一概不顾。所以要活在平安里的人，须处在被动状态，绝不处在主动状态——除非借着反应，以及行动的配合，而这些也来自主；因此仍是被动状态：或抗拒，或跟随。活在平安里的天使就是这种状态。至于其余自以为自己作主的，便不断不安：把自己引进种种欲望，从而引进焦虑；即便是被别人——甚至被许多人——所激起，他以及每一个人仍以为那是自己的、出于自己的，于是那东西便留在他里面、扎下根，成为他的、属己的，因而也归罪于他。主掌管天堂与大地——这信仰既是真理，便赐给信徒与天使；至于不在得救信仰里的人，虽自以为愿意这样想——因为他们知道这道理——却不可能得着，除非在得救信仰里，从而被主引导。事情就是这样，我能凭长久而每日的经历作证；也常与灵谈到这些，以至对我已再熟悉不过。1748年2月3日。

636 灵是谁、怎样，也可从方位辨认。灵与天使行事时，无论远近，都能知道他们在哪里，也就是对着我的脸在哪个方位——无论脸转向何方，方位都以脸为准。斜向右前方的是善的，斜向左的是恶的；左方远处偏下是火湖，稍偏右前方是水池，脚下是下层之地，左边是地狱。头上方是那些骄傲、凭幻象抬高自己的；越高越傲慢；他们也按方位排列。

637 靠近人的灵也一样：在背后的，是想发号施令的，贴在背上；在左侧偏下的，是管教的，如前所述（见第445、541、545节）；在头上方的，以及调节管教者的；在右侧的是天使——在人里面的也一样，尤其当他们充满整个人时，便护卫人免受否则会临到的伤害。此外还有从头部进入大脑、小脑的——多次觉察到——但这些各表示什么，尚未观察清楚。1748年2月3日。

638 那些想自己作主的灵魂或灵以为：那样就会失去一切乐趣、一切意志——乐趣正在意志里——从而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一切生命及其甘甜（他们如今这样口授给我）。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乐趣、真正的自由。当知道：人唯被主引导、自己只是承受者时，才第一次拥有真正的

生命，以及生命幸福的一切；那时仿佛凭自己行动，并享受属天的喜乐。他们所以觉得不然，是因凭自己的主动性判断——那里除了不安，最终除了不幸，什么也没有——那是在他们滥用了想象的自由之后；那种自由其实是放纵，是欲望与激起他们的恶灵的统治。当他们处在恶灵或自己欲望的统治下时，自以为在作自己的主，其实恰恰相反。1748年2月3日。

再者，就外在的脸而言，人与人无法区分；内在才是人的本相，幸福就住在那里。甚至有人以为我这样说是发疯；其实无数经历已向我证实，并且每日仍在我身上证实。

639 论在天堂极高处的灵。我也觉察到一些灵：因在极高处，又在龙的上方，我惊奇他们是谁，猜想或许是这些人、或许是那些人——我知道：凭幻象把自己抬得越高，便越恶毒，因为越傲慢。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性情灵，不借言语，乃借恶欲的流入，恶毒而极诡诈地流入。我也经历到：他们借隐藏的恶意这样流入，叫我几乎受不住。据说他们并不被解开，乃自由行动，因把蛇更隐秘的毒藏起来；其实他们被拴着——虽不在那里，乃在地狱；只是他们的幻象在那里。这也告诉了他们，并向他们显明；他们是在火湖里。此外，当他们想被解开时，便有别的灵加给他们，加以约束，不叫他们倾出毒来——他们为此抱怨；又被迫说话——他们不情愿，因想暗中、隐蔽地行动。1748年2月3日。

640 有人猜想：他们是最坏的一类——在肉身生活中曾企图凭自己的权能占有我们救主的天堂，并因此迷惑无辜的人。据说他们有流入，却被种种方式调节。他们的诡诈或毒在到我这里之前，在路上也被中间的灵除去，从而也被调节。他们似乎就是把诡诈吹进那些人里面的——那些人企图占有天堂，也就是要在天上地下拥有一切权柄；他们在龙的众星中间，更应称为“巴比伦的兽”（启17:3及各处）。

641 论潜伏的灵。还有些灵潜伏着，不显露自己，也不公开行动，以致他们的幻象、诡诈的手段与诡计不像别的灵那样显明。他们在天顶，也就是头上方，比龙更高——龙的行动并不那么隐蔽。这类灵自以为无人能知道他们害人的伎俩，因而自以为安全，无人能伤害或惩罚他们——因自以为已退入更精微的本性。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怕。其实只要主一许可，他们的诡诈便明明显出；已被揭穿：那是害人的伎俩（瑞典语所谓魔法般的手段），用以模仿善灵的性情，柔和或轻轻地流入，叫毒不被察觉，从而也能迷惑好人——若不是主护卫他们。他们暗中插入别人已显明的诡诈里。

642 此外他们以为：自己可免于与别人同样的惩罚，因自以为能退入更精微的本性而藏起来，在隐秘处。却失望了：不单被送进幔子底下（见第435节），还像乞丐一样被粘合在一起（见第431节），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他们越想解开、彼此扯开，便被捆得越紧。这惩罚是更剧烈的折磨，因对应于他们隐秘的毒。

643 这些人就是在地上以天使的样子、为私利逼迫主的人；同类的事也曾临到他们。因此有他们害人的——或说更可憎的——手段；因其可憎，未能向我揭开。

644 他们承认自己不能不这样做。那些不断图谋诡诈、粘在其中几乎不间断的人，被别人劝戒要住手，却承认：即使死了也停不下来。别的灵也曾多次承认绝不能住手。每次都对他们说：这并不能推脱，否则一切魔鬼都可以这样推脱；他们必须离开或被赶走，直到借合宜的惩罚种类，对再做同类的事感到厌恶，从而借惩罚的方式脱去恶——惯常就是这样。由此可断定：他们在肉身生活中养成的天然本能，不但叫他们在这类事上感到极大乐趣，还叫他们带着那样的欲望，以致停不下来——正如猛兽离不开杀戮。1748年2月5日。

645 灵也能颠倒味觉。有时——其实相当多次——本来味道好的东西，临到我却像恶浊，或变成别的味道。若我没记错，有两次糖几乎像盐：舌头上从糖里感到仿佛咸味；我还觉察到：腭中的液汁本身带着咸——那是灵从身体的汁液里这样压出来的。这事发生在木星的灵以为糖是盐的时候——那种盐成块，像分成块的糖，因而像颗粒状的盐。因他们以为是盐，味觉便跟着变；在别的事上也一样。人的味觉就这样按灵的幻象而改变；有时出于诡诈——因为借诡诈的幻象也能诱导出同样的事。

646 此外，凡可感觉的事物——无论外在内在——他们无不努力给它披上相似的外表，模仿凡所看见、所感觉的一切，撒谎说那是本质的，其实只是外在的、虚构的。因此需要极大的谨慎，好分辨真实与伪装；而这分辨，除非凭对主的信仰、从而由主赐下，永不可能——主使人能辨别相似之物。肉身生活中也一样：当这类性情灵在场、试图迷惑人时。1748年2月5日。

647 当心灵渴求、或被爱所感动时，言语与说服毫无用处。与灵相处的极多经历教我：说服敌不过情感，一点用也没有。心灵多次被感动；其间灵——也有天使——加以说服，并说话，说应当这样做、不可那样；可我仍被扣在情感里时，说服便毫无力量。我也曾几次这样回答他们；又说：只要情感一扭转，心立刻会变，会顺从说服。由此，并凭许多活生生的经历，我能知道：一切与爱作对的说服，丝毫不能成就什么。因此那些借欲望行事的性情灵，极其危险。此外，天使的路也是借情感把心智扭向良善，这样由主引导。1748年2月5日。

648 由此也可断定：知性上的信仰算什么，以及人被欲望掳去时，讲道有何用处——单靠知性的信仰怎能拯救！因为生命在爱里；在这类人的知性里，除了记忆什么也没有。这话对死后的灵魂或灵说过，并如此证实，以至他们承认：在世时完全错了，并忧伤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649 人是工具，却因错觉自以为在万事上是主动的力。人间哲学揭出好些真理，由此可知：他们知道主动的力与工具的力合为一因行事；错觉却在这里：作为工具或器具的人，自以为是主动的力——因为有效之因从双方发出；于是感官的错觉叫那作工具的，把唯独属于主——唯独主是主动者——的归给自己。这话对天堂里的人说过，他们承认了；人也这样：知道好些真理，在应用上却丝毫不知，仍以为工具就是力本身。于是生出颠倒的生活秩序，以及大大折磨他们灵魂的幻想。1748年2月5日。

650 因此哲学可以在场——当它作奴仆时；感官的经验也一样——只要用来照明那些除了哲学上与感官上认为真的以外什么也不肯信的人。

651 论灵的视觉。向我显明的视觉有四种。第一种是梦中的视觉，鲜活得像白昼，以至我在梦里说：若这是梦，那么醒着也是梦。第二种是闭着眼的异象，鲜活得像睁着眼，所看见的对象也相似，还有更美、更宜人的；睁着眼时也能发生，曾有两三次。第三种是睁着眼的状态里，表象出天堂里的事物——既有灵，也有别的——这是表象的异象，对我已极熟悉，却较模糊，与世人平常的想象截然不同。第四种是人与身体分开、处在灵里；那时人绝不能觉得自己不是醒着的，因为那时享有一切感官，如触觉、听觉、视觉——其余的我也不怀疑；这视觉胜过醒时的视觉，因更精细；在那状态里，除了感到自己醒着之外，觉察不到别的——除非又滑回身体的清醒。

652 这一切状态都属于灵：有人处在这种，有人处在那种。处在其中时，生命比肉身生活更有感觉。有人对我说：他正处在那种状态，绝不能另作他想；若与别人谈话，就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园子以及无数种生活的乐趣也这样被表象出来。天使灵就活在这样的生命里。

653 至于第四种：曾蒙准给我四五次，并且带着许多美趣；此外在清醒时，也被灵这样引导过两三次。

654 论那些想用圣洁说谎之人的惩罚。凡想用圣洁说谎、借神圣的幻象之类欺骗人的，其惩罚是：圣洁从他们身上分开；效果是身体溃烂、疥疮、大麻风、生虱之类，按亵渎的情形而定。这我从图谋同类之事的灵得以领会。1748年2月6日。

655 什么是神迹。神迹是主所行的事：当涉及他自己、对他的信仰、他的天堂，或普遍意义上的教会时，便经他自己的天堂而行，灵也如此成就，却毫无他们自己合作的力量——这就是神迹，称为“上帝的手指”（出8:19，31:18；申9:10；路11:20）。

656 至于虚假的神迹，乃是恶灵或魔鬼借人为手段所造的，并无别的目的，只出于极邪的欲望。这类事也被许可，外表相似，内里却无；除了信主的人以外，无人能分辨。

657 恶灵一被松开锁链，所专心的无非是：把善扭成恶，模仿属天堂的事物，借模仿与伎俩戏弄心智。这是他们首要的营生，因为人人都想作主。1748年2月6日。

658 论偷窃的欲望。凡在肉身生活中贪图别人财物、又用种种手段——在人前却说成合法——无论借买卖或别的途径的人，来生便四处游荡，不断想把别人的东西偷走。他们一靠近同类或别的灵，立刻被认出性情，便带着罚款或鞭打被赶出去；就这样流浪寻觅，到处挨打或受别的惩处。这类人曾几次到我这里抱怨；我也认出他们从前是商人，甚至负有盛名——叫我惊奇。

659 此外，同类的人一看见我店铺里有什么，或看见钱之类，他们的贪欲便在我里面显露——因为他们自以为就是我，立刻几乎想伸手去拿，违背我一切的习惯；又把那欲望吹进心里。那时我常与灵谈到这些，说我已认出有这类灵在场；他们不能不点头或证实，并叙述他们的性情以及临到他们的事。1748年2月6日。

660 论自以为凭自己有智慧之人的生活。有一位灵——我料想生前认识——大约三四年前才死，也来到我这里，与我交谈。对他在肉身中的生活，我只知道他专心学问，也耽于哲学；由此可断定：他在信仰的奥秘上也想作哲学家，要先用哲学理解，然后才肯信。他在我身边约一刻钟，他生活的信仰便流入进来——我明明察觉：我开始怀疑，或冷淡地感受主在细节上的掌管，只肯承认总体的掌管。于是凡当时流入的细节或个别之事，我都几乎想拒绝，仿佛主只以总体的圣治、不以个别的圣治掌管天堂与大地。那是知性信仰或真理上的冷，情感上倒不那么冷。这话我如今告诉他；他在场，也引导着字句的意义。1748年2月6日。

661 恶灵想杀害并折磨每一个人，但在他们所依附的人那里，被两种方式拦阻。恶灵——或说魔鬼的一群——所想的无非是毁灭人的身体与灵魂，并以千百种方式折磨人：这从多次经历可知。不单那些成群在我身边、用许多可憎手段尝试过的，也有地狱里的灵魂——他们以彼此接续、野蛮地互相折磨为极大乐趣；若不是主截断那感觉，被折磨者所受的苦将无法言说。自由飞来飞去的恶灵也是这样；却仍被加给人，好激发人的生命，如前所述（见第635节）。可是他们只以为那些人就是他们所依附的那个人自己，因此不想加害于他——那样仿佛是害自己。这是第一种原因：他们对所依附的人不图同类恶事。然而若不是被法律的锁链约束住——约束到对他们的同伴而言——凡不拜他们如神、不把一切能力交给他们的人，他们也想像在地狱里那样彼此对待；这从他们死后、这类法律锁链不再约束其本性时的灵魂，足以看明；从君王、兵士及其他人也能看明。

第二种原因——他们不折磨、不毁灭人——乃因善天使也同时在场，主按许可与赐予掌管他们，如别处所说（见第398、401节）。1748年2月6日。

662 人死后仍保留肉身中一切能力与感觉，只除了某些属自然的功能。人死后并不失去肉身生活中所有的能力，乃全部保留，并且还多得赐给——别处屡有述及（见第333、400节）。但对别人，赐法不同：比如某灵承认自己除了作恶什么也不能时，便借荒废的方式加以调节，叫他能住手，最终厌恶那些恶；随后也赐他能行一点善的能力。所以所赐的只是能力；先前的能力他仍保留。那额外赐下、叫他能行善的能力，是主的恩赐；一被收回，立刻回到原先的本性。这有时也临到天使：当他们被恢复到原先状态时，仍像从前一样是恶灵——甚至那些已在天堂若干世纪、乃至几千年的也如此。由此可知：凡灵魂凭自己所行的都是恶；除了唯独从主而来，什么善也不能行——主是一切良善的源头。因此这恩赐一中断，灵魂便回到与生俱来、扎了根的恶意。也由此可知：能行善的能力唯独出于主，是被赐下的；并无什么善在他里面扎了根，或正在扎根。1748年2月6日。

663 人与灵魂就是这样：凡出于自己的，丝毫不是别的，全是恶；思想中、行动中，哪怕极小极少出于自己的，也都是恶。甚至当他想凭自己行善、想自己回头时，这也是恶。我有时焦虑到不知道自己还能想什么、做什么才不是出于自己的恶——灵也如此；这已明明显出并被承认。若出于纯真而行动，便不同：那时由主调节；因为凡出于主的，在人里面就是善。1748年2月6日。

664 论灵的梦。我在梦中醒来，看见一个灵仍在继续做梦。由此能觉察灵在梦中的状态：几乎与人无异。因为灵里面残留的外在或肉体的部分，像人睡时的肉体一样安息。我明明觉察到：除了当时在他心里转动的事以外，他什么也不能注意；说着话，仿佛不知道自己在说；外在睡着，内在便像在梦里。1748年2月7日。

665 续论天使所得的身体省份。宇宙中仿佛有两个国度：一是属天的，一是属灵的，如前所述（见第499节）。属天的包括身体中一切在心统治之下的省份；属灵的包括在肺或呼吸统治之下的。

666 各个脏腑、肢体、器官、感觉器都构成省份；灵魂若要在天堂里，也就是在主的身体里，就必须在这些省份之一中，并归属某一个肢体。

667 由此便有无限的多样性，像在身体里一样：没有哪一微粒能与另一微粒完全相同，否则就不和谐。

668 然而灵魂或天使的状态仍在改变、被成全，于是迁到同一肢体或省份里更好的位置，甚至迁到更尊贵的别处。因为洁净是持续的，可以说是新的创造；永没有一位天使能达到完全本身——直到永远也不能；唯独主是完全的，或说就是完全本身。

669 也有对应于口的：后来也会从别处迁来。他们不断想说话，并从中取乐。当这乐趣被洁净——以致所想说的无非有益于同伴、群体、天堂、主的话——或者说，一等到在说话里顾影自怜、贪图显得智慧的欲望消退多少，便被提到多高。今天曾用一枚金币向我显明：一只手——表象主的手——接过金币，交给一个因处在口的省份而不平的人；他蒙准知道自己在那里。意思是：他若被看为配得，便可迁转，甚至迁到心的位置。1748年2月7日。

670 论眼睛的省份。眼睛属于更内的天使，因为它在脸上，又从大脑发出。口固然也在脸上，却通向身体——通向胃与肺，也从那里出来；因此处在口之省份的，比脸上别处的更少被看重。眼睛是脸上最尊贵之处，也统管其余感官，并属于属灵的一类——它统管这一类，因视觉对应于属灵的视觉。

671 论属灵的爱。此外也有属灵的爱；它与属天之爱怎样区分，我尚未清楚。1748年2月7日。

672 论诸天。有人告诉我：主降世以前，没有别的天堂，只有内层天堂；因为那时这地球上无人能理解更内的事，更不能理解至内的。既须先有认知，那时便不能有别样的天堂。内层天堂是这样：属自然的附着于属灵的；因此从前天使与人、并借先知说话时，话语不能不立刻落入属自然的事物——于是有先知的文体；主也部分地愿意用那种文体，因否则他们不能理解更内的属灵事物，更不能理解更内层的；所以主也用比喻说话。我与天堂里的人谈过这些，他们在我看来是肯定的：为我们地球居民的，曾是这样的天堂；但更内与至内的天堂，仍由来自宇宙别处的人构成。

673 于是有事物所落入的种种表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

674 论一千年。我也与天堂里的人谈到《启示录》里的“一千年”（启20:2–7）。他们说：一千年并不表示确定或固定的年数，或字面的一千，乃表示许多时候；“第一次的复活”所指的，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些人（见第672节）——在内层天堂里的人。这些人确知自己将留下，许多人将被接入更内的诸天。所以第一次的复活，是为那些属自然附着于属灵、活在并曾活在属天美趣中的人。

675 但要被接入更内天堂的人，必须脱去属自然的，从而进入更内的喜乐；若不脱去外在，无人能被接入更内。人在地上必须死——这是身体的死；随后在来生，附着的属自然之物要被除去，否则不能进内层天堂；再除去属自然的，才能进更内，从而进入属天的荣耀。

676 与某位负盛名的哲学家谈哲学中的若干事。一位数年前死去的哲学家与我交谈。我向他说明哲学中若干当如何理解的事——例如论形式：一层在另一层之内；若不借着仿佛外层的死与解体，便进不到更内层，就这样从一级越过到另一级；自然界处处有这类层级，身体的生命与生命的器官也是；此外凡物无不在于形式的变化；更内层的形式能比外层的形式有无限更多的变化；变化又有多种，在种种状态变迁之中；还有：力的形式与实体的形式，在更纯粹的事物里表示观念——诸如此类。他既在来生——那里更容易领受这类事——便证实了每一项，并表示但愿世人宁可承认这些，而不要粘在术语与字句的争辩上；那些争辩把心智完全拖离对事物的理解——正如说话的人若粘在字句上而不顾字句的意义，便被摔进尘土，再也抬不起来——此外还有别的话。1748年2月7日。

677 论更内的事物。更内的事物是什么，至今无人、也无灵、内层天堂的天使也几乎无人知道。因为更内的，内层的人无法理解：他以为那样自己便解体、仿佛化为无有——因他把一切都放在内层里，像活人把一切放在肉体里。其实其间的差别，犹如贱物与珍宝，或茅屋与大城；他们所不能感知的，便以为是无。其实那才是无法言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赛64:4；林前2:9）；一切和谐、以及内层或更内的美趣——在表象及内层天堂同类事物里——都从那里来。内层天堂所看见的，不过是外在或形相。

678 今天又借属灵的天使诗班多少显明了这一点。那诗班说话时说：如今仿佛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它把甜美的默想分开，析成落入话语的观念；而更内的却仿佛某种连续，片刻所表达的，比内层的用一小时还多，并且清晰。

679 此外，更内与至内也仍有想象；但因那种想象不像视觉的感官，乃像知性的感官，为区分起见：内层可用“想象”一词，更内可用“默想”，至内可用“思想”。1748年2月7日。

680 论更内的事物。更内与内层怎样相关，也曾向我显明：观念——随之还有话语——怎样流入某个灵的言语；是借一团清晰的白云分成小块。另一次也向灵与天使显明：情感怎样流入——我猜想也相似。由此可知：同类的事借更内的天堂流入，或说直接从更内的天堂流入。于是可断定：仿佛单纯的一个观念——话语的一个词只对应于它——里面含有千万；更内天堂或更内天使的默想里含有千万，在内层天堂的天使看来却只像单纯的。

681 人还能从视觉的对象更清楚明白这一点——物质的想象或观念，几乎对应于同样的层级：眼睛视觉的一个对象，人以为是单纯的；用显微镜一看，里面显出构成它的千万。上百只小虫只占一条视线，看起来像一个暗点；可对着人造的或光学的视觉，不单显出上百个活的小动物，连各自的脏腑也显出。

682 虹也一样：所显现的不过是最笼统的——相继排列的一片片颜色；其实每一种颜色都由无限的光线构成，它们清晰地汇入，造成这最笼统的。眼睛所感知的只是亿万光线的总和，并且模糊；那模糊只借某种颜色显现，颜色就是这样被变奏了的模糊。视觉既把亿万之亿万只感知为一个、而且模糊的东西，心智的属自然部分又怎能不同？它并不比眼睛的视觉更内，因而并不明白想象观念从何而来——那些观念同样是更内事物的亿万；若它们不从至内的生命、而这生命又不从主，清晰地流出，观念里便永不能有任何清晰的东西。其实想象的观念本身并非知性的，乃由知性的事物生出那样；由此可借观念来理解：人自以为清晰、敏锐、智慧、巧妙的，其实何等笼统，甚至最笼统、最模糊——它绝不是什么知性与智慧。

683 曾有一次，我借属灵的表象向周围的灵表象——把观念形成力的形式，由看不见的亿万组成或汇合，其中每一项又由更内事物的亿万之亿万组成——那时，因灵魂与灵能领受这类表象，立刻仿佛发狂；其中一位在我身边的承认：只觉得自己要因疯狂而灭亡，因为那样便不再有生命留下；即便里面还有什么，也没有属灵生命流入。因此，被夺去活泼属灵流入的那种生命，好比植物的生命——其中也有生命，却称为植物性的生命。因此植物界的一切也各按其式表象主的国度；甚至表象人及其肺与其余部分——这是已知的。于是植物界里有神性，却没有动物的生命。1748年2月8日。

684 论灵魂或灵的能力胜过其在肉身中的能力。除了灵魂脱离身体后所得的种种优越能力——先前别处屡有述及（见第400、433、662节）——还有一点：他们感知观念的意义或事物的意义远更丰满，并且是借想象的表象；那表象怎样，无法充分描述。那仿佛是以种种确定而多样的方式成形的观念，叫他们立刻看见意义，或其视觉仿佛已成形显现，从而领受更丰满的事物意义——这在肉身生活中办不到。

685 因为在肉身生活中，有种种对象触动感官、激发人，从而分心；此外还有欲望——那是内在的对象，像胶水或黏液一样粘着。人一被这些浸透，别人无论说什么，都粘在他所欲求的上面——那通常是掌权的。因此那种对事物的感知，人活在身体里时不可能有；灵魂一进入来生、与别人为伴时才有。这些我也告诉周围的灵，他们加以肯定。1748年2月8日。

686 论木星居民。木星的灵以为——如前所述（见第547节）——他们的脸不是身体；因此死后仍有印象：脸将更大、更宽，呈圆形——这曾向我显出——颜色近乎属天的或蓝色，缀着小星。这印象由此一直存留。

687 此外他们还以为将看见能温暖脸的火。火也曾向我显出，并且发热，像先前上百次一样——看火、看种种火、看火焰，对我已极熟悉；但这次才第一次看见能温暖我脸的火，正是他们所渴望的那种。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火焰颜色里夹着蓝，他们极为珍视；那样的火焰也曾一度极其欢喜地向我显出。1748年2月9日。

688 论所见的马。我多次看见马，以及马拉的车，颜色、大小各异，先前也曾述及（见第302、560、632节）。今天并先前一次我得知：马表示人的学问——在好的意义上是聪明，在坏的意义上是颠倒真聪明的学问。也可从马的姿势知道它表示什么：马的后部对着脸时，表示秩序被颠倒了，信仰也被学问颠倒了——人因此变得疯狂，或在属灵事物上全然愚钝，除了属地属世的什么也不信，自以为将像牲畜一样死去，死后没有生命；他们的科学就这样窒息了一切关于属灵生命的理解与信仰。对这类人，马的后部便对着他们；甚至违背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扔进马里、推进去——带着极大的恼怒与羞愧。1748年2月9日。

689 续论马。从马的姿势可知它表示什么：后部对着脸，表示属灵生命的秩序被科学颠倒了，信仰因而被废除；若侧面对着脸，或头朝着脸，则表示圣言中弥赛亚上帝的事已借科学得到证实。1748年2月9日。

690 论两位死后不久、我曾与之交谈的人。有两位是我在他们肉身生活中认识的：一位大约死后六个月，另一位大约两个月。他们仿佛在梦里，因粘在自己的幻想中，完全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自以为仍在身体里活着。我与他们谈了一些，向他们显明他们已在来生；他们仍不能信，直到活生生地向他们显明。他们的举止完全像在肉身生活中，粘着同样的幻想。

690a# 其中一位在属地的学问上相当有学问、也受人推崇。他的信仰传给了我；我以属灵的方式得以知道：那信仰完全没有，已被属地的科学窒息，以至不信死后有生命，不信有灵，更不信有天堂——他的信仰就这样埋葬在科学里。

691 与他们讨论了生活中科学的必要性：唯一必需的，是知道真信仰的事；其余都无价值——尽管那些也可以在场，却不可把一切都放在那里。

692 此外也蒙准告诉他们：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首先被接入善灵的群体，善灵乐意接待新来的灵魂；可是因他们信仰的秩序颠倒，无法与之和谐，便仿佛自动离开；又被接入别的灵的群体，不和谐时也被那些人拒绝；随后与不善的灵结交，被拒绝时带着罚款与惩罚；最终被撇下独自一人，挨门挨户走，寻找哪里能收留他们，最后恳求供给饮食与温暖。被收留之后，若仍像在世时那样想压过别人、被人高看，又想夺取别人的产业——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如今便受严厉惩罚并被赶走；随后独自穿着破烂衣服乞讨，直到他们的傲慢、想高人一等的心被除去，或夺取别人东西的欲望止息。这样终于被荒废，才能被接入与之和谐的灵的群体——这有时要经许多年；他们说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为有些人的荒废持续很久。1748年2月9日。

693 来生中的一切与每一细节，都导向借爱的结合。来生所发生的一切——惩罚、荒废等等——其一切与每一细节都趋向一个目的：好叫群体能形成，像一个人一样和谐；这唯独借着对主的爱，从而也借着对同伴的爱。这爱在一个人想比另一个大时绝不能成就——那就分裂与被弃；也不在想在某事上高人一等时成就；乃在人人愿意作最小的、愿意服事其余的人时成就。人人彼此愿意服事，便联合起来；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得着幸福，从而从整体得着幸福。这些话是当着灵与灵魂的面说的。1748年2月9日。

694 论信仰。今天我也与灵魂、灵谈到信仰：今日基督徒的信仰是记忆的信仰，因而只是口头的，在人以外；至于在人里面的信仰，今日几乎没有——他们的行为显明信仰怎样，也就是与信仰相反。他们在来生的性情就是这样：想寻找信仰在哪里时，发现它在人以外，离人远得像月亮离地。

695 至于这是否有助于接受得救信仰的能力，从而仿佛树皮，汁液或生命借它进入树、进入枝，从而进入果——那是另一回事。1748年2月9日。

696 论灵魂或灵的生命及其种种差别。每一个灵都有自己生命的本能；当他仿佛被撇下独自、或处在同类群体中时，这本能便被觉察；处在更好的灵的群体中时，它便消失。我觉察到这种变化：他忽然被带回天然的本能，以至想夺取别人的东西——而这在我所在的群体里一点也未显出。此外，灵的生命不单按同伴的种类而变，也被提高——同样向我显明：同伴减到很少时，他的生命也同样从巧妙降到愚钝。因此死后灵魂的生命被接到种种群体里，从而被分辨出他们怎样、与谁和谐。无论在哪个群体里，灵魂都以为唯独他们是凭自己活着的。同样，借这些灵同一群体的种种状态加以探察，灵与灵魂便被认出是怎样的；因为同一个人在一种状态里并不像在另一种状态里。

至于天使的群体，在状态变迁中必须相似，因为人人都任自己被主引导。1748年2月9日。这些话是当着构成一个群体的那些人的面说的。

697 论被接入内层天堂。圣言里说（太25:10–12；路13:25）：门关了，不能再进去；又说后来到的人敲门，却不被准进。这些事曾活生生地向我显明是怎样的。

698 在梦里，我以属灵的方式注意到：良善或说善的事物从恶人那里被取走了；恶与善之间为占有它们而争执；最终善被归还。这些都以属灵的方式被表象出来。

699 我醒来后，某些灵的群体一个接一个用歌唱的、高声的话开始说：狼本想把他们掳去，主却把他们从狼那里救出，使他们重归于主。他们从心底欢喜——因曾陷入绝望，极害怕主已弃绝他们，狼要占有他们，主不再要他们；又怕天堂里灵或天使已经过多，再没有地方接纳更多。这是共同的思想，我明明觉察到。

700 当一个群体接一个群体仿佛歌唱、高声说：狼曾把他们掳去，主却救出他们、使他们重归于自己时，这话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或从一个诗班传到另一个，离我也越来越远——就距离而言；有些说得较犹豫，声音也下滑；但那被救出的仍被归回真理，由第十二个群体收住。他们说第十二个就是这样；其实只有十一个，却仍准第十二个也进来。后来又来了大约八个群体，说着同样的话；我猜想他们或许是另一性别，或另一类。

701 这些事之后，他们被引入内层天堂。有清晰的声音告诉我：他们在灵的天堂住过一段时间后，便这样被准许进入。因此再没有人能被放进去，尽管他们大声呼喊、也想进去。这话所表示的，就是那些来得晚、灯里没有油的人；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再被准许进入，于是就被拒绝了。

702 但仍有人说：这样的事在整个天堂不断发生，仿佛按次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这里过了各自的周期之后，也会再有类似的准入。天堂永远填不满；只是那种“一切都已满了”的幻象在掌权——因为绝望笼罩着他们，以为再也进不去、再也没有地方。这绝望无疑是狼，也就是恶灵，灌进去的。1748年2月10日。

703 准许进入内层天堂（续，接第702节）

我也听见，或者说觉察到：为何不能同时准许多人进入——先是十二个群体，后来约八个另一性别的群体。原因是：他们要被安排进那里正在形成的属天群体里，不能一齐引进，只能陆续进行，原因很多。因为他们一被放进，就被天使的群体按主所命定、隐藏的安排来接待，仿佛进入自己的产业；这也可称作命运，因是主暗中做成的，也就是主的圣治。他们这样被准入，各人进入自己的群体，被全心全意地、欢喜地接待，一切爱与友谊都向他们显出。但若他们不愿乐意留在那些群体里，就被别的群体接待，一直到进入和谐、同心的群体为止；在那里留下，直到变得更完全，于是一个接一个被提升、升高到更大的荣耀。

704 但须注意：从这一群体转到另一群体，并不是被所在群体赶出去，乃是出于某种自愿，渴望到别处去；便按他的渴望被转移。因此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自由，因而出于极自由的意志。

705 此外据说：天堂永不会全然关闭，即便直到永远；只是在这里因上述原因（见第701节）而关闭，尤其因为其余的灵尚未预备好——未经预备，无人能被放进。若有人因种种缘故蒙许可被放进，仿佛成了酵，随后便会带着极大的羞辱被从那里赶出。

706 一些恳求出进的灵得到答复：时候还没有到；到了别的时候，若他们预备好了再来。也有我所认识的灵魂看见这些事。1748年2月10日。

707 论木星的灵

与我同在一段时间的那些木星灵，那时也一同被准许进入内层天堂，因他们渴望如此；接着又有别人接替他们，也被放进去；如今又有别人接替这些人——我猜想他们仍在我这里，也在等候被准许进入。

708 此外，我不能不十分惊奇：木星居民的灵何等柔和温顺。我蒙准知道这一点：他们已在我这里好几天，即便不到一周，并在头上得了一个位置；那样柔和，几乎只是在思想。他们的思想极柔韧，任凭内层天堂或其天使的美意来弯曲，因而顺从独一主的旨意。他们有耐心，几乎觉察不到一丝小小的恼怒。一发觉这事或那事不准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别人的疑惑也不粘在他们身上，仿佛从他们身上穿过，什么也不留下。他们这样安静，若不是另有记号，我几乎不能从心境的任何变动知道他们在场。他们满足于所受的吩咐——这是他们自己的话。1748年2月10日。

709 论被接纳者的属天喜乐（见邻近诸页第697–706节）

我从被准许进入的人那里听见许多事：他们不但以友谊与弟兄之情被接待，并被接入那些群体；而且各人按自己的乐趣或愉快的想象，凡心里所能求的，都得到了，并且多出千倍。

710 比如有人披上极美、极洁白、极光亮的袍子——少年与孩童最为此欢喜；他们的喜乐传到我这里，叫我能觉察他们的快乐，因为这样就知道自己是天使，此外还有极美的白衣。

710a# 有些人因种种乐园般的美景，快乐直达最深处；那些美景远超一切人类观念，无法计量。因为无一不在春光里、在花里、在果里，万物都这样欢笑，叫人看出：每一片叶子里都有更内的属天喜乐，仿佛从最深处发出。我猜想：这类事物是从更内的天堂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的表象仿佛是活的，喜乐便在每一个细节里。

711 只向我显出随后的一种装饰——不过是门上的装饰；却带着经久不息的变化，远超一切人类想象，无法计量。一个接一个，绵延整条视线所及，如今向他们表象出来；又带着连续不断的变化，带着仿佛活泼的流动。总之，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而这还只是最小、最初的。更内的更无法言说；更内与至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712 此外，天堂里的人所享的光，远超地上的日光，无法计量。那光曾向我显出：那里有些被放进去的天使，洁白、坐着，白光显现。据说：更白、更活泼的光不可能再有，因为主就是他们的光。

713 后来，或在各段周期之间被放进去的人，裹着白云而来，便这样被接待；白云也曾向我显出。

714 除了乐园般的美景，还有所谓天上的居所，就是宏伟的宫殿；里面有极奇妙的装饰，一个接一个，仿佛是活的，变化无穷，并且比肉眼所见鲜活得多。1748年2月10日。

715 论拒绝那些用诡计与诡诈想混进天堂的恶灵

有时准许恶灵，以及所谓的狼——就是先前掳走那些人的（那些人因前述缘故惧怕他们，见第699节）——不过只在最初阶段，在他们尚未被接入群体之前。他们披上仿佛洁白的衣服，却立刻被天使认出来：因为那外在仿佛涂上去的，毫无生气。因此不可能被接进任何一个群体；被接进天堂，就是被接进属天的群体。这就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鸿沟（路16:26）：因为不可能；即便蒙准，也会立刻被拒绝，像完全相反的东西，像浮渣一样。

716 此外，那些试图以洁白天使的模样混进天堂的，立刻变成动物的形状——也向我显出过——各按各人的性情。因为性情或心志，或说欲望，在灵的天堂里借动物来表象，尽管它们无非是被成形的欲望及其种种变化。于是有的像鸟，有的像动物，在我看来模糊；我惊奇它们竟是白的——这样显出，是要表明他们想假扮洁白的天使。1748年2月10日。

717 此外，通往天堂的路，如前所述（见第703节）：下面是地狱，还有低地——这些也有别的名称来表示——然后是灵的天堂，再是内层天堂，再是更内的天堂，以至至内的天堂。处处都有类似的过程，却有许多差别：在低地与灵的天堂里，他们得到凡所乐意的，从一个群体转到另一个群体；恶灵却相反，带着惩罚，因而不情愿地经历。1748年2月10日。

718 论那些想在天堂里居首位的人

曾观察到：那些想在天堂里居首位的人，在肉身生活中就附着别的或同类的欲望——想在世俗荣耀或其他方面高过别人，于是也在来生追求某种同样的东西；这却与对邻之爱相背。这样的人在来生被剥夺一切理性，变得仿佛不再是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凡事出于本能，仿佛在睡梦中——如前所述（见第372节）。又因他们以为这种野心里有一点善，便准他们按本能、带着极大热心去做凡所做的：于是想模仿一切，外表也像善。一蒙许可，他们便觉得自己能造翅膀，飞到高处；那时单凭幻象飞得那样高，自以为几乎再没有更高的——这也向我显出过。他们的野心就把他们抬到那里。1748年2月10日。

719 灵的差别

当灵被夺去理性、只凭本能行事时，凡他所做的都蒙原谅：因为他仿佛在睡梦中行事；又因人人都能怜悯他们的状态，既觉察到他们是这样行事。但同一些人若同时又有理性，那理性便不过叫他们努力遮掩自己的本能；于是出于恐惧及其他缘故，习惯性的伪装多半都在——因为肉身生活中的理性，几乎只是遮掩属世本能与败坏之爱的手段。这是我今天从活生生的经历里领会到的。1748年2月10日。

这些事，灵能理解得很好，仿佛摆在感官跟前；但我怀疑：活在肉身里的人能否理解。

720 灵若不反思，便不能借所附着的人体看见

我常在城里的街道上、在人群中间行走，却没有反思周围的灵，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否与我一同注意这些事。这种反思只在向内注视、因而默默觉察时才发生。那时他们几乎每次——而且屡次——都告诉我：其间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只专注于心智的思想。因此，我一反思到某个灵，他就仿佛被唤醒——这也常常发生。我由此断定：人若内层没有借着信仰向主打开，与他同在的灵就不能与人说话，也不能借他的眼睛看见；只是享用那人的记忆，因而享用他的推理——就像我身边的这些灵一样。他们屡次承认：他们只能以为自己就是那活着的人，靠我的生命活着。这事也发生在许多灵同在时：各人自以为过着自己的生命，却不知道别人也照样想。

721 这些反思，我最好比作人自己对自己的反思：人不知道手或脸冷，不知道走路时脚在受压，也不知道说话时说了什么话，或身体某处发生的类似之事——除非反思到它，把思想引到那里。还有许多同类的证实：比如人若不反思钟声，或不反思周围所见的对象，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听见过或看见过。1748年2月10日。

722 人能同时活在两种生命里

人类被主这样创造：能同时在世界里，也在天堂里——外在的人在世界，内在的人在天堂；因此既能与灵、与天使说话，也能与世人说话，于是天堂与世界相联，世界与天堂相联。蒙主怜悯，这事也成就在我身上：与世人交往时，与从前毫无差别，也分不出自己与一个软弱的普通人有何不同；但与灵同在时，仿佛与身体分离，却又同时联结——因为那时属灵的我与灵同在。甚至当我想写“来生”之类的字时，几乎不知道那就是来生或死后的生命：因为灵想写“在这生命里”——既因我与他们同在。

723 论那一类只行抢劫与屠杀的灵；并论因他们而自以为逃进城里、住在大城里的人

向我显出一类游荡的灵，所行无非掠夺与抢劫。先向我显现的是一个灵，穿着深蓝近黑的衣服，头上缠着同色的帽，像某些土耳其人那样。他来到我面前，挥动右手。那时另一个灵告诉我：他正在逃，极其害怕那些人——那些人只寻找人，一遇见就拷打、用剑杀死、折磨、用火烧、煮、残忍对待凡所遇见的人。至于那挥手的，他说：这样的灵常向他们显现，警告他们提防那些强盗，因强盗就在附近。

724 须注意：这事向我显现之前，我已从先前与我同在的灵的群体中被移开，以致他们从远处与我说话，喊着说我正被带走、被移开；我以为自己正被转到另一星球的居民那里。

725 说话的灵说：那些强盗从头到脚全然是黑的。不久也向我显出一个极黑的，就是强盗之一。

726 又有一个类似的显在我旁边，右手笔直向前伸出，威胁说：若有人在，他就这样折磨他。

727 不久又有别人显现，三个一排，其中还有一个女人；他们诡诈地埋伏，看能否偷到什么。一个在左边暗中寻我的钱袋，想悄悄把手伸进去；另一个在面前诡诈地说不想拿走什么——诡诈仍从话里露出来。他的脸不难看，那女人也不难看；她是否被派出来作诱饵，我不能确定。还有一个显现，正带走箱子，像带走赃物。1748年2月11日。

728 强盗与大城（续，见第723–727节）

我问一个灵从哪里来，他告诉我：他在逃，害怕那些杀害、屠杀、焚烧、煮人的强盗，正在找人好得安全。问他是从哪一片地来的，他说不知道什么是“地”，只知道什么是城；甚至不愿听见“地”这个词。后来他说：地是主的，城却属于他们；他们在城里，为要躲避强盗得安全。

729 后来我与一个强盗交谈；他声音低沉，像巨人。问他是谁，他说在寻找掠夺物好拿走。我说他把赃物堆在哪里，是否知道那些东西会被拿走——因为不过是幻象；又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旷野或荒凉之地寻找抢劫，遇见谁就折磨谁——强盗们就是这样在一起。他终于承认自己是灵；可是因在我身边，仍不知道，以为还活在地上。

730 如今我觉察到：他们即便不是同一批人，也与那些在旷野游荡的犹太人同类。犹太人遇见人，不但一心要抢尽凡所有的，而且若无人知道，还要杀害、屠杀、焚烧、煮。这是他们的心意，尽管不敢做——从他们的欲望、性情与秉性足以断定，甚至对自己人、同伴也如此；又从他们作恶的生活可知：一得权柄凌驾仇敌之上，便尽可能残忍地对待，若能还想更残忍。

731 因此这一代人自以为住在他们所谓的最大的城里，在那里安全，也不敢出去。所以他们一出城，除非与强盗同类，便被一个穿着深蓝近黑衣服的灵——不大像他们的拉比——提醒要小心，因强盗不远。1748年2月11日。

732 最叫我惊奇的是：我念主祷文时，这样一个强盗竟在我身边，与我一同念——这事常发生——我观察到他那样虔诚，叫我无法分辨：他的心是否与意义隔绝，像在别人那里那样。那时他也仿佛从心里敬拜主，求主护佑。由此可断定这一代人怎样：一落在危险与恐惧里，欲望便全然觉察不到，仿佛藏起或消失，于是因怕死而显出虔诚——从他们历史上许多事也能看出。尽管如此，心里仍怀着那些东西；我也能觉察：那是从两条龙遗传下来的。一脱离危险，便仍旧一样，只是心里说谎。1748年2月11日。

733 论反思

如今我与灵、与天使谈到反思。我不知道世人是否充分注意过；若注意，就会在反思的教义里发现比任何别的教义更多的奥秘。反思成就什么，人人都能清楚知道：人若不反思身体某一部分，就感觉不到身体或其各部分的感觉，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感觉；一反思到那一部分，便觉知热、冷、压力，甚至感觉到先前所受的。若反思呼吸，便感觉并知道自己在呼吸，自愿的成分也这样加上去；此外还有无数类似的事。

734 人若不反思心智或性情里的事——怎样思想、思想什么、怎样行动、从何行动——便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存在着，此外再无别的，因而也不知道自己怎样。但若从别人那里反思自己，或让别人反思他、说出他怎样，才初次能认识自己是这样；否则永不能知道，只留在自己的幻象里，并从幻象反思别人，于是把真理当作虚假——因凭自己的幻象判断。原则怎样，从它出来的一切也就怎样。

735 灵尤其如此：死后仍留在毫无反思的状态里，因此只知道自己是人，仍像从前一样在世上；于是留在幻象里，照着死时所具的性情生活。但一蒙主赐给反思，便知道自己在来生；在尚未得到一件或几件可反思的事之前，很难叫他们相信。然而扎根在性情里的幻象仍旧留下。

736 因此灵绝不能知道别的，只以为自己比其余的人更好——尤其那些在世时傲慢的；他们也不乐意被人反思。但一被带进反思的状态，便被带进更好的生命状态：那时才初次能认识自己，知道什么更真实。

737 此外，信仰的教义对人仍毫无功效，除非主赐他们能反思。因此人也从主的圣言学习什么是真、什么是善，好由此反思自己是否如此；这种反思在某些时候赐下，尤其在困苦的时候。所以认识真理极为重要：没有认知，就不能有反思，也就没有改造。

738 但那些落在欲望与幻象里的人，不能从真理反思，除非那些寒冷与那些阴影先被驱散。1748年2月11日。

739 论反思

反思的教义是一整套教义；没有它，无人能知道什么是内在生命，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身体的生命。而且，没有从真理之认知而来的反思，无人被改造。因此主把写下的真理赐给这地球上的人——因他们活在败坏的状态里——好叫他们从那里像从泉源一样汲取真理的认知，由此能反思自己；或更确切地说，凭铭刻在记忆里的那些认知，主使人反思自己的虚假及类似之物。因此没有认知，就没有改造。

740 木星却不然：灵在那里劝戒他们，把凡所想所行的恶都激发出来，摆在面前；那里的反思便借着启示作成——如前所述（见第523、539–545节）。在这地球上却不能这样：因为通往天堂的门关着，思想只在某些时候被主引向天堂；其余时候，他们只注视肉体的、世俗的、地上的事物，并反思这些。若那时通往天堂的门向他们打开——像向该隐打开、灵也能与他说话那样——虚假便会与真理混到永不能分开，于是永远被定罪。所以这事被谨慎地禁止了。1748年2月11日。

741 论灵求知的食欲

世人在肉身生活中有吃喝的食欲，为滋养身体；灵的食欲或乐趣却是求知。属天的是：只求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灵的却是：凡是新的都想知道。这种欲望几乎常在，接替了用地上食物滋养身体的食欲。因此在一切天堂里，都有理解真与善——也就是信仰之事——的极强情感；由此而来反思，他们借着反思越来越被成全。1748年2月11日。

这些细节是当着许多灵与天使的面写下的；他们正反思所写的，并加以肯定。

742 论木星居民

木星居民的同在，我不但能从他们情感的流入认出，也能从这一点认出：他们使我的脸仿佛含笑、欢喜，并且持续如此——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安排那星球居民的脸，叫人仿佛从心里的愉悦发出微笑，或显出喜乐。那是心里的喜乐，我也能知道：因为他们的宁静传达给我，那样愉快，明明充满胸与心。此外他们也不让自己被别人的欲望摇动，仍留在愉快的宁静里，不像我们地球的灵那样忧虑——我们地球的灵被各种心绪激动，不断不安。由此很可断定：木星居民的生活，远比我们地球居民的生活更愉快许多；因为叫人不安的，正是欲望。

743 此外他们不怕死，只怕失去配偶与幼儿；既活在宁静里，又确知身体死后生命仍继续，并因此更幸福，成为天上的天使，也就不为这些忧虑。

744 然而还有更内的幸福状态，与我同在的那些人尚未知道，因此他们能接受更内的幸福——这在那些以败坏的生活秩序、以欲望与幻象为乐的人那里是不可能的。内层事物搅扰他们、叫他们不安；木星的灵却不然。1748年2月11日。

745 强盗在旷野与城里（续）

但也有人这样爬行时被细网缠住，无法挣脱，只得焦虑地爬过更远的距离，并受折磨。这些人是他们想先用折磨管教、然后才准许进入的。后来同一事也借着灵手里一直拿着的矛——那矛形成那个角——并借着幔子的扭转而成就：被准许的灵在幔子底下，终于在矛尖附近冲出来；却带着幔子，不在通往城的界限之内，乃朝我这边冲向高处。因此这是记号：这样的人进不了那地方或那城。

746 又有一个男人也被网缠住，于是是两个人。原因我不知道；或许是为向我显明这些事——因为龙不愿这些被揭露，常想用幻象迷惑我的异象，甚至夺走，叫我不知道，如今也在这样做。被送进幔子底下是大刑罚，因那样便惨痛地受折磨。逃走的那一位（见第753节）仿佛拖着网作尾巴——出于与逃惧相连的幻象。

747 那些在右边的城里——也就是在欣嫩子谷与硫磺湖中间——行为恶劣的，也受大刑罚。

748 由此显明：犹太人在来生带着怎样的幻象。他们在世上以为仍要得着耶路撒冷与圣地；天堂或死后的生命，即便有人信，也极少——单沉迷于贪婪的人永不能相信死后的生命或复活，正如主的时代他们也不信——于是这种幻象留下，他们便进到城里：最坏的，或说刚死的，进左边的城；较好的进右边的城。他们自以为要去的圣地其实是亵渎的，满了抢劫，也就是掠夺与恶意；他们称之为主的地，因他们不得不拜强盗，好叫强盗——照他们所想——把生活所需运给他们。1748年2月12日。

这些都从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而来。

749 论旷野里的强盗与那城

论旷野里的强盗，见先前第723–732节，并论他们的残忍——甚至不许描述，也不准他们向我显出。此外可以说：他们不在陆地上，乃在旷野，因独自行走，不容同伴——他们的性情是：遇见谁就想折磨、屠杀、焚烧、煮，那就是他们的乐趣。

750 有一条界限，他们不得越过。从那界限向两边各引到两座城，城与城之间再连线，便成一个三角形。恶人的那座城离欣嫩子谷不远，更靠左边——龙几次在那里显现，想召集自己的恶灵，结成邪恶的群体或同盟，反对善人，也就是反对主；恶人的城大约就在那里。那些因幻象自以为住在那里的人，在街上奔跑，泥浆没过脚踝，凄惨地哀号、诉苦。

751 另一座城在欣嫩子谷与硫磺湖之间，几乎在正中间；他们中间较好的自以为住在那里。这城有时向他们显为壮丽，有宫殿与极美的房屋；有时同一座城忽然变成村落或较小的城，有时甚至变成污秽的沼泽，仿佛纯是泥浆，叫他们淹没在里面。这样向他们变化——不是向所有人同时，乃向在那里的各人分别——因为他们受幻象支配；于是按欲望与刑罚的种种变化，以及轮番来苏醒他们的乐趣，便有这类表象临到他们，仿佛全然是活的，叫他们绝不能知道别的，只以为就是那样。在这城里他们常说：城是他们的，地是主的。

751a# 我问城的长官是谁，他们不知道；告诉我并没有长官，却仍聚在一起，因害怕游荡在旷野的强盗。所以他们因恐惧被维系在一起。显然主这样掌管他们的幻象，又借着恐惧，叫他们在那里不像在旷野那样彼此侵扰——若不在主的看顾之下，就会那样。

752 从那里所画的线便是界限；从界限到两座城、再从城到城，形成一个三角形，强盗就在那空间里。

753 在那界限上，我看见一个几乎雪白的灵，那里还有一位几乎发光的天使；又有一个灵前来。那时站在那里的灵张开双臂迎接来者；来者向地弯身，从他脚下经过，不久又转回来，仰卧或俯卧、脸朝上，被带到他脚下，随即被抛向高处，于是逃走。他们称之为通往城的准入；这样他们不受伤害，因他们说那灵必须准他们进入。

754 但另有一个在脚下这边那边爬，或在脚下来回好几次——这些人就是那些要去拜的（见第748节）。1748年2月12日。

755 论乐趣的愉悦与真正幸福的差别

当我深深感到愉悦或美景时，不知道从何而来：因为灵魂或灵极难分辨虚假或伪造的愉悦，与真实或属天的愉悦——他们的感觉仍那样粗，以致不知道。于是我与周围的灵谈到这些愉悦从何而来。据说：虚假的愉悦或乐趣有时那样假冒真实与属天的，叫人绝不能分辨；若非主灌入分辨的认知，灵绝不知道。恶灵，甚至最坏的，常用这类伪造的愉悦大大愚弄、迷惑来生的人：人以为那就是属天本身，其实全然是地狱的——因它会转入地狱与折磨。因此他们不但把可感的美景注到最深处，还伪造各种对象的美丽形状，甚至仿佛乐园的园子。因为恶灵——尤其在头顶高处的——不断想模仿这些，好诱惑或引诱灵魂到他们一边，与他们联合。

756 差别就像人造的果子、人造的花与叶、蜡做的人形——里面是泥，只有最外面在假冒、迷惑，有时做得那样巧，未经教导与单纯的人很容易上当——与真实的果子、花、人脸之间的差别：后者里面有生命，越往内、越往至内，生命越属灵、越属天。这些存留下来，被成全；越往内越美、越幸福。前者却不然：一往内去，外在的美与愉悦便滑落或崩塌，然后显出的无非污秽与地狱之物。1748年2月12日。

肉身里的乐趣生活就是这样。

757 论通往知性、再经意志进入行为的循环

有一个明显的循环：从感官起，尤其从听觉与视觉——它们把对象摆出来，激发内在感觉——于是到知性，从知性到意志，从意志到行为，或口（言语），或脸，或肢体。这是属世的循环。但因本性已败坏，对象只能从感官进到知性，却不能进到意志——意志由另一源头掌管——因此需要重生，好恢复真正的秩序或循环，最终叫意志掌握一切，从而也掌握知性，二者一齐结出仁义的果子。于是恶灵所灌入的一切恶，在知性里转为善：因为主借着意志——也就是借着唯独属于他的爱与怜悯——引导他所重生、并赐下这些能力的人。1748年2月12日。

758 那些在肉身生活中才智很多、却只在外在事物上出众的人，在来生是愚钝的

有一位在肉身生活中我略略认识的人，也被带到我这里，为要交谈，却什么也不对我说。他那样迟钝、仿佛愚笨，几乎不知道别人说什么。他的迟钝传达给我，叫我能由此知道：它那样遮暗思想，叫我几乎觉察不到自己在写什么。他在肉身生活中比别人更有才智，却只在外在事物上，因而因外在事物上的敏锐而大受称赞。于是外在的、世俗的、肉体的才智便转入愚钝。但我仍不知道：是否因他被留在同类灵的群体里——那时每一个灵都是愚钝的；几个月前去世的更是如此，像这位一样。1748年2月12日。

759 此外还有一位，在肉身生活中也同样才智过人；他却仍在善灵中间，并能觉知天堂的内层事物。

760 论肉身生活中的恨，在来生成就什么

有人因种种不幸与缘故，在肉身生活中怀恨那些他以为逼迫他的人；因时间长久便扎了根——我能从他生平的事迹，也从与他的交谈知道。他一觉察到肉身生活中所恨过的某人，忽然仿佛从与别人的谈话中被夺走，像闪电一样从上方射向他所恨的那人，想杀他，却不被准许；在我看来只像从那人头上拿走了什么，却立刻从他手里落下。于是他被带到我这里，留了一段时间，几乎像在睡梦中，在自己之外，不断思想所恨的那人。后来与我交谈；我向他表明：他绝没有理由恨那人，因我从未听见那人说过他什么，无论好话坏话，那人也从未恨过他；他所做的，乃出于必要与同意。终于我觉察到：在他那里恨已平息，因此仍能被调节。我所以能这样断定，是因他在肉身生活中受过不幸，主怜悯了他。1748年2月13日。

这些是当着他的面写下的。

761 强盗（续）

又有一个强盗像一团极黑的云来到我这里，贴到我右侧，叫与我同在的人恐惧，我却不怕。他们的同在就是这样：叫所到之处的人恐惧、惊骇，甚至战兢。他竭尽全力想用诡计侵扰我，却徒然；也伸出右手，想行使想象的权能，却丝毫不能成就。此外，这黑强盗显现时，周围有星星，还有布满星星的天。

761a# 如今只须记述这一点：他表象出脸美丽的女人（见第727节），想把她们引进来，好能偷窃；他也按自己的幻象试图这样做。

762 此外，这样的强盗自以为身边带着凶猛的狗，放出去对付遇见的人，好惊吓并吞吃他们；狗也向我显现过。

763 他的脸也向我显出，正如被他惊吓的人所见的：简直没有脸，只是极黑的一团；嘴却可怕而凶猛地张着，更像裂开的咽喉，里面显出一排排牙齿。总之，像一只张着大嘴的疯狗——是裂嘴，不是脸。1748年2月13日。

764 论真与善

我与灵谈到当怎样向人致敬，并得着教导：论到真理，所宣讲的是敬重，也是惧怕——因为被惧怕、因而被敬重的是真理；论到善，所宣讲的是爱——因为当爱的是善，善本身就有这性质。但在重生的人里，正如在天使或天堂里，善与真都被爱，因为善是真理的源头。1748年2月13日。

765 论1657年

异象中向我显出57，或1657；数字写在眼前，却不完全知道表示什么。1748年2月13日。

766 世上有权势的与富足的，同样能得救，如同卑微的与贫穷的

我与肉身生活结束后曾有权势的人交谈过——曾是王与王后——他们光景很好，可算在更幸福的人中间；卑微的与贫穷的，我也遇见许多，光景悲惨，尤其乞丐一类。因此世上的权势与财富并不拦阻人得永生，悲惨的处境与贫穷也不自动促成；乃是内在的人，以及信仰与仁义的果子，因而目的，以及对财物、权势与财富的享用方式，才起作用。因此各等人之间没有别的分别，只有信仰上的分别。1748年2月14日。

767 论各种学问怎样占据并限定人的心智

我与灵谈到各种学问怎样塑造人的心智，比如哲学及其他。就哲学而论：至今它的任何部分所做的，无非遮暗心智，于是关闭通往内层事物，以及通往普遍事物的路——因为它只在术语里，并在关乎术语的争讼里；更不必说所谓理性哲学，它把观念收得那样紧，叫心只粘在细节上，因而粘在尘埃里。它不但堵塞通往内层的路，还叫人瞎眼，把信仰全然夺去。因此在来生，沉迷或沉溺于这类东西的哲学家是愚钝的，比别人更无学问。

768 至于机械学：人若过于沉迷机械的操作，便塑造心智，叫他以为无非是机械——不但整个自然如此，属灵与属天的事物也如此；若不能把它们还原到机械原理及其力量，便什么也不信，于是变成肉体的、地上的。

769 至于几何及类似学问：它们也仿佛把心聚拢，拦阻它进入普遍；此外还叫人以为：凡不是几何的或机械的，就什么也没有——其实几何的范围并不超出地上与肉体的形式。

770 至于历史：它们不伤害，只要不单是记忆的东西。

771 人若单沉迷于记忆，或沉迷于属于记忆的那些学问，或学别的只为记忆——这样的人在来生几乎不明白什么是属灵的真理，更不明白属天的；他留在自己那些细节观念里，仿佛形成一层茧，把脑像骨头或颅骨一样围住。这层茧须先被除去，真理才能穿透，属灵与属天的认知才能有立足之地。这样的茧很难消散，并且带着疼痛；或许用别的方式，须经许久时间，仿佛渐渐软化。这类事曾借许多经历向我显出，我屡次惊奇于茧的表象。

772 属世的经验，如园艺及类似的，并不拦阻属灵的认知；有学问的人同样能像没有学问的人一样被成全——我也在某人身上观察到。

773 一切认知都无损害，只要不把一切放在它们里面，乃另有目的；它们是属灵的财富，知性可建立在其上。这与财富或权势一样：若因财富与权势本身而看重它们，这样的人在来生就极坏；若只为更远的目的，叫它们只作手段，没有那目的便看作虚无，便对人毫无伤害。1748年2月14日。

774 论纯粹地狱的一群

左边有地狱，那里有可称为魔鬼的：他们被夺去理性，只凭纯粹本能行动；并不那么坏——他们行恶时以为自己在行善。所以那里是那些把善放在恶里的人；他们被夺去理性，住在那里，自以为治理宇宙，其实那时在梦里——他们理性恢复、回到自己时，自己也这样说过。

775 离那里不远，在同一侧（左边）更靠右一点，有一个幽暗的地方，我尚未看见；那里有魔鬼，藏着更隐秘的毒。今天我看见一个从那里出来，说话相当清楚，按自己的性情与理由说话。但不久从那里散出地狱的毒，也就是一种关乎生命、天堂与灵魂状态的有毒说服；先被带到我这里，不久他又涌到我这里，想与我说话，不叫旁人听见。因他的毒已被识破，便不准他说出来，只准思想，以致他被迫说别的——这是我觉察到的。他如今正站在旁边。

776 这是真正的地狱。有思想灌进我：这类灵被打发到世上那些诱惑人、极其邪恶——尤其内心邪恶——的人那里。1748年2月14日。

论世上某些富足与奢侈的人。

777 有一位灵，在肉身生活中过奢侈的生活，又因所赐的变得富足，可算在更富有的人中间，桌上山珍海味；他并不是生来如此，乃是后来变成这样。肉身生活结束后，这类人四处走，像乞丐一样求食，穿着破烂，也不知道自己已不在肉身生活里。于是他们的状态转到反面——这不能不带着痛苦。1748年2月15日。

778 论灵的睡眠

灵中间也有种种状态变化，比世人多得多——我猜想先前已说过（见第319、651–652、696节）——他们经历的状态变化是不断的。因此他们也有睡眠与清醒的状态，以及其间一切居间的状态。

779 有一个灵睡着时，我醒着，略略注意他的睡眠。那时另有一个灵也在睡中，表象着那灵所感觉的；还有天使把这梦灌进去——天使总是醒着的。因此同类的梦从天上来，是天使从主作成的；那时别的灵却以为是自己在这样行事。我也听见那灵怎样行事、说了什么。1748年2月15日。

780 在地上、或在世人中间贪求某种尊荣，不是属天的

我与去世年数不多、却仍在善灵中间、尚未被准许进天堂的人交谈过；他们内心仍渴望世上的尊荣，或名字在地上世人中间有某种称扬——我也蒙准在他们那里觉察到这欲望。于是与他们谈到：这仍是留下来的属世之物；属天的并不贪求这类，乃轻看它。

781 此外我谈到：天堂里自最初创造以来凡被聚集的，是一个极大的群体；人能认识他们，并能带着美景与喜乐与他们交往——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任何缘故想比别人大，乃在自己的感觉里更小。因此天堂里的名声与地上的名声——尤其在那些对善与属天之物一无所知的世人中间——毫无可比；世上的荣耀与天上的荣耀也毫无可比。他们便信服并肯定了：因他们从主觉察到事情是这样。1748年2月15日。

782 论死后的生命状态

死后，灵魂先脱去属地的，再脱去属肉体的，也就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以及从这些涌出、并与它们同在的幻象。

783 然后预备他，叫属世的与属灵的和谐，于是被准许进入内层天堂。

784 在那里脱去属世的，于是预备进入更内的天堂——那里属灵的仍占主导。

785 终于脱去那占主导的属灵之物，于是被准许进入至内的天堂——那里属天的占主导。

786 这些脱去，借着所脱下的衣服来表象；情形几乎一样。

787 然而他们也能按次序再穿上衣服，从至内回到更内，再到内层，并被带回灵的天堂。

788 因他们仍保留从世界带来的一切；那些不过是主所赐的能力，于是借着穿衣来表象；天使便能这样把他们还原为灵。

789 但他们被还原，或这样按次序穿上，是为叫他们被成全：因仍附着的属世、世俗、肉体之物彼此联结；渐渐解开时，像酵一样，叫生命仿佛这样发酵，好叫这些也仿佛被分开，或不再伤害。他们几乎被还原到原先的状态，于是变得更完全。

790 无人到达更内，除非先预备好；因此灵魂不能上升，只能下降。1748年2月15日。

791 绊脚之事的气味

我觉察到灵的一种共同感觉：由绊脚之事混成，以致他们不承认主是宇宙之主、万人的救主。这共同感觉我觉察到了，便把它比作某种气味——凡这类都能比作气味，也常借气味来表象；主一乐意，世人与灵都能凭气味感觉到。随后那气味被觉察到，像污水，或被垃圾弄脏的水的气味；我闻见了，也被告知：气味就是这样。1748年2月15日。

792 不相信死后生命的灵，一蒙显明，便惊呆

有一个灵，我知道他在肉身生活中不相信死后的生命——尽管在最后，我猜想被祭司说服了。当用种种方式向他显明他已在来生时，他那样惊呆，或说惊奇自己竟在来生，几乎无法被说服；他说自己一直那样活着，毫无反思——其实他与同类同在已经很久，却是在地狱的人中间。1748年2月15日。

如今又有一个同类的在场，曾说服自己没有死后的生命；与别人谈到死后的生命，却不反思自己已在来生，仍旧坚持。他在暗室的地狱灵中间。1748年9月8日。（见第3101–3102节。）

793 论一个不冷不热的

魔鬼中间有一个——他们最厉害地出于恨逼迫真与善——涌到我这里，什么也不想成就，却装作悔改了；我也感觉不到诡诈，尽管能想到他里面怀着诡诈，只等机会；同时却假装良善、已经回转。有人远远逃开他，告诉我：受不了他的同在，因觉得像要呕吐，想吐出来——他就是经上所说当被吐出去的那种（启3:16）。1748年2月15日。

794 这类人比其余一切更危险：一得地方与机会，比别人更残忍。

795 后来这人所说所行的都是可憎的，因此不当说出来——因他无所不攻，无恶不作。奇妙的是：这类人因本性如此，绝不能住手；一蒙许可，无论怎样被劝、无论怎样明知不该做，仍旧去做。本性与本能驱使他们，并且带着乐趣去做——因这样的欲望附着在他们身上。1748年2月15日。

796 论灵如何激发人记忆中的事物

奇妙的事常临到我：灵怎样能从人的记忆里激发合他们心意的东西，而且及时，无论什么场合。这是因它对应他们的欲望；欲望暗中这样作用于记忆。

797 此外他们也能仿佛在人的记忆里读出那里所有的，知道人所曾思想、所曾行的；有时我对他们所见的一无所知，他们却读得像读写成的书。此外还有别的。1748年2月15日。

798 关乎死后生命的普遍规则：各人按肉身生活中的目的得自己的命运

已知：被造的宇宙不过是手段的总汇，指向目的中的目的——那就是主，因主就是天堂。居间的目的从最低处，经各自的系列与秩序的层级，走向更高，以至最高；这些手段与系列的安排就是秩序。

799 因此人作为手段，或作为居间目的，在自己的目的里怎样，便披上怎样的性情；肉身生活结束后，他的生命首先也变成怎样；在最大的身体——也就是天堂——因而在那人本身，也就是在主里面，也得着怎样的位置。至于更内、更内与至内所关涉的，人穿不透，唯独主穿得透；因此他将来的产业在哪里，因这些比人最昏暗的眼睛所能看透的更内。

800 人在肉身生活中为自己所定的目的——凡关乎他自己、关乎共同的群体、关乎天堂、关乎主的——便按这些被安排，叫他在肉身生活结束后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

801 由此可见：目的支配人；人的生命在于他的目的——目的多半就是他的爱；这些目的合在一起，仿佛就是他的灵魂，他的灵魂也就成了那样。因为人的灵魂只注视目的，乃是目的的综合；所以人在肉身生活中为自己形成灵魂，那就是他的性情与本能。

802 目的支配人，也可从这里看出：若有人盯着某个个人目的——比如自己，或类似的东西——即便为共同的群体做了好事，叫共同的益处由此产生，也绝不会因此得报赏；因为他不以共同为目的，乃以个人为目的。正如魔鬼意图害人、毁灭群体与人类，主却把那事转为良善与拯救时，那怀着恶目的乃至最恶目的的，仍旧是魔鬼，并且变得更坏。

803 一切目的中最恶的，是以自己为目的的人：那时共同的、普遍的事物都集中到他身上。其次是以世界为目的的人。

804 肉身生活中的目的如何养成性情与本能，带到来生

今天举了若干例子，显明人在肉身生活中的目的如何养成他的性情，并形成他的本能。

805 有一个人，所想所说无非是词语上的一点机巧：无论碰到什么，都往那一边扭，好叫某个词里显出一点机巧。我惊奇他是谁，因除了言语与思想总往这类事上收束之外，几乎分不出他与别的灵。后来蒙指示：这类人在肉身生活中，目的无非是那些专搞细节的学问，并爱那些——比如古典作家与圣经的校勘、异文；或只爱编辞典；日常生活里最先爱的，是措辞优雅、双关与文字游戏。又向我显明他或他们的生命怎样：我几乎觉察不到里头有什么生命，仿佛只有词语，几乎除了词语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心思敏捷，能说许多；每一个说法里仍粘着思想，话语也由同类的东西拼成——却像没有生命，又像一样东西，里头只有极少极少的生命。但他并不恶，因思想无法伸展，乃是把共同的收束到词语里某个要点，并收束到言语的每个细小记号上；因此显得不像活的，倒像一件精巧的雕塑在说话。

806 但有人只爱这类东西，并把它们当作本质——其实不过是最低的手段。这类人总想象那些才是最高的，正如俗常那样：因为它们是通向内层、以至更内层的中间原因。这样的人因爱那些、又因由此而来的幻象，思想升不到那些之上，更升不到普遍的事物；所以没有以之为目的，好做出进一步的功用。

807 若人只爱记忆里的东西，把智慧放在那里，并立下规矩：人有多少记忆，就有多少智慧——如前所述（见第771节），他的思想便仿佛蒙上一层茧壳；茧壳一除去，他就哀伤，以为失去了一切生命，什么也不剩了。但在我看来，那时他才第一次处在能被成全的状态；我这样看，是因猜想他内里也有一点善，好叫一点善透出来。1748年2月16日。

808 续论死后的生命：按肉身生活中的目的

也有一类人什么也不想，只是仿佛跟随：别人说什么，他们就跟着做什么。我觉得他们里头也没有多少生命，因并不出于自己行动，只是跟着别人，仿佛自己什么也不是——若毫无出于自己的，就不觉得他们仿佛在场。蒙指示：这类人在肉身生活中凡事只凭本能；在看透、领会、回答上，像一点

小火焰：该说什么、该答什么，当场就来，自己轻易地凑上去，没有思想或预谋。肉身生活中这样的人柔顺、易弯；同时也是性情之灵，因很容易着火，却很快熄灭；那火焰就像言语的表象。此外还有许多。

809 这类人在来生里，仿佛能与许多人相处：所做几乎无非是推动灵之间所谓和谐的流动；几乎可称作润滑油，因叫结合更容易——尤其当某种欲望尚未深深扎根时。他们中间既有性情之灵，也有说话的灵，也有居间的。因此仿佛是嵌入物：在我看来像连结，其实是为推动属灵的流动而嵌入的。

第三册　§§601–900

810 来生里也有仿佛粘滞的：凡与他们相抵的，都抓住不放，非到报复到手，或另有了结，不肯罢休。这类人在肉身生活中长期怀着报复；就像粘滞的——先前也常观察到。

811 还有一类人，功用相当显著：凡所思想的，他们都抓住，并不推理，乃是相信、被说服——但善的并不被别的所说服，只信他们所领会为真与善的。在肉身生活中，他们固执地信别人：只要听见，就那样抓住，自己并不费思想的力气。他们功用显著，靠近天使的天堂。一被迷惑，便愤懑、忧伤。他们中间也有属灵的纯真，来自对更内真理的无知。1748年2月16日。

812 那些执拗或粘滞的，所得位置在面前，稍偏左，近于偏上，却不高。

813 而这些人所得位置在右侧；在我看来，仿佛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弧段。

814 论那些所得位置在身体之内的人

我惊奇：有些人所得位置在身体之内，另一些却在外。蒙指示：所得位置在身体之内的，是在生活中爱那善的人——他们不恨任何人，凡事往好里解释，又渴望在每一件事上尽本分；同时又活在顺服里，从心里尊敬治理他们的人。1748年2月16日。

815 论灵魂初入来生

灵魂一到来生，多半被接入善灵的群体——除非他们曾过相反的生活，或全然是恶的。里头有善与义及类似品质的，被善灵的群体接待，尽各样本分，甚至被引进天堂，或天使的同伴中间——却只为给他们看天堂及其幸福与荣耀。此后仍被放回原先的状态，于是被灵暗中、也公开地考察他们怎样；便按那时所证实的性情，或分开，或结合。

816 因此，灵魂被准进天堂，或进到他所喜悦的别的地方时，不可由此断定他们将成为天使、比别人更蒙悦纳——尽管世人常这样想。凡事都是许可、并带着准许而行的；所以他们仿佛被送回灵那里，叫灵仿佛出于自己、暗中或公开地发现他们怎样，并以自己的方式论断他们——尽管这一切仍由主掌管。1748年2月16日。

817 吃的食欲也能被灵诱发

灵有欲望，并把欲望灌进人里面——这事明明、也屡次观察到：他们渴求那些对他们全然不必要的东西，比如关乎人的衣服；并且燃起那样的热切，几乎压不住——尽管明知那些不是给他们的，乃是给人的，比如给我。我与一个灵谈到这事，他知道，也承认；却不歇，直到我买了那样一件衣服。

818 此外，吃的食欲也能在灵那里被激起——尽管他们知道、也说、也承认：自己不能吃——甚至针对某些食物，比如今天：我一答应今天吃同类的东西，他就安静了。因此纯粹身体的食欲是有的：能被人身上的对象在灵那里激起，又能由灵在人里面激起。1748年2月18日。

819 种种经历显明：灵自以为是人

长久、多方面的经历向我显明：灵只知道自己与我是同一人；他们多次带着一切确证承认这一点——无论分开，还是以种种方式附上，并照此说话。借反思与经历蒙指示：灵只以为自己就是那人——无论理性的部分或思想，还是身体，乃至身体的自然动作；于是以为是自己在想、自己在做，甚至以为自己就是整个人。

820 他们怎样，可从他们在人身旁的位置认出来。但经历那样繁多、那样明显、那样确定：若把同类的一切证据都摆出来，就会太冗长，超出我所能估量的。

821 灵借着人受教

灵借着人、由主受教，因而领受认知——这在我已极明显，如今将近两年又九个月几乎连续的经历可作见证。

822 同样也借着别人——尽管他们不知道——从我与灵说话以前所遇的许多事也能看出；若当时反思每一件，就足以在这些事上得证实，也能单凭经历叫人人信服。尽管同样也借着灵、并借着我们所不知的千百种方式成就，也不可怀疑：这是主的全能。

823 之所以借着人——就灵而言——是因他们披上整个人，也披上他记忆的一切，于是转眼就有学习的能力；人不一样，须从婴儿起受教。

824 论许可

许可的教义（见第398节）也包含这些：恶灵自称统治恶人，因而统治人的恶；他们仿佛凭权利把这事归给自己。有一个还说：那些恶是他们的，因是他们灌进去的，所以属于他们；因此自称统治每一个说谎的人；对受欲望驱动、因而受恶驱动的人，也这样自称。但因人人根本上都是恶的，所以并不准他们统治，除非统治人因实际行为所加上的那些恶；许可也不伸展得更远，只为叫人借由那些恶而来的惩罚与荒废，能变得更好。这是许可的一条规则。1748年2月18日。

825 有灵代表人身上的肾与膀胱

代表人身上肾、输尿管与膀胱的灵，在脸的左侧，却朝前，在颞部与额部之间的距离上，更靠近额。他们这样：毫不理会内层，更不理更内层，也不领会；所以我一说到这类事，问他们，便说不明白——尽管别的灵明白得很好。他们也容易愤懑，仿佛出于某种嫉妒：比如因善灵坐在近旁、或与我同在，他们就愤懑，用种种方式挑衅，想把他们赶走。他们做许多出于愤懑与心神不安的事，也不安于自己的命运；由此可推知某种与尿有关的性质。他们在场，我与他们交谈；他们愤懑，走开，又回来；人数多，也成系列。此外他们并不诡诈：因出于某种易怒的嫉妒，并非出于诡计；像肉身生活中单纯被称为胆汁质的人。

826 此外，左侧显现几头连在一起的大猪，用来表象尿里那些与血清分开的属地之物。尿里属地之物的表象，就是这样借连在一起的大猪作成的：在左侧，不远，几乎在同一水平面上，只略高一些。

827 那些仿佛是肾、输尿管与膀胱的，也不甚领会人的思想：穿不透，只领会外在的。有时问：说的是不是他们——其实是说别人；是不是这样——其实是那样。1748年2月18日。

828 也有对应表皮的灵

也有灵对应人外层的衣膜；我未与他们谈话，只从他们觉察到：他们诱发一种热，来自经看不见的毛孔散出的气。如今他们说话了，说遮覆一切的就是他们；至于此外他们怎样，尚未向我显明。1748年2月18日。

829 同一些人有时反复咀嚼先前所说、他们所抓住的话，因而愤懑，又想追问为何那样说；所以里头也有某种粘滞。

830 论对应大脑大脑室的灵

已知：大脑的大脑室是纤维间隙及其他地方的浆液流入之处，仿佛是脑的膀胱，血清或淋巴在那里与精气混合；又从那里按次序再分出精气与更好的部分。

831 那些灵在头顶上方，相当高，不是正对着头顶，乃稍稍朝前，却很少。他们是善灵，也曾与我相当和悦地交谈：因借相当和悦的流动行动，也说话。他们说：不断渴望进天堂——其实不知道自己曾在天堂里，又从那里被移开，好再次被更好地成全；异质的部分一从他们被排出，便再回天堂——正如脑室里的浆液：一部分被脉络丛吸收，一部分被排出，一部分另处透出，一部分经松果体下进入第三脑室，再经漏斗到垂体；在那里分三条路分开，再经种种通道、管与窦到颈静脉，好迎上经胸导管上来的乳糜，在那里结合，送到心，再到肺，再回到左心室，如此继续：一部分经颈动脉到头，一部分向下到身体一切脏腑——一切都为形成一个更纯的血，也就是动物精气，并因而形成红血：叫物质的与属灵的相结合，过同心的生命。1748年2月18日。

832 论纯真的状态

某些与我同在的灵魂被放进纯真的状态，便借灵与我交谈，并承认：那种喜乐与快乐的状态，人的耳、眼、心与知性绝不能觉知——因受感动的是他们最内层的。

833 他们所在之处在额上方，偏上，稍稍朝前。

834 与他们同在的，有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以至两百年前整族的人，一齐被放进那天堂。喜乐那样大，全然无法言说——如今有一位借灵告诉我。

835 但他们只在内层天堂的最内层；因每一层级都有三重天堂：属灵的、平安的、纯真的。无人能被准进更高层级的更内天堂，除非先在内层天堂里过——否则会被消解。1748年2月18日。

836 论在世上只拜某种笼统的圣洁、对真信仰的细节一无所知的人

有些人爱这样教导：叫人只拜某种笼统的圣洁，对真信仰毫无认知——比如只听弥撒，却不留心：既因不懂，也不愿懂。他们进殿，只为拜那圣洁。到处都有许多这样的人。

837 但圣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伪装圣洁，好迷惑人；一种是因此自以为圣，因被那样说服，其余一概不知。此外还有无数居间的——因上述二者是对立的。

838 有一个人向我显现，自以为圣，还说服头顶上方的人自称圣；他被摔下去，那些人立刻用悦耳的声音唱“圣哉，圣哉”，此外什么也不唱，只唱“圣哉”，约半个钟头，直到听得厌烦。

839 只爱笼统圣洁的人就是这样：在来生里唱“圣哉”，直到对圣洁的一切觉知都消失，后来除了那一个词，什么生命也不剩，却仍把虔诚放在那词上——于是拜的是死的东西。把虔诚放在祷告与祈求上、心思却远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他们相似。

840 他们近旁有一个灵被转来转去，叫不雅的赤裸露出来；他表象他们在那种圣洁里所拜的“圣”。那灵被转着圈，叫羞耻显出来。只拜“圣”的人，敬拜就是这样。

841 此外还显现一个赤裸的、火焰色的，或说像火的人，屈膝，双手向主；他是谁，没有告诉我。我猜想：类似那些以为单凭祷告就能赚得救恩的人；火焰色表示他想由此称自己为义——像殿里凭自己功德的人（参路18:9–14）。1748年2月18日。

842 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灵引导、并借灵被引导

人不知道自己被灵引导、并借灵被引导——这极清楚，人人都知道。然而他确被引导，并且明明被引导——从多方面的经历可知。我看见、觉察、听见：一个灵被别的灵引导，又陆续被同伴中别的灵引导；那灵却只知道是自己在引导自己，完全像人一样。从哪一类、哪一种灵在引导另一个灵，旁人能知道，他本人却不知道。同样，灵若处在人的状态，也能被人引导——我多次得了这样的机会：我知道，与我同在的灵也知道、觉察、仿佛看见；被引导的那灵却全然不知，只以为出于自己在说话。这事有时由我做成，我惊奇那灵竟觉察不到——因对我是明显的。1748年2月18日。

843 论欣嫩这边的一座城

许多人面前也显现一座大城，楼宇很高，在欣嫩的前部；许多人自以为住在那里。在那里的人告诉别人：城很安静，人与人之间只尽本分，凡事都做得正当，彼此不加害，只愿正直。这样的人准许逗留在那城里，别人却不准。

844 那城也向我显现：楼宇很高，有时街道阴暗——因楼高；但仍看得见街道的延续，天光透进来，城也像别的大城一样延续下去。不久这城被分成街道，于是看成一座封闭的城；又向我表象成连绵极高的楼宇，屋顶我没有看清——或许终止在云里——窗户很多，从两边围成方形的场院。楼宇外面的颜色几乎是砖色，暗褐。

845 这城与这些楼宇仿佛连成一片，并不分成一栋栋房屋，仿佛是一座城、一座处处延伸的建筑。又告诉我：他们的房间也是连着的，可以从里面一间走到另一间，这样穿过全城，也穿过那大场院的建筑。

846 房间也向我显出：里面是拼合的木板，颜色近灰，简单或说连成一片，只略略看得见木板接缝；此外有一块黑色，表象壁炉。全城的房间都是这样——还有别种变化未向我显出；因变化按灵魂的幻象而生，与之对应，并显出同类的事物，显出得完全像世上的真实。我与他们谈过：他们起初知道那是幻象；不久便承认是这样。看见的人也能感觉到。1748年2月18日。

847 续论欣嫩前部的城

房间如前述（见第845–846节）是连着的，里面近灰色。他们一看见墙上有小黑云，又有像黑雾带一样的黑系列，立刻从那间转到另一间，这样继续；变化带着乐趣进行。

848 城的异象等等往往消失：通常先出现仿佛一个伸展进房间的大背，或像人背一样的体积，升高直到屋顶；那时屋顶显出连续的椽子，成三角形——像世上城里的屋顶。那背或体积就升到那里、伸到那里；从一侧看仿佛敞开，天蓝色，却仍看得见屋顶的椽子——城的幻象便这样消失。

849 住在那里、或自以为住在那里的人说：他们活得公正正直，彼此不加害，反倒尽公民的本分。他们中间有些人帽上有一点小火焰作记号，表示他们想称自己为义，或凭自己成为义人。

850 此外还向他们表象城楼的许多变化：比如下面有柱廊、长长的入口、由柱廊而成的庭院，并且气派很大——因庭院连着，彼此通着或敞开。变化按各人的幻象，数不胜数。

851 尽管他们有时自以为同在，这座城对一个人并不像对另一个人那样显现，乃各按各人的幻象——也就是按凭自己的义或自己功德的幻象。因此一个人看不见另一个人的城的幻象或表象，差别也就认不出来。但以上所说关于城的，是共同的；变化无法那样描述，只能归到同类的共同事物，作为它们的细节。外在与内在的延续是共同的，楼宇的高度也是，此外还有别的。

852 这座城看来就是“欣嫩的审判”（太23:33）：因他们想凭自己的义生活，于是仿佛能把凡不按他们幻象公正生活、行事的人，都定罪到欣嫩。由此可知他们的心怎样：凭自己的幻象自以为极义，并非出于真信仰。因此这城称为欣嫩的审判。1748年2月18日。

853 续论欣嫩前的城，以及从那里看见的欣嫩

那城与欣嫩几乎在同一平面，略高一点。因此我也看见仿佛一座桥，从城通向欣嫩。桥的颜色与他们的房间一样，是灰色；两边有护栏，可以极安全地走过。桥相当美；但在城这边，我看见一个黑灵——据说他在那里，是为不叫人过去：因他们厌恶黑色，躲避它；灰色却是共同的颜色，也就是白与黑相混——房间的顶也惯用这色涂抹——表示凭自己称义：白是义，黑虽混在他们的白里，他们却躲避它；因他们自以为义，甚至自以为虔诚，便凭自己的幻象定别人的罪，并这样估量、考察万人的生命与信仰。一切异端也是这样：凡不像他们那样信、想、行的，都定罪到欣嫩。

854 这样的人逗留在那里。叫他们从一间转到另一间的那些黑色（见第847节），是他们陆续失去的幻象；因这是某些人的一种荒废，并且长久——除非有更猛烈的东西流入，叫他们惊恐：以致一回到同类幻象，就暗中受惊，也这样被荒废。凡在那里以为平静、又爱同类居所的，荒废得最慢。

855 在前述桥的另一端（见第853节），显现像大火在空中发出的火光；离桥那一端不远。据说那里就是欣嫩。

856 论人身上关乎情感的某种平面

人身上仿佛有某种平面，表象成这样：像柔软的身体，伏在外层仿佛茧壳之下——那茧壳由属肉体与属世界之物披上。外层一被除去，那伏着的平面或身体便显现。怎样除去，我说不完全；却这样表象：一除去，便表象成柔软、圆的身体或脑。人行动时，便按内层的性情行动，从那里治理外层；但外层是细节的堆积，不能那样被内层柔软的身体治理，叫性情显出来——除非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与生活。因此审慎的人惯于从这些判断人的性情。至于底下是否还有更柔软的同类身体，我不能怀疑：因那里有主所保守的余剩，唯独主知道。1748年2月18日。

857 论一位宣称独一神、宇宙创造者的灵

有一个灵大胆、带着确信出来说话。当与别人谈到主时，他带着确信问：“你们说的主是谁？”——起初叫我不能不以为他是信的。我说是耶稣基督。他说不知道是谁，也没听说过，只信独一神、宇宙的创造者。我想从他知道他从哪里来——是这地球的居民，还是印度、日本、非洲，或别处——却无法知道。因此我暂时不能多答：因灵须按他们在生活中的信仰情形受教。于是他走得远些，说想从别人知道：除了独一的宇宙创造者，还有怎样的主。我仍能与他谈，说：无人能得救，除非有真信仰。他便问：什么是信仰？人怎能凭信仰得救？——同样带着确信。终于告诉他：不信子的，就不能信独一神、宇宙的创造者，因一切权柄在天上地上都交给了子（太28:18）。他终于也不愿知道什么是神的儿子、以及有神的儿子——因不能领会，又说绝不能领会会有神的儿子。我回答：

信仰的事对他们是奥秘，即便不领会也当信；若不信子，就免不了被定罪下地狱（可16:16）。他仍坚持：不领会，就不信。其间我觉察到：他是一伙恶人的工具，被派出来装作这样——其实他很清楚。同时那伙人又把同类的笼统信仰吹给他，像惯常那样：仿佛整个气场半充满了同类的意见或虚假。

858 他既带着确信说话，又惊奇竟有人信自己所不领会的，我便想起：在属世、属肉体的事上提出几件，是他即便不领会也信的——首先，是否……

859 续论那位承认宇宙创造者神的灵

……他是否领会：对跖地的人怎能走路——相对我们，他们的头朝下？这类事若用属灵方式表象，把人放在地球对面的区域，灵几乎厌恶，立刻消失，因领会不了——这事多次发生。那时他否认有这样的事；等我证明再没有更真的——因一切经历都见证并叫人信服——他才不得不承认：尽管真，他却领会不了，所以必须信。

860 后来我对他说：“你以为自己是人，穿着衣服，像地上的人一样吗？”他仿佛摸自己的衣服——以为自己有；又摸手——以为自己有。我问他在哪里，是否有脚；他说有。再问脚下是什么土，踏在什么上——岂不是在地上空的气场里？他承认了。于是我叫他回到觉知：这些岂不只是感官的错觉与幻象，因他是灵？他这样被说服，便想逃走，说是别人说服他这样行事的。于是他能知道：那些不过是感官的错觉，还有成千同类的虚假。因此，我们若只信所领会的，就只信虚假的——而且这还只在属世、属肉体的事上。那么怎能说：属灵、属天的事若不领会就不愿信——那些离感官更远，甚至极远？又说：人不信真实的事，不愿走在真理的路上，就绝不能被准进天堂。1748年2月18日。

861 既然人的知性充满从身体感官而来的错觉，以至由纯粹的错觉形成，并落在纯粹的错觉里，于是只是黑暗——那么，人若神志清明、愿意正当思想，却想说：凡属信仰的，或属光的，或属天堂的，更不用说属神性的，除非自己能觉知，就什么也不愿信——那就奇怪了。

862 论茧壳，也就是形成茧壳的属肉体与属世界之物

奇妙的是：由属肉体、属世界之物聚成的那一堆，表象成像硬茧壳，或外层硬皮。这茧壳在某些人显得更厚更硬，在某些人并不显出，却仍在。这茧壳是感官错觉的堆积，因而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所胶结的虚假。茧壳须软化，却不可打碎：因它从内层扎根，这硬茧又从更内层扎根。茧壳被表象为除去时——在灵的气场里借属灵表象显出——底下便显出髓样的身体，几乎像人：茧壳借颅骨表象，内层借髓样的脑表象。

863 这茧壳里也散布着真与善，从底下根本的髓样身体萌出，并这样嵌入。向我表象：散布在茧壳里的那些真与善被除去，却退回到内层。那些被这样除去的人便喊着说：如今什么也不信了——不信有天堂，不信有神，也不信任何属灵、属天的；在他们看来仿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有几个变成这样——尽管在那些被除去之前，他们是在信仰里的，或曾在信仰里。

864 由此可见：主许可成千散布其间的东西从世上的人被除去，也就是退回到内层——原因很多，见他的圣言——但那些一恢复，他们便回到原先的信仰状态。1748年2月18日。

865 茧壳里若混着带诡计气味的东西——以致他们想用诡计骗邻舍——就不容易软化、消解；于是借相反双方的撕裂惩罚做成，如前所述（见第404、515节）：人被放在两边相反作用的灵中间，无法离开，便带着极大疼痛被撕裂。这种事尤其临到那些商人：他们若没有良心，只要不被法律、利润之类所拦，就想用诡计夺邻舍的财物，并不以为良心受损；此外凡有同样心思的也一样——无论已经行出来，还是只存着欲望，只因没有地方与机会才未成事。1748年2月18日。

866 哲学怎样把人心封闭，终至什么也看不见（见第609、767节）

哲学从最初几个世纪起，如今已数千年，几乎只在于术语与三段论。既只是他们所盯着的术语——如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偶性、什么是样态之类——就不能不叫心落在只有观念、毫无生命的境地，因毫无光：他们并不应用到理性上；即便应用，仍旧只是术语。若凭这些争论，就像人学语言的词，不是为表达事物的意义，只为说话本身。于是把心智的普遍事物这样收束、压缩到毫无生命的东西里，落在仅仅物质的里；于是形成那样黑暗的茧壳，叫光无法透过。三段论的哲学也一样：把心智的观念封闭到几乎不留一点光的孔隙。因此这类“智者”在属灵、属天的事上，比群众或农民中最小的还瞎得多，甚至更愚钝。1748年2月18日。

867 论那些想居高位之灵所受的折磨

有些灵，或说灵的队伍，四处游荡，轮番来到同一地点；灵魂与灵极怕他们，因用某种确定的折磨苦害他们。后来蒙指示：他们表象总膀胱的底或上部——也就是进入膀胱的东西所在之处——以及脐带样的韧带、肌肉、神经，从那里散开，又向括约肌集中。因此今天在场的，就是对应颈口括约肌、或通向尿道入口的；他们的折磨像括约肌的扭转，并且从起端一直到尿道出口。

868 这队灵轮番回来，因表象那括约肌按时候轮番工作，其间休息，直到该排出、该排空的积起来——在灵或灵魂的气场里，关乎虚假，也是一样。

869 这些灵的队伍到来时，贴到背的下部，几乎在尾椎一带；他们的在场从作用觉察到，此外并不显现。

870 他们作用与扭曲的方式很快，借来回迅速的动作——无人能拦住——还带着声音；他们把那迅速的收紧、勒紧的运动引向上方，到额以上。他们的作用显出像一个向上变尖的圆锥；凡进这圆锥的，尤其靠近尖端的，关节被悲惨地收紧、扭曲，以至灵里一切无非是来回的扭歪——这折磨在我看来，尤其在手臂关节，以及头以下身体其余关节。这来回的扭歪显得残酷；灵告诉我：比人所能觉知的更残酷。一个这样被扭歪之后，别人接上，凡在场、并积着同类当排出的“尿样”之物的，都这样——那些是虚假的幻象，在物质世界里对应尿。他们并不扭歪头的区域，因那里是欲望的茧壳；却借手臂与胸或胸廓的关节，表象出于推理的幻象，于是关乎属灵事物，属于属灵一类。凡协同作用的也是这

样：有人在上方协同——我对此愤懑——于是也放进一些人；还有构成肾区及这里输尿管的——因那些插入膀胱并协同。他们也站在侧面，像从侧面插入的输尿管；但如所说，在下方作用、表象括约肌的在下面。他们说：痛苦极大，带着难受。

871 被放进的，是那些借幻象、并因推理的幻象而心高气傲、自以为高过别人的人——从折磨发生的位置也可看出。1748年2月19日。

另有人也愿受同样的撕裂，几乎在左脚以下；他们说：从未感觉过、也从不相信会有更痛的。1748年9月11日。

872 论一个极渴望进天堂的灵

木星的灵中间有一个来到我这里，恳切求我为他代求，好能进天堂。他描述自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恶，只是恐吓那地的居民，随后教导他们。他属于左侧下方那些仿佛用分叉舌头说话的一类，先前说过（见第570节）。

873 他也能激起怜悯，叫我只能回答：我什么也做不成；若配得，可以像别的配得的人一样指望进天堂。他被送回那星球的善灵中间；后来他们说：他不能在他们的同伴里，因不是那样的人。

874 他又来到我这里，带着极内在的渴望，恳切求他们，说极渴望天堂，不肯罢休。听见这些，他被接入这地球善灵的同伴；他们却承认：他绝不能在他们的同伴里。他本星球的灵称他为skorstensfejare（扫烟囱的），因肉身生活中清扫烟囱，所以颜色黑——尽管他自己说是褐色。

875 由此可推：这类人构成精囊的区域——那里积着好的精液，与血清混合，好适于射出，随后在子宫颈里消解；因精囊所藏的就是这类物质。他渴望天堂，表示渴望重生，或说渴望进入子宫，好新生。尽管外在形式如此，内在却只渴望天堂或新生；因此外在也渴望，便能激起怜悯。精囊里那些微粒也有这样的欲望。

876 他的职分也表明同一点：他略带恐吓——因这类人的差事如此——却不像别人那样严厉，随即教导外面当怎样改正生活，人当怎样预备，好处在真理里，并有合宜的认知。若准他教导关乎天堂的事，他也愿意；却不准，因他仍在这类灵中间，外在形式也是这样。

877 这形式一脱去——像先前说的茧壳那样（见第862–865节）——新人便起来，也就是内在的人，由独一的主预备。这在世上借幼虫来表象：变成蛹，不久生出翅膀，在自己的天堂或喜乐或空中飞舞，有合自己的属天之物，彼此嬉戏，产卵，并从指定给它们的花上采取食物的乐趣；此外还有我们所不知的别种状态。1748年2月19日。

878 论善灵中某些女性的房间

向我显出某些女性灵的房间：为她们形成的，她们看得像世人看自己的一样清楚。有入口纵长通向房间；她们坐在入口一侧，叫人看不见。墙壁用组合的花及类似美丽的东西形成，横着伸过墙面；变化我无法描述，因无数，又轮番接续，带着更亮与较暗的光、种种颜色，乐趣从中萌发。

879 房间有时比我们白昼所照的还亮；有时却是较暗的变化，也接续而来。这些想象的图画一消失，墙上便出现仿佛窗户的东西，越扩越大，那时是暗的，没有光进来，颜色多半暗；不久向她们显出一点天，里头有云，远处有小星——房间便这样变得更悦目。

880 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的那些童女灵，开始燃起渴望，要回自己的小室；她们说那里有极大的乐趣，因变化那样叫人喜乐，她们不可能知道别样。如今她们郑重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也能证实——却是这样证实：表象那些的想象极其生动。因闭上眼睛时，同类的事在我眼前、在自己的光里显现过无数次，完全像白昼，以至再没有更熟悉的了；甚至内层气场里凡所有的，都能这样活活显出，毫无差别；甚至文字也能摆在眼前，叫我能像读打开的书一样读——而且是在清醒中，同时与灵活着交谈。1748年2月19日。

881 论向我显出的赤裸膀臂（见第1754节）

膀臂再次向我显出，却是赤裸的，向前弯曲。那时蒙准知道：膀臂表象力量；因这类膀臂带着权能的惧怕——像先前我受惊时那样。那膀臂的力就是这样：若蒙许可，能折断活人的骨头——这是真的，尽管除非凭经历，无人能信；这类经历别处常有，也多次有。

882 这膀臂还带着仿佛从它散出的热，我感觉到了，也被告知。1748年2月19日。

883 天使能无限地——也就是永远地——变得更好，却永不能达到完全

我与周围的灵谈到：除了独一的主，无人是完全的；天使并不完全，因在主面前天堂也不是圣的（参伯15:15）。但天使仍能越来越好，并且直到永远；却永不能在自己里面、或说在他们的自我里成为圣。灵觉得这事陌生；便用属灵方式表象，又借自然界里同类的事阐明：有所谓无限的逼近，却永达不到——像双曲线与渐近线之间那样。这些且略过，因许多人领会不了；普遍的更容易落在知性之下。此外又显明：天使的心智只是接受信仰之事、并被形成的能力，因此只领会最共同的；至于每一个最细对象里无数的细节，可以写进去——却永达不到完全——只能写到最共同的，因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主所写进他们那些仿佛共同事物里的，越来越成全天使；又因能写进直到无限，天使能这样被形成、被成全，却永达不到完全，因而达不到圣洁——所以在主面前，天堂永不能是圣的。1748年2月19日。

884 论渴望天堂的灵

先前说的那位（见第872–877节）又来到我这里，仍极热切地想进天堂；我猜想衣着比先前更差。他说渴望进天堂，却仍像责罚人的，或说仍在那些想惩罚人的木星灵中间。如今他向我显出一种先前不知的新作用：一种柔和的搏动，在背的部分、髋以上；动作像用柔软的膝盖轻叩。他说自己如今是这样。我对他说：这是不久将进天堂的记号——因我知道他属于对应生殖囊的那一类；那里生育的微粒披上同类的壳、膜或外衣，好能安稳停留，再安稳转入子宫，在那里渐渐消解，直到所包的属灵之物渗入卵。他的新外衣表示那时已预备好出去；那作用表示时机临近——因精囊里时机一到就这样作用。如今外衣更粗糙；甚至有话对他说：脱掉衣服就能进天堂。他因渴望，脱得那样快，几乎再没有更快的——但这只为试验、并教导我：对应精囊的人在来生里渴望怎样。他仍不能被接纳，如前所述，于是回到原先的状态。如今说话更坏，舌头分叉，并在先前区域的下方——因外在状态更坏了。后来他们会进到这一步：从这些属肉体的转到内层，再进到属天的；那时从背后的路被带走，仿佛在两膝之间，便被移走。1748年2月20日。

885 论灵魂被导向确定的目的，论他们在来生的形成，并论内层记忆

人在肉身生活中被形成怎样，尤其在临死那一刻怎样，就仍旧怎样。最先临到的，是临死那一刻的，以及病中或生命末了的；然后被插入种种同伴，也就是善灵的同伴——他们的职分仿佛是探察他们属世的倾向怎样，几乎不知道别的。按所探察的，或被接入更好的同伴，或被送回更坏的同伴——一切都合乎灵的属世性情，借同意或爱与厌恶的方式；这一切的一切都由主安排。这些我从多方面经历受教：亲眼见、亲耳听、亲身觉察。他们叙述自己在这状态怎样、在那状态怎样；因起初多半被所抱的意见与说服驱动，经历却教导他们是否那样或另样。其间他们处在自己的职分与仿佛自己的生命里：那时能以自己的方式、并以种种方式试验流向他们的灵。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除了灵中间占主导的——好奇、渴望知道他们怎样、那是什么——之外，认知总的说来是属灵的食物：这些愿望与欲望对应身体吃喝的食欲；因此认知也称为属灵的食物，于是有饼、五谷、小麦、奶、水等等更内的意义。

886 此外我观察到：灵魂若被保持在普遍的状态里，几乎什么也不想，只面对没有分明观念的共同之物——几乎像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想时那样；但这共同的仿佛观望，仍有自己的导向与变化，人不知道，天堂里却知道。在这状态里我也能注意到——灵也证实——：就外在而言，灵魂不能被改造，除非先被带回确定的状态，回到他生活中熟悉或占主导的观念；那时才第一次能把有益的东西灌进去、固定下来。

887 灵或灵魂的记忆，如所说，是内层的，并不是像人那样的细节记忆：因细节记忆对人有用，合乎他在身体与世界里的生命所需。灵的记忆是内层的，灵魂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我每次与灵魂谈到它，他们都以为没有——这事多次发生，因活着时不知道它。他们所爱的幻象及类似之物，却属于那种细节记忆。欲望从幻象想象的和谐流出；正如有人喜欢不协调、声音粗糙、本身毫无合奏的乐器，另一些人只喜欢正当、美好协调的。

888 至于那内层记忆，以及认知怎样灌进灵，只能从肉身生活中发生的事知道：比如人从婴儿起学说话、学思想，越来越进深，却从不知道这些怎样灌进去，更不知道领会、思想、判断、推论的能力怎样灌进去。成年人学语言也一样；又像在我身上所知道的：我职务上的许多部分，单凭经历、并不靠细节记忆去钉死，就这样受了教。（这些只为叫人由此领会那种记忆怎样，并非为把自己插进去。）1748年2月20日。

889 续论内层记忆

内层记忆怎样形成，像倾向或天性、以及知性，此外人里面还有许多——见先前第888节。凡赋给细节记忆能力的，其最近原因必归于内层记忆；那能力本身，就本身看，属于生命。有内层记忆、以及它怎样，也可从梦里看出：梦里细节记忆不像清醒时那样被激发，人却常带着一切面容特征、身体的一切状态、言语，仿佛同一个人——步伐及类似之物——这些人绝不能从细节记忆知道，甚至无法描述那样的能力。同样，我们从脸认出他们的心或状态的变化，也从眼睛及那一带，也从说话的口音，以及更多无法描述的事；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只从单纯的运用，并无知识。

890 为叫这些活活向我表象，来了一个灵，一切说服都能印在他身上——这样的灵很多：他们自己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些人，于是借他们能把别的人物几乎活活诱导出来。因此，灵与人说话时，人须知道：同类的事在灵的气场里极平常、极熟悉，免得受骗。许多灵考察这灵，想知道他在肉身生活中是我相识的哪一个；终于有一个——是否已死我不知道，约半年前还活着——他们断定是他，因最能披上他的人物。于是他进到能从我这里知道他怎样的灵的同伴中间；他们得了内层的认知，像刚才说的，于是那人物被表象得那样活，像他本人一样，并且在许多事上；他们仍被说服就是同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就像对我也曾被诱导过那样的说服。我仍坚持说：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我不愿意被说服，因同类的事可能发生。1748年2月20日。

891 此外，那时连善灵也只能以为就是同一个人：因一切细节都能那样仿造，叫人信服。但内层天使知道——我被告知，也蒙显明。

891a# 凡被主引导的人，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能觉知那是否许可、是否蒙准、是否蒙喜悦：总之，是否当这样做

被主引导的人，对于当做的事——尤其在做的时候——有某种内层的觉知或留意。这对被主引导的人那样明显：每一件事上，无非出于主的喜悦，或出于准许，或出于许可——这三者本身有别，也能分明觉知。但除非人是这样的，就不能领会；别人无论怎样连同情节来描述，仍因不领会就不信——即使相当有知性的灵，也不能被说服事情是这样。那些知道、又不想出于自己思想、因而走在真理路上的人，便得着这样的觉知。别人不能信，主要因他们以为这样会全然被剥夺行事——以及思想——的自由，而那是他们所爱的；于是以为自己仿佛死了。我对他们说：那时他们才是活的；因出于自己活，反倒是死——因属己毫无良善。因此，若有人说他觉知当做什么，无人该惊奇：因这是真理，也属于信仰。1748年2月20日。

892 （本节阙文）

893 论对应胰管、肝管与胆囊管的灵

有灵对应这三样：彼此有别，却按他们所作用之灵的状态而组合。他们尤其协助责罚与惩罚，想仿佛加以引导；其中最坏的那样执拗，除非用惩罚或叫他们惊恐的东西，绝不罢休——因他们怕惩罚，那时就答应一切、说再也不做，过后立刻回到原来的本性。他们是极顽固地粘在自己意见与幻象上的人；却并不出于恨行动，乃出于属世的败坏。这类人显现像老太婆，惯于在欲望里衰老，以至在那些事上极固执。处在属世状态时，他们什么也不想，只粘在那些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另有乐趣，只愿准他们在那些事上活动：责罚、鞭打、咬，以及同样污秽地行事——正如那些胆汁，尤其胆囊的胆汁，只愿处在污秽里。1748年2月20日。

894 论内层天堂天使的言语

今天天使彼此谈了相当久，他们的言语我却丝毫听不懂，只觉得头顶上方、偏上又偏后，有柔和的波动；我周围的灵也能觉得，却什么也不懂。此外他们彼此分明地谈，许多事合在一起。我能觉知这一点：因关于某件极冗长的事，说了许多，却在片刻之间做成——先前也多次如此。

895 有人也许惊奇：当读所写的文字、而读者对所写毫无注意或觉知时，事物的意义与觉知反而更分明地升到天使那里——胜过人的属世心智同时在场时。仿佛要更清楚觉知事物的意义，就须把身体的感官从内层心智挪开；观念便总更清楚，因没有拦阻的对象——正如心若不粘在词语上（词语是言语的身体）。这事看来奇妙，甚至像悖论：天使领会圣言的意义，人却不领会——却极真；今天的经历已证实。由此可推：婴儿读圣经时，天使对圣言意义的领会或觉知，比成人读时更清楚——先前也有话这样告诉我。1748年2月20日。

896 灵魂怎样仍有细节记忆：当那些事用属灵方式向他们表象时

凡在肉身生活中我相识的灵魂来到我这里时——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仍以为在身体或世界里——我若用属灵观念几乎活活地向他表象人物、地方、城邑、房屋、房间——凡他在肉身生活中所在或所见的——他便都认出来，像真的一样。因此细节能被别人召回到灵魂的心里；他们自己却召不回，须借所附着的人。人也能这样知道自己已在来生——此外还有许多追问，比如他自以为在哪里、地方在哪里。1748年2月20日。

897 论内层的觉知与说服

灵魂与灵绝不能领会：人能从主觉知并被说服当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们以为除了从他们自己或从属己涌出的，再没有别的觉知；因此连肉身生活中、以及此后生活中更敏锐或更机巧、自以为能穿透并领会一切的人，也不愿承认有这样的觉知。每次谈到这觉知与说服，他们只能设想：若属

己或自己的不在了，他们就不再存在，乃是另一个在想、在说、在做——于是成了毫无生命的器官，像木制机器之类。他们不能设想还有别样的生命，只能设想属他们自己的；那一除去，便以为自己全然不是活的，或如如今有人说的，那样愚钝，以至再也不是灵魂或灵。

898 这些灵魂或灵，尽管在别的事上相当明敏、能觉知，在这些事上却粘得那样紧，毫不怀疑，乃是否认——原因如所说：属己与自己的一除去，他们以为所剩无非是他们所弃绝的。我对他们说：不这样觉知、不被这样说服的人，与这样的人之间，生命的差别，就像某种极暗——暗到仿佛没有——与天堂之间的差别，或说像黑暗与光之间的差别，甚至像从人最低处或直肠升起的，与从全天降下的之间的差别。又向我表象一只桶，几乎像地狱的；就像这只桶——地狱里的人以为自己占有整个天堂，因以为全宇宙伏在这桶之下——与整个天堂之间，就火焰与光而言，也是这样。

899 进入人知性的路有两条：一条经感官，是较低的路，人的知性由此而生；一条经天堂来自主，是较高的路。凡由较低的路生的，是属肉体、属物质的；由较高的路生的，是属灵、属天的。若较高的门不为主所开，就绝不能信有这样的交通，叫人觉知并被说服。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有良心；但那种良心多半只伸展到行为，并按他们把敬拜与本分所放在其上的那些认知来形成，因此不是真良心——除了在某些善人与灵那里是昏暗的。但在天使那里是明显的：他们知道、觉知、领会事情是这样；也知道若没有这样对事物的良心与说服——明显的，或以种种方式被显明的——就毫无生命。

900 我每次说自己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极其惊奇——尽管他们常看见许多力量从我发出。我再说：那些不是由我做成的，乃是借我做成的；所以我仿佛做成那些，其实连最小的一点也不是出于我，乃是主。那时他们更惊奇，觉得像悖论；却仍是真理，绝不能反驳，天使中也无人反驳，反倒证实。一听见从天堂来的证实，他们仿佛信了；其实并不信——因不觉知，也不领会。

第四册　§§901–1200

901 除了从天堂来的证实之外，又加上许多来自经历的证实。那时他们若把心思放在那些上，就能领会事情是这样：因那明明的经历以属灵方式摆在他们眼前。但经历及其生命或知性之光一离开，他们立刻又落回原先的无知，领会不了那是可能的，也领会不了那就是生命——因他们把纯粹属世的光当作光，其实那光本身是黑暗。对这样的人，光只能显成黑暗；黑暗在哪里、怎样，若不在光里，或说若不借那些在光里的人，就永不能显出——唯独主光照并显明。1748年2月21日。

902 这样的觉知与说服，若不信主，绝不能得着：因那是主的，因而也是主的恩赐；人、灵魂、灵、天使，连丝毫也没有。

903 论属灵的和谐与幸福

有属天的与属灵的，在人里面有别，在天堂里也有别。属灵的各有自己的区域，属天的也各有自己的区域。在人身上：属于肺的，关乎属灵；属于心的，关乎属天；其余也是这样。

904 属灵的有自己特有的幸福，与属天的有别：属灵的是喜乐，属天的是欢欣。要领会属灵的喜乐或幸福，可从声音的和谐得一点观念，也可从视觉事物的和谐得一点观念。声音的和谐，以及言语的和谐，还有言语的意义，都属于属灵的和谐；由此生出的喜乐，就是属灵的喜乐。因此古代教会有音乐，天堂里的歌唱也那样甜美。视觉事物的和谐也一样：由此有种种美，感动心智——比如一般的美，还有乐园及同类事物的美，以及楼宇的美；这些也属于属灵的喜乐。更内层的，是知性事物的喜乐：由此有对真理本身或对诸真理的爱，因而也有对认知的爱。属灵的喜乐是属天之物的形式，属天之物是它们的本质；即便没有，也应当有。

905 至于别的感官，如触觉、味觉、嗅觉，则属于属天的区域：因那些乐趣不是属灵的。由此可知属灵幸福与属天幸福的差别，也可知人若被夺去其一或其二，会怎样。

906 有一位天使以天使的方式向别的天使述说：内层天堂里有多少种幸福——借列举并以天使的表象，叫天使分明觉知。那表象对我却几乎不能觉知，只借波动；由此笼统地知道：所列举的只是内层天堂幸福的“类”。在最初约四至六分钟内，活活列举并表象出来的，数目是四百七十八，将近五百；因此我以为那数是五百。内层天堂的幸福既有这么多“类”，便可推知有多少“种”——每一类又有无数种；又可推知有多少细节——每一种又有无数细节；此外还有许多细分，也就是细节的细节——因每一个细节又可当作一种，或当作较低或较高的普遍的类，看它在怎样的群体里，那种特定或细节的幸福就在那里活着。

907 由此也可推知：一分钟之内，天使能说、能表象的，怎样无数、怎样说不尽——若用词语的言语来描述，要那么久，而且还描述不完。1748年2月21日。

908 论贪财的人及其死后的生命

贪财有许多类，也有许多种。那些吝啬的，借节俭积聚钱财的，死后所受的惩罚，与那些掠夺别人、无论合法与否都给自己谋取财富的，并不一样。这里只论这类贪财：积聚财富，心思盯在上面，并把生命的幸福放在那里——即便并非借不法手段。

909 为描述他们的生命，我看见一间暗室——细节已不太记得——从那里走出一个人：他在肉身生活中就是这样，能用诡计或其他手段把别人的财物勾引到自己这里；凡有这类可指望的地方，他的心思就在那里；因此也插进许多同类的事，好借某种漂亮的名目拿走一点。这样的人几乎住在那里：最坏、诡诈的地狱之灵所在之处——地狱的一边，在人背后，稍偏左；因以得利为目的的诡计是多种多样的。大约在肩胛骨的平面。

910 我听见一种粗重的嘈杂，像巨大的磨盘，几乎在我左上方，却不知是什么。不久有一个人躺在我左边近旁，大约同一区域，仿佛在睡，只说：“我什么也不是，我谁也不是，我谁也不是，我什么也不是。”我以为那是一种荒废，也就是绝望，在他们从下地被带走之前。还有另一种说法，表示求人怜悯他。他一觉得我在近旁，我便与他交谈；于是蒙指示：他属于那伙积聚财富、心思钉在财富上的人——由此得最内的乐趣，尤其若箱柜里有金银；此外还有借诡计或不法拉来的。我又觉察：他们这样说话，是出于某种焦虑——因近旁有人盯着别人的东西，想用诡诈或能用种种名目辩护的手段弄到手，好叫自己安全，并不怕永生。那些近旁的人侵扰他们，所以他们仿佛趴在自己的箱柜或财富上，想着有没有人来；因常被侵扰。于是他们自言自语地喊——好叫那样的强盗听见——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己可怜，好叫对方罢手、不去抢。那些把最内的喜乐放在金银与财富上的，生命就是这样悲惨。那磨盘，或说像磨东西的声音，是许多这类人带着各自变化的嘈杂：他们害怕财富被夺。

911 此外，因他们并非借诡计或不法手段得了钱财，所以在“我什么也不是、求人怜悯”这类哀诉里头，还藏着一点善；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因强盗而说自己什么也不是、求人怜悯的话，便渐渐转成善。后来他们忘掉强盗与钱财，便只怕属灵的强盗，并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是——因无法为自己做什么防卫；那时也喊：求主怜悯。这样，那疯狂便转成这种样子。1748年2月21日。

912 恶灵周围也有星

来自木星的恶灵，以及本地球的恶灵——甚至诡诈的——周围常有星，也看见有星的天。这表示属灵之物流入他们的推理，也表示他们能领会信仰的事。1748年2月21日。

913 论表象脑里漏斗的灵

起先在一扇天蓝色窗户上方，看见一张脸，不久退进去；于是左眼一带显现小星，不久又有几颗细小发红的星，离我较远、偏上——那些是属灵的星，因白光闪烁，像钻石。那时我看见墙壁，却没有屋顶；墙只在左侧。不久又见满天星斗，星很多；因那位置几乎偏下，与手臂同平面，又在诡诈之灵所在的一带，我以为会看见什么可怕的。但不久墙与天消失，显现一口井，从井里冒出像白雾或白气，几乎像看不见的烟；又仿佛有什么从井里被抽出。

914 我问这些表示或表象什么，便被告知：这样就是脑里漏斗的表象。它的性质从描述可知：它接收从血里分解出来的精气，途中又撒上合适的血清，免得经毛孔散失；于是经许多路径送到较大的脑室，再经松果体下自己的孔，进入裂隙或第三脑室，再进漏斗，于是到垂体；在那里分开，再经既定的路径下行到窦的末端与颈静脉。这样，从血球分解出的精气便流到皮质的起始处，在那里与新的属灵精气结合，再经自己的纤维进脑室，于是经漏斗进血，好叫窦末端干枯无生气的血活过来；然后再迎上从身体上来的新鲜乳糜，在心里与之结合，这样叫心里的血块活过来。这一切，连同整个过程——若详细写出来会很长——天使对别的天使说出来，只用了片刻，几乎是一秒。

915 为叫我知道：在天体（属天的身体）里构成漏斗区域的灵怎样，他们的群体仿佛成了一个人，听见我说话；我虽未与他交谈，凡所说的，他却或往自己身上套、以为是说他，或愤懑，不断跑向我又跑远——模仿脑室里那种流体：从顶点到那一角来回不停地输送。他们极不耐烦，定不住；轻快，留意每一件小事。是否被某些确定的原则抓住，无从猜想。因此他们也在内层的排泄物一类中间：胆怯、不定、多疑。

916 但这类人及其他人，既是器官，便对应人体里同样的器官；脏腑的液体，在这类人里面，就是他们的推理、幻象及类似之物——情形也一样，推动他，构成他的生命。尽管如此，里头仍有内层生命：因这类液体里头藏着生命之物，到该尽功用的地方便释放出来。1748年2月21日。

917 这类人在额部区域，朝前，同一平面；有时向前跑相当远，又跑回来，也报告所发生的、所听见的。

918 他们有许多类，因而更多种：因几乎没有一个脏腑里头没有同类的东西，只是职分有别。每一个脏腑都有自己的排泄口——那些并不被扔掉，乃用在功用上；其尊贵按功用估量。1748年2月21日。

919 他们死后的命运不安宁，不能有平安，也对别人麻烦；所以必须借合宜的焦虑，全然被收束到更好的状态。

919a# 前面所论的，属于中间一类：介于脑的好淋巴与排泄物之间。对应排泄物的，是那些把属灵真理拖到属地之物、并在那里玷污、叫真理终止在污秽里的人——如今向我显明；他们在前方远处，偏上，鼻子右侧。他们取属灵与属天的真理，向下拖到污秽的属地之物。

920 论对应骨骼的人——生命运动在骨骼里像在支点上终止

有些人在肉身生活中，或死后在来生里，出于各自的原因，只作笼统的思想，思想并不落到某个确定的对象上，于是仿佛散开，像不在身体里。这类人在我身上诱发同类的笼统观念，没有思想可落定的对象。对应人身上骨骼的就是这样：迟缓，才智愚钝；除非处在确定的状态，什么也不能钉进他们的记忆，因而也不能从记忆里取出。1748年2月21日。

他们在职分上不仅迟缓，在判断与行事上也呆滞；却并不不安——因挂虑并不穿透，仿佛散进笼统的观念里就消失了。他们也不恶毒。

921 论对灵魂种种状态的考察

先前说过（见第867–871节）：灵魂来到灵中间，或来到那些在最低天堂、仿佛在另一世界里自由游荡的灵魂中间时，便被他们考察——按各人的能力。有些人只考察灵魂较粗的状态，很容易受骗：他们只引他去说自己所预设、所摆出的话；那时若他轻易跟着那些诱导他这样说话的人的话走，他们立刻断定这灵魂就是那样——其实不然；因他们同时也把与自己相似的状态灌进去，他在那状态

里便轻易像他们中间的一个那样说话。于是他们以为他就是那样；有时又从所抱的偏见或意见把恶灌进去，便定他的罪。对我在肉身生活中相识的某些人也这样——对他们我并不总能公正地思想，因并不太认识他们；灵便由此论断。

922 这是只考察灵魂较粗之物、或因人的较粗之物而被准许考察的人的论断。尽管他们怀着偏歪的意见，这样折磨灵魂，却仍有助于他的益处与改正——因主所许可的，不会是别样。

923 这类人考察时，觉知也只是粗的，并不觉知他言语的内层——我能观察到：并不那么合拍、和谐；善灵、尤其天使却能十分明明地觉知。

924 这些考察者属于构成人身上分泌器官区域的一类，比如肾、输尿管、膀胱：因这些肢体所做的，无非是考察送到它们那里的每一件——甚至抢到自己这里，这是已知的。

925 总的说来，凡考察灵魂与灵、又在其中有欲望、把乐趣放在那里的，都属于分泌器官的区域。所以他们的类，与人的脏腑一样多：因没有一个脏腑不行分泌的职分，各按其方式。因此有无数的类与种，人数也极多——因一切腺体都是这样，腺体又有两类。1748年2月22日。

926 续论对灵魂的考察

此外还有更精细的考察：因还有更精细的灵，能更内层地觉知人的灵魂，也就是他更普遍、更占主导的情感——那些人用种种方式遮掩的。在这类考察上，灵不像在前一种考察上那样容易受骗。

927 我也蒙准觉知：他们的心怎样那时敞开。有一种仿佛散出的气场，若不与我的思想相合，立刻把它弯向那灵魂所怀的——那灵魂自己并不知道。比如我以为那灵魂在背后某处，他立刻不经思想、不经预先盘算，便把路弯向前方，叫我几乎只以为他在前方偏下——其实他在后方偏下。因他在肉身生活中就是这样：不愿任何人知道他站在哪一边，好叫自己能进他们的同伴中间，知道他们打算什么，于是不至于失去由此得利的把柄——如俗话所说，关乎尊荣与财富。在每一件事上也这样：不知不觉、也不预谋，却那样巧妙地扭曲我更普遍的思想，叫我几乎只以为自己就是那样，并对自己愤懑——竟被困在那样败坏的情感里；许多事我已忘了。由此可知占主导的、更普遍的激情；天使却容易把它们分辨出来。

928 对人身上占主导的激情，考察就是这样：对应人身上某种分泌职分、某种腺体的灵，把他引进那些激情。这一次是谁，我不知道——是头的、肺的，还是身体的；只是眼前两次显现亮的细纹，像弯曲的闪电纹，却细。

929 有时显现像更尖的小刺，悬在那灵魂的头上，叫我怕他受伤——因同类的东西惯于诱发疼痛，总的说来诱发惊恐：像剑尖落到头上。它们表示：这类人想的，与他们想说的并不一样——也这样告诉我；因一切尖的都表示诡计或狡诈。1748年2月21日。

930 这样也能考察：他们对主、对天堂、对死后的生命，以及对关乎共同的群体与诸群体的同类事物，怀着怎样的观念。有一种仿佛散出的气场，主动地作用，以至扭曲或弯转别人的思想，并说服人：那些仿佛就是与他同在之人的思想。气场的活动也常有强弱，按人里头扎根的实际程度——按他所欲望的目的或多或少；这样也能推知人所定准的那些目的——因他在手段上也是那样。较弱的灵，以及容易受别人作用的，容易被诱导相信自己就是那样——因别人的状态被灌进他们；但天使却不能被这类状态所动。1748年2月22日。

931 这只能借身体散出的气场来表象：那气场这样——凡撞上它的，或反射，或按它的性情与本性弯转；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那样、并做成那样。一切灵仿佛都被这类气场围着——比如恐吓的、灌进惧怕的，以及同类的。在那气场里头，凡相抵、相反的都不许进——除非有更强作用的气场；那时便带着疼痛做成，因他自己与气场是一。但认知若不带着欲望流进来，就能进去并被接收。1748年2月22日。

932 续论对灵的考察

灵魂越能被收束到善的情感状态，灵就越难考察他们——世上的恶人也常这样：落在不幸、忧伤、试探、疾病里时，显得仿佛完全变了；但若性情仍旧，很容易又落回去。所以在灵魂那里也能形成同类状态；处在那些状态时，便显得像别人——今天借活生生的经历，在一个肉身生活中诡诈的人身上受了教。但若他们出于诡诈接纳良善的状态，那伪装立刻在天使面前像白昼一样显露；在较粗的灵面前却不这样——他们还能被漂亮的伪装所骗。灵魂中间有伪装，因从肉身生活带来；他们只以为灵也能同样被骗——其实伪装明明显露；若伪装是根深的，便用先前说过的方式惩罚（见第404节）：像撕裂内层与外层，借种种撕裂的类与种。

933 那些借气场有力作用、弯转或扭曲别人思想气场的灵魂——出于性情里所扎的——不但把善的东西扭向合他们本性或气场的，有时在某些情形下，也把恶的扭成善的：为叫人受骗，也因他们曾想扭曲一切，好这样藏起自己的欲望。1748年2月22日。这些出于经历。

934 灵魂所说与所想不一致时，便显现剑与尖端

灵魂说的与想的不一样——比如说善的，因这样说才好——那时便显现剑，如先前说的（见第929节）：剑尖在头上方，仿佛要落到说话者的头上。若并不是那样的诡计，只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当那样说——因觉察到是真的——心里却不那样感觉，乃相抵，那时剑便显在背后，叫他处在危险里。这样，剑或其尖端按思想与言语不相合的种种情形，以种种方式威胁。1748年2月22日。

935 续论报复与恨的惩罚

报复的惩罚，如整页所描述的（见第939–948节）那样：因报复里头有极污秽的污秽，便这样表象——借已经变得污秽的肢体；报复或恨里头就有这类污秽与肮脏。从它们、也为它们，不能不跟着有同类的惩罚；欣嫩左侧、比脚更低之处，也有为他们预备的泥沼。

936 后来显现龙头，大口，牙齿像栅栏，里头全然是火，以至满口火焰。这是后来所加的刑罚：是焚烧的火；此后他们便被投进那样的口里。

937 论惩罚恨与报复的灵

惩罚报复的，是极恶的灵：能装作一切人，一时装这个，一时装那个，几乎无人能知道他是谁；惩罚时假扮许多人。他在极恶的灵中间，黑色，来自结肠一带。

938 在泥沼里施行惩罚的灵，是恶毒的女人，也就是来自膀胱区域的。

939 论构成脑乳突区域的灵

乳突吸收脑内层或髓样实质经间隙而来的黏液，排泄到鼻孔，当作黏液扔掉——全然无用的排泄物，像鼻涕；因不给喉咙用——否则会黏住食物，败坏食欲。

940 构成那区域的，是那些坚持恨、报复执拗的人：一旦对某人怀了恨，便不罢休。但恶毒按原因而有别；恨与报复各有自己的原因或目的，那些也能浸透人，并这样扎根。

941 这类人在前方，稍偏左，离脸的平面有一段距离。一进入眼界，便显现一只又大又宽的棕色桶；他们被关在那里，因是地狱的——因自以为从那里能统治全宇宙。

942 这类人说话时，带着仿佛海浪般的波动：因他们想被人觉得，所以这样听见。那里是他们的聚集。

943 但那些出于在他们看来较好的原因——以为是善的——而怀恨报复的，住得不那么远，乃在脸旁，同类的地方，却在一道墙里面：墙向前弯曲，白色，像涂了石膏，有美丽的石膏雕刻——因他们怀恨报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是美的。这样一道墙在我脸近旁显现：雪白，有美丽雕刻；雕刻一抹去，便更伸展，同时也更高；后来高度看不见了，颜色也不那么雪白，乃向里头偏成某种天蓝。那些怀同类心思、却并非出于恶因、乃出于别的原因——意图共同的善、以至属天的善——的人，就是这样。那平面的墙升高；也准我往里头看，并被告知：底下有蛇与龙——我却没看见——表示恨与报复，它们就这样被消散。

944 报复的惩罚极重

那些出于漂亮的理由怀报复之心的——比如以为那样才像君王、合尊严，或以为那样才公正——便受重罚，好叫他们觉知那种肮脏与污秽怎样。

945 至于第一种惩罚，污秽到不该描述；第二种也一样：因身体与脸被污秽得几乎不剩一点人样，脸仿佛一块粗糙、圆而扁的饼，以至人的一切、凡配称为人的，都消失了。

946 他这样被污秽之后，仿佛张开双臂被旋转——臂伸着、不动，其实只是布片，不是臂，略带雪白；身体这样伸着、不停旋转，被带到天堂那边，并当着众人喊：他就是这样——好叫羞耻透到他最内层。于是他必须恳求、求饶；该说什么恳求的话，也告诉他。

947 此后被带到欣嫩那边的泥沼，在泥里翻滚、沉浸，仿佛要被闷死，以至变得像泥一样。报复执拗的人，惩罚就是这样；若不罢休，便反复施行，哪怕直到永远。1748年2月23日。

948 这些也关乎我从前怎样，以及另一个人——名字在此不提：因他从小就是那样，并且针对我；他在梦里看见我，燃起灭尽的恨，却不知道那是我。

949 （本节阙文）

950 恶人的善不算给他；善人的恶则被抹去

今天在观念里明明向我显出：善是主的，不能算给恶人——因他在恶里，又以为善是自己的，那绝不可能，因他把善归给自己。但对善人，善被算给他，那时恶便被抹去。这些观念比描述更能清楚觉知。1748年2月23日。

951 天使能把人的心仿佛与人分开来考察

如今又仿佛有颅骨的一部分朝天被揭起，在那里察看，仿佛读出他怎样——欲望怎样，婴儿时期怎样，心里怀着什么或意图什么，思想怎样，梦怎样；甚至从脸上向我显出两张脸，像他童年所见、并对之发火的那两张：据说一张像我，我却认不出；另一张虽是男人，却美得像成年的少女。总之，在被考察的心里，凡主准许揭开的，无一不揭开——无论思想，还是由实际行为养成的性情，以及其余一切。

952 但同一个人里头仍留着仿佛较软的实质，像脑的髓样质，却更硬；人仍从那里说话、思想，却有差别。由此考察：他稍内层的人怎样——与外层相比较时。1748年2月23日。

953 天使觉知人的伪装——连人自以为最隐秘的

灵魂或人若想伪装——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一回事——在天使面前能像眼前一大片黑云一样显出来。也有人能用思想伪装，以至仿佛有双重思想——像我一样；他们以为这样能伪装到连天使也骗得过——有人这样说。但我蒙准觉知：那种事也被觉知——对我和灵像薄薄的气，对天使却像雾，或像带臭味的烟。对人最隐秘的事，只在内层天堂的天使面前这样显露；更内天堂的天使因那些太粗，并不能觉知——除非里头另藏着更高、与那些不相合的东西，或同类的。1748年2月23日。

954 续论构成乳突区域的灵

只需补一句（见第939–943节）：构成乳突区域的人一贴上来——贴在脸上，不贴在身上——便呵出热气：因报复是火性的，或借火表象，所以有热。这样，从热及其性质，从位置与距离，以及环绕他们的一切方位与对象的情形，也能知道灵魂怎样。1748年2月23日。

955 天使准确地知道属世真理，几乎连最小的也不缺

只为备忘，并非为引用：当我读到所写关于身体某一脏腑、以及由此推出的原因时，天使能正确知道那是不是真理；我也蒙准从他们觉知这一点。这样，凡解剖、物理、哲学里真的、联结正当的，他们都知道——并不靠先经科学得来的认知。1748年2月23日。

956 思想的敏锐有时在败坏的人里头能更深

不可凭才智的敏锐与对事物的穿透去论断人的生命：因比别人更敏锐的，可能是恶的，未必是善的。比如诡诈的——甚至极诡诈的——以及强盗，能比别人更好地穿透别人的思想、意图与心；否则就不是能干的强盗。但他们把一切扭成虚假、恶、诡计，或按自己的欲望扭。来生里的魔鬼也那样敏锐，编织诡计那样巧妙，以至无人能被诱导去信。所以人若因敏锐受称赞，并不因此该因生命受称赞；凭敏锐的能力，无人能指望来生有什么报赏。1748年2月23日。

957 在来生里他们滥用敏锐，把善扭成恶，那样巧妙、那样转眼就成，以至无人能信：因他们在肉身生活中就像蛇——眼睛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怎样害人。

958 论茧壳的硬与软

被除去、并被察看灵魂在外在或属肉体之物上怎样的那些茧壳——肉身生活后仍带着的——按实际生命的状态，有的更硬，有的更软。硬的被软化，借种种惩罚；未软化之前，更好的就不能与内层结合，恶的也不能仿佛被抹去——连同那些须以属灵方式仿佛撕开的联结。茧壳更硬的，承受极大甚至巨大的疼痛，以及更深的折磨——因根被触到；较软的，却不承受那样的疼痛——我从经历受教：在我身上也做成过同类的压迫或撕裂，像在别人身上一样。1748年2月23日。

959 构成肾、输尿管与膀胱区域的灵想考察

每当有灵魂到来，构成肾、输尿管与膀胱区域的人便在场，要审查或考察；他们渴望有理由，并到处仔细寻找。他们渴望考察，是为责罚与惩罚——那欲望叫他们大为乐意。但他们只能考察灵魂从身体带来的那些：因肾、输尿管与膀胱只把陈旧污秽的液体从血里分开，也就是从属肉体之物里分开。1748年2月23日。

960 肾与肾上腺区域的灵把较粗的吸到自己这里，好叫当成为更纯的得洁净

可知：无论排尿的肾，还是肾上腺，都把不洁吸到自己这里——肾吸血清的不洁，肾上腺吸血精气里更不洁的；因此精索血管从肾动脉下行。

961 人身上更纯的思想一被带走，属肉体的、因而更不洁的也跟着来——按双重的次序或层级。这些合于构成那区域的人；他们既把那些灌进去，也把心思留在那些上，于是叫人离开更纯的。所以更纯的被带到天堂，并不带着不洁的同伴。

962 因此肾上腺除去血精气的不洁，肾除去血清的不洁，作用仿佛一样：借吸引，脏腑在作用。那区域的灵也一样：他们这样——一有对应的东西在更纯的气场里被激起，因在人或带着属肉体之物的灵魂那里无法分开，那些灵便借协同的力——按他们活动气场的距离作用——贴上去、激起、吸引，这样把更好更纯的从不洁里解放出来——甚至从污秽与腐烂里解放出来。所以驱除那些的是恶灵；他们并不因此变得更坏，乃须尽这类职分，然后才能变得更好，或被改造。

963 灵若把幻象留在这类不洁上，那时若在灵眼前表象出来，便显得仿佛被抬起——如先前论属肉体茧壳所说的（见第862、958节）；其实只是把心思留在那些上，好叫他们安静，不能同时与内层一起。那些不显现时，内层仿佛髓样的便显现；又因他们把眼睛钉在比目的更外的东西上，所以那东西仿佛被抬到眼前，成了他们眼睛的对象。

964 有这样的吸引，从多方面多样的经历可以清楚知道：他们有时带着相当明显的感觉——有时带着疼痛——抽去我的颅骨，疼痛的感觉极明显；那无非是他们当时把注视钉在最外的东西上，好叫更好的灵能看见内层，并如此继续。

965 天使若蒙准察看某人的属灵与属天之物，也几乎显出同类的事：仿佛被带到天堂；其实无非是把天使的心思留在合他们的东西上。1748年2月。

966 肾上腺这样吸：借注视钉在那些并非那么粗的不洁、却是内层不洁的东西上——因钉住精气或更纯之血的血清，叫被解放的更纯之物得以不受玷污地被带走，并如此继续。这是基路伯的一种方式：叫更不洁的到不了主那里；好叫主在神性里，也在属天与属灵里，并从那里像从中心一样统治全宇宙。1748年2月24日。

967 舌头属于属灵与属天

借活生生的经历得知：舌头属于属灵，也属于属天；借舌头两边都有通路——从属灵到属天，也可以反过来。因此舌头既管辖肺，也管辖心的脏腑。从它的双重职分更能看出：借言语属于属灵，借味觉属于属天。所以构成舌头区域的人就是这样：借他们可从属灵通到属天。1748年2月24日。

968 续论构成肾上腺囊区域的灵

肾上腺的职分在胎儿里头是普遍的：因那时许多脏腑还闲着，它们便尽那些职分。后来的职分是：更纯的血将要循环时，免得被精索血管吸走，便把它吸住，经短循环送进腔静脉，于是到心；那时也从那一边叫血活过来——像脑从上方所做的。但这只在精索血管或生殖器官尚未有力作用时；一旦那些有力作用、抢走血里更好的部分，肾上腺囊便被夺去这有生命的血，于是更纯的血清也被从它们抢走。

969 这也借活生生的经历学到：也有尽这些囊的职分的，把更纯的推理吸到自己这里，仿佛传送出去——尽管在他们看来是自己留着；其实仍有与天堂的交通。因此，当我的思想被立刻从天堂带走时，这区域里有几个说：他们大为焦虑，不知从何而来——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能再像先前那样把属灵与属天的吸到自己这里并交通；于是被未曾惯有的焦虑所扰。

970 构成这区域的是贞洁的童女，极容易焦虑，因而怕自己的状态被扰乱。她们安静地躺在左侧，几乎靠里却偏侧——大约人肾上腺所在之处。她们焦虑地怕不被准进天堂：因以为若失去职分，就会灭亡——因没有职分。因此她们在最好的属天之灵中间，静静地行事；一有丝毫想到自己职分被夺，立刻叹息、焦虑——我多次明明觉知，也惊奇从何而来。她们的焦虑也传给我，可以觉察：是某种圣洁的战栗；此外，当交通被夺去、立刻转到天堂时，也明明证实。此外她们几乎不说话。有时说到圣言里的事，她们便说：觉得仿佛被夺去职分——因以为那样会有直接的交通，不再经她们，于是会失去属灵的食物。1748年2月24日。

有些人在荒废里，像今天所觉知的：绝望自己永不能进天堂；所以一想到天堂就极焦虑——他们知道原因；与他们谈到这事，他们容易流泪。1748年9月12日。

971 我的思想被引到婴儿——他们柔嫩的身体怎样被治理，是借肝与这些腺体——那时她们感到显著的安慰与内在的喜乐；其中一个明明声明了。

972 若思想里没有属天的，这些童女也会苦恼——这也明明显出，并被告知；比如我想到属地之物时。这也在那些囊里表象出来：若血里生殖的、好的部分经精索血管被夺去；那部分被精索过分抢走之后，常有忧伤进来——原因也能由此推知：那时送到心里的血块里，更好的血就缺乏了。1748年2月24日。

972a# 论初期教会怎样说各种方言（参徒2:4；10:46）

因今日的世界这样：除非领会，什么也不愿信；今日又不像从前那样——有人说别种方言，可以与他们交谈、询问，并这样受教。

973 论灵与天使的活动气场

不但有活动或力的气场——像身体里那样，是实质的变化——而且一切情感——无论属灵还是属天——在灵周围，尤其在天使周围，也都有气场。这些气场也完全按他们状态的变化而变；但一切状态仍归结到他们自己固有的那一个。

974 其余无数的状态及其变化，都从那一个形成家族，再形成家室、城邑、民族；这样他们中间有亲疏与姻亲，绝不可混淆。

975 因此在人与灵里头，一切状态也这样被观看——却只对蒙准留意的人显出。由此，中间的目的也指向那一个占主导的目的；但这些按情感而有种种情形。

976 气场在自然界里，只能借一切形成同类气场、并产生奇妙结果或现象的活动来表象——在三重国度里无数。这些事若不借由活动所形成之气场的认知，就永不能知其原因：因它们仿佛形成一个宇宙，性质按它的形式，形式也有性质。全自然界都是这样。

977 在动物身体里，这些气场借环绕人的看不见的气场来表象——那样，即便说明，也无人能领会。这从自然界的经历极明显：不自觉的出汗，有许多证据与经历证实。

978 在灵界里也得证实：气场伸展怎样——借心灵与情感在相当距离上一人与另一人的交通，以至显得全然一样；也借别种奇妙的交通、对应、不合与相合。

979 每一个灵魂这样结合：单凭相合的实质，借最小的、相合的气场；这样结合之后，直到永远也不能分开到不相合——即便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那样远；因主是爱，因而这样结合，从最内层这样行动。

980 来生里相合的人也这样：按心灵与心智的相似，结合进群体的气场。因此灵魂按相似被接入群体与同伴——人间群体里也知道，却极粗。

981 但灵魂并不知道自己被接到谁那里；恶性的、叫人分开的东西未被赶走或调和之前，也不能接到善灵那里，更不能接到天使那里。

982 但这门学问那样广大，单是共同的观念，就够写满无数页。1748年2月25日。

983 论对应外韧带的灵

身体一切脏腑，无论怎样，都有自己的外韧带：借那些韧带，不但与内层交通——甚至与最小的，这是明显的——也与外面的交通，尤其与协同作用的交通。身体里脏腑的韧带归结到共同的，比如腹膜、胸膜、膈、纵隔、心包；但按那些联结来描述交通与关系，是极大的工程。

984 灵中间也有仿佛对应身体韧带的：对应内韧带的，是近旁站在我身边的，有些被安置在那里，好叫离我远的群体仿佛在场地觉知我这边所想的。这在一切灵中间极平常，他们凭本能知道：要有自己的差使，围在头一带，好叫凡流入或所想的，他们都像在那里一样觉知；这样便与极远的——哪怕在另一宇宙——建立交通。

985 对应天使与人之间韧带的，是主按次序安置的灵：借他们作居间，人的思想——甚至思想的原因与起始——能被举起，也这样从内层天堂到更内。主自己在一切里头；若他喜悦，并不需要居间。

986 外韧带是那些来回奔跑的灵：一听见什么，立刻仿佛飞回自己的群体，大声说：他说了什么——这事我多次从经历学到。肉身生活中爱这类事的人就是这样：想看透——或自以为能看透——别人在想什么；所听见的不能安静，乃被某种欲望带走，去告诉同伴；同伴也因此把他们留在群体里。一般的群体里有这类探子，各个群体里也有。他们在来生里这样奔跑，也为此被准许；自以为因此被人爱——其实只被爱作达到目的的手段。1748年2月25日。

987 论人的观念怎样与灵交通

有些灵借言语——也就是把思想分成词语、因而分成观念——领受人的思想，于是有意义；有些更充分地借词语——词语的观念更满，也就是意义；有些则领受全然像人里头的思想，连同他的观想与想象——比如人把心思盯在某事上，同时向自己表象许多仿佛看见的，然后才说或写。这整个复合的观念或想象的表象，惯于全然交通给灵；但接收的能力按灵的才能而有别：因天使同时领会观念里的，以及观念之内的。1748年2月26日。

988 论对应腹膜的灵

也有灵对应人体的腹膜；他们怎样，最好从经历知道。

989 我觉察有些灵来到我这里，却沉默，什么也不愿说；我可以相信：他们在留意自己在哪里，并在考察。

990 后来这些灵与我说话，却仿佛一个人；他向我提出：自己曾知道并能说各种方言，像初期教会那样（参第972a节），并想说明怎样做成；也这样说了，叫人信服——是否真是那样，我怀疑。他这样，是因他们想知道一切，并渴望按自己的幻象解释，又说服自己事情就是那样。所以这类人以为自己知道一切的原因，并这样被说服、相信那些存在。

991 后来构成肾区域的灵（见第367、959–966、968–972节）想考察、审查他，并开始按自己的方式猜疑那些人（见第990节）有恶；他却仍谦和，说自己什么也不出于自己做，乃出于别人——看来丝毫没有惹他们、侵扰他们；因此我也责备那些肾灵，他们却仍坚持。于是他开始肿胀，变得那样

大，身体仿佛像巨人亚特拉斯够到天，手里有矛，却并不用来伤人；此外还能灌进惊恐——像手臂惯做的那样（见第881节）。那些灵便吓跑了，承认惧怕与惊恐——因从未见过那样大的。原因是：这类人因自己的认知而肿胀，并在别人面前把自己弄得很大。

992 他有木鞋，扔向那些灵：表示这类人轻看结果或最末的——扔给构成肾区域的人，因那些排出血清里更不洁的。

993 构成结肠区域的也相似：他们是地狱的，也肿胀，并不愿自己能被吓住；像结肠被气胀起那样大胆。他们想攻击他，想从自己的墙跳过去，却总有新墙挡住，以至攻不到他。人体里结肠与腹膜之间、膀胱与腹膜之间、输尿管与腹膜之间，情形也一样：那些在腹膜的皱襞里，被管教、被留在顺服里；腹膜却把不洁或黏液扔给输尿管。

994 他被肾灵侵扰时说：自己什么也不出于自己做，乃出于别人——反复这样说，好叫他们没有理由为难他。腹膜也这样：它是被动的膜。

995 另有一个从他面前两脚之间向后飞过，飞了两三次；又有一个追赶逃跑的肾灵，好叫他们更怕，或把对他的惊恐灌进他们——因肾在腹膜的皱襞里。1748年2月25日。

995a# 如今又显现一个这样的，肿胀到头以上，灌进惊恐；肾、输尿管与膀胱的灵因他那样大便逃走——他几乎沉默。天使察看他们时也是这样；由此也认出他们是谁、怎样。1748年9月12日。

996 真理令人惊恐

在来生里能灌进那样大的惊恐，以至仿佛消散——连在肉身生活中几乎不知惧怕的人也一样。那惊恐出于没有良善或怜悯的真理：那时惊恐透进骨髓，仿佛折断骨头——因真理定罪，甚至定到最低的地狱，又觉察不到尽头。但上述那些人并没有这样的惊恐：因真理或真理的惊恐只临到一个人——他曾以为自己永不能被吓住；后来却承认：一切胆量都被夺去，变得极卑劣。惊恐也借赤裸的手臂造成，如先前说的（见第881–882节）。1748年2月25日。

997 有灵只知道自己是人；也有灵只知道自己是别人的灵魂

灵在人旁边时，一般只知道自己就是人——多方面、频繁的经历已证实。也多次：灵只知道自己就是正在谈论、思想的那些人，以至全然披上那些人的人物——无论活人还是死人——并这样证实自己；后来真人或真灵魂一揭开，他们便羞愧。也有人以为自己就是在场思想的那灵，以至把那灵的思想说出来——那时他被说服：自己就是那灵。他也同样说出那灵的思想——像那些更精细、只思想却沉默的灵的思想一样。这样，别的灵也能被灌进说服：自己是那样的人或别人——因他们不知道从何而来。

998 论小星

有时恶的、黑的灵带着许多星涌来，甚至叫人看见满天星斗——我一向以为那是知性的记号，因星表象聪明。但从那些黑灵我觉知、并这样受教得知：星也表示疯狂。差别在于：表象疯狂时，星闪动，并从原处移动；表象知性时，星是固定的。光与大小几乎无别。1748年2月25日。

999 论肾的区域

已知：血的浆液分泌有完整的系列——总的说来从肾直到膀胱；管或肾盂也逐渐变大；浆液的分泌也成系列：从那一类最小的、中间的、到最末的颗粒。这样在输尿管里：那里有仿佛皮质的实质，从那里发出有纹的；经那些便排出中间的浆液。

999a# 既这样成系列相续，肾区域的灵也成某种系列。对应中间浆液的，在胁旁肘下，声音仿佛沙哑或带破音；也想往更里送自己进去——却只是企图，并不跟着有行为。他们只思想，并把经经历在别人、灵魂或灵那里所观察到的摆给自己，按那些人的思想向自己表象形象，好叫能认出来；那时向自己表象：仿佛自己就是同一些人——这样吸引并考察他们的思想，看有没有什么相合。

1000 因此，肉身生活中曾用种种方式想考察别人欲望与思想的人就是这样：那时像维尔图努斯一样变成种种形状，无不随声附和——心里却只为知道别人的思想；许多人燃着这种欲望，却并非为由此得利，只为知道。这样他们与那种浆液的性质相合；也由此可见：他们也想更内层地知道人更内的事——因也想往更里去，甚至到血的本质；却做不到（见第999a节）。

1001 表象输尿管、以及较粗血清的，先前已论述（见第825–827、867–871、921–925、959–966节）。

1002 至于表象膀胱的，他们是最坏的：专寻本性里污秽的东西，又想狠狠地、近乎疯了似地惩罚——竟用温水或热水；那是地狱的刑罚。这样的欲望就扎在他们里头。

1003 他们按身体位置的次序或系列是这样：属中等血清的，紧靠身体左侧，在肘下；属输尿管的，也朝左，却离身体更远；属膀胱的，还要更远，在脸的左侧前方，与脸同一平面，因而有时离得极远。他们的作为我觉察不到，只蒙指示那表示什么。他们这样从左侧一齐朝前伸出，仿佛画成一条双曲线，拖出很长一段。

1004 至于分辨最内本质的，属于肾囊；先前已述（见第968–972节）。他们是无害的灵，在胎儿与婴儿身上尤其尽职；因此也可归到血的部分，原因见别处（第968节）。1748年2月25日。

1005 论脾、肝与胰的部位

至于属脾之部位的，几乎正对着头顶上方——龙也在那里——所以我还不知道：那是不是龙的职分。他们把亵渎的与圣洁的搀和在一起——这些搀和称为可憎之物——构成那部位。

1006 他们的作为可憎：用一种邪恶的混乱方式，把圣洁与亵渎搀在一起——那种方式我不愿细说——凡遇见的一切圣洁，都与他们自己亵渎的搅成仿佛一个漩涡，这样行事。有的由此想成术士，有的出于邪恶的仪式。

1007 脾也是这样：它接收污浊的血，里头也混着纯血，当作溶媒之用——并非血清。它用鞭打一类的方式扭绞、撕碎那污血，再把撕碎的交给网膜的静脉及其他地方，也好叫肝少受累。

1008 至于肝：行事温和，靠近头，几乎贴着头，在脾的部位之下。他们借相当柔和的回旋行动，这样分开；回旋多种多样，却是圆形的。

1009 至于胰：借一种锯切或来回研碎的方式行动，带着锯切的声响。他们的部位离头更远，并不在肝与脾之间，乃更偏左，仍在头顶上方，却在颞部一带之上。

1010 这些人都是血的责罚者，因而也是欲望及同类事物的责罚者：因他们在腹膜之内，属于心的部位。至于肾的灵，是虚假的责罚者；所以虽在腹膜的皱褶里靠侧边，却不在腹膜之内。1748年2月25日。

1011 属脾的，把亵渎与圣洁搀和，又加以分开。属肝的，对道德之事也这样——也就是本质上体面与不体面的。属胰的，对雅观之事也这样，也就是体面的外在形式。1748年2月25日。

胰是否对诉讼与公民之事也这样——抽象于雅观之外——我还不知道。

1012 论胆囊

构成胆囊部位的在背后。凡流入那部位的，都被送去，或不知不觉到了那里：因身体脏腑的本性是吸引血，于是陈旧的血被吸进胆囊。

1013 这些人在生活中全然藐视虔诚的——也就是属天的与属灵的——因而藐视那种生命；藐视到在心里、甚至公开地加以辱骂，各人各样。他们被送到背后这胆囊的部位，或被催赶过去，自己却不知道往哪里流。

1013a# 有一个灵来到我这里，问我知不知道他可以住在哪里。我从他的话猜想他正直，便说可以住在这里；他满意了。这部位里责罚的灵却上来，悲惨地苦害他。我难过，想拦阻，他们却坚持，我拦不住。于是我受教：那时我是在胆囊的部位里。

1014 那种苦害像强迫人说得比想的更快：新来的灵本来像人一样按自己的方式说话，却被这些责罚者逼着说得更快，以致起先仿佛把话从思想抽开，思想仍被迫跟上——带着疼痛与苦害，直到习惯了。就这样一步步被引入，说得越来越快；后来也同样进入回旋：因这苦害后来借回旋做成，起初较慢，后来较快。

1014a# 但被送到这里的灵，如所说，是藐视属灵、属天之事——因而藐视虔诚——的人。1748年2月26日。

1015 论回旋

灵魂必须被引入种种回旋，好能加入别人的同伴：不但能与他们一齐说话，也能一齐思想，终于正当思想——也就是思想真与善。这样的引入有许多种，几乎像人体里血清与血所受的搅动那样多；又有许多属与种，也有许多层级。最低一层只是叫他们能与回旋里的人同在；恶人也能被放进这种回旋，好适应、好出现在同类回旋里——正如人身上恶灵也能像善灵一样说话、感觉。做成的方式有两种：单凭回旋本身；以及强迫言语与思想相合，如前所说（见第1014节）。

1015a# 这类苦害与引入有种种层级，在身体里借血来表象：藉胆囊里对血的搅动；藉肝里的搅动——由此有肝胆汁；又藉在输胆孔隙之外的搅动——那时淋巴连同较纯的血被送进淋巴管。

1016 灵被引入这类回旋之后——尤其叫思想与言语相合——还要进一步在思想或观念上受搅动：凡里头恶的粘连，都按各自的方式被撕开；污秽的仿佛被撇开，灵便借较好的思想与较好的灵结合。1748年2月26日。

1017 论构成肝胆管部位的人

他们在头顶上方，回旋做得更细，终于仿佛连成持续的声音；他们就是被引入这类方式或回旋的人，也就是藐视道德生活之善的人——关于回旋的一般情形，仍见先前第1015节。他们离头不远，在上方，按种种差别偏左或偏右。

1018 在头或颅骨的左侧，是肉身生活中藐视、苦害那些善的——也就是关乎情感的——的人；在右侧，是藐视、苦害那些真的——也就是善与真的认知。按从思想生出、并由此得出的虚假，据说脑会硬化；有灵告诉我：他在我身上处处感到同类的硬化，只因一点点原因，别处也一样。消解时的疼痛也能感到：钝的、锐的，按原因或虚假的性质而不同。1748年2月26日。

1019 论构成淋巴部位的人

他们的回旋那样细、那样快，几乎觉察不到回旋，像流水。因此回旋、引入回旋、以及苦害，共有三层：第一层归到胆囊，第二层归到肝管，第三层归到淋巴。1748年2月26日。

1020 论肠系膜

此后他们被带到据说表象肠系膜的地方。那地方被形容得像迷宫：因他们在那里聚集，好尽功用——正如肠系膜里的东西为制备乳糜而用。

1021 此外还有许多别的路。有的经许多年的责罚，并经多年反复的苦害，甚至经数百年、数千年；有的绕行又长又久——像进人口里的食物：有些精华很快经捷径送到脑；有些经那里的静脉进入血；有些从胃；有些从肠，经乳糜进血——却不断被责罚、消解，又再结合。

1022 最快的，表象经皮肤进去的那些，是婴儿与幼小的：他们经最短的路被送到脑，在皮质实质里被引入。1748年2月26日。

1023 论硬茧。左眼之物对应大脑右侧之物

在大脑左侧、或左半球，呈现的是情感方面的虚假；在右侧，是教义方面的——或者说，左侧关乎善，右侧关乎真。因此灵魂里硬茧或颅骨的硬化也这样呈现。这类硬壳须软化，方式种种：藉认知，藉真理的指教，也藉猛烈的真理流入，叫人疼痛。此后又藉实际的撕裂——带着疼痛；虚假怎样、硬化怎样，疼痛就怎样加重。这样反复，硬化仍会留下：因硬化是轮番、按层级、在同时与接续里渐渐软化的。内层的髓里也粘着同类的东西。

1024 外层的属于身体与属世的，或说人的外层，仿佛构成带头发的颅骨；内层则指向人借内层思想所得的内层。硬化这些壳的是虚假：属世的虚假硬化颅骨，属灵的虚假硬化髓。

1025 壳是看得见的，从感觉也明显：因幻象诱发疼痛——其实只是壳的表象。参先前第1018节。

1026 此外，同类的东西仿佛不能软化，除非真理全然显明：因虚假造成硬化，真理却消解，并引入柔软与流动。一切借真理流入各自正当的回旋；虚假却拦住它们，添上冷、密、重的性质——属世之物里也能知道：单凭定向就能造成形式，既可以硬、冷、重，也可以软、热、轻。

1027 此外，眼睛对应大脑的两半球：左眼对应右半球，右眼对应左半球——纤维也这样流，视神经里的纤维也一样；有话这样告诉我。它们表象属灵的气场：左眼或大脑右侧，表象真的知性事物；右眼连同大脑左侧，表象善的知性事物。

1028 硬茧的硬、冷、重，确按虚假而来；真正诱发的，却是欲望，也就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因一切真与善都被欲望扭成虚假——这是可知的。因此是欲望的种种层级在做成；它们并不胶结，乃是定向——前述的定向由此而来。1748年2月26日。

1029 外层硬茧由身体的记忆诱发：粘在那记忆里越紧，就越坚固、越密。不粘在那记忆里的便被抹去——由更内层的作用进去，把它们收回到自己的形式。

1030 论回旋的引入

灵被引入回旋，是叫外在与内在相合，也就是言语与称为思想的内在感觉相合。引入时，他被催着说得更快，并被迫叫思想同时跟上——可他不习惯叫思想跟着话走，所以带着抗拒，也带着疼痛。

1031 引入时，仿佛被赶进四拍的脚步，声音像四足行走，带着分明的节拍；后来在较快的回旋里仍能听出——见先前第1014节。这第一次引入好比单纯的说话。

1032 也有作成二重的引入，收束成一条长长的二重；但回旋的分别，见先前第1015–1016节所写。

1033 苦害以及由此而来的洁净是无数的

苦害并由此引入回旋的方式无数，有的持续数千年。这些表象流入血里还粗的乳糜：血被消解又再结合，这样延续很久——因有无数东西仿佛要软化、要抖落。

1034 仿佛在身体里，有多少脏腑，就有多少苦害与洁净；因此在细节上变化极多，几乎像脏腑那样多。

1035 情形也像送进胃里、在那里研碎的食物：灵魂对应送进胃里的那些。有的须在胃里粗暴地搅动，再到肠里；有的立刻被静脉吸收，容易洁净；有的进淋巴；有的在入口里、尚未进胃，就被静脉带走，呼出到脑，立刻开始较纯的循环——其中更纯的，经几乎感觉不到的静脉样纤维送到脑。此外还有经肺从空气吸来、立刻飞进脑的——这些是脑更纯的食物；也有经全身几乎感觉不到的衣膜吸引、上举到脑的，像婴儿那样（见第1022节）。有的出于空气，有的出于以太，变化无数。至于被泌尿、结肠与胆囊所搅动的，耽延更久，因粗的东西粘得紧。1748年2月26日。

1036 血看来也作同类的回旋

红血、或它的血球，在嫩、软、可溶、流动时，看来能作与被引入同伴之灵同类的回旋，并且带着四重的收束。那时血球看来流入——至少竭力流入——同类回旋，从它的形式也能看出。凡不竭力流入、或不能流入同类回旋的，便被逐出同伴，也就是逐出循环，并如前所说受搅动（见第1015–1016、1033–1035节）：因回旋不是单纯的一圈，乃是可转动的环。

1037 较纯的血也一样，却进入较纯的回旋；这血也同样被搅动、消解、再结合，并且持续不断。

1038 此后接上它的生命本质；我想，那些回旋——也就是它们的形体——尚未被引入之前，这些本质不能这样被搅动。

1038a# 回旋可与血球比较，好叫性质显明：凡结合不正当的血球是硬的，总的说来在形式、定向上与其余不同，因而在重量、硬度、热度上也不同。因新血不断形成，凡与更好的血不相合的，都被逐出。1748年2月26日。

1039 论惩罚与荒废的差别

来生里的一切惩罚，都为改正那人：刑罚仿佛除去恶，或赋给行善的能力。因此一切惩罚本身都是荒废——因它们荒废恶，并赋给说真、行善的能力。但那能力是额外加上的，是主的恩赐：若只除去恶，却不赐下善的能力，人就什么也不剩——因人里面无非是恶。

1040 但一切惩罚都带着疼痛，或带着抗拒。

1041 也有荒废不带着抗拒，乃带着同意——也就是他自己愿意。有些人这样被引导，直到荒废完了，并不抗拒——比如伐木的，以及其他许多人；这按他们的信仰而定，因此变化很多。

1042 至于恶的荒废是否能毫无疼痛或不快的感觉，我还不知道：因被引进天堂的人，有时被带到最终的绝望——那种绝望是最内层的属灵疼痛。1748年2月26日。

1043 恶灵与魔鬼是一切恶的原因

这一点确可从他们不断想毁灭人推知：他们没有更热切渴求的了。一放松许可与欲望，他们便带着逸乐、像脱缰一样冲去毁灭人，也毁灭同伴的灵——但他们被束缚着。由此也可推知：正如主是一切善的源头与原因，恶人便是一切恶的源头与原因。但这事若不靠相当连续的经历，并不那样明显。他们不断想把我投进危险，甚至在我毫无觉察时——比如在马车下（见第253节）：明明显出他们几乎想逼我，却落空；我在水边行走时，同类的企图也不断，却被主拦阻。在许多别的事上也一样：他们想拦阻一切善的；一蒙准，由此流出的一切不幸与恶，都从他们流出。恶或近或远；远的时候他们否认自己是原因，可一演示给他们看，他们也就承认了——今天某次经历就是这样。他们活动或作恶的气场就是这样：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在抗拒善，因他们的气场反对一切向善的努力；若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源头。1748年2月26日。

1044 论凭种种气味认出的性情灵

有时灵的品质也能凭气味认出——却不常有，只在蒙准时。那气味相当明显地指示他们从肉身生活带出的性情。

1045 那些一味沉迷于伪装、以至养成那种性情的，以及生活中专搞谄媚诗句——里头无非虚构与堆砌的词、真假搀和，只为讨好自己与别人——的，他们的气味像呕吐物，也就是胃吐过后的那种：一种恶臭，叫旁人恶心，收缩鼻孔。他们中间仍有分别，总的说来尤其如此：有的只想用话与称赞伪装，单作谄媚者；有的用文字与诗；其中又有为荣誉与利益而想伪装的。刚才说的那一类在场时，我感到了那种臭气。

1046 也感到另一种气味：烤熟或烤焦的饼的气味。那气味表示那些大力追求种种口才、却仍把真理讲出来、好叫人同时因钦佩他们而被吸引的人——饼表示真与善。这气味按各人的性情变化，并且多样。

1047 也感到一种甜的、或带酒味的气味：属于那些出于某种正当的爱、向所爱的人讨好的人——里头有真，却带着某种美丽的外在形式，酒味便按那性质而来。这气味与前一种我都感到了。1748年2月27日。

1048 正直的灵中间有一些人：并不论断所临到的事，却不能不很快说出那事怎样

有些极正直的灵，感觉仿佛柔和，并不靠某种内层默想而锐利。他们怎样，很快就说出来：不好、不善、好——并且常常：“不该这样，不要这样，乃要这样。”按他们在别人身上所感到的变化而说——那些是他们愿其好的人；对恶人，若不是这样，就不那样说。这是一种内层感觉，并未因肉身生活中的默想与思想而变得锐利：幼年时他们仿佛迟钝、难教；随着生命进展，凭自己、凭性情，对事物的善已相当受教，对事物的真却不那样。

还蒙准觉知：这类人里头有幼儿般的成分，有柔软的单纯，因而里头也有对善与真的觉知。1748年9月14日。

1049 蒙指示：他们属于胸腺的部位——因我对那腺的功用大致有这样的观念：它也服务于婴儿，并以同类的分泌把较甜的、或生命较愉悦的，分给邻近的部分。1748年2月27日。

他们也在大群中间，并在那些人受折磨时扶持他们——关于胸腺，可参看。

1050 论属灵的表象方式

那些只借词语、以及分散再拼合的观念——也就是借言语——向别人表象事物的人，像多数世人一样，绝不能领会灵怎样彼此交通思想；粘在词语与细节观念上越紧，越不能领会。只停在词语最近的字义上的，或只停在细节记忆之事上的——因那里只集中着细节，原因种种——也不能。倒是那些有更普遍观念、因而从细节抽离出来的人，多少能领会一些。

1051 单为叫人多少能抓住，只能举个例子：若有人断定——除非同时有敬畏，就没有羞耻——那么关于羞耻是什么、敬畏是什么，惯常要用许多钟头的话、许多页的文字来解说：细究羞耻是什么、它的分别、笼统与细节上怎样论断；敬畏应用到许多事上又怎样。由此可按各人对那事当时所抓的观念、所成的状态，作出无数结论。这一切，灵单凭属灵的直观，不必描述，也不必有细节的观念，一瞬间就能觉知，并交通给别人——从一属到另一属，再到种种；天使把这些又分明又同时地觉知，结论立刻就知道。灵中间事物的交通就是这样；灵魂死后立刻进到这能力里——却按生活的欲望有许多差别：那些没有用幻象弄瞎理性眼光的，更好。

1052 事情是这样，人人也能从自己多少领会——却那样模糊：全世界若有能领会的，多半在未学者中间；在自称为学者或博学的人中间，几乎一个也没有。1748年2月27日。

1053 属世理性的知识学问须全然顺服更内层的

单举一件就够说明：人的身体连同一切肢体、脏腑、器官，是按自然的一切技艺、学问、乃至一切学问中最隐秘的——不论已有的、或还可能有的——那样组成的；这一切的一切对灵魂与意志都极顺服，除了顺服与服事几乎不知道别的。这是在身体里；而身体仍是几乎可看作无有的，必要死，变成尸体。那么，外加学来的那些学问呢？比起身体里的那些，它们算得了什么！1748年2月27日。

1054 为何有时准许并非天使的人进入天堂

有时——而且相当常——准许恶灵用诡计混进天堂，也就是混进天使的同伴：他们这样便在天堂里；因天堂并非一个分隔的地方，乃是具有属天性情与知性的群体。有时，在内层天堂天使的某些状态里，他们借模仿良善、装成天使的漂亮外衣被接纳——天使也乐意接纳他们。但一被识破——因他们不和谐——便被逐出天堂。原因是：天使也这样被试探、受考验，看是否像属天者所当是的；因总有渣滓附着，须陆续、按时除去。于是天使受迷惑，瑕疵显露出来。恶灵像酵母，把恶激成骚动。若那时他们容自己被带走，也暂时被逐出天堂，受合宜一类的荒废，然后再被放回——这类事我听见过几次。1748年2月27日。

1055 一切认知都是属灵的食物；是怎样的食物，从目的可知

一切灵仿佛饥渴地想知道、吸取认知——那些仿佛是他们的食物与滋养；尤其渴求合他们性情的认知。他们多半好奇：凡摆在感官前的，都想知道；若有什么被挪开或隐藏，便愤懑，甚至发怒，焦急地去探寻。他们也被保持在某种生命的愉悦里——尽管不知道——像善灵一样，在认知丰盛时就是这样。

1056 但从他们为何渴求、渴望认知的目的，可知怎样的食物合他们。恶灵热切想知道那些能叫别人受害的事；带着这种目的，那食物就不可称赞。因此从他们为何想知道，可断定他们以什么为乐、靠什么得滋养。1748年2月27日。

1057 论属灵事物的表象，以及它们与属天事物的分别

属灵的觉知方式有许多：有明显的，也有仿佛隐秘、却仍相当显明的。属灵的用属灵方式表象：藉较锐利、仍振动着的；藉仿佛直线又来回的流动；藉条纹状的；此外也藉白与亮白。若属天的掌权，则藉辉煌的亮白及同类之物。

1058 在人体及其脏腑里——尤其在大脑与小脑，以及两条脊髓里，同样在肝、肾里——属灵的借它们条纹状、仿佛髓样的体来表象，那些尤其是白的；较粗的属灵，则借较看得见的管道——那样连着、摆着，仍像条纹体——也就是借一切管道，除血管以外，里头有某种分泌的液体。因此这类条纹体也是白的；若条纹极细，便是透亮的。

1059 由此可见：皮质实质表象属天的——尤其从大脑的皮质实质可知；在身体里，则从肾里仿佛皮质的实质可知。那些也是本原：精气在那里形成；在脑里，属灵的归到它们，并从那里流出——它们是属灵的本原，因属灵的从那里流出。颜色也不同：本身或像血，或亮白，或朱红。

1060 身体的膜，以及肌肉的组织，也同样当归到属灵一类。1748年2月28日。

1061 如今在天堂里，属灵的与属天的也这样分别；怎样分别，从上述表象可知。按创造时的设立，男性属于属灵一类，女性属于属天一类；因此有最初婚姻的训谕：人要与妻子联合（创2:24）——也就是知性事物须与属天事物结合，好成为一个身体。

1062 论构成结肠部位的人

已知：结肠伸展得很宽，归到结肠的人也一样，彼此略有距离，却仍在两边——左侧如先前（参第1003节）。更偏左的更坏；于是也通到地狱。结肠的部位就这样伸向地狱，或说地狱的桶——像结肠通入直肠，直肠就是地狱的桶。

1063 但从那里灵的描述可知谁在那部位、他们怎样：毫无怜悯，也无良心，只想毁灭人类——杀害、掠夺，不分对象：不论反抗的男人，还是孩童、妇女、婴儿。他们这样毫无怜悯，想毁灭并蹂躏人类及凡属人的；因此性情凶猛——军人及其首领大半是这样。那些灵就是这样。若给他们像在肉身里的那种许可——不是在作战时，乃在战后劫掠城邑、村落及凡遇见的一切时——他们便被那样的狂怒烧着，没有比冲去屠灭万人更急的了，简直拦不住。其间我与灵谈到：人一旦被撇下、又无法律约束而蒙准行事，会怎样——远比最坏的野兽更狂，野兽并不这样冲去屠灭同类。（自卫抗敌是另一回事；野兽对别种动物施暴，因那些留给它们作食物——这只当看作正当防卫，或看作宰杀合食用的动物。）属天者也观看，并惊骇：这地球上的人类竟是这样——若没有同类景象，他们会以为难以置信。我又与他们谈：这样的灵魂怎能被准进天堂？那里掌权的是爱、怜悯与平安。若一给他们许可，又出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行动，他们岂不仍怀着灭绝万人的心？又告诉他们：他们心里真正欢喜、心高气傲，是在看见成千上万尸横成堆、听见凄惨哀号、看见血流遍野、自己与刀剑都溅满人血的时候——那时他们骄傲，自以为英雄，甚至唱“赞美你，上帝”；却仍自称基督徒。1748年2月28日。

1064 那么请问：这是属天的，还是魔鬼的？或者你更愿说：这是人的，还是兽的？

1065 人厌恶刽子手——尽管刽子手惩罚的是罪犯与已判决的人；却称赞、抬举、高升那些远比刽子手更坏、毫无怜悯与良心杀害、焚烧、掠夺无辜者的人。这话也对灵说过。

1066 续论构成结肠部位的人

因此，那些冲去屠灭人类的灵或灵魂，所居的部位或位置离地狱不远——因他们里头毫无人性。至于里头还有一点人性的——比如公平，因不愿被人看作野兽与暴君，却仍因身体的缘故在狂怒里自制、节制——他们被关在墙内，先前已述（见第993节）；他们里头也没有怜悯，只有自我之爱，那爱其实是对人类的恨。因此他们离地狱的远近也有分别，像结肠与连续的肠管离直肠那样。

1067 这些里头还有许多变化，目前无法一一列举；却仍各按造成变化的那些，有自己的位置。

1068 里头若还有一点：看重所谓善的——也就是世上称作善或高尚的——在他们那里便表象成几乎火色的小星，并不是亮白的。

1069 怎样领会：人凭自己的力量丝毫不能叫自己变得更好

许多灵——几乎所有灵——都不能领会：自己丝毫不能为自己的改善做什么；于是以为须放弃一切愿与行的努力——这本身是假的。人作为灵，总还能凭自己的力量努力与愿意；只是主若不给他反思，叫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什么也不能做成。没有反思时，他觉得是出于自己在做，其实出于主——主也赐他那样努力；一有反思，便当承认：这也是主所赐的。1748年2月28日。

1070 论用诡计引诱童女行淫的淫乱者

世上有些人，最想做的无非是引诱童女——无论在修道院、在父母身边的家庭，或别处——用种种方式与甜言蜜语钻进去，勾引她们行淫，并以花样为乐。这类灵属于生殖肢体的部位，却在那部位之外。作为灵魂与灵，他们心里仍怀着同类的事，也有钻进群体的能力。但死后起初一钻进去，思想便显露，于是被认出来——这种认知也粘着，因较好的灵与天使知道。此后他们游荡，无论到哪里都被拒绝；若钻进去，便被逐出、受罚——因他们的甜言是诡诈的。终于任何群体都不收他们。这些事按心的种种差别而不同——差别很多：比如欺骗纯真并加以暴露、以花样为乐；又比如同样想用钻营勾引别人的妻子离开丈夫，破坏婚姻之爱——因此刑罚的属与种又多又杂，在荒凉处荒废的时间或长或短。1748年2月28日。

1071 论某个惩罚：他想凭自己做成一切，仿佛唯独自己，同时又诡诈

有一个灵——如今仍在，在额上方相当远——想凭自己安排一切，说话也像唯独自己，并不在意是否还有别的灵，几乎件件都要从自己的脑子调度。同时他又善于钻营：曾蒙准钻进内层天堂的某些群体——因他惯于在配偶中间钻营，勾引妻子或未嫁的女儿行淫，所以他的钻营同时也是诡诈的。

1072 他多次被内层天堂的群体拒绝之后，仿佛在众灵之上，带着权柄说话行事；但因是诡计，又带着傲慢，便受了严厉惩罚，持续约半个钟头，或多或少。

1073 恶灵用撕裂的方式施行：先对着生殖肢体的部位，后来越来越往下；尤其口、牙龈一带，以及头，被惨重撕裂，悲惨地扯开。那是被赶进来回的振动，再进惯常的回旋——却总带着他的抗拒：在每一个小小间隙、每一个片刻，都被灌进持续的抗拒，疼痛便加重。其间知性的觉知一点也不被拿去，仍能像不受罚时一样觉知，疼痛的感觉由此而来。也不准他说自己感觉不到的话，免得他用虚假骗人。也不准刑罚进行得更快——也就是叫他立刻回转、因刑罚而悔改——反倒叫他更用力地做、更用力地感觉，渐渐地，好叫刑罚更久。于是这撕裂按别种撕裂的刑罚而变化；惩罚便按所沾染之恶的性情或本性而变化。

1074 这类惩罚并不除去恶本身，却叫他再做时想起，因而受惊：于是是惧怕或羞耻在拦他去做；惧怕或羞耻一除去，他们仍旧一样。一次施加的惩罚并不管用，须多次反复，每一次制伏一点——惯常要经许多年、许多次。1748年2月28日。

1075 灵在属灵与属天上的差别，可从脏腑的皮质与条纹实质推知

灵总的分别在属灵的与属天的之间，由此有居间的差别。身体每一个肢体或脏腑都是这样：因其中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纤维，以不同方式从血管涌出。眼也一样：玻璃状液（我猜想）是皮质实质，并非条纹；晶状体里有条纹，却较硬。别的脏腑也一样：肠的衣膜里有同类的，那里有血管迷宫样的绕行，别处还有。所谓毛细血管，也从那些本原取得本性，以至在每一点上都表象本原。属灵的或理性的也一样：若本原不这样延续，以至成为延续的本原，那属灵的便无足轻重、毫无用处，麻木并脱节——此外还有许多。1748年2月28日。

1076 论普遍的治理与个别的治理

如今与灵谈到主的普遍治理：普遍若不是在最个别里，就绝不能有；普遍从最个别而来，像共同从细节而来；没有最个别，就没有普遍——那样的“普遍存在”便是无。这用属灵方式演示：凭普遍的直观，从灵魂对身体每一点的治理看出——若灵魂不在个别里治理，叫各点尽自己的职分、做自己的工，一切绝不能在它普遍的照管之下。尽管从属灵直观的演示看，这事那样清楚，绝不能否认，许多灵一开始从细节记忆翻出疑惑，立刻就临到笼统的黑暗——正如把刚才所说、所演示的告诉今日某个学者：他从许多东西堆起的疑惑——比如走兽的灵魂、以及同类之事，又从他自己对灵魂与身体的观念——会投来同样的、甚至更密的云。若再自己生出一些疑惑，心便从清楚的普遍观念落到某个细节的疑惑上——于是一切都混乱——终于落到否定里；别的事也一样。这些话是当着许多灵魂与灵说的、写下的；他们什么也反驳不了，因看见事情是这样——他们被拦住，不叫把细节的疑惑摊开来。1748年2月28日。

1077 论细节记忆

人活着时不知道还有别的记忆，只知道细节记忆：因不曾反思内层记忆的事，也不知道没有内层记忆就绝不能推理；更不知更内层的记忆——没有它，人绝不能领会什么是真与善。关于细节记忆与内层记忆，我多次与灵谈过；他们比人更能知道：因能像对我一样，把那些活活指给他们看——细节记忆仿佛能被除去，内层记忆便显出，像较软的雪样实质（见别处第856、862–865节）。此外灵由此知道：自己并不享有细节记忆——那记忆像粘连的硬茧；也不准那记忆拿来用，原因很多。灵对人的许多优越由此而来：若凭身体的那种记忆说话，绝不会有这些；他们乃凭内层记忆说话，却自以为是凭自己的细节记忆在说——其实是凭人的细节记忆说话，以致完全占有那人的记忆，凡那人曾想过、做过的，都能从中取出（见别处第267、796–797节）。

1078 此外，哲学的、关乎普遍的事，也属于细节记忆；属灵、属天的真理也一样——只是对它们的领会属于内层记忆。1748年2月28日。

1079 细节记忆可称为身体的记忆，或物质观念的记忆；内层记忆可称为属世的记忆，或属世而属灵的记忆；更内层的记忆是属灵的记忆；最内层的是属天的，唯独从主发出——更内层的或属灵的由此而来，知性也由此而来。

1080 污秽的爱怎样向灵的天堂里某些人显明

忽然在相当清楚的光里，向我显现一个人，穿着蓝白色的衣服；膝上还有另一个，仿佛半个魔鬼。忽然他的样子叫人起一点恐怖——在额部一带之上，离那里有一段高度。

1081 穿蓝白衣服，表示他是正直的灵；膝上抱着那样一个，表示他怀着同类污秽的爱。蒙准觉知：那表示污秽的爱——除了坐在膝上之外。

1082 后来那穿蓝白衣服的人一觉察，便喊着逃走，说不愿有那样爱的形像。于是有时——尤其对正直的灵——借这类活生生的经历，向他们显明自己怀着怎样污秽的爱；那时他们便憎恶那些爱。1748年2月29日。

1083 论自称是基督的人

有人自称是基督——福音书与启示录里说过（太24:5,23–24；可13:6,21–22；路21:8；参启19:20）。在来生里他们被明明认出：脸颊燃着火焰，远看只见一张火样或火焰的嘴。我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并被告知他们就是这类。脸在我看来昏暗，近乎发黑，又小；帽子或头巾是黑的，卷着——像土耳其人惯用白的卷法。凭那帽子（头巾）与嘴里的火焰，在来生里认出他们是这类；因此灵躲避他们，他们也不能与任何人结合——除非与同类或邪恶的人。

1084 至于承认他们为基督的人，在来生里也与别人有别：帽子是黑的，方形，上面平；此外身体到腰是裸露的、多肉的，却因混着黑的汗而发黑、发暗。靠近时，还用手在别人头上画圈，仿佛往头上浇一点水。灵就这样被分别：每当向别人显明时，就显出这类形状，单凭面貌就知道是谁、怎样。1748年2月29日。

1085 恶灵丝毫不能流入属天的群体或天堂；灵一觉察这事便逃走

我曾在某个属天的群体里，却仍在众灵中间。在那群体里时，先前与我说话、作为相当明显流入的那些灵，交通明明变得迟钝，他们的什么也不能进入我所在的气场——我明明觉察到。灵想灌注自己交通的力量时，仿佛有一种滑腻的迟钝。那灵便哀叹，说如今什么也不能做，同时又愤懑，想逃走。因此恶灵与任何属天群体不能有交通；尽管如此，每当主喜悦，仍可借性情居间的灵，准许同类的交通。1748年2月29日。

1086 有些表象绝不能用词语描述

也有这类表象，以及表象向任何别的事物或对象的派生，绝不能描述：因属世的心不能领会。昨夜临到我的那些，我想用词语写下时，领会力也抓不住；可当事情发生时，又那样有意义、那样鲜明，叫人以为像属世的一样可觉知、可说出。但心一醒，一注意那些，便完全不知道曾是怎样，也不知道曾是什么。这类事尤其在睡中、以及刚醒时出现——那时感官对象与物质观念已从知性挪开。1748年2月29日。

1087 论虹霓样的装饰

也表象出仿佛属天的装饰，多色，并不像虹，却仍可称作虹霓样的：因是属天的弧，颜色以属天方式种种结合又接续，由此成了装饰，显在灵的天堂里正直的人面前。那些是他们心或属世心智的变化，向同类的人这样表象；因此这类表象或装饰的变化，几乎像心那样多，并与属灵者的装饰有别（参第711节）。这些属天的弧这样构成：向上伸展；属灵的则显在墙上。1748年2月29日。

1088 论预知与天命

无可怀疑：主治理全宇宙；这治理称为天命。但恶并非被天命所定，乃是被预知；许可也一样。为叫人明白怎样：对恶是预知，对它们转向良善目的的安排是天命。尽管如此，并无偶然——恶并非偶然临到；一切恶都被治理，叫所许可的无一不导向良善，对人、对灵魂都如此；也无一被许可不是这样预知的——因不能另样。因此一切恶都被折到只能成为那样——在如此败坏的状态下不能另样。于是唯独天命在治理：预知这样转入天命，于是从恶中也预备出善来。因若恶灵所预知的企图都被许可，便会毁灭人与灵魂；所以恶人所意图的，都被折成可许可的那些。1748年2月29日。

1089 论构成耳之部位的人

构成耳之部位的，紧贴着头——几乎在头的正中，略偏左。有的仿佛用嘴或唇去舔头上那一点；却按离那一点的远近而有变化。他们也略朝前，却伸到几乎左耳一带，紧紧贴着头。

1090 这看来像硬脑膜里有声响的部位——颈静脉与听神经插入之处：颈静脉仿佛就是那小口，他们用唇那样压着，神经便这样朝耳插入。

1091 他们不说话，乃是沉默的；也不在属灵者中间，乃在属灵与属天之间的居间者中间。1748年3月1日。

1092 论临死之人、以及从死里复苏之人的状态

今天早晨我被放进临死之人的状态，好知道他们临死时怎样，以及死后陆续怎样。我并没有死，却进入对身体感官某种无感觉的状态，内层生命仍全然完整，好从那里觉知并记住所临到临死者的事。因呼吸并未夺去；呼吸还在，人就能感觉；若像我那时那样，人便从内层感觉，并不从感官对象或外层感觉。

1093 为多少除去交通，呼吸也成了静默的，或说感觉不到的。

1094 首先被占据的是心；就心而言，我仿佛与属天者结合，终于那样合一，几乎我自己的什么也不剩——持续约几个钟头。

1095 因此临死者的第一种状态是：我听不见属灵者，或说听不见说话的，只仿佛离他们很远，与平常和我说话的灵几乎毫无交通，或交通极微：固然听见他们，却仿佛没有交通。灵也不知道别的——我听见他们说——只以为我已离去，也就是已离开身体的生命。这临到我；对别的临死者——不像我这样与灵说话的——却不发生同样的事。

1096 那时属天的性情灵占据心的部位，叫我不被撇给众灵。此外也有一些坐在头旁，同样是善的或属天的性情灵。因此这是共同的：临死时属天者坐在头旁——正如论到主的天使在坟墓那里所读到的；每一个临死的人都是这样。

1097 属天者是这样：什么也不说，只借那时与脸的交通来表示自己的思想或内层——把同类的脸加在人脸上，叫人能明明觉得自己脸上另有一张脸。我两次觉得自己脸上另有一张脸；并只被告知：那是坐在头旁的属天者的脸——于是有两张脸。他们这样知道人是否已死：若加给他们的脸被认出是他们的，他们就知道人已死。

1098 此外他们也在我口的部位诱发某些变化，好在那里按自己的方式与我说话，并表示自己的思想：因借口的部位说话，是属天者共同的；那言语被领会，因它是属天的。

1099 因此人一死，属天者立刻在场，坐在他头旁，并且持续在场，保护他，不叫恶的性情灵靠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属天者停留很久，甚至比灵魂从身体解脱还久。人是死在床上，还是死在战场，或别的方式，并不要紧：因人生命的本质，即便身体的部分散到千里之外，仍一瞬间聚集在一起；所成的也一样。

1100 属天者也借居间的灵感到芳香的气味，像尸体被香料防腐时那样——我也明明感到过两次。这是因属天者在场：那时不觉得尸臭，只觉得芳香，恶的性情灵便不敢靠近，灵更不敢。此外也感到像人粪的气味，却并不讨厌——同样因属天者在场。

1101 其间，就我身体的内层、也就是心的区域而言，我与属天者相当紧密地结合着；那时的脉搏——我用手指能觉察到——是平稳的。

1102 有话告诉我：人临终那一刻所持的念头会粘住、被留住——指那些圣洁、虔诚的念头。这也曾向我显明：某些念头同样被留住了。他们告诉我：人那时尤其求的是永生，却很少求救恩或幸福；被留住的主要是永生，属天者也把他们保持在对永生的思想里。

1103 死后他们在这状态里停留或短或长，按生前生活的情形而定，然后才被属天者留下，来到灵中间，也就是与属灵者结伴。一与他们结伴，便活得全然像在肉身里一样，只知道自己仍活在世上。

1104 此外，人里面的生命质，一到身体内层冷却，便与人分离——无论在哪里，哪怕关在千重迷宫里也一样。因为主复活的功效与能力——也就是他的怜悯——无非是一种活生生、有力的吸引：他怜悯的力量，就是愿把万人都吸引进永恒的幸福，因而吸引到他自己那里。这样活生生的吸引，我也曾

分明感到过一次，以至于能确知它怎样，也绝无疑它是否存在。因此，身体与物质里绝不能剩下一丁点生命质，必须被引出。为这缘故，属天者也立刻临到临终的人：这事借属天者成就，那时恶的邪灵绝不能靠近。1748年3月1日。

1105 相当长久——约几周——属天者在我身边，占着我头的区域；并不说话，只是思想，而且那样静，我几乎不知道他们想什么，只觉察到：他们把属灵者一切错觉、虚假、乃至戏弄都当作无有——绝不是嘲笑，乃是毫不理会，仍留在自己平静的状态里，却一直在思想。他们很少说话，我却分明觉察他们的同在，甚至分明到无法言说。如今他们也与我说话了，却不像属灵者那样，乃是在内里、没有声响——若有人能领会：那是一种没有伴随声响的言语；如今甚至也借词语，不过很少——这是记号：死后他们也这样开始与灵魂说话，并不撇下他们，乃巧妙地附着在头的区域附近。

1106 到了该与属灵者结伴、仿佛过肉身生活的时候，先来的是对应眼睛外层——也就是包着眼睛的膜——的灵；他们在左眼与鼻侧上方之间，仿佛要把膜或遮盖从眼睛上卷开，叫人能看见——这是记号：灵魂就要进入属灵者中间了。这些灵也曾在我这里，示范怎样卷开膜好叫眼睛露出来；但我还活着，他们怎么用力也卷不开。膜一卷开，便得着用光。

1107 灵魂一开始与属灵者结伴，先被接到善灵那里——他们还不知道他怎样，便尽各样本分（见第815节）。等认出他不配留在他们的同伴中间，便被别的灵接待；这样按他生前养成的性情一再更换，终于进入荒废的状态——别处说得很多。

1108 属天者借灵从天堂说话时，言语柔和流畅，没有粗糙或滞涩——也就是没有刺耳的响声。

1109 灵从属天者说话时，能极分明地听出：他们是从天堂说，还是同时也从自己说一点。从天堂说时，话语无滞地流，像流体；一有滞涩或不那么流畅的东西掺进来——此外还有一种无法用词语表达的特征——便不和谐了；灵也不再承认那是真的，立刻觉察出不合之处：不合的部分出于灵自己。1748年3月1日。

1110 为自己的缘故想杀害无辜者、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的人，是冲向地狱之路

有些灵，我以为是善的，因与善灵同在。他们带着某种欲望，想把属于善者与无辜者的东西据为己有；还在善灵同伴中间时，心里怀着这意念，忽然从背后冲向地狱。我惊奇，因全没料到。有话告诉我：凡这样的企图与意念——想夺去无辜者的生命与他们合法拥有的——本身就含着地狱；所以他们冲向地狱之路。1748年3月1日。

1111 论死后的生命：灵魂起初不信是这样的

我在肉身生活中相识的那些人的灵魂，常常承认：他们绝没想到来生会有这样的状态——经历那么多变化、那么多惩罚之类；也绝没想到自己在肉身生活中信了那么多虚假；也绝没想到唯独救人的信仰教义竟是这样——尤其当他们觉察到：凡出于自己、仿佛出于自己说的，无一不是罪恶的；唯有从主来的才是善与真。此外，几乎人人都不曾相信主耶稣基督治理全宇宙，既治理天堂，也治理地。还有无数别的事：因在肉身生活中从未听见，如今听来也就难以置信。1748年3月1日。

1112 论属天者的快乐

属天者与属灵者在别的事上有别，在喜乐的感觉上也有别。属天者的喜乐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甘甜，除非主借经历赐人认识，否则更无法领会。因为整个身体被那样的甘甜充满——我曾长时间感到：那是遍及全身的分明感觉，仿佛从心而来，柔和地漫过每一根纤维；不很像夫妻在至乐里的快乐，却是从最细微处扩散到较复合之处。但须好好分辨：那是从最内层来的，还是只停在外层——先前已论过（见第379、903–904节）。1748年3月1日。

1113 论主治理全宇宙：木星的灵

木星的灵在我这里住了好几周，有他们的使者占着我头的区域；我总是分明认出他们的同在。他们是属天的，很少说话，甚至几乎不说，只是思想，并对我们地球灵的不信相当仔细地反思——却毫不理会。他们在那样的气场里待了那么久，有一瞬间生出一点疑惑：我们的主是否也是他们独一的主——只是一瞬间。立刻有话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可曾有过别的主，或对别的主有过什么觉知？他们自己立刻感到证实了这一点，于是马上就在了——这一切只在一瞬间做成。他们不愿我公开这些，免得被人说成有什么不信；其实他们比别人更清楚这些——如今他们这样口授给我。1748年3月1日。他们的言语是某种流畅的内层之物，也会滚进词语里，不容易描述。

1114 即便有成千个世界，六千年内人也少得几乎不算什么

木星的居民觉察到：我在想——若有一千个地球，都像我们地球一样住满人，六千年内会有多少人、多少灵魂。于是我替他们算：即便六千年内有成千个地球，人也填不满他们在我们眼前所显的那个地球那么大的空间。一代若算三十五年，六千年里便有约一百七十一又七分之三代。若把今天这地球上活着的人乘以一百七十一又七分之三，也填不满这地球表面的千分之一；若再算到地心的空间，更能推知：即便宇宙里有成千个、乃至成万个地球，在我们眼里，那万万众生所成的球也不比他们的地球更大。因此数量那样小，相对全宇宙几乎等于无有；即便从宇宙这一端填到那一端，在无限的主面前也仍等于无有。1748年3月1日。

1115 续论临终者的状态

当属于眼睛区域、又是善的那些灵，仿佛把眼睛的小膜朝鼻中隔那边卷开时（见第1106节），灵魂便看见某种光亮，却是朦胧的——像人初醒时透过眼皮望见一点光；那时他仿佛还在醒与睡之间的中间状态，因被属天者守护着，处在平静里——属天者的状态就是平静。那时像透过眼膜望去，显出某种天蓝色的幽暗，带着一颗小星；却因人而有种种变化。

1116 此后，也像从眼睛那样，仿佛有什么从脸上柔和地被揭开，好叫他脱去属人的；揭开得那样柔和，以至如今在旁的这些灵极力拦我，不叫我用任何带伤害意味的词——记号是：那时他们唯恐感觉到丝毫不柔和的；因他们爱每一个他们所临到的人，也就爱每一个他们所服事的灵魂。这样，按表象、也按当事人的感觉，仿佛揭开了脸上的一层膜，便灌进一种觉知：自己是灵——我也曾被这样诱导，先前也有过几次。

1117 此后才开始另一种生命：起初极欢喜、极幸福，自以为已进入永生。这向我表象成一种洁白、美丽的淡黄之光，表示他最初的生命——属天的与属灵的相结合。

1118 不久接上属灵的生命：被灵接到他们的同伴中间，先是善灵。这向我表象成一个少年骑在马上，马头却朝向地狱那一带，他想把马赶过去，却一步也动不了；无论怎样想，都被按在原地。意思是：那时若把缰绳交给他的知性或推理，他就会直冲地狱；所以被按住、被勒住。表象成少年，因那时他自以为仿佛处在青春的花期。

1119 既不能把马从原地挪动，随后的生命便向我表象成：他下马步行，朝我所在之处走来——意思是：他被灌输真与善的认知，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这样受教，方式种种不一。因为到了要受惩罚时，他须凭对真与善的认知，知道自己怎样、曾过怎样的生活。

1120 此后越来越被导向天堂；表象成斜斜向上、却缓慢上升的小路。那时认知不断作成这件事：叫他不但知道、也承认自己里面毫无良善；若不在自己里面承认——也就是承认——就无人能被导向天堂，因那里一切同伴都在对主的信仰之真与善里；没有内层的承认，便不得医治。1748年3月2日。

1121 身体里无论什么，都为个别事物的功用服务

人体里至今仍像奥秘的是：任何一个脏腑、乃至脏腑最小的部分，凡营养自己、因而保存自己所需的，都从整个身体得来——无论在流体里，也就是血块里，还是在非流体里；这些须或近或远地来协助。因此整体为各个——无论在身体何处——而存在；各个也不把自己的算作属己，乃为共同的益处，当别的需要时便供功用。这是有生命的身体里的奥秘，却可用无数事证实、显明，因是真实的。

1122 最大的身体——也就是弥赛亚神的国——在属灵者与属天者那里也一样：凡一个人功用所需的，近旁的、较远的、乃至极远的，都以种种繁多的方式一同汇合，因而整个国度一同汇合。主的国就是这样。

1122a# 正如为叫他得改正或得成全，整体与各个按主所持续立定的秩序一同汇合，同样也为每一个的幸福汇合。这些怎样成就，写多少书卷也不够；却仍是永恒的真理。这些当着灵与天使的面说，他们默然证实。1748年3月2日。

1123 论我们地球的言语：木星的灵几乎听不懂

人的言语，无论哪一地出生的灵都能懂，木星来的也能懂。但他们是属天的，只思想，因此有一种仿佛想象性的言语，不用词语、只用仿佛连续的观念来表达。因此我们的言语被拆成一个个词，必须把散开的收拢起来，再形成连续的观念。所以说：这种言语几乎听不懂——因他们把一个共同观念拖得那样散；而他们一瞬间领会的，比别人许多瞬间还多，还有几乎无法言说的东西。正如人若空出思想，比只把思想放在言语里、只放在词语或嘴唇上——那是外在的——更能领会。1748年3月2日。

1124 那些只会说话的灵，想仿效只思想的，却做不到：因他们一切思想都在言语里——无论自己说，还是听别人说。他们试过只思想、不说话——像木星的灵那样——却做不到；思想变成某种喃喃。

1124a# 此外还有又思想又说话的；若言语与思想不合，便十分清楚觉察得到——在每一个词、每一种声音里。从肉身生活养成的思想与言语的不合，被灵显露得那样分明，以至从每个词的声音立刻知道；于是被赶出善灵的同伴，受长久而重的惩罚。因在善灵的天堂里，思想与言语之间绝不容许有不合，天使那里更不容；所以首先须借种种折磨叫它们合一。宁可灵全然是坏的，也不要这样不合——因这里头有诡诈：为自己或为利想欺骗同伴。有时也准他们钻进正直之灵乃至天使的同伴，却很快像浮沫一样被甩掉、受罚。1748年3月2日。于是恶人被归到他们自己的虚假里，被荒废，叫没有不合，成为一心。

第四册 §§901–1200

1125 论最初被准进天堂的人

被准进天堂的人，也须走过自己的系列，从一个同伴进到另一个，这样经过属灵者的层级，也经过属天者的层级。属天层级的人，最初被接入严肃者的同伴：那时——或说荒废之后立刻——他们最爱的莫过于严肃的思想；有别的插进来，他们仍拒绝，心里却极其满足——像那些爱停留在严肃里的人；别人当喜乐的，他们不看作喜乐，乃把最高的喜乐或善放在严肃的默想里。他们也把默想钉在本质的事上，不偏离——因那些是本质的——于是不旁骛。这些是当着他们写的，也借他们引导写成；从文风也能看出：他们把心思钉在本质的事上，并不旁骛。

1126 那时他们所想的唯一一件，就是永恒——他们多次这样对我重复。我想从他们知道：思想怎能单钉在永恒上，不同时钉在生命——也就是永生——上？他们说：那时所默想的无非是永恒，而永恒所包含的与永生一样。他们试着把他们的状态、或他们同伴的状态诱导到我脸上、也到我心里；但我比他们更充满关乎生命的事，所以诱导不了——他们这样说，也感到惊奇。此后，陆续把关乎生命的——生命是什么、怎样——插入这共同的观念里；于是像婴儿：先接受共同观念，再接受较不共同的，再接受更细节的；喜乐的生命便这样灌进去。1748年3月3日。

1126a# 这些严肃者据说作用在鼻子内层左侧：因鼻中隔仿佛作轴，脸的其余部分像周边悬挂其上。

1127 论构成乳糜池与胸导管起始处、以及别处同类功能之区域的灵

有邪灵，也有灵，行动时带着四拍的声音与言语行动、说话：节拍是四下，像碾磨那样；他们的话语与声音仿佛踏着这节拍走，有的较慢，有的较快；再快时，便与别处常说的那些极快的四拍或四足之声相合（见第1031、1036节）。因此凭这样的声音，能把他们与别的邪灵和灵分开。

1128 他们与别的邪灵和灵不同之处在于：往头上诱导一种吸引或抽吸的感觉，甚至抽吸所在之处几乎作痛；抽吸的感觉那样分明，像膜真被吸住一样。别人能否忍住那痛，可怀疑；但我长久习惯了灵与邪灵相当有力的吸引，所以也能无痛地忍受这些。

1129 这抽吸的主要位置在头的中央，几乎在天顶之下，抽吸的中心在那里；却也向左耳区域、并向左眼一带扩散，感觉或疼痛较轻。朝耳朵作用的是邪灵，朝眼睛作用的是灵；他们也一同行动——从他们的言语我听见过。这些人构成乳糜池的区域：他们用类似注射器的吸引来仿效——乳糜从肠、淋巴经淋巴管与腺体从其余脏腑被吸来，好调和乳糜。由此我更确信：身体的脏腑借某种吸引，把凡适合自己的都吸进来；乳糜池便这样吸进乳糜与淋巴。

1130 此外还有别的，在头里面几乎同样作用，却没有那样分明有力的抽吸——比如在左耳内层一带，也曾作用相当一段时间。据说他们几乎同样从脑吸出带精气的乳糜，导向心，好与身体的乳糜结合；因此构成对应颈静脉的部分——颈静脉也有吸引力。已知：颈静脉下到胸导管把身体乳糜送上来的那一带，为叫脑的精气与身体的乳糜结合，好预备血。在内里作用的，构成颈静脉在胸导管上方那一带，也构成导管上部——有些带淋巴的管道也插入那里。

1131 那些从外面以四足之声作用的，我起初看见在前方不远处，稍偏左；后来在左上方。所以他们的区域是从鼻中隔左侧朝左耳，却是往上升的。

1132 至于他们怎样作用：他们附着在一个灵上——也附着在我身上——不断探察他在想什么、那时怎样。他们抓住所呈现的思想对象或观念，死死按住，不退开，直到另有东西出现，再连同先前的思想一起抓住。这样仿佛从灵或人那里吸出思想，看他关于同一件事还想些什么，再与先前的合在一

起，这样继续，直到探明他所在之人的心。因他们不叫灵或人离开那观念：对象推动感官；人被按在同一观念或同一对象上，凡相近的便不能不涌出来。他们不但这样吸人所想的，也吸人所欲望的；于是不断想知道他的欲望——却不那么准许：因人人与灵根本上都是恶的，出于自己只有欲望的生命。

1133 这还不够：他们一觉察到某个人物是那人或那灵心里所亲的，便把那人物也掺进那些观念里，把观念钉在那人物上，好知道他怎样感受。这样也惯于搅扰同伴里的人：凡在他观念里碰到的，都激起、再连上；唯一的欲望是想知道那同伴中间在发生什么。

1134 我追问：怎样的人死后变成这样搅扰来生之灵的灵？据说是那些想从别人套出他们所想、并打听他们关于不可妄加毁谤的人——如君王、首领、大人物、朋友、法律——所说的虚假的人。一知道这些，便恶意利用：把人仿佛捆在锁链里，置于自己意志之下，为得某种利益。他们也想知道人的欲望；若知道人曾犯的恶，便把人捆得更紧。但因他们其实恨那人，只为污秽的利把他拴住，所以这事不准——正如在肉身生活中也不准——除非是那些他们所赞同的欲望，如贪求尊荣与财富，以及他们不看作羞耻的别的。

1135 也观察到：这些邪灵与灵不但吸引头的上部——如前所述——也分明吸引脚掌。意思是：正如乳糜池吸引尚且较粗的养分，这些邪灵与灵也吸引属世的、未经预谋的东西。诡诈的人打探别人说过什么时，尤其抓住、吸住并记住那些未经预谋的话——也就是粗的；因为后来同一个人惯于预谋地说别样的话，也解释脱口而出的话，免得生出恶果——而这些邪灵与灵正不愿有预谋。乳糜与他们之间的对应，尽可这样建立。这样的灵与邪灵被接到同类的人、再接到同类的灵那里；于是一切思想都在他们所在的同伴面前显露出来。

1136 他们的惩罚是什么，我尚未得知。他们在流浪的灵中间，那种放任暂时仍准他们有。

1137 至于内层那些（见第1130节），他们并不恶。他们出于某种欲望也想知道人的思想，却不太想知道虚假与恶，乃想知道善，好把人吸引到自己的同伴里。因他们构成那把精气导向、使之与乳糜结合的区域；因此凡事往好里解释——即便并不善，也作成友谊。

1138 此外还有一类，构成精索血管的区域：那里也有吸引，却是较纯之血的吸引，由专司生殖的全部区域——如睾丸、前列腺、精囊等等——作成。1748年3月3日。

1139 论不愿听、也不愿接受圣言内层与更内层的灵

有些灵此外是善的，却因此还不能被准进天堂：因他们不愿听、也不愿接受圣言的内层与更内层。所以他们曾恶意想我，把事往恶里解释。凡不认可内层的，便学不了内层人与更内层人的事——因不知道有内层，更不知道有更内层；比如关乎出于顺服圣言的信仰行为：他们把善人从善心所做的称作善；若说善行应当是仁义的行为，仁义出于怜悯，因而出于主救主，他们也承认，却想得不深。因此，不愿接受这些的，还不能借认知之路被引进内层天堂。

1140 此外，那些全然不愿听、不愿接受内层与更内层的，留在天堂之外；对内层与更内层、也对教导这些的人，不能不怀着某种恨。我想地上将来也会有许多人恨圣言的内层，更恨更内层——因这些太贴近他们爱的生命，把他们看作难如登天的困难摆在面前；所以宁可爱把通向内层的路堵死，也不愿用赞同来扶助。此外他们也不愿被自己领会不了的同类事搅扰。

1141 这类灵曾多次与我说话，多次辱骂我——因这些事在他们听来像悖论。今天也有几个同类的，因此恶意想我生活中的作为。总之，灵的天堂几乎满了这样的人；真正在天堂里的人却不然。

1142 那些灵用异象向我表象：像一个老太婆，脸不雅，却雪白；脸不规则，绝谈不上美——总之是丑的，尽管雪白。

1143 而那些听、接受并爱内层的灵，随后向我表象成一个穿洁白衣裳的少女，正当处女初年，弹着乐器。衣裳就是这样变成洁白，又被送回青春的花期，带着花冠与属天的装饰。

1144 此后又表象：内层须揭开——像脚下常铺的那种地毯卷着；内层尚未敞开时是卷着的，须展开；如今已几乎展开过半。1748年3月3日。

1145 此外我与他们谈过（见第1141–1142节）——因他们叫我厌烦：嫌我写内层、又写生疏的事，比如哲学的、以及关乎人体内层脏腑的。事情既是这样，又是真的，便不可因一千人里几乎无人能懂就闭口不谈——比如今天关于乳糜池我所看见、听见的。事情既是这样，若不借这些便无法显明灵与天使的状态怎样，便不可不说。因有人领会并爱这些；也有人虽不领会却接受，看见这些证实普遍的真理。所以这些只为他们写，不为别人。我能作证：天使对这类事——其证实取自解剖学与哲学的真理——领会得那样精细，以至从天堂里的事全然认出、觉知人体里也有这些；还有无数更多的，若写下来，肉身里活着的人无人能领会——因他们精细地觉知每一个要点是否真实；我能凭分明的经历作证。这些对人的心思那样缠绕的事，对他们是平常的，他们称作孩童的，并惊奇竟不在人人的领会之内——如今他们这样口授，因引导我的思想写下这些。此外，灵与天使的状态及其一切变化，若无人体的认知便丝毫领会不了：因主的国仿佛一个人；没有这国——它被比作真人，因唯独主是人，又是他的国——无人能活。因天堂里的一切都合力保存身体里的各个，这能分明证实。若还愿听更奥秘的：若没有无数世界或地球一同构成这样一个人，单靠一个世界或地球的灵魂绝不够——因变化是无限的，每一部分里都须有无数人来确立。1748年3月3日。

1146 论天使的言语

天使虽不以言语向人显现，为叫我领会他们怎样也把思想表达在言语或谈话里，我曾听见他们说话；那时我被迁到一种不很异于善灵的状态，好觉知天使借他们说话，却按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言语迅疾，像柔水一样流；虽有词语，却仿佛连续，更像连续的观念如河流，思想在其中，滚进我这边的

词语里，却很快。总之，像观念之河，词语与之对应，却不粘住。我一回答，便觉察自己的言语被词语打断或切成一段段，声音不同，不流动，因而不是属天的；所以立刻被他们认出我不属那一类。因此，发出来的天使言语，是同时充满词语的意义——在词语不足以表达的事上。1748年3月3日。

1147 意义所滚进的词语也是流畅的；里面不容许多辅音，因辅音阻滞河流——某些辅音也如此。正如如今不准我写 flumen，只准写 fluvium，其余也这样。

1148 后来灵说话——也就是分成一个个词的言语——差别那样大，以至他们羞愧，不敢说：观念那样散，词语也因而散，与连续、流畅差得很远。随后天使帮助他们，叫他们在天使同伴中间说话，那时像一条河围着他们；他们跟不上自己的言语，便抱怨说自己没有在说，或不准他们说。1748年3月3日。

1149 论喜欢悄悄说话、仿佛贴着耳朵说的人

有些灵多次与我说话，却是喃喃的，而且靠近左耳，像要贴着耳朵说，叫别人听不见。准我对他们说：天堂里不宜有这样的耳语——因表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那样的窃窃私语者：窥探别人的过错与瑕疵，趁无人听见告诉同伴，或当着人贴着耳朵说；又把别人的一切往坏处看——即便并非瑕疵。这样的人很多：专盯每一细节，往坏处解释。他们里头不但有一点诡诈——因想嘲弄同伴——也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上；所以绝不能被准进属天者的同伴，立刻仿佛凭自己的重量被甩掉——因这类事立刻被觉知。此外，这样的话传到更远处，也比公开的话更响。1748年3月3日。

1150 逼迫无辜者会引出壁虱的臭气

有时我闻到壁虱那种恶臭，其实根本没有那些东西——我很清楚。等觉察到那臭气是从灵的某种败坏散出的，便借活生生、又得证实的经历受教：那臭气表象对纯真的逼迫。因当时有人逼迫婴儿，想把他们赶走；立刻就有那样的臭气。1748年3月3日。

1151 论陆地与海上强盗死后的生命

有一个灵在较低的区域，我仿佛在自己里面觉察到他——他们无论在地球何处，凡属于身体这一或那一区域的，都这样显现：仿佛就在那里，在人外面或人里面。

1152 这灵随后从我里面被唤到右侧，却不显眼，也不回答什么。别人控告他曾是强盗。其间也有灵占着我的头，他仍不回答。后来他从帽子（瑞典语 mossa）底下飞出来，又在右侧稍停片刻，很快到左侧。因他被控抢劫，又不回答，只以不显眼的方式行动，我只能认定他是想隐蔽自己的那一类。

1153 此外有话告诉我：这类人一有最小的机会或念头就极其大胆，一有最小的危险又极其胆怯。我分明觉察他很怕；出于怕，他不得不招认——出于怕而招认，就是别人灵吩咐什么就说什么。如今他又在我身旁，想偷走我对事物的记忆。

1154 这样的灵竟主管膀胱，以及排尿的功能。灵被派任这职分——我凭几天的经历受教，也从效果看出：他们一撤回，排尿便全然停止；当这些灵用力时，便愤懑地反复那样做，在我看来危及膀胱颈。这些对我那样分明，绝不能怀疑。别人感觉不到，原因见别处（第1145–1145a节）。

1155 由此可断定：他在肉身生活中是强盗，而且是能干的——因他善于隐蔽，一会儿逃到右侧，一会儿朝头那边逃。强盗若不狡诈，做不长久。如今他自己也承认，便得了证实；他在左颞部一带。他的功能是排尿，从当时与如今的记号也显出：他作用到膀胱，尽管他自己不愿意。

1156 此外还有不那么能干的强盗：心里怀着想抢劫的意念，便依附那些能干的。后来向我显出一个这样的，在右侧臂下；他什么也不说，只分明地咬牙——像人切齿，声音难听——相当久，那样分明，以至我以为是什么别的在响，去查找。他也在左侧离耳朵不远处。这样的灵主管液体排泄物，也就是尿。

1157 也向我显出这类人的脸：根本不是脸，只是某种幽暗的、黑胡子的东西——除了又黑又全然不剃的胡子，什么也没有。显成这样的就是强盗。同时显出他们的牙列：嘴上仿佛揭起一层皮，两边都是牙列；所以脸的内层只是牙，象牙色——只是牙。

1158 那个不显眼行动、又能干的（见第1152–1155节）也向我显出：穿着天蓝色，脸倒像人，却奸恶。其余的记忆力被他偷走了——或许因不值得记。1748年3月4日。

1159 这同一个还作用到我两眼，把某种刺人的、像尿的液体引到两眼里；若不中断，我便痛得看不见、写不成。所以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激起像尿的体液——如今他在头顶上，那样像尿的便流入眼睛。因此他们主管尿的聚集；由此可知：在一切液体中他们最爱污秽恶臭的尿，并住在同类地方。他们是属灵层级的地狱之灵，爱住在尿沼一类地方；而构成直肠区域的地狱之灵则爱粪，并愿住在粪里。

1160 如今这同一个承认：他宁可住在污秽的尿处，也不愿住在极清的水里；使他快乐的气味，首推尿味。他说想待在较小的污水桶里，把家安在那里。承认这些的，就是那个能干的。

1161 属灵者厌恶黄油

属灵者——也就是构成属灵层级的灵——厌恶黄油：尽管我一向爱黄油，却有相当久不再想吃；一吃，便失去原先的味道，因而失去原先的乐趣——这样持续了几个月。

1162 这是属灵者作成的，因他们厌恶黄油——可从这里看出：有一位属天者在场，我被黄油的欲望推动，便吃了好黄油；那时属灵者把黄油的气味从嘴里激到鼻孔里，叫那气味顶到我面前。由此受教：属灵者厌恶黄油。

1163 但属灵者却很喜爱奶，尤其生奶：我一喝奶，乐趣大得几乎无法描述。所以奶属于属灵者，黄油属于属天者——并非他们以之为食物而乐，乃因表象或因所表示的。1748年3月3、4日。这出于气场的相合，也借气味表象出来。

1164 人绝不能定下好的、有益的计谋，除非相信主供应一切、供应每一个细节

多方面的经历教导我：人能定下、采取许多自以为好而有益的计谋，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能带灵、乃至天使也那样感觉——因他们只看善意，跟着那些肯定的走。于是善灵乃至天使也能被诱导去相信那计谋好而有益，其实不然。多方面经历教导我：善灵乃至天使这样被说服去赞同，甚至按情节改变自己的判断（比如关乎印多少份之类）。

1165 其实唯独我们的主知道什么是真与善，知道将要来的，知道处处的一切，因而同时知道一切与每一个细节。所以人若不把自己的计谋交给主的圣治，便会大大受骗——尤其若想凭自己行善。1748年3月4日。

1166 粘在属世思虑上的人，会全然滑进另一种状态

将近三年——也就是三十三个月——我处在这样的状态：心思从属身体的抽开，能参与属灵者与属天者的同伴，同时又像别人一样在人间交往，毫无差别——灵也惊奇。然而当我思想强烈粘在属世的事上——比如为必需的钱财操心，又如今天写了一封信，心思在那些事上稍稍耽搁——便滑进仿佛属身体的状态，灵不能与我说话；他们也说仿佛不在了——几乎像先前那样。由此可知：人若极力投身属世与属身体的思虑，灵便不能与他说话；因属身体的仿佛把心智的观念往下拽，沉进属身体的里。1748年3月4日。

1167 人与灵在同伴方面的处境差别

人难以被改正，可从这里看出：人类处在颠倒的状态里，人把自己粘在所投靠的同伴上，很难离开；同伴怎样，人多半也就怎样。人若灵在天堂里，状态却不同：那时像灵或灵魂一样，能被插入种种不同的灵的同伴、乃至天使的同伴；灵的同伴怎样，人或灵也就怎样。人类却相反：人的同伴怎样，引导他们的灵多半也就怎样。但在真教会里——人人都是弟兄——却不然：那里同伴同样能变化，因他们像灵那样被引导；他们不为自我之爱与利益寻求同伴，只为信仰与友情；因此能按主所立定的秩序被安排，比颠倒生活状态里的结合更直接。1748年3月4日。

1168 也有灵能像属天之灵一样流利迅疾地说话，却仍是恶的

今天有一个灵在我这里，与我谈了一阵。他在肉身生活中毫无信仰，也不信死后的生命；别人以为他是那些能干者中间的一个（见第1155节）。他说话能像属天之灵一样流利，像河流（见第1146节），却仍是恶的。所以不能从言语及其流畅断定他是属天的；属天与否，从这里认出：他爱谈信仰的事，因而觉知信仰的事。而这灵一说到一点点关于主的国，便跟不上谈话，仿佛退缩——那时立刻听出他怎样。1748年3月4日。

1169 这类灵钻进任何人的情感，甚至伪装对善的情感，贴着耳朵随声附和——像这灵，他还以为连天使也能迷惑。这种本能来自实际做过：诡诈地按各人的情感说话，连信仰的事也这样。但在来生他们不能不显出本性：因在每一个词或观念里都能觉察到同类的东西；凡在观念里与真与善不合的，都相当分明地被觉知。所以若有人以为：因肉身生活中得逞，来生也会得逞——那就大错了。单在内层天堂的天使面前，这在肉身生活中养成的诡诈就显露得那样清楚，以至凡他说的他们都注意到。如今正谈的这个灵也在，却沉默——因他们能沉默并思想，叫我觉察不到他的思想。1748年3月4日。这类人说话是一套、思想是另一套：对邻舍想得坏，说得好，而且干练，好为自己和利益欺骗同伴乃至朋友；这样的人很多。

1170 此外，正谈的这个灵也在那些专司尿的中间：他不但把像尿的灌进眼睛，甚至爱尿到想喝的地步；又把一种疼痛的紧缩或窘迫注进下腹一带，还有别的记号，由此能认出他是这样的。

1171 人怎样，从肉身生活中的目的认出——是为骄傲还是为利。但我听见：他尤其为乐趣才投身那种干练——几乎凭本能知道人人心里怎样，于是转向他们，随声附和，好被他们喜爱。这类灵因所看的目的不像别人那样恶，也能在善灵中间；若出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便不然。

1172 也看见他的表象怎样：住在一间长而仿佛拱形的房间里，颜色是绿的；又有云飘着，略白，却从绿里染出苍白。他们尤其爱这颜色，却不爱天蓝。总之，因他善交际、易弯，所以能参与善灵的同伴，盼望他能被弯向善。

1173 这类人在生活中无论投身什么，几乎都同样能干；但他投身的是邪恶的事，同类的东西死后也粘在心里，所以也被派到尿的区域，因而爱尿，也爱绿色。1748年3月4、5日。

1174 其实这类绿色居所、以及从绿里发白的云，是由污秽的幻象形成的——像最下层人的幻象。此外他们爱发臭的尿聚处，也爱那恶臭的粪汁——按牛、羊或人的粪而有分别。说他们住在这类沼里也不离真——我这样对仍在场的他们说；他们单从粪的观念就快乐；因他们在最属肉体者之列，也自以为活在同类沼里。1748年3月6日。

1175 论内层把外层带回平衡

我周围有一大群灵，无秩序地流动，也抱怨说这样一切都完了。我也听见许多人的喃喃，仿佛毫无结合，同伴不连同伴，没有群体，于是觉得灭亡在威胁他们。

1176 但从他们中间我觉察并听见一种柔和的声音——天使的、甜美的，里头无非是有秩序的。天使在内，灵的群众在外。这天使的河流持续了一阵，反复几次；有话告诉我：主就是这样治理周围涌来的不齐与无序。因他从平安行动，也平安地行动；所以外围或周边的一切都必然被带回秩序——每一个都从它自己养成之性的偏差里被带回。人类也这样，人的外在——也就是如今支配他们行为与言语的幻象——也这样。我心里比较：属灵群众那些不齐的状态，像空中的风暴，又像那时飞扬的云与尘——气氛失了平衡；而较纯的气氛，也就是以太，始终留在平静里，以隐藏、沉默的平衡之力不断作用在那动荡的气氛上，把它带回平衡与安静。

1176a# 人身上也一样：外在的激动搅扰他，内在却仍平安。在许多别的事上也一样。1748年3月5、6日。

1177 论内层天堂里的一伙

我里头在头里、约在上腭内层一带，仿佛被某个灵占据；他对我有那样的权柄，以至我分明觉得几乎只能按他在我里面那样思想，也不能另样说话——因他把我逼进与他自己相似的状态。但只要在头外面——即便占着头左侧或左颞部——便没有那样的权柄；由此可知：在外的与在内的不同，治理也仿佛不同。那时我几乎只能按那灵的治理与状态思想，也几乎不能另样说话——尽管是被迫的，旁人比我自己更能觉察。后来听见：人若这样被内里占据，便不能不按那灵的状态与念头行动、说话。这持续了约两小时或更久。

1178 但我听见：在我里面作用的并不是一个灵，乃是内层天堂天使的某个居所；他们相对于人，住在前方偏左一段距离，比人的额稍高一些。他们是不能忍受更内层、只愿留在内层的那一类。比如一说主治理全宇宙、人里面毫无良善、一切良善都是主的属己；又说人、灵、天使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是生命的器官——他们便不能忍受，仍愿也出于自己行动，好把行善的力量也归给自己。他们也把生活中借主所行的善归给自己功德，因而部分地归给自己称义——如今他们想这样插入；以及同类更内层的事。内层天堂某个居所里的天使，（不能忍受）其余同类的事。

1179 但我对他们说：若我从他们口中取一点，说他们的话里藏着更内层的奥秘，又赞美他们的智慧，说这类事隐藏在他们的谈话里——他们或许会笑吧？他们沉默了。我却觉察到：这样的话合他们心意，因奉承他们的性情；由此可觉知他们也被自我之爱浸透。至于他们为何在内层天堂，原因比可公开的更奥秘。

1180 他们也怕：若更内层被揭开，他们便完了。因他们觉知自己里面并不拥有其余天使所有的更内层——其余天使即便不知道某些更内层的真理，一听见仍抓住并爱；同样也能从主生出许多同类的。

1181 那些拒绝、甚至厌恶更内层的天使，就是在我内里作用的——在上腭上部一带——诱导并强迫我按他们的思想与状态来思想、说话；为叫得证实，几乎把同样的状态加给我。我也从他们说话：对所当写的提出许多异议，说那些充满困难——或许无人能领会，或若无主在每一个细节上直接启示，对人便无用；又说这样人类会更坏，因他们会歪曲内层——被歪曲的越内层，对歪曲者越糟——以及同类的话。

1182 我既被这样的灵占据，甚至也对内层天堂起了一点疑虑——怕那些不信更内层的也会有被迷惑的危险——那时向我显明：正是这类天使的居所这样思想，并把他们的思想灌进我，这样把我占据着。这些人也不轻易承认什么是出于主的，除非直接从他来的——比如关于将来的、关于远处的，说是告诉我的。

1183 这些天使尽管受劝告仍不能抑制这类思想，终于被从居所挪开，挪到左边稍远一点；头上带着女人戴的那种头巾，却漂亮地旋着。他们走到远处时——我觉察或许在找别的主、或别的天堂，据说在那里能比在这天堂更安静地活动——面前显现某种金色的东西，他们夸耀：凡所见的都带着金的光辉或光芒，还有别的极美、极精巧的玩意，他们极其喜爱，也有美貌。但有话告诉他们：这些不过从幻象产生，不能长久叫他们快乐。不久他们被送进一间暗室，便想回来；其余我尚不知道。1748年3月6日。

1183a# 他们怎样行动也向我显明：不像别人用圆圈与环，乃用仿佛直线的往复，却仍是河流般的。原因——有话告诉我——是：他们既灌进当想、当说的，也同时灌进当回答的；因他们自以为占有整个人，凭自己治理他——尽管不否认主有更高的治理。于是他们把人看作无有，只是他们的器官，好借他在世上行动；因此也全然藐视人，不能当奴仆用时便像垃圾一样丢掉；为利用才随声附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他们既灌思想也灌回答，行动便是这样往复的，却仍是河流般的。

1184 论以更内层为乐、却不愿人同样以之为乐的天使

有善天使，在前方稍偏右，隔一段距离，以河流般甜美的方式说话。我在他们身上没觉察到别的偏差，只觉察到：他们以为人不该以更内层为乐——因那样他们自己便会失去由此而来的甘甜。

1185 续

这些人从居所被挪开后，便作用到左膝、以及膝前上方，又稍稍作用到右脚掌底下；这些表示什么，我尚不知道。

1186 这样被挪开后，他们便不再是天使，乃是灵。后来我在那地方与他们谈，他们说只知道自己就是我本人，在我身体里思想。我问：既有许多个，怎能这样？他们惊奇，却不回答。

1187 此外他们不但沉溺于属世的思虑，尤其焦虑将来要来的事。我被粘着留在他们的同伴里——因他们死死披上人的思想。

1188 他们既厌恶更内层，那些曾与他们同住一处却留下来的便说：如今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只以为外在的存在，很少以为还有更深的、也就是与属世结合的属灵；没有属世的，他们不承认是什么，也不知道，因从属世出发。于是准我对他们说：在每一个属世观念里都有无数无法言说的东西；他们不接受更内层，便把这些关在门外；因无法言说，便不容易落进属世观念。也准我用属灵方式向他们表象：把一个观念封闭，那时像一个黑点；一打开，便展开像通向主的宇宙。于是说：凡从主来的观念里，都有整个天堂的形像——因出于他，而他就是天堂。1748年3月6日。

1189 他们占着上腭上部（见第1177节），原因是：那里属身体的东西——如血——升到脑，也从那里下来，仿佛是客栈；所以他们把自己被挪到的那间屋子（见第1183节）也称作客栈。属世之物从那里伴随，一直进到颅内；血的属世渣滓除了在脑里，别处也不得洁净。他们那时也占着左膝：因这类人的爱——作为乐趣——由左大腿与左膝表示；右脚掌则表示他们所粘附的那些属身体之物。1748年3月6日。

1190 论圣言的内层、更内层与最内层意义

有女孩般的婴儿向我显现；第一个坐在我面前稍偏左、不远处。脸略带血色，像多数人的脸，偏向黄，眼睛却是红的，像患着眼睛软弱的病。说她坐着——忽然显现，忽然消失，却仍相当清楚在场。这女孩表示圣言的内层意义；脸这样，因内层意义从属身体之物——脸上的血色——并从属世之物——脸上的黄色——取得自己的性质。眼睛软弱而红，表示对那些事知性的信仰，并不是真信仰。

1191 此后显现一个脸美的少女，迅疾朝右走，稍向上加快；正当花期，不是婴儿，也不是幼女，乃是少女；穿着黑衣。她这样欢喜地赶路，在光里、也进到光里，稍向上、斜斜朝右。她表示更内层：脸美丽洁白；衣裳虽黑却仍雅致——因对更内层者，外在——也就是衣裳——并不显现。

1192 与这少女同时还有一个我看不见的，飞向右颊，并不显现；我只觉察她忽然朝脸的右侧；觉察到却看不见。她表示最内层：到不了我的领会，却仍到某种觉知——最内层就是这样。

1193 此后只显现一张脸，带着又黑又不剃的长胡子；嘴是火色，脸的其余部分只是黑毛——与其说是脸，不如说是整团胡子；除了嘴上一点或很少的黄、偏向火色。这表示圣言的外在意义，也就是字义：是死的，却仍有一点生命——由嘴上那一点表示。

1194 我既带着确信觉察这些就是异象的表示，便有人问：圣言各层意义有何差别？——好叫人领会；因多数人只承认一种意义，比如新约里的内层意义——也因更内层处处也有说到。圣言就是这样：在某些地方也揭开内层，乃至更内层、甚至最内层。为解明这一点，准我说：什么是最内层、更内层、内层、外层，可从善行认出。善行若与内层人的仁义分开，便是外在的，像那张丑脸（见第1193节）。内层是：善行出于仁义，以至有对邻舍的仁义，行为从那源泉而来，邻舍被爱——因而出于爱；未受教的外邦人也有这个。更内层则认出：仁义从怜悯涌出，并且是对更内层意义上的穷人的

怜悯——那时出于主，唯独主是怜悯。最内层则是：怜悯里头有纯真，以至纯真成为怜悯，怜悯成为仁义，仁义成为行为里的善——这样出于唯独主；那时才第一次称为信仰的果子，因唯独主是纯真。1748年3月7日。

1195 论显现的一位拉比

显现某个幽暗的，或不如说某种幽暗之物——因他从那一带来，像欣嫩附近那座泥污的耶路撒冷城（先前见第745–754、843–855节）。仿佛有门开了，他在夜光或星光里进来；门一开他一进，里头有游走的星，却较暗，绕着他飞，尤其在他左侧。他靠近我时，我还不以为是灵，只当是一团暗云；却越来越近，贴上我左耳上方，用嘴触着好与我说话。他不用响亮的声音说，乃仿佛在自己里面说；我却听得相当分明。

1196 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拉比，长久住在那座泥污的城里，极其哀伤：竟要在那样的城里住那么久——街道无非是泥与黏土，须在上面走；所吃的食物无非是泥。我问：既是灵，为何还想吃？他说：在他看来就是想吃，那时给他的无非是泥；所以极其哀伤。

1196a# 于是他问该怎么办——因他说找不到亚伯拉罕，也找不到以撒、雅各；我便告诉他若干细节：找他们是徒然的，因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还有关于他们的一些较奥秘的事。

1197 于是我对他说：不当再找别人，只当找弥赛亚神——他们在生活中那样藐视他；他治理全宇宙，既治理天堂也治理地；不当向别人求帮助。他焦急地、多次问：他在哪里，好能与他说话。我说：他处处都在；若想与他说话，无论在哪里——即便在那城里——都能找到。他却坚持要当面与他说话；但因我身边其余的灵怀疑他有诡诈，他便走开了。1748年3月7日。

1198 论最内层天堂

后来我思想最内层者、或最内层天堂，心里忽然想到：他们是否圣洁，因而是否是圣灵？那时有声音从最内层天堂、经居间者与灵传到我这里，从他们说：他们并不圣洁，唯独主是圣洁，他就是他们的圣洁本身；如今又说：无人凭自己是圣洁，唯独主是；所以他们厌恶被称为圣——因他们自己是污秽的。

1199 发出的声音来自高处，在额顶之上——因出于最内层。

1200 也准我想：今天出生的人，因遗传之恶那样增多，能否被准进最内层天堂？在思想里我仿佛得了回答：今天在这地球出生的，不能进最内层天堂；但从这地球最古教会来的曾进过；此外还有从别的地球来的——因他们是纯真的。更内层与内层天堂里也有纯真，却不是那种。那些纯真构成他们仿佛最内层的部分——或当说中心，像轴或核。任何天堂都不能存立，除非它的中心、仿佛最内层的是

纯真，其余的像周边，纯真从中心涌进周边；因无人能在天堂里而不带一点纯真。最内层天堂也借它的中心——也就是纯真——与更内层交通，最内层又借更内层与内层交通。由此可领会：从最内层、并从主而来的交通怎样——按主所立定的秩序。

第五册　§§1201–1500

1201 主借最内层天堂灌输真正的婚姻之爱；这爱的开端与源头出于最内层天堂，再经较低诸天的中间流下来。亲子之爱也由此而来：因为最内层天堂的属天者那样爱婴儿，远胜过父母或母亲；他们确实与婴儿同在、照料他们。有话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母腹里就同在，操心婴儿得营养；因此他们掌管着怀孕的子宫。

1202 论那些行房事却没有真正婚姻之爱、也没有生育欲望的人

有许多人——尤其在基督教界——因为结婚晚，又因不合法结婚便怀孕生产会受罚，便养成一种性情：只想行房事，却不要孩子；这样便把那中间与最内层的成分全然从自己排除了。

1203 这事该受定罪，所以他们长久与天堂隔离。若活到生命尽头仍只沉在情欲里，没有真正的婚姻之爱，又在这状态里死去，死后便受重罚。有一类灵，说话带着四拍、像脉搏一样，却比别处常说的那些更快、更流畅；他们来到人——也来到灵——的生殖器官区域，探察对方是否同类。若是，便连同那灵或灵魂从那区域沉下去，沉到中等深度，稍离中线朝前，对着最内层天堂那一边。他们曾与我说话。在那里被仰面放在布上，头斜向下，胸仿佛被剖开，受残酷对待——刑罚本身我没看见，只见此后被倒转，头朝下，外层或属身体的被抽出，像长长一串往上拖；内层的——也就是属灵的——却被往上引导。这样便脱去那亵渎的情欲：只为情欲本身行房，丝毫不要孩子。那些灵说要杀他们，心也是要杀这类人；所以把他们仰放，仿佛用刀切开。灵魂自己也以为被杀了，其实这样正是脱去那情欲。1748年3月7日。

1204 人的幻想怎样，所附着的灵便怎样

总则是：人的幻想怎样，便被留在怎样的同伴里；情欲烧得越旺，这类灵的同伴便越大、越坏。因为败坏人的生命就是幻想；所以从幻想与情欲就能认出他与谁同在——这是我凭长久、多次的经历确知的。1748年3月7日。

1205 论群体有时为人的思想相争——善的与恶的

今天我活生生经验到：属天的群体怎样为我的思想相争。管属身体之事的灵在外面，稍在头上方，想从感官碰到的每一个对象形成思想与欲望；他们有时凡看见的都想要。内里善的群体则分明想把我拉向他们——我感到那吸引；其间他们也说：能不能得手。1748年3月7日。

1206 灵魂自认无辜时，会脱衣、甚至裸身

有一个灵被尿的灵纠缠：这类灵喜欢纠缠一切人，又急着找把柄；单凭同伴的嫌疑，或现前生活里某一举动，立刻判断、先入为主，想用他们的方式惩罚——这是第一种审判（见第1209节）。灵魂若自以为无辜，便发怒，脱掉衣服，甚至裸身，好让他们随便怎样处置。1748年3月7日。

1207 论外在诚实、内里却贪婪的人

有些人外面带着诚实的脸与生活，叫人无法怀疑他不是诚实的；他千方百计要显得这样，为的是自己的体面。若想往上爬，心里更天生怕别人看出异样；尽管内里是这样的人：若能把每个人的财物都抢光，也会带着乐趣去做。他们虽未必下手，却想做；只因自我体面与群体的法律等等拦住，才不至于付诸实行。所以若世上绝看不出来，他们便会毫无良心去做；若能确知不会败露，或许已经做过。借别人做同类的事他们也不怕，只要罪责落在下手的人身上，自己看上去无过便行。因此他们其实如同已经做了；还加上诡诈：想暗中做，或借别人做。

1208 这类人在来生想当无辜者，因为说自己没做过被查出来的恶，活得诚实、无可指摘；同样也惯于脱衣，说自己无辜——却是在外在状态里。他们在肉身生活中也不怕主，也不思想来生。

1209 天使借灵审查这类人时，从每一个声音里都能听出是否如此：描述他们的生活时，若是这类人，从每一个词便分明觉察实况如何。话流畅地流，便与他们生活中的作为相合；一有不流畅的，立刻有不合之处。因此从这些便足以认出他们怎样。此外天使从主也能精确知道他们怎样。这是第二种审判（见第1206节），是对人内层的审判，却只关道德生活，不关属灵生活。

1210 上面说的这类人，在来生对所遇见的同伴——无论是谁——都想毫无良心杀掉。他们仿佛手里稳稳握着刀或锤，面前仰躺着另一个灵，便打下去；却不至于流血，因他们怕自己死；但仍毫无良心残酷地打着仰躺在下的。他们想把那器具从手里扔掉，免得被人看出是这样的人，却扔不掉，一直被迫这样做，好叫他们心里的凶猛在灵与天使面前显明出来。

1211 此外，他们的脸显出布满许多游走的星，多到叫我惊奇；是在他这样打过之后。有话告诉我：这些游走的星表示外在上诚实的表象。1748年3月7日。

1212 论用诡诈手段敛财的人从不致富、反倒变穷

尽管许多人的事迹已证明这是事实，又那样家喻户晓，以至俗话都说“不义之财传不到第三代”，多数人仍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发财——如此不信、如此瞎眼。今天天使也向我证实：事就是这样——不义得来的财会自己流散，连本人也不知怎样散的；别人倒因此致富。1748年3月7日。

1213 这类人若处在干的残忍里——说干，因不流血——便在脚底下中等距离、稍朝前；若处在外在、也就是假装诚实里，便在额上方稍朝前：因他们贪慕尊荣，为尊荣才装成诚实。他那星点的脸显在离我脸不远处，偏左，表示贪利。1748年3月7日。他们也仿佛在打别人的脚，以及别的骨头之类。

1214 论更内层者

内层天堂的天使不太相信一切、连最小的细节都从主出来、由主安排，所以承认偶然；更内层天堂的天使却不承认任何偶然，相信一切、连最小的，都由主安排，因此事件的系列就是圣治。于是他们相信：出于人的精明的极少，几乎等于无有，像晴空里小小的黑尘。内层天堂的天使也领会这一点，并在知性上相信——尤其从原则出发——却不是他们知性的平常状态：因他们有属世之物与属灵之物结合着；所以属世一占优势，便仿佛从对更内层的信仰上被拉下来；若属世作奴仆，属灵便发光，证实那是真的。

1215 因此，何时、并多久属世占优势，人便绝不能相信信仰的更内层。

1216 论耶稣的十二门徒

灵中间曾研讨门徒的事，好教导木星地球来的人：为何拣选下层人——如渔夫——却不拣选更有学问的。我听见了，不妨记在这里：那时多数人满脑子琐屑之类，以至领会不了信仰的事；未受教的倒更能领会、更能信；所以宁拣他们，不拣更有学问的。

1217 拣十二个，是为叫各人代表以色列支派所代表的：如彼得代表知性的信仰，雅各代表仁义，约翰代表仁义的果子，其余也这样。所以拣选的人要与所代表的相似。1748年3月7日。

1218 唯有借荒废才得能力

我与正在荒废、又绝望的灵说话——因他们不愿相信所听见的：唯有借荒废才得能力，好能成为天使；在主赐下足以像天使那样被引导的能力之前，不得准入；准入之前须能力充满，所以要荒废。既成天使之后仍要荒废：因还有许多污秽的属世之物在反抗，在同伴里仿佛发酵；这些一松开，便被送出，再准入。能力也绝不能满到不再需要不断松开——松开才渐渐变好。所以主赐给灵的无非是种种能力，好叫他们能被引导在真与善里；这些是附加的。等到平衡作成，他们被主引导在真与善里时，便自以为是善的，恶与假仿佛已被涂抹——其实并非如此。1748年3月7日。

1219 灵魂的思想与作为，也能像人一样被揭开

他们审查灵魂，却叫我不知道所想、所做的是什么。天使借灵告诉我：人的灵魂同样能被探察生前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像活人一样——别处常说；方法几乎相同。但不准这样对待活人，因那时他们落在又爱审判又爱惩罚、不看情由、因而毫无公义的灵中间；所以不准。1748年3月7日。

1220 论可以对人关乎社会生活的内层加以判断

我多次与灵谈论：可否判断人的内层。他们同意时，我说：可以判断他们的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不可判断属灵生活——属灵生活唯独主审判，因唯独他知道。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可从言语与行为探察——世上群体就是这样组成的——好知道可否与他们结交，原因与目的种种不一；否则在如今这样的世态里，人很容易被引诱进恶，财物也被夺尽。1748年3月7日。所谓道德生活，指群体中一切诚实的事；至于道德美德怎样与信仰协作、人内层对信仰怎样，人不能判断。

1221 灵的审判

有构成尿区域的灵。其中较粗的，凡遇见的灵魂都审查，想责罚、惩罚；他们的审判却是：凡在他们看来不合、可责的，便归罪、要惩治，毫不看环境；因他们只走到外层，不关心环境怎样。即便灵魂无罪，只因同伴关系显得像他的——这事有时会发生——他们也归给他，死死抓住。所以除非内里真有他们所不知的那种罪，否则丝毫不交给他们的审判。若非主治理万人与万事，没有一个必死的人逃得过这种审判。他们在欣嫩之上，伸展到离脸不远、与脸同高的平面上，朝欣嫩那边，却在上方。这可称作欣嫩的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三章33节，见第852节）。他们怎样，可从他们的幻想与生活，对照肾、输尿管、膀胱的运作看出来。1748年3月8日。

1221a# 论天使的言语

我惊奇：若不借灵，我既不能与天使思想，也不能与天使说话；至多能略略知道那是天使的，有时按最内层的觉知以为自己在按天使的方式思想——其实并不是。

1222 天使的言语或思想属于内层；灵若不脱去粗糙的属世之物便不懂，也领会不了——因粗糙的属世附着着，成了他们的一切。

1223 内层天堂的天使同样不能领会更内层天堂天使所想、所说的：因那些已从他们抽离，仿佛脱去了在他们那里成其一切的东西。

1224 词语直接所含的纯是属身体的；因此可见：只把优雅放在双关、口才与诗格里的人，不过是属身体的。

1225 总之，天使言语怎样无法用词表达；即便表达了，人也得不出观念。每一个词义或词语里有无数东西，天使领会，人或灵却只领会属身体的、纯属世的。

1226 论肉身生活中专一追求属世之事的人

有许多人——尤其女人——把一切放在体面上，不想得更深：如饮食的体面陈设、衣着、姿态、谈吐之类；不关心本质，因在这些里放了一切，也不关心什么是永生、什么是信仰。

1227 这在少女年纪尚可原谅；若一直坚持到成年、更往后的年纪——那时本可另样领会，结婚的热望也已消退——便养成死后仍留下的性情。

1228 那时她们显出长发披散到身子中部，又爱梳；因情欲在头发上，也把优雅放在那里——头发表示这类形式性的属世之物；头与脸却不显，因被头发围住——脸表示本质的事。身子中部一带也显出赤裸，表示她们爱过同类的事，并以为美。别人一看便认出她们怎样，只能与同类结伴。

1229 她们既把一切放在这类事上，便仿佛成了怒鬼。灵立刻能从头发的颜色、长短、披散等等，以及身体裸露到哪里、哪部分突出、哪部分想藏——判断她们生前怎样；灵魂也能由此认识自己，因须先知道自己曾怎样。1748年3月8日。

1230 论来生里不断反思的人

有些人在肉身生活中养成习惯与性情：凡听见的都反思，为从中看出原因。这类人不停在对象上，乃对对象作内里的思想——不为恶，也不为善，只因这追求叫他们快乐。

1231 这类人在来生分得一个较深的位置，在前方稍偏左；在那里仿佛站着思想，别的灵想搅扰也不在意，回答谨慎，且出于原因与原则。准他们从主说真理，尽管自以为出于自己，以为是借反思得来的。

1232 他们描述那地方美好、长满草，像极乐原野；不愿被人搅扰，因以思想为乐。灵搅扰时他们不太怕，说自己安全，因知道主护佑他们。

1233 有尿一类的灵想在那里搅扰，却进不了那地方；一到那区域的周边，便散开像薄云，绕着那区域在我右侧移动；薄云曲折，终于成螺旋或螺纹形上升、退去。其间那些灵开始哀叫：被带着绕弯路，不知往哪里去。所以那里的人是安全的，不准被那种属身体、属物质的审判搅扰。1748年3月8日。

1234 愿自己最小是什么意思，以及这样的人是最大的

从许多事可以看出这事怎样。不当为要最大才想做最小——那样其实仍在渴求最大。真正的意思乃是：从心里愿别人比自己更好，愿把更美的让给别人；为别人的幸福服事他们，没有丝毫为自己的目的，乃出于爱。1748年3月8日。

1235 生命的目的怎样，可在病中、死近时看出来

人爱什么，就怕失去什么。所以病中死近时，尤其能看出爱过什么、生命目的是什么：若贪慕尊荣、以之为乐，便最怕死；临终床上也谈同类的事，离不开那些事务，仍沉溺在自我里。以产业、利益及其他属世乐趣为乐的也一样：那时思想钉在这些上，临终还用遗嘱之类处置它们。至于毫不在乎这些的人，把它们看作粪土，只思想永恒的救恩，其余的视为至贱，不值一提——即便拥有全世界也一样。

1236 但因儿女而不愿死，这是自然的，善恶都一样：恶人也爱自己的儿女，却是为在他们里面占优势的那些目的——如要在尊荣上出人头地等等。

1237 恶人临终也能把属世与属己看作粪土，只思想永恒的事——却是在绝望于生命、再也看不见活下去的指望时；那时也能说虔诚的话、藐视属世——但被自我之爱引导的人很少这样。

1238 还有因自我之爱而不在乎死的：好在肉身生命之后出名；同时又毫不在乎属世——原因不同，像那些想被称为英雄的人，便这样想死。1748年3月8日。

1239 论内层审查者，或内层的审判

有构成内层审判的——正如构成肾与输尿管区域的构成外层审判。构成内层的，构成脑里排泄所在那一部分的区域：脑里这类排泄不少，如软脑膜内层与脑回之间，以及纤维之间被挤进乳头状突起的，又朝筛板去、在活人经脑膜间与纤维束间的孔排出的；死人这些孔闭了，便排不出。还有导入大脑室的排泄，那里有黏液与精气。

1240 构成这些区域的，显现在头顶正中上方几乎垂直处、中等距离。他们的性情是：在碰到一点疑惑、以为当作、因而当作罪的事上，激起仿佛良心的顾虑，塞进人里面；在许多事上这样，叫人在本不该被压的事上良心沉重。世上这类人很多，被称为“有良心的”；其实不大知道什么是真良心，凡碰到的都放进良心里。例如：有人到外地旅行，把钱花在贵重物品上，他们就能单用这一条压良心——说祖国因此被剥夺了这些钱财，钱财本该留在国内——别的许多事也这样。一旦把这种顾虑立为命题，便从不缺少证实并压迫良心的论据；真良心却与这些推理相反：若不这样花费，良心才真被压——凡知道实情的都会承认。又如把良心的疑惑放在：把钱花在极大功用上，却因此叫合法上似乎该得的继承人少得了——以及无数同类的事。生前是这样的人，来生便构成那区域；一在场便不断用同类事压良心，甚至压到痛；因他们只衡量支持自己顾虑的，把本该更重的最大功用看作无有。

1241 他们还叫身体腹部——也就是横膈一带——起可觉察的焦虑，行动时焦虑能感到。人受试探时他们也诱导同类焦虑；一准他们，焦虑便难忍。我曾在试探里忍受好几天，如今也感到，却较轻。焦虑从他们来，因他们是这样的；思想也伸展不开，不能安息在更有用、更必要的事上。

1242 今天我也与想加重我良心的人说话；他们听不进理由，顽强地停在自己的意见上。1748年3月8日。

1243 论灵魂的状态：他们以为自己仍在身体里

如先前别处所说（见第207、364–365、400节），灵魂以为自己无非仍在身体里——他们称之为人——因此以为自己是人；若不赐下反思，便认不出自己是灵。如今也与两个这样的人谈过：他们以为自己活在世上。身体里所有的他们都留着：一切情欲——那是属身体的生命——还有食欲，如看见肉身生活中想吃的食物便想吃；其中一个见我吃饭便这样证实。我对他们说：感官也留着——视、

听、嗅、触——敏锐得像在身体里、像属身体的。又说：尽管如此他们仍是灵，借反思便能知道；如今不必再像在世那样操心身体。在世人所操心的不过是衣食住；如今我说：人只为衣食住便想占有全世界，其实极少便能满足；如今作灵，这些一样也不需要，所以能专心于属天的事。1748年3月8日。

1244 论信仰与善行

我与几个生前是博学神学家的人谈信仰与善行：他们说唯独信仰得救、无需善行，又说行为定罪。我说：这类说法若不解释，尤其对未受教的人很危险。因得救的是信仰——信仰里头有生命，也就是主，唯独他是生命；所以他借信仰救人。既有信仰，便不能不行出仁义的行为；没有行为，就像树没有果子，只长叶子。

1245 但若把功德或义放在行为里，行为里便没有信仰：因信仰不信人能凭自己赚得救恩，或借行为称义。既有这种信仰、又落在行为里，便定人的罪——因人自己在行为里，于是有自我之爱与不义。1748年3月8日。

1246 论暗室里的地狱群众

论这几乎在背后的暗室里诡诈的地狱群众，先前见第909节：他们在那里无非是商量怎样欺诈遇见的人。我与这伙人谈过；有人惊奇竟准我与他们说话。我答：这也准我，甚至与最恶的魔鬼说——因他们伤不了我；若能伤到，便会厌恶、会怕；我却因主护佑，对他们不能有怕。所以若魔鬼愿与我说话，从不禁止，好叫我也知道他们的生命怎样、地狱怎样。此外也准我对他们说：借着交谈他们能知道自己怎样——因他们是属身体的，只知自己仍在肉身生活里——这样也能受教认识自己。又因他们在地狱，更当怜悯，不该加害；若不说、或说严厉的话——像有些灵魂从肉身生活带来的那样——便会给他们加上刑罚，这与怜悯和仁义相背；愿他们也好，才是基督徒的。此外，其中也有几个我生前认得的人，那时并不信他们会变成地狱的。

1247 他们问自己在哪里——仍自以为最大，把别人看得不如自己——准我对他们说：在地狱的暗室里；也用种种事向他们显明。他们想转到别的群体、不被关在那里、好得自由；有话告诉他们：别处去不了；即便准他们随意出去，仍会自己跌回同一群体、也就是地狱暗室——是他们自己往那里冲，因无法放下那份傲慢与诡诈。为叫他们知道，便放他们出去游荡，却立刻自己跌回来：这些东西把心拴住，又把他们送回。他们爱在暗里，说那是乐趣——好叫无人听见。

1248 也告诉他们：若进到别的群体，如今立刻会被认出，像浮沫一样被甩掉。因死后第一期生命（先前见第1092–1109节）过后，又被别的群体多次拒绝之后，便像该隐那样带着记号（《创世记》四章15节），无论到哪里都被认出——不但因诡诈与傲慢，也因别的记号：比如脸不再显为人脸，乃像灰白的石灰，仿佛毫无生命，像雕像；别人又另有样子。尽管他们彼此看来仍像人，在别人眼里却是这样，按各人的心而有种种变化。还有陆续加上的别的标记，如受罚时。

1249 有些傲慢的一出现，立刻向我显明他们的心：因心里傲慢，显得自己很大，其余一切相对他们都小、几乎等于无有，因而可鄙。其中一个既这样想——一切相对他都等于无有——便被属灵的表象送进被藐视的人中间，于是自觉很小，别人更大；他极其愤恨，却由此能反思自己怎样；随后又被送回地狱者中间。1748年3月9日。

1250 论三角形空间里的灵

论在通向两座耶路撒冷的三角形空间里恐吓、屠杀、焚烧、悲惨对待别人的灵——也就是那里的强盗——先前见第728–732、749–754节。最恶的是往左、朝泥污的耶路撒冷那一边游荡的（先前见第748、750节）。他们不但用可怕的幻想把人——尤其基督徒——表象成被宰的羊，头朝下悬挂，带着血，又绕着挂剥了皮的羊的杆子转；而且以这景象为乐。

1251 他们不像那沙漠空间的强盗那样叫人恐惧（先前见第761节），却用幻想仿佛夺去遇见者的生命——我感到像把身体内层的生命呼吸夺去；若非知道实情，几乎会被诱导相信他们能夺我的命。仍活在幻想里的灵也几乎不另样想——仿佛在受死的苦。1748年3月9日。

1252 论为了人的一个行动便汇合的灵的群众

奇妙的是：那样多的灵汇合，只为作成人的一个行动；他们也只以为自己就是那人、自己在行动。比如单就我脸的表象：那时向我显明群众怎样大——他们依次与我说话，说自以为是自己在做；又从额顶到颈，各人贡献什么，各有不同。因正如他们在行动，我的脸也向我表象出来；他们依次说：只以为是自己在做。然而从那么多里仍成了一个表象，尽管汇合的灵那么多。

1253 其中有的说：他们仿佛出于自己行动，因而以为行动的是自己；头上方另有的说：他们汇合，却不行动，乃仿佛跟随。我对他们说：这仍不过是他们的幻想——他们不能成为我的身体；穿身体的是我的灵，不是他们的灵。他们无话可答。

1254 此外我也分明觉察：每一个灵本身又是别的灵同类表象的主体，绝不是单独的，因此是许多行动的中心；于是每一个灵都是一群，有多少灵就有多少个“许多的中心”，每一个都是。这在任何人看来都奇妙，甚至难以置信；但因同样的事存在于每一个肢体、肌肉、身体部分，存在于自然界、大气里，也存在于植物里——无一能单独成为一，除非从许多而来；无一不在群体与互相的结合里；一离同伴便绝不能行动，更不能对单个的事、因而对共同的事有所贡献——人若受教认识这类事，便能知道这并不可信；灵的天堂与天使的天堂便这样连结：借互相的结交，合起来构成共同的形，这些再按秩序构成普遍的形。1748年3月9日。

1255 恶人与不信者在与善灵结伴时也能说真理，甚至相信

我听见两个地狱的人仍说真理，像出于知识、也出于信仰——尽管是地狱的，平时既不能知、更不能信。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那时他们在善灵的同伴里，所以从善灵说话，仿佛出于自己——因恶人只知、也只愿以为一切都出于自己。

1256 有一次我也在天使的同伴里，那时对他们的信仰很坚定——出了天使同伴便不能有。所以主很容易给人信仰，甚至叫人自以为也有信仰；但因内层不齐心、生活又反抗，这事就不按秩序发生。由此也可推知：人的心思怎样被主引导、弯曲。1748年3月9日。

1257 论某个诡诈奸猾的人：他的生命与来生的刑罚

地狱暗室里（见第909、1246–1249节）有一个人与别人同在，是生前诡诈作恶的那一类：那里无非是筹划、编造诡计，诡计的对象是凡呈现的一切；在那里过的生活与在世一样。

1258 从那里有一个被带到我这里与我说话。从许多迹象我觉察他极其诡诈——从隐蔽的计谋、从公开的计谋，也从他活动的气场；灵也凭气场被认出（别处见第973–982节）。却仍不能由此确切断定；尤其因不可把恶归给任何人，更不可审判——人的内层除了唯独主，无人知道。

1259 此后这灵恳切祈求脱离那地狱监牢，也相当出于真心，并列举许多理由：即便想过恶，也不能定人的罪——因生前没做过恶，无人能责备他——以及同类的话；于是求被送到别的群体，也就是正直之灵那里。这也准了：因他以为在世既能混在好人中间，来生也能，能像在肉身生活里一样装作善，与他们同在、被爱。于是准他进入额上方善灵的同伴；他想留在那里，强迫自己像他们，却不能长久——每一细节里都觉察得出拒绝。于是抱怨，又求把能更好强迫他赞同的灵加给他——这也准了；仍旧在每一细节里觉察到拒绝。于是求打发他走，进别的群体，或进某间屋子好独自、因而安全。便被送进一间长拱顶的屋子，坐在椅上被旋转——表示他善变，不能加入那样的群体。终于回到我这里；因有人想再把他推进地狱暗室，他又坚持自己无辜，被送去时便被旋来旋去，忽右忽左，旋进互相抵触的圈——意思一样：无处可留，因自以为无可指摘。最后仍被送回地狱暗室，进先前的同伴；他们却不愿收他，抱怨他仍像从前一样想编造诡计，便把他赶出——因他曾恳求、又自以为无可指摘。

1260 那时头上方有些相当正直的灵想对他下判断，却不能，因不知他怎样；但他怎样随即被揭开：被降到下地，在右脚稍前方，相当深；在那里挖坑，像埋葬死人好把死人扔进去的那样。于是立刻起了嫌疑：生前做过致命的恶。随后显现一具盖着黑布的尸架，放在上面的人看不见；不久有一个从尸架起来的到我这里，虔诚地叙述：自己死了，并以为是被那人用毒杀害——因傍晚在他那里喝过酒，一到家便患上致命的病，那时想到自己在那里喝了毒；说临终时这样想过，却不知是否只是嫌疑。话说得相当虔诚，又说自己地位低微；即便那人做了，或许是为试验毒药，好将来杀别人。所以关于那人没说什么恶，只满足于自己已死——因若活得更久，或许会犯更多罪。

1261 那灵听见这些，便承认：肉身生活中做过这样的事，也曾因此受良心的折磨；却因顾体面，不敢向祭司承认。

1262 承认之后，刑罚随之而来：两次被卷进他所挖的黑坑，于是成了黑灵，脸与身体都像埃及木乃伊；再被举到高处飞旋，在天使面前显明他曾怎样、是怎样的魔鬼。他靠近我时我也感到：如今是冷的，在冰冷的地狱者中间。

1263 也准我借交通感到他良心的焦虑或痛苦——相当重，叫我大受影响。

1264 他又说：从不愿在任何人身上找一点善，只找恶。

1265 因他是这样的，也被剥夺了理性。

1266 留在他来生里的是：尤其想杀害无辜者——就是没对他做过恶、反倒行过善的人；他极爱报复。他惊奇死后这些竟被揭开——因以为地上无人知道，天堂便也无人知道。但对他说：他受良心折磨时，诱导那折磨的灵完全知道。他无话可答，只得承认。1748年3月9日。

1267 论鼻黏液

有对应黏液或黏稠排泄的——就是从脑经脑膜与成束的纤维排进鼻孔的，连同鼻腺；那时凝结、变黏。

1268 对应鼻黏液的，是那些一旦怀恨便死死要报复、不容一点理由的人——理由在他们那里找不到消解那恨的余地；那恨所喷的无非是对方的死，心里所怀、所转的也无非别的。这些人就是那黏稠的鼻黏液。

1269 上面揭出曾用毒杀害某个无辜者的那同一个灵（见第1260–1266节），看来就是这样：无论理由怎样真，都不能放下报复到死的欲望。他躺在我旁边，一切告诉他的理由都毫无力量，进不了他的觉知，仿佛等于无有；我觉察到这一点时，便觉察他不像能接纳并思想人的理由的人，乃像牲畜。

1270 其间他内里所想的无非是报复，却藏得那样深，叫我觉察不到所想的；凡对象一呈现，便从我心里挑出能歪成恶、再歪成恨的，不断以此为食；还把别的灵的思想拴住，叫他们解不开他所散开的那些——在我身上也觉察到：他能把我的内层思想钉住、弯曲。这就是黏液的黏性。

1271 他还在我身边时，觉察到像一块背朝上的大块，理性一点也穿不进去——因他那样钉在内里的恨上。

1272 对我的作用是：胃被绞得相当惨，像被塞满，带着内里无声的痛，持续一段时间，以至几次呕出胃里污浊的酸。他们对胃有这样的效果，与鼻黏液若大量吸入胃里差不多：黏住食物，糊住毛孔，叫消化不能进行。

1273 此后在胃上口一带有无声而痛的堵塞，原因一样：黏液聚在那里堵塞。

1274 他在我左侧颈旁时，也渐渐往下沉，仿佛想吸出属血的东西。

1275 后来被挪到前方；我不愿再与他说话，因他丝毫受不了理性。据说他内里的思想那样，几乎无法描述：同时转着那么多恨，又向周围散开，周围的灵也抱怨被他像拴住一样——像黏液——甚至被引诱一同合作，尤其那些出身相近的。这类人的气场就是这样有害。1748年3月10日。

1276 我想：他既被剥夺理性，才显得对我哑然，像一块木头或树桩，恨在里头熬着。因此黏液在属灵意义上表示顽固的恨。后来也揭开：他在外层并非这样——那时较容易相处；乃在思想时，思想里满了这类恨，最外层却未必——因他仍在世上追求体面。

1277 这类人——内里不断转着恨、仿佛在里头熬的——不准进灵的天堂，乃被留在最深处，无特殊机会便出不来。如今因这里有一个成了这样的人，便有几个出来——否则他会没有同伴——所以后来又能像从前一样说话。他惊奇自己这样躺着，别的灵都退开，同伴从哪里来？于是有几个被解开的加给他。

1278 这类人从最深的地狱被解开时，胃里的东西便翻动，叫我不得不呕出食物：因他们一到，灵的气场便起变化；他们带着仿佛毒药——想把毒药灌进人——效果便是呕吐。正如生前想用毒杀人，这意念仍坐在心里，喷出同类的；所以效果出于他们——不是像别的时候出于催吐药或吃得过多——我觉察到是这样。

1279 那最深的地狱里腐臭、尸臭那样重，若描述出来耳朵都会受伤；他们却以之为乐，宁爱那些臭气胜过最美的香。他们带着的气息也是有毒、瘟疫般的；从他们带着能打到胃内层的臭气，便可推知。

1280 被送到那里时，得到一个圆圈，上面隔着小间距钉着铜刺；他们用手按、扭——这是记号：被拴在这类人中间。

1281 此外也能被别人认出。常例是：人一变成这样或变成恶的，便不能在遇见的别的灵面前隐藏——幻想会造出同类的表象，立刻被认出，像论该隐所说的。但因他们叫别人厌恶、惧怕、躲开，所以像该隐一样反倒安全（《创世记》四章15节）。

1282 其中一个我没看见、却从那最深处被放出的，据说带着更强的这类有毒的恨之气场；在我这里的那一个描述说自己感到了他。据说他生前用毒杀了许多人，毫无良心；以为早死几年或晚死几年都一样。他行过这类可怕的杀害，而且对着无辜者、凡他想杀的。他们的仆役也同在最深处；但因只是奉命而行，并非预谋，对待较轻；他们在那里也只奉命而行，命运固然较轻，却仍在最恶的地狱者中间。

1283 这魔鬼因在外层装成无辜，向我用异象显现：一个脸不丑的婴儿，手里拿着某种器皿，右手却握着匕首。由此立刻可知：意图是用器皿里的毒杀人，却披着无辜的样子；所以无论怎样想藏，立刻被显明是最恶的。带着那样强的毒气场的就是这样的人。

1284 被放出时，他们显在较高处；越凶恶越偏左。这一个也这样，身体赤裸、极黑，像木乃伊。1748年3月10日。

1285 论那些以为真基督徒必定要受苦的人

其中一个说：肉身生活中以为，对自称虔诚的人，即便他们遭难也不必怜悯——因以为这类人以灾祸、困苦与恶为乐，所以认为基督徒必须受这些。

1286 准我对他说：并非如此。真基督徒也能像别人一样生活，不必困苦：吃喝得好——却不奢侈；穿戴像别人；同样以结交为乐；也能有尊荣、有财富——只是这一切属身体、属世界的，他们看得远不如属天的；所以逼迫一来，便把这些都看作无有。

1287 也不必把一切卖掉分给穷人。

1288 论最深的地狱

这里有一个地狱的灵或怒鬼，带着那样强的毒气场，又向我放出握着匕首与毒器的婴儿（见第1282–1283节），后来对别人也一样；他被挪开，好送回那尸臭的地狱。他几乎朝左走，稍偏颞部一带，在同一高度，走了很远还不见下降；后来才沉下去，先沉进显现的火，再进如熔炉的火烟；不久在那熔炉底下——那地方表象成大熔炉——朝前走，那里有向下、向四面的洞穴，便沉进尸臭里。往那里去的路上，他不断思想恶、意图恶，尤其无故地对着无辜者；我周围的灵厌恶、逃开。他沉过火时哀叫。1748年3月10日。这地狱在地下那些先前描述过的极暗洞穴里（见第1246–1249、1257–1266节）。

1289 论某个吸血鬼

灵叙述：有一个人临终时想到吸血鬼，又被疯狂的欲望激动，心想若死了也要同样做，好从死里复苏。他在我这里，想在颈旁与脊旁大静脉流过之处做同样的事；因我不会受害，徒劳无功。据说这是因临终时思想过这种吸吮；一知道自己在活人身上，那思想便回来。1748年3月10日。

1290 这同一个灵对我说：凡看似有机会，他都在别人身上试过；临终时所怀的幻想便这样留下来了。

1291 有信仰却不靠学问去理解，更好

显然：信而未见的人比非见不信的人更有福（《约翰福音》二十章29节）。没有眼见的信仰也这样：藐视并拒绝一切证明——像人看见对象，却还要向他证明他看见了一样；信仰也是这样。对象本已看见，再被证明“被看见”，反倒被放进疑惑里——证明本身带着这个。1748年3月10日。所以证明只为那些非见不信的人；为叫他们不停留在瞎眼里、更瞎，便须证明本不该证明的。例如：有神——人人当不靠论证的论据便信；但像常做的那样去证明时，每个论据里都带着一点疑惑，给异议留地步，于是成了绊脚石。1748年3月10日。

1292 论脚底下的深地狱

有吝啬者的地狱在脚底下；最恶的在左脚底下深处——却不像先前说的那个在地下（见第1288节），乃在最低的区域。有烟从那里冒出，不单是烟，乃是蒸汽：像剥了皮的猪被放进槽里用热水褪毛时升起的那种——像有些地方、或荷兰那样——这样的烟样蒸汽升上来。

1293 一个黑灵被降到那里，因进不了另一个地狱——或许因他还逗留在上面灵中间，沉不下去——便降到这里。那里的灵却逃开，说他是黑的，所以是会杀他们的强盗；带着这记号，他们便像躲凶手一样逃。即便他说不杀他们，仍不敢留下，宁可——他们说——撇下自以为在那里积聚的财物让他抢——因他们极怕性命——却仍防着不叫他夺去箱匣里的东西。

1294 至于他为什么黑，他们说：他本可以像他们一样变白——只要像眼前那些猪一样，在槽里被褪毛，就一定能发白；说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变白的。他却不愿，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1295 所以那里是吝啬者的居所：他们变黑，在烟样蒸汽里走，积聚财物；因黑，在那里借那样剥毛仿佛自以为变白像猪——然而无论到哪里，那记号仍留下。

1296 续论那黑色的杀人灵

这灵（见第1293节）既不能被送进那些地狱之一，便被留在灵的天堂里自由活动，相当高，在额上方——因肉身生活中想成为大；却未成大就死了，或许因已出名、品格并不好——品格无论怎样掩饰，在人的群体前仍会显露。

1297 他既在灵的天堂里自由，又仍在自己地狱同伴——也就是用毒杀害无辜者的——中间，便散出毒气场，凡他所做的，别人仿佛被他鼓胀，被引去思想别的；他们也哀怨：因他暗暗把恨吹进每个人，把他们的善歪成恶。他的气场是这样：若不赐下反思，他自己也不知从自己发出什么，这样充满我周围灵的气场，也充满我；他却以此为乐——因这样也成了大的，仿佛在发号施令。

1298 由此可知：这类人若自由、又准在别人的气场里，会喷出怎样有毒的气息——除非把他们拴在地狱里。

1299 此外这人在世上被算在较体面的人中间；虽被称为狡猾，别人或许当他精明；有地位，受尊重，被用在国事的重大功用上。由此可见人怎样能隐藏自己，在肉身生活中披上并非恶人的外貌。1748年3月11日。

1300 论某个“圣者”

有人在生活中想过圣洁的生活，为的是被人尊为圣，死后也被看作圣，好赚得天堂；于是过着虔诚的生活，专务祷告——却只为自己，此外不行一点仁义的果子，也不为人的救恩做什么，只求自己，不求别人；以为人人只为自己求在永生里有福便够了。也被审查：可曾向别人行过什么善、仁义的行为？——发见他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说自己圣洁地活过，那就够了。

1301 他向我显现为裸露的人形，直到腰际——腰本身不显，却带着美丽的人的白光；脸我也没能看见。他赤裸、又带着那样的白光，是出于他自己的幻象：因他那样生活，便自以为圣洁。

1302 但这同一个后来变成幽暗的天蓝色，随即又变成黑色。他倒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又说自己曾受苦——像被别人践踏在脚下（他这样说）；他把这称作基督徒的忍耐，于是自以为是最小的，好在天堂里成为最大的（参看第1134节相关处）。所以他心里的目的仍是自己在天堂里的高大；既这样轻看别人、抬高自己，便变得比别人更黑。

1303 有黑色的灵一来，其余的灵便躲开他们；但变黑的原因各不相同，别的灵能清清楚楚分辨这些原因。1748年3月11日。

1304 论含糊的套话、论圣书

有人出于习惯，有人出于轻蔑，养成了这样的习气：在日常谈话里，把圣书里的话当作嘲弄或玩笑的套话来用，自以为这样开玩笑很文雅。但这类话会粘在属身体的观念上，来生里便大大损害他们：因为混在属世、属身体观念里的这类东西，来生里无论多少——哪怕是习惯养成的——都须分开；通常借种种撕裂的方式做成——我凭经历知道。所以当小心：不要把圣洁的与亵渎的混在一起，以致亵渎圣洁。因为同类观念会再回来：想属世的时候，粘着的圣洁也跟着来；想圣洁的时候，亵渎的也跟着粘住。所以必须分开——对有些人这或许显得奇怪，尤其那些不懂观念怎样这样结合的；但提醒一句也就够了：没有叫人痛苦的方式，这些几乎医不好。1748年3月11日。

1305 灵中间的观念不像我们的词语——也可由此推知：灵的观念会落入任何一种语言的词语。若假定：某个灵的观念或言语流入不同语言的人，他们便都会用自己的语言或方言觉察他在说话，尽管他只以一种方式说。所以灵中间的这类观念另有情形：亵渎与圣洁混在一起的，立刻被觉知，马上击中他们的心思，觉察到亵渎——与人不一样。1748年3月11日。

1306 论某个自以为义的人

正如那些在生活中标榜并追求圣洁的灵，身体从颈到腰显成洁白的人的颜色，其余部分——如脸与腰的一部分——不显（见第1301节）：同样，那些在生活中自以为义、以致想凭自己的义胜过别人的，并不显成洁白的人的颜色，乃显成穿着美丽雪白的内衣；那衣裳后来并不像前者那样变成黑色（见第1302节），乃变成褐色，带着陈旧如血的红色。别的灵一见这颜色，也躲开他。我曾看见这样一个灵，穿着美丽、光洁的麻衣；有话告诉我，又借幽暗的异象向我表象：他后来变成怎样的颜色。1748年3月12日。

1307 恶灵也能思想，以至几乎达不到人的觉知

人不能不觉知自己的思想——因内层器官与外层借连续与联结结合着；尽管如此，人仍有比自己平常觉知到的更细致的思想；当思想更内层时，他知道有某种内层之物，却只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一点——其实里头有许多天使所领会的。但这种思想不容易描述；我以为几乎只在那些被主引导的人里面才有——因此他们也知道、并在自己里面觉知当做什么；许多人有这样的觉知，情形各异；那时他们知道是主在做。

1308 此外恶灵也以某种方式思想：只在自己里面想，不叫它落到纯粹属身体的思想里——这种思想在我面前不大显现，因它是邪恶的。所以有人夸口说自己能这样思想而不被人觉知，自以为能与天使说话，又能穿透灵的思想，甚至能管辖这样一类灵的气场——其实是假的：他们只是在自己里面想；对灵来说这比人容易，因联结不那么连续。

1309 但内层的、也就是天使的思想却不同：那是更内的层级，灵不领会，灵也不能进入那状态——除非仿佛脱去较低的属灵之物。几乎可比作人在生动的梦里那种活生生的思想：那时属身体的分开了，紧挨着属身体的也分开了——那些在人看来像内层的。1748年3月12日。

1310 论遗传之恶与实际之恶

父母的遗传之恶传到儿女、又传到孙辈，是相当清楚的：我们生下来就是恶的，从种子里拖出恶的本性；父母的性情也分明显在后代身上——从许多事可以证实，如自我之爱、世界之爱、属地之物的爱、放荡等等；这些若借父母的实际行为养成，又从最初传下来，若不改革，便一直传下去。

1311 但遗传之恶各不相同；在婴儿、也在孩童那里，它们显得仿佛还能被善调和——像黑色、绿色、天蓝色与光调和，便生出仿佛虹的种种色相。若再借实际行为添上新的恶，情形就不同了。从这类父母所生的婴儿里，自我之爱仿佛是黑的，世界之爱仿佛是黄的，属地之物的爱仿佛是绿的；这些借调和却能披上美丽的色相——像天堂里的婴儿那样。1748年3月12日。这些颜色我曾幽暗地看见，仿佛某种连续之物，因而能被调和——像某种水气或雾气。

1312 若把真理当作命题或原则来接受，便有无数真理揭开，凡事都来证实

人所共知：无论人抓住什么命题或原则、或什么当作命题的真，便有许多看似真的东西来证实；于是虚假终于从一条生出许多。但若把真理当作命题来接受，便无一物不来证实。例如，我对灵提出：若接受这真理——灵并不享有人那样的记忆，以致不知道过去怎样——这既是神所命定、所设立的，便有无数肯定的真随之而来：这样他才有至高的幸福；否则便毫无幸福、也毫无天堂——因人人都会为过去忧、为将来虑，像人一样天天被挂虑折磨；于是信靠自己，也不愿被主治理；还有无数别的、与幸福状态相反的事。所以主吩咐：人不要为明天忧虑（太6:34）。1748年3月12日。

1313 唯独主神活着

灵听见我说：唯独主神活着，没有人、灵或天使凭自己活着，或从自己拥有生命，只不过是生命的器官——便非常愤慨。因灵领会不了，我便用几点向他们证明：1）身体的感官或身体并不凭自己活，乃从灵活；灵也不凭自己活，乃从他的灵魂活；灵魂也不从自己，乃从主活。2）人只以为自己的身体活着；可死后的灵魂——也就是灵——仍活着，尽管身体已不在；我与他们谈过，他们在肉身生活中并不相信这一点。灵魂又以为自己靠属身体的东西活着，把生命只放在那些上面；其实他们也知道：属于灵魂的属身体之物可以被除去，他仍以更内层的生命活着——同样活着；这曾当着他们的面指明，所以他们否认不了。3）我问：他们怎样领会人或灵的生命？岂不就是一种形式或器官？还是像里面存留、点燃生命的生命火焰？后一种用属灵的视觉谁也领会不了，所以他们不能不赞同前一种。人能用来反驳的，无非是空话——比如生命从生命产生、因而各自独立之类。4）较好的灵也过着比新来的灵魂更内层的生命；内层天堂的天使放下先前的生命，过更内层的；更内层天堂的天使放下内层的，过更内的——下层的领会不了，上层的却都清楚。1748年3月12日。如今无人能说一句话；他们沉默着。

1313a# 内层天堂的天使、随后更内层天堂的天使、还有最内层天堂的天使，如今都证实：这正是真理本身。声音经灵，从诸天一层层传到我这里，都在证实。1748年3月12日。

1314 中等一类的灵却想说：并非如此；但诸天不准他们说别的，只准说他们领会不了——因若失去他们作为灵所拥有的生命，他们便不知道还会有怎样的生命。我说原因是：外层不能觉知内层，内层却觉知外层；内层天堂的天使凭对主的信仰、从主觉知这一点。所以人领会不了也不奇怪——因这些灵的领悟力远胜过人。我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愿成为天使？他们回答说愿意，却不愿失去自己生命里的任何东西；等我说那时会得到更好的生命，他们便觉知不了。

1315 天使有时也与最深地狱里的人说话

我听见天使借灵与最下层地狱里的人说话——中间隔着灵；尽管那些人有时为某些缘故从监牢里被放出来，地狱与天堂之间仍有那样一道鸿沟，叫他们绝不能越过去。这鸿沟（参路16:26）的意思是：地狱的人绝不可能进入属天的同伴——因他们全然相斥。1748年3月12日。

1316 论灵的天堂里因真理意见冲突而起的骚乱

先前也曾几次发生类似的骚乱（参第243节）；那时我只知道仿佛一切都混乱了，像最后的审判——因心里有某种仿佛最后审判的观念。显得像混沌：听见许多灵混乱的嗡嗡或喃喃嘈杂；他们自己也只知道那时一切都乱了——因群体解散，各人被自己的意见左右，各为自己着想，不再像在同伴或共同里、仿佛一个灵那样，乃是许多个。意见既各不相同，从沉默的思想、又从喃喃的话语里，便听见那样的骚乱或喃喃嘈杂；像最后审判的形像——灵也曾这样以为；因是否还能再联结、再一致、再安静，他们不能不茫然。我先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与灵一样以为那时一切都乱了——像舌头混乱（参创11:7–9），或关于某些真理的意见混沌；那些真理尤其是他们思想的对象，于是显得像属灵的混沌。

1317 这类骚乱的嗡嗡、或混乱嗡嗡的声响，有三种。一种围着头四周，只是嗡嗡的混乱，有一段距离环绕着。有话告诉我：那只是种种思想及其迸出的声响或嗡嗡的变奏，因而混乱——像一大群人同时、又各说各的；又几乎像水的响声——我想圣言里也这样比拟（参路21:25，启14:2）。

1318 第二种接上来：在左颞部一带、在我下方，向上响，像许多车马的声音——像听见军队的车马，或街上许多人。有话告诉我：那是关于真理的推理冲突——他们不愿把信仰放在那些真理上；推理便这样彼此冲撞。

1319 第三种在我右上方，随后接上：像刺耳的嗡嗡，却不那么混乱；那刺耳声来回转动，前前后后。有话告诉我：信仰的真理这样与推理争战——刺耳是真理的声；真理仍被推理带着来回摆动。

1320 这三种声响响起时，仍有灵与我说话，告诉我它们表示什么；他们说得清楚，又在同伴里说；他们的言语从那些声响中间迸出来，把意义告诉我。

1321 推理的对象主要有三件，也依次接上。第一件是：是否按字面理解——使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太19:28，路22:30）——许多人这样辩护。那些从中取出这种意思的人，就在那混乱里；同时又带着恐惧，说天堂要塌下来，又带着某种焦虑，怕从自己的审判席上被推下去。好些使徒也在其中，作那些持守并辩护这意思之人的对象；也有些使徒不在那里——因当他们从天使的天堂被放回肉身生活的状态、进入灵的天堂时，便那样辩护：在肉身生活中他们只相信自己要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与那些话的内层意义全然相斥，所以他们非常愤慨，那时要求作审判官；许多爱这类骚乱的人也挑动他们，想叫使徒反对教会、反对内层意义，更反对更内层意义。

1322 但向他们明明显出——既用声音，也用属灵的观念——这只是推理，因而是虚假：因他们连一个灵也不能审判，而且会审判得那样歪斜不正，像主管肾与输尿管区域的那些人一样。种种不可能向他们明明显出，以至他们愤慨，承认自己在意见上错了。

1323 此外又显出：整个天堂仿佛也在施行审判——灵的天堂与天使的天堂都是；有的出于职分，按身体里的区域；有的因愿不愿意把灵接入自己的同伴——喜欢他们的同伴便接纳，厌恶便拒绝；这样每一个都对那同伴作出判断：接纳或赶出。天使的天堂对信仰之事也同样——十二支派、十二宝座与

门徒所表示的就是这些：三重天堂的天使同样爱把有信仰的人接入自己的同伴，或不接纳，这样便在判断。其实他们绝不是在审判，唯独主在审判：他这样安排整体与每一个最细微处，叫事情这样成就；天使只知道仿佛是他们在同意、在接纳——因事借同意作成。十二宝座、十二支派与十二使徒所表示的，就是这个——绝不是他们要来审判；那全然是假的。

1324 唯独主审判万人——那时也用共同的属灵观念向他们明明显出；他们一致承认当时觉知到了这一点。

1325 推理的第二个对象是：除了在世上受过逼迫与苦难的人以外，是否有人被准进天堂。使徒们在先前的、也就是肉身生活的状态里时，也相当激烈地这样辩护，并想这样审判；若准他们——哪怕只为试验——去审判，便说：除了殉道者、以及受过逼迫与苦难的以外，不愿别人进天堂。他们也这样按字面理解主的话：忍受这些的人有福了（太5:11）。因此他们也想凭功德得天堂、凭功德承受天堂，便想把其余一切人排除在外，并先审判他们、叫他们受罚。他们的审判就是这样；先前他们也常这样说，自以为当优先——因比别人多受这些，又把福音传到天下。关于这些，先前常有争论。

1326 但向他们清楚显明：这绝不是主的话的意思。若是那样，今日便无人能进天堂——因教会既已立定，世上已没有那样的逼迫，也就没有殉道。况且，若单凭逼迫与殉道，不问他们以怎样的信仰、怎样的真理、怎样的心思与心去追求或渴望受苦，便叫人得救——那么尤其在这些世代，凡为自己的意见、甚至为异端受苦的人，都会把天堂据为己有；贵格会一类人也是，还有为属世缘由受苦的人，以及其他许多。

1327 他们说自己是为信仰与福音受逼迫。但因他们处在仿佛肉身生活的状态里，便问他们：是为信仰、为主受苦，还是为自己——好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十二支派？是为主的国，还是为自己的国？是为对主的信仰、因而为信仰的真理，还是这与真理相斥、乃为自己的荣耀受苦？又是否以为凭自己的功德得救？这些他们无法否认自己曾相信。于是向他们显明：他们是为自己的荣耀，因而不是为真理——也就像那些为异端、为同类缘由受苦的人一样。他们曾相信——尽管信仰并不真——却仍真真地教导了；这相当常见、也为人知道：人能传讲真，却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也想提起使徒们的生活：怎样定人的罪、怎样僭取开除与释放、或关闭与打开天堂的权柄；却不准在细节上提他们生活的任何事。他们说自己那时只相信是为真信仰、为主；回答是：人怎样信，就怎样活；从生活便可断定信仰怎样。许多人自以为有信仰，其实并没有——生活显明信仰是什么。他们对此沉思时，什么也答不上来；只听说：主为那些自以为信、其实并不信的人，仍保留一点良善。

1327a# 于是他们受教：主的话的内层意义是什么——就是：忍受逼迫的、以及困苦的，将得着天国。也就是说：人若为真信仰、又在真信仰里忍受逼迫，便毫不顾属身体与属世的；“困苦的与贫穷的”指属灵上困苦与贫穷的——所以无论在世上是富是贫，是居高位，是君王还是乞丐，凡属灵上困苦与贫穷的都在其中；同样也包括：从虚假与恶所受的逼迫，并在试探中忍受它们，因而与魔鬼的团伙争战的人。这一切都当按属灵意义来理解。

1328 若只有困苦的、贫穷的、孤儿与寡妇承受天堂，其余的人便都被排除了；其实更真的是：只论身体衣食上贫穷、乃至身体生活上困苦、却并不属灵上困苦的乞丐与穷人，进天堂的比别人更少。许多水手、许多士兵、以及许多最下层平民的生活何等可怜，却丝毫不思想永生与天堂——还有同类别的事，更须讨论解明，当时也这样说了。又说：阿拉伯女王要比这些人先被准进天堂；我想她也已在天堂里。

1329 第三件随后也讨论了——却不在那些生出嗡嗡的推理之列：何以圣言里记载的、以及此外为人熟知的那些人会出现，而不那么出名的却不这样出现——比如使徒如今在场，又作推理的对象。这因在天堂里也这样发生：出名的人在场，像我在生活中认识的那些人也在场一样。这既是真的，便能由此推出许多属天的奥秘：秩序与同伴的共用要求如此——尽管除非主许可、并出于恩准，无人会进入视野。

1330 此外又说：天堂里有无数人比使徒更配得——尽管不曾那样受逼迫之类；他们无法否认，因诸天满了天使，而使徒只在内层天堂里。

1331 为叫使徒们知道自己在天堂里——因凡被放回肉身生活状态、成为灵的天使，都不记得在天堂里做过什么，所以既怀疑自己是否在天堂，也怀疑自己是否享有属天的生命与喜乐——天使便在我里面与他们说话，那时他们已恢复属天的生命，以至作为灵也能同时觉知；这样不但知道自己在天堂里，也知道那生命比灵的与身体的生命幸福得多。天使与他们说话、他们被属天的喜乐感动时，他们说：那幸福大得无法宣扬，绝无可比——如今我也从他们觉知到：他们不愿作比较，因无可比。于是把他们在天堂里、并享有喜乐这件事再唤回他们的记忆——这对少数人是准许的——对比他们作灵时那样热爱的肉身生活！那时他们想知道这里所写的一切，并对这些下判断——出于他们在世生活里养成的实际习惯。1748年3月13日。

1332 奇妙的是：有人处在中间状态，短短地轮番两边都在——在天堂里作天使，在天堂外作灵，这样交替。在天堂里时他说不愿作灵；作灵时又说不愿在天堂里——因立刻忘记先前的状态。由此也可知道：有些在天堂里的人是怎样的状态——属身体的有时与属天的相争，以至两边都不爱；于是从属天与属身体这样的均衡里生出挂虑，像某种发酵，便被放回先前生活的状态，直到对那状态生厌，再被准进天堂——这时主已赐他能参与属天之事的能力，只要属身体的不占上风；能力便这样被衡量。属天的能力一占上风，主便把他赐给天堂；这是主所赐的，加在他先前的生命之上，并不挪去先前的。1748年3月13日。

1333 论爱白衣的人

灵中间有许多人爱白衣，欲望那样强，以至好几周一直激起我某种欲望，想买内衣。这表示：尤其是那些以为凭自己的义配得天堂的人，被这样的欲望推动。

1334 不过也有分别：也有人不那么追求美丽的，乃追求耐久的——他们着眼于永生，尽管仍粘着同类之物。

1335 论败坏血的人

有些人爱到处跑，又不断想嘲笑自己领会不了的事——比如灵的内层与更内层。有一个人不断口授说：并非如此——主的圣言不当那样理解，乃当按别的意义；几乎凡从主说的、以及圣言别处的，他都能这样重复。因他听见过：字义算不了什么——如前论十二宝座、论逼迫与困苦所说的（见第1321–1328节）——便想：凡字面所说的都不当那样理解，这样嘲笑说并非如此，而且极其频繁，把人引向左侧、拉得很长，好叫人信他。有话论到他：他对应身体里败坏血的那些东西——若有邪恶有害之物流入血，便贯通静脉与动脉，败坏整块血。凡因此——因自己领会不了——就几乎侮辱主的圣言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只爱属身体与物质的事。

1336 论某个自杀的人

有人在肉身生活中因忧郁被逼到绝望，又被魔鬼般的灵逼到自杀，把刀刺进自己。他来到我这里，抱怨恶灵待他极惨，说自己在狂怒者中间，他们不断惹他；也看见他所在之处——在较低的地，稍偏左。我也看见他手里拿着刀，想刺进胸口；他与那刀苦苦挣扎，想把它扔掉，却徒然。

1337 凡临终最后一刻所发生的事，都长久留下，才渐渐消散——有话这样告诉我。1748年3月14日。

1338 我所认识的、曾与之说话的人有多少

生前认识、已经死了、又与之说过话的，约三十人；圣言里记载、为人熟知的，也约三十人。

1339 凡要成为完全的，也须披上身体的形相

我与灵魂谈信仰的果子——也就是仁义的行为；仁义的行为好比身体的形相，信仰是它的灵魂。宇宙里凡完全的，相对而言也都须有身体的形相；人生命里的一切也都像人——整个天堂里也一样：灵的天堂好比身体，每一个灵也一样；其余亦然。1748年3月14日。又说：身体就其本身看，相对灵魂几乎算不了什么，不过是顺从的、奴仆的；而这顺从的、奴仆的身体，却包含着先前的，仿佛也是灵魂。

1340 整个天堂既好比一个人——先前已显明（见第488、499节）——诸天便按秩序好比生命或灵魂，灵的天堂好比身体；它也须像人的身体一样：作奴仆，好从诸天、从唯独是生命的主领受诸善。灵的天堂既是这样，便享用诸天的诸善；那时诸天也只以为灵是他们的身体——正如灵只以为人的身体是他们的。这些话是从天上、对天使与灵说的。1748年3月14日。但许多人——尤其是灵——不愿作奴仆，只愿作自己的主人；他们不愿领会这些，或者说领会不了。

1341 既是这样，一切诸天便是一体；灵的天堂若也是这样，也是一体。但它还不是这样——如先前论蛇伤脚跟所说的（创3:15）。

1342 未受教的灵以为自己用嘴唇与我说话

生前认识的某人与我说话时，我仿佛看见他动嘴唇，像用嘴唇说话。我对他说起这事，他说自己确实用嘴唇与我说话。我回答：灵没有嘴唇，也就不能用嘴唇说话。他仍坚持；后来借活生生的演示受教：并非如此，乃是嘴唇的表象，按灵的表象显现。1748年3月14日。因此圣言里“嘴唇”一词表示观念，因而表示思想。

1343 论来生的感觉与表象

蒙福者有种种居所，向他们表象得与生前全然一样，毫无差别，而且带着一切感觉——这看似难以置信，但从已说与将说的一切尽可证实。感觉是什么？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从何而来？出于身体，还是出于灵魂？岂不是出于灵魂？因与身体分离的灵魂，若没有感觉的器官与肢体，还能怎样？还有许多别的证据。有人说这不是真实的，因不像世上那样；但灵魂、灵、天使全然只知道就是那样，带着一切感觉——若触摸，便有触觉。这在我比别人更能证实：我曾有过与清醒时全然一样的触觉，那时却是灵，身体是分开的，感觉甚至更精细。（这些当连同更多证据与演示再复述。）若不然，死后的生命——也就是灵魂的生命——会是什么？没有精细的感觉，便没有生命；人的知性也须是精细可感的：知性观念再小也没有，若不带着同等精细的感觉。所以感觉的锐利按层级上升。尽管在诸天里的人也不把这类事放在心上，几乎当作无有，并不注意——一注意，立刻就有。

1344 论来生里他们的居所

来生里也有美妙壮丽的居所，世上任何建筑师都无法为自己设想——超越宇宙里一切技艺。世上精巧的宫殿，无论形式还是装饰，都算不了什么；总之超越一切想象，而且变化那样多：一个比一个更美、更华、更壮丽，接连不断。

1345 昨天我看见两处：一处有大厅，又有长长的拱廊从那里通出；大厅一开——极宜人——立刻有灵迎上来拦我，不叫我进去。

1346 后来一层层台阶显现，极壮丽，带着向上延伸的壮丽墙面，壮丽到我从未见过同类；又有无数变化——因这里世上的技艺与壮丽等于无有。1748年3月15日。

1347 论狂怒的一群，或狂怒者

在世上不断吵闹、偷窃的人——像最下层平民里许多人：他们不思想永生，因而也不信；几乎一直活在争吵与敌意里，惹人、用种种方式辱骂、伤害人，并从中取乐；一有机会便偷窃。还有内心同类、外表却较斯文的——因教养不同，又怕法律的刑罚。这些人死后变成仿佛狂怒者：显为赤裸的男人或女人，头发四散；头发在四周剪短，不披到背上，乃像扫帚一样围着头。

1348 他们赤裸，有的只到肚脐，下半身便不显，只像一团暗云——因他们没有腰部所表示的那些东西。有的显为赤裸却瘦弱；这些是较斯文的：彼此打招呼，这样绕行，又从背后回来，一见面便打招呼。他们内心是那样的人，却想保持外表，心里怀着同类之意——所以也在那一群里。

1349 至于最下层的那些：他们彼此冲撞，手抓住别人的胳膊，这样惹人；又跳到别人头上，再经这些人、那些人短短地折回来——总之按他们生前所有的一切变化；却不用拳头打架。

1350 此外他们的脸那样丑，无法描述：是怪物，按他们种种心思各不相同。

1351 他们中间有一个据说作首领的，替他们说话，求人怜悯他们。其中也有些人在肉身生活中从圣书学过一点——因听过讲道；尽管当时听过一点，一回到自己的同伴里，仍变成一样。

1352 他们显在左眼的平面上，有一段距离，稍偏左。

1353 那些标榜圣洁、却行恶的人，死后的生命

有些人标榜圣洁，这样劝服别人——因外表显为圣洁，内心却是残暴的狼（参太7:15），没有良心；用种种借口、手段与诡计，贪图邻舍的财物；若能下手、只要不怕，便夺去；又劝别人——甚至劝君王与首领——去掠夺别人的财物。这些他们毫无良心地做，尽管外表标榜良心。

1354 他们用诡诈进到左眼区域——左眼表示知性——又走向视丘会合处，也就是另一只眼的神经会合之处：右眼表示圣洁；在那会合处，二者结合，只是不提怎样结合与连结，便连在一起走开、坐下。后来又分开（他们怎样连着坐、又怎样分开，方式亵渎，不当提）。一分开，便头朝下翻转，头被塞进桶里；却连桶一起竖起来压在头上；他用力想脱掉，却徒然；一得释放，又再被裹进桶里。愤慨也加重——因这样像在监里，看不见东西；便这样悲惨地受罚——因他的知性污秽了圣洁。1748年3月15日。

1355 灵对自己关于灵魂的判断很容易受骗

关于审判，先前已见（第921–923、1220节）：他们会怎样受骗，可从这里看出——灵魂若在某个同伴里，被那同伴及其他人引进某种情感或欲望，他们便用说话来考察，又叫他也说话——这很容易。一听见他的话流畅无阻，仿佛出于他自己，便判断他就是那样的人；其实那时说话的仿佛是那情感或欲望，他本人并不那样。任何一个灵魂都很容易被引进这类情感或欲望的状态，那时便从那欲望的状态说话，仿佛出于自己；于是他们立刻对他的生命下判断——这判断有时是假的。在对灵魂的考察里我观察到同样的事，在我自己身上也一样——凭活生生的经历。所以唯独主知道人与灵魂的内层与更内层。1748年3月15日。

1356 内心诡诈的人会出乎意料地从同伴里被甩掉

世上有些人毫无良心地想伤害邻舍，外表却显出正直的脸；为种种缘故极力小心，不叫人看出自己是那样的人；又怂恿别人去伤害，只求自己看起来清白。这类人钻进灵的同伴，与他们同坐交谈；那些灵只以为他们内外——连心思也——与自己同属一个共同的同伴。

1357 可一旦有突发之事忽然击中或改变内层，他立刻从他们中间被甩掉——心思便暴露，或已暴露出是假装的。在种种场合也这样被揭穿：比如忽然出现某种不光彩的表象，他便忽然被抛出去做那事——像扑到停尸桌上之类；这样便认出他是怎样的人。1748年3月14日。情形各有变化——因这样揭穿他们的灵并不善。

1358 舌头表示什么，谁构成它的区域

舌头既通向肺，也通向胃，兼顾二者，因而仿佛表示通向属灵与属天的门厅：肺表示属灵的；胃既属于心——为血供给养分而服事心——便为属天之物作门厅；还有别的缘故。人能说话，也多亏肺。

1359 因此舌头如今表示对真理的情感：情感是属天的，真理是属灵的；凡享有对真理的情感的，便构成舌头的区域。

1360 恨恶真理的人——比如恨恶内层与更内层的——便与构成舌头区域的那些人相反。灵中间有爱真理的——无论内层还是更内层，即便并不领会；灵中间也有恨恶真理的，缘故种种；而且是那种无人会怀疑他们这样的灵。

1361 因此他们长久搅扰我——好几周，乃至过了一个月——诱导一种仿佛发痒、或那样的危险感：要把我的舌头从牙缝里拉出来切断。我长久抱怨：竟会有人被这样的发痒或冲动搅扰，简直难以置信。我固然知道从何而来；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恨恶真理的人——他们只爱字义；那时便信靠自己的功德，又想凭某些逼迫配得天堂——还有许多别的缘故。1748年3月14日。

1362 灵——以及天使——对应人身上每一个肌肉

奇妙的是：几乎很少有人能相信——灵与天使对应人身上每一块肌肉；不但是灵与天使，还有灵与天使的群体；同一类的群体越多、群体里的人越多，便越好、越有力——因同心合意的群众里有力量。他们既都行动，行动的努力便落到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灵上。这事固然难以置信，却仍是最真的：诸天这样对应人，人也这样对应天堂，并可称为主的国——因神的国就在他里面（参路17:21）。

1363 事情是这样，我凭活生生的经历受教：向我显明——主管额肌的怎样作用到脸上，主管颊肌的、以及主管颏与颈的怎样作用；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时行动、或努力行动到脸上，各按自己的方式、按肌肉的动作。

1364 由此可知：每一个人都分得自己的区域；变化是无限的，又全体和谐——像人里面的整体与各个一样。整体便由种种变化的和谐组成。又可知：凡承受天堂的人，早已被预见并预备好，成为这最大之人的部分，因而在主里面；天堂也绝不会关闭——哪怕直到永远；因同伴里的人越多、同伴越多，便越好、越有福、越坚固。1748年3月14日。

1365 同样也有对应舌头肌肉的；但灵中间恨恶真理的，仍比被真理感动的更多。

1366 论圣灵

凡被人分明觉察到被某个灵推动、尤其当灵与他说话时，人便以为那是圣灵；一切狂热者都这样以为。其实那时是污秽的灵，他们却称之为圣灵，甚至崇拜敬奉。那些灵也爱这样，自以为因此就是圣灵——别处可见（第4、148⅓、423节）。

1367 至于主的灵——也就是在诸天里的那些——他们不愿被称为圣；所以不自称圣灵；他们的圣洁唯独是主。诸天并不圣洁——先知似乎也这样说（伯15:15）。所以圣灵若指天使或灵，便不当敬奉，更不当崇拜：因他们都曾是人，被引进诸天，又借较低一类的灵与人说话；凡属神性的——无论大小——都是主的。

1368 主吩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太28:19），所包含的就是他自己：因父在他里面，圣灵也在他里面——天使或诸天的圣洁是他的；这样是一。1748年3月14日。

1369 污秽与邪恶的灵非常愤慨——如今仍愤慨——因我不愿承认他们是圣灵；甚至威胁要惩罚我；起初这样威胁，在我还不知道时曾叫我非常惊恐。后来受了教，我便当着整个天堂、当着听见的天使大胆这样说；真正是天使、以及被分别为圣的灵，都为此作证：他们绝不愿被称为圣灵——因圣洁唯独是主的。1748年3月14日。

1370 因此圣灵从主发出，也是主差遣的，因而是主的。天使与灵那里的圣洁是主的属己；天使与灵的属己则是恶与污秽——这有许多事证实；关于这事已举过许多经历。人绝不圣洁，除非承认圣洁是主的、不是自己的；不承认的，无论在最小的事还是最大的事上都是亵渎的——这是人的、也是他的灵的、乃至天使的属己。但承认的，主的圣洁便借信仰归给他；信仰也不是人的、灵的或天使的，乃是主的。人借信仰被称为圣、被称为分别为圣或圣徒时，显然：那被称为圣的灵的圣洁，唯独是主的。

论心高气傲、信靠自己、因而不愿承认内层与更内层真理——除非这些真理仿佛经他们、从他们而来——之人的荒废之罚

（他们在来生的状态，由关于那灵所见的事表象出来，当注意往后约三页，见第1373–1389节。）

1371 他们的荒废之罚之一是：被某种仿佛毛布或羊毛帷幔裹住，裹到相当紧，手脚与身体像被捆住，脸也被遮暗，叫他们看不见；这样按身体被裹住。

1372 同时又灌进他们一种欲望或热望，想从里面挣脱出来——因在帷幔里的人多半被吹进这样的热望，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那时也给他们机会挣脱：像人被布裹住、转了几圈之后开始往外解那样，往长处解。可他一解，便继续往长处走，不断解，却总解不完——解脱还在继续、还在延长，以至他一直盼着已经解开了——因原先裹得并不那么多——却仍继续，叫他解不开。

1373 有这样一个被那样的羊毛帷幔裹住——这事就在我近旁作成；他一解，便斜斜朝左、朝较低的地、朝深处滑下去，在木匠所在之处上方的另一边；他被送到深处，其间仿佛借反向的旋转想升起，又再朝深处去，却徒然。

1373a# 甚至他的手也显现，从身体解开了：先是左手向上伸，他抱怨说自己失去了手；过了一会儿，右手也仿佛同样解开。有话告诉我：若不收回双手、叫它们回到身体，便是徒然——他仍信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气。

1374 这被裹住的人，因在生活中惯于恶与逼迫，那时又满足于准他忍受这些——出于由此养成的性情——心里显得平静；他说那是他的习惯。此外也被诱导说了许多话，好知道这惩罚有怎样的效果：看他是否说自己能忍受。他也被迫说：自己里面无非是污秽与属魔鬼的。

1375 其间仿佛看见一位天使在天上指挥这惩罚——像木星上惩罚时天使在头顶上那样（见第542、569、622、627节）；这里也在天上显现，指挥灵所加的惩罚；那灵也觉察到了。

1376 后来他的脸向我显出，在那样强的光里，像在白昼；也显出他脸上在生活中怎样变了：眼周布满皱纹，样子很讨厌；鼻子更尖了——年龄使他鼻子几乎所剩无几，只剩一点鼻翼，眼周皱纹增多到丑陋。据说他生前就是这样，好叫他也因脸的丑陋反省、离开心里的高傲；那脸是他心思的记号。1748年3月14日。

1377 续论同一人：他说愿意罢休，却仍做不到

这同一个受了那惩罚的人，几次说愿意罢休，在恐惧里也能觉察到他愿意；可那东西粘在里面，叫他做不到。所以为叫他也能做到——正如他能领会那样的恶行是怎样——便用惩罚逼他也能做到。据说如今同类或相似的惩罚已加给他十次；先前我也看见他在帷幔下（见第1373节），却仍纠缠不休。如今已过了十七个世纪，他还是那样；他在那些朝前方、在左眼平面上的人中间——他们恨恶内层与更内层的真理；却有分别：因他心高气傲，自以为有大力——若能以为那些真理出于他自己，他倒会承认。1748年3月15日。

1378 这同一个也极其轻看别人、抬高自己，以至崇拜自己。他轻看别人、抬高自己，我分明觉察得到；若松开他心里的捆锁，他的傲慢会升到那样高，以至想被人当作主来敬拜——因生前受过一点苦，几乎不愿承认是主在扶持他。

1379 论水池

因此后来他被带到水池那里——几乎在对面，朝前偏左，与身体同在一个平面上；那时把水池周围那些怪物与可怕之物指给他看。

1380 水池很大，长大于宽。近前的岸上有可怕的蛇类怪物，以及住在水池里的同类之物，带着有害的气息。至于怎样的蛇或水池怪物，并未看见，只听说有那些；只看见某种黑色之物，散出恶臭。

1381 在左侧、也就是左岸上不远处，有吞食人肉的人：彼此相食，牙齿咬在别人肩胛上，这样填自己的饥。

1382 再往左、离那地方更远、在左岸上，显现巨大的鱼——称作鲸鱼——是怪物，吞人，用腮撕裂，试图吞下又吐出。

1382a# 极远处、也就是对岸上，显现极丑的脸，尤其是老太婆的脸，怪物到无法描述；先前也曾向我显过那样丑、丑到无以复加的脸。在那里乱跑的，当称为疯狂。

1383 水池右侧、也就是右岸上，有人用残酷的器械彼此杀害；器械——不当称作兵器，乃按他们心里的残酷各有不同——他们仿佛这样彼此伤害、彼此杀害。

1384 水池中央乃至处处都是黑的，像某种可怕的淤积，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泥。

1385 刚才说的那灵（见第1377–1378节）被带到那水池，好叫他看见那些可怜者的惩罚，并自己选一种；他选了鲸鱼那里；可他所贪求的不准给他——仿佛有话从某人宣告他的律：他所贪求的他得不到。

1386 他却被送进水池，浸在里面，在那泥下被带着走，或不如说像波浪一样翻滚，过了相当长的空间，有时像在有拱顶的地方；从前方到对岸，又到左侧——几乎到吞食人肉的那里（见第1381节）。那里显现仿佛金色的气，绕着弯曲；他终于到了那气那里，被举起来；那举他上来的金色气在下面延续着，那时他自己却不很显现，尽管仍在那里。我以为那金色的气表示某种良善；可有一个被派到那里的灵说：那从他上升时延续下来的金色气，像女人拖在背后的裙裾（瑞典语叫 Slap）一样被掀起；既掀起，便说里头含着污秽，像生虫的。于是表示：他里头有那样带着傲慢的自信——在他们看来像金，其实极污秽。1748年3月15日。

1387 论向这同一个显现的鱼

这同一个在较低的地里、被毛布或羊毛帷幔裹住时，忽然显现一张桌子，上面有大鱼，带着大嘴；其中一条吞了他——那时他在喊。这表示他爱属世之物胜过属灵之物。1748年3月15日。

1388 他被自己的同伴撇下

他丑陋的脸一显现（见第1376节），便显出他是那样的人——因脸是心思的记号；先前他们以为他有充满威严的脸，于是被先前同在的那些人轻看，被同伴撇下，被送到右侧稍高于头之处，再稍稍下斜，带到水池那里。1748年3月15日。

1389 这同一个灵不断轻看我，却仍离不开我

无论怎样对付这灵，他仍想搀进我所写的，以至离不开那些；尽管心里轻看我——因只要所写的仿佛出于他，他便贪求。如今他又回到我头顶上，说要一直与我同在，并按自己合意的来管辖。这表示：将来会有人虽然读这些文字，却仍留在自己的意见里，按自己的幻象来解释；那些幻象既是属世的，他们便不愿离开——尽管看见真理。1748年3月15日。

1390 来生的表象在世上是实际的

来生的表象——比如可怜者的惩罚——固然显得像幻象，却仍是实际的：因受罚的人有感觉，感到它们，被它们折磨，全然像在身体里、用身体忍受一样——许多事证实这一点。

1391 此外世上也有同类的事：凡这些都实际存在于地上，表示什么便不能不那样存在——比如约拿被大鱼吞下（拿1:17），在世上实际发生；又如埃及的神迹（出7章各处），以及许多别的称为神迹的事。

1392 主的一切表象在世上都是实际的——像植物界的一切对象，因它们表示那些；人也一样，被赋予那样的肢体——因整个天堂实际就是那样一个人。1748年3月15日。

1393 论表示属灵之物的颜色

属灵之物借颜色来表象，从虹以及其他事物、也从经历可知。只说黑与白：黑色吸收一切光线，又无秩序地四散——所以成黑；恶意也一样——黑色所表象的——吸收知性之光的一切射线，又无秩序地四散，以至终于毫无光或白显现。白色却不接受光线，乃反射；那些自以为义、把义放在行为里的人也一样：反射知性或内层之光的射线，并不接纳。别的颜色也有同类情形。1748年3月15日。

1394 属灵之物在属世之物里，属世之物显得像无有

这可从许多事看出，这里只举一例：言语的词语都出于属世之物，言语因而是属世的；言语的意义却是属灵的——或可以是；人觉知的是意义，词语则算不了什么——于是词语或属身体之物只是工具，等于无有。更高的意义也一样：若意义有多层，从中再形成更内层的意义——比如那些意义各用词语标出、或用记号表示——那时它们的意义是属灵的，那些记号或复合的词语——也就是所说意义的复合观念——等于无有。1748年3月15日。

1395 多层意义能形成一个观念，因而形成一个词或一个记号，并被同时领会——这尤其可从属灵的言语看出：那里多层那样的意义形成一个仿佛单纯、瞬间的观念——正如刚才论词语与意义所说的，以及这里所说的；这些与灵说话时只形成一个观念。其余亦然。人那里也有这样的观念：人读这些时，便收在一个观念之下；其余亦然。1748年3月15日。

1396 论水池右侧用种种器械试图自杀的那些人（见第1383节）

其中有些人从那里来到我这里，说自己不断自杀；又说生前就是那样：心里怀着对邻舍根深蒂固的恨，一有机会便爆发，并从中取乐；他们不断爱争讼，挑动邻舍去受审、受罚、受罚款，并从中取乐。若不是法律的刑罚拦着，他们也会公开同样冲向邻舍，撕裂他，试图杀害他。

1397 军旅里那些只爱杀戮与掠夺、并唯独以此为乐的人也一样。至于出于本分这样做的——因把对方当作敌人，又出于命令——情形便不同；我也遇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虽是军人，却在较有福的中间。来生里定罪的是内层——也就是心思怎样，或如人所说，意志怎样。1748年3月15日。

1398 论在地狱之桶里的人

有些人在生活中想比别人优越，无论何事都要作第一；不但热衷在世上作第一，也要在天堂里作至高的，于是不断与别人竞较高下；却同时没有公开的恨，却也毫无对邻舍的仁义。这些人在地狱之桶里；他们却并不恶——凭本能行动，因理性已被除去，便能被随意扭转。1748年3月15日。

1399 来生里有无限的变化

人只知道：简单地说有地狱、有天堂；地狱里有火与折磨，天堂里有幸福——至于这些在于什么，却深深无知。所以人凭世上一般的事来判断它们，或不如说几乎不判断——因只有笼统的观念；有笼统观念的地方，几乎等于没有观念。其实变化是无限的，绝无法描述完。

1400 正如人若只知道有地球，却不知道列国、政体、群体，便不知道地是什么——人从对地上事物的认知才知道地怎样。其余亦然：若只知道人有身体，却不知道身体里有什么，便一无所知；一往里看，看见奇妙，便觉知无限的变化。若只知道自己能思想，便一无所知；一知道里头有无限之物、绝非任何学问所能穷尽，才开始知道。若只知道有某门学问、此外一无所知，便一无所知；一认识那学问，才开始知道：没有一样东西里头不含无限。若说“整个世界”却不知道世界里有什么，便一无所知。1748年3月15日。

1401 “知觉”一词可施用在天使身上

因为“知觉”既关乎知性，也关乎情感，两边都包在里头，所以这词适合天使：他们用这两种官能知觉信仰里的事，一觉察便知那是真的。1748年3月15日。

1402 论在黑暗中的荒废状态

那些自以为凭自己能懂真与善、又靠自己、以为自己比谁都亮的人，其实对真与善一无所知；甚至心里根本不愿去懂真与善。他们也被荒废，方式是进入黑暗：被送进黑暗里，同时又像傻子一样说话，因为同时陷入愚钝。他们出现在头的稍上方，前后不定，叫人不知在哪里；背朝上，头弯着往下看。如今就有些生前如此的人处在这种状态里。

1403 另一些人如今更高一些，离他们稍远一点，说自己在明亮的光里，甚至比平时更亮。于是有人能在周围的空间里处在光中，别人却在黑暗里——正像有人被云遮暗，另一些人却在远处的晴光里。1748年3月15日。

1404 有话告诉我：这表示——那些自以为处在最大光明里、因为自己有学问的人，将在极深的黑暗里；周围的人、或不那么信靠自己的人，却会在极大的清明里。因为处在黑暗里的，正是世上会以为在极大光明里的那些人。1748年3月15日。

1405 论属灵的说服与知觉

正像被主引导的人能知觉当做什么——而且是用别人没法理解的方式——同样，在当知道的事上，他们也被说服，也是属灵的方式，别人同样没法理解。所以即便极像真的事临到，几乎毫无反对、处处都像在肯定，他们仍不被说服，除非有属灵的说服临到；那就是信仰的说服。1748年3月15日。

1406 人只要还以为是自己在引导自己、是凭自己在理解，就不能有那种知觉与说服；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把这类知觉与说服当作无稽之谈，说不定还会把它们归入狂热一类——凡他们不能知道的，就以为不存在。即便生前是教师的人，到来生起初也不肯信这些；后来才在知性上承认：经验向他们显明这些在来生的灵魂里是有的。至于肉身里的人是否也能如此，我还不知道。1748年3月15日。

1407 有极分明的知觉赐给我，一连几周乃至几个月：灵按他们的意思领我走街巷、绕圈子，他们什么也不说该往哪里去，也不把想法塞进我思想，只是分明地这样领着我。由此可以推知：还有一种不那么外在分明的内层知觉。

1408 那些说自己被主借圣灵引导去思想、去讲道的人——几乎所有教师与祭司都这样说、这样承认——若仍没有这类知觉与说服，那么他们尽管这样说，其实并不信。由此可认出：哪种信仰单在知性里，哪种才是真的。1748年3月15日。

1409 那时他们以为——灵魂与灵也这样说过——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没有一样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其实这大错特错：那时他们才第一次真正知觉、真正知道。

1410 再论羊毛的帷幔（见第1371–1376节）

有一个灵被羊毛的帷幔裹住，这回更薄、更偏白。同样从我头一带起，往左下方朝较低的地伸去，在仿佛木匠所在之处的上方，却不那么深。卷数不多；但她一往回卷，就总也到不了尽头——因裹得不多，总抱着希望终于能解开，却是徒然。甚至她自己也往外解，解到几乎不剩什么轴或身体，却仍在帷幔里，就被这样抽着。

1411 至于解开与卷入的方向与方式，有许多种：起初朝较低的地，像上所说，在木匠所在之处上方解开；又回来；有时并不卷入，只是一抛到我这里，中间整幅帷幔自由飘着；又朝前、在头稍上方的平面上活动——这样变来变去。

1412 后来这帷幔变成更厚的，像地板上荷兰席一类的垫子（若我没记错）；又变成偏黄的帷幔。末了，因她还不肯放下那份执拗，就被完全裹进那样相当厚的一卷里，抛到背后，仿佛被扔出去了。后来又靠近我，竖着放，仿佛在另一根轴上转，这才得释放——此后她说话了，我觉察到她在强迫自己不要再那样，这一回就改正了一部分。

1413 但要注意：种种毛病连同它们的幻想，是借帷幔来表象的；尽管对裹在里头的人显成这样，真正作成这些的仍是内层。内层怎样变化，在旁的天使看得清楚，帷幔便照此成形；按内层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这个人与那个人不一样——旁观的天使都看见。

1414 她为什么被帷幔裹住，我从先前的事推断：因为愤愤不平，别人没有给她足够的尊荣——她自信属于更精明的一等、高出别人。既被这种欲望抓住，又极信靠自己，用话也改不过来，就被送进帷幔。若还有别的原因，是否与先前被帷幔裹住的那人相似（见第1371、1377–1378节），我不很清楚；也许出于同样的性情，也曾在那种人中间：不愿知道内层与最内层，又心气高傲——如今我觉察到这一点。所以有相似的惩罚，又按性情与空想的力量而有种种变化。1748年3月16日。

1415 论另一地球的灵，我以为是水星的

有灵来到我这里；他们的性情可以描述，因为他们构成人里面所谓内感的那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记忆。

1416 他们来到我这里，查问我记忆里有什么。当唤起我曾到过的种种地方，以及街巷、房屋、圣堂之类时，他们绝不想知道这些，却极机敏、极灵巧，立刻唤起在那些地方发生过的事——凡我在那里时发生的，他们都唤起来，并不停留在地点、房屋、圣堂等属于地方的外观上。人平常也是这样：一想起某个地方，那里发生过的事便跟着上来；事仿佛附在地方上，常与记忆同在，却不内在于地方本身。所以这些灵巧妙地略过地方，立刻唤起那些事，并以之为乐。也有话告诉我：他们不被准许注视

地方，也不注视物质的、因而身体的、属世的事物，乃立刻略过，只看那些真实的。由此后来能看出他们来自另一地球：因为他们不愿留意任何身体的、属世的一类事物，只留意所行的事；我们地球则不同，以身体的、属世的为乐，所以他们也比我们的灵更敏捷，迅速掠过。

1417 总之，因他们不愿留意身体的、属世的、较粗的物质事物，我被许可知觉到他们来自另一地球；后来又因他们也不留意借这类身体、属世之物所表象的事——不像古代教会的人那样——所以他们也不是来自古代教会，乃只愿抓住与这类事物分开的种种认知，并以之为乐，由此也有他们的敏捷。

1418 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认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内感——因为他们只以认知为乐，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事物的记忆，较纯的想象或观照从那里出来——见下文。

1419 后来我看见一团相当大的洁白火焰，欢快而洁白地燃烧了一段时间，表示还有同类、却更敏捷的灵要来。

1420 他们一靠近，就更快地掠过我记忆里的东西——因极其精微、极其迅疾，我没法知道他们认出了什么——只说“是这样”，叫我觉察到他们仿佛知道这些，并这样查问。

1421 因此他们像火焰一样掠过精微之物，并以此为乐——比如我在诸天所见的那些，他们说自己知道。我对他们说：也许你们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因为灵从人的记忆里知觉到的，就以为自己知道、并且一向知道。但我仍觉察到：在后脑平面稍偏左后方，有一大群他们一同这样知觉；他们能有这样的认知，因为只留意事物、因而留意内层，不愿停在外在上——灵的记忆就是这样。

1422 我问他们来自哪一地球——既已看出不是我们的——他们不肯说，也不肯说自己曾披过身体；因他们不愿思想自己曾在某地、曾披身体：这与他们的原则相违，不许思想、更不许谈身体的与地上的事。我向他们表象草地、庄稼、树林、河流时，他们立刻把这些扭成几乎相反的：草地弄暗，仿佛塞满蛇；水也弄黑，叫我不愿看清澈的水。我思想何以他们的水那样黑，听见说：按他们的规矩或律法，不许思想这类事，只许思想真实的事，好叫他们领受天上发生之事的认知，而不是地上的。

1423 我对他们说：不该这样改换对象来遮掩这些，因为那不是真诚的。他们不大在意。于是蒙许可把这类事比作绿色——绿色本是那样——并非出于虚假与诡诈才这样做，乃出于他们中间的某种规矩，同时也能觉察出他们在遮掩。出于恶意才这样做，才是诡诈与虚假；出于规矩则不算假，因为也被知觉到。这些是他们自己塞进的。

1424 我也蒙许可知觉：他们在自己地球上的生活就是这样——毫不理会地上的与身体的，只理会身外的、像天上的那些；他们与灵交谈，灵把天上的事教导他们，所以他们以属灵的认知为乐。因此当他们从我记忆里唤起许多事时，说“是这样”，并加以肯定，并不知道我还在身体里。

1425 我向他们表象诸地球——因他们说不出自己来自哪一地球——他们说自己知道有许多地球，也知道与各地球居民有关的事，因为他们以认知为乐。我只用属灵的方式表象所谓水星与金星时，他们把视线引向金星；但我能觉察他们想遮掩，因而他们是来自最靠近太阳的那颗行星——那里的人就是这样，极以认知为乐；从靠近太阳这一点，我也蒙许可这样知觉。也就是说：他们大体构成内感，因而构成内感所属的那些，也就是认知。

1426 有一个灵能敏捷地与他们交谈——因我还在身体里，不能那样快地向他们表象事物——与他们说话时，他们固然说“这好”，却立刻评判：这个太文雅，那个太机巧，这样那样，总之不认可这些出于他们的心思。这也正是内感的特点：内感有自己的知觉，立刻凭自己、凭自己的性情来评判。从这感官的知觉也可推知：他们在最大的身体里构成内感。

1427 他们也不愿把所知道的教导我，总想改换成别的。于是我问：他们是否教导自己的居民？借内层感官得着回答：同样不愿教导他们，却仍加以探察——我以为是为了养活并增大求知的欲望；若事事都答，那欲望就没了。所以他们的灵被保持在不愿告知的状态里，居民却仍以种种方式被他们探察。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并非事事都知道真理；若全是真理，便没有对立面，思想也就没了——思想正是借对立面而变化、活动、存活的。

1428 我借内层感官与他们说话时，他们比我知觉得更多。我用内层感官说：这类事物必须存在，因为主这样安排并一直安排着万事，叫无处短缺，也叫不可能有更完全的；所以人要活着，这也是必要的——内层感官所带的，比这里用话能表达的更充分——那时他们说：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因是从主来的，他们大为惊奇。

1429 我同样向他们暗示：难道不想用自己的认知做一点功用吗？单单以认知为乐是不够的；认知看着功用，功用看着目的，如此等等。若只停在认知里，认知本身对他们没有功用，只对别人有用。我们当从认知去思想——他们能思想——却要从中作成功用。他们仍说：他们以认知为乐，而那就是功用。

1430 我向他们表象我们地球上大小的鸟；起初他们想改换，后来却以之为乐——因为在灵面前，鸟按本性表示思想。

1431 他们那些最初在我这里的灵，我留不住他们停在地方、房屋一类的表象上时，便表象一些极美的地方，有许多灯与灯盏；他们就停在那里，被吸引住，尤其也许是因为那些灯。

1432 他们居民中的一个人向我显出，与我们地球的人并非不像，穿着暗蓝色的衣服，表示他们的性情；袖子宽大，几乎像我们这里，带着英格兰那种不用袖口的袖式。他们的人是否真这样穿，我不知道，或许只是性情的表象。后来我再向他们表象这样穿戴的人时，他们只说：他认识他们，或认识我们。

1433 如今他们也不断地想把这些认知——也就是这里所写关于他们的事——改换成别的；因他们不愿我知道他们知道的任何事，却想从别人那里知道一切，永不知足。他们说：认知是那样无限，绝不能穷尽；他们总在多学，却仍有无限是他们不知道的。

1434 这类灵与那些从外层唤起内层——也就是唤起对应之物——的灵全然不同；后者尤其是我们地球天使所共有的。因我们地球的人尤其陷在身体的、地上的、属世的、物质的事物里；等到成了天使，便唤起对应的内层，毫不理会外在。水星的灵不是这样，他们只理会附着或附带的那些——比如人在那里时做过什么，也就是常与地方记忆同在的那一类；他们也说不以这样从物质生出的内层为乐，不愿看鞘，只要从鞘里抽出的事物。1748年3月16日。我们地球上不能有这样的灵，因为这里人人爱、也曾爱一切外在与物质的事物；所以我们地球的灵不能与他们同在。

1435 我们地球的灵也好奇，也想知道许多，却尤其是地上的与物质的；主把他们带回，叫他们认识并渴慕对应的内层。所以我们地球的灵较粗、较慢，又被身体的欲望沾污；这些欲望须先荒废，他们才能领受内层；须全然荒废到厌恶它们、以之为无有，才能以内层为乐。因此我们地球的灵尤其构成身体外在肢体的部位。1748年3月16日。

1436 论扎下根来的信仰种子

信仰的种子，借着认知及其种种衍生或萌芽，在人、灵魂、灵、以及天使里面扎下根来，是这样的：一旦这种信仰的真理被种下，便渐渐生出更多真理，仿佛占满整个空间，虚假渐渐被噬尽。因初初受孕的信仰真理会生出许多，像泉水分出水流，像树根在地里伸展，又像块根向内扎根，终于扩展开占满空间，把挡路的噬掉。人里面首先抹去的是恶，否则种子种不下去——恶是稗子，根铺得极广，把好种的根压住。然后种下的是对信仰真理的说服，由此生出衍生的说服，并与别的认知相结合；再来是对真理的爱，于是无限扩展，结出果子。

1437 但要注意：唯独主播种真与善，也叫它们萌芽生长。所以若不是信仰的真理，就不能扎根，更不能生长，乃是稗子的根，把它们压住，却并不拔除；留着，等到稗子被根除时，好叫它们生长、萌芽。

1438 还要注意：这类认知这样灌进来，并非靠人的意志钉进记忆——那样根扎不深——乃尤其在人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作成，叫他竟不知道自己已经学了；特别是借着听见，加上主所赐的一点轻柔反思。1748年3月16日。

1439 也不该试图凭自己、或凭别的爱——也就是自我之爱或世界之爱——去取对信仰真理的爱；那样扎不下根。唯独主注入这爱。1748年3月16日。

1440 种子多得无数，因为是信仰的，于是关乎一切属灵与属天的事；但那普遍而唯一的种子——其余都在其中按秩序排列、从属——乃是：唯独主治理全宇宙，他是一切真与善中的一切；而人、灵、天使就本身看，都是无有。1748年3月16日。

1441 论水星与金星的灵

他们说自己很清楚有许多地球，因为有种种他们不能与之同在的灵，所以那些灵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地球的居民。

1442 此外我与他们谈起绵羊与羔羊，他们不愿听，因那是地上的。但对他们说：羔羊表示无辜——既表示无辜，提羔羊的人思想的就不是羔羊，乃是无辜——那时他们说不知道无辜是什么。再说羔羊是“认真庄重”一类，他们也不要，说不知道那是什么；却知道什么是“和气可亲”，并力求成为那样——这与内感相合。那些升不到认知之上的人，也不知道无辜是什么，只知道这个词，或许有人把它与婴儿及其无知混为一谈，以为知性大的人不可能有无辜。所以内感，也就是单只关于天上之事的认知，领受不了更内层的，更领受不了最内层的，比如无辜是什么；适合他们的是和气可亲，也就是以认知事物为乐，并以此为荣。

1443 我还看见：水星居民的灵——他们只构成内感——许多人仿佛聚成一团，又仿佛展成一长串；但因他们许多人不愿朝我们这边、朝我们地球伸展，便像一支大军向右回旋，再转过来，靠近金星。到了那里，他们说不愿在那里，因为知道那里的人极坏；但我受教，蒙许可知道：他们所以称那些人为极坏，是因为那些人说自己是无有、是牲畜——这正是水星地球来的人所厌恶的。于是他们转到金星另一边，说这里有好人。于是仿佛从边界起，左右环绕，几乎围住了那整个地球，也就是那地球的灵。

1444 要注意：在天堂里，少数人就能表象成仿佛是全体；由少数人构成的某个球，也能表象成整个地球。天堂里的表象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都是整体的形像，少数人便是全体的形像。

1445 他们围住金星，是为叫最内层能借内感与外层相通；否则就没有相通——正如外层借内感与最内层相通，又如所谓的内层记忆，也就是内感，若不在，理性之间就不能相通。不明白这些的人，也不明白人怎能享有理解的官能，也就是思想、判断、推论，终于决断与意愿；因为这些并不从物质观念的记忆流出——那种记忆直接由外在感官生出，或借外在感官生出。

1446 有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主，是否知道曾应许给他们一种认知，比他们现有的一切认知更大。他们知道有过应许，至于是不是这个，还疑惑。向他们显出仿佛太阳一般的东西，他们却说那不是主，因为看不见脸。探问到此为止；爱赤裸认知的内感不能再往前认识，于是他们被接向金星地球来的那些人。

1447 那些以为整个灵与天使的天堂只由我们这一地球的灵构成的人，真是心胸极狭、可说是愚昧：这里人那样少，在主的全能面前简直等于无有；即便有成万个世界、成万个地球，也仍等于无有。那些因为主在我们地球成了人、受了苦，便否认别的、以为唯独这地球认识他的人，也是疯狂：其实宇宙一切地球都承认唯独他。

1448 水星的灵，也就是内感，仿佛围住金星之后，我在脑内层感到一种变化；周围的灵也承认，因为那时作用更强，内感被更多唤起。这变化不容易描述。

1449 金星朝我们这边的居民仿佛对自己的救恩绝望，说自己是牲畜、畜生、可憎之物、仇恨——并非实际杀人，乃是对邻舍怀着仇恨，因而被定罪，无法得救。处在这种荒废里时，他们也发出敌对天堂与救恩的可憎言语，因为绝望；我常经验到，起初以为出于地狱的狂怒，其实出于处在这种绝望里的人。这对他们是被宽恕的，因为那时仿佛疯了；但主这样节制，叫他们的辱骂不超过某些界限，好仍能得救。等到走到极端、受尽极端，他们便得救，因为身体的部分那时已经死了。如今所说金星这一边的人，据说本不是恶的，乃是单纯的：他们不信主自己，乃信某个至高的创造者，没有什么显著的、或作中保的主。所以金星上这样的人被如此荒废，也如此得救——先受教：唯独主是中保与救主。如今他们承认：没有代求的神，他们绝不能得救，因为污秽、不配。于是其中一些曾在极端里的人被提到天堂、在那里被接待，温柔到叫我眼里流出泪来；他们说自己不配——因说过那些话，还有别的所想的——并挤出眼泪。

1450 据说金星的居民是巨人，我们地球的人只够到他们肚脐。他们也较愚钝，不问什么天堂或永生，只理会自己地上的事与牲畜的事。他们住的地方，白天不在外面，乃在夜里，因太热；所以他们活在黑暗里，也在黑暗里看见。1748年3月16日。

1451 金星这一边居民的灵与我谈过一部分，一口咬定说自己只是山羊的牧人，只有角不太大的牲畜。向他们表象绵羊时，他们说没有那样的；表象山羊时，他们说那就是自己所牧的——他们愿被称为牧人。较大的他们固然知道，却没有。

1452 那地球上的人极其单纯；但要注意：这些单纯而愚钝的人，是由金星这一边来表象的——位置只表示他们的性情，并非人人都这样。

1453 从金星另一边来的，是敬拜主的人。有几个从那里来到这里，在头上方，说他们承认、也一向承认唯独我们的主；他曾向他们显现；他们相信他就在他们中间，甚至相信他在他们中间行走——他们这样向我表象——他们看见他仿佛在他们中间行走。于是他们把主表象成仿佛活生生地在他们身边行走。他们还说自己只是牲畜的牧人。

1454 水星地球的灵构成内感，并不停在一处，也不停在某一地球之灵的气场里，乃游遍宇宙，自己也不知被带到哪里。凡遇见爱物质、地上、身体之事的灵，他们就躲开，转到听不见这类事的地方——正如内感就本身看，不爱外在感官的事物。已知：内感要运作，必须从身体感官抽离；若不把这

些从身体抽开，内感就不能运作。所以外在感官与物质观念的记忆遮蔽、甚至熄灭内感运作的官能；因此他们也不能停在我们地球周围，乃是躲开。他们与我说话时，我也在自己里面觉察到：内感仿佛从身体感官被抽开，几乎失去身体感觉，甚至写字时有片刻几乎看不见——他们的作用就是这样。不能称他们为内记忆，因为他们里头有一种官能，或者说内感赐下思想的官能——如今我受教如此。我几乎不能用词语与他们说话，除非借一种主动思想的样式，那比词语的言语他们懂得好得多；词语他们厌恶，也不愿听。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过于是内感——他们这样说——却没有判断的官能，只是单纯以认知为乐；但仍可单纯称为思想，因为内感离不开思想。然而思想与判断大不相同。判断的思想他们没有，因为他们不从功用与目的、也不从目的来推论。

1455 水星地球的灵成群结队地走；如今更多人聚集，仿佛结成一团，主这样把他们联合，叫他们仿佛行事如一，同一感官或同一心思——否则像内感一样容易散开，必须由主维系为一。他们说话时，或说有灵把他们所想的说出来时，整团仿佛一起大波浪似地动，动得我的右脚也仿佛起伏，连脚下的地也是——意思是：人不能没有内感而单靠知性活着；脚因行走，表示身体的生活。

1456 水星地球的灵如今离我相当远，借灵与我说话，说他们已经聚集、结成一团，正走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气场，进入星空；他们以为那里有不理会地上与身体之事的人，他们要寻找，并愿与之同在。

1457 但要注意：无论他们在宇宙何处，作用仍是一样，像内感一样；地点与距离无关紧要。那作用着的力量、那倾向，散布到一切具有这类感官的主体上。只因我们地球居民的内感只往下作用，搀和进地上的与身体的，不能与它们分开好往上升、或抽象地运作，所以他们不能停在这里。他们在宇宙中行走就是这样；也不许他们像在场一样作用，除非对那些将要与灵说话、因而能离开身体感官观念之运作的人。

1458 他们也承认主，自己也承认过；但这只因他们是认知——思想并不更深地进入，直到进入属灵的状态。尽管认知丰富，他们却比别人更难被带回信仰，因为不以判断、也就是判断的官能为乐；正如他们如今所说，那样会扰乱他们；一想到这个，便感到困扰。1748年3月16日。

1459 水星地球的灵有几个被别人打发来这里，打听这里在做什么。我们地球的一个灵对他们说：要告诉自己人，只能说真话，不可像往常那样向发问的人抛出对立面，否则要受罚。那派他们来的、离得远的一群回答说：若为此受罚，就人人都要受罚，因为他们做不到别的；在自己地球上对求问的人必须这样答——因那些人不该知道他们想知道的，更不该知道地上的与身体的事。他们这样做并非存心欺骗，乃因本性如此；他们并不说谎，只是把对立面抛进对方的观念里，好叫对方罢手。若存心欺骗才这样做——他们如今说自己憎恶那样——情形就不同了。听了这答覆，那灵便安静了。1748年3月16日。

1460 关乎将要到来之事、以及人的内层与最内层教义的征兆

先在梦里表象：我被监禁，又从监里逃出。这样醒来之后，有灵像追我似地追着一个人；我看不见、也觉察不到那人就是我，他们却喊：这回抓住了，这回没抓住——因他在逃，别人也看着追不追得上。他们以为是我，而我却醒着、并不觉察，可见他们还在继续做梦。终于追上了，喊说抓住了；于是那灵来到我这里。

1461 后来看见一个人，脸是黑的，肩膀一带上下残酷地溅满血，样子可怜；他用那黑脸仰望主，那时却没有救助。

1462 这些似乎表示：有学问的人是外在的人，只领受并教导外在的事，于是死抠字句，按自己的心思解释，时而取外在、时而取内在，这样扭来扭去，两面意思都用，好偏向自己的意见——这里似乎指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逼迫圣言的内层与最内层意义，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比别人更有学问、又轻看别人、同时心高气傲、贪恋身体与世界之事的人。逼迫那表象内层意义的人（见第1460节），似乎就表示这些。这类事是否会泛滥到教义里，我还不知道；至少未受教的人不会这样做。1748年3月16、17日。

1463 有些人死抠字义，怎样大大自欺，单举一例就够明白——我也曾与灵和天使谈过（参第1321–1324节）：就是十二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太19:28；路22:30）。论到支派，那时十个支派已经分散，他们怎去审判？说他们坐在宝座上，也不合——使徒本是单纯的人，即便与主同在时也不懂神的国是什么；他们连一个人或一个灵魂都不能审判，这一点也被证实。此外两约圣言里充满这类事。

1464 我也谈过世上那些人：他们只会说自己已有圣言，不需要启示，于是把这些从天上来、降下来的事一概拒绝——其实这里所论的，正是圣言的真正意义与理解，以及信仰是怎样的；此外还有许多关乎来生之人状态的具体事。因圣言在最外层或字义里只简单提到地狱与天堂，以及在地狱里被定罪、在诸天里享福；其实两边都有无限的事。所以那种异议——说启示里已够——毫无力量。况且谁都知道：人只要停在字句上，按自己喜好用内层意义去解释，就能按自己的心思从圣言里取出并加以解释——许多事都能证明这一点。1748年3月17日。

1465 将要到来之事的征兆

一连几周、乃至一个月以上，我因舌头而处在危险里，出于那些厌恶最内层属灵与属天之事的人，原因先前已述（见第1360–1361节）。由此可以推知——作成这事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些信靠自己、信靠自己智慧的人将要厌恶、或抵挡。1748年3月17日。

1466 那些表象世上有学问或智慧之人的，承认自己停不下来，甚至巴不得舌头就这样毁掉——这是记号：世上的智慧人很难被教导信仰的内层与最内层；即便能懂，也不愿意，因为他们想凭自己、凭自己的学问来知道并解释这些。他们既承认几乎停不下来，便应了主所说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太19:24）——那里的财富指的是这类学问，人的教义与智慧从那里出来。1748年3月17日。

1467 论那些在属灵与属天之事上自取假说、又用推论加以证实之人的荒废之罚

已知：有些人给自己取定某些命题，像从脑子里娩出的胎儿；因为爱它们，便用许多事去证实，后来便看作真理，其实是虚假，别人也能看出那是假说。在属灵与属天之事上如此，在别的事上也一样。

1468 他们有自己的荒废之罚：自以为被送进仿佛大气般的水里——那样稀薄，几乎不像水，所以可称为大气之水。他们觉得自己浸在里头；那些娩出假说或虚假、又用证实来说服自己的人，在这些稀薄的水里受苦，被带着转，时深时浅，因想从中浮出。那种难受有几分像帷幔的难受（见第434–435、1373、1386节）。但变化很多：凡证实真理、并非为了自己的荣耀、乃为爱真理的人，什么难受也不受。有些人被送进去，说自己毫无难受；另一些人却觉得极难受，后来又说难受解除了、减轻了。所以这按他们的性情而定。

1469 凡从主的圣言取真理作论题、再用哲学或从自然界取来的论据加以证实的人，不受什么难受——只要不是出于自我之爱。凡凭自己的才智、自己取定某些论题、再想从中推出或证实属灵与属天真理的人——因为这是颠倒的次序——便要受苦。至于种种变化，还不能断定什么，因我如今在属天者的同伴中间，不在属灵者中间。1748年3月17日。

1470 论属天天使的言语

属天天使的言语与属灵者不同。属天者不轻易接纳任何属灵的东西，因那立刻显为坚硬或物质的。作成是借表象：比如表象人心有两部分——知性与意志；一表象知性，再表象意志，对他们就显为坚硬，他们不接纳，因对它没有观念。但一表象情感，一切坚硬与物质的立刻消失，他们便接纳。若再这样表象：情感内在于知性，以至看不见什么知性的，知性乃是情感的形式，意志由此而来，于是意志的属灵或知性观念消失——他们这才明白意志是什么。同样，若把行为表象成：那样的情感在知性里，因而在意志里，再在行为里，以至无非是情感——只要这构成它的最内层，先后为一——他们这才明白。

1471 因此也明白信仰的果子是什么：情感或爱是生命，于是在知性的信仰里——那观念便这样消失——再在意志里——那观念也消失——终于在行为里，也就是信仰的果子——行为的观念也消失——情感是这一切的总括；或者不如说，唯独是情感，只是在自己的形式里。形式或“形式”这个词他们也不接纳；只要知性、意志与行为唯独是情感，他们就明白——若表象成知性的观念消失，意志的也消失，行为的也消失。

1472 这很难懂，也很难表达；但属天者的言语就是这样，由极其柔和的观念组成；其余他们称为较硬的，也不能忍受。甚至词语也不容易找到。

1473 今天便这样借观念与属天者交谈；他们也在场，引导这些，好叫人能仿佛在某个观念或例子里看出：他们深刻的思想怎样，怎样从生命取得种种概念，又怎样借衍生推进——这些衍生我领会不了，因他们不接纳属灵的。

1474 但并非一切属天天使都是这样；有些人的观念不被准许向外游荡太远，乃要留在情感的观念里——情感是万物的生命——他们这样重生，其余随后由此成形，于是他们的属灵变成属天；因为由此取得起源，仿佛取得汁液、或根、或灵魂。1748年3月17日。

1475 至于已经入门、又从属天种子重生的属天天使，他们更充分地知觉上述这些，几乎像从一个人的情感——那是他的灵魂——看出整个人；对别人则像一棵美树，情感是它的种子；对另一些人则是它的汁液；还有人能由此仿佛按相似形成整座乐园，如此等等——却只是属天的方式，除了在天堂里的人，无人能领会，也绝不能用词语表达：比如仁义怎样以属天的方式内含一切——既有知性的，也有情感的——又怎样从无数事物形成意志，那是行为的一切，直到其中所含的那样多，以至意志终于成了性情，自我被插入其中，出于情感——这样，恶出于欲望时，欲望构成它的核，真与善的知性事物则是皮或壳。于是当性情如此时，先前的核便腐烂，须借皮壳形成新的。这些对人显得极模糊，对天使却显得分明，以至他们把这些算在最轻省的事里；因他们在核或性情里、也在壳里看见无数事物，也看见怎样借壳——容我这样说——渗进新的汁液，在先前的核里像在粪土里扎根，生长，噬尽由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所成的核；又怎样被噬尽，真以及由此而来的善怎样扎根，再由此善生出真。这些是天使引导我写的，好叫人能仿佛在一个模糊的例子里明白：他们的言语是怎样的，也就是观念的系列——那与言语是同一回事。1748年3月17日。

1476 天使也唯独从主知觉信仰的果子是怎样的；因它有种种变化，好比地上种种果子：苹果、葡萄、无花果、杏仁，以及同类。

1477 但要注意：这类观念这个人比那个人更充实，按对真理的认知而定。思想越增长，观念也越增长——人人都能明白。单就信仰而论：信仰在总括里含着一切属天与属灵的事；人对信仰的认知越多，他的观念就越充实。

1478 身体死后，灵魂在每一个观念里能领受更多，也能借观念知觉言语；生前在信仰的真理上受教越多，领受就越充分。未受教的则不然。领受力也增长：既随虚假被根除而增长，也随对真理的情感被灌入而增长。

1479 至于天使，领受力大到绝无法表达：在一个观念里，他们领会极多词语无法表达的事，既在同时的，也在相继的。人的观念相对天使，好比烛光相对太阳。

1480 若观念里有虚假，虚假必须被根除，因虚假像稗子；而构成核、又用许多虚假把核填满的欲望，必须死去，否则土壤便不适于真理。1748年3月17日。

1481 这些可作例子，说明天使的知觉是怎样的；但各人按自己的认知形成观念。只是属世的人，只按属世的方式，于是什么也不懂。

1482 灵与天使的状态是这样：没有一个能思想什么，而不被附近所有其余的人明白并知觉。我自己这几乎几年里，也不能思想任何事而不被一切在场的人知觉；起初我愤愤不平，以为绝不能加入他们的同伴——因我不能思想任何事而不被人人知道。后来觉察到是主引导所有人的思想，这对我便不再难受。

1483 所以世上活着的人当知道：死后他们几乎仍像在肉身生活里一样思想，因观念仍相似；周围一切灵都知觉他们在想什么，比人听见别人说话还分明得多，以至无处可躲，心里所想的一切都要敞开。但主看顾那些曾在信仰里的人，不叫他们的内层暴露给恶灵——恶灵一有机会就会立刻冲进来；因有人最想做的，莫过于一听见或知觉到一点虚假或恶，就加以惩罚。1748年3月17日。

1484 有些灵听说自己绝不是单独的、乃有多人一齐说话，便愤愤不平。从来没有一个灵是那样单独的，而不在某个灵的同伴中间一齐说话；灵却仍自以为单独、并凭自己说话。一告诉他们，他们往往生气；但这事极多次借活生生的经验向他们显明：同伴中肯定他们的人，一时离开了他一部分。

1485 论纺锤之罚

有些人还有一种可称为纺锤之罚的惩罚：他们像一根轴那样不停地极快旋转；后来变得像没有身体的衣服，手臂像纺锤的臂，里头没有骨没有肉，这样轻飘飘地被摇动。

1486 这罚属于那些不说自己所想、却在说真话的幌子下设诡计的人。有人来到来生，觉察到只能说所想的——因同伴及其他灵都知觉他们的思想——便力图摆脱：用说真话的办法，却仍带着诡计，好钻进善的群体，好继续行使生前用过的伎俩。他们以为借这类诡计就能获准进入，也以为无人察觉；其实显露得极分明。他们就被赶进这类纺锤，变成仿佛悬垂的衣服，没有身体。1748年3月18日。

1487 属灵的观念怎样用来揭开别人的心思

灵的观念——尤其善灵的，天使更不用说——更充实，能知觉人与灵魂里头的性情；所以当主把这类观念赐给某个灵时，他就能知道那人的性情怎样，还有许多至今无法描述的事。但这是在主让他注视真实之事时。1748年3月18日。若自以为出于自己有这能力，便会把虚假当作真理抓过来。

1488 论以报复为乐之人的惩罚

有些人以报复为乐到这种地步：他们自己描述说，没有比报复、并持守在报复的欲望里更甜美的了；甚至称之为甜美，几乎不愿用别的名字来称呼。

1489 这样的人很多；所以变成这样，也因一切说话、甚至思想的自由都被禁止，报复便闷在里头、仿佛煮着，仇恨在里头被养活，直到占满整个心思。

1490 他们不满足于单单毁掉身体，还要带着折磨——他们以此为乐；这还不够，心里还想走得更远，用种种诡计丑恶地败坏对方的道德生命乃至属灵生命；凡察觉到对方公民生活里的一丁点善，都要把对方的幸福推入险境。他们这样力图毁掉仇敌的永恒幸福，并说自己以此为极大的乐。越能进到更内层去败坏，他们越想要；又因多思想、翻腾仇恨，这类人也极敏锐。据说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1491 他们外表初看，叫人绝想不到他们是这样：这类人的群体行动柔和，像善灵，甚至仿效天使的流畅。听说他们是这样时，我很惊奇；但有话告诉我：他们在群体里时，被迫一齐行动，也受着看守，叫一个不能以任何方式伤害另一个，不能对谁说伤人的话，更不能去做。一有这种事，便彼此敌对——却在内里；向我表象成：他们的流畅变成细微的碰撞，于是散开，被送到别的群体，直到无处可留；仇恨或报复之爱便爆发出来，在灵与天使面前显明。因他们在肉身生活中仿效属天者，到来生也被准许仿效属天者，甚至显在头前上方很高处——属天者所在之处（他们的位置或高度无关紧要，先前已注意过，见第639节）。

1492 终于被揭穿，又被准许行使彼此杀伐的仇恨，于是不但显出他们是这样的人，也显出仇恨是怎样的——因被送进同类的同伴中间，那些人加剧他们的仇恨；由此显出是多是少，是出于被迫而说而行——带着抗拒——还是出于赞同的心思；在场的人对此觉察得相当分明。

1492a# 然后按那喷发报复的仇恨的性质与程度受罚。头一种惩罚往往是：被往下送到地的最底层，看起来像经一个黑暗的孔深深进到地里，仿佛到地心，甚至更远，按仇恨的程度而定。因有些人那样以报复为乐，报复又那样凶残——先前已见（第1488–1490节）——以至生命的甜美放在里头，不容易熄灭；但到来生，绝不会缺少与每一种恶行相应的种种惩罚。

1493 他们经这黑暗的孔被往下送时，同时被灌进一种恐怖，或说恐惧，像人在极暗的坑里发抖那样；同时仍被保持在报复的欲望里。欲望持续多久、增强多少，就被送得越深，几乎到地球的另一边，仿佛穿过去；又按情形而有种种变化。灵像我一样，能相当分明地表象式地觉察：他们是把仇恨

闷在里头、加以压制不叫爆发，还是已经爆发。若不爆发，便被左右翻转。所以这一切按仇恨的种种不同及同类情形而定。如前所述，被灌进的恐惧像在坑里、在山的黑暗洞穴里那样，也有增强与减弱。

1494 有天使在调节，或放松惩罚，或按灵的情形准许加剧。因天使知觉恐惧增强多少、欲望多大，以及报复的甜美因此平息多少；由此更分明地显出报复欲望是怎样、多大，因而那甜美是怎样、多大。

1495 在欣嫩左侧有一处，也伸到欣嫩之下，按刑罚的轻重而定；那里只有可怕的大蛇，身子很大、肚子很阔。欣嫩之上的刑罚，属于同样喷发报复、甚至要灭人灵魂、吞进地狱的人——因这是最凶残的。无论人的宗教怎样，人若因与别人意见不合，就把人咒进地狱，这绝不是人该做的：因这喷发极残暴的报复，也带来极残暴的刑罚。主爱世上所有的人，因他把人从地狱里解救出来；所以对人怀这样的仇恨、要把人咒进地狱，便带着这样的刑罚：被打入欣嫩之下——尤其当仇恨与报复出于属世的原因时。

149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497 于是他们被投进这样一个地方：在自己看来出现这类称为龙的蛇，并在可怕的幻想里生活。他们并不彼此伤害，却几乎毫无理性，像这类野兽一样，历经许多世代仍是这样，直到先前的生命改变。因他们生命的甜美曾在报复里，若不连生命一起就不能熄灭，所以他们一直这样，直到不再知道自己曾是人。于是先前的生命消亡——尽管仍存留——并附加了过另一种生命的官能；他们被保持在这官能里时，能被归入某些灵的种类。至于那时他们怎样，我还不许知道。1748年3月18日。

1498 论属灵的观念

属灵的观念比人在肉身生活中所有的观念充实得多，能看透的也比人多。比如我被保持在属灵观念里时，多少能看见：这些关于地狱与天堂所揭开的事，怎样进入某个特定之人的信仰——人一旦被认出生命怎样、或爱怎样，便借属灵观念得以知道他会怎样信这些：是当作无稽废话加以拒绝，是称作狂热，是称作异象、属哪一类，是全然亵渎，还是加以接纳，等等。主一充满观念、赐下看见，这类事便相当分明地显出；天堂何尝不能？但唯独看见的是主，所以凡真正被看见的，都是主的；否则他们把虚假看作真理，把虚假信作真理。主削弱或增强这样看见的官能，却只关乎外层与邻近的内层；至于理性心智的内层，除了唯独主，无人看见——什么将要来到，被准许灵去做的这些那些将有什么结果，等等。1748年3月18日。

1499 生前相识、后来交谈过的有多少

我算了一下：在肉身生活中相识、又曾与之交谈的人，超过三十，至少三十以上，因不能全记得。有的谈了几天，有的谈了几周，有两个谈了大约两个月；也曾与他们谈生前家里的事，以及许多别的，完全像人与人交谈；还有他们死后所行的，以及许多同类的事。1748年3月18日。如今可以加到六十。1748年9月24日。

1500 黑暗恐惧之罚作成什么

他们这样被送进黑暗的孔（见第1492–1493节），后来再到白天时，一想报复，那恐惧便摆在他们面前，于是罢手。所以对这类人，恐惧与之相应；对别的恶，则是恐怖与畏惧：他们被这些吓退。1748年3月18日。

第六册　§§1501–1800

1501 爱报复的人也能热心祷告

我祷告时也觉察到：有时准许某些灵魂与灵和我一同祷告。于是我得以知觉他们祷告时有怎样的信、怎样的热心——那时这些都与我相通。我发觉：那些以报复为乐的人，也能热心祷告，仿佛出于信；我觉察不出里头有什么假装——叫我惊奇。

1502 论主降世拯救人类

若主不降世，这地球上无人能信：是他治理全宇宙，又是他独一为神的儿子——因那时预言在人心里已经模糊到这地步：他们只信弥赛亚，只信一个地上的王。

1503 人完全不知道内在的人是什么，全世界也都会不知道；这样到头来地上就不会再有内在的人。

1504 这样，这地球上人里面的余剩就无法保存——也就是内在之人与更内在之人的余剩。

1505 在来生也绝不能再这样把真与善的种子种进去。

1506 因此人就不能得救，乃永远沉沦，落在地狱的折磨里。

1507 这样一来，这地球上的人类也无法保存，乃会全然灭亡——像先前人类在洪水里灭亡一样。

1508 所以唯独他成全了全部律法。

1509 论地上与天上有许多事直接出于主

地上有许多事是直接作成的，从使徒可以看明：他们说话时，有时被圣灵感动，话是赐给他们说的——那是直接的感动。但主仍愿万事万物都按秩序而行，仿佛自行成就；因主就是秩序，他设立了秩序，像身体里那样：整体与各个仿佛从自己流出来。

1510 因此许多灵魂抱怨：为什么不得救？为什么还要受荒废的苦恼？便按上面（第1509节）回答他们：恶的事物须先被驯服，再收束到他们能得救的地步。

1511 有些人被提到天堂一小会儿，随即又被送回

有些人荒废之后，已领受一点向善的能力；他们一不耐烦、又被荒废的苦恼所苦——又因在某些状态下能与某些同伴同在——便被稍稍提到天堂，与有福的人同在；却是从背后、也就是头的后部被提上去的。1748年3月18日。

1512 君王、权贵与最下等人同样被对待

在灵的天堂里——灵魂一进到那里——君王与权贵毫无分别，绝不顾情面。我认识几个地位高、权势大的人，与他们同在相当久，也谈过话；他们被灵羞辱到几乎像最下等人一样，终于也承认：在世上作有权的、伟大的、有学问的，全然算不得什么。1748年3月18日。

1513 论土星的居民

我们这地球上有些灵到了这世界的尽头——因从一地球到另一地球很容易；灵几乎一瞬间就能从这一个到那一个周围，距离不算什么，对眼睛也不算，对属灵的生命与视觉更不算。甚至可与那些从这地球去的人说话，像就在近旁一样：有中间的灵一瞬间把话传过去，除非能认识内层的人，几乎觉察不到。

1514 我们地球的灵遇见他们时——相隔相当远，在右眼平面偏前方——土星地球的灵说：他们很惊奇，这一带的灵老是到他们那里，问他们敬拜哪一位神；一看出对方竟不知道，便说：他们疯了，竟不知道，简直不是人，乃是牲畜或野兽。“还有什么比这更疯？”他们如今说，“竟来问我们敬拜哪一位神？”——仿佛竟不知道主是独一的、治理全宇宙的那一位？难道除了独一的主以外还有别的主？他们说主自己就在他们那里，却因为是治理全宇宙的；如今又说：他们并非只知道主在他们那里，乃知道他无处不在。

1515 此外他们还说：另有一类灵也成群结队到他们那里，却只想知道事情怎样，此外别无他求。他们说这些人固然不算疯，却只想知道，又不愿用自己的认知作一点功用，所以他们惊奇竟有这样的人；这些人就是先前称为内感、来自水星地球的那些（见第1415–1435、1441–1459节）；他们仍不责备这些人。他们还叙述：那地球的居民身材矮小；据一个蒙准看见他们的人说，高度几乎超不过我的腰，却相当敦实。

1516 他们的灵是正直的，又谦卑、温良，在极正直、极谦卑的一等里：在主面前自己谦卑，看自己为无有；在人里面，他们对应所谓内感或理性。

1517 别人若激怒他们、想把他们从信仰、正直与谦卑上引开，他们就情愿死：手里仿佛拿着小刀，想刺进自己胸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宁可死，也不愿被拉离自己的敬拜、正直与谦卑。所以我们地球的灵用这类盘问去纠缠、想引诱他们时，他们常常这样做；又说自己明明知道杀不死自己，这不过是幻想——因灵不能被刀或匕首杀死——但这只是他们的愤激，表示他们宁可死，也不愿被引诱。

1518 那地球上也有些人，把夜里极大的光——因有光环和许多月亮——称作主；但他们是被引诱了的，到来生会得更好的教导。

1519 此外，那地球上的人被描述成小人：矮小，高度几乎超不过我的腰；却相当敦实。

1520 他们也不像别处那样住在群体里，乃是两口子带自己的孩子分开住，与父家分开、各自生活；一分开，就不再挂念父家或母家。

1521 他们也不预备粮食，乃随处找得到：豆类与果子，就靠这些吃；也看不见野兽。

1522 他们除了天然的衣着以外别无衣服，是赤身的，

1523 却有一层厚皮或外皮裹着，所以不觉得冷，也不操心衣服。

1524 至于言语，他们说自己几乎没有话，乃用脸——尤其用眼睛——表示所想、所愿；也这样教导孩子。

1525 到了相当年纪，便与灵说话；灵教导他们，尤其教正直、谦卑，并教他们敬拜主。

1526 他们有时显得被提到天堂——并非真像向我显现的那样被提上去，乃是显得被提升、又被送回，

1527 因为他们是内感或理性；理性仿佛升入知性的心思——显得上升，是因为更内层的心思借内感或理性来理解——于是有那样的表象与异象。

1528 他们活在自己的正直与谦卑里；他们的灵自称天使，说自己在天堂里。但有一个说：他们愿意时就能在天堂里。因此他们的灵同样觉得自己被提到天堂；不能留在那里时便被送回——像尚未成为天使时常有的情形一样。

1529 他们成为灵——也就是肉身死后——仍是两个两个同在，因继续先前的生活；直到他们成为理性或内感为止。

1530 他们死时说：把身体扔掉就行，不必埋葬——因扔掉的是污秽；他们的生命才是在身体里的那生命，并成为天使。

1531 由此可知：我们地球的居民与灵是外感，又是属身体的，因而更接近牲畜的本性，而不是人的本性——他们论到我们地球的灵也是这样说的。尽管这地球上的人如此，他们仍有信仰真理的认知；这些认知仿佛作泥土，属灵与属天的信仰真理能种在里头——没有这样的泥土，信仰真理就不容易种下、也不容易生长。所以他们的外在荒废之后，更容易进到更内层与最内层的天堂。又因他们从肉身生活多少带着一点这类东西，也能用来服事：教导那些并非从启示得着这类认知的人。所以主爱我们这地球过于别的地球；因要叫秩序完全，属天与属灵的真理须扎根在属世的真理里。但要注意：天使的认知与观念比人的观念深无限倍，却仍扎根在属世的真理里；真理这样彼此相续、又彼此对应。1748年3月18日。

1532 人们尽可知道关于属灵观念的事——先前已见（第1487、1498节）——这地球的人会怎样各样判断：比如是否有那样的地球——这绝不能否认——又比如那些地球上的人怎样；尤其是否准人与他们说话，他们便凭外感判断，又凭各人的幻想与爱判断。但无关紧要：因所见所闻那样分明，像在人间同伴里一样，所以我不理会他们的判断；我确信：他们一成为灵，尤其成为天使，就会看明真理；若主乐意，人类中或许也有人能看明。只要想想：在他们所谓的灵界里，地方的距离作用那样小，远的显得像近的；比如与我说话、仿佛紧挨耳边听见的那些灵魂，其实可能离我一百里远——我有时也这样对他们说过。肉眼看太阳与星辰时，地方距离已经显得那样小，内视岂不更小？引诱这地球居民的，正是感官的错觉——他们是属身体感官的人，观念几乎超不出身体感官之外。1748年3月18日。

1533 有一个灵竟以为是他自己在写字

我写了若干事后，左侧近旁的一个灵写完后向我道谢，说我帮他写了。我明知他像往常一样以为自己就是我；他走开，对别人说：他刚才只知道是自己在写；至于是否以为写字的手是自己的，他说给另一个灵听。我想：若他在别人那里，也几乎只会以为是自己用手写的。灵与人这样合作，就是这样；离我更远的另一些灵也想把一点功劳归给自己。灵怎样与人合作，由此可以看明。1748年3月19日。

1534 论诸天里对主的承认

在灵的天堂里，善灵觉得主仿佛在自己以外：对主的信像从周围浇灌下来。我多次经验到，又经久、又有种种变化：有一次仿佛被主自己环绕；又有一次仿佛从外在被持守在信里，心思不得放松，仿佛处在信的氛围里。

1534a# 那时有灵在场，想叫我动摇；那仿佛的氛围稍稍变薄，我便不得不逃到原则里——逃到公理里的那些，又逃到我们身体里的那些：灵魂怎样治理身体及其极不相同的种种功能如同一体，意志又怎样单凭自己同时指挥千万块肌肉。

1535 内层天堂怎样承认主——有话告诉我：几乎一样，他们仿佛被持守在信的氛围里，那氛围从外围绕他们，这样把他们持守在信里。

1536 更内层的天堂里有一种感官：凭这感官他们知道主是他们的神，治理全宇宙。

1537 最内层的天堂里有一种思想——更内层的思想——知道主治理全宇宙与万事最细微处；他们愿称之为感觉，另一些人则称之为思想。

1538 对主之信的运作这样从主发出：从最内层天堂直到灵的天堂；在灵的天堂他从外在行事。恶灵却毫无信仰，所以按他们的领受能力用种种论据与理由说服他们——因不能从内在行事：他们里头的内在尚未对应。1748年3月19日。

1539 论火星地球的居民

前方偏左显现一些灵，据说来自火星地球。他们称自己为圣——并非自己圣，乃因他们的圣是主，唯独主是善。

1540 关于他们在那地球上的生活，我听见：他们固然住在群体里，却不在统治之下；群体是这样的：立刻从脸、眼睛与他们的言语——也就是从外在——就能知觉对方是否属于自己的同伴；这样认出，便与之联合。许多人在一起时，他们知道怎样为自己拣选心思与思想相合的人，很少看错，立刻成了朋友；其余的人他们也不厌恶——因毫无厌恶，更无仇恨——乃按心思借外在而结合。

1541 从外在而来的认识，主要来自脸，尤其眼睛一带；又来自他们的言语——那言语与我们地球居民的言语不同：不是我们那种有声的话，乃是一种无声的言语，属于更精微的气场，引向口，从那里进入，再经耳咽管——看来那是他们的听觉器官。有一个这样与我说话，好叫我知道：话从唇进入——唇的纤维本是为领受种种差异而布置的——再经耳咽管往上，知觉得极分明；这言语比耳朵的言语更充实、更完全得多，因能同时带进更多。

1542 他们的结交是愉快的，谈的是群体里发生的事、以及天堂里的事；他们独一敬拜我们的主，因他就是善。

1543 在天使身体——也就是最大之人——里，他们构成所谓思想；他们全然像极古教会——亚当在自己福乐状态里时所描述的那样。

1544 他们的群体种种不一，由此可知：每一个都能与合自己的人联合；这样他们仿佛借那整个地球构成内层天堂一个共同的天使群体，带着种种变化。却有一个分别：他们借同伴的外在认出内层，不像灵与天使那样借观念的气场——尽管他们也按自己的领受能力判断气场，也从灵魂与灵的外在判断。

1545 他们的脸我也看见了——起初他们不愿把脸给我看，后来才显现：鼻子以下是黑的，没有胡须，却仍是黑的；上部偏黄，像我们地球上并非全然白皙的人。那黑一直伸到耳边一带，代替胡须——在本性上出于相似的原因，也作为那一部分的表象。

1546 他们吃豆类，又吃一种直接从地里冒出来的圆果，此外还有树上的果子。

1547 他们也穿衣服；衣服用什么做——是羊毛，是野地的毛，是纤维，还是树皮纤维用胶粘成——他们虽承认有衣服，却不愿说明，说那是多余的。

1548 他们中间若有人开始怀不好的思想，别人便与他分开，叫他不能再在群体里，只剩下自己，在岩石上或别处；他们也不再理会他。也有些群体用种种理由逼迫、强制这类人，但仍是一种分开。至于他们是否经验过这类人的回转——一旦跌倒的是否一直这样——他们不愿透露；只说他们对这类人不抱悔改的指望，因从事例上并不知道。

1549 有一个居民向我表象：脸仿佛在天堂，身体仿佛在世上；所以他们在人里面构成所谓思想。

1550 他们谈到火，说自己能造出流质的火。1748年3月19日。

1550a# 在我这里的一个火星的灵，作别人的主体，把头的前上部朝后脑拉回去，表示他们那里思想是这样：不是出于他们的脑或意志，乃是收回到小脑那一类性情上，叫他们不出于自己的意志行动，乃出于对主的畏惧行动；他拉得那样厉害，几乎连身体也跟着。1748年9月25日。

1551 论井的意义，以及属灵者与属天者同伴的分别

为叫我知道：约瑟被丢进井里（看那里是否写作“坑”），又被以实玛利人拉上来，流便却不知道他在哪里（创37:23–30），表示什么——看这些是否相符。

1552 我在异象里，与灵说话；其中有些说想要我在他们的同伴里。过了一会儿，我进到属天之灵的同伴里；那时先前同在的那些属灵的灵看不见我了。他们不知道我溜到哪里，便找我，说不知我在哪里——因我在属天之灵的同伴里；那时在属灵者看来仿佛消失了，尽管我近在旁，也听见他们说话、找我。

1553 我一消失，他们便以为（像他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我掉进井里了；在井里找我时，放下横着的竿，用绳子吊着；他们拉上来时，以为人会站在那竿上，好这样被拉上来。我看见他们拉那竿，却没有人站在上面，便说人不在那里；又焦急地问我在哪里。那时他们处在自己的表象里，像在梦里——因不在与我同在的同伴生活里。

1554 后来井里仿佛走出黑的灵；井里的水满到顶。那井像地上别的井一样。

1555 由此可知：人一从灵的同伴进到属天之灵的同伴，在灵看来便像溜走了——分别就是这样。我想告诉他们我近在旁，他们却听不见。

1556 属天之灵在同伴里行动的方式，仿佛是心的柔和搏动，没有言语，仿佛是一种脉搏。

1557 （由此可知：约瑟被丢进井里又被拉上来，表象什么——因圣言里所说的，对应天堂里所发生的同类事。1748年3月19日。）

1558 论基督徒的不信

当着许多灵——我以为穆罕默德也在场——我心里思想，也就是默默说话（因我的思想就是言语）：奇怪的是，来生里那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很少去找主；别人——那些作人的、甚至作魔鬼的门徒与敬拜者的——倒去找自己生前敬拜过的，并在那里崇拜；从找穆罕默德的、找亚伯拉罕的、找雅各的、找摩西的、找自己偶像的，可以看明。我得着答复：恶灵与魔鬼知觉并感到这一点，凡属神性的他们都厌恶、仇恨；凡合他们的、也就是属魔鬼的，却不然。所以在肉身生活里、又在肉身生活之后，他们都抗拒。这也足够清楚表明：主是治理全宇宙的神。1748年3月19日。

1558a# 这世界居民的心思大体怎样

大体说来，从关于这世界各地球居民所启示的可以归结：金星地球与我们地球的人构成身体的事物及其欲望，因而构成地上的事物，也构成较低的属世事物，也就是管理外在感官的那些。

1558b# 木星地球的灵对应或构成理性观念：因他们活着时不挂念身体感官的事；可以说，他们仿佛作泥土，内层、因而更内层可种在里头——因没有内层的理性观念，更内层与最内层便种不进去。这些与从外在感官生出的观念不同：后者是多话的。

1558c# 土星地球的灵是内感，或理性。

1558d# 水星地球的灵是认知。

1558e# 火星地球的灵是思想。

1559 属灵的观念所能领会的，比人所能相信的更多

属灵的观念，是人仿佛像灵一样活着、仿佛与身体分开行动时所思想的那些；如先前所说（第1498节），这些观念更充实、对事物也更能知觉。从下面这个例子也可看明：凭属灵的观念能活生生地知道并知觉——人凭自己绝不能思想什么，更不能做什么，而不算罪；甚至当他凭自己意图善、因而意图自己的回转、又凭自己悔改时，那仍是罪——不但大体如此，连最细微处也如此。这样的事能摆到属灵的观念前，活生生地显出来。这事有时向我显明：我以为自己那样思想是可以的——因不准用另一种方式——于是所思想的仿佛是善，甚至是最好的；我仍知觉到那是罪，因为出于我自己。比如我想转向主，把某种善——信仰的善、顺服的善、圣言诫命的善——应用在自己身上，我仍知觉到在每一个、乃至最细微处里那是罪，以至人里面没有一样不是污秽、污染的。这样操练下去，直到愤愤不平：难道这样就绝不能做什么善了吗？灵也同样受操练，直到愤愤不平，说：这样他们就不知道能做什么善了——因命令竟是这样。

1560 由此显然推出：人里面不可能有任何善，一切善都是主的；人不能把任何善、更不能把信仰归给自己。这本身就是信仰的事；既是信仰的事，也是所赐的。因为连“这是主的恩赐、当让主在我里面作成善”这一思想，若出于我自己，也仍是罪——因出于我自己。所以人凭自己无论转向哪里，都是罪；因而一切善都是主的。但这些若没有与身体分开的属灵观念，便不能知觉；我能知道：对人来说这难以置信，却仍是这样——我可以作证。1748年3月20日。

1561 所以人每当反思自己在思想善、在行善，那便出于他的自我，出于他的某种爱、情欲、欲望；这样归给自己，在每一个细节里都是罪。因此主所赐的善，是在人并不凭自己反思时作成的——也就是人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正像主的话：人重生，自己却不知道（约3:8）。

1562 论一个共同的观念——别人清楚的观念流入其中

我处在一个共同的观念里：那仿佛是一切的观念，却不定向于某一确定之物——我无法描述，因这样的观念只能在灵界里知觉；在别人——也就是人——那里或许也有，却不能被他们知觉。个别的、或单个的灵的观念流入这共同的观念；我在共同里仍相当清楚地理解它们，自己仍留在共同里——也就是说：单个的观念从别人流入，我便理解它们。有话告诉我：某些灵就有这样的观念。1748年3月20日。

1562a# 由此可知：共同的观念本身与单个的不同，单个的在共同里；单个的并不知道自己在共同里。但这里的共同观念并未定向，叫单个的可以贴上去，因为……

1563 论身体的食欲

有些灵构成所谓食欲，而且是身体的食欲。食欲种种不一：不但吃的食欲，还有对许多对象的——正如人人所知，人会怀着某种食欲渴想许多事物，比如沐浴，又比如想穿什么衣服，以及同类。

1564 有一个灵那样渴想一件内衣，他说若不穿上几乎活不了；一穿上，便有那样的快乐，再没有更快乐的，并祈求让他留在那快乐里。

1565 至于感觉，比如触觉，他说自己没有；所以食欲在灵里，感觉在人里。我问他：我摸那件他渴想的内衣时，他是否与我一同感觉？他回答：没有感觉，只有一种认知——知道我在感觉。

1566 所以有些灵可称作食欲：有的几乎灼烧到难以自制。这类灵有许多种、许多样，因被渴想的事物无数；他们是属身体的，或身体的。情欲则属于心思。称作食欲的灵叫人起食欲，或激发人的食欲，由此得着自己的快乐；感觉却是人的本有。

1567 这些灵从自己肉身生活里带来这一点：他们曾热切渴想某些身体的事物。

1568 为求分别：渴想或食欲说的是身体；贪求或情欲属于心思；想望或愿望属于内层心思或理性；意愿属于更内层的心思；至于情感——虽用在许多事上——严格说来可说属于最内层。1748年3月20日。

1569 构成皮肤腺区域的灵

有些灵想知道某事时，便说“是这样”，另一个又说“是这样”，一个接一个；说话时他们观察：所说的是否自由流出，毫无迟滞或属灵的抵触；若是，便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在某些类的灵中间这很常见：说话仿佛自己知道，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些却不那么肯定，乃像所说观察：是否有什么属灵上不合的、因而流不出去；由此推测并说“不是这样”——因若流出去，他们便思想那是从天堂或从主来的，因那里没有不相合的外来之物。

1570 这些人构成皮肤腺：有两类，一类有感觉，一类无感觉。有感觉的，凭自己的措辞或言语探察事情是否如此——像腺体探察流入的是否可认一样。无感觉的，则加以肯定，以为就是这样，便大胆肯定。

1571 他们在肉身生活里就是这样：无论与己有关无关，都想知道别处、群体里或私人那里发生什么，又想讲给别人听——因而是告密者；有的疑惑地、有的肯定地吹嘘并散布这类事。这样的人极多，整队整队都是。（好奇心。）

1572 这类人掌管腺的区域与功能：因内层与外层——也就是与器官——有这样的对应。

1573 论过分沉溺于家务操心的人

我看见左脚底下相当深、稍偏前方有一个住处：一间大屋子，有器具——我没看清——从那里通出一条长廊，像往常一样；一个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女人从廊里出来。

1574 我问这些是什么，有话告诉我：肉身生活里极殷勤看守家务的人，便有这样的住处，并仍在自己的操心里；其中多数出自下层平民，比如老太婆——尽管操心本不属她们，她们仍把操心揽到自己身上，并不关心更好的事，也就是信仰的事——像马大那样（路10:38–42）。

1574a# 她们显得矮小，因在相当深处；显得丑陋，因操心就是那样。

1575 表象怎样从诸天降下来

我看见一座带走廊的大花园，里头有树——有话告诉我——叶子很出色，却没有果子。我问：灵怎能表象这类事物，以及其余极多的表象？

1576 我觉察到：内层天堂的天使处在自己的观念里、仿佛在比喻里时，他们的观念里便插入同类事物，好帮助他们的观念；这些一落到灵中间，灵便立刻按自己的幻想把它们表象成大的形——既按天使群体的观念，也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观念又能引起变化；观念就这样长成表象。

1577 从更内层天堂落到内层天堂时也一样增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因内层里有属世之物，他们的观念附着其上，这样成形；到了灵的天堂或灵界，同样的事物便成了物质的：仿佛从灵魂长成身体；又按群体增长它们的形、性质与状态。

1578 其余表象也一样：比如动物界的事物；又比如地上的——树林、田野、河流、山岳——它们的灵魂须在内感、更内层与最内层里去寻。因从属天的——那是灵魂——形成属灵的，从属灵的形成属世的，从属世的形成物质的，属于三界。1748年3月20日。

1579 论预言未来、又为将来忧虑的人

梦里看见一座带屋顶的木头房子，没有窗户；第三层里有些人。我仿佛过桥到他们那里，他们却不愿放我进去；于是我被抛下，想再爬上去——不是用绳子，乃用捆在一起的线，隔着小小间距贴着墙；我想借这些把自己升高，再进到第三层，又有跌下去的危险，却仍爬不上去。醒来时听见另一个人也在爬，常听说“如今他要进去了”——也就是从屋顶下的入口进去。住在那里的人谁也不愿放进；据说他们住在屋顶上。

1580 我问这些人是谁，有话告诉我：是生前预言将要来之事的人；如今则是为明天忧虑、不信靠主的眷顾的人。他们自觉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且在屋顶上，又在屋顶下幽暗的阁楼里；房子显得是木头的，没有窗户，窗户的位置是敞开的洞。想与他们一样的人，便这样爬——用捆在一起的线或线束，带着危险。1748年3月20日。

1581 虚假一旦被当作论题来肯定，有时会被证实到叫人不知道什么是真，也不愿去理解真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错误的、又有几分恶毒的灵，为要肯定论题，便拿起这个虚假：灵能进入人的身体，这样借身体活着。他们立刻想从这一点来肯定：在人那里的灵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我对他们说事情并非如此时，他们不肯听理由——因已把虚假当作论题，只想加以证实。其实事情是这样：那时灵与人一同思想、领会、意愿，行为也跟着来，所以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却不能长久持续，只在相合的那些状态里。

1582 此外，说灵能转入别人的身体、借身体活着，这是荒谬而不可能的：那样一个人的形就要变成另一个人的形，人最内层的诸实质便被挖空，另一个人的实质便接到纤维与血管的位置上；同时又披上身体里凡已养成习性、为顺服自己的形而有的一切。

1583 内层的人——也就是内感——能立刻认出灵的品质

有一个灵想凭自己在世上的作为与教义把功劳归给自己；他往前方远处走，来到作内感的那些——也就是土星地球的灵——那里，说自己算不得什么，愿服事他们。可他们一接触便立刻回答：他想作大的；他们既是小的，便不能与大的同在；他又这样把许多事归给自己。

1584 由此可知：内感立刻就能知道一个灵怎样——仿佛有属灵的气味气场散出来，叫人感到他心思的生命。那气场我也感到过——我记得——很少、甚至从不看错。

1585 这并不奇怪：精明、敏锐的人也能从别人的脸、言语与行为知道对方怎样——是假装还是真诚，以及更多向人内感显明的事；何况灵有远比人优异的知觉官能，岂不更完全？在他们那里，对方是怎样的灵，立刻就能看明！甚至单凭无声的临在就能，随后从言语更能——单凭临在这一点，我多次觉察到。

1586 同一个灵被转到另一种状态，好叫他能反思自己的生命，仿佛在镜子里看见自己。那时他承认：看见自己巨大、丑陋、恶行充斥，以至厌恶自己。灵这样能被转到仿佛在自己以外、或在自己以内，好认识自己。1748年3月20日。

1587 与灵和天使交谈，本是人所共有、也是人的本分

人被造就是为能与灵和天使交谈，好使地与天联结。极古教会是这样，古代教会是这样；初期教会也知觉圣灵。别的地球的居民也是这样——先前已见（第539、1424节）。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是灵；唯一分别是：人的灵在地上被身体裹住，为要在地上尽自己的功能。如今这地球上地与天分开，是因人类随时间从内在进到外在。1748年3月20日。

1588 有些在天堂里的人称这地球为发臭的井

谈到许多地球、又谈到这地球的居民极少、不足以构成主的整个国度时，我觉察到：这地球被称为一口停滞的井。1748年3月20日。

1589 被主引导的人是无可指摘的

人尽管污秽、被种种肮脏沾染，只要被主引导，仍是无可指摘的：凡他所思想、所说、所行的真与善，都是主的；凡虚假与恶，都是魔鬼的——因那时人知道自己绝不是凭自己行动。1748年3月20日。

1590 可以推想：恶灵逼他思想并实行恶时，他便同意了，或与他们一同；但主防备这一点，叫他不至于作他们行恶、想恶的同伙。

1591 不被主引导的人，不但在恶灵的同伴里行动，还激发恶灵这样去做——因他以为自己的情欲与思想是属自己的。被主引导的人则被恶灵激发，主却叫他不同意。被主引导的人，信仰也是这样。

1592 恶灵也把这样的人看得一文不值，也这样称呼他，此外一无所知；他们把他当作仿佛死的工具——因以为自己才是人，其余的便不知道，因他们不在真信仰里。他们只信生命是灵的属己；一听说这事，便以为主是恶的原因——其实这出于他们自己的形，那形是他们的；但形不过是器官的，本身毫无生命，只被造得叫生命能驱动它。他们既是这样的形，即便愿意，也不能有别样的思想——因信仰唯独是主的恩赐，因而作为信仰的知觉也是。

1593 灵被提到天堂时，在灵看来仿佛被提走了

灵界里的距离与内层的情形相应：越是内层，距离便越大；距离的表象则是另一回事。灵被提到天堂时，灵便以为他全然消失了——尽管那样的灵其实仍在，并引导着他们。我的内层稍稍在天堂里——我从天使的合唱觉察到；虽不明白他们，却觉察到自己的内层在天堂里。那时听见灵找我，说“他不在这里”，不知我在哪里；其实他们仍用物质的观念说话——像个别事物的记忆那样，也就是用语词——于是我觉察到自己仍紧挨着在场，甚至在他们的言语里，他们却不知道。

1594 论一群游荡过天堂的邪恶之众

有一群灵游荡过天堂；他们自己也不知从哪里来，说自己来自众星、或众星的世界。他们成群涌来，想引诱灵，也果真引诱了几个。

1595 他们不满足于自己所能领受、或合乎领受能力的事，乃立刻想钻进最奥秘的事——像地上有些人：绝不满足于知道什么是信仰、仁义、信仰的果子，以及当怎样生活，乃想钻进神性的奥秘，而且不是最内层的，乃是最高的——也就是子与父自己的合一。

1596 这群人是邪恶的：他们把不该在此写下的事灌进人的心思——免得在不大明白的群众里生出绊脚石——也就是关于子与父自己的合一；他们用邪恶的表象把那合一弄成看得见的，这样想用物质的感官去领会神性。

1597 他们既是这样，便怀着这心思去做：一引诱了人或灵，便说那人属于自己——因他们一把对方的信仰歪曲，便知道对方已与主疏远；所以说服了若干人之后，便把他们收为自己的权下，作他们的主。

1598 他们引诱之后的表象种种不一：比如把人从身体后方传到脚底下再转到前方，然后把他们接过来，转来转去，仿佛扔到背上当作掠物或猎物，这样离开。别人又另有方式。

1599 他们也用外在感官、或感官的表象，摆出子与父怎样只用属人的方式彼此交谈，以及同类邪恶的事。

1600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想凭自己外在的领受去领会最内层与最高的奥秘。

1601 我对他们说——当他们想把自己那一套塞给我时——知道主所教导的就够了：他是一（约10:30）；看见子的，就是看见父（约14:9）；唯独子是门（约10:7、9），是道路，是中保之功或中保，唯独他是人类与他的父之间的代求之功或代求者（约14:6）；而今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父，除他以外不当再想别的，因唯独他是中保：这些就够了，不必再往奥秘里钻。1748年3月21日。

1602 论有用的哲学与无用的哲学

有些灵以为：凡听来带哲学味的，都该全然丢掉——或许因为哲学或人类智慧被定罪，连带那些带哲学味的术语也该丢掉。为叫我看见他们怎样憎恶哲学，他们表象一头野猪（瑞典语 wilt swin），背上溅着血，并要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夹进了哲学术语，或以哲学方式形成观念。

1603 但他们受教：我的哲学性的东西，无非是用较简单的术语说出的某些观念。比如我说“主语与谓语”，意思是：所表述的那些——也就是谓语——该贴到主语所表示的东西上。比如先知书里论到某事，可以贴到信仰的某一条、贴到信仰、贴到人更内层的心思、又贴到内层的、贴到教会、贴到天堂；那时所取定或所领会的，就叫主语，其余所说、当贴上去的，就叫谓语，好叫谓语贴到主语上。同一件事也可以不用这些词另说，同样能领会，然后再说出来；所以这些不过是包在这类公式、术语底下的真观念。因此这是一种哲学性的言语，比别的言语更整齐；否则同一件事得绕着弯说——不认得这些术语的人常是这样——其实若不从事物本身流出来，哲学说法往往更清楚。别的也一样：什么是形式、什么是性质，以及同类的，都不过是真理的观念，好叫人能用简短的话表达内层与更内层。

1604 滥用却在于：哲学家停在术语上，为术语争辩，又合不拢；于是事物本身的观念全没了，人的理解力被缩到后来除了术语什么也不知。他们要用自己的术语去领会事物时，只把术语堆起来，把事情弄暗，以至丝毫不能懂，属世的光也瞎了。这样，没学问的人反而观念更开阔，也更能看见什么是真，胜过这样的哲学家：这人留在自己的泥里，像猪一样——所以向我表象成猪，或野猪——又变成林中的野兽，因他像野兽一样在真理里乱闯，把真理撕碎、杀害。

1605 所以人若只粘在术语上，又从术语推论、堆砌含义，以至剩下的无非胶在一起的经院字眼，那么凡他们自以为包在里头的，其实全不知道，而且对他们比对那些根本不认得这类公式的人更隐蔽，于是凡事都怀疑。

1606 此外，那些把人心弄暗的哲学，也包括这类推论的形式：被收进人为的规则里，尽管真理本身那样明白，人人不用这些也能清楚看见。这类哲学家于是把知性缩窄、弄暗，以至连已经看明的真，也被不断叫进怀疑里。

1607 所谓哲学或人类智慧，也包括寓言与废话，尤其像拉比们从前有、如今仍有的那些——数目极多；埃及人的魔术也一样。1748年3月20日。

1608 因为唯独信仰将在一切里、在实行里，所以唯独主将在人的一切与每一细节里

先前已显明（见第1471节）：属天者怎样用观念知觉仁义的行为、仁义本身、以及知性里的信仰——就是：除了信仰以外什么也没有，其余的并不显现。由此推出：唯独主在一切与每一细节里，因为信仰向着他，信仰也出于他，所以信仰就是主；由此又推出信仰所属的那些，少数人才能知觉。1748年3月20日。同时也推出：唯独主活着，天堂、世界与地本身是死的，从他得生命。

1609 论内层天堂

我曾在内层天堂里，那时有些灵也同我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尽管在天堂，我并不在某种出神的观念里，乃仍在身体里——因主的国在人里面，也无处不在，或说无论在哪里；所以主乐意时，人可以被领进天堂，却不必在出神的观念里。那时我就像如今写这些时一样，只是内层在外层里；所以那些灵在他们的世界里与我同在——因为我们的推论与我们的欲望在灵界里，身体里与之相应的是感官的事物。

1610 所以内层天堂在程度上是在灵界之内；因为灵界与天堂分开，灵从身体的事物牵引自己的东西，因而与身体的、属世的相结合；或者更确切地说，灵界对我们身体的事物的关系，像较粗的大气世界对水与地对的关系；所以灵界占有身体事物的内层。

1611 内层天堂相对灵界，是在更内层的程度上；因为灵个别所行的，我能感到、听见，因而能分明地知觉；至于天堂，却只能知觉到他们按共同在作用。

1612 然后他们借灵与我说话；那时灵不能不说话，尽管他们一反思到自己是被内层天堂里的那些所引导，便感到被迫，也想与他们分开。平时若不反思，他们被推动时便以为是出于自己的权柄——这事我也与他们谈过。

1613 我分明地知觉到内层天堂的作用，像触觉分明感到的那样，而且相当久。共有四种作用：第一种在脑里，差不多对着左太阳穴一带，那是他们共同作用于理性器官的。

1614 第二种共同的作用或动作，是在肺的呼吸上，偏左。那种情形若描出来几乎难以领会：它从内层柔和地引导我的呼吸，叫我不必用什么意志去吸气或鼓气；天堂从内层掌管它，所掌管的并非肺的实质，乃是肺的鼓动——肺的运动从那里来——因此是在眼看不见的内层纤维里。因我分明感到鼓动由天堂掌管，并不出于我的自愿，以至不必自己去吸气或鼓气，乃由天堂牵引；鼓动的节拍按时辰仍像平常那样。

1615 第三种天堂的共同动作，是在心的收缩与舒张上，也分明感到，却比别处更柔和。它的搏动在柔和上像呼吸的鼓动，节拍却像平常的心那样有规律，在每一次呼吸的节拍里大约有三下，却又这样：收束到肺的节拍里，并在某种程度上掌管肺的节拍。肺的节拍是心的共同节拍，仿佛由心的节拍合成；心的节拍尽头收进肺的节拍，彼此的关系仿佛天使回旋的运动——别处已见（第489–491、

600–608节）。至于肺的节拍怎样起头，我不能知觉；但在每一次鼓动末了怎样渗进肺，多少能观察到。所以心表示属天的，肺表示属灵的；二者的相似在于：属天的怎样流入属灵的。心的搏动节拍那样分明，以至一下一下能数得出，又柔和又有规律。

1616 第四种动作在肾一带，也能感到，却模糊，所以除了说他们作用于肾以外，别的说不出什么。

1617 由此如今可以推知：内层天堂构成内层的人，并从脑的本原起，经它们的全部延伸——这延伸就是身体——从内层掌管身体的一切器官；所以内层天堂从人的内层、或说从原因，构成人；又，天堂的理性事物流入器官，像理性事物通常流入内层器官、或内层的器官实质那样。

1618 灵界也一样，却是从较低、或说从外层；这世界既已与内层天堂分开，它的作用固然也在身体的器官上，却在外层；因此外层的人是这样：不能与内层结合，除非像天堂与灵界借那些能被内层天堂引导的灵那样结合。

1619 总之，无论灵界，还是内层天堂，以及更内层天堂、最内层天堂，各自都构成一个人，带着他的肢体与器官，却各有分别：灵界从外层，内层天堂从内层，更内层天堂从更内层，最内层天堂从最内层。1748年3月20日。

1620 灵因为被推动——如所说（见第1612节）——便愤愤不平，也想进天堂，他们热望这个；可是一被送进天堂，却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他们处在共同的观念里，天堂仿佛与他们分开，借他们说话。正像先前我自己（见第1562节）：我处在共同观念里时，话在那观念里头从别人来，我知觉到，却不是出于我。灵被准进天堂时，情形也大致这样：他们这样说过，如今也这样肯定。

1621 天堂借灵说话时，他们的言语有一种柔和的流动；但我不能从流动的柔和推出灵的品质怎样，原因至今还不知道。1748年3月21日。

1622 灵极爱虚构、说谎

灵一开始与人说话，就当小心，什么都不要信他们；因他们所说的几乎都是虚构，都在说谎。若准他们述说天堂怎样、天上的事怎样，他们会编出那么多谎言，叫人吃惊，而且还带着断言。所以那些说话的灵所讲的，我不准自己信。1748年3月20日。他们爱虚构；只要有什么话头摆在面前，便以为自己知道，一个接一个各有各的说法，完全像真知道一样。人若听着又信了，他们便加紧用种种方式欺骗、勾引。若准他们讲将来的事、讲全天所不知的事、讲凡人所想知道的一切，凡出于他们自己的，都是说谎。所以人要当心，别信他们。因此在这地球上与灵交谈的状态极危险，除非人在真信仰里。他们灌进极强的说服：仿佛说话、发命令的就是主自己，叫人不能不信、不能不顺从。

1623 刚硬怎样显现

圣经里常说“心刚硬了”；刚硬也分明显现，甚至能感到——却不在心里，因心表示属于情感的；所以是在本原所在之处，也就是脑里。灵魂死后在灵界显现时，有些人的脑显得仿佛刚硬了——别处已见（第862、958、1023节）——以至最外的壳仿佛又硬又胶在一起。这是用属灵的观念看见、并这样明明摆出来的；这壳会软下来。没有信仰就是这样。在我身上也蒙准经历：左脑一带感到硬块，像较大的硬核，带着钝痛或闷痛；有话告诉我：从这些硬处可以知觉——还有些不属于真信仰的。由此显明：没有信仰时，器官里实际会有硬；刚硬越大，良心越小；以致那些毫无良心——良心显在忧虑里——的人，死后脑的外表显得刚硬；这硬须先软下来，软下来时带着痛苦与折磨。1748年3月21日。

1624 此外，当我只领会圣言的字义时，通往更内层理解的路仿佛被关上了。所以只粘在圣言字义上的人，脑会刚硬、被封住，以至通往内层感官的路不通，更内层的更不通；于是盖上一层壳，由身体的或外在感官的事物胶成。通往内层感官、或说通往灵的路一开，情形就不同；这路唯独由主打开。心思只粘在字义上、不再往前时，人若凭自己去开通往内层的路，便不断有绊脚石——这事我能用许多经验证实。但这样的人并不知觉“自己开通往内层的路”是什么意思，因他以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不被主引导的人，绝不能知觉这类事，也就不能信——从那些同样不能知觉的灵身上，也可以充分看明。1748年3月21日。他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却不愿知道：就是那些借活生生的经历蒙准知道这事、后来又被放回的；在被放回的状态里，他们知道事情是这样，却不能知觉。

1625 论天使的知识

单就内层天堂天使的知识说，只举身体结构与形式上的知识一例就够了。论到身体无论哪一个脏腑时，他们不但能知道那脏腑的全部结构与运作，也能知道解剖学在最细微处所能揭开的一切经验——是否真实、是否纯正；甚至一瞬间就能知道：关于各个脏腑所说的是否如此；还有更多内层的事，人类中无人能知——这事我多次经历过——以及这些在属灵事物上所对应的。他们的知识那样大，人若知道，会大吃一惊——尽管他们在肉身生活中从未钻研这类事。这仿佛自然而然来自：他们凭主所赐的知性，知道最大的人整体上与各部分上怎样，以至在他们看来几乎像天生就有；他们绝不能这样知道，除非整个天堂表象整个人及其每一个部分，又除非主是那人的生命，因而是生命本身，而整个天堂是器官性的；所以器官性的这种知识是主所赐的。1748年3月22日。他们这样在本原里，能从本原、或说从内层与更内层，知道外面或下面的那些。

162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627 真信仰绝不能单凭认知、又凭自己的用力——想凭自己的力量把信仰贴到自己身上——而在任何人或灵里面存在

下面要说的，尽管极难领会，未在真信仰里的人与灵也都不能信，但我已凭活生生的经历受教：这些是真的。

1628 有些灵出于天生的好奇，还想多知道向我揭开的那些事；他们也知道：若极想要，便不会赐给他们。于是为要知道，他们就试图思想自己并不想知道；这企图立刻被知觉到，便告诉他们：这样仍不能知道，因他们用了这套手法——假装不想知道，好叫自己知道。灵承认，说正是为了能多知道才这样试。于是告诉他们：不该这样，乃当没有欲望，把事留给主，看他乐意时再赐。他们也试了，却仍出于自己去试；因“把事留给主”也是出于他们自己——因此仍是人为的、仍是他们的企图或意志——属灵的观念把这一点分明知觉出来，他们也承认。他们便问该怎样做；回答是：不当出于自己做任何事，因而不当反思自己。他们既做不到，便想放弃一切企图，放下一切意志，被动等候；可他们一想这样做，又被告知：这样毫无企图地放下自己，也不是纯正的。于是他们说：这样他们永远不知道该怎样做，因无论照吩咐怎样做，仍不是纯正的——因为那样并不是被主引导，乃是想引导自己，出于自己去企图、去意愿、去行动。所以他们当知道：他们的一切企图都该是主的，丝毫不是他们的；一出于自己去企图，便无非罪，主并不喜悦。因此，被主推动、从主而活，是人与灵所不能知觉的；所以他们以为那样的生命根本不是生命，其实那才是生命本身——尽管人既不当出于自己去企图，也不当把自己放成什么也不企图。这些是更内层的事，极难相信，因既不能理解，也不能知觉。

1629 后来向我显明：那些想凭自己去信、去作天使的人怎样运作，他们的信仰与企图在属灵观念里显得怎样。有一群合唱，用自己的回旋假装天使的回旋，又在回旋里赞美主，仿佛自己是天使。我并不明白，别人却说：这一切都是假装的，不是天使的，因他们不在真信仰里。在我观念里，它仿佛由封闭的线、或某种网组成，线封得那样紧，以至通不到更远，只通到语词的单纯观念，里头空无所有，观念超不出语词，因而也超不出单靠语词带来的表象或赞美。所以论到内层与更内层，他们是封闭的，因他们引导自己，并想凭自己赞美主。这网显得发白：因真理固然在里头，却也表示自我称义。

1630 后来从天堂的顶点、仿佛从天顶，有些聪明人——却是凭属世学问与哲学原则聪明的——与我说话。他们是这样：想凭哲学原则与学问来证实信仰的真理，说服自己，却仍出于自己的聪明。这显得也相似：他们的观念是封闭的，通不到更远——因当唯独主来作成。

1631 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他们的作用怎样作成：不是像属天者那样用回旋，乃用仿佛河水般来回的往复；他们观念的共同作用就这样被表象出来。这些要成为纯正的，须弯曲环绕，借回旋立成形。也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表示事情怎样：把这类东西渗进唇，再进到口，进到头的内层；这表示：这类东西是从外在的路流入他们的观念，不是从内在的路。借唇交通，表示观念是从感官的路得来的；纯正的却是从主来，因而从内在的路来。

1632 那些想从外在变聪明的人，他们的纯真被表象成一个木头的婴儿：因他们为自己假定或假装一种像一无所知的婴儿那样的纯真，仿佛某种木头的；真正的纯真——像最内层天堂的那样——却与最高的智慧与聪明同在，被表象成赤身的身体，因而成活的。

1633 由此可以看出：真智慧与幻想的智慧有何分别，主所赐的智慧与凭自己的企图得来的智慧有何分别；前者从在先的路渗入，因而充实、充分成形，后者从在后的路渗入，因而收紧、封闭、未成形；因而两种信仰也有分别。不在拯救的信仰里的人，尽其全部知性也绝不能知觉：拯救的信仰在这些与同类事上怎样，因而天堂是怎样的；可这些在天堂里那样为人所知、那样分明清楚，他们如今说：倒惊奇人类竟那样愚昧，连这事都不能领会——其实事情正是这样。天堂里的信仰是这样，信仰的教义是这样，在信仰里的人的教义也是这样。

1634 甚至那些从外在求聪明、由此认识真理的人——无论从主的圣言，还是从学问，想由此钻进属灵与属天的认知——都能把纯正的模仿到这地步：不在拯救的信仰里的人会被完全骗过；而在拯救的信仰里的人，主用属灵的观念、却用无法言说的方式，向他揭开事情是怎样。

1635 不在拯救的信仰里的人，绝不能知道，因而也不能信：启示怎样作成，人的灵怎样能像灵一样用观念与表象行动；也不能知道灵的生命怎样流入他们的生命，灵怎样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更不能知道如今这样的启示竟是有的。1748年3月22日。

1636 论取用人物来表示事物

在灵界里有异象与表象时，最平常不过的，就是取用人物来表示事物：比如取几个我所认识、品质怎样的人，当事物被表示时便取他们，好叫我由此领会那是什么；而且他们被那样掺进表象里，起初我以为他们真在场。人所认识、知道品质怎样的，便这样被取用。先知书里这也最平常不过；三个门徒看见以利亚和摩西也一样（太17:1–3；可9:2–4；路9:28–30）；其余论到地方的也一样。事物种种不一，人物也就种种不一。1748年3月22日。

1637 灵凭自己什么善也不能行

我听见灵彼此说：要变成善的。他们说想祈求主，叫自己变成善的；却做不到，因那样仍出于自己，也不知求什么。然后说想不断地思想主；这也无效，因仍出于他们。再后说想安静等候解救；这也不准，因仍出于他们。于是他们又呆又乱，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那时才知道；又说：这是准给人的，却不准给灵——灵在另一种状态里。由此可知：凡出于他们自己的，里头毫无善，因而凭此什么也得不着，唯独出于主的才有。1748年3月22日。

1638 在一个显得单纯的观念里，所含的那么多，无人能说尽

这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我只存着事物的一个观念，自以为里头不过有一点光明，却不知怎样、也不知多少。在我这里的天使却看见观念里头所含的那样多，以至惊奇——就是种种显著的表象，我却看不见；只蒙准用仿佛单纯的观念思想：里头有些东西。

1639 我向主祷告时也一样。由此可知：未封闭的观念、也就是从主借内在的路流入的观念，是怎样的——极其丰富；至于封闭的观念怎样，我还不知道里头有没有什么，或许封得那样紧，通不到更远——因里头有自我的功劳；所以一往更远去，他们的恶便须转为善，这唯独是主的。

1640 人在属灵与属天的事上所知何其少，由此可知；天使更充分地知觉这些时，他们的喜乐与福乐是怎样，也由此可知。

1641 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人人都能用摆在外视面前的一切来说服自己——我们的视觉尽管显得那样敏锐，其实那样迟钝模糊，几乎不能更模糊；凡摆在眼前的一切都能明明证明这一点，无人能怀疑。我们自以为精细的内视，其实那样粗——正如我多次对灵说的：他们自以为思想极敏锐，以至无人能懂；其实他们只要看见一个观念里头所含的多少，那里就会表象出成群的象、军队、以及有时蛇群的阵列，若敞开的话。灵也不能信这一点，因他们像地上多数人一样，把自己最微小的当作最敏锐的。1748年3月23日。

1642 不把功劳归给自己的人，一切都赐给他；僭取功劳的人，什么也不赐给他

与灵谈到：他们不该夺去或偷窃任何人丝毫东西；若连最小的也不拿，又因忠信，便会作为恩赐得着许多。灵也一样：凡把功劳归给自己、因而想把属于主的据为己有的，什么也不赐给他——因他是那样；至于想什么也不拿、也不归给自己、好叫自己多得或全得的，那带着诡诈的气味，同样不行。但在信仰里的、或说忠信的，不能夺去或据为己有任何东西，因被主引导，所以不能；因此他们才是得着许多、甚至得着凡他们所想望的一切的那些。1748年3月22日。

1643 无人因生前教导了许多，便在天堂里为自己索取什么

有两个生前我认识的人，教导过许多，讲道也相当殷勤；他们开始说：如今仍带着教导的热心。我看出：他们生前的热心仿佛又活过来了，却向我隐藏这热心出于什么欲望。我又与在我上方很高处的另一些人说话——我以为他们生前也曾是教师，因此在极高的天堂里——谈到某个人：生前极热衷教导，生命几乎就在这上头。于是有机会谈下去，我说：不知道他们教导的欲望从哪里来；我知道他们生前是这样，但有些人所以怀着这热心，是为在世人面前听来像聪明——这欲望激发他们，所以凭这热心或劳苦在天堂里不能指望什么赏赐，因是为着自己，好被人看作聪明。另一些人是为由此作大、升到尊位；另一些人为利；另一些人是被迫，因要讨口饭，心里更以别的或属世之事为乐；另一些人出于天生的热心，仍一样不能因此指望什么。至于教导上的热心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乃是主的——他们自己讲道时也承认。所以人若在来生把功劳放在这类热心上，在天堂里什么也得不着。

1644 这些从极高处与我说话的人，对别人则极力搜罗凡能找到的恶，极殷勤地搜寻；可我觉察到他们自己也曾放荡。于是问他们：为什么只搜这类事、只想找出来，为什么不宁可找善，好叫恶得原谅——那才是主的？他们承认了。于是又谈到那些只搜恶、不看善、好叫自己显得比别人大的人；他们也承认正是这样，却仍不能换别样做，因他们继续这样做。1748年3月22日。

1645 属天者喜爱柔和的声音与字母，尤其挑选元音，又把某些辅音弄柔

与属天者交谈时，我几乎找不到合他们的词；凡带着某种刺耳、带着他们觉得偏硬的某些辅音的，他们都想丢掉。他们爱流动的，像河水一样，所以要元音，因元音流动；辅音若带上，他们也加以弄柔，叫几乎感觉不到。

1646 由此我想到：诗篇与先知书里是否也一样，能否从词语与言语推知：借他们说话的是哪一类灵，又能从回旋与收束推知。1748年3月22日。

1647 我从表象、异象、以及与灵和天使的交谈所学到的，唯独出于主

每当有表象、异象或交谈，我便被保持在内层与更内层的反思里：从中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善，因而我该学到什么。摆出表象与异象、以及说话的那些，并不怎么留意这反思；有时他们一觉察我在反思，甚至愤愤不平。我这样受教，所以不是出于任何灵，也不是出于天使，乃唯独出于主——一切真与善都出于他。甚至他们想把种种事教导我时，几乎无非虚假；所以禁止我信他们所说的任何话，也不准把属于他们自我的任何东西塞进来。此外，他们想说服我时，我却知觉到一种内层或更内层的说服：事情并非他们所愿的那样——这也叫他们惊奇。这知觉是分明的，却不容易按人的领受力描写出来。1748年3月22日。

1648 论天使临到木星地球的人之前怎样预备道路；并论施洗约翰

木星的灵中间有一类，临近时会把惧怕与恐怖灌进人；其中一个贴到我左侧肋下，用他自己的方式说话：起初仿佛有点咬牙的刺耳，后来像他说的那样用唇，以至言语的声音听来像有人响亮地抿着唇。话并不连贯，乃相当分立，言语的观念或语词并不紧挨着，以至我须等相当久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关于他所讲的，也灌进一点恐怖。他除别的以外还告诉我：在他们地球上，天使临到之先，常先差这样一个人来，预备人迎接天使；他也谈到那些天使，并告诫我好好接待他们，不要有任何伤害。我回答：这不在我，乃在我所在这地球的灵；他们若在场，我管不住；若那些木星的灵能管住，那就好了。

1649 后来那地球——也就是木星——的天使来了；我从他们的言语能认出他们是另一类、因而来自另一地球。他们的言语不是用语词，乃用观念；观念扩散到整张脸，叫脸仿佛一同配合。起初说话者的源头仿佛从唇开始，再由此到四周——这一点我虽模糊地感到，后来也有人告诉我。观念仿佛是连续的，固然分立成语词，语词却不大听得见。他们说：与自己地球上的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因那里有从唇起的脸的言语——先前已见（第529–530节）。

1650 后来他们说得更连续，以至语词几乎觉察不到，乃仿佛一个连续的观念；尽管由此在我这里仍形成语词，却叫人几乎不去留意——正像人毫不反思语词、只留意意思时，语词仿佛不存在一样。这里虽然相似，却有分别：我觉察到语词仿佛消失，言语单靠观念继续下去，却比听见语词时更可理

解。这种更由连续观念组成、或说仿佛一个连续观念的言语，也推动整张脸，源头却从眼睛起，再四面散开；所以这言语比先前那种更内层。他们也谈到与自己地球上的人这样说话——尤其与更好的那些。

1651 然后他们又这样说：脸并不一齐说话，也不用整张脸合宜的动作配合，像先前那样，乃在我感觉里脸静着；那时他们在脑里说话，叫脑也同样被推动——这运动或同振我不大能感到——却是更连续的观念言语，以至仿佛由许多合成一个这样连续的观念，我仍能领会。

1652 后来他们说得叫我一点也不懂，天使却比我领会得更好；因那仿佛极细的气流，我分明感到，他们说什么却细到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与自己地球上几乎已是天使的人就这样说话。这类言语别处我也记得听过，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旁边有人说他们很明白。所以这是更内层的言语。

1653 这些言语的种类像种种流体：第一种像流动的水，第二种像更稀的水，第三种像某种稀薄的大气，第四种像极细的气流，到不了人的知性。

1654 在我左侧的那个灵（见第1648节）有时插话，说他不懂他们的言语；那时他处在不能领会的状态里，因那言语更内层；却仍按自己的节次说话，并像往常一样责备我：要我谦和地对待他们——因是我们这地球的灵夹进了一些叫他们不悦的话、又去惹他们。于是那灵告诫，叫这类事不要发生；我对他说：那样的是我们地球的灵，不是我。

1655 后来这责备的灵又说自己能懂他们所说的；那时他进到能知觉的状态，并被挪到我的左耳边，这样比先前更快地向我耳中说话。

1656 由此可知：在整个天堂与地上的情形怎样——先差一个灵来预备道路，好叫天使临到；他又灌进惧怕，并告诫要人情地接待将来的天使；这灵插话时较硬，也说自己不懂天使在说什么；后来被带到较好的状态，便说自己懂了，又不断在场，不断预备心思，并设法挡开不近人情或不配的事。由此分明可知：正如整个天堂与地上有先遣者的规矩，施洗约翰也被先差来，宣告主的到来；约翰与主的关系，正像这灵与天使的关系；约翰也曾怀疑，因不懂主所说的——正如所记——后来受了更好的教导，便能知觉，像这灵被挪到耳边时一样（见第1655节）。同样，主的言语也是这样——含着内层，并由此含着更内层，如福音书约翰所记；末了他又说些他们所不懂的，那是更内层的，像所说的大气与气流那样（见第1653节）——向我显现过。但仍是外在的言语，也就是从外在的路渗入的。1748年3月23日。

1657 木星地球的灵借唇与牙龈与我说话

木星地球的灵——却是另一些——也用别的方式与我说话，就是借着唇本身，叫声音经唇进来，因而走的路与先前天使的不同。

1658 此外他们也借我的牙龈说话，叫牙龈连同牙齿几乎带着一点痛感来知觉；牙龈被收紧，感觉分明，以至牙齿虽不真痛，却像能痛。他们说：在他们中间，这类言语就是这样收紧牙齿，叫人感到痛；又说这是尚未成天使、因而新近进入来生的灵的言语。声音这样从另一条路流入，可以知道——就是经耳咽管（见第1541节）。

1659 先前与我同在的那些，想被称为天使，因他们的言语是那样；却向他们显明：这里恶灵也能说得那样细、那样觉察不到——因那是他们的思想，有些恶灵用来败坏别的灵，也败坏人的思想，像他们多次在我这里试过的那样。但言语仍有分别：我们这地球的灵不能把言语定在脸上。

1660 可是木星地球的灵谈到主，又说他们唯独敬拜他，便告诉他们：不能不被看作天使。因此——如今临到我心里——他们构成灵的天堂，却不构成灵界。

1661 此外，天使借灵与我说话，这是从内层朝外层作成的；木星地球的灵也注意到这一点，因而知道：只要他们还是灵，言语是从外在的路来，天使的言语却是从内在的路来。1748年3月23日。我知觉时，天使从内层作用于唇，却是从内层；又从左眼的内层作用——这些我并不知觉。

1662 人的记忆在来生仍完整保留

来生的灵魂，看似失去了个别事物的记忆——也就是身体的记忆，里头附着纯粹物质的观念——因他们不能从那记忆里唤起任何东西，尽管知觉与说话的官能仍像生前一样完整。其实是这样：主这样安排，叫灵魂不能从那记忆里抽出任何东西；否则他们会唤起生前同样的事，过同样的生活，便不能被成全。但那记忆仍在，却不是主动的，乃是被动的，能被别人唤起。凡他们生前做过的、见过的、听过的，一用相似的观念向他们述说，他们立刻认出，并明明知道自己曾这样说过、见过、听过——向我证实的事例那样多，若要写出来可以填满许多页。事情既是这样，便可知：他们保留着自己全部个别事物的记忆，丝毫没有失去，只是不能从中抽出什么——原因如上所说：如今他们被领进生命，因而不再出于自己的那些行动。灵魂却绝不知道别样，只以为自己是从自己的记忆说话；有时他们也确实这样说——我听见过——其实是从内层记忆说话，借内层记忆唤起身体记忆里的那些。至于他们怎样能这样说话、甚至讲道，是另一番探究的事。他们承认自己忘了个别事物，并因此愤愤不平；只准他们记得能从我记忆里唤起的那些。此外，灵唤起我记忆里的那些，便照着他们从肉身生活所带来的生命说话——因他们不能唤起别的——又按他们所处生命状态的种种不同而有变化，那状态是借着他们所插入的群体带来的，于是那时说话便不同。又因他们从自己的爱之生命说话，那生命显露得相当分明，所以别的灵能唤起许多他们所承认的事，这样便唤起他们所说、所见、所听的那些进入记忆。但这一切唯独由主引导。1748年3月23日。

1663 论放荡之罚

在我头顶上方、中等高度处，有一个灵，生前过放荡的生活，同时也相当殷勤地读圣言。我听说他生前怎样：以花样为乐，以至没有一个是他恒久所爱的，乃住在妓院里，与许多人行淫，后来又把每一个丢掉。由此推出：他骗过许多人，也不分对方是否已婚；又因此脱尽了一切实在的婚姻之爱，以及要有孩子的欲望；因后来他这样做并不伤良心。于是他染上了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染上了一种不自然的性情。

1664 他受罚是这样：在头顶上方中等高度的区域，当着灵与天使的面，被赶到一根拉紧的绳子那里；一撞上，便低头想钻过去，随即背脊贴着绳子被捆住，像一块布一样一直卷到脚——我看见一只脚还粘着——以至从脚到头，他的前部都敞在灵与天使面前。他就这样被卷着，叫一切灵与天使都看见；同时又被灌进羞耻，也灌进痛苦。

1665 从那里解开后，他来到我右侧，与我说话，说自己生前是那样；却带着羞耻说话，以至不敢再抬头看，也不愿离开我这一侧。又说自己被撕扯得那样厉害，以为什么也不连贯了；却仍谦和地说话，并后悔自己曾是那样。所以他所受的折磨，也不像别的过过这类放荡生活的人那样重。1748年3月23日。

1666 论脑左右两侧的那些

脑左侧的那些与身体右侧的相应——这事蒙准我凭经历知道：灵作用于脑的左侧，感觉便经纤维传到右鼻孔与右手掌；他们同时也说到：引流就是这样。

1667 此外木星地球的灵说：知性所受的作用在脑右侧，稍在太阳穴上方——那时我也因自己不知的缘故把手按在那里；所以脑的右侧归于知性的，左侧归于情感的——身体里却相反：左眼归于知性的，右眼归于情感的。1748年3月23日。

1668 论那些绝不承认自己曾在身体里的灵；来自另一地球

有一类灵，在肉身生活中那样轻视身体，以至恨恶身体，也受不了别人说他们曾披过身体。这一带有几个与我说话，说不愿到这里来，因以为这里的人都披着身体，于是被这里的灵辱骂——因这里的灵不断思想身体，又把他们表象成自己也带着身体的。于是出现这样的事：仿佛向他们表象出蛇，把蛇扔到他们身上；蛇从外面挨近他们，随即又被扯开；甚至还用蛇捆住他们的两臂，他们费力才甩掉。我问这是什么，他们回答：是这地球的灵给他们这样的搅扰，因这地球的灵思想自己带着身体，并因此称自己为人；而这些灵并不这样思想自己，思想不合，便向他们表象出这类东西。

1669 这些灵说自己从未披过身体，在自己看来也不显成身体的形，乃只显成云，几乎不成人形。有些灵也曾几次向我这样表象：像洁白的云，带着粗糙、几乎认不出的人形。我问从哪里来，他们说不知道，因不愿自己曾是带着身体的。由此我被说服：他们若论到木星地球的灵说得好话，便是从那地球来的——因那些人也全然轻视自己的身体，愿在地上像灵一样活着，不像披着身体的；所以称那些身体为虫子，或蠕虫的食物。他们这样思想，这思想又渗进灵的观念，观念便形成蛇的样子。

1670 至于他们是否来自木星的某一颗卫星——卫星像月亮一样，并不被同样的大气环绕——因而在那样的小世界里被造成别样、或带着另一种身体：我还不知道，尽管他们对我这样说过。因我不能有人的观念，除非是住在被大气环绕的地球上的那些；所以尽管对我未知——因我不能有这类观念——我仍不愿全然拒绝：因身体的形完全按大气的状态、以及他们所在地球上许多别的情形而定。1748年3月23日。

1671 他们说：很少到这一带的灵那里去，也不到那些多思想自己身体的灵那里去，乃为自己活着；又说他们人数比其余的少，也不能像别的灵那样，向自己表象自己曾在那样的身体里。

1672 他们是正直的，以至被称为正直本身；别人加给他们伤害，他们也忍受，毫无报复或偿还的欲望。一靠近那些思想自己身体的灵，他们便逃走——因他们不愿思想自己的身体，也不愿听任何相关的话；所以他们的群体与别的灵的群体不合，于是生出焦虑，甚至叫我陷入焦虑——我觉察到焦虑正是因不合而生。后来他们从远处与我说话。

1672a# 我问他们是直立行走，还是像虫子一样爬；他们说直立行走。我再说：没有脚怎能直立走？好叫他们唤回在自己地球上生活的观念——他们却不愿听自己曾有脚。我问是否由父母所生；他们说是生出来的。我问是否有人的脸；他们说当然有脸，而且如今是美的，也受不了听我思想他们没有脸；却仍坚持自己没有身体。我向他们表象成虫子脱掉外皮、像蛹一样出来时，他们喜欢这个，也几乎愿意自己曾是那样。由此可以推知：他们曾披过身体，但生前那样轻视自己的身体，以至看作粪土、看作蠕虫的外皮，并渴想脱掉——免得它们作拦阻——因而生前就像灵一样活着，又这样死了；因此在那些爱自己身体的灵中间也生出焦虑。看来很可能：他们生在木星地球上，其中有些就是这样。

1672b# 他们承认我们的主，像木星的灵一样，唯独敬拜他，并因此说自己是正直的。

1672c# 彼此的厌恶造成了我所感到的焦虑：我们地球的灵一见他们临近便厌恶他们，因他们厌恶关于身体的思想——而我们地球的灵所在的气场正充满这类思想，因气场由思想形成，先前已见（第1668节）；相反的气场一相遇，便有厌恶，厌恶又生出焦虑。因此也有我们的灵向他们表象出盘绕的蛇：蛇一捆住他们的臂，他们便费力甩掉。可我写这些时，他们连臂的观念也不愿听——这又表示他们曾披过身体，却那样厌恶自己的身体。1748年3月23日。同样也表示他们曾有腰与脚，因蛇也显在腰一带，如此等等。

1673 他们生前的意见是：以为自己从永远就是灵，所以极不愿被说服自己是生出来的，坚持自己从永远就是灵；却仍被说服并非如此——因他们绝不愿意欺骗任何人——便说：如今知道自己并非从永远就有，乃像别人一样生出来的；只是曾抱着这意见：自己的灵从永远就有，像这地球上也有些人那样，然后被灌进身体。他们那样正直，以至也感动我的心——尤其因他们后悔曾那样想，如今知道自己并非从永远就有，唯独主是从永远就有。1748年3月23日。

1674 有些人一临到我，我的脸便发热——这也是他们临在的记号；平时他们离得相当远，在头的平面上朝前偏右，对着额的右侧。

1675 有一个责备人的灵来到我这里，却不像木星地球那些灵（见第541、545节）那样站在侧面说话，乃在头顶囟门或搏动的泉源一带，在那里与我说话。他能探察较细微的事，并按整齐的关联把它们抽出来，以至把思想保持在事物的连贯上，并不离开；他把所找到的抽出来责备我。有些他想提出的不准提出；他所提出的，是他以为属于我、又以为我是原因的那些。与他谈了一会儿，蒙准知道：他正是如今所说这类责备人的灵——在他们肉身生活中责备人，却用精微的方式；由此也可推知：那一带或那地球的人思想相当深，所以这样被责备。于是也准我同样与他说话。他也想成为天使；可我对他说：单单搜人的恶，却不看善、也不因此原谅恶，这不是天使的。他坚持说：这是为叫人改正才做的，因而是善。可他一听见这不是天使的，便回敬我说：这样与他说话、揭他的恶，也不是天使的。我对他说：事情一显出来便不能不说；我并不是去搜他的恶，乃是他自己向我显明自己的恶，因而仿佛是他自己对自己说——因从他来的才由我说出来。那时他不愿再留下；却仍喜欢我曾说：只要他不爱这类事，他还能成为天使。说他能成为天使，叫他高兴；关于这事我又与他谈了一会儿。

1676 此外向我显明：这类较好的灵是怎样的形——仿佛一片黑云，里头掺着人的洁白，却没有形，像常有的带射线的云那样；他们说自己里头是洁白的。又说他们希望成为天使；那时这黑便转为美丽的蓝色——也向我显出，是灿烂的蓝。由此也可推知：他们来自那一带，或说那一地球。

1677 这些灵很惊奇：我说这些要写下来，并能传遍全世界，叫单单凭文字便为成千上万的人所知。他们说不曾蒙准有这种技艺，以为会是魔术；可我对他们说：这种技艺在我们地球人人皆知，因而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因据我所知，这地球上没有人像别的地球那样与灵交谈，所以不能用那种方式改正；这地球上的人固然从启示知道有天堂、有灵与天使、有死后的生命，却仍极少有人信——因并不与来生的人交谈。那时他们满意了，并被说服：对我们这地球这是必要的，对他们自己的地球却不必，因他们被天使用种种方式教导。——这些是他们的话，从他们的口或思想写下。

1678 我问他们是否借我的眼睛看见摆在面前的对象；他们回答看不见。我再说叫他们说实话；他们回答：不愿看见那些，因是物质的；又或许把自己的视觉从那些收回，好叫看不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1679 又与他们谈到他们的子女；他们说最多有三四个孩子；各家与别家分开；他们满足于住在小房间里。其中一间向我表象出来：建筑相当讲究，圆形处有一个灶，光从那里照满整间有桌子的屋子；两侧是床——只有一张连续而长的床，像一道墙，他们一个挨一个躺着；罩单是偏暗的橙黄色。

1680 圆形处的光像活的火焰，升得相当高。他们教导说：那火并不燃烧，只发光；他们那里有这类木头，劈开放在灶里，便像较亮的火焰一样散布开来。光那样亮，颜色也像我们的火焰，以至我以为是燃烧的火；整间屋子因此明亮。两根这类木头向我表象出来，里头有那样的光，显得里头像有炭火，或说纯粹的火透出来；这类木头劈开放在灶里，他们便在光里。

1681 我向他们表象我们地球上宏伟的宫殿——我们的灵很赞叹——那些灵却不看重，因是石头与同类材料造的，他们称之为怪物，又因有大理石雕像。他们叙述自己那里有更宏伟的；向我们地球的灵表象时，那些灵说从未见过更宏伟的。其中不那么宏伟的几样，只零星向我表象；更多的不准，免得粘在我记忆里。那是他们敬拜主的圣堂：是高大的树——他们说极高——他们这样安排，叫粗枝四面伸开，再加以连接、驯服、修剪、伸展，便形成宫殿，而且连成一片，有拱门与美丽的入口，从一个拱形居所到另一个，这样伸过相当大的空间，以至仿佛形成整座树林。廊道纵横，带着拱形入口与门；一进到里面，仿佛整座树林上都是走道。内里向我显出的，除了门扇、以及一切都是用树枝这样整齐做成的拱形以外，并不多。他们也从地面做成宏伟的台阶，斜着向上，同样用树枝连接，既为功用也为美观；人沿台阶上去后，便跪着敬拜主。下面构成这些建筑的树是四棵四棵的；他们把四面散开的枝派上用场：有的作地面，有的作门扇，有的作墙壁——墙壁是有门扇的——有的作屋顶，阳光也经屋顶透进来给光；在地面与门扇一带的，他们刮得更白。下面走道的外饰，叫我们的灵大为惊奇，并描述说再没有更宏伟的，超出描述。两三样分开显出的，是着色的；他们尤其爱美丽闪亮的蓝，这最叫他们心里喜乐；此外还有偏暗的橙黄，以及少许洁白。但他们只住在地上，不住在高处——高处对他们是圣的。他们这样称赞并看重自己的建筑术，以至宁可要它过于一切，因他们爱自己的建筑，也爱自己房屋的单纯。

1682 我问他们：他们那里恶人怎样——因如所说，灵是正直的。他们说：不准人作恶；若有人思想恶、行恶，先有某个灵责备他，告诉他：若再这样做便会死；也不准他再做那样的恶，否则便死，而且是昏厥而死。这样那民族便得以免于恶的传染。——有一个这样的灵在我这里，像在那里责备人那样与我说话，也按他们的规矩给我腹部一带一点痛；又告诉对方思想了或做了什么恶，用腹痛惩罚他，并说若再这样做便会死。（这在我们这里对应良心的刺痛；因与灵交谈的人，痛是分明的。）有一个人说：他们昏厥而死，如今就变成这样的灵——就是折磨人、责备人、告诫人的那些。他在我后脑一带，在那里说话，而且带着波动。1748年3月25日。

1683 论婚姻之爱，以及父母对子女的爱

真正的婚姻之爱从哪里来，父母对子女的爱从哪里来，对孙子的爱又更大——这一点无人不知道有这些爱；可是因这些爱里头有属天的，便须从天堂来，并作为普遍的流入万人的心思。若无最内层与至高里的原因，这类事绝不能有；若无最内层与至高里的原因，也绝不能存在——因没有原因与本原，什么能存在呢？本原是分明的：就是主爱宇宙——天使、灵与人——如同属他自己的；因此那爱本身可比作婚姻之爱，也论到主如同新郎与丈夫，论到教会如同新妇与妻子。若无主对每一个人的爱，又无他分明流入人最内层、并由此流入更内层心思，便绝不会有任何婚姻之爱，因而也绝不会有从婚姻之爱以种种方式衍生出来的任何对善的爱。同样，若非主像父爱子女那样爱每一个人，又若非最内层天堂从主出发像母亲爱婴儿那样，便绝不会有亲子之爱；亲子之爱对孙子更大，这不能由自我印上，爱这样下降，也从那里来。1748年3月25日。

1684 续论不愿承认自己曾在身体里活过的灵；另一地球的灵

我问他们：既那样厌恶身体的事物，甚至不能与那些挂念自己身体的人同在，又怎能那样看重并爱他们那里的房屋与树屋一类？他们迟疑了一会儿，不知怎样回答；末了说：所说的那些是他们属天的事物，所以在自己的天堂里以同类为乐——因在肉身生活中，他们把上面用树造成的屋宇当作属天的来珍爱，也知道天堂里有这类东西。因他们不像我们地球的居民那样被种种爱所牵引——占有、财富、建筑物、排场、丰盛的饮食、华美的衣着，也不被群体的数目所牵引，因各家独自生活——所以他们所能看重并爱的，无非这类东西；由此并不推出他们看重自己的身体。1748年3月25日。

1685 所以他们生前既没有别样的喜乐，又指望来生有同类却更完全的，那么他们以之为乐、加以看重并爱，便不足为奇；同类且更完全的，也在他们的天堂里向他们表象。其中有些人说：他们知道本质的喜乐不在这些东西本身，乃在从它们流出的、以及在它们里头的那些。此外，他们像厌恶自己的身体一样厌恶身体的事物；由此我再次看明：我所感到的焦虑——像先前一样——是因我们的灵厌恶他们、他们也厌恶我们的灵而生，见先前（第1672节）。

1686 他们的作用在左膝上下一点，带着相当分明的波动振颤；由此可推知：他们所爱的不是脚掌一类身体的事物，乃是属世的——因膝以上经大腿一半一带的这类运动表示属天的；所以属天的与属世的在他们那里结合，他们正是属天与属世相结合的那些，像另一些人是属灵与属世相结合的那样。1748年3月25日。

1687 那地球的人因恶受罚时，便向他们显出一个大口，宽得像狮子的口，颜色却难看，是青黑的；他们一看见这口便害怕——因连听也不愿听，更不愿看见——称那惩罚他们的为魔鬼；却只惩罚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亵渎圣物的人。1748年3月25日。这样的口一靠近，仿佛要吞下头、把头从身体撕开；据说在他们那里这带着极大的痛苦。

1688 论构成硬脑膜部位的那些

有许多灵在我上方中等距离处，在头顶上方脑的区域；他们用仿佛共同的搏动来作用。第一种仿佛上下往复的波动，带着一点偏冷的气息吹到我额上，以至他们仿佛有共同的往复运动——因我多次感到灵的群体有这类运动；这里是上下往复的，由此可推想他们不是内层的——内层的运动是借回旋作成的。

1689 后来这些人摆出火焰般的光，相当亮，在左颏下（瑞典语 hak）；后来在左眼下，却较暗；再后在眼上方，也暗，却仍是火焰般的光，不是洁白的——因灵也常显出某些光。

1690 后来我把左手按在颅骨或头的左侧时，掌下也感到上下波动的搏动。

1691 我问他们是谁，他们不愿说话；有话告诉我：他们不乐意说话。一被推动去说话，便不愿，说这样会被认出他们是怎样的。我觉察到：他们正是构成硬脑膜部位的那些——硬脑膜是脑里属灵与属天之物的共同衣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衬底；因硬脑膜虽铺在上面、显得在上，其实并非盖在它们之上，乃衬在它们之下——它占有脑的外层，而属灵与属天的是内层。

1692 构成硬脑膜部位的，生前并不思想属灵与属天的事，也不谈论这些；却是这样的人：以为除了属世的以外什么也没有，以至以为属灵与属天的就是属世的；因内层粗钝，也不能有别样的观念。但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若被逼承认自己对属灵与属天有怎样的观念，也只能说那是某种属世的，通不到更内层。可他们仍像别人一样参加神性敬拜，祷告，歌唱。这些人构成硬脑膜部位，并不在灵中间，乃在精灵中间；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对应心的搏动。

1693 后来另有一些人也发出搏动，却不是上下，乃是横向——用手也能感到；又有一些不那么往复，却更满，以至搏动充满掌心；又有一些搏动从一个手指跳到另一个，仿佛蹦跳。后面这些在头外感到，先前那些在头内；这样有种种不同。我不大受教他们是谁，只知道：那些谈论、并多少思想属灵与属天之事、却只从外在感官或外在感官的经验出发、此外什么也不懂的——我听来仿佛出于女性——这些人构成头外皮的部位；因越是从身体感官推论属灵与属天的事，便越往外走。1748年3月25日。

1694 论放荡之罚

有些人在肉身生活中思想放荡，把别人所说的一切——连圣洁的——都扭成放荡。年轻人在心思被年龄占住时，常有这种习气；可若成人与老人也这样——凡所听见的都往那一边扭、或像那样翻滚——便受这样的罚。

1695 到来生他们仍不罢休，仍怀着同类观念；观念既占着统治，便把凡所听见的都扭成放荡；又因他们的思想变成表象，所以一知觉到什么，便扭成淫秽的表象，摆在别的灵面前，叫那些灵绊跌。因此天使也厌恶这些，甚至憎恶——尤其当这类表象落在单纯的人身上、那些人丝毫预料不到时。

1696 罚是这样——我看见了，也因看见而难过；不知那人是谁——当着他所伤害、所绊倒的灵面前，他被平放着，像一卷东西从左往右很快地转，再横着换一个姿势转，这样几乎在一切姿势里转，好叫人人都看见。有时穿着衣服——因生前是那样，想用衣服遮住自己——有时半裸。他就这样平着朝多个方位转，又在灵观看下滚转；羞耻这样灌进他——从他不愿被剥去衣服可以看明。又用另一种方式转：从头和脚转，像绕着轴；被甩着转时，不是顺着轴，乃是横对着轴。然后再平着往右又往左；又带着痛苦往右，像轴一样带着抗拒——因有两股力在作用：一股环转，一股往后，以至被强迫朝他所滚向的那一边；既是两股力却仍朝一边，便带着撕扯，因而带着痛苦。罚这样从那毛病并由此而来的幻想里展开，是毛病的后果，因而跟着毛病，成了毛病的形像——这很奇妙。

1697 后来他躲到某处，羞于再说话；灵用种种方式试探他，看是否仍坚持同类思想；因那时羞耻与痛苦还在记忆里，他便小心不泄露任何同类的事。这样仿佛自己躲着，尽管他们知道他在哪里。1748年3月26日。

1698 这罚显在前方差不多中等距离处，在右眼的平面上。

1699 论方位

奇妙的是：在灵界里，在诸天里也一样，凡所发生的事，以及无论何处的属与种，都守着自己的方位，绝不改换；因此某个灵或某些天使一出现，或任何事物一存在，都发生在各自确定的方位上。方位相对于人的身体而定；一知道它们相对身体在哪里，便能知道他们是谁、怎样。尽管同一方位里也会有不相似的，仍能从别的记号认出那是什么、他们怎样，而且绝不失误：比如池在哪里，欣嫩在哪里，污秽的灵——在桶里的那些——在哪里，构成结肠的那些在哪里，其余一切也一样。

1700 方位里的距离也一样，那样确定，以至从不失误。

1701 方位是对着人的身体而言的：或在头的平面上，或其某一部分——如额、两鬓、右眼或左眼，或偏左偏右；或在肩胛、胸、腹、腰、膝、脚、脚掌的平面上；也有垂直在头顶之上的，同样可在额上、前顶或后脑之上，偏左或偏右，偏前或偏后。凡显在那些方位上的，只要还是那样的品质，就不会错：他们确在那里显出。脚底下的，是在下方之地，深浅不等，正像上面那些高低不等。

1702 他们也按自己里头的变化改换地方，因为方位与他们的本性、性情相应。有些人也改换地方，却仍落在同一方位里，只在其中游移；由此同样可以认出他们是怎样的人。

1703 不能说他们实际就在那里，尽管看起来如此。情形与高度、临在一样，位置也一样。他们这样显在眼前，是因为整个灵界与整个天堂都表象并构成大人；所以当人像灵一样时，这些便这样摆在他面前，也摆在每一个灵、每一个天使面前。这只是表象，可从这点看出：若有多人同时观看，同一对象又处在他们之间的一段距离里，在各人看来仍是一样，不会在一人背后、却在另一人面前。

1703a# 奇妙的是：这样的位置竟能不经某种特定定向就显出来；灵一反思那位置，有时往往会变，却仍凭某种属灵的观念，知道它相对于身体的位置。1748年3月26日。

1704 人心、灵心或天使之心里掌权的，凡所听见的都往那里弯

这是普遍的事实，因而人人都能知道：心智里若有某种思想、情感或欲望掌权，别人所行、以及自己所听见的，便都往那里弯。所以那些好色的人——先前已论过（见第1663–1665、1694–1698节）——无论听见什么，都折成自己心里的淫秽异象，再折成淫秽的话。别的情形也一样。

1705 善在里头掌权的人，几乎无不把事物转向善，并加以原谅。因此，凡从主来的，以及凡被主引导的，都把一切转向善。1748年3月26日。

1706 论灵的不定状态

我曾与周围的灵一同处在不定状态里。那种状态是：他们完全不能反思自己，仿佛在宇宙里成了无有——正合某些人对灵的观念。至于我自己，几乎不知是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外，因对身体毫无觉知——那时不给反思身体；于是觉得自己仿佛没有身体，观念被定到宇宙里，仿佛消散，并不定回到

我自己。定向到自己里头，才叫人觉得自己是自己所想的那种样子。总之，那状态与平常状态不同；除了说话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仍说话，我也说话，那话却仿佛不是从某个特定的人出来，乃像宇宙里的声音；眼前只见天蓝色，带着小星。

1707 由此可知：灵觉得自己是什么，都出于观念定到自己里头，以及对自己所说之事的反思；没有这种定向与反思，灵与人在自己看来便什么也不是。1748年3月26日。

1708 人体的存在与持续存在，是主借大人而来的；主的生命怎样也灌进恶人

灵常常仿佛责备我，说我没有生命：因为——事实如此——我对他们说：人、灵、天使都不凭自己活着，乃凭主活着，他们只是生命的器官；于是他们说我毫无生命。又因激发在我身上的恶归于他们，善归于主，他们也不愿领会，却坚持说我因此毫无生命。他们厌恶听这样的话，因他们想凭自己活着，所以常抱怨、愤愤不平，怪我这样说。

1709 我思想恶人的生命怎样也从主灌给他们时，有时说：他们既是器官，那生命便按形式而定；为叫他们明白，便用太阳的光来表象：光虽洁白、又是同一的，却按它穿过的形式、或流入其中的形式而变化，于是有种种颜色、温热等等——对此他们无话可答。

1710 如今则说：主的生命流入宇宙里一切人，因为他们构成最大身体，而天堂连同灵的天堂是他的身体，从他得生命，像人从自己的灵魂得生命——也就是从主、经灵魂；所以一切肢体及其各部分不能不从他得活，正如人身上肢体及其各部分单单从灵魂得活。肢体的形式、各部分的形式怎样，它们就怎样活着、履行自己的功能，在整个身体里各有不同；却仍被引向功用与目的，像身体里每一部分那样——因为万物同心趋向功用、趋向一个目的，那就是主。于是生命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个别的人，从一个经另一个间接流来，穿过群体的种种形式。

1711 至于那最大身体里的恶人，情形像身体里的坏部分：用种种方式被引来附着；于是被清除、溶解，化入血中；有害的部分被排除，在通往血的路上仍派上用场，并这样以无数方式得洁净。他们既这样在身体里，也就不能不有生命。1748年3月26日。

1712 凡从主流入的，都流入整个大人，按功能而有种种不同，叫没有一个灵或天使不受那功效影响——正如人体里，灵魂所行的无不流入整个身体。从人、灵、天使出来的却不然：对他们来说彼此相对是在外的，从外而来的一切流注只停在一定界限内，进不到内层——内层对他们仿佛在外——更进不到最内层，如此等等。从主来的却不同：它经最内层与更内层而来。1748年3月26日。

1713 灵魂也不能这样按一切变化流入自己身体的种种形式，并在每一部分上如此不同地运作，除非有大人在，其生命就是主，又与人体里的每一细节相对应。由此才有身体里共同形式——也就是脏腑——的种种差别；由此才有脏腑里个别形式的种种差别；由此才有万物按功用与目的的排列；由此才有万物的功能，因而万物与每一个别之物都从主而来。1748年3月26日。

1714 由此才有身体及其运作的存在；由此才有持续存在——那是不断的存在；由此才有保守——那是不断的创造；由此才有一切动物身体——连最小的微生动物——的存在与持续存在；由此才有一切植物连同其种种变化的存在与持续存在——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在预表上表象活物的身体；由此，为着对应，才有属灵与属天之物借身体与物质之物而有的表象；由此才有器官与属灵、属天之物的相合——器官与它们的主动能力、也就是生命的功用相对应，否则便无功效。1748年3月26日。

1715 论幻想的功效

不要以为稀奇：那些纯属身体的事，在灵界里也有——他们觉得自己有身体，甚至穿着衣服，觉得疼痛，因而也有触觉，还有别的纯属身体的事；看上去这些绝不该落到属灵本质或灵身上。然而这些确实存在，真实到整个天堂都加以肯定。

1716 由此才有他们在地狱里的折磨，由此才有种种疼痛，甚至恐怖，以及欲望，和别的属身体的事。

第六册　§§1501–1800

1717 至于原因：这些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从身体生命里带着幻想而来；幻想既属于心智，又是起作用的，于是就有他们的情感。

1718 稍有判断力的人都不必稀奇：没有感觉便没有生命——无论身体的还是属灵的；一切感觉都归结到触觉，连更内层与最内层的感觉也一样，这从视觉与听觉人人都能知道。既然没有感觉就没有生命，那么那些自以为是身体的、或处在身体幻想里的人——许多刚离身体生命不久的灵魂正是这样——只要还在那些幻想里，便也有像身体那样的功效或感觉；因为他们以为完全仍在自己身体里活着，非经活生生的证明——别处多有述及——那种幻想不能从他们夺去。

1719 因此人当小心，不要听从某些人散布、灌输的意见：说灵全然没有感觉，或说属灵的本质缺少他们在身体里活着时所曾有的那一类情感。我知道恰恰相反：成千成万凭感觉本身的经验向我证明了这一点，我可以郑重断言、作证。他们若因自己对属灵本质的假设与意见而不肯信，就任凭他们；等到来生，这里在世上不肯信的，亲身经历会叫他们信。古人从没有这样论灵的信仰；今日却有——他们凭自己头脑的推理、不从主的圣言去探究灵是什么，用定义与假设把一切感官都从灵夺去，于是把这类事一概从自己的内层与更内层抹掉；其实正是这些内层在外在里显出来，也正是这些在感觉——尽管显在外在里，情形却像人以为眼在看、耳在听，其实可以知道：眼不过是传递可见之物的器官，看见、听见的乃是内层的心智；感官器官若无内层，全然是死的，这由许多事可以证明。由此可知：感觉在灵里，也就是在人的属灵本质里，因而死后仍活在灵魂里；人若还不在信仰的真理里，便由幻想构成，那些幻想作成上述的事。

1720 我还可以断言：他们的疼痛、恐怖等等，对他们几乎像在身体里一样可感——他们多次承认过。若主不除去他们的幻想——也就是仍留在心智里的那些身体的东西——他们所受的折磨会比在身体里惨烈得多；因为恶灵与魔鬼一伙不但自己有这类幻想，也把同类的灌进他们所折磨之人的心智。若主不除去、不缓和，他们的地狱会比把身体放在最剧烈的疼痛里还难受得多。

1721 论构成身体内层膜——如胸膜——的灵

有些灵，别人借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几乎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只在说话时从别人那里略知一点。他们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仍在说。听起来也很分明：别人借他们说话，他们只是传递别人的话——这一点听得很清楚。他们仿佛没有观念，只有声音。在身体生命里，他们只是喋喋不休，说什么全不思想，又爱谈论一切，懂不懂都一样。

1722 他们说自己成群结队，多到无法想象。

1723 他们构成人的内层膜；那些膜很广阔，所以这类人也多，成群结队。因为膜本身不过是被动的力，做主动的力灌给它们的事。据信他们构成胸膜：胸膜围着胸腔，经心包伸入肺，再通到咽与喉——喉是说话的器官，肺也是，胸膜围着肺，并构成肺的被覆。

1724 又听说：别的灵一追，他们便退让或逃走，一直退到面前相当远、几乎正前方却偏左之处。所以那膜才那样伸展，并随肺——也就是自己的主动之力——而退让。

1725 他们固然在头顶中部上方、中等距离处说话，但地方并不妨碍他们构成胸膜：因为身体的内层膜延续到头的膜，比如口里的黏液膜，再延续到脑膜；所以他们在头顶上被听见，其实按别的情形本该在胸的平面上——最初就是从那里、在一段距离外被发现的。

1726 这类灵极多，因为身体的膜广阔，又围着、覆着一切脏腑，并伸入其中。如今又得到暗示：大半是妇女。

1727 论构成脑软膜的灵

有些灵不像前者那样多说话，却仍服事，把别人的观念继续往前导，同样是被动的，也相当谦和。在头顶上更高处听见他们。他们共同的运动是流体般的，在脑里从前往后横过；另有一类，共同的流体运动从两鬓横过，朝脑的中部去，仿佛在纵窦处会合。

1728 我听见他们说话：谦和、平静。他们说：在身体生命里，他们不太信靠自己的思想，也不怎么自己拿定主意，乃容易轻信，几乎什么都被别人说服，照别人的主意行事，不细察那主意怎样。

1729 别的灵借他们传递自己的观念。1748年3月26日。

1730 构成脑上薄膜的，在灵界与天堂里的情形，也像那些膜本身：膜把血精放进内层，按自己的方式引导，又包裹纤维束或细小的神经。

1731 他们的思想怎样，再次向我表象出来，也从别人得知：他们单纯领受所说的话，并非带着怎样清楚的外在或内在感觉，却叫天使能从中汲取内层观念。我念主祷文时，他们正是这样——那时他们的思想向我显出；因为无论多少灵与天使，是怎样的人，都能从念主祷文时所有的观念认出来，那些观念常向我表象。所以这些人的感觉是这样：天使能从中汲取更充实的观念；他们较柔和，并不封闭——凭属灵观念可以知道——仿佛介于词语的外在感觉与内在感觉之间。

1732 我也与他们谈过。他们说：正是他们有时拦着，叫我不要思想内层的事，这样禁止我；又说他们自以为在天堂里——因为他们仿佛是进天堂的入口，因他们的思想就是那样。

1733 由此可知：要知觉内层天堂——更不用说更内层天堂——里构成脑上细小器官及较细纤维周围那些薄膜或脑膜的，是怎样的人，何等困难。那些膜肉眼看不见，人也就知觉不到；然而我们若明白这类脑膜的品质，对构成内层天堂与更内层天堂之间相似之物的，也能略知一二。器官及其被覆与内层既已看不见，构成并仿佛含纳这些的，又岂能看见！

1734 构成脑上脑膜的是精灵，因为那脑膜极富血；构成脑上细小器官周围脑膜的也一样。至于围着纤维束与内层神经的，则是灵：因为纤维怎样从自己的有机本原发出，属灵之物也怎样从属天之物发出。又像在胎儿里，一切膜都曾是富血的，随后其纤维仿佛不再富血——精灵也是这样，如此等等。1748年3月27日。

1735 论属灵观念是怎样的

只举一例说明属灵观念怎样：只要说出一个词——一切词都是观念——那同一个词便仿佛被穿上，并在词里头行事。比如某位天使听见“仆人”一词，便穿上这词，并从这词祷告，用这样的表象表示自己是仆人，像仆人那样祷告，好证明谦卑。但这样的事，除了灵、以及处在属灵观念里的人，无人能知觉。这类事极多。1748年3月27日。

1736 论构成外皮及其各层的灵

有许多人构成身体的外被覆，从脸到脚又有分别。我与他们多有交谈，也谈过这件事本身。那些在身体生命里停在字义上的，构成最外层污秽的皮；那些也容许内层——尽管并不知觉内层，却仍停在里头像停在外在感觉里——的，则是皮的内层。

1737 有些人固然停在圣言的字义上，却仍因种种原因容许内层意义：比如要肯定自己的论题或信仰条款时，便从中抽取肯定的话——无论意见怎样，甚至抽取更内层的，因为这些正合他们的论题；又当内层与更内层迎合他们的欲望时，也这样；迎合他们意见时也一样。否则便加以拒绝；单就本身看，他们厌恶内层与更内层，几乎怀恨，还作它们的攻击者与仇敌——却有这一分别：若那些仿佛是从他们自己出来的新东西，为着自己的光荣与称赞，他们便喜爱，尽管并不懂得。

1738 他们表象或构成这类事物：因为外皮借纤维与血管与脑的内层、最内层相通，感觉由此而来；他们甚至吸收世上最精微之物，传入脑；此外也呼出较精微的渣滓，正如从桑托里乌斯式的不显汗可知。

1739 与他们不容易结交，也不能与天使同在：因他们偏袒自己的意见与欲望，又自以为高出别人，不愿接纳会毁掉那些的内层。比如对他们说：内层与更内层有自己的感觉与知觉；灵并不凭自己活着，只是生命的器官——他们便厌恶，因为他们想凭自己活着；构成各层的人全都这样。有些人虽能明白，却不愿意。

1740 此外还有一些构成皮之内层的，相当正直：他们以为从构成外皮的那些人出来的，其实是从自己出来的，于是把许多本不属于自己的事归给自己。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这样：把许多并非出于自己的事当作出于自己，却并非出于那种自以为高出别人的自我之爱，乃出于某种欲望，以及仿佛的乐趣，还有种种别的原因。我与他们谈过：他们正直，听得懂所说的话，只在这一点上发昏——以为别人所行的是自己所行的。1748年3月27日。

1741 总之，凡构成人之外在的，里头都掌着疯狂，也就是幻想：因为外在本会与内在相敌，却仍被内在维系在自己的联结与秩序里；他们却不愿显得是被内在治理，乃想凭自己。这类幻想或疯狂极多，出于极多原因；所以他们还在里头时，便构成这类外在，尤其是与内在相敌的皮肤与膜。我们这一地球上大半是这样的人，因为如今我们的世界停在外在里，几乎辖制内在；辖制多少，到来生便受苦多少，直到这类幻想缓和到能构成平衡。在此之前不准他们充当这类膜，乃在大人身体之外或之下，也就是在下方之地，以及地狱的种种地方；从那里被取出、被举起，好构成这类外在。那里既有许多苦害，他们在其中被成全时，便被推进到更内层，于是进天堂：因为一切膜越往内层、更内层，便越完全。人体里几乎无不出于膜；由此才有有机的形式，被血与精气所推动——血与精气也是有机形式，相对别的是主动的，里头却仍无生命，除非从主而来。生命的主动称为属天，被动称为属灵；正如属天之物——也就是爱——当治理属灵之物，而不是属灵治理属天，身体里也这样构成。一物流入另一物是怎样的，固然可从身体的有机结构略见，但工程太大，除了最总括的，永不能领会；这些最总括的多少能用来形成观念，主便按功用与目的充满并苏活这些观念。1748年3月27日。

1742 论灵进入来生

人死了进入来生时，他们的生命情形像食物：由唇接纳，再经口、咽、喉进到胃，有时进到肠——按欲望与幻想而定。起先极温和地对待，就是由在旁的天使——先前已论过（见第1092–1109、1115–1120节）——正如食物还看不见时，先被唇轻轻触着，再送进嘴里，由舌辨其软硬酸甜；同样被对待：或单靠较纯的唾液软化，由此呼入血中，再被带到某个器官，或更直接到脑，途中被轻轻管教。他的恶、他的幻想便这样用种种方式仿佛被清除，却仍存留，并模仿唾液在消化里所走的循环。

有些人驯服得更硬：须经牙齿，幻想所成的硬壳仿佛必须咬碎；于是仿佛经食管送进胃，在那里用种种方式对待，好派上用场。更硬的被推进肠里，终于到直肠——那里是头一个地狱；若仍驯服不了，便像粪一样被抛进地狱，留在地狱里，直到被驯服。1748年3月27日。

1743 人被构成表皮的灵所治理时，状态怎样

有许多构成表皮的来到；我听见他们到来、聚集。因他们极多，压过别人，便向我显明：人若过分顾惜表皮——也就是被这类灵治理心思时——状态是怎样的。

1744 人在那种状态里时，便从一切有益的用功上被拉开，同时又被灌进一种厌烦，叫他什么实在的事都不愿做，于是有某种反动，因而对有益之事的厌恶——无论公民生活、道德生活，还是信仰与仁义里的，无论在行为还是在思想上，都被拉开；同时又被灌进对这一切的亵渎，叫他仿佛想把自己从这些事上解开。

1745 情形怎样，也向我显明：他们一伙里有一个较坏的，从背后贴在人后脑之下，那一伙借他行事：把人的本性从善与虔诚上拉开，叫人对这些生厌烦，同时又灌进亵渎。我分明知觉到这样一个，感觉得很清楚，并与他说话，说他被那一伙扣在那里，好借他作共同的工具，行出同类的事。我不单觉得颈被往后拉，连对所写之事的思想与理解、以及对这些事的情感也被拉开，又被灌进停笔的意思，还有别的。为叫我知觉情形怎样，又在某个灵身上向我表象：这样一个像一团暗云贴上来，扑到他背上，贴在后脑处；那灵立刻承认难受极了。

1746 过分顾惜表皮、或以皮肤一类之事为乐的人就是这样——别处也称为娇嫩的。他们在一切善的或根本的工作上都觉得厌恶，甚至难受；因为这类灵围着他转，与他结交，同样把他拉开。顾惜表皮有多种，所以这类人也有种种属与种。

1747 表皮一类的人厌恶内层与更内层，如前所述（见第1736–1741节），因而厌恶内层生命，更厌恶更内层生命。他们不断与这些相争，因他们是外在的人，与内在的人争战并厌恶他——正如保罗论到自己所写的（参罗7:14–25；林后12:7；加4:13–14）。1748年3月27日。驱动他们的更外在的灵，是构成鳞片般污秽之皮的那些。

1748 在背后、后脑之下的那个灵，仿佛往下扯后脑或那里的皮，好像要挪动头，叫头微微往下垂。我们地球的居民却感觉不到这类事，因他们感觉不到灵的运作——他们停在外在里；能同时处在灵界里的人则不同，像灵一样。然而从功效仍可知道情形怎样。1748年3月27日。这类灵，像这类人一样，大半是爱自己的，自以为高出别人；他们有时竟专以凌辱人的内层与更内层为事，把自己的所谓智慧放在能雅致地诋毁或驳倒这些上头；也毫不理会主；若敢，还会公然诋毁、逼迫他——因他们是外在的，把治理交给这类灵。

1749 但当他们与别人仿佛达到平衡时，便有用处，像皮肤对内层有用处：人借外在学习内层；然而是主把有益的事灌进外在。打个比方：皮肤不但用来排出污秽，也用来吸入滋养内层的东西；那时皮肤由内层生命来安排，好接纳这些；经外在的吸入，也按内层的情感而行。1748年3月27日。

1750 这类人若蒙准，还想占据整个人，甚至若可能，便想把人的生命赶出去，自己钻进去，活在别人身体里——按某些人在主还在世时所有的幻想。他们也怀这欲望，向我显明过。我对某人说：这不可能，并明明证明：因为人是器官，他的内层是有机形式，绝不能被别人的有机形式占据，也不能变成别人的；他们也许以为自己的内层只是像火焰一样的生命，其实大错特错。

1751 他们还堵塞耳朵的内室，叫人几乎听不见——我也分明知觉到；甚至从外压迫内层，像围城一样。

1752 论作为幻觉的异象

地上有些人说自己看见了许多，并加以炫耀，也被称为异象者；这类异象是这样的：无论什么对象，某些灵借幻想给它加上某种样子——比如看见一片云，或夜里一点月色，灵便扣住他的心思，从而扣住他的想象，叫他表象成某个动物、婴儿或怪物；想象被灵扣在这类东西里多久，他便被说服自己真看见了这些。于是许多异象被拿出来卖弄，其实无非幻觉。这类事多半落在那些沉迷幻想、因而心智软弱、容易轻信的人身上。

1753 灵中间也有同类的事：人的想象能把这类表象加给灵——我能凭许多经验作证：向他们表象房屋、园子、乐事，以及草地等等；那时若不给他们反思，叫他们知道这些只是别人加给他们的表象，灵便会全然以为这些是实有——他们也公开承认过。

1754 论能灌进恐怖的灵

有些灵信靠自己的力量，有时蒙准灌进恐怖，而且那种恐怖叫人几乎不能相信竟能灌成这样。尤其蒙准他们表象一条手臂：那臂显为赤裸，姿势按情形而有种种不同。这样的臂有一个特点：能在灵魂或灵里头印上那样的恐怖，连生前从不知恐怖的人也承认：由此所得的恐怖简直无法形容。我也曾一度看见，带着恐怖，事后还持续一段时间——因它显出仿佛能压碎骨与髓；若蒙准，也真能作成——尽管难以置信，因为是从灵界来的，却仍是真的：灵的幻想能有这样的功效。这类恐怖由那些信靠自己、以为无所不能的灵所灌进；但因这些事难以叫人相信，须谨慎讲述，免得人以为在讲神话或废话。

1755 在灵界里他们精于这类事；若准他们行这类魔术，很容易叫人心里相信那是神迹——因这些事对物质与身体之物有效。由此才有埃及人的法术，由此才有处处所说的魔鬼伎俩，由此才有虚假的神迹——那是魔鬼的，也是埃及术士所行的；许多别的事也一样，包括先前刚论过的作为幻觉的异象（见第1752–1753节）。

1756 人若不在对主的信仰里，很容易被诱导相信这类异象是从天上来的，以及同类的事；其实是魔鬼的。它们与真异象、真神迹几乎无法区分，除非被主引导的人才能分辨。但今日这类事被禁止：那一伙被拘在锁链里，除了因某些原因蒙准之外，不准再往外游荡。1748年3月28日。

1757 论知性的信仰只是记忆里的事

我与某些灵魂谈过：他们在身体生命里自以为有信仰，或以为知性的信仰能救人、是得救的；又不肯离开——因他们立定唯独信仰得救，并以为无论生命怎样，得救都由此而来，许多人这样想。蒙准我对他们说：这样的信仰绝不救人，也算不上信仰，因为生命显明他们有怎样的信仰；所以这样的信仰只是记忆里的事，什么也不结出；信仰的生命乃是从主来的爱。我读到可12:28——有一个文士问哪一条是首要的诫命——便问他们，因那文士也信这一点，却只在知性上，不在生命里；经上记着他“试探耶稣”（太22:35；路10:25）。那时蒙准他们知觉：那只是认知，绝不救人，除非人也在行为上这样，爱人如己。

1758 论主知道并安排全天堂与一切地上的万事，连最微小的

这一点也可从人体看出：在脏腑、腔隙、膜里，内外都有敏感的纤维，多到没有什么能经过而不被知觉。胃里如此，肝里、肺里也如此，这相当明显。纤维是有机地、按种种方式成形的；由此人的灵魂知道身体里处处发生的变化，并加以知觉，再按那知觉安排每一件事，引入合适的状态，来医治紊乱的部分。

1759 动物身体里既有这些，又没有什么不到达动物的灵魂，并由那里合宜地安排总体与每一细节——那么在大人里、在天堂里、以及依赖天堂的那些事上，又当怎样？主是万物的生命，每一细节都像在最完全的人里面那样排列！所以唯独主是，因为他唯独是生命，因而在万物中是一切：他知觉、安排、整理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叫它们都按法则而行；全宇宙的得救与万物的保守都依赖此。1748年3月28日。

1760 在灵界里这是常事：他们不能相信主能知道宇宙里——无论天堂、世界、还是一切地上——所行的一切与每一个别之事，连最微小的、在一切与每一个别之中的。他们像世人一样从下面看这些事，因出于自己极有限的属世心智，摆在面前的几乎都是不可能。但我多次对他们说，并用观念表象：若论身体里的灵魂，也可以说它不知道；若不知道，便不能安排身体里的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也不能医治每一处——而有学问的人把这些归于自然，那是颠倒的、错误的，因为万物都从主而来。又说：单凭人的意志就能安排，并仿佛知道哪些肌肉、哪些运动纤维一同作成一个动作——那些有成千、乃至上万，散布在全身各处被拣选出来。这些向他们表象之后，又问：那么主——他是宇宙的神、唯独的生命——又当怎样？那时他们无话可答，因为那些不可能已经消散了。1748年3月28日。

1761 论生在胸膜与心包上的伤与假结核——或说构成这些的是怎样的人

世上有些人专靠诡计与谎言过日子：凡想得到的，都用谎言作手段，恶从中出来；于是借恶的手段追求目的。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他们用无辜的人作说服的工具，好得到他们所图所要的；又用种种方式说谎，诱导一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去说他们所要说的话；谎言一传开，便生出敌意与厌恶——因他们暗中行事，用种种法子拦着、防着，叫那些人不知道。这些都借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他们拿某个并非同类的人作工具，好借无辜者来说服；那时又用灵界里常见的诱导与模仿——此处还不便细述——叫我相信他们所图的，叫人毫不怀疑是从他们来的。总之，他们用恶的手段去达到任何目的：手段是诡诈、谎言与伎俩，许多恶从中爆发。他们因自我之爱或骄傲才策划这些；凡是这样的人，在所图的每一件事上都行同类的事。

1762 这类人就是所谓伤、以及常生在胸膜及其他膜上的假结核：这些若扎下根来，病害便广传，以至败坏整张膜，并这样把整个身体拖向死亡。

1763 这种恶癖的灵魂来到灵界时——他们能在真相显明之前钻进来——不能被容忍，因会连同自己败坏灵的群众。所以他们先受这样的罚：好些这类人从左往右被带着旋转，起先像平坦的轨道，很快在旋转中鼓起；随后那鼓起被压下，叫那仿佛的轨道变成凹陷，速度加快；旋转之间又察验他们是否仍坚持做这样的人。旋转在灵界里、头顶稍前方作成——对那些曾是这样的人作成；因他们坚持，便被卷着转，抛到背后后脑之下。还有另一种旋转：鼓起抬得相当高，弯成钩，那钩再被卷入，于是成了混乱的翻滚；甚至轨道被翻成竖直，速度也加快，快到因速度而显成坚硬，仿效这类鼓起或脓肿。

1763a# 后来显明：这类人仿佛死人一样躺着，脸与腹朝下，再被送到地的下层，好在那里过生活——这样从灵界、因而从身体被赶出，到地的下层，过极暗的生活，没有同伴；那时他们就像死人。

1764 又显明这类人里头真正属人的有多少：借表象叫他们脱去身体；所剩极少，用一个极小的人样来表象；表示在他们地狱里过了极暗的生活之后，所保留的属人与属己何等少——那地狱在右脚底下深处，稍偏前。

1765 所以这类人当谨慎：他们为达到所图的目的，使用搅扰群体、在群体成员之间制造敌意与仇恨的手段，只为自己和自己人着想。1748年3月28日。

1766 他们更当称为致死的脓肿，无论在胸腔何处——在胸膜、心包、纵隔、或肺里。

1767 又观察到：他们在仿佛轨道的旋转里，还试图把别人——无辜与天真的人——也拉进自己的轮子；他们自己觉得要灭亡时，把谁拖进灭亡都毫不在意。

1768 我观察到：他们仿佛瞬间就知觉什么可以歪曲。他们目光极锐，别人刚一示意，便立刻抓住、攫取对自己有利的，好加以歪曲、或辩解、或拿来作手段——而且在我还丝毫不知他们已在我身上察到什么之前就作成了。所以他们比别人更敏锐，又活在自我之爱的生命里。

1769 在信仰里的人，当知道并知觉自己并不凭自己活着

论知觉，见别处（第891–902、1405–1409节）；从认知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人绝不凭自己活着。今日我也用一个总括的观念向灵显明：因为人在大人里不过是一个微粒，人里面没有一样在大人里没有对应之物，所以明明推出：人不是凭自己活着，乃凭天使天堂与灵界里的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是这些激动人所思想的；而他们都只是有机体，唯独主是生命，所以明明推出：人不是凭自己活着。此外还有活生生的经历：灵若被抽走与他最亲近同在的那些，便仿佛死了，什么也不能，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行动。1748年3月28日。

1770 人以为凭自己活着，这极大的感官错觉起源于自我之爱；自我之爱一掌权，便不能有对主的信仰——唯有这信仰，因为唯独主，才能叫人既知道又知觉这一点。为叫灵更清楚地明白——真天使明明知道并知觉：知道仿佛在他们之外，知觉在他们之内——便借一种经历向他们显明；那经历我几乎不敢说出，因几乎无人会信，但因常作成，只愿简述：有灵专注于某匹马的步伐，同时又说话，听起来便全然像行走之马的蹄在说话。灵有时对此愤愤不平，同时又想到：这感官错觉，正像人以为凭自己活着的错觉。1748年3月28日。无论什么声音——比如锤击等等——他们把注意力与想象连同听觉对准它时，听起来也像话；并非那里真有话，乃是错觉叫人无法不以为它在说话。

1770a# 论自然法

天使惊奇：这地球上那些自称有学问的人，竟也争论、争讼自然法的原则；又有许多人从自己推导这些原则，因而从自我之爱、从爱自己的家人与产业推导；却不像整个天堂那样，从对主的爱、因而从爱人如己推导。其实主称这原则为“一切诫命中首要的”（可12:29–31）；此外，天堂里、世界里、地上的一切也都这样指示。

1771 论在下方之地的人

下方之地有许多居所或许多地方，那些正被预备的人被拘留在那里——其中若干，见别处（参第1741节）。大约在左脚底下，稍偏前，相当高的一段里，许多人被拘留在幽暗中，几乎处在身体生命与睡眠之间的中间状态；在那里他们很少思想，只偶尔回想生前出于轻率所行的恶，却并不因此受良心折磨——因那里的人并非出于较好的良心或出于蓄意行恶，却仍作了恶，乃出于轻率；那是恶，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本可以知道，因已从主的圣言受教；但他们抓住自己的原则之后，主的圣言便再穿不透，因他们坚持自己生命里的轻率。

1772 在下方之地的人固然不在大人里头，乃在外头，却仍从主的生命得活。论到这些人，据说那里人数很多，有些人被拘留很久，甚至许多世代，直到被荒废。1748年3月29日。

1773 古人似乎记得这些人（可参看圣言里是否提到）：他们被拘留在那里，直到忘记自己以及凡属自我之爱的。教会之外的古人也有这认知——却是从古代教会来的——称之为忘川之水，说要喝那水；其实那里并没有水。

1774 他们有些人感到厌倦，按生前生命——是出于轻率还是出于蓄意——而有轻重。

1775 论灵以为自己身体仍活着的印象

我们这一地球的灵有这样的印象：以为自己仍在身体里活着，叫人几乎难以相信；也很难得说服他们其实不然。我用种种方式向他们显明那是幻想，他们终于承认，却又回到同类幻想里；所以死后他们的心思还长久停在身体上。这也是木星地球的灵一靠近——他们厌恶身体——双方都生出许多焦虑的原因。1748年3月29日。

1776 灵凭人的说服来判断

我与灵谈话时观察到：他们被说服去信那些他们本不能有认知的事，只因我显明那事、又自己被说服——这样多次，关乎种种事，连他们不懂的学问细节也一样。由此我能断定——也对灵说过——他们凭我的说服来判断并肯定。所以我若用假的东西来证明，他们也会被说服去信那些；因在细节上他们不能凭自己判断，却仍以为我记忆里的认知是他们的。他们这样占有人，甚至我说他们并不知道那些、乃是从我得来的时候，他们还愤愤不平。

177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778 由此可推出种种事：比如论巴兰（民23；24:1–9）——那时他若咒诅雅各的后裔，灵界里某些被这样说服的，便会煽动许多群众来攻击雅各的后裔，恶人也试图败坏善人。主降临以前，灵界就是这样；他降临以后，他们连开口也不能。

1779 由此也可推出：从主而来的内层说服——人在信仰里、并关于信仰的奥秘被说服——绝非出于自己，乃出于主。1748年3月29日。

1780 至于与灵从身体生命里的爱所带来的生命不合的事，他们不能被说服，除非被主在改造他们时说服。1748年3月29日。

1781 论构成头颅内致死溃疡的灵

有些人是这样的：一靠近便冲进颅内，再进到脊髓，一心只想杀人。这类人涌到我这里，立刻冲进脊髓，还没受任何惹动便说要吸尽骨髓与一切生命；这既徒然，他们仍在颅内，图谋许多事，却无效——那时他们意在夺去人一切知性的官能。我分明感觉他们在脑室里，也从由此而来的疼痛感觉他们的图谋；我与他们说话，他们被迫承认自己从哪里来、是谁、怎样。

1782 他们述说：住在幽暗的树林里，那里形貌丑恶，脸像野兽，毛发蓬乱，像野兽一样游荡；人数很多。他们不敢对自己同伴做什么同类的事，因那时同伴几乎可随意残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害怕，不敢做。他们也独自游荡，这样被拘在锁链里。

1783 有话告诉我：他们就是从前曾杀掉整支军队的那些人，如圣经历史所记（参士7:22；撒上14:20；代下20:23）——他们把疯狂加给人：立刻冲进他们的脑室，灌进恐怖，叫彼此相杀。说他们也能灌进恐怖；今日却只能灌进很少。今日极少松开他们的锁链，只在某人情形是这样时：宁可让他身体灭亡，也不让灵魂灭亡；若不借疯狂与自杀让身体这样灭亡，便不能不永远灭亡。

1784 他们就是对应头颅内致死溃疡的那些，功效也相似。

1785 他们其余的同伴显在前方相当高处，说话时说：在我颅内的那些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借那些人行事。

1786 他们活在树林里时，只被准有很少的生命；那生命向我显明过，他们说自己所有的就是这样。1748年3月29日。

1787 身体里的生命死后怎样延续

有些人在身体里过好色的生活，自己被传染，又用自己的传染与瘟毒传染别人。据我推断，他们身体死后不久就来到我这里，竟不知自己已在来生；我观察到他们仍想像在身体里那样活。他们在身体里的生命是：窥伺人妻，毫无良心犯奸淫；哪里能引诱别人的妻子犯奸淫，便去追寻；因不知已在来生，仍想过同样的生活。

1788 我对他们说：此生与来生并不一样。他们固然惊奇自己已在来生，却很快忘记，继续问哪里有人家，好继续这类窥伺。我对他们说：难道不顾同类事里的属灵之罪吗——免得妻子的爱被这类引诱从丈夫那里拆开，那是违背属灵秩序的；他们却毫不理会，也不懂。又说：难道不怕法律、不怕依法的惩罚吗——因如今已显明，叫人知道他们想作这些；他们却毫不在意。又说：难道不怕名声吗——因这样会被毁谤；他们也不在意——因他们怎样、在意什么，凭属灵观念立刻能知觉。但当我说：或许事已显露，家里的人会恶待他们，加以鞭打，或许比他们所能预知的更重——他们只怕这个。却仍忘记所说的，继续下去；他们内层的思想向我表象出来，极其污秽；又述说他们心里所动的诡计，那种样子叫人不可对任何人说出。由此可知：他们的内层在来生全然向灵敞开，向天使更加敞开——天使能精确知道他们更内层的思想；他们死后被保持在相似状态里时，连心里一切所想的也一样——因那些向他们表象成怎样，便是怎样，极其污秽。也可看出：有些人在身体生命里以为奸淫一类算不得什么邪恶，其实这些那样玷污他们的属灵生命，非经相当猛烈的惩罚不能除去。有话告诉我：这类人后来在婚姻里会对自己的配偶生出厌恶；不活在这类欲望里的人则不然。

1789 至于他们向主的祷告——也活生生向我揭开——他们对从教师所学的似乎并不怀疑，却只有词语或字句上的祷告感觉；所以他们是属身体的，毫无属灵。1748年3月30日。

1790 论主祷文

念主祷文时——它本身包含一切属天与属灵的事——每一句里都能灌进那样多，以至天堂也容纳不下，并且按各人的容量与功用而定。越往内层、更内层，便越丰盛、越充盈；在天堂里所领会的，在较低处却领会不到，对他们仿佛是奥秘；有的单凭知性的信仰才能领会，有的不可言说。凡从主来的属天观念，越往下降，或进入性情越低的人，便显得越封闭，终于成了某种坚硬，里头除字义或词语的观念外几乎没有什么。因此从主祷文可以认出：灵魂在身体生命里、论到他们的信仰教义是怎样的——那时蒙准他们存着自己原有的感觉来祷告。1748年4月1日。这样，观念从属身体的往上或往内增长，并且在每一层级上增到无限，于是经内层里彼此相乘的无限，再进到更内层，同样进到最内层。

1791 论构成脑中黏液的灵

有一类灵，因想统治、并独自治理人，便在别的灵中间挑起敌意，甚至挑起争斗到疯狂的地步：被他们挑起的灵彼此相斗，像最凶的仇敌，连他们知道在场的那些也一样。我看见这类争斗，很惊奇，便问是怎么回事；有话说：正是这类灵挑起这些，因他们想独自掌权。

1792 也蒙准与他们说话。他们立刻说：是他们在治理、在教导一切，比任何别人都多。我答：这类灵是疯狂，因为从争斗一类事起头。他们从额前上方、从较高到中等高度与我说话；从话里几乎判断不出他们心里是这样——因他们说得很快，相当流畅。

1793 我受教：他们就是构成脑中黏液的那些——黏液常堵塞筛板，叫脑的排泄液停滞，于是有迟钝与同类的疯狂。这类人又有一条规矩：在一切别人中间制造纷争与敌意，或如俗语所说，分而治之——而且毫无良心，像许多政客那样；于是把精明放在别人的敌意、内斗与仇恨上。他们全然是外在的人，因如所说，堵塞经鼻的呼吸，叫气息改道经口进到咽——与通常的自然呼吸之路相反：自然之路是经鼻，为叫脑及其呼吸与外在相合。这样他们便切断内层与外层的交通。

1794 我知觉到他们毫无真信仰，便与他们说话，问：知不知道自己如今已在来生，将活到永远？其中一人不愿我说这话——也许怕带坏其余的人。我说：在地上活着时，他们在愚人中间或许被看作智慧；在这里却是在智慧人中间的疯子——这话叫他们不悦。我继续说：天堂的治理在于彼此相爱，由此才有这无数万人的秩序与治理；而在他们这类人中间，却是纷争与离异；他们在外头产生的，里头也有。他们说自己不能不是这样；我答：这是从身体生命带来的——他们既这样信、又这样行，便不能不是这样。1748年3月30日。

1795 论某些灵的恶意

灵的恶意也在于此：他们不但把思想与言语加给人，还把回答也加上，叫人只知道是自己在回答——而且是迎合他们的回答。我凭活生生的经历多次经验过，并责备那些灵。他们从惯用中学会：这样最容易诱惑人，叫人在说话与回答上仿佛整个被他们驱动；同时又灌进迎合那回答的欲望，叫人绝不能知道不是自己——因人在欲望里时，就在自己的生命里，便相信是自己。某些灵的恶性就是这样；我能凭经验确然证实，因他们与我谈了很久，我也为此责备他们。1748年3月30日。

1796 天使属世的一面怎样向灵表象

作天使的，并不像新近的灵魂那样反思自己穿着衣服——那些在身体生命里极以服饰为乐的人，到来生凭幻想一反思，便以为仍穿着生前喜爱的同类衣服。这些观念对他们那样生动：我对他们说来生并不穿衣服时，凡刚从生命里来的都惊奇；有些人的幻想甚至叫他们以为能凭触觉感到自己穿着衣服。但那幻想过一段时间会废除，于是来了另一种观念：几乎没有衣服，连他们所谓的身体也几乎没有。

1797 此外，内层天堂的天使向灵表象时，显为穿着合宜衣服的童女：衣服黑白合宜地相间，几乎成条纹，端庄，合身得体。更内层天堂的天使向灵表象时，穿着极华美的衣服，饰以种种花卉，颜色尤其是闪耀的蓝与红。至内的天使则显为赤身的婴孩。这些表象是在灵面前作成的，表示他们属世的一面是怎样的；因为天堂里并没有这类幻想，所以进天堂时衣服仿佛脱去。从衣服及其颜色，可以知道这类表象从何而来。

1798 论对应脑中停滞体液之人的惩罚

脑中停滞的体液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最粗，在硬脑膜下、或脑膜之间流动，从它的整个周围被赶到筛板。

1799 第二类停滞在乳头状突起里：是从脑的内层、或从其纤维之内收集的液，同样被导向筛板。

1800 第三类积在脑的侧脑室里，经漏斗排出，如此等等。

第七册　§§1801–2100

1801 这些体液若有一部分停滞，或没有开口可以排出，便不但生出种种不适，还会生出疾病，甚至致命的疾病。身体里凡排泄性体液排不出去时，情形都一样：它们停滞、腐烂、腐蚀，并毁掉一切。

1802 对应第一类体液的，就是先前论过的那些（见第1791–1794节）：他们为要自己掌权，便把别人推进纷争、仇恨、争斗，以至种种毁灭。如所说（见第1792节），他们在额前上方中等高度；我与他们谈过。他们的惩罚几乎是：像那种夹在脑膜之间的体液一样，被较大的波动所折磨——那种波动我还不能另样地知觉。

1803 第二类，就是从纤维之内被赶到乳头状突起、并在那里停滞的：先前我想已论过。他们的惩罚几乎像那些被旋转与反冲所折磨的人。

1804 第三类给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对应积在脑室里的停滞体液。这类又分三种。其中一种向我显明：他们在极高之处，说话那样柔和，仿佛是内层的灵，很容易欺骗不知情的人——也确实欺骗过他们。他们的话流畅又柔和，同时又是内层的，因为所想多于所说；欺骗善灵时，便借思想行事。他们在世时并不公开谋求统治——因为做不到，不能成为王侯或主子——却仍千方百计谋求成为王侯、主子所不可少的心腹密臣，叫那些人除了照他们的计谋、几乎照他们的裁断行事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在别人面前他们固然夸耀这些；可一觉得或许会丢掉那权柄，便谦逊地说，把一切归给自己的主子，把一切恶的过错推到那些主子身上，或替他们开脱，却把凡成的善都归给自己。

1805 这类人只顾自己，被自我之爱大大推动；不讨好他们的，他们便迫害，甚至仇恨。他们就像积在脑室里的那些体液，由此生出致命的损害：那些聚积的体液怎样挤向空腔，拦阻神经的运作，又夺去血所该有的液体与精气，于是致命。

1806 他们的惩罚是：被驱进旋转——尤其是水平旋转——又按圆周的许多方向另作别样旋转，主要从左向右，也被逼进回旋。但这类翻滚与旋转带着反冲，因而成双重的，于是有极大的折磨，持续很久——曾持续数小时——是地狱惩罚之一。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说内层的挣扎这样受苦、抗拒，却仍被强力逼着；同时不但灌进难堪，也灌进疼痛。

1807 施行这些的——也就是撕扯者或惩罚者——靠近我的头，对这惩罚极其喜欢；说即便整个人生、甚至如他们所说永永远远准他们这样惩罚，也不愿停。他们称之为自己的职务；也蒙准我感到他们的乐趣，好知道是怎样的。所以若准他们，他们绝不罢休。他们就像严厉的外在撕扯者与管教者，构成漏斗的这类功能：这类体液一涌进漏斗，便在较大的纤维之间那样扭绞那体液。1748年4月1日。

1808 论构成假冒之灵、堵塞血管与纤维内层的人

男女两性里都有许多人，活着时就是这样：无论到哪里，都用巧计与诡诈谋求掌权，暗中仿佛把人征服给自己——尤其在有权有势与富有的人那里——好叫唯独他们借那人的名义统治；却暗中行事，叫有权有势或富有的人并不知道。

1809 他们首先排挤别人，尤其正直的人，用种种方式迫害：并非靠毁谤——因正直自能护卫——乃用许多别的法子与理由，比如借口单纯，歪曲他的计谋，称之为恶，把不幸归到他身上，以及许多别的——这些我凭活生生的经历经验过：他们在我身边，又蒙准在我身上抓取一点治理。

1810 他们那样诡秘，有几次我几乎不知他们在掌权；因他们暗中行事。甚至他们彼此说话时，也不准我听见或知觉他们说什么。别人告诉我：他们的计谋极恶，恶到绝无人能相信——比如借魔术、借魔鬼的伎俩与帮助去达到所图的；杀害正直的人他们看作不算什么；他们所想借以掌权的那位主子，他们极其轻蔑，简直藐视，看作不配。

1811 论到他们，我可以说：他们盘踞在心里，仿佛他们的思想就是人的内层思想；所以人若没有主的怜悯，绝不能知道有这类灵在场并掌权——因他们这样暗中行事。

1812 因此当称他们为假冒的灵：里头毫无生命，只有较硬的胶结物，或说内层的物质之物，无秩序地进入较纯的血。所以他们与其说是动物精气或较纯的血，不如说是升华了的、精细的毒物。他们的功效是：无论到哪里，都使其余的凝住，给它们带来寒冷，于是给神经与各部分——如脑、脑的纤维、空腔，以及身体——带来麻木；由此有麻木、瘫病、内层堵塞，从中爆发极重又极多的疾病，因为他们是这些病的内层原因。

181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819 他们以一种规则却迟重粗笨的四足步态行动；附着在头的后部，小脑之下偏左。因仿佛贴在后脑的人比别人更暗中行事；而在后部的，则想掌权。1748年4月2日。

1820 他们与我争论，论到主：说奇怪，他们祷告时主竟不听，也不帮助那些祈求的人。我答：他们既以反对人类得救状态的事为目的，怎能被听见呢？因为他们为自己祷告、反对一切人，因而反对整个人类——这一点他们固然不愿承认；他们虽说是为了自己，其实是为要统治一切人——于是无话可答。因为他们知觉到：这样天堂是被关闭，不是被打开。

1821 我看见他们与妇女结伙；他们说：能从妇女那里多得计谋，因妇女更敏锐，或更快想出法子。他们极以娼妓般的群体为乐，我也感到他们的喜乐。众多男女一同被表象在一座仿佛昏暗城市的又长又宽的厅堂里。

1822 奇妙的是：这类人多半投向秘密的技艺，甚至魔术，好仿佛迷住那些他们想在其下居最高位、并借其名义统治的人；于是对任何恶事都不嫌恶，因为他们在内层是有毒的——这是极恶的——所以像渗入毛孔的内层毒物；这类假冒的灵或血也一样。

1823 我与他们谈过——是借内层的言语。他们惊奇我施舍穷人，以为那是求功德的，因而不该做。我答：那只是为着良心，因良心这样吩咐；若违背良心便是罪，罪本身带着惩罚，因惩罚在罪里头。却不当指望赏赐，所以不是求功德的。那时我还凭属灵的观念知觉到：若里头有一丝求功德的意思，

便得不着任何赏赐；因为一切赏赐出于怜悯，而属己的功德与怜悯相敌。因此有些灵也很惊奇：他们在世行了善，却因此得不着什么——因那些是为了自己、为了得赏赐才做的。但若出于单纯与天真，此外并不知道，只知道当为赏赐而做，情形便不同。

1824 凡他们在别人身上所知觉的，没有一样不在心里挑剔、并试图歪曲；凡在我身上讨他们喜欢、他们却不愿赞成的，也一样——因他们一心要对我掌权。在灵那里，他们一切企图都这样显明出来：那时他们照自己的性情行事，那性情被揭开，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做灵时他们行事那样巧，叫无人能被诱导去信——因为那时外在并不挡着。他们瞬间就看见、知觉、歪曲、迎合。凡没有生命的、诡诈的、狡猾的，在正直的灵面前、更在天使面前，显露得那样清楚，几乎没什么能隐藏：属灵的视觉就是这样。

1825 信仰的一切从最内层被充满

有灵告诉我：天堂，或说属天与属灵之物——也就是对主的信仰——其情形绝不能不同于动物界与植物界里的一切：凡在这两界里那样奇妙、永不能领会的细节，都从最内层、或说离感官最远的那些发出。眼睛借透镜所能穿透的，越往里越揭开更多奇妙；那些还只在最低一层，稍进到内层一点。若没有出于最内层的原则——那原则在较低层里按秩序是一切——便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存在并持续存在，也不会是那样；因此生命从最内层起头。被主引导之人、灵与天使的每一个观念也一样：在内层里，奇妙与难以置信的事首先起头。1748年4月2日。

1826 奇妙的是：当人并不那样专注、或不想自己去充满观念时，主反而更多地充满那些观念；因此在不注意时——我推断——婴孩祷告主祷文时，观念被充满得多过成人。因为成人用自己的观念搅乱，叫观念不适于被充满——因出于他的属己。这话听来像悖论，我却凭活生生的经历学到了。

1827 论人的内层

我与灵谈到人的内层；又谈到：今世的学者除了把人分成内在与外在以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这还不是出于科学，乃是出于主的圣言。此外他们只区分身体与灵魂，并争论什么是身体、什么是灵魂、灵魂有哪些。他们不知道：人里头一切的情形正像天堂里一样。有话告诉他们：单属身体的，只是外在感官，以及感官的逸乐，还有食欲；这些才真正是身体。他们不知道还有一种属世的心智，几乎像野兽的心思：欲望、幻想、想象属于它，哲学家称之为物质观念；这心智与身体有别。此外还有更内层、或说更内的心智，才真正是人的——野兽没有——知性与意志属于它。它是更内的、或说更高的，从这点清楚可见：人能思想，并由此能意愿，野兽不能；又能辖制属世心智的贪欲。人人都知道：欲望若把人掳去，人仍能反思那些欲望，从而抑制，也就是辖制它们；所以这心智是更内的。此外还有最内的心智，像天堂里有最内的天堂那样，无法描述——因已知：凡属思想的，都被最内层所治理，那些无法言说——这些把官能赋给思想。所以人与诸天相对应。但这些离学者的观念太远——他们只争论灵魂有没有、是什么——所以他们一时还不能有关于灵魂怎样的观念。1748年4月3日。

1828 因此人里头有三层生命，正像天堂里有三层生命。为便于领会而区分：生命可分为内层的——属世心智的；更内的——知性心智的；以及最内的——对应最内或第三层天堂。

1829 属身体的人与灵——也就是属世心智的幻想与欲望与身体之物胶着的那些——不愿知道还有内层的生命，因他们不知觉；较低的不能辨味比自己更内、或说更高的。同样，内层天堂里也有些人不愿知道还有更内的；有些人愿知道、也知道，却不知觉；其余依此类推。因为较低的凭自己的官能不能升到较高的，较高对他们是不可知觉的，所以他们以为不存在。因此更内的不能被外在所知觉，只当相信；除非被赐下信仰，否则也不能信，因对他们是不可知觉的。1748年4月3日。

1830 宇宙万物与人里头的相对应；否则个别之物不能持续存在

可知：身体的器官与各自的气层及其作用方式全然对应——如眼与以太，耳与空气，舌与水中漂浮、激起之物，鼻与大气中之物——每一器官都这样形成，以应合自己宇宙的种种变化，因而这些是与之相合的器官。

1831 人同样绝不能持续存在，除非他作为一部分，在自己一切生命上同样对应大人。若没有这宇宙的人存在，或说没有带着自己器官的更普遍的身体，个别的便既不能持续存在，也不能成立。那身体、或说那人，像宇宙万物一样，本身只是有机的，从主得生命；人这样被主治理。否则人的生命、灵的生命、天使的生命都无法设想。凡个别的，都从共同的得活，因为它是共同的一部分；凡单一的，都从自己的普遍得活，因为它是普遍的一部分。

1832 这些公理是真的；人若把它们当作原则来接受，便会看见无数真理；否则看见的无非虚假与幻想。1748年4月5日。

1833 同样，在一切宇宙里、也在宇宙之间，因而在它们的个别之物之间，掌权着一种爱：把自己看作不算什么，并为别人而存在——这是一切宇宙里、也是诸国度里的神圣法则。

1834 此外：只有一个太阳，把生命赐给自己的宇宙；万物从它得活，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都是它的器官。

1835 又：没有那太阳的热，便没有什么能存在并持续存在；没有它，万物便僵冷。

1836 又：在后的承认在先的如同父母，自己从它们存在并持续存在；以及别的——这些在一切受造的宇宙里都是极明显的法则。人若把它们立为原则，无数真理便会显明；因在其中有万物的一致，也就是万物的保守。1748年4月5日。

1837 又：宇宙里一切真和谐的美，都由此而来：它不是凭自己美，乃因别的而美，因而因万物的美而美；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都这样。所以若一物不顾别物、只顾自己，便绝不会有任何和谐之物存在。

1838 论正当的愤慨

正当的愤慨——或说“好意地恼怒”——也是有的，它属于爱，像某些婴孩或天真的人恼怒时那样。这一点借某一类灵向我显明：他们是善的，却因自己没有一同分享别人所得的某种乐趣而愤慨。他们从哪里来我还不知道；与他们略谈过，他们是善的，由此可知有正当的愤慨；因我感到他们的愤慨，他们还把它注到我脸上。1748年4月5日。

1839 论环绕的属灵气场及其对灵的作用

每一个灵都有自己活动的气场，见别处（第167、973–980节）；于是多个灵一同、或说灵的群体，形成共同的气场。有些善灵的群体——我以为是天使——形成一种气场，我分明地知觉到，因被主领进那气场。他们思想什么我一点不知觉，只分明觉得那是善的。这类气场怎样被知觉——因是用共同的属灵观念作成的——无法描述，因此除非有亲身经历的人，也无法领会。

1840 那种气场不过像较纯思想的气场，环绕我的心智，叫我能分明知觉。某些种类的灵被准进入，与我说话；他们同样被那气场影响，说话与平常不同，乃与那气场的活动相合：言语比平常更流畅，对事物的领会也更充分——气场的影响就是这样，他们仿佛处在一种更聪明的状态或氛围里。为叫我确知，言语较慢、较硬的灵也被准进同一气场；他们同样说话与平常不同，被气场影响，不但在言语的流动上，也在对事物的领会上。

1841 这类气场推动人，有时可以从他们的言语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对所思所说之事有更好、更敏锐的领会看出来，又可以从他们的心情看出来；因气场附着于每一个细节。

1842 另一些也被准进那气场，好叫我知觉他们怎样——就是那些想凭自己作天真的人，因那气场是天使的。那时他们的状态向我表象为一个婴孩——表示天真——那婴孩吐出奶来，奶从嘴里呕出。在这样的气场里，凡假装天真、或想凭自己作天真的，状态就是这样：他们承受不住天真，正像奶灌进不能承受奶、因厌恶而呕出的胃——正如那些过度沉湎于醉人饮料的人的胃那样。

1843 后来，那些想凭自己作有知性的人也被送进同一气场。他们的状态怎样，借他们的脸表象出来：脸显尖锐，相当好看，戴着尖帽，帽上竖起一根刺。那些脸不像人脸，乃像没有生命的雕像。凡想凭自己闯进去、又凭自己作属灵的人，在这样的气场里状态就是这样。

1844 由此分明可知：整个天堂与地，无论总体还是细节，都被从主发出的气场所治理；不义与恶意也由此被挡住、弄钝，叫它们什么也做不成——从这些事足以知道。因有恶灵一进那气场，便绝不愿停留：对他们是厌恶的，他们仿佛陷在窘迫里，所以不得不退去。由此也可知道恶灵怎样被挡住，不进入宇宙里的人；此外还有许多别的。

1845 我在这样的气场里说话、思想时——甚至像如今写作时——每一细节都与气场的作用相合；凡所说的、所想的、所写的，连一笔一画、最小的一点，都不能不合那气场。

1846 人被活动的气场所环绕，从许多事可以推出，甚至从自然界也可以：自然之物也被气场所环绕，没有气场便绝不能存在并持续存在。奇妙的是：学者竟不大反思气场——其实气场在极多事物上分明显出，并且在三界的每一个主体上都是这样。甚至最小的微粒也无不有自己周围的气场；相合的部分又构成与部分相合的共同气场。万物都有气场，无论关乎活动还是麻木，比如热的气场与冷的气场；在属灵与属天之物里，对属灵与属天的人，气场更分明、更广阔、更明显。

1847 主的气场，因是真理本身与良善本身，便伸展到全宇宙，包罗、保养、苏活一切与每一个别之物，并这样排列；但这些事太大，即使最概括地、借无数膜来述说，也说不尽。1748年4月6日。

1848 向我表象、吐奶的那婴孩（见第1842节），在右眼平面之下；那些仿佛雕像的脸（见第1843节），在头的前方平面上，稍高于额；在前方中等距离处。

1849 在同一气场里，向我表象或显出一个婴孩，或说显为婴孩的天使，戴着闪亮蓝花的花冠，胸前也围着别样颜色花卉的花环——由此表示那气场是怎样的。1748年4月6日。

1850 那些以为靠谦卑与祈求能赚得天堂的人怎样被表象

有些人以为靠祈求能赚得天堂，却不为别人祈求，更不为众人，只为自己祷告——这样他们的祷告不被听见，除非或许在地上的事上。有这样一个被表象出来：在右眼平面之上稍偏右、中等距离处；从头到脚被一块肮脏的布遮着，脸与头都不显；先直立，然后俯伏，在地上爬行。但这谦卑出于他们自己，所以某些人的谦卑是借几乎同类的粗麻衣作成的。

1851 另一个被表象躺在床上，自以为天真，所以赤着身子祈求。1748年4月8日。

1852 灵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人

除了许多别的证据以外，从这点也可确知：与我说话的灵郑重说：若不反思，他并不知道自己不是我。但他们在我旁边作了反思，才知道自己是灵，与人分开。总之，没有反思，他们什么别的也不知道；而反思只在与他们说话并回答的人那里有，也在与别人同在时有。没有人与灵说话时，反思固然也有，却是从主而来。1748年4月6日。

1853 灵凭外在被说服去论断内在

凡在人幻想里的，都进到灵的幻想里，他们便被说服以为事情就是那样。如今我凭经历学到：我只想到头上戴着一顶毛皮帽，好拦着他们看见脑的内层、或说脑的思想，他们立刻说什么也看不见了，视觉被挡住了。随后善灵也在，想到自己被关在那帽与头之间，觉得热——他们说仿佛感到了——却也说：可见幻想怎样掌权。在极多别的事上也一样：所以他们凭外在被说服去论断内在。

1854 同样，灵曾被诱导去信：亚伦和他的儿子洗手洗脚、穿上那祭司衣服时就是圣的（出40），无论他怎样污秽。这不过是凭外在对内在的说服，以为他是圣的；所以一切都那样从外在设立，好叫灵被说服。1748年4月6日。在一切里头都有对主的表象，无论在衣服上，还是在他所行的其余事上。

1855 论灵与天使的热

先前已论过恶灵的冷，我多次凭活生生的感觉经验过（见第318、324、406、1262节）。也蒙准我凭活生生的感觉经验善灵与天使的热。

1856 那些在世以主的圣言为乐、并且带着对那乐趣的知觉的灵，到来生有一种属天又愉快的热；蒙准我因同类的本质临近而感到它。灵的热固然是外在的，却从尚未那样被知觉的内层涌出；它使我温暖，像春日的暖意那样；从唇一带起头，散到两颊直至耳，又升到眼下；往下则散到胸，到中段一带。头上较高处与身体较低处固然也有一点热，却不那样可感。所以这热的区域是从口向上到眼下，又向下到身体中段。

1857 那些更以圣言的内层为乐的，他们的热也蒙准我知觉：那热更内层，从胸起头，往上到颏，往下到腰；却是内层的，也能被感到。

1858 那些以圣言更内层为乐的，他们的热还更内层，或说最内层。蒙准我略微知觉一点；但因我在那些事上的感觉迟钝，不能照它本有的样子去知觉。因有话说：若我真知觉到它，便不能在身体里存活，因它持守着骨髓的最内层。既是这样，我在外在上反而感到一点冷，里头却有某种热的观念。它的区域从腰、或说从两腰中间起，往上到胸与左臂直至手，往下到左脚。

1859 蒙准我活生生地知觉这些热时，天使同时借灵与我说话，教导说：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的临近便灌进这类热，因热在他们里头，尽管他们自己不感到——正像没有这类热的人也不感到一样。

1860 由此可知：人是器官，因他的内层与最内层被热所感动，而这热仍从爱涌出——在此是对主圣言的爱；所以产生这类热在有机体里的爱，是生命的爱，因而唯独是主的。

1861 此外也蒙准我知觉另一些人的热：他们固然以主的圣言为乐，却不怎样关心对它的领会；那热只感到在右臂上。

1862 也有灵想假装这类热，而且是在眼上方；我却不能感到它。因蒙准我知道：他们能用自己的伎俩捏造或说谎造出某种热，像先前捏造乐趣那样（见第399节），却只是外在的，没有从内层来的根源。这类热既是假冒的，便有害，是一种温吞，当吐出去（启3:16）。也蒙准我对他们说：在这类热里，像在假冒的乐趣里一样，会生出虫子，因它会腐烂。1748年4月7日。

1863 论活着时用诡诈杀人的人

有些人活在身体里时毫无良心，用诡诈杀人——比如用短剑或同类凶器——而且是从背后。

1864 其中一个来到我这里，穿着像贵族，却看不见他的脸。他一到，便借思想灌输——像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惯用假脸那样——说有许多事要与我谈；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答是，他也说自己知道。他求能单独与我同在，因有事要告诉我、不愿别人听见。我答：来生不能像地上人与人那样单独同在，还有许多灵在，否则他也不能说话。于是他更近前来，竟钻到后脑底下、到背后；由此——也因当时有话这样说——可知他是强盗。他在那里时，我感到仿佛心上被击了一下，随后脑里也一样；那样的一击，人很容易丧命。他用了什么伎俩我不知道，只感到仿佛有什么致命的；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其实不然，他说：自己刚从一个他那样杀害的人那里来，是从背后用短剑杀的；又说自己精于此术，叫人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倒下死去，而且看起来像无辜，甚至伤口也不显。但我是安全的，因主保守我脱离这类人，所以毫不惧怕。

1865 后来我问与我说话的那些：这类人到来生受怎样的惩罚。如今我能知道：他在行了这样的事后不久才离世——这由他说自己从一个所杀的人那里来表示；因此同类的事如今还附着他，他便不得不这样暴露。别的灵也感到了，所以耽搁了一段，才肯放他到我这里，先拦着他。至于惩罚，有话说：这类人在旷野里游荡，正像先前论过的那些杀人者（见第1781–1786节），在树林里，也不准与别人同在。

1866 他们后来变成怎样，向我显明：脸极可憎，简直不是脸，乃是某种干枯之物，颜色污浊，像木麻屑，毫无脸的痕迹，畸形到极点，绝无人能认出曾是人，更认不出是脸；两颊一带仿佛有苍白的苔藓。他们说：他们终于披上这样的脸，叫凡看见的无不战栗。因他们在群体里怎样对待同伴，自己里头也怎样——于是同样把自己和自己的内层交给毁灭。

1867 所以可以立一条规矩：人在世时在同伴中间怎样，自己里头也怎样；因此恶行与恶习本身带着惩罚。1748年4月7日。

1868 论借信仰归算公义

既然天堂与地上一切人的光景都是：活在群体里，没有同伴便没有生命——宇宙里每一个人都这样，尤其从同类的同伴而来——那么便推出：某人的生命是借别人而来的。这在天堂里那样明显，无人否认。只有尚未作成天使的灵——尤其恶灵——否认，把生命归给自己；我多次与他们争论，也多次活生生向他们显明。因他们一怀疑、一否认，同伴有时便承认：正是他们借那人说话；其余的事上也一样。

1869 灵与人的生命既都是这样的光景，便推出：凡在对主的信仰里的，恶不归算给他们；因主把他们持守在信仰里——那恶是恶灵所激起的，这一点极其真实——所以他们在信仰的真理里。因此凡进来的，并不污秽人（太15:11；可7:18）。有时行为也被恶所激起，那时同样因这缘故不归算；但这极少发生，原因主若乐意，见别处（第2944–2946节）。

1870 至于凡在信仰里的人所行的一切善，他信那也不是自己的，因一切真与善都是主的；所以他也不信：自己所思所行的善会因自己行了善而归算给自己——因那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主的怜悯。因此他得救不靠别的，只靠纯粹的怜悯。主并不需要任何人，他拥有一切；若他愿意重新创造无数天堂，带着无数天使，有什么能拦阻呢——因他全能？所以唯独是怜悯。1748年4月7日。

1871 信仰至高的有三样：主治理全宇宙；主是宇宙的生命；一切得救出于怜悯。

1872 这三样本身含有无数。这就是诸天的信仰。

1873 第四样也是整个天堂所承认的：人、灵、天使里头凡属己的，无非是恶；凡在一切人身上的善，全是唯独主的。

1874 恶灵否认这一切；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却不愿知道。善灵凭知性的信仰相信这一切；天使则知觉这一切——越是更内层的，便越像用更分明的感觉。

1875 赐给天使去领会的首要知性之事是：整个天堂构成大人，带着他的一切部分；天使、灵与人与之对应；那人唯一的生命是主。

1876 灵彼此怎样说话

有些灵承认：他们彼此交谈，正像人彼此交谈，却有这一分别：谁也不许说得与自己不符，否则受罚。1748年4月8日。

1877 论主的圣言

主的圣言本身是死的，因不过是字句；但在读者里头，主按各人蒙主所赐去领会与知觉的官能使之活过来。所以它按读者的生命而是活的，因而有无数的变化。这些话是当着天使说的。1748年4月9日。

1878 论从恶得释放

主绝不是恶的原因，因而也不用恶赶出恶，乃用善除灭恶；这是天堂所承认的法则，对那些不是属天的人却难领会。这话是今天我念主祷文时赐给我的。1748年4月8日。

1879 论只活在外在里的人

在梦里向我表象得几乎像真的：我仿佛在别处，就是在瑞典，同时却知道自己在阿姆斯特丹；我惊奇怎能两边都在，并这样显在他们眼前，仿佛我在那里，其实我在这里——这也在梦里揭开了。

1880 那里显出一个搭成的戏台，是在乌普萨拉，由棕色的雕像组成，围成戏台的形状，外表并不难看。我一细看，其中一两座像骷髅一样、同色，动了起来，开始要演剧；我惊奇是否所有雕像都被做成可动的，好这样演戏。

1881 我在较高处、雕像在前方，正要观看时，仿佛受命出去；于是出去了，便醒了。

1882 醒后与灵谈到这梦，它那样生动，一切都像在清醒时显出，叫我不能不以为是真的。灵也惊奇，因他们同样以为自己是醒着的；有些人还认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时有话告诉我：对某些过较好生活的人，这类人有时会这样显在眼前——就是那些像在戏剧里那样活在外在里的人。又推断：凡爱戏剧生活的、以及像他们那样属外在生命的人，死后就是这样——因人的外在里头生命很少，这类人死后也一样。1748年4月9日。

1883 论某些仿佛被投入深浓云雾的人的惩罚

我看见一人受惩罚：他说自己要试试能否借恶为自己取得权柄，好借加害别人使人恐惧，从而统治——正像许多人以为的：在同伴中间、并在臣民之上，是靠恐惧统治，不是靠爱。他既是这样，便起头去行恶；那恶被表象为一把斧头，用来砍梁木，本意却是砍人，那时梁木代替人。他正在这恶行里时，忽然被投下，进到一片云雾、或说仿佛无底的云海。有话说：这就是这类人的刑罚；他们在那里只有很少的生命。1748年4月9日。

1884 论某种知觉：由此可知里头有多少生命、怎样的生命

有一种感觉，或说感觉性的知觉，无法描述——因唯独主以属灵的方式赐下这样的知觉——由此知觉里头有多少生命：那是某种仿佛无生命的，像某种石灰质的东西，由此断定里头有怎样的生命。主乐意时，天使便由此知道某个灵或灵魂里头有多少生命，并且变化很多。1748年4月10日。

1885 论圣治

我与灵谈到圣治。有些人以为一切都是预定的：所以他们在世上那样活，后来受那样的惩罚，又有些人比别人低下。其实情形是：没有一样不是预先看见的——就是：因人是这样，事情便会这样发生；也预先看见：若不然，他便会灭亡；所以有所预备，准许那样，好叫主把这一切折向普遍的目的，也就是折向至善。这一点我也凭活生生的经历学到。1748年4月10日。

1886 论听觉的气场

内层的某些天使与灵凭经历向我显明：听觉的气场是怎样的。因先前我与灵说话时，内层的与外层的都听见，凡在我周围的都敞开；那时我感到一种牵引，尤其向外，有话告诉我：那是我上方与周围的灵作成的，好知觉我所想所说的一切——于是有敞开的交通，感到牵引，有时还带着疼痛。如今却由我里头的天使与灵作成牵引，是向内，不再向外，于是没有先前那种松弛；这一点蒙准我分明感到。因此我上方或外头的灵听不见、也知觉不到我说什么、想什么；他们便抱怨，并承认：如今才第一次什么也知觉不到、也听不见，只知道我在与内层的那些说话。由此可推：听觉的气场是怎样的；又可推：在大人之外的，不能知觉在内的那些所知觉的。

1887 他们对我的说话仍听见，却像隔着一层，不像交通敞开时那样。1748年4月10日。

1888 灵言语的种类

灵的言语种类极多；个别的言语无数——有多少灵便有多少，每一个都能凭自己的言语被认出，正像人一样。每一个人的个别言语也同样有多种，因按属灵的状态与情感的状态而变化。

1889 灵言语的种类，无论恶的还是善的，如今所观察到的大体如下：第一种是灵的共同言语，单由观念组成，带着很少或没有情感。第二种几乎没有属灵的观念，因而没有有声的词语，只是默默的，属于情感；恶灵或精灵也常有这类言语，他们治理人的情感或欲望，并用这样的方式歪曲，叫人不知自己怎样被引导——因他们暗中把人的善情感弯成恶的。第三种像一种流动，有时又像搏动，样式不一；这是他们内层的；在这流动里他们也能说话，言语便停在那流动里。第四种是没有流动的观念，却仍被知觉，像某种默默的爬行；这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彼此说话时，这种思想达不到我思想的知觉，他们也不愿我介入；我一介入，他们的思想便照我的被引导，否则照他们自己的。1748年4月12日。

1890 灵怎样坚持要治理人

与灵有过极大的争论：论到他们想治理我。因他们里头有要握最高权柄的心，这样的事多次发生，几乎数不过来；他们一心要把人隶属于自己，有时固执到几乎不愿罢休，甚至用诡计。凡别的前来的，他们都向之发怒，因以为那些人会夺去他们的统治。

1891 他们对任何人也有这样的企图，却有这一分别：若做不到却仍坚持，便被赶走；在我这里，因他们知道自己是灵、不是人，便能对此反思，于是爆发成公开的愤慨与恼怒——在别人那里却不能公开这样。1748年4月12日。善灵则不许这样。

1892 人与灵连天堂里最总括的也不知道

今天借属灵的异象向我显明：我们连天堂里最总括的也不知道——就是：人以为极精细、又以为是一切的一个思想的点，本身竟包含着——若可以这样说——整个天堂；因每一个细节里头都有某种属天堂的。这看来固然奇妙，却的确如此；正像人最小的部分里也有身体里所行之一切细节的交通。1748年4月23日。

1893 又如：唯独信靠主便得救；主治理宇宙及宇宙最细微的事；主在万物中是一切；以及别的最总括的——这些本身包含着无数。人里头那些最总括的，就对它们的认知而言几乎等于无。同样，人说地狱、说天堂，这是最总括的，相对它们所包含的也几乎等于无。

1894 论天使的言语

今天蒙准我察看天使的言语怎样：对人还在身体里的来说极难领会；我几乎以为：按人通常的悟性或知性，不能领会，也无法表达。人心智须先浸染许多认知，才能用共同的观念去知觉它们。只举一点观念：人心智一个单纯的观念里有无数，人却把它们领会成某个最总括的一；那观念的内层被内

层天使所知觉，更内层与最内层被更内层与最内层的天使所知觉。所以在内层天使看来仿佛是一的那个共同之物，构成他们观念里最小的；这最小的又展开成无数，可被更内层的天使领会，并这样被最内层的领会。

1895 属灵的观念与属天的观念也一样——也就是纯属事物的观念，与属情感的观念——二者有别。

1896 比如念主祷文时：在人单纯所领会的每一个观念里——有时又按词语、因而按人的观念——天使却从内层、更内层、最内层去领会那些。

1897 灵以身体与属世之物作观念仿佛的主体或容器；内层天堂的天使以属世之物——比如观念或词语的表意——作容器；更内层天堂的天使以属灵之物；最内天堂的天使以属天之物。这些怎样按层级上升，又怎样借对应上升，我想世上没有人能领会。所以须先领会许多事，才能只就天使言语的共同观念加以领会。1748年4月25日。

1898 那些最总括的、或说单一的——也就是某人、某灵、某天使观念里最小的或单纯的——乃是接受者，或说仿佛容器，无数更高的被包在里头。如所说：在人与灵里头，这些是身体的或属世的；在内层天堂的天使里头，是属世的，或说较低的属灵或属天之物；在更内层天堂的天使里头，是属灵的；其余依此类推。

1899 这观念也可以从眼所见的对象来领会——无论动物界还是植物界：眼睛只领会它们最外层的；其实万物都从最内层发出，眼睛若不经层级，便没有通往其最内层的入口。

1900 论灵的气场

先前我想已论过气场（见第210、973、1839节），却是论它们的伸展与作用之力。至于它们的品质怎样，可说的极多；这一次只说：它们奇妙地运行，可与别的气场相比——那些或相合、或不相合，彼此仿佛会合、或彼此离异。离异的那些，瞬间就知觉什么与自己相敌，并仿佛从自己的气场把那些转成与自己相合的；甚至把别人气场里较细微的也这样转。这类气场在人身上也显出，却粗得多。恶毒之灵的气场这样不知不觉地把善的思想按人思想里的一切情节歪曲成恶，叫人或灵绝不能知道事情是这样；若不准我对此反思——而且相当分明——又知道那是谁、在哪里，我绝不能知道竟有这类事。人只要知道什么是真与善、以及它们的对立面，他们便把这一切都弯向自己的性情；于是人记忆里无论有什么，他们都这样折转。1748年4月29日。

1901 人若只在认知里，他的气场绝不能改正，除非他在对主的信仰里；尤其除非他相信：主掌管他的一切与每一个细节，除主之外别无生命。否则人的气场仍照原样，并由那一类灵掌管，等等。

1902 论对说话之灵不可多信

说话的灵最惯常的事，莫过于说事情是这样或那样：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又一口咬定就是如此，其实并非如此。凭多次试验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又该怎样信他们：一问他们这事或那事到底怎样，便一个接一个说“是这样”，彼此却各说各的；哪怕有一百个，也会一个一个说得不同，而且随口就说、带着自信，仿佛真是那样，其实不是。他们一看见自己不懂的事，立刻就说那是某某样子——还有许多别的凭据表明：他们说得像知道，其实并不知道。1748年5月3日。

1903 论灵魂死后若无给反思，便不知自己已在来生

灵魂并未失去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所有的那些东西——这点随处可见（见第207、364、400、1243、1719节）——因此他们既不能知道、也并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乃以为还在世上，因为没有反思；反思是由记忆里的事物被唤起的，而记忆里的事除非有对象，便唤不起来；对象无非是与他们同在群体里的那些。反思也有，却是从主来的，叫他们知道自己在来生。

1904 再者，没有反思他们便不能知道自己在来生，从反思的本性也可看出：人若不对中间事物作反思，便不知距离；若不对此类事物作反思，便不知时间；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因为正是反思叫人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是到这程度的。1748年5月7日。

1905 灵与天使的反思怎样、又是怎样一类的，说不尽；因为没有反思便没有生命。

1905a# 凭所给的反思，灵也曾借我看见——他们多次承认；每逢给我叫他们反思对象，他们便承认看见了那些，否则看不见，正像人身上的情形。因此，人既不信自己由灵掌管，便不能给他们这样的反思，所以灵也不借人看见，只从人的内层知道。这一点多次向我显明：于是灵能看见世上的种种对象，以及想象里的、思想里的；门或心智向天堂一开，便也有某种持续的反思，由此有灵与人的交通，他们也就知道：自己并不是所依附的那个人。

1906 论对婴儿的爱，即亲子之爱

对婴儿的爱、亲子之爱如此普遍，遍及一切活物，原因是：有这样的气场从主经最内层天堂——婴儿所在之处——环绕，特别感动婴儿，也感动父母，尤其母亲，因为这些是情感；婴儿尤其受感动，从他们脸上、言语、举止里的天真也可看出，这些也这样感动较年长的人，此外还有那普遍的气场。感动的原因无论在何处碰到能接受的能力，便起感动，由此才有联合，尤其父母与他们婴儿之间的联合。所以婴儿长大、能自立时，这爱也就减弱。1748年5月8日。

1907 论意志

我在自己身上觉到一点，可用来说明意志是怎样的。周围的灵对我该走哪条路——往前走还是往回走——意见不一，这是给我知道的；于是意志的情感便是：我若往前走，不但有抗拒，还有一种沉沉的、叫人疲乏的难行。他们一合意叫我往前，便立刻有往前走的轻快，脚步也容易——这是活生生

的经验叫我觉到的。此外，一得许可或给方便，灵便能凭他们的意志把我带到他们所愿的任何地方，减轻脚步，叫前行容易，连下坡也一样，仿佛被他们托起——这类事先前也发生过几次。1748年5月8日。

1908 论心境安宁的状态；一般论属天的状态

平安的状态在更高的层级，心境安宁的状态在较低的层级。今天从早晨起，经验叫我知道心境安宁的状态是怎样的：仿佛有一种被吸向、被引向内层的感觉，引向那些处在安宁里的灵；整夜如此，这状态一直持续到早晨，过后还超过一小时。由此得以知道这状态何等甜美，天堂里喜乐的状态又何等无限；也得以反思那些只想活在对身体与世俗的挂虑与焦虑里的人何等可怜——尽管他们自以为那时正享自己的快乐。也得以反思：这状态怎样渐渐被心思里焦虑的状态占据，那些焦虑像晴空里的云。再者，这状态连同别的许多属天状态，人不能知觉，因为未知之物对未知者如此；因此也不能用话表达到叫人信的地步——因为他们要信，总得从知识里有点依据，才能由此相信。但我仍可断言：天堂里喜乐的状态，就其一切愉快与美妙而言，是无限的；人作为人绝不能领会；可是它们是那样的，连其中最小的一个，人一感到，也绝不愿再留在身体里、留在身体与世俗的挂虑里。1748年5月9日。

1909 论庆祝住棚节的灵

读到利23:33–43论住棚节时，有些灵极其欢喜——我既能从他们的话、也能借交通觉到；他们随后又热切想庆祝这节，也准了他们：他们照惯常的方式给自己虚构棚子之类，并且兴致很高；有些人说，生前就巴望能在来生庆祝住棚节。可是他们这样做只出于欲望，并不顾到内层、也就是所预表的那些，于是他们的喜乐变成忧伤——我也借交通在自己身上觉到；随后又来了寒冷，连我的脚和膝都颇受影响，因为他们只贪求属自然的，不要那所预表的内层，所以生冷；有些灵也抱怨寒冷。纯粹属自然的喜乐就是这样。1748年5月9日。

1910 论在信仰里的人，其思想与行为并非他自己的

凭多年、又多次的经验，我极其确实地知道：在信仰里的人，其思想并非他自己的；若是恶的，便是恶灵的——恶灵自以为凭自己思想，所以也归给他们，正如归给那些这样相信的人；若是善的，单单是主的。这些事，凭长久每日的经验与反思，给我知道得极其确实。

1911 后来我渐渐习惯了这些：即我什么也不凭自己思想；那时我几乎觉得愉快，因为这样就能反思灌进思想里的东西，又觉得自己脱了恶念；甚至得以知道是哪些灵、在何处灌进恶念，我也常常与他们谈论这些；连一点点思想从谁来、从哪里来，也得以认出。所以这些反思对我是愉快的。

1912 可是那些灌进恶念的灵却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思想了——这事常与他们谈过；因此他们也不愿成为那样，因为那时他们以为会失去自己的一切，于是成为无有——他们害怕这一点，有些人厌恶这一点；其实情形并非如此。此事说起来太长，主若愿意，别处再论（见第1921、2043–2044、2944–2946节）；若我记得不错，先前也论过（见第1559–1561、1869–1870节）。1748年5月9日。

1913 论多足的野兽，如这类昆虫，表示更疯狂的魔鬼

天堂里若察看某个灵——比如他说话或思想时——便给他们知道他思想或所说的内层，叫他们立刻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在他每一个思想里，都有某种他的形像被表象出来，这在天堂里是显明的，在灵界却不那么显明，因为那里的人只认得从思想与话语的连贯里流出来的那些；此外也从观念或词语看出是敞开的还是封闭的，以及别的标记——主给他们凭这些认出那灵是怎样的。

1914 在天堂里的，若在某人的观念里觉到不愉快、污秽、邪僻的东西，便立刻或凭属灵的表象、或凭带着持续属灵表象的属灵观念觉到；于是在灵界便由此形成某种走兽、野兽或昆虫的样子，各有其形状、颜色、大小，正合那表象的观念——这观念就这样落到灵界。天使的表象观念，人在身体里不能领会，但在灵界里却可视地呈现出来，像在我眼前无数次那样——当我在异象里时；论到那些异象，有话对我说：其中绝没有一样不是由天使的观念形成的。

1915 这夜表象出一只野兽，或说多足的昆虫，形状不太像虱子，褐色，相当大，叫人恐怖，单因它的临在——也就是因它思想的气场——我就害怕。后来有某个灵借这类昆虫被表象出来，前来试图把可怕、邪恶的东西灌进我的观念，那些东西邪僻到不可描述；由此我能认出：属天者对他这灵怀着怎样的观念——他里头除了污秽龌龊之外什么也没有，尤其就他那些几乎无法领会的内层观念而言。他似乎是人，离身体生命不久，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在来生。

1916 由此也显明魔鬼的群从哪里来——这一点我也对他说了。1748年5月10日。

1917 论天使的言语，以及婴儿的言语

天使的言语是怎样的既不能领会，因此也是说不出的；这里只许记下几点粗浅的反思；

1918 就是：其中没有像身体记忆词语那样的观念——那些观念包含着往某处去的运动、距离、时间，

1919 而只有词语与观念的内层事物。

1920 并且份量极大：单是人的一个简单的身体或感官观念、或情感观念，便包含着无限之多，尽管它显得何等简单。

1921 而且是那些真实的、非天使便不能领会的事——因为对他们不可信——例如他们是无有：这话包含着什么、包含着无限——非天使便不能领会；他卡在“无有”一词上，其实正因是无有，才首先真正是。

1922 每一件事都如此：若只用身体观念表达别的什么，比如某种情感——是恨、或是爱——天使便用自己的观念领会无限之多，那些绝不能描述：既因一瞬间里如此之多，又有和谐与愉快，又因远离身体观念，在更内层天堂里也远离属自然的；又因是真与善，身体观念不能领会。1748年5月10日。

1923 别人或许觉得稀奇：天使从婴儿——从他们的思想、祷告与话语——所得的领会，比从自以为对词语或事物有更充实感觉的成人所得的，丰富得多、也好得多。这是极其真实的，因为他们的观念里还没有被虚假封闭的，没有被欲望与仇恨玷污弄脏的，也没有成人那样的身体性，乃是天真的；所以他们的观念是敞开的——尽管对他们自己不显，对天使却显——天使因此远比从任何一个沉在虚假与欲望里、或沉在世俗与身体事物里的成人所得的，更觉喜悦。因此极其真实：主的赞美是从婴孩口中来的（太21:16）。

1924 人越长大、越沉进世俗与身体的事物，他的每一个观念便越向天堂封闭；除非主乐意开启，否则不能敞开。由此可知：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又有守卫安置在伊甸园与生命树那里（创3:24），是什么意思。

1924a# 在我身上也凭活生生、极其明显的经验观察到：当我不把自己的思想搀进去，只觉知那些观念向着天堂是敞开的、天使由此觉知内层时，天使对观念的领会更充实；那时观念比我仿佛一同进入观念内层时更敞开。

1925 我也希奇：有时我对某些事毫无领会、或毫无注意，却觉到天使那时的领会更充实；由此也可看出：天使从那些还不懂自己在祷告什么的婴儿所得的领会，还要更充实。这事人人都会觉得稀奇，却是极其真实的——凭活生生、明显、又相当多的经验向我证明了。1748年5月10日。

1926 主一给许可，叫天使流入观念，那时便有那样的愉快——一切愉快——愉快又那样充满，连其中最小的一点也绝说不出来。这一点我也极常观察到；可是种种经验，连一件也表达不出：既因不能用话说，也因难以置信——它们进不到身体或感官的观念里，在那些观念看来仿佛是无有，或像看不见什么的阴影。1748年5月10日。

1927 由此也可知：天使怎样得以知道人的内层思想——尽管人不信天使会知道他那些粗浅、极其复合的思想；其实灵也知道这些，而且比人自己知道得更好，因为他们在灵界。1748年5月10日。

1928 论人怎样激发与自己品质、情感同类的灵

人的状态天天在变，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变，这是显然的；所以理智的状态与情感的状态极多；此外每个人里头还有某种主导的东西。人无论陷入或进入怎样的状态，那些生前有同类主导情欲的灵便与之对应、并一同运作；因此不是同一批，乃是许多批，他们却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人——在我这里，他们也以为自己在场。今天凭经验得以确实知道事情如此：我观察状态的变化，同时又观察与之对应的灵的话语，并与他们交谈；他们承认正是他们，又因认出自己是那样而生怒。

1929 我甚至观察到有几批同时运作；因为主把这类群体安排得与每一个别相对应，又同时把他们拴在约束里，叫他们不越界。

1930 身体里情形也差不多：无论哪个肢体、腺体或类似之物需要什么，便按它状态的每一次变化，在邻近激发同类的，于是遍及全身，甚至从血与流质里引来那时适合自己的。1748年5月10日。

1931 灵界里是这样，天堂里天使之间也相似；只是变化与对应好过无限倍。

1932 论灵魂在向他们表象生前所知之事时便认出来

这事常发生：我在身体生命里认得的那些灵魂，认出他们生前所知的一切——所说的、所行的，以及他们所认识的人、朋友、亲戚、妻子、儿女之类——所以他们仍留着身体生命里的记忆；只是除主许可之外，不许他们运用那记忆，或从中取出自己的思想。许多原因如此；等到须把他们生前的行为唤回记忆时，每一细节便这样被取出，被他们承认，像仍在身体生命里一样，连同一切系列、原因，以及许多相关之事，叫他们不能不全然信服。

1933 今天有一个我不认得的人在我这里，他似乎离世不久；问起他从哪里来时，便领他经过他不认得的城市，他说不在那里；等到经过他自己的城市，他便认出街道和一切；我若知道房屋怎样坐落，也能找到他住过的那所，但那时不许。1748年5月10日。

1934 安然躺卧，无人惊吓（利26:5,6等）

这一点我经验证实过，也是本月夜里：恶灵出于恶意想在床上惊吓我；他们用颤抖占据全身四肢，叫一切都发抖——我别处也有时经验过：他们侵入一切四肢与纤维，激起那样可感的颤抖，仿佛死人的灵魂占据了我整个，并带着恐怖，又抛出话说：这地方曾有死人、或被杀的人，因此我该到别处去；我看见可怕的异象，又有与我说话的。可是在那被激起的恐怖里，我仍安然，一点也不怕。那种活活穿过一切纤维的颤抖，我形容不出，因为是恶灵的；我有时经验到，若有人经历那样，会以为被鬼魔占据了。1748年5月。

1935 论人中间真理的认知仿佛是器皿

人尽可以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无非是事物最普遍的认知，尽管在我们看来似乎精微；因为每一个概念都包含着无限，每一个真理都能无限扩展；所以人中间真理的认知只能称作器皿或接受者，而且相当粗糙，甚至极粗糙，主把它们所当盛的灌进去。因为没有仿佛器皿的最普遍真理，便什么真也不能灌入。这些话是在天使面前说的，并得了证实。1748年5月11日。

1936 论有些人更容易被主引导

虽然人人都能被引导到主所喜悦的任何地方，却仍有人比别人更容易；原因是：主留给各人按自己倾向思想的自由，这自由主并不折断。因此那些在信仰里的——相信主掌管一切、又不任凭欲望与虚假驱使自己的——更容易被引导。这话也是在灵面前说的。1748年5月11日。

1937 论这命题，灵中间曾有争论；他们的若干理由与回答我听见并领会了，更多的没听见。照我判断，那些论证那样精巧，人会希奇竟能用如此工整的论据来争辩。可我观察到：有些人争论过后心思昏暗，竟不知什么是真——真理若久经争辩，往往如此，昏暗了，连真理本身也看不见。我在场听过一些。至于本题：就全能与神迹而言，主引导这一个与引导那一个一样容易；可是主既乐意按秩序引导，处于秩序里的便比不在秩序里的更容易引导——后者须先被带回正道或秩序，这要经过一段时间，免得被折断。此外还有许多证实的话；若都举出来，便会陷入反复掂量，于是陷入昏暗与含糊。主曾乐意用我身上相当多的经验教导这些。

1938 论在人那里的灵

在我这里的灵多次希奇、惊愕：自己竟这样在人那里、在我身边，简直像他们还在世上、还在身体里；今天也有人希奇。因为他们只能以为自己就是所在的那人，毫无分别：他们立刻占有他的一切，也就是他的记忆；尽管如此，人仍被留给自己，因为人也是灵，于是在他们的群体里——这一点我常得以向灵指明。1748年5月12日。

1939 灵魂就是灵，因为人死就成了灵，因此也能临到人这里——这点凭我许多经验可以确定：我这里有过好些身体生命里认得的人，而且相当久——几天、几周、几个月——他们也同样承认，自以为又回到了身体或世上；若无给他们反思、叫他们知道自己是灵、已经分开，又有别人接替他们、他们被挪开，他们便不能知道自己是灵。好些不久前离世的也曾在我这里，我既能从他们的惊愕、也能从别的标记认出来。1748年5月12日。

1940 论恶灵向善人图谋恶时，交通立刻被关闭

奇妙、又值得注意的是：恶灵一被许可向善人图谋什么恶，那恶便不能穿透到善人那里；他们所图谋的一切与每一个细节立刻仿佛被关闭。这也用属灵观念表象出来：仿佛一些线或射线立刻被封闭，里头什么也没有，因此到不了善人那里。

1941 这从人体里的事也可看出：有害之物一触及细小纤维——无论感官器官里可感的，还是脏腑里不可感的——纤维立刻收缩，披上某种形式与品质，叫自己不受伤害，尽管由此仍有疼痛、污秽、不愉快。恶灵想伤害善人时，他们的努力也是这样。

1942 恶灵对天使连丝毫的恶也不能图谋，因为天使还在更内层的层级；既然恶什么也到不了灵那里，就更到不了天使那里——正如恶什么也到不了身体器官或部分里那些更纯净的纤维那里。

1943 至于由此而来的不愉快与疼痛是怎样的，我还未能凭反思知道，只知道有被许可的不愉快，也有疼痛，出于许多原因。1748年5月12日。

1944 论灵所行的恶被许可时，表象为放松他们的努力

灵里头像人里头一样，除了恶之外什么也没有，按主体有无限的变化；所以他们不断努力作恶，尽管被拴在约束里时并不觉知这一点——按约束的松紧与品质而不同。因此一许可恶灵作恶，便是借放松他们的努力作成的——表象就是这样；他们立刻按各人的性情冲去思想恶、行恶。1748年5月12日。

1945 由此别人认出他们的性情，他们自己也借同时给的反思承认。

1946 许可的一般原因：秩序颠倒

我有时希奇：为什么许可灵作恶、又多次搅扰我；我不愿他们被许可，出于许多原因；可恶灵却灌输说：主这样许可，所以是原因——他们不断这样灌进；其实这是假的，因为主绝不愿意人被恶灵搅扰。

1947 可是人或灵历经许多理智与情感的状态，那些状态本当按自己的秩序；它们若不在自己的秩序里，却仍须被收回到秩序中，

1948 论自由

我对灵说：凡不凭自己思想、不凭自己行动的，便思想得多、又行善；凡一切都凭自己的，便毫无善、只有许多恶。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奴仆。这对灵像悖论，却是极其真实的，天使也证实；又凭我身上许多经验证实。1748年5月12日。

1949 于是就有这类事出现；这也表明：若非主把一切与每一个细节收回到秩序里——尤其在这末后的时代——凡有血气的便都不能得救。1748年5月12日。

1950 论来生里的校勘家是怎样的

有些人在身体生命里不大留意词语的意义，却极用力、甚至最用力地钻研词语本身，也就是致力校勘之学；其中好些人也曾在翻译圣经上用过工——他们曾在我这里。我可以承认：他们一在，凡所写、所想的便都昏暗混乱，我几乎什么也懂不了；思想甚至像被关在监牢里，因为他们把一切思想都定到词语上，叫它离开词语的意义。所以他们叫我极疲乏，直到愤慨；他们却自以为比别人更智慧。其实从最下层百姓、从婴儿来的，比他们智慧得多，对意义的领会也更有智慧。由此可知人间的学问或智慧是怎样的：远不及最下层百姓与小孩子的智慧，因为他们封闭了通往内层的路。

1951 这类人尽管精通语言，比如希伯来文，在翻译圣经上却比那些并非校勘家的——尽管文法懂得少些——迷误得厉害得多，现在也仍迷误；这一点可用极多事例证明，尽管人的心思里已根植了别的意见。1748年5月13日。

1952 校勘家、以及那些在语言与文法上极下功夫的人，他们的思想先前（见第1940节）向我表象为封闭的线，里头什么也没有。

1953 那些辛苦于争论的人也一样：他们给自己提出、甚至捏造无数困难，又只挑合自己论题或命题的，于是越来越封闭内层的意义，也就是通往真与善之聪明、因而通往智慧的路。

1954 人越注视词语的意义，便越少注意词语本身——这在谈话与读文章时人人可知；人越注意说话者与文章的词语，对意义的知觉便越消失——人若留意，也可知；并且注意意义或注意词语到什么程度，情形也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凭活生生的经验，多次得以从灵那里知道，他们也承认同样如此。

1955 争论也一样：心智越贪恋争论，真理便越消失——除非从那当作论题、或所要辩护的一般真理出发；可是人越专意贪恋争论，那一般真理仍会昏暗，因为真理昏暗了。一般真理里的一切困难并不能都解开：有些较远，人心却把它们摆成近的；有些较近——只要举出一个真理便可知：就是主掌管宇宙，掌管天堂与地，又不向任何人行任何恶。对此可提出亿万条反对；人心解不开；心智若长久粘在那些反对上，便昏暗、疑惑，终至否定。这一点多次得以从灵那里学到：因为没有任何普遍真理里头没有亿万条真理，也没有同样多的反对——因为每一真理都有其相反——心思若按颠倒的秩序去看，便袒护那些反对，于是盲目。1748年5月13日。

1956 何谓被洁净的身体

有些人主张：人死后连身体也复活，身体并被洁净。今天我与一些灵谈过这事，于是承认：人进到来生时，不能不以为自己仍穿着身体；但也承认：这仍留下的身体性也要死去，于是那些属自然的将成为对主极其顺从的——这样便称作被洁净的身体。1748年5月13日。

1957 论灵与摩西及众先知的交谈

我与灵谈过与摩西的交谈；他们与我一同证实：那种交谈只是单纯的交谈，并没有内层的思想，因为他只在外在里，像以色列民中别的人一样——从他们的著作与别的标记也相当显然；内层对他们是未知的。因此那些既不像在共同器皿里那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也就是不在里头，便除了外在之外什么也没有，于是只有交谈，此外还有想象的异象，这也属于外在。除了先被主教导、又在对他信仰里的人之外，谁也不许注视内层，并这样借内层的思想同时与灵、与天使交通。1748年5月14日。

1958 若也有内层的交通，便不但是灵的交谈，还有对他们思想的认知，又有对情感的认知，同时又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还带着某种更内层、更普遍的思想；于是那些称为器皿的共同之物便按主的美意以种种方式被充满——或较少、或较满；内层也同样被洁净，直到与天使交通。在天使里头固然看不出什么分明的细节，只知道是那样的，里头有许多、极多同类的；这样它们包含着无限，又同样多地再成为共同之物，仿佛器皿，好叫更内层的天使领会，如此类推。这样便从灵界超越到天使的天堂；因为灵不能知道天使思想什么，除非按主的美意传给他们。1748年5月14日。

1959 论向某个灵——更向人——敞开天堂是危险的

有一个灵不算恶，却严肃，与我谈过；我觉到天堂稍微向他的内层敞开，好窥看他里头有什么善；他立刻开始哀号、受折磨，恳求停下来，因为他焦虑得几乎站不住。由此、也凭别的某种经验可以看出：若向不在信仰里的人敞开天堂，何等危险——他会被良心折磨，直到死。1748年5月14日。

1960 亚当用来遮身的无花果树叶子是什么意思（创3:7）

我与灵谈过亚当用来遮身的无花果树叶子，并证实：它表示属自然的认知，或说理性的、理智的信仰；其下遮着赤身，也就是污秽的爱——他们要用这样的叶子遮盖。1748年5月14日。

1961 这事奇妙，许多人不能领会，像是悖论：主的天堂一注视恶，恶便这样受折磨——也就是主亲自临在时，他们便这样焦虑、受折磨；正如摩西所说（民10:35）：“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其实他绝不带进任何恶，只带进善，又是最怜悯的；由此可知：人或灵本身才是自己受苦与死亡的原因。1748年5月15日。

1962 论某个渴望进天堂的灵

有一个本地球的灵贴到我左边，说他巴望进天堂，又问怎样才能到那里。我先回答他：可曾与善灵谈过？是否可先进入他们的群体，然后才可能被接入天堂？他说他们不肯收他进自己的群体。我说：接入天堂单单在于主。别的灵告诉我论到他：有些人正是这样——一死进到来生，便只巴望进天堂，无论生前怎样活、是否有一点信仰，也不认识信仰，只以为自己巴望天堂便会被接入，以为那是得救的唯一之事；其实这类人几乎像疯的，因为心里除了天堂与天上的喜乐之外什么也不想，别的一概不知，生前又被这欲望烧着，不管自己有没有信仰。即便被接入，他们既绝不能与属天者同在，那

时也只巴望喜乐，又绝不会满足，因为他们不能被任何真正的喜乐感动。所以这类人要受苦相当久，直到忘记那种欲望；忘记了，才首先灌给他们：天堂是什么——总括起来包含着无限；天上的喜乐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并由此而来的喜乐。1748年5月15日。

1963 愉快的种种差别从哪里来

我与灵谈过种种愉快的起源与本性——它们那样多样，以至于无限；甚至有人在相反的事里感到愉快。有话说：那无非是从和谐里出来的结果，而和谐又出于生命的习惯——他们曾从中得过乐趣。借习惯也可取得与真和谐相反的和谐：有些人以不谐为乐，有些人只以谐和为乐——这一点许多人可知。因此，从所取得的和谐里出来的结果，便是愉快，叫人觉得甜美，又因习惯喜欢回到那里。

1964 也曾向好些人显明：灵怎样从身体生命里在种种事上为自己取得和谐、并由此取得愉快——比如以反驳为乐，以暗算婚姻之爱并试图毁坏它为乐，先前又以邪恶之事为乐，而且乐趣大到他们以为再没有更乐的。他们的乐趣有时传给我，如别处所述（见第379、399节）；有时借厌倦与不愉快显出；有时借那些处在其中之人的承认——无数次凭活生生的经验如此。他们的生命就在所取得的愉快里；所以生命的差别有多少，人与灵——已有的、现有的、将有的——就有多少；即便永远增多，差别也仍是分明的。这一点也得了证实，单从脸与话便可看出。1748年5月16日。

1965 至于属天的喜乐，以及从真正的善与从真理而来的愉快，单单从主来，也就是从一个源头来；若善与真不是从一个源头、也就是从主来，便不可能有任何善与真，也不可能有任何群体存在——因为必须有那普遍的来掌管一切个别的，并把他们联结起来。由此、也从极多别的事可知：单单主是善与真。这一点天使曾以属灵的方式在我里面证实，因为他们被保持在那种愉快与属天的确信里，那确信曾传给我，叫我信服。1748年5月16日。

1966 论恶灵不能与信主的人同在

先前已显明（见第1959、1961节）：恶灵被天使注视时便焦虑、受折磨；人在信仰里、或被主保持在信仰里时，情形也几乎一样：恶灵不能靠近，同样开始焦虑，并巴望逃走。我几次听见他们在有信仰的地方哀怨悲叹。1748年5月16日。

1967 属自然的真理，或说从身体、世俗与属自然事物取出的真理，是属灵真理的瓦器

我与灵谈过属自然的真理：今日人对真理很少关心，只关心实验，又因许多原因不能从中引出原因；由此推出的真理甚至不被承认，因为它们被那些只在最外层身体与纯感官里的人遮住了；假说与虚假反而更讨他们喜欢。

1968 随后又说：属自然的真理是器皿，属灵的真理能盛在其中；因为器皿或工具因若不合适，主要因便不能应用上去——这一点从许多事可知，比如从全身的容器可知：血管连同其膜若不与所盛之血的本性完全相合，血便不能在其中，更不能按其本性与性情行动或被推动；血球若不那样，生命精气与生命精气的生命便不能按其一切本性与性情在其中存在并活着。三界与世上其余一切也一样。1748年5月16日。

1969 心也是这样的血及其运作的器皿，按力量的一切本性与性情而成；身体的一切脏腑也一样，它们无非是器皿，完全按运作与功用、因而按目的的本性而形成。1748年5月16日。

1970 论真理也不能被领会，因而被当作假说丢掉——只举一件几乎无人会信、却是属自然真理的事：思想与情感里最小的一点，也感动脑里一切有机的本原——那些固定在细小纤维上的，也就是皮质的实质；既感动本原，也感动从本原发出的一切纤维——那是亿万——于是感动全身；又在那亿万中间，没有一个皮质实质、没有一根纤维、也没有纤维上的任何一个点，与另一个全然相同，乃是持续的变化；这样，整个脑与全身，带着那无数的变化，只不过构成我们思想里一个最微妙的瞬间——我们自以为无限精微，其实在思想的每一个最小点上，都由无数的信念与情感的变化所构成。谁会信这些？其实这只是纯粹属自然的真理，既能从已知的哲学、也能从经验证明。1748年5月16日。

1971 由此可知：我们所思想、又自以为极高超的一切，是何等粗糙、昏暗、又最普遍。

1972 若再推得更远：人体及其每一个细节既与灵界并天堂相对应，便可知有什么流入思想的最小一点；可是这些更难以置信的事我不想再往上攀，因为人处在极昏暗里。这些我曾与灵、与天使谈过，并得了证实。1748年5月16日。

1973 傍晚与早晨、日子是什么意思（创1）

我与灵谈过创世记第一章里“日子”是什么、“傍晚与早晨”是什么；“日子”一般表示时间——从圣言里这词表示时间，这尽可以最清楚知道。

1974 “傍晚与早晨”是说：在一切再生里——无论总体还是细节——都从傍晚开始，趋向早晨。就总体说，那些被再生的，他们的傍晚是困苦、试探、绝望，却从那里来到早晨；在每一个别上也一样，因为再生的一切都从恶开始，恶被转为善。值得记的是：恶灵开始用他们的幻想与欲望激发人，那些却以种种方式被转为善——这一点凭长久、约三年的经验向我显明了。这就是“傍晚与早晨”，连在最个别的事上也如此；由此不但有再生，也有对诸善的知觉。1748年5月16日。

197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1976 论邪恶的共有

有几个女人来到我这里，我猜想她们离身体生命不久，因为还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等到向她们显明，她们才得以知道。起初她们显得像是善的，因为外表露出那样的心思；可是她们一退去，我从别人听见：她们是邪恶的，正属于那一类人——以为男女的共有结合不但合法，而且神圣；他们说自己生在罪里，又不能禁戒同类的事，所以与那些不承认同样之事的人结合，他们反以为不洁；他们甚至责备婚姻，说它不神圣，更把婚姻表象为不洁。有话对我说：人间群体里就有这样的人——男女这样共有，并无婚姻、婚姻之爱与后嗣的目的，只为淫荡；他们说自己从幼年就这样过着自以为极愉快的生活。

1977 我问起他们会受怎样的惩罚，有话说：他们要受极严厉的惩罚；他们不肯把那惩罚向我透露，只说极严厉，直到他们几乎不像活着——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直到忘记那些罪行与邪恶。因为他们披着神圣的外貌制造混乱，又在神圣的外貌下熄灭那普遍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人类的生殖；从这样的混乱，不能不生出重罚，以及他们属灵生命仿佛的熄灭。听说他们与所多玛人相去不远。所以凡自知有这类事的人当小心，因为在来生不会轻饶他们。1748年5月16日。

1978 神圣的观念与亵渎的观念相混、这样搀杂，会带怎样的惩罚，人人都能推测，因为观念的联结形成心思。1748年5月16日。

1979 惩罚之一已显明：他们那些淫荡的肢体仿佛被火烧，而且苦痛极大。

1980 他们也仿佛被火烧——这对灵来说像悖论；可是人的一切情感都留着，感觉也留着，如别处所述并显明过（见第1243、1719、1903节），火的感觉也一样。某个灵起初不肯信，后来却凭某种经验学会了。1748年5月16日。

1981 论一有出于欲望与记忆、凭自己努力而出的东西，通往内层的路立刻被关闭

可以说不能用话领会，只能用属灵观念——我凭那观念相当清楚地觉到：从恶出来的、从记忆出来的，也就是从欲望和从人的知识、凭自己的意志取出来的，立刻终止，到不了内层。记忆的知识与身体的欲望，情形相同。

1982 凭属灵观念也觉到：人不凭自己的努力行动时，怎样从人的记忆与性情取出无数之物；人凭自己努力而出的，却是干瘦的，立刻终止。1748年5月17日。

1983 论记忆

我从经验学到：有内层的记忆，物质与身体观念的记忆从那里被激发；这样的记忆也留在灵那里，主若乐意，便从那里激发出曾在感官观念记忆里的那些。有这样的记忆，又比身体的记忆更完全——这一点我从许多事学到；甚至人自以为忘记的，仍在那记忆里，只是被感官的事物埋住了——从梦、从别的标记也可看出。除了这记忆之外，还有更内层的记忆，也就是属灵观念的记忆，他们凭此

能思想、能说话；内层记忆正是被它激发的。灵在这属灵记忆上远胜于人，所以能思想得远为精微、分明；因此他们的能力比在身体生命里增大了——这一点可用极多经验证实，别处再论（见第400、1077节）。1748年5月17日。

1984 灵既在人那里说话，又不能不以为自己就是那人，便也绝不能想到别的，只以为自己仍有身体生命里所有的感官记忆——这事几次与灵谈过；他们既不知道别的，便坚持如此。关于这些，见别处（见第295、1662、1938节）。1748年5月17日。

1985 论灵所显出的地方或位置，只是表象

曾观察到：灵按自己的性情与本性，又按心境或心智的状态，相对于人体而分得位置——右、左、两侧、上、下、远、近；这一切都是表象。这一点也多次向我明明显出，今天也一样：我与灵谈这事时，我无论怎样转身，他们仍显在相对的同一侧，仿佛到处都在，其实只在一个地方。又听说：亿万可以显在同一地方，其实其中没有一个真在那里。此外，那些在我下方或上方较远的，有时一瞬间觉得自己贴近我、甚至紧挨着我——他们很希奇；下方的忽然到了上方，等等。1748年5月17日。

1986 曾观察到：灵与天使连丝毫、连一个点也不离那按性情、本性与状态而定的位置；精确到连最小的点也不差——这是主的奥秘。1748年5月17日。

1987 论今日仍像古教会那样的人

至今仍有些人多有古教会所留、并加以保守的东西；他们也因此比别人更有一种知觉：能觉出是否是善。所以也被别人拒绝，别人以为他们差不多像狂热者；其实古教会正是这样：觉出什么是善，从而知道该做什么，又承认灵的运作，却只承认自己里头是主的灵；其余的他们拒绝。可是他们地位较低，不容易接纳有学问的人，所以思想单纯，也不怎么扩展自己的思想。他们在来生是有福的；向我显在前方、偏额的上部，有一段距离；他们能比别的灵更充实、更深地觉知思想，所以与他们说话方式不同，乃借更充实的思想——别的灵说自己听不懂。因此他们离天堂不远。

1987a# 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怎样祷告，也曾向我显明：照常念主祷文；其中他们的领会传给我，那领会是单纯的，几乎不外词语的意义，却仍不像别人那样封闭，乃是柔软的、可开的，因此天使能领会——正如每一个观念，哪怕只是词语的感官观念，也能充当器皿。1748年5月18日。

1988 也曾与他们谈过知觉：在真信仰里的人有这样的知觉——不但承认自己什么也不凭自己思想、也不能思想，也不凭自己愿意，因而也不凭自己行动（因为行动完全随意志而来），还觉知一切细节都从主来，因为他们持续被保持在这思想里。因此也按主的美意，觉知思想里有什么、从哪里来、从哪些灵来、那些灵怎样，有时也觉知他们的思想、他们彼此所说或所想的、他们的情感及其差别、天使的流注，以及无数别的事。因为他们简直像来生里的灵——灵多次这样承认我，竟不知我还在身体里。1748年5月18日。

1989 论外在感觉在诸天里消失

用属灵观念表象过：外在感觉按秩序消亡，正如向内层穿透，或说——同一件事——向上方上升；情形是这样：若一支笔充满了纯粹诗意的名称，如帕纳索斯、它的泉、飞马以及类似的，写这些的人知道它们表示属于学问的事物；那意义从那里出来时，便成了字句的意义；字句的意义也消亡，更内层的上来；这意义再消亡，还更内层的到来，如此类推——意义的穿透与上升就是这样。它们向内层穿透或上升时，到最后在最内层天堂里什么也不剩，只剩纯粹的真与善，从主而来——主是万有的本质。1748年5月18日。

1990 论某些灵魂死后的状态

大多数人，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死后蒙福者的幸福是什么，因为他们对此毫无知觉；内层与更内层的福乐与幸福，全然藏在无知里。他们只从身体、感官与世俗的快乐与喜乐有知觉，于是把所不知的当作无有；其实身体与世俗的喜乐是无有、是污秽之类，叫人朽烂的。

1991 只提某些灵魂最初的福乐：有些人在自己的天真与单纯里，曾以美丽的园子、树林之类为乐——其中毫无占据心思的淫荡；他们在来生便觉得自己在这类美景里行走，并与许多同伴同乐。由此也可推及其他；但这只是蒙福者最初的乐趣，里头还有无限的内层。1748年5月18日。

随后别的愉快按秩序、按层级上来。

1992 善怎样也被灵转为恶

有人出于诡诈把善转为恶，有人出于别的欲望，原因很多；这里只提一种方式：善在灵几乎不知不觉中，在他们那里被转为恶——比如那些厌恶妻子、因而对婚姻之爱几乎生出恶心的人：婚姻之爱的某种美妙或愉快一临到他们，他们既已厌恶它，那愉快与美妙便立刻在他们那里——仿佛不知不觉——转为厌烦与厌恶，也就是转为相反。这事我与灵谈过；别的愉快与美妙也是这样。1748年5月18日。

1993 所以就我至今所知，把善转为恶的一般原因有三个：出于诡诈、出于技巧、出于养成的本性——这一点凭经验向我显明了。

1994 伪与真也一样：真被转为伪，或出于诡诈——尽管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或出于技巧——以能歪曲为乐，自以为巧妙；或出于本性——因为在身体生命里已被说服相信虚假，又取得了对伪的信仰，像外邦人那样；外邦人远比那些出于诡诈与技巧而行的人更容易得救。

1995 天使怎样感受那些恶的、丑的事

经验叫我知道并觉到：天使怎样感受人里头那些丑的、因而恶的事。我读到百姓在巴力毗珥后行淫的事（民25章）；那时有天使的知觉传给我，那知觉是这样：我觉不到任何污秽或丑陋，只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柔和；可比作地上的事物——那些有棱角、因而扎人的，仿佛棱角或尖刺被磨去了才触到。1748年5月19日。

1996 论音乐对灵有怎样的功效

曾有两次，我听见街上弦乐器的音乐——小提琴与某种拨弦琴——那样抚慰灵，叫他们几乎不知自己不在天堂；他们那样喜乐，仿佛被提到自己之外；我感到他们的喜乐很大。此刻我写这些时，那弦乐与拨弦仍在继续；他们由此改变，几乎不像原来的人。

1997 所以我与他们说笑，说：扫罗的恶灵听见大卫弹奏竖琴便改变了（撒上16:23），不足为奇——他们既这样改变；他们说自己正处在一种状态里，现在绝不能思想任何恶，也不能行任何恶，因为喜乐由此穿透到他们的内层。1748年5月19日。

1998 奇妙的是：天使也同享那喜乐，却是在我较少注意、不把灵传给我的喜乐搀和进去、仿佛什么也没听见的时候；别的事也一样——我注意越少，天使的注意便越大。1748年5月19日。

原因是：那时身体性的东西也在场，还有那些几乎属身体的灵的思想。

1999 论在信仰里的人，欲望怎样被激发

我与善灵谈过；他们以为我想了什么恶，便说我是那样的，因此不洁。可是给我这样回答：情形像镜子里的像——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本人，其实不是像；事实上欲望与恶是被恶灵激发的，人既在信仰里，便什么也不附着，也不归给他，乃被转为善。因为在信仰里的人，这类事被激发，无非为叫他更好、被再生；所以只像一个像在哄骗，做出仿佛是他自己的样子，其实无非是灵的幻想被传来，做成仿佛是他的样子。善灵既是忠信的，对这回答便很满意。1748年5月19日。

2000 论人连最小的动作也不是没有既定的法则而发生的

我有时观察到：绝没有什么事的发生是没有既定法则的，连最小的也没有——比如眼前掠过什么、我动手——那时我也觉到：对此的确信是从天堂流入的，于是我被说服了；因为诸天都在这样的确信里：连最小的事也无不出于主——或出于他的意愿、美意、或许可——于是不断按既定法则而行。单凭一件经验便尽可看出：向我表象的任何形像、或所听见的任何话，都绝不能出现，除非完全按法则，连最小之最小也不能偏离。这样，一切与每一个细节都趋向诸目的，诸目的又趋向那一个目的。1748年5月19日。

2001 论掌管人思想的共同之物

有一种共同之物掌管人的思想，把思想关在一定界限里，叫它们不能越出去游荡；不但如此，连思想里每一件、最细微的一件，它也都管着。这共同之物是怎样的，不大说得清楚，因为人对它毫无认知；向我表象成一种波动的气场，我能知觉、能感觉到，它把思想含在里头，像所说的那样关在界限里。

2002 这够明白：没有共同之物，就绝不会有什么个别之物；个别受共同掌管，细微的、甚至最细微的，都受自己的总括掌管。这总括不但给思想定界限，也给思想里每一件定界限。所以是共同的气场在感动、在说服。人也不能说话、把感觉说出来，除非有一种总括的思想气场掌管并限定一切与每一件；于是每一个词或观念都仿佛自然而然合宜地流出来，像从那气场里取出来的，人却不知道出于那里。若没有这样的气场掌管，人绝不能思想、说话，也不能按气场的状态而分明地思想、说话。

2003 从那里出来的属世事物里，没有一样离得开掌管细微之物的共同气场：大气世界里的声音、视觉一类是这样；音乐里若没有共鸣的体、交通的桥，也一样；自然界的王国——植物界、动物界——也一样；甚至身体的一切器官也一样。只是这些共同气场不大为人所知，因为人很少去反思。

2004 至于掌管思想的气场从何而来，以及上面所说的那一种（第2001–2002节）从何而来，也可以明白：若是虚假之说服与邪恶之情感的气场，便是从恶灵的共同运作而来，也就是从他们的思想与欲望而来。

2005 至于真理之说服与良善之情感的气场，则全部从主而来，出于他本有的真正源头。

2006 此外还有无数种共同气场的变化，无法一一界定，只能归到属与种，好比有天使的气场、灵的气场。天使与灵各自本有的气场并不与主的气场相混，乃被调节，本身是全然分明的。

2007 掌管有信仰之人的思想的气场，是主的，是他自己的，按其中真理与良善的程度而定；至于与这些同在的其余气场，则是天使与灵的，他们被主掌管、排列，为着功用与目的。1748年5月20日。

2008 从相似的共同之物，别人又被另一种方式掌管：各人按自己的本性与性情，却仍在那共同之物的界限里，不能越出去游荡，因为共同之物规定了界限。这些是凭对灵的种种经历观察到的：其中有些人那时仿佛苦恼，说自己好像在锁链里——因为有反思落到那些事上；反思也生出他们受不了的共同气场，因反思落到了他们的毛病上。1748年5月20日。

2009 论人的思想何等缓慢、何等模糊

人都知道：人能在片刻之间思想的，用说话和书写却要好几个钟头也表达不完。人思想时，把一切收在掌权的共同观念之下；于是从记忆里合宜地涌出与那共同观念相符、作为其部分的那些。那共同观念又是这样：他虽模糊，却仍看见后续的系列，能连结、能得出结论。由此也可以明白：掌管细微之物的共同之物是怎样的。

2010 但这共同之物在人看来那样迅速、瞬间即过，本身却那样缓慢：内层天堂的天使能在片刻之间思想得比人在许多钟头里更快、更分明，却仍是模糊的。这话对灵说过，他们大为愤愤不平，却仍是真的，因为已经证实。1748年5月20日。人与人在思想上差别仍很大：里头封闭、记忆越多的，思想越少；里头敞开、内层记忆越多的，思想越多，因主按自己的美意把更多的东西灌给他们。1748年5月20日。

2011 人的激情怎样被弯转，而不被折断

什么叫弯转而不折断人的情感——人的生命就在情感里头——人人都能从经历知道：朋友或妻子发怒时，人会用种种温存与附和去缓和他们，直到怒气被弯转过来。这类事人人都能用许多经历证实。

2012 在灵那里更能看清这一点，因为交通是用属灵的方式作成的，于是能知道情感以及情感的功效，仿佛是对它们的直观，同时又有知觉——属灵观念就是这样。有些灵愤愤不平；用属灵方式把怒气从他们那里抽走时，仍留下这一点：他们恼恨竟作成了这事、叫他们发不出怒来。那时便用属灵方式灌进一点迎合他们之爱的东西，比如称赞；于是那怒气被弯转到同意里，怒就退去。由此可推及其余：主并不折断人的欲望，乃加以弯转；又许可人有时被自己的贪欲带领，直到后来那些欲望奇妙地被弯转到善里。1748年5月20日。

2012a# 论恶被归给主

圣言里最常见的，莫过于把恶——如怒气、报复一类——归给耶和华，其实绝非如此。原因是：人只知道耶和华掌管宇宙，却不知道他怎样许可恶以及无数这类事；于是从那单纯、最笼统、最模糊的观念里，便只能得出：耶和华也作恶——圣言许多地方读起来正是这样。

2013 至于在恶人那里，原因是：他们把一切恶都归到自己身上，却归咎于耶和华——这几乎不断发生。有的是因为在世时被人这样说服，不知道别的；有的是因为不再往里看，到不了许可是怎样的、从何而来；有的则纯出于恶意——我蒙准凭许多经历得知：多次有恶事发生，他们便把过错归给主，那些思想也与我交通了。1748年5月20日。

2014 论万物都有种种不同

极多的人、几乎人人都以为：地狱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天堂对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于是把它们收进最笼统、最模糊的观念里，从而堵塞了自己知道地狱是什么、天堂是什么的路。其实地狱里与天堂里的种种不同都是无限的：即便灵魂增加到永远，也绝不会有一个灵魂在地狱里有同样的地狱、在天堂里有同样的天堂，乃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甚至带着种种不同里无限的变化，直到永远。

2015 所以绝不会有一个灵魂与另一个全然相同。这一点我也蒙准得知：当我用属灵观念思想——若有两个是同一个，便不能对自己分明，乃成为一个——只思想到“若有多个是一个”，灵界与天使天堂便厌恶这个；可见这与事物的真理相悖！1748年5月20日。

2016 但一切的“一”都是由多个的和谐形成的；那“一”怎样，和谐便怎样。绝对的“一”绝不会有，只有和谐的“一”。1748年5月20日。

2017 论龙

龙先前似已描述过（第487、501–508、526、538、634节）：他能变成多种形态，能显为善天使，哭泣、仿佛悔改，那时看起来也不像别的；又能与别的灵、也与我无所谓地说话，同时却与别人结成诡计。但从他说话的无所谓里仍听得出来，里头有某种不在场，以及别的类似情形。

2017a# 至于他为何不被从那里赶下——那本可瞬间作成，也常作成——原因是：世上拜他的人，身体生命或身体死后，在来生仍与他相似，只知道自己还在身体里活着，别人一说不然便惊奇。他们心里对他像对偶像一样敬拜，所以先准他们去就近他——因为欲望与虚假不能瞬间除去，灵魂既在那种状态里，瞬间除去便会折断他们，乃要逐步除去；因此加以容忍、许可，终于渐渐把他们领到别的地方。情形与外邦人一样：外邦人也去就近自己的偶像，却按他们在世生命的状态，一等那类属身体的东西刮去，便从偶像那里被召出来。1748年5月20日。

2018 他极惯用的一手——恶灵也一样——是不断逼迫忠信的人，不断攻击、亵渎、伤害他们，能许可多少就多少；忠信的人却从不伤害他。他抱怨——如今也在抱怨——说被真信仰里的人这样侵扰；却有回答：他们从不侵扰他，倒是他每一个片刻都在侵扰、攻击。他寻思这话，不知说什么，因为承认了；所以他是自己受害的原因。1748年5月20日。

2019 人与灵状态的一般差别

灵的状态、以及他们曾作人时的状态，差别很多，别处常有论及。这里只记一点：人有感官对象，激动、改变、弯转他们的内在感官；灵却不这样。人活在群体里，又因种种原因与并不相似、乃不相似的人结交；灵却不然，他们与相似的结交。人享有身体的记忆，从中取自己的东西；灵却不这样。人也从过去辗转未来；灵却不这样——他们没有过去的记忆，除非为着一定目的被激发起来。人不怎么穿透别人的思想；灵却穿透得多得多，虽有差别，却看见从别人流出来的。人的思想像他们的有机实质一样拴在属身体的东西上；灵却不这样。1748年5月20日。

2020 论主掌管一切与每一件

我与恶灵谈过：他们想把一切与每一件的治理都据为己有。那时我知觉到周围有无数灵，人人都对思想及其系列有所贡献，那些思想却仍像平常一样有系列、有联结。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既有这么多、无数的人一同凑成思想，思想又有系列，那就不能不有一位掌管众人、排列成系列；其余不断

异议、抗拒的，也必须一致，叫那么多抗拒仍毫不妨碍。若没有这一位——就是主，因信仰在他里头——就绝不能思想什么，乃从那么多、甚至无数各样的东西里，只生出混乱、混沌与乌有。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蒙准用属灵观念看见了同样的事。由此可知：主掌管一切总括的与最细微的；没有他的治理，全体都会倒塌。那些想把治理据为己有的，因彼此对立，问他们能否治理；回答是：那成群成群、彼此相反的军团，谁来管他们？因为仇恨掌管一切，因那是自我之爱。1748年5月21日。

2021 论主能叫任何人用属灵观念直观内层的事

有些灵以为只有我能这样，用属灵观念直观内层的事，像灵一样；于是像平常那样往坏处猜想。我对他们说：若主愿意，人人都可以这样，连最愚笨的也可以。我记起多年前一个愚笨的人，有时仿佛讲道，那时心里会涌出他平时绝不能知道、记起的事。此外当时也向我显明：属灵观念一除去，我在思想上就全然像别人——他们对此惊奇；又按主的美意，不但在我这里，也在一切主所喜悦的灵那里，都能敞开。先前我也凭经历得知：灵被置入相似状态时，便把他们那里的东西与我交通，叫我只知道是自己知道的、自己记起的；后来才认出是灵在我身上的运作，正像人在灵身上的运作——灵以为人知道的就是自己知道的——情形就这样变了。从这些以及许多别的事可以断定：凡主所喜悦的人，心智都能敞开，用属灵观念直观事物；在有信仰的人那里按秩序作成，在没有信仰的人那里则用非常与奇迹的方式作成。

第七册　§§1801–2100

2022 这一点还可由代表性教会里的先知之灵证实：主所喜悦的人就蒙赐那灵，比如从摩西的灵出来的七十位长老说预言（民11:25），扫罗也说预言（撒上10:10，19:24）。那先知之灵无非是：他们在自己不知道的词语与方式之下说话行事，那些是外在的，却表示内在。如今若主喜悦，同样可以赐下灵，并且是直观内层的灵——因今日人更多在认知里，也在真理的信仰里。人就是灵，只是有属身体的东西缠着属灵的，成了妨碍；那些一死去或分离，属灵的余剩就能这样被激发。1748年5月20日。

202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024 灵的激情怎样被调节

有一个灵怀着要得到某样东西的欲望，几乎被它烧着；那欲望却不像往常那样透进我的知觉，乃达到内在视觉。显出仿佛略微着火的气场，那是欲望的气场，他被拘在里头；在我看来，他仿佛那气场里浮动的一点点东西，欲望的气场围着他。他在那种状态里哀叹，说痛苦极了，因为得不到所要的；我以为他快完了。那时从主进来另一种更细的气场，是功用的气场；于是他的痛苦缓和了——他自己承认得了安慰。功用气场的光线灌进多少，他便学到：不该贪求什么，除非出于功用；功用才该激发情感。

2025 此外，有些人没有功用却想得到东西的欲望——事后又捏造功用来辩解——也与我交通了；这在女人中间常见。我与她们谈过这事。1748年5月20日。

2026 论人比野兽更坏

今日以及先前（第1063节）我与灵谈过人类：人比野兽更坏，因为人逆着秩序而活，野兽却按着秩序。人爱为自己的缘故灭绝一切群体；野兽却不这样，除非某些种为着饥饿——而按着秩序，牲畜也被赐给它们作食物。总之，可以用许多事证明：人类一脱去约束、任凭自己，就其本身远比林中凶猛的野兽更坏。

2027 凶猛的野兽也按印在它们里头的秩序而活，并不违背那秩序——这一点可从它们的灵魂是怎样、因而本性是怎样看出，所以是按着秩序。人却不然：他的灵魂、或说他最内层与至内的，本是爱人如己；他的内层或属世心智与属身体的一面却全然相反——不爱人，乃想毁灭一切可称为邻舍的，越是邻舍越想毁灭。所以不是按他们灵魂的秩序，乃全然违背一切秩序，与野兽的方式正相反。因此我对灵说：人的属世心智若像野兽那样，倒还好；其实比野兽坏得多。灵听见了，沉默着。1748年5月21日。

2028 有些种的野兽与鱼吃同类同种的野兽与鱼，却是为着饥饿——那些被赐给它们作食物，免得繁殖过多；吃饱了便歇息。人却不然：流血越多、从邻舍刮取财物越多，就越想要，永不饱足；饥饿增长、膨胀，甚至想占有天堂——那只在自我之爱的最小火花里。1748年5月21日。

2029 由此可知：凡曾作人、如今作人的，都往后退，也就是往下趋，因而趋向地狱；若主不把他们从地狱里提出来，人人都会一头栽下去。这话也对灵说过，他们沉默着。1748年5月21日。

2030 论某个新近去世的人

傍晚有一个人到我这里，与我说话；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他新近从地上来。那时灵像往常一样急于知道，便用种种方式想试探他怎样；若有什么不合的，立刻想侵扰他，却屡次被禁止，于是他不断得着护卫——尤其因他是客旅，吩咐过要向客旅行善；所以善灵与天使从主护卫他，尽管恶灵用种种方式想拉他入伙、加害于他，像往常一样，甚至用上自己的伎俩，却都落空。他起初在头顶上，后来在小脑之下，叫人不能由此认出他是怎样的人。

2031 起初他不知自己在哪里，以为仍在世上，全然像在身体里活着——凡刚从身体生命里来的灵魂都是这样，因为不给他们反思地方、时间、感官对象，以及别处所说的许多事（第735、1243、1718、1903–1904、1939节），叫他们无从知道自己已在来生，只觉得像在身体里活着、思想也一样。

203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033 后来蒙准他知道自己已在来生，如今没有房屋、财产一类，乃仿佛在另一个国度里，凡生前所有的一概被剥夺；于是他有些焦虑，不知往哪里去、住在哪里，如此等等。有话告诉他：唯独主为他、也为一切人预备这些。

2034 那时留下他独自思想，像在身体里那样想：如今一无所有、无法凭那些存活，该怎么办。因他在善灵与天使的群体里，思想被引导，叫他不思想什么恶——免得恶灵有借口侵扰他——这样持续了很久。由此观察到：灵魂全然像在身体里那样思想。从这些试探看出：他能在善的群体里，生前是信靠主的人。

2035 那时恶灵虽不断想侵扰他、拉他入自己的群体、用伎俩把他夺去，他仍得着护卫。又许可恶灵不断谋划这类事，直到他有惧怕与某种困窘——信靠主的人常有这种情形——好叫他们由此知道：唯独主护卫他们。没有这种惧怕与焦虑，他们几乎不承认这一点，如此等等。

2036 后来他又被迁到别处，进到心的省区。那里善灵与天使极殷勤、极小心地护卫他，叫他躲开恶人，叫恶人不知他在哪里。这事交托给天使，他们当时正处在那种殷勤里，用尽一切方式护卫他；按属灵观念，仿佛把他围在当中，又出于殷勤的照料作了许多事。由此蒙准知道：天使怎样护卫善的灵魂，他们那时也被成形，叫他们有怜悯。

2037 那时他们又为他效力，凡他能愿望、能在思想里欲求的，都给他；凡他能思想、能愿望的，一概给他——因他们能给人所愿望的；这些能被表象出来，在他看来就真是那样，全然像在世上拥有一样。善人在世上的产业无非是想象的；想象一到充实、到眼前仿佛拥有，便像在世上一样拥有，并以此为乐。

2038 后来又留下他独自思想，他便开始想：怎样才能报答这么大的恩典。由此可知：这灵魂是被主引导的，几乎一离身体生命，便进入属天者中间。1748年5月22日。

2039 从他与我同念的主祷文，我知觉到：他所有的仍不过字义，乃在单纯与信仰里祷告；尽管如此，他的内层在来生仍能立刻敞开。1748年5月22日。

2040 论批评家并不比非批评家更能明白

多次向我显明：批评家——也就是极精通某一种语言、如希伯来文的人，甚至编过辞典、翻译过摩西与先知的人——所明白的远不如那些不是批评家的人。因察看词语本身会把心智从意思上拉开，钉在词语上；他们一把抓住某词的某种意义，便抓住不放，毫不关心意思，却仍能硬把意思逼进去、用力挤，叫它符合——字义意义一定，他们惯用千百种方式这样做。这些都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了。1748年5月22日。

2041 由此推出：他们不但因粘在物质观念或词语上，更少明白属灵的事；甚至有些人在主的圣言上也能被诱惑——单从词语抓取另一种意思，出于自我之爱加以辩护、加以歪曲。字义意义一定，他们便从那里歪曲意思，这可用千百种方式作成；于是属灵观念混进物质的、成了虚假，在来生成了他们的妨碍与损害，因粘在物质观念里的虚假必须驱散。1748年5月22日。

2042 论有信仰的灵魂能立刻参与属天者

关于那灵魂先前已说过一些（第2030–2039节）：如今他在属天的灵中间，能毫不迟滞地进入他们谈话的洪流，成为一个；感觉不到有什么虚假粘在观念里拖着，也没有自我之爱在抗拒。拦着灵魂不能与属天者结交的，正是虚假，以及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若不在一定状态里——虚假与欲望先经荒废、仿佛刮去——便无人能被准进他们的结交；那些虚假与欲望可比作有棱角的东西，妨碍多人同心谈话时的流畅回旋。1748年5月22日。

2043 “成为无有”是什么意思

有些灵不懂什么叫当被消灭、成为无有：以为一失去属己的东西，便什么也不剩，于是人或灵再也不能自主，乃像机器，毫无感觉与思想。他们常对我说我是无有、正在变成无有，以此戏弄——因他们不懂“是无有”是什么。我蒙准回答他们：我正巴望这个，就是成为无有，甚至全然无有；那时我才开始是有。

2044 后来他们受教：“无有”表示人失去一切属己的，也就是自己的欲望，因而自己的罪孽，于是成为另一个人；在失去属己的东西之前，他们不能是有；按他们失去那些、被消灭的程度，才开始是有。那时凡他们所愿望、所思想的，都必得着，像上面所说的那灵魂一样（第2037节）——因主赐他愿望合宜的东西，他也丰丰富富、带着乐趣得着；只要他向自己是无有、无有到什么程度，便不断这样，于是拥有无限的东西，带着极深的喜乐与欢欣，以及比人在自己的乐趣里远为充实的知觉，又有无限的种种不同。那时感觉与知觉也无限增长——他们本以为一从自己的爱而来的乐趣的感觉与知觉止息，便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灵这样受教后，便开始思想并愿望成为无有，尽管他们并非善人；那时他们却处在某种梦境里。1748年5月22日。

2045 但一进入清醒状态，他们又开始回到自己的本性——那本性是策划精巧痛苦的；于是有话告诉我：他们在梦境状态里可以这样，在清醒状态里却还不能——清醒时知觉与感觉也清醒并增长，因为一切都按清醒与光明的共同状态而清醒、增长。1748年5月22日。

2046 奇妙的是：他们说话时，能分明听出他们在什么状态里——比如在或多或少的梦境状态里；也能听出是否诡诈——尽管听不出具体的诡计，却在话语本身上显明出来，并按恶意的种种不同而定。这样，单从话语，天使凭主的怜悯就能认出一切情感，不必另外探查。诡诈者的话语是沉闷的，每一个声音里都有诡诈的形像；凡主赐他们认识这些的，都能认出来。其余也一样。1748年5月22日。

2047 也能认出：是否另有一个诡诈的灵在推动别人说话，以及那诡诈是属于推动者、不属于说话者的——因灵极惯于借别人说话，那些人可称为他们的说话工具。这些以及先前关于话语的事，今日都蒙准我凭活生生的经历得知；先前也蒙准知道同样的事，却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反思。1748年5月22日。

2048 在他们最小的行为里，都显出他们的性情，因他们最细微的细节都是他们自己的肖像。1748年5月22日。

2049 论一个因切望天堂而不安的灵

与先前那个相似的灵（第1962节）在我左胁下与我说话，说他再没有比天堂更切望的了；这灵能有相当精细的知觉。他说自己常切望天堂，他们却不愿收他；求我若知道怎样能进天堂，便告诉他。我蒙准对他说：在失去想进天堂的欲望之前，他不能进天堂；那欲望会拦着——即便在极大的喜乐里，也不能知觉那喜乐；所以不除去那欲望，便不能进天堂。更何况他并不知道天堂是什么——问他时，他说是说不尽的喜乐与欢欣。此外这灵像世人一样，对天堂只知道最笼统的：就是喜乐；喜乐在于什么、是怎样的，却全然不知。1748年5月22日。

2050 只要这种欲望还粘着，他们就绝不能进天堂；即便在属天的喜乐里，也因那欲望而没有它的感觉与知觉，因而绝不能知足。1748年5月22日。

2051 论灵也能产生气味

多次发生：灵产生气味，仿佛气味的对象就在那里——先前各处似已论过（第323、791、1044–1047节）。今日谈到花与百合时，他们便产生花或百合的气味，相当生动；这里只记一笔。1748年5月22日。

2052 论在同一群体里的彼此认识

有一个灵的群体，我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多人——因像往常一样只有一个在说话。他回答：每一个都相当准确地认识另一个，从话语以及别的可观察的种种不同上认出。1748年5月22日。

2053 论某个被举起、被接进天堂的人

有一个灵在我这里，可推断他离身体不久——因他还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没有蒙赐反思，便无人能知道这一点，从极多的事人人都能明白。在我看来，他在身体生命里曾致力于学问，此外我不大知道他；却与他略谈过。那时他忽然被高高举起在我之上；我以为他属于生前一心向往高处的那一类。他在高处仍像灵一样说话时，忽然被接走，再也不能与灵说话。灵惊奇他往哪里去——原来他进了属天灵的群体。因此我从属世灵的知觉上推断：他被举到高处，是因生前以为天堂在极高之处，不

在卑微处或靠近地面；被那意见带领，便显得被举起——因每一个意见都跟着每一个人、推动每一个人。他从属天者的群体与我说话，说他看见高处与崇高的事，人心智绝不能领会，以及种种荣华。1748年5月23日。

2054 他在那里时，我念申命记第一章，论犹太百姓打发人去探察那地及那里所有的；这些被属天者转到属灵意思上，叫他从字义毫无所得，只从属灵意思得着。他对我说：不知我在念什么，却听见奇妙的事——因那是内层意思，也就是：亚摩利人的山（申1:7、19、20）表示恶灵的灵界，他们须经那里进天堂；以实各谷，那里有果子与葡萄串（申1:24、25；参民13:23），表示内层天堂。那里词语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字义——他说自己从字义毫无所得。由此可知：主圣言的意思怎样向诸天的内层被高举，以至字义毫无存留——他亲口清楚对我承认这一点，又说所听见的是种种荣华。1748年5月23日。

2055 由此凭活生生的经历可知：主的圣言单在内层意思里有怎样的生命与荣耀。灵界里有些灵一知觉到主圣言内层意思有这样的荣耀，便开始懊悔自己先前不愿相信里头有他们所不能信的那种意思；在那种状态里说：如今愿意相信。此外，凡那人所见、所听、所知觉的，他们都不能明白、不能知觉——因那人又看见、又听见、又知觉。有些不愿相信的，以为或说那是幻想；但一郑重断言：人既看见、听见、又知觉，还有什么更能算数的？他们也被举进那天堂，终于承认：绝不是幻想，因他们实在地知觉，而且知觉比在自己身体里精细得无限。

2056 由此也可知道：心智若不粘在字义上，字义的意思便透得深得多——因主流入，也就是内层意思照明，叫字义所表示的变得透亮；人的心智若像批评家那样粘在文字或词语上，便不这样。1748年5月23日。

2057 不但如此：从内层天堂，他们不但看见我的思想，也看见我即将思想或即将作成的——按主所赐的程度——以及为何这样作成的原因；以至连眨眼或移步这么小的事，无一不是主所预见、所预备的。

2058 后来又有别人被举进天堂，其中一位是我生前相识的；他因惊愕几乎不能描述那荣耀，出于怜悯说：奇妙的是，人对这些事竟一无所知。他们蒙准直观我的思想与情感，说——我也知觉到——他们在思想里知道的，比人所能思想的还多，还有人绝不能这样知道、也不去留意的原因：这些从何而来、那些从何而来，以及别的类似的事；甚至在我写这些时，所写的是怎样凭许可或准许被灌进来的。

2059 他们也知觉到：人的观念怎样混着相反与外来的东西，必须全然分开、加以区分——因那些在他们一切思想里都会再现；又因灵那么多，有的激发这一种混杂的观念，有的激发那一种，于是有混乱。在属身体与属世的事上还不至于那样有害；在属灵的事上，属灵观念若混进、染上污秽的属地、属身体、属世之物，便拦着灵魂不能迁进属天者的群体——因群体立刻知觉并厌恶他们所憎恶的。多人的观念是相通的；凡混在每一个观念里、人以为能隐藏的，他们仍分明知觉到。所以在污秽之物得

洁净之前，人不能不自行离开那群体。属天者对一切合成之物有极精细的知觉；即便在一种状态里知觉不到，在另一种状态里仍能知觉，并且越靠近与污秽观念相反的状态，便越分明。因此灵魂固然能被准进天堂，却是在一定状态里、在一定群体中间，并借灵的排列有许多别的防范。1748年5月23日。被举进天堂的人也承认这些，而且用全然信服的口气说。

2060 论人或灵不该凭自己知道什么，那时才开始有智慧

对灵说过：人若从自己知道得很少、几乎无有，那时才开始有智慧；这与“是无有的才是有，无有多少便有多少”是同一回事——因那时主才开始在他那里，那时他才开始有智慧，因智慧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主的；其余也一样。我对他们说这些时，灵惊奇；如今他们思想着、沉默着。其实这是真理，与“人属己的越少，从主来的便越多”是同一回事。1748年5月23日。

2061 有些人被举进内层天堂，我从头到尾念申命记第三章时，他们按属灵意思领会；念完后他们说：没有一笔没有连贯的属灵意思，以至一切细节、甚至最细微的都是受感示的；那里每一个词、每一个人名都表示事物，全然按圣言的系列。他们证实了这一点，并说愿郑重起誓确认，却未蒙准。1748年5月23日。

2062 论一切与每一件都被主掌管；每一个观念与情感里都含有无限之物

今日早晨向我分明显明：人的每一个观念与细微情感里都含有无限之物；若可说超出人信仰的话——那里的状态仿佛整个灵界的状态。我处在某种情感里，并从那里有观念，几乎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向我显明：有多少灵的群体一同凑成那情感的观念——有人可能以为那观念单纯到了极点。因最近一同凑成的灵的群体，借活生生的说话显明自己，说正是他们想这样、坚持这样，并出于什么原因、为着什么目的；一个挨着一个。尽管从这么多群体出于欲望、愿望与目的的观念里，在我这里却只成了一个共同的思想或观念。每一群体里有多少人，我不能知道；但有四五群、或许更多，借公开的说话显明自己，并公开承认自己是原因，以及为着什么目的。

2063 由此以及许多别的事可知：一个观念里有无数人一同凑成。有些人领会不了这一点，便愤愤不平，于是等于承认由此推出的结论：他们自己什么也不思想，乃是别人凑进他们的思想。

2064 由此也可知：一个观念里有无数种种不同，甚至来自对立面；灵也有无数种种不同——没有这么大的种种不同，什么也不能存立；这些种种不同唯独被主按着在主那里的目的加以引导、调节、弯转。

2065 因此，若主不掌管整个天堂与整个世界，不产生这些无数的种种不同——从中作为手段得出种种目的，再从目的得出首先与最终的目的——又不凭神性权能在一切与每一件上排列它们，就绝不会有什么能存立。

2066 由此还推出：人、灵、天使越多——在主排列之下，与他的旨意与美意一致——作为手段便越好。没有手段，主也能作成一切与每一件；但他怜悯人类，便把人类作成手段并加以排列，叫人人都在他里头，各人凭怜悯享受属天的恩赐。1748年5月24日。

2067 论观念混进亵渎之物时有何损害

既有这么多灵界与天堂群体的观念一同凑成人与灵的每一个观念，便推出：若观念里粘着什么污秽或亵渎的，清洁的便被不洁的玷污，圣洁的被亵渎的玷污；这些既同时在里头，便不能不沾污更纯的群体，叫他们生厌恶与恶心。所以在主把这些分开之前，他们不能在善灵的群体里，更不能在属天者的群体里；即便在群体里，他也加以分开。

2068 单凭一点轻微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某人只称赞一个瓦器，我先前凭说服在观念里以为它好，于是叫它在灵的观念里显得美丽可爱；若我因某种缘故对它怀了污秽的想法，情形便相反。1748年5月24日。

2069 也蒙准把目光定在某些对象上，观察观念有多少种种不同；虽模糊地观察到，却是无数的，没有一人对同一对象有全然相同的观念——有的在对象观念的这一种变化里，有的在那一种里。

2070 这些既是主动的力，便也是努力——因努力从活的力而出，努力对着对象又产生主动的力；从经历以及人的智慧法则本可明白这一点。1748年5月24日。

2071 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唯独是力或生命的主，怎样在总体与最细微处持守一切天使与灵的努力之间的平衡，以至丝毫不错；最小的差错会在随后的事上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都凭活生生的经历证明了。1748年5月24日。

2072 论观念是怎样的、里头有什么，怎样与灵和天使交通

单举一例也可明白：里头有虚假或亵渎的观念是怎样的。有一段园地，灵因不愿我加以开垦，便叫我对它生出某种恐怖，那时向我抛来可怕的事，尽管那地本身美好、种着树。这观念留下来；过了两年，我用属灵观念表象那园地时，如今在我周围的灵便开始恐怖，仿佛受可怕的苦——因先前灌进的那些可怕幻想被激发起来，他们便恐怖到几乎受不了。于是我向他们表象事情怎样，说那不过是恶灵的幻觉，是恶灵把那些可怕的事加进来的；他们这样受教后，便开始另有感觉，那恐怖便消了。

2073 由此可知：把虚假混进真理、把亵渎混进圣洁的人，观念是怎样的——因凡在观念里头的，立刻被唤出，于是圣洁里的亵渎叫善灵与天使厌恶，真理里的虚假也一样；因观念里所含的大半都被唤出，恶灵还更加玷污，叫它显得全然可憎，叫他们躲避这样一种观念的面目。善灵与天使蒙赐能大量直观每一个观念是怎样的，由此知道人或灵魂是怎样的。1748年5月25日。

2074 那些从园地的第一个表象观念生出恐怖的灵，几乎甩不掉那恐怖，直到有话告诉他们：即便那里曾有什么不洁的，在别人拥有它时，仍不带什么不洁——正如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偶像亵渎过，真敬拜的人一来，便重新成圣。1748年5月25日。

2075 论更精细的灵

有一个灵行事比别人更精细：钻进良善的情感，据为己有，从而欺骗人——这对他以及与他同伙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是他的精细毫无用处，善灵立刻注意到、知觉到，天使更是如此。如今他正被察验。

2076 其间他像一切恶性的灵一样，以为唯独自己能作成一切与每一件；他也承认自己这样以为。一告诉他：他不过是被主掌管的亿万中的一个，因而什么也不能，他便开始这样思想，并懊悔。

2077 那时也谈到反思：这类人处在没有反思的状态里，因那时被自己的本性带领；若给他们反思，除非主许可，那时便没有改造——因他们那时想凭自己的力量行事，那只会叫自己更坏，并勉强遮掩、叫毛病不显露；这也不蒙准。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害处。

2078 这灵受察验后，有话说：他不能被弯转到任何善上，这样行事是他本性里固有的，必须先根除；根除需要很长时间，因那是精细的毒素，他却觉得极甜，所以不能罢手。那毒素在于：在别人被他仿佛据为己有的愉快之下，诡诈地行事。1748年5月25日。

2079 与这类人奇妙的是：他们立刻抓住并知觉别人以什么为乐，很快钻进去，别人却不这样。据说他离开身体生命大约两年了。

2079a# 这更精细的灵，属于身体生命里虚假的那一类：凡看见别人的事都往坏处想，只往歪处想，几乎从不往好处想；这出于某种固有的恶意，尤其是嫉妒。他们钻进别人的快乐或乐趣，是因在身体生命里惯于钻进去，用脸色、姿态与话语附和、讨好一切，里头却怀着主要从嫉妒冒出来的思想。于是这灵钻进一切愉快里，却凭从嫉妒养成、在里头滋养的本性；在来生那本性遮不住，乃变成主动的，爆发出来。这类人企图毁灭别人的一切愉快，把别人的愉快变成不愉快——叫与他们同在的人被剥夺自己的愉快。因外在的脸色死后消散，思想就在眼前，被人知觉，与身体生命里不同。

2080 这一类嫉妒有许多种，因有成群的，各有不同；我未能一一细察。他们被嫉妒触动，因见别人享受愉快便加以攻击：有的较公开，有的较隐蔽；有的借钻进愉快里，有的因生出仇恨而毁灭愉快。

2081 这灵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因他们极自信，自以为唯独自己有智慧，藐视别人；从他们对一切别人都往歪处想可以看出，他们在里头、在思想上把自己置于一切别人之上。因此在善灵的群体里他们仿佛是瘟疫；在天使的群体里更不能容忍——那里每一个人都当从心里或从情感上赞成别人的愉快，并多方加增它；又当自以为比别人小，绝不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因而也不嫉妒任何人。

2082 暗中的、内在的嫉妒，也就是思想里的嫉妒，远比显露出来、或爆发成仇恨与怒气的嫉妒有害得多；后者较容易拭去。暗中的、内在的、思想里的嫉妒还有这一点：它用思想钻进灵的内层愉快思想里，把那些据为己有，并立刻、甚至瞬间加以毁灭。1748年5月27日。

2083 论灵更隐蔽的表象

有一类表象，不能用词语描述，也不能用人的观念领会——因事物拴在无法表达、清醒之人无法明白的观念上；只有在睡梦或出神状态里，人才能好好知觉，仿佛清醒一样；一回到清醒状态，却丝毫不晓得那些观念——事物所拴着的、本身较可理解的观念——该怎样表达。这类观念如今也在偏于睡梦、多于清醒的状态里向我显出；其中有一件关乎婚宴里的舞蹈准到什么程度，以及类似的事。那些事我也不能按系列、按联结去领会；我毫不怀疑里头含有某种属天的奥秘——因那是灵在那种状态里的表象，出于天使更分明的表象。1748年5月27日。

2084 论吃彼此相克食物的人之间也觉得到一种相克

人都知道：婴孩爱奶，成人渐渐戒掉奶，以至有些人甚至受不了奶，奶对他们有害；所以医生也有规矩：病中奶有害。奶本是最单纯、比一切更无害的食物，却仍有害，原因是：人惯于喝与奶相克的饮料，尤其是啤酒，于是胃与肠、以及血都习惯了那些，便受不了奶作食物。这类人一在来生结交，便有一种相克——我喝了奶时，分明从某些人那里感到啤酒的气味。1748年5月26日。

2085 论每一个观念里都含有无限之物

从灵那里够可以明白这一点：说到一件事时，每一个灵都有自己的观念。观念本身是某种共同之物，并且是含纳无限观念的最共同的器皿；所以对同一件事绝不会有相同的观念，尽管观念显得单纯——正如人的形体、心灵、心智显得有单纯的观念，里头却能含有人所能思想的那么多，也就是到无限。从极多的事可以明白这一点。

2086 由此可知：灵魂及其观念有无限的种种不同，以至绝不会有一个与另一个相同，哪怕观念显得极单纯。于是这些种种不同被主排列成合宜的形式，叫没有什么相争，乃在同心的身体里和谐。1748年5月26日。

2087 论围着人的灵的气场

用属灵观念分明显明地表象出来：不但有仿佛灵的气场围着人，人是气场里的一员；在我看来，人仿佛一个固体的点，气场围着它——因人还在身体里时，属地的一面也借这样一个固体的点来表象，正如地水球被自己的大气气场所围。但属身体的一放下，人便仿佛成为灵中的一个，在那气场里也像灵一样。有或大或小的灵的气场围流着——那是借灵而来的主动之力、或说努力，是同一回事——这一点也向我周围的灵分明显明；他们承认这样的排列，也知觉到，并说自己分明知觉到。

2088 仍有些灵否认；别人却知觉到：他们这样说是出于恶意，不愿承认、不愿看见，因而违背事物的真理。他们也承认这一点，说自己想保有随便说、随便否认的自由——这是从身体生命带来的。

2089 那时又表象出来：在世界或大气的气场里也是这样——凡不相合的都被驱散，气场凭自己的力把一切带回平衡；从浑浊的大气与水渐渐澄清，够可以明白。这一切从属灵气场引出原因，正如一切属世与属世界的细节都这样。为显明这一点，凡不相合、又凭固有的任意否定真理的灵，都被赶出或逐出，于是那气场从他们得了澄清或洁净。他们抱怨被赶走；有话告诉他们：事情就是这样——在群体里不相合的便被逐出，并按气场里的状态有无限的种种不同。1748年5月26日。

2090 和谐的歌唱与音乐在灵与天使那里有怎样的印象

有两三次听见和谐的歌唱，像先前弦乐那样（第1996–1998节）；灵被那歌唱迷住，几乎惊愕——甘甜透进他们的内层；天使那里也一样。他们的愉快，我多少能凭某种感觉知觉到。1748年5月26日。

2091 灵与天使怎样在种种群体里

灵与天使按主的一切美意改换群体，从这一个进那一个，这样进到千百、亿万凡这样或那样相合的群体，按他们的愿望而定。奇妙的是：按他们情感、因而愿望的种种变化，群体便被形成，不断迎合他们的乐趣与喜乐；那时他们知觉到自己处在另一种愉快的状态里——因乐趣与喜乐是按群体而定的。

2092 在这些群体里，因他们同心，同心时他们的幸福便增减；幸福全然按群体而定，也按群体从别的群体所受的情感而定。

2093 群体的改换就是他们状态的改换；灵与天使的改换按群体里情感的状态而定，因而按相互之爱以及爱的种种不同而定——那些是无限的，唯独被主排列。

2094 我把群体的改换比作他们面容的改换：因我看见天使向人显为可见时，全然像在白昼，甚至更清楚；他们能一脸接一脸地改换面容，并按情感的一切种种不同改换，以至一个人情感的一切变化按次序显出，只留下仿佛属己的、或合宜的情感——尽管如此，在那么多变化与改换里仍能认出那情感。

2095 也蒙准看见面容、因而情感从婴孩到老年的改换，以及其中的变化：婴孩的情感怎样存留，或怎样转入别的情感。

2096 这样，一个天使能与整个天堂里的一切人交谈，带着无限的喜乐以及喜乐的种种不同；这些到永远也不会减少，乃不断有新的种种不同——因那些是无限的。1748年5月27日。

2097 论从基督教改入犹太教的人

生为基督徒、受基督教教育、却改入犹太教的人——无论公开改，还是心里暗中改——在来生都变得像疯人。在灵中间不能有像身体生命里那样的疯癫；他们的疯在于：用那些在身体里被认为清醒的人所怀的同类幻想发狂。改入犹太教的人就像疯人：一到别的灵中间，便同样行事——遇见谁就抓住谁、扔出去，全然像心智失常的人。今日我看见一个在前方稍高、对着额、却在远处的，正这样行事；这类人很快被群体逐出并沉下去。那时他自以为抓住了某个灵，把他转来转去；沉到哪里去，我还不知道。1748年5月27日。

2098 论主单凭怜悯拯救人

从许多事可以明白：主单凭怜悯拯救人，并不为自己的神性恩惠索取什么称赞与感谢。从灵魂、灵与天使的状态可以明白：除非主许可或准许，他们什么也不能思想、说话、行动；凭自己他们什么也不能；凡出于他们、或属于他们本性的，都是恶，从中生不出什么称赞或感谢。灵若定意要感谢，除非有明明的许可与准许，也绝不能作成——所以那些也是主的。这些用属灵观念向我更加分明：主为自己的神性恩惠，从不向灵魂、灵与天使索取什么。1748年5月27日。

2099 论人与灵必须思想并说出主所许可、所准许的

凭如今已三年的极多日常经历，我蒙准知道：人与灵被迫思想并说出主所许可或准许的。无论我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这样思想、这样说话；灵也一样——他们被迫说出与自己所想相反的话，也不能罢手，因被收进与别人的群体，仿佛被思想与说话的洪流卷走。灵为此抱怨——就是那些自以为凭自己思想、说话一切的；向他们、也像向我一样，凭活生生的经历显明：并非如此。此外，若不是明明作成，或不蒙准反思这一点，无论人、灵魂还是灵，人人都以为是凭自己说话；所以借这类经历教导他们，叫他们知道自己是无有——因不能凭自己思想、也不能凭自己说话，尽管他们以为能。恶灵虽凭自己和别人的这类经历受教，又蒙准强迫别的灵与他们一同说话，却仍不愿相信事情是这样——因这与他们的自我之爱相悖；他们想凭自己能作成、能行出一切与每一件。1748年5月27日。

2100 凡主赐下知觉的人，都能知道并认出：哪些人在群体里、哪些人在群体外流入思想与话语，而且极精细，按主的美意而定。对话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有多人一同凑成，彼此分明；但在未蒙准的灵看来，却认不出任何人，只以为是自己独自在说。一告诉他：不是独自在说，乃与多人同在群体里，他不过是他们的说话工具、仿佛乐器，他便愤愤不平。为叫他信服，最近一同凑成的灵便显明自己，承认是他们借他说话；再进一步，这些显明自己的人自以为凭自己说话时，又须有更远的别人显明自己，并承认是他们借这些人说话。于是有某种系列、仿佛一条链——正像身体里多种主动的力与原因凑成一个声音，多种肌肉凑成一个动作。在每一个人里面情形也一样；我知道几乎无人会信，这却是真理，是我凭极多、极久的经历证实了的。

第八册　§§2101–2400

2101 那么，这么多凑成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原因，若没有主像一个身体里掌管种种工具因那样掌管一切与每一件，会生出什么呢？不过是混乱与乌有罢了。1748年5月27日。

2102 论平安

我处在一种特别的平安里，离灵所灌进的欲望很远；那些灵察看着，大为惊奇，说：没有欲望，人怎能还活着？他们以为除了欲望的生命以外再没有生命，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以为属己的生命，也就是欲望的生命。那时准我回答他们：那时我倒有大得多的生命，因为那是主的生命——主自己就是平安——因而那是属天的生命，或说属天情感的生命，这些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又以为：这样的生命在人外面，不在人里面；却准我思想：他们把自以为属己的欲望生命当作在他们里面，所以罪也归给那生命；其实若在对主的信仰里，那生命并不属他们，也就没有归咎。至于主的生命，倒更进一步归给人，因为更内在、更至内、以至最内；所以他们也有精细得多的喜乐知觉。1748年5月28日。

2103 群体尤其由同属同类、带着各自种差的人组成

属灵的与天使的群体，由同属同类、带着各自种差的人组成——这一点可从对相似的情感明白：世上相似的人也仿佛自然而然结交；在灵界与天堂里，则由主排列作成。又因群体不像地上那样因缺同类、出于必要才结合，所以主排列那些在情感上、在知性的说服上相似的人彼此结交。

2104 有这样的群体，也可从经历证实：几次向我表象出一些面容，在片刻之内相继改换成许多面容，里头同一种属的情感透出来，却按种差不断变化；那无非是：一个群体在运作，群体里一个接一个相继运作。

2105 群体也按心与意的状态改换——这一点也已显明，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改换过好几次。1748年5月28日。

2106 灵怎样从我镜中的面容认出自己

多次发生：我被引去照镜子看自己的脸；那时在我这里的灵的思想——他们也借我的眼睛看，却丝毫不想自己已不在身体里或不在世上——便以为会看见自己在身体生命里曾有的相似面容；于是面容的神色也多少按他们的面容改了改，他们便一个接一个认出自己。许多人愤愤不平，另一些人这才承认自己已在来生；又认出自己从前照镜子时心里怎样。这些事我常与他们谈过，他们也承认。1748年5月28日。

2107 反思是什么

灵与天使并没有什么反思，除非主赐给他们，尽管他们自以为比人更能反思。反思是从过去而来的视觉，由此认出自己。

2108 论和谐的歌唱

我又听见和谐的歌唱（参第2090节）；主把其中从不和谐里作成的和谐带到灵与天使的乐趣里；他们单因那乐趣就几乎惊愕，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被迁入最内层天堂——连不怎么好的灵也这样，都被甘甜带得忘我。那时歌唱还在继续，安静到我很少知觉过这样的安静，因为他们都在甜美的惊愕里。1748年5月28日。

2109 他们处在那种甜美惊愕的状态时，便被提到天堂，到属天者中间；因为那种状态持续多久，他们的外在、属身体的一面与幻想便仿佛睡着、歇息着；他们自以为在天堂——也这样说了，那时也还在那里。但那状态一止息，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己；这是渐渐、慢慢作成的，免得伤害属天者，也免得自己受害。我听见有一个说：他知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无疑是回到自己的幻想与欲望时那种难受、焦虑一类。其间有一个还在那里的与我说话，说如今才头一次感觉到天堂里喜乐何等大，又说自己从前大大受了骗，对属天者怀着另一种观念，以为他们没有感觉、没有知觉——他们先前常这样想、这样说——其实他们所感觉的，是自己最内层的喜乐知觉，比起身体生命的快感来，不知大多少倍；那些快感他如今轻看了，也知觉到自己从前迷恋的是何等卑下、污秽。他说：灵还能有什么比充分知觉喜乐更好的呢？那喜乐在天堂里才首先感动人，因为感动的是内层，对他们仿佛属己——因是用内在感官知觉到的。

2110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111 其间我写了邻舍的事：他们不该仇恨邻舍。那时他们几乎处在属天状态里，承认如今这对他们可憎、可怕，因为他们知觉到：仇恨会毁掉一切幸福；若在仇恨里头，他们便是在仇恨自己。那时一片极深的沉默，很少见——约持续一个多钟头；他们仿佛在昏睡里，什么也感觉不到，就这样被带回。尽管他们在场，却听不见他们一丁点声音。

2112 在身体生命里，恶人听见器乐时，在某种状态下也能仿佛忘我，感觉到近乎属天的甘甜。1748年5月28日。

2113 “包皮”本意指什么

包皮本意指嫉妒别人的幸福；所以为着代表对别人幸福的嫉妒，包皮须受割除。今日向我显明了这一点：我知觉到善灵与天使被提到更高的内在喜乐、更高的幸福里；其间有些灵愤愤不平、嫉妒——他们多半惯于这样——因别人被提到幸福里。两边的情感——幸福者的幸福，以及灵搀着嫉妒的愤愤——都准我相当分明地感觉到，也感觉到从何而来。又向我表象：那些愤愤不平、嫉妒的人若也被提到更高的幸福里，便仿佛包皮被除去；有一位天使告诉我：从这里就能知道包皮是什么、割礼表示并代表什么。1748年5月29日。

2114 因为包皮所代表的，是拦阻属于爱的事物、因而拦阻单单从爱而来的幸福的东西，所以在完整状态里，赤身是无辜的，也就是纯真；在颠倒状态里，赤身甚至提都提不得，因为立刻生出绊跌，因那些爱是污秽的。

2115 绝不能否认：内层天堂的和谐来自更内层的、来自主

借着一种更精细的属灵观念，准我看见：天使仿佛同时看见许多事物，立刻知道什么是和谐的，或什么是良善、真实的；其实一个观念里含着无限多的东西，彼此又分明，形成他们所接受的和谐。那同时和谐里的东西，多少准我看见；于是我说：这些岂不是从更内层来的，因而从更内层的天堂、从主来的吗？否则那么多无限之物的分明与和谐、以及它们的选取，便不能有。天堂里有一位用声音证实，说他借那种属灵观念如今才头一次承认这一点；在身体生命的状态里既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也就没有这样承认；他怀疑是否有人会承认，其实这却是纯粹的真理。1748年5月29日。

2116 他们也亲口承认：从主来的，不能不最完全、最善；因为若在起头里有一丁点不是最完全、最善的，在向下、向外的衍生与途径里，便会生出极大的混乱与全体的崩溃。

2117 由此他们也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从主来的，连一丝恶也没有；恶只从人或灵而来，唯独他是恶的原因——他们也分明看清这一点，作为必然的推论。1748年5月29日。

2118 同时他们也能那样分明地看见里面或外面有什么，看见人心里有什么、人的思想或共同与个别的观念，以及人绝不肯相信的许多事。其余的我几乎说不出来：他们说看见的比敢承认的更多，因为在我这里有极丑陋的东西；那些东西显露得那样分明，没有比这更分明的了。1748年5月29日。

2119 婴孩怎样能玩耍，毫不惧怕，尽管有恶毒的灵在场、想加害于他们

今日经历过，先前也有过几次：准我与婴孩同在群体里，他们天真地玩耍——凡他们所作的，里头都有纯真。那时周围恶毒的灵发怒、被怒激动，毁谤、咒骂，这样想加害；婴孩却毫不惧怕，有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场、在咒骂；即便知道，也被纯真遮盖。于是应验了：狮子与熊与羊同处，吃奶的孩子在蛇洞旁玩耍（赛11:6–8）。1748年5月29日。

2120 灵在来生与在身体生命里显出怎样不同

在来生，他们被留给自己，不能像在身体生命里那样脸上显出与心里所怀不同的东西——那里凭外在的奉承不受容忍；因为话语与思想若有一丁点偏离，立刻被分明认出，凡装假里的东西也一样。所以他们在来生必须按自己的性情行事。由此凭经历得知：有些人在身体生命里脸上那样柔顺奉承，几乎看不出一点专横、乖戾，其实却乖戾到不能不责骂才活得下去，意志里也没有什么；他们被准来责骂我，自以为能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辖管我。于是我经历到：他们不断以挖苦为乐——而且是曾有

身份地位的人——几乎不亚于身体生命里来自下层、乃至最下层、不知羞耻、公然抛出挖苦的人。可见许多、或许极多曾有身份的人，与那些人差别不大；他们里头怀着什么，便显露出来——因脱去了法律的束缚或惧怕，以及自己的种种爱（利益），他们就是这样。1748年5月29日。

2121 论东风

那时发生：我周围的灵因耽搁了一阵，结成了有害的群体，几乎再不能按秩序被掌管。这一点也显明了：某个挤结得很紧的群体开始惹恼某个人，把他扔来扔去，而且蛮横无礼，不断想加害于他。从这些事，也从属天的灵与天使所能观察到的他们别的诡计，可以明白：他们结成的群体是为要加害许多人——正像往常一样，一旦多少被留给自己，便是这样。

2122 他们这样挤结在一起时，听见一大队灵来了——从前方稍偏右、绕着右太阳穴、右眼与右耳之间的区域、又偏上的地方来；听见一种喧嚷，仿佛波动、大声轰鸣。他们听见并临近时，灵中间仿佛起了混乱，有的散到这边、有的散到那边；因那喧嚷、骚乱与挤结群体的拆散，在他们看来无非是：最后的审判如今临到，人人都要灭亡。有的哀号，有的焦虑；我却蒙准不惧怕——也因先前在我周围有过一两次（第243、1316–1332节），那时他们也以为最后的审判要来。我听见那大队灵的声音像交替的；有灵告诉我，他听见像马队的声音；但声音各人听见不同，按惧怕的状态而定。在我听来是不断的沙沙声，带着分明的交替波动，而且是许多人一同。

2123 喧嚷持续时，我蒙指示那大队灵的用意：要拆散那些灵自己恶意挤结成的群体——他们曾这样对别人施诡计，像先前经历所显明的（第2121节）。那大队灵那时所想的无非是：把群体里一个从另一个拆开，灌进恐惧，叫他们以为一切都要灭亡；于是一个从另一个被扯开，他们只想逃跑，有的只想自己的毁灭。

2124 那时也告诉我：借这样的拆散，像大气里的风一样，万物被带回自己的秩序；因为无论怎样被拆散，仍由主按自己的美意重新联合。这一点也准我用属灵观念明白：恶意凑合的一被拆散，便由主按秩序重新联合。

2125 这在主的圣言里由东风所代表，多处论及：比如东风在埃及带来蝗虫（出10:13）；又吹干红海，叫以色列人可以从干地走过（出14:21–22）。因为灵的恶意结交若不拆散，他们便容不下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儿子，乃加以侵扰，拦阻通往善群体的路，也就是拦阻灵魂与善灵、与天使的交通；恶意的结交立刻夺去交通，交通事后才得恢复。1748年5月30日。

2126 大事如此，小事也如此，甚至在每一个灵魂那里也如此：内层与外层相冲突时，便用剥离的方式作成拆散，像先前说过的那样（第404、1023、1125节）。

2127 那喧嚷过去以后，一片晴明，听不见声音，也知觉不到诡计；在场的人也承认。1748年5月30日。

2128 论快感

用属灵观念向我表象：身体与感官的快感若与内在快感分离，是怎样的——那样粗浊，像野兽的，因为只属身体，好比饮酒的快感；至于内在的快感，里头有平安或纯真，是何等甘甜——那些在其中的人用属灵观念能知觉、能认出，在身体里又与内在分离、几乎只属身体的人却不能。1748年5月30日。

2129 恶人的群体挤结起来时，还有别的拆散方式

先前论过那队拆散恶灵结交的灵（第2121–2127节），在圣言里与东风相对应；此外还有无数拆散这类结交的手段——总括里有多少，个别里也有多少——比如某个灵或灵魂那里观念挤结了，便被拆散。一切手段我未能得知，却被告知：有这样的手段；在身体里也有相对应的、无数的溶解液，各各合宜于每一个胶结的小体——从唾液、从肝流出的液一类可以知道。照样，每一种恶意挤结的群体，也都有自己的拆散手段。

2130 这里只记一点：他们结合得更紧，仿佛胶在一起——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却又怀着彼此要解开的欲望，因不舒服的知觉在增强；于是后来也仿佛由他们自己拆散。

2131 在这类结交里，拆散极容易，因为人人彼此仇恨；若准他们按本性行事，立刻就会拆散——主却不愿意，因为那样会折断他们的欲望。

2132 内层天堂里也有须用手段调节的结交——这一点无可怀疑，别处另有论及（第1054节）：恶灵被准潜入时，天堂里仿佛出现某种酵母，因为那些结交不合所当有的样子。1748年5月30日。

2133 论圣徒

今日有一个来自天主教的人到我这里——几乎天天有些新近去世、来自各种宗教的人来；这一位是罗马天主教徒——与我说话。也谈到世上被封为圣的人；告诉他：整个天堂里没有一个圣者，唯独主是圣的；天使被称为圣，是出于主的圣——主自己就是圣——因此也被称为圣灵。作天使的承认：他们里头毫无圣洁，乃是污秽，圣洁唯独属主。因为已知：天使并不圣洁，见大卫的诗篇。

2134 那时那些在世上被封为圣的人中间，有一些异口同声——声音却搀着某种嘈杂——说：他们的圣洁唯独属主，他们自己是污秽、可耻的。

2135 其余自以为圣、因在世上被封为圣的人，见别处（第440–443、1300–1303节）。

2136 有人问：彼得怎样——天国的钥匙给了他（太16:19）？回答是：彼得表示信仰，天国的钥匙是给了信仰的；因为若不借着对主的信仰，无人能进天堂，又无人赐信仰，唯独主赐；所以唯独主握有诸天的钥匙，按自己的美意把天堂赐给任何人——这绝不属任何人。彼得表示信仰，正像其余使徒表示属于信仰的事物：雅各表示仁义，约翰表示仁义的果子；因为一切信仰都在那些果子里，所以他靠着主的胸膛。1748年5月31日。

2137 一切语言都从灵的说话引出根源

灵与任何人说话时，都用对方的语言，像用母语一样，只知道自己仿佛生在那地、受过那语言的教育——那仿佛是他们的母语；除非蒙赐反思，他们不知道别的。所以欧洲以及地上别的地方几千年前死了的人，都用我的语言与我说话，说得和我一样好，却不知道那是我的母语、是别的地方的语言，直到告诉他们。若主愿意，他们甚至比生在那地、受过那语言教育的人说得更准、更快——这一点我也经历过。

2138 由此可知：灵的说话是普遍的说话，一切语言都从它而生、仿佛从它出生；因为构成他们说话的是属灵观念。那些观念流入人的记忆时，便激发与观念相对应、又与人记忆里所有的相似的词语，也激发混在里头的观念——一个词里常有好几个——以及从种种际遇掺进来的、附着在周围的许多东西，按灵的本性与性情而定；因为灵激发合于他们本性的观念，因而激发词语，按着灵所有的一切种种不同、以及那时灵的状态而定。

2139 由此可知：天使的说话更普遍，仿佛是灵说话之母；因而流入各种灵的观念，那些观念再按他们本性的种种不同迸发出来。

2140 由此又可知：还有更普遍的说话，就是更内层与最内层天堂的说话，内层天堂的天使不能明白，灵与人更不能；所以那些是说不出来的、难以置信的——因为内层天堂天使最小的一个观念里，含着无限多的东西，由更内层与最内层天堂的天使按主的美意所知觉。

2141 由此可知：唯独主是言语、是道，因为万物都从他而来。1748年5月31日。

2141a# 人与灵丝毫不能越出既定的界限游荡

这一点凭种种经历显明过：灵自以为拥有自由意志或任意。

2142 续论灵的说话

灵像所说的那样（第2138节）借词语的原始观念说话。可以知道：每一个词里都有某种观念，每一种词语的组合里都有复合观念，用多个词来表达。我们没有词语时的思想是怎样，灵彼此之间的说话便怎样——那不但是他们也有的思想，也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说话。这一点我也能观察到：他们告诉我彼此在说话，我也听见他们的低语；那低语一进我的内在感官，便成了分明的词语。有时灵的话出

乎意料地流入我的观念，因而流入词语——那时他们在交谈，说正在谈我或谈这类事。但灵不能观察、也不知道自己在用属灵的说话，因为他们不反思这一点——正像人若不反思，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哪种语言、哪些词。

2142a# 天使的语言更内在。为叫人明白，这里只记我凭经历所学到的：一个单纯观念里含着无限多的东西——只要留意就能明白：只取一个词，比如“天”或“地”，它们是单纯的词、观念也相似，里头仍含着无限多，其余一切也一样。灵的单纯观念里所含的，在更内的层级上显现，而且是无限多，灵绝不能用什么知觉去知觉，只能知性上、用一种共同、迟钝、极模糊的知觉去把握——打个比方：饥与渴被知觉为一种共同情感，除了饥与渴几乎再知觉不到什么，其实身体里有无限多在凑成饥与渴——每一个肢体、每一根纤维、每一颗血珠，以及构成并作成饥渴的内层；一切感官也一样，比如味觉，所感觉的只是一种共同情感，其实舌头上与对象里有无数东西在凑成它；其余一切也一样。

2143 照样，内层天堂天使的观念，由更内层天堂的天使在更内的层级上所知觉。

2144 由此可知：那些只在属身体的事物里、几乎尝不出一点属灵滋味的人，知觉是怎样的；也可知单单属身体记忆的观念是怎样的。1748年5月31日。

2145 他们在群体里也同时说话

一切灵与天使在群体里都有说话；因为若不与多人同在群体里说话，便不能有任何人的观念——那时灵一无所知，愚蠢得仿佛乌有；却按群体与群体的状态，敏锐增强，说话也这样。

2146 灵说话时只知道是自己独自在说，其实另有别人同时说着同样的话——这可称为同时的说话。有人这样说过，我也一同说；听见的人事后说是我说的，而那说话的人说着相似的词，自以为独自在说，不知道别人同时说着同样的话。1748年5月31日。

2147 论灵魂不灭

我开始思想：有些人追求名声的不朽——借功业、著作一类，又借墓碑雕像等等；由此可知：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会死，其中大多也几乎不信死后还会活——罗马人中间也是这样，以追求不朽著称，甚至愿为祖国赴死，只要名字死后还活着，其中许多人几乎不曾思想灵魂不灭或死后的生命——仍有某种东西推动他们渴望不朽。

2148 准我思想：这样的渴望从何而来？因为若没有更高原因的流入，便不能有。我与属天者谈过这事，于是知觉到：原因是——主把不灭的知觉灌给每一个人，好叫死后还会活这件事不向任何人隐藏；这是流入众人的共同流入，正像对儿女的情感或天性之爱是从主而来的共同流入，没有它，这种情感绝不能有。名声的渴望、以及更内在的名声——也就是死后不朽——也是这样。

2149 但像其余一切一样，凡这样的流入，在主体或对象里都按他们的性情、本性、形态而定；这样不断的提醒一流入，在某些人那里便被歪曲，按他们的生命或欲望，变成单单一种贪欲；在另一些人那里又是一种样子；在多数人那里变成单单为猎取自己的爱而要名声的贪欲；在某些人那里几乎消失。总之，按他们的生命而定，也就是按欲望与渴望而定。1748年5月31日。

2150 人与灵凭自己一丁点也不能，尽管自以为一切都凭自己

今日凭许多经历准我知道：灵一丁点也不能，尽管自以为思想、说话、行动的一切都凭自己。这类经历那样多，若一一举出，可写满每一页。单说今日：告诉灵说他们凭自己什么也不能，他们愤愤不平，说自己能凭自己；于是向他们显明：他们什么也不能，他们所说的话，乃是蒙准的。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仿佛有一种有界限的气场，他们绝不能越出那界限；于是向他们显出这样的气场；灵若想越出去说话，便绝不能。

2151 于是证实了：不准他们越出一定界限——那是许可的界限；这样的界限是：凡蒙许可的，无一不被主弯转到善里。若没有许可、因而没有他们自以为的自由，他们几乎活不下去。灵尽管凭多次经历大为愤愤不平，也承认自己看见不能越出，却仍坚持——因为这类灵就是要以为自己凭自己能作成一切。

2152 也告诉他们：他们用属灵观念已经知觉到、如今也能知觉到——若给他们自由或任意按欲望行事，一切都会灭亡，因为会膨胀到无限，以至坠入全体的毁灭。

2153 我也常蒙准把他们拘在一定界限里，逼他们仿佛出于我去思想、说话、行动；他们丝毫不能往外游荡，乃被迫思想、说话、行动从我出来的同样的事。于是凭经历向我显明：灵与人凭自己一丁点也不能，尽管看上去像凭自己。灵若不自以为凭自己，他们生命的一切乐趣、仿佛生命本身便会消亡——如今灵要我加上这一点，恳求把任意留给他们，却仍在主所喜悦的界限里；说这话的是善灵。1748年5月31日。

2154 论内在记忆，及其流入外在记忆

这里只许记一点：内在记忆是这样的——人所作、所说、所想的一切与每一件都铭刻在上头；更内在的记忆——更该称为性情——里头甚至有观念最细微的细节，以至人从最早的婴孩到生命尽头所思想过的，无一不在那里，仿佛铭刻着、保留着。人几乎不能相信，因为人只认得属身体的记忆。

2155 天使曾向我隐约显明——若主愿意——他们能按次序逐字背出我多年前写下的每一个词，以及词的观念里每一个观念，尽管我自己连一个系列、一行也记不起来。

2156 由此可知：人思想过的，死后无一不进入清楚的光里，甚至清楚到一切最细微的思想无一隐藏——那些都铭刻在他的性情上。若他们愿意相信，这就是各人生命册所表示的（启20:12）。1748年5月31日。

2157 但忽然起了一个疑虑，也渗进了内层天堂——我知觉到，因为天堂立刻关闭了，因那疑虑感动了他们中间一些人。疑虑是这样：他们的更内层并未被遗传的恶与所得的恶所败坏，只是属世心智的那些被败坏；乍一看便显得：更内层既未败坏，他们便没有瑕疵，仿佛是纯洁或圣洁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思想过这疑虑。后来疑虑消散了，因为事情是这样：天使绝不能在内层天堂里，也不能在更内层、最内层天堂里，而不同时在属世心智里——属世心智属于内层天堂的天使。属世心智不能脱去，否则便缺少成全秩序的东西，他们也不再是天使。所以遗传所得与实际行为所得的瑕疵——属属世心智的——必须与更内层的和谐对应，正像更内层与最内层对应一样；没有对应，便不能有什么圣洁。

2158 所以那对应是主所赐的，是主所赐的一种能力，叫它们这样对应，以至天使几乎不知道自己还有属世的一面；因为有了对应，属世的便仿佛乌有、仿佛不在，像透明的东西一样，于是更内层便敞开——这是唯独主的恩赐。这一点也可从多次显明的经历得知：甚至还在自己的幻想或属身体事物里的新来灵魂，乃至不怎么好的灵，也能被提到天堂，却只在主能赐下和谐的某些状态里。总之，是对应叫他们自以为是天使、不是属世的灵，其实他们仍是属世的；只是在某些状态里，属世的借对应仿佛消失了。然而人、灵与天使仍是这样、这样有瑕疵，以至对应到永远也不能作成完全，乃不断由主成全。所以他们一冲突，便从天堂转成灵，在那里受管教，直到主赐下对应。1748年5月31日。

2159 更内层相对于内层是无限多的；由此也可知：内在心智最小的一个观念也不能被收进完全的对应，一切观念——就其说服与情感状态的一切变化而言——更不能，因为那些状态也是无限的。1748年5月31日。

2160 内层天堂善灵与天使的乐趣

除了内在、更内在与最内在的乐趣以外，他们还有无数感官的乐趣。这里只许记一点：有优美、长长、装饰极美的廊子；尤其在廊子出口，表象出宫殿或园囿，像乐园一样，他们在出口处观望。在这样的廊子里——有顶的、拱形的、有时双重的、按一切和谐造成的——他们自以为在散步，彼此交谈。此外还有宫殿，比世上任何人能想象的更华美；别人又另有别样的感官乐趣，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1748年6月1日。

2161 没有良善不是从主而来

灵极苦恼怎样明白这一点：人不能行出什么良善，除非从主；却又吩咐人行善、愿善、想善，而人凭自己又不能思想、愿意、行出什么良善——于是不明白该做什么：难道放下手，任凭自己被带动？他们的话有时就是这样，因不能更好明白、更好知觉。却告诉他们：他们完全应当思想、愿意并施行良善，不可放下手；那时他们虽自以为出于自己，却仍须省察自己的善思、善愿从何而来，于是应当承认：那是从主来的，不是从自己来的。主赐下善的思想与善的意愿；所以人人都应当行善，却仍须知道并明白：良善不是他们的，乃是主的。

2162 人若在属灵的、天使的观念里，便能清楚知觉到：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什么意愿是从自己来的，乃从别处流入，尽管人自以为出于自己；若不在属灵的、天使的观念里，便绝不能明白这一点，更不能明白一切良善都从主而来——天使却分明看见并知觉到。在内层天堂的，是看见，因而知性上被说服；在更内层与最内层的，是知觉。1748年6月1日。

2163 凡在天上地下存在的一切与每一件，主都预知、看见、知觉、掌管

真理是：主掌管一切与每一件，因而预知并预备，因而看见并知觉。我与属天者谈过这些事怎样——因为思想到这些时，会有许多叫人起疑虑的事涌进来。

2164 从属天者的谈话里所学到的、这里可记的是：情形无非像这样——若要用比喻形成观念，也像异象向我显明的那样——像一根磨光的圆柱，周围投射的东西在上面光学地表象出美丽的形像。周围投射的东西显得毫无秩序、毫无形状，乃是混乱的投射，里头连一丁点美、更不用说美的形像也看不见；却仍从周围这些无秩序的东西里呈现出美丽的形像。照样，在人与灵眼前世上的一切与每一件显得无秩序、混乱；在主的眼里，却构成美丽的形像——人的或童女的形像，也就是就其整体而言的天堂：不是它如今怎样，乃是主愿它怎样，也就是愿它成为他自己的形像。1748年6月2日。

2165 主圣言里的情形也一样：字义上看起来那样不协调、散乱的，在主的异象里却是那样。正如如今告诉我的。1748年6月5日。

2166 论灵的群体

灵的群体里，那些喜欢任意、喜欢放纵的，群体中常有人抗拒他们的任意、加以反对，好把他们收进秩序。这类人在那些群体里，能潜入世上一切人中间，却又能另样思想；思想又不显在脸上，因他们总摆出诚实、礼貌的面容。但在来生，思想对灵是显明的，他们知觉到抗拒——尽管在许多事上仍容忍这种人——于是对他怀恨，一有机会便加害：比如有某种丑陋的表象时，便把他推出去，仿佛从自己中间扔出去。这种事我常见过；两边事后都承认原因就是所说的那些。1748年6月2日。

2167 表象丑陋时，他们把他扔出去，叫他成为表象的对象：比如表象坟墓里的死人、或田野里的死人一类，便用幻想把他扔进坟墓、扔进田野等等；在他看来无非是自己真在那里，便哀告——于是得了释放。那时两边都承认原因就是这个。

2168 这类人在身体生命里摆出诚实的面容，叫人无不以为他是诚实人；却仍在别人的一举一动、话语、步态与面容里专看那恶的，不断观察。这样的人有许多：只观察别人的恶，很少观察善。1748年6月2日。于是两边的群体都得改正。这类人惯于思想相反的事：若是善的，便往坏处想；若是恶的，便想那是好的——也就是想他们是恶的、不是善的，等等。

2169 各种属、各种种的灵都有

凡在人的知性事物里、在恶与善的情感里出现的，都有灵以及灵的群体与之全然对应。只举一例：我若曾迷恋琐事——书写上的、吃喝上的、或别的，比如购买从前渴望过因而养成习性的东西——那些乐趣再回来时，便有灵与灵的群体怀着全然同样的乐趣，甚至比我更贪，到了几乎不能自制、若不放纵或迎合他们便仿佛要灭亡的地步，尽管他们知道那些用处不在他们、而在我。所以人里头没有一样知性的或情感的，没有迎合、放纵它的灵的群体。

2170 他们作人时虽不一定有全然相似的快感，却因快感有属有种，凡在身体生命里总括上同类的，在种差上便对应。1748年6月2日。

2171 有些人不断想毁灭人

也有这样的属与种：不断思想加害于人，甚至折磨、残酷对待、杀害。他们被拘在锁链里时，几乎不知道自己有害的本性；锁链一放松，立刻像狂怒一样迸发出来，想杀害人。我常遇到：有什么恶要加害于我、锁链一放松，他们立刻喊出自己要什么——比如“你不可再作恶了”——只因幻想着能伤害我的事；锁链一放松便喊起来。由此可知：他们的努力里不断在运作的是什么，却在锁链里，并按锁链放松的程度而定；努力本身是主动的，锁链一松便发作。1748年6月2日。

2172 论属天灵甜美的说话

有一群属天的灵与我说话；我观察到他们的说话那样甜美、那样流畅，像极柔和的大气，又那样迅疾、确定，丝毫不迟滞，词语像从甜美的河流里流出来。1748年6月2日。

2173 流动的甜美从这里来：他们是善灵，几乎是天使，又属属天这一类；他们所说的里头没有一点与思想相冲突、不和谐的——思想观念里、因而说话的词语或观念里冲突越少，说话便越甜美。里头若是真正的良善，或说爱的信仰，便也有真正的甜美。1748年6月2日。

2174 思想的普遍之物被取走，扩散到灵界与天堂

凭经历向我显明：思想若不钉在某个属身体或物质的对象上，便扩散到许多怀着相似说服与情感的灵与天使那里——比如用普遍的方式思想某种情感，而不钉在某个主体、有限之物或人上。这一点凭经历准我知道：主许可时，准我除去有限之物，只持有情感的共同观念；那时我用属灵观念或知觉知觉到：它感动我周围灵与天使的群体。若像所说的那样被限定到主体上，便仿佛关闭了，不再那样共同地感动。至于什么是普遍的思想，那些只在个别里的人或许把握不住。1748年6月22日。

2175 恶人的种种不同是无数的、甚至无限的

有些灵听见：人、灵与天使里头，凡属己的无非是恶；他们既惯于施展某种恶意——比如幻术一类——便论断我和别人说：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因为无非是恶——他们这样推论。回答他们：每一个人里头无非是恶，却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与变化；各人对这样或那样恶的倾向有大有小；又有多种恶的混合，像爱与欲望的混合，又像欲望与身体的食欲及其快感结合在一起。总之是无限的，到永远也不能改正完。1748年6月3日。

2176 对本身无所谓的事，不该先定为必作，也不该先起欲望

这几年里凭许多经历受教：对本身无所谓的事，不该先定意去作；因为那样不但失去自由，也给灵起欲望、从而说服的把柄——灵的本性就是猛烈贪求，并这样说服，仿佛那事确定无疑、非作成不可。所以有时主也许可——若人没有先定意，主本不会许可——那时便把说服连同导向善、导向日后有益于他的情感赐下；此外人也因此得着自由。这一点我凭与灵长久的经历受教。1748年6月3日。

2177 群体用种种方式被拆散，收进秩序

像先前说过的：那些代表东风的，拆散群体，叫群体里一个被力从另一个扯开（第2121–2127、2129–2132节）；此外还有无数拆散群体的手段——因为他们长期困在相似状态里，便恶意挤结。今日我看见：谈起无人凭自己思想说话、乃从别人来，那些别人又从别人来，因而无人从自己被激发，于是整个天堂以某种方式在于每一个观念里，观念便这样形成，里头含着无限多——这些超出了灵的领悟，他们甚至不愿相信。于是向他们显明：从这一个到那一个，后来又从离我很远的一个群体——那里许多人一同说话，他们分明听见并知觉到——于是他们信服了：不但从远处的群体有流入进周围那些人说话的观念，而且那些人既多人一同说话，便另有源头流入，叫他们能这样一同说；他们也承认，因用属灵观念也看见了那是从天堂来的。

2178 我在祷告时，这样的思想被灌进祷告的感觉里：一大群人流入思想与祷告的观念；所以观念是无秩序的，因从灵界流入许多无秩序的东西——尽管在我们这些不在秩序里的人看来，它们显得有秩序，正像眼睛最小的一束光线能有秩序地看见极无秩序的东西，因不知道那最小的视线束里有什么；乐器的许多声音也一样，听来和谐，其实每一个音里有无数不协和。

2179 我被拘在那种观念里时，远处的群体便被拆散；他们抱怨，以为全体都要灭亡——这类事发生时惯于这样想。我却用属灵观念看见：那时他们才开始更按秩序的法则结合；没有这样的拆散，他们便不能按秩序的法则结合。因为主的灵从更内层——或表象上从更高处——把一切收进秩序，他们便必须全然收进秩序；这一点用属灵观念向我分明看见了。1748年6月3日。

2180 后来从高处有话说：事情就是这样——群体必须拆散，好再结合起来。那时观察到：说话的意思不能原样穿过灵界到我这里，乃被扭转了；可见灵界处在这样的不和谐里，以至主的圣言不能经灵界流到人这里而不被转成另一种意思，在某些状态里甚至全然被歪曲——这是末期临近的征象。因为死去的人的灵魂构成灵界的大部分；已知：人是灵，也成为灵；并没有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从永远就

有的灵。但准进入灵界的，只是能有用的，尤其是对人类有用——对地上活着的人，也对从身体出来、里头还有与属世之物结合或搀杂的属身体之物须拆散的灵魂有用；所以与这类人相合的灵也构成灵界。1748年6月3日。

2180a# 天堂里所说的，落到人这里与他们相对应的事物上

我观察到：我所思想的，以及灵所说、所想的，都从天堂流入，却仍按人记忆里相对应的、以及那时思想对象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因为这是真的：天使的说话或属天者的思想含着极多东西，是许多分明观念的系列；这些降到灵或人的心智里时，那许多观念的整个系列仿佛成为一个或单纯的，里头的观念系列并不显出——这一点也可从许多别的事证实。所以属天者或天使的说话或思想既含着那样多，又流入灵与人的观念，便不能不激发合于他们本性与状态的东西——各各不同——也就是相对应的东西。

2180b# 因此也有极多事物的对应：多物对应一物。只举自我之爱为例：凡属高的——无论什么、怎样——都与它对应，因而无数，总括上如山岳、高大的树木，其余也一样。1748年6月4日。

2181 论属灵观念：从说话声音里知觉说话者的心

灵——尤其是灵魂——说话时，若主赐人知道他总括上是怎样的，便能从词语或说话的声音里听见他是怎样：知觉到是关闭的还是敞开的，或是别的样子，从而能知道他怎样——尤其天使能。这种认知观念是怎样的，无法描述，因人中间没有这样的认知；却可与从面容认知内心相比：人喜形于色时，敏锐的人常能看出是怎样的喜、从何而来——里头有没有假装、有没有诡诈、是不是天性快活、是不是羞怯、是不是友善、是不是失常，等等。

2182 但这只是比喻。关于灵说话的属灵观念，固然是为要认出内心，却还含着多得多的东西：像所说的——通往天堂的路是否敞开，是否只向世界敞开，敞开多少；不但总括上怎样，种差上怎样也一样。所以主所准的人，几乎从单单一个词的说话里，整个内心便敞开，因而知道他是怎样的；却也须留意他所在的状态——主准时，天使也知觉到那状态。何况主呢！因为每一个观念里都有人的整个形像——从婴孩起凡所想、所说、所作的——除了在天堂里的人，无人会相信。

2183 这些仍可不被听见、不被知觉；所以唯独主能赐人知觉这些。1748年6月4日。

2184 续论属灵观念

有些灵不信有属灵观念，能从中看见、知觉比他们所以为的更多更多的东西；他们被提到稍高一点的区域，准他们看见我思想每一个观念里的许多东西，以至用属灵观念看见原因以及他们先前绝不能相信的许多事。有一些对象呈上，他们大为惊奇，承认用属灵观念所看透的，比任何人会相信的更多：观念里有什么，什么属知性，什么出于情感，知性是怎样的，所想的是否单单出于知性，或出于情感、出于怎样的情感，以及二者怎样配合；知性的信仰——所信的若是真理——能作成什么，以及

许多类似的事。又：知性的信仰也从主经天堂流入；人绝不能凭自己取信仰或真信仰的什么，乃唯独主所赐。我甚至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人绝不能凭信仰的知性事物穿透进诸天；那观念会先破裂，人不能凭自己的力到达天堂；唯独主作成：属于真理之说服与良善之知觉——也就是信仰——的那些，被提升向天堂，并按主所喜悦的程度提升。1748年6月4日。

2185 他们如今与我说话，说我所写的那样粗陋、粗浊，叫他们以为从那些词或单单词的字义里，什么内在的也理会不出。我也用属灵观念知觉到确是这样——那些是极粗陋的；于是准我回答：那些不过是器皿，更纯净、更好、更内在的能灌进去，正像字义一样；先知书里字义的许多地方也仿佛是这样的器皿——不但粗陋，甚至像从粪土、粪堆、泥浆来的，却仍能把洁净、圣洁的内在灌进去。比如圣言说主发怒、暴怒、杀戮——那样粗野，几乎叫人不能信里头还能灌进什么良善；其实是按大众的领悟说的，若不这样，良善便灌不进去，因他们理会不出。于是又准我补上：他们若要停留在字义上，便能从这类污秽的器皿形成自己的知识；谁若从那里形成教义，便会大大受骗。1748年6月4日。

2186 论天使的代表性观念

内层天堂天使的代表性观念是怎样的，不容易描述到人的知性、更不容易描述到人的领悟；人除非出于主无限的怜悯，也不能知觉。我几次观察到：那些是言语无法表达的表象，感动情感，又是借天使的或属天的形态作成的情感的表象——比如用属天的方式表象出某种呈属天云雾、云气、气流、白昼或光明之形像或样式的东西；这用言语无法表达的观念作成，里头或同在的是那时的情感；那表象怎样增减、变化，情感也怎样增减、变化——情感又用知觉的方式或知性的方式、也就是属天的方式或属灵的方式被知觉。内层天堂天使的表象就是这样，里头仿佛含着情感，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也带着愉快、喜乐与欢欣，感动心智的内层，叫它喜乐、舒畅。这类我几次蒙准知觉到，所以知道它们是这样的，而且有种种不同。1748年6月4日。种种不同的层级也由表象里较模糊的、以及浓淡变化一类的东西所形成。

2187 又比如准我观看无花内部：那里许多小种子被甜美的、仿佛油一样的东西围着；准我注视那些，同时又思想婴孩的纯真；于是天使那里有了表象，他们说那些超出了他们平时所知觉的愉快。这一切与每一件都是主所灌进的：无花的种子与周围甜美的油，仿佛是器皿，愉快的表象用天使知觉的观念在里头作成。由此也可知：天使的表象有无限的种种不同，并透进主所敞开的内层与更内层，一直显到属世的——那些是小器皿，属灵的与属天的在里头；属世的无花、它的种子与甜美的油所表示的就是这些。1748年6月4日。

2188 天使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对未来的预见

我与天使谈过；那时用属灵观念看见：天使越内在、越完全，对过去的记忆便越少；他们的幸福就在于此——因为主每一刻把对他们愉快的、他们所思想的、所感动的赐给他们，所以是主的，不是他们的。这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太6:11；路11:3）所表示的；也是他们不为未来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太6:25、31；路12:29）所表示的；也是他们每日领吗哪（出16:14–21）所表示

的。他们既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也就没有对未来的预见——因为预见从同一种记忆而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有记忆，知道一切与无数事物，因主每一刻赐给他们；所以他们能以为那是自己的，其实不然。总之，他们的幸福在于此，也在于他们在主里面。1748年6月4日。

2189 此外，人人都极容易凭自己占卜——这一点我从灵得知：一有什么事发生，凡蒙准的便占卜说是这样、从那里来；却人人都错了，因出于自己。所以若准他们记起过去、预想未来，整个气场便会充满虚假的占卜，于是混乱，幸福也被毁。

2190 对未来的占卜与对过去的记忆，夺去生命的一切愉快与幸福，由此生出挂虑、操心、焦虑；所以凡在幸福里的，不能赐他们这样的记忆与这样的预想——尽管他们只知道自己有至高的记忆、至高的谨慎或预想，因那些是从主来的，是神性的，却仍是上面所说的那样。1748年6月4日。

2191 内层天堂里也有天使的层级

说过有三层天堂：内层、更内层、最内层，彼此按层级区分（第1828节）；那些层级是怎样的，见别处（第5547–5551节）。这些是总括上的层级；每一层天堂里也有幸福的层级——我以为也是三层——彼此的关系却不像天堂总括层级那样。可从身体里的层级推想有三层：触觉、味觉、嗅觉都归于属身体的或身体的感官；三者纯度不同，却仍都归于属身体的王国，又用别的性质彼此区分——凡正当省察的都能知道。这些是属身体的或食欲方面的。至于身体的属灵一面或感官：也有三层——听觉、眼目的视觉、想象的视觉——彼此按层级不同，却仍须归于属世的：听觉是纯粹属身体的感官，视觉是属世的感官；彼此的关系正像触觉、味觉、嗅觉彼此的关系——因为外在的指向内在的，若不借着分解便到不了内在，或者构成它的那些便是它的内层——因而正像复合物与构成它的部分的关系。1748年6月4日。

2192 续论天使的代表性观念

关于天使的代表性观念，先前说过（第2186–2187节）：有些人的代表性观念与大气、气流、诸天、甚至地上的事物有某种相似；那些却被洁净，以至几乎不再是那样，仍从其中属世的——或说其中属世的底子——被表象出来，由此被认出。

2193 此外还有无法言传的表象：他们从任何事物的观念——也从复合观念、以及多个同时的观念——作成表象；他们看见那仿佛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仿佛某种主体，里头不但形成种种属知性的，也不断与属情感的结合，以至把他们领进情感的种种变化里，带着美丽、宜人的脉络与秩序。那些是怎样的，绝不能描述到人的知性。他们在其中时，主在这类表象里带领他们的情感连同知性事物，既为着他们的宜人，也同时为着成全他们。1748年6月5日。

2194 主不折断任何人，在试探里也不

凭许多经历准我得知：主不折断任何人——也就是不瞬间除去他的欲望，乃奇妙地加以弯转。他许可人处在自己的欲望里，甚至许可欲望增强、加剧到相当大的程度，同时却奇妙地、不知不觉地用极多样的手段，按各人的本性与性情加以弯转。这一点我凭许多经历得知：慢慢地，仿佛顺着他们的任意，却仍许可不过分，好从欲望被抬到的那个程度弯转到他们的善里。这是怎样作成的，何等谨慎，带着怎样的神性明智——除非蒙准从灵与天使凭经历学习的人，无人能知道。那时还灌进哪些别的欲望来调节，弯转到哪些善的情感里，我只能极粗略地约略知觉；除了主，无人知道。

2195 在试探里——即便很大的试探——主也不折断人；因着怜悯，试探加剧时，他用极多样的方式赐给人抵抗的力量，叫人在试探里不被折断，乃在他们所处的程度上同样被弯转——程度或大或小都一样，只要扶持的力量也按相似程度增强。1748年6月5日。

2196 也蒙准观察到：他们若被折断一丁点，立刻会倾向仇恨主；同时又观察到：雅各的后裔几乎丝毫未被折断，也就是未被用强力从自己的欲望里挪开——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倾向偶像崇拜——所以准他们任意，并借着他们的欲望——就是心里的骄傲与世上的财富——渐渐被领到对主的敬拜。1748年6月5日。

2197 人的每一个复合观念、以及构成它的观念，都有灵与灵的群体相对应

凭经历准我知道：每一个观念、以及观念里头与附着的东西，都有相对应的灵，而且在灵的群体里各按自己的方式对应；照样，灵的观念里的东西，天堂里也有相对应的。所以群体越多、天堂越大，一切与每一件的对应便越精确。1748年6月5日。

2198 一切群体都由主极其精细地排列成种种秩序与秩序，并收进种种秩序与秩序，好对应灵与人的一切与每一件。1748年6月5日。

2199 灵也被赐记忆

有些灵很久不在我这里——也就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回来的；又有先前从不在我这里的。问他们从哪里来、作了什么，他们全然不知道，自以为不曾活过；却仍一省察到自己活着，便知道自己活过，只是不知道在哪里、怎样——单单因为不赐他们反思的观念，尽管他们的生命与在世上的生命相似。

2200 记忆有时仍赐给他们——这一点今日准我知道，先前也有过几次：他们来了，同来的有一个曾在他们群体里的人；他们抱怨他，叙述了许多——他是怎样的、怎样与他们说话——可见主赐了他们记得同类之事的记忆。1748年6月5日。

2201 论对灵与灵魂的探究

关于对他们的探究，多次观察到：灵魂或灵被留给自己，像他们在身体生命里那样，也像若他们说话时不畏惧律法、不畏惧群体、几乎没有外在约束那样——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在群体里。那时在群体里的那些人，或其他人，便紧跟着他的思想，看他生前是怎样的；他说话也仿佛自然而然流出来。这样他们便粗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2202 也观察到：他们一旦从无论什么经历里多少晓得了某人的性情，便能更多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因为这仿佛是天生的——从一件推出另一件，又因他在这件事上怎样，便跟着断定他在别的事上也怎样。于是他们用种种与那预设判断相符的事来带领那灵魂或灵；虽然有时也会弄错，因为只从属身体、属世的事来判断，并不知道他的内层与更内层——那些惟有主知道。1748年6月5日。

2203 灵显明自己时，惯于改变面貌，却仍保留自己的面貌

先前已向我分明显明：灵显明自己时——我能像人看人一样明明看见他们的面貌，且多次如此——他们有时改变面貌，从一端变到另一端，但总体上仍保留同一面貌，叫那掌权的情感连同其种种变化一直透出来。这样，它们仿佛就是那一整类情感及其变化的面貌。

2204 先前我还不知道这事怎能如此合宜、按那样的秩序与系列发生；后来也凭经历向我显明：那群体正是这样——里头的灵或天使属于同类情感及其种种变化；所以群体这样显明自己，其实有一个仿佛是其余众人的中心，其余的人按他们在群体里的秩序都归向他。

2205 凭我里头更清楚的经历，也多次观察到：我对着镜子看自己、同时又与灵说话时，会披上那时与我同在群体里的那些人的面貌，一个接一个；我自己的面貌却仍在，只是按他们的相似而有变化——他们也认得出，于是愤愤不平。这与灵或天使面貌上的情形几乎一样。认出自己的人告诉了我；但他们与我并不同一情感，因为信靠主的人并不只属一种情感——他知道那是灵与天使在灌入，于是别人的面貌也灌进来。这事作过多回：有时他们愤愤不平，有时却欢喜——他们完全认出自己。1748年6月5日。

2206 论什么约束灵的污秽

我听见有些灵——是否新近从世上而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别人中间时，不能自制，竟说出污秽、可耻的话，对什么也不觉得羞耻；一个多些，一个少些，因为他们被留给自己，像先前说过的（第2201节）。人对他们说：他们对什么也不感到羞耻，也没有从身体生命里把羞耻带出来——若有羞耻，本会约束这类事。同时，既没有羞耻，他们就不能是别样。所以羞耻、惧怕、厌恶一类，要借着惩罚灌进他们；他们再回到那些事上时，便羞愧满面，或受惊，或厌恶，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别样——因为那时立刻灌进这些，他们便住手，直到终于戒掉，于是能进到端庄的群体里。1748年6月5日。

2207 论主祷文里天使的观念

关于天使的观念也观察到：人祷告主祷文，祷告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太6:13，路11:4）时，某种观念把试探与恶推开；在我较粗的观念里，它们仿佛被推到脑后，留下来的是属天使的，就是主的善。关于这善，又形成无数天使的观念：善怎样借着人的苦难临到——那苦难仍出于人的恶，恶里头有惩罚，善却仍是主的。这样多少可以看出推开恶的观念是怎样的；我所知觉的仍是粗略的，因为是可感觉的，又带着某种迅疾，里头仿佛有一点愤愤不平：竟以为苦难或试探的恶来自主。1748年6月6日。

2208 一位天使试图借对应来行动

有一位天使，在我走在路上时，试想看看天使的那些东西怎样灌进人的思想，从而探究对应，却不大成功，只在几件事上成了。原因是——我知觉到——天使的思想虽比人的思想更丰富，相对所要激发的对应仍少得很；况且又从他自己的属己混入，于是激发出邪恶的情感；并且是更粗的——当他们常常从自己激发那些时，也在心里激发出混杂的东西，于是灵便抓住把柄，去激发那些不合宜的观念。总之，天使的观念是极有限的，绝不能带领人；若出于属己，反倒会败坏。1748年6月6日。

2209 人若按秩序而活，仍会享有野兽所享有的某种感官

野兽有一种人所没有的感官：即便在远处也能认得回家的路——马、狗、蜜蜂以及许多别的动物都是这样；它们在密林里也不像人那样迷路。它们不但认得路、认得家，蜜蜂甚至在许多蜂巢中间认得自己的。这感官是凡按秩序而活的所共有的——那秩序印在它们的灵魂里。人若按秩序而活，本也会这样。我蒙准经历到这一点：不但在我不识路时被领回家，而且到了一个先前认得的地方，我会感觉到某种相似——奇妙地从内里认得附近，附近仿佛感动我，于是我知道那是谁的家。1748年6月6日。

2210 天使与人的说话

天使不能与人说话，除非借着中间的灵；因为他们的说话一口气含着许多事，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蒙准知觉到：他们直接对人说话时是怎样的——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气息，除非借着那时感动我的情感，否则无法理解。1748年6月6日。

2211 天使的代表与思想，对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关系

我与天使谈过——不是用言语——论到天使是怎样的，他们的思想对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关系：天使的思想好比某个小虫的脏腑；那小虫在人眼里几乎只像一个模糊的点，或稍大一点，那样均匀、单纯，仿佛不过是个小体。而能向里看的天使的思想，却好比那虫的脏腑——几乎像较大动物里的一样，有自己的器官、胃、脑、髓等等；身体由这些组成，天使的思想则像那样的内层。他们的观念对人的观念也是这样：从那些所代表的流成那复合体或小体；它们本身虽显得不相似，却仍是这样，叫那样的复合体能从那里流出来。

2212 所以人不大容易描述、看透天使的思想是怎样的，因为它们好比构成身体的微小脏腑；那身体相对来说可以比作人的观念。

2213 人人知道：动物的内层与外层全然不同；单从外层，谁也不能断定内层是怎样的，除非借着光学的视觉把它们打开；那时才显明它们全然不相似——确有脑、脊髓、肺、心或小心、胃、肝、专司生殖的管道，以及别的东西，像大动物里一样；此外还有无数纤维、管道、膜、韧带，叫它们能一致运作。这样它们构成身体；身体不过是这一切的总括，在眼看来只是单纯的形态——那眼睛不知道里头有这样多、这样的成分；这些成分又是这样：缺了一个便残缺，或在复合体里留下大毛病。

2214 天使思想的观念对人思想的观念也是这样：它们由种种成分组成，那些成分是怎样，人绝不能领会，除非主向他启示——正如谁也不知道那样一个小体的成分是什么、是怎样的，它们在总括里却是完整的微生物。所以人的观念乃是这类东西的总括，人绝不知道，因为它们是不相似的。

2215 这比喻合宜，也可由此看出：人的每一个观念里——连最小的——都有整个人，按人那时的状态而定，仿佛带着他一切肢体、脏腑或内层。这一点也清楚：单从灵魂或灵的说话，天使——主若许可——立刻就能知道人是怎样的，他在身体里生命怎样，如今怎样；对照他那时所处的状态，状态一变，面貌便变成多种形态——却仍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基本面貌不变（第2203–2205节）。

2216 但天使——也就是内层天堂的天使——的观念或思想，相对人的观念与思想，并不比所说那微生物的内层伸得更远，也就是到它的整全部分，如脏腑；若把一切整全部分都算上——腺之类很多，或说较总括的组合物——就这样。至于整全部分或脏腑里头的——如脑、它的脊髓、胃、心、肝——他们并不知道；其实那里又有一片新的、广阔的奥秘田地，那些东西由此组成。单以肝为例：有无数东西组成它，如腺状的丛集，丛集又由较小的腺组成，此外还有小管、导管以及许许多多。至内层与至内的天使的观念，比较起来就是这样。

2217 由此可知：天使的观念相对主所灌入、赐生命与思想能力的神性观念，仍是何等粗。那些可比作无限多的纤维与动脉——因为它们的一切组合不过出于更纯的纤维与微管；从主灌入的，是生命的本质，也就是流过纤维与微管的那些。

2218 有机的部分属于天使与灵；但那经由纤维流入、流过纤维、又流入并流过微管的生命，是主的——因为他们只是没有生命的有机能力。生命惟独是主的。

2219 这些是当着天使写的，大半也蒙他们认可；知道情形如此的那些人认可了；那些还怀疑自己只是有机体的，仍略有踌躇。

2220 至于思想的能力，可比作脏腑按组成而行动的能力：那能力不属于纤维或微管，乃属于纤维与微管里的生命。1748年6月6日。

2221 单从灵与天使的反思能力，便可看出他们只是有机的能力

我与天使说话时，碰巧想到反思或对事物的注意：正是反思叫灵与天使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情形如何，也构成思想的本质——没有反思，便没有感觉的生命，也没有思想的生命。那时又从对象谈到反思：反思并不属于那反思的人，乃是灌入的；于是蒙准用属灵观念看清：我们只是有机的能力，反思是主所赐的，绝不能从别处来。

2222 对象仿佛从别处灌入，尤其灌进人的感官；但反思对象、知道它们存在、知道它们是怎样的——这从别处而来，因而来自主；这可用人许多内在的能力来证明。1748年6月6日。

2223 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容易被主带领

人人知道：人都被主带领，却仍是有的更容易、有的更难。主本能带领任何人去思想、说话、行事；但许多人、极多人没有信仰，因而没有秩序，带领他们就更难——就这一点而论：主不愿折断他们，不愿叫他们思想、说话、行事去违背他们的贪欲——他们把自由放在那些贪欲里；所以许可他们在那些里头、并按那些去思想、说话、行事，好把他们弯转到善里。至于有信仰、因而有信仰真理之认知的人，并不被折断，因为他们知道并喜爱属于天堂的那些；所以他们的思想、说话与行为更在属灵的秩序里，比别人更容易被带领。1748年6月6日。

2224 这一点从种种灵、以及灵的各属各种，也够可以看清：他们正是为此而预备，好容易被带领。从天使更可以看出：还更容易，在有些人那里仿佛是自发的，其实惟独是主的。1748年6月6日。

2225 论一切与每一件都出于怜悯

人、灵、天使凭自己什么也不能，乃是主所赐——因为他们只是有机的能力——于是蒙准用属灵观念看见：一切与每一件都出于怜悯。他们这样的人，自己一点也不能带领自己，却自以为能，凭自己又愚笨又疯狂——若主不怜悯这样的人，他们怎能不灭亡？他们何等愚笨、何等疯狂，用属灵观念看得更清楚：他们凭自己推理、凭自己以为，其实每一件都出于主——或许可，或准许；他们凭自己比从未学过什么的婴儿更蠢、更疯。1748年6月6日。

2226 主的怜悯是普及于一切与每一个人的，但对天使更大，因为他们是孤儿与寡妇——除了主以外没有别的父或丈夫，因为他们不信靠自己。1748年6月6日。

2227 论属灵观念与情感的关系

灵，尤其是天使，不但能像先前说过的那样（第2181–2183节）从说话知道别人是怎样的，更能从没有说话的情感知道、知觉；他们常常单用情感及其变化说话。因为观念就其本身、从其源头看，无非是情感的功效，因而就是一点小情感。当借着连续的情感行事时，主若许可，他们不但能从那里知道发出情感的是怎样的人，也能知道是谁、在大人里居于何处——这是主凭我长久的经历赐我知道的。1748年6月7日。

2228 论反思

我与灵谈过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生命；如今又谈：借着主所赐的反思，他们知性的生命惟独由主成全，于是他们能知道什么、是怎样的，并印在记忆里，叫这些成为他们的认知。又谈：野兽没有这样的反思，所以不能成全，只留在自己本性的状态里；此外也能用惧怕灌进它们什么，却不是借知性的路。1748年6月7日。

2229 灵怎样飞来，像经上论列国所说的，如鹰一般

读到申28:49说那民如鹰飞来时，我想起多次发生的事：灵在片刻之间便被摆在面前，仿佛飞来，尽管他们本在远处、“从地极来”——像经上说的；因为无论他们在地上何处，立刻就显为在场，甚至有的贴近耳朵、在背后、在身体里头，叫他们极快、极近地到场——不论生前住在地上何处，甚至住在别的星球上的也一样。因为“近、极近”是感官的错觉——从视觉、听觉可以看出，也因属灵事物里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眼睛与太阳之间也没有空间——除非有阻隔之物与知识表明中间有距离，太阳仿佛就会显在眼睛里一样。我有时与灵谈这些：他们想从表象断定就在面前，除了显出来的样子以外不容易信别的；其实感官的错觉是无限的，若不加以辨析，真理绝不能显出来。1748年6月7日。

2230 主的圣言里极多、比人所以为的还多的话，是对着人感官的错觉说的——因为他们那样以为，所以那样说；原因是：不要折断他们的说服与贪欲，乃要弯转它们。若说人领受不了的话，等于把种子撒在水里，立刻被拒，便是无有。比如：主对某人发烈怒、要杀灭、作恶、以灭绝他们、除灭他们为乐——如申28:63——都是纯粹的错觉，因为他们那样相信。其实真理是：主掌管一切与每一件，他就是一切；他们既不知道其余无限的事——正如每一条普遍真理含着无限的事——所以就对着他们最笼统的感官说话。善灵对新近从身体生命里来、尚未受教的人说话，也是这样。1748年6月7日。

2231 论歌唱对灵的功效

又蒙准知道歌唱对灵有怎样的功效，且比先前（第2090、2108节）更内层：不是抚慰他们的身体，乃抚慰他们的观念——蒙准用属灵观念看见。歌唱的甘美奇妙地联到他们的观念上，连那些想抗拒、起初愤愤不平的也一样，却仍屈服了；于是甘美扩散到他们的观念里，因而到他们的思想里，叫他们软化到仿佛陷入出神；那时静默、安宁临到。他们起初说：从未知觉过这样的甘美，也不信会有这样的事。在我看来，他们陷入了甘美的沉睡，至今还没醒。有些醒来的说：曾在属天的喜乐里，像从极甘美的梦里醒来的一样。歌唱的功效就是这样——当主准许它灌进灵里头时。

2232 我想起先前歌唱的功效时，立刻知觉到灵那边有某种变动；由此可断定：印在某人身上的痕迹，会触动那事或情感的根。1748年6月7日。

223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234 宇宙被主治理，毫不费力，极其容易

我周围有极多灵与天使，或许上千；向他们活生生地显明：宇宙被主治理何等容易。我蒙准用思想灌入，仿佛在治理周围的人；单凭一个思想及其变化，一切与每一件便像按着点头那样排列——既能叫有些人得福，也能作别的事，并按我所思想的加以变化；对与我同在群体里的每一个灵是这样，对较远的灵也各按其方式。由此可知：一切与每一件被主排列何等容易——他在至高，因而在至内、更内与内层。灵与天使不能不确认这一点；但有些人仍怀疑，因为他们观念里浮现出那样庞大的数目、那样大的种种不同。也有回答：他们是从较低之人的观念来推理，那里看起来是这样；但从至内——仿佛从中心——一切周围都极容易、毫不费力地被统治。在外围的人则不然：他们从外围的观念来推理，离中心越远，这些事对他们显得越模糊。1748年6月7日。

2235 我也知觉到：在成千的灵中间，几乎每一个都按主的点头被排列；但那些分别或差别对我太细、太透不进去，只能用某种视觉极笼统地知觉到。

2236 论并未明明向雅各的子孙启示死后有生命

我听见灵彼此说话。有人对某一个说：他们在身体生命里凡所想望的都得着了，也不再贪求什么，如今为何又想在天堂里占特权？他回答：本也该向他们启示死后有生命。那时回答：若启示了死后的生命，而他们又那样偏爱拜别神，会怎样呢？那样的生命会怎样？1748年6月7日。又加上：他们永不肯罢休——因为不能罢休——只想在世上作最大、最富的；那时若也思想来生，结局岂不是灭亡吗？

2237 在灵的世界里，一个被另一个激发，几乎像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激发

观察到：若许可一个灵和他的同伴思想什么恶或污秽，立刻同类谱系的别人就被激发去作无论什么恶意或污秽。灵魂与灵是怎样的，也由此被揭开：当他们处在没有反思、仿佛只被留给自己的状态时，立刻被激发到相似的事上，立刻就认出他们在哪里、是怎样的。

2238 但不许可灵常常这样作，只许可若干次；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污染灵的世界——因为他们那样容易一拥而上，片刻之间就聚拢来；他们出于本性行动，不是出于预谋。

2239 从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可知：若主不掌管宇宙，整个灵的世界片刻就会灭亡，人类也会灭亡。所以缰绳一放松，或片刻之间准许放纵，立刻也就加以约束。这话也对灵说过，他们不能否认，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如今他们也确认。1748年6月7日。

2240 那些禀赋聪颖、却只专研用以败坏人的事的人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的惩罚

在睡梦里，我仿佛与别人同在一条船上；从船上登上陆地后，站在越来越高、面向海的山上，看见下面那船被舵手任意掉转；那时仿佛前面有马，他叫船在回旋与涡流里打转，存心叫船上的人灭亡。这样回旋之后，终于把马赶到水下，船连同里面的人便沉没了。船上有一个男人、一个童女和一个婴孩；那时我想到他们，略微怜悯。

2241 我还在那梦里，他们沉没时——我看见其中一个略从水里冒出来——忽然醒了。有些灵哀叹说自己在船上沉没了；在他们自己看来全然像从水里冒出来的人，头发披散，周身是水，只知道自己要灭亡。

2242 那时在极清楚的清醒异象里，向我显出仿佛一串连续的卵巢，由许多偏红带黄的卵组成，被什么人一串串飞快吐出，又多、又成那样的系列，无法描述。这些这样吐出、又奇妙地聚成系列的卵，表示一种毒液，也就是龙的毒。这些是在清醒异象里向我显出的。

2243 后来我知觉并听见：那个任意用马把船掉转到深处、好淹没里面之人的舵手，被许多灵悲惨地扭歪，身体各部被撕扯得几乎没有一块还连着；这是实际作成的，叫他剧痛，看起来无一处不撕裂。

2244 有一个灵说：他在他们同伙里就是这样——能向他们口授极多巧妙的事，造出叫他们喜欢的幻相，也能在他们面前造出异象来取悦他们；事后却伤害他们，叫他们被扭进恶里。他们也向我代表过某个异象；所以他们固然想留他在中间，却因他是这样而不能忍受。

2245 由此可知：那些滥用才智之禀赋、巧妙地散布尖刺去伤害别人、因而去毁灭人的，受怎样的惩罚——他用可喜的幻相仿佛讨他们欢喜，却在底下刺伤、伤害、杀害。1748年6月8日。

2246 因为在这样的人那里，有极多的东西与属世、属身体的俏皮混在一起，又有可喜的属身体观念，还有极其有害的机锋，混进诚实的与属灵的里头。所以惩罚是要把这些分开、抖落——因为若混在一起（它们常常复发），就会毁坏群体：群体里被激发起那些用才智的尖利编织起来去伤害邻舍的东西；这些天使一眼就能看见。1748年6月8日。

2247 什么是反思

我与灵谈过反思：带领人的灵，既没有人在身体里借感官所有的那种反思，便不能借人的眼睛看见世上什么——像灵借我的眼睛那样。因为每当我蒙准把反思或注意赐给他们——我用属灵观念明明知觉到——他们立刻就说看见了，看见反思所指向、并与他们交通的一切与每一件。他们几乎总说：反思赐给他们以前，什么也看不见。这事多次作成，我能凭许多经历证实：灵借别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灵魂与灵大为惊奇，仿佛又进到了世上，全然像仍在自己身体里——如今他们也为此作证。

2248 那时又谈到反思，并显明：人这里情形也几乎一样。比如我曾在某个地方，钟每小时响；我对它没有反思，或不注意钟声时，便绝不能知道它响过，甚至没有听见——因为没有反思。这事常常发生，叫我惊奇；大钟的声音也一样；其余一切对象也一样：在一个人那里与在另一个人那里不同，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听觉、视觉、嗅觉、气味、触觉的对象都这样。至于触觉：没有反思时，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都不觉得；一注意，立刻就有感觉——像我如今写字时，觉得有触觉、觉得在压着笔，情形就是这样。总之，在无限的事上都一样。由此可断定：仿佛披上人的灵，既没有（人的）反思，便不能借人的眼睛看见；反思也不能赐下，惟独出于主。听觉也一样——我以明明的感觉知觉到灵不断在反思，且常常带着疼痛、压迫感与生硬的牵拉等等。

2249 此外，人、灵魂、灵与天使还有一种他们不知道、也不留意的反思：比如处在平安、天真的状态里，处在属身体的事里，处在无知的状态里，以及类似情形；还有在最细微的事上——他们一点也不注意那些——却把对他们来生有益、引向他们幸福的东西印进去。这反思是内层的，人不知道，像内层记忆一样，也像他的重生一样。这些反思惟独由主所赐。

2250 凡属人自我的，都是硬的，因而像骨头

用属灵观念也可看见：人的自我——因而灵的自我——不但显为黑的，也是硬的，所以也叫做像骨头的。原因不但在于：人的自我不过是有机体，里头若没有生命之汁、灵与血，便硬化，变得像骨头；也在于：人凭自己什么也不能，所以就本身看仿佛是骨头，里头没有一点生命之汁。惟有主的生命叫人软化；属灵与属天的生命越多——围着人的一切与每一件，在组成之外、之内，并围着组成它的那些组合物——其实是在外，虽然显为在内。所以人越不硬，也就是越少出于自己，越软——或说越流动——便越完全。这可从纤维看出：婴儿的纤维极软，老人的却渐渐变硬；至内的纤维里无非是流动的，因为是属灵的——在复合物里才显得硬。1748年6月8日。

2251 与灵说话还有怎样的方式

我也单用观念、不用词语与灵说过话，他们懂得和用词语一样好——只在内视里把那些事表象出来。比如我所吃的，我单用内视表象、不用词语，他们便好好明白了；若同时又表象人桌上有的一切，或所穿的一切，或凡显在眼前的，灵立刻就明白、就看见。有些人对不用词语的观念说话，比用语词的更明白、更知觉——因为他们处在相似里头。有时只借细致的思想，也比用词说话知觉得更好。有些人不爱说话，却那样敏锐，立刻就知觉到意思连同情感，而且是在瞬间——因为在他们那里运作的不是记忆，乃是自然的性情；他们却不肯承认，以为自己仍有像身体生命里那样的记忆；其实因为披上了人的记忆，便从感官的错觉那样以为。1748年6月8日。

2252 灵魂即便刚离开生命不久，以及灵，都比在身体生命里禀赋更多

关于灵魂死后所得、胜于身体生命里所享有的那些能力，别处可见（第400节）。此外，进入来生的人，按群体不同，或多或少仍有先前生命的活动；却仍比在身体里活着时敏捷得多、感觉得多、精明得多，也更能理解、更能知觉。原因是：来生没有身体生命里那样的阻碍与羁绊。身体生命里，感官对象在活动，感官与物质事物的记忆在活动，对未来的忧虑在活动，被对象激发起的种种贪欲在活动，又有对许多事的牵挂——这一切在来生都随身体除去了。这些一除去，他们便不能不处在比作人时更完全的理解与知觉状态里。这一点我蒙准凭经历充分观察到。

2253 但仍留下同样的生命与思想活动：灵魂与灵和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时全然相似，几乎没有差别，只是能力更完全，因为自由得多——出于如今所说的原因。今日我也观察到这一点。1748年6月8日。

2254 灵的世界就像人在自己思想里那样

人在世上不能被认出来里头是怎样的，因为在外在——面貌、姿态、说话——上，他因种种原因装作诚实、端正、虔诚：为着律法、体面、自己的利益、贪图尊荣；所以很少显出他思想里头是怎样的，有时连朋友、甚至最亲的朋友也不知道。他为利益结交，其实心里可能怀恨，以及类似情形。

2255 但身体一放下，或那些外在一脱去，成了灵时，便全然显出他里头或思想里是怎样的：带着怎样的贪欲、怎样的疯狂——因为那里不能假装，这是禁止的；若假装，立刻被知觉到，并从同伙里赶出。所以既只是疯狂在人的思想里掌权，他进到灵的世界时就是这样；于是灵的世界由纯粹的疯狂组成：一个怀恨追逼另一个，片刻之间就要灭绝他；仇恨与纷争掌权到那样的地步，他们从那里得着至高的乐趣。由此人人都能看出：既有那样多亿万这样的灵，若主不掌管宇宙，凡离开生命的人都会处在极悲惨的状态，因而人类也一样——人类是主借灵掌管的。这些当着在场的灵说了、写了，他们沉默着。1748年6月8日。

2256 论与犹太人的一次谈话

他们稍稍远去、走向污秽的耶路撒冷时，犹太中的一些首领哀叹他们离去——因为他们想要在场、说话、施诡计。终于，像那民惯常的那样，他们施诡计，要对我说些什么——其实是捏造。他们说（说话像从远处波动而来）：找到某个犹太人，同样与他们说话，并告诉他们：如今认出了他们的弥赛亚，要用比摩西更大的神迹领他们进巴勒斯坦。但我蒙准回答他们：他是否会永远活着，像主论弥赛亚所预言的（赛9:6–7，弥4:6–7；参诗21:4）？对此他们不知说什么，商量了很久，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是人。他们怎样商量回答，我没听见，只听见彼此咕哝了一阵。终于回答说：会永远活着——想着神会永远保守他的生命。

2257 那时又蒙准反问他们：其余的犹太人是否也要永远活着？若他们像别人一样过几年就死了，从他们的弥赛亚能得什么益处？因为不是永恒的便是无有；其余一切既是暂时的、片刻的，便是无有——消逝而成为无有。他们回答：他们会死，但那弥赛亚仍要在来生治理他们，因为他要教导并说服他们：有来生。如今又蒙准对他们说：那弥赛亚是否像以赛亚及其他先知所说的那样，成为那样谦卑、被人藐视、骑着驴驹（赛53:3，亚9:9，太21:5，约12:15）？还是威风堂堂？是否会被剪除，像先知所说（赛53:8），以及先知所说的别的事？终于他们再不知捏造什么，便说：事情会按先知所说的临到他；又说：他们不能别样回答，因为必来的那位，他们是从先知得来的。1748年6月9日。

2258 论被提到天堂的某些人

有些有信仰的人被提到天堂；另一些没有信仰的愤愤不平：别人被提上去，他们却没有。于是他们也被领进属天人的同伙里；但他们说自己窘迫得很，没有属天的喜乐，只有窘迫。所以他们也是自己从那里被赶出的——因为不能处在属天人的群体及其喜乐里；先前那些人却说自己满有喜乐。1748年6月9日。

2259 代表性教会是教会的身体

教会好比人有灵魂与身体，天堂也一样。只在外在上成立的代表性教会，对应它的身体，所以也必死去，好叫内层教会出来；这内层教会也同样，好叫更内层的出来。教会在时间上的相继，好比天堂同时的情形。主——他是惟一的人、天堂与教会——因此必须成全一切律法，连外在的也成全，因为一切都是对他的代表，也指向他。这些我与属天人谈过，也蒙他们确认；我写这些时，他们也灌进我的手，像灌进思想一样——因为思想仿佛是抽象的。1748年6月10日。

2260 论犹太人

我听见有人论犹太人说：那民与别的民族全然不同；他们生性要去毁灭、败坏凡属群体的，小事大事都一样——一有机会便插进来，没有比毁坏秩序的法律——也就是群体的法律——更大的乐趣。原因是：他们养成了对那爱与秩序本身——就是主——的仇恨；他们的首领也是这样。这些我也凭许多经历、实际两年的经历得知。1748年6月9日。

2261 日光之下没有这样的民族；各地的偶像崇拜者都好得多。穆罕默德惊奇：竟能有这样的民存在、存留。这话可从前次经历里再提出来。

2262 最普遍的意义、普遍的意义、属、种、特殊、个别、最单一

主的圣言意义里处处有普遍与单一的意义；可用这例子看出：“列国”——当指那些要被召进主的国的，因而在好的意义上：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是宇宙里一切的人，在天堂与地上，无论如今存在的、曾存在的、将要来的，在一切星球上、在宇宙里。在普遍的意义上，指在一个星球上的——如我们这星球、无论哪个国——曾存在的与将要来的。属有许多，好比各国、各教义，在无论哪个星球上都这样。然后有它们的种：在无论哪个国或无论哪个属里都有种，因而极多。特殊还更多，属于每一种。个别属于每一个人，就其知性与意志方面而言。最单一属于每一个观念，以及观念的小小情感。1748年6月9日。这些当着听见的灵写的。

2263 人的哲学不过是词汇表

我与灵谈过世上的哲学——他们把智慧放在那里——说它不过是词汇表：那里论到质、偶性、力、实体一类，又论到灵以及类似的事；他们只关心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比如偶性、实体以及许多别的是什么意思，并争论词的意义，仿佛里头有什么真实的，其实不过是词。同样，一旦找到意义，是否就表示那个，好叫它们能用一个词、因而一个观念来领会。但作这些的人有许多真理，因为能从自己与世上的经历看见；只因争论这些，一切便成了混乱与灰尘，他们便附着在那些上头。

2264 因而附着在物质的、属身体的上头，从那里一无所得，只叫真光昏暗。所以他们若想借这些进到属灵与属天的事里，便一头栽进纯粹的阴影——像灰尘想进到清明的光里一样；于是光被遮蔽，仿佛被暴雨、云、暗、雾遮蔽，他们又把光与智慧放在那些里头。所以他们的智慧不过是光的昏暗；他

们这样弄瞎自己。凡这样行事、又想从这样的哲学——就是这样的灰尘——进到属灵事物里的，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智慧。例如：灵是实体，不可把样态归给它；一争论实体与样态是什么，除了纯粹的昏暗、因而错误、因而否定之外，还能有什么？1748年6月9日。

2265 论灵——尤其是天使——的智慧，以及主圣言的默示

除了灵魂死后所得的禀赋——别处常有论及（见第400、2252节）——之外，主若赐下，他们也能知道观念里有什么：他们知觉灌入的种种变化，于是仿佛在更清明的光里看见什么是假、什么是真，以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

2266 灵的群体怎样运作到他们的观念里、并把他们自己的与之交通，因而在那种状态里灵的群体是怎样的——这一点我也蒙准知道，虽是模糊的。当许多群体的思想灌进一个观念或对事物的认知时，便蒙准知道意见大体上差别怎样，因而那时围绕我的灵的小世界是怎样的。天使能更清楚地知觉这一点。由此可知：信靠主的人能有怎样的智慧；在来生，连禀赋较小的灵，也比人活一千年所能知道的知道得更多。1748年6月10日。

2267 那时有些人被提到天堂，好看见或知道那些事是怎样的；他们从那里告诉我：这样便看见持这种或那种意见的有多少，在某些事上，按着秩序，甚至能相当明明地知道：当时在场的群体有多少不同意、有多少同意；若在天使天堂里，几乎能数出最近的群体，却不能知道更远的怎样灌进他们。由此人人都能断定：主知道宇宙天堂里最单一的事，也知道人类里——人类是借灵掌管的——最单一的事；因为灵与天使能知道这些，乃是主的恩赐，按他的美意可减可增；主也排列并规定一切与每一件——如今我也用天使的观念知觉到这一点。

2268 总之，每一个观念、每一点小知觉、情感的最小一点，都在自己的秩序里，或说都有自己的秩序，出于所灌入的共同之物。这对人人都几乎难以置信，却仍是真理——否则人、灵、天使连最小的观念也不能有。这一点凭明明的经历向我显明，也被那些被提到那种光之气场里的人确认了。

2269 他们被提到那样的气场时，是在头顶上，相当高，却略偏前。1748年6月10日。

2270 他们尤其观察到：写在主圣言里的那些是怎样默示的；因为如今向他们显出：怎样、又有怎样的丰富灌进我所写的——不但灌进意义，也灌进每一个词、词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仿佛有人握着我的手在写，以为是那些人在写。我也蒙准用属灵观念知觉到这一点，甚至仿佛预先感觉到：所写的每一个小字母的最单一处都有灌入。因此仿佛在清明的光里：主的圣言就每一个字母都是默示的。1748年6月10日。

2271 论将来的事

天使不知道将来的事；惟独主知道，以及他所喜悦启示的人。先前我知觉到某种仿佛可憎的事：有些人想知道将来——因为有人以为由此可知某事是否真实，像地上的人惯常的那样。但在末后的时代不作神迹，也不预言将来，原因很多；只许提一条：天使要处在幸福里，就连将来最小的事也不该知道，因为主看顾他们，看顾他们每一个最小片刻的思想——像主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太6:34）。此外，灵极贪求的对将来的认知，会带进许多搅扰他们、也搅扰秩序的事；所以这也全然违背灵与天使的治理——他们自己不该从自己取出什么，只取所许可给他们的。1748年6月10日。

2272 论古时灵在先知身上的行动

从主的圣言可知：古时的先知有种种姿态；若活在今日、作那些事，会被看作被附体的——比如扫罗赤身躺着（撒上19:24），以及许多类似的事。由此可断定：他们全然被灵附体，灵占据了他们的身体、一切感官与身体的功能，叫他们以为自己全然就是那身体。

2273 那时先知的情形怎样，向我活生生地显明了：整整一夜——我间歇醒来，直到早晨——我被灵附着；他们那样占据我的身体以及凡属我身体的，叫我几乎只极模糊地知道那是我的身体；我却仍是我自己，能分别思想，却仿佛被关在身体之外，或只剩极薄的一部分身体，因为灵占据了全体。

2274 灵来时，向我显出一团团聚成种种形状的小云，有的尖尖收束，有的别样，带着种种变化；这样聚拢的云是黑的。那时用说服向我指明：他们是那样的灵——我以为是疯狂的灵——被许可附着我；因为那样的云团、种种聚拢，就表示这些。

2275 早晨我看见一辆车，里头有一个人，有两匹马拉着走；后来又有一匹马，有人骑着，却被马向后甩下，躺在那里；那马仿佛尥蹶子；后来又有别人骑上那马。那些马是所谓良种的骏马。

2276 两匹马拉的车是什么意思，连同被甩向后的骑手、又有别人骑上——我还不知道，只知与如今所受教的有关：古时有那样的先知，或说古时灵在他们身上行动、说话；那些被马向后甩下的就是他们——雅各的预言里也有论及（创49:17），或许别处也有；别人骑上，表示这个时代的状态——灵在人身上行动时。车与马是我在清醒时看见的。所以被马甩下与尥蹶子，也表示先知式的行动方式：那种方式要被甩向后，继之而起的是能骑在马上、不被甩下的。车前的马也类似；马是良种的，车却不那么华贵，表示知性的信仰。

2277 凭那几个钟头的活生生经历，后来又用活生生的声音——我以为是带着说服——受教：古时的先知也同样被附体；灵占据他们时，占据他们整个身体，那时仿佛人什么也不剩，灵占有他的一切与每一件，于是那样疯狂地行动——主却仍在引导，免得他们伤害任何人。这样，被附体的人自己什么也不剩。至于写下来的先知是否也一样——他们对自己所说的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多少，是否只是他们所不明白的词语——我还不知道。

2278 主在世时被鬼附的人情形也一样，只是这些鬼能伤害人；先知却不然。

2279 从这些也可明白：今日这样的灵之附体，不能同样作用在有信仰的人身上——就是说，他不能自己作出疯狂的举动，也不能像古时那些不能自主的先知那样；却仍能同样被灵占有，却仍是自主的，也就是有自己的知性与意志——因为信靠主的人，就其思想与行动的能力而论，不能被灵占有。1748年6月11日。

2280 我处在那种状态时，仍能听见灵说话，却仿佛是分开的：他们说我不在，不知道我是否与他们同在，说我就这样从他们那里离去了。1748年6月11日。

2281 占有身体的灵后来也与我说过话，说他们那时绝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自己就是身体，也就是身体里的生命。他们也说别的：知道自己是灵，以及许多事——但这些是从我这里知道的，因为他们那样占有了我的东西。

2282 由此可知：外层或外在的人被先知之灵推动，像扫罗那样（撒上10:10–13，19:23–24），以及圣言里常提到的许多别的说预言的人；他们这样被灵占有时，全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至于内层的、有信仰的人，却不能是那样；他们即便被相似的灵、用相似的方式占有，仍被留给自己——无论思想还是行为。所以也预言过：预言要止息（弥3:5–7，亚13:2–3）——也就是借着主，他要更新内层的人。

2283 此外还有别样的先知性灌入：他们全然自主、有自己的思想，全然像平常一样，只是灵与他们说话；吩咐他们作相似的事、作姿态时——像真先知也曾受命：比如筑墙、攻城一类，圣言里也常有——这些灌入是借着内在的说服作成的，也就是：这是主所吩咐的。既有这样的说服，他们绝不能抗拒，因为说服是：主所吩咐的；于是人行事仿佛出于自己。这一点我也多次凭活生生的经历受教，确实知道情形如此。当着灵写的。1748年6月10日。

2284 恶灵尤其仇恨婴孩

恶灵尤其仇恨婴孩——我多次看见婴孩时，他们想用种种方式伤害他们，甚至杀害；这是我从他们的幻相得知的。连属于他们乐趣的那些幼稚的事，他们也恨；总之，凡属幼稚的他们都恨——因为婴孩是天真的，所以他们极力追逼、仇恨天真的。我问他们是否也想对自己的婴孩这样；他们说：不，乃对别人的；又说自己不能节制那样的仇恨。原因是：他们仇恨主——惟独主是天真。1748年6月10日。

2285 特殊之物绝不能被提到天堂，也不能被他们理解

“特殊之物”是各种语言的词语，是人名、城名以及类似的——主的圣言里所有的那些；它们绝不能被提到天堂，因为是极有限的，全然不合他们的观念；所以在天堂里只有它们的意义。天使的说话也不是词语、名字一类特殊之物，甚至灵也不能明白——因为它只含着词语说话所包藏的那些事。天使也不能明白我说话，除非借着中间的灵，通过他们把特殊之物的观念转成普遍的、以及事物的意义。天使也没有那样的记忆——就是属身体、纯粹物质观念的记忆。

2286 那些与他们的性情绝不相合；那些东西远在他们之下或之外。由此够可以明白：主的圣言里的词语与名字，所指的不是构成字义的那些特殊之物，乃是内层的、属天使的，因而属灵与属天的，也就是神性的。所以若有人把摩西、亚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理解为人物，天使中没有一个能明白；因为天使进天堂时，那些在他们那里全然被忘记——他们披上属灵与属天的观念，也就是普遍的、表示事物的观念。1748年6月10日。

2287 灵魂极惊奇自己是灵

如今有一个灵——因他在头顶上相当高、偏前——与我说话；听见我论灵，便说：“什么是灵？”自以为是人，于是想知道什么是灵。我对他说：灵在人里头，或者说人的灵在思想；身体只是服事灵、好在地上活着，并且在灵之外；骨与肉绝不能思想；所以灵必曾在身体里，身体一死去，他便活着、思想、说话。我问他可曾听过什么是灵魂；他说：“什么是灵魂？我一点不知道什么是灵魂；我以为灵魂是无有，因为我不明白什么是灵魂。”

2288 那时蒙准对他说：他如今就是灵——可从这里知道：他这样高在头顶上，并不踏在地上，如今能知觉到这一点——那时他惊恐逃走，喊着说自己是灵、是灵，因为——他说——先前从未知道，或者因为不明白什么是灵魂，也不明白自己是灵魂。这事多次发生：他们极惊奇自己是灵魂或灵，先前从未相信，因为不明白什么是灵、什么是灵魂。那时他们多半抱怨：该往哪里去——不知道住在哪里、停留在哪里，以及世上那一类的事。那时蒙准对他们说：主看顾一切人，他们不需要房屋，也不需要衣服，也不需要食物。1748年6月10日。

2289 论过约旦河的代表

我读约书亚记第三章论过约旦河时，许多人被热情占据，想向自己代表过约旦河——因为迦南地表示天堂，好叫他们这样进天堂。这也蒙准了他们；整整一个钟头——时间过去了——代表他们与家眷、并凡属他们的过约旦河，约柜在前行，停在约旦河中间，直到他们过完。这一切在他们眼前极美地代表出来；那时又灌进他们心里：他们不以为是别样。我有时知觉到他们何等殷勤、何等热切地过去；过了之后，又从心里欢喜。这事持续整整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其间别的灵以为这些是幻相，想用种种诡计搅扰他们，却徒然。他们一直在安全里，像他们如今说的，一直过去了。

2290 同时我蒙准思想：主为着改造而许可他们这些——有些人出于天真，像婴孩一样，渴慕、想望这些；那时便灌给他们天真的状态，连同对那地所表示的天堂的思想——我也知觉到这一点。于是借着乐趣不但灌进认知——约旦是什么、约柜是什么、迦南地是什么——同时也在那样幼稚、天真的喜乐之下，把相似的东西栽进他们里头。所以那些讥笑、不肯罢休的，什么也作不成；也向他们灌进：这样的幼稚游戏是有用的，因为里头有真正的目的，也就是主——他本身就是天真；况且若加以细看，没有人、没有灵的幻相是那样的——那些幻相坏到不能与之相比。1748年6月11日。

2291 主不断预备人领受生命，却从不把生命本身赐给人作为自己的

我与天使谈过：他们是否领受什么生命，或者主在人、灵魂、灵与天使里头所作的一切与每一件，是否只是对生命的预备。他们绝不能把生命当作自己的来领受——这是真理，也已确认；他们只是生命的器官或有机实质，或说生命的器皿——这也是真理；所以只是被预备去领受生命，不是去占有生命——这也是真理。用属灵观念，预备仿佛被表象成种种没有生命的领受形态；他们不过是那样的领受形态——这些代表落不进人在身体里时的观念。

第八册　§§2101–2400

2292 即便预备到永远，他们也绝不能把生命占为己有——这一点除了别的以外，也可由此看出：属世心智里有那样多的恶，以至于无非是恶——由父母、由头一个人、又经自己在整个生命过程里增添；然而要能在天堂里，必须有对应，对应却绝不能有，除非在最笼统的事上。例如只取一个观念：里头有无限的事，一切无限的事都是恶，从四面的恶结合而成——因为那是人的形像，出于头一个父的恶，以及后来养成的恶。既是一个观念就这样，又有无限的观念只属于贪欲的一种，贪欲的种在属、种、特殊上又无数——人还能怎样被改造到有对应呢？除非只在很少的事上；主便借着那很少的事把他们领进天堂，并留在天堂里。1748年6月11日。

2293 灵魂、灵与天使怎样在愉快的状态里、也在愁苦的状态里学习真理，以及差别何在

灵听见某些真理时极抱怨——比如他们是无有，只是生命的器皿与器官，凭自己什么善也不能作，以及类似的话；这些叫灵很受压、很反感，尤其是被自我之爱激动的那些。另一些人却在愉快的状态里学习真理；所以他们抱怨：为何要在那样硬、那样重的状态里学习？因为那些真理极叫他们受压。那时天使与灵中间便有思想：为何在沉重的状态里受教？回答是：他们学习时所在的状态，有这一点：它与那些真理一同回来或被唤回；所以当相似的真理回来或被唤回时——尤其当它变得熟悉、仿佛被据为己有时——那愁苦也回来，却被主变成喜乐、变成愉快；于是它的感觉被提高——像一切相对其不同甚至相对其相反而被提高一样；这可从自然界许多事看出：从滋味、气味、一切视觉对象，从千百别的事，从音乐的和谐。1748年6月11日。

2294 这也是灵的状态有种种变化的原因，可比作年的更迭、日的更迭：清晨、正午、黄昏、黑夜，又是清晨；或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又是春天——却带着无限的差别。天使的变化只像春天里的正午、黄昏、黑夜与清晨，以及诸如此类。1748年6月11日。所以我注意到：某些灵的福与乐，对天使却是不乐、仿佛不幸——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

2295 观念带着一切种种不同而被知觉

我说了某句话，后来有些灵说：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好。但我蒙准回答：绝不会有一个人同样知觉另一个人的观念；各人按自己的性情；所以同一个观念或观念的意思，绝不会被一个人像被另一个人那样领受；各人按自己的性情领受；有些人因是那样的人，不能知觉观念里愉快与善的东西，

便从自己的来断定——因为一个观念里有无限的事，所以按领受者的品质来知觉：既有共同的，也有单一的，又有内层的与更内层的。这一点立刻向我显明：他们中间有些灵想惩罚；他们一开始，我便在他们手里表象羽毛，随后是棕榈叶；他们立刻说：“我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只是棍子，没有叶子。”作成这事，好叫我知道观念怎样按不同性情被领受。1748年6月11日。

2296 主的许可、准许、美意与意志都在凡发生的事里，却按主体而应用

蒙准区分种种许可——许可也分成属，属又分成种；又区分准许——那是善灵的；又区分美意——那是天使的；这一切都分成属与种。如今既是主的意志在一切与每一件里掌权——因为他掌管一切——美意、准许与许可便按主体而有：许多人思想、说话或作同一件事时，一个出于许可，一个出于准许，一个出于美意——因为一切与每一件都出于目的。1748年6月11日。

2297 论万物的无限性

既多次说过：自然界里没有一样不是某种最笼统的，并在自己里头含着无限的事——连一个词的观念也一样，由多个观念组成的更是如此——有一个灵愤愤不平：这样他什么也领会不了，因为无论何事里头——比如如今在惧怕里头——都有无限。但蒙准回答他：不但是无限，乃是无限的无限、无限的无限的无限，还要再乘；所以每一个属世的无限，都要因那些在自己里头一再相乘的无限而倍增。那时属灵观念也略微占据了他，叫他说：那样他就什么也不是，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蒙天使确认了。1748年6月11日。

2298 后来那时与我同在的人说：若没有显微镜去看那些细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身体的较大部分，因看不见它们的内层，人也会以为它们是一个，更不会以为它们由无限的东西组成。显微镜揭开了：先前以为是一个的，里头含着无数——比如几乎看不见、只在最细的光里遇见的小虫，也有感官器官、脏腑，像大动物一样多：脑、脊髓、肺管、生殖器官——所以不是一个。哪一个肢体不是这样？至今还没有显微镜揭到：它是否由小泡、小管、管道、纤维组成，这些里头是否有生命之液，以及诸如此类？由此可知：单在纯粹属身体、属世的里头，就藏着多少；更纯的里头又藏着多少！因为凡从那里而来的生命之物，都借中间的有机实质而发生。1748年6月11日。

2299 论那些想借属世哲学或物理学进到神性奥秘里的人

有一次谈到属灵的事时，有人用物质的方式领受；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仿佛白色的细线条——这是记号：属灵的事被物质地构想，其实它们不是物质的，因为是出于实质的力。所以那些想从物理学或哲学进到属灵的、属信仰的事里的人，物质观念便留下来，在来生就这样被代表。这样的人在来生听见信仰的真理时极受折磨，甚至焦虑到几乎以为不能痊愈——今日我从一个灵的经历得知：他那样久地受折磨，叫人对他的痊愈绝望。但没有不可医治的病或恶，因为主的能力是无限的。

2300 这样的灵还有一点：他们把自己关于属灵事物的幻相扩散得很广，仿佛封闭别人的观念，叫别人几乎不能别样地知觉属灵事物。所以若不把他们导入另一种状态，他们绝不能长久在属灵者的群体里；是否能在属天人的群体里，我还不能知道——只知道那时关于事物原因一类的思想必须除去。1748年6月11日。

2301 但须好好明白：所谓借属世哲学进入属灵事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绝不是禁止用自然界里的事来证实信仰的真理与属灵事物——因为万物都有对应；那时真理掌权，属世真理只为证实它效力。人的心智就是这样：靠这个，属灵的事他们认得更清楚。单凭纯粹属灵的，人绝不能有什么观念，除非借着世上的事物；甚至表达意思的词语，其观念也是物质性的。那时主——他就是真理本身——便引领、流入，于是主借证实的事物光照心智。

可是什么都不信，或不承认任何属灵真理——连天堂、天使、灵、死后生命等等也不承认——除非用属世哲学看见、知觉到，或者像他们所说，除非证明到他们的感官上：这却是全然禁止的。那样一来，人就成了那种开始这样去刺探的人。1748年6月11日。他们想从属世事物去看属灵与属天的，这是不可能的。那复合的——我姑且这样说——怎能进入并穿透那些组成它的成分呢？这与一切可能相悖；所以人若尝试，不是会崩裂因而灭亡，就是会瞎掉，以致什么也看不见。倒是从属灵事物——如同从组成的成分——可以看见复合的，并且好好分辨。1748年6月11日。

2302 论不必敬畏任何灵

对灵说过——因为用属灵观念知觉到——绝不可敬畏他们。他们不断贪求、坚持要叫人惧怕他们、敬畏他们，人也一样；那是他们最大的用心。可是他们的状态不断改变，又不能凭自己思想、说话，不能凭自己回想任何事，也不能惩罚、不能报偿，所以不可敬畏。唯独主当敬畏：他知道一切与每一件，掌管整个天堂与地，报偿，并施行良善。天使同样不可敬拜，更不可崇拜；因为他们所行的善不是他们的，乃是主的——一切天使都承认这一点；不然他们就不是天使。不过仍当尊荣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主的。1748年6月12日。

2303 论观念被主分开时，又与许多别的观念联上，好为他的幸福效力

先前已说过（见第2211–2220、2295–2298节）：观念是多重的，一个观念里含着那么多，以至超出人的信仰与领会。从那么多、那么多重的东西里聚成一个观念；这观念有时那样丑陋，若连同所绑着的一切摆在眼前，或显出与它相似的形态，人或灵便会厌恶自己——魔鬼也不能画得更丑。可是人或灵仍爱这类自己的观念，以为比宇宙里一切都更美。所以在来生，主把这类东西分开，叫它们不那样黏在一起、不那样丑陋。因为人是人，在于他思想，而思想是观念的系列，人就是那样的。

2304 为叫他不那样，这类观念便被分开；方式是：在一个观念里原有的东西上，再接上别的，叫那观念一出来，所联上的便一同出来，或所添上的也出来。于是他的观念一出来，主便立刻灌进他自己所联上、所添上的；观念便按主的美意转成美的，也就是那人的善。在来生，观念不能被弄丑，因为灵的状态是这样：不准他们凭任意、凭属己的自由行动。关于灵的状态，见别处（第2150–2153节）。1748年6月12日。

2305 某个灵魂或某个灵来到别人中间时，立刻有许多人起了欲望，要审查、要知道他怎样，便用种种方式审查；还有许多人那时几乎只想找出一点恶来，好冲上去、责打、惩罚。许多人被这热火带着走，简直像刽子手，尽管在身体生命里从没听说他们会这样。他们审查时，主只许可观念里、从观念里出来他自己所喜悦的；因为若观念所属、观念里头一切恶与污秽都出来，他们绝站不住，乃要像被恶狗撕碎。所以主只许可观念里、从观念里出来那些须改正、且非经荒废之罚便不能改正的；因此一切许可、惩罚与荒废的种种样子，都是为着善。1748年6月12日。

2306 有时我惊奇——灵也惊奇——竟有这类观念，不过是纯粹的幻想；而他们那里的幻想却有身体里感官本身那样的功效：不但自觉受苦、受种种别的，而且实在感觉到；所以他们的幻想有真实的、或说可感的功效。因此他们不能明白：为何还叫作幻想——既实实在在被感官知觉到了。其实事情是这样：他们的幻想有这样真实的功效，是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相信。可是他们一从主接受信仰，便同时领受这恩赐或能力：那些可以被除去，并被引导相信那是幻想；于是主便把它们挪去。先前却不是这样，除非用某种奇迹的方式。1748年6月12日。

2307 在身体生命里惯于说污秽、淫秽话的人，在来生仍保留这些

我听见有些灵：一触到某种淫秽、甚至污秽的事，便忍不住吐出同类的话，以至伤了别的灵的耳朵，其中有些因此被挪开。有一个说：他在身体生命里惯于这样，却仍能像别的灵一样知道什么是真。所以要防备这类习惯，因为它存留，人便被群体逐出。1748年6月12日。

2308 论灵彼此间的言语

灵彼此说话，这是真的；但他们的言语怎样作成——是否像人的言语那样靠一种词语的分节——我与灵谈过。他们以为自己也分节地说话，仿佛靠有声的词；可是把这事细细衡量后，我受教得知：不是靠词语、词语的分节，更不是靠声音，乃靠观念——与借词语形成的观念相似。人都知道：听人说话时，只留意词语的意思，并不留意词语本身；人人都能从自己的经历知道这一点，也就是立刻注意到词语的意思，也就是借分节的词语所形成的观念。灵用这类观念彼此说话时，并不比人有时专意于词语的意思时更多去反思词语、词语的分节与声音；所以灵因为不反思那些，便只能以为自己像人一样说话。

2309 可是对我，他们却是带着声音、用分节的词语说的；因此他们也以为彼此间的言语一样。其实不然，因为他们的观念落到我这里成了词语，于是他们以为词语是从他们来的，连词语的声音也是。事情确是这样，只凭这一点就够明白：他们用我的本地话与我说话，像生在这种话里一样自如——尽管生在千年前，或全然另一地域；甚至还是婴孩、从未到能说话的年纪的也这样。1748年6月12日。

2310 论愤慨与怒气

灵界是这样：一稍微放松他们，他们立刻愤慨、发怒。蒙准我知觉：在灵界里愤慨与怒气怎样掌权，甚至进到感官与知觉的最细微处，以至再小的一点也不能有，不被共同的愤慨与怒气——或说共同气场——所占，并转成恶。原因是：仇恨既掌权，反对一切真与善的那种共同的愤慨与怒气的气场也掌权——我凭活生生的经历说。所以这类气场——我姑且说是眩晕或诸般眩晕的气场——若不被主制伏，人绝不能不立刻丧失一切还真还善的，甚至丧失一切还叫他愉快的；因为别人一有一点幸福或愉快，愤慨与怒气便在——那是带着嫉妒，因为出于仇恨。1748年6月12日。

2311 由此分明可知：整个灵界里掌权的是对真与善的恨，因而对主的恨。因为我连最细微可感的一点也得不到，里头不掌着、不奇妙地弯转、不歪曲它的。这是在那世界共同的系统里；那系统若流入一切人，便会把他们全然转离一切真与善，并把真与善全然歪曲——若主不掌管宇宙的话。这经历在我身上分明显明作成，当着天使的面，也当着那些先前不愿相信主掌管宇宙的人的面。1748年6月12日。

2312 蒙准知觉到：这是从灵——因而从人——的更内层出来的，它的根是对真与善的恨，因而怒气。它那样细微、有知觉力，同时又是共同的，以至分不出从何处来，乃是从众人的努力而来。叫我有细微的知觉，是在刚从睡里醒来时立刻作成的；那时对灵界里的事有细微的知觉。若已醒了很久便不然——因为刚醒时，一切与每一件都在安静里被知觉出本来怎样，并不在喧嚷里；灵的思想也被清醒时的喧嚷激动、搅乱，所以那时的知觉不像初醒时那样细微。

2313 论人的哲学怎样弄瞎心智

蒙准当着灵的面阐明：人的哲学怎样弄瞎心智，以至真理终于被蒙上、遮住，连一点也不显出。这是用连续的属灵代表性观念作成的：就是主怎样给人知觉真理的光，而那些知觉的能力怎样转入人为的推理方式，终于转入纯粹的术语、以及关于术语的争讼，又生出争讼的争讼，以至一切推理仿佛沉没在这类事里，连最小的光也不能透出来。有些人便承认：

2314 当这类事用属灵代表性观念陈列出来时，他们连最小一点也看不见；可是那些一挪开，光便显出。所以沉没在这类事里的人，不可能看见什么真理；孩童、妇女、以及未受这类学问的人听的时候，光却敞开。这些就这样用属灵代表性观念证明了；我因此在清楚的光里看见：事情确是这样，绝不能否认。至于属灵真理怎样不但被弄瞎、仿佛没有，也被歪曲——主若愿意，别处再论。1748年6月12日。

2315 论群体是连续的，像锁链的系列

天堂既对照人的身体及其各部分——如所说（第488、499–500、1710–1713节）——那里的群体也在某种连续的系列里联结着。为叫我凭活生生的经历知道这一点，蒙准我对一个离我不远的灵说：不但要反思我，也要反思围着他的那些——因为没有反思，旁边与周围是什么便一无所知。他一蒙准反思，便说：他注意到那么多，以至说不完。那些人却说：他并不反思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

2316 由此可知：灵的群体是锁链般的系列，一个对照另一个，在系列里极有秩序地排列着；与我说话的那一位，是某种对着这里的主体，极多别的灵都对照他，那些人对我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事物的秩序、秩序的系列、灵界与天堂里群体的并列与隶属，都是不可领会的。天堂里仿佛有永远的中心，以及万物彼此的对照——不能比作圆周对照中心，乃仿佛连续的中心彼此对照；从这些被并列的中心里，一切与每一件都被并列。1748年6月13日。

2317 另有些人也蒙准看见灵的众多；他们惊愕，终于回过神来，承认自己是无有——主的国既那么大、那么浩瀚。

2318 我任观念游荡时，它们从左向右绕着螺旋被带着走，并向中心聚拢。由此可以断定：努力与力向自己中心的流动处处都是这样——就是借从左向右的螺旋到中心；所以处处、甚至在最小的一点里也是这样。1748年6月13日。

2319 论地上或同一地方同时有许多人，在灵界里仍可分开得很远

在世上同一地方，或身体生命之后同在一处，并不叫他们在来生也同在一起。一个可以在东，一个在西；一个被对着这一方的灵掌管，另一个被对着另一方的灵掌管。因为人的品质叫他在这里或在那里——从灵在大人身体里的位置、以及来生的距离够可以断定：那距离无非按人的品质而定。所以婴孩可以躺在母亲怀里，婴孩在天堂，母亲却可以在地狱——其余类推。1748年6月13日。

2320 论绊脚石不能不来（太18:7；路17:1）

如今用属灵观念我知觉到：绊脚石不能不来——人既处在真理最笼统的观念里，比如主掌管一切。那最笼统的观念里，有无数相抵触的事叫人怀疑——比如一切恶怎能这样存在，以及极多别的——这些不能不涌上他的心，并毁坏那真理；因为他什么也不懂，只从感官与属身体的东西懂，又以为自己能为自己弄到信仰——其实唯独主赐信仰；于是他也不能有信仰。用属灵观念我看见：这类人不能不不断为自己制造抵触，从而毁坏信仰的真理。1748年6月13日。除非无知为他们开脱，人便完了。

2321 论主掌管宇宙

灵界里有那么多亿万的灵，人人本性与性情不同，像人一样；怎能把他们全都收成一体、或说掌管他们——这看来奇妙。群体是连续的，况且一个、或一个群体，相当分明地知觉到其余群体的活动；其中多数除了呼吸着彼此杀戮、并毁灭凡称为群体、群体性、群体纽带的，别的什么也不吐——因为他们被自我之爱激动，因而仇恨一切别人，尤其仇恨凡属信仰的，因而属真爱的，也就是仇恨主。在这样普遍与个别的纷争里，一切与每一个仍这样被主掌管，以至没有一个能对着别人开口。由此也可知秩序是怎样、隶属是怎样；况且他们看不见有什么纽带，仿佛是自由的——每一个灵都以为能按自己的幻想行动。

2322 为叫我凭活生生的经历与知觉知道这一点，主便诱导这样一种状态：仿佛有无数努力着、行动着的某种知觉，持续一个多钟头，甚至将近两钟头。其间分明知觉到：最细微的怎样按自己的秩序进行，以至在那么多——我仿佛知觉到无数——中间，没有一个能开口、或行出最小一点，除非在主所喜悦的那系列、那秩序里。一切都那样分明，又分明地进行着。

2323 这是最分明的记号：主掌管宇宙——我还不曾知觉到比这更分明的；我周围有些灵也承认。可是灵界的状态是这样：若一个灵思想得不合秩序，邻近的立刻被搅乱，再远的也一样；因为他们思想的对象那么多，他们努力、力量与欲望的激发也那么多——那些却仿佛被悬着、被抑制着，叫没有什么能从一个灵激发出来，去扰乱别人思想的系列。1748年6月13日。

2323a# 在灵界里，尤其在灵魂那里，有时给他们许可，仿佛解开纽带，叫欲望的缰绳放松——可是虚假很少这样。那时他们以为那许可、或说他们活动的气场会伸得很远，甚至伸过整个天堂，不但搅乱整个灵界，也搅乱诸天。其实这是感官的错觉：他们活动的气场伸不远，立刻止住，仿佛只到很小的圆周；因为——我姑且这样说——平衡是这样的：哪怕显得是最大的骚动，也立刻被止住。从人类够可以明白：某些人那里极大的骚动，并不广远伸开，而众人仍借灵界的灵被掌管。1748年6月13日。

2324 论每一个群体都是人

正如最大的群体——就主自己的同在而论——是人，因而构成主的身体，因为主是它的生命：一切群体也同样是人、是身体。群体是人、或说复合的人——今日向我显明了；因为人并不自己掌管自己，乃借灵被主掌管；构成群体的灵也一样。正如最大的，较小的划分与最小的也这样；因而群体也按一切种种不同而这样。1748年6月14日。

2325 论人与灵、甚至天使，都不能凭自己思想、意愿、行动；他们以为能，乃是感官的错觉与幻想；可是主并不是恶的原因

这事向灵提出——他们以为凭自己思想、意愿并作成一切；他们以为这话是幻想，因为自觉知觉到是凭自己思想、意愿、行动。可是这仍是真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不过是有机的实质，唯独主是生命。

2326 可是主仍丝毫不在恶的原因里——由此推出：主的生命流入诸天与灵界时，有机的形式或实质各按自己的形式领受生命，有的这样，有的那样，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流入的生命，他们以为是自己的；于是生出歪曲。1748年6月15日。

2327 这命题既被天使证实，他们终于开始相信；那时承认自己是无有。于是告诉他们：带着知性信仰的这种承认，是谦卑的开端。1748年6月15日。

2328 他们想起在世时受过教导——就是：主赐能力，主赐生命与力量——便肯定说：这是真的，是真教义；又加上：信仰也是这样——他们知道，却仍不信。1748年6月15日。

2329 论思想的一切对象从何而来——既从主而来，也从天使、灵与人的情感而来——他们不过是有机的实质

既没有别的生命，只有一种，就是主的；凡在诸天与地上的，不过是为领受生命而形成的形式或实质——那么思想的对象从何而来，便可能生出疑问。人都知道：没有对象，思想绝不能存在，按规矩：对象必须激动感官。所以回答是：从主而来——他爱惜诸天与地上一切与每一个的保存，怜悯他们；于是一切对象都从他而来，从源头上是神性的、至圣的。可是它一落到歪曲了的形式或形成了的实质里，思想便按各人的形式与性情出来。但主既不断怜悯他们，又为他们的得救定意、筹谋，那既出于至圣的源头，便绝不能不把一切与每一件都保持在秩序里；人绝不能滑出那秩序，除非为着为他谋善。1748年6月15日。

2330 论与灵谈天堂

初入来生的人，全然以为自己仍在身体里；一告诉他们：不在身体里，或不披着什么身体，乃是灵，已在来生——他们便相当惊奇。他们对此反思，又从别人那里得知，便知道自己是灵。又惊奇死后怎能活着；于是告诉他们：活着的不是身体，乃是身体里的灵；身体不过为了服侍灵——人若肯留心，人人都能知道这一点。可是只为身体而活的人，以为一切都是为身体的缘故，所以活得像野兽——野兽也不再往前思想。今日与一个灵的谈话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也不知道有来生。

2331 后来又谈到：他如今进了一个要存到永远的国，必须知道那国的律法，才能永远幸福地活着；不认识律法，没有人能进这永远的国。它的律法是信仰的律法，因而就是真理——这些在身体生命里他们毫不关心，其实这些才是永远的，在那存到永远的国里是必需的。所以人该用心于这些，不该那样用心于世上的事——除非为着灵魂的缘故服侍身体，并为着众人灵魂的缘故服侍共同的群体。这才该是用心所在，因为这是永远的；属身体与属世界的、与永远之国的事分开的，却引人离开，并引进地狱。与灵的谈话大致是这样；他们惊奇：人对灵魂的事那样少关心——若还有一点的话——其实人在世上正是为着灵魂，而灵魂活到永远。1748年6月16日。

2332 论来生里出现的奇妙事

来生、灵界与诸天里奇妙的事无数；这里只准记一件：灵——主一准许——便立刻同在；哪怕相隔一千或一万英里，哪怕曾在印度、葬在那里，仍在片刻之间同在，有时近到仿佛紧挨耳朵、头，甚至在人里头；哪怕在极远的星球上也一样。灵对此惊奇，

2333 并且确信自己全然就那么近——因为他们摸着身体的某一部分，感觉分明，作用于它，对着耳朵说话，以至绝不能以为自己不在那里；其实如所说，他们可能相隔数千英里，因为他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告诉他们：以为自己那样近，乃是感官的错觉；他们却不能被诱导相信，因为信靠自己的感官。也告诉他们：灵界里没有距离，诸天里更没有；正如我们的视觉也没有距离——连我们与太阳之间也没有——我们乃是凭中间之物并凭先前的认知来判断距离。灵界里岂不更是这样！

2334 另一件是：灵按自己的品质显在一定的方位——或在头顶上，或正前方、后方、侧面，或与脸在同一水平线上，或对着身体某一器官的各方，或在下方绕着颈、胸、腹、胁、腰、脚，或更下、甚至很深——这绝不会错。于是或近或稍远，或较高或较深——正如先前论淤泥地、欣嫩子谷所说（第935、1379–1386节）：它不断显在同一方位；人无论怎样转身，他们仍仿佛固定在那里，只要还是那样的人。这是按他们的品质，因而按他们在大人身体里被主排列的位置。这一点凭经历向灵证明了：我无论转到哪里，他们仍相对身体显在那里。

2335 这些都是奇妙的事，几乎难以置信，却仍是真的。1748年6月16日。

2336 可是他们并不总按在大人身体里的位置而在；因为被自我之爱胀满的恶灵，多半在高处、头顶前方——他们的心意把他们举到那里；这分别的原因我还不知道。在背后的，多半是想发号施令的——有话告诉我：这类人仿佛贴着人的背。他们也改换位置：长久在下方的，可以立在上方；可是这类人终于被带回别的、指定给他们的地方。他们仿佛我们身体里恶臭膨胀的气，也从胃与身体别的部分浮到头的各部位，侵扰那些部位，却仍从那里被摔下；也不因此被挡开——原因可以从人体里同类的事、借代表性观念知道：尤其在某个病所累的身体里，一恢复健康，便有万物的平衡。

2337 高度与距离是表象、是错觉——有时证明过：在脚底下的人，立刻被举到高处、甚至最高处，又立刻靠近头。灵惊奇这是怎样作成的；于是告诉他们：这类地方的改换是出于幻想的错觉。1748年6月16日。

2338 有时在同一个空间、甚至同一处显得那样多，以至若真都在那里，一个必然在另一个里头，因而全然在同一地方。这也观察到了；我起初惊奇怎能这样，起初以为一个仿佛在另一个里头，或穿过另一个——此外还有别的想法。

2339 论最后的审判

通行的共同意见是：灵魂非到最后审判（约5:28–29）——那时天与地都要废去（太24:35；可13:31；路21:33）——才从坟墓里起来；那时一切灵魂才按主圣言的字句（太25:32）被摆在审判台前受审。这意见带来的是：几乎无人相信复活——尤其人又相信天与地不会废去，又以为离末日还很远。总之，这类意见叫极多人沉睡了。

2340 可是主圣言的内义却另是一样：就是人人在死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审判；因为那时灵魂或灵立刻与身体分开，进入来生，并按信仰与行为受审判。凡论地狱与天堂的地方，处处都论到审判。1748年6月17日。

2341 论有时在群体外说话

有时我说话，别人也说话，却一点不知觉他说什么——如今也这样发生；这是记号：那时不是在那群体里说话，乃是与另一个灵的群体说话。因为在群体里的人，知觉所说的；说话却不留意所说之事的人，乃是与离群体较远的人说话。所以从对话语的知觉，也可以判断：是在群体里，还是在外，还是在中间，或近或远。1748年6月17日。

2342 论安静的状态，以及恶灵的怒火

午后沉睡之后，我被收进安静的状态；醒来时知觉到脚旁仿佛有波浪，想升上来却升不来——无疑因为被收进了安静的状态，也就是在那些处在安静状态里的人中间；他们知觉到脚下灵的喧嚷，像汹涌的海。我几乎被保持在那状态里整整一个钟头，如今还被保持着；那时知觉到周围的灵仿佛在喧闹的怒气里，竭力想把我从那状态里掀下来，用尽一切努力——他们自己也这样说。于是他们用种种努力想搅扰我，进到我的意志里，激发搅扰安静的思想——有时也准他们这样。那时再小、再无足轻重的一点因由，他们也想、也竭力激起最大的骚动；这一点也蒙准我认出来。

2343 那时听见灵说：他们极不安宁，尤其因为不能把我收进他们那种极不安宁的状态；于是发怒。一给他们一点点搅扰我片刻的余地，他们便说：自己的怒气与骚乱状态减轻了。

2344 由此也可知：凡在安静状态里的——也就是主把他们保持、保守在安静状态里的——恶灵用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对他们作成什么；他们必须全然从那里逃走，因为他们知觉到不安宁的喧嚷，像汹涌喧闹的海，便逃避。

2345 但安静的状态是没有欲望的状态；人在其中取乐的欲望状态，乃是恶灵的安静状态，在来生便转成骚乱的状态，或说可怖的海。1748年6月17日。

2346 论洪水后虹的意义（创9:13–16）

我与天使谈到某些人死后的状态：他们是这样的人——什么善也不能接纳；一有一点、哪怕最小一点临到，立刻被带进恶里。这类人是最坏的：他们全然亵渎了圣物，又无非是带着诡诈的仇恨。他们在来生不能被改正，或说他们属世的性情不能被弯向善，乃全然被荒废，直到他们的一点也不剩，

以至不再是自己的生命，乃是别样的——尽管属于他们的仍存留，却不准显现；因为一显现，他们便认出那是自己的，以至稍微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便不能在属天者的群体里。所以他们是全然被荒废的那种——正如我听见论洪水前人的。

2347 可是洪水之后却另是一样：人死后一点不丧失自己的生命，乃加以调节，并把属于他的弯向愉悦与善，叫他的一切都显出，却已弯向善——其实是主的。这类人是不曾亵渎圣物、也不是带着诡诈之仇恨的。洪水后人的状态就是这样，因此比作虹：虹的颜色里，黑是人的，光却是主的，连同白；没有光与白，便没有颜色；没有黑也没有颜色——因为颜色是这些在光里作成的混合与调节。

2348 由此可知：洪水后的人是这样：能保留自己的全部生命，并知觉为属己的——尽管生命与知觉并不是他的，只显得像是他的——与洪水前人不同。所以虹成了记号；又加上：冬、夏、春永不废去（创8:22）——这些变化在内义里代表同类的事。1748年6月17日。

2349 与虹的第三层比较——可以这样说——由此而来：人的更内层与他的内层，或说他的属天与属灵与属世之物，必须是这样：属世的全然顺从他的属灵与属天。那时，属世既这样顺从，便好比某种透明物；顺从的属世仿佛透明，透过一切属灵的光。可是人的属世若无非污秽与恶，那透明便被调节——正如光穿过透明物，转成美丽的颜色，被主美丽地排列。

2350 所以属于人的仍存留，叫他以为是自己的；他在身体里所有的生命也存留，却更美、更怡人、更幸福。这一点还可以从这里看出：他们的幻想转成怡人的种种代表性形态——那是想像性的——在天使那里也存留；那些是极美、极愉快的代表，里头、因而从里头有幸福。这类代表本身，就是已转成美丽、因而怡人的想像性观念的幻想；因为在那些里头，便从那些里头有幸福——此外还有无限别的。1748年6月17日。

2351 只举一例：易怒的倾向转成热心；里头有出于属灵主动生命、为着主的荣耀的属世主动生命的增长。

2352 论天使从人的观念——哪怕最小的——也知道附近的灵怎样

人的观念——如先前所说（第2062、2297节）——里头含着无限之物：有在里头的，有在旁边的，有较远的；这些常被激发起来，人人都能知道。我思想或怀着一件事的观念时，观念里的与观念旁的便被灵激发——而且各式各样：他们激发与自己、与自己本性相合的；恶灵按性情激发恶的，善灵激发善的。于是天使——主赐下并作成——立刻能认出在场的灵属什么属、什么种，又在哪里、对着哪一方——此外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别的。

2353 由此也可知人的观念是怎样的，以及它们怎样按人的状态被灵激发。1748年6月18日。

2354 论巴兰祝福

人人都可能觉得希奇：巴兰本可以咒诅那百姓，耶和华却不听他，他必须祝福——正如书24:9–10所记——仿佛他的咒诅若从他发出，就能作成什么似的！可是我多少能从灵界的状态知道这一点：就是他们中间极多人寻找惩罚的因由；一有一点稍关紧要的恶，便想把那灵魂交给自己——这是我凭极多经历知道的。他们用心搜求凡能找到的恶；一找到恶，便把权柄据为己有；惩罚灵魂的权也留给他们——因为恶若大，恶里头便带着该受惩罚；所以主为着正义——叫恶与虚假受罚——便许可，却只为着改正、或说为着善。所以以色列百姓里既有那些犯罪的、拜偶像的、污秽的事，主不愿巴兰把它们揭出来、因而控告他们——因为他们确是那样；一揭出来便被定罪——主便拦阻，正像新近到来的灵魂被控告时常作的那样。巴兰能与灵说话、并被他们带领——从他的承认够可以分明看出。1748年6月18日。

2355 论灵魂与灵也把属身体的带进来生

论触觉、气味或嗅觉、听觉、视觉，以及食欲——我想先前已说过（见第818、1243节）。灵魂大为惊奇：自己全然像还在身体生命里一样，以至身体里的生命与身体死后一点也分不出，以为自己还在身体里。蒙准告诉他们：身体的生命并不是身体的，只显得像是身体的，乃是灵的生命在身体里被感觉到；所以灵把它带着走，因为活在身体里时惯于属身体的东西。生命是灵的，灵有身体作某种遮盖或在地上生活的器具——这一点可从昏厥时身体毫无感觉、以及睡梦里也一样看出；所以身体的感觉并不是身体的，乃是灵的，却按身体器官的形式及其知觉而在身体里形成；灵既惯于这些，那些感觉便这样存留。1748年6月18日。

2356 论圣言的字义

我读主的圣言时，有些灵为词语或用词操心。蒙准告诉他们：那里的名字——如城邑、地域、人名——绝不能进到天堂、到天使那里，因为那些是有限的、属身体的、物质的，以至他们不知道那些名字是什么；其余的词语也不能；字义或文字的意思也不能，因为那也是属身体、属世界、物质的——能进去的是内义与更内的意思。文字的意思只到最近的灵那里；因此若不进到天堂、到天使那里，主圣言的意思里便不能有什么生命。天使不明白圣言的字义——由此也可知：他们的言语是说不出来的，因为属于内层与更内层的事，因而属于事物的本质，而本质就是生命。1748年6月18日。

2357 论灵相对身体的位置

先前已说过（见第2334–2338节）：灵按各人的品质分得相对人体的位置；他们也改换位置，却正如身体里异质的东西有时升到头里侵扰它，或进到身体别的部位——那里并不是它们本有的位置——在健康的身体里仍从那里被摔下。

2358 这样的位置不但围着我的身体不断观察到；若有许多与我相似的人，同样的灵也会在他们那里显在相似的位置，不更远也不更近——正如同样的灵在身体里、以及在身体外，无论我们相隔多远。

2359 不愿相信这一点的灵，像往常一样想猜测原因，便多少停在怀疑里：事情是否这样——尽管从位置上他们自己也能观察并知道同样的事，也不能否认；可是原因瞒着他们，又先前不知道，也不知道那是表象。蒙准告诉他们：当信感官的、可见的经历；正如在身体生命里，有无数事我们不知道原因，可是既有感官的、又有眼见的经历，便不再怀疑，乃相信。这类事无数——由此可知：

2360 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与大气里存在无数的事，比如人体里的流体并不按自己的重量去找高度与位置，乃是圆周所在便是上方——正如地球与旋转的物体；又如植物从种子生长，花因而着色、美丽，又有气味、有味觉、有视觉与听觉、有思想，以及无数别的。这些若经验证明是真的还不信，便什么也不信了。如今这对他们已成了熟悉的，所以许多人相信。1748年6月18日。

2361 论群体里也有反驳或异议的人

在尚未收进秩序、或仍有许多毛病的群体里，有不同意、乃异议的灵——并不总是公开，却在思想上。我在某些群体里观察到这类人；群体里的人对他们怀敌意，一有机会便想把他们逐出，又用种种戏弄与仿佛的危险摆布他们，甚至大大控告他们，说他们反驳群体里的人、不赞同。原因是：好约束群体里的人，叫他们不游荡得太远，从而保持在某种仿佛的平衡里，也就是思想、说话、行动的公平里；那些灵仿佛是纽带。我观察到：他们抱怨并描述那些人时，那些灵并不总是用真理来抗拒——有时只为要异议他们；有时也用真理，按群体的品质而定。

2362 在我这里不断观察到灵的反驳；因为没有反驳，便没有受限制的气场。1748年6月18日。没有合宜的抵触，便没有盐；因为那是为着改正，免得他们游荡出去。

2363 论龙

论龙，见先前（第2017–2018节及多处）。观察到他是这样：一在惧怕里，便也思想将要临到自己的事；在那种状态里，他懊悔、忧伤，想悔改，叹息，甚至光景可怜——正如所记犹太人被掳、被仇敌苦害时那样。可是一脱身出来，便回复自己，仍是他自己，无非图谋、策划反对凡属信仰的恶。凡是那样的人，尤其犹太人，都从他如同从自己的父、并从他的种得来——因为他是他们的父。1748年6月20日。

2364 他能假装——就是说一套、想一套。他亲热说话时，思想里头却有诡诈——这是多次充分观察到、说过、显明过的；那就是假装。别的灵不准假装。1748年6月20日。

2365 论人的自由

主掌管宇宙的秩序里有一条律：人人都留有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生命，也没有敬拜；没有自由，也没有改正。来生里也有自由，却是表象的：人人都蒙准意愿自己以为属己的；他们也不能把它与在身体生命里的自由分开——几次这样对我说。可是仍有分别。1748年6月20日。

2366 论灵是在地方里的

我与围着我的灵谈过：有些人的意见是——灵不能在地方里，因为他是灵；又因为他们把灵知觉为单单的思想，对作思想主体的实质毫无观念。有话说：思想——就是内在视觉——不能没有主体，正如视觉不能没有眼睛。又说：思想不能关在地方里，正如视觉也不能——因为它几乎游荡到宇宙的边界，人的思想又游荡到信仰的事上；所以思想不能关在地方里。因此以为灵只是没有主体实质的思想的人，便错了，全然不知道

2367 灵是什么——其实灵是实质，并且是精细有机的实质，是思想的主体。因此灵也说话——正如如今与我说话已好几年，有时几乎白日不断，像在人的群体里一样，声音活、又清楚；可是只有我听见，旁边或近我的别人听不见。灵还有身体里别的东西——别处已论（第2355节）。又加上：人体里有思想的、意愿的、欲望的、活着的灵等等；所以凡肯明白的，都不能否认：灵既在身体里，便是实质，又在地方里。他不在人外，乃在人的身体里；尽管从灵出来的思想游荡到人外，甚至在远处有功效——如言语、光、视觉——所以那些不能说是在地方里，乃是从在地方里的灵出来。1748年6月20日。

2368 他们以为对灵不能断言地方、广延一类——原因是：他们以为看不见、感官抓不住的便是无有；因为今日人只是属身体的，只愿从身体来明达。1748年6月20日。

2369 有些灵对物质、地方、广延、部分之外的部分、实质是什么，事先没有成见；他们立刻知觉到：说灵不是主体、不是实质，这话荒唐。可是有学问的——也在我周围，对这些事有成见——却不能那样好地知觉，因为粘着这类词语自己的意义与定义。甚至蒙准用属灵观念把思想与精细物质的有机实质分开时，他们便愤愤不平，以为这样便要消散成乌有。还要加上：那些称为有学问的人在某些词语的定义里为自己捏造的，不过是戏弄；他们这样堵塞了自己通向明白内层事物的路，停在最外层、感官与属身体的里头。1748年6月20日。

2370 总之，粘着词语的，便粘着物质与属身体的，从而堵塞通向内层的路；词语对他们算不得什么、里头也知觉不到什么物质的——像那些不曾粘着词语之哲学定义的——他们的路更敞开，也能更快敞开。在那些人那里，先须抖落堵塞观念的物质之物。1748年6月20日。

2371 论灵的思想——若只是说服——不如欲望那样被知觉到

掌管心智的有两样：说服与情感。说服若只在灵的思想里，我便不知觉到；欲望与情感却容易显明自己，因为感动人。所以有时他们仿佛单用欲望及其种种变化与我说话，全然静默，毫无声音。

2372 论凡临到的恶——哪怕最小的——都从恶灵而来

恶灵有时说：某件恶临到，他们并不是原因，因为仿佛偶然，他们也不知道是自己，因而不愿承认出于他们。可是有回答：仍出于他们——尽管仿佛偶然，他们也不是故意去作——因为从他们流出的共同的恶，仿佛带着一连串后果。今日也这样显明：有些人把我拘在一种无知或昏暗里，并且相当

久；于是有些写坏了的、甚至错误的东西渗进来——并不是他们定意要这样，乃因为他们把我拘在昏暗里，又是那样想凭自己掌管所写的，于是有昏暗；所以每一个过失与错误——哪怕最小的——都出于他们。若在主的光里，便全然不然；其余也一样。1748年6月22日。

2373 引入昏暗的，是在世时对属灵与属天的事昏暗、却仍自以为在光里的那种人。昏暗尤其出于自我之爱，又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1748年6月22日。

2374 论在极高处的人，以及假冒为善的人

有些人在头顶极高处，几乎在头顶正上方、稍向前一点；他们与我说过话，说自己在世时极谦卑。又听见：有些人在世时极力自卑，为的是在天堂里作最大或最高的（参第1302节）；在人面前也一样，为着同一目的；可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内层却全然另是一样——贪恋世界，又爱自己过于其余的人——所以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在来生把自己举到天堂极高处。我认得其中一人，比别人更诡诈，想在虔诚的面具下施行诡诈。

2375 此外，那些在身体生命里心高气傲、却为了自己的尊荣、荣耀与世界而自卑的人，也把自己举得很高：外貌显出谦卑，心里却贪求最高的尊荣，为着尊荣或自我之爱的目的；嘴里承认谦卑，心里却怀着高傲——这些也是假冒为善的。

2376 论群体在人那里有自己的灵

灵的群体差到我这里、或为自己拣选了要靠近我的灵——先前我称他们为主体（第405、1254、2316节）；因为借着他们，群体知道所思想的、所说的。所以他们多次差自己的灵到我这里，为着交通的缘故——不然交通便断了。这对灵仿佛是天生的，因为人人都知道事情是这样；从恶灵也蒙准得知：他们有自己的差役，仿佛四周交通的中心，像蜘蛛在自己的网里，由此为自己形成交通。

2377 由此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人那里没有这类灵；因为没有他们，便不会与灵界有交通。

2378 至于野兽却另是一样：它们按自己本性的秩序而活，不需要有什么灵在它们那里。

2379 也蒙准我知道：灵不靠近人、却仍有从某些群体来的流入时，情形怎样——那时有某种共同的主动之物，无法表达；可是这样的事不能向任何人显出，因为是奇迹性的。不在秩序里、乃逆着秩序的人，不能没有附着自己的灵，并借他们与合于自己生命的那些群体交通——因为怎样的群体附着人，怎样与人相似，在来生也已显明过。

2380 论只粘着主圣言里词语、不大关心意思的人（见第2356节）

向我显出：我在某个拱形的地方底下；拱顶或天花板像荷兰桥下常有的那样，或别处也有：砖石砌成，砖分明可辨，颜色幽暗。那里有时向他们显出：砖砌仿佛有间断，那里有什么冒泡或沸腾，像幽暗的云，用大气泡沸腾着。那时天花板正中仿佛有什么要敞开，却是幽暗的颜色，以至天不露出

来，白日也不露出来。在头顶后方、头的背面，有一点细微的、仿佛火把样的光亮显出，渗进来。那些研读主圣言、目的却只在考据与词语、并不求明白别的的人，居所就是这样。我被送进那样的群体时，蒙准看见这些；又告诉我：他们看见的天花板、云的沸腾、以及背面那点光亮，就是这样。1748年6月22日。

2381 所以在这些事上，也像在其余的事上一样，普遍的律是：一切与每一件都按目的而定；目的又有属有种，因而无限。

2382 论远处的人比近处的人更精细地听见、知觉所思想的与所说的

我与远处的人谈过——他们在头顶极高处，因而比其余的更远。他们说：比近处的、或自己靠近时，更能知觉所思想的与所说的。我也信服了，因为情形像那些太靠近某种巨响的人：吸收声音太多，词语的意思反被夺去；远处的人却只留意事情本身，声音不那样夺去。他们说：自己知觉到更细微的，并且带着理解。1748年6月22日。

2383 论知性的信仰，以及对信仰之事的说服

我与一些灵魂谈过——他们以为自己学过、承认过并教导过真信仰的教义。其实许多人说服自己有信仰，却并没有；只有认知，那是记忆里的东西。可是在身体生命里，尤其在来生，若用许多事证实事情确是这样——主掌管宇宙以及宇宙的每一件；他们是无有；对信仰与重生他们什么也不能贡献、也不能作成；他们里头无非污秽、龌龊、幽暗、昏昧——这类事既被种种说服与经历证实，他们便苦恼，抗拒，忧伤，陷入窘迫与痛苦，心里反驳，全然不愿接纳证实。即便在世时曾作信仰的奋力辩护者——我在来生与他们谈过——也一样；他们自己也承认并惊奇。由此蒙准知道：他们并没有信仰，不过口头上、嘴唇上辩护，其实并不相信；所以不再被说服。

2384 再者，灵魂若要在天使的群体里，必须对这些事全然被说服：不但容易接纳证实（不像上面所说那样苦恼），还渴望证实信仰，仿佛顺着水流。那时主赐给他们光，不但明白事情是这样，也知觉到证实，并加上许多证实的事；于是他们比别人更有信仰的认知。不是这样的人却不然：对每一件证实的事——尽管在身体生命里口头上承认过——都遇见抵触，仿佛逆着水流用力，因而也逆着认知；认知便不能赐给他们，因为对他们仿佛是相反的；于是他们那里有昏暗。1748年6月22日。

2385 所以他们把单单的认知叫作信仰；其实没有信仰，除非认知里有说服，说服里又有对证实的渴望，因而有爱。那时信仰才是拯救的，因为主在信仰里头，主就是信仰——因为他赐信仰。1748年6月22日。

2386 论灵那里的触觉

有些人大为惊奇：灵竟有触觉，并且极精细——他们既是灵，这与他们在身体生命里的一切意见相悖：灵怎能有触觉？蒙准告诉他们：这绝不必惊奇，因为人活着时，触觉与其余感官并非出于身体，乃出于在身体里的灵——身体从灵得生命；没有灵的生命，身体里便不能有触觉的生命，正如没有灵的视觉，便没有眼睛的视觉。身体里凡显为有生命的，都不是身体的，乃是它的灵的；所以身体生命之后，同类的仍存留——因为灵以为自己全然还在身体里；这意见终于止息。这便是属身体的触觉的原因——那些只存在于刚从身体生命进入来生的人那里；随后便有更精细的感觉接上——一切感觉仍必须对照到触觉上，才成其为感觉。

2387 论主降临以前灵界的状态

我与天堂里的人谈过：主降临到世界以前，灵或灵界的状态怎样——那时正如地上人的信仰怎样，尤其在犹太人中间——他们虽有认知，却多半不知道有死后生命，许多人公开否认；法利赛人虽辩护复活，却也不是被说服了的那种——正如主圣言论死人复活所显明的（路20:27–38）。主降临以前，灵界里起先的灵就是这样。其次，他们全然不知道弥赛亚要来，为永远拯救他们，进那存到永远的国；只以为他要叫他们在地上作主，从而把属地的国在他们中间抬到极高——这意见直到今日还盛行。所以那些灵是这样：不知道主要来，是为着灵魂的得救。

2388 上古教会、以及洪水后古代教会里却全然不然——可是那教会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灭亡了。

2389 灵既是那样，在来生便不容易受教——由此可知：人在身体生命里若没有真信仰的认知，来生里通常也不把认知赐给这类灵；因为身体生命里所有的认知，死后也存留，并且容易被唤醒。从死后与灵魂的极多谈话，我够明白这一点：一告诉他们在世时信仰的承认是怎样的，他们立刻承认并知道曾是那样，也分明知道曾是那样——正如别的认知，一提起便知道、承认，仿佛还在身体生命里。由此可以断定：真信仰的认知死后成就什么，没有信仰的认知又成就什么。1748年6月22日。

2390 由此可知：那时若主不来到世界，人人都会灭亡，天堂与人的交通也会断绝；于是人类不能不灭亡——因为没有借灵界而来的中间因由，好在重生的工夫上受教。1748年6月22日。因为天使不能明明流入人的思想，除非借着隶属的或中间的灵——天使的思想与言语是人所不能领会的，又在人的思想之内——因而也不能流入任何人的讲道。

2391 论只研读主圣言字义、并从中作汇集的人

有些只汇集主圣言字义的人与我同在。我汇集主圣言里的话、同时又用心于内义时，他们却只用心于字义。我可以承认：那时有那样的昏暗，又有那样仿佛的抵触与费力，正像人在深沙里行走，每一步都必须抬起脚来。我想把心智抬高时，他们便往后拉，以至他们与我都极厌倦——因为那工夫叫双方都疲乏。由此可以断定：只粘着文字、研读文字的人，一要听圣言的内层，将怎样——不断的抵

触，不断的费力；况且他们喜爱文字，像喜爱散沙，愿意在那里走，并不渴望被抬向内层。由此也可知：他们在来生被抬向内层与天堂，有怎样的困难——因为在来生，文字与圣言的字义算不得什么，乃须抹去，像身体之于灵魂，然后才能被抬向天堂。1748年6月23日。

2392 论灵明明的运作

处处观察到——别处已论——灵在我身体上作成全然可感的功效，关乎一切感官，像外在对象一样：比如他们散布臭气或香气，相当多次（第323、618、2051节）；又谈过：他们曾苦待我的身体，直到相当重的疼痛，并且多次（第318[a]、153节）；又极分明地引进冷与热，冷更常（第318、324、406、1855–1862节）；又像一阵风扑来，我分明感到风，甚至叫蜡烛的火焰摇晃（第479节）。所以不必怀疑：他们是有机的实质，并不只是思想——有些人喜欢把他们从主体实质抽象出来设想（第2366、2369节），又几乎用对灵的描述说服别人也这样设想：从灵身上抽掉凡可断言的一切；那些一抽掉，人便对灵再不能有什么观念，于是怀疑、否认。他们不知道：在身体里的灵、或与身体分开的灵，是真实的实质；在人里面是与他属身体的物质联结着的实质——人活着时不能与那些分开。至于联结是怎样的，也可以说明。1748年6月23日。

2393 灵为何不向人显现，并把灵的存在与品质教导人

原因极多，藏在主的隐秘与圣所里，叫这类事不发生。只准记一点：对没有真信仰认知的人，他们不能显现——因为那样主才能同在，并预防灵——他们成群成队四面飞旋，除了想败坏人、甚至杀害人，别的什么也不贪求——对人的身体与灵魂加以伤害。一准他们显现，他们也向人的观念与意志作成可感的运作。有真信仰认知的人却不然：那时主预防，叫这类事不临到人。此外，把灵与死人的灵魂摆在人眼前，从而逼人相信——这也与主的智慧相悖；他并不折断人，乃弯转人。1748年6月23日。这些是当着灵与天使说的。

2394 论天使的知性与智慧

天使的知性与智慧对人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人类里没有那样的。它在于知道、知觉、或说明白并明达无限事物的能力——那些永不到人的认知里来，也不能来；即便来了，人也不能领会、不能相信。那能力是这样：一有他们先前从未听见的某种真理，立刻便知道它怎样，也知道它的属与属里的种；这些按自己的秩序与系列，可以即时知觉到，主若喜悦也可以阐明。我也曾听见一次，并多次蒙准知道——只举一例：人体肢体里某些更隐秘的事——无论内层外层——他们立刻知觉是否相合、怎样相合，并且是从大人知觉的；我还听见他把种种分别一一数出——那些他先前从未思想过，却因在真理的光里，便即时蒙赐。属灵与属天的、以及凡属信仰的其余一切也一样。总之，他们明白与明达的能力——因而知性与智慧——是这样：人若知道，便要惊愕；因为人的最高，几乎还不及他们的最低；人的一件，在天使那里成了无限。1748年6月23日。

2395 明白与明达的能力怎样，也可以从别的事断定：比如他们只一注视、或说用视觉穿透一个恶灵，那灵便那样苦恼，仿佛在最深的地狱里——因为智慧的力那样穿透，以至灵那里没有一样不仿佛在他眼前解散。从前有一个恶灵，天使只略微查看他，他便开始哀号祈求，仿佛在死亡的挣扎里；有一个在我看来转成了蛇团——单凭注视，以及由此而来的穿透之力。

2396 由此也可知：灵只要说话或思想，天使便能从他的一些观念知道他怎样，以及无数事——那些是灵绝不能相信他们知道的。

2397 又由此可知：人只要用眼睛扫过自己写过的一本书，只是轻轻带过、并不读，他们立刻便知道里头有什么，以及他关于每一件的观念怎样；所以哪怕只读一行——即使是多年前写的——他们也知道无数：他的观念怎样，从何而来，哪些在前、哪些在后——并且是一瞥之间。1748年6月23日。

2398 论恶灵全然像野兽，却有推理的能力，因而仿佛是有理性的野兽

我对恶灵说过几次，也这样思想过——他们那时知觉到那些思想：他们不过是野兽，并且在这意义上是有理性的——就是享有推理的能力，却不能把那能力运用到善上。所以必须叫他们仍没有像身体生命里那样的属身体记忆，或说被保持在那种状态里；因为他们凭自己冲进最恶的事，比野兽低贱得多——因为逆着秩序，又冲去在自己里头并在共同里歪曲秩序。

2399 可是善灵、尤其天使，全然不然：主赐给他们思想与行动的一切运用，叫他们不那样被拴在锁链里，乃被领向一切善；并且领得这样：他们自以为是自己在带领自己，却仍好好知道：绝不是他们，乃是唯独主带领他们，并赐给他们理性与理智，因而知性与智慧。1748年6月24日。

2400 论惧怕的状态

一切恶灵——无论是谁——都能借着惧怕被收进谦卑、自我消亡、祈求、承认自己污秽，以及凡属真信仰的一切；人越爱自己与世界，便越容易被收进承认与告白——因为他为自己惧怕，又为所极爱之物的丧失惧怕。可是这状态并不是真正改造的状态；因为一倒退，他们便仍像先前一样。所以还须有别的状态——那些是多种的——叫人在没有惧怕与痛苦、或忧郁时，也能承认凡属真信仰的。因此主很少许可惧怕及其种种样子。1748年6月24日。

第九册　§§2401–2700

2401 论人旁边的灵知道属于人的一切，并像自己的一样占有它们

这从无数事实可以明白；可是灵不知道这一点，以为那些是自己的，又是从自己的记忆来的——这是感官的错觉。为叫我更明白，我当着那些一字也不懂希伯来话的人面前读希伯来文，先前也当着婴孩面前读过。他们像我一样知道那种话：我所学会的，他们知道得仿佛自己也知道。一蒙准反思这一点，他们便承认：事情确是这样。1748年6月24日。

2402 论状态与状态的种种变化

与天使谈过状态、以及状态的种种变化。听说：状态按属来说是无数的，并且是人永不能领会的那种；状态的系列又是这样：到永远也不会再回到与先前全然一样的状态，乃带着难以置信的种种不同——这是按属说的，按种、按个别更不用说。由此可以断定：天使的幸福是怎样的。

2403 又听说：灵魂与灵在某些状态里，可以参加属天者的群体——如先前所说，恶灵被歌唱催眠时（第2090、2108、2231节）。可是那些是天使的，却必须能参加一切，连最小的部分也参加；不然，在他们不能处在的那些状态里，便须挪开。1748年6月25日。这些用属灵观念知觉得更好。

2404 由此也推出：天使到永远也不能成全，几乎只能在更总括的事上成全。

2405 那时也谈到联合：绝不能有一个单体，好把某种能力与品质断言给它，除非有许多人，或许多人的群体，甚至有许多群体的群体，还有更高的流入。又说：联合绝不能存在，因而由此而来的幸福也不能存在，除非各人爱邻舍过于爱自己，相对邻舍把自己看作无有；而这样的爱绝不能存在，除非出于主的爱——唯独主是爱。1748年6月25日。

2406 人在身体生命里的情形，与死后灵魂的情形不同

除了主许可别处再论的许多事之外，还有这些：他们有得救的媒介，有受教的殿堂，有受教用的书，有主的圣言，以及许多别的；此外，就他们所选择、并能选择的群体而论，情形也不一样；感官又把许多对象呈现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的知性与意志借别的媒介被掌管。因为在身体生命里，他们比身体生命之后更多被留给自己，因而处在更宽广的自由场域里，借那场域被带着走（参第2365节）。1748年6月25日。

2407 论主圣言内层与更内层的应用是普遍的，并适用于一切时间与地方

与天使谈过主圣言里的事：那些也应用于我们这时代的教会，也应用于上古与古代的教会，因而应用于一切时代的教会，只是按所起的种种变迁而带着差异；差异既那么多，它们便像家族一样——里头总有某种特征，把这一家与那一家分开，那特征在它的共同里掌权。又说：教会仿佛是人，头是主——正如每一个群体都称为复合的人。1748年6月25日。

2408 论来生里有些人这样：在别人的人格下行事，不在自己的人格下

有一个人在我这里：他只在别人底下思想、说话，也就是不断装成他所认识的别人，从而把自己的人格藏起来。这类人很容易分辨出来，又叫人厌烦；这是从身体生命里带过来的——他们总爱装成别人那样感觉、那样说话，好叫人信服；有些人又是为了更好设下诡计。

2409 论人的污秽只被遮住，叫它不显出来

从极多事实可以明白：人里面除了肮脏污秽之外什么也没有——在最个别里像在最总括里一样；那些肮脏污秽被遮住，于是主叫他们显得像善灵与天使。如今只许从外在里发生的事来知道这一点：就是难闻的味道从我这里被除去，其实我知道里头原有恶味，甚至还引进了好滋味；又如引进愉快的气味，以及这类外在里显出的事——只作为证实的记号。1748年6月26日。

2410 论天使相对于灵的特权，或说更完全的能力，因而相对于人也在更高的等级上

这一点也可以从先前所论天使某些更卓越的能力看出（第2394–2397节）：我读希伯来话时，记得那些词——有的读得用心些，有的少些，有时记得极轻。主一喜悦，天使便能知道那些词我读过几次，那时心里有什么，什么印在记忆上更深或更浅，以及那时观念里连同那词的许多事——那些在记忆里，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1748年6月27日。

2411 论一个在身体生命里敬拜雕像的人的一件奇事

我读士师记十七、十八章时，有一个灵在场——是印度来的、生前敬拜雕像的那种。灵是这样：可以被诱导相信自己就是某人；于是他以为自己是米迦——但人的子孙从他那里夺去雕像、家中神像和利未人，整段情节见第十八章。我读的时候，知觉到他确以为自己是米迦，又以某种纯真的哀痛哀伤，以至几乎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当他失去雕像和家中神像的时候。我在每一细节里都知觉到纯真：他怎样渴望从夺去的人那里再得回来，又以为那些人对他行了恶。总之，是对真神的无知，同时又带着纯真。好些基督徒也在场观察，又惊奇——因为他是敬拜雕像的。后来查明：他是印度人，在身体生命里因无知、在自己的纯真里敬拜过某个雕像；那纯真大大感动了某些人。后来与他谈过，说：他不能只敬拜雕像；可是因为他是人，虽在无知里，

2412 却仍思想过雕像之外的神——创造天地的，并且就是掌管整个天堂与地的主。那时我知觉到他敬拜的内层功效，比任何基督徒那里曾有过的都圣洁得多，并且是更内层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白：外邦人进天堂比基督徒容易得多；情形也像从前犹太人所发生的那样——信仰从他们到了外邦人。1748年6月27日。他也不必像别人那样受信仰教义的教导；因为他比别人更容易领受信仰，便能从主学习一切，甚至能像天使一样，把信仰的教义教导最博学的基督徒——天使也这样向我暗示。1748年6月27日。

2413 他里头有怜悯——读到但人的子孙在拉亿所行的事时便观察到；于是怜悯能赐给他，在一切与每一件里，这样他便能在天使中间。雕像一从他的记忆里除去，他便能敬拜真的主——与极多基督徒不同。

2414 论希伯来文

我从天使得知：希伯来文是这样的——只该留意字义的意思，不该留意字母本身；这有许多事证实，所以起初写作时也没有标点。这样无标点地读时，便只留意意思，元音的读法便由此形成——凡通晓那种话的人都能知道。人若无标点地读圣言，若不顺着意思，就绝不知道里头是什么意思，尤其在先知书里；元音以及同类附属记号，把意思压到字母上。又若许多人无标点地读同一批先知书，便会由此形成多种意思；若各人按自己的意思加上元音，字母便会被各人标得不一样；在不能那样按意思标出的地方，他们便会在词语里找变例，好仍把词造成合自己意思的样子——因为那种话就是这样，变例极多。所以似乎是准许的：免得读者各按自己的幻想扭曲意思——在人还披着身体、心智所处的那种状态里，免得各按自己的性情把意思歪曲成种种样子——后来便加上了标点。那些标点是否有神性的默示，多少可以从先知书知道：那里的意思除了主以及主喜悦启示的人之外，无人能明白。1748年6月27日。

2415 论灵与天使从共同状态而来的知觉

有一种愉快的共同状态，被赐在共同里，这样到达灵与天使。那愉快的共同状态感动那里每一个人，各按自己的状态与性情；也感动他们的观念，直到知觉到愉快——他们承认那愉快是从那里来的。于是谈到善与真的流入，以及它们共同状态流入人的每一件：在人间的群体里也能注意到类似的事——比如友谊、对配偶的爱、对儿女的爱若在某个群体里共同掌权，那时凡他们所思想、所说、所行的每一件，便都是愉快的。可是在人中间，这类事没有像灵与天使那里那样明明可感的知觉；灵与天使那里有知觉，有活生生的情感，并且带着反思或认知，知道从何而来。由此他们也知道：一切善、以及对真的情感，连同无限的种种不同，唯独从主而来。1748年6月27日。

2416 论怜悯与纯真感动群体里一切善的人

蒙准我凭属灵知觉知道：那些怜悯的、纯真的，邀来并感动群体里一切善的人，叫他们爱他们，以至愿他们比自己更好，于是忘记自己，全心全魂地爱他们；因为纯真与怜悯就是主，主从他自己以无限的种种不同感动一切善的——因而感动善灵与天使。由此有他们彼此的爱，由此有带着无限种种不同的幸福。1748年6月27日。

2417 在场的恶灵——当我知觉并写下这些时——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与纯真，惊奇竟有这些；甚至用他们的代表性把那些铺在我脚底下，这样藐视它们。1748年6月27日。从他们在我身上、并在在场的灵身上的运作，蒙准知道：若有这类人参加，那群体的状态会怎样——那时感到仿佛某种伤人的痛苦，按无情者与怜悯者的本性带着种种不同；所以他们不能同在。又向我进一步代表：他们从怜悯的状态被激起残酷——于是怜悯在这类本性的灵那里转成反面。

2418 论恶灵与更粗重之灵对“他们是无有”的知性与知觉

对灵说过多次：他们是无有，主是一切中的一切；甚至也告诉并显明过：他们是无有是什么意思（第2043–2048节）。可是有些人不愿明白，有些人不明白——因为观念太粗，领会不了。所以他们多次叨念：信仰的教义是荒谬的，因为说他们是无有，他们却以为自己是一切，又以为占有一切生命与能力像自己的、在自己里头。于是愤慨时便回嘴说：教义荒谬——说他们是无有；这件事比信仰教义里别的他们更不能忍受——部分出于自我之爱，部分出于无知。1748年6月27日。

2419 论灵的言语

我长久惊奇：怎么有时这个灵说话，有时那个，隔着种种距离；一个说完，另一个接上，有时在话的半中间接上，方式种种。原因蒙准我知道：说话的是那些在谈话里被谈话所属的观念感动得最厉害的；于是话便转到比别人更受感动的那里——因为一个人的情感一被激发，他便被激发。此外，他们也被别的方式激发说话：就是被灵从定向他们的观念激发，叫他们或与自己说话，或替自己说话，或为了诡计，好装成所要顶替的另一个人。1748年6月27日。

2420 论在身体生命里有怜悯、以及纯真的人，在来生领受极多

从与灵、天使同在的经历与生活里所蒙准学到的一切里，有这一条：那些在身体生命里是怜悯的——哪怕只从心里施行一点点怜悯——在来生便领受无限的、因而说不出的报偿，也就是幸福；因为借着怜悯——既出于怜悯——便有一切幸福；他们在一切与每一件里领受那么多怜悯，带着幸福，以至说不出来，又有极大的知觉。纯真的人也一样。无法比较：因为在来生，一切与每一件都被提高——那里身体不再焚烧，身体的感官不再掌权，他们被留给内层与更内层的知觉。可是把这些按人的领会描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未知的事物，知性固然常有，知觉却没有；所以没有从知觉而来的知性；因而只要还属身体，便没有信仰。1748年6月27日。

2421 论疯狂的一件可记之事

我几次遇到：灵被准按自己的疯狂行动时，也准他们借我行动，仿佛是他们在行动，他们也不知道别样——这样多次。可是每次都蒙准我知道：那是灵的，不是我的——因为蒙准知觉到，并对他们说：是他们，不是我；他们也全然承认确是这样。由此有一件可记的事：有人告诉我，有信仰的人有时在人看来可以不像别人，或者像他们所说，身体上可以疯狂，心智或思想却不疯狂；可是那些属身体的人，心智或思想——也就是内里——却疯狂，外在或身体上却可以显得像天使，谦和又智慧。于是成了颠倒——因为秩序颠倒了。1748年6月27日。

2422 论醉酒

与灵谈过醉酒；他们证实：那是极大的罪——人变成畜生，不再是人，因为人之为人在于知性的能力，那样便成了畜生；此外又损害身体，这样催促死亡；还把许多人本可享用的，浪费在奢侈里。1748年6月27日。在他们看来那生活那样污秽，以至厌恶——可是世人却把它引进来，当作文明的生活。

2423 论主从内层按秩序掌管宇宙

用向我显明的属灵观念显出：主从内层按秩序掌管一切人，因而掌管宇宙。我在那观念里时，一切人都显得像最粗陋的器皿，里头全然没有生命，因而没有力量，一切都在里头由主安排。我蒙赐处于这观念的代表里时，周围的灵也处在相似的观念里；那时他们承认自己全然是无有，凭自己是死的，唯独生命从主而来，又被带到主所喜悦的任何地方——因为那时他们明明看见自己是那样；可是尽管那样粗重，在外在状态里却仍以为自己能行一切。1748年6月28日。

2424 论遗传之恶

凭属灵观念我分明知觉到——在场的灵魂与灵也一样——遗传之恶是从第一个人起，借着按次序接续的一切父母增多的，并且在接续的系列里借每一个人、借各人所获得的属己之恶增多，那些恶传入儿女，最后各人又凭自己获得。这样也显明了：人里面从遗传之恶出来的，除了这样增多的恶之外什么也没有。

2425 又说：每一个人的倾向都对着恶的一切属与一切种，因为是这样增多的；所以人一长大，便借着实际行为激发起那些恶的属或种——按他的群体、行为、思想而起。所以人从本性倾向于恶的一切属与一切种，又从实际行为的定向被带进这个或那个，这样便增多那属或种。

2426 可是按世代与家族，他们仍更容易、更偏向某一种属或某一种恶——因为那恶曾在父母里头掌权；人人都够可以知道这一点。可是仍能被弯转到别的恶的属或种。

2427 这些事用属灵观念看，比人没有这类观念时所能看见的，分明得多。灵比人领会得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观念是那样的，又能凭属灵观念知觉。1748年6月28日。

2428 论人与灵凭自己丝毫不明白内层的事

从像先前那样被代表出来的属灵观念（第2423节）看见：他们像最粗陋的器皿，主把属灵与属天的灌进去。从同一个观念，我与灵都蒙准看见：人与灵从那些外在的、这类器皿，绝不能知道什么，更不能穿透里头是什么，因而不能知道内层是什么、怎样——因为器皿不能从器皿知道这一点；可是当主把属灵与属天的灌进来，那些外在的或领受的器皿被调适到能领受，以至仿佛是无有、只是被调适的，仿佛是透明的（按属灵观念），那时才多少蒙准知道并知觉：所灌进来的是什么、怎样。1748年6月28日。

2429 论信靠自己精明的人

与我所认识的一些灵魂谈过：他们在世时心里牢牢抱着这意见——一切与每一件都依赖并出于他们的精明，像绝大多数人惯常有的那样。蒙准对他说：从极多——若不是几百次——几乎天天反复出现的经历，我确知：那些信靠自己、信靠自己精明的人，便准许灵带领他们、说服他们、把欲望灌进去，叫他极想要那事；又加上证实的话，叫人确信：他所想的再没有比这更真的了；那时凡相抵触的，他们便全然看不见，或

2430 拒绝，或驳倒。灵对信靠自己、信靠自己精明的人有这样的运作——这一点蒙准我从无数经历知道，以至这是当信的真理；其实那不过是许可恶灵这样说服人；人一成了那样，他们一切这样被牢牢相信的计谋，便都趋向他与共同事物的毁灭——因为从恶灵出来、仿佛从他自己出来的，一切都趋向毁灭。

2431 那些对主有信仰、相信主掌管宇宙、并相信除非从主而来便没有任何对自己与共同的善与益处能来的人，却不然：他们被别样掌管；在他们的思想与意志里被灌进这样或那样去行的信念，那时一切都趋向善。

2432 这一点也蒙准我从无数经历得知：灵带着欲望的信念——我以为是有益的、最好的——过了片刻、几小时、几天，便转成相反的信念；由此我确知：唯独主掌管人的思想、他的精明与计谋，当信靠他，不该信靠自己；这既是真理，便不该怀疑——正如有了亲眼看见的真理，即便不知道原因，仍相信；即便探究者找不到原因，仍相信，因为看见了。如今我看见、听见、感觉、知道：这是无可怀疑的真理；所以不该像惯常那样推理——因为不知道是否有灵——事情是否这样，因为不明白；乃当因为事情在真理里确是这样，比信感官更当信——因为主也这样说过。1748年6月28日。

2433 论这时代的神迹

在上古与先前的时代——主来到世界之前——敬拜在外在里，或说主的代表性教会出于外在时，那时有明明的神迹，在迦南地几乎不断——像在旷野里吗哪降下（出16:14–15），按时有雨（利26:4），出产蒙福（申16:15），以利亚的时代也一样（参王上17:8–16）；又从第七年与禧年地蒙福、出产能供应好几年看出（利25:1–22）；此外还有许多几乎不断、又明明的事。原因是：那时他们只敬拜外在，好借外在被引进内在，所以有明明的神迹。

2434 可是今日不然：明明的神迹止息了，接续的是人所不知道的神迹，除了主启示的人之外并不显出。因为一切偶然发生的事——那是一切中的一切，在最总括里、在总括里、在个别里、在最个别里——都是神迹，却是看不见的、又是连续的；明明的神迹既已止息，这些便不显露——因为从神迹来的信仰是无有。人是这样：凡明明看见的，仍要歪曲，并弯转到属自然的原因上，这样弯到恶上；所以那些不显露，人也被保持在无知里——因为歪曲明明可见的事，就是亵渎；那样人便要陷在危险里，即便还能得救的话；尤其对于认识信仰内层的人。1748年6月28日。

2435 论婴孩的祷告

蒙准我从经历得知：婴孩的祷告在天堂里被听见，比成人的祷告丰满得多；比那些借属自然事物与记忆事物的思想、把通往内层的路关闭了的人，更丰满；比那些被弄瞎、因而没有信仰的人，还更丰满——因为在他们那里，通往天堂的路关闭了。经历是这样：有时我对主祷文里的话较少用心，天使——如所告诉我的——却更丰满地知觉到；我读主的圣言时也一样——因为路是敞开的。这在我看来奇妙，可是仍蒙准从经历得知确是真的。同样：那些离我远的灵，当我默默思想时，听得、知觉得更好——因为我充满种种不同观念的思想妨碍了，叫事情不能那样好地被带走。1748年6月28日。

2436 论灵也睡觉

这一夜有许多灵围着我；早晨谈到其中某个或某些，听见他们睡了，并且睡得甜美——我也知觉到。所以灵的状态也有睡眠，像人一样。在醒来前后，有种种光向我显现：白色带着闪亮的泡，某种更暗的，还有带颜色的。告诉我：他们梦里有这类光，按种种不同；我也知觉到他们也有梦，并且是愉快的，那时我自己却不同时做梦——因为人都知道：人一在他们的群体里，便与他们一同做梦，这类事说过多次（第7、1882节）；可是如今他们有梦，我却不这样。1748年6月30日。

2437 又：尽管围着我，有些人睡得很好，有些人却不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同在一处，却有不同的睡眠状态与梦中异象。

2438 论恶惩罚它自己

对灵说过多次：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带来恶——当被别的灵惩罚、苛待时；恶在自己里头或与自己一同带着惩罚。可是惩罚之恶、或说惩罚，既从别人来，不从自己来，他们便惊奇事情怎样。如今从属灵观念多少知觉到：那恶把自己扩散到周围许多人，这样扩散进整个恶人的群体；那些人便被激起要惩罚——因为他们最大的欲望与最大的乐趣就是惩罚。于是从恶人的共同群体里，那种出于欲望的乐趣流入较少的人，这样流入苛待那有恶在身的人的那些人；于是恶借奇妙的回路与定向的流动，回到那有恶的人身上，转成惩罚之恶。这一点除非主启示，并因而借属灵观念——真理从那里来——否则不能明白；所以人不容易明白事情怎样。

2439 这一点也可以从下列事断定：人人都从生活的恶给自己招来疾病，于是有病、有死——情形相似；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以较小的形像代表大人，也就是灵的世界。1748年6月29日。

2440 论我的代表性在灵看来像活的

几次蒙准：与灵说话时，同时又用代表性——在灵的世界里通常容易这样，他们用代表性说话——那时他们告诉我：那些在他们面前显得像也是活的；比如代表性地把民众、营盘以及同类的事摆出来时，在灵面前便显得仿佛看见那些，对我却不然。

2441 灵的代表性也极常向我显现——闭着眼睛时全然像活的，仿佛在至高的光里；这类事处处论过（第15a–16a、103、192节）。1748年6月29日。

2442 可是它们只向主准许看见的人显现，并不向一切人显现。

2443 论诸天里一切与每一件的平衡

蒙准我凭属灵观念看见：诸天里就属天、属灵与属自然的而论，一切与每一件的平衡是这样的——没有人能思想、感觉、行动，除非出于许多人；许多人中的每一个又出于许多人，这样一直下去；又绝没有一样东西，不从它的对立面有某种对应，对立面的中间者也一样，出于许多人、以及许多人的许多人；所以没有人能思想、意愿、感觉、行动，除非在平衡里。因此我在那观念里时，灵说：按这理由他们也是无有；所以恶也不能临到任何人，除非立刻被主——因而被善——平衡；恶一偏重，恶便受惩罚，却绝不是不为着善的目的。

2444 既有这样的平衡，或说按秩序有这样的安排——在总括与个别里，或说在普遍与最个别里，处在趋向平衡的这样安排里——秩序便在于此；那秩序由主形成，并保存到永远。于是一切与每一件都被主掌管，仿佛没有任何阻力——比方说，像锁链以及同类之物，按一切势能与法则安排着。1748年6月29日。

2445 论圣言内层的异象

蒙准谈主圣言在先知书里的内层，同时又用代表显明：那里的词语是无有，内层意思才是——当蒙准代表词语当像无有一样抛弃时，那意思便开始活起来；正如谈话里惯常的那样：对词语毫不留意，只留意意思；主的圣言就字句而论也这样。这样用那代表把词语或字句抛弃、仿佛脱去时，异象里便向我显现一个赤身的人，被向上抬起，超过头顶，到头顶的顶上。灵看见，便惊奇，说：这是奇迹——因为他们看见那人的活的形态比看见我更好。由此所表示的是内层意思：因为赤身的人是内层意思，他的衣服只是词语或字句。这样便证实了：内层意思才是在主的圣言里开始成为生命、或说成为人的。1748年6月29日。

2446 赤身的人表示重生的人，或说重生的人用赤身的人来代表——像亚当和他的妻子那样（创2:25）。1748年6月29日。

2447 论某些灵就住所以及同类之事而论的生活

灵自以为住在房屋、房间里，那些装饰得极华美，有各样用具，并且按各人的倾向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因为在身体生命里被引进同类的事，身体生命之后也仍保留并渴望同类的；于是按各人的性情，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把同类的赐给他们，这样把他们弯向善——因为他们按主所安排的功用去安排那些，同时功用把心的安静与纯真灌进去，于是平安与纯真也被灌进他们。

2448 有些从生命里来的灵魂与我谈到这些：说那些是幻想，所以不愿要那些，宁可要钱，或银与金，像在世上一样——因为那是实在的，能从那里为自己弄到什么；从这类东西却什么也弄不到。

2449 可是蒙准我对他们说：在来生那是无有——因为他们不需要买衣服，不需要买或雇饭食，不需要食物；这一切在来生他们都不缺，所以那样的欲望是虚假的。倒是从主领受前面所说的那些，并在安静与纯真里按功用安排它们——这才是最大的实在，因为它导向他们的幸福。这类所谓的想象是实在的，因为里头有实在之物。于是蒙准说，并且至今仍蒙准当作真理说：我全心全魂情愿把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银与金送给别人，若准我拥有这类想象的财富——只要在生命里为身体、为身体里的功用，不必有世界的金与银，仍有住所、饮食、衣服，以及身体生命里别的有用之物。1748年6月30日。

2450 论贪婪

与灵谈过：占有金钱却没有功用。有些灵从身体生命里是这样：想占有金钱是为了金钱本身，不为别的功用，只为以金钱为乐。我问：为了什么功用？是为衣服、房屋、还是食物？他们说：为了看见金钱、银与金的乐趣，所以从那些得不到什么功用。这样的欲望叫作贪婪，是最污秽的，因为最粗重——金钱是为功用的缘故，正如身体生命里凡所拥有的都当为功用的缘故；功用一灭，便全然是死的、是尸体。所以一切与每一件都按目的受审判；目的形成性情；目的是来生里受审判所依据的；目的是性情里一切中的一切；一切目的的目的当是主。1748年6月30日。

2451 论来生里一切都按目的受审判

人都知道：目的是人思想里一切中的一切；凡他所思想的，都是按种种秩序的中间目的，对着掌权的目的、或说他的爱；由此构成他的全副性情。与灵谈过这些；为要显明，蒙准说：人若把整个地环都归到基督教，而目的是自己的荣耀、自我之爱以及同类的，那么在来生从那里一无所得报——因为目的不是对主的爱，也不是人类的得救。反过来，人若逼迫并倾覆基督教，却仍出于纯真的目的——因为他以为那样是善的——那时便得报偿。灵魂与灵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在他们那里是熟悉的：人若在身体生命里为信仰的教义作过一点什么，便因此想得报偿，不论目的怎样；

2452 所以蒙准证实：魔鬼除了想毁坏凡属信仰的，别无他图；主却把一切弯向善；既由此有善，他们便不能因此得报偿。又：魔鬼在属灵的试探里重重试探人，人却由此重生；他们也不能因此领受报偿。所以那些从恶的目的行善的，那善不是他们的。又蒙准说：即便从善的目的去行，也不因此凭功德得报偿，乃凭怜悯——因为主借他们作成那事，又安排他们，叫他们能成为那样；所以是出于怜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1748年6月30日。

2453 论每一个人都倾向于一切恶，却借实际行为更多被带进某一个，而不是另一个

先前说过（第2424–2427节）：人生在一切恶里，以至倾向于一切恶——借着从第一个人起接续从父母获得的恶，以至里头除了恶之外什么也没有；可是借实际行为，更多倾向于某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这向我代表出来：灵对我说，我若被保持在相似的状态里，也会像他们一样感觉——我承认；

可是我知觉到：实际行为必须在所度过的生命里同在，人才更多被带进某一个恶，而不是另一个——尽管对同一恶的倾向在遗传的根里隐藏着；所以我若借实际行为获得了相似的，也会像他们一样；对别的恶，我比别人更有倾向。1748年6月30日。

2454 这一点也可以从死去的婴孩、男孩与女孩证实：他们不能被保持在成人——那些借实际行为为自己获得了恶的——所在的那些恶里，尽管他们的倾向也对着一切恶。同样也可以从这一点证实：恶有无限的种种不同，又按属、种与个别分开，所以一个人并不像另一个那样倾向于相似的恶。1748年6月30日。

2455 论内层、或说属自然心智里的事，与外在及属身体的相抵触

有一个灵与我说话；蒙准对他说：就身体而论，我可以是、或显得像他一样，可是就我的内层而论却不然。他惊奇：外在怎能没有内层而存在——因为他以为没有内层。那些属身体的人，并不思想到那一步：以为除了属身体的及其感官之外，还有内层。为要说服他，蒙准告诉他：他该知道——世上的人在身体上、或说在外在上，

2456 与在思想上两样；因为他们惯于用身体装假，另有行动、另有话语、另有脸色，与他们所思想的不一样。所以分明可知：有内层，并且可以与外在或属身体的相抵触。那灵听见，便承认确是这样；可是我想他从未对这类事有过反思。人若反思，又承认真理——有内在的人，与外在的人不同——便有极多这类事，可以从那里知道这些；可是他只用心于身体，便对这类事毫不关心。1748年6月30日。

2457 论凡借实际行为获得的，不能戒掉，人却能借主变得更好

凡人借实际行为获得或染上的恶，有时显得仿佛可以戒掉，也就是人可以变得更好；可是事情不然：一旦获得的便存留；人显得变得更好，恶仿佛被抹去，以至人再不那么偏向那恶——这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恶被抹去了，乃是主作成善，或说赐下善的能力，恶仿佛被遮住，叫人自以为更好。因为凡属善的、凡被修正的、凡被重生的，都是主的。1748年6月30日。

2458 至于身体的瑕疵——那些不是从心与心智来的——情形不同：比如因身体里某种原因、或因疾病而对酒或醉人的饮料起了恶心，这类事在野兽那里也有；可是所谈的是道德的与属灵的恶。身体的恶几乎像人不能行走、因而也不想走——因为脚折了或伤了，以及同类的事。

2459 论绝不可从外在习惯判断人死后的生命怎样

把我在身体生命里认得的那些人的明明例子摆出来：人对他们判断不好的，在来生却是善的；人对他们在身体生命里判断好的，却是恶的——因为人除了从外在判断，不知道别的；也不知道是否出于无知，目的又是什么——因为目的唯独主知道。1748年6月30日。

2460 论恶里头没有生命

与灵谈过——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生命，因为能行恶；这事他们先前想过多次。可是我几乎同样多次对他们说：他们是无有；或许恶里头也没有生命——把它比作无生命之物：那些东西一放开，便以重量伤害人；今日又比作野兽——野兽也能加害。他们再次以为恶有生命时，蒙准问他们：是否相信黑暗里有光？他们说：没有。又蒙准说：在属灵事物里，光代表生命，黑暗代表死亡；生命是真理与良善，死亡是恶。既是这样，他们能否说死亡里头有生命？他们听见，又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便哑口无言，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是真理。1748年6月30日。

2461 论美与愉快

与灵谈过美与愉快：美是形式，愉快在那形式里、并从那形式出来；由此而来的愉快同样收成形式，便是美；于是在那些里头，因而从那些里头，又有更内层等级的愉快；这些怡人的再收成形式，便生出新的美；从它们的种种不同——既在里头——又生出新的怡人，那是最内层的，因而就是幸福。一切幸福就这样按秩序存在着、流动着，在美里头，并这样从至高、经最内层、更内层与内层，接续流到外层——那里是属自然与属身体的。1748年6月30日。

2462 论圣言的更内层与最内层

至于主圣言的更内层与最内层，那些不能像内层那样摆在人眼前——因为是说不出的，又是任何知性都不能领会的；即便说了，也几乎不能显出像内层意思里那样连贯——因为联结也是不可领会、说不出的；正如人体的内层，摆在不谙此道的眼睛面前，绝显不出那样联结着以构成人，其实哪怕缺少一样，人也不能用身体活着。所以那些中间有这样的联结——尽管除了谙于此道的之外无人能领会——以至一个对着另一个，在系列与秩序里，那秩序是至为和谐的，尽管显得不这样。可是圣言的内层是可以领会的——因为可以从属自然的、并在属自然的里头看见它们，主光照知性时。这些是从天使来的。1748年6月30日。

2463 灵的某些家族思想如今所写的这些（第2462节）——不可领会、说不出的——以为除非从外在与功效才能看见：从这类东西里怎样生出那些以最美的联结黏合着、又以奇妙的秩序接续着的；正如从人的外在、甚至从行动，可以看出纤维是按最美的秩序这样安排的，行动由那么多组成，才能存在成那样。所以蒙准回答他们：他们绝不能推理事情是否这样——除非看见那些，处在那些里头，甚至从那些思想；正如人不能看见那么无数的肌肉与纤维怎样联结着，好呈现由成千事物组成的行动，也不能知道人怎能用身体活着——除非先前察看并认识了肌肉、脏腑，以及身体内层的许多事。这里也一样：人若从未看见内在的，也不知道有内在的，更不知道内在的怎样，却想从外在推理事情是否这样。1748年6月30日。

2464 经历：人与灵、天使，凭自己什么也作不成，却以为凭自己作成

为叫我知道自己凭自己什么也作不成，便用经历显明：在我所行的事里，同时被灌进选择的能力；这能力被灌进来，由此有反思——灵以为我本可以另样去行，因为他们不愿我那样行（是擘开杏仁、又跳跃的事）。蒙准说：我不能另样，尽管从选择的能力看来仿佛能另样。与灵谈过这事——他们仍以为本可以另样；可是也向他们显明：他们自己也不能另样说话；另样说固然容易，可是蒙准说：他们不能。我知觉到他们是被带领的。这样从一个又一个经历，仍证实了：人连身体最小的一点动作也不能凭自己作成，灵也一样。

2465 灵因此说：那样他们便是无有。回答说：确是真的；对他们够了的是：自以为能思想、说话、行动，仿佛凭自己，又有自己的属己——还要什么更多呢？于是有些人便满足了。

2466 整个天堂里一切的平衡是这样：一个被另一个推动，从一个思想——像在锁链里——以至连最小一点也不能凭自己；宇宙就这样被主掌管，并且毫不费力。1748年6月30日。

2467 有些人愤慨：那样他们便是无有，便不能凭自己带领自己——这几乎是一切灵所熟悉的，最好的除外。有一个说：他不愿把事情显明得那样清楚——自己是这样被带领的，因而自己是无有；知道这一点、又能说事情是这样，就够了。可是蒙准我回答：这不够，必须相信；知道不是相信，必须有对真理的信念，不然便没有对真理的信仰。又加上：若不确信，或不在真信仰里，便在黑暗里，因为在虚假里。可是关于他却有这意见：他比别人更知道。于是按先前那样的代表，我看见他头的外层部分被挪到更高的灵那里，好叫他们查看：那些只有记忆信仰、却没有内层信仰叫他们对真理确信的人，里头黑暗怎样。查看的人告诉我：黑暗极大，仿佛由种种颜色的毛发构成的幽暗。由此分明可知：那些只有知识信仰、没有真信仰的人，有时黑暗怎样。1748年6月30日。

2468 那种把头的外层部分挪开的代表，只从这一点出来：从他们那里除去与外在里对应的灵的群体——那些灵按自己的方式对应着；那些一挪走，便显出颅骨、或说头的外层部分这样被抬起，那时他的内层便显明出来；由此查探他最近的内层、或说属自然的怎样。可是这极少发生——因为这类查探除非为着确定的原因不准：就是叫他们受教得知于他们有用的事；也为着原因：叫他们不伤害那样的灵——因为那时他并不受伤害。1748年6月30日。

2469 对人却不准这样抬起头的外层、或说除去外在里灵的群体——因为有身体生命的危险。我对他们说：不妨这样对我作；可是所得的回答是这样。

2470 论人、他的属自然观念、他的属灵事物，当比作顺从的器皿

凭属灵观念我够分明地知觉到：对人别无要求，只要作顺从的器皿——也就是他的一切与每一件都仿佛是顺从的，这样自己贴合上去，因而被贴合于主借天使与灵所灌进的那些；以至不抗拒、不吐出所灌进的。人要不抗拒、乃要顺从，就必须在信仰里，并在信仰的真理里，是无有，也不凭自己行什么，乃容自己被带动；这样便仿佛凭自己行动，带着说不出的幸福。人必须处在凡属信仰的事里

——并且是信仰的一切——处在对邻舍的爱与怜悯里，处在纯真里；他的每一个观念也必须这样，好成为那样的器皿，并能享受幸福，或说知觉到主借诸天所灌进的那些的功效。1748年7月1日。这一点有天使证实——他们说：主一喜悦，他们便处在那样的状态里。

2471 也借最近的灵与天使谈过这些——那些灵说他们愿意这样，因为那时能享受幸福。蒙准对他们说：除非处在真理里，便不能成为那样的器皿（真理是凡属信仰的一切与每一件，因而与错觉、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假、以及从别处来的，都相隔最远）；因为真理不能住在虚假的器皿里，乃全然住在自己的器皿里，也就是住在真理里。这一点用属灵观念知觉得那样清楚，以至他们全然不能说什么反对的话。1748年7月1日。也蒙准我周围的灵同样知觉到：那是真的；于是他们一致承认：明明知觉到事情确是这样，真理绝不能存在，除非在自己的器皿里；那时那器皿便是主的。1748年7月1日。

2472 论主的圣言：那里每一件都是器皿，主把生命灌进去

我读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至末，以及二十五、二十六节时，凭属灵观念知觉到内层怎样：那里凡所表达的都像是高的——比如扫罗被请到高处，被安置在被请的首领之前，与撒母耳上到房顶并在那里说话，与黎明一同起来。那里所记的只是高的事物，那些也有所表示——如高处、房顶、早晨，以及许多别的；这些在内层意思里联结起来，构成王的观念，代表头。可是联结被天使从主知觉到——因为附带着那些未表达出来、却仍含在那些词语的观念里的。因为每一个词仿佛是器皿，里头有无限的事物，那些除非在内层意思里不能摆出来——词语的观念怎样联结；那些观念对人的心智并不显露，只显出仿佛字义——里头几乎什么也没有。这样它们便像先前所说（第2445节），对照人的内层，呈现人的某种样子——因为身体的内层都是对应，又是天堂内层的代表。1748年7月1日。

2473 论有人宣扬信仰可以没有行为，以及没有行为的信仰能救人

有些人的信念是：唯独信仰——并且加上“没有行为”——能救人；其实从主的圣言最清楚可知：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太7:20；路6:44）；又：对邻舍的爱是律法的主要（利19:18；太19:19，22:39；可12:31；路10:27）；此外还有别的，明明证明：信仰不可与行为分开；若没有仁义的行为——那些从仁义活着，因而从信仰活着——信仰里头便没有生命。

2474 与天使谈过这些；用与人体的比较向我证明：信仰与行为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身体——没有信仰的行为，像没有灵魂的身体，因而像尸体；没有行为的信仰，像没有身体的灵魂。信仰有许多种种不同：只在口头上的信仰，知识上的信仰，知性上的信仰，带着信念的信仰，带着出于对邻舍的爱而来的信念的信仰。由此可以明白：口头上的信仰、知识上的信仰、知性上的信仰里头能有怎样的生命——因为爱形成人的性情，又给人能力，叫他能成为被贴合的器皿。没有信念的信仰怎样形成性情，带着信念的信仰怎样，没有对邻舍的爱的信念怎样，里头有对邻舍的爱的信念怎样——因而带着仁义行为的信仰怎样——由此可以明白。1748年7月1日。

2475 论整个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主的国的代表

与灵谈过变成蝴蝶的虫子：那些是属天生命的代表——就是：它们曾是小虫，卑微，在地上爬，吃菜蔬，因而是最贱的；其间却为合乎它们的某种代表性天堂作预备——就是借蛹变成美丽的有翅小虫，那时从地上被抬到空中，也就是它们的天；飞翔，贴到自己的玫瑰上，吃它们的汁液，行自己的婚配，产卵，这样享受自己的幸福。这些是谦卑之人的改造与重生的代表——这够分明；又延续到它们的后裔——这代表人身上的永恒。那时也谈到动物界与植物界里别的事，总括地说：那些界里绝没有一样不代表主的国，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这一点有天使证实。1748年7月1日。又：不然，那些界里什么也不能存在、也不能存立；自然界里一切与每一件都由此流出，以至是主的国遥远的形像。

2476 有些人说：启示那么多，会搅乱心智。蒙准回答：即便无数，也不会搅乱，乃会光照——与那些想从汇集里推出属灵事物的人不同；那些人被那么多搅乱自己，以至一切在他们看来只是混乱，以至什么也不信。可是那些在信仰里、又从属灵与属天的真理看见这类事、主带领他们的人，绝不被搅乱，乃被光照——因为一切与每一件都为他们证实。这些我也用属灵观念看见，以至知觉到它的真理。

2477 论最内层与更内层的不可测

宇宙里没有一样不是主的国的代表，所以我们也能从眼前的事物受教，得知更内层与最内层是不可测的——只从人体在子宫里的形成，从形成的进程，以及那时在那娇嫩小身体里的事物：就是只有某些肢体在活动，许多却没有任何功能——如肺、胃、肠、肾，以及许多别的；那时肌肉与感觉器官也一样；可是形成却是这样：它们对着后来的，好在其间长成自己的功用；这样经许多个月，一切与每一件都对着随后而来的功用，那时别的接上来服侍，其间已被调适到自己的功能——如卵圆孔等等。这是最内层与更内层的代表，或说主借最内层与更内层的代表；所以是不可测的——就是这些在时间与空间接续的系列里将成就什么功用；可是它们里头仍含着随后的系列，直到末了的时候。后来在接续的年龄里也一样，不断对着随后而来的。1748年7月1日。

2478 可是内层是用身体里的事物来代表的——如先前所见（第2445、2462、2472节）——那些对着身体的外在形式，或说外在里的功用，以及感觉与行动的能力；那些也是不可测的，绝不能从身体的外在推出来，更不能领会——因为人几乎看不见什么相似；可是内层仍这样同心合力去形成外在，以至几乎不能缺少任何一样内层，而不叫某个地方有所残缺。

2479 若我说：一根最细微、眼睛永不能见的最小纤维，仿佛知道整个身体的状态——在任何人看来都难以置信，可是仍是真的；不然，最个别的事物便不能同心合力去保存共同的状态。1748年7月1日。（为我、为知性的缘故记：不然，便不能从生命的最小有机物——就是种子——这样准确地把身体繁殖在卵里，从卵到子宫，这样一直下去；所以推出：人体里最个别的最小处里头，有这样的东西，它在起初便含着随后而来的那样奇妙的系列。）这些是当着灵与天使写的，他们什么也不说。1748年7月1日。

2480 论凡不是纯粹感官与亲眼所见的真理，立刻被有学问的人拒绝

我够明白：绝没有任何真理——连属自然的也不例外——能进到光里，而不立刻被拒绝，并且被世界的有学问的人拒绝得最厉害；虚假倒被他们乐意接受。属灵与属天的真理更是这样——这一点蒙准从许多经历知道。因为人周围的灵是这样：一有某种真理出来，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真理，仍感到抵触，立刻抵挡它——这出于他们属自然的性情，那性情与真理相反；

2481 因为恶灵是这样：凡属善与真的，立刻出于天性抵挡、拒绝，丢进虚假中间；虚假倒乐意接受，因为那些极大合他们的意——因为相合、又与自己相符。1748年7月1日。蒙准把他们的抵触比作气味——因为他们的性情形成与真理相反的气场；所以真理一触到那气场，便仿佛有某种不义之物打在嗅觉上。这一点他们如今也听见，又不能不承认——因为有时告诉他们：他们形成那样的气场，因为那气场对我成了可感的；所以这些是从纯粹的经历说的。1748年7月1日。

2482 还可以加上：文坛上的有学问的人，因为想从哲学进到奥秘里——甚至进到关于灵魂的属自然奥秘里，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到信仰奥秘里的——便把自己弄瞎到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相信；以至那人若对这类事从未思想过，却仍有属自然的光，便比他们有学问许多倍。1748年7月1日。

2483 论主的圣治：不但不可测，还看见到永远将要来的，并这样同时看见一切中间的系列——从自然界里事物的代表看出

先前已显明（第2477–2479节）：主在最内层与更内层里的是不可测的；那些在人身上被代表——当人被成胎、在卵里形成、在子宫里、后来出生、长大时；这一切与每一件都含在种子里，连同人所经受的一切奇妙变迁——从最初成胎起，这样接续；这一切都是随后而来的至为奇妙的系列，带着里头连续的变迁；可是这一切——也就是偶然发生之事的系列——都含在最初那看不见的种子里，以至在整个系列里绝不会缺少什么。自然界以内的事物里既有这样显明可知的系列，又有这样的

2484 圣治、或说接续的系列，便清楚推出：在那些里头所代表的，不但有主在最内层与更内层里的是不可测的，还有：他从起初到末了透视一切与每一件，看见将要来的事物在自己不间断的系列里，直到末了；因为每一个这样的事物，仿佛是主的圣治与先见的形像；此外还透视从每一个父母的性情到一切后裔。所以自然——我们若正当察究它——能教导我们事情确是这样，若我们从真理注视事物，也就是从可见的事物注视；可是那时绝不该从这类事进到真理，并这样探究真理，乃该从主所启示的真理，把这类事看作证实；这样人便被光照。若按颠倒的秩序进行，便被弄暗、搅乱、怀疑、并否定。1748年7月2日。

2485 论恶灵比野兽更坏

与来生里我周围的某些人谈过——他们反思灵的状态，尤其恶灵的状态；用属灵观念极分明地知觉到：恶灵像野兽，好比黄蜂与蜜蜂——当他们从自己属自然的性情思想并行动时，除了恶之外什么也不思想、也不行；又比野兽更坏——在于他们从推理的能力行动，又滥用那能力去思想并作成恶，因此比野兽更坏；又从那能力去反对属灵与属天的、或说凡属信仰的——野兽既没有那样的能力，便不能这样。1748年7月2日。

2486 论人所实际作成的、属己的恶，才是在来生折磨他的

每一个人生在一切恶里，以至从遗传之恶——从父母接续获得、直到最初的人——倾向于任何恶；这恶固然把每一个人定罪到地狱，并且到永远，可是他们从主的怜悯从地狱被释放——因为那不是他们属己的恶，像婴孩、以及未到少年年龄的那样。可是后来，当思想与判断的能力也长大了，仍去行恶的人，便从那与生俱来的恶的海洋里取出恶，借着操练把它作成自己的、获得它，这样按从遗传获得的恶、同时又按所添上的属己之恶，形成自己属自然的性情。这些恶才是在来生折磨他们的。1748年7月2日。

2487 论人的最内层与更内层不能受伤，受伤的只是他的内层

主从第一个人直到如今，保存着人的更内层，叫那些不被歪曲——因为最内层是这样：不能被歪曲；于是借着最内层。可是他的内层却被歪曲了。这一点用属灵观念、从形式，可以被那些能领会更内层与最内层的形式怎样的人领会：那些是这样的——可以贴合于世上凡可有、凡可能的任何事物，可以被扭向一切；可是仍从各个点如同从中心，同心合力趋向完整的状态；因为它们尽管极容易贴合于恶的、并在内层里被扭歪的那些，仍从回到自己完整状态的能力——那状态主保存着、并不断重建——而不受伤；

2488 内层的形式却不然：那些因遗传之恶被扭歪，以至它们的状态是恶，一切与每一件都同心合力趋向那恶；从这出生被扭歪的，绝不能被修复，只能被归到无有，以至像被睡眠、或像被死亡催眠；这样显得仿佛自己在贴合，其实并不是它的贴合——因为它从各个点与中心同心合力趋向恶，那是它的状态；所以只是叫它死灭、催眠，好叫属于主的更内层能运行。1748年7月2日。

2489 由此也推出：人除了恶之外什么也不能行，连最小一点、一丝一毫的善也不能——因为里头凡所有的都同心合力趋向恶；一切善唯独是主的。

2490 此外，人的恶也这样与善调和，以至代表出虹的样子——因为属人的是恶；不然，人便不再为自己活着。

2491 论真信仰就是行动

与来生里某些人谈过信仰——他们以为没有行为的信仰能救人，或说是得救的。因为他们只这样说，许多不明白的人便在思想与知性里把信仰与行动里的信仰分开，于是对怎样生活毫不关心，以为这样就得救——尽管主说过：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太7:20；路6:44）。那时蒙准说：行动就是信仰本身；又用属灵观念、按在场的灵的领会与知性，我分明知觉到这一点：就是行动里的信仰才是真信仰，因而就是行动——因为二者不可分；行动从在行动里头的信仰活着，也就是从仁义的行为活着；所以二者不可分。1748年7月2日。

2492 论某种蛇的属

有些属与种的人是蛇——或说在身体生命里是诡诈的，在来生被称为蛇。他们被称为蛇，是因为在天使眼前显得像蛇；天使一查看他们，在灵眼前便仿佛转成蛇——这一点先前明明向我显过，以至我以为他们全然转成了蛇形的团。那时不但对灵显得这样，对他们自己也这样——因为天使看见他们的内层，那时诡计在灵眼前显得像爬虫；他们是那样的，因为蛇有毒，自然界里用毒代表诡计。

2493 别属的动物也一样——那些向灵显现，又在人的梦里被他们代表出来；因为有欲望与情感，在灵的世界里这样被代表——当天使彼此谈同类的事时；因为天使的言语这样落到灵的世界里成代表性的形式，却按在他们之下、或说他们所落到的那些灵的属自然性情（或形式）；那些灵以为是凭自己作成的。其余类推。

2494 某个灵、或说某个灵的群体，在我这里过了几天，或许一两周；他们的言语不那么有男子气，仿佛掺着女人的、同时又像婴孩的言语。起先从言语我以为是善灵；可是一察觉他们的诡计，便知道他们极诡诈——因为凡能设下的诡计，他们都去谋划，并立刻用行动作成。

2495 可是那是某种确定的诡计，先前在别人那里不这样观察到：就是他们能钻进任何一个群体——因为在身体生命里，借外在的外表与伪装，仿佛调适到别人所意愿、所图谋的一切与每一件；他们能观察每一细节，以至几乎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凡所观察到的，都意图转成自己的好处或利益，对同在的人毫无良心。总之，凡所思想、所行的，没有一样他们不接住，并由此想为自己去行；所以那诡计是主动的，带着不断的注视：怎样能为自己作成利益或便宜——只为自己用心，不为别人。

2496 可是这类诡计还有许多种，所以不那么容易描述：它带着外在的外表，仿佛是正直的，这样钻进任何一个群体，甚至被人喜爱——因为能钻进各人的情感，并从那里享用别人的好处。

2497 他们被天使查看时，便显出他们怎样，以及用什么蛇来代表：显出一条蛇向右大腿、或说小腿向上爬；这样他们并未转成蛇，其余部分仍显得像人。所以他们没有被变成蛇——因为只被外层天使在内层中间查看；若被内层天使查看便不然，那时便会显出连续的蛇，带着代表那类诡计的形态。如今他们的外表仿佛是人、或说外在上正直的，又被人喜爱，又不至于全然毁坏人——因为他们没有那样大胆——所以显出人性的，正如他们言语里也有婴孩似的。

2498 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终于成为怎样——便用异象向我显明：他们终于被灵的群体逐出，因为终于被揭穿是那样的人；那时便独自坐着，只在孤独者的群体里。那群体用异象向我代表：仿佛某人宽脸，身体不显出，脸的大小与厚度约当别人四五张脸，头上戴着宽的、发白的芦苇帽；这样固定坐在自己的地方，再不与别人在一起——他们的状态也这样成为所代表的那样，对他们自己也将这样显现——再不处在什么主动的生命里。

2499 还当注意：这类人以及别的人，曾在灵的群体里、被揭穿、并由此被逐出时，总有某种记号附着——如论该隐所读到的（创4:15）；那记号向他们所到的、并同样想诱惑的灵显现；那记号终于增大到在任何群体里都不被容忍，于是终于被留给自己，这样他们的孤独终于向他们显出，并且也像所代表的那样。1748年7月3日。

2500 属于这类的，有些在宫廷里对群体的益处毫不用心，只是伪装，为自己用心；所以就在群体里的职务而论，他们是不胜任的，甚至无用——因为尤其喜爱闲逸，只要能丰盛地生活、穿华美的衣服、并致富，别的什么也不关心。这类人习惯于同类的诡计，又比别人更能钻营，甚至还被称赞。尤其用种种奉承、并伪装的殷勤，去结交那些安排主人财物的人，好从那里致富，这样暗中——主人不知道——享用他的好处；于是称赞那些能给他们一点利益的人；也把厨子、管库的、尤其女管家、使女以及同类的人结为朋友，好叫一切都归到自己的利益上。1748年7月3日。

2501 这类人惯于把那些任职的、勤劳的、正直的、不谄媚的人看作无有，藐视他们，弃绝他们，毁谤他们；因为性情与自己相反，他们立刻就断定：那样的人也要弃绝自己。所以不把他们当朋友，乃当奴仆；总之，他们是累赘，或说只是邦国的重负。

2502 他们那里有这样的毒：叫人在真与善上行事的一切力量都变钝，以至夺去一切热心。他们在我这里住了几天，给我带来这样的麻烦：叫我思想并作成正经的、真的、善的，并看见那些事，都为难到几乎不知该做什么——这类毒的流入就是这样。他们若在善灵的群体里，便叫那些人行善并尽本分时发麻；所以那些倾向在邦国里劳作与功用的人，一落到这类人中间、或进他们的群体，一切热心便麻木；人类尤其被他们诱惑。因此君王把这类人从宫里赶出去：他们极伤害群体，又从真与善上诱惑人，叫人终于被他们那种作风——仿佛被甜蜜——缠住；因为他们过着丰盛的生活，穿戴华美，只享闲逸，仇恨勤劳与热心于真与善的人，是人类的败坏者。人都知道：谁一开始沉溺于闲逸，便从那里取得极大的甜蜜，像乞丐一旦习惯了那种闲逸，便被拦住、被挪离一切热心，以至于不能作公民群体的肢体、或说作公民；这类人不能称为公民，乃是公民的败坏者。1748年7月3日。

2503 这类诡诈可以称为谄媚的诡诈，尤其在宫廷里，或为着自己的利益，或为着自己的享乐，也就是出于自我之爱或世界之爱涌出的欲望；这样按属、属下又按种，可以分开。这些话当着灵写的，也当着那些正是这样的人写：他们沉默着，思想自己将来怎样——因为他们的结局也向他们代表出来，他们便思想那些；这类事极打动他们，因为他们尤其用心于自己享乐的生命与利益。1748年7月3日。

2504 这类人给那些在邦国里劳作的人造成极大的麻烦：藐视他们，以为他们是奴仆，不留给他们一点愉快的生命，叫他们无法带着愉快尽自己的职分；把他们看作远在自己之下，仿佛生来为奴，自己却仿佛生来统治；所以夺去他们一切愉快，在主人面前叫他们受轻视，主人终于便把他们看作卑贱的人，只把谄媚者看作主人一样极看重；这样便从自己的仆役那里夺去一切安慰，因为自己变得像他们——因他们的谄媚把他们收进结交。总之，他们给邦国的仆役制造一切麻烦，又夺去他们一切愉快的生命、安慰、

2505 希望；这样毁坏公民，因而毁坏城邦。这类人在我这里也住了几天：他们为自己而活，不为邦国；夺去我一切生命的愉快，把一切据为己有。在来生他们这样作：只出于好奇要听、要知觉我所读的；一抓住那些，便据为己有，再把我丢在一边，叫我须带着许多麻烦去做工。由此向我显明：那些只为自己用心、只放纵自己、其余什么也不关心的人是怎样。这些话当着他们写的。1748年7月3日。他们从不意图别的功用，只为自己；也就是说，邦国的功用对他们是无有，只有自己的；所以他们不是被功用、或说被对功用的爱所带领的那种人。

2506 在身体生命里，同类的人也要有愉快，甚至要从那些尽功用的人那里夺去生命的愉快，自己却不愿尽什么有用的。所以蒙准与他们谈他们是怎样，又向他们代表：他们像种种害人的、污秽的昆虫；那些也向他们活生生地代表出来。那时蒙准谈生命的愉快：愉快就是人的生命；主这样创造万物，叫功用产生愉快——这从感官的快乐够可以明白，比如从滋味、从情欲；那些既带着功用——叫人得滋养、叫人得生育——便把愉快加在功用上；那些愉快又全然按功用增大，制度就是这样。可是那些寻求愉快、却不从功用流出、或不按所显明的去意图功用的人，固然也感觉到愉快——尽管粗鄙——可是那些既不从功用来、或不借功用从主来，便像那些污秽害人的昆虫，是败坏群体的，也是败坏他们自己的；因为属灵与属天的生命不在他们那些愉快里，于是他们变得不幸：被群体逐出，独自坐着，被荒废，直到他们那里一切诡诈与不义都被荒废，以至他们不再是自己。1748年7月3日。

2507 这类人也毫不关心属灵的与神性的——这一点也蒙准凭经历知道：一提到神，便稍微放松他们，立刻知觉到他们对他毫无关心，以至他们最不想的就是神；因为他们只在外在里，又在与内在分开的享乐里。1748年7月3日。

2508 我也听见他们谈享乐：享乐绝不是人被禁止的，只是要服侍功用；一服侍功用，或说从功用随之而来，便远更甘美。蒙准也对许多灵这样说。

2509 在来生他们也有这样的本性：无论在哪里察觉到别人、或某个群体里——因为群体彼此相通——或在邻近的群体里，有什么愉快或幸福，便极尽热心要据为己有；若能，便不给别人留下一点愉快。这一点也蒙准我凭经历知道。所以有话说：若这类人进属天的群体，便想把每一个人的喜乐与幸福都抢过来；因此这类人不能进天堂。1748年7月3日。

2510 论宇宙里一切与每一件都为着功用，而万物的功用启示造物主

我与灵谈过功用：人里面一切有机的、一切属身体的——总之，动物界与植物界里一切属身体的——都被形成为着功用、并按着功用，以至功用仿佛就是形成它们的；谁从功用去察看有机的，便能看见各部分的联结；若从各部分去看功用便不然。

2511 此外，植物界里没有一样不是形成为着功用的，并且是多重的功用，因而从功用而来：就是为着动物与人类的滋养，为着他们一切的滋养，以至什么也不缺少。我把心智用在看见功用上——就是这些被造是为着动物与人的功用，这从许多经历人人都能明白：对任何一个动物，什么有益于滋养，什么有益于气味，什么有益于医药；整串功用一纳入默想，

2512 那时便蒙准我在属灵观念里——那与天使的观念一样——看见：功用里不能有什么物质的，可是功用形成了它们，因为一切与每一件都按功用；那仿佛形成的功用里既没有物质，从属灵观念便显明：形成的是神性，以为是属世的才形成，乃是荒谬——因为属世的与物质的不能分开：比如热、湿、露、雨，那些是属世的；可是论到功用，却不能设想这类东西。1748年7月3日。

2513 论在诸天里人人都按自己的地位享最大的喜乐

蒙准我用属灵观念极分明地看见——也与灵谈过：灵各按自己的地位享最大的喜乐——若人人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企求更高的、幻想把他们领到的那些；不但如此，各人所享的喜乐之大，正是他自己最高的。因为各人按自己的地位享自己的喜乐；一企求更高的，乃出于幻想——人人都能知道：若把王宫连同侍从与丰盛的宴席给农夫，他会极不满足，巴不得回到自己的茅屋、家人、田地与草场——那些才是他最喜爱的；其余类推。这些也蒙准向他们代表出来；相反的情形也一样。凭经历也蒙准知道：有些人被提到更内层的喜乐时，巴不得回去。天堂与灵界若是这样便好：人人都在最大的喜乐里——若满足于主所赐的命运，不出于幻想贪求更高。1748年7月4日。

2514 论来生里不看重人的身分

许多人在身体生命里曾是大人物——或因职位的尊荣，或因想象中的学问——把在身体生命里为自己取得的高傲的灵带到来生，以为自己比其余的更大、更尊贵；这类东西在多数人那里存留，大大妨碍他们进那些群体——那里没有这类东西掌权，乃彼此像弟兄一样相爱，没有人因尊荣或学问把自己抬得比别人高。这一点蒙准我凭经历够明白。所以蒙准告诉他们，同时又用属灵观念分明知觉：来生里不看重人的身分；农夫或最卑微出身的最小孩子，可以比最大的王子中间的一位更受

2515 看重；因为各人按自己的内层被估价——人也按内层估价君王；可是为着隶属的缘故，仍向他们致敬——那种尊荣在人中间与他一同死去；多数明达智慧的人那里，只存留对他内层的估价。当着他们蒙准加上：这国是这样——在主的国里，无人因身体生命里的尊荣与学问被估价，与世上的国不一样；世上那样作，是为着群体里隶属与治理的缘故。1748年7月4日。

2516 又蒙准加上：在这存到永远的国里，无非是喜乐与幸福；那些并不出于自以为比别人尊贵、有特权，乃出于彼此相爱。我说：人在世上求尊荣与财富，所求的岂不就是要猎取喜乐，并自以为幸福吗？在主的国里，他们在世上想凭那些得到的，不凭那些也能得到；因为那些反而毁坏幸福——夺去别人的喜乐，于是不能从他们得着他们出于贪求尊荣与优越所想要的喜乐。1748年7月4日。

2517 论无人该贪求进到比主所赐更高的天堂

先前已说过（第2513节）：善人、或说有信仰的人，都分得自己的位置，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最大的喜乐；若被幻想牵引想进更高的天堂，便丧失自己一切喜乐。那些曾在更内层里、却尚未被形成去领受那喜乐的人，便说：愿回到自己的天堂。

2518 又可以明白：想进天堂——或说出于骄傲，要为自己形成一个自己作最高、别人都隶属自己的群体——那幻想是什么；这类幻想在来生所成就的，无非是毁坏他自己一切幸福。因为没有那样的隶属；唯独主当受敬拜；一切幸福从彼此相爱流出——这人人都够明白。人若把幸福放在虚假与相反里，便毁坏自己的喜乐。

2519 那些出于这类欲望想进天堂的人，连第一道门槛也不能到，乃退回去。天堂——因而属天的喜乐——离他们有多远，从那些经历够可以明白（见第2395节）：天使若只注视他，并无意伤害，单单那注视，他便极窘迫，仿佛要因窘迫灭亡；诡诈的人显得像缠成一团的蛇；此外，别人单因注视天使的幸福便被嫉妒折磨。凡在来生想统治别人、或在某个群体里作最高的人，状态就是这样。

2520 彼此相爱里头有一切幸福，天堂在于彼此相爱，人人把自己看作无有，以及凡属爱的其余——这些从自然界的事可以明白：从大气的诸部分，从人体里的诸部分与脏腑；那里没有一样不是从共同得着某种保全，因为它向共同有所贡献。所以一切幸福的汇流，落在那些不为自己、乃为共同用心、又有信仰的人那里；相反的，落在那些为自己用心、又要别人都为自己效力的人那里——尽管别人远更尊贵。1748年7月4日。

2521 论旧约里某些先知的群体

犹太人与以色列人中间，外邦人中间也一样，有先知的群体：他们用可笑的姿势显扬自己——圣言里处处读到（撒上10:10–11；19:20–24；王上18:25–28，以及别处）。在犹太与以色列人地区的，有时宣讲真的，有时宣讲假的。若从近因推测，似乎百姓中间有那样的先知之灵，因为他们在外在里，只在敬拜上发狂。他们死后的灵魂，有时仿佛被接到这类先知身上，好继续身体的生命，并同样发狂，好从自己的幻想里被带回来——因为死后起初身体生命仍相似地继续。这仿佛是近因，也属灵与我谈过的那些事。1748年7月4日。

2522 那时的某些人如今与我同在，他们告诉我：他们把那样的先知看作圣的，几乎人人都想发预言；所以那样的灵掌管他们。先知所写的那些他们也不明白，却同样崇拜——几乎像诗人崇拜古人的奥秘一样。

2523 论学问不当弃绝，正如享乐不当弃绝，乃当应用

学问并不因此该弃绝——尽管人想靠它们在属灵与属天的事上显聪明时，它们使人发狂，于是歪曲并弄瞎人；可是若用它们证实真理，便光照人，因为人在学问里。享乐——无论属心智的还是属身体的——也不该弃绝，尽管它们败坏人、弄瞎人；只许他们为着功用去享受，如先前（第2506–2508节）；只要应用到功用上，因为享乐是身体的生命，所以也赐给功用。1748年7月4日。

2524 论灵更内层的思想

在平常或显明的思想气场之内，还有思想——那些不被分辨出来；那些掌管平常或显明的思想。我长久以为那些是内在人的，因而属内层天堂的天使；可是意见骗了我：凭许多经历我能学到——也有那样的思想，又有灵习惯于、并以之为乐。

2525 再者，关于这些思想：有些灵与灵魂不以它们为乐，也不知觉它们——因为在他们思想的气场之内；可是有些灵魂一进来生，立刻察觉也有那样的思想，又能把它与外在的、或说平常显明的思想分开——那些在身体生命里是诡诈的；这一点我从经历够学到；又从经历知道：龙也以同样的为乐。

2526 平常的思想不过是流入言语的观念；可是那种思想流入平常的思想并掌管它——既借思想，也借邪恶的情感。那些思想仿佛是一串思想着的意图；又把思想与行动的心气灌进别人，引进热心，也引进麻木；可是它仍是带着自己情感的、更内层属身体的或物质性的思想。

2527 内层灵的思想就是这样；天使借他们与外在的思想、因而与言语相通。

2528 蒙准观察到：那些离我很远的灵——他们说过：我默默思想或说话时，他们知觉得更好（第2382、2435节）——正处在这类思想里；那时最个别的显得更清楚，被更好知觉并确立——尽管对我几乎显不出什么思想。

2529 可是以这类为乐的，恶的与善的都有；恶的试图用这类思想歪曲善灵——因为他们这样进到善灵的气场里。

2530 处在这类思想气场里的人，以为自己是更内层的天使：善的以为自己是内层天堂的天使；其实他们是中间的，如所说（第2527节），因而是善灵，也可以称为天使，却是灵界里的天使。恶的也以为自己在内层天堂的气场里，却全然自欺。

2531 在来生已经很久的人，外在仿佛被抛开，这些更内层的便出来，于是成为内层灵——该这样称呼。从离我很远的、那样的一大群人，我观察到这一点。1748年7月5日。

2532 由此可知：诡诈的人、并习惯于诡计的人，死后何等不幸；因为占据这内层气场的正是诡计。他们被全然抛出内层灵的气场，因而抛出灵界，被留在别处。他们被折磨得远更久，痛苦也更长久；他们那里终于所剩的也远更少——因为诡计侵入了他们属自然的性情并组成它；在那些被根除以前，带着痛苦的时间很长；那些未被荒废以前，内在人不能运行——因为那些是内在人与外在人之间的中间；中间尚未调适好，便不能借他们的内在运行。

2533 如今这些人刺激我的左眼，明明灌进一种更内层、更锐利的疼痛。由此可以断定：如今在场的，是在那些掌管平常思想的人中间；另一些掌管欲望的，则激动右眼。眼的疼痛是内层的、锐利的；由此也断定：他们是中间的——正如视觉是听觉与思想之间的中间。

2534 论内层灵

内层灵有极大的众多；他们流入，天使也借他们流入那些是外在灵的人。

2535 内层灵与外在灵的分别是这样：外在灵一被领进内层灵的群体，便落到幽暗的状态，仿佛睡梦的状态——因为他们知觉不到那些人，只能知觉到流入，那流入对他们幽暗得像睡梦的状态；可是对那些是内层灵的人，却相当有光，或说明白。

2536 人能否被带到那种状态，以至处在某种所谓清楚的观念里——我还不知道；可是在来生，过些时候便被带到那里。

2537 今日我与他们同在，也在那种状态里，是醒着的；我观察到那众多——他们那样多，以至远超过外在灵的众多；我以为他们处在相当清楚的观念里，尽管我处在幽暗里，却就总括的知觉而论仍是清楚的。

2538 灵经一段时间被主带到这内层状态，仿佛借着睡眠、或说某种昏睡——却仿佛仍是灵的清醒。那时起初像对婴孩一样，临到他们的是幽暗的——因为只有总括的知觉；终于观念越来越清明，或说观念变得更清楚；于是仿佛被领进那样的状态：自以为全然醒着——尽管那状态相对于内层天堂的清醒，仍仿佛是睡眠。1748年7月5日。

2539 论主圣言的生命

与天使谈过主圣言的生命：在主圣言至高的意义上，是主自己；在主以下普遍的意义上，是整个天堂——天使的与善灵的；在还更低的意义上，最普遍地是主的教会——遍及全地，从最初的创造到末后的时代；在较少普遍的意义上，是受过教导的教会，连同它一切种种教义；在还更少普遍的意义上，是地上最内层的教会；在还更低的意义上，特别地是每一个人；在最个别的意义上，是信仰的每一个条款；在抽象的意义上，是属天的、属灵的、理性的、智慧、明达，以及其余。1748年7月5日。主体怎样，谓语便怎样。

2540 与灵谈人迁到来生

灵常惊奇自己已在来生——他们以为仍在身体生命里，因为没有分别，又没有反思；所以我一告诉他们是灵，他们常惊奇，以为自己还在身体生命里——先前已论（第1984、2031–2032节，以及别处）。

2541 我也与灵谈过：人若对主有信仰，天堂——或说通向天堂的内层道路——便能向他们敞开；那道路如今是关闭的——几乎像主怜悯地在我身上所作的那样；于是灵魂、灵与天使便与世上的人有来往，世上的人也与灵魂、灵与天使有来往；灵便知道世上在发生什么，人也知道天堂里在发生什么；这样两边一同活着。

2542 主从永远也这样安排：要有那样的来往与那样的相通；人到了自己的年纪，便不知道自己还活在身体里，于是身体一丢下，立刻迁入天堂。因为那样的人进到老年时，与天堂里的人说话，便不再反思自己的身体——正如我有时也忘记自己在身体里，因为不反思属身体的事，乃在与灵的谈话里。今日用属灵观念我看见：身体是无有；若把身体丢下，身体里的生命与丢下身体之后的生命，便毫无分别。

2543 此外也谈到身体：身体无非是对在世上的自己的灵所尽的功用，是与他的灵全然分开的某种东西；人所那样关心的身体是无有——因为每一个兽与野兽，甚至小小的昆虫，都有比人更精致、更完全的身体，有更完全的嗅觉、味觉、视觉器官；甚至叶子上的小昆虫能看见更细微的，也能更纯粹地嗅到更精细自然界里的东西——那些是人用最精细的显微镜也看不见、用技艺也感觉不到的；因为它们看见自己的食物，嗅到它们，尝到它们——那些到不了人最小的感觉。所以野兽的身体比人的更完全；人却对那样本身极卑贱的身体有那么大的关心与爱。1748年7月6日。

2544 论感官的错觉在信仰的事上须除去

我有时与灵谈过——如今也一样，他们在我这里：他们并不靠近我，尽管他们自以为靠近，甚至有时像常有的那样近到能摸我、动我、在触觉上运作，在我里面、在旁边、在头上；可是最确实的经历是：他们不能在这里，乃有时在十、百、千、三千里之外，甚至别的星球上的灵也一样。可是灵因表象全然断定：他们靠近我、极近；他们不愿相信——因为全然与表象相反。蒙准告诉他们：经历是确实又确定的，不可怀疑，更不可因显得如此、又因他们从任何原因都不能明白——

2545 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原因。当着他们阐明这一点时，蒙准说：经历既清楚又确定，便不可怀疑——尽管表象另是一样，又尽管他们不知道原因；自然界里有极多同类的事，经历确立了，尽管如此是真的，仍当相信：比如人能绕地球航行，并从我们脚的对面、从相反的一方来——这是确定的，因为经历确立了；世上谁会因显得另是一样、又因不知道原因，便怀疑这一点呢？那样一来，自然界里无数同类的事，他便都不信了——尽管那些是那样。

2546 灵界里的事也一样，尤其信仰的事：不可怀疑，更不可弃绝——尽管我们不明白原因，又尽管不按表象；那些却是真理，因为主——他自己就是真理——说过：比如唯独主是活着的，地上与诸天里其余的生命是无有，以及极多同类的事。这些也与表象相反——正如常蒙准对灵说的；可是仍是真的，因此不可因我们不明白、又因我们自以为凭自己活着，便否认。1748年7月6日。

2547 论灵魂在来生起初就位置而论仿佛是游荡的

灵魂是指那些尚未在大人里分得位置的人。他们有时是游荡的：有时在下方右边，有时在下方左边，有时在头顶上方，更高处对着各方，有时也靠近头。那些尚未在大人里分得位置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变迁的状态里；粘附着的属身体的东西被激发，于是他们被举得更高，对着不同的方位；所以我称他们为“仍在游荡的”。后来分得位置、留在那里的人，仍带着变迁——按时间更长久，按他们改造的状态而定。1748年7月6日。

2548 灵的能力胜过人的能力

灵不但披上人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通晓人的语言，知觉人的思想；有些还知觉更内层的思想；又立刻看见向他们代表出来的，一霎时便领会那些须用许多时间才能说出来的——可是那些绝不能像在世上所看见的那样被看见、被领会；那些是从属身体与属世界的抽象出来的事。那些用属灵观念、连同其代表性观念代表出来时——那些观念只代表意思是什么、里头暗含或隐秘着什么——他们立刻相当充分地领会，一霎时便领会那些一小时的话也表达不出的。

2549 灵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类能力——尽管这些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代表出来时，他们承认。原因是：没有人反思自己所受的能力；那些既熟悉，便以为并不比别人所有的更卓越。蒙准告诉他们：天使也不知道自己有还更卓越、更高的能力——除非蒙准俯视在下的灵，从那里看见分别。1748年7月6日。

2550 论灵界里的代表怎样从天堂流入

睡中临到一些事，我不那么记得；那时眼前也出现鸟，关在笼子里——一只旧又暗的笼子；关在里头的显得是一只暗色的鸟，也是恶的，我好像不愿要它。旁边游荡着两只美丽尊贵的鸟，我更愿把它们关在那笼子里。我一在那样的观念里，立刻有灵猛烈地落下、摔到我身上，震动我，叫骨与神经发抖——像先前有时一样，叫我里头一切与每一件都发抖，带着遍及全身明明的感觉（第1934节）。醒来我感觉到，知道灵带着大力冲到我身上；我以为如今也像先前几次一样，他们冲进来想毁掉我，击打

2551 我里头的一切，带着很大的震动。所以与他们说话——也像往常一样——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他们就是那些在论鸟的观念里的；忽然被摔到我身上，在那摔落里以为会摔断头颈——这也向我代表出来；他们只知道自己要全然灭亡，像人从高屋摔到地上一样。我也从他们惧怕的发抖知觉到这一点：摔落后好一会儿，他们还带着极大的惧怕发抖，那惧怕也传给我；于是我承认他们所说的是真的。

2552 我追究原因时，梦被唤回到记忆里——论那些鸟的；蒙准知道：天堂里曾有事，就是某群体谈思想——在灵界里鸟表示思想；他们谈的是那些。灵界里这类事若不借从天堂的流入便不能发生；天堂里并不思想鸟，乃思想默想与思想。我从那些在更内层灵界、作传达者的人受教：天堂里某个群体曾谈人的思想的流入——那些一直穿透到天堂；是否从人的思想流入天堂——尽管那与秩序相悖：

2553 人的思想能流入天使的天堂；其实是天堂流入思想。他们有时觉得我的思想仿佛流入了天堂，便从表象断定有那样的事；他们既在虚假里，便不能留在天使的群体里，乃仿佛从自己的群体被摔出——不是被天使摔出，乃被自己摔出；那种摔落就是这样：虚假把自己摔出去，因为没有天使摔出别人。他们既因人的思想流入的虚假这样被摔出，对应的灵——那些事向他们代表为鸟——便带着那样的力与猛烈落下，以至自以为要摔断颈项与颅骨。

2554 后来蒙准谈一点：我的思想仿佛流入天堂——其实并不是人流入天堂；因为在更低等级、又那样粗的，绝不能穿透到更内层的等级，因而不能进到在先的——尽管显得如此。那样表象的原因是：主叫它从天堂流入思想，只是表象为从我的思想进天堂。可是原因若不借属灵观念陈列出来——事情在原因里怎样——便不能说清，所以只略略向他们显明。可是这是事实与真理：唯独主流入人的思想，这样在更低的里像在更高的里一样同在；他喜悦时便借天堂流入思想；在这两种情形里，都可以显得仿佛人的思想在流入——那全然与秩序、与一切理性相悖：更低的能流入更高的，或外在流入内在，或像哲学家所说，在后的流入在先的，或更粗的流入更精细的。1748年7月7日。

2555 由此也可知：启示录里那些话——或许别处也有——光明天使被摔到地上、连同他的群众（参赛14:12；启12:9），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一在虚假里，虚假便把他们从天使的群体里赶出；那时在灵界里对应他们的人，便带着力、仿佛有生命危险，自以为被摔下。

2556 对应他们的灵是否也曾有同样的意见，我不能知道——因为对应的灵有许多，有时并不是意见相同的；所以借他们的群众所理解的，无非是灵界里处在同样虚假里的那些。因为灵全然不知道天堂里在说什么，只在代表鸟的观念里，并且带着不愉快——他们如今这样说。1748年7月7日。所以对应的并不是他们的群众，只是处在同样虚假里的那些。

2557 论灵十分充分地知觉人的思想

从许多事可以明白这一点，这里只举一例：我只要对他们说这些话——“是这样或那样”，或“是如此或另样”——不再加别的词，其余只用观念或代表来陈列，他们立刻知觉全部观念与思想；其余也一样，只从很少的词语；其余借观念——那些没有词语的——用属灵观念向他们陈列。由此可知：主圣言的词语里有多少，观念何等充满——尽管词语那样少，有时离开观念人的眼睛便全然不能明白。

2558 凡人为作成的，都关闭通向更内层的路

蒙准用属灵观念看见：人一想凭自己模仿属灵与属天的，并凭自己作成——那叫作技工的或人为的，像术士用邪术所作的——通向更内层的路立刻关闭，所剩的只是死的，在外在或最外层里；可是那技工或术士并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那些不认识更内层、或不在更内层里的人。这样外在上显得相似，像人只用眼睛看外在——比如看图画，有时看得比活物更高；其实活物在更内层里更美，越内层越美。1748年7月7日。所以那些在更内层里的人看那些时，显得无非像用显微镜看图画、或看房子的石灰：那些显得光洁的，其实只是污垢；看动物与植物时却不然。

2559 论灵像人一样，缰绳一放松便立刻冲去行恶

这一点尤其在灵界蒙准我观察到，也蒙准我经历：缰绳一放松，他们便立刻从自己冲进周围那些人的毁坏与灭亡。他们不断被这样拴着——自己感觉不到——在属灵的纽带里，叫他们不能按自己的任意与本性去思想，更不能意愿并作成恶；那纽带他们不知道，因为这样被拴着，便以为自己凭自己是善的。可是经历多次显明：这纽带一放松，他们立刻冲进恶，甚至要毁掉周围的人。为叫我知道，也仿佛蒙准我放松他们，他们立刻冲去，

2560 甚至抱怨自己被放松。我也一样：一被放松，立刻也冲进恶；所以人的性情里头无非是恶，唯独主是善与怜悯——他把整个天堂与灵界这样仿佛拴着，叫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恶的，甚至以为善从他们而来。这一点我与他们谈过几次；他们想把善归给自己。人类也同样被拴着——尽管不知道；所以主的属灵纽带若放松，一个人立刻会像野兽冲向野兽一样冲向另一个人。关于那纽带有极多可说的，主若愿意，别处再论（见第2737–2739、2943节）。1748年7月7日。

2561 论天堂里更内层的事，相对于能达到人领会的那些，是怎样的

更内层的——或说属内层天堂天使的那些——是说不出来的，也不能进到人的知性；即便阐明，也只显得某种极幽暗的东西。那些不能比得更好，只好比作有生命的身体里的神经纤维：那些奇妙地从脑与髓流出，一再分支，一再联结，又插入神经节，通到脏腑，以至几乎不知道它们的联结怎样；又像别处的神经纤维，作成奇妙的形态——单从图表上察看神经纤维便可以看见。从这些这样分支、交织、彼此流入、又一再流出的，

2562 仍发出分明的行动；却仍借着中间的纤维、中间的联结、以及纤维那样奇妙的流入——从用眼睛察看的人看来，绝不会以为行动能那样有规则地产生；其实没有一样不对照着自己在与别人同在的群体里的样式，那些一同构成行动的一体，带着对着与别人同在的行动之群体的无限种种不同。关于更内层的观念、或说内层天堂的天使——相对于灵界的更内层——可以形成这样的观念；那些能衡量这些、并在同类事上多少有了知识的人，可以从这里断定：单单更内层的已何等不可测究，何况流入更内层的最内层！因为灵界更内层的一个观念，可以比作从无限的力与形态这样行动、并进入一个小小行动的一个行动；其余类推。1748年7月7日。

2563 论对主有信仰的人：主与他同在，并在一切与每一件上为他筹谋

尤其用属灵观念我看见——人人也能知觉：对主有信仰、并有信仰之注视的人，主便在一切与每一件上为他筹谋，几乎叫他什么也不必操心，却不知不觉得着一切必需的、以及有益于必需的；于是一切都顺利，他又被领向属天的幸福。人越信靠自己，便离主越远；人借着对自己谨慎的自信，便使自己远离主——因为那样远离信仰。1748年7月8日。

2564 注视在来生成就什么，除非活在来生的人，无人能知道；对主的信赖与信仰的注视也一样。

2565 论灵界更内层的气场里掌权的是疯狂

灵界有更内层的气场——先前已见（第2532节）；那里灵的众多，他们的言语我长久不能明白，如今才开始稍微透出。那气场里掌权的是人的意图、或说目的——那些在身体生命里几乎进不到明明的思想里；在来生，那些后来成了他们的言语，以至在人明明的思想之内。

2566 追究那里为何有那样多疯狂的灵时，我知觉到回答：今日人类不看别的功用，因而没有别的目的，只看自己；只求获取、搜刮金钱、银与金，只为致富，并且只为自己的生命，从不为朋友与同伴，更不为共同事务的功用；又求尊荣，从不为别的功用，只为叫自己为大，为自己的尊荣，不为别人的功用，更不为共同的益处；同样，那些想从学问显聪明的人，从不为别的

2567 功用，只为自己——为叫自己为大，在世人眼前显扬，并致富。所以在那气场——可以称为意图的气场，又是灵界更内层的——里，有那样大的疯狂，以至几乎充满了疯狂；于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罪孽满盈了（参太24:12）；因此主的国如今转向别人，正如所预言的（太21:43）；不然世界便要灭亡。因为从这灵界可知人类怎样、何等颠倒；从外在的灵界与灵魂却不那么能知道。

2568 有些灵魂死后不久也进到他们中间——就是那些在世上诡诈、把目的藏得更厉害更显明、又只为自己定下这类目的的人；他们心里仿佛这样对自己说并说服自己：除了为自己用心、放纵自己以外，不该为别人用心，于是把同伴与共同全然看得比自己低贱。其余的人更晚进那气场。1748年7月8日。

2569 那些是灵界更内层的灵，固然流入人的思想，却不知觉那些思想，只知觉他们的意图；所以人那里一没有这类意图，他们便不能明白；那时善灵——也是灵界的内层灵——便接手；主这样安排。1748年7月8日。

2570 一留给他们哪怕稍微流入，立刻便知觉到对主圣言、信仰与得救之事的冷或厌烦——蒙准我知觉到：只要稍微放松他们，叫他们带着自己的厌烦或冷流入。

2571 这些内层灵也不能在善的内层灵所在之处——正如世上不能同在一样——因为意图相反。他们在世上能同在，只为要用掠夺或诡计夺去那些人的好处，或把他们当作奴仆使用。在来生却不然：善灵一在，他们便必须全然逃跑——因为仿佛被厌烦弄死；在那里他们不能从那些人得利。他们不能同在，单从这一点可以明白：天使若注视这类人，他们便陷在那样的窘迫里，以至自以为要灭亡，又自以为转成污秽的爬虫与野兽。所以主这样安排，叫他们不能把恶或毒灌进信徒。1748年7月8日。

2572 除了上文所说的那些倾向（第2566–2567节）之外，他们还有从那些随之而来的、带着多重种种不同的倾向：就是想毁掉人类的生命——因而残酷，心里全然像尼禄；想夺去邻舍的一切，甚至在邻舍的贫穷与悲惨面前发笑——哪怕邻舍死在他们眼前；他们甚至从那里取乐，因为逆着一切怜悯；正如他们诡诈，逆着一切纯真。此外他们也极以能毁坏友谊、尤其婚姻之爱为乐：在夫妻中间制造仇恨，引诱别人的妻子去行淫，以及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这两道源头必然随之而来的同类事。1748年7月9日。

2573 至于那些曾有信仰的人，死后并不被举到那气场——尽管他们可以立刻被带到那里，这一点我凭明明的经历蒙准知道；可是主另为他们筹谋：把他们保持在那些人以下的气场里，叫他们不明白那些人，也不明明知觉；直到主赐给他们外在——那些对应天使的意图或倾向，又调适于同一气场里正直人的群体；那时他们才从外在生命被举到灵的那更内层，能享受他们的结交，并这样对应天使——天使都由主直接并更直接地带领，享受带着无限种种不同、说不出来的一切幸福。1748年7月9日。

2574 在灵界更内层气场里的人，使用那些在外在气场里的灵，正像这些人在身体生命的层面上说话时，使用外在气场去思想并说话一样；分别几乎只在于：那里是分开的灵。在身体生命里，尽管同样是分开的灵，对他们却显得仿佛是一体，或仿佛一个在上掌管、在下相宜地行动，以至仿佛在他们里面——他们也这样告诉我；因为他们披上那灵，尽管那灵只知道仿佛自己在说话。由此推出：他们也披上人自己——因为人旁边更低的灵以为自己就是人。

2575 如今也蒙准凭经历知道：他们能被以下的灵带回一种睡梦的样子，以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被催眠；情形几乎像人的外在睡着、内在却醒着——因为我知觉到某种闪光，那是从他们的生命来的。

2576 论圣言里“学习争战”是什么意思（参撒下22:35；诗18:34；144:1），以及他们为何受试探

信徒必须忍受逼迫与试探，原因极多；如今只记蒙准学到的一条：因为恶人有那样多——尤其在更内层的气场里——好叫他们学习那些是怎样的；又因为主愿按秩序掌管一切与每一件，好叫信徒处在能抗拒他们的状态里，于是有平衡——恶人不断进攻，信徒抗拒；不是凭自己抗拒，乃凭主。1748年7月9日。

2577 论更内层气场的灵

在那气场里，恶人一被放松许可按自己的意图行动，发明便无数，并且那样亵渎污秽，以至人绝不能想到他们是那样。因为那样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一掌权，无论给什么对象，他们都转成与自己状态相似的发明；此外，凡察觉到与正直人相反或相抵触的，他们都抓住，转成污秽的发明与阴谋，加以颠倒、歪曲——有某种可怕的，因污秽平常不许说——那是意图所谋划出来的。

2578 属世人既有这样更内层的气场，便推出：已是末后的时代，这地上的人类将灭亡——除非悔改，并领受对主的信仰。

2579 那气场、或说处在那意图气场里的恶人，不像那些在外在里为恶的人那样被荒废；因为人越在更内层为恶，惩罚便越重、越长久。所以等待他们的是极重、极长久的地狱，荒废直到他们几乎一点也不剩——那些逆着怜悯的，如先前所述（第2565–2572节），以及逆着纯真的；那些都是诡诈的，又在更内层比别人更恶。1748年7月9日。

2580 他们的形像在大白天、睁着眼向我显出——他们终于在正直人眼前成为怎样：脸比死人更糟，带着可怕的坑洼，仿佛骨头的，颜色极丑地青黑、棕褐、尸色；什么也不能思想，对自己是死的，带着焦虑的折磨。1748年7月9日。

2581 论天使论某些事的言语，落到更低的灵那里成城市的代表

今日清晨，我几乎在醒与睡中间的状态里，有些东西滑进我的思想，比如琴，以及别的乐器；同时又思想城市，以至那些思想带着城市的观念。稍微醒了些，有话告诉我：天使论同类事的言语，落到灵那里成了城市的观念；灵也证实了这一点。天使一贯的言语论一件事——比如论琴或别的——向灵单单陈列时，仿佛只是城市的观念，没有变化；由此可知：天使那里有多少，在更低的灵那里只构成一个城市的观念。所以在天使那里论属灵的事，转到城市以及这类的观念里；论属天的事，转到动物以及同类的观念里。1748年7月10日。

2582 论有极大众多的灵以加害别人为乐

人简直惊奇不够：灵界里——无论在它更低处还是更内层——有那样大的众多，几乎唯一的乐趣就是：凡所触犯的，都能折磨；加害越大，乐趣越大。这一点从多重、几乎每日的经历向我确立；原因是：人在身体生命里就是那样——若能加害别人的身体与财物，甚至灵魂，便以为乐——凡留心的

人都明白。罪既带着刑罚（见第2438节），由此也可知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苦刑：在他们能加入善的群体以前，这类东西须用折磨除去；人若就属自然性情的更内层而论是那样，那时折磨何等大、时间何等长，才终于能作自己心智的主人。

2583 人以为人的灵魂要永远被折磨——因着无知以及同类——由此可知：人固然被定了永远的苦刑，因为他该受；可是因主的怜悯，定罪终于被除去，却是借着荒废与苦刑，按他们实际的罪、以及由此获得的性情。1748年7月10日。

第九册　§§2401–2700

2584 论那些活在一千或四千年前的人，一被恢复到身体生命里的状态，便全然仍像自己

凭许多经历蒙准我知道：那些活在一千七百、二千、三千、以至四千年前的人——比如主的时代，以及他以前一千、二千年——一被恢复到先前生命的状态，便全然仍像自己，以至丝毫也不缺、也不丧失：无论就心气、品性，甚至就他们在世上所有的全部生命、就步伐而论都一样。因为蒙准与他们谈得又久又多次，经月经年，好确实知道他们是同一些人。由此可知：人毫不丧失身体生命里所有的，只丧失身体、以及全然属身体专有的。可是一被放进属天的状态，情形便另是一样，那时他们不知道那些纯粹属身体的。1748年7月10日。

2585 论灵界里有人极不知道的状态

今日蒙准我经历一些状态——先前也经历过一些——那些对人全然未知，其中许多是说不出来的；即便试图用词语形成某种观念，也仍全然不可领会，因而不可信。以至单从科学性的真理便能形成整个情感的状态——情感在里头掌权，真理或多或少；甚至不能把相似的状态传达给那些不在属世事物的真理里、又不在属灵事物的真理里的人。这些状态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由此也可知。

2585a#　灵界更内层既有这类说不出来、永不可领会的乐趣状态，内层天堂里又当怎样——那些状态从那里得着自己最近的源头，并且那里每一个都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因为灵界里显得像一件的最小的，在更内层的等级里却从无限的这类里产生；甚至每一种不同都有自己的无限。

2586 灵界相对于内层天堂既是这样，便可知：内层天堂相对于更内层天堂也一样，一直到最内层；那里状态的无限——因而幸福——按无限增长。

2587 既有这样又这样无限、说不出来的愉快与幸福的状态，便可知：他们的言语也是说不出来的，在更内层里更说不出来；因为一切言语都以状态为基础，言语按那状态产生，并相宜地滑动。

2588 由此也可知：人与灵思想时——说话时更是——每一个最小的观念，在内层天堂里都有自己对应的状态；这或这些的思想与言语，在更内层天堂里又有自己的；这的思想与言语，在最内层天堂里又有自己的。所以每一个观念都是某种情感，或说更内层里情感的共同状态；不然，任何思想绝不能存在并活着。1748年7月13日。

2589 论人不能有怜悯，也不能有纯真

人既是这样：无非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以至在他最小的里像在最大的里一样都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因而对邻舍与对主的恨——那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必然随之而来——便绝不能另是一样：他是无怜悯的，无非无怜悯，又与纯真相反。所以怜悯与纯真必须从别处来、从别处流入；源头除了神性、或说主——他自己就是怜悯与纯真——还能在哪里呢？这一点用属灵观念蒙准看得更清楚。1748年7月13日。

2590 论灵从反思知道自己在场

多次发生：一思想某人，那人便被陈列在眼前；不思想时，便仿佛不在。一思想，立刻就在我旁边，甚至在头边。近因在我看来是：他们在场时，若不反思便不知道自己在场——正如身体生命里在群体中常有的：尽管在场，若不反思仍不知道有人在。由此也可知：在来生——那里不像借身体的视觉彼此看得见——反思成就什么。1748年7月13日。

2591 论主从第一个人受造起就带领人类

曾两三次生出疑虑：人及其每一个肢体与部分既有天使与灵在大人里对应，又由此有努力——凡有余地或有让步之处，努力都是主动的，从人的哲学某些真理若留心便可知——那么在这大人尚未形成以前，第一个人、以及最初生出的人怎能存在？我得着回答，用属灵观念说服并证实：第一个人、以及最初生出的人，不被别人带领，只被唯独主带领；因为主是万有中的万有；天堂与灵界里每一个的任何努力，无不从主而来——人出生以前像出生以后一样。正如人就其一切等级而论，在出生以前存在，像后来一样；没有他，什么也不能被造，被造的也不能存在。所以唯独他支撑人类，像从前一样；如今却借天使与灵作媒介，同时又直接、不借天使与灵——这一点也经历证实了，我想先前已论（第2020、2065–2066、2071节）。人类从起初就是他的，所以他看顾一切人。1748年7月13日。

2592 论主保守人脱离一切恶

这一点凭极多经历向我确立，以至若只把经历总括提出，便要写成一卷——因为如今已好几年，几乎每日，我被恶灵四面围着，不但在周围，也极近在头边、在背后；他们不但尽一切努力，还用公开的攻击、邪术、诡计、暗中的手段试图加害我，又用可怕的咒骂——先前已论（第2171节）；可是一切与每一件都徒然，以至我终于对他们的努力与公开攻击全然发笑。主这样保守人类——每一个人

都被恶灵围着，尤其今日，恶已增到这样的程度，恶灵因而增多，甚至生出极恶的。人却不愿知道这一点，以为是自己保守自己——其实再没有比这更少的；因为主的手若只放松最小的一霎时，人便灭亡。1748年7月13日。

2593 论没有反思，什么也不能学到

没有反思，便进不到记忆——这够明白。人的视觉尽管被成千成万的对象围着，记忆却一个也不留——除非对外在有过反思；思想也一样：对有过反思的，记忆才持守。总之，没有反思，什么也不进驻人里面。

2594 可是有内层记忆：凡所曾有的——无论反思过与否——都进驻那里，以至身体视觉所摄取的连最小一点也不丧失；凡进到内在感官的，都极准确地进驻；因而那些人没有反思过的也在。

2595 可是那些铭刻在他更内层与最内层里的，人绝不能对那些有什么反思——正如也不能反思思想的能力、以及分析推断的能力怎样得来；那能力那样大，以至无限倍超过人为的；人那样不知道自己赋有这类能力，以至若不后来反思，几乎对它一无所知。

2596 这类事，以及主借那对人极隐秘的反思所灌进的——因为不是借人所接受的反思，更不是借向人显明的反思——都从主而来，不从别人；因而是主的恩赐，以至人丝毫也不能夸口自己是人，也不能夸口能思想是属自己的，更不能夸口自己被重生。1748年7月13日。

2597 论他们常从天堂被赶出

极常、又每日发生：有些人从天堂被赶出，被带回更低的灵那里；其中有些被赶出后与我说过话。原因是：他们在某种虚假里；所以在那些处在真理里的人中间时，不能不窘迫——因为别人的真理、以及他们所在群体里整个天堂总括的与个别的真理，立刻仿佛迎上来；所以他们若不退去——那时自以为被赶出、滑落或摔下——便不能不被重重折磨。

2598 他们这样常被赶出、又被放回更低的灵中间——那时他们与那些全然相似——原因是：灵被举到天堂——这也每日发生，人数又多——那些尚未经过多种状态、以至不能参加许多属灵或属天状态的人，一进到主尚未引导他们进入的那种属灵或属天状态，便在虚假里，于是摔下，也被引导进入那些状态。

2599 由此可知：从天堂摔下的人，并不因此成为恶灵；与我说过话的那些曾是善的。

2600 另是一样的是那些用诡计钻进去的——那是许可的；他们从那里摔下时，是恶的。1748年7月14日。

2601 论无人被强迫或用武力去服侍主

强迫人与灵去承认、敬拜主的手段极多，再容易不过：有种种纽带，连同其属与种；有惧怕，有喜乐，有尊荣，有一切欲望——这些都能逼人与灵承认主。惧怕能成就什么，够明白；尊荣也一样；人一被放进喜乐的状态，便人人愿意承认主、敬拜他。

2602 可这些并不是叫人从内里信服的手段，只是引诱的手段；因为他们一进入另一种状态，里头一碰到相反或相抵触的事，立刻就走掉，不再承认，甚至起仇恨。所以要使承认与敬拜进到人里面、并且进到内层，必须出于自愿；那时才有内在的说服，能在许多状态里存留——因为没有内在的说服，什么也留不住，一换状态就变了。1748年7月14日。

2603 论来生里的灵魂没有身体生命里那种纽带

人在世上时，有许多群体的纽带拘束着他们：怕法律，怕名声，怕丧命，怕失利、失尊荣之类，也就是怕一切人所爱的欲望受损失。这些纽带在来生里都停了；于是人被留在自己的内层里，仿佛成了另一个人，惯于毫无畏惧地侵扰凡能侵扰的人，辱骂，用话激怒别人，以及同类的事——尽管在身体生命里，公开场合从没听见他们做过这些。1748年7月14日。

2604 论神性真理当用哲学来证实，不可倒过来

有一条神性真理：主掌管宇宙，不但在共同的事上，也在个别的事上；或者说，怎样在普遍里，也怎样在单独里——这是神性真理。因为主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没有一根不按他的意思而落掉（路21:18；徒27:34；太10:30；路12:7）。这真理可以用自然界、用人的哲学从极多方面证实：比如若不如此，宇宙就不能存立，天堂也不能，人类也不能，自然与自然的诸国度也不能。哲学也证实：普遍的圣治若不出于最单独的事，就绝不能有；因此他的普遍，就像共同之物若没有个别之物也绝不能存在一样——因为个别合在一起才构成共同。这样，为着照亮人的心智，神性真理可以用属世的与哲学的真理来证实。可是人若想从属世学问与哲学去推出神性真理，立刻就掉进黑暗与昏昧：那时他立刻确信自己：圣治是普遍的，却不是单独的——这正与真理本身相背；因为那样一来圣治便不能有，尤其是根据那些他不明白的、在个别与单独里发生的事——这类事几乎是全部。

2605 这真理确是神性的——今日从天上来的话证实了；所证实的规则是：普遍的圣治若不带着单独事物的圣治，就绝不能有；并且怎样在普遍里，也怎样在单独里。所以神性在最单独、最无定限的事上，在任何层级上，从永远到永远，既在自然里，也在自然之内。关于这条法则是否真实，有正派的灵从天给我答复，这法则便被证实了。1748年7月15日。

2606 三段论式的哲学何等丑陋、何等无足轻重，也可由此看出：不懂事的人编出上千个三段论，仿佛能把这条真理本身毁掉。这够可以从这一点明白：几乎人人凭自己那推理的心思——其实那心思更多是分析的，少有人为造作——都否认这条真理。因为谁不认定至高创造者有普遍的圣治呢？可是谁又承认他在最单独的事上也在呢？

2607 论说话的并不是人与灵自己，他们只以为是自己在说；又论万人的生命就在于自以为活着、思想、说话并行动

这些事我与灵谈过极多次；因为灵并不比人更能知觉这一点。也多次用活生生的经历向他们显明事情确是这样；我甚至好几次注意到：他们被别人带着说话，同时却以为是自己在说——于是灵像人一样，只知道自己不是被别人带着，其实哪怕最小一点思想、更不用说说话，若不是从别人来，他们都不能。这事在我身上凭长久的经历大大证实了。可是一准他们反思：自己是被别人带着的，他们立刻以为自由被剥夺了，不是自己在说。事情怎样，见别处（第842、1948、2099–2101、2464–2466节）。1748年7月15日。

2608 同样还有：他们都用我的本地话说话，又自以为知道我记忆里的一切，以为是出于自己——我也几次这样对他们说。其实他们那样以为，是感官的错觉；可是在他们看来，仍像是自己会我的话，记忆里的事也像是从自己的记忆来的。由此也可知：感官的错觉或表象怎样戏弄人与灵。

2609 论天使绝不能有关于肉体事物、语言词语、陆地与城邑之名、人名的观念，只能有那些所表示之事的观念

用属灵观念我分明知觉到：天使绝不能有这类观念；因为关于肉体事物、人物、名字、词语的观念，是那样物质、那样封闭，绝进不了天堂。此外还有许多证实；单凭属灵观念就分明看见：凡纯粹物质的东西——连圣言字义的观念也在内——要进到属灵事物里，更不用说进到属天事物里，是与一切理性相背的。骆驼穿过针的眼倒还容易些（太19:24；可10:25；路18:25），整个地水球穿过一个看不见的小孔也一样。这话对某些人说过——他们夸耀自己在地上曾是大人物，又以为字义里所指的就是他们——他们什么也答不上来。1748年7月15日。

2610 论每一小时都有千万人进入来生

今日有话告诉我：每一小时都有千万人从宇宙里的诸星球进入来生；可是相对无限、或相对那无限的主，仍等于无有。1748年7月15日。

2611 论某些灵的内层乐趣——他们以少许为满足；又论雅各大腿窝的筋扭了（创32:25）

夜里我安静睡着时，仿佛在某处，只有三四棵树种在一只桶里：一棵高大，一棵较小，还有两三棵很小。我看不见别的，只见这些种在桶里的树。后来灵里十分安静，安静得那样美好，简直无法形容——尤其是为着那棵较小的树，我仿佛摸不着它，正因为那美好：它像是被守着的；我每次看见它，那美好就透入骨髓。这样有几次，我想是两次。那另一棵树被守着，以至我只要看一眼它种在哪里，那无法形容的美好就透入我的心思。如今我明白：那另一棵树表示婚姻之爱——大树是丈夫，较小的是妻子，小的是儿女。

2612 从睡里醒来，蒙准与那在如此美好地方、有如此美好安静的人说话。我知觉到：处在这种美好里的，是那些在身体生命里以少许为满足、却在主里面的人；他们在大人身体里构成大腿后部，直到膝后，又向着大腿内侧，属于婚姻之爱的部位。

2613 我也知觉到他们与脚——向着脚跟、因而向着脚掌——有交通；这交通蒙准我知觉到，以至那安静的美好往下伸向脚踵，也就是脚跟——《创世记》里论到它（创3:15，25:26），我想别处也有。正如人身上大腿与脚跟也有交通，从肌肉与神经的延伸可以知道；因为献给婚姻之爱部位的神经，从大腿往下伸到脚跟。雅各与天使摔跤直到黎明时扭了的那根筋，所指的就是这神经（创32:24–25）；也因这缘故，他的后裔不吃那地方、就是扭了的筋（32:32）。从我所看见的一系列事，更可以明白这一点；如今从天堂向我显明了。

2614 不久醒着时，我仿佛看见一条大狗，张着可怕的嘴。我问这表示什么；后来告诉我：人被带到相反的美好时，便显出这样的狗，或借这样的狗来代表。先前那美好是属天的，因为是婚姻之爱的，带着内层属天的喜乐：人满足于自己的少许，住在小小的家里，与他极温柔所爱的配偶并儿女同在，心思满足，在主里面。一从这属天之爱的美好转到相反——在那些处在相反里的人那里，那相反被感觉成仿佛属天的愉快，其实是地狱的——那时便摆出这样的狗来，代表它看守着，叫相反的愉快不能相通。由此也可明白：神话里的刻耳柏洛斯所代表的是什么。

2615 醒着时——正如所说，我已醒来——看见一只桶，或说像捣菜用的那种捣缸；旁边站着一个人，拿着器具，把人肉砸进那桶里，仿佛把人砸在桶里，折磨他们，因而杀死他们：把人扔进桶里，像捣要软化的菜那样锤打。这人做得极其愉快；那愉快借灵界里那种交通的方式传过来，叫我知道：他作这恶事时带着最大的愉快。这就是相反，也就是地狱的愉快；因为它与先前那属天的相反，便显出狗来，好叫二者全然分开，彼此毫无共同、毫无交通。

261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617 这类地狱的愉快在雅各的后裔中掌权：他们所感到的最大愉快，莫过于折磨外邦人。论到大卫也这样记着：他这样苦待亚扪人的子孙（撒下12:31）——那里所指的就是这类事，也表示同类的捣碎。可那些是地狱的，绝不是受命的，也绝不准任何人去做——除非是大腿筋扭了的人，也就是大腿下部与上部隔开、下部的愉快与上部相反的人。所以借雅各扭了的筋，所理解的是这种隔开，或说转入相反。由此可知：蛇在《创世记》里所伤的脚跟（创3:15）是什么意思；又可知雅各抓住以扫的脚跟、以及他的名字表示同样的事（创25:26）；具体说来，伤女人后裔脚跟的蛇，所指的也是这个。1748年7月16日。

2618 雅各的后裔就是这样：对外邦人施行残忍，并从中得着自己最大的愉快，因此极其残忍；目的不过是要复仇——他们这样说，又拿圣物作借口——其实他们从未有过那种目的，只有这类欲望。从关于他们的记载可以分明看出这一点，何况他们比偶像崇拜者更坏。只要心里一觉得某人是仇敌——

无论出于什么缘故——立刻就以为可以对他、对他的妇女、妻子、婴孩施行一切残忍；大卫对拿八也是这样（撒上25），尽管拿八还是他们的本族人；其余类推。此外他们差不多只会出去劫掠，把凡在人那里活着的都杀尽。

2619 他们几次对我说：这是命令。蒙准回答他们：不是命令，乃是许可——因为他们是那样的人；正如许可魔鬼折磨人，因为魔鬼是那样的。这类许可，因他们从雅各起就是那样，在他们看来便像命令；因为那样的人除了把许可当成命令，别的什么也领受不了。所以也按他们感官的表象与错觉，在他们那里那样说了。那并不是神性的、或说主的命令——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因为它与属天之爱、与人对人的爱相反；这爱是主多次说过的，主自己就是爱；唯独从他而来，诸天里才有一切属天之爱、婚姻之爱，以及父母对儿女的爱。1748年7月16日。

2620 论代表怎样生出，又怎样存留

属天与属灵的事物——也就是属主的、并从主在诸天里的那些——往下落到恶灵的世界时，首先落到那世界内层气场里邻近的灵那里。那些灵既是那样——他们属世的性情全然颠倒——于是属天与属灵的、天使性的，便被转成相反，也就是转到相反的目的；因为他们属世的性情所注视的就是相反的目的。因此那些这样经过那灵界的，仍存留着属天事物的代表——在雅各的后裔那里也是这样。1748年7月16日。

2621 论大卫；论以奸淫与残忍为乐的人

我读到大卫与拔示巴行淫（撒下11），以及他对亚扪人子孙的残忍（12:31）时，有一个他们称为大卫的，被摆在我面前相当久，有好几天；我与他谈过，起初以为他可能在正派人之列。可是若真是他，或说在我这里扮演他的角色——像常有的那样——那他便是奸淫者与残忍者的头目一类，从奸淫与残忍里得最大的愉快；又锐利或说有害，因为他的幻想比别人爬得更高。我听见：在他写在诗篇里的生命中，他是按诗篇理解自己，并不怎样理解弥赛亚——弥赛亚他固然知道；至于他是否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还不知道。1748年7月16日。参看撒下12:31。

2622 在来生有一处——如先前所说（第2613–2617节）——在脚下，相当于大人身体的脚跟；那里有奸淫的，或以奸淫为乐的，还有以残忍为乐的。他们的娱乐是这样：感到纯粹的愉快，并以为再没有更愉快的。这类愉快、或说从这些事来的愉快，今日已那样普遍，以至也

2623 伸到无辜的人那里——他们在身体生命里还不曾实际取得这类愉快，却已经遗传得着了；也伸到那些在最初青春里的男女——他们一被那愉快感动，也以为愉快，有的还以为是最愉快的。因为来生里愉快是相通的，仿佛是它们的散发。其实若人类不曾因遗传那样被感染，他们不但感不到丝毫愉快，反会感到不愉快与恶心。由此可知今日的人类是怎样的。

2624 可是他们的愉快如今已转成臭气，或说人粪的气味，从那里散发出来；我也闻到了。他们说如今气味就是这样——因为在天使面前，它本是这样，并转成这样——以至那样的人终于要活在这类粪便里。因为在正派的灵界里，它本是那样粪臭、恶臭的，所以也转成那样的气味。奇妙的是：我周围的灵也像人在自己身体里一样，闻到这气味与恶臭。1748年7月16日。

2625 后来恶臭大增——他们说自己要灭亡，不能再存在——直到恶心；我在街上时，也借某种一阵阵回来的昏厥感到同样的事。

2626 论掰开的饼

异象里摆给我一小盘用刀切成方块的饼，装满了。我以为它像平常的饼那样表示属天之物，便欢喜。饼凑到嘴边要我吃，却在那里停了一会儿，并没有吃——那时我正以为这饼表示属天之物。有话告诉我：掰开的饼——不是切开的——才表示属天之物；因为饼怎样用唇与牙掰开，也就先用手掰开，然后才吃。这既合乎自然，属天之物的表义便借着手、唇、牙所掰开的饼，再进到极细微处——肌肉、纤维，以及领受之器皿那些仿佛极小的手、唇与小口。

2627 可是用刀切开的饼，是假冒属天、其实并非属天的——凡人为造作的都是这样。所以摆给我的饼既被仿佛用刀切成方块、切成小立方，便表示先前说过的那些污秽愉快（第2614节）：处在污秽愉快里的人以为那些是属天的，其实是地狱的。1748年7月16日。

2628 论人被带领所经的，无非是种种必然

夜里大半时间，又在早晨相当久、有好几个钟头，我处在属灵观念里，思想人怎样被主带领。那时用连续的、无法言说的属灵观念，我知觉到：人被主带领所经的，无非是种种必然——因为人是那样的，无论就他所加入的群体而论，还是就合他的思想而论，所经的都只是必然；并且是把他弯向从那样的生命里所能引出的最好的那种必然。若不是这样带领他，便会害他；因为他生命里每一件事——无论思想还是行动——都带着他生命随后的系列；每一件都像一粒种子，从

2629 它生出树，树又生出新种子，如此类推。因此他每一个观念、最小一点思想与行动，都有这样的后果系列，像某种种子，又像随后之事的亲本；而这类事在他生命的每一片刻都有。由此分明可知：带领他所经的无非是种种必然——也就是相对他的状态与他所处的条件而言，那些对他最好的。

2630 可是这些在人看来并不像必然；因为他自觉是凭自己思想、凭自己行动——原因是：他是借着所爱的、属他的爱的、因而所贪求的被带领，并这样被弯向善。凡出于某种爱或欲望而作的，在人看来都是自由的，因而显得毫无必然；其实人正是被这类必然带领，被主弯向对他可能的那种善——相对他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属灵与属天事物而言。1748年7月17日。

2631 论希伯来语毫无人为造作，正如灵说话时那样

希伯来语是这样：它包含观念；并且词语是这样：每一个里头有多个观念，以至比别种语言的词语更是共同的观念——这一点从许多方面可以知道。又因其中本没有元音，好叫字义从内义而知，而不是内义从字义而知——加上元音时，情形往往倒过来（见第2414节）。所以谁从内义知觉字义，谁就比带着元音时更能明白希伯来文字所写的是什么。因此专名也不用大写起头来区别；也不用逗号之类来区分——那些是留意字义的语言才有的。此外圣言里的说话方式也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处处几乎像本人在说，并不说“他这样说过”，乃仿佛就是他在说——其余也一样。从许多地方可以分明看出这一点。1748年7月17日。

2632 论内层灵的言语在我眼前显出像蓝白的小云

内层的善灵在我这里说话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只在观念里极模糊地觉得是在论某事；那时他们的言语在我看来像蓝色，掺着美丽的白亮——那白亮我无法形容，因为世上没有那样的。由此可知：内层灵的真理是怎样被代表的；也多次分明用升起来、又在蓝色里降下去的白云向我代表过。

2633 圣言里有时提到云：白云指真理，黑云指虚假。可是作为真理的白云，是按知觉之人的品质而定的：以至在虚假里的人，黑云在他们看来像白云，白云却像昏暗——如在西奈山（出19:16，24:15–18），以及在那处在虚假里的百姓眼前别的时候。1748年7月17日。

2634 论属世学问及其真理相对属灵与属天真理是怎样的

与灵默默谈话时，有话灌入：世上的学者很难明白——属世学问与人的哲学不但弄昏、甚至全然遮住并熄灭属灵真理的光；其实里头虽有真理，却只能用来证实、仿佛照亮属灵真理。连那些灵也明白不了这一点，便把属世真理表象成半透明的，仿佛属灵真理能从中透过来——世上的学者也这样以为；除非受主教导，谁也不会别样领会。可是蒙准我回答并代表：那些真理本身是黑暗与昏昧；但被从主而来的属灵真理一照亮，便变得仿佛半透明——因为主的属灵真理里头有光，叫属世真理发亮，绝不能倒过来。若说本是死的、本是黑暗的，能把生命与光赐给那些属生命与光的，便违背秩序，也违背一切理性。

2635 况且属灵的若不从属天的，也不能透出来；属天的若不从主，也不是属天的。1748年7月17日。

2636 许多人以为：借人的哲学就能看见属灵真理是怎样的；可是除非这样看见，他们仍不信——于是对从主而来的真理便怀疑。

2637 处在虚假里的人，也在脚跟所在之处

我从那些被哲学拖进虚假的人那里听见：他们也在脚下，并且在右脚之下，同样哀怨、对自己的救恩绝望。1748年7月17日。

2638 续论先前7月16日所说的打谷器与锯

“打谷器”是什么，见先前（第2615节）：就是捣菜用的缸，里头有铁制的捣具，把东西捣碎。在来生，那以残忍与奸淫为乐、住在左脚跟部位的群众，在自己的幻想里仿佛用这些东西施行他们不断的残忍。所以大卫从这类灵、或从曾在异象里看见这类灵所用之物的同伴那里学会了这些器具，并用以施行同类的残忍——纯粹地狱的残忍；那绝不是命令给他的。好叫人也知道大卫是怎样的人——尽管借着他仍代表圣物。

2639 再者，同处所说的“铁斧”（撒下12:31）：指地狱里同类的人在同一地方借幻想所用的器具。斧像刽子手那种宽斧；他们并不砍断人或杀死人，乃剖开肚子，抽出肠子，用宽铁斧卷着往外抽，直到一条条肠子都抽出来。

2640 同处的“铁锯”所指的，是宽的钻一类的东西，用来穿透人，尤其穿透胸膛部位。这三种器具，是地狱里的人以最大愉快仿佛在用的；大卫在残忍里时，也是从他们学来的——由此可知他是怎样的人。至于他的诗篇：最小一个词也不是他自己说的，乃是主的灵借着他说——因为他是王，又是那样的人；可是凡论弥赛亚及其国的，他都应用到自己身上。因为人怎样，便怎样感受。

2641 至于那里的窑：是某种大而圆的木器，人仿佛被扔进去，旋转着，以致滑出来，死的时候再被塞进去，好代表他们这样被吐出来。说他把人经过火或烧着的窑——这被否认；因为在地狱里用幻想给自己造出同类的事是禁止的：那样他们会受极重的折磨，因为他们最怕火的幻想。

2642 这些事向我显明、说明并证实了。至于那里没提到的婴孩：他们并不杀害婴孩——因为在地狱杀害婴孩是全然禁止的，也绝不准他们给自己造出这类幻想。可是犹太人对待婴孩却是这样：婴孩还裹在襁褓里时，他们抓住襁褓，拉到街上，或拉到有粪的地方，或拉到泥沼处，手里捏着小襁褓带，这样把婴孩甩出去——捏着带甩。有话告诉我：事情确是这样作的。1748年7月18日。

2643 这地狱——就是占据左脚跟部位的——今日大大增多；因为今日奸淫与残忍的人、或以奸淫与残忍为乐的人在那里增加，并有这类幻想。甚至有许多人，在身体生命里在人间群体中也显得谦和温顺，人绝不会怀疑他们有这类事；他们又有地位，在那里这样娱乐自己的幻想，把那种愉快看得高于一切愉快；于是一个人爱折磨另一个，哪怕是最亲的朋友。

2644 可是这类愉快既违背一切神性秩序，便终于自己耗尽，变成那样腐臭、对他们那样恶臭，以至他们终于不得不活在致死的恶臭里，直到失去一切同伴，在折磨中坐着，丑陋得像丑陋的骷髅——先前也论过（第2624–2625节）。1748年7月18日。

2645 这些事摆给我看时是在夜里：从脸的右方稍远处，有一个人很快从房间向我跑来——中等身材，稍胖，穿着红睡衣（像睡袍）；周围有许多较小的游星。他向我奔来，想那样残忍地对待我，也自以为作成了；我便借异象学到这一点。

2646 论人与灵凭自己绝不能行任何善，却全然自以为在行

这夜我时而在半醒半睡的状态，时而在某种清醒状态；我知觉到：左脚跟部位有些正派人，极热心地想为自己作成一座灯台，带着枝子与灯盏，为荣耀主。有一两个钟头，我知觉他们何等劳苦，并且自以为是凭自己，以为这样找到一根枝子又一根枝子，便作成一座华美的灯台。我在异象里分明

2647 知觉到：他们凭自己什么也找不到；他们却以为全然是凭自己——因为凡属他们的，我分明知觉到等于无有，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终于过了两三个或四个钟头，他们说如今灯台作成了；我隐约看见，它很雅致，带着灯盏与花。那时我与他们谈话，说：他们凭自己什么也没找到、也没作成，乃是主为他们作成的。起初他们几乎不信，因为还停在自己用热心作成的那种意见里；后来用属灵观念向他们代表：我确已这样知觉到，并能由此确实证实——他们才承认：自己曾以为一切都是他们作成的；随后又承认：主作成了一切与每一件。

2648 人与灵生命里凡属善的，情形都是这样：主赐他们那样的心思，并灌入他们，叫他们自以为善是凭自己作的——其实丝毫、连最小一点也不是从他们来的；然后才教导他们：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主。1748年7月18日。

2649 这些事如今是在左脚跟同一部位作成的。可是脚跟——曾被雅各后裔所伤的——既因主降临世上而恢复了，整个身体便因此完全；脚跟或脚跟的部位，便由那些喜爱同类想象的人构成——借那些想象代表主的属天之物，比如灯台与它的七盏灯。凡为自己表象圣言里所写的、作为天堂或主之预表的那些人，便占据那部位，并渐渐从脚跟部位经左脚被举得更高，进入更高、更愉快的部位。1748年7月18日。

2650 如今右脚跟的部位——由虚假构成的——看来还不完全；关于这事，主若愿意，别处再论；因为右脚跟部位究竟怎样，我还不能确定地知道。

2651 论人同在一城、同在一处，就其灵而论，各人仍可在灵中间分得全然不同的地方

正如所确知的：来生里的灵，无论他们的身体死在地上何处、他们自己在何处，仍按品质或才能在大人身体里分得位置；地上的人也一样——他们的灵分得位置；同在一处、甚至彼此是朋友，都毫无关系：一个可以在地狱、在不幸者中间，另一个在正派灵的内层气场；一个在头顶上，一个在下方；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所在的地方毫无影响。这既是真理，就不当从原因去推理这事是否真实；也不当像惯常的那样：找不到原因，便削弱或否定真理——乃当因为是真理就相信。若他们想追查原因，并不禁止；只是找不到原因、或那时涌进许多解不开的事时，不可因此否定真理。自然界里几乎凡眼见、感官所得的，都是这样：若因找不到原因便一概否定，任何国度里便没有什么属世的真理了。1748年7月19日。

2652 论凡想靠某种方式赚得天堂的人，反倒使自己远离天堂

我与灵谈到那些想靠虔诚赚得属天喜乐或天堂的人——就是靠祷告、向穷人施舍、出于自己的自卑、出于自己弃绝世界，以及同类的事；人有时出于单纯，以为这样就赚得了天堂；又比如在身体生命里为着主教会的增长出过一点力，便把这事归给自己作功德——这类人有许多属与种。那时我与灵谈话，也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人越以为靠这类事赚得天堂、仿佛靠近天堂，便越使自己远离天堂；因为他归给自己，并贬损

2653 主的功德；又把信仰、仁义与行为的良善归给自己，向主否认这些；所以他越这样做，便越使自己远离。这真理已证实，在来生还可从许多人身上证实。他们这样等于在两座山中间给自己摆上一道峡谷，以至若想这样进到另一座山，除非一头栽进峡谷；或像中间隔着海，想这样进天堂的人便像遇难者投进海里。所以他必须退回去，由主从另一条路带领。1748年7月19日。

2654 可是因此也不该走到另一个同样该定罪的相反：以为可以单有信仰、没有仁义的行为，并这样以为信仰能拯救——其实他们活得比外邦人还坏，那时便毫无信仰。关于这事，主若愿意，别处再论。

2655 论人的观念、因而灵的观念在来生怎样被探察

在身体生命里，观念从种种事物聚拢、编织起来——既有属世事物的，也有属灵事物的；这些按灌进各人观念里的东西被探察。因为每一个观念含着无限的事；所以组成观念的是怎样，人死后所得的生命便是怎样无定限的——因为人或他的灵怎样，他的观念便怎样。1748年7月19日。

2656 论撒但

有些人不但施行先前说过的残忍（第2615–2619、2638–2645节），也如那里所说，以奸淫为乐，以至再没有更愉快的。有一个这样的向我显现：只让我看见他的上唇，又大又丑，带着鳞片；其余身体怎样，没摆在我眼前。有话告诉我：他们的头目大卫也是这样。这类人想占据人，并且占据人的身体，若许可便住在里头；他们用种种伎俩去占据，因为贪求回到世上。他们全然与婚姻之爱相反——因为以奸淫为乐；因而也与对邻舍的爱相反——因为这一个跟着那一个，所以残忍。摆给我看的那一个行事锐利，以至若可能，能把最正派的人也带歪——因为他的毒，如他们所说，灌进骨髓，也就是灌进观念的内层，用内层的诡诈把良善的情感弯向恶。1748年7月20日。

2657 他们曾称他为“神人”、“圣者”并尊敬他，这并不伤人、也不妨碍——因为他们那时不知道别的，尽管从他的生活本可以知道。这并不比人施舍给一个其实是强盗的穷人更伤人——若不知道他是强盗，仍是怜悯，目的也与施舍给正派人一样。他们那样称呼他，也因借着他——像借他后裔中的诸王一样——有对主的代表，所以蒙准。

2658 有一个代表是：主就其人性本质而论，被称为“耶西的嫩条与根”（赛11:1），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太1:1）；正如信仰也可以称为主的圣言或其字句之子——就它借认知而生出而论——尽管字句是死的、悖逆的，像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一样。1748年7月20日。

2659 论被附体的人

恶灵最乐意的，莫过于全然统治人——既统治他的内层，尤其统治身体；这样他们自以为回到了身体生命，那时便全然以为已经回来。至于不像在我这里那样明显时，与在另一个并非这样的人那里时，分别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同时，他们这样进到人里面，以至全然知道自己在那里，并这样统治人的身体与肢体时，这便叫作附体。因为除了在被附体的人那里以外，没有灵蒙准像在我这里这样统治身体；有些灵是专任这职分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统治身体，因为在那里只是他们的努力发挥了功效；可是在被附体的人那里，不但有努力，也有行为。所以那些并非专任这职分的灵这样占据身体时，才是附体；专任的那些却不是附体——因为那时一切按秩序作成，人自己也不知道。在被附体的人那里，却不是按秩序，乃是违背秩序，所以出于恶灵。可是奇妙的是：我虽曾被附体，却丝毫不受伤害；理性的心思仍能享用，仿佛他们不在。1748年7月20日。

2660 粪在属灵事物里代表什么

粪是污秽、龌龊的属灵事物。地因粪而肥沃，由此有一个代表：人若承认污秽的罪，并承认那些是粪，种子便能在那样的地里发芽。来生里也一样：污秽的愉快——如奸淫与残忍的——腐烂、变得像粪一样恶臭，以至他们开始厌恶那些时，他们便仿佛成了可以播下善之能力的土壤。这事我用属灵观念看见，并与灵谈过；因为他们先前想知道粪代表什么。1748年7月21日。

2661 论来生里要为每一句话负责（参太12:36）

这里只记：某个灵对我说，我要为每一句话负责；蒙准回答他，同时又用属灵观念叫他知觉：我与灵所说的这些话，我早已负责过了——因为在信仰里的人并不凭自己说话，他们知道并信服：不是出于自己，所以也不能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对主有信仰的人，情形就是这样。1748年7月21日。

2662 论左脚掌下的骚动

我几次听见左脚掌下有某种骚动，甚至像颤动着起伏，感觉分明。因为几次这样知觉到，我本不想追问是什么，以为是某群人的嘈杂。如今问那是什么，从那里回答说：是从世上过来、曾被争战杀人的欲望所附着的人；在来生他们仍自以为在作同样的事——自以为彼此杀戮、撕裂、砍断手与臂，像生前贪求的那样争战。在那里他们受悲惨的对待，并且带着疼痛的感觉，直到不再被那种欲望附着。1748年7月21日。

2663 论单纯

蒙准我与某个单纯的人谈话；别的灵因他单纯而搅扰他，并借着他说话，又摆他来对我说——里头带着诡诈。他却从他们那里被拉到另一个群体，从单纯的心里说话：说他不愿与我谈——因为我什么也不能——乃愿与主谈。他的话与谈话里带着那样的单纯，以至我知道他能与主说话——因为人怎样说话，便是怎样的人。那些自以为该优先被接纳的灵便愤慨——因为他们诡诈、又有知识，胜过这

样单纯的人，他们也这样说。后来他被举到更高的气场；在上升时他说，路上有许多灵拦阻他。所以这些是心里单纯的人；他们比有学问的、更比自以为凭自己精明的人，优先被接到主那里——因为他们信自己所说的，观念里也没有那些自以为凭自己有智慧的人所有的那种怀疑与否定。1748年7月22日。

2664 论来生里的治理

我几次与灵谈话——他们本不愿活在来生，却仍停在身体生命里所有的那些事物中——说：他们该知道主的国里治理是怎样的、国的主是谁；正如世上的人进到另一个国，最先要知道的就是治理怎样、治理的形式怎样；何况在要活到永远的国里，更该殷勤去知道那国的律法。又蒙准告诉他们：这里有许多律法，却都立在这一条上：爱主过于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甚至过于自己；并且主是宇宙之王——知道这些，对他们是有益的。对此他们什么也说不上来；因为在身体生命里他们学过这些，却不相信。1748年7月22日。

2665 论最贪求占据人的身体、回到身体因而回到世上的，莫过于奸淫者与残忍者

有一个人到我这里，说他想回到世上，因此爱与我同在——因为先前他们全然占据我的身体，自以为就是我的身体，仿佛我被他们附体；其实我仍像往常一样健康，因为主护卫了我。我告诉他：这违背所设立的秩序——秩序是这样：人临近老年时，身体便自行衰残，像种子的壳一样解体，以至人愿意从身体解脱——这样设立，正是为叫人进到内层，因而进到来生。他不愿听，说自己年轻就死了，想回到世上。我一留意，便看出他是被那些奸淫与残忍、并在其中寻找生命愉快的人带着走的；他们最贪求的莫过于占据人的身体，好借人活在世上。可是主把他们拘在下方之地，不准他们这样占据人。所以若主不看守人，人人都会被这类人附体——因为这类群众极大。1748年7月22日。

2666 凡不以奸淫为罪、反以之为乐的人，也极残忍；因为他们与婚姻之爱相反，因而与真爱相反，被自我之爱激动，所以仇恨别人——除非别人崇拜他们，便想对别人施行残忍。

2667 论构成外耳或耳廓部位的人

有一个灵在我左耳旁与我说话，仿佛贴着耳廓的外部、后部——就是提起耳朵的肌肉所在之处。他明明是被别人带着这样说的：他说自己毫不留意别人所说的，也不反思恶或善，几乎不知觉他们说什么，只是用耳朵收进来，并不注意是什么；也不在乎临到自己的是恶是善、或别的什么。他说话时，声音时而像打嗝一样涌出来——像我在别处也听见过的；他打嗝，带着分明仿佛涌出的声音，时有时无，并非不断；他也说自己这样说话，却不知道为什么。有话告诉我：那些不大留意、或很少留意事物的意思、只是听着、又不在乎自己临到什么的人，就是这样，并构成左外耳或其部位。1748年7月22日。

2668 论肌肉及其行动怎样也代表对邻舍之爱与对共同事物之爱

整个自然界里没有一样不证实：没有爱，因而没有多人彼此的互助，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各人注视共同、不以自己为意的群体，什么也不能存在。多少肌肉、以及千万——若不是亿万——运动纤维及其力量，合力作成身体的一个行动！每一根运动纤维在同伴中尽自己的职分，意向于共同；这样借着与千万别的相结合，注视那一个、也就是共同的行动——它所意向的是那个，不是自己；若为自己，共同便灭亡。此外还有许多证实。1748年7月23日。

2669 若肌肉里为着同一行动的千万运动纤维中有一根能感觉、能思想，每一根都会以为单是自己作成了那共同的行动——千万或亿万中间个个都这样。灵那里也一样：尽管千万或亿万一同作成一个观念、一句话，每一个仍以为单是自己在作。这话对灵说过，他们不能不证实事情确是这样——尽管每一个都以为只有自己——除非像几次作过的那样，分明向他们显明。这便是对灵的证实。

2670 至于每一个怎样贡献于共同的观念或行动，须知：他们像肌肉的纤维一样，有的最近，有的较远，这样排成系列——这是可以知道的。1748年7月23日。

2671 论人人都被预定得生命

谈到预定时，许多人以为人也被预定到地狱的事；但从天给我答复：绝没有人被预定到地狱，人人从永远都被预定得永生。1748年7月23日。

2671a# 论对真理的说服

我与不愿听的灵谈过——比如听自己在生命与能力上等于无有；他们说：这些他们知道，却不愿听。蒙准告诉他们：单知道并不够，因为恶人也有知道。

2671b# 论说服

先前已说过（第2474、2385、2467、2602节）：对真理需要知识、知性，然后是说服，终于是内层的说服；因为知道这些，恶人也有，他们却与之为敌。

2672 论生命

我与灵谈到生命——因为有话说：他们凭自己毫无生命，只自以为有，并且这样也就够了；因为这样想的灵便以为自己仍活着。于是蒙准告诉他们：智慧里头有生命——因为不智慧，便不能说有生命；构成生命的是真理，是信仰的真理。既是这样——这不能否认——便可思想：疯狂里、或与智慧相反的事物里、因而那些并非信仰真理的事物里，能有什么生命；相反的推论是：毫无生命。可是他们仍想：疯狂的人也活着——这是人所知的——甚至自以为比别人更活着，并且有许多那种生命的愉快，他们估量得远胜过在信仰真理里的生命愉快。于是蒙准告诉他们，并用属灵观念向他们代表：他们那样的生命，像昏暗的火，像炭火在暗中发亮；那火或从它而来的昏暗

2673 在属灵观念里显得可悲。他们里头有这样的生命；一习惯了这样的生命，不但以为生命之光没有别样的，还把它看得比真光本身更好；从它而来的愉快，也看得比属天幸福更好——因为他们既在其中，便不能别样知觉。正如蛀虫在自己的昏暗里，也以为那是至高的光与愉快。也蒙准代表：若从这样的生命里抽去愉快——这用属灵观念作成——他们面前剩下的便是按那生命品质而定的、极其丑陋可憎的东西；来生里一夺去他们这样生命的愉快，他们就变成这样，成了死亡的形像，丑陋到无法向任何人描述。

2674 他们仍以为里头有一点生命，因为他们活着并且在愉快里，又以为生命是从自己来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就是那样。可是蒙准回答他们：那里所有的生命并不是他们的，乃是一种能力——能推理，并能明白什么是真与善；这是人比走兽多得的，因而才真正称为人性。正是这能力——明白真与善的能力——叫他们那种烟气似的火得着自己的生命。1748年7月24日。

2675 论鸡奸

在来生，犯鸡奸之罪的人，生前毫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也不信有地狱与天堂，乃全然以为自己像走兽一样，这样就会死；所以他们毫无知性的东西——尽管能推理。在来生他们受极悲惨的对待，用地狱的折磨惩罚——那些折磨残忍到几乎说不出口。此外他们在尾巴的部位——粪便所在之处——因为他们是粪，住在厕所里。1748年7月25日。

2676 论灵显为小火与星

主喜悦时，灵彼此也借显为火或小星而互相辨认。理性被虚假弄昏的，在别人看来像发红的火；被虚假弄得更昏的，像炭火；再甚的，显为看着令人恶心的火，那样可悲，以至叫别人忧伤。

2677 至于在信仰真理里的——也就是被主带领的——则显为半球里明亮的小星。这类有时向我显现；今日也这样向灵显现——他们单凭这样的显现就认出他们在哪里、是怎样的人；那些人也与我谈过。1748年7月25日。

2678 论那些安然活着、并不敬畏什么神、只敬畏并崇拜给他们属世好处的人

来生里有许多人是这样，住在左脚掌附近，占据左脚掌的部位。我与他们谈过，也感觉到他们那时从脚掌经脚自己往上挣；我感到他们的努力，也感到他们借努力升到膝，却仍滑回自己的地方或部位。他们的行动像海浪的起伏；与我谈的那些显得并不恶——因为我祈求主祷文时，他们也跟着思想到主。可是有话说：他们是这样的人——崇拜给他们好处的人，

2679 至于认谁为神，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我也从别的经历得知：当永远被表象成无底的深渊时，有些人一望向渊底，便陷入那种叫作“临渊恐惧”的极大惧怕；那时他们说自己不在乎这类幻想——可是同样摆给他们时，他们仍被那种极大惧怕所击。另一次我祈求主祷文时，蒙准知觉到：他们比别人更热切。

2680 属天的更替与循环

属天的更替与循环按秩序而行，在世上由年——春、夏、秋、冬，再回到春——以及由日——晨、午、晚、夜，再回到晨——所代表；循环是从外层到内层，因而到更完全的；从论到古教会到后来诸教会的话也可知道（参创8:22）。万物的种种不同都是这样。1748年7月25日。

2681 论那些把别人看作无有的人的气场

有一个人，生前自以为伟大、比别人更有智慧；他从先前所在的脚掌被提到头顶附近的气场，并在前方周围对着许多灵。他生前既与同伴一起把别人看作无有，自以为比一切世人都大、都智慧，又被手下的人当作那样的人来崇拜，便带上了那种属世性情，由此有气场。气场的功效是：起初仿佛大气里卷起一层白幕，不久对他们成了厚云，像云雾的海，把他们遮住；他们喊着说自己沉没了，挣不出来，云仍遮着他们。后来他们说：处在那样的难受里，简直活不下去——知道是从他那里散出带着这种功效的气场。这样他便给那些想活在自由里的人造成沉重的难受。在共同生活里，这类人也是这样——除非是君王：对君王不是熟稔，乃是崇拜。他也带着那样的庄重与他们谈生活的教训。有话告诉我：那是所罗门。1748年7月25日。

2682 论世上有学问的人弄昏人的知性

看起来仿佛世上有学问的人是光，用教导照亮人的心思——他们自己也这样说。可是用属灵观念我分明看见：正是他们把已照亮的心思弄昏，甚至把人心思的光转成黑暗。在多数人看来不是这样，却仍是纯粹的真理，并从天堂得了证实。1748年7月25日。

2683 论构成脚掌部位的人

关于他们，见先前（第2678–2679节）。他们是正派的人：在身体生命里按世界与性情而活，以属世界的事为乐，爱过得体面，却只出于外层或身体的欲望——以华美的筵席之类为乐——却仍是正派的，心里并不骄傲、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哪怕有地位，哪怕是君王；因为他们只从身体行动，不从内层心思行动。这类人并不拒绝、更不否认对主之信仰的教义，只是不大关心——因为世界的生活使他们愉快；心里说：也许像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甚至能在自己心里没有被灌进黑暗的情形下谦卑祈求。在这类人里头，通向天堂的路是开着的；总之，主在里面播下怜悯、仁义、正直、虔诚、公义——尽管那些自信、自以为极其精明的人，把他们看作单纯、在内层上无足轻重。1748年7月25日。

2684 占据脚掌部位的人，因把别人看得不如自己——尽管并不恶——便不断自以为要往上冒：既经脚进到大腿，也到头顶上，又到两侧。可是他们既是那样、在某种臃肿的状态里把别人看得不如自己，便有那样一种气场围着他们，像一层厚罩围住，以至他们怎样用力也挣不出去。这气场就是先前（第2681节）准他们上升或往上挣时、扩散到灵那里像云雾的那种；因此仿佛从别的灵那一边有一种自发的抵挡，显在他们周围，像那样一层厚物，把他们的气场与别人的气场分开。

2685 这样，灵的一切属与一切种都有自己的气场；只有同类的才能进入气场之内。气场的种种不同与分别是这样：彼此区分开，以至不能互相进入，也不能混杂。唯独主普遍又单独地把一切保持在自己的秩序里——既保持气场彼此之间，也保持气场之内的人；并且不但按这类外层气场区分万人，也按他们的内层区分——内层与天堂里的气场相对应。1748年7月26日。

2686 论同属同种的灵能被诱导相信自己就是某人，其实并不是

几次凭经历向我显明：灵被诱导相信自己就是我多少认识其生活与品性的那些人；又从那认识诱导别的灵相信他们就是那些人。他们说话像那些人，心思相似，许多方面也相似，以至按我这里的认识，那些灵不能不相信他们就是那些人——尽管他们所冒充的那些人还活着。他们扮演得那样像，相对我这里对他的认识而言，毫无差别；因为他们是那些人的形像——就人观念里的形像而论，同属同种。这类灵在我这里，与我谈过，并想说服我——因为他们自己已信服自己就是那些人；可是我既已学到：别人惯于用这样的相似被假扮出来，便没有被诱导去相信。

2687 所以凡蒙准与灵说话的，当当心：不要被诱导相信他们就是他们自称的那些人，并这样被说服——说那些人已经死了（他们惯常这样说），其实那些人还活着。因为在属与种上心思与品性相似的人，举止也相似，带着从所在之人的认识里取来的一切相似。这一点还可从这里看出：这类灵按属被联到与他相似的人那里；一到那人这里，他们便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些人。1748年7月26日。

2688 论活在对主的信仰里、因而在主里面的人绝不能被恶侵害——因为他在属世、属灵与属天的秩序里

从共同的属灵观念可以看见：活在秩序里的人绝不能被恶侵害。因为整个天堂唯独被主保持在秩序里——他独自就是秩序。秩序是属天的，由此有属灵的，再由此有属世的；整个天堂被主保持在这秩序里。若不是唯独主把它保持在秩序里，宇宙便要灭亡——因为一切与每一件都从他取得自己的本原。属灵与属天事物的秩序就是信仰，以及凡属对主之信仰的；属世事物仿佛是器皿、工具与有机体；关乎属世功用与目的的属世真理，便是那样的器皿——属灵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属天的，在无人知晓何时、怎样的情形下，唯独由主灌入其中；不是从天使的天堂来——因为主是一切良善与真理中的一切。1748年7月26日。

2689 用属灵观念蒙准看见：既唯独主把万物保持在秩序里，以至整个大人——也就是一切天使与善灵——都在秩序里，那时凡相抵触的努力，都被收回到秩序里；因为无人能抵挡宇宙的秩序。所以在秩序里的人——也就是在真理或信仰里的人——不能被恶侵害，因为主护卫他。1748年7月26日。

2690 关于某些年份数目的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眼前却清楚——比在光里还清楚——在右眼稍上方一段距离处，先看见年份数目1–48；这数目一消失，从更远处看见数目1–53／1–94。1与48之间、以及1与53、1与94之间的数目没有看清；曾一度用15代替17，以至我不知道那些数目是1548、1553、1594，还是1648、1653、1694，还是1748、1753、1794。这些数目在牌上清楚地显现之后，我看见一个

2691 丑陋的人，立刻消失；那时气场里仿佛有血，像血的气场。过了一会儿，有一只桶装满某种液体，我以为是血；随后血从桶口涌出——桶口比桶身小，桶是锻铁的。这些看见之后，灵像往常一样作了许多猜测，说这异象是什么意思；有的说那些年份里会有凶事，有的另说；至于究竟表示什么，我还不知道。

2692 血的气场一出现，气场里不久又看见仿佛撕碎的衣片，构成那气场，以至那气场是细碎撕破的衣服。

2693 这些出现之前稍早，我在左眼对面稍远处——比眼睛更偏左——看见一个人；那人忽然升到仿佛某个平面上，衣服破烂，形貌丑陋，向我奔来；此外怎样，我不记得了。

2694 看来是表示圣言的字义：在左的是虚假，后来在右的是欲望；此外我一无所知。1748年7月26日午夜，7月26日至27日之间。字义当谨慎对待——从这些多少可以推出：因为许多无辜的人把圣洁放在字义里，并相信它。大卫为押沙龙哀哭（撒下18:33）似乎也表示同样的事；只是约押怕以色列人都离弃他，才逼他出去到城门口（19:7–8）。

2695 此外当注意：不可从相反的方面去争论人的原则，正如不可那样争论人的欲望——那样不会有效果；虚假的原则仍被主弯向真，正如欲望被弯向善。所以不当折断字义。1748年7月27日。

2696 论内层属灵的与天使的观念

曾多次向我显明：内层灵的观念是什么，内层天使的观念又是什么；可是为叫它们进到我的知觉与领会，是在梦里，以及在早晨清醒时——那些清醒也从梦延续而来；因为那时心思与身体更分开。内层灵的观念也是无法言说的，却仍能被那些活在身体里却与世界分开的人领会——因为处在这类观念里的灵能领会。为多少知觉它的概念——像向我显明的那样：若在观念里把“磐石”在其种种意义上所表示的结合起来——那种种意义不能用几句话说尽——又把较低意义上的“祭司”结合起来，便连同其种种不同，领会到那或许在属灵意义上的东西，如此类推。这观念扩散开，并应用到主体上——那时主体是祭司——带着无法言说的种种不同。

2697 至于天使的观念——它是内层灵之观念的本原，或者说内层灵的观念从它如同从本原生出——则全然无法言说。在我看来仿佛是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带着无定限的种种不同；可是它的概念几次在梦里赐给我。他们不但用这类观念思想，也彼此说话，并且在光里——那光若能说出来，对任何世人都会显不出来。只能说：他们的言语与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是内层灵之言语、观念与幸福的连续本原；又借着这些，成为较低灵或人之言语、观念与愉快的本原。1748年7月28日。

2698 天使的言语落到内层灵的言语里、再临到我这里时，在我看来那样散乱，仿佛毫无连贯；可是一切仍被收回到那样一种秩序里，以至感动天使——这一点也蒙准我知道。由此我能知道：主灌进人里面的那些，尽管在人看来那样散乱，在天使的天堂里仍有奇妙的联结，并在人里面有成全他的功效。所以事情在天使看来与在人看来全然不同；人若从功效及其无常去下结论，便大错了。1748年7月28日。

2699 论高人一等、以及辖制别人的权柄的气场

有些人在自己心里自以为高过别人——或因学问，或因公众权柄，或因别的事；对别人虽不至于藐视，却仍把别人看得很轻，像看待受自己教导的、或受自己管辖的人一样。这类人也可以谦卑，并为别人作许多事；可是这种心思与思想的气场仍掌权，并且违背他们的意愿，从他们的举止、脸面、谈话每一件里透出来，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类人在主面前也可以谦卑，心里有好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骄傲或倨傲，与人所共知的骄傲或倨傲有分别。

2700 这类人曾在我这里（所罗门）；他一在，一切灵便被逼退到远处，免得被先前说过的那种云雾气场遮住（第2681、2683–2685节）。可是只要他们在我头顶附近、仿佛用脚踩着头，灵——像他们几次所说的——便极其苦恼，受不了那些人所说的任何话；从自己的自由状态被这样推下来，进到一种奴役状态，他们绝受不了。灵界里的气场就是这样，按各人的性情与心思而定；别人相对他们也是这样，带着无限的种种不同。人中间也一样：凡想自由的，便受不了这类人的群体，乃抽身离开——因为在他们的群体里感到苦恼。1748年7月28日。

第十册　§§2701–3000

2701 论哲学与属世的真理——它们怎样用来证实属灵之事

梦里看见一块田，长满又厚又肥的草，可作牲畜的饲料，比如牛和马；同一块田里同时又看见成熟的庄稼，密极了，与那厚草同在。这田在一条河的那边；我知觉那河名叫幼发拉底（仿佛在俄罗斯一带）。梦的异象里，我在幼发拉底河外、这样种着的田中时，心里想：若我们地土上所有的田也这样，连同小麦或大麦的庄稼一起种上这类草，该多有用。可梦里有人回答我：若在我们地土上（幼发拉底河这边），地土便要毁坏；在河那边的那地却不至于此。梦里还看见许多别的，已不记得。醒来时

2702 我思想这些事表示什么；后来向我显明：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地，是指那些处在属世与哲学之事里、并想借此证实属灵与属天之事的人——他们若不这样便不能信，因为他们就在那些事里，也那样思想。这类思想就是那茂盛的草；小麦和大麦在草里长得很多，以至草几乎看不见；在河那边的那种

地里，这是有用的。可在幼发拉底河这边的地里——也就是在那些不理会这类事、却仍相信、甚至爱慕的人那里——这类草或干草作他们牲畜的饲料并无用处，正如哲学与属世之事并无用处，反会毁坏他们的地土，也就是他们的心思与思想。这些是从天解释的。1748年7月29日。

2703 人与灵若要处在天使的、属天的气场里，必须对主有说服

人所共知：知识应当在先，可是知识本身什么也不成就；其次是知性——那是说服的第一步；然后由此生出说服，那还只是知性的；再后才是内层的说服（见第2671b节）。人若对信主之事没有内层的说服，便不能处在天使的与属天的气场里；因为有种种抵触，这类抵触会把他赶出去，甚至叫他苦恼——这一点蒙准我用属灵观念看见。1748年7月29日。

2704 论被处女之欲所驱使的人

将近醒来、还是睡多于醒的时候，仿佛看见有人在读一封信，我听见信里论到处女的粪便。醒来后，心思仍停在这事上：处女的粪便是什么意思。那时有些灵与我说话，解释说：世上有些人被那种颠倒的欲望激动，所贪求的无过于处女；偷取处女、或说处女的花朵，对他们是最大的乐趣——并不以婚姻与后嗣为目的。这样一旦偷得了处女、夺去青春的初花，随后便丢弃她们，厌恶她们，拒绝她们；有的还恨她们，像大卫的儿子暗嫩那样（撒下13:15）。所以他们活着时，能偷偷夺去多少处女、玷污多少人，便怎样自夸。所指的这类欲望，就是处女的粪便所理解的。

2705 那时我与灵谈这些事；蒙指示：这类人在别的灵中间不能被容忍，乃像粪便一样从他们的群体里被扔掉——这也从属世、属灵与属天事物的秩序法则得到证实；灵也与我谈过那些法则。因为一切属天的群体都建立在婚姻之爱上，一切良善的爱与情感都从那爱衍生出来，因而也建立在无辜上。这类人用自己的欲望力图毁掉爱的原则与无辜的原则：他们不但全然与婚姻之爱相反——他们恨它——也与无辜相反，那样伤害无辜，以致等于杀害它；此外还引诱那些本可以沾染婚姻之爱的无辜人，事后去过淫乱的生活——所以他们是内层本性上的杀人者。因为够清楚：爱的初花正是把处女引入婚姻之爱、并把配偶的灵魂联结起来的东西。灵与我谈过这些。

2706 又告诉我：这类欲望、以及这类欲望的施行，就是“干犯圣灵的罪”所理解的（太12:31；可3:28–29；路12:10）。因为天使的圣洁建立在婚姻之爱与无辜上——如所说——这些是一切属灵与属天之爱、以及良善情感的原则，因而也是诸天里诸群体的原则；这类欲望既与圣洁的原则相反，所以它们便是“干犯圣灵的罪”主要所指的。

270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708 所以他们在来生里的惩罚极其沉重，因为他们不能被接纳进群体。他们的惩罚我也看见了：他们自以为骑在一匹狂暴的马上，马把他们向上抛，以至从马上摔下来，有丧命之险；随后他们被安置在马底下，蒙着遮盖——为什么蒙着遮盖安置，我还不知道——站在那马的腹下，马在上头，同样狂暴，在他们看来像是要杀掉他们。那时他们自以为从马腹下部钻进马的肚子里；于是

2709 忽然在他们看来，仿佛进了妓女的肚子；那女人立刻变得像大龙或大蛇——外邦人中有些所拜的那种；他就蒙着遮盖留在那里受苦，因为自以为被蒙住，仿佛不能呼吸，这样便被荒废。这惩罚多次反复；告诉我要许多年，哪怕不是几百年或几千年，直到他们在那里不再想起这类欲望，甚至不再想起自己——无论他们在这类事里过了多少生命。

2710 论到他们的后裔，告诉我：比别人的婴孩更坏，因为他们也从父母遗传得着这类东西；所以从这类人出生的婴孩不多，即使生了也活不长。1748年7月30日。

2711 论厨房

我上床时，忽然有一扇门向我开到某间厨房；门一开，厨房的热气便打到脸上；看见几个人在那里奔走，忙碌作工；墙壁周围还有厨具，以及大火炉——不过看得模糊。由此可知那是厨房一类的地方；在那里的人被称为厨子。问起在来生里这类人是谁；蒙指示：他们是那些以最污秽的欲望为乐的人——玷污婴孩与幼小女孩（这些事不宜公开说，免得进人的思想）。也几次摆出婴孩来——有半岁、一岁、三岁、五岁、六岁的。他们在那样的厨房里，一个把另一个放在滚烫的热水里煮，在那里受极可怕的折磨。1748年7月31日。

2712 后来有人说话，说他们希奇怎么不是人人都这样：他们被那种乐趣激动得那样厉害，以至从这类事来的乐趣在他们那里超过一切别的乐趣。今日世界就是这样败坏；这类事成了遗传，又借种种途径扩散到后代——末世岂不是临近了吗？先前闻所未闻的事生出来了，毁坏人的本性，正如最终灭于洪水的那些人一样。

2713 论宇宙的治理——宇宙并不按人的错觉与幻想被主治理；那些错觉与幻想里有无定限彼此抵触的事

在人颠倒、倒置的心思里，最主要、几乎全部的事，就是从外层事物的治理下结论，因而从感官的错觉与幻想下结论——尤其是：主为什么不守护人、不使人避开恶，甚至避开残忍，以及那些可怕可憎的事——尽管万人的心都在他手里？比如为什么不使大卫不去那样残酷对待亚扪人（撒下12:31），不去与拔示巴行淫（撒下11:4）；为什么不使所罗门不去拜偶像（王上11:4–8）；以及思想里随时会冒出来的无定限同类的事。昨天和今天我与灵谈过这事；其中那些本性颠倒、倒置的，固执地坚持说：要么主不能，要么主不愿意——此外他们心思里还转着许多别的。

2714 可真理是：主以无限的圣治治理宇宙，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无限、更智慧。这既是真理，便随之而来：凡抵触的思想都是虚假——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又随之而来：人的思想与行动没有片刻不带着、也惯于带着随后之事的连续系列，直到永远；生命的每一片刻都是随后生命的开端，仿佛一粒种子，从这一粒便有无定限的事直到永远随之而来——这也是真理。这些既是真理，便随之而来：在最低层自然里显得抵触的那些，不过是感官的错觉与幻想。

2715 此外还有一条真理：外层由内层治理，否则便不能治理；并且是借着从在先或内层而来的连续秩序。所以外层既已那样颠倒、倒置，以至不再容自己被治理，又这些已在人的本性里扎根，并这样移植到后代，便随之而来：那样的人、或那样的本性，不容——因为不能——借着从在先或内层按秩序下来的连续秩序被治理；缰绳仿佛松开了，他们没有引导、没有秩序地狂奔。所以另有一些纽带，称为外层纽带，主用它们来管束这类人：比如怕丧命，怕失财，怕失尊荣与地位，怕坏名声，怕法律的刑罚，以及同类的事——人最终被主借这些治理；因而不是借内层纽带——也就是所谓良心的纽带——因此也不是借信仰，以及属于信仰的那些纽带，也就是怕刑罚、怕恶、以及对真与善的爱。

2716 所以在共同的群体里，情形就像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恶一开始在身体、在血里掌权，疾病便临近并袭来；他的灵魂——所谓的本性——徒劳地想修复那倾颓与损伤的，于是人就死了。

2717 情形也像大气里：猛烈的风暴刮来，掀翻房屋、树林、船只；尽管内层的大气——那是它的本性——不断把外层拉回平衡，可风暴那样大，那时便无能为力；仍要借着逐步、温和的作用，才把它带回平衡与安静。这事即便不是人人都知道，世上许多有学问的人也能知道。1748年7月31日。由此也可明白：人若从外层的表象去推论内层的、属灵的与属天的事，便要开始全然否认属天的真理；若从属天的真理出发，情形就全然不同。

2718 论预知与圣治

从永远起，主便预见了一切与每一件事；可预见的是恶，预备的是善。1748年7月31日。

2719 论厨房的火，续

先前写过的那些人（第2711–2712节）来到有灵的群体的地方；那里的灵说：他们因那种恶臭的沉重受不了，若不蒙准逃走，便活不下去。厨房之火里的就是这类人；他们是世上一切人中最坏、最沉重的，以至这类人若增多，世界几乎不能存立；他们甚至以这些事自夸，又以能勾引别人为最大的欲望之乐——所以他们的地狱折磨，比一切别的罪的地狱惩罚更重。1748年7月31日。

2720 论诸天里幸福的种种不同

有些灵魂被提到某种属天的喜乐里，与我谈过属天的喜乐；蒙准我对他们说：每一个灵魂——连恶的也在内——都能处在属天的喜乐里，不过是在某一种或另一种状态里；又说：最共同的状态以及它们的种种变化是无定限的，所以他们只能在极少的几种里处在天堂的喜乐中，在别的里则绝不能。也蒙准说：共同状态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秩序，或者说共同状态有一种秩序；种种变迁也是永远持续的——但全然出于主的美意。1748年8月1日。

2721 论旧约主要的四种文笔

从天告诉我：旧约主要有四种文笔：上古教会与古代教会的文笔，像《创世记》里论伊甸园、巴比伦塔的那种；第二种是历史文笔，像摩西第一卷里的——写的人并不知道里头含着天堂的奥秘；第三种是先知文笔，像众先知的——固然与古代教会的文笔相似，只是分散的；那种文笔被保留，因为当时的人因它古老而赞叹它；第四种是大卫诗篇的文笔，是居间的。1748年8月2日。

2722 论宇宙里没有任何结果能不借被动与主动、因而不借婚姻而存在

凡在世上及其三重国度里生出的，绝不能没有承受者与作用者而生出。有无定限的事证实这一点；宇宙里没有一种结果——人若专心去证实——不会证实这一点。在人的身体里，最小的微粒也不能产生什么，除非周围有作用者与承受者，这样才产生结果并生育；最小一点思想观念也是这样——这是极其真实的。

2723 由此可知：在人的心思里，若那主要的不是作用者、那从属的不是承受者，便是倒置的秩序，除了恶什么也产生不了。

2724 由此也可知：在整个天堂、灵的世界和地上，若不是主是作用者与掌权者，而人人是承受者与顺从者，便绝不能产生任何真与善。这称为属天的婚姻。这话出于天。1748年8月2日。

2725 论那些想用思想闯进信仰的奥秘、并凭推理来相信的灵

这事常有：灵想借推理闯进信仰的奥秘，若不领会事情可以是这样，便不肯信。蒙准对他们说：即便领会不了，仍当相信；想因领会了才信，乃是倒置的秩序——这事也用多方面向他们显明过。

2726 今日也有些人想闯进信仰最内层的奥秘；蒙准向他们显明：这是颠倒的路；当因为是真理而相信——哪怕没有任何理由透入或找出来，仍当相信；哪怕找到某种理由，仍当相信。又蒙准用代表的观念向他们代表一粒树的种子：仿佛说，这样一粒种子能生出整棵繁荣的树——也活生生地向他们代表出来，带着枝、叶、果；甚至这样一粒种子还能这样生出一整片长满树的田。当对他们说

2727 这样一粒种子能产生那样的结果，而他们在种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这类事从何而来——却不当因此否定；因为真理已经显明了。所以对主所说的、以及论主的真理，即便理性透不进去，仍当相信；想因理性透不进去便否定，就像想否定树从种子繁殖、动物从卵繁殖一样；一千件别的事也是这样。由此可知：人什么都不信、只信眼睛看见的——今日这很普遍，尤其在世上有学问的人中间——那种信仰是怎样的。1748年8月3日。

2728 论天堂里观念奇妙的循环

先前已向我显明：灵界里灵的思想与言语，几乎是按着人脑里那种回旋来循环的——那里有奇妙的环绕、曲折、流入、回转，绝不能被领会，因为它们是按着灵界回转的形式而来的。

2729 在天堂里，回旋更加奇妙，是按属天的形式，并且无法领会；观念、因而思想、因而言语，以及表象，都按那些回旋来循环；情感也产生它们。

2730 这类循环奇妙到：没有人能连最笼统地领会它们。

2731 由此可以断定：天使的一切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灵的思想，都唯独从主存在并产生；因为这些必须从那在至高里的那一位而来，否则便没有回旋，没有观念，没有它们的秩序，没有形式，没有法则，也没有属与种的分别——总之，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任何其中有生命的属世之物，也没有任何无生命的属世之物。1748年8月3日。

2732 论某些人的意见：因为主赐下信仰的一切，又因为人什么也不是，所以人当被动行事、松开手

有些灵听见并思想：唯独主活着，他们什么也不是；信仰的要点是唯独主赐信仰，人凭自己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愿、也不能行——于是落到这种意见里：这样他们便该松开一切，行事仿佛自己什么也不是，只等候从主来的作用之力与流注。

2733 可这样的结论毫无价值。主给人仿佛是主动的、仿佛凭自己便能，以至人有时竟不知道别的，只当是出于自己。所以人不该落到那种意见里；一落在那种意见里，便什么也不做，什么结果也不能归给他，因而也不能被改造。他乃当用从主领受的力量——那时主在他里面这样运行——从自己去努力；可思想这些事时，仍当相信力量不是他的，乃是主的。这也是信仰的一部分。1748年8月4日。

2734 这事对那不被主带领的属世人是那样隐藏，正如先前论过的那种知觉（见第1988节）。单是那种诱导、意见与反思，就叫主不能运行、人不能被改造，人乃处在一种非存在的状态里。人也不能进到说服里，除非借着主的运行，仿佛借着他自己的力量；主就这样说服人。否则圣言只成了知识，没有功效，像神迹一样。

2735 论人生命的一切都从主流入

我周围的灵坚持说：他们各人都是自己激发生命的；他们以为自己激发思想的对象，因而凭自己活着。蒙准对他们说：若没有对象，什么也不能推动思想——因而要借着眼、耳，也就是从记忆来；否则便是一切的混乱；又说：这些对象不能从别处来，只能从生命的唯一源头、也就是主而来；它们按各人属世的性情而变化，这样观念的对象——因而观念——从一个传到另一个；于是他们以为是从别人来的，又以为是从自己来的——这极其虚假。眼睛没有光便看不见，耳朵没有声便听不见，其余类推。1748年8月4日。

2736 论学问丝毫无助于得救，反倒混乱并扭曲观念

我与灵谈过：学问丝毫无助于得救，有助的只是从主的圣言来的真理之认知；比较起来，就像关于人身体的知识——解剖、血液以及其余一切的构造——丝毫无助于保全健康：不懂这些的人，照样活得健康，与一生钻研这些的人一样。理智的健康也一样：那些对理智及其官能一无所知的人，可以比一生研究这些、被假说与经院学问搅乱的人，健康得多。1748年8月4日。

2737 论人人都被拘在其中的属灵纽带

这些属灵的纽带不容易说到人能领会；因为——蒙准我在灵那里、或说在灵界里观察到——他们被拘着，以至不能思想自己的本性所倾向去思想的那么多恶，因而也不能去作；这样他们被主的善从恶里拉住，仿佛悬着离开恶。这也蒙准我从活生生的经历学到：纽带一放松，灵便被带进恶里，并且是极大的恶——愿恶与想恶都一样。所以唯独主这样把天堂、灵界与人类从恶里扣住；并且是这样扣住：若一放松，人人都会冲进极大的恶，甚至冲进一切毁灭；谎言也一样。1748年8月5日。

2738 那些纽带在灵看来并不像纽带，对人也不像，乃像自由；因为他们并不知觉自己被那样扣住。纽带在他们看来那样自由，以至一被放松、他们由此知觉到自己会冲进一切恶时，便求告不要放松——灵就是这样憎恶纽带的放松。

2739 至于我自己，如今三年来我敏锐地知觉到：自己被拘在那样的纽带里，以至自以为是凭自己思想、意愿并行动；也知觉到自己处在信仰的气场里——在那气场里，三年来我敏锐地知觉到自己被扣住。

2740 论来生里的幻术或巫术。论那些属世界、并想辖制别人的人在来生里的气场

那些在身体生命里用内层的诡诈把同伴与朋友勾引到自己这里、又借外层把自己渗进去的人，在来生里也有相当有效的气场，能同样去做。因为活在世界、性情与欲望里的人那样多，也容易被勾引进这类人的群体——有时还是违心的、不情愿的；因为他们的气场就是这样——今日已用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了。这事出于许可发生，好叫人知道，也叫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怎样的。1748年8月5日。

2741 这类人既想辖制别人、占首位，又用种种诡诈叫别人服从自己，在身体生命里又惯于这些，在来生里便有许多人与他们联合，因此他们的气场很大；他们又自以为凭自己什么都能，并且是借着他们所想出、发明的种种技艺——所以他们便是被算在行幻术者（或说巫术一类）中间的男女。

2742 总的原则是：凡自以为凭自己什么都能的，都被算在行幻术的男女中间；这类人有种种属与种。不是那些出于单纯、行动时意在邻舍与群体之善的人，乃是那些出于诡诈、意在恶的人。所以这类人自以为凭自己对一切与每一件事都能；又因在身体生命里他们最爱的莫过于想出怎样叫别人服自己、怎样辖制人的办法——出于从自我与世界来的极多种原因——所以在来生里，他们一进到别样的权能与别样的技艺里，进到那些称为行幻术者、占卜者等等的人中间，既有那样的本性，便一心只想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去辖制，并把别人置于自己之下——用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容易学会并抓取的那些技艺。

2743 这类人在身体生命里最爱的既是这类事，便那样容易抓住身体生命里、或说在身体里的人所不知道的技艺，仿佛海绵放进水里，立刻从身旁的人、以及与他们同在的灵那里，吸的无非是能叫他们达到那种目的的东西；他们也把善转成恶。他们像有毒的动物，像蝎子：捣碎后与油调和，立刻把伤口的一切毒吸到自己这里——其余类推。

2744 且举一件为例：夜里我睡着时，这类人坐在旁边，用他们害人的技艺，与周围的人一起，对别人说话，仿佛是我在说，用仿佛我的话，并且那样相似，以至叫许多人信以为是我；他们就这样喜欢用谎言去说服，并毁坏真的；甚至那样巧妙，连那些离我有距离的更精细的灵也被说服，以为是我。对他们来说，用亵渎的手段还是圣洁的手段去达到目的，都一样。

2745 他们最骄傲的是：自己能精细，并能进到言语的气场之内，或说进到言语之内的思想气场——内层灵所在的气场；那气场里有无以数计的灵，如先前可见（第2534–2538、2565–2566节）。他们能这样传送自己——用身体生命里不知道、却因身体生命里几乎不断的意向而先天具有的技艺——以至能把自己传送进那内层气场，这样使自己脱离处在外层气场里的那些人的群体。关于那内层气场，见先前（第2565–2575、2577–2580节）；还有许多事我不知道。

2746 可他们最爱的莫过于借诡诈、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去吸引别的灵的心，因而最爱的莫过于用谎言、同时又用那些他们熟悉的技艺或种种诡诈去欺骗。所以我醒来时——那时他们还在用那些人所不能知觉的技艺（若说出来）作那仿佛是我在说话的事——他们一发觉我夜里醒来，便想编造谎言，好逃脱。正直的灵——就是被他们欺骗的那些——发觉了，便发怒；于是来了惩罚他们的人，用极大的折磨撕裂他们，用一种我想先前说过的刑罚方式（第404、1071–1075节），一片片、一点点地，借着拉开与种种撞击，以至他们身上没有一样不是被撕裂的；惩罚者这样力图把他们一片片、一点点地拆散。可灵不能被拆散、也不能灭亡，只是带着极大的折磨与疼痛那样做。

2747 可那些能把自己投进内层灵之气场的，说自己可以免于撕裂；是否如此，我还不知道——因为这类人的本性是：最爱的莫过于说谎，以至所说的无非谎言；即便说真的，也只是为着诡诈，好欺骗并说服。

2748 后来看见这类人的手指显得极黑，没有肉，仿佛蝎子的手指，这样弯着，向下耷拉着。

2749 随后出现一条长廊，那里有草秸一类的东西；看见一个灵从右侧进去，我知觉那里像是厩房一类的地方；更多的事不准述说。1748年8月6日。

2750 这类人当称为内层的幻术者；因为他们从内层行事，他们的技艺对灵也不那么显露。此外还有施行更粗陋幻术的人：他们像傻子，把凡碰到的——物质的、属世的、属灵的——都混在一起，并以为其中有大能，能成就凡他们所贪求的。这类人处在某种梦里，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住在茅厕里的就是这类人。

2751 论人或人的身体之物——它们是秩序的终端

我与灵谈过人的身体之物或物质之物：它们是秩序的终端；秩序从至内伸到终端；终端在人的属世心思里，那心思由身体的感官形成，由此有对象的记忆——那些对象就是物质的观念。所以秩序若不在终端里便不完全；终端是依次一切内层事物最外的器皿，由主渗入。

2752 从今夜向我显明的活生生的经历知道：灵能从人说话——从他最外层或物质的记忆，也从他属世的记忆——尽管人一点也不知道事情是这样。因为我睡着时，有一个灵在我头的左侧说话，仿佛出于我，以至灵全然不知道别的，只当我醒着、是我在说话，这样被说服了。由此蒙准断定：灵能从人、从他的两种记忆说话，尽管人一点也不知道。

2753 甚至告诉我：婴孩的观念是敞开的，最能用来作器皿。

2754 由此蒙准断定：人的属世心思是秩序的终端，仿佛是器皿，天使属灵与属天的观念止于其中；这样它们是接受器，秩序便这样得以成全。

2755 为叫人外层的记忆、或说他们的心思，成为属灵与属天事物的器皿，主也预备了：没有一个灵会失去属于他属世心思与记忆的任何东西，连丝毫也不会；即便他们是天使，也都能被放回与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所有的相同或相似的状态。所以若人类灭绝了，灵仍可被放回相似的状态，用来作器皿，秩序便这样得以成全。1748年8月6日。

2756 论灵魂

蒙准与天使谈灵魂：今日人类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又在对灵魂无知的情形下为自己造出种种关于灵魂的假说。因此蒙指示：若灵魂所理解的是生命，那么唯独主是生命；若灵魂所理解的是人的内层心思，那么凡那些邻近的有机实质、以及按秩序随之而来的它们的本原，都可以称为灵魂——比如：属世心思是那些专属身体之物的邻近灵魂；属灵心思是那些属属世心思之物的灵魂；人里面还有更内层的灵魂，是那些属属灵心思之物的灵魂——人对此一无所知。

2757 所以那更内层的，便是外层的灵魂；按这理由，世上凡有的一切与每一件都可以说有灵魂——也就是本原；因此植物的每一件里有灵魂，事物有灵魂，以及同类的。1748年8月6日。

2758 论内层气场之灵的言语

关于那种言语，先前略有论述（第2632–2633节）。我原以为它是那样的，以至除非模糊地，便到不了我的观念；可如今用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了：它不过是一种观念，包含着许多事——就像人一瞬间思想的，后来用许多话也说不尽；那是包含着所要说之事的观念。那样品质的观念那样清楚地带到我这里，以至我能同样回答，里头没有任何阴影或模糊。可那种言语多次不被我知觉，原因是：我并不那样与他们说话，于是它便被抽走或不被听见——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1748年8月6日。

2759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什么意思（太6:13；路11:4）

在内义上表示：主不要离开我们，或说不要放松他的神性之力；因为一放松，人便落入试探，那时各人落入各自的试探。1748年8月6日。这些是我在祈求主祷文时学到的。

2760 论人的内层本性——它也开始越来越坏

蒙准我从活生生的经历学到：在本性的内层气场里，有成千那样的恶人——也就是内里、就本性的内层而论是恶的人——以至人今日的内层思想比从前更败坏。在内层气场里，是那些止于世界与自我的意向或目的；这类属世的意向或目的今日比从前更多，并且比人所能相信的更占据人。可人并不容易分辨什么是本性的内层、什么是外层。正如从够长久的活生生经历所学到的：有人在世上活得那样，以至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不是正直的、因而不是善的；可死后在来生里一显明自己，他们那些在本性内层气场里的意向，却在作恶者与最坏的人中间——

2761 所想的与所行的全然不同，目的无非是自己的权势、以及占有世上的东西；我也知道：这类人并不向同伴显明同样的事。由此蒙准我知道：内层本性怎样败坏了；它在我看来又那样与外层本性联结，以至仿佛成了一而同一个——尽管别人并不那样联结，乃是分开的。那些灵在来生里，在群体中所显出的也无非他们认为文明的东西，并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可对那些处在本性内层气场里的人，那些思想是明明显露的。1748年8月7日。

2762 论人或灵的身体之物或物质之物怎样被重生，又怎样被代表

当人作为终端的身体之物与物质之物，终于服从于主的美意，以至它们显为无有、只像顺从时，在灵界里便像向我所显明的那样被代表：起先像肠的形态，由种种汇流胶结在一起，却没有生命，变成仿佛木头或骨头，带着棕色。可在诡诈的人那里，天使一察看，便显出仿佛种种蛇的汇流——按诡诈的本性而有种种属。在正被改造的人那里却不是蛇，只是木头或骨头，也几乎那样汇流着——因为他的身体或身体之物开始成为无有，因而没有生命。这些向我代表并显明过；此外也

2763 在头旁显出一小团同类的、仿佛小棍的胶结物，是镀金的，或说外面裹着金——表示他的推理。可身体之物一旦被改造，以至能顺从属灵之物，那时便被美丽地代表出来，带着种种整齐的组织：起先是蓝色，带着整理成种种美丽形态的小螺线，到处染着蓝斑；这些小螺线排布成形态；随后是这类螺线更连贯的形态，成美丽的形态，由微小的螺线构成，仿佛某种网织的组织，却是实心的；随后又有更连续的别的形态。重生之人的身体之物或物质之物，被天使察看时，就是这样被代表的。这些向我显明过；可形态与图画我描述不了，因为是由那样微小的东西合成的。固然可以画出来，却不能说到人能领会。1748年8月8日。

2764 论某些灵那里恶的说服之气场

有些灵从身体生命里带着这样的东西：他们自信，又在身体生命里操练过，并这样借实际取得了那样的本性——能引诱别人相信凡他们所提出的；并且是借内层的技艺与诡诈，看准合宜的时机，按对方的性情说话，这样叫人信他们；目的却是恶的——为着猎取尊荣以及同类的事。由此带出的本

性、并且是内层的本性，在来生里便有那样的气场；这类灵一被放开，便能说服凡不在信仰里的每一个人，并且用那样的力量逼人去信，以至人不能不信——这一点蒙准我今夜从活生生的经历知道：我醒来、这样醒着时，这类灵还在从我的东西说话，并说服别人说那是我；

2765 所以我醒来时，他们因再次被识破而发怒；正当灵想驱逐并惩罚这些恶人时，那些灵便逃到他们从身体生命里带来的那种技艺上，好说服周围的人说我疯了。为叫我观察那气场的力量与功效，主把我的身体之物降到仿佛成了他们的；可我仍能借内层知觉到那气场何等有效，怎样逼着凡抗拒的人——无论是谁——也被说服。这类灵或因怕死，或因怕刑罚，或因愤怒的状态，便把自己投进那种说服的状态，以至尽管明知事情并非如此，仍把自己的内层弄到相似的状态，叫内层与外层同谋作这类事。于是周围的灵——无论是谁——凡主不仿佛直接护佑的，便不能不被说服，或说不能不被强逼去信；有些人也哀叹说自己抗拒不了，几乎不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理由并不显露，因为说服并不是借着言语，乃是仿佛种种推理的一团，又贴合他们的性情，成就了这件事——所以用几句话描述不了。1748年8月8日。

2766 论走兽按自然的秩序活着，死后它们的灵魂绝不能活

我与灵谈过走兽：它们按自己自然的秩序活着，与人不同——人是逆着秩序活的。动物按秩序而活——这一点在与我谈这些事的灵面前，单从小鸡与同类的便可证实：小鸡认得母亲，跟着她，让她喂养，钻进她翅膀底下，在那里喜欢安稳地活着；即便有好几只母鸡带着小鸡在同一处，小鸡也不混乱，仍认得自己的母亲——这样某种爱的气场把它们与母亲联结起来。这些事，加上无数别的，证实：它们从一出生就按自然秩序——那秩序指使它们——而活。可人却不同：

276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768 母亲与父亲若知道那些是自己的儿女，或即便不是、却自以为是，仍爱他们如同自己的——这样并没有别的爱的气场把他们联结，只有他们以为儿女属于自己的那种气场，也就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的气场；儿女若不经教导也不认父母——与走兽不同。这是明显的证据：人的生命是逆着自然秩序的；此外还有无数别的。善灵也承认这是真的。

2769 走兽的灵魂在身体死后不能活——我也与灵谈过这事；蒙准说：动物既不能思想，便不能把自己的心思举向天，更不能信主；既没有那种官能，便不能活，他们的灵魂便消散——这事用属灵的言语及其观念表达得更好；善灵也承认了。

2770 此外，走兽至内的灵魂处在我们知性心思的气场里，它们被那气场带动；那灵魂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像人那样被形成。所以按他们的形式，他们便是他们那些属与种的样子。流注进他们灵魂的也从天而来，却只是普遍的努力，按他们灵魂的形式起作用；所以他们也被婚姻之爱与亲子之爱感动，又从自然知道无数的事——像蜜蜂以及其余的——人用一切学问也绝不能知道那些。1748年8月8日。

2771 论亲属、朋友、同伴在来生里彼此相见

从相当多的经历蒙准学到：人在来生里会找到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伴与相识——连那些在世时只是因名声知道的——并与他们交谈，起初也与他们同在一个群体。因为在来生里距离毫无关系：相隔一千里、哪怕十万里的，对他们仍是近的；各人又按自己的生命，以至能紧挨着在场。所以既是这样——亲属、父母、儿女、朋友、同伴以及无论怎样相识的人都会彼此相见——那些在身体生命里恨过人的便极其不幸：那些人也聚到一起，施行他们的仇恨，叫那些曾被恨的人极其苦恼、极其不幸。灵魂虽多，也毫不妨碍——这一点蒙准我从极多的经历学到。所以当谨防仇恨；他们的生命与身体生命里那样相似，以至就生命而论，他们竟不知道自己不是在身体生命里。1748年8月8日。

2772 论那些只为世界与自我用功的人

有些人——先前论过（见第2565–2575节）——从内层所想、所用功的无非是属于自己与世界的，尽管在外层上对人并不显出这样。关于他们在来生里的气场，见先前（第2740节）；那气场说服起来何等有效，从他们说服别人说我疯了便可看出（第2765节）。至于他们的出路，也向我显明了：他们被带过身体的内层——那些是他们力图并贪求占据的；因为他们也想把自己塞进属于婚姻之爱的那些里，并用自己的诡计在别人那里毁掉它。所以他们由那条路从内层被送下去，却进了胃；他们觉得像是经心的路，其实是经胃，那才是下降之路；他们以为是经腰部——婚姻之爱的部位所在之处；可那里也有排泄物的部位，他们便经那些被带下去，终于到右脚掌底下——那里是他们的住处。

2773 告诉我：他们在右脚掌底下的住处全是污秽，那里除了渣滓与污垢什么也没有，他们终于活在那些里面。他们生命的种种不同极多，扛着排泄物的污秽，以及许多别的——因为那些正对应世上那样的生命。1748年8月9日。这类事对应世上那种娇贵的生命——与只注视自我与世界的内层诡诈结合在一起。许多极有名的人、以及比别人更受推崇的男女，就住在那里。那里有种种污垢的恶臭，按生命的属与种而不同。

2774 论那些在身体生命里结成群体的人

在身体生命里结成群体的人，在来生里彼此相见，仍想同样结交，尽管心思不同；那时他们的思想显露出来，本性起作用。所以身体生命里结成的群体，若心思不同、又为着种种目的，便极其麻烦，并按他们内层的思想行动。那些在世上思想上所恨、却为着世上的目的在外层上伪装的人，从他们在来生里的群体里受极大的折磨；有时除非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能从他们那里解开。由此可以推出许多结论。这些用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过，也告诉过我。1748年8月9日。

2775 在来生里，他们一被放回与身体生命相似的状态，便完全同样地闲谈，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心思——所说的与所想的不同。那时闲谈的人全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来生里；这一点今日以及先前（第2760–2761节）我都从经历知觉到。内层气场的灵那时明明观察到：思想怎样与言语不合，并由此按

各人的本性断定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如今承认——像先前极多次一样——那时他们绝不知道别的，只当自己是在身体生命里，也不知道别人在观察他们的思想——那些思想明明显露，怎样与言语不合。1748年8月9日。

2776 论恶本身带着惩罚，并且是报复一类的惩罚

多次发生：灵以为临到自己的某种恶，该归给那从他而来的恶的人，不归给自己（也见第2438–2439节）。蒙准多次对他们说：他们自己才是那恶的原因；他们却不明白，因为看见恶仿佛从别人作为原因发出、临到自己。今日也向他们显明了：人一实际意在作恶，便有同类的事从我这里反射到他身上；他把这归给我时，蒙准同样说：不是我，乃是他自己给自己作了恶——尽管表象不同。那时又蒙准用属灵观念向他显明：他所实际意在的恶，经过周围的灵，也就是经过那些越来越远的灵，终于从我旁边的那些灵那里，仿佛从我反射到他身上，所以他归给我。这事用属灵观念向他们显明时，他们异口同声说：这在他们那里那样显明，以至他们全然知觉到：恶就这样回到那实际意在作恶的人身上；至于我，我不能不跟着，于是便显出仿佛是从我来的。1748年8月9日。

2777 论那些只把敬拜放在外层、并这样安稳活着的人

有些灵属于最坏的一类，因为他们内层的气场——也就是意向或目的的气场——无非为着世界与自我；关于他们说服的气场，先前已论过（第2764–2765节）：他们只为自己活，放纵性情，把一切别人看得比自己低，凡别人那里的善，或是领会不了，或是当作卑贱加以藐视。他们的生命一经察验，便发现：他们在身体生命里就敬拜而论活在外层上，以至无可指摘——也就是：常去圣堂，到了定期去领圣餐；前一晚以及

2778 去领圣餐的那天，在外层上戒绝属世界的事，随后仍与先前一样，这样便满足于自己做了这些，并不再想：在圣堂里学到什么，圣餐含着什么，以及外层礼仪里其余的事。可这类人在来生里仍在最坏的人中间，因为他们意向与目的的气场就是那样——如所说。由此可以断定：单按礼仪去听讲道、领圣餐，好显给人看，成就什么——也就是：叫这类人安稳，好叫他们更能安稳地活着，并在那极坏的生命里被证实。

2779 也蒙准问他们：若在来生里看见有人出于敬虔的怜悯劝告他们——说那样去圣堂、领圣餐，若没有敬虔的默想便毫无价值——那时他们心里会怎样感觉？他们从心里回答：会把这类人当作单纯、忧郁的人扔掉，藐视他们，几乎再也受不了，并以为他们疯了。1748年8月10日。

2780 论来生里对别人的印象极难根除

也蒙准从够长久的经历学到：人对别人所怀的印象——无论是仇恨，是藐视，是怜悯，还是无论什么——人在身体生命里无论出于什么缘故得着的、又在心思里扎了根的，在来生里都不能甩掉，除非他们后来进了天堂，那些身体的与物质的被主擦去。1748年8月10日。

2781 论认识属灵与属天真理的倒置秩序

有些灵属于那些在身体生命里否认灵存在、因而否认主的属灵真理、这样否认信仰的人——因为他们不能从物质的、物理的与身体的事物看见或知觉属于信仰的事。这类人在来生里仍处在同样的否定观念里；他们自以为是人，于是不知道自己是灵时——即便知道了——那观念仍附着。蒙准对他们说：这绝不能向他们证明。蒙准说：情形就像有人想从把意志实现为行动的肌肉去知道意志是什么一样；属世的学问相对于属于信仰的事，也是这样。

2782 此外我们谈过心思里的那些怎样流注入身体的纤维：若头里的本原中没有某种对应——那是全身更精细纤维的对应——便没有任何思想；并且有说服时才有对应，这样身体的一切也都随而相符。所以人一颠倒，他整个系统便颠倒。若只是知识、不是更内层的说服，情形便不同。1748年8月10日。

2783 论对邻舍的爱

蒙准对一个灵说——我又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人当爱旁人那里的善，因而爱那人——那善就是邻舍；因为善是主的。所以凡旁人那里属于信仰的，以及那处在信仰里的人，都当爱——这样便爱主；因为没有任何善、也没有任何属于信仰的，不是主的；这样也借着邻舍爱主。尽管爱是主的，人仍只要不知道别的、只当爱是出于自己，便够了。1748年8月10日。

2784 论眼睛的一切对象——哪怕有成千、又极不相同——仍被主收成系列，收成某种连续之物

今日向我显明——像先前一次一样（第329节）：街上眼睛的对象，被主收成事物的连续系列，在善灵与天使面前。对象极不相同，又极多；告诉我：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可仍有某种连续的感觉从那里进到他们那里，并且是借着世界的表象通向属灵事物的那条路。我希奇时，告诉我：没有一样对象不能有某种东西，可被主这样应用到当前的事上——并且是借着除去对象里、或许多对象里代表别的事的那些，这样借着较近与较远的路。唯独主能这样应用事物。比如：善可以用凡肥的、甜的、愉快的来代表——无论对象周围局部的、种的还是共同的；甚至从那些忧伤与恶的里面，也能引出愉快与善来。

2785 有些灵因此以为：主的圣言这样便与别的著作没有分别，一切著作里也同样可以随意引出事物的系列——这话是真的；可主的圣言是这样：它邻近地包含着那些里头有意义的事，如同最近的器皿。这一点也蒙准从这件事知道：对那些被主光照的人，立刻显出：那些是否是神性的，是否这样包含着属灵与属天之物如同器皿——别的著作里绝没有这样的事。1748年8月10日。

2786 论主在天堂里与天使说话，并且按人分别、在位格里与不同的人说话，这样同时与许多人说话

主在位格里与许多人说话，又按各人的心思，特别或个别地与每一个人说话，并且这样同时与许多人说话——这是真理；我仿佛知觉到这一点。这是属天的真理。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用任何推理领会事情怎样是这样，它仍从他临在于每一个人而来，也从他在世上临在于每一个人的神性眷顾而来。1748年8月10日。

2787 论说服在来生里极难根除，并且按说服扎根更深、更广而定

也蒙准从经历学到：无论什么虚假，印得越深——甚至是与一切神性的、人间的与自然的法则相反的可怕虚假——在来生里几乎不能根除，因为扎根更深，并就那一点把整个浸透了。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某个灵做了，并全然说服自己说这事人人都惯有；所以一进到那种思想里，他的说服立刻扩散得那样广，以至我周围几乎没有人不以为自己犯了大罪。那灵被找出来，他说自己以为这事许多人都惯有，里头没有什么恶——所以他处在那种说服里。也听说：这灵在别的方面是谦和的，并不加害于人；可在这大罪的说服上，却像身体生命里那些疯的人——他们患着那种疯病：在某些虚假上、甚至可怕的虚假上，不容自己被说服。1748年8月11日。

278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789 由此也可知：这类说服叫他们在许多状态里不能与别的灵同在，否则那些灵便被弄进同样的疯狂；又可知：一个这样被说服扎根的状态，或多或少伸到许多别的状态。

2790 可印象——像蒙准暗示我去说的——或是疯狂，像世上疯子那里的那种，容易被赶走；或是人用许多推理给自己证实、并这样达到说服的那种印象——这类印象便那样存留，按那些证实之人的品质而定。1748年8月11日。

2791 由此也可明白：在来生里，灵魂的虚假与罪行何等容易被揭开——因为这事（第2787节）那样明明散到周围的灵里，也散到我这里，以至人人都以为自己有罪，各人开始思想：是不是自己。那时我正在读哈薛的事：他把被褥蘸在水里，闷死了便哈达（王下8:15）。

2792 若主不保守灵魂与灵，不叫他们印上的虚假与可怕的罪行在来生里扩散开，他们便绝不能处在任何群体里，更不能处在正直的人中间。这里所说的这个（第2787节）也被说成曾在正直的灵中间，因为在别的事上他可以有健全的理性。

2793 论惩罚在来生里成就什么

惩罚是多种多样的，按各人在身体生命里所养成的性情之本性，有更重的、更长久的；可惩罚所成就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叫他们对那些自己的本性所迷醉、所浸透的事，生出惧怕、羞耻、恐怖。所以他们被安插在较好的灵中间时，一碰到合他们本性的同类事，便被所灌进的惧怕、羞耻与恐怖提醒，这样惯于被从那里拉开。可惩罚并不改变或变更本性——本性仍像在身体生命里养成的那样存到永远；惩罚只是加上那些能把他们从这类恶拉开的东西。1748年8月11日。

2794 各人身体的与属世的灵魂，是在身体生命里形成的，以至各人有从身体生命、由自己形成的灵魂；可属灵与属天的灵魂由主形成，那是更内层与至内的——这不能在身体生命里由人形成。因此也有属灵之物与属世之物、身体之物的争战，带着按各人灵魂而来的种种不同。1748年8月11日。

2795 真理在那些处在虚假里的人看来是怎样的

蒙准我说：对那些处在虚假里的人，真理显出像虚假——当他们被说服自己的虚假是真理时。这一点立刻用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了：用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观念；那共同观念在那个处在虚假观念里、又以为那虚假是真的人看来，仿佛全是虚假。此外又用属灵观念向我显明：真理绝进不了这类人的气场，乃被一部分当作纯粹的虚假，或当作纯粹的假说。1748年8月11日。

2796 论野心

我与灵谈过：世上那些贪求大事的人是怎样的。蒙准对他们说：因为世上对邻舍的爱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便是要出人头地的种种野心；本该激发人去行善的，是对邻舍的爱；可那爱既不再有，便有了要作大事的野心来代替——主借着它把人弯向对邻舍、对群体、对共同行善。1748年8月12日。

2797 论灵界内层里的善灵

如先前可见（第2565–2575节）：内层灵界里有恶灵，也有善灵；可他们彼此不相通，除非出于主的美意。这些善灵彼此说话时，我什么也听不懂，在我却像一种愉快的安静，带着知觉：他们在彼此说话。梦里内层灵界的恶灵灌进虚假的事时，善灵便受搅扰，不知道别的，只当是从我来的。我醒来时，为叫他们知道什么是从恶灵来的，便在安静里与他们说话，这样从恶灵气场来的什么也到不了他们那里——除非出于主的美意。1748年8月12日。

279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799 论人的言语怎样借着灵被引导

我有时希奇：为什么不像知觉思想那样，知觉自己的言语也是借着灵被决定的。今日蒙准知道：人的思想与意志由主借着灵引导；言语从思想按思想的观念随之而来；言语是自然的后果，按秩序随之而来。凡按秩序的，并不像思想与意志那样直接借着灵被引导。

2800 可仍有灵被派定给言语器官的每一部分——如别处可见（第1358、967节）——舌头、气管与肺都有；可这是借着他们的努力成就的，像凡按秩序的属世之事一样；那些灵却不知道这一点。1748年8月12日。

2801 论今日从世界来的灵是怎样的

凭许多、长久的经历向我显明：今日从世界来的灵，被极恶的邪恶缠住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无法存立——今日也显明了。眼前摆出一个美丽无辜的婴孩，闭着眼睛；那时稍稍放松灵，好叫他们显出本相。于是分明知觉到：有的想杀害，有的想践踏，有的想用可耻的方式对待——一个这样，一个那样，用许多方式对付无辜者；这些就是他们内里的思想与努力。我说这类事在平常生活里并不显出来；有话告诉我：他们的内层如今已开始变成这样；若不是民法把他们拴住，他们就会冲进同类恶行；又若不是牵挂自己的利益、尊荣，因而牵挂名声，今日良心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所以世界的末期临近了。他们中间有些灵嘲笑这些——也显明了：他们嘲笑自己是这样，也嘲笑有人说末期临近。1748年8月12日。

2802 论人所称、所敬、所拜的圣徒——无论古时的还是今日的——在来生里丝毫帮不了任何人

蒙准我常与某些人谈话——世人把他们当作圣徒、又当作圣徒来拜。可这事我能作证，也从他们口里、从活生生的经历所知：他们绝不是圣徒；连自己最小的事也帮不了，更帮不了别人；也不能靠祷告，也不能靠代求。因为在来生，为别人祷告不受准，连为自己也不受准；并且也没有人因想到“有人因别人的缘故、或因圣徒的缘故被爱”而得好待——倒是相反。我能作证：他们谁也帮不了，连自己也帮不了；他们亲口对我这样说，特意到我这里来声明这一点。1748年8月12日。

2803 论身体生命里人性情的改变

人在身体生命结束之后，仍保留他在身体生命里为自己取得的全部本性或属世性情——这是真理；身体生命之后，那性情并不改变，乃是主另外加上一些东西，叫他能加入更好的群体，因而与属天者同在。

2804 可是就人的本性而论，只要他还在身体里，从婴孩起凡引进来的一切的确都保留着，并这样成形；可是在他一生里，直变到生命最后一刻：加上许多东西，把共同观念分开，又从别处把它们弯向善与真。因为人活着时，观念不断被恶或善充实，于是仿佛或像死水一样浓缩，或被冲淡。1748年8月13日。

2805 死后状态的改变，不能另样设想：只能说是从外面给观念加上一些东西，叫他的灵魂终于能加入善的群体；而在身体生命里，那些东西是栽进观念里面的。1748年8月13日。由此可知：主的圣言里为何屡次劝戒——趁着还有时间、在为赴筵的人关门以前，当回头，为自己预备灯里的油（太25:1–13）；又可知“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传11:3）是什么意思。

2806 论天使的言语

我听见过天使的言语，尽管听不懂。有个灵在说话，随着他的话，跟着一种柔和的言语，像一道听不懂的言语之河。我听见那河，并知觉到里头有许多东西；并且说话者每一个单纯的声音里，都有说话天使的无数观念——这些既然不懂，只知觉到有，便像一条充满丰富观念的河。所以有话告诉我：这就是天使的言语；灵的言语则是某种共同之物，天使的话含在里头——正如一切和声里，若没有一点

2807 共同的东西在，仿佛共同里的协音，就不能有分明的单独之物——乐器无不如此，身体的言语、各感官的实际活动也无不如此。这些共同之物，世上的学者至今还不认识，却仍存在着；脏腑、肌肉、器官的一切有机膜，都是共同之物，个别之物在其中、并与之同在而分明存在。灵的言语就是这样。天使所说的，是否与灵在共同里说出的相同，我不知道——因为在共同里、并与共同同在，可以有别的东西，与共同里已有的不同，却不能是相抵触的。1748年8月13日。

2808 若世上没有自我之爱与营利之爱那些思想的气场，人人都会疯狂

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疯女人；蒙准思想并对灵说，也这样知觉到：人身上若没有那由自我之爱与营利之爱所形成的外在，因而没有顾及这些的羞耻，那时人人都会像她那样——只是疯狂的样子按各人自己养成的性情而有种种不同；思想也像那个疯女人的——在她那里那些思想不受约束，因为她贫穷、衣裳破烂。由此可知来生里的灵是怎样的：那里那种外在被除去，只剩思想掌权——若不是唯独主、也就是智慧与聪明本身来治理，他们便纯粹是疯狂。1748年8月13日。

2809 论永生、或死后的生命才是目的

我与灵谈到：在身体生命里，人一切思想与行动的目的，应当是为着死后的生命，也就是永生；因为永恒的才真正是；身体生命里的，若不是为着永生这目的，简直不算是；所以人一切思想都当指向那里。这件事既用属灵观念知觉到，又用属灵观念说出，灵便证实它是恒定的真理。1748年8月13日。

2810 灵界与天堂里属灵与属天事物，与大气和水的比较

在灵界与天堂里，万物全然按各自的本性与性情分得位置与处境，以至最小一点也不缺；同样，一切属灵与属天事物也按主那里的属天形式旋转——那旋转无法言说，因为无法领会。因此一切与每一件在大人身体里分得处境；又有人——如先前可见（第2336–2337节）——按状态的改变，就属灵事物在他们幻想里的作用而论，从自己的处境被带到别处，那时仿佛在游荡，却仍被收回到合他们本性与性情的处境。借比较与代表，人体里液体也差不多这样，水里、大气里也一样：它们仍按轻重、形状，以及本性其余的事，旋转着被送到自己的地方。1748年8月13日。

2811 论来生里显明出来的某些偷窃之属

有暗中的偷窃，而且是偷人的心思：他们用千百种方式试图抓住并潜入人的心思，并且是一种偷窃——就是全然披上别人所喜所爱的，以至摆出仿佛同一副面目。他们若在身体生命里凭实际行动养成了这类偷窃——其中有种种属与种——那时各人便按自己凭实际取得的本性而定：有的几乎不为别的目的，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安静、愉快、称赞，并好从别人那里抢来——这些人并不怎样有害；另一些追求同类的事，做得更巧，终于从所养成的本性去追求种种目的，比如无论怎样掠夺别人的财物与尊荣——这些人是最坏的。还有中间的属与种：既有抓住别人心思的属与种，也有他们所追求之目的的属与种；又有他们怎样用力、以及在人眼前显明或向人隐瞒的方式的属与种。这些事借两个生前认识的灵，用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了。1748年8月14日。也有抓住心思、甚至披上某些面目为着奸淫的——是奸淫的贼；这也是一种，就目的而论，目的就是奸淫。

2812 也用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那些想抓住别人心思、好掠夺别人财物与尊荣的人，一在来生里把自己里头这种东西唤醒，并这样想统治万人——一把自己里头统治的心思唤醒——便从头部前上方，带着那时黏在心思上的欲望与说服，经头顶上一条拱形的路，往头后走，进到小脑下后头的部位，那里颈椎上方有个窝；他们安顿在那里，思想怎样掠夺某人的一切财物与尊荣，并这样统治他们与别人。灵被带着经那拱形的路时，别的灵便说

2813 他们知觉到可怕、骇人的事——那时我既没看见也没知觉到。后来他们在后头那个窝里时，我用感觉知觉到、并听见他们不断的低语；那时我也看见灵先前所见的：好些黑色的人形，总之看上去不祥又可怕。有话告诉我：他们自以为住在污秽不祥的地方——其中一处先前我已见过（见第2749–2750节）；那时我以为要过一道门，旁边却另开了一道门，那里是不祥又空虚的，像空洞可憎的风。

2814 这类人构成所谓的邪术（见第2740–2750节）；因为他们想出种种法子，好为自己的目的抓住并迷住别人的心思；所以一有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去学邪术的伎俩。

2815 这类人在生命里对属灵的、以及关乎死后生命的，什么也知觉不到；无论听见、写出或说出这类事，在他们那里都毫无功效——因为他们得不着对这类事的反思；他们只黏在世俗与肉体的事上，被那些缠住。

2816 这类人既染上了那种本性，也能处在对任何观念的说服里：凡拦阻、反驳的，一概除去，以至只剩下能说服的；凡劝阻的，也除去到丝毫不见，于是里头没有一点疑惑，更没有否定。

2817 人的这些属与这些种，我原先并不知道；可是与灵来往时，我知觉到确有这类人，并且在平常生活里极有害。1748年8月14日。

2818 也观察到：这类人在右脚之下——他们被推到那里——在那里像独自在孤寂里，带着焦虑而活，在先前说过的那些地方（第2773节）。

2819 我观察到：这类人在右脚之下、在污秽与粪秽里——他们自以为在搬运那些——却仍有与自己同类的、高高在头顶上与之相对应的；他们在后头那个窝里时（第2812节），也有高高在头顶上与之相对应的——那些显出来，后来我与他们谈过；他们说：上面那些人与他们一同行事。所以高高在头顶上、与右脚成直线的那些，本性相似；他们在灵界时，住处就在那里。1748年8月14日。

2820 头顶上欲望相似的那些说：不能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想掠夺他们的财物并统治他们；所以把他们从自己这里赶到别的各处去游荡——这就是这类人在灵界里东游西荡的缘故。在头顶上与右脚成直线的那些，在我看来并不怎样恶到想掠夺别人财物，乃是热切想统治别人，并统治天才相似的人——就是也想统治、同时又用诡诈与手段掠夺别人财物与尊荣的人；他们用这些作媒介，好制服不肯屈服的人。所以他们不愿与那些人来往，乃从自己这里挪开，仿佛把他们赶到各处，好达到统治的目的。高高在头顶上的那些，多半留意这件事。1748年8月14日。

2821 论某个梦，以及醒来时的异象

梦里我看见身体生命里的父亲；梦里我说：儿子一旦自主，便不当再认父亲为父亲；在他养育之下、还在他家里时，当认他为父亲，因为他是主的地位，那时儿子除了父亲的教导与带领，不知自己当做什么；可是一离开他的家、自己作主，能按自己的心思带领自己、知道当做什么，那时他的父就是主。这些是我在梦里说的。醒来时，看见一卷又长又圆的东西向我降下，从天延伸下来，很长，由许多长杆围成圆周，按长度排列，用极美的、颜色各异的编织物绑在一起；颜色

2822 是白里透蓝的，互相织着；那美无法形容，也无法描画——因为凡代表天堂事物的，都不能形容、不能描画。有话告诉我：主喜悦时，天使便得着这类礼物。我知觉到：这类东西从更内层的天堂降给内层天堂的天使；天堂里所领会的代表就是这样——因为那属天的带子里没有一点不表示什么；他们一眼就同时知觉到所表示的，像眼前画出来一样，一瞥之间有无数事物，绝非言语所能说尽。1748年8月14日。

2823 论天使从天堂坠落

又向我显明（见第2597–2600节）：灵眼里天使从天堂坠落是怎样的——就是他们转入虚假时；为免群体被虚假感染，那样的便从天堂落下。这事极常发生；可是他们在灵界受了教导，进到真理的状态，或说进到属世事物对真理的顺从、安静的状态时，又被接到属天的群体里。

2824 至于坠落，是这样代表的：先看见仿佛有一层纱，在头顶上方一段距离处旋转着围着；那纱飞着，像我别处在图画里见过的；不久旋转越来越快，直到上面不再显出那样的纱，乃因急速旋转而显出一层水平的旋动气场，像被带动的大气气场，从右向左。他显出这样被带着转，是随虚假的幻想而来——幻想这样带着他转，于是有这样显明的代表。坠落的天使，属世心思有那样一种疯狂；他落入灵界时（我不知道在他本人那里是否也如此），

2825 便代表出那样的旋动与那样的旋动气场。纱一形成那样的气场，旁边稍远的另一个便抓住那纱的气场，反方向旋转，叫它从那纱里被转出来，这样渐渐缩小；却持续相当久，从外围转到他所在的中心；一到他近处，他便往下坠落，落进极污秽的黑池里，留在那里，直到主把他从那里释放。那水污黑得几乎无法形容。这类坠落很常发生，天堂便这样从虚假里得释放；可是他们在灵界受了教导、变好之后，又被接纳。这事发生在前方一段距离处；也看见过别人许多次坠落。

2826 天堂里谈到地狱，以及那里种种刑罚与荒废；有人确信地狱的刑罚必永续，绝不能有尽头，更不能有主从地狱里救赎。可是向他显明了：在来生，任何刑罚若没有目的，便绝不能有；更不能设想有刑罚却没有目的——就是借刑罚与折磨，叫他能节制自己、好加入某个善的群体。在主里面，除了指向善的目的以外，别无所有；神性本身与神性智慧，就是向善的目的；所以叫灵魂永受折磨却没有向善的目的，是违背神性智慧、违背神性的。这一点用世上人所知的规则来说明：

2827 最大的公义反成了不义。人固然该得这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才宣讲永恒；可是主的代求、或说主的救赎介入，把灵魂从地狱释放或提出来。因为若真是永恒，便没有人不落在永恒的定罪之下——因为没有人里头不是纯粹的恶，这样人人都该死；可是主把他们提出来。那个灵已从那黑池提出来，在我这里；我知觉到他里头还黏着一点虚假，却仍借神性的手段得释放。因为天堂的群体从主得着这一点：他们不愿失掉任何一个；他们并不弃绝任何人，乃是人自己弃绝自己——他的幻想就是这样。1748年8月14日。

2828 论最真切的生命不属于人，乃属于主——某些天使或灵提出的精细命题

像往常一样醒来后，我与灵谈话；那时有些人思想：人、灵与天使的生命唯独属于主，他们只是生命的接受者；我们只是自以为在活——主也准我们这样以为——于是把生命归给自己，其实是错觉：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其实不属于自己；甚至以为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其实不是眼睛和耳朵，只是接受视觉与听觉的器官；同样以为手和脚自己在动，其实不是手和脚，乃是里面的灵在动——人若不被错觉带走，这是人人都极清楚的。所提出的命题带着说服灌进来：人、灵、天使，除非接受者里头也有生命、能知觉并感觉，否则不能以为那是自己的、并像表象那样归给自己。这事带着说服持续了一阵，表象也仿佛是这样；可我仍被留在这说服里：

2829 真理乃是：生命唯独属于主。因为我被留在那传达给我的说服里，便无法脱身；尽管在那状态里脱不了身，我仍被留在这说服里：因此不当离开真理——正如人不当因不知原因、或不知从原因来的推理，便离开眼前分明的真理。后来他们得了告知：人的灵魂——也就是最内层心思及其更内层——的生命并不属于人，乃属于主；这些心思是接受生命的，并借着它们，知觉与感觉传给属世心思与身体；而人与灵既活在自己的属世与肉体里，便以为属于主的生命是自己的——正如以为视觉、听觉、触觉属于眼睛、耳朵与身体一样。不必再多说；因为这样便显出最内层与更内层的联系，更内层与内层的联系，再与外层的联系，甚至在身体的器官里也一样——在那里外层按自己的方式，借着从更内层与最内层延续下来的极纯粹之物，倚靠更内层与最内层。1748年8月15日。

2830 动物界与植物界这样对应：人思想这一个时，灵与天使能同时思想并谈论那一个

我谈到某种植物，为要说明一条真理：尽管碰上一些疑惑——那些疑惑若说服人，仿佛能毁掉真理——且解不开，也不当因此否定真理。我的观念为说明那真理而钉在植物上，后来又钉在有生命之物上时，我知觉到观念并不像往常那样联结、仿佛连续。有话告诉我：我的观念在植物上时，他们的在动物上；我的在动物上时，他们的则反过来——因为对应是这样：能从一个想到另一个，仿佛就是一个。1748年8月15日。

2831 论幻想把他们带走的方位

天使一陷入用推理证实了的幻想，便这样坠落，见先前（第2823–2827节）。这类坠落极多，几乎每一刻都有；不然天堂便不能存立——因为无人能永被洁净脱离幻想，甚至连脱离一种也不能完全（不过那并不是洁净）。他们坠落时，便按幻想被带动：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有的往这个方位，有的往那个；有的垂直往下，有的另样。那些以为地狱与灵界里的事毫无目的而发生的人，便垂直落入那样的池（第2825节）——是黑泥的，因为毫无生命；唯独事物的目的里有活的，因为主就是目的。

2832 至于那些处在“人凭自己活着”这虚假里的人，他们被带到前方，沿稍斜的线往前很远，向着火坑，那里显出某种火光——如今也向我显明了：是幻想把他们带到那里；他们自以为沿斜线往前走时，说自己正被带到宇宙的尽头。1748年8月15日。

2833 论希伯来语

希伯来语里有许多词，一个词里包含从相对到相对的多种观念的总括，以至若不按系列、并按内层来领会，便不能明白意思——这与别种语言不同。缘故是：他们处在代表里，好叫他们一个共同观念里有许多东西，这样便进不到更内层——因为他们是那样的。1748年8月15日。

2834 人若在对主的信仰里，凡在他里头的欲望与虚假，都不是他自己激发的，乃是灵激发的，因此也不算在他账上

这从先前某处所说的可以推出（第1869、1999节）。1748年8月15日。

2835 论有种种分别的官能或生命，一层在另一层里面

从天向我显明：生命的官能是分别的，一层在另一层里面；最外层是身体以及属身体的。这最外层的官能与内层有分别、本身是分开的——从人与身体分开后的生命可以知道：身体死了，他的灵仍活着；若不分别，绝不能这样，因为它可分，并且被分开。可是灵仿佛是内层官能的新容器；正如我所分明知道的：有些灵在内层气场里，那气场就是灵的内层官能；外层可以脱去，他们便进到内层，又能从内层回到外层——这凭许多充分的经历向我确立。还有更内层的官能，从

2836 那些处在更内层官能里的天使可以知道；还有更内层的，以及最内层的。这些官能在人里面显得像一个，不认识的人便只归给身体，并以为它们彼此没有分别，因而不可分开；可我能承认：凭多方面的经历我知道事情确是这样；外层的生命按秩序出于内层，内层的生命出于更内层，更内层的生命出于最内层，而这些的生命唯独属于主。所以人以为自己凭自己活着，正如他内里的灵以为自己活在身体里一样。1748年8月16日。

2837 论各人在身体生命里为自己形成自己的灵魂

我与灵谈话，并且是在属灵观念里：各人为自己形成自己的属世灵魂，因而仿佛形成某种属世的本能；因为灵魂与灵在身体生命之后，被某种本能带着去作恶——他们的灵魂里头，从凭实际行动所取得的，有一种属世的东西，与走兽的本能无异；分别在于：灵能推理，并且能论属灵与属天的事。他们为自己形成的灵魂，是属世心思——它已取得对属灵心思的统治，以至他们的属灵心思

2838 仿佛从属于属世心思——在那些身体生命里把一切归给自己、并以为是自己带领自己的人那里是这样；被主带领的人则不然。我与灵谈到这一点；因为有些人那样狡诈精明，远过于身体生命里的时候——可那狡诈是他们所取得的属世之物，仿佛一种本能；这一点他们不愿承认，因为他们仍以为自己还在身体里，也不知事情已不同。他们处在某种属世官能里时，便不再反思这从哪里来、是什么，只以为一向如此。1748年8月16日。

2839 恶既已增长、并增到如今这样，人便越来越违背秩序而行；他实际犯的虽少，却比实际犯得多更坏——因为恶已借遗传这样长起来。所以越违背秩序，也就是越违背信仰或信仰的真理，便越需要主直接的帮助；越违背秩序，改革所需的力量越大，因而需要更多的灵；而那些较多按秩序被带领的人，自己身边只需较少的灵——正如身体里凡按秩序进行的，比如内脏的运作，听从属世的法则，便不需要灵直接的帮助，因为是按秩序的。1748年8月16日。

2840 论恶灵自以为很有能力

恶灵常说自己很有能力、能胜过别人，到处这样自夸——他们这样以为，与善灵和天使全然相反：善灵和天使相信自己什么也不能，主却能一切与每一件。蒙准我回答恶灵：他们其实什么也不能——他们又惊奇又愤慨发怒。他们既不在信仰里，便不能另样知道；蒙准告诉他们：不但他们自己只是有机体，没有生命，从自己说是死的；今日也告诉他们：若不让他们这样以为，他们便被剥夺了一切生命；为叫他们维持在生命里、因而能改正，才准他们这样以为，甚至借着借他们作成的功效，给他们肯定的凭据——好叫他们若还活着，就被留在这种意见里。1748年8月17日。

2841 论与属灵、属天分开的属世与肉体之物会腐臭

蒙准对灵说：世界的喜乐——属世界与属身体的——一经与属灵、属天的分开，情形便无异于伤口、脓疱之类里血液外渗：淋巴与外渗的血聚在那里，终于腐臭化脓；因为它们与纤维分开了。身体与自然的愉快一与自己属灵、属天的本原分开，也是这样。这一点蒙准用属灵观念代表出来，他们也承认了。1748年8月17日。

2842 论思想、说话与行动都不属于人、灵与天使自己

有些恶灵顽强否认自己是被别人带着思想、说话、行动，硬说是出于自己。于是用大约四五六次或更多或更少的经历，活生生向他们显明：既不是出于我，也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至于从哪里来，那灵还不知道——以至他终于承认：凡流入的无不从他外面来；他以为是别人的、又是自己的，其实大受错觉玩弄。这是那些恶灵在感觉经历的状态里所作的承认。1748年8月17日。

2843 论残忍与奸淫的灵，爱污垢与粪便胜过一切

关于这事先前已论（第2773、2819节）：对这类灵，污垢与粪便是最愉快的，以至爱看这些的愉快胜过一切别的愉快；不但污垢与粪便，还有污秽、丑陋、可怕的动物内脏——甚至到这个地步：他们借人行动时，把他一切感觉——内层感觉，连视觉也在内——都拉到这类东西上，因为他们以此为乐。这一点也用分明的经历向我显明了：我在街上走时，他们把我的眼睛拉到一切这类东西上——凡有污垢、粪便、内脏的地方，都把我的眼睛带过去；尽管我自己并不知道街上哪里有这些——因为我并不留意这类事——他们却看见了，我全然不察，仍把我的眼睛赶到那里，或在旁边，或在脚边，或近或远；眼睛不转向别的。有话告诉我：残忍与奸淫的就是这样——他们住在右脚之下（第2772–2773节）。由此我能断定：他们借人观察时，只观察这类事，因为被自己的愉快带走；人若是那样的，便被他们带领；人若不是那样的，便被转离这类事。1748年8月17日。

2844 论婴孩玩耍物件时以为那些是活的

活生生向我显明：婴孩拿自己的物件——小石子、器皿、玩偶——玩耍时，思想是怎样的；因为那时婴孩在带领我。我想要那些软软的小件时，仿佛以为它们看得见、是活的；把它们放在面前时，他们心里也不另样想——因为他们并不反思那些是无生命的。1748年8月17日。

2845 论死后的灵魂与灵能看见人一切思想、他所想过的、以及他的意图，却仍只知道自己像人一样

灵魂与灵所处的状态是这样：人的内层思想，以及思想与观念里同时有的许多东西，他们都能知觉并看见；他们一脱了身体进到来生，便进入这种官能。甚至他们的状态是这样：若在身体里时也处在这类观念里哪怕一小段时间，便会陷入疯狂。灵并不知道自己处在这种状态里，只以为自己与在身体里思想时无异。所以蒙准对某个生前作过审判官的灵说：人若能像他知道我的思想、连同一切附属的那样知道人的思想，便用不着任何查问、审讯程序与争辩，去弄清是或不是——因为他们能看见的比人多。他一反思这一点，便能知道自己处在比作人时更完全的状态里。因为人人都不认识自己所处、又已熟悉的状态，几乎不反思它——灵是这样，人也是这样。1748年8月17日。

2846 灵魂从地下升进灵界所经的路

还没观察到谁经这条或那条路上升；只知道有的沿背向头上升，有的到了颈旁、出了头，便进到灵界；有的经头的内里，有的——我想——经身体的内里，种种不同。蒙准我多次观察到这一点。有的到了腰的部位，便在两腰之间被带着走——这一点蒙准我多次用感觉分明知觉到，并且仿佛在我这里；起初我以为真是这样，可是来生里的位置并不是什么实在的，位置按他们的本性而定，这件事也一样：哪怕他们从千里万里外的地下被带到灵界，感觉仍相似。有的经左脚分明感觉到。那些被举向头顶上方、并且举过头顶中部、在那里仿佛螺旋着被带着走的——这是最好的。

2847 他们也被经某些路推下去，可我只记得沿背推到地下更低处。又观察到：同样这些人仿佛被抛上去进灵界，却不是经他们原先上来的那条路。1748年8月17日。

2848 论诡诈的人

诡诈的灵不准留在灵界，除非要除去他们的毒，或说加以节制，叫他们不能害人。可是仍要留下许多人——他们出于仿佛相似的本性作恶，也带着诡诈，却出于属世的本能；而那些预谋的、把毒藏起来、这样诡诈地加害的人，则不受容忍。本能的诡诈与预谋的诡诈，是有分别的。1748年8月17日。

2849 世上、或说他们身体生命里的诡诈者也有分别，尽管人分辨不出。有的出于习成的习惯与实际行动，并不预谋诡诈，乃是一有机会便诡诈地作成——并不怎样预谋；这类人受容忍，因为他们的本性为人知晓。世上却也有预谋的人：长久把诡诈藏在心里，脸上装出友好，却在友好的脸下长久盘算伤害的机会——这些人不受容忍，他们是蛇、是毒蛇。我与灵谈到这些，因为有人稍微伤了我；可他是出于本能这样作的，于是便有了思想并谈论这类人的机会。1748年8月17日。

2850 论人被奇妙地带领，除了自己所处的状态以外并不反思别的

从先前观察到的（第2843节）——污秽的恶灵除了粪便、污垢、内脏以外什么也不反思，因为他们处在那种状态里，从那里得着自己的愉快；周围凡有的，他们都看不见，因为不反思那些，比如房屋，以及眼前现成的许多对象；因而他们能看见我眼睛所隐藏的，甚至隐藏到只能闻气味才觉察的、在旁边的东西——也曾这样发生——由此可知：人怎样、处在什么状态里，无论眼睛怎样转动，无论听见什么，甚至无论说什么、想什么，他所反思的仍无非是带走他愉快与兴趣的那些；其余对他仿佛是阴影，被远远抛到旁边，以至他看见听见，又看不见听不见。1748年8月18日。

2851 由此我能知道：恶灵怎样各按自己的状态与本性，从单纯的记忆观念里取出凡复合观念里曾有过、又合他们的那些——有的取出远处的，甚至更远的，那些本在观念旁边很远、只因某个思想、听觉或视觉的对象也被带到那里的。因为记忆观念是这样：许多东西相继与它们联着，甚至异类的也联着；观念仿佛是许多事物的田地，由感官与思想的对象复合而成，这样联着，仿佛许多东西的伴侣；单纯观念怎样联合、怎样联想，以及它们怎样，人就那观念而论便怎样。人

2852 身体死后处在这类灵中间时，各人便按自己的本性取出合自己性情的，于是人被撕裂、受苦、焦虑，并经历多种痛苦、窘迫、折磨、烦扰。总之，恶灵在我这里，从我的复合观念里提出远离观念中心的那些——多次这样，我有时大为惊奇。其实事情无异于先前论对象所说的（第2843节）：污秽的灵看见我所看不见的，并把我的眼睛拉到脚边、旁边、远处凡有污垢的地方；那些事若不是他们知道、感觉、因而看见，我绝不能不全然无知。1748年8月18日。缘故是：他们除去一切不合他们污秽愉快的，甚至厌恶那些；所以凡不合的——比如洁净与良善——他们都抛到旁边，以至那些不但对他们是阴影，还是黑暗与寒冷，仿佛死亡。

2853 我也观察到：在眼睛看来模糊、以至我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上，他们便加上同类的幻想，说那是丑陋的内脏——凡他们看不见的，都这样；因为他们的幻想黏在这类事上，所以模糊的东西，在用视觉分明看清、拨开之前，他们都当作这类东西。1748年8月16日。

2854 论对目的的注视与有知觉的情感把人与走兽分开

我与灵谈到：人里头的目的带领他，人又喜爱那些目的、好得到它们；又谈到：对目的的注视把人与走兽分开。走兽不知道目的，因为它的灵魂是那样的；人却应当知道目的，喜爱它们，注视它们，并受它们感动。所以人最后又最初的目的既是永生，他又是能注视目的的，人若不注视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自己永恒的状态，因而注视主——便不是人。1748年8月17日。

2855 论那些出于预谋的诡诈行事、并染上那种本性的人的地狱

也向我显出一些灵：他们惯于用锐利的诡诈骗人，披上温和的脸与话，里面却藏着有毒的诡诈，这样抓住人，想毁灭并杀害他们，并把生命的愉快放在这些事上。准他们来到眼前，施展诡诈的伎俩——作得那样阴险，以至内层世界的灵都不能知道。他们一要作成，内层世界便忽然关闭；这一点我

2856 能借忽然的寂静分明感到——像我在街上走时，喧闹的人群忽然听不见了；那是内层灵的世界这样关闭的记号，我称之为忽然的寂静。那时他们在前方离我很远，与我谈话；有话告诉我，别人也灌进来：他们就是预谋编造精细诡诈、在友好脸下骗人的那种。也准他们看见我这里丑陋的事——我曾思想过的污秽之类；他们搜集并看得相当清楚，却看不见任何良善，因为他们弃绝良善，除非为着在友好脸下骗人，否则也不领会。

2857 至于他们的地狱，比别人的地狱更惨烈，也比出于仇恨的杀人犯、以及不带预谋诡诈而作恶之人的地狱更惨烈。它在前方近边界处；他们被投到那里时——也许先前就在那里，又从那里放出——有话告诉我：他们活在蛇中间；他们诡诈的毒越精细，围着折磨他们的蛇便越毒、越精细、也越多，以至只提起来就使人恐惧。这类人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地狱；他们的诡诈便转成这样。1748年8月19日。

2858 他们不像那些本性诡诈的人（第2848–2849节）、并把诡诈当作精明的人；那些人一在，立刻就被认出——既因他们想对着耳朵悄悄说话，也因说话的声音立刻叫人知觉到；并且他们的思想在话音一开始就透出来，那思想在来生里分明被知觉到。这类诡诈者得的不是那样的地狱，乃是另一种。这里所说的，是那些从声音、从谈话都觉不出，只显出友好，却仍藏着伤害与毁灭之心的人。

2859 这类人也能欺骗内层的灵。

2860 论能诱导灵去代表另一个人，以至灵以及认识那人的灵，都只知那就是同一个人

多次向我显明：与我谈话的灵并不另样知道，只以为自己就是所思想的那些人；别的灵也不另样知道。比如昨天与今天，有个我生前认识的人，在凡我所知道属于他的事上，都那样像他，再像不过了（见第2686–2687节）。所以凡与灵说话的，当当心，免得受骗——他们说自己就是你所认识的那些人，并且那些人已死。

2861 因为有种种属与种的灵，官能相似；一把与他们相似的从人的记忆里唤出来，并向他们代表出来，他们便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那时凡代表那些人的——话语、话音、姿态，以及许多别的——都从记忆里唤出来；此外还有别人灌进来叫他们这样以为——那时他们处在自己的幻想里，便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1748年8月19日。

2862 论别的灵所逃避的行路之灵

我听见灵发声，像英国拉车负重的马常挂的铃；铃声相似，脚步也仿佛相似，以至好一阵子我只知真是那样；可我知觉到那是灵这样发声，全然像套着铃的车前马，走得也相当慢，并给人一种他们是行路人的知觉。他们从头后部来，慢慢往前，仿佛向着头前走；可这是装出来的、虚构的，从他们的幻想流出——幻想也惯于装作自己在别处，其实仍留在

2863 原处；他们这样作，好叫各处都听见他们，仿佛在场。别的灵一听见他们的声音便逃开。我以为这有点像东风（先前论过，第2121–2127节）——是它的某种属，能驱散灵。灵逃开，说这类灵会夺走他们的财物，等于偷窃，所以逃走。我问在来生他们夺走什么财物，他们说各人都有一点不愿失去的。所以我能明白：那些带着“自己拥有财物——一点金、银、衣服之类”这幻想的人，会被这类灵驱散；偷窃者的幻想一流入，他们便逃走并被驱散。1748年8月19日。

2864 论使用邪术或幻术的人

睡里我被使用幻术或邪术的人搅扰（见第2740–2750、2814节），却不记得怎样被搅扰。夜里醒来，注意到周围有这类灵，甚至在我头皮里；因为我一醒，好些便逃走，并且仿佛从头皮各处逃出，带着小小的嘶嘶声，像胀起的小泡被刺破时那样急促的嘶嘶，或像蛇的声音。他们多半住在头的最外层部位，也就是头皮里。

2865 醒来时他们也朝后头窝上方吹相当强、相当能感觉到的风，并以为这样便把邪术吹进来，或杀死我，或另样伤害我；所以他们也占据那部位。

2866 不久我看见某座院子里有许多蛇在爬，那院子铺着仿佛发黄发白的砖石，满是这类东西。有话告诉我：他们活在这类中间，并爱这类东西；可那些蛇并没有毒。1748年8月20日。

2867 论以万物共有为原则的人

有人以万物共有为原则，连妻子也共有，这样混杂交合——我想先前已论过（参第1976节）。他们在极远的前方上方，说话仿佛是好人，其实是恶毒又诡诈的；所以他们的刑罚也是蛇的刑罚：他们被聚成仿佛一捆，围着的蛇往宽处伸展，把他们全都罩住，像打成一球的捆，然后被抛出去。1748年8月20日。

2868 论被灵知觉到的、像呼出的思想，以及他们被这样带着

与灵的交谈有种种方式：有极像人的言语与舌头的，舌头与言语器官有分明的动作；也有思想的言语，像会说话的思想；还有更纯粹的——内层思想的；那种思想我只能借一种仿佛呼出、或从内层呼出的思想来知觉。中间还有许多种言语，我用其中多种与他们谈过。

2869 至于这种仿佛呼出的言语：在头顶很高处的灵，把它听得相当清楚，并说出那样所思想的——我惊奇了相当久；他们也知觉到我这里仿佛有言语的呼出。我观察到：灵被带着借这言语说话，以至不能不那样说；他们一察觉，又听我说他们所说的无非被引来说的、并非出于自己，便愤慨。这事也多次作成，向他们显明并观察到。1748年8月21日。

2870 论天使知觉到自己并不凭自己思想时，有许多甘甜

蒙准我忽然知觉到天使的甘甜——那甘甜来自他们知觉到自己并不凭自己思想，因而也不凭自己说话、行动；由此有安静与信赖，以及由此而来的许多愉快！1748年8月21日。

2871 至于其余那些不是天使、又不在善者中间的，他们为甘甜所感的，反是厌烦、烦扰，并愤慨发怒——这一点也蒙准多次观察到。1748年8月21日。

2872 论恶灵不能不攻击善者

恶灵不断用种种方式——诡诈、狡计、恶意、鲁莽——攻击善者，以及真信仰的事。善灵并不攻击，只在自卫——这一点我不断观察到。问那些把阴影与轻蔑投向所写之事的恶灵：能不能停止攻击？他们说“不能”。于是告诉他们：若放松他们的本性，他们便不能停止；若把他们拴住，他们就能——这一点他们不愿承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事情是这样。总之，一放松他们的绳索，他们便冲进一切诡诈、狡计、恶意、残忍与恶事，放松多少便冲多少——这一点凭许多经历蒙准我知道。1748年8月21日。

2873 与亚伯拉罕谈话：犹太人为何出生并活着，却又因不信而被定罪

今日亚伯拉罕在，并灌进许多话，想拦阻所要写的；我处处与他谈话，也谈到他把过错推给主：说犹太人生出来、增多、又被定罪，不如不生；又说他自己也是那样，并且长久如此；他还把过错推掉，说那是为叫他收留信他的犹太人，这样把他们从自己的幻想里拉开。可是他得的答复是：原因在他们，原因绝不在主——主向万人灌进一切良善，并愿万人得救；这一点对他这个在那里已那么久的人，本是极清楚的。

2874 所以他们是那样、他自己是那样，原因在他们自己。不但不信的犹太人要出生，大半不信的基督徒也要出生，以及整个邪恶的世界——这些是预先看见的；他们既是那样，一个人便生出来作另一个人的药——因为恶用恶来治，正如试探以及同类事里所知道的。这些既是预先看见的，便不能另样。世界既要生出那样的人，而这又是为着最后、最好的目的所唯一能有的，那么凡另样说、另样感觉的，便是在说违背神性的话。这些事借属灵观念、以及那时也灌给我的观念，更好地明白了，并从天得了证实。1748年8月21日。

2875 论亚伯兰不知道那么久以来到他那里的犹太人如今在哪里

亚伯兰多次在我这里，却没有犹太人陪伴；我问他：从他在世以来那么多到他那里的犹太人如今在哪里？他回答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并惊奇他们渐渐退去、消失了，以至他不知道。他还说自己能召集那些在那污秽耶路撒冷里的人——可这事也不能，除非有主的许可。那里还有人受幻想折磨，住在污秽里。1748年8月21日。

2876 与某个诡诈的灵谈话——他与亚伯兰同伙

亚伯兰离开时，接上一个他说是他打发来的灵——他说那灵能骗过魔鬼。那灵一到，便相当巧妙地灌进自己的诡诈；他坚持说：人人的生命既都从主来，他怎么能是这样的？这样以为是主带他去行诡诈。蒙准回答：从永远已定规，各人当享用自己的生命，不可被剥夺；所以他也从主得生命；情形却像透光的物体被太阳照亮：光在其中转成种种颜色，也转成丑陋的——棕色、发黑的，以及其他阴郁的；太阳的光仍是光，却被物体转得那么丑。他也是这样：他是生命的对象，自己已取得那样的形式，也就是那样的本性，生命便由他变成并保持成这样。1748年8月21日。

2877 与灵谈话：对他们显不出来的内层才是他们的一切

这些诡诈的灵仍在；写到代表性的教会——外在只是代表内在圣物的——时，有人说自己不能明白这些，尽管其实能明白。蒙准用属灵的、可视的观念与代表回答他：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壳与最外层的皮；真正是他们一切的，乃是内层。蒙准向他摆出一棵树：我们只看见叶子，以及果子的外皮；其实里面有像树一样的纤维——若展开来看——有越来越纯粹的汁液，有种子的壳，有种子，种子里面藏着最纯粹的；这些我们看不见。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只是一层外在的薄皮。1748年8月21日。

2878 与某些犹太人谈到迦南地

我与某些相当有学问的犹太人谈到神弥赛亚：他借祭物被代表，他就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又谈到迦南地：他要把信徒领进迦南地——所指的不能是某块地土，乃是天堂。因为被领进某块地、只活四五十年便死，他们能得什么呢？所以借迦南地所理解的是天堂，那里有永生；四五十年对永恒算什么，岂不只是一点，几乎连一点也算不上？——那里的生命是在永恒里的。再者（如今我补上）：他们的死人——比活着的多出千千万万——要那块地做什么？他们听见了，说："这些你从哪里得来的？"看起来仿佛在留意。蒙准回答：先知各处都有这些；若明白先知，这些便显明。举例说明先知在论这类事时，蒙准说：以西结（若我没记错）描述新耶路撒冷与新殿（结40–48）；这些绝不能明白，除非明白借它们所表示的天堂是怎样的。1748年8月21日。

2879 亚伯拉罕论主是怎样说的

对某些犹太人说：在来生已那么久的亚伯兰先前说过，他很知道主掌管天堂（第198a节，并参第24a节）；那时亚伯兰便说：他知道主掌管天堂，在天堂里凡事都能——这一点他比任何别人更当知道。1748年8月21日。

2880 论恶灵若不服务于试探、刑罚与同类事——从这些事里引出善——便不能活

恶灵的生命在于思想并作恶——这一点是清楚的；因为他们把生命的愉快放在这些事上；凡属他们的爱的，就是属他们生命的。所以若在这些事上约束他们，强迫他们向善，他们不但不能活，也不能被改革，也就是不能被弯向善。因此准他们服务于这类事，目的是叫恶人得改正——比如借刑罚、荒废、试探。他们没有这类事便不能活；若除去他们的恶意，便除去他们的生命——这一点几次蒙准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否认，乃承认；今日也一样：他们也从希望得安慰——就是他们一打算并贪求某种欺诈、并希望作恶时，便有安慰，并安静下来；今日向我显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从希望得着安静的生命。1748年8月22日。

2881 论极健全的犹太人

也有犹太人在我这里，满了自己的意见；论到基督徒，说他们谈那么多内层的事——比如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大卫与所罗门，以及同类的事——这样像在生命里嘲笑基督徒（却不像别人那种嘲笑）：内层算什么，他们并不接纳。这些犹太人在我这里一两日；可每一个都相当健全——因为他肯受教导；也许在身体生命里曾多少思想过弥赛亚，也曾思想死后的生命；看起来在身体生命里也曾有相当好的生命或仁义。这类人在来生更容易被带到天堂。

2882 外层的灵不知道：说服会染成本性，从此便拔不出来

恶灵不断想把他们的虚假说服给善者；却不知道这等于攻击本性、想改变本性——而这是不可能的。人一旦被说服灌满——那是真与善——并被主证实，以至能被留在说服里，便绝不能从那里被扯开。恶灵不知道这一点，以为凭最小一点推理就能使人堕落；对善良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其实徒然。1748年8月22日。

2883 论今日的世界已到想杀害婴孩的地步

我在街上走时，多次借某些人所交通来的可怕欲望向我显明：他们一看见婴孩便想杀害——这事常发生（参第2119、2284节）。今日灵界里有个人，人对他毫无这类怀疑，他自己里头也有同类的事：忽然有婴孩的东西流到他那里——就是婴孩的天真，仿佛从婴孩来，又仿佛经我而来；他一感到那临在，便受打击，说自己内里焦虑、受折磨；这样流到我这里，如今还在背后，不能说话，因为他仿佛被夺去了灵。由此可知今日的世界是怎样的：世上有些人，人对他们绝不能起这类怀疑。他说在生命里，看处决的场面曾使他愉快。1748年8月22日。

2884 论主共同的生命流入宇宙

这是最共同的法则：主的生命流入宇宙；由此有万人的生命，由此有万物的秩序，由此各人按自己为自己取得的形式而有生命。今日蒙教导明白了这一点；它从一切与每一件推出，因为爱是独一的，生命也是独一的。1748年8月22日。

2885 论属肉体的灵不能明白圣言的内层

我匆匆读到圣言内层的一点——名字与词语表示什么——时，便交通到这类灵的知觉；从中可知：他们不但不领会，还轻蔑、看不上，并当作疯狂拒绝。后来他们与我谈到这事；蒙准用比较回答：飞鸟听见人说话时，岂不以为所能知觉的只是没有言语之灵、或不含对某事之思想的声音——那些事它们并不认识？对此他们什么也答不上来。1748年8月22日。也蒙准补上：有人读主的圣言——诗篇或别处——时，有人看见大光，为每一句欢喜；有人却毫无所见，连词语也不明白。

第十册　§§2701–3000

2886 论某些灵或天使一来，仿佛带着主的临在

几次知觉到：有些灵、或被送回灵之状态的天使，说话时摆出仿佛是主自己在说，以至向灵灌进或潜入一种说服：主自己在。可是他们说完之后，我仍能从记号认出那是他们摆出来的，并且是准他们或让他们这样摆的。今晚傍晚也一样：一个相似的灵、或被送回灵之状态的天使在我身边，并且像往常一样紧挨在头顶上；那时周围的恶灵便不能侵扰我，也不能把什么灌进我；因着他的临在，这些被拦住了。可是后来他说自己已变成另一个。看来：借着这类人有天使的临在——在他们那里主被知觉为在场，于是临在也被知觉到。1748年8月22日。

2887 论某个以为灵只在显为所在之处、说别处便荒唐的人

某个灵想灌给别人：说灵在显为靠近我之处以外的别处，是荒唐的。蒙准回答他：那人也许葬在离我千里之外，却仍在我身边、在同一处——无论我在这个国还是那个国；并且无论我在哪里，他并不因此从自己的地方被挪开——这怎么可能？对此他什么也答不上来。1748年8月22日。

2888 论灵界内层的恶灵；又论蒙准用暴力也能抵抗恶

今日像先前多次一样，恶灵与鬼魔用他们锐利的、仿佛思想的箭——世人无人能知、因而也不能信有这类事或有这类灵——不断惹我，并且把我留在我较愉快的事里。那是一类预谋行事的灵，却是灵，不是鬼魔——鬼魔更坏。他们所行的无非用内层思想行动；那些并不进到人分明的思想里，只进到思想观念里作为功效，以至人不能知道这些是被他们灌进那些思想观念里的——因为人处在功效里时，除非知道，否则不能从功效推断。灵界内层里诡诈又恶的就是这样：人最小的思想观念——人以为并称为单纯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他们的功效；这一点凭相当多、活生生的经历蒙准我知道。人还是人时，哪怕是那样的，仍不知道有这类内层属世的思想；一在来生成为灵，若他是那样的，便知道自己是否也处在这类恶与诡诈的功效里——因为那时他们进到对这类思想的分明操练里，并且知道。

2889 这类灵长久侵扰我，用预谋的诡诈把我留在较愉快的事里——这一点蒙准我知觉到——那时凡我仿佛能作的，我都抵抗：反抗他们，把恶扭回他们身上；尽管并非出于我，却仿佛出于我。与我谈话的某些灵说：这样作不许可——用恶抵抗恶；他们以为应当全然忍耐，等候主直接的帮助；因为他们单从那条共同的律落进这种意见：不当抵抗恶（太5:39），乃当忍受凡加给自己的恶，并这样等候主直接的拯救。蒙准告诉他们：不当这样理解——仿佛人在生命里，若有贼、有强盗、有恶徒要夺人性命，用诡诈或公开暴力偷他所最爱、又极必要的，又要烧毁那些，而他独自一人，便当任凭这些作成，并等候主直接的

2890 帮助；得不着时便把过错归给主。对那条共同的律，绝不是这样理解的；乃是：在没有别的帮助时，人人都可以抵抗恶，只是心思要在于抵抗恶，不要仇恨作恶的人，也不要存心报复；那时主便借着合那时情形的媒介，赐他抵抗的力量与抵抗的心思——这些抵抗由主掌管。他们既不明白、或不愿明白——因为他们不能知道什么叫没有仇恨与报复地抵抗、并把恶扭回某人身上——便想用一些推理把我带进去；于是告诉他们：这是真理，也是共同的律；若对着它堆积推理，对那律与那真理便什么也不明白，只剩下一堆推理，由此有心思的昏暗。1748年8月23日。

2891 又补上：那并不是仇恨，也不是报复；因为他们一停止，同一时刻便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恶，乃好好接纳他们，并能作朋友——后来也这样告诉他们，好叫他们知道：主的仆人所行的，是没有仇恨与报复的。因为平衡是这样：作主仆人的人，自以为出于恼怒在抵抗时，其实是有些灵在他里面、仿佛在他里面作成那事——出于某种从仇恨或报复来的愉快；他们也自以为出于自己，以至那人只知是出于自己，其实是出于那些以为能凭自己力量作成的人。

2892 有人与我谈话，说那人就是他；又补上：他能借思想的内层行事，却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是这样的——因为在身体生命里他从未这样思想过，只有单纯的思想观念；如今他知觉到自己在内层气场里，就是用自己许多观念作成别人那里的单纯观念——他称之为用许多充满某人的一个观念；而那人、或那只有这类单一观念的灵，并不知道。1748年8月23日。

2893 至于正派的灵，连内层的也在内，他们与那些人的分别在于：他们也具有这类内层思想，却不是为着害人，乃为着教导、行善、辩解等等——如今也与灵谈到这事。

2894 总当记住：本书所写的一切，无一不是出于活生生的经历，出于与灵与天使的交谈，出于仿佛默语的、相通的思想；又在我书写时，出于那时与他们同在、多半也在经历的那些人所灌进的，以及他们对照思想、所写、与手的指引。所以这三册以及别处所写的一切，尽管处处并不连贯，仍都是经历；每一件都按自己的方式出于灵或天使——这同样是紧挨在我头边的灵所指引的，因为我多次知觉到他们的临在。1748年8月23日。

2895 看见一匹大马，以及发光的形像

内层灵的逼迫持续着，我仿佛在抵抗他们的试探时（第2889节），便看见一匹马，向着他们所在的左边走去；往前走时，仿佛马在延续，以至那空间渐进地拉长，仿佛就是马。随后又看见某物，叫思想觉得仿佛是主，尽管形貌另样、无法形容：肩旁发光，肩上仿佛有火焰。被灌进来：那样的马表示——正派灵中间属知性的那些，从恶者中间分开；发光的形像表示——有良善情感的善鬼魔从中分开；因为那群要被驱散，为免正派的夹在中间，便把他们从那里分开。因为这类内层灵与鬼魔很容易引诱正派的，以至他们只知自己与那些人相似——因为有那样的交通与感染；他们夺去他们仿佛一切另样知觉与感觉的能力，因为他们这样作成——这一点凭许多经历向我确立。1748年8月23日。

2896 论更精细的思想及其观念

我与那人谈话——他说自己如今知道有内层思想，其观念充满别人单纯的观念（第2892节）。他以为不可能有比他的观念更单纯的——因为他们不以为有比自己最精细的更单纯的——那时蒙准向他代表：他以为最精细、不能再精细的观念是怎样的——就是：若用显微镜看其中某一个（那时他很喜欢这样，因为他是那样的），便会看见一个比先前所见的马还大（第2895节），后来比整个地球还大，带着它的森林与种种不同；而他最单纯的观念，只是那层里头有虫子与蛇、他自己却看不见的外壳。他这样惊呆了；因为这是用属灵观念代表的，把观念钉在显微镜的对象上——借着显微镜，

2897 眼睛看为最单纯、最小、看不见的，仍显露出来，里头有那样多的种种不同，像昆虫里头的脏腑、管脉，以及无数事物——人若不亲眼见过，便不会相信。1748年8月23日。用精细的代表向他显明：他最小的只是壳质的，壳里有虫子与小蛇，仿佛在爬、在吃，这样引起痒与愉快——惯常那样——那时他开始分明感到自己的愉快，带着那样从痒来的愉快，以至他说一生从未觉得过这样的愉快，也不能相信会有；1748年8月23日；可如今他承认，自己也感到其中有有害的东西。

2898 蒙准用显微镜代表那段经历时，灵抗拒，不愿承认，说自己不愿承认叫他们信服的事——因为他们怕被说服。1748年8月23日。

2899 论惧怕并不成就什么

用活生生的经历显明：惧怕并不成就什么；惧怕过后，人与灵仍回到原先的本性。给他们灌进相当大的惧怕：若离开我便会失去生命——因为在我这里他们像在世上或在身体生命里一样活着，此外一无所知。这失命的惧怕一灌进，他们便到我这里来，带着恐惧作证自己的害怕；可是过了一会儿，仍像先前一样商量（第458、2171、2592节）怎样杀死我、全然夺去我的生命；所以惧怕之后的心思与惧怕之前一样。1748年8月23日。

2900 论内层思想

关于内层思想，见先前（第17、1307–1309、1927、2524–2533、2888–2893节）。我与灵谈到内层思想；为要知道它是怎样的，外层思想从我被除去，以至我丝毫不从对象思想，却仍几乎不思想任何确定的事；在那状态里我仍听见他们说什么，却不反思他们所说的——这一点不久蒙准观察到。又叫我想起：我曾长久是这样——处在内层思想里——在思想所写的事时，在街上，在桌边，有时在交谈里，自己却不察觉。那时我分明知觉并显明出双重思想：内层思想，论知性所注意的事；以及论感官对象之事的思想——比如读主的圣言时，便分明观察到双重思想，并且持续很久。在如今书写的这状态里也一样，又在我极常阅读时、听见灵与我谈话时，内层思想也分明被察觉，并被灵观察到。1748年8月23日。有内层思想的人也有外层思想；后来同一个灵与我谈话，像外层的灵一样。

2901 论那些专盯肮脏的人

先前说过的那些人（第2843、2850节），无论在哪里，心思都落在肮脏上。我与灵谈过，蒙准对他们说：他们像大黄蜂——飞的时候单凭嗅觉（也不知是否兼用视觉）总能找到粪在哪里；按着气味被带过去，因为那气味对他们是甜的，他们被这种愉快吸走，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些灵仿佛凭嗅觉、或凭某种像嗅觉的东西被带走，去注意那些否则绝不会被注意到的事。1748年8月23日。

2902 论恶灵对那些已被说服的人无能为力

有话渗进我的内层思想：灵对那些已被说服的人无能为力——比如在贵格会人以及其他人那里；因为说服本身带着一种气场，叫他们进不去。这一点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了。1748年8月23日。

2903 论身体生命结束后仍留在地上的种种代表

正如灵在世上活着时所抓住的幻想，在来生里仍存留、也时时回来；同样，从视觉抓住的想象——美丽的绿野、园子、宫殿之类，他们在世所乐的——死后灵魂也被引入类似的地方，并按各人的性情而有变化，直到进入更好的。这事我凭经历确知，又从我谈过话的许多人那里屡次证实——他们在这类地方得着愉快的生命。1748年8月23日。

2904 论属灵的心思才是人

构成人的不是身体，乃是他的心思，也就是对真理的知性与对良善的意志——这些唯独属于主；人从主领受多少，便有多少是人。有一个灵听见这话，想说：可他仍有推理的能力，所以恶灵也是人，不是走兽。可在思想里回答他们：那能力是主的生命注入他们的；若没有赐给他们那能力，他们便不能思想，就会像走兽一样灭亡；至于他们思想虚假、行作恶事，那并不是能力本身，乃是出于他们——好比光透进一个紊乱的身体。1748年8月23日。

2905 论巫术（truldom）

有一个人说自己在身体生命里也曾用幻术或巫术害人，以至把恶、疼痛之类加在别人身上；来生里他还干同样的事。告诉他：这类人的惩罚是以牙还牙；于是地狱的灵把他拖到自己那里，用同类的事折磨他——我凭他的喊叫与哀号得知，他用苦涩的声音说自己犯了罪。1748年8月24日。

2906 论那些在世在人眼前显得好、里头却是恶的灵

有一个灵是我在世所认识的：外在形态、或说在人看来，谦和、和气、真诚，以至凡不知他内层的人，只会以为他是最好的基督徒。他在我这里潜伏了一阵，外在上觉不出什么恶；可是他与同类一起，因对婴孩的仇恨被揭穿了——因为无论我在哪里看见婴孩，便从某些灵知觉到灭尽与残忍，仿佛要杀他们。于是他被揭穿、被审查，发现里头怀着对熟人、朋友、恩人的仇恨，尽管外貌装得全然相反。所以绝没有人能从面孔知道人是怎样的；可在来生里，这事看得清清楚楚。1748年8月24日。

2907 论除了唯独主以外，无人知道任何人的内层

就像这个人：那仇恨是怎样的——是复仇的，是嫉妒的，还是别种的——因为仇恨有属与种，又有无定限的种种不同；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有多少是实际取得的、因而是他自己的，以及极多别的事。

2908 论人环游全世界、征服全世界，不过是为了穿衣、吃饭、居住、取暖

当着灵的面说过：人为着这四样，便想征服并占有全世界——这也用属灵观念代表过；因为人在世上若有了这些，还该贪求什么呢？也有人说：自我之爱或野心也注视群体里的尊荣与出人头地；对此也作了答复。1748年8月24日。

2909 论身体生命里认识的人，在来生里会彼此遇见

我知道：认识的人——无论同伴、朋友，还是所崇拜的——在来生里会彼此遇见；所以人当自己小心，远离仇恨、报复、嫉妒、虚假、崇拜之类；因为这类事在来生里有时会悲惨地搅扰他们——他们会相遇。因此那些把人当作自己的守护者来崇拜的——摩西、亚伯拉罕、雅各，以及其他人，连穆斯林崇拜他们的穆罕默德——也被带到那些人那里，并与他们说话；朋友彼此也一样。那时友谊的内层便被清清楚楚揭开，所以当自己小心。1748年8月24日。

2910 论掌权的爱有三种：自我之爱、世界之爱、地之爱

我与灵谈过：有三种掌权的爱，其余一切爱都像从自己的井里从这三种涌出，因而一切欲望、恶与虚假也从这三种出来——就是自我之爱、世界之爱，以及末了的地之爱；地之爱是为金钱本身而爱金钱、毫无别的目的，那是最肮脏的。1748年8月24日。

2911 论约半小时被放回近乎原先的状态

我在街上走时，被放回近乎原先的状态，以至不与灵说话、也不在灵中间思想；可那状态仍存留着，叫我与善灵同在，却不与恶灵同在。我观察人怎样被主这样从欲望里弯过来：借着从用处而来的说服，从恶弯进欲望，又借善灵从欲望里弯出来——在那种状态里，这事何等容易，蒙准我清楚看见；恶灵不能流入，人立刻就被弯过来。1748年8月24日。

2912 恶灵那时仿佛与我分开，便说自己什么也不能了，以为这样就要被赶出去。

2913 论来生里的以牙还牙，以及恶怎样本身带着这事

多次蒙准对那些受了伤害的灵说（见第2438、2776、2905节）：他们自己是那恶的原因；那毛病或恶本身带着、或说恶里头有这样的性质：它奇妙地扭回施加者身上——这也就是以牙还牙；恶是怎样的，作恶的人是怎样的，扭回他身上的恶也就怎样，或说回到他身上。情形怎样——尽管有无定限的方式——举一例：有些人想在睡眠里搅扰我、夺去我一切睡眠；于是另有人整夜搅扰他们，而我却睡着——所以他们自己是这恶的原因，恶便作为以牙还牙扭回他们身上。在别人那里则按恶、并按那恶所在的人而不同。1748年8月25日。

2914 论灵借我的注视被找到、被感动

这在整个时期里是常有的事：灵被找到；当他们被感动去说话、去管辖、去扭回，或做别的什么时，都借着注视做成；注视奇妙地被引向他们，从一个找到另一个，有时仿佛沿着光线；又借注视把他们分开，并以许多变化感动他们——那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注视及其方向的种种分别，因差异极多，这里无法描述。1748年8月25日。

2915 反过来，灵也借注视进到我里面，从我的记忆里取出东西：那是一种共同的注视，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又处在它的气场里，所以那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若是他们自己的，我便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被感动：仿佛把脑子、里头的膜、头骨、皮肤吸住，带着种种差异，还有别的；因为我观察到：他们一放松，那痛苦的吸引立刻也就放松了。

2916 昨天也观察到（第2911节）：我约半小时被放回近乎原先的状态——正因共同的注视气场并不感动恶灵。

2917 论灵的身体

我与新来的灵谈过身体；他们像别人一样，以为自己披着与人相似的身体——因为他们的想象与内层的人把他们带到秩序的最外层，也就是身体。可蒙准回答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体是怎样的，却是极其完全、适应一切用处的形态，以至可称为属灵的与属天的形态。这一点用代表证实：幼虫改造、长出翅膀时，便得着另一种身体形态，适应它们在另一种生命里所奔赴的一切用处。1748年8月25日。

2918 论人怎样也被恶灵引向良善的目的

今日观察到：管辖思想的恶灵，在人那里灌注目的或用处，是出于恶；可主把那些引向良善的目的，以至恶的意图几乎显不出来——他们只想要这用处或那用处，出于恶的目的；可那用处被主定准到良善的目的上，以至几乎觉不出恶的意图或目的。人就这样被主借恶灵引向良善。1748年8月25日。

2919 论出于惧怕的正直

有一个人（亚伯兰）处在惧怕里时，逃到我背后躲起来；那时他相当正直。我与他谈正直：那种正直是惧怕的正直——人一怕丧命、怕失尊荣，便落到一种正直的样子里，那是惧怕的。他在那种状态里也以为自己正直；可我并不觉得他愿意良善。真正的正直与良善是主的，显明在愿意万人都好上。人可以被留在惧怕的正直里，甚至那种正直可以增加到敬拜主；可一出了惧怕，立刻又回到恶意。这话当着他的面写了，也被证实；因为真正的正直或良善，必须在毫无惧怕的状态里。1748年8月24日。

2920 论共同的循环永不照原样回来

有一个在来生约三千到四千年的人说：他知道有种种循环，或说事物的回转与归来——凡存在的都有自己的循环，好叫它回来。这话渗进我这里，原因是：在那循环里不当有人被折断，乃当把那时冲进来的种种变迁加以调节，直到他们渐渐被带到别的状态，免得受害；因为从一种状态猛然掉进另一种，便是折断——因此有循环。可这位古人（亚伯兰）说：有共同的循环，它们变化、接续出现，

却永不照原样回来——他凭经历知道。所以渗进我的思想：变化是永续的、永远的，因而不能那样回来；共同的循环流入较小的共同，这些又流入个别，于是各人按自己的本性有种种变化。这些是状态的循环。1748年8月24日。

2921 论被崇拜的人可以被别人顶替

亚伯兰处在谦卑与仿佛逃亡的惧怕状态时，以为过些时候循环会回来；可蒙准对他说：别人可以顶替他（正如若干天里所发生的），那些人与他全然相似，以至分不出差别，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不是亚伯兰——这在灵的世界里很容易；又可以说他被放进一种状态，叫他再也听不见、也知觉不到那些崇拜他的人。这也显明了：别人顶替他，扮演他的角色，以至他仿佛不是亚伯兰——这一点也蒙准我知觉到。亚伯兰听见这些；如今他在左脚附近。1748年8月24日。

2922 论某些内层灵可怕的计谋与手段

别人听见并知觉到：他们在策划杀我，或全然毁掉我的内层——用持刀的人来杀，又借着把残忍吹进被唤起的观念里来毁。这是内层诡诈之灵预谋的计策；他们在额前上方、略偏右。这话别人听见并知觉到，我却没有；他们又拉亚伯兰作他们的对象——论到他，说他先前还不敢做这样邪恶的事。那计谋首先因这一点被揭穿：他们用代表、用刀残忍地割断某个无辜者的喉咙；由此显明亚伯兰也在计谋里。于是那些强盗、或说持刀者被放在他身上，悲惨地对待他，叫他不要惯于这类事——这便是他逃亡的原因，因为他被他们悲惨地对待了。后来计谋被揭穿：别的灵知觉到了，强盗那里显出刀来——那些刀被取走；随后那些编织这诡诈计谋的人那里也显出刀来；那时他们说自己无法摆脱，尽管先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什么损害也加不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是那样信靠自己的手段、精明与诡诈。

2921a# 先前也曾告诉他们：他们的能力是这样——哪怕有万万之众，也要在一只苍蝇面前逃走，仿佛单那一只就能杀掉所有的人。这一点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了，并这样证实；在他们那里我也同样能知觉到。1748年8月24日。

2922a# 论除了为着用处以外，无人存在——连恶灵也是，甚至要向他们所恨的仇敌尽用处

我对某个恨一切他称为仇敌的人——也就是忠信之人——的灵说：我既知道他存恶念、又加过损害，便说他必须尽用处；又说秩序的法则是这样：恶人也必须向仇敌尽用处——用属灵观念所知觉的是：借着逼迫与惩罚，便有良善随之而来，他的仇敌也变得更好。他听见自己甚至对仇敌也有用处，便大大愤慨。1748年8月24日。

2923 论人看来像偶然的一切恶，也都出于恶灵

我脚下一绊，几乎跌倒或受伤；我与灵谈，说他们是原因；情形正像污秽的灵盯着我看不见的肮脏、那些肮脏成了他们的对象（尽管我看不见）（见第2860节）一样——跌倒以及其他看似不幸或碰巧的事，也是这样。1748年8月25日。

2924 恶灵把人看作卑贱的奴仆——除非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人的灵

他们怎样、又多少次试图管辖我、把我作成他们的奴仆，我记不清——因为一切恶灵都存这心；至于他们不把所在的人看作奴仆，是因为凡在那里的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人，所以不能恨自己；那时也不知道：人也是灵，身体只是附在他的灵上。他们活在这种无知里，免得伤害人、把人推到死地。可在我这里情形不同：他们知觉到自己是分开的，所以多次试图，却徒然。如今有同类在场时，蒙准叫他们以为那些人就是我——这很容易，因为他们容易披上同类的代表。那时他们既持这意见，蒙准问：他们是奴仆呢，还是我是奴仆，还是我是主人？他们说：是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我；随后便愤慨。1748年8月25日。

2925 论与人的本性相合的灵与天才被联属给人

每一个人周围都有与他同类的灵——也就是那一种、那一类的灵；这一点也向我显明了。1748年8月24日。

2926 论说服披上人的本性，同类的灵也被联属给他

已经显明：披上本性的是说服，不是知识，也不是未扎根的东西；说服成就什么，见别处（第2473–2474、2601–2602、2703、2764–2765、2782、2787及以下、2882、2902节）。1748年8月24日。

2927 论灵虽在世未受教，却把人的一切学问当作自己的、像受过教一样据为己有

只举一例：我几次凭心里作算术时，灵便能从自己作——这凭经历成了确知；其余一切学问也一样：只要人通晓，灵便像自己的一样拥有它们，尽管在世时他们从未听过那些。

2928 几次在他们看来，从记忆里唤起的事仿佛先前从未听见；可在我这里的灵——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我，有些也几次承认——却把那些当作自己的唤起，并对那些还不在他们群体里的人说。1748年8月24日。

292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2930 论那些因不知、不明白属灵、属天之事以及灵魂与死后生命是怎样的，便什么也不信的人

世上有极多这样的人：他们弃绝属灵之事，因为感官抓不住，便以为那些像云雾或烟气，身体一死便消散。这类人整夜在我这里；他们在头顶前方相当高处，那里有些仿佛站岗的，整夜把我留在醒着的状态里，这样惩罚我——因为我论属灵之事说了又写了那么多，而那些事却不能用身体感官那类

东西去抓住。那些站岗的把我留在偏于醒、而不是偏于睡的中间状态，这样搅扰我好几个钟头；他们的幻想那样单纯、那样愚昧，我无法形容——他们的气场就是那样；甚至叫我不能被主释放，也是他们气场里的事，不过是愚昧的，叫我进不到任何属灵的思想里。借着那愚昧的气场，代表了他们心里那种属灵是怎样的。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他们的属灵也被他们代表成叶子似的云，

2931 同样愚昧，里头绝不能有什么属灵的与知性的——按他们的领会：云什么也不能感觉、什么也不能知觉，所以只是纯粹属世的，像走兽那样。总之，他们的属灵就是那样。于是蒙准向他们代表：我们确是属灵地思想，灵确有这样的知性，却仍被代表成云！他们怎能领会这一点——那是真的，却又这样被代表？从这代表，那些属世的灵被震动、被感动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求我停止这样的代表，说自己被弄进一种焦虑与湮灭的样子——那正是惩罚；从他们那样诉苦，我知觉到那惩罚对他们极重。1748年8月26日。

2932 也蒙准用默语对他们说：人所知道的简直算不得什么——比如人连肌肉怎样作成行动也不知道，可单在身体里，像在其余一切事上一样，有无定限他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是一切学问中最奥秘的；可他们对这些连最小一点也不知道，却仍以为：若不凭感官知道并抓住——或如他们所说“明白”——属灵之事是怎样的（那些事在那气场之内，那里还有我们一无所知的无定限），便不能信。那样一来会生出什么呢？无非一切的否定，因而某种云雾似的东西、里头什么也没有——他们仿佛就被变成那样，因为那合乎他们的观念或幻想。1748年8月26日。

2933 那时他们处在一种状态里，只知道自己仍在身体里活着；可向他们显明他们如今是在来生里活着、并这样说服他们自己是作为灵活着时，他们便说：若是这样，他们便受了无法言说的欺骗——因为从那种幻想出发，他们绝不能信身体死后还会活着。

2934 如今他们也承认：我写的属灵之事，他们一点也知觉不到；只能抓住那些用身体感官抓住的结果，其余什么也抓不住。他们愚昧的状态也是这样；可他们仍能像别人一样说话，也像别人一样明白。

2935 论天使愿意别人比自己更幸福，因而爱别人过于自己

有人问：犹太人（那时正论犹太人）是否比别人有优先权。蒙准我回答：在天使那里并不思想优先权，乃各人愿意别人比自己更幸福——幸福就在这里。他们既不能明白这事是可能的，便有话渗进去：在配偶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在文明生活里单单出于礼貌，这也是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可能的，因而可以断定：必须有这样的爱，才有属天的幸福。1748年8月26日。

2936 论诡诈者派出工具、借他们施行诡诈，好叫自己躲藏，又叫工具被顶替

如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某些以轻贱我而出名的人，被诡诈者赶到我这里，并通过他们施行诡诈——也就是轻贱并这样遮蔽我所写的一切良善与真理。事情也这样发生了：那些本极有价值的，在我看来变得那样轻飘，以至什么也不值，几乎要丢掉。蒙准观察：我这里有这类灵；同时又蒙准观察：另有诡诈者把他们当作工具来用——那些诡诈者自己并不轻贱，乃为要遮蔽、叫那些显得卑贱，便把这些人顶替上来。因这事已被揭穿，我与他们谈过，他们也承认；由此可知诡诈者是怎样的。

2936a# 与他们谈话时证实：身体生命的共同生活里也有同类的事，因而来生里也有，只是手段更巧，也更适应那生命里不同的状态。所以灵在来生里的状态若为人所知，便可知道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曾是怎样的——因为同类的事出现，只是状态与生命的其他方面有差异。1748年8月26日。

2937 论灵的言语是思想的言语，因而是内层的言语

如今以及别的时候与灵谈过：身体生命与死后生命的主要分别在于——在身体生命里，人可以说一样、感觉或思想另一样，这从他们的谈话、书信、种种文字、以及装点着种种称赞的话可以明白，尽管思想全然两样，有时明知相反，却仍口头确认；可在来生里没有这样的事：那里思想在说话，因而内层的人在说话——正如我的思想在这整个时期、如今已超过三年一直在说话；哪怕有一个词与思想不合，立刻就被觉察。所以那些从身体生命里带来这习惯的，立刻就被认出来，尤其被内层灵认出来——在他们那里还有更内层的言语，也就是意图的言语。因此有些人大大愤慨——他们在身体生命里不愿思想被公开。由此而来：仇恨、嫉妒之类立刻显露出来；所以可以知道：若地上也是这样——心里是仇敌、脸上是朋友——他们的群体会是怎样的。1748年8月26日。

2938 论人身上的说服——灵不能攻击那些说服

举一例：我曾被说服圣灵是第三位格、圣灵是从永远就有的；处在那说服里时，哪怕我对某些灵说一点点相反的话，他们便搅扰我到那样厉害，以至我几乎不敢思想圣灵——因为那时有许多人以为自己就是圣灵。可后来我被说服：唯独主是圣的，一切天使与灵本身都是凡俗的，他们被称为圣，是因着那些属于主的真与善；那时我便不再被搅扰——尽管我想同样的人仍在——因为如今他们丝毫也不搅扰我，因我处在说服里；那种说服已像性情一样熟悉。由此为例可知说服是什么、是怎样的——它披上本性（见第2926节）；又可知灵对说服无能为力，甚至在人那里也仿佛处在同类的说服里——因为他们披上人的说服，那些说服属于记忆，因为出于知性的事物。1748年8月26日。

2939 论有些灵并不立刻披上人的记忆，有些却披上全部

我几次观察到：新来的灵来到，任凭自己受教关于我这里的事，别的灵便教导他们——所以有些是外地的，有些是本地的。为何有些灵不立刻披上人的记忆，如今临到我：他们是那些还没被接纳进本地灵之群体的。他们一进那群体，便披上与那些人同样的东西——因为各人从许多人而来的交通是这样的，叫他们不知道别的；至于更远的灵，主若愿意，别处再论。1748年8月26日。

2940 与某些灵论圣灵的谈话

有些灵离我很远，几乎正前方、从右太阳穴一带，因听说除了从主而来、显在天使与善灵那里的圣洁以外并无圣灵，便愤慨。有一个说他要证明有圣灵；可蒙准问他：亚伦、祭坛、祭牲、帐幕、亚伦衣服的圣洁从哪里来——那些圣到只要一摸便成了圣——圣洁能论到那些东西上吗？对此他不回答。又说：灵与天使都曾是人，里头除了罪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圣洁从哪里来？对此也不能回答。又说：狂热派与贵格会人说自己被圣灵带领、并这样被说服——难道因此那些把这类事说服他们的，就是圣灵吗？如今

2941 我知觉到他想说：圣灵曾借使徒与先知说话；可蒙准回答：灵说话时既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又不是出于自己，他的圣从哪里来？他能因此自称是圣吗？他所发出的圣从谁来——从自己，还是从主？他说从内层天堂来；可天使既承认自己绝不是圣的，又说他们是属于主的灵——那么那些把自己标榜为圣的，从哪里出来？那些从主出来的，绝不会自称是圣。又蒙准补充：旧约圣言里说话的灵，处处也称自己为耶和华；主论圣灵，也像论许多别的事一样，是按着那些对内层一无所知之人的表象说的——若不这样，绝没有人会信——正如今日人同样一点也不知道内层的人是什么。1748年8月26日。

他们问：天使或灵里有没有从永远就有的？蒙准回答：一个也没有；从永远的是主。于是他们说：他们不能反驳——天使与灵都曾是人，因而是被造的。

2942 论内层灵有精细的知觉，那知觉不曾传给我

蒙准观察：灵知道他们图谋什么时能拿谁作对象，便立刻把那些人送到我这里作他们的站岗者；如今也观察到：他们知觉到谁在我这里——那人他们想巧妙地从我这里分开——可我却没注意到。灵也从我的记忆里——在准许时——取出许多事，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仿佛在醒着时、也在睡着时阅读记忆里的东西；这样有许多事我不察觉。由此可以断定：在准许时，他们同样从别人的记忆里取出，而那些人并不知道。1748年8月26日。

2943 论恶灵以及其他人被留在纽带里、却以为正直是出于自己

凭许多经历蒙准知道：恶灵被主留在属灵的纽带里，也就是正直的气场里；他们被留在那气场里时，并不觉得自己这样被拦住而不能作恶。尽管蒙准我知觉到他们被这样留着，他们自己却只觉得自由，绝不在什么纽带里；因为他们自由、并非受强迫，便以为正直是出于自己——其实正直与良善的气场从主而来，在那状态里他们不知道，便把良善归给自己。可那仿佛属灵的纽带一放松——也就是良善气场的力量一减弱——他们立刻就觉得不是出于自己：放松多少，他们便冲进恶里多少，丝毫也不能自禁——许多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天使同样被留在主的良善气场里。1748年8月26日。

2944 论信主的人——恶不归给他，他所行的善也不归给他

我与灵谈过这些事，经历也证实了：先前有种种（第1999、2102节），如今又有一件，并在眼前显明事情确是这样。有些人说要把我弄成什么也不是；于是回答他们：信主的人自己承认自己是什么也不是；所以关于这“什么也不是”谈了一些，先前也常谈（第1912、2043及以下、2418、2464–2467、2470–2471节）。又从所显明的看出：恶发生时，他并不与他们同在恶里，因为是他们激发他去作恶；有时甚至逼我像逼别人一样去那样说、那样感觉、那样行，好叫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定他的罪——这事多次发生。所以灵若能逼人去恶地思想、

2945 去恶地说或去做，那时他们不但把恶归给他，还因此要责打、惩罚、折磨他。所以真理是：那只是显得好像是他，因为是别人这样推动他去行的；他既在真理里，那恶便不归给他——可人若不信主，便不能处在那真理里；因为主把他留在另一种思想里，又许可恶灵这样行，是为着试探，好叫那些转为他的益处。所以不在主里面的人，不能这样说——因为没有释放者，他们也不能自救——这样，恶便不归给他。

2946 善也不归给他——这也是信仰的真理；因为唯独主作成善，所以善不能归给人。凡把善据为己有的，便想凭自己的功德得救，其实他们从自己连丝毫也不能。至于应许给行善之人的赏赐，那是出于对那些被主带领之人的纯粹怜悯而来的；因为无人能从自己配得任何善，乃是主从他自己给他——出于他自己的怜悯，也是为着他自己，因为他就是怜悯本身。1748年8月27日。

这些话当着那些曾有这信仰教义、却没有内层说服的人面前说了；他们不能否认——因为从教义上不能；可他们若敢从内层说服出发，那时便会抗拒。由此也可知：人单从教义、或说从知识的信仰，对真理是怎样被说服的。不过我想在场的人，有一部分是处在知性信仰里的。

2947 论信仰的四个层级

如今也谈过这些——也就是信仰有四个层级（见第2474节）：第一是知识的信仰——我只在知识上知道信仰的事，记在记忆里，又从记忆向别人讲述、宣讲，或为着尊荣，好叫人知道我有学问、在群体里有一点地位；这样它只是记忆的事——这种人称之为信仰，其实连最小一点也不信。恶的牧人与传道人就是这样。第二层级是知性的信仰，或说知性上的：我在知性上被说服——或因事物的关联，或因许多属世或属灵之事的证实，以至在知性上被说服；可仍被抛回记忆，因为生活里碰不到，好叫他照那些活——除非自我的尊荣、名声之类激发他。所以那只是外壳，与核仁或情感很少关联，若说有关联的话。第三层级是初步的说服：被主说服事情确是这样；那时他每次想另样去行，便被提醒事情是这样，并这样在良心吩咐下按信仰而行。第四层级是说服：那时他只能按所信的去行，因为他知觉自己被主带领；所以这说服与知觉相连——关于知觉，先前已论（第897–902、1405–1409节）。1748年8月27日。

2948 论知道和谐是怎样的、以及天堂里幸福是怎样的之类，并不有助于幸福

用属灵观念，与同在我这里的别人一起，相当分明地蒙准知觉到：知道天堂里的和谐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是怎样的，对幸福毫无帮助，有那知识在眼前时反会减损。因为人若什么也不知道，仍处在和谐及由此而来的幸福里——主在作工，天使并不知道；可他一知道，又想凭知识去参与，仿佛自己更有学问，那时便出于自己，这样搅乱自己里面、也搅乱群体里那些人的和谐。这一点从许多方面显明：因为他那时的观念是反观到知道、反观到自己上的，于是转离同伴，因而转离主。所以那些不知道却仍在其中的，好得多。

2949 这一点也可从思想与说话的每一片刻得到说明：人分析地思想，或说按分析哲学一切最奥秘的法则思想，却并不知道；说话与行动也一样。可他一有意要知道事情怎样，并这样按知识去思想、说话、行动，便转离那些引导的最奥秘，把自己限定住；那些知识在场并掌权多少，他便疯狂、愚钝多少；被最奥秘引导、而不被自己引导多少，他便有多少明白的能力，又有多少按那些被感动的状态。1748年8月27日。这一点还用肌肉证实：人出于意志行动时，若知道哪些肌肉、哪些纤维在动，又把心思盯在肌肉与纤维上，想这样命令它们行动——他一这样有意，肌肉便不能动；一放松，便动了。

2950 论人的堕落

用属灵观念，蒙准我以及在我这里的灵与天使知觉到：人的堕落是怎样的——也就是上古教会曾处在信仰里，并这样与灵与天使有交往，结合得仿佛在天堂里一样（像在别的星球上那些最好的人那样，见第539节及以下）；可他们背离了，于是对内层事物的注视便从人那里退去，直到今日只落在外层里。1748年8月27日。

2951 论人何等难被说服：自己是借灵被治理的

在心思打开、我能与灵说话、并这样凭活生生的经历被说服之前，许多年里我这里已有那类证据，以至我如今希奇自己怎么还没进到“主借灵治理”的说服里。不但有好几年的梦教导我所写的事，写信时还有状态的变迁、所写之事里非凡的光；后来闭着眼也有许多异象，光奇迹般地赐下，灵也可感觉地被知觉到，像身体感官一样分明，多次；又有恶灵用种种方式在试探里搅扰；后来写恶灵所厌恶的事时，几乎被围困到可怕的地步；看见火光，早晨听见说话，还有许多别的——直到某个灵用几句话对我说话。那时我大大希奇他能知觉我的思想；后来心思打开、我能与灵交谈时，又大大希奇——那时灵也因我希奇而希奇。由此可以断定：人何等难被带到相信自己被主借灵治理，又何等难离开这意见——以为自己凭自己、没有灵而活着。1748年8月27日。

2952 论灵彼此交谈，正像人彼此交谈一样

先前多次听见（第141、481、1876、2142、2308–2309节）灵彼此交谈；如今也听见，而且正像人彼此交谈一样——论灵的世界与天堂里的事，以及种种别的。善灵爱把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教导别人——正如如今我默默听见的，先前也一样。所以那生命仿佛地上群体的生命，只是有处处说过的那些分别（第1167、2103节）。1748年8月27日。

2953 论海盗，或说海上的强盗

有一个海盗来到我这里，到头的右侧，渐渐靠近，想一点点渗进头的右侧，而且诡诈——因为从他的话我听见他存着恶意，凡碰见的都要偷走。那时在他那里显出一排牙齿，以至他的脸几乎就是一排牙齿，那样丑陋；他又仿佛把一卷东西转成鱼的形状，鱼尾或后部在转，以为这样能渗得更深、行海盗之事。不久蒙指示：他是海盗，毫无良心而行海盗；牙齿表示他属世的事物，转成鱼形的那一卷也一样。那时也显出一个裹在帷里的正直人，要从上面放到我这里——那帷他解不开，除非先祈求；他是被头顶上的海盗放下来的，像被掳的一样，因为在我这里的海盗是他们的工具。那海盗一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成就，便退去了。1748年8月27日。

2954 论人不知道、并以为自己没有灵而被治理时，灵在人那里的状态

我在某家铺子买奶酪；买的时候，灵灌进欲望，叫我买这个或那个，选这个而不选那个，又叫我改主意——这些我并不清楚觉得。那时我像平常一样与他们同在，却不反思到灵身上。事后蒙准灵反思他们自己的状态——那时他们叫我买、又叫我改：他们说自己全然像是自己在做，不知道别的；借着他们流入心思的外层器官，我也蒙准这样知觉到——以至灵在人那里的生命，全然像他们自己就是那人，由他们去行、去欲望。1748年8月27日。

2955 论这些著作在人看来怎样被接受

我与灵谈：论这些事的著作公诸于世时，看来怎样被接受——因为恶灵几次灌进：没有人会领会，只会弃绝。如今在街上与灵说话时，蒙准知觉到接受有五个种类：第一，全然弃绝的——处在另一种说服里的，以及信仰的仇敌；他们弃绝，因为那些进不到他们的心思里，他们领受不了。第二，把那些当作知识来接受、又以知识、又以好奇为乐的。第三，在知性上接受的——接受得相当乐意，生活却仍像先前一样。第四，带说服地接受的——那些渗进他们生命的改正，在某些状态里临到他们，并作成用处。第五，带着喜乐接受并被证实的。1748年8月27日。

2956 论灵毫无能力，他们的生命却仍是幸福的

蒙准对灵说我所分明知觉到的——借着共同的属灵观念，正如先前处处一样：他们从自己什么也不能；又说那生命是幸福的。二者我都用共同的属灵观念知觉到了；可他们大大愤慨——不能从自己思想、也不能从自己说话，按知觉而论——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比人活得更真。又渗进去：他们不能记起过去，因而也不能衡量将来，这样被主治理；所以我说他们的生命是幸福的——他们却愤慨。1748年8月27日。

2957 论灵借着我说话，全然像他们就是我

这事极常发生：我自言自语时，灵借着我说话——蒙准那样分明听见并知觉到，就像知觉另一个人借着我说话一样：从声音、从分明的意思、以及从他自己的承认——说是他借着我说话，并且他不知道自己不是我的身体。这事几次发生，像今日就有两次；次数我数不清，因为太多，对我已那样熟悉，以至我几乎不觉得值得记。又他们借着我看，以及许多别的。1748年8月27日。

2958 论与内层灵的世界、因而与天使天堂的分明交通，有时被关闭

有一次，内层灵的天堂忽然被关闭，因而更内层的天使天堂也被关闭——知觉得那样分明，再没有更分明的；关于这事或许先前也说过（第2157节；参第697–706节）。今日也带着分明的感觉被关闭。所以主一喜悦，便关闭，原因有许多。1748年8月27日。

2959 论爱一知觉到良善，便乐意许可荒废

如今蒙准我知觉到：爱的人乐意许可所爱的人被荒废——那是带着相合的一种折磨与某种绝望作成的；那时我把心思持续留在荒废之后随之而来的改正与幸福上，以至目的在心思里，确知他们会被释放。1748年8月28日。

2960 论从人到主仿佛有流入的表象

好像人的思想从人或灵感动主；其实一切与每一件事都从主流入人，并不从人流出（见第2552–2554节）。因为我受教：事情是这样——主的生命流入适于领受的器皿时，天堂便被感动，因为秩序被充满，那领受的器皿仿佛适于领受；若不适合，流入的那些便不能作成工。1748年8月28日。

2961 论被举到头顶更高处的人，能离开词语的搅扰而知觉话的意思

先前观察到（参第119a节），如今也一样：那些被举到头顶很高处的——不是凭自己的幻想、或被幻想举起，乃蒙主许可——他们注视我这里的文字、思想与说话，并不被恶灵所灌进的词语妨碍。恶灵惯于粘在字句上，这样不明白意思，反把意思搅乱——有的出于本性，有的出于诡诈与手段。1748年8月28日。

2962 论我的文笔按联属给我的灵而变化

这事从过去的年月、也从现今这段时期，从多方面向我显明：我的文笔是变化的；单从所写的文笔，我就能知道事情怎样连贯——先前几次观察到这一点。如今我知道原因：这是按着在场之灵的群体而定的。1748年8月28日。

2963 论塞壬是什么

我与灵谈塞壬是什么，并借天使受教：塞壬是那些渗进别人的欲望、乐趣与情感的人——渗进时到了这种地步，以至在那渗入的状态里，他们仿佛不知道底下有恶或诡诈，这样与同在的人一同被愉快抓住；可尽管那时他们并不思想这些，一有机会，恶的意图仍然露出来——或夺人的财物，或欺骗，或杀害，以及同类的事。可那些渗进时心里就在谋划诡诈、并这样存心去做、或为着恶的目的而存心渗进的，便不是塞壬，乃是诡诈者。1748年8月28日。

2964 论灵被留在其中的那些纽带是什么

我与灵谈他们被留在其中、自己却不知道、因而也不承认自己被留在纽带里的那些纽带。为叫人对纽带有观念，便提出人在共同生活里惯常被留在其中的那种纽带：比如一个人借钱给别人却不追讨，另一个人便被留在要好好说他、想他、看重他的纽带里。

2965 至于灵在灵的世界里被留在其中的那些纽带，可从类似的事知道：他们被给与按欲望而行的自由，却仍被带领，叫他们所贪的事带着准许、随即又带着仿佛限制，这样持续下去——他们并不知道；从别人流入抵触的东西。他们这样以为自己过着自己的生命、处在自由里——因为他们被自己欲望的系列这样带领；却不越过界限，好叫从中生出对那些人、也对其余人的益处。1748年8月28日。

2966 论灵并不从自己说话

灵多次愤慨：我说、也思想他们并不从自己说话，乃从别人说话——别人的思想流入，并按说话者的性情成系列地跟随着，以至他们在思想上是联结的。那些思想流入的人，情形也一样；所以还有别人同样与他们这样行。我几次与那些人谈，说他们的情形也一样——他们也愤慨或感到为难。这样便有一条思想的链子，从一个到另一个，从主借诸天起头，以至有某种连续的中介，或说连续的流入。1748年8月28日。

2967 论龙变成内层灵的形态

龙不断地怀着恶意、编织诡计对付忠信之人——大约两天前（8月24日）也与别人编织了新的诡计，想唤来持刀者；于是他逃到我背后，那时他自己也被持刀者悲惨地对待了（第2922节），在那里大约一天。今日他又想出别的诡计，要欺骗无辜的人并把他们赶开——就是把自己变成内层灵的形态（这很容易），好在那形态下欺骗。于是蒙许可他被变成那种形态——据说他先前还没有过——并这样飞得更高，朝前方去，同时借灵与我说话。可因为那样的恶灵有万万，他被丢进他们中间，被恶待，却被主释放了；于是被带回原先的形态，也就是外层灵的形态——他本是、也一直是那样。那时为叫我知道：那些曾是内层的人回到外层形态时是怎样的状态，他从自己本有的形态与我说话，对在内层灵形态里所遭遇的事一点也不记得，以至忘得精光；若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自己曾是那样、曾在那些恶灵中间，以及许多别的，他便不知道那时做了什么。由此可知：内层的灵与天使，一旦成了灵，便不知道在天堂里所行过的事，甚至不知道自己曾是灵或天使。

2968 还当观察：他回到原先的、或说自己的外层形态时，仍是原先那样，与变成内层灵形态时全然相似：他仍继续谋划自己的诡计——尽管在内层形态里他曾懊悔，甚至尽管他知道主释放了他，并说过自己本不能相信，以为那是天使，却仍因这事能发生而感动：他所恨、所逼迫的人，竟仍向他施了恩惠。1748年8月28日。

2969 论灵怎样、又因何缘故以为自己从自己说话、并不被留在纽带里

从如今说话的灵，蒙准知觉到：灵为何以为自己从自己说话、而不是从别人说话。那时——就是不但从别人灌进情感与说服（做得那样巧妙、那样生动，以至灵与人绝不知道那是出于自己——这一点凭经历我已充分知道），而且词语也跟着相合，有时又按说话者思想的本性而有别样的词，那差异并不妨碍意思——灵便以为自己从自己说话。可是当别人把另一样诱导他去说时——正如如今对那灵所作的——他固然说出来，却知道那不是出于自己；因为凡出于欲望与情感的，都是自由的。1748年8月28日。

2970 如今也有别的灵证实：他们彼此交谈时以为出于自己、又以为只有自己；那时别的灵立刻承认：是他们在说同样的或相似的话。

2971 灵也不能容忍别人诱导什么、叫他们知道那是从别人来的——那样他们便以为自己不自由了；其实若不知道，他们仍会愿意同样的事。如今这事发生了，那灵也承认了。1748年8月28日。

2972 论带铃的灵

昨天我想是听见过（第2862节，8月19日），如今又听见：灵响着像挂铃的牛，从左眼一带远远朝前方走来；他们走到哪里，便把惧怕投到哪里。我自己也从他们感到惧怕——灵所感的无疑更大。铃的声音在说：“你拿这个，我就拿那个；你拿多，我就拿少。”他们走到哪里，便洁净灵的世界的平原，把恶的赶走、驱散；所以这也是一种东风，为要驱散、拆散那些恶地结合的群体（见第2121–2127节）。1748年8月28日。

2973 后来看见一头黑牛在一个女人旁边；黑牛用舌头舔她，还亲她。他们说这是记号：带铃的灵不会伤害那些人。于是我得知：带铃的灵用黑牛来表示。有些人怕他们——因为那些人已起了作恶的计谋——便先与他们结交；那结交向我显出：黑牛在献媚，对方也互相献媚——牛舔那女人的脸，并用后腿站起来。1748年8月28日。

2974 论持刀者

他们所起的恶谋，是夜里派持刀者来、趁我睡着时杀我；梦里也这样来攻：梦里看见某个熟识的朋友躺在我近旁；我不知道，只当他是朋友，毫无惧怕，以为躺在他旁边最安全；忽然他扑到我头上，头和嘴对着我脖子后面，要用嘴咬我、吸我的血，像老虎惯做的那样，又像水蛭那样杀我——可除了试图和想要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因为我醒了。梦里我也看见自己手里有刀，可那时我的意志是

把刀扔掉，绝不愿伤害他。醒来后，看见一只羊在我背后，变成了狗；那狗越来越成了狗，把嘴伸向我，随后就消失了。所以持刀者是这样：刀用不了时，便用牙咬——他们用狗来表示。不久追问那作恶的是谁，却还没找到——就是把攻击吹进在我这里那人里头的；那种人把罪推到他所认识的一切无辜人身上。1748年8月29日。

2975 论某人对来生里有无定限的种种不同感到希奇

有些正直的人在场，却从未思想过天堂是怎样的，像别人一样以为天堂仿佛单纯的一样；可对他们说：他们是否以为来生里万物的种种不同不会比世上更多，又岂没有群体、以及人所从未想到的更多的事？那时蒙准他们反思，便开始希奇：自己先前只想到喜乐，至于从群体而来的无定限的种种不同，却从未想过。1748年8月29日。

2976 论共同的气场

总的说来，信仰有四种气场（见第2474、2947节）：知识的气场、知性的气场、说服的气场，以及内层说服的气场。相反的气场总的说来也同样有四种。

2977 气场我想不能被认识，因而也不能被明白，除非那些有知觉的人——因为那是灵与天使的气场。我相当分明地知觉到了，灵也知觉到了；我与他们相当多地谈过那些气场，那时又借活生生的经历向他们和我显明那些是怎样的。

2978 知识的气场是不接纳信仰之事的；知性的较多接纳；内层说服的气场最接纳。在论信仰之事的每一种思想里，都分明知觉到抗拒是怎样的——也就是他们不愿接纳，尽管并不否认。可气场不能再怎样描述了——因为没有知觉便不能明白。

2979 又观察到：一个共同的气场包含着别的共同气场——其中有几个也蒙准我知觉到；因为共同由个别构成，在共同气场里，这些气场便是个别；这些个别与共同气场相合，因为共同是由它们形成的。

2980 也有些个别容易相合，有些不那么容易。个别怎样，借着把视线引向街上的对象显明了：那些相合的、或说属于那气场本有的，便感动视觉与观念；其余的便看不见（见第2843、2850–2853、2901节）。

2981 一个气场也接续另一个——这也显明了。一切气场都被主安排。没有共同的气场，个别便不能存在——这一点也用弦乐器显明了：若没有共同的、像琴身那样叫个别与之相合的东西，便连最小的声音也不能有；其余一切事上也是这样。

2982 此外，在同一地方的灵，各人可以处在不同的气场里——因为借地方的结合什么也不成就，在来生里是这样，在今生也一样。这一点也显明了。

2983 还有身体的气场、或说身体感官的外层气场——我也被放进那种里；可气场的种种变化是不可知觉的；又因身体气场里常有不停的无定与不平等，所以也不那么能明白——因为人被主治理所借的，正是那些气场，却是借着内层的气场。

2984 这些事我在街上与灵和天使几乎不断地谈过，又借经历一件一件显明；至于那些属于知识气场的灵怎样说话，不宜记下来。1748年8月29日。

2985 论他们以为自己从自己活着、其实并非从自己活着——这一点被显明了

我与某些人谈过：他们看来像坐在车上被拉着，并只信事情是这样；他们既在车上，又被告知那是幻想，又以为自己有身体、有手——因为凭触觉分明觉得。那时有一个人说：这不是幻想，因为他摸着手、感觉到自己的手——这一点我知觉到了；可他的手可以被拿掉，另换一只新的，甚至可以再给他加上几只手，而他仍不知道别的，并因看见、摸到而否认那是幻想。由此蒙准断定：他们以为自己凭自己的生命活着，情形也一样；又问：他们既不知道、也不以为别样，那岂不就够了吗？1748年8月29日。

2986 论共同的气场与个别的气场

个别在共同里是怎样的，多少可用弦乐器说明（见第2981节）：琴身作成共同的声音，个别从那共同里、并在那共同里存在，它们的声音按共同而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有无定限的个别带着各自的个别差异，像一切音调一样；可一切声音在各自的差异里仍与共同相合——由此有声音的愉快、尖锐等等。人的说话也一样：词语的种种变化与差异从共同而来，愉快或不愉快从共同的情感而来；声音也可以从身体整个骨系的共鸣而来，按着与邻近者的亲缘。思想也一样；身体的一切运动或行动也一样——若没有一切肌肉借肺脏、又借情感而来的共同安排，个别的运动便不能有；其余也一样。

2987 如今前方上方有一段距离外，有灵灌进反对这些的异议或疑惑，带着那样大的说服，并由此而来的——在看来——那样的锐利，以至我先前从未听见过那样的；于是拦住他们不让说话——因为那是推理的锐利与说服。

2988 论说服若不经时间与层级便不能渗入

有些内层的灵——他们是知性信仰的——诉苦说自己不能别样，因为对每一件事都要问自己的理性，这样便停在疑惑里。可回答他们：固然可以给他们一点说服，叫疑惑不那么起来；可在一种状态、一个片刻里给说服并不够——因为一换状态，下一片刻他们又像先前一样。所以说服从许多证实而来，并渐渐地、或说按层级而来；这样主按秩序、并按他们的本性与性情渗进说服，好叫它扎根，叫他们真正被说服，像天使一样，或被主举到说服里——因为说服的一切状态都是主的。1748年8月29日。

2989 若灵保有身体的记忆，便不能处在属灵的状态里

此外还有这个原因：灵被剥夺身体的记忆——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从那记忆以为自己过着自己的生命；又若他们保有那记忆，灵的状态那些完全（见别处，第1077、1983节）便几乎不能有——也就是用属灵观念知觉思想，以及极多别的。所以人失去的不过是肉与骨，以及对那记忆的占用；那记忆他们全都有，只是不准使用，乃使用内层的——那仿佛是一种内层能力，能把身体记忆的个别取出来并注视。1748年8月29日。

2990 论主在来生里向许多人按合他们的形态显现

我几次遇到这样的事：我只以为主自己在场并说话——在别人那里也一样；可事情是这样：那时显出来的是主，却借着别人——那些人那时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也同样以为自己是主；那思想流入他所在之人的思想。那人既是什么也不是，主借着他，便显在他的形态里——因为他的形态仍存留。今日我能分明看清这一点；因为主不愿把别人的形态或性情全然改掉，并这样借别人显现：主也借别人说话。1748年8月30日。

2991 论从群体分离

人从自己所在的群体被分开——因为不相合——时，这事向灵的眼睛代表成：整个人向周围抛掷自己，并借着环绕的抛掷把自己从群体里拧出来，这样使自己离开；这相当显著。有时也显出仿佛抛掷，却不是向下，乃向圆周。我受教：那种抛掷若从右向左显出，便是他们想留住他，并这样用力合作要留住他；若此时向彼、彼时向此，抛掷又不均匀——尤其从头部显出——便是居间的，既不全是他的，也不全是他们的。这些活生生地向我显明了。1748年8月30日。

2992 论婴孩的活动气场

我观察到一种活动的气场，是婴孩的：带着那样的力量，又在活动里带着直接的意图，以至无法抗拒——或说别人不能闯入，也不能在他们之先去意图。这便是活动的气场。1748年8月30日。

2993 论文笔差异所生的功效

活生生地向我显明了：有些人单单追求文笔的华美，心思不断地在文笔的华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受人称赞上，却不在事情本身上——只为叫写的人因论述高超的事而被称扬；这样他便不断地反观到对自己的称赞，以及从文笔而来的优越。那种文笔在内层的人那里毫无功效；那种人轻看别人，也轻看那种把事情充分按领会阐明的文笔——那种文笔是词语从心里的良善跟出来的，目的是邻舍的改正与教导；那时事情形成文笔，各人按自己的禀赋。可在那些人那里，文笔形成事情，以至从文笔被带到事情上——那毫无功效，事情也不管辖文笔。1748年8月30日。

2994 论固执

我与灵谈固执：固执有想象的、欲望的、说服的；固执好比硬的东西。又向我显明：人里头不该有丝毫固执，好叫他被主带领；固执有多少，人的自我便有多少——在那些被主带领的人那里，主除去那自我，不是折断，乃带着无定限的种种变化去弯曲。1748年8月30日。

2995 论那些渴慕良善的人毫不在意知识、仿佛拒绝知识

我从在我这里的那些人——他们是穆斯林——知觉到：他们一知觉到种种好奇、以及许多可用来证实对主之信仰的事，起先并不在意，随后又带着某种厌恶仿佛吐掉；心里想：若领受了良善就够了，那时便能从良善知道一切证实的事；有用时，无定限的事都能知道。那些想用别样方式被证实的人，那些知识对他们能有什么用处呢？1748年8月30日。属天的观念就是这样：人一在良善里，便在凡临到之事的光里。

2996 论天使能知道人是怎样的；论穆罕默德

天使从主能知道人从最初婴孩起里头的一切，以及他所思想过的。如今这也借那些被迁到天堂里的人作成——我想是穆罕默德与穆斯林——他们从那里把这些事灌进我的思想并作证，又在我不知道时带领我的手这样写。1748年8月30日。

他们在临到的事里看见无定限的事，是人的观念绝抓不住的；所写的每一个词里也一样。对他们说：他们所看见的这些，相对还能在那些里看见的，仍几乎等于无；于是他们被举到更内层，又从那里与我说话，说先前看见的那样粗糙，几乎算不得什么。1748年8月30日。

他们又被举到婴孩所在之处，起先希奇婴孩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于是又说先前看见的几乎等于无，又说一个观念里包含着那样无定限的事，以至一个观念用许多卷书也描述不完。1748年8月30日。

有种种事流入，我被引向种种事，又被种种事感动，记不清了。我知道从他们那里——他们看见了原因，以及低层世界怎样流入。1748年8月30日。

2997 他们中间有些被带到一段距离外，流入并看见我这里的事；问起他们看见了什么，那时又被放进与身体生命里全然相似的状态——就他们说的与所感觉的不一样而论，许多人因种种缘故都是这样——以至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他们也这样说了两次。我希奇——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记得，对别人也一样记得。他们既出于生活里的习惯、并非出于不得已，说了与所知不同的话，便被扔下或落到自己的地方；在那里被放进相似的状态时，他们说不当说；

2998 于是我这样得知：他们绝不当说与所想不同的话，除非出于最后的不得已。那时是因为他们还不是那样，主的流入还不能在他们那里作成工，叫他们说出所想的。1748年8月30日。由此可以断定：这类人也能被放进天堂，却不能久留，连外层的院子也不能；他们既不能在外层的院子里，内层与外层的对应便也不能有。

2999 论用人的知识证实属天的真理

从天借着某种共同的波动、也就是许多人一致的赞同，与我谈过属天的真理：首先，人若已在那些真理里，便不需要证实来证实属天的真理——正如分析地思想不需要哲学，行动不需要肌肉的学问——这一切他们从主都拥有。至于证实：在世上可以为着那样的人而容忍——也就是真理用人的学问来证实；却仍当这样：即使证实不了，仍当相信真理。否则在有些人那里，那些会遮蔽人的知性；在另一些人那里，叫人怀疑真理；在又一些人那里，叫人否定真理。随后的事我不记得了——因为许可灵的世界把那些隐藏起来，他们也这样做了。1748年8月30日。天使处在一切证实之事的认识里——这一点从一个例子就够明白：先前说过的（第2394节），他列举了那么多分别。

3000 论那些想凭自己的力量行善的人

我祈求主祷文时，有些人把一切意思从我这里吸到他们自己那里，以至我不能处在意思里，因而也不能处在祷文那些事的知觉里——不像别的时候。所以我多次不得不在开头或中间停住；因为那些把意思吸到自己那里的，是要我作他们的奴仆与工具，他们自己作主人，这样凭自己祈求，却不与我一同在群体里祈求——善灵或天使性的灵与我在群体里祈求时，情形就不是这样；那时我知觉到先前说过的、向着主的吸引（第258、300节），仿佛从主而来。可这也有种种不同：就是他们被接纳进祈求的群体——因为他们是善的，并且出于恩准——这一点也被知觉到；可没有这种可感觉的接纳、而由天使性的灵作成时，便是与天使性的灵一同，那时便有上升。

第十一册　§§3001–3300

3001 至于那些把祷告全然吸到自己身上、叫我插不进去的人——他们并不良善：把我看作死的器具，只把自己看作活的。他们既夺去了一切感觉，我只好一再停下、结束。其中有些人并非出于坏心——因为他们想祷告。今日他们不愿再那样，而要把祷告交还给我，好叫他们也能一同在场；明明看得出，这是因为他们想凭自己行善——我仍不得不停住。由此可知：人或灵若想凭自己行善，便做不到；从他们身上也明明知觉到这一点，并且毫无功效：自我贴得太紧了。1748年8月31日。

3002 论来生里注视的力量，因而论借着信仰而来的注视力量，以及对属于信仰之事的说服

今夜在醒着的时候，又在早晨，向我显明：注视连同说服在来生里有怎样的力量。有一个人以为，借着对准别人的注视，就能把他们领到、带到他随便哪里去。这在来生里十分平常：借着注视可以把别人吸到自己这里，把他们的思想接到自己的思想上，还可以召集许多人——注视所成就的事不可胜数。龙要召集作恶的人时就是这样；那些要唤起别人到场的人也是这样。因此来生里最常见的巫术便由此而来；灵以为单凭这类注视就能成就一切——关于这事还可以说许多。

3003 有一个灵被说服了，以为凭同类的注视什么都能做——因为这些事是出于许可而存在的。他惯于用这种注视唤出别的灵、把他们吸到自己这里，惯到后来竟完全站进别人的位格里，几乎相信自己就是别人——就像世上那些癫狂、精神错乱、因而与人间群体隔离的人一样。如今他用这样强的注视行事，几乎被说服自己就是那人的位格；又变换着把注视对准许多人，那些人便这样联属给他，以至抽身不得；看上去他们和他同在他所在之处，直到最下层的地。那些被他这样用说服性注视钉住的人，也被摆在那里。所以我知觉到他那说服性的注视，就像脱了臼、再也扭不回去的关节；他就这样像世上的癫狂者——这一点也证实了。被他这样吸去的人也抱怨说，自己无法得释放。至于那些在真信仰里的人，他对他们毫无功效。

3004 由此可以推断：那种注视有怎样的功效——那是巫术性的注视，也就是古人、尤其是交鬼之徒所施行的巫术。

3005 由此也可以知道：借着信仰而来的注视是什么，信仰是什么。有人以为信仰算不得什么；其实借着信仰而来的注视能成就一切，对属于信仰的一切事带着说服的注视也是如此。但信仰是这样的：人对主、或说出于自己的注视有多少，便离开主多少，也就毫无功效；出于主的有多少，功效便有多少。对属于信仰之事的说服也一样。否则他们就像那个癫狂的人；那种癫狂与那些出于癫狂的说服、自以为是父神、是子神的人，以及自以为是查理十二世的人，并无不同——那些人都被送进癫狂者之中。那些想凭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取得信仰的人，也与他们相似。1748年8月31日。

3006 上文所说的那个癫狂者（第3003节），既被同类唤来，要在我睡着时搅扰我——暗算睡着的人是全然禁止的——便从一个较高的地方被扔下，落到地的最下层，在那里被绑在一根长木桩或固定的轴上，缠绕着、拉长着，仿佛他就是那轴而不是灵——他也被拖进这种说服里。随后他从那里被送回原处，好叫他与别的群体隔离而活着，并处在同类幻想的人中间，叫各人用同类的幻想与说服性的注视彼此搅扰。在他尚未戒掉之前，那种折磨怎样，可以由此推断。1748年8月31日。

3007 论人作出实际的恶

灵的世界里有些人，在世时心里怀着对别人的仇恨，外在上却摆出一派谦和。如今仇恨爆发出来；我知觉到：他们被放松多少，仇恨就有多重——那是沉重的，在世时他们从未这样知觉到自己。

3008 后来他们想把仇恨的罪责推到主身上，说主是这样治理他们的，叫他们不可能成为别样。关于这事，他们吵嚷地谈了许多——因为有许多人串通。告诉他们：一切实际的恶都从他们而来，一切善都从主而来；他们仍顽强坚持：自己成为这样，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主。蒙准用属灵观念对他们说：关于这些事可以写上千卷，并且似乎样样都能证实；可到末了仍要签上这一条真理——一切实际的恶出于他们，一切善出于主。也向他们显明：他们被放松多少，恶与仇恨就有多少；他们作灵时是这样，在身体生命里却不这样。结论是：主预先看见他们实际会这样行恶，并作了预备，叫他们不致把自己投进最坏的死里。1748年8月31日。

3009 论人的幻想在来生里怎样变成各种动物之类

有一个原因渗进我里面：身体生命里的许多幻想，何以会变成动物以及许多类似的形态——就是说，从诸天被察看、或有流入时，那些幻想便不像在灵的世界里那样，却像先知书与梦里所显的那样，变成这类动物与形态；这些是秩序的最外层，正如地上那些也是种种代表的最外层。比如那个行邪术的女人被察看时，便变成一团蛇（第232节）；对应就是这样，不能不如此：当这些幻想从仍存留的身体生命被带着、再往上走时，一开始他们的幻想便显成这样。否则幻想便不能从他们身上除去，他们也不能被改造。1748年8月31日。

3010 论那些要人相信自己是主的灵

有一个灵在我这里，约一个时辰站在我头上。起先几乎觉不出什么，只觉得他是良善的；话不多，从思想里也觉不出恶。后来他说话时，时时往我的知觉里塞进：他就是主——起先很少人能知觉到这一点，因为他站在头上，又因为属主的人常有这种情形：借他们也渗进对主同在的知觉，因为主借着他们。可这个灵把这事当作伎俩拿来用，甚至把这说服披在自己身上，以至可以自以为是主。先前也有过这类人在我这里（第2990节）；知觉本身并不一样，当时却未蒙准我分辨出来，后来才蒙准知道他是恶的。于是我像对恶灵那样与他说话；他愤慨地说：凭这种伎俩与这种说服，他先前能够

3011 把许多善灵吸到自己这里，说服他们说自己是主所差来的、因而就是天使。他也用同类的说服试过我，却徒然，因为他被揭穿了。由此可知：有些灵能带着说服叫人以为他们出于主，并把许多正直的灵吸进与自己同在的群体——那些正直的灵并不知道不然；其实他们是恶的，并且是癫狂的。也蒙准对他说：他以为自己是主，那是癫狂的说服——再没有比这更癫狂的了。如今想到：有些狂热派、贵格会人就是这样，死后也仍是这样，被说服以为圣灵与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以为那灵出于主，而那灵却说服自己就是主。其实这并不是主同在的凭据，乃是关于主的信仰真理。

3012 同一个灵既知觉到自己被揭穿，周围的灵又受了信仰真理的教导，便想从他们的群体里脱身。他凭自己的种种法子很在行——用身体种种抛掷与转向：向右、向左、直着、斜着，花样很多。告诉他：这表示他想从群体里挣脱，因为他无法处在那些不承认他是从主而出的灵中间。他自己也承认：他学过，何时想赶走与他同群体的人，就这样做，然后再去召集那些相信他是那样的善灵。除此之外他可以相当敏锐，外表也有聪明的样子；可当我对他说：他自以为越聪明，便越癫狂时，他便恼怒。1748年9月1日。

3013 他也对我说：灵与人说话，他并不那么惊讶——因为他本人也是这样——却不信有像在我这里这样的说话。由此也蒙准知道：他是贵格会人，或说贵格会的灵，都一样。他们以为只有他们与灵说话，或像他如今所愿的那样，与天使说话。1748年8月31日。

3014 论灵若不蒙准他们所贪的事，便没有生命

我知觉到他们彼此议论：灵的生命在于他们的欲望，没有欲望他们就不能活，因而也不能与别人同在。这一点也用种种事向他们显明——那些事较模糊地来到我的知觉——他们也承认：若不许可各人有合乎其欲望的事，他们便不能在别人中间站立，因而也不能活。由此可以推断：主是借着各人自己的欲望来弯转他们。先前我也与他们谈过（参第2880节）：他们的生命在于得着许可；否则，若不按幻想许可他们行事，他们便不能活。1748年9月2日。

3015 论梦里观念性的说话；论贵格会人的代表性异象

在半睡半醒的状态里有话与我谈，并且是借着绝无法表达的观念——因为像我在别处听见的那样，他们把说话绑在任何事物上，事后却记不住，尽管在那种状态里我明明知觉到。那种梦的说话，是内层世界里恶灵的说话，或说睡着时内层恶灵的说话；同样无法表达，里头却什么也不含。所以后来用渣滓以及从某个器皿倒出的许多类似之物向我代表——因为里头是胡乱拼凑的、算不得什么的东西，尽管无法表达。处在这种说话里的人，他们的知性也用马的后部来代表——我明明看见：一匹马走来，前部不显，一转过后部，后部便明明向我显现；并且知觉到或说有话说：那些处在这种梦里观念性说话中的人，他们的知性就是这样被代表的，因为毫无真实的知性。贵格会一类的灵——自以为唯独被圣灵引导的——他们的知性或许也是这样。

3016 梦里也向我显出一个代表：我仿佛被举到屋顶，头贴在那里，安静地歇着；后来被放下，半路上又稳稳地被带着转圈。那转圈是在下面一张桌子上做成的——桌旁有一个女人坐着，从一个盘子里吃东西；转过之后又变成另一个盘子，里头有这样做成的食物，人从那里吃。我以为他们由此会明白自己得了奇妙的食物；可当另一个女仆把那盘子拿走时，他们竟不觉得那是新盘子、里头的食物是奇妙做成的——我大大惊讶。我尝那被端走的是什么，竟是豌豆（或说绿豌豆配鱼）。由此可知他们的代表是怎样的；至于这梦的异象表示什么，我尚未知道。我知觉到这是在看贵格会人：他们不知道仍有奇妙的东西从主渗进来；尽管他们不觉察，那东西仍赐给他们——就是生活的正直与诚实。

3017 为要知道内层灵那种无法表达的说话怎样不同，有话告诉我：落到内层善灵那里的，与从天堂落到内层恶灵那里的，全然不同。为要知道借天堂流进内层善灵的是怎样的，醒着时我看见一个少女，与一个我看不见的男子——或说我知觉到是她所爱的人——一同行走。那少女只从背后看见，穿着一件偏白偏黄的普通衣服；那衣服在胸前收拾得齐整，身体的姿态相当好看，可只许我看见背部。借天堂流进内层正直之灵的事，就是这样被代表的。1748年9月1日。

3018 也曾听见灵在我睡着时从我说话，几乎与醒着时无异，却没有醒着时的观念——正如先前观察过的（参第2744节）：有些人在下层地从我宣讲，他们以为自己同样在说话，可说话里仍有睡意，因而毫无功效。1748年9月1日。

3019 论有些灵极想作人

一般说来，凡灵在人那里时，都只知道自己就是人。可另有一种灵，想作人，以至全然占据人的身体，把所在的那人看作仿佛没有身体。这类灵多次在我这里，也多多尝试；有些较轻，却仍用种种方式叫他们羞愧——因为他们以为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第2106、2205节），还有别的事。灵就这样从那欲望里被挪开。1748年9月1日。

3020 论灵怎样流入人；论一般的流入

我受教知道：事情是这样——主流进整个天堂与灵的世界，既直接从他自己，也间接借天使进到内层灵，内层灵再进到较低的灵，这样进到人。这就是一般的流入。

3021 再者，一切善与真的流入，都按灵的形态或本性被领受：善灵领受善与真；恶灵把善变成恶、把真变成假——带着一切差异与变化，按着他们的性情与状态。

3022 再者，人既是秩序的最外层，观念便这样终止在他的记忆里，或说终止在他记忆的物质观念里。一切观念——连灵的观念——既都终止在那里，这些便成了灵之观念的接受者；秩序的连续联结也到此为止。灵便不能不以为观念是在自己里面、从自己开始的；其实他的观念是在人的观念里、并在那里终止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把人的一切都据为己有、又用人的舌头说话仿佛是自己的舌头、且不能知道不然上看出来。

3023 由此便有：观念这样落入人记忆的观念里，而人的观念又被种种事物充满——每一个观念旁边都联着无数事物：邻近的、亲缘的、按距离较远的、由此依赖的，等等——按着状态有一切变化，又按各人的幻想在每个人那里有差异；此外还有许多事，无法这样一一数清。

3024 由此便有：灵既有许多，或说灵的性情各异，这一类或这一个便抓住观念里合乎自己的，另一类抓住别的，甚至还有一类抓住离得远的；我也凭经历知道，那还依赖着它——比如那些只看见粪便、别的都不看的人（第2843、2850–2853、2901节），那些一心只想从中学巫术的人，那些把一切善变成恶的人（第2743节）。

3024a# 观念被人对自己封闭得越多——以至只盯着一件事：这出于说服、出于欲望、出于只看自己与属世的事，观念便这样被人封闭——危险就越小；因为那时灵的观念不能扩散到许多事上，也就不能把恶灌进人里面，除了人自己所取得的以外。可对在信仰里的人来说，观念越少被钉死在一件事上，而能应用到每一个片刻——也就是说，在人里面越可以说是流动的、越不固执僵硬——就越好，也就越容易被主弯向一切讨主喜悦的事，弯向善。1748年9月1日。

3025 人活着的时候，记忆的观念会变化、改变，扩散到更多对象上，又因说服而收束到较少的事上；总之，直到死都可以变得更坏，也可以变得更好。灵却不是这样。再者，观念可以扩散到许多善上，从而有别的亲缘，可以另一种方式结合、分开，再结成新的亲缘，如此等等。1748年9月1日。

3026 论某个以为能凭自己行善、爱邻舍的人

有一个灵——我料想是出于知性信仰的——以为能凭自己行善。蒙准对他说：除非出于意志，无人能做什么；凡他所做的都从意志来；人若仍行善却不是出于意志，那便是装假——来生里立刻就被觉察出来，也不被容忍，因为是装假；即便他还做出一点善事，那时他看的也是自己以外的某个目的，为着那目的才做，因而并非出于爱。这一点用属灵观念看得更清楚。可他仍以为自己还能强迫意志，叫自己出于爱而行；于是他试着仿佛从意志的辖制下抽身，

3027 好叫自己站进爱里，从而在意志里出于爱而行。于是告诉他：可以试试怎样成功。他就去寻找那种处在爱里的群体，终于找到了，说自己找到了，便这样被举进天堂。我在等候会发生什么，其间与其余的灵谈：他若性情能从主领受爱，便能在他们中间站立；否则便不能。我们正等候时，看见有人——或说看见他们——从天上翻滚下来；这是一种记号：他们从群体里挣脱出来，因为在那里站不住，就像处在他们不能活的气场里。如今他在头顶附近的灵那里，说自己曾在那里，却不能在那里活，乃是大大苦恼，以至因能从那里得释放而极其欢喜。1748年9月1日。

3028 论善灵发怒时，有时会忽然爆出叫人以为出于最恶之人的事

有时我注意到某些可怕的事，以为是最恶之灵泄出来的；后来才清楚：那是正直的人忽然发怒时出来的——原因是他们不被准去行善，便借着恼怒爆进相反的事里；正直的人发怒时也常这样。1748年9月1日。

3029 论天堂里荣耀主之人的幸福喜乐

如今有极多善良的人，因主的降临以及把自己从地狱里释放出来而荣耀主；幸福的喜乐如此之大，以至有些人说自己承受不住。1748年9月1日。

那仿佛是共同的荣耀，以至地狱里也有些人想要荣耀——我从从那里出来的某些人听见，不过是那些在粪坑里的。1748年9月1日。

次日早晨，一切都处在平静的状态里，以至我周围只知觉到平静与寂静，至今仍持续着。1748年9月2日。

3030 论主的教会多半被恶人所推进

在那种平静里，我与某些人安静地谈过——我料想也有些使徒听见——说到：主的教会多半是被恶人所推进的，也就是被那些另有目的、并以自我之爱为目的的人所推进；比如被那些心思要审判全世界的使徒，被世上那些为着自己而引进信仰教义的人——如在瑞典、英格兰以及其他地方；又如今日在教皇派中间，他们保存对主的信仰教义，是为了占有地上的一切与天上的一切——因为他们知道：若让人崇拜他们自己，便会失去一切；若教皇被称为至高者而不是代理人，也同样会失去一切。这些事得着许可，是因为从中有良善出来。1748年9月2日。

出于并非不相似的原因，穆斯林的天堂以及木星的天堂也被那些想另寻一位主的人打开了。

3031 论来生里的亲缘

性情的交通，以及性情里每一样事物的交通，在来生里奇妙得很，立刻就被认出来；这种交通与由此而来的认识无法描述——尤其在诸天里。交通、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联属，情形就像地上的亲缘：有的被认作父母，有的认作儿女，有的认作兄弟，有的认作血亲与姻亲，各按差异。那种爱，就像生命里按着一切差异对最近的与按次序较远的人所该有的爱。血亲与姻亲属于爱及其种种差异，差异是无定限的；交通精细到无法描述。那时对地上曾是父母、儿女、血亲、姻亲的人，全然不顾；对任何人在地上曾是怎样的人也不顾，因而也不顾尊荣、财富或这类属世属地的事。这些事有天使证实。1748年9月2日。

3032 有些人忧伤，怕这样会失去自己的亲人——那是从残留的身体之爱流出来的。回答他们：会有成千的人来代替，叫他们爱得更深、更幸福；又说：人人都当承认主是万人唯一的父，如同纯真所承认的；主是万人的父，因此凡属主的人，都按各人领受的禀赋，也站在父母的地位上。

3033 论流入

谈到共同的流入、以及具体流入每一个人时，又说到每一个灵与天使都是流入的中心，以至亿万之亿万流入每一个观念——而人与灵却以为那观念是单纯的、独一的——那时，蒙准某些能领受的人借着崇高的属灵观念知觉到事情确是这样。其中有两位穆罕默德；他们如今说自己已这样知觉到，以至全然被说服事情就是这样；人若以为观念是单纯的，便绝不能领会——某些灵也一样；因此，只要人与灵的天堂尚未打开、以至这类知觉能灌进他们，他们便不能领会。

3034 有些灵因关闭而不能领会，便说自己无法理解事情会是这样。蒙准回答他们：他们同样也不理解——一个被当作单纯的动作，是由这么多肌肉、因而由无数运动纤维、又由亿万更纯的纤维产生的；更不理解：对于一个被当作单纯的动作，整个更纯部分的系统都按着远近与亲缘奇妙地一同参与。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若连这样显而易见、熟悉的事都不信，又怎能信有这样的流入呢？1748年9月2日。

可也蒙准这些灵知觉到；我那时惊讶：我的呼吸仿佛被夺去了——就是说，外在的呼吸停了，我在里面呼吸。由此多少知觉到：那些灵便能不受我搅扰地知觉；因为外在呼吸被夺去，内在呼吸被赐下——呼气会搅扰。可参看论肺的地方：吸入与呼出是什么。1748年9月2日。

3035 我也知觉到：向他们显明——灵的世界里群体的观念，可以比作人体里肌肉的联合，以及它们借纤维和无数别的联结而来的交通：这些按着亲缘流入每一个最单纯的动作；肺的呼吸所以变成那样，是因为肺在共同上作用于肌肉系统——这从论肺所写的可以知道。1748年9月2日。

3036 我也知觉到他们谈到身体里的四个省区——那是共同的划分，它们的交通奇妙得很：就是生殖肢体的省区，腹的省区或说横膈以下的省区，胸的省区——心与肺所在之处，以及头的省区——在上的。流入这一切的，有借着被覆而来的奇妙共同流入，也有借着最纯纤维而来的极个别的流入。1748年9月2日夜。

3037 恶灵是恶临到他们自己身上的原因

我与灵谈过：他们存心加害别人时，其实是加害自己——就像以牙还牙（第2913节），或说同类的事回应到他们身上。他们图谋害某人，那恶却扭回到他们身上；他们说恶是从我与别人来的——其实是从他们、从他们自己来的——因着表象，他们不愿被说服。于是谈了这件事，并显明：人若把头撞在墙上，过错不在墙而在他自己；又用许多事说明：身体里一切事物有这样的平衡，叫每一个动作都有反作用回应——最小的膜、纤维、乃至动物精气的最小微粒都是这样；若没有这样的反作用，什么也不能存立，只会松弛、病弱；所以有持续的平衡。其余一切也一样；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

3038 一个人怎样，另一个人便怎样回应：即便外表上不回应，心里仍回应。因此人很清楚这一点，便不越过别人所能忍受的界限，因为怕从他们那里得着回应的恶。这事按各人的状态与本性有无定限的变化，人人都能知道。这也铭刻在自然界里：小鸡、甚至最小的昆虫，都按着所受的攻击与胆量来抵挡。由此如今显明：他们以为从别人来的惩罚之恶，其实出于他们自己——因为有这样的回应。若在自然界的细微与一切事物里都是这样，在最大的身体里岂不更是？可在恶灵的世界里，情形就像人类中间那样。诸天里的反作用却不同：那里没有人被加给任何恶，乃是把恶转成善。1748年9月2日。这是凭经历显明的。

3039 恶灵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善人绝不抵挡、只退让，好叫他们能把一切恶加在善人身上。回答他们：善人不能不抵挡；若不抵挡，他们便会滥用善人的良善，一心要毁掉天上地上的一切人；所以有抵挡；灵的世界也因此是这样：恶是由恶人加给恶人的——尽管善人看起来与他们在一起，其实并非如此。1748年9月2日。

3040 论天使的形态

天使的形态或合唱在我这里、也被我听见，次数多到成了熟悉的事，以至各样可注意的细节并未一一记下——比如有些人没有代表或观念，就学会流进这类形态，好被引进，以后能参与属灵与属天的事；又比如穆斯林的合唱对我已如此熟悉，单凭声音我就知道是他们。还有别的事我不记得了，比如他们流入口中的声音、却不带说话时。

3041 谈到形态时说：最大的人由这些形态构成，肢体或省区也由此形成；那些尚未被引进、以至能在群体里如同一个人、为主的荣耀而行动的人，便不在最大的人里面。我从灵的世界知觉到愤慨——因为他们也不在构成最大的人的那些人中间。先回答恶人：他们不能先在那里，除非像粪一样被丢在地上，然后像供植物或树木汁液用的东西一样从那里进来——那时他们才能在群体里，或说在树上。

也对别的恶人回答：他们只能被看作送进胃里、又因为对营养毫无益处而作为粪便排出的东西；若让他们进入这类合唱或形态，也是一样。有些人仍坚持要参加，也蒙了许可，可告诉他们：他们办不到，因为太粗重了。1748年9月2日。

3042 论龙

他有一个熟悉的习惯：要召集犹太人、并与他们一同逼迫忠信之人时，仿佛自己往旧耶路撒冷那边去——那地方在左边略远、偏下。那时他有时毫无诡诈地口说一件事、心想另一件事；借着他本性的内层或思想与犹太人说话，借着口说与别人说话——这便是他诡诈的记号；认识他的人，立刻从说话、也从他所在的地方知道这一点。

3043 论绑在词语上的观念会存留

与灵说话时，词语的观念被观察得极精细：一个词包含着多个观念；词语一改，立刻就生出混乱——比如把在灵的世界里的人、尤其是恶人叫作“灵”时，善灵便谁也不愿听见“灵”这个称呼，因为“天使”只指在天堂里的人；别的词也一样。所以若把另一个观念印在词语上、又改掉先前的词，与灵说话时便大大麻烦。因此，凡已印上观念的词语，应当始终按那用法来用。1748年9月2日。

3044 木星的灵论我们地球的灵：再没有更坏的了

有些木星的灵在我旁边——起先他们不愿来，因为知道这里的灵是恶的——他们中间仍有些人在这里。蒙准我们地球的灵用他们所鼓吹的恶、用诡诈、用公开的手段来行事；其中有些我知觉到了，因为是内层灵在行动——我怀疑是否第一次经历他们。那时内层恶灵作用于他们；他们长久忍受——因为出于主；末了他们承认：绝料不到还会有更坏的。1748年9月3日。因为他们把木星之灵的想象与思想扭曲到仿佛被捆住、几乎无法脱身——这一点在我里面也知觉到了。

3045 论木星的灵

木星的灵在我这里，大大惊讶我竟能这样写下他们思想的观念（因为他们先前领着写、今日也一样领着写关于他们的事）。既蒙赐反省，他们便告诉别人；别人也惊讶竟能这样。渗进他们的是：这样，我们地球的居民便能得着教导，凡读的人都知道这些。这些是我从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从说话知觉到的；从对他们思想的这种知觉，我写下了这些；他们还想用更精细的知觉来肯定。1748年9月3日。

3046 木星的天使灵处在属天的知觉里，因此蒙准与他们在思想上相联——我们地球的内层恶灵却不能理解。于是他们大大愤慨，说自己活不下去，也试图去理解，却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信。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属天的思想说话是从主渗进来的；而那些恶灵的说话却起源于他们自己，单从他们的思想与企图，立刻就显出他们是怎样的、在图谋什么。

3047 论恶灵的本性

内层恶灵是这样的：他们的恶意与诡诈的本性无法描述——就是说，人还能知觉到的思想里最小的一点善，也被他们极巧妙地转成恶，以至几乎无法想象。他们的恶意不仅在于一看见善就把它转成恶；还有一些人，仿佛一嗅到从中会有善出来，立刻就把它扭转。

3048 我曾想：这样便没有人还能思想什么善了。可我得了告知：善灵与恶灵是分开的，以至有善的地方恶就不能在——在被主引导的人那里是这样，在凡处在信仰状态里的人那里也是这样。在我这里也曾多次发生同类的事；可蒙准他们在我这里有自己的驻守者——没有这些人，他们便不能带着恶意这样流入。今日便经历了这一点。1748年9月3日。

3049 木星的灵论主

当我写先前第531节那些话时，我知觉到他们不愿我写主是人同时又是神——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什么，只知道至高者；他们以为信他是至高者便够了。可他们极其喜爱、也欢喜听见：独一的主，唯独他是人，其余的人从他才有为人。1748年9月3日。

3050 灵真正的说话

词语的说话并不是灵自己的说话，乃是人的、或说身体记忆的说话；内层记忆的说话才是灵真正的说话。今日向我显明了它是怎样的：那就是思想，并且是可交通的；我如今便用它与他们谈——谈到凡他们能理解、能知觉的，都是他们的知识，尽管先前并不知道自己知道；因为他们立刻领会，既领会了，便不能不说那知识在他们里面，并且他们说得出，正如别人说得出一样。所以那种说话是内层的说话，包含着许多事——因为它同时又直观对方的思想，并知觉对方是否处在那样的思想里——几乎不会错。总之，那是观念的交通：其中一个观念无法用许多词语说尽；即便说出来，也只抽取出很少一点，因为它几乎带着那观念的整体，而这整体被显明出来。灵彼此之间的说话就是这样；总之，不是词语，乃是词语的观念——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一个观念，那观念是

3051 伸展很广的，这一点从一件事可以看出：一个词的观念可以用、也惯常用许多话来阐明；思想性说话系列里的一切词语都是这样。奇妙的是：灵彼此之间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说话，也不知道借着它交通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们对词语的说话没有反省；他们彼此并不知道那种说话，因为不反省它，又因为那是自然的。如今我知觉到：那种灵的说话就在人里面，管辖着词语的说话——我写这些时便这样知觉到。人所以不知道、或许也不知觉，是因为那是他的灵的自然说话，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有灵；人所以不知道、或许也不知觉事情是这样，是因为有些人粘在词语上，有些人粘在身体的事上，有些人粘在属世的事上——那时理解这件事的能力便消失了。我也知觉到：在聚会里，这类灵的说话仿佛显为用词语说话的能力。这些是我与另一个灵一同写的，他也承认了。1748年9月5日。

3052 至于天使的说话，在更高的程度上也一样，仿佛是一种能力；因为那种能力除非还有更内层的——在每一个观念的细节里包含着许多事——便不能有。我知觉到他们在教导另一个人，却不知那人是否知觉到了。我知道：共同的事从那里出来——这从许多事向我显明；又知道许多人的情感也从那里共同地洋溢出来。我所以不能处在天使的说话里，原因我知觉到了：我的灵在身体里，灵又披上我身体记忆的一切——所以不能蒙准我处在那种说话里。1748年9月5日。

3053 天使的说话是怎样的，也可以从这一点知觉到：我被诱导为着某个用处而愿意去做，后来却被引开；我在自己这里知觉到那用处，可被引开时，知觉到里头还有许多事，所以不能按着那用处去做。那些许多事在天使的说话里是分明的，在我这里却几乎什么也理解不了。至于不端正的灵，他们只想回避——我也单从本性知觉到：他们不接纳任何从天堂来的东西。事后他们能知道为什么，当时却不知道，因为出于本性。若他们提出自己的理由、说出为着什么用处，事后可以用许多话来说，可那不过是为证实自己而编造的。1748年9月5日。

3054 论主治理宇宙

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主治理宇宙；砍柴的、锯木的以及其他人，处在信仰的气场里时，把功德放在自己身上有多少，便冷下来多少，并落到幻想、或合乎幻想的生命里。我也明白：信仰的气场——内层、更内层与最内层的气场——既是神性本身的良善与真理，便是普遍的，以至宇宙里没有什么不是从那里出来的。1748年9月5日。

3055 论木星的灵

木星的灵在我这里约有三天，像先前一样有他们的主体在我这里，为着交通的缘故。那些主体是正直的，几乎不理会欧洲的恶灵加给他们什么。有时他们对某事惊讶，便稍微退后，告诉自己灵的群体；他们告诉什么，我听不大懂，欧洲的灵也听不懂——因为那是借着内层思想说话。1748年9月5日。

3056 论某些以为与灵交谈只是幻想的人

有些人——其中也有我认识的——多次被举到前方较高的区域，在云后向我显现，从那里指使我所思想的事，于是自以为比别人伟大、更有学问；因为那些怀着能管辖其余一切人的幻想的人，是蒙准这样的。

3057 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之后，便落入他们在身体生命里也曾有过的幻想：以为与灵说话只是幻想，以至不信有谁曾与灵说过话，因而也不信有灵——这话里含着这个意思。所以当他们处在同类状态、同时又想加害别人时，立刻被提到几乎头顶最高处，并遭受他们打算加给别人的同样的事——就是仿佛衣服被撕破，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这样。其间他们仍被留在自己的幻想里：想把恶转嫁给别

人，把别人拖进与自己同受的惩罚，又用别人顶替自己——这与邻舍之爱相反。他们被留在这种转嫁给别人、以及某种诡诈——栽赃别人说是那些人做的——状态里，直到那事显出减退。转嫁给别人，从这一点明明看出来：他们心里抓住别人，想把别人带走；凡心思所抓住的，他们都拿来。

3058 末了我在他们所在的最高处与他们谈。他们反复对我说：因为在身体生命的状态里他们不信有灵，也不信有人能与灵说话；那时他们处在那种状态里，便仍那样想。我对他们说：当信诸般感觉——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如今已将近三年半、带着千百种变化的经历；既是这样，便当相信确有其事；如今我又当着他们的面写这些——除非人同时与灵同在，谁也做不到这样写；这样写这些事，绝不能从别的方式赐给任何人。末了他们一度承认：事情是这样——我是与灵说话。1748年9月5日。

3059 由此也可以推断：人要脱去在身体生命里为自己取得并证实的幻想，是何等困难——尽管在科学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灵。

3060 论借着别人的幻想，灵几乎只知道自己就是所显成的那样

当别人的幻想唤起另一些人时，常有这样的事：被别人幻想唤起的人，几乎只知道自己就是那样、或就在那里——其实并非如此；有时也蒙准他较清楚地、有时较模糊地知觉到这一点。如今也发生了：当高处那些人唤起别人时，被唤起的人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在那里；可蒙准知觉到那是他们的幻想。我也多次遇到：因着别人的幻想，我仿佛在他们中间，以至他们只知道是我领着他们，像灵一样带着他们走，又同时摆在许多地方——那时我既知道那是幻想，事后便告诉他们我其实在床上；我仿佛看见自己在他们那里。那种幻想却仍多次回到我这里，原因尚未知道。1748年9月5日。

论有学问的人除非冒性命危险，否则不许与灵说话

我与灵谈过，并蒙准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一个浸在幻想里的有学问的人若能与灵说话、或向他显出什么启示，是极其危险的——原因很多。

3061 论那些尚未处在邻舍之爱里、却想进入天堂的人

蒙准说：对那些不在信仰之爱里的人来说，进入天使的天堂，危险得像进入火焰、或进入极大的折磨。有些人不信——尽管蒙准借思想渗进：那些处在与信仰相反之事里的人，只要被天使一看，在自己看来就会变成一团蛇，因而变成可怕的东西。左边高处有些人全然不理会：天使的气场是这样的，他们甚至不能靠近。于是他们想靠近；结果天使灵很快向他们返照，较低的天使气场便触到他们；他们被击打，向后退，被这样的焦虑抓住，几乎绝望于生命——就像身体生命里常有的那样。他们由此受教：在主预备他们领受信仰的情感之前，靠近天堂是何等危险。因此也有些人说：在主预备他们之前，绝不愿谋求天堂。1748年9月5日。

3062 论那些在世上被视为最有学问、在世人看来于圣言上最蒙光照的人，却怀着关于天堂的虚假观念

人人都可能惊讶：那些在世上显得比别人更从主的圣言得光照的人，竟怀着关于天堂的虚假观念——就是说，他们以为在高处便是在天堂，又能从那里管辖下面的事，从而处在自我的荣耀与出人头地里。这一点向我显明了：因着在世上所怀的幻想，他们被带到高处，又仿佛蒙准从那里管辖下面的一点事，于是自以为处在自己幻想的天堂里——其实恰恰相反。1748年9月5日。

3063 论灵被带到高处又被带到低处的原因

灵有时被带到高处，转眼又落到深处——他们对此惊讶。如今我听见的原因是：那不过是群体的更换——借着别人的幻想联属上来；那些人一停下，他们便落回先前的群体。一个人的幻想连同他的同伴，有时用力把另一个人推到高处或深处——可这只是表象；当他们的幻想联属上来时，迁移便按着幻想而行。1748年9月5日。

3064 论从一个词便能认出灵是怎样的

这一点向我证明了：灵只要说出“真”这一个词，我便有两类记号——从声音，也从观念。声音有无定限的种种差异，从人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变化是无定限的，像面孔一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另一个记号是“真”或“真理”这词的观念：立刻就能看出他关于真的共同观念是怎样的——是共同而所含甚少呢，共同里有单纯呢，共同里有怜悯呢，有平静呢，有孩童般或纯真的——这是共同的记号；又看出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是从天堂渗进观念里一点什么呢，还是从恶人那里、从自己拖进一点什么——

3065 又看出观念是否较充实，是否有许多认知、是怎样的认知，还是很少；在那种状态里，是否有真的认知，是否有关于那真的假的认知。一切差异都走向无定限。此外，天使灵还领会更多更内层的事；天使还领会每一个个别或普遍里更多的事。所以主一赐给他们知觉，单从一个词就能立刻认出灵是怎样的；因为在每一个观念里都有那人，并带着状态上的变化；他们也知道外在——就是声音，以及属世或外在的观念——怎样与内层不合。此外还有许多一般的事，无法这样说清。1748年9月6日。

3066 论中国人

早晨有一个合唱来到我这里；我不大认得他们从哪里来，因为尚未蒙准那样知觉合唱的说话与代表。可我能知觉到他们来自亚洲一带、中国人所在之处——因为他们在我面前摆出一种动物的样子，就是一只带毛的山羊；又摆出用他们谷粒做的饼，以及一把黑檀木的匙；由此也知觉到他们那些浮在水上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比如北京以及其他地方。

3067 由此蒙准推断他们一般是怎样的：他们出于仁义，或说被仁义所感动。这一点蒙准从下列事知觉到：我一燃起愿他们近前来的渴望，他们便被这渴望打动而靠近；又从这件事：他们以为唯独是自己渗进了我先前刚写的关于观念的那些话（第3064–3065节）；告诉他们还有别人也在，那些人因他们说“唯独自己”而愤慨——其实有许多人——于是他们落到思想里：是否得罪了邻舍，把属于别人的事据为己有；以至我知觉到他们的激动——既有羞愧，也有承认自己伤了邻舍，还有许多别的正直情感，我无法描述；因为许多情感汇成一个，人不能分明地知觉。

3068 我一称主为基督，他们的思想便大大抵触，以至我几乎说不出来。我查明原因：他们从世上带来了这一点——因为在身体生命里他们知觉到：在他们那里的基督徒，生活比他们更坏，毫无仁义；由此生出他们的意见，以及仿佛的厌恶。可当他们知觉到属主之人的良善时，立刻就被感动了——当时还不知道那些人是怎样的，是否就是他们怀着那种意见所论到的基督徒。

3069 当他们知觉到基督徒灵对外邦人的观念并非要把他们排除在外时，蒙准告诉他们：在来生里，被称为基督徒的与外邦人之间并无差别——只要是良善的、有仁义的、彼此相爱；在来生里唯有这一点算数。1748年9月6日。

3070 论一般的合唱

合唱有种种不同；凡主赐他知道的人，都能从声音、从观念、从代表认出各合唱是怎样的，也能认出它们在最大的人里何处。

3071 合唱是这样的：众人都一同说话，或说都有相似的观念与相似的代表，以至许多人作成一个人；他们的声音与旋转便由此而来。

3072 可说话的主体却不同：说话并行动的主体多半是一个，别人却用自己的思想共谋向着这一个主体。他们有时自己也觉得在说话，但这很少见；他们在思想上会合，那时若没有反省，便只知道自己构成那个人或同一个主体——其实并非如此。1748年9月6日。

3073 多次蒙准我参与那些说话的人；在我看来仿佛是我在领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后来他们察觉了。由此可知：一个人怎样领另一个人、怎样与另一个人说话——人所知觉到的，无非是思想与注意所在的那个人在说话。1748年9月6日。

3074 论关于正直的意见气场，论恶人，论龙的本性

好几天里蒙赐我一种意见的气场，论到龙：他并不像许多别人那样恶——就是说，他固然诡诈，却只是外在的。因着这么久已知道他的本性以及别人的本性，又比较着知道他是怎样的，我每逢处在这种说服与意见里，并把这气场对着龙时，他便忍受不住——因为他不愿作正直的人；他喜爱人人都

怕他，好叫他能凭惧怕管辖众人。所以当他处在这气场里、以至不被惧怕时，便被带进一种状态；关于这状态他说过多次：他忍受不住那气场，因为里头有许多他不愿有的东西，比如轻蔑以及其他许多事。

3075 再者，龙不得把许多恶加到自己恶的本性上；他每加一点——比如开始残忍、反对婚姻之爱，以及其他许多事——便从自己的位子被扔下来、受惩罚，从而被吓住；因为他极怕从位子上、因而从权柄上被扔下来。他也充分知觉到：若不留在自己本性的界限里，就会这样。1748年9月6日。

3076 论有时一想到某人，他转眼便在场

多次观察到：一想到某人，他立刻就在场，并且多半在他自己的位子上。我知觉到原因：那时他立刻从所在的群体被带走，进到思想者——或说我所在——的群体里，这样从自己的群体进到另一个；思想一停，他便回到自己的群体——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惊讶自己何以忽然在场。1748年9月6日。

3077 论死后的生命是身体生命无法相比的生命

凭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了：灵死后的生命可以是这样的——身体的生命无法与它相比。显明的方式是：在一个观念里，所有的光与生命，抵得上身体生命里一千个、以及更多观念里所有的；这样就显明了：身体的生命连同它的观念是如此幽暗，相对说来简直只是黑暗——因为是身体属身体与感官的东西把光弄暗了，又说服人以为身体的生命才是生命。

3078 同时那时也蒙准对恶灵说：他们的生命无非是走兽的生命——因为他们凭本能行事，只知道自己活着，就像也凭本能行事的野兽一样。恶灵那种兽性的生命更坏、更暗，在于他们凭本能被带着反对善与真——这是他们从为人受生而来、或说从为人受生所拖来的那种魂而来的。1748年9月6日。

3079 论种种面容的变化——可怕的、云雾般的、火样的，以及美丽的，还有别的差异——怎样出于天使的察看

尤其在灵的世界里，他们的面容，以及火、光和极多别的事，有这么多差异，起源无非是信仰认知的交通；由此有种种信仰的气场，就像从太阳来的种种光——这些光有许多，无论在强度的等级上，还是在许多别的差异上。所以当这样的光流入灵的世界时，凡不在信仰里、乃在虚假信仰里的人，在看见他们的人看来便显成那样——比如砍草的、锯草的；由此，因为信仰的气场本身含着：唯独主是公义、唯独他赚得了功德，所以那些把功德放在自己身上的人便这样显现，

3080 并且他们怎样显现，在自己看来也就怎样行事。由此有他们的寒冷，有恶臭，以及许多事，各按相反之事的差异。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就足以清楚：只要天堂一看诡诈的人，他便变成一团蛇；其余的人也这样。可那些在自己的信仰里、并在合乎那气场的信仰真理或光里的人，便显为美丽，带着种

种不同的美；在最低的气场里也有种种别的美事。此外还有种种光，也带来变化。这些可以用属世的事来说明，比如太阳的光：按着对象显出种种不同——那些不规则地接受光线的，显出黑色、丑陋幽暗的颜色；别的则像虹；植物的对象也美丽，各按接受日光的精细部分怎样排列。1748年9月6日。

3081 论一个灵被另一个灵领进几乎与自己相似的思想

灵多次抱怨：仿佛被我强迫去思想我这里所对着的对象，以至不能从自己思想。尽管也曾多次明明留给他们彼此联合谈话，各群体也各自谈话；也曾不明明地——比如他们商议时，忽然爆出我从未想过的事，又在我不知道时收集并仿佛读我关于别的事的思想——这发生过多次。可一蒙赐他们反省到自己被留住去思想我这里所对着的事，他们便抱怨，今日也一样。

3082 因此蒙准告诉他们：不能不这样；地上也是这样——凡在一个群体里，一个人说话时，别人的思想便被那一个人的思想抓住，叫他们注意同样的事、思想同样的事；在大会里一个人说话时也一样；在讲道时祭司讲道也一样；其余类推。来生里更是如此：观念更充实，一说话，观念便不能不更多交通——因为是内层在说话，又有许多东西吸引别人的思想或观念。

3083 由此也可以知道：在诸天里属灵与属天观念的交通是怎样的——那里观念更充实，也更可交通；它们从主流入，按着各人的性情；交通是从主而来的，他愿一切善与真都可交通。

3084 由此也可以知道：群体的结合是何等精细——若有最小的不合，便被知道；按着分歧的程度，他们便被分开。1748年9月6日。

3085 论人与灵被留住、远离恶，仿佛从下面的恶上悬挂着

凭经历蒙准我知道：我被主从搅扰我的恶里留住；若稍微放松，我立刻就会落到恶里，落到危险里，落到思想与行为的恶里——以至我显得仿佛从恶上悬挂着，那恶在下面；这样我处在内层气场里，而恶灵的世界正存心加害。由此得知：良善的天使灵与天使怎样仿佛被留在恶之上、或恶之内，叫恶够不到他们。人被留在信仰的思想里时，也这样得着护卫，叫恶灵不能流入——人却不知道。1748年9月6日。

3086 论被主引导的人，怎样热切地渴望服事甚至最坏的人——哪怕他们是仇敌

有些从火坑里出来的更坏的人，整夜搅扰我，用凶恶的伎俩试图杀我，以至我两次从睡中醒来，看见并感觉到他们的企图与动作。末了到了早晨，我认识的那些人燃起热切的渴望，要教导他们、向他们行善——因为蒙准我知道他们是被主引导的；火坑附近的那些人也承认了这一点。1748年9月7日。

3087 论某人被天堂察看时变成了肠子

那些在我上方、整夜试图杀我的人（第3086节），有一个驻守者；我忽然醒来时，他被天堂察看——好叫人知道那些试图杀我的人在哪里、是谁——便变成肮脏的肠子；我看见了，他也承认了。他是谁，是否他们中间最坏的，我尚未知道。由此显明他们是怎样的。1748年9月7日。这样就知道了：他们不是诡诈一类，乃是使用巫术伎俩的一类。

3088 论天顶线上种种高度上更精细的恶灵

有一个我在世所认识的灵，因着独处而带着较精细的本性；他在我这里时，能按自己的本性与内层善灵说话，并说服他们——不是披着自己的位格，乃是披着另一个人的位格，以至他们几乎觉不出不然——因为主这样许可并允准。由此可知有些恶灵是怎样的；可他并不在那些图谋最恶之事的人中间，因为他被留在那种状态里。

3089 他以为自己精细到在一切人的气场之外，以至无人能伤害他，更不能惩罚他。于是他被举到头顶之上、天顶线上；那里来了比他还坏、也同样精细的灵，进入他的思想，借着思想折磨他，以至他说自己被弄进这样一种混乱、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折磨，几乎无法描述——因为他同时又燃起要从那里脱身的欲望，而这加重了那种折磨。他就这样受了教导：有恶的惩罚之灵，处在同样的精细里，所以他不要因此自以为安全。

3090 告诉他：还有更精细的灵，以柔和的方式流入，从而用精细胜过他。于是他被举得更高，在天顶线上；他与那些灵同在，论到他们说：他们胜过他，能用隐秘的、仿佛迷人的手段柔和地引诱他，以至他被他们引导，自己却不知道。那些灵把自己渗进人的欲望里，附和那些欲望，从而引诱人到恶里。他们不敢把诡诈渗到超过自己以为安全的地步；他们怕失掉自己的生命与放纵。

3091 有话告诉我：这类灵不得与人同在，因为他们这样隐秘、暗地里把人领进恶里，以至人绝不会知道不然；所以他们被捆着——我料想是在火坑里。1748年9月7日。

3092 那时向天顶高处那些人提出一个命题，要他们解答：谁在活着——被主引导的呢，还是被自己引导的？因为他们那样的人以为：除非生命从自己而来，便没有生命；被主引导的人便没有生命——他们不能不这样想。命题是这样的：他们以为不被自己引导的人便不活；我却相信被自己引导的人并不活——叫他们判定哪个是真的。他们商议了；主一稍微赐给他们一点知性，他们便知觉到：从主来的才是真生命，从自己来的不是真生命——因为同时又从恶而来、并走向恶；因此走向恶的生命是假冒的，走向善的生命才是真的。我明白他们知觉到了这一点，可他们仍另寻一条路，好从中脱身。1748年9月7日。

3093 论来生里绝不许可任何人变得更坏

来生里绝不许可人变得更坏——这一点从龙那里蒙准知道：他每想加上一点新的、使自己习惯于先前未习惯的恶，便受重罚；由此生出恐惧，所以他不敢。因此也有这类捆索留住他们，叫他们不越界；此外还有无定限的别的方式，各按各人取得的本性之恶。其余一切人也一样——比如在火坑里的

人：有时他们被留在放纵里；可一越界、试图取得恶并染上恶，立刻就在火坑的火里——那是他们内层的折磨，仿佛火烧，无法描述；他们这样被吓住，末了被那种恐惧留住，以至不敢再游荡出去；可每一个想越出去的片刻，他们都害怕。1748年9月7日。

3094 论理解的能力是主的

有一个灵在我这里，想施行诡诈。因为他是恶的，有人问我何以这样与恶人说话。蒙准回答：因为他有理解的能力，我便与他说话——也就是与他理解的能力说话，因而与主说话。他愤慨地退去了。由此受教：人与灵理解的能力是主的。1748年9月7日。

3095 论哲学的真理对那一类人比别的更能说服

我与某些人谈过哲学的真理——比如主要因与工具因作成一个因——并用属灵观念显明：那些只是器官或工具因的人，却自以为在活着、自以为是主要因、是主动的、活的、有效的力量。于是那一类人被这样说服，以至我惊讶——尽管他们是恶的，却这样看见真理。此外谈到普遍的圣治时——普遍并非别的，乃是从最个别的而来——他们也同样被说服；一位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在知觉到关于形态的那些话时也一样（见第649、660、676节）。至于那些不理会这类事的人，他们喜欢这些，并非为着事情本身，乃是为着能这样说服那一类人；所以他们热心帮助，好叫这些印进别人里面。1748年9月6日或8日。

3096 论对应于口中唾液的人

观察到：近在头顶上方的，是那些对应于口中唾液的人。他们悄悄说话，带着某种分叉；腭上的唾液在舌上动，说话的分叉便由此而来。他们服事于教导别人，就像唾液服事于消化进入口中的东西。1748年9月8日。

3097 论乐园的愉快

在右眼角前方稍高处，有那些过着乐园生命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乐园景象，伸展到无限远，绝不是任何人所能知觉的，带着无限的变化与一同照亮的光辉。总之，曾在那里的人——就像如今在那里的人——说：那是全然无法言说的，以至即使用人最充实的观念也无法把那无法言说摆出来。愉快与幸福从每一件事上透出来。总之，他们缺少词语来描述，只能说那是无法言说的；并且这事带着变化直到永远。

3098 在我这里的一些人被举到那里。他们怀疑来生里是否像身体生命里那样有光，也怀疑那里的生命是否高于身体的生命；于是他们被举进乐园的群体，如今仍在那里，并从那里与我说话。可在他们能被举到那里之前，主先预备他们，叫他们同心；所以另一些想去的人不能被带走——因为观念不一致，他们也不肯让自己被感动，以至弯转其余人的观念。

3099 这些景象怎样产生，也蒙准从下层世界或说灵的世界的代表来知觉：就是说，主借天堂流入他们想象的与思想的观念；他们既在最大的人里面，因而在天堂里，又有从主而来的流入，便不能不有这样无限美丽的代表，带着变化直到永远，并且是在清明的光里、在最充实的生命里——以至肉眼的光与身体里的生命无法相比。1748年9月8日。

3100 论有身体愉快的地方

在左下方远处，从旧耶路撒冷往左，有一个地方，人在那里行作身体生命里曾愉快的事——比如游戏、舞蹈之类。那些刚从身体生命进入来生的人被带到那里，好在那里行作这类事；因为身体生命里的种种快感与愉快会回来，也蒙准回来，好叫他们脱去这些。他们从那里与我说话；蒙准告诉他们：这类事是外在的，几乎分不出与内在的差别——直到他们知觉到内在的知觉；因为这类愉快也会枯萎，变成可憎的，就像别的外在愉快会腐烂一样，而且过不了多久。1748年9月8日。

3101 论某个犹太强盗，自以为能从我这里夺走金币

恶灵死后的生命怎样，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们有时以为能把看见的东西抢走。如今也有一个犹太强盗；我给他看几枚金币，他以为自己想把它们抢走——他不知道自己不是人，还以为自己能抢。于是钱币就留给他去拿；凭幻想，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拿走了。我给他看钱币还在，那只是他的幻想；他便吃惊，说自己现在觉察到自己是灵。可我知道：不一会儿他又像先前一样，并不真知道。由此可以断定恶灵死后的生命怎样。至于善灵，一旦向他们显明自己是灵，主便赐下反思，叫他们进一步知道这事。

3102 此外，同一个人尽管有人对他说他是灵，也赐给他推理的能力，他仍坚持说：能看、能听的就是人——几乎没法叫他相信自己是灵；因为他们绝不能有反思，除非从主而来。1748年9月8日。

3103 灵一般以为自己就是人，首要的原因

灵一般以为自己就是人，首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与他们说话、也不回答他们的人那里，不赐给他们反思；因为与灵说话，是与这一点相连的：他们反思那个说话的别人，于是知道自己不是那人，乃是与人分开的，因而是灵。

3104 灵为何仍以为自己就是人——尽管并不借人的眼睛看、耳朵听

灵并不借人的眼睛看、也不借人的耳朵听，却仍以为自己就是那人，原因还在于：凡属于人记忆的，他们立刻披上，仿佛是自己的；谁披上人的记忆，也就披上了那人——因为人成为人，不是凭身体，乃凭他的内层。他们全然披上我的记忆，这事我凭许多经历确知。可他们并不占有内层记忆；那是主的天使所拥有的——天使管辖那些在下的灵，正如在木星居民那里（见第542节）：有两个在头周围，管辖那责打的灵；那责打的灵也不知道自己不是出于自己行动、说话。人若到了这一步：内层记忆被灵界里内层的恶灵所管辖——这事绝不许发生——那时人便不能再活。1748年9月8日。

3105 人知道许多真理，可一推理便不立刻承认

多次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在世热心传讲、又向别人恳切灌输属天真理的人，到了来生，真理向他们证实，他们却否认——因为他们处在对这些事的推理状态里。比如：主借他的灵治理他们——这是传道人热心催促的，他们也祷告求主借他的灵治理、把话口授给他们、把当说的放在他们口里、亲自同在并带领每一个人、除从他以外一无所有、人的力量等于无有、在重生的作为里像一根木头，以及诸如此类。可同样的事明明向他们显明确是这样时，他们因处在推理状态里，又因他们的信仰只是知识的信仰，便像别人一样惊奇，心里否认。可当提醒他们：他们在世时仍催促并传讲这些，甚至在讲道时自以为相信——那时他们立刻承认并肯定。由此可知：那并不是心里的信仰，乃是记忆的信仰。如今也发生这样的事：想到人被主这样创造，叫他在世上时也能与天使同在天堂，于是天堂与世界结合——他那时代的一个传道人说：这些事他能在讲道里这样

3106 发挥开去，并且自己心里带着说服，叫众人听了也仿佛被说服，至少会说他讲道像天使一样；可是，当来生里向他们证实事情确是这样——就是我靠主成了这样的人，能在灵界里知觉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他们也借着我在世上被人知觉——这对他们却是那样希奇、那样难以置信，以至他们说：活着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过这事；还有别的类似的话。1748年9月9日。

3107 所以人在教会里时——无论讲道的还是听的——若不反思那些可能提出的推理，他的状态便与处在推理里时全然不同。比如论到死后的生命：谁听见传道人热切到叹息流泪，会不信有死后的生命？可谁在推理状态里还信死后的生命呢？有些人被放进热心的状态，像他们讲道或在教会里听见时那样；那时他们处在那样的说服里；可我知道：出了那种状态，他们并不那样，乃像别人一样，对每一件事惊奇——事情竟会这样。1748年9月9日。著名的传道人也曾一时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以至以为人绝不可能与灵说话——因为他们在世持这种意见；我知觉到：若有人把这样的事告诉他们

3108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会全然否认，说那是幻觉。所以他们在我这里也处在那种状态里，查问事情是否这样，那时以为那是幻觉，以为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尽管他们自己知道。可最终被说服了，被领进另一种状态，叫他们可以揣想。如今他们也处在揣想的状态里，却不处在相信的状态里。1748年9月9日。有时也有这样说服性的讲道：叫那些什么也不信、以为自己会死得像走兽一样的人，那时仿佛觉得自己被提到天堂；可一出了教会，立刻又什么也不信，还嘲笑这类事。他们被提到天堂——这一点我凭属灵观念知觉到，也凭某些人身上的亲身经历得知。1748年9月9日。人处在这种说服状态、被提上去时，主便作成工，把那些称为“余剩”的栽进他们的心思里、并藏起来；在别的许多时候也这样——比如在灾祸与试探里。这一点如今渗进我心里。1748年9月9日。

3109 论那些在天顶高处的人

那些在天顶高处的，是活着时的伪君子：外在上看像天使，里头却是狼；他们献媚奉承（如先前第3090节所说）。他们流入的柔和也显明这一点；可他们狡诈地埋伏——一有机会、看见人要跌倒，便全力帮忙，叫他一头栽下去。我与他们谈过；我写的时候他们也在场。

3110 这些人以为自己受自己管辖，不受主管辖；所以有时这样受罚：他们的结合——仿佛合成一个人——被拆开。拆开仿佛是下面靠近臀部的某些人吹气做成的，我从他们那里知觉到这一点；那时他们便离散，像许多人一样行动，并且大大难受；他们中间一片骚乱，听见他们抱怨，说不知道这样会怎样；那时他们承认自己毫无能力——尽管平时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在臀部以下回应天顶直线上那些人的，本性与他们相类；可那些在臀部一带的，被欲望带着，要用微妙的方式惩罚任何人——我看不见他们，只凭那种吹气的方式知觉到他们，拆开就是这样做成的。

3111 我与某个人谈起这些人；那人说：叫我对他们说，不要这样发疯。蒙准回答：这好比对病人说要健康，对胡言乱语的、或对疯子说要清醒地说话；人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只是外在的装假叫他们看起来清醒。

3112 后来这拆开停止了，他们又像先前一样（第3110节）像一个人行动。我与他们谈——刚受过罚——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否受自己管辖；他们说知道自己不受自己管辖，因为那样便会不和。又问是受哪个主人管辖：是龙吗？他们否认；是别的什么人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不愿意说是受主管辖；因为没有向着一个目的的同意，也没有主——主叫他们持守在同意里（他们以为自己也在推动我、自己仿佛就是那人；无论有多少人，每一个都这样想，便这样被持守在同意里）——他们本性的那个目的并不能叫他们持守在同意里，乃叫一个人的心志对着另一个。1748年9月8日。

3113 论某个骄傲到极点、被吹胀的人

有一个人，虽不算最骄傲的那种，却也在活着的日子里用骄傲把自己吹胀过。那时谈到、并想到那些轻看别人、自以为唯独自己活着、以及与他相合的一类事——因为骄傲有许多属与种，按着从自我之爱与轻看别人而来的幻想而定——于是许可他按当时在他那里的幻想被吹胀。他被吹胀到充满整个宇宙，再没有空间可以四面打量、往哪里走；无处可去，便动弹不得；于是他说：若不恢复原先的大小，自己就不能存在。吹胀他的人在我头后部，略高于头。他被这样吹胀，是因为他对天使的观念是：天使可怜，像爬行的虫子——那观念也摆出来了；凡自以为从自己活着、唯独自己活着的人，都把一切天使看作那样。所以这就是他的惩罚。1748年9月10日。

3114 论人绝不能被带领得更好

灵以为自己本可以被别样带领，因而变得比现在更好，并且被拦阻不犯种种实际的恶，以及许多别的事。恶人把过错推给主；可告诉他们：过错在他们自己。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他们绝不能被带领得更好；所以他们生命的每一片刻都是必然（见先前第2628–2630节）；并且从永远就预见到了，也这样预备了，叫一切与每一件事都趋向最终的目的——叫他们成为大人里的部分，也就是主国度里的部分。这件事因他们盯着个别细节，他们知觉不到；于是蒙准他们知觉：全能、或说无限的能力，能够这样安排——因为人几乎也能在某些个别事上这样带领人，只要他知道对方的恶

3115 的本性或欲望，便可以说：对方不能被别样带领，乃是借着最好的方式被这样带领的；若不这样，他便知觉到：由此会有更大的恶临到他，或说恶而不是善。所以那同时看见一切与每一件事、又把将来当作现在看见的无限能力，能够这样安排；既能，也就这样安排。至于带领并弯转那不断趋向更恶与最恶的恶，可以这样领会：恶人想把自己带到最恶里去，愿意这样带领自己；可主把他弯转到较小的恶上，弯到尽可能小的地步。总之，生命的每一片刻都是必然，因为人就是这样：不断想把自己投进最恶里去。1748年9月10日。

3116 论灵在来生里不但显在一定地方，身体也有一定姿势

有些人显在自己的地方站着，却告诉我他们在行走，并且身体直立；有些人仿佛在身体里面，头朝下、肩背朝上；有些人坐在宝座上；有些人也坐着，却不显眼；有些人别样——出于别的原因；有些人有时仿佛躺卧伸开，以及诸如此类。1748年9月10日。论一个灵被另一个带领，以及其余

凭许多经历我知道：一个灵被另一个带领，这样接下去，以至没有一个不是被别人带领的；他们也承认，并向他们显明了这一点；于是

3117 用某个人说明：那人说自己知道自己愿意什么；渗进他的是：他所知道的无非是趋向自己的愉快，此外一无所知。于是愉快被代表成一种仿佛黄色的颜色，他被放进那里；可立刻被拦住，免得滑进去。那时他被另一种幻想推动，便知觉到——我却没有——若不被拦住，就会滑进全然的毁灭；所以他再也不那样想要被放任滑进他所预见的愉快里。尽管是恶的，他还是承认：主托住了他。如今想到自己的滑落，据说他被许多焦虑压着。1748年9月10日。

3118 论属世之物从属灵之物而来

我与灵谈属世之物：它们从属灵之物而来；因为有灵对应于膀胱、输尿管以及类似的器官。这一点也被证实——人人都可知道：身体的行动是属世的，却从思想借着意志而来，而思想与意志是属灵的。用属灵观念可以清楚知觉到：属世的行动从他们所不领会的那一类而来，也就是从思想借着意志而来；其余一切也一样。1748年9月10日。

3119 照样，卵里的、精囊里的、以及其余一切里存在的，若不借天堂里的属灵之物、同样从主而来，也绝不能存在。这些因原因未知，便称为属世的功能。这些也与灵谈过。1748年9月10日。

3120 论天堂里最大的就是最小的（见第1234节相关处）

我与灵谈；他们以为天堂里最大的，就像地上最有权势、最富有的。蒙准回答：天堂里最大的，就是最小的；又用这一点说明：有权势的人借着增大权势追求地上的幸福，富有的人借着增多财富追求；他们的目的是要更蒙福——因为他们心里想占有一切愉快，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天堂里最小的既有最大的幸福，由此便得出：他就是最大的。1748年9月10日。

3121 论共同的呼吸

知觉到天堂共同的波动；告诉我：那是天堂的呼吸，人以及许多事物的呼吸从那里来。它与我的呼吸大约对应为三比一；因为那种呼吸化为一种努力，万物从那努力里呼吸。

3122 论人的精液气味

几次知觉到精液的气味；蒙准知道：那是从对应于精囊与精索血管的那些人来的。1748年9月11日。

3123 论细微的帷幔

头上方高处有一些灵，属于女妖一类；他们行事那样隐秘，过了一段时间才显露。他们以为这样便自由，因为细微，仿佛在更纯的里。告诉他们：因此并不自由；他们那最细微的，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一切中最细微的——在别人看来也一样。可他们仍继续，便被一层细微的、仿佛消散进更细微里的帷幔带着，绕着头像钩子一样被带走、往下。1748年9月11日。他们以为自己并不恶，女妖惯常这样以为；可蒙准告诉他们：他们想那样细微的意图，支配着其余的一切；那意图或目的是要显得比别人更纯。所以无论他们怎样行，只要那目的掌权，一切便都转成迎合那目的的——也就是轻看别人。1748年9月11日；因为他们想戏弄别人，并按自己的幻想管辖别人。

3124 论一般的排泄器

脑子有自己的排泄器，每一个脏腑也有自己所排泄的。其中有些有用处，比如唾液与胆汁；有些作为排泄物从皮肤毛孔以及其他排泄口（比如鼻孔）排出。有些人属于脑子排泄物一类，在前方略高、离鼻子右侧不远。他们一被放松，便按着在世的习性，把属灵的往属世的上拉、并玷污——从属灵开始，拉到属世，然后玷污。他们越被放松到自己身上，那些就越污秽。

3125 再远一点、差不多同一平面上——他们逃往那里——有些人只思想、只说污秽的事；凡拿来谈的，他们都转成污秽，像许多最下层的平民、水手以及类似的人惯常那样。许多人思想上就是这样，只是被外在的纽带拦住。1748年9月11日。

3126 论祷告

用属灵观念我知觉到：向主的祷告，若出于良心当作本分来做，便是好的；若为要从中得什么、或立功劳，便不好，甚至是恶的。1748年9月12日。

3127 论没有思想观念时情感的种种变化

我经历过——尽管先前也几次有过，却未加反思——情感可以行动、可以变化到生效，却没有思想的观念。所以情感有无定限的状态，带着各自的变化与接续；这些是思想的本原，人却不能没有思想的观念去知觉它们。所以属天的状态是这样的，属灵的从那里出来。1748年9月12日。

3128 论与灵说话

与灵说话，在他们看来全然像人与人之间的说话；人也许惊奇：他们竟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可其间的差别，就像口的说话之于思想的说话：说话的是思想，不是舌头或嘴巴。灵立刻知觉到人是否想隐瞒什么、是否另有所藏、是否装假；人若想隐瞒，他们立刻更把他的思想拉到光里；人若装假，立刻被指为虚假。此外，与灵说话更丰满，词语观念里所有的都更充分显明；关于灵与观念，先前还有许多。这话当着那些只能以为灵的说话与人的说话相同的人写的；并且，人若以那样的说话——像他如今这样——对人说话，几分钟内脑子就会散乱、发疯。1748年9月12日。

3129 所以灵处在比做人时更完全的状态里，好叫他们能是这样；因为他们这样被主持守。其间的差别，差不多像听觉之于与听觉分开的视觉。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个别事物的记忆与他们分开了；若他们在来生里同时又与处在观念里的别的灵一同从那记忆思想，个别事物的记忆便会崩裂，以至全然发疯。1748年9月12日。

3130 所以灵的说话也从内层流入人的说话；因此没有人听见——尽管在他和灵看来仿佛相同，因而仿佛人也能听见；而人的说话是从外面借耳朵流入的。

3131 由此也可以看出：从内层流入的与从外层流入的，怎样集中到耳朵里，甚至也集中到舌头上。1748年9月12日。

3132 论灵与群体的气场也借气味摆出来

一有灵到来，那时在那里的——主若许可——便被知觉到他们是怎样的，无论属灵的还是属天的。这事多次发生；因为立刻渗进：他的生命怎样、信仰怎样。同样的气场，主若许可，也借气味摆出来，连灵也能感觉到：有植物一类的气味，也有动物或身体上种种气味；此外还有恐怖、惧怕、忧愁、焦虑的气场——像今日这样，他们便因此逃走——也有气度恢宏的气场，那是种种不同的。1748年9月12日。也有思想与情感搀杂的气场，比如

3133 龙不能忍受人们相信他比别人少些诡诈、比别人更正直——因为他想管辖一切（见第3074节）；他几次抱怨这气场，便退到别处去。总的说来，恶灵不能忍受信仰的气场；所以主把气场的知觉挪去、减弱或加强，那些对它抵触的灵便逃走——如今也有灵这样抱怨。天使的气场，当他们想探究它是什么、是怎样时，便那样透进灵的内层，以至灵转成那样，并显出他们所代表的样子：像火焰的、白的、黑的、云，以及许多别的；又按本性与状态变成动物。1748年9月12日。

3134 论灵说出别人内里所想的

人知道：有说话的主体；说话的人是从别人的思想说话。如今更明明向我显明：有一个人说话，我以为是某某人，其实说话的并不是他；立刻另一个人说：那人说的正是自己内里所想的——这拦不住。由此可知：主体所说的，是别人的思想——这一点先前多次观察过（见第1252–1255、2099–2101、2316、2376、2969、3072节）。1748年9月12日。

3135 论更细微的术士、以及鲁莽绝望之人的异象

起先向我显出一大串大红葡萄在盘子上，因那大小我便惊奇；随后窗里显出一张脸，由此可以断定：我会看见一件值得留意的事。

3136 那时有一个人，在世上属于最鲁莽的一类；他说自己受不了临到他的那些事——他被怕失名声的惧怕所激起，那名声是他在世上极力追求的——便起意去另寻一个主，像先前某些恶灵那样（参第339、3030节）。也这样告诉他，却徒然；他固执要走，于是从背后越退越远，心里想另寻一个主、另一个天堂，好叫自己能在那里，不必受这样失名声的苦——那时唯独这件事折磨他，还有别的他在进天堂前必须忍受的事。所以他从背后越退越远，不肯回来；尽管打发人去对他说了许多，叫他回来。背后的距离，比我以为大人的空间里所能有的还远。

3137 他先到了那些把一切甜蜜都供给他的人那里；他们彼此活在享乐里，互相尽种种职分，目的就是叫生命甜蜜；所以为着甜蜜的交往，友谊也是装出来的。起先他说在那里找到了能与之一起生活的人。可向我显明：那些是内层的术士、魅惑者以及类似的人——人一从身体生命过来，先被送到那里，叫同类的事被唤起，好随后被荒废。借着天使对同类的注视向我显明他们是这样：显出细小的肠子，也带着血。由此得知：背后远处那些人，正耽于同类的事——活着只为享受甜蜜的生命这一个目的，并自以为彼此相爱；可目的显明那爱是怎样的。这些人在来生里也沉溺于巫术、占卜以及类似的事。

3138 告诉他那些人是这样之后——又因他在身体生命里后来已不惯于这类事——他便进入后来为自己取得的心志与本性；于是从背后越退越远，直到有人对他说：已到宇宙的尽头。那时他进到那些人的群体里：他们说死或活都一样，无论生命或死亡，毫不在乎自己活不活、死不死。他便找到那些在背后极远的人；因他在世相似，便被持守在那取得的本性里，那时处在自己本有的生命里，长久喊着（“该死的家伙，该死的家伙！”）；凡觉不出同类的，在他心里便一文不值。他跑得越来越远，喊着“该死的家伙”；那时他的生命怎样也传给我：呼吸仿佛在极大的自由里——因为他与和他一样的人同在；于是他的思想自由，仿佛扩散到一切人里，呼吸极其松弛，融进他所看重的那些人的共同里，仿佛与他们合而为一。他的生命就是这样。

3139 与他谈那种生命怎样：在打仗与危险里，他们不当怕死；可在战阵之外，凭说服持有这种生命——以为唯独自己是人、唯独自己配活，别人不配——那是疯狂；就像被虚假说服诱导而发疯的人一样，好比门闩被拧到再也扭不回来（参第3003节）。

3140 后来他回来了——那是一瞬间的事；因为地方的距离与挪移，在来生里是幻想，是术士诱导的——凡许可的都这样。

3141 那时也蒙准我知道：这类人最看重那些毫无惧怕、毫无敬畏、毫无羞耻的人，过于一切别人。1748年9月13日。

3142 论善灵被天使察看时怎样显现

向我显出仿佛一条长廊，里面有许多男子与少女；装饰我看得不那么清楚，也不记得了。告诉我：天使般的灵从天堂、也就是从主那里被看时，便这样显现。1748年9月13日。

3143 论知识的事物也被栽进灵里面

凭经历得知：灵用内层记忆保留他们所听见、看见、知觉的，就像人用外层记忆一样；可他们不能自行唤回那些，唯独主能。从一些事得知那些嵌在记忆里：在我这里越久的，比别人更知道在我这里成就了什么；又有些人记忆里被唤回他们死后遭遇的事——比如他们所受的——那些我一无所知；还有别的，我不记得了。1748年9月13日。

3144 在更内层的那里更是如此，比如在天使那里：最细微的事都按完全的层级存留；因为法则是：绝没有什么是没有用处的。

3145 论天使能从人的一个观念知道他的全部本性

有一个灵听见：天使能单从词语的一个观念知道人的全部本性，便惊奇，想用经历证实。于是一个天使到他那里，揭开从他的一个观念——那观念看来并不那样恶——所知觉到的，告诉他是怎样的。那人既以死后名声与名号的荣耀为目的，而且热切到无人能比，天使便向他显明所查明的：哪怕为着自己名号的荣耀，能把全人类杀掉，他也会从中得着极大的快感，以至毫无怜悯；他用实际的事披上了这一点——因为他曾以千万人在战后倒在血里为荣耀、为快感。1748年9月13日。

3146 论状态的种种变化

在来生里，人也惯常被放回婴孩、孩童、少年的状态，放得那样彻底，以至他们只知道自己在婴孩、孩童、少年里。如今有一个人被放进那种状态；那时他不知道别的，说话也不像别的，只像他在少年初期那样；并且与父母、祖父母同在——这些人先前因他为自己招来的实际行为，不能爱他；可那时父母对儿女的爱、或说亲情被唤起，他们温柔地爱他；那爱也传给我。他说话的样子，若不是孩子，本可以叫父母气愤——因为从幼时与兄弟的嫉妒，他说那人会夺走一切；由此也可以觉出他的孩子气：他怕夺走父母的爱，因为有好几个人。那孩子气是他们所爱的；他们安慰他，说什么也夺不走。如今我知觉到那兄弟——婴孩时死了，如今已是成人——渗进说：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他；那时带着温柔的爱，叫另一个人甚至逆着自己实际取得的性情，也被感动得流泪。1748年9月13日。

3147 论每一个人在来生里都当尽用处，并当从用处得幸福

我与灵谈：在人的身体里，排泄也尽用处——比如三种胆汁，否则要排出，却仍对肠子、对消化食物尽显著的用处；其余部分排出时，又对田地尽用处；于是有用的东西借大麦以及类似之物，又在身体里尽用处，这样一直下去。由此谈到来生里的人：人人都当尽用处，以至不该有一个不向自己的世界、向人类、向灵界、向天堂尽用处的；末了，在天堂里，他们的幸福就在于能尽用处，好从主那

里由此得着幸福。幸福从尽用处而来，由此显明：主赐给他们去爱那些目的——也就是用处——等等。1748年9月13日。又用这一点说明：军队里不该有不尽用处的人，共同的群体里、国度里也一样，否则便是无用的累赘；何况在来生、在主的国度里——那里活着的无非是用处或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爱！1748年9月13日。

3148 论人的身体全然从大人形成

从天堂渗进：这一点可以从人身上看出来——人的身体全然按意志的一切决断形成，好叫意志能把事作成；意志是爱的。此外，人的脑子按他们所谓天使全天堂与灵界的观念形成；从脑子，如同从天堂，身体的一切形态或结构便存在，好能回应它的示意。由此可知：身体的一切都是属天与属灵之事的代表。1748年9月13日。

3149 论惧怕属于羞耻，也属于敬畏

凭活生生的观念，又同时凭亲身经历，蒙准我知道：那些对一切危险毫无惧怕的人——像先前论鲁莽的人（第3135–3141节）——若不是在同等程度上怕失去名声、名号、以及那些不但叫他在世人眼前、也在自己眼前丢脸的事，他就会成为带着尿的排泄物，污秽到无法想象还有更污的。所以他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惧怕，拦住他，叫那样在死亡危险里毫无惧怕的心志不至放纵；因为怕失掉勇武之名的惧怕，是那样大

3150 以至全然与他在死亡危急里毫无惧怕处在同等程度上。由此也可以看出主怎样带领他，叫他不至成为比世上任何人更污秽的排泄物；他自己也承认并坦白：若不是全地上最胆怯的人，那种排泄物便会无法形容。1748年9月14日。

3151 由此，在那些被结合的人那里，生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状态——出于这个观念：若论到对父母的孝敬，是否能有这样的状态，也就是在敬畏、羞耻里带着惧怕，并包着对父母的顺从。他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凡人绝不能知觉）——从他们性情的种种不同而来。1748年9月14日。

3152 论婴孩的教养

那些极温柔地爱婴孩、以至只爱胎儿与婴孩、像最温柔的母亲一样、几乎只能活在温柔的婴孩之爱掌权的状态里的人，构成男人睾丸及其附属器官那一省；在女人那里，则是子宫颈、以及子宫连同卵巢与一切附属。处在那一省的人，活在最甜蜜、最柔和、最幸福的生命里，无法描述，只能说那状态就是柔和与甜蜜。他们的省在腰间。

3153 与那一省相反的在头上方；那里存在的无非叫人仿佛发疯的东西——比如年轻人陷入情欲时那样——由此显出先前论鲁莽的人（第3135–3141、3149–3150节）身上的那一类事。那人少年时就是这样，无人比他更疯；那是疯狂的极致，爆发到身体最外层的同类事上——从因这类事发疯的人可以知道。1748年9月14日。

3154 论那些非理解便不信之人的观念怎样

用属灵观念我看见，也蒙准与灵交通：那些非知道、非理解便不愿信的人，他们的观念由无数人的观念形成——那些人对视觉所遇的每一个对象都作虚假的推理；因为灵有这种欲望：自以为知道一切，又对一切推理，有些还出于说服，其实是假的。这样无数的观念，一齐涌进那些非理解便不愿信的人的每一个观念里。所以若把那观念摆在眼前，用面孔或别的事物的代表，从那一切聚成，便会污秽、丑陋到无法再污、再丑。1748年9月14日。这话用属灵观念看见，周围有灵。有一个灵说：看见某个人——并不那么恶——的观念被代表给他；他说从未见过比那更丑的。1748年9月14日。那还只是共同的观念，模糊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另一个人只说：不信来生里能看见这类事；他的观念立刻被代表出来，丑陋超过别的。1748年9月14日。

3155 论灵怎样仿佛觉得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有一个灵，用种种方式向他显明：他仿佛在活着，甚至仿佛看见自己在活着；他便困惑，心想：这样自己便没有什么是活着的了。于是又用种种方式向他显明：他以为用自己的眼睛看，以为用手去摸，以至仿佛觉得自己有眼睛、有手。又告诉他：其余的也一样——就像他仿佛享有的外在感官，与做人时一样；他的思想也一样——那时他以为唯独思想是自己的。先前既已向他显明他从别人思想（第3134节），便挪去他从那里、或与之同思想的那个群体；那时他的内层仿佛在思想，并且方式更天真。被挪去的思想放在我头顶上，好叫他在那里领受。由此可知：作成思想的，只是那群体及其注视，以及放在头顶上的那东西；其余叫他活着的，乃是更纯的群体——情形正像老茧被除去时一样（第807、862–865、951–952、958、963–966、1023–1029、2467–2469节）。1748年9月14日。

3156 有一个善灵也听见这话；蒙准对他说：既然这样，他还能为自己更愿求什么呢——莫过于仿佛觉得自己活着，以至不知道别的；再进一步，他还能更愿什么呢——莫过于活出主的生命？他听见这话，便愕然，说自己从未听过这样的事。1748年9月14日。

3157 论灵以为自己全然就是我，又以为自己有身体

同一个灵（第3156节）对我说：他用自己的舌头与我说话；蒙准回答：不是他的舌头，乃是我的——像远处的人那样（第2137节）。又问：他是否以为自己有嘴唇与舌头用来说话；来生里还要嘴唇与舌头做什么？可他以为自己有。另一个灵，当我伸出手、又因所赐的反思以为是他抓住时，便说是他抓住的；蒙准告诉他：他这样以为，其实是我抓住的。又有别人坚持说他们仿佛就是我的身体；蒙准说：我的身体联在我的灵上，所以是我灵的身体；而他灵的身体已经死了；于是他只是

3158 流入我的灵，像灵流入别人一样；那时我的灵用身体做事，他们便以为是他们用我的身体在做。如今又说：另一个灵绝不可能占有别人的身体——除非像被附体那样行动——因为没有一个灵与我的身体相合，只有我的灵相合；身体的一切与每一件事都按我的灵一致或对应，好借对应合成一体。我灵与身体的联结，绝不能存在于另一个灵与我的身体之间。1748年9月14日。

3159 我受教：当外在的纽带约束灵时——比如尊荣、羞耻、惧怕、种种欲望——便有同类的灵联属给他，把他持守在那些纽带里；那些一挪去，他便像疯子一样冲出去，没有外在的纽带；理性也这样被夺去——因为那时他们毫无理性，乃按本性去行。1748年9月14日。

3160 论那些对应于共同感觉的人

灵来到我上方，有相当的高度与广度，一齐发声，像许多人；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分明的观念，乃处在一切的共同里。我以为从他们那里知觉不到什么分明的，只有模糊不定的共同，像通常一样；可他们仍借着联属给他们的别的灵与我说话，以至有声音，我便能这样知觉那声音的观念——因为那样的共同，若不借着那一类的别人，便落不进属于说话的观念里。他们一齐思想一切的共同——这一点我明明知觉到：那么多、仿佛无数的，一齐模糊地涌进我的思想。我与他们谈，像所说的那样，说：那样的共同不能有任何事物的分明观念，就像人的共同

3161 思想里通常那样——那不但是模糊的，简直是无。又说：共同固然有种种变化，却仍相似，也就是模糊的、仿佛等于无。可他们用一刻钟、甚至半小时向我显明：他们对共同、并对共同里的一切一齐，有分明的观念；因为我思想的一切变化与变迁，连同思想与情感变化变迁周围的一切与每一件事，他们观察得那样准确，没有别的灵能更好。由此可以明明断定：他们对共同有分明的观念，并且比别处更好——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的，同时又注视为下结论所必需的一切与每一件事；并且

3162 到了这样：我开始仿佛怕再多思想什么——因为他们揭开那些我不太愿被揭开的事，关乎藏在我思想与情感种种变化里的情感以及类似的事。所以我在自己身上也知觉到一种麻木，叫我不愿再与他们说话。那麻木一被注意到，离脸不远便显出一个长头发的头，钻进我身体里面，沙哑地说了些什么。那是灵这样显现——如今渗进：只是表示身体一类的共同对应。所以他末了也沉入睡里。

3163 今日早晨又与他们谈；他们说夜里也像与我谈过；可蒙准说：我那时在睡觉，所以是与别人谈。如今我也知觉到：他们有共同的知觉——不是模糊的，简直可说是清明的——关乎我思想里存在的一切；所以人借他们比借别人更能被带领；因为思想的共同状态怎样变化，个别的也怎样——个别归向共同，也从共同出来。这一点从许多事可以显明。

3164 这些人对应于人里面内层的共同感觉；并且不是身体记忆——也就是个别事物——的共同感觉，乃是紧邻的内层记忆的共同感觉。他们从哪里来，我不知道。蒙准我衡量：我们地球上是否也有同类；仿佛断定：有同类，却处在模糊的共同观念或概念里。这些人死后能否进入那样对许多事物有分明的共同，我还不清楚。我知觉到他们愿意自己是从天堂里另一个星球来的；可他们不说，只知觉到。

3165 由此可以相当清楚看出：存在许多事物的共同，许多事物在其中被分明知觉到；何况在更内层里，以及再更内层里，因而在天使那里；何况在主里面——他治理全宇宙，又在最单独事物的圣治里，因为他在普遍的圣治里！1748年9月15日。

3166 论爱不能睡觉

用属灵观念我知觉到：爱绝不能睡觉；这一点从身体生命里许多事可以显明——比如父母在儿女有危险时，朋友也一样——所以爱本身是警醒的。1748年9月15日。

3167 论善的人在来生里对地位的尊重也被遵守

多次观察到：在世上有极高地位的人——比如生来就是王、从婴孩就带着尊贵并在人之上的——那种气场他们不能隐藏或甩掉，除非过了许多年，也许一百年、一千年。可那种尊贵的气场与正直、良善的气场这样结合，以至并不叫任何人难受。那些生来如此、又正直良善的人，也有懂礼的灵向他们尽一种对应的顺服——因为善灵的性情是不伤害任何人，乃向每一个人施惠。所以有一个人，没有那种对应的气场，被发觉是另一种人；蒙准告诉他：他外在的纽带里缺了什么；缺了那个，他便容易冲进自己的本性里。1748年9月15日。

3168 论灵界与天堂的一切里都有平衡

也借着脚步显明——有些人想叫我往这边走，另一些想叫我往那边走——又借着别的事，像先前一样（参第1907节）：存在的无非是平衡。我与灵谈平衡：宇宙身体里一切与每一件事都持守在平衡里；大气的世界里也这样，自然里一切与每一件事也这样。又显明：在平衡里，极小极微的力便是推动的，那时也能叫那些看来极强、极抗拒的被推动。灵界与天堂里也这样——那里有一切的平衡，因此一切与每一件事被主极其容易、毫不费力地治理；所以平衡被保守。由此也有这个原因：灵魂必须借着磨难脱去那些不在平衡里的东西。1748年9月15日。

3169 论那些心里定别人的罪、嘴里却另样说的人

有一个人在世时，外在上能与别人同住，也被别人看重——因为他为名声与名号，论到别人话说得谨慎；可里头仍定每一个人的罪——除了自己人以及用特殊友谊联属给他的。他把他们定到地狱，说得那样狠：听见他从自己思想状态说话的人——他被放进那种状态（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都容易被放回去；那时他思想同样的事，别人便听见他的思想像在说话，因为那是观念）——听见他用思想说话的人，常说“该死，该死”，

3170 他便受了重罚：整个头被撕裂；又加上抗拒，悔改也长久耽延；别人看见，我却没有看见。1748年9月15日。

3171 后来他说：在公民生活里说话谨慎，所以没有伤害任何人，因而在来生里不该受这样的罚；又说那只是思想，并未爆发成行为。可别人回答他：第一，他谨慎是为着自己的尊荣；若自由，他就会那样做；第二，他因公民的精明得了报偿——被抬到尊位上；可在来生里，受罚的是思想。他说自己

不能不思想，所以不该因思想受罚；他们对他说：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定别人的罪——那些人在公民生活里不也谨慎吗？他说：因为他们思想恶事——这样便自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他承认自己犯了罪。1748年9月15日。

3172 论什么是幻想，什么是想象

我与灵谈幻想——与那些尽管知道自己是灵、却仍以为自己全然是身体的人谈；还有别的：他们仿佛觉得自己在尝试身体最低下的功能。于是谈幻想；蒙准告诉他：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幻想——人仿佛从自己活着，其实正是这样的幻想；只要这种幻想——以为在自己里面或从自己活着——还在，关于身体与属身体之事的这类幻想存在，便不足为奇。

3173 后来谈天使的代表：尽管显现，其实仍不是那样。蒙准说：那些是想象，或说想象的代表，表示属天与属灵的真理，这样向天使与天使般的灵摆出来；所以不是幻想——因为他们从内里感觉并喜悦那些；那种喜悦与幸福，除了从其中所含的信仰真理以外，不能从别处来。1748年9月15日。

3174 论天使的知性

我与灵谈天使的知性：大到无法描述、也无法领会——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提出“爱的惧怕是什么？”在场的灵对此毫无观念。于是说：单在当时所说的那一种状态里，爱的惧怕是什么——在天使的观念里能一齐含有那样多，以至用一大卷书也只能描述一个观念，却仍不能把一半表达到人的知性里。1748年9月15日。

3175 论人与灵里面可以有两种相反

凭经历受教：人与灵里面可以有两种相反——愿意又不愿意；外在那样强，以至绝不愿，内层却是这样：不能不愿意。一次经历在某个人身上，蒙准在他那里知觉到这一点；另一次在木星的灵那里——他们被我们地球的灵搅扰，口头上承认不愿留下，可从内层承认：不能不愿意留下。许多别的事也这样。1748年9月16日。

3176 论天使借灵说话

观察到：天使借灵那样明明说话时，灵仿佛处在观念的江河或溪流里；这样，属天观念里只有很少能进到词语里、并借词语到我这里——情形按灵而定。1748年9月16日。

第十一册　§§3001–3300

3177 论主在最单独的事上治理人类

我先前生命里的一切都被主治理——这一点从所摆出来的、关于我先前生命的那些事可以显明；可从先前论到的那个人（第3135–3141、3149–3150、3153节）更明明显明——他是一切人中最鲁莽的；他生命的治理被审查过。他若不是因着自己名号的名声、以及要在人之上的卓越荣耀，被外在的纽带几乎同等程度地拦住，就会成为比一切人更污秽的排泄物——因为约束他的唯独是那一类；他这样被主带领——这一点向天使显明、看见并证实了。今日同样显明：用属灵观念我能明明知觉到——他若不是这样被拦住，不沉于女色之爱、不沉于醉人的酒，以至只喝清水，那时他就会堕落到成为极大的排泄物。1748年9月16日。

3178 论属于意志却不属于行为的事

有些灵像先前一样（第3169–3171节），想因自己没有行恶——尽管思想过——而被称义。于是渗进我：事情是这样——凡进到思想、却不进到意志的，不是罪；若进到意志、或类似意志的，他又思想这是罪、违背主的圣言、会加重良心，于是把它甩掉——这也不是罪，乃是试探。可若有什么进到思想、又进到意志，叫他想做成——只要外在的纽带不拦阻——这便是罪；正如主所说：凡看见女子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5:28）。1748年9月16日。

3179 论内层的惩罚以及其他惩罚

那些所想的与所行的不同、又借外在纽带拦住自己不去行、却这样操练自己的思想、并这样给思想主动的生命的人，在来生里也受撕裂之罚——借着思想撕裂，以至内层思想与外层沉默的思想相争；这一点我从自己得知——当我长久处在那种思想的争战与撕裂里时。此外还有别的惩罚，比如羞耻以及类似的。1748年9月16日。那些被羞耻灌满的人，头显出向前点着。1748年9月16日。

3180 论某些灵或灵的群体不能处在紧邻的更纯气场里

与灵说话时发生这样的事：我仿佛从自己抽去一层较粗的气场——那是用属灵的方式做成的，人不能领会。那较粗的气场一抽去，前方远处的灵便开始哀叹：这样他们便不能同在；于是逃走。这也是驱散灵的一种——像东风一样（见第2121–2127、2972节）。1748年9月16日。所谓抽去仿佛阴影或较粗的云，意思是：那一区的群体逃走；事情被这样代表，以至那时我只知道仿佛在驱散某种阴影——先前我被带到感官与知性更清明、更纯的地方时，也多次这样做过。

3181 论梦怎样产生、又由谁产生

凭许多经历受教：梦怎样产生，又是哪些灵产生梦。我处在醒着的状态，另一个人处在梦或睡眠的状态；那时我仿佛是灵，与灵同在，于是蒙准与那些引入梦的灵同在，也蒙准我引入梦。事情确是这样——凭经历受教：因为另一个人在我引入的梦之后醒了三四次，那时我提起那些事，他都承认。蒙准我引入的，是美好、愉快的。那时凭亲身经历受教：是谁引入梦、怎样引入——借着代表做成，

目的是叫睡着的人得着愉快；这些人的职分是看守人，免得人睡觉时被恶灵搅扰。他们在醒着时尽这职分，带着极大的愉快，以至彼此争着谁能在场；因为他们是善灵，爱那些对他们最愉快、最甜美的事。

3182 这些人在身体生命里就以同类的事为乐：用一切热心与爱去叫别人的生命愉快——比如某些母亲借着与婴孩、儿女玩耍；乳母也一样；还有别的人以孩子气的方式与他们相处为乐，并在身体生命里这样养成习惯。

3183 他们主要站在头上方——也就是后脑、小脑那里；那时我也与他们谈过，如今他们也在场，并指引我所写的这些；我多少也觉察到他们做这些事的愉快。这些是蒙赐小脑那一省的人，却不是大脑——关于这事我与天使般的灵谈过：他们不能有什么属于大脑的，乃属于小脑；因为夜里小脑警醒、大脑睡觉；白天小脑仿佛睡觉，大脑警醒。

3184 此外还有别的灵，占据胸膛或左胸那一省；同时我也感觉到他们。上方那些灵被他们搅扰——因为他们想同在；可他们既是嫉妒的，又想占有那些，便不许他们高过上肋一带。否则，他们被许可行动并搅扰上方的越多，梦便越难受、越无意义。

3185 周围还有别的灵也想搅扰他们；可善灵不怕他们，便驱散那些搅扰的东西，以至仿佛有争战与得胜。由此也可以向我显明：恶灵怎样尽力在人睡觉时搅扰人，主又怎样每一片刻护卫每一个人。1748年9月17日。

3185a# 他们也说：只要愿意，就能引入睡眠——这一点用经历显明了；可告诉他们：是在许可的时候，所以不是出于他们自己。

3186 论那些不顾内层的诡诈之人

论那些不顾内层的人——先前第1177至1189节已论，原因也在那里。其中较诡诈的一些人，狡诈地渗进天使般的灵的群体里，以至天使般的灵在他们插进自己的群体之前并不知道。从周围知觉到某种无生命的雪白之物，便发觉了；于是借着那些人的观念给天使般的灵作了记号。发觉的人试图躲开，于是也得了释放；那些渗入者被摔下去——沿着身体脏腑各省的路（那些省我不认识），一直向下，到尿一类的地方——在人以下、两脚之间；越深越尿臭，因为他们爱那一类。1748年9月17日。

3187 论殉道

我与灵谈殉道——因为有些人自称是殉道者、戴着殉道的冠冕，便因此要在人之上。先前已蒙准告诉他们，如今在这里又提出并渗进：那些把功劳放在这些事上、并因此想在天堂里居上的，并不是真正的殉道者——因为那样不是属天的，也不属于真正的信仰。此外又说：殉道有许多种类——比如贵格会人的以及其他人的——以至每一种异端都可以有自己的殉道者；因为那些说服了自己的人，愿

意、甚至渴望为自己所说服的——无论是怎样的幻想——去死。修道院里为着圣徒，画出多少殉道的事，其中有些人便因此被封为圣？为要说明，也蒙准说：许多人因着所迷恋的女人，也曾受过许多折磨、危险与死亡——这是人人可以知道的。

3188 此外，另一些人为着自己被说服的幻想，最渴望的无非是死——比如那些为着自己的荣耀想战死的人；他们也甘愿为自己被说服的幻想、为着荣耀而死。这类幻想在来生里可以用女人来代表；所以对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幻想被代表成一个女人，是他用最内层的爱去爱的——可那女人丑陋到无法再丑。1748年9月17日。

3189 论那些激起尿意的人

有时在我这里尿意被激起，并且是灵激起的——如今也是这样。受教：那是从极尿臭的人来的，或说全然与婚姻之爱相反、却仍被情欲带着的人；他们被情欲带着时，便激起尿的热灼——在别处也一样，像在我这里，情欲里也会激起；因为二者相连，许多别人也可以知道。1748年9月17日。

3190 论天堂被关闭

用属灵观念我明明看见：人一犯奸淫，天堂便关闭——也就是朝天堂敞开的内层被关闭；犯奸淫的人此后只处在外层里。所以那些弃绝一切婚姻本分、以至不知道婚姻本分是怎样的——也就是不被婚姻本分所触动——的人，一犯奸淫，天堂便关闭；因为婚姻本分包含着属天的与神性的，以及属天事物的爱；在女人那里比在男人那里更是如此。1748年9月18日。

3191 论欧洲某个极有名的人怎样

欧洲某个极有名的人——就是瑞典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他那时代那样有名——与那一家其余的人，有几天与我谈过。关于他，起先我只能知觉到：他在较低的天使中间。可后来查出他是怎样的——向我显明了：起先在他退去时注意到他的气场，满了奸淫；他一退去，从气场立刻就知觉到。后来向我显明他是怎样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气场里仍保留天堂里的至高权柄：他骑在马上，面孔像在打仗或赴战场时那样，不戴帽子，带着兵器，像普通士兵，面孔仍像他自己。后来他的怎样又用这些显明：起先是一条淡黄色的小狗，变成猫；再是一只狐狸，嘴里有仿佛退去的白沫；又是一条大蛇；随后是某种诡诈的动物，像小豹，往左边过去；那时正对着脸一带还有一头狮子，我看得不清楚。后来显明他怎样与女人、妓女相处，末了污秽到他们说再没有更污的。从我所观察的与之相符的事——那些我略过——又从他的气场，我知觉到：他是那样的奸淫者，把婚姻看作毫无价值。1748年9月18日。

3192 论歪曲的爱仍从真的爱得起源

关于这些我与灵谈过：比如歪曲的婚姻之爱、奸淫、淫乱，若不从真正的婚姻之爱，便不能存在；可它落到歪曲里，便成了那样。对儿女的爱也一样——处在歪曲里时，是为着恶的目的。还有那些为名声追求不朽、却不顾生命的人，以及极多别的。1748年9月19日。

3193 又进一步与他们谈：情形也一样——从天堂来的善，在恶灵的世界里转成恶，并且按各人的本性而转。更明明的是：主的生命流入一切人，可在恶灵的世界里被那样歪曲，以至觉不出生命的一点痕迹，并且带着无定限的种种不同；在那模糊里什么也不显明；可对那些以这类事为乐的人，它却显为生命的愉快，以至他们不知道那是不是生命——其实那只是与内层这样分开的外层。1748年9月19日。灵承认这一点，也看见事情确是这样。

3194 论奸淫的女妖

有些人处在这种说服里：没有比嫖妓与奸淫更体面的事；随后又用许多事证实那说服，以至把体面的生命连同说服放在那上面。这类人是奸淫的女妖；因为他们处在体面与虔敬的说服里时，几乎能引诱天使般的灵——可天使蒙准认得他们。关于这些人我与灵谈过；说：这类人出自有基督教的欧洲，很少出自亚洲、非洲、美洲各处。1748年9月19日。

3195 论他们极重的惩罚，可以记极多——那些惩罚那样重，又有种种不同：身体、头、属世心思的撕裂，带着抗拒、由此而来的焦虑、以及持续的时间——以至他们只想求死，甚至极想求死，却不能死。这类惩罚我看见过许多，在头上方高处、前方略高之处；可因残忍，不能细记。这些事连续几小时向我显明，一个接一个。1748年9月18日。

3196 用明明的属灵观念向我显明：这类人怎样把自己投进可怕的死、或说致死的地狱里。一边摆出愉快与幸福怎样向着许多幸福敞开，又向着更内层的幸福、向着天堂敞开，带着一切自由——以至所求的无非是更内层、更深地进入对配偶的爱，因而进入更内层、更深、最内层的天堂；幸福这样带领、邀请、吸引。因为爱是这样，那种事便是最自由的——主这样把人带到他自己那里。所以全宇宙里绝没有比婚姻之爱更大的甜美；单从外层就可以知道；若内层也是这样，又当怎样？这样的婚姻之爱就是地上的天堂。所以这样，首要原因是主对教会的爱；其次是人类的繁衍——那是天堂的苗圃；再次，宇宙的存在与持续、或说创造与保守，也从婚姻之爱而来。

3197 随后又用明明的属灵观念知觉到：非婚姻的爱、或说那种说服——以为婚姻本分等于无、以至把他们最高的愉快与自由放在相反的事上——怎样；基督教里有极多这样的人，普世的外邦人却不那么这样。用属灵观念我知觉到：他们怎样借着那种愉快与说服性的自由，越来越远离天堂或幸福；并且像我在来生里明明看见的，末了直到最可怕的地狱，以至毫无人性留下，只有一切致死的——因恐怖无法描述。有一个灵与我同在属灵观念里，往前跑到脸的平面上相当远的地方——那里有这类人——喊着要向他们显明他们的爱会变成怎样，这样持守着那观念。起先临到他们的是极愉快的；可他渐渐更往前时，观念便继续下去，像他们向地狱的进程；末了落到那样的恐怖里，以至他们再也受不了——因为眼前看见最可怕的地狱。由此可知婚姻本分是什么。1748年9月19日。

3198 至于那些守婚姻本分、却仍不爱丈夫、乃轻看他们、末了看作毫无价值的女人——起先向我用公鸡表示，后来用老虎或某种暗色的猫、带着一点灰表示。这样表示：这类人起先像公鸡，说许多话、责骂；后来转成那样老虎的本性。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人，便说她们仍爱儿女——可那并不是亲情或对儿女的爱，与走兽无异；走兽也这样爱儿女，甚至过于自己；这类女人也一样——在属世里没有什么属灵的。1748年9月19日。前方略高处也有这类人，里头连婚姻之爱的一点火星也没有；他们还拦阻婚姻——因为毫无那样的爱；随后又加上证实：这样他们便能掌权。

3199 论那些在世教导别人的人

几次观察到：他们站在头顶上；凭经历得知：这些人从生命里带着那种气场——要教导别人；所以是传道人以及其他人，不但是善的，也有恶的。1748年9月19日。

3200 论恶的传道人也能带着说服与虚假的热心讲道

又有一个人被放回他在讲道里所有的热心状态；灵说：那种热心他们几乎受不了。他是怎样的，向我用牙齿的臭味表示。1748年9月19日。

3201 论许可

为叫我知道：主怎样、又为什么许可灵在来生有时受那样的惩罚与苦刑，我被送进一种状态——有一个极亲的灵仿佛被带进极重的惩罚；其实并不是他（参索引“许可”条：情形并非如此）。那时我被留在这状态里：他若不经受那些极重的惩罚，便永不能变好。我被那说服抓住，以至觉得：若不这样调理他，他绝不可能变好。处在这状态里，我一点也不能怜悯他，更不愿人去帮助他——因为我心里只顾那由此而来的良善；那良善也不断被灌进我里面。由此我能知道：主怎样许可连那样重的惩罚——因为他使万事都转为良善，所意向的无非是良善；惩罚是叫人得改造的手段。1748年9月19日。

3202 论左脚直至膝那里住着属自然、又与属天者对应的人

我在左脚感到许多灵；我想与他们略谈过几句，并告诉他们：他们显得像在脚里，其实分散在整个地球上，却仍然在脚里被感觉到。蒙指示：他们是属自然的善灵，与属天的灵相对应；因此联属给他们的属天灵便能与我说话。1748年9月19日。

3203 论头的赤裸

有人巴望像那些老茧被除去的人那样把头弄得赤裸（见第3155节及那里所引），那时他们便变得像婴孩；别人则按各自的内层构造而不同。可这个情愿这样的人，头一赤裸，便显出光秃的骨头头颅，带着人脸的颜色。灵说：他内里就是这样——凡一度在他看来损害过他的人，他永不肯饶恕，把报复留到死；他自己也承认：除非有那样的辩白，在全世界面前把他的名誉洗清，他才肯罢休。可我知觉到：即便那时，他也不会罢休。1748年9月19日。

3204 论他们从远处读出文字

有些人按表象被移到很远的地方，远到几乎听不见；可他们从那里读出文字，比我还好，几乎用自己的嘴在我这里读。由此可见：距离是一种想象的东西。1748年9月19日。

3205 论塞壬

有好些塞壬在我这里；后来她们被表象成身体倒着——头朝向我，另一端朝向欣嫩。所以凡容她们诱惑自己的人，便从她们甜美的那一端转到她们后面的那一端，那里就是欣嫩。1748年9月19日。

3206 论欣嫩

欣嫩对驶到那里的人显出仿佛火的样子；那像火的情形，蒙准我从扑到脸上的热认出来。灵说，又哀叹：从那里冒出仿佛烧焦的骨头与头发的臭气，叫他们受不住；那臭气也略略送到我这里，但我只略微感到。那里住着极诡诈的人，尤其是塞壬：她们借虔诚的外表钻进别人的心思，极诡诈地愚弄、引诱，以至若非主护卫，无人能抵挡。一队队塞壬从那里飞出，借着头发和我头顶的皮肤被知觉到——她们使那皮肤颤抖地动。那里也有把婚姻之爱看得一文不值的人，抱着极大的说服，以为那爱算不得什么，于是把奸淫当作体面。那臭气又带着热从鼻子扑来，像骨头与头发烧焦的气味。这类人最苦害无辜者，在体面的借口下把他们诱到情欲、淫乱，再诱到奸淫。那里也正是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世上被认为过着体面生活的；下等人里很少。她们在那里感到甜蜜，仿佛在自己的气场里；那气场后来却变成可怕的蛇，咬、啃她们的胸与生殖部位——她们这样告诉我。我听见她们：蛇才刚开始稍稍碰到，她们却毫不在意，宁可赴死，也不愿失去那气场的愉快——她们被那样最下流的情欲的狂潮激动着。1748年9月19日。

3207 论欣嫩的塞壬

她们中间有几个在我这里；蒙她们指示：她们在自己看来仿佛滚烫，其实是火热的，像情欲发作时那样。她们一靠近爱的属天事物、也就是朝向天堂，便变冷，冷得像雪、像冰。她们也能这样在火与冰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波动，以至悲惨地受折磨。1748年9月19日。

3208 论一个属天的奥秘

有一个属天的奥秘：婚姻之爱按着表象竟能这样进入天堂，以至进到最内层，并带着幸福的知觉——这是按表象说的。至于实际也有交通，是因为主的生命经最内层的天，按秩序依次流入那些被主这样保守之人的婚姻之爱；在他们那里，不能不显得像是从他们进入诸天。1748年9月20日。

3209 论知性能领会或明白那比自己更内的，却不能进入

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理性与知性绝不能进入比自己更内的那些事物，却仍能知道并明白它们存在，以及它们是怎样的。1748年9月20日。

3210 论有时从一个词便认出人怎样

一切词语都是观念；一个词又借种种关联表示许多事。所以有时也从共同的情形揭开灵是怎样的——我学到了这一点。比如有人被查问是否怜悯；回答说他是　　kiarsfull（瑞典语，意近“充满爱的”），那词本表示怜悯。这话一路传到我耳边时，我在远处听见：他是怜悯的；再近一点，听见：他爱异性，或说爱女人——同一词也表示这个；再近一点，听见：他是沥青样的，从　　kiara（瑞典语，意近“焦油”）而来——于是显明他是另一类人。1748年9月20日。

3211 论粪秽的地狱

粪秽的地狱在座位、也就是臀部底下；那里有许多人，蒙准他们吃人的粪秽。他们或她们在世时，以种种身体的享乐为唯一目的。其中一个在我旁边，抱怨自己悲惨的命运；那时便有粪秽的臭气。这类人在厕所一类的地方。1748年9月20日。

3212 论角力场

先前略略说过前方深处的角力场（第3100节）；如今又向我显现：那里无非是游戏、跳舞、闲谈，又在床边一类地方过着享乐的生活，诸如此类。从那里有人被带到那粪秽的地狱。1748年9月20日。

3213 论虹霓的天

蒙准我思想眼睛的玻璃状液——那是内眼房里由更小形态组成的透明质。那时右上方有些人——我记得先前那里不曾有人显现——说看见再美不过的天：珍珠样的气，又是水晶样的，又是金刚石样的，仿佛整个气都由这类闪光构成；又有气充满同类的光辉，在每一个最小形态里都像极美的虹；周围还有极大虹的形态环绕，极其美丽；那同一道虹又仿佛由那些最小的组成，或说从它生出那些最小的，都是极美的形像。这就是虹的天，或说虹霓的天；眼睛的玻璃状液与之对应。1748年9月20日。

3214 论先前说过的那个诡诈的杀人者（第1863–1867节）

这个诡诈的杀人者有一阵子在天上自由活动，处在同类地狱灵的群体里。他被扔向欣嫩时，显得像一个黑的身体飞着，或像一团无生命的块。可奇怪的是：从他那里仍散出那么细的毒，以至唤起诡诈的、更诡诈的塞壬；她们把有毒的诡计这样四散并施行，简直无法描述——把那事从头说起会太长。由此也蒙准我学到后来在我这里的那些塞壬是怎样的。

3215 论同一诡诈的杀人者

谈起灵的生命时说：生命只有一个，就是主的，因而也是爱的生命；又显明：万人无非是生命的器官，主流入的生命按器官的品质而变化；又显明：唯独爱是生命——人与灵若没有爱及其欲望，便毫无生命。那时那诡诈的杀人者显得像一团无生命的块，用诡诈这样表象自己，又把诡计像毒一样四围泼散；因此别的灵向他愤慨。

3216 于是他从那里被扔到左边更深处、更远的地方；在那里仿佛被剥夺了生命，躺着，以至人以为他一切生命都被夺去了。他还略略说了几句；可被抬起来时，他说那时的自己就像在世上、在身体里时一样。由此可见：灵一被放回自己的状态，便怎样；披着身体时又怎样。他既是那样的人，便说自己爱那种生命；因此我想他又被送回那里，留给他的是那种生命被夺、只剩一点带着苦刑的生命——我自己也曾一度处在那样的状态里。他一在那种生命状态里，便悲惨地求人解救——原话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悲惨地哀号。因此不久他又被放回另一种生命状态；一回到那种状态，他又吐出仇恨，说自己永不肯饶恕。

3217 后来蒙准谈到我写过并出版过的一些话（参《敬拜与爱上帝》等）：说魔鬼在世界创造以前被造，作属天事物与属身体事物之间的联结——这话也被当时的情形证实：不能不那样写，因为整个基督教界都那样信——又说良善的天使被造，后来却堕落、从天上被摔下，以及其他同类的话。这些既是属自然崇拜者的原则，他便贪婪地抓住，以至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生命，仿佛被送进了真生命——因为他在身体生命里就是抓住这类话、给自己证实、又说服自己的。从他那里毒散到灵中间，我能察觉：他们仿佛被他的气息捆住，几乎不能另想别的。

3218 论钻凿样的波动

我醒着时，头顶上仿佛有一根像头那么粗的柱，作着钻凿样的波动；流入时，像那些用较粗的波动拧着自己、带着钻凿模样的人那样。它先仿佛穿过头，随后按感觉并不那样穿身体，却穿到左脚掌，柱状地钻过去，并这样持续相当久。心里或话里问：他们是谁？据说他们在找一个在我旁边的人——这话也告诉了我。渗进我的是：他们是身体生命里专心窥探别人思想的那种人；如今却渗进：他们是内层灵中间存心要灭别人灵魂的那种，口头上却另说一套。1748年9月21日。

3219 论杀人者

同一个先前说过的杀人者（第3214节）变成仿佛无生命的黑块；他被送进地狱灵的群体，到欣嫩那里，却不进它的中央——中央住着行奸的女人们，她们占着欣嫩的中央；她们那可憎的淫荡，蒙准我借某种淫荡波动的表象感觉到。

3220 那杀人者既不是女人，便被赶到欣嫩右侧，好在那里沉没；我不记得他是否在那里沉没，却记得他钻到离那里不远的地下，又从那里往左，到那些深深在地底下的人那里。那时看见他怎样盘成蛇样的弯折，向左向右、时上时下；不断表象出种种蛇样的弯折与扭绞，那些螺旋的扭绞多得记不清。

他也能从那里流入，并从那里说话——我也听见了。他在那里也被放回杀害无辜者时的状态——用毒杀害；那状态被能交通这类事的人与我相通。如今渗进：把人诱导进那种状态，是可憎的事，是可憎之人所作的事。

3221 这杀人者在地下试图给自己打开出路逃出去，朝欣嫩走。他们说：他若把头探出来——他像蛇一样不断把头往前伸——那时便无可救药。可他又往左走，仿佛向右摊开一片相当宽的洞穴平面；这后来却再不显现。

3222 后来同一杀人者在那样的扭绞之后，不断绕圈，仿佛作着气场的环绕，几乎连续作着那样的螺旋扭绞。再后来，仿佛有布裹住身体、脸和脚，以至他说自己要闷死；他就这样被裹着，从那地里冒出来，站在欣嫩前面一点——是在欣嫩前侧，还是别处，我记得不太清。

3223 他这样站着时，忽然有一个小灵像婴孩一样从他飞出，带着相似的人体；飞到上方、我头顶上以后，与我说话，那时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恶。随后与灵谈到这同一个：他是谁，留下的那仿佛脱下的衣服样的身体在哪里，里面是否还剩生命——因为内层已经这样分开。据说：从他出来的那个小的，是他的内层灵；跟着他的属自然之物，只到它还能作仆从或顺从的地步。于是问：是否一切恶人都能这样存在，并这样进天堂？回答说：这违背秩序，或说

3224 秩序的法则——叫人丧失外层；又说：这类人固然显得像内层天的天使，却仍保留那些顺从并作仆从的属自然之物；他们把灵的世界看作身体，正如灵的世界把人的身体看作自己的——这是按秩序。如今渗进：那些留下、显出像衣服的，在成为内层天使的人那里也照样被表象——正如我曾一度被表象过的（见第2692–2693节）：衣服留在左眼里，藏在那里；可从那里按秩序被唤出、加到天使那些并不顺从或作仆从的属自然之物上，于是有发酵，并从诸天被放出，叫他们在那些方面也被荒废。

3225 衣服或外袍所表象的，只是留在最低层与较低层的群体的表象；从小的那一个所表象的，则是与他内层同在的、更内的群体。所以先前那些表象，都从群体状态的变迁而生，这样摆在灵的世界的眼前。

3226 随后谈到留下的那件外袍——仿佛从它那里听见他说话：他能否没有内层而活着，因为他仿佛还留着。可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单凭身体或最低的自然、没有内层而活着——所以说：那是最低的群体，仍以外袍为主体；那时会有别人顶替他，在他们看来仿佛在衣服里头，因为主体显在中心。可从那里出来的那一个并不是那样的人；我知觉到他是正派的。

3227 也显明：别人的心思怎样被同类的人捆住。当这样的人处在自己的说服里，以至以为毫无恶——像在欣嫩里的那些——那时凡与之相反的良善与真理的知觉便都消亡，仿佛熄灭了；于是正派的灵也以为自己成了那样。别人的说服能这样捆住另一个人，诱导他仿佛也变成同类。

3228 后来这杀人者又差不多恢复原先的样子，那内层的小的又联属给他。他在身体生命里既大胆，又曾巴望或许最高的尊荣，便告诉他：他知道按地上的法律，犯这类罪的人受怎样的惩罚——葬在渎神之地、与同类在一起；又问他：若别人犯了这样的事，由他来审判，他会怎样判？他说：自己会是那些最严厉的审判官中间的一个，会那样定那人的罪——于是他定了自己的罪。1748年9月21日。

3229 论虹

向我表象出虹的种种色相——先前眼前也常看见，如今又看见：中间有某种草绿；在那后面仿佛有地，太阳并不显眼，却照亮它，又同时把光四围散开，那样洁白、美丽，简直无法描述；那种光与我们白日或正午的光无可比拟。随后在那光明的圆周里，在珍珠样的光明平面上，有极美的彩色变化；那些变化是无定限的。1748年9月21日。

3230 论思想在来生被提出来

我凭经历受教：凡人在身体生命里所思想、所说的一切良善，都能被提出来——人被放回那种状态，那时一切与各个便都向他敞开；天使也同时知道他所思想、所说过的一切。所以个别事物的记忆在来生里永不磨灭；可他所思想、所说的，除非主许可并赐给，否则并不揭开。1748年9月21日。

3231 论主恩待仇敌

午后我沉沉睡着；醒来时，周围好些人也在睡，连那些想暗害我的灵也被沉沉的睡意压着睡着——凡怀着害我之心到来的，都是这样。他们醒来时说自己睡过了，一个接一个逃走；有一个说自己本不愿睡——我知觉到他想害人。于是我与灵谈：唯独主看守万人，连仇敌也看守，并恩待他们。1748年9月21日。

3232 由此蒙准我知道：恶灵在人旁边被迫睡觉，并这样叫人也睡得好——哪怕人被恶灵环绕；不然他们便会暗害人，正如他们巴望害每一个人那样。那时他们若非在睡里，便会知觉到自己是灵，与人分开；为免如此，灵必须睡觉。这事如今向我揭开了。1748年9月21日。

他们若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人，便不害人——那会害到自己；可人睡着、他们醒着时，他们便能知道这一点。1748年9月21日。

3233 论水星的灵

我又借中间的灵听见水星的灵；他们成团地说话，快得几乎没有灵能说得出口——仿佛是他们的一团同时在说；那并不是他们的言语，只是内层感觉或内层记忆的思想，流入中间灵的言语，快得惊人；他们由此所思想的，知觉也一样敏捷，以至立刻、一瞬间便判断那是怎样，说：这个对，这个不对，完了——他们的判断几乎是瞬时的。此外他们仍像先前一样（见第1415–1435、1441–1459节）。值得记的是：他们的思想这样成团地送到我这里，以至头顶上的灵很快波动起来，像大气一样；又：他们思想的波动滑向左眼，尽管他们其实在右方相当远的地方。1748年9月21日。

3234 由此可推知：灵凡所听见的都保留，比人敏捷得多，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保留；内层记忆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并不知道。天使越纯净，便越敏捷、越充分地保留，以至没有一个观念失落。从他们那样敏捷地判断一切与各个可以知道：若非保留，便不能如此。1748年9月21日。

3235 向他们表象：知觉是主的——也借种种表象；他们立刻一瞬间仿佛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或者说：是这样——以至他们那样清楚知道知觉是什么，我们的灵连最粗略的也不知道、不明白。

3236 可是这地球的灵仍用属天的观念与他们说话，比他们敏捷得多地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以及更多的事，更快；以至我知觉到他们承认——他们也承认——相对而言自己算不得什么：那些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又立刻知道他们所知道的。这借内层观念来得那样突然，以至他们不能不惊奇——如今他们也这样插进来说。后来他们带着愤慨说话；于是更粗的灵来了，也有恶的。

3237 他们不许可人把他们表象成人，只许可表象成水晶球。

3238 有一段时间，主的天使又与他们说话，用我听不懂的观念，在极快的片刻里告诉他们（如先前第3236节）：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又告诉他们：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无定限的，每一个观念里都有无定限；直到永远他们连那些共同的也不能知道——这一点也向他们显明，直到他们承认。天使又与他们谈那些，除非借状态的变迁他们便不能知觉的事；他们说自己不明白，却借状态的变迁来知觉；又告诉他们：每一种变迁（如今哪怕最小的）都含着无定限。他们终于知觉到这些，便谦卑下来。他们的谦卑向我表象成：他们那一团越来越往深处降；可升高仍遮不住——因为那一团中间凹下、两边抬起；又借某种来回的微动。这些意思是什么、他们在谦卑里思想什么，也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这样被劈成两半：一团的一半在我头顶上，被打发回自己的行星，往左后方；另一半仍留在谦卑里——这表示：那些不肯谦卑的，被送回家去，好在那里学习。

3239 内层感觉是这样：它只以事物的认知为乐，此外并不怎样；因此更内的那些——属于用处的——他们并不怎样关心，因而也不关心目的，也就不关心那唯一的目的。所以他们也带骄傲；既带骄傲，目的与用处的生命便不能那样流入他们，除非那骄傲先被除去。那骄傲造成了描述中的许多事，因为他们轻看别人、抬高自己。如今那些在谦卑里的，带着某种哭泣承认：主是他们唯一的主。随后他们也从知识上承认；蒙准他们也从知性上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敬拜别人；可他们既看自己高于别人，便不在意。

3240 这些灵在我周围，连同我们地球的灵，一进到我这里更粗的气场，便一同惊奇：我所写的那么粗，仿佛几乎没有观念在里头。蒙准回答：这地球的人就是这样，连所写内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也领会不了，简直不能写得那么粗，叫他们还能像那些灵一样知觉到一点什么；又加上：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内层感觉，只以为是身体在感觉，因此也不信死后有生命，也不信有灵。他们于是问：这样的

人能否成为天使？回答说：那些与他们谈过话的（第3236节），在身体生命里也可能是那样，如今却仍有悟性；可在身体生命里，对他们如今所说的那些，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对此惊奇。1748年9月21日。

3241 论所谓月亮的灵

有灵来到我头顶上；他们说话时只打雷，从中间降下某种声音或言语，仿佛有什么裂开，像闪电从云里降下时那样。头顶上仿佛有一大群灵；我想他们是某个尚未认识的地球的。可我们地球那些粗而简单的灵不断嘲笑他们——我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截断了我关于他们从哪里来、是怎样的灵的思想。那些灵于是被送到深处，免得拦阻；可别的灵仍几乎忍不住，照样嘲弄他们。

3242 那时我幽暗地看见几个仿佛婴孩；有一个扛着一个人，那人的脸向我显明得很清楚，头上戴着帽子。起先以为脸是婴孩的，细看之下却是一个小人——因为脸并不像婴孩，较长而宽度较短，像一个并不难看的人的脸。他被另一个我看不见的同样小的人扛到我眼前。

3242a# 那被这样扛着、又被看见的人来到我左胁、手臂下方，与我说话，说自己就是这样，这么小，也不知从哪里来；可他说话时，声音却像头顶上那些人的声音。他也向我演示他怎样说话：仿佛从腹里出来，又这样带着很大声音把许多话倾吐出来；那是一种带着声音的倾吐，不大好描述。为显明那样的声音或声响怎样叫人仿佛听见打雷，像一大群灵，他也略略离开，仍在我近旁，照样说话；那时听见那声音仿佛天在打雷。他又回来，演示那声音的性质——是从腹里出来并嗳出的。由此也知觉到：他们是膨胀的，自以为大，其实那么小。

3243 先前也有一个在天附近的人，谈到先前那些时说他们并不那么多；他数过他们，最后说大约只有二十或二十三个——尽管听见的仿佛是极大的一群。

3244 谈到他们是哪个地球的；蒙准我多少知觉到：他们来自月亮。我想他们与别人不同，因为没有同样的大气——他们周围有怎样的大气，我不知道；可那里仍有人类，因为没有什么是没有目的的，因而没有什么是没有人类的——人类是地上与属自然之物与属天之物之间的纽带。不然，无论是行星还是月亮、还是卫星，都绝不能成为地球。

3245 由此如今我能知觉到：有那样的人类；可他们相对身体构成哪个部位，我还不知道。于是那地球的灵进到我里面——不知是他们还是别人——由此蒙准知觉：他们构成剑突软骨，也就是前面肋骨所终止的那个，又是膈肌前面以及腹肌的支点。请看：白线是否通到那软骨，又从那里往下延续，以至它与白线一同作腹肌的共同支点。1748年9月22日。

3246 论美丽的鸟

看见某种火焰样的、紫红的、种种发红的，带着洁白，在脸前一段距离；不久有一只手，那美丽的火焰样之物先贴在手背，再贴在掌心——手握着那火焰样之物，持续了一阵。我想那是如今所说那地球的灵所看见的某种火焰样的景象；那火焰样之物舔着他的手周围，他又用掌心压它。

3247 不久它被移到远处，那里有光，却很窄；那里有什么我看不见。手也退到那里；于是那火焰样之物渐渐变成一只同色的美丽的鸟；鸟的颜色也变化，甚至成了珍珠样；那时它像珍珠石，又展开翅膀，像活鸟，又像珍珠鸟，从那里往前飞一小段，又回来。也曾一度显出较暗的鸟，几乎像金翅雀，却没有那些颜色；又再显出美丽的鸟——随后便从眼前消失了。

3248 关于那鸟表示什么，有过种种推理；推理的结局是：它表示什么尚未揭开，只与火星的居民有关——因为我听见并知觉到他们拒绝这一点。可那样的表象若没有天使的群体便不能存在，因为它所表象的正是那群体；鸟表示思想，这是确定的。1748年9月22日。

3249 续论鸟，并论说服

后来有一个从下方——从脚，或从腰的区域，我不知道——升到身体里面直到胸，充满身体。他起先是这样：诱导一种说服，叫我以为他要夺去我最宝贵的；不久他知觉到做不到，便说服说自己是主——带着说服，因为灵若不从自己、乃从主说话时，情形就是这样；可我仍不信他是主。他是那样时，便夺去那美丽的鸟——那时鸟正绕着我飞；这样夺去那最宝贵的——因为那么多人贪求它——可他很快又从手里把鸟放了。

3250 后来谈到这个灵：有些人就是这样，只知道自己是某某，于是能带着情感被灌进说服；可这表示什么，我还不知道。只渗进一点：若火星的居民不留在他们那被称为我们这里“完整状态”的状态里，便会有别的人从新的地球接续上来，与他们相似；因为一个消亡，另一个便接续，不能短缺——主这样眷顾。1748年9月22日。

3251 论火星的居民

谈到那鸟时——它似乎表示他们——有一个火星的居民显现；我至今仍只这样知道。他显出像世上的人，以至我幽暗地知觉并看见他像披着身体的人。我惊奇时，他说：凡在身体生命里是那样的人，不能另样显现；因为像火星居民那样的人，是披着身体的灵，并不怎样关心自己的身体，几乎像灵一样被引导，以至知道自己是披着身体的灵；所以身体死后仍留下相似的样子。若极古教会的人与子孙留在所谓完整的状态里，也会变成这样。

3252 同一个仿佛火星的居民，一听见提名“主”，几乎受不住，说：主是引导他的那位，并与他说话；于是他谦卑下来，往右方深处降下去，留在谦卑的状态里，心里带着喜乐。1748年9月22日。

3253 论内在律法怎样在律法从西奈颁布时消亡

有话渗进，又用属灵观念看明：古人、或说古教会的子孙，知道律法仿佛写在自己里面——先由父母教导，随后被主引导，便知觉到律法所吩咐的，以及更多后来颁布出来的事，因为那时人是那样的。可后来那事被抹得那样干净：哪怕教导一千次，他们仍不能知觉那是真、是善，只因刑罚与外在的束缚而克制自己，以至被外在强迫，而内在的人却抗拒、相反。所以内在的律法，在律法从西奈颁布的时候，就这样消亡了。1748年9月22日。

外在人持有怎样的律法、而内在却抗拒——也知觉到：那时内在仿佛等于没有。

3254 论人的思想流入天堂

人一般只觉得：虔诚的祷告与思想流入天堂，这样走向更内层；其实全然不是这样——那样以为，是错觉。因为一切生命与思想都从主而来，经诸天依次，或经灵的世界直接流入。那是错觉，可从这些看明：灵以为自己说我的语言、知道我所知道的，其实是错觉；又：更粗的绝不能进入更纯净的——谁都知道。主的生命穿过天堂，按形态而变化；那些形态怎样，无法描述。群体的共同形态越完全，流入便越真、越有福，也越快或越直接。所以这是错觉：人或灵能凭自己的思想或技巧钻进天堂，或钻进属灵与属天的事物。人越适宜、或其内层越适宜接受，中间的那些也越真、越有福地感觉并知觉；人越不适宜、或其内层越不适宜，在路上便越被败坏。1748年9月22日。

3255 论水星的灵怎样回答我们的灵

我们地球的灵在他们那里，与他们说话，问他们信谁。他们说信上帝；可他们的性情是不愿回答问题，便说：他们是这样的人，不告诉人自己信谁，自己却知道。于是他们反过来问我们地球的灵信谁；回答说信主上帝。水星的灵立刻说：从他们的回答立刻知觉到（他们有极敏锐的知觉）他们其实谁也不信。于是我们地球的灵哑口无言，什么也答不上来。1748年9月22日。

3256 论水星的灵贪求知道未来

有些关于未来的话写了下来；我不愿当着他们的面读那些，他们便大为愤慨，想攻击我——一反往常的习性——只说我是最坏的人，以及同类的话。由此可推知：他们尤其以未来事物的认知为乐，因为他们是内层感觉。此外蒙准他们从我的内层记忆里唤起一点东西，做得极敏捷，我自己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无非是某些梦以及同类的事。这些灵的灵巧就是这样：立刻从别人、也从自己人那里知觉到别人知道什么；他们不能把相反的东西扔给他们——否则便不能加入他们的群体。1748年9月22日。

3257 他们既发怒，为表示怒气，便给头的右侧直到耳朵加上某种收缩样的疼痛，以为自己能凭自己这样做。此外他们离开时，渐渐拉远，却往更深——因为他们被迫这样谦卑。1748年9月22日。

3258 至于水星的灵所构成的内层感觉，它是这样：它是记忆，并且是个别事物的记忆，却是事物的记忆，不是形像的记忆。个别事物的记忆含着视觉的形像——那些属于想象，因而是地上与身体的形像；它也含着事物，像法则、对法则的认知，也对信仰的认知——比如：人里面无非是恶。记忆的这部分更贴近思想，因为它给思想提供更高思想的题材，这样过渡到思索并构成思索。水星的灵便构成这样的记忆。奇妙的是：他们知道天上与地狱里存在的那么多事、以及属于事物的那么多事，叫人惊奇不够；他们一知觉到的，便保留，尽管自己并不知道

3259 自己知道这些；可一遇到，便回想起来。由此够清楚：灵与天使的记忆比人的记忆完全得多，他们保留凡所听见、看见、知觉的一切；水星的灵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以这些为乐，又贪婪地渴求它们。因此他们也比别人更多地带着反省——因为对这类事物的贪求或好奇与爱，便产生反省；那些不关心这类事的人则不同：那些事从他们身边过去，却仍更内地层层留下——像在属灵的灵与天使那里那样——因为他们以判断的思想、或由此而来的用处为乐。

3260 他们的记忆是这样，从他们列举了若干例子可以够清楚知道——不知是否点了名，因为我听不懂，只听见他们列举的节拍；灵也像与我说话那样与他们说话。他们是否也反过来与灵说话，我还不知道。据说那是在火星的地球上。1748年9月22日。

3261 水星的灵把不向任何人说出自己所知道的、而抛出相反与陌生的、或加以改换当作法则——原因是：免得告诉那些对此并无用处的别的灵；因为主自己把适合他们的思想种进去。若到处游荡的水星的灵把那些灌进去，别人灵的改造便会更难。因此水星的灵也躲避那些以感官个别事物的记忆为乐的人；我们地球的灵则抱怨自己丧失了个别事物的记忆。1748年9月22日。

3262 此外向我显出一个那地球居民的女人：脸美丽，身材大概比我们地球的人矮小，身体也更纤细，身长几乎与我们地球居民相仿；头上裹着亚麻布，并非精心摆放，却仍相当得体。也看见一个水星居民的男人，身材相似，身体比我们地球居民更纤细。后来看见他们那里牛或母牛的样子：与我们的差别不大，却小得多，多少也接近鹿的样子，颜色棕黄。后来水星的灵送给我一张长纸，由许多张粘成，上面用活字印着——像世上铅印的那样。我问他们自己那里是否有这类东西；据说他们只是显明自己知道这地球上有这类东西；

3263 如今他们又加上：在这地球上，他们的认知是那样的，以至被这样写出来；他们不愿说自己以为这地球上事物的认知只是这样写在纸上的，又嘲笑说：这里的人仿佛是死的，或只是那样的纸张——他们就是这样看这地球的内层。所以他们也躲避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除了从纸张以外什么也不知道。我写这些时，便跟着他们的思想走。

3264 水星的居民列举地球时说：他们把数目加到大约六十万。

3265 总之，水星的居民是事物的记忆，与从身体与地上事物而来的形像记忆分开；从那记忆生出思索，思索仿佛是更内的、或说事物的想象；他们的言语便是那想象的思想——先前蒙准用活的思想与他们这样说话（第1428节），并说过是用活的思想与他们谈的。

3266 他们不愿被称为骄傲或傲慢，而说那是出于他们记忆才能的夸耀。

3267 论另一世界、或说恒星天里某个宇宙的居民

有仿佛一团灵，并不像别的灵的团那样连续（见第3233节），仿佛是分开的，在宽与长上伸展得相当远；在地下、我下方被知觉到。由此知道：有某种我所未知的灵的属。这团试图往上挣，想到这里来，却不能，或说那些灵不能；总显出仿佛有地上的障碍，以至挣不上去。由此知觉到：他们的本性另是一样，与这地球灵的本性不合——因为

3268 有东西这样拦着。因此他们仿佛伸展着，却又从别处继续走，寻找哪里能挣上去，有一阵子徒然（好叫他们得着可联属的灵，以便能到我这里来）；终于朝火星的地球走，在那里一侧找到较自由的挣上去的地方，却仍幽暗——因为那里也找不到那样的灵，只是多少还能按某种理由结合。

3269 于是他们从那里说话，先谈到水星地球的灵——那些灵在右方一段距离，在我看来仿佛在这宇宙的尽头附近。新来的灵在自己的聚会里谈到他们，说他们算不得什么；他们立刻感到那些人的本性与自己的不合。

3270 谈了一阵、又作了察看之后，显明：他们所注意的无非是用处；第一层对象他们并不关心，只关心由此而来的用处——无论是怎样的用处，属于怎样的对象（他们要人这样说）；可他们并不停在那用处上，乃停在那用处的用处上，又不停在这一个上，乃停在这一个的用处上，一直到第九层用处；他们停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

3271 既从他们不能挣进这地球灵的气场、也不能进别人的气场——只进得了火星地球某些人的气场——又从水星的灵在总体上离他们那样远，因而他们的本性不合，再加上他们只愿知道并认识用处，而且不只要对象的最近用处，还要更远的，甚至进到第九层进程——他们绝不能与我们地球的灵相合：我们地球的灵连最近的用处也不关心，除非是属灵的灵——除非那些向下走、终止于物质、身体与地上事物的用处。

3272 察看他们的本性时——因为我全然不知道竟会有这样的灵：他们并不停留在对象的最近用处上，乃从这用处按进程进到第九级——为要用例子来把握观念，也蒙赐给我一个例子：就是我为什么想知道这件事，或说知道它有什么用处？我立刻说出最近的用处，又略过层层推进的用处，说到某个最近的、或说共同的用处；他们却不接受，说：后来还会有那用处，照样推进到他们的第九层。也蒙赐给那样的进程；由此得知：那仿佛是一种把用处在自身里倍增的样子，直到达到他们的质与量，他们才安息。那时也借他们本性的交通，蒙赐给我活生生的知觉：他们就是这样。

3273 又听说：在宇宙的诸地球上，有进到第五十层用处的人。

3274 他们往第九层用处走时，便知道那些对象连同最近的用处，或说知道离开对象而远一点的最近用处（如今他们要说：对象他们并不关心，只关心对象的用处）；于是他们对这用处知道得幽暗，再按进程的层级越来越清楚，直到第九层——他们自以为看见它清楚，甚至最清楚，因为他们的性情是这样。

3275 我也看见一个人，在右方稍高一点，却只像一缕细云，脸并不转向我，只转向左；于是看见灰白、相当长、相当得体的胡子，显出年老的样子。我告诉他们看见他们的居民、并且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是年老的，在他们的地球上就是这样。他们满意看见他在右方，不在左方——在左方会是用处不良的记号。

3276 我对他们说这里有最近的用处时，他们也说那些用处并不怎样算数；原因——蒙准我思想——是：最近的用处在他们那里处在幽暗里，又与他们的本性不合。

3277 我也知觉到：他们当归于那样的记忆，因为他们这样进到用处的认知，并像年老的人惯常的那样，在那里先感到满足——并不是欢喜，也不是以用处的认知为乐，乃是这样满足；因为他们的生命与我相通，就是这样。1748年9月3日。

3278 后来他们显在头顶相当高处，说找到了能与之一同的人；于是从那里与我说话，向我演示他们的言语怎样：共同的言语是借嘴唇，按他们言语的方式，我的嘴唇也被带动，作波动样的动；还有特殊的言语，是借嘴唇里肌纤维的运动——我只能共同地知觉到有这件事。问他们是否有脸，是否用脸说话；起先他们不愿说，可为免他们那有胡子的人受冒犯，便被促使显明：他们的言语从嘴唇往眼睛伸展，这表示向知性伸展。后来也借他们的生命流入眼睛——我想尤其是左眼——来表示他们从用处的认知而来的喜乐或生命。他们的言语就是这样。问他们是否毫无分节的声音；回答说：他们不知道词语的言语是什么，因而也不知道分节的声音是什么；对声音略知一点——因为他们借灵、或借观念与我说话，那些观念在我这里滑进词语；他们的思想也像别人一样是观念的，只是并不滑进词语，乃滑进嘴唇那样的微动——那是一样的。

3279 后来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有像我们这样的肺——我们用肺发出分节的声音；他们向我演示：怎样从他们肺里的部分有气或大气滑进嘴唇——借活生生的经历：差不多从胸的内处往胸的四周，再经某种弯曲往上到嘴唇；嘴唇这样被带动，并非观念直接流入纤维、再流入运动肌，乃借那样的气息、那样内在肺的吹拂。1748年9月23日。

3280 至于他们的心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水星的灵，却在较低的层级：就是不太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公开出来；因此也被促使，却只一点点，比水星的灵程度小。他们也略略抬高自己过于别人；可因为是古人，并不孩子气（他们要我这样写）。所以他们像水星的灵：并非零散事物的记忆，乃是用处连续推进到第九层用处的记忆；由此他们的思想怎样，似乎可从论水星灵思想之路所说的那些推出（第1428、3233、3258节）。

3281 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年老的人，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他们这样领会：那治理万事的人被看见了，因此他们也愿与他相似，于是成了带着灰白胡子的年老模样。告诉他们：那样的人并不治理宇宙；又说可以把他带到他们那里，叫他承认这一点。于是他们愿看见他、听见他。一摆在他们面前，他告诉他们：在我头顶上、治理我所写之事的，就是那一位；他当着他们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知觉到自己被更高的另一位所治理（因着他的灵，他愿说自己被比自己更高的所治理）。可他们既是那样，便许可他们如此；不过借较短的路，他们被带到崇拜治理宇宙的主。为向他们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一位，

3282 他按他们本性最内的生命与他们说话，以至用自己的思想、因而用观念的言语全然进到他们更内的生命——那生命也蒙准我知觉到，于是那时他们最内的也被知觉到。他说自己并不是至高的；他们一知觉到那生命——他们说自己的生命从他而来——便承认他就是。于是与他们谈：他们还能变得更好。所以他们崇拜那样有胡子的人，却从生命认出他。蒙准知觉到：有许多这样的人；凡能把相似的生命灌进他们的人，他们都以为是他们的神——这话也告诉了他们。

3283 谈到他们：他们仍在良善的路上，因而容易被带到天堂，成为天使——如今我知觉到他们爱成为天使。他们在良善的路上，从总体上得到证实：他们爱用处，并有用处的生命，并非欲望的生命。他们尽管因生命相合而敬拜那有胡子的人，仍能成为天使，因为处在单纯与无知里——正如这地球上那些出于单纯与无知敬拜某个圣徒的人，尤其是男孩女孩；到来生容易被带到敬拜主。成人则不同：他们知道那是假的，又被幻想灌满，为着自己的骄傲与享乐去证实单纯的人；这些人被表象成在恶的路上，沉浸于属世界、属身体与属地的事物。

3284 后来他们退去，从头顶往后；在那里立刻遇见自己人，成团地向他们问安，借波动的样子，像波浪在中间沉下又升起；又把所行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只崇拜自己最内的生命；在来生凡是那样的——出于他们的灵，因而凡能把那样的生命吹进他们的群体——他们都当作神来崇拜；所以不是一个，乃是无数。如今告诉他们：治理宇宙的主是一，必须由一来治理；一切的一切生命都从他而来。

3285 论这些另一宇宙的灵所说的——他们非到第九层用处左右不安息（第3270–3274节）——同一天临到我，仿佛我先前全然看见过相似的事，也曾同样思索过那些层层推进的用处表示什么，以至全然显得像先前向我显明过的；正如从前我也想过：会有那样的回想，其实先前并未发生——西塞罗也

写过这类事。我想这来自那宇宙的灵，因为他们不愿这些被记起，于是灌进那样的回想；由此也可知：那样活生生的回想从何而来；他们所以能那样活生生地做成，是从他们的生命而来——那生命与说服极相似。当他们把人留在那样的说服里、像他们的生命那样时，人便不能不那样思想。

3286 为叫他们知道自己所敬拜的神是谁——就是先前那个有胡子的（第3281节）——这地球的恶灵、也是最粗的，把他像捆着一样按在我头顶上，以至压着头，相当久；其间他们用他、或用他的生命去作一件恶事——这里不描述。后来把他摆在聚集起来的他的灵面前，好显明他们对这样的神有什么感觉——他竟能被最粗、最恶的灵这样捉住，又不能自救。为叫他们更知道这一点：他们正想离开，往地下走，自以为离得很远；立刻他们中间有几个一瞬间被提到我上方高处，这样就显明：他也不能自救，他们也不能信自己在宇宙里离得很远——因为一瞬间便能这样摆在眼前，万人都在主眼前最临在地同在。他仍被扣着，被他们看着，又沉默着。因此他们如今说：“我们看着所敬拜的神，他像魔鬼，不像神”——这是他们的话；描述他丑得他们从未见过更丑的。1748年9月23日。（续见第3296节）

3287 论有限与无限

与灵用观念谈到有限与无限：有限哪怕乘到无定限的倍数，相对主——那无限者——仍算不得什么；所以有限相对无限是无。又：从任何有限都不能知觉到无限；人若想思想无限，便临到某种极幽暗的东西，以至在他看来仿佛等于没有。1748年9月23日。

3288 论水星的灵怎样为自己取得那样大的事物认知

与他们谈过，并知觉到：无论他们到哪里，立刻从别的灵的群体知觉到那些人关于当时摆在面前的事物知道什么——因为灵的才能是这样：立刻知觉到别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于是有交通，正如灵来到人那里时那样。所以好几次蒙准他们知道我对某件事所知道的一切，只消他们贴着自己的观念，这样唤起我里面的那些——无论遗忘的还是未遗忘的——凡能落入他们气场的；这一点先前也多次凭经历向我显明。所以他们这样游荡，便蒙准认识无数的事，也加以保留。可他们仍承认：尽管知道无定限，仍有无定限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为直到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哪怕对最小的一件事，尽管知道无定限，单就那一件便没有无定限之无定限是他们所不知道的。1748年9月23日。

3289 可是他们从别的灵所能知道的，也不多于主所赐给的——这一点也在我这里向他们显明：先前蒙准他们借察看、也借活生生的声音知道一点；如今忽然关闭了，叫他们从我这里什么也不能知道；于是他们愤怒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3290 论一心只想作恶的灵

有一个灵在我里面，心里几乎只想着怎样害我；我只两三次知觉到。与他谈过：他就是这样——别人谈别人、想别人时，他只想怎样借所呈的机会去害人、掠夺或加损害，机会一来便下手；他不断盯着这个。我们地球上有许多人是这样：谈别人、想别人时，心里盯着别人的恶。可因为他们是那样的人，并不公然触犯人——我想他们因那种性情与别人分开，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不和谐的。1748年9月23日。

3291 论努力是什么

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努力是什么：正如灵按着性情以种种方式努力把一切自己的恶施展出来，灵本身便是向一切恶的努力；他的恶借观念、言语或行为施展多少，努力便有多少进到行为。所以每一个观念都是他的形像，按从他而来的多少而定。1748年9月23日。

此外，努力消逝进主动的、有效的力量；在它们成为有效的地方，便按自己的本性运行，却按那人的本性、并按主所安排的性情被接受，也按状态而定。主动有效的力量在那里又这样走回努力，于是终止。1748年9月23日。

3292 论主显现

写到水星的灵时（第1446节）：曾应许给他们认知，又向他们显出仿佛太阳；他们说那不是主，因为看不见脸；他们谈到那时，灵说了什么我不知道。那时主显出像太阳，太阳中间是主，周围仿佛有日轮环绕。水星的灵那时深深谦卑地降下去，在谦卑的焦虑里承认。不久他又向这地球上看见过他在世上的那些灵显现，像在世上那样；一个接一个承认——好些人——说在世上的那位就是主，当着整个聚会。不久也向木星居民的灵显现；他们也明说：他就是他们所看见过的那位——因为在那地球上，他处处让自己被看见。1748年9月23日。

3293 论光

有些人在主显现之后，被送到前方偏右；他们往前走时说：看见光，比他们所曾看见的都纯净得多；好些人这样说，并说从未见过更大的光——尽管这里正是傍晚时分。1748年9月23日。

3294 论某些赤身的人

有些女人钻进善人的伴侣里，被人认出另是一类，分开以后在他们看来是赤身的，仿佛要证明自己的无辜。她们是这样的人：在身体生命里因许多缘故——也包括因不幸——装出虔诚；一被放回那种状态，便分不出她们当时在世上是否真是那样；可一恢复自己共同的生命状态，便在欺骗者中间——正如她们在世上从不幸里被释放以后那样。可天使无论她们处在怎样的虔诚状态里，仍能认出她们。1748年9月23日。

3295 论脚下的海

脚下有深深的海，带着波浪，按着显现；有些人被送到那里。因着深渊的恐怖，他们怕被扔进海里。这海是为谁预备的、谁被扔进去，我还不清楚。1748年9月23日。

3296 续论另一世界、或说恒星天里某个宇宙的居民

他们所敬拜的神——先前论过（第3267–3286节）——既这样在自己的灵面前被揭穿，便发怒，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害我：扑到我头上；他试图施行怎样的咒诅或巫术，我不知道，却感到他按自己的方式所行的：里面仿佛感到空气的呼出。我对他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动嘴唇时怎样呼吸（第3278节）——以及同类我不记得的事；并说他一点也不能害我。其间他求睡觉，于是睡着，梦见一点关于我失落的文稿、以及焚烧它们的炉子的事。从那梦醒来，我知觉到周围有许多灵，也有那地球的灵，又有善良的属灵的灵，在他们一群的中间。

3297 我以为他们这样继续我的梦——因为他们处在骚乱的状态里——那时听见他们怎样按自己的方式狠狠惩罚并撕裂某个人；那人就是他们的神——我知觉到他整夜这样暗害我。惩罚并撕裂他的，是那地球上他的灵；他们一直以为是这样带着极大狂怒在对待我——这一点我也知觉并听见；其间我思索他们残酷的惩罚：他们怎样对待那些藐视那神、又对那神作一点什么的人——他这样煽动他们，因为他是恶的，爱自己。

3298 他们的惩罚是这样：用毛布从脚到头裹住他，按自己的方式缠绕；缠好以后，用手抓住结扎的结，拧紧，以至捆得比我在别处所见过的都紧得多，又这样在手里卷着他，用残酷的压碎方式撕裂、扯碎——简直无法描述。那样的包裹反复了好几次：放出、再裹、再压碎。他们也试图加上幻想；可我知觉到幻想的力量被主除去，叫他们不能造成自己试图加的那种感觉。他从他们手里滑脱以后，左边稍深一点又有另一队他的灵，我看见他们照样对待他；若有差别，我没有注意到。从他们手里滑脱以后，又有另一队

3299 又残酷地对待他；我想直到第四队这样接续。终于得释放，来到我这里，如今在我旁边。那时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对待的正是他们的神——说得那样明白，他们无法否认；因为他在场，他们若怀疑，他会承认，他们也会看见他在场；又说他就是，又说他们一点也碰不到我。天使在上方调节万事，正如调节一切惩罚一样。

3300 不久另一个作恶的灵也照样被对待，还有别的好些人；他们的头目也被这样裹在布里，扛着摆在灵与天使面前，被人认出他是谁。

第十二册　§§3301–3600

3301 后来我与那地球的灵谈到他们的神，又谈到主：说主掌管宇宙，向万人行善，也不惩罚任何人；又说：主从每一个人的婴儿期起，知道他一切与每一个细节，直到永远。

3302 那时看见有人被抬着——她的脸白得耀眼，因那白光我几乎看不见。她从前方偏左往后抬去；又渗进、随后显明：那是他的母亲——因为他正想着母亲；可那思想落到那些受惩罚的作恶者身上，如先前说过的。他本想唤母亲来帮助，或许因为他们把她当女神敬拜。随后也向我显出他生前的样子：脸褐色，间杂土黄与人肤的黄，整体却是褐黑，十分丑陋；坐在近地之处，仿佛坐在角落里某个低矮的东西上——是在屋里还是屋外，我不知道。他像老头一样摇着头——那是用嘴唇微动说话的人最常见的动作，因为这动作是跟着来的。

3303 其间撕裂的惩罚还在继续时，天使的唱诗班多数在惩罚的同一处，也在周围；他们从那里与我说话。恶灵一点也害不到他们；我几乎不知恶灵是否晓得他们在。

3304 那些灵的本性是：真理的认知一告诉他们，他们仍要起疑——因为他们的神也许可人把这类事灌给他们，他们又更粗地接受恶灵的流入。终于蒙准告诉他们：有些真理是不容疑惑的。1748年9月24日。

3305 他们有一种近似说服的生命——这一点我常说过（参第3285节）；如今又有人这么说，因为有一点被灌进另一个人里面。

3306 他们借我的眼睛看城里一点东西——房屋和园子。他们说自己没有这类东西，只有山与谷；就他们所知，除了属于山谷的，并没有宜人的地方。此外他们看见了城，便惊奇，于是知道自己是在另一个地球上。1748年9月24日。

3307 论贪求杂乱情欲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不知道婚姻的本分是一妻一夫才成婚姻。一经查出，原来她贪求杂乱的情欲。她又诡诈，便同时受惩罚：有一条长蛇进来；她仍不肯停止为自己辩护，蛇便夺去她的舌头；随后她被送进欣嫩。1748年9月24日。

3308 论天使不但从一个词、也从一个叹息便能知道人怎样

我用属灵观念知觉到：天使不但从一个词、也从一个叹息便知道人里或灵里的一切——因为叹息是心里的思想；此事也与灵谈过，并得证实。1748年9月24日。

3309 有人爱建造

有些人看见房屋在建造，便被欲望激动，仿佛自己就是在建造、在安排的人。过了几周，我再去看那些房子，已经完工；那时他们所享的愉快，简直像业主所能有的一样大——他们自己也承认。随后他们想把别人拉进自己的群体，叫人一同合谋——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于是他们仿佛抛出钩子，像渔夫一样要把人勾到自己这边来。1748年9月24日。

3310 巴望更多天上的喜乐，便是欲望

与灵谈到：每一个善人从主所得的喜乐，已到自己最内的限度，再多便承受不住；尽管更内一层里还蒙赐无限倍多的喜乐，人若巴望超过自己所得的那最内之份，那便是欲望；况且他若真接受，所接受的便是毁坏万事、也毁坏自己的——因为他承受不住。所以那是欲望，也就是恶——灵也证实了这一点：一说是欲望，他们便仿佛发呆、沉默了。1748年9月24日。

3311 论上古教会

有较细的恶灵流入我的思想——他们在头顶上；我认出他们是头顶上那些诡诈者一类的，行动也柔滑、柔软，可他们的努力是恶的，又达不到目的。于是从流入较粗的，逐步进到流入更细的，以至对流入的知觉几乎开始消亡，只剩一点：仍知觉到恶在流入。

3312 终于从那高度更内处，又流入同类、或更细的：细到先前我不曾知觉到那种细；它是在先前那细流入的里头。中间的灵一知觉到，便想照常抓住它、接纳它来害我；可他们只能彼此分开——因为那些最细的进不到外层的细里，外层的细也进不到更内的细里。

3313 向我揭开：那些先前我不曾知觉到的最细者，乃是上古教会——也就是洪水以前——的儿子，被放回他们当时的状态。他们的恶无法描述，因为比能进到我知觉的还细，我只知觉到有恶在。至于是什么、怎样，只从他们是恶这点蒙准略知。总之他们是内里的恶：若再更内一点，便永不能得救——因为他们也想把纯粹属灵的事物败坏掉。

3314 后来与上古教会的人说话；他们在极高之处——我想几乎再没有更高的了。他们说自己从那里来，在那里联属在一起；不知为何在那高度，也不知为何别人很少到他们那里，只偶尔有从别处来的——他们说是从宇宙来的，却不知是谁。

3314a# 又与他们谈到主。他们说自己不能谈主——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属天的；而“主”这词里含着属灵观念，至于别的用来称呼主的观念，如耶稣、基督，他们也不能知觉——因为那些观念被属自然的东西盖住了，无非是名字。可一把他表象成中保与使人重生者，他们差不多一半承认了——因为那时是属天的观念在给知觉。他们说：自己曾期待主要来，拯救全人类；不过那时只还有活着的那些人——当上古教会开始衰落、败坏时，便有启示给他们。

3315 因为一问他们：是否知道“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创3:15）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说：这话是他先说的；可因为是群体，便告诉他们：整个会众一同这样说，期待主要到世上来拯救人类。可在受教以前，他们不肯承认他会生为人；等到说：不是从男人的种，乃是从女人；又说：不是从男人的种生的，乃是从女人的种生的——正如经文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时他们才承认，虽不轻易，因为他们的知觉里，人是从男人的种生的。他们又说：从那时起，几乎只思想后代，以至不断的愉快就是为了后代而爱妻子；这一点也向我显明：全身的愉快在醒时与睡时都占着腰的部位。

3316 他们最切望的，莫过于生养后裔。我知觉到：原因是有从主要到世上来的流入，这样渗进、作工；于是有他们最内、最甜美的愉快，或说最愉快的甜美——流入的方式正像婚姻之爱与亲子之爱，与爱一同来；内里不再是对配偶的爱，只剩对后裔的爱。所以如今我知觉到：对配偶的爱消亡了，留在对后裔的爱、也就是亲子之爱里。从上古教会以及随后的古教会也可看出：他们把对后裔的爱看得高于一切愉快——这从许多事显明；主若愿意，别处再论。

3317 又与他们谈他们说话的状态。为叫人知觉，向我显出他们的呼吸怎样；又蒙指示：肺的呼吸按着信仰状态相继变化——这事先前我不知道，却仍能知觉并相信，因为主把我的呼吸造成这样：我能在里面呼吸相当久，不必靠外面的空气；里面的呼吸这样被引导，以至外感觉与动作仍保持气力——除了被主这样造成的人以外，别人不能这样，除非靠奇迹，如今有人这么说。又蒙指示：呼吸这样被引导，我自己却不知道，好叫我能与灵同在、并与他们说话。

3318 又蒙指示：属天的天使与属灵的天使引导种种呼吸——属天者一种，带着一切差别；属灵者另一种，也带着一切差别——这是借呼吸本身向我显明的。此外水星的灵也列举许多种呼吸，有一部分与我相通：既有流入内层呼吸的，也有从外流入、尤其朝向左眼的；以至大人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那一种呼吸，流入并构成人的共同呼吸。种类既无数，每一类里的种别也无数，我暂时还不能一一具体说明它们怎样，只能像上面说的那样。

3319 此外向我显出一种只属于腰、一直到脚掌的呼吸。据说：只属于脚与脚掌的呼吸，表示最低层相合的、或从内层流下来的——他们却感觉不到；后来它也与内层分开。所以那些离开内层、只取婚姻、或不如说只取后裔之愉快的人，便是古教会里后来与内层分开的那种；他们仍自以为知觉到内层，便称为蛇的头——因为蛇的头就表示这类。因此行奸的人、或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的人，同时又是残酷的；残酷与那种“婚姻之爱”这样结合，他们也在脚掌底下。总之，奸淫的气场与残酷的气场是一回事，带着那种看似婚姻之爱的淫荡。这一点我凭经历知道。

3320 也显明：身体的每一种感觉都有自己的呼吸，甚至有自己呼吸的部位。因为醒着时按醒的状态所盛的随意呼吸一停止，便只剩自然的呼吸；所以我与灵同在时，某种感觉醒着或有力多少，随意呼吸便有多少——那随意呼吸单由主安排，叫那时随意呼吸的份量与品质，正合那感觉的份量与品质——这一点也蒙准凭经历知觉到。此外，在我与灵说话以前，早已凭相当多的经历知道：呼吸与思想对应——比如幼年时，早晚祷告，我故意屏住气息；又比如我想叫呼吸的节拍与心跳相合，那时知性便开始仿佛渐渐消散；后来在想象里写作时，我观察到自己仿佛屏着气，呼吸几乎静止。

3321 后来蒙准思想这件事——我想先前在论肺的那些话里，也随处论过：什么是呼吸的呼出，什么是吸入；什么是它自然的一面，什么是随意的一面——自然的一面夜里掌管，白天则是随意与自然相混；又：在母腹里没有呼吸，一到感觉与肌肉要运作，便有呼吸。也告诉灵：他们不知道呼吸怎样被安排，人也不关心去知道——其实它的运作千差万别：怎样作用于肌肉，怎样紧张、放松、定向，又

怎样在言语的每一细节里；这些对人是极奥秘的，也因几乎无人注意或反思，甚至不知道有自然的呼吸与随意的呼吸，在醒时按身体感觉与动作的紧张与品质而种种相混。由此可知：人蒙准与灵说话时，有内层的呼吸，单由主掌管，天使也不知道其中的方式。

3322 与上古教会的人谈他们的言语。他们借把呼吸与我相通，活生生地向我显出他们的言语怎样：不是像我们这样用口、用清晰的声音，乃是借呼吸的交通——在他们看来，呼吸从肚脐引向心，再向上经嘴唇；不是从耳朵外路听见，因而不是经外耳与鼓膜——外声流入那里、仿佛敲打——乃是那样的呼吸从嘴唇流出，经口进入，再经鼻孔、经耳咽管进耳朵，这样被知觉。先前我不知道单是呼吸便带着完满的观念，如今却能知觉到。

3323 既因某种由内层呼吸的经历所证实的知觉，又因一切言语与言语的情感都借呼吸引导，以至话音或言语的观念里没有一件不是由呼吸所决定的。因此可知：上古教会的观念远比现今所能有的完满得多；观念的外层便是那样的呼吸，因为观念把它产生出来。灵的呼吸也是这样，因此他们的观念也按无定限的差别、并按层级而有内层的呼吸。由此又可知：连属天天使的观念也不过是呼吸，他们的生命唯独是主。如今我这样受了教。

3324 凭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上古教会的呼吸是从肚脐、或说朝向胸内更靠背的部位，再向上经嘴唇，所以他们的观念更完满。后来教会状态一变，呼吸从肚脐退向腹的部位，再向上到嘴唇；再后来更向腹退，以至上面只略微知觉到呼吸，又一直往下，直到胸的呼吸一点也知觉不到。那时开始有外层的呼吸，于是声音经气管、喉、咽、鼻、舌、唇——这些特别决定声音、使它清晰；于是有如今口的言语，因为人已全然是外层的。由此我知觉到：呼吸怎样相继变化，正像人里面的信仰怎样，也像信仰的气场怎样被人接受。

3325 也向我显出内层呼吸的别种变化：比如腹的、生殖部位的、腰的；又有只在左侧、不同时在右侧的。

3326 由此相当清楚：恶灵绝不能处在天使灵的呼吸气场里，更不能处在天使的——否则他们会被闷死，也绝不能有任何观念；因为呼吸与观念对应，呼吸既是有机的，呼吸也就是观念。1748年9月25日。

3327 我一停止与他们说话，左眼下方侧面便看见一个黑点；他们说那表示他们该停止；他们停止时，在他们那里便显出那样。

3328 论我们地球的灵对土星灵的敌意

土星的灵又从远处进入视野时，我们地球的灵仿佛发疯，连续好几小时侵扰他们，灌进许多关于主与信仰的可憎的话。因为持续很久，有些人便希奇；其实是要当面显明：那些对应外感觉的，对那些对应理性的，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地球的灵对应外感觉，今日几乎像与一切理性分开；土星的灵对应理性。这样就显明：与理性为敌的人是怎样的，他们的理性又是怎样；因此他们用不断的辱骂侵扰内在的人——因为内层的人就是理性。1748年9月25日。

3329 原因如今我知觉到：外感觉的气场——我们地球的灵所对应的那种——一知觉到理性的气场、也就是对应理性之灵的气场，便忍受不住。那是一种自然的敌意；因为外感觉若是那样——人或灵除了外感觉所知觉的便什么也不信——便可知道。世上一切人对理性也有同类的敌意，只是除非在试探里，否则不知觉到——因为理性仿佛退到远处，无理性带着它的幻想接上来，与他们结合。1748年9月25日。

3330 向我显出气场怎样冲突：理性的气场，与分开的外感觉的气场——从后者只生出种种推理、异象，由此有谬误、假说，再由此有幻想。我们地球这类灵不能不侵扰土星的灵；可土星的灵并不怕，甚至进到他们中间，我们的灵一点也害不了他们。又告诉我们地球的灵：他们不能在那种气场里呼吸；于是他们便自己被抛开，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因为在自己看来仿佛不能呼吸。幻想——从外感觉来的——与理性的冲突便是这样，理性永不能被战胜；这一点也用活生生的观念向他们显明；又显明：有冲突时他们怎样不安——正如各人理性与从外感觉来的幻想相争时那样。他们显得在远处、仿佛逃走，是因为幻想掌权时，人的理性藏在里面；人一陷入不幸的状态，理性便临在，无理性便退去。其间处在幻想里的人仿佛处在平静的状态——幻想就这样掌权；这事也显明：土星的灵一不显现，这地球的灵中间立刻起了平静。1748年9月25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

3331 论火星的灵

火星的灵在场；那些离得远的，后来被我们地球的灵侵扰——相对他们，我们地球的灵仿佛发疯，这一点我也告诉了他们；若不像疯子一样被拴在约束里，他们便会冲向毁灭。随后火星的天使灵来了，他们的临到我知觉得像更纯净的大气；立刻我们地球灵的交通被除去——那些靠近他们的不能再发疯。他们的媒介因火星天使灵的临到而散开，因为不能同处在一个气场里。那时远处的那些在主面前谦卑，以至那里的灵说：从未相信会有那样的谦卑；他们也降得更深，被表象成跪着。1748年9月25日。

3332 向一个灵显明：他只能按着经我思想摆给他的对象说话

有一个恶灵，说话相当顺畅、毫无抗拒，说自己是凭自己说。于是我只把目光定在一只苍蝇上；他便只能按着我的注视谈苍蝇。注视里的思想成分我自己觉察不到。由此受教：他并非凭自己说话；所以若没有对象，他立刻便说不下去。1748年9月25日。

3333 论气场

来生里有种种气场，人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所以我说它们存在时，几乎无人能信。人所知的气场，只有气味：嗅觉灵敏的人便知道大气怎样——许多人如此，又各有差别。人也知道另一种气场：就是想要这种或那种食物，称为确定的食欲。

3334 可是来生里有属灵的气场，那样可知觉，以至立刻认出掠过的灵怎样——无论他在思想或不在思想。这类气场无数：有多少灵、多少灵的群体，便有多少；许多人在一起时，便认出大家混合的共同气场怎样。天使立刻认出他们；主一赐他们从气场知觉，也认出那混合怎样——许多人的气场就是这样无数。

3335 今天和昨天我知觉到不信的气场：就是他们不愿相信所见、所闻的任何事——当我把所见的事归到各个总目时。世上一般称他们为“怀疑派”，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关于来生所说的，关于气场所说的，他们也不会信。这类人很多，从幻想里带出：除了眼睛看见的、或感官捉住的，什么也不肯信；所以他们既在那种不信里，便什么也不信。

3336 一切幻想的气场都可被知觉到：哪怕灵沉默着、几乎什么也不思想，别人仍知觉到他。他们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气场，也不知道别人、尤其天使极其清楚地知觉到它。

3337 至于信仰的气场、以及怎样一类的信仰，先前已随处论过。

3338 几天前我摘录自己写过的论气场的话时，因为那时不在气场的知觉里，便不知道气场是什么，周围的灵也不知道，以至仿佛没有气场。那时几乎被引到觉得：这类气场并不存在。由此受教：人怎样知觉——就是以为这些事绝不可能有，因为他们从未从任何感觉受过教。

3339 这类气场既与人身上气味的气场对应，因此也生出气味。所以不妨记一下：走兽从气场感觉到它们否则绝不能知觉的事；可见自然界里有种种气场，人全然不知，却在兽中间掌权。比如狗：主人把东西放在哪里，它便嗅到，探寻并找到；它从服从与友谊的气场——也就是在主人身边某种快乐居留的气场——在成千的人中间认出自己的主人，厌恶别人，不到主人脚边便不安。人把这归给气味散出，其实并无气味，只是引起那样气场的东西。走兽有认识世上方位的气场，人却绝不知道：在偏僻处、在林子里，人不断迷路，兽却从不迷路，认得自己的家。

3340 哪怕走一条从未见过、从未踏过的路也认得。狗也如此：经别的路、经许多从未见过的地方，仍跑回家；马也一样；别的走兽也一样，比如蜜蜂回蜂巢——无一不是这样。它们还有快乐的气场：过了几年，哪怕从未到过那地方，只因靠近自己的家，一到那里便快乐。一切走兽从幼时起就有知道该吃什么的气场，从不失误，也无人教导；每一种走兽都有这样的气场，人却没有：不合的立刻厌恶，合的便寻找、发现、探查。走兽有时令的气场，到时便远飞，如鹅、如燕。一切走兽也有气场——比如鸟建造房屋或巢穴，从未受教；又有养育幼雏的气场，如鸽子，别的又另有方式。

3341 所以在它们那里这类气场掌权，却是身体的、属自然的。人那里却没有这类气场，因为他在幻想里。否则人不但会有这些最低层的，还会有一看见同伴便认出他的气场：认出他在对自己、对别人的自然倾向上怎样，在日常生活里怎样，在内感觉与理性上怎样，在他一切与各个内层上怎样。

3342 至于信仰的气场：人在信仰上怎样，灵一到来便能像灵一样认出，不必一个一个查问，哪怕那时人思想的全然是别的事。这类气场凭经历向我证实得极其确实。这些气场是属人的。

3343 这类气场唯独是主的——因为它们从对主的信仰气场降下；从这气场、并经这气场，其余气场才被区分，也从它涌出；所以气味的气场与之对应。因此圣经里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创8:21）。

3344 也有可视的气场，与气味的气场有别。我先前在还不知道气场是什么时，曾知觉到一种可视气场：就是恩典的气场，仿佛金黄的大气；若是怜悯的，便带红色；那时我在那气场里知觉到：有恩典，也有怜悯。

3345 今天看见一种先前未见过的气场——谈起金星地球的居民时：我看见仿佛由纯粹人肉构成的气场，以至所知觉的只是连续的，却在总体上是离散的、属人的，属于人的情感；除了说它真正是属人的之外，无法另作描述。由此知觉到金星居民怎样：内里是属人的；可气场底下有野兽样的东西——并未向我表象出来，只蒙准用思想的知觉知道：他们的外层是那样的。1748年9月26日。

3346 论金星的居民

看见金星的灵怎样——就这一面也描述过：他们是野兽样的，以抢夺为乐，又以吃从别人抢来的东西为乐。从抢夺来的愉快与我相通，很大。据说他们先前若处在别人的位置——比如迦南地的居民，又如大卫——以及那些烧了洗革拉、抢尽一切以后从心里欢喜的人（撒上30:14–16）——便会按时出去作王、去抢掠，从抢夺里欢喜。古时许多别的地方也惯常如此。所以他们没有比吃喝、欢喜于别人的掳物更愉快的生活；自己的东西除非是掳物，否则不算。大卫的残酷也由此而来。

3347 可是金星居民一经察看：他们固然极以抢夺为乐，以至人生的愉快由此而得；却仍不残酷——他们固然杀掉所抢的人，但能保全的便保全；甚至把扔进水里杀死的人后来也埋葬。所以他们内里仍有人性。犹太人却不然：他们甚至以把所杀的人扔给野兽飞鸟吞吃为乐。如今我知觉到：今日以这类事为乐的犹太人正是这样；我也从几个急速冲来、又逃走的人的气场里略略感到这一点。1748年9月26日。

3348 论世间最有智慧者中间的某一个人：他对天上喜乐有怎样的观念

有一个人在身体生命里颇有尊荣，也在世间最有智慧者中间；来生里也这样被人看重，无人害他——因为他生前曾为信仰的教义大发热心。可仍向他显明：他对来生蒙福者的状态有怎样的观念——就是：天上的喜乐在于荣耀的光，像日光显出金辉时那样；他以为天上的喜乐就在那种光里（他称为

harlighetssken，瑞典语，意近“荣耀的光辉”），一进到那种光里便是进了天堂。于是也赐给他那样的光，让他处在光的中间；那时他那样快乐，以至说自己已在天堂里。由此可见：这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对天上的喜乐、对天堂有怎样一类的观念——又有种种差别。他们完全、全然不知道从互相之爱而来的幸福是什么——尽管那幸福也在对后裔的爱及其愉快里向他们表象出来；可在我们地球的居民那里，那爱是身体的、因而是外层的，绝不能与天上的幸福相比。1748年9月26日。后来对他说：他那样有智慧，难道不能单从婚姻之爱——他自己也曾称为、别人也称为地上的天堂——多少推论出天上的喜乐怎样吗？因为天堂被比作婚姻，教会被称为新妇与妻子，婚姻是表象的，因此主也立下法则：只要一个妻子。1748年9月26日。

3349 论气场

天使不知道自己处在信仰知觉的气场里，除非主赐他们知觉；可他们仍清楚知觉到别人中间的不合。他们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就在其中——从气味的气场也可看出：园丁并不像进来的人那样知觉到花卉气味的气场；药商也不像进来的人那样知觉到芳香气味的气场；鞋匠也不像进来的人那样知觉到自己所在的气场；其余类推。1748年9月26日。

3350 显明：那些在最外层、因而在污秽幻想里的人，他们的气味便是从他们涌出的气场。比如我写到灵魂掌管身体的一切、意志决定肌肉，好证实主掌管宇宙时（参第67、1534、1758–1760节）：那时最低层的恶灵只思想人最下的那些——灵魂与意志怎样掌管肛门与粪便的清除——于是有粪便的气味。由此可知：这类气味从他们涌出；人一感到气味，那些也就是他们的气场。1748年9月26日。

3351 论灵的知识与智力怎样远过人

进入来生的人有时希奇：自己并未像所想的那样，得着超乎人类的智力；可他们知觉不到自己处在怎样的智力里——因为他们就在其中，天使也一样；凡处在某种才能里的人，若不反思别人，便不知道自己比别人高多少。因此向这类人显明他们在智力上怎样超胜：当我写到思想、耳咽管以及同类事物时，显明他们在身体生命里怎样领会这些——蒙准我知道：他们在身体生命里对这些连一点观念也没有，因为全然不知；可在来生里惯常有那样的观念，以至立刻知道，尽管在身体里丝毫不知。别的事也如此：别人的、以及凡在场之人的一切智力，凡他们能接受的，都与他们相通。1748年9月26日。此外灵清楚知觉人的思想、以及他从婴儿期起所有过的思想，还有他的意图，以至全然知道他的一切。

3352 论火星的灵对主的敬拜

借交通向我显明：火星居民对主的敬拜怎样——那样深，带着惊服，同时又充满愉快，简直无法描述；我们地球的灵全然不知。1748年9月26日。

3353 论上古教会的后裔，或说堕落以后的亚当

有人在我头顶上，不像上古教会的人那样高。他们起先流入相当柔和、几乎觉不出；可蒙准从知觉认出：他们内里是恶的，因为内里与爱作对。后来渗进：他们是上古教会那私生的后裔，论到他们说：心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后来也借生殖部位周围的呼吸表明——如先前可见（第3316节），他们的爱迁到那里，已与真爱分开，以至极其温柔地爱后裔，他们自己也这么说。他们内里诡诈地与爱作对，若非主赐我知觉，我绝不能知觉到；他们心里存着这些时，灵便逃走，喊着受不住那样尸臭样的气味——说从未知觉过那样的，因为会害死他们，如今他们这样断言。

3354 这些上古教会的后裔也自以为极细，以至无人能知觉到他们；又对我说：自以为能凭自己行善。我与他们谈这些，又谈到主——他们曾期待他，还有别的；他们也能敬拜他，却是出于自己。为向他们显明这一点：有某个天使只思想这些事，那思想与他们相通，又借呼吸的吹气表象出来，仿佛一阵风，也能感觉到；他们说受不住，想逃走；可一停止，他们便留下。1748年9月26日。

3355 向我显明他们怎样向自己表象主：仿佛一个灰胡子的老人，是圣的；又从他成为圣的，也照样有胡子。因此生出关于胡子的那种宗教，正如所读到的那些胡子被剃去的人（撒下10:4）。

3356 论天使的思想与言语、以及天使灵的思想与言语落入比喻

写到第1577节那些事——天使灵与天使的思想像比喻——时，有些灵怀疑，因为他们对比喻的观念并不那样明白。于是天使与天使灵试验：他们的观念是否落入比喻；他们证实：不能不落入比喻，因为比喻包含着共同的事。1748年9月26日。

3357 又显明：他们的观念落入乐园、葡萄园、筵席一类的表象，正合各族的性情——因为这一族与那一族不同。所以主几乎凡事都用比喻说，以合世上那些人的本性；他把天堂比作筵席，因为他们把天上的喜乐放在筵席里；对别人则另有比法。1748年9月26日。

3358 续论败坏的上古教会那奸淫样、或说后来的后裔

他们住在地底下，在臀部底下深处中间一块大岩石下面；在那里处在可怕的幻想里，与主为敌，用许多极残酷的方式对待他——那些可憎的事不许写。他们在臀部底下最深处，在自己的幻想里劳苦；这些被许可、也准人听见。有骚乱被听见，也在两边臀部感觉到——臀部微微颤动，如今我正知觉到。

3359 不许他们上来；可有时岩石仿佛变薄，于是也能从那里听见——像我听见的那样。按中间岩石的软硬，他们能被听见，并作用于上层气场；因为那岩石表象：他们可憎又带着说服的气场，与上面的气场相隔那样远——他们就这样被扣住。

3360 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许多人蒙准当面作用于我；可主借中间的灵安排，叫他们一点也害不到我。那时他们从那深处往前走，仿佛穿过岩石，自以为经岩洞给自己开路，朝前方往上——其实只是表象：主借中间的灵安排，叫他们在上层气场里不能为害。

3361 终于他们显在上方偏左，从那里作用于我；后来也准他们紧挨我，甚至到我头上；那时别的灵便退去。右上方有人与我说话，不让那些人作用；善灵与我谈了那样久，那些人又灌进说服，以至我几乎听腻了善灵说话——因为从他们灌进的说服，我仿佛也想与他们谈。

3362 善灵不断说：准那些人作用于头的右侧，不准作用于左侧；又准从头的右侧作用于胸的左侧，却绝不准作用于头的左侧——他们说：若那样，我便完了。他们这样说了很久，如上面所说，叫我疲乏，又有某种愤慨；我以为若与他们说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3363 经头的右侧与胸的左侧，表示准他们借欲望作用：灌进邪恶、疯狂的欲望，这样行动，又从欲望思想并说话，因而从知觉；却不准作用于头的左侧——那便是带着他们可怕的说服。因为他们是那样的人——后来、又略凭经历受了教——他们处在那样的说服里，因为他们几乎整个内层都与主为敌；凡他们所说的，都灌进极强的说服，这样赶出一切善与真——正像手脚的指头被严寒冻住，再没有感觉，仿佛死了、没有血色。正如人知道的：说服就是这样；他们过去是这样，连同他们一切的军兵还更坏——主曾与他们争战，又凭自己的力量胜过他们；没有他的神性，这绝不可能；因此他的人性本质也胜过了他们。

3364 他们一开始作用于我，我便睡着；于是他们借我醒时抵挡不住的欲望作用于我，我睡得很沉。如今我不能描述那睡怎样、沉在哪里——因为他们的欲望无法描述；只记得他们终于试图用吹气杀害我。那时在梦里知觉到：他们试图闷死我；又知觉到仿佛可怕的梦魇，我想只因幻想共同的吹气；就像有梦魇压在我身上，我照样挣扎；可在挣扎里仍知觉到：是主这样作工，叫我翻到另一侧，于是醒来。

3365 我一醒来，他们仿佛逃回上方自己的地方，从那里仍行动，却毫无效果。终于我想把他们从自己身边赶走时，他们显得被布裹着，像那些用毛布裹着的人（第3298节）；我以为就是他们。他们就这样经一块斜直的岩石被放到相当深处——那是向下倾斜的硬岩，纵向是直的。放到差不多一半距离时，那束布或裹布解开，显出许多小小的人体出来；据说这些人是他们带走的——仿佛是我一切相识的人。他们还灌进一点说服：凭他们极冷、极毒的说服，能杀死凡碰见的人。可那些小人显出从那里溜走；原来被他们用细麻布裹着、又得保全的，并不是我相识的人，乃是别人——好叫我知道他们怎样行事：因为他们显得被裹时，其实是用说服把别人裹进去；那裹却是保全，叫他们的说服不致作用得超过人所能受的，又叫人由此变得更好。

3366 后来他们在岩石中间那段距离、或说那个地方，用可怕的幻想作用——不许我那样清楚知觉并看见，因为那些幻想对主极残酷：用可怕的残酷撕裂、扯碎、撕烂他。他们的愉快、因而他们的生命就在这些事里；岩石底下他们的骚乱也是这样。因为幻想与欲望一同运作；这就是马可所说主在旷野受试探时与野兽争战、又被摆在它们面前（可1:13）。

3367 他们在岩石中间那段距离作用时，不断知觉到钻凿样的声响，仿佛有许多大根的钻在运作，只听见那一类粗重的声音。那声音不但涌到我这里，也涌到我右方相当远的地方——那时善灵被移到那里相当远，好与我说话；于是灵界里大人的结构仿佛改变了。

3368 此外右边有一个灵，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主这样被他们苦害，我一切相识的人都被他们带走，还有许多别的——他处在说服里；可他仍不是恶的，因为那样绝望的声音与话语，是从远处他们可怕说服的某种吹气生出的。这些事都在醒着时发生。

3369 其间我也在甜美的睡里，以至什么也感觉不到；论到那灵所说的那些，不知是在甜美的睡以前还是以后。

3370 从甜美的睡醒来时，看见人体仿佛浮在海里，有些又像爬着，仿佛死了，却仍是人；后来又有悬着的、无生命的。渗进：洪水以前有人这样灭亡，成为死灵；有人说他们死了、就这样灭亡；有人说他们这样过了许多世纪，于是被荒废；等到那些极可怕的东西灭亡以后，他们便带着余剩复活——余剩与那些恶调和，叫他们仍能活着，品格也这样形成：最坏的幻想与最坏的欲望借死被荒废，正像某些虹的种类借表象形成。由此如今渗进：虹被立为记号，人类不致灭亡——因为他们能复活，他们仅少的余剩也能这样与邻近的恶调和，在有些人那里甚至与紧邻的恶调和，以至仍能作为灵活着；于是他们幻想与欲望的生命灭亡，只剩那样——因为除非经那样的死，没有什么能灭亡。

3371 后来他们被迫从中间那段距离退去，经岩石底下自己黑暗的洞穴——他们住在那里，又从那里骚乱地作用于臀部；如今却作用于我左脚的脚趾。

3372 当注意：他们在斜岩中间那段距离时，蒙赐给他们尽其所能接受的理性才能，又按相继的层级；可仍毫无功效，他们却坚持着。1748年9月26、27日。

3373 由此蒙准我推论：紧挨洪水以前，内层的人几乎全然丧失，以至人性几乎不剩什么。

3374 当好好注意：叫他们的说服那样致命的，并不是所谓论据的力量，乃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怎样，哪怕荒谬到极点，仍带着那样的说服，以至杀死一切活的，也就是善与真——好比他们说：这张纸是黑的，不是白的，诸如此类。

3375 论人类后来怎样被倒置

从向我显明的那些事可知：他们只作用于头的右侧，也就是借欲望，朝向胸的左侧，因而借从欲望来的幻想——所以不是带着离开欲望的幻想，也不是从原则与知识来；那些原则与知识本身带着极大说服，于是同时灌进可怕的说服，那时便弄死人的或灵的观念，像严寒冻死人的肢体、赶出一切善与真的热那样。

3376 那时也蒙准知觉到：洪水以后人仿佛被倒置了——就是：欲望、或说苦害主与信仰之事的可怕愉快仍留下，那遗传又在后裔里渐渐减弱；于是继起分开的知识观念，人便全然变成另一种样子：信仰的知识与知性的事能藏在人里面，尽管他仍留在可怕的欲望里、疯狂地行动；于是思想与意志分开，意志仿佛留给欲望，以至没有意志；善与真的意志是主的，知识的与知性的信仰则分开、或分开地藏着。

3377 这与洪水以前的人不同。因为人是由纯粹的绊脚石组成的——见先前（第338节）；这绊脚石在洪水以前的人那里几乎是连续的；在洪水以后的后裔那里，主把它作成仿佛离散的——若非绊脚石仍留在人里面，这绝不能作成；所以主也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正如圣经里随处所说（罗9:32–33；林前1:23；加5:11；彼前2:8）；因此他也受苦、被钉十字架，叫绊脚石仍留下——否则那样连续的绊脚石绝不能变成离散的，人也不能借植入知识与知性的事而得救，叫绊脚石这样不显露出来。1748年9月26、27日。

3378 当注意：那些洪水以前的灵来到我这里以前，我先看见一个美丽的婴孩，穿着白亮的衣服——如今渗进：那表示上古教会；随后在某扇开着的门口看见一个穿绿衣的男孩——不知表示什么，是否表示同时代、也就是上古教会里那一类人；接着又看见两个头上穿着白的使女，表示那一类人的情感——穿绿衣的男孩表示知识与知性。所以在上古教会那时，一部分有那样理性的观念、或说他们知识的信仰像绿色，却像男孩；他们的情感却像使女，头上是白的——正好与我们相反：我们这里知识是善的，情感却是恶的。

3379 后来也有气场被他们的说服毒到某一程度；有多少、怎样，借一条长的、间断的蓝线怎样消散来表象。1748年9月26、27日。

3380 论梦

为叫我确切知道梦怎样流入睡着的人，我做了一些记不清的梦；终于梦见一条船开来，带着种种可吃可喝的美味，尤其藏在船里，我看不见；船上有两个武装的看守，又有船长，一共三个：船长与两个武装的。船这样开进一个房间，于是我醒来。

3381 醒来时思想那梦，便开始与引进梦的那些人说话——他们在我上方稍前一点。他们说是自己引进梦的；可我知觉到：是经他们、从天使灵来的——天使灵在乐园显现的那一带附近；他们也向我显明这些。我醒着时，他们也向我显出引进别人、也就是引进睡着之灵的许多东西；我随后与那些灵谈过，他们也承认。那时看见他们引进的东西：那样愉快、又有种种变化，宜人到无法形容，又有人、有婴孩，装饰得无法描述；起先还有某种未知的小生物，散开像发黑的射线，奇妙地环绕左眼；还有别的我不记得的。引进梦的灵有一种响亮的声音，仿佛远处的歌声隐约收进与那响声相似的声音里。他们也说：只要愿意，随时能引人入睡——我想他们也这样作了。

3382 渗进：古教会的人与后裔也曾有同样极愉快的梦，又借渗进的知觉——几乎像我这里——知道那些梦表示什么；于是有他们乐园样的表象，以及那时所熟悉的许多事。因为他们不但看见愉快的，也得着知觉——我自己也无数次这样，次数记不清——好叫他们大体知道那些表示什么。所以上古教会是凡所见之事的表象性教会：一看见对象，立刻思想所表示的——因为他们不断带着最内的愉快看见这类事。

3383 论梦

此外另有一个人，在身体生命里对我怀恶意——我从他知觉到，因为谈到他——以至若许可，他会追逼我到死，他也存着这心；又揭开：他本会杀我。他也在梦里；那时他的梦向我表象出来，由此揭开一点：他怎样、又怎样试图在厕所里与一个处女交合。身体生命里所行的事，也能这样按地点与人物的一切情节被明明揭开。

3384 论犹太教会怎样

凭经历向我显明：利亚怎样表象犹太教会，拉结怎样表象新的教会——就是：犹太教会把婚姻的本分看得一文不值，以至就本分而言仿佛已经解除；这一点凭经历、也凭属灵观念向我显明。婚姻的本分是这样：只要情欲及其附带的快乐还在，便仿佛是配偶或妻子；那些一止息，婚姻的本分便解除，以至等于没有；既解除了，他们便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于是能回到他们所认为、所贪求的那个丈夫那里。这类人也一个接一个受极重的惩罚，借无法描述的撕裂，好把他们带回婚姻的本分。后来我与她们在头顶上说话；她们不断吹进与婚姻相反的东西——就是：许多女人该有一个男人，于是厌恶一妻的婚姻；还有别的我不记得、也不宜记的。她们也叫右眼软弱。由此得以知道：为什么描写利亚眼睛没有神气（创29:17）。1748年9月27日。

3385 论内层、更内与更高的事像深渊的黑暗；又论信仰的认知、表象与谬误

与灵说话——他们像一团几乎看不见的云，在旧耶路撒冷侧面前方升起，因而在左边；据说他们是古教会的、或说挪亚的后裔，是否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问了几件事，也得了回答；又想问一些更隐秘、甚至最隐秘的事。可我一知觉到他们想问那些，便蒙准告诉他们：对这类事我什么也不回答——因为他们若只想打听、知道属于内层灵或天使灵的事，那些在他们看来便像黑暗，或像幽暗发黑的东西；若想打听更内层天使的事，在他们看来更是黑暗；至于最隐秘的呢？他们若想凭自己属自然的光去看，岂不全然眼瞎？在对他们极黑暗的事里，他们能看见什么？贪求的人便全然眼瞎。所以我不想回答那些，也因为不能——我只在身体的与属自然的事里，这样被预备，好能服事那些处在这类事里的人。

3386 又谈到谬误，说：有些谬误，他们却不以为是谬误；又有极多、无数的事，显得是那样，其实不是——比如乐园一类的。于是他们问：那些是否谬误？那时蒙准说：凡不是真的、或说真理不能附着其上的器皿，便是谬误；可属于天使灵与天使的那些，不是谬误，乃是表象，仿佛是器皿，信仰的认知能附着其上。于是告诉他们：什么是信仰的认知——那些不是表象——就是：主掌管宇宙；一切善与真唯独从主来；在我们这里除了恶什么也没有；以及同类的话。1748年9月27日。

3387 后来他们降回原先上来的地方，彼此谈话；说了什么却到不了我这里——此外他们也不能这样与我说话；可我脑子里的那些人仍知觉到某种混乱或搅扰，那是他们的气场，因为他们处在这类事里——因而是某种与信仰真理作对的说服气场，这样用某种混乱触动我的脑子。蒙准告诉他们：若想谈那些处在极幽暗里的同类事，尽可以装满一座极大的图书馆——也蒙准向他们表象那些书卷——可一切的总和仍不过是他们所谓信仰的认知，或说这里先前刚说过的那些（第3386节）。1748年9月27日。

3388 与他们谈到说服：人一旦被说服，以恶为善、以假为真，那时听别人说话，虽能留心听，又仿佛被说服——因论据连贯得好、言语动听、声音带着情感——可一讲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只称赞讲得好；正像听讲道的人，多年称赞讲道，可因为处在恶与假的说服里，生命一点也不改正，也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1748年9月27日。

3389 论天真的洁白

看见婴孩与母亲在光明的空间里，那样洁白，再没有更白的了。那洁白是天真的——这样在这气场里被表象；那洁白与普通的白那样有别，简直无可比拟。雪的样子接近它，却仍是无法描述的那种洁白。

3390 论亚当以前的人

向我显明：那些被主重生、称为亚当的亚当以前的人怎样。有一个人用那样的言语与我说话——不是惯常那种快而清晰的话，乃是话里只有很少生命，因此听得出生命怎样。夜里醒来听见他说话；他被安置看守我，说恶人想把我带走。我听见他是那样的看守，不是恶的，却只剩很少生命，因而是外层的人；可内层仍在外层里面，只是内层很少——所以他并未变成我们今日那种外层与内层分开的外层人；他那里内层仍在里面，只是很少。这一点如今向我显明；如今我也能由此、并从他的言语知道：内层生命只剩很少。渗进或说：亚当以前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恶的。又渗进并知觉到：他们那时对应生殖部位的毛。他是否真是亚当以前的人，无法知道——因为亚当以前的人在那么多世纪以前，而今日这类人也很多；否则便不会有对应那些毛的对应。

3391 后来他被调和：因为与这类人相称的恶灵开始苦害他——按他们的方式拧绞（igenom gnuggande，瑞典语，意近“搓磨”），以至全身先是按不那么快的节拍、不那么快的片刻，来回折叠地被悲惨拧绞（gnuggad），带着剧痛。我希奇：他既不是恶的，为何仍受那样的惩罚；可我知觉

到：恶灵只能作用于他的外层——因为内层被知觉得像那些得保全的人一样。他被恶人这样拧绞、苦害，好叫他与他们合意；可他既是善的，仍被内层善灵与天使的伴侣扣在那种状态里：不合意，乃是抵挡；以至他们不能凭惩罚把他逼成他们所要的样子。于是他渐渐被引进更快的旋动，进入旋动的第一层平面，好叫他连外层也能处在内层灵中间——那是外层被归回、好与内层对应的第一层平面；这固然带着苦刑作成，可他们仍被扣在不感觉苦刑的状态里，而且是由主扣着——就是：那时内层是这样，以至他们自以为愿意抵挡并胜过恶，免得拧绞他们身体的外仇敌得胜；他们就这样渐渐被引进。那时他们也处在某种睡的状态里，因此也不感觉。

3392 另有一个活在我那个时代、我生前认得的人，被同伴撇下，在我背后仿佛死了，却仍活着——我从他的气息感觉到，像在沉沉的昏睡里。后来他同样被那一类灵占据，照样被驱使。他的旋动起先很粗，粗到分成段落——若我没记错，是六段——却粗得我几乎不指望他还能被引进更快的旋动。他同样受折磨，却不像另一个那样遍及全身；蒙准知觉到：主要在牙龈一带，身体上较轻，身体仍被归到和谐里——后来也蒙准看见。过了几小时，尤其在我睡着时，他被归到那样快的旋动里，以至我醒来时希奇：短短几小时内，竟能被归到几乎连续的旋动，在我看来几乎像天使的。

3393 我也从更内处观察；别的灵希奇并抱怨：他就这样从他们手里溜走——因为知觉到：这样他便能处在天使灵的伴侣里，否则不能。可这只是他们被引进的第一层平面；思想与欲望仍像先前一样留下。可若不赐下这平面，叫身体性的东西这样贴近内层被调适，主便也不许他们连思想与情感也与天使的同在。如今他也能就整个身体从较低的灵——因而从恶灵——被取出；这一点也借他那小小身体的环绕与折叠向我显明——颜色也像人——显出那样能折叠，以至较低的灵、也就是恶灵不能这样伤害他；因为知觉到：他们不能流入，也不能借幻想把疼痛加到他身体上——那些尚未被预备到能从这类灵里被取出的人，惯常是那样。

3394 随后他与我说话，仍在先前同一处；希奇自己如今成了另一个人，却不知自己经过了那样的拧绞；只希奇自己不同了，于是说自己变了，因为如今在内层灵的伴侣里。可仍显明：他还能被放回原先的状态。在初次引进天使状态的那种状态里，蒙准他带着内层的感动赞美主、感谢主；也蒙准感到一点他的感动——因为仍有抗拒，来自他生前对荣耀的欲望，那欲望几乎超过别人一切的欲望。他几乎是那样的人，却仍不及当年的罗马人；罗马人比他更勇猛。可显明：罗马人的勇猛是疯狂的。他就这样仿佛在睡里、自己不知道，得了这第一步改造；这是第一步改造。

3395 论说服的气场

又向我显明：从古教会恶人散出的说服气场，怎样消失，用一条垂直的蓝带量过。（见第3379节。）

3396 在这气场里，我认得的那些人显现——在较高处，仿佛在一道围栏或宽廊里，看得不清楚；从那里与我说话，像从远处来，语气也另是一样。1748年9月28日。

3397 论引进第一层平面、或说第一才能，好能处在天使伴侣里，是唯独从主来的

从论亚当以前之人所说的那些（第3390–3394节）显明：那第一步引进唯独由主赐给，而且灵自己不知道。因为他被恶灵这样撕裂、搓磨时，处在睡里，不感觉苦刑，反倒喜爱——因为主经内层作工，以至他巴望胜过外层的恶；于是优势在里面，外层的恶他仿佛几乎感觉不到；况且他又处在睡的状态里，因而在无感觉里：他这样自己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也可证明：这样被引进以后过了几小时，他来到我这里，希奇自己变了，以至不知是怎样作成的；我告诉他怎样、又是怎样一类。人与灵就这样在自己不知道时被预备，随后被改造。1748年9月28日。

3398 天堂怎样被表象

我在街上与灵说话时，表象出：天使仿佛头在天堂里，脚在内层天使灵的天堂里；这些内层天使灵也照样仿佛头在自己的天堂里，脚在较低天使灵的世界里；较低的又头在自己灵的世界里，脚在人里面。可刚从地球涌来的那些，因着谬误，在自己看来像人；恶灵——如今渗进——较低的那些，头在尾巴里，脚朝上。1748年9月28日。

3399 论引进旋动就是引进呼吸

亚当以前的人、以及与亚当以前的人相似的，被引进更快的旋动时——那些旋动我终于知觉得仿佛连续，起先却极是分开的（第3392节）——蒙准知觉到：这类引进正像引进呼吸。因为人一有呼吸，感觉、知觉与动作便活着；一有内层呼吸，内层的感觉与知觉便活着——这一点凭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因为我也被引进属于呼吸的内层旋动。所以第一步引进只是引进呼吸；有了呼吸以后，灵才被引进内层知觉，以此类推。因为正如显明过的（第3323节）：观念是呼吸的片刻与种种变化；从意志经肺的应用作用于肌肉也可看出——先前论过（第3035节）。1748年9月28日。

3400 论另一地球的灵；论某类未知之灵的惊人作为

看见一个灵在稍前上方的床上；他又显在后方上方——因为他能改变位置；随后从许多事显明：他几乎改变了气场里一切人的位置。

3401 我先注意到：那些在别的气场里从自己位置说话的灵，如今不能说话了——有人钻进他们的幻想里，连那些我料想不到会这样的灵也一样。他们说自己不能像先前那样说话；我听见了。那人也这样钻进他们的观念里，用幻想逼迫他们，又用幻想把他们抛到别的方位，叫他们到了另一边，如今在别的方位上，说话也与先前不同。

3402 他不愿说话；可当我思想、又以为自己在与他说话时，他却有那样的幻想，以至对我所想的事一点也不思想——别人告诉我是这样——并且还与我所觉察到的意见相反。可当我思想并说话时，他便激动我所认识的一切人或灵；因为他并不在我思想的观念里，只在那些仿佛附着于我观念的人的观念里——不是邻近的，乃是遥远的。总之，他激动那些从我观念里显得疏远、遥远的人或灵；因为人

的每一个观念，不但带着地方，也带着人，仿佛那些人附着在观念上。所以当我思想时，他从我的观念里一点也觉不出什么，他的幻想观念却在远处，并且就在那些人里——如所说——他这样激动他们。这事奇妙，别人也难以置信：竟能这样。

3403 由此可以断定：有些灵能从别人的观念里激动出思想者自己绝不知道的事——这一点先前已向我证实过：有人在我不留意时看见粪便（见第2843节）；又：另有些灵从任何观念里激动出合乎他们自己与他们本性的东西——先前常观察到。所以有种种灵被赐下，能激动人观念里所有的一切：有的激动邻近的，有的激动较远的，有的激动最远的，有的还激动随之而来的。这个灵就是这样：只激动我所认识的、因而从观念流出又遥远的人；却不激动邻近的，也就是我所思想的那些人。

3404 他的样子向我显明出来：仿佛从他眼里——其实是从耳朵——两边射出光线，像明亮的刺，类似某些昆虫两边有的刺；他的却是明亮的。蒙准我把那些刺往自己这边推，又另样摆布。他把那些明亮的刺收回去，有时更向我张开，有时向两边，有时向自己后脑。据说：当他把光线投向后脑并在那里接合时，便把一切都收集起来，这样便远离观念——这就表示他离观念有多远。因为他从背后投出明亮的刺并合起来时，便在远离观念之处激动人；向左右两边伸开时，便在观念里，却不那么远；向我这边贴过来时，便激动观念里较近的人；直着伸出、甚至交叉——我也仿佛觉得自己能这样做——那时便激动观念里最近的人。事情就是这样，也渗进了这一点。此外，向我显明时，脸上几乎什么也不见——有人告诉我——只见胡须和耳朵，刺从那里出来；可他能变化这些，叫灵不知道他的脸是什么形状。此外他是看不见的。

3405 他凭幻想激动人，这是明明的：凡观念里关于人的，他都收集起来，把注视留在那上面，这样便进入灵的观念并穿透它们；所以那些人或灵不能抵抗，他激动他们的观念，钻进去，仿佛把他们吸到自己这里，像所说那样收集起来。我也听见有些人抱怨，那时看见他们不在原先的位置，乃在他与我之间的地方。甚至在我看来，他还激动了整个火狱；火狱在我左耳下方很近处被听见，以至贴近左耳，我听见他们尖利作响的回旋。他这样凭幻想歪曲气场，叫他们不再在自己的位置上被听见。所以若这类人开始掌权，大人的位置——就灵界而言——便会被歪曲。他们作用到我身上时，作用在左臂中部，或说肘部；这一点已显明。

3406 我断断续续睡着，醒了三四次；一醒，他便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做他的事——因为他对睡着的人毫无能力。我这里也有些睡着的灵，他也不能激动，只能激动醒着的。睡梦里梦见狗叼走我的东西；我追它们，因为它们拖走我的；它们忽然顺着一条陡路跑，藏起来；路显得更陡、更往下。可狗藏在某人桌子底下，我看不见。醒来想到那些狗、想到先前那悬崖，便有极大的悬崖恐怖（晕高）袭来；想到悬崖时这样两三次。那恐怖从他流入——他正是那样怕这类事。告诉我：他绝不敢思想天使或天堂，如今便有那样的恐怖升起；所以他绝不能用幻想把天使和属天的灵吸过来——若那样，他便全然灭亡。

3407 他说话时不断呼叫魔鬼，张口便只喊出魔鬼一类的话。或许因为：那些不断呼叫魔鬼、又以为魔鬼无所不能的人，正是他所吸引的——这样便唤出许多人，因为这类事粘在许多人的幻想里；于是队伍被激动，他钻进他们的幻想，便吸过来。这样他能吸引队伍。

3408 他说话时，我以为他所想的就是所说的；可他们说：那些话他一点也不思想，乃像不思想一样说出来；那时心里转的全然是别的事，以至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蒙准我知觉到：这世上有这样的人——说话时毫不留意，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话从口里流出，同时心里想的全然是别的：比如想着要毁灭、欺骗或引诱的人——不是正与之说话的人，乃是全然不认识的别人，从自己说话的观念或别人说话时的观念里回想起来。如今渗进：这样的人很多；我们这地球的居民也开始这样：能谈自己并不思想的事，又思想别的事，叫人绝不知道他们在想着别人。

3409 那时我想到龙：他也是这样——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他回答我说：他知道有那样的人，却不被他们捉住。可当那可憎的灵开始运作时，龙便被送进古耶路撒冷，在那里极暗处与犹太人一同藏着。据说：犹太人遇见这类灵来运作时便这样藏——被黑暗包裹、遮盖，免得那可憎之灵的幻想追上他们。蒙准我知觉到：犹太人被这样远远拦在信仰之外，以至全然否认主——为的是能藏在最黑暗里；否则便会被这类灵抽出来、抛出去。龙与犹太人以为自己藏在黑暗里、把自己裹在黑暗中；可如今向龙显明——他也承认——那灵能把他连同犹太人抽出来，抛进自己的网。龙以为把自己裹在黑暗里便能抵抗；于是蒙准他争战，他却承认：除非主护佑他，便不能抵抗；所以如今他恳求了。

3410 后来向我显明他在怎样的光里——据说他在光里。那光是火样的，却昏暗，像黑暗与火光混在一起。那时受教：有许多这样的人，他是他们的媒介；他们是夜间的火光，被那样的光围着。这些人在来生看见灵能凭幻想做成那么多事，便不但相信魔鬼的一伙能凭幻想做成一切——这类事我想别处也谈过——并这样说服自己；还把自己投进这类事，学着用幻想行动，好无所不能；于是以为自己能管辖一切，便投身其中，愿意成为那样的人，以为宇宙服从自己或自己的幻想。也向我显明他们是这样，于是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他们是夜间的光，更准确说是蜡光——因为里面硫磺比脂油多。

3411 我想知道这类人从哪里来；我不愿意他们出于我们这地球。他说自己从星上来；别人说他是食人者。我与灵谈过这类人，也显明他们是这样；又显明他们杀人并要吃人时的乐趣怎样——那乐趣很大；又：这类人曾经活过，因此得了这名。可我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有这样的人，卡尔梅克人是否这样。受教：他们几乎不可能从别的地球出来，只能从这地球——在这里人彼此怀着那样的灭族仇恨，不但极残忍地对待别人，而且一旦实际发作过一次，放松的残忍便很容易那样扩张，像在食人者中间一样。也谈到犹太人：他们对基督徒怀着那样的灭族仇恨——是否真实我不知道，只听说在布拉格是这样；甚至说他们没有比人血更愉快的；又：有些人在疯狂的怒气或狂暴里，竟也想在狂暴中拿那些东西果腹。

3412 所以这地球如今已那样逃进外在，又那样陷入里头的残忍思想：外在自成一局，话说得好听，叫人觉察不出，里头却思想残忍；所以它的末期已到，除非他们悔改。

3413 此外，因为那种幻想的气场只在我周围被驱散，方位便变了：先前显在下方的，如今在上方。但要注意：方位这样改变，只是在那些不在信仰里的人眼前；在信仰里的人眼前，大人的方位仍永远存留。因为幻想绝不能对大人做成什么；那些幻想的气场，主一愿意便驱散。只是向我显明事情怎样。

3414 也来了惯于驱散恶结合的队伍——像那些钟形的、拦路的强盗——还有先前说过的东风（见第2121节以下、2972–2973节）；可他们不能驱散那些幻想的气场；反过来，那些幻想还把他们吸走——气场渗透得那样深。可另有一阵更细微的东风，在我头与耳周围被听见、被知觉；对他们的幻想便不能对那风运作。

3415 问他们要把这样吸来、用幻想收集的人怎样处置；他们说要用网裹住，抛进海里或深渊。所以有人想这表示洪水：人被这类事毁灭，像被洪水一样。洪水前的时代是否有过那样的洪水对应，看来是可能的；可洪水确曾发生，从许多事可以证明——我与他们谈过那些。至于挪亚的方舟，有好些事叫我相信它另有含义：比如要有地方、有草场、有水，给那么多动物住，又怎能那样宽大。可这些我放下不谈——因为有灵想用实际发生过的事来搅乱——以至我认为摩西在《创世记》里写的一切与每一件事都是那样：比如那样的乐园、亚当，以及其他。

3416 向我显明：凡他这样收集的人，他都用幻想裹进一张大网——他凭幻想造出大网，叫他们被裹住，也哀号；可后来成团地放了出来。看来只裹住一个人，不知是谁；我一问，他们便换上种种人——他们的习惯是这样：此时换这个，彼时换那个。网里若没有人，那可憎的灵便抱怨。那时有一个被关在网里的，在网里往我脚下各处伸展，转了种种弯；渗进我心里：那就是引入幻想的那个灵。至于网末尾他被关处的种种伸展，写起来太长——弯路很多。1748年9月30日。

3417 论那些对灵生出幻想的哲学家，不能相信灵也有感觉

我摘录第1719、1720节里关于灵及其感觉的观察时，有些有学问的人在场；他们的知觉传给我。从中我知觉到：他们绝不能相信灵能有任何感觉，更不能有痛苦、恐怖、惊吓的感觉。他们哲学的幻想这样给他们带来黑暗。所以能相信的，反倒是没有学问的人。1748年9月30日。

3418 论恶灵、甚至最恶的，也不能激动睡着的人

观察到：即便最恶的灵与邪灵围着我，以至能用观念侵扰别的灵、甚至更细微的灵，他们却不能激动睡着的人。因为我醒着时，觉察到我这里有睡着的灵；那时虽被这类人围着，他们仍丝毫不能推动或激动睡着的人。

3419 论整个大人是有机体，对应于身体较纯与较粗的膜状物；唯独主对应于内层，因而在衍生里对应于诸血

从关于大人的观察可知：他只是有机体，因而只是膜状的；身体的有机或膜状物与之对应，被主的生命驱动，因而从主思想并行动。唯独主是生命，叫它们活并驱动它们；所以在身体最终的自然里，他也借动物精气或诸血来表象——因为他的生命既在最终里，也在最初里。所以凡要活自己的生命、或说行自己的生命的人，便不能在大人里；他越贪这个，便越把自己赶出去，被洁净、被弃绝。所以整个大人是被动的力，或说受动的力，本身称为死的；唯独主是主动的力、行动者、活的力。由此有婚姻；天堂被比作新妇或妻子，唯独主是新郎。1748年10月1日。

3420 论没有一颗恒星周围没有自己的地球

我与灵谈恒星，谈恒星周围地球的起源：没有一颗恒星——因为它像太阳、像中心——周围没有自己的地球；因为被造的无一不是为着大人这一目的，因而为着主。1748年10月2日。

3421 论那些生出幻想的有学问的人，只看见能证实幻想的东西

我与灵谈有学问的人：灵在他们那里找到更多证实——证实他们从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所取、又当作原则采纳的——胜过在别人那里；因为凡在人那里的哲学与学问，他们都转成证实；其余的他们看不见；即便别人激动他们看别的，他们也往那里弯。讲道的人也照样对待主的圣言：冲突的他们看不见，字义里只看迎合自己的。所以在学问上越有学问、在圣言上越有学问，往往越癫狂。或许由此而来：祭司几乎一做祭司便改了心思，变得比别人更冷酷，以及其他。这些情形，就像那些灵的观念：只看见远处污秽的事（见第2850–2853节），只从所见的下结论。1748年10月2日。

3422 论灵的观念

凭一个沉默的观念，便能向灵陈明：下层灵的观念怎样，属天之灵的观念怎样，天使的观念怎样——只因为观念里知觉到：观念的内层属于属天之灵，他们的内层属于天使。同时又说：这一瞬间做成并知觉到的事，对人即使用许多页也讲不明白，仍不能领会——因为他没有知觉知道什么是观念，更不知道观念里面或观念之内是什么；他以为一切都是单纯的——属身体的人就是这样断定自己的观念。1748年10月24日。

3423 论灵有韵律的思想

灵与天使以韵律说话，话自然流出，没有滞碍。他们用熟悉的词；不引进会使意思增多、或把人引到别处的词；也不叫自我之爱从词句刻意的雅致与组合里流入——那些会扰乱。他们独自、没有人伴随留意时，流得更畅；又不粘在某个词上、乃粘在意义上时也一样。在我这里，多半落进最单纯的合一；若进别的，便借重音被带到合一里。这是为着许多灵同时说话；否则许多人不能一同说，所以必须是圆的。末了的合一借着随后的变得圆——先前的就这样卷进随后的。有韵律的说话从内层往外层走，经过所谓中间的目的，那些都是合一。至于灵说话的和谐与天使说话的和谐怎样不同，尚未蒙准观察。这些是在路上记的。

3424 论虱子

尤其家里的、气味恶臭的虱子，是那些暗中攻击属于信仰的事、又暗中用种种方式败坏那些不能知道更好的人的。在路上。

3425 论老鼠

老鼠是那些像老鼠一样咬嚼属于真理之事的人——像老鼠咬粮食。山鼠是最高一层：更有教养，又用诡计还咬嚼更内层的。那些在最高一层作老鼠的灵就是这样：不断紧逼，用诡计败坏凡正在生长的——无论真理还是良善。在路上。

3426 论灵的商议

灵仿佛觉得自己在商议；其实一瞬间便成就，因为出于本性。他们的思想与回答也一样。在路上。

3427 论灵的醉酒

也蒙准我凭眼见的经历知道——甚至略略感觉到——灵的醉酒：那是地狱惩罚之一，却并不酷烈。同样那些人长久诉说醉酒的烦闷与麻木——他们先前推理敏锐，听了许多真理之后，便醉了，并且是属灵地醉。在路上。

3428 论那些拒绝一切信仰、只相信生命的人

有一个人，不显眼；起先凭观念与我说话，不久贴到我左耳上，却是倒着的：头朝下、脚朝上，这样对着耳朵说话，两三次；我不知道他是谁、出于什么意见。后来借着活的说话与种种知觉向我揭开：他们是那样拒绝信仰的人，以至连听也不愿听信仰，也不愿听认知——他们以为认知就是欺骗夏娃与亚当的分别善恶树；只停留在生命上，大谈生命以及其他。反过来相信的人——也就是称为路德宗的——说唯独信仰、不靠行为能得救；而这些人却说：他们这样拒绝、以至连提名或听见也不愿的信仰，并不能救人，反倒处在一种说服里：信仰定罪；只谈生命，说生命就该是他们所称的那种，并且不要认知，说：生命若不是那样，便什么也不是。

3429 同一个人是这类灵的媒介；他倒着——头朝下、脚朝上——对着我耳朵说话。虽不显眼，后来多半看见他仰卧着，那时有洁白的身体——却不是身体，乃是像身体一样的洁白，因为生命这样被表象。查问他所知觉的生命怎样时，显出那生命与信仰分离，因而没有认知；他们以为：既有生命，认知便不该在。因为他的说服传给我、仿佛塞进来，蒙准对他说：生命就是作成的；生命是信仰的生命，因为信仰无非生命；人活出信仰的生命时，便不觉得认知——像天使那样；正如人说话时不留意声音或词语，乃留在词语的意义上；照样，人活着时，属于认知的、属于知识信仰与知性信仰的，仿佛消逝了。

3430 那人这样显出：赤身仰卧、雪白。他说自己什么也不是，又以为生命主要就在于此；这句话他说过多次。所以他既不显眼，恶灵对他便做不成什么恶——因为他的说服是：自己什么也不是，生命就在于此。可“什么也不是”怎样，在传来的说服里我不能清楚知觉；只知道那不是出于对主的谦卑，也不是因为承认自己里面无非恶与污秽——这一点他们不承认，因为自以为这样便洁净（他们不说“圣”）。所以他或他们的说服是：那时便洁净了，他们中间没有恶、更没有污秽，一切恶与污秽都这样擦掉了。

3431 可作他们对象的那人，据我料想，并不在别的说服里，只以为生命在于自己什么也不是；至于什么叫“什么也不是”，他却不知道。其余方面他比别人更容易被说服：比如一说主是生命，他便愿意承认是这样，以及其他——很容易被领到那些上。所以他那像身体一样的洁白也显出来：赤身、可折叠，以至柔软——这是看见的。于是以为他也容易被领到真与善上；可如今我知觉到事情并非如此。此外他活在无知里；凡他以为不该承认的，他的讲道人或教导者——如今在我这里、指点并仍在指点我所写的——便不许他说“真与善”，因为那牵涉信仰，而他把信仰看作败坏的学问。他的讲道人或教导者这样教导他，叫他活在无知里，因为他单纯地任人带领；所以对他还有指望，因为无知可作开脱。

3432 因此他的讲道人或教导者在场——我先前见过他——与那人同在时，出于同样的意见与说服；却仍能带领那人去做，又能把凡他想要的都说服给他。这样便说服他：唯有生命；连“信仰”这个词也不许用，也不许用“真与善”——因为那些属于信仰。至于是否承认爱、并用爱这个词，我怀疑——因为我知觉到他不知道什么是爱；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因为他不承认信仰的生命，也几乎不承认爱的生命。于是知觉到他的生命是冷的。可他活在肉身时，在自己看来并未行恶；凡属身体的、属世界的，他都弃绝；此外一本正经，游戏的、愉快的他也拒绝。

3433 他既活着那种没有生命认知的生命，便显为不显眼的；自以为属灵生命就是与身体分离的。

3434 所以当他的讲道人处在关于那种生命的说服里、直立着、穿着黑色衣服被看见——却极暗淡——那时上方的内层善灵便倒过来，显为灰白，头朝下、脚朝上；他的说服或说服的气场这样把善灵倒置。后来他自己倒过来，仍穿着那暗淡看见的黑衣时，很难倒转；那时善灵又直立起来。甚至当他所说服的那个媒介仰卧时，右上方带领他的善灵说：他们固然能直立，却是勉强的，身子往前晃，仿佛强迫自己站直。那讲道人又贴在我头顶上时，我知觉到冷，从他散出相当多的冷。善灵要我写“很冷”——因为冷主要占了我的双手和左膝，又往下到脚、到脚底；他们说不许我再感觉更冷了，已经够多，由此可以知道。

3435 他的师傅——他愿这样称呼——或说讲道人，被领进几个气场，好查探他生命怎样：比如领进那些相信人里面无非恶与污秽的人的气场；可在那气场里他站不住。如今他渗进：主已除去一切恶与污秽，以至人里面没有恶与污秽。至于是否唯独主是那样的，他不敢说——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来生，

又有灵在场听见。可我仍凭属灵观念知觉到：他以为唯独主是污秽的，因为主从人类去掉了一切污秽，并这样一直存到最后审判——那时主带着荣耀来；那时便另是一样；又以为主情愿担负污秽，为要拯救人类。他这样被说服，因为主担当了人一切的恶与污秽；他说自己此外不知道。

3436 由此可以看明：善灵为何被他的说服倒置——其实情形全然相反：唯独主是生命，唯独主是纯洁与圣洁；凡天使、属天之灵、灵与人，无论多少，都是恶的、污秽的，除从主以外绝不能有任何良善与生命；恶是属灵的死，善是属天的生命，从善而来的真是属天而属灵的生命。

3436b# 他也曾被领进另一个气场，那里的人相信生命无一不从主而来；他在那里也站不住。

3437 与他谈了许多关于信仰认知的事：若没有借着信仰认知而来的生命，便绝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若没有借着信仰认知——或说借着神的教义，也就是借着信仰——而来的生命，他们便不需要圣言的启示，也不需要新约或旧约的圣言。为叫这点成立，蒙准说：那样他们也不需要他的讲道来教导生命怎样，又拒绝信仰；最终也不需要与我争论这些——因为生命便会直接灌进来，不用圣言，也不用他的讲道。这些他无法回答，曾一两次承认是这样；可因处在说服里，又回到自己的说服，还想收回我在这一节写的话。可他仍想渗进这一点：他以为人在自己不知道时被重生，并这样得着生命——先前也蒙准与他谈过这件事：重生确是这样，却仍借着信仰的认知；即便

3438 人那时不知道，可到了不幸与试探的状态、属身体的退去时，属于信仰的便被主召回到他的心思里。先前也蒙准谈属天的生命：那是爱的生命；又渗进：爱的生命是他们的幸福，叫他们在行善里知觉生命的幸福；属天的生命就是这样，属灵的生命也从那里来。人却不然：人出生时是污秽的，里面无非恶，又被养成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那样的生命绝不能修正、改造，除非借着真与善的认知，也就是借着信仰的认知。所以也渗进他心里叫他知道：内在的人由知性与意志组成；没有知性便绝不是人；人出生时并不带有任何知性，更不带有意志，乃先进入知性的事，这样被引进属于信仰的真与善的知性事里，再从主进入生命；于是生命成为主的，也就是爱的生命。

3439 后来把他——或把他们——领到以为唯独信仰、不靠律法行为便能得救的人那里，也就是领到处在相反说服里的人那里，好叫我看见这些气场相遇时怎样。双方活着时都承认自己是路德宗；可那以为唯独信仰、不靠好行为便能得救的人，开始被对方说服的气场改变：先是头——显为暗淡的洁白——变得不显眼，又抱怨自己不能抵抗，或许在自己看来也被倒置了；那时他仿佛退去，他的位置显为火光，或像先前说的那种荣光（参第2053、3348节）。

3440 在头顶略偏左后方，有些人站着：他们要杂乱的婚姻，出于这种说服——一切美善都该公有，婚姻也一样；订立婚姻只为同居、有同居之处，儿女便当作他们的来养育，尽管其实是别人的。问他对那种生命怎么看——因为美善这样便是公有的；他回答——也蒙准我这样知觉——他并不拒绝；固然说自己不赞同，却也不定罪，因为一切美善都是公有的。他这样想，连同先前作他门徒或媒介的那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有妻子，不愿自己的妻子也那样；又因怕丑闻。可别人那样想、那样做，他

并不定罪。告诉他：这是可憎的；婚姻之爱是独一的，不但对儿女的爱从那里来，其余一切爱如今也都从那里衍生；所以一旦对着婚姻之爱放开那样的放纵，便是可憎的；又：那种生命等于没有生命，乃是死，因为没有爱的生命。1748年10月2日。

3441 观察到：当这位师傅或讲道人的说服作用到我身上时，先前对真与善的知觉仿佛被夺走了，以至我只退到知识上，或说退到知识性的信仰认知上；那时并不知觉到婚姻是那样圣洁、无瑕、受约束的。由此可知：某些人的说服能怎样作用到他们所教导的人身上——这位师傅对他那也曾是国王的门徒就是这样。站在他面前、相信不靠好行为唯独信仰能得救的那个人也显明这一点：被他说服的气场一沾，头便变得像一朵洁白的云，因为说服渗透得那样深，以至几乎要肯定了；所以把他挪开。说服气场的力量就是这样。

3442 从所说的可以看明：圣言里只要一句照着幻想被他们取来用的话，便能引出整套虚假的教义或异端，并引出那样的生命——比如单凭“一切美善都该公有”，便连妻子也公有；又比如人在自己不知道时被重生（约三8），便不需要认知；又比如主担当了罪孽（赛五三6、11等），便以为全人类都洁净了，唯独主被那些压着；又比如只看生命、不看信仰，因信仰只是知识——以及其他类似的。所以从圣言的字义能生出万千异端。

3443 先前说的那个媒介被提到天堂，好叫他知觉一点愉快——那愉快也传给我；可他说：“这样的愉快有什么用？”我以为他像天使一样只把幸福放在功用上。后来他又被送到那些愿意整个天堂毫无限制地什么也不是的人中间；那时我知觉到他有了自己的幸福。于是蒙准谈到：并非在某种功用上——相爱并把自己摆在别人之后，才是属天的；那时幸福从主而来（这话或是这时说的，或是那时说的）；人人都献身于自己的功用：有的以婚姻为乐，有的以爱婴孩为乐，有的在试探里扶助困苦的人，有的叫死人复活并引进来，如此等等。1748年10月2日。

3444 摘录关于爱的事时——爱用热来表象：正如没有热便没有植物能存在并存留，冬天什么也没有；照样，人没有爱便什么也没有——蒙准知觉那种生命怎样。若没有爱，生命便像冬天；那讲道人也把那种生命据为己有，仿佛生命无非冬天，从那里生不出任何真与善，更生不出信仰的果子。所以他的同在也是冷的——蒙准这样对他说。1748年10月2日。也由此知觉到：他很勉强、只在被强迫时才肯用“爱”这个词；他承认了，却是勉强的——我看出是因为那已知的、对妻子的情欲之爱以及类似的。

3445 续

这位讲道人或师傅后来受查问；起先谈到良心：没有信仰的认知便没有真正的良心。可他愿意说：人类生来就有良心，由此知道什么是真与善。可向他显明：人出生时并不带有任何认知，比走兽还低贱得多；若不从教育领受真与善的认知，便比走兽低贱得多，几乎不算动物；这样也全然没有良心——良心从人以为是真与善的事里生出来。所以也有虚假的、冒充的良心：为违背那些并非真与善、只是自以为真的事而苦恼——像异端的人、拜偶像的人，以及有些人为极小的、其实毫无恶的事

苦恼。真正的良心却是：违背属于信仰真理的事时才苦恼。这种良心绝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乃是先有认知，这样预备，最终由主赐下，以至有时连原因也不知道——正如人从小学习语言与学问，后来仿佛并不知道那些，却仍跟随着，

3446 像不曾学过一样；照样（如今），正派地活、按法律活、按从属的法律活、关心公共事务——这些都是学来的，后来印在心里；主这样赐下，叫人不知道自己学过什么，乃是良心在吩咐。这些事告诉了他，他却不愿承认；看来他被这一点坚固：据说观念与人同生，于是良心也与那些污秽的淫乱同生——那是出于污秽的推理在证实——以及其他许多。他不能承认良心是这样；于是被举到高处，好叫他更好知觉——那里他们知觉内层；可他既这样没有良心，便承认又不承认；尤其因他不承认关于神的认知，便更不承认。

3447 向他显明：他也从圣经为自己取了许多证实——借着污秽的表象与不正派的赤露；那些不宜细述。他这样是没有良心的。

3448 也查问他是否想管辖别人；揭开他心里有这事：巴望管辖其余一切人，以至不但管辖国王——他把国王从自己两脚之间送过去——还想把那些事说服给国王，后来却不敢；此外巴望管辖任何别人。所以在他那里掌权的是自我之爱。这一点借着这类人污秽的企图显明出来——那些企图因长久的时间已为我所熟知。

3449 此外他还巴望拿无辜的人顶替：一被指责，便拿凡他以为无辜的人顶上去，说服别人说那些人也一样；这样不但给自己开脱，还说服别人说那是许可的。凡得罪过他的，他都这样顶替。没有良心的人、对别人毫无爱的人就是这样。

3450 后来又揭开——他也承认——他曾参与那些事；那些可憎的杂乱婚姻怎样作成：在暗处也在光里——他们要暗，可一等他们所怕的人退去，便带着光、点起光。他们的仪式也被揭开；因是可憎的，不能描述。他们既说婚姻是公有的，便杂乱地行，叫妻子不知道是谁叫她怀孕，儿女便是众人公有的，却仍由丈夫养育；于是人人认那孩子为公有的。为作成这事，好几个人亲近一个女人，所有人都这样，叫人不知道出于哪个男人。他们怎样，借着光里的猪显明出来——他们就是污秽的猪。

3451 他们也用这一点证实自己：这样更能推进生育；还有别的许多邪恶可憎的话。

3452 国王的这位讲道人既这样被揭开曾参与其中，其余的人也承认他参与过；可没有他时他们也有过那样的聚会，那时羞耻还少一点。房子也显出来，是黄色的，还有入口；可入口立刻被云遮住。他说自己的妻子在那里。

3453 向我显明他们污秽的爱怎样：他们怎样用污秽的推理证实那些事——借着把感觉引进生殖器一带：先到腹股沟的腺，再借着一种可感觉的侵袭从腹区往那一带，然后把感觉引进生殖器，逐步到球部，同时又到左脚拇指，脚掌中部下面有火一样的感觉；尤其在左脚拇指的指甲上——那最终对应于球部那种火样的灼热；是火样的。这些表示他们怎样逐步用污秽的推理证实并煽动自己，最终用最粗

的属世之物——用左脚拇指指甲上的火样来表示；先前尿道里也有某种灼热的感觉，表示属于污秽膀胱的那些事。他们污秽的爱就这样接续下去：最终把妻子、因而把婚姻看作便溺的器皿，谁都可以往里倒尿；于是他们终究憎恶并厌恶婚姻与婚姻之爱，以及整个女性；随之也厌恶从那里衍生的一切爱，以至他们的生命最终成了冬天的生命，并且是污秽的。

3454 他们被那样污秽的贪欲迷住，以至以为全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能被说服成为那样、或变成那样——因为起初他们在其中感到地上最大的享乐；尽管后来连同婚姻之爱一同厌恶凡真正属于爱的一切。

3455 这位讲道人最终脸上变了样，变成火黑，身体却穿着白衣；这样又黑又丑地被抬着四处转，向灵与天使显明他是怎样污秽的人。他既以为那是为着生育做的，便给自己表象出像孩子一样的东西——看见了——可像孩子一样裹在他头周围，变成黑的，于是他的脸更丑。最终他又表象：无辜的人也有份——因为他惯于拿这些人顶替来自保；那时凡能从圣言里刮来的，关于大卫的，以及关于亚当以前的人的——这些我先前没听过——他又被裹住，并且裹住整个身体，四面被那些弄黑，于是前面成了一张长脸，头朝下，更丑了。后来被撕扯的人撕开，却还不至于太惨；又被放在柱子旁，那时脸只显出本来的大小，带着尸色，丑陋。

3456 可他仍说话——或说另一个人像他那样说——由此显明他没有羞耻：自己变成那样、脸那样丑仿佛钉在柱子上，他并不觉得羞耻；因为连一点羞耻的记号也看不出。1748年10月3日。

3457 凭属灵观念知觉到：恶人里面毫无生命

头顶上有些人用隐秘的诡计行动——他们惯于只有不伤害自己时才行动，像暗中行事的人一样。把他们稍稍放松，立刻便按本性行动。于是问他们：里面是否有一点生命？因为我凭属灵观念知觉到：他们行动像一根腱——放松多少，便动多少；不同的是：这类灵是领受生命的形式，于是以为自己像活人一样行动。也凭属灵观念知觉到：他们自己毫无生命——显为某种死黑的东西。他们回答说不知道，因为也同样知觉到自己比较起来像被放松的腱那样行动；他们出于自己的形式——主的生命流入其中——那生命减少或被取走多少，他们便倾向诡诈与邪恶多少。1748年10月3日。

3458 又谈到他们被改造时：所用的是恐怖、惊吓、羞耻以及类似的，借着惩罚与荒废加给他们，直到养成习惯，凭较小的提醒便能自守、被拦住；日子久了便成为这样：这样的人可以放松到较大的程度——因为同一本性仍在。1748年10月3日。

3459 论动物精气与纤维

与灵谈动物精气；在场的有一个或几个，活着时仿佛也知道这类事。就是说：世上极少数有学问的人以为有动物精气，乃以为纤维是空的，像干麻茎；其实人人都能明白：那样的纤维若里头没有自己的液体，便绝不能运作——正如没有主动便没有被动。也知觉到这是不可能的：那样纤维便毫无生命的运作，像没有血的血管。只有他们看见挤出的汁、或借器械渗进的液体时才相信——因为成了感

官可觉的；其实凡顺服生命的，里头若没有主动、外头没有反动，便不能存在。这些并不全说出口，却与灵一同思想过——像我写的时候这样。1748年10月3日。只要他们还在争论纤维里有没有动物精气——这事还能再争一千年——他们便绝到不了认知的门廊，乃站在远处，连门廊也看不见；因为在多数事上，最有学问的人也只争论“有没有”。

3460 学问本身并不是该弃绝的；属灵的事可以用学问来证实。所以天使在一切学问里所领会的，比人能相信的多出无限，并且是最隐秘的。可凡有学问的人，无论哪一门，几乎无不从自己的学问——或公开或心里——推理属灵的事，这样便弄瞎自己；因为许多人要显出有学问，便从学问推理：哲学家从他们的，逻辑家从他们的，形而上学家从他们的，解剖学家从他们的，几何学家从他们的，历史家从他们的，政治家从他们的，这样堆积幻想，像犹太人从他们的琐屑一样，以及其他。所以有学问的人观念被关闭，属灵与属天的也被关，天堂也被关；没有学问的人天堂却开着。1748年10月3日。谁比那些精于各门学问的人更把自然当作神来拜呢?

3461 续论那讲道人与那种生命

他的生命、以及同一种生命之人的生命怎样，蒙准从这一点知道：我读那些在天堂被承认的首要信仰认知时，起先观念那样丰满，天使也喜悦；可他一在场，他生命的说服一流进，那些便那样迟钝，周围的灵几乎抓不住词语的意思，更谈不上喜悦；单凭他说服的生命，一切就被关闭、弄暗、弄钝了。

3462 那时我惊奇：这样的人竟在祭司的群体里；几乎开始想他是清白的——因为良好的胸腔呼吸在流入。此外，因他处在自己有永生的说服里，便被放回原先的放任，又再受查探——因为他是很有地位的讲道人——看他是否只作了这类人的媒介；那时他作为媒介便不能别样思想，查探的人也会受骗。可事情的经过揭开了他怎样，也揭开了他生命的说服；于是蒙准说：后果怎样便怎样。可有些人因他是祭司——祭司惯于彼此庇护，即便恶劣的也庇护——便要庇护他，仿佛控告他便是伤害祭司职分。于是把他交到别的群体：先到那些诡诈地恶毒的人那里，却仍被认出是那样；后来到那些自以为圣洁的虔诚人那里——他们在我脸一带——那些人用是与非、或虔诚与不虔诚、或圣与俗带领他，却仍被认出是那样。最终交到祭司的群体里；他们因他是祭司便要庇护他——出于错误的意见：若不庇护祭司，祭司职分便受损。在他们群体里，他成了绝不能被认出是那样的人：看起来他像带领他的人一样全然承认信仰；可仍模糊地知觉到：是他们，不是他——周围的灵说他清白，只作了这类人的媒介，并未参与，反倒到生命尽头都憎恶——其实并非如此；乃是祭司把他收进自己的状态，叫他忘了自己，像他们一样说话。由此也可知：祭司一般怎样，在场的主教也怎样——出于所取的错误原则，宁愿庇护最邪恶的人，让主的教会受苦，也不肯容许哪怕最邪恶的人被从祭司职分上除去；其实他们的本分是看顾灵魂，不是看顾那能诱惑、败坏整群会众、把他们推进地狱的作恶的人。可多数祭司和他们的主教只管属世界与属身体的放纵，对教会与灵魂的得救一点也不思想。我写这些时，他们承认自己是这样，略略惭愧，便退去了。

3463 可这位讲道人忽然从他们那里被夺到我左耳略下方；那时说话几乎像斥责的灵，那种说话不大好描述：起先像咬牙作响，又像腹里作响，把话涌出来；这样说话时承认自己在肉身生命里就是所描述的那样——喜爱与有夫之妇杂乱的淫乱，不但赞同，并且参与其中。

3464 后来被送进与他同类的人中间；呼吸从那里流入，好叫我知道他们怎样。那时呼吸与胸腔分开，是肚脐一带腹部的呼吸，并不从那里再往外伸——这表示与善和真分离的生命。又向我显明几种呼吸；关于这些也谈得不少：比如与寻常呼吸相连的外在呼吸——那是灵界共同的；又有带不显外在的内在呼吸——相当好；又有没有外在的内在呼吸——更好；还有几乎觉不出的、在我几乎等于没有的——那是属天的。这些是总的；还有更多属，以及身体各部位与由此而来的定向方面无限的种；若主许可，别处再谈。我起先在婴孩时早晚祷告便习惯这样呼吸；后来几次探究肺与心的和谐时也这样；尤其用心写那些已出版的书时，好多年里常观察到有沉默的呼吸，几乎感觉不到——后来蒙准思想并写下这一点。这样从婴孩起好多年被引进这类呼吸，尤其借着专注的思索——在其中呼吸仿佛静止；否则便不能有对真理的专注思索。后来天堂开了、能与灵说话时，甚至到了短短一会里里面几乎全不呼吸，只吸进一点点空气好能思想；这样被主引进更内层的呼吸。或许在梦里也这样——我也一再观察到：快睡着时呼吸几乎被夺去，以至醒来喘气。此外，有时我并不觉察这类事，仍在写、在想，呼吸停住了，除非反思才知道——据我想这样不知有多少次。那时也观察不到种种变化，因为没有反思。如今是这样：每一个状态、每一个气场、因而每一个群体——尤其更内层的——在我这里都有相合的呼吸；我贴合那呼吸，却不反思；借着那媒介也蒙准与灵和天使同在。

3465 睡了一觉醒来，听见左耳周围有一种细微的扭转声，简直找不到词来描述。又一次睡醒，听见较粗的扭转与撕扯；知觉到他们与那讲道人同类，他也在被那样撕扯——因为他们诡诈地把类似的恶行加给别人；他惯于说：别人——连无辜的——都和他一样；他想用幻想把别人与自己联上——那幻想也被知觉到——叫无辜的也被撕扯，他自己却脱身，仿佛拿无辜的顶替。我反驳说不可能，尽管仿佛可以那样想；撕扯的人也很费力要抓住他，因为他好几次仿佛从他们手里溜走，于是无辜的被顶上。所以我头周围有属天之灵在主持惩罚；这样他便不像逃掉——知觉到他们仍抓住他，看似逃掉时又被召回。先前那种幻觉，是因为撕扯的人较粗，不那么知觉内层。

3466 后来与这类人谈，蒙准说：他们绝不可能进入天使的气场——会苦恼得像鱼从水里被提到空气里。可因他们更细微，在前方很高处，细微而不觉地流入；他们就是那些不但以为先前所说（见第3440、3450–3456、3463节）与有夫之妇、无夫之妇杂乱的淫乱是许可的，还以为是圣洁的，并把圣洁摆在前头的人。与他们谈：那样污秽的淫乱者绝不可能进入属天气场，就像鸟进了以太便不能活；我表象出一只在抽气筒里的鸟。可他们以为可能；于是借表象被提到更高处，像从空气进到以太；那时看见（这事在那讲道人身上发生过）：他的膀胱往上扩张，占了整个——头占不占不知道——以至他整个成了污秽的膀胱或尿壶。在那高处的人周围是否看见类似的，我不记得；这里我看见了那样，却仍知觉到他们极其苦恼——因为被送进更细微的观念里，因他们把圣洁摆在前头。

3467 最终他们这样苦恼，又被膀胱盖上、成了尿壶时，便从那些覆盖里迸出一个仿佛赤裸的人体。我以为那是他们良善的余剩——因为与赤裸的人体无别，只是略红一点。可它几乎沿垂线往下送到下方的地，那时变得更火样，虽不完全是火；耽搁一会后被送到火狱。那是他们所亵渎的圣洁，因此才这样显出。

3468 当这仿佛人体的东西往火狱中部送下去时，火狱里的人感到某种变化：他们火样的淫欲仿佛减弱了——因为那种淫欲的愉快更大；这一点也蒙准我知觉到。由此可知：他们的淫欲比火狱里那些人的淫欲恶劣得多，所以不能送进去。火狱的火较红，像火焰的火；他们的火却表象得较白，像更白热的火焰。他们被动的生命也这样表象成雪样的光——因为他们表象冬天的光；可一与他们邪恶可憎的淫欲结合，便成了火焰样的光。

3469 所以火狱的火不能与这种火焰的火相合——因为更恶劣；于是火狱里同类的人涌到他们那里，合成一群，从那里被带走。那时我料想——也这样说过——要从这类人形成新的火狱，所以他们被带着转，仿佛要在那里形成新火狱。可他们不能留在那种气场里，便来到我头顶上，在那里停了一会。那时从一种几乎像嘶嘶的耳语听见他们极多——那种耳语无法描述。他们在我头顶上停了一会，这样嘶嘶地耳语；不像先前凑近我左耳的火狱（我想先前第3405节说过）——那火狱的耳语较粗，因为出于较粗的火焰；这个却更细，因为火焰更细。它在我头周围伸展，因为他们把那样的圣洁原则摆在前头。后来被赶到后方或说背后的方位，仿佛要从这个太阳的世界送进广阔的宇宙——那里被认为有他们同类——好沉进他们的湖里。后来被赶到哪里，我还不知道。那时也觉得眼睛发弱，尤其右眼。1748年10月4日。

3470 论灵是有广延的

与那些在肉身生命里相信灵没有广延的人谈；他们从那原则深深栽进幻想，以至连暗示广延的词也不肯用。我知道他被那样的思想栽透了，便问他如今对灵魂或灵怎么看：有没有广延——提醒他：他能看、能听、有嗅觉、有食欲，又有触觉，以至完全以为自己在身体里，触觉也明明在；此外还有种种欲望，像人在身体里一样；如今思想也相似。他承认活着时确曾那样以为：灵魂或灵没有广延，因此凡暗示广延的词一概不收。把他稍稍留在他在世上那样思想时的观念里；那时他说：灵就是思想。我便像他还活在世上时那样回答：视觉能否离开视觉器官或眼睛而存在？视觉本身没有广延，可眼睛或视觉器官有广延，视觉的对象也有广延；离开器官与对象抽象出来的视觉却没有。思想——内在的视觉——也一样。于是问：他能否设想思想或那内在视觉离开有机物或有机的实体而存在——正如不能设想视觉离开视觉器官；又补充说：思想本身离开有机实体来看，像视觉一样，不能论广延；可内在视觉或思想若没有器官，从哪里来、借什么而来？那时他承认：活在肉身时受那种幻想之苦，以为灵只是思想，不是有机体的；如今却明明

3471 知觉到自己是有机体的。有学问的人不信死后的生命、也不信灵，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把思想从它的有机体抽出来，就像要把视觉与听觉从器官抽出来。蒙准补充：若思想本身就是灵，人何需那么大的脑子——整个脑子是内在感官的有机体；那样头颅可以挖空，思想仍当作灵来行动。可世上有学问的人由此也能明白：思想的有机体在脑子里，从那里流出看不见的纤维，思想借那些纤维从感官进到有机体，又从有机体进到肌肉的行动。

3472 谈到灵有怎样的形式：他们不知道自己除了人的形式以外还有别的形式；灵的最内层趋向类似人体的形式——像父母的灵在卵里趋向那种形式，人整个的灵也趋向身体的形式——却仍是完美得多的形式，适合并适应属天的生命。这一点用蛹来说明：小虫变成有翅的，这样进到适合生殖、适合在大气里生活、适合在它们那种天堂里功用的形式；那种形式与小虫的形式全然不同，因为功用造成形式。可他们并不是身体，这是明明的：身体像小虫，是虫的食物；在来生里脏腑——胃、肠、肝、心、肺——也没有用处，因为那些都为血而形成，血又为肌肉与感觉器官，好叫人能在世上活并行动。所以灵的形式完美得多；他们被表象成人的形式，原因刚才说了。至于灵的形式究竟怎样，因种种缘故不蒙准知道。1748年10月4日。

第十二册　§§3301–3600

3473 对人显得清楚的，对善灵却是模糊的；其余也一样，反过来也一样

与灵谈：当这样写，叫人能明白、能知觉；若按灵与天使的知性与知觉来写，对人便那样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像在黑暗当中——尽管灵、善灵与天使几乎不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光里，便从自己以为：对他们是光的，对人也会是光。于是蒙准对他们说：对人显明清楚的，对那些领会并知觉思想观念的灵，同一件事却是模糊的；照样，对灵显明清楚的，对天使却是模糊的——因为天使在观念的光与情感里；若天使像灵那样知觉，便会粗拙地知觉，因而像在黑暗里。反过来便得出：对人模糊的，对灵是显明清楚的；对灵模糊的，对天使是显明的。1748年10月4日。

3474 论人、灵与天使的自我——曾经讨论过

写到人、灵与天使的自我本身无非纯粹的恶时，有些内层的灵渗进：他们有并非恶的自我，就是最内层的心思，还有更内层的；因为最内层把能力赐给更内层，叫它能成为属天与属灵的。至今我仍不外这样领会：人有最内层的心思，走兽却没有。所以他们要说：最内层的心思与更内层的是他们自己的；又因他们从主领受属天与属灵的，并把能力赐给人自己的心思，便以为自己有并非恶、乃是善的。可回答他们：最内层的心思与更内层的不是他们的，乃是主的；属于他们的是属世的心思，那心思全然败坏。所以灵或天使若被剥夺自己的自我——就是属世心思的，无论较内层还是较下层的——便被剥夺一切生命，以至毫无生命剩下。这一点也用轻微的经历向那灵显明；他承认：若再多剥夺一点，自己便什么也不是。可自己的或属世的心思怎样顺服真正属灵与属天的心思，事情是这样：并不

把它抹掉叫它等于无有、这样才顺服——那样人便觉不出自己或属己的什么；乃是把那些自我安排进一种形式，好比彩虹——颜色仿佛从黑与白而来，黑与白好比人的自我，也就是恶；这些由主来安排，叫人仿佛从自己的生命活着；余剩越少，从自我而来的生命便越少。所以把更内层的心思与最内层的心思据为己有——借着那些主把能力赐给属世心思、叫它能成为那样的——便是把并非自我的据为己有；

3475 因为人、灵、天使对这些心思一无所知。此外，那些心思若不处在完全的状态里，人便绝不能被改造。更内层的心思，人出生时只是潜能，借最内层的心思被打开，好把领会并知觉什么是真与善的能力赐给人。照样，虚假与邪恶增多、并往内层渗进多少，更内层的心思便关闭多少，也就是余剩留下多少——这一点处处显明过。至于婴孩，更内层的心思按着天堂里婴孩所受的教导被打开。

3476 论那些因推想主从永远、在创世以前做了什么而癫狂、并由此推断连主也有起源的人

属身体的人——尤其这地球上的——只要仍属身体，便只能从属身体与属物质的推理，因而从最有限、最外层的推理：比如有人从身体的享乐论属天的幸福，从身体的感官论一切属灵的。这类人一推理，其中有些便落到从最有限的——也就是从时间与空间——来推理：要从时间断定永恒，从空间断定无限；不知道在来生里没有时间的观念，也没有空间的观念——活了几千年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活过一分钟；离我极远的——比如在印度，甚至在别的地球上，那些距离一比，我们地球上的距离便消失了——一瞬间便摆到眼前。所以灵没有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只有属身体的、以及处在属身体之事里的人有；可即便他们，若没有反思，也对这类事没有观念——没有反思便没有这类观念，正如人在身体里若不反思这类属身体的事，便也不在那些观念里。这些是当着天使、因而借着天使写的。

3477 由此便有：有些人也诱使自己从时间推理世界的创造，因而推理神：创世以前他做了什么。他们既只有时间的观念，便说那时他在思想怎样创造世界、以及世上类似的事，怎样预见并预备一切与每一件事。由此推出种种荒谬；那些全然属身体的人还推出：神与世界一同存在，于是自然就是神，或神从自然而来——以及其他。

3478 有些属身体的灵处在那种幻想里时说：他们不能知觉从永远而来的时间——因为将来的永恒他们能从“时间没有尽头、因而是没有尽头的时间”来知觉；可从永远而来的时间他们不能设想。一把推理伸到那里，便落到那些荒谬里；自然主义者便由此最大限度地证实自己：自然就是神，神从自然而来。

3479 由此可知：人怎样落到可憎的原则与可怕的幻想里——当他们从哲学的、物质的、感官的、属身体的、甚至属自然的，因而从有限的——更有人从最有限的——去推理属灵与属天的，尤其推理神性的。这从那里流出：他们不在真信仰里——真信仰是：主引导一切与每一个思想；他们却引导自己。那些事从自我升起。

3480 有些灵就是这样：推理世界的创造，以及主在创世以前是什么——并且从永远；于是连永恒也不能论到主，还有别的可憎的话。

3481 我被他们引进那样的幻想、好叫我从他们那里解释时，蒙准对他们说：你们能否设想宇宙界限之外还有什么？宇宙之外是否还有空间？若有空间在宇宙之外，那岂不是延伸到无限——因为若设想空间，便不能设想有界限；那么没有空间的空间、或说无限怎样——无限不能论到空间（有人以为神在那里，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那些在肉身生命里处在这类事里的人，因那种幻想，仿佛觉得自己被带到宇宙之外；其中有些人到了那里便说自己很好，愿意住在那里，远离被造宇宙里的烦扰。可他们既被留在“自己在宇宙之外”的幻想里——因为一切按他们的幻想向他们显出——那时便推理到：宇宙之外并非空间，那是没有尽头的；于是仿佛觉得自己还往前走，最终看见那里有些人与他们说话——我也听见那些人说话——说他们是在宇宙之外的界限上，他们就是界限；若靠近他们，便会被吞掉。这样叫他们生出恐怖，不敢再往前，免得被吞掉；他们因恐怖仿佛觉得自己要被吞掉，以为会化为乌有、全然消失。那些在界限上、或说就是界限的人，被描述为仿佛雕像，却不是石的、也不是木的，并且仿佛有生命、却又没有生命；是冷是热说不出，乃是两者都有。他们就是在肉身生命里处在那种幻想里的人：把神性的无限与空间的无限混在一起，以至除了借空间的无限以外绝不能设想神性的无限；所以他们既不能设想空间的无限，也不承认神性的无限。

3482 我也被他们留在那种幻想里，可想起先前也有过，却被主释放了——因为我想到：无限的空间并不是宇宙之外的空间，那是没有尽头的，因而进入不可知觉；既不可知觉，创世以前的永恒也一样。后来也被主领进对种种形式的一点知觉；那些观念远超过从几何所取的观念——因为像人体最下层的形式、哪怕只是肠的形式，也那样超过几何形式的观念，以至绝不能从几何来知觉；肠的螺旋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尤其那些运作的形式，更是那样：即使用几何与他们无限的计算最细微的，也绝不能设想——因为无限倍地超越他们无限的计算。那么他们从几何又能知觉更细微器官的形式多少？更能知觉生命的形式、或说适合领受生命的形式多少——那些无限倍地超越有机形式，也超越视觉？由此可知：那样一类人论属灵与属天的、甚至论神性的，简直不能从肠来推理，几乎只能从肠的排泄物来推理——那些怎样分开，连他们无限的计算也知觉不出；所以他们从排泄物的排泄物、最肮脏最下贱的来推理。

3483 向我显出一只手在左眼旁；一看见，蒙准知觉到：这表示他们要从那种幻想里被释放——因为人或灵只要还把自己留在关于被造世界或从永远的幻想里（按某位古人的哲学），或者虽不从永远、却仍滑进可怕的幻想：神从自然起源，因而自然就是神；那种一度浸入的幻想，只要他们仍像所说（第3476–3478节）那样属身体，便容易、也自动回来掌权；他们便证实自己：自然就是神——尤其那些几何学家，他们以为没有什么超越几何、高于几何所能穿透的；其实几何的范围是那样：连排泄物之排泄的运作也侦察不到，对肠的形式更是丝毫够不着——那些远在几何无限计算之上。

3484 所以免得我被留在那些最终的、最有限的里，主赐给我超越几何形式的种种形式的观念——因为几何止于圆，以及归向圆的曲线；那些只是属地的，连最下层的大气也丝毫够不着，连属水的也够不着。从那些最下层或属地的形式出发，借着除去种种不完全——比如造成重量、静止、寒冷的那些以及其他——蒙准极笼统地知觉那些不受这类所累的形式；又因仍有剩下的，还有更少受累的形式，还有更少的；最终便有那样的形式：其中只能设想每一点都是中心，以至由纯粹的中心组成，于是有一切圆的周边，周边的每一点仍回指中心，又从中心不断回看同类。所以把那个带有表示空间与时间界限的那些界限的最下层形式挪开之后，我终于看见自己被转到几乎没有界限、因而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形式里。可这一切形式仍是有限的——因为它们的观念还能借着挪开更有限的来设想，却仍是有限的；所以这一切形式仍在自然之内，并且没有生命。因此心思只要还把自己留在、或被留在这类形式里，便仍没有生命；在它们之内或之上的，才是活的，从主而来，却仍是有机的——因为本身毫无生命，像自然之内的形式一样。所以无论怎样挪开，人也绝不能对自然之内的形式有任何概念——如今我写这些形式时（见第3482节以下）也这样知觉到；最终承认：在自然最细微的之内，有属灵的形式，绝不可知觉。1748年10月5日。

3485 论迪佩尔

我左侧稍远处有一个人，企图做邪恶的事；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行事极细微，几乎觉不出，却仍蒙准知觉到。他也仿佛在我里头左侧。于是我称他为最恶的魔鬼；他便退去，在前方略高处说话，却引入一种共同的观念气场——无法描述——以至没有个别的观念，却仍像从个别说话，因为凡说话都是个别的。那样的气场，我记得先前从未知觉过：竟有人能像他这样在共同的气场里说话。所以那种气场就是他的本性：不被任何原则绑住，乃在共同里反对一切人——无论是谁、无论什么原则、无论什么信仰——这样反对一切人；他能仿佛聪敏地驳斥并责骂他们，自己却一点不知道什么是善与真。后来我惊奇：竟有那样的才智，能那样灵巧地驳斥别人、那样尖锐地刺人，却并非出于对真理的认知。

3486 后来他靠得更近：先是脸黑，再近一点进到某种光里；在那里拿起一个陶瓶——外面灰白发亮——手里拿着瓶走到我这里，要给我喝，渗进我说那是最好的酒，以至我几乎开始被说服——因为不知道是他。可立刻有人说那是迪佩尔；他又把这瓶酒显出来，因为他曾用过那种手段。有人对他发怒，因反驳他，他便给人酒，酒里有那样的毒剂，毁了对方的知性，叫对方说起话来不比婴孩知道得更多。此外他对那些被他欺骗、仿佛被他夺去一切真与善之知性的人也是这样；依附他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我曾与依附他的人在一起，听见他所写的汇集，却丝毫不能留在记忆里，因而也不知道他主张什么，料想都是荒谬的。所以他对依附他的人也是这样：夺去他们一切真与善的知性，叫他们像谵妄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却仍依附他。至于他是否真给人喝过那样的毒剂，或瓶与酒是否表示他给依附他的人所给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两者都可能。

3487 向我显明他怎样：借着一大排发白的牙齿——像牙齿一样——大得怪异；此外除了牙什么也没有，没有脸。

3488 论另一地球上极好的灵，类似原始教会或摩拉维亚教会

有灵来到离左太阳穴不远处，用某种说话吹我，却听不懂。那时我料想那是在我思想的气场之内；那种柔和，据我记得先前从未感觉过——像极柔的微风吹来，先吹左太阳穴与左耳上方，吹到左眼，也略到右眼，再到嘴唇，尤其从左眼过来；到了嘴唇，便经口进去，我料想经耳咽管进到思想。于是他们的思想与我相通：我知觉他们的思想，他们也知觉我的。那时他们也用思想的说话告诉怎样说话：就是动嘴唇——在我这里嘴唇也同样动，舌头也略动，那是共同的，因为有个别便当有共同。此外他们的思想借嘴唇的纤维相通；用思想说：他们这样把自己的观念清楚地传给别人。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出于别的地球，因为是嘴唇的说话；可从哪里还不清楚。从他们信仰的承认，我可以料想出于木星地球——因为无论哪一地球，信仰的认知都有种种，像我们地球一样；我们最古的教会与他们极相似。此外他们说话还有更共同的一种：借着下颌——他们像在自己那里一样，在我这里把下颌伸到上唇以外；那下颌连同牙龈一齐动；那种动作出于我的下颌连同牙龈与嘴唇。

3489 他们承认唯独敬拜独一的主；由此我可以料想他们出于木星地球；又：在他们那里，自我无非污秽。关于这些，或许还有第三点，我与他们谈过，可第三点还不记得；由此知道他们在真信仰里。他们又对我说我是不洁的——因为他们立刻从气场说出我先前怎样。于是对他们说：正如他们所承认的（刚才忘记的第三点就是这个）——一切善属于主，他们里面无非恶；所以他们的善是主的，他们就自己而言是魔鬼，是属地狱的；这样是主把我们从地狱拉出来并拯救的。他们说话时问我为何与魔鬼说话；回答说：蒙准我甚至与最恶的魔鬼说话——单凭他们的吹拂，人属灵的一切便能被杀死；那些魔鬼也曾是人，其中有些我在肉身生命里认识，还曾有地位，那时也料想不到他们是魔鬼、会变成魔鬼，还以为他们能变得更好。若以为主许可有人在地狱里受罚，更许可为短暂一生的缘故永远受罚——或许那人自以为原则是真的，并这样被说服——那便不合理；所以不当想：主会许可惩罚任何人，更不当想许可不停地、永远地惩罚，除非为着改正——因为凡从主来的都是善，无一没有目的，因而为着善的目的；永远的惩罚便没有目的。因这缘故我那样严厉地回答他们，并就他们的自我称他们为属地狱的、魔鬼。

他们在大人里构成介于大脑与小脑之间那些部位——属于思想或知性的归于大脑，属于情感或意志的归于小脑；因此在他们那里知性的与意志的合成一事，脸同时在说话，眼睛仿佛同时在思想。

3490 他们的呼吸传给我：是内层的，在肚脐一带之内；上下经过胸腔时，在我几乎感觉不到。

3490b# 蒙准想到原始教会——因为有人以为他们出于原始教会；于是也来了原始教会的一些人，与他们很相似，却不用嘴唇说话，也不那样流入；他们用吹拂流入头的上部，从大约大脑与小脑之间的分界直到额前，也就是几乎在脑子上方与里头；从那里的吸气流进胸腔内层，并且经左鼻这一路。这样他们先用呼吸充满胸腔，再转到肚脐同一带；那时他们从肚脐经胸腔背部向内呼吸，几乎到不了口。呼吸这样向内往复卷动，却不向外——就是从肚脐一带进到胸腔靠背的部位，再往上向颈，又往复；那种卷动相当愉快。

3491 从他们那里也听见同样的信仰承认：主治理天堂；一切善从主而来；他们里面无非污秽。

3492 可我仍记得也曾想到：这些人并非出于原始教会，乃出于摩拉维亚教会；所以如今说：他们出于摩拉维亚教会，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原始教会的形像。

3493 论信仰的认知能借着争辩被带到否定

与那些自以为在真信仰里的灵谈；他们口头上、知识上也承认：主治理宇宙，一切善从他而来，一切自我无非恶——这些他们肯定。可与他们谈：那些本身明明、又在光里的事，一旦落到讨论里，心思便进到黑暗或无知，从无知或黑暗进到疑惑，从疑惑进到否定，人便成了无神的。他们说不可能这样。也向他们肯定：那些在自己里面已把信仰认知坚固了的人，能与别人争辩，甚至被弄暗；我凭经历补充：他们也能疑惑，甚至在自己看来像否定——因为某些人说服的气场是那样，仿佛熄灭属灵的，像论洪水以前的人时告诉我的那样。可那些在信仰里、主又在他们那里把信仰认知栽根并坚固了的人，即便因说服的气场在自己看来仿佛被逼进否定，否定仍会被驱散（这一点几次用挪开表象过），否定被赶走，然后疑惑，然后黑暗，这样便被放回光里，也就是放回认知里。由此可知：在信仰里的人，即便在魔鬼中间、在仿佛能杀死人的气场里，也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们。1748年10月6日。

3494 论某些穆斯林死后几乎立刻进入回旋或一致

听见一种有声的回旋，却较粗；我立刻从回旋与声音认出是穆斯林的。比先前听见的回旋更粗，或不那么流畅。别人告诉我：是三四天前离世的穆斯林。也同样听见穆斯林妇女的回旋，他们说也一样。也蒙准借着她们愉快的相通知觉到那是穆斯林——一听见是妇女，便有那种愉快。整夜持续着；最终听见他们把回旋转得更快、更熟练；这样几乎一夜便被引进一致——因为回旋就是：人人说话思想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又像人人。有些灵说：基督徒有时三十年也不能被引进一致或回旋。1748年10月6日。

3495 论一个灵怎样带领另一个，叫他思想并说话

写到自由时（参第128a–129a节；《天堂的奥秘》892）——被主带领的是自由的，自以为出于自己的是奴仆——有一个灵贴到我左侧，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出于自己说话。蒙准对他说：并非出于自己，乃出于别人，并且出于那些若能便想杀死他的人；那么被主带领岂不更好——主赐一切善，或说愿人人好。他还以为自己管辖自己、自己说话时，便向他显明是哪些灵在带领他、或借着他说话——那些灵说了话；后来又有别的灵说话，带领前一批；这样接下去五六七个，他们承认是接连借着那些自以为出于自己说话的人说话。观察到他们转着某种圆形的螺旋；主生命的流入便这样仿佛借着不断螺旋的形式流入——那种形式除了主以外无人能知道。1748年10月6日。

3496 论那些借着人的良善情感行动、并把人弯向自己一边的人

有一个人活着时认识；那时我还不清楚他的意图与行事方式，当时因才智过人而被看重。与他谈时，他以共同的方式流入，以至就流入而言几乎与那些没有一定原则而行动的人无别；可他所取的无非对人愉快的、所谓良善情感的事——他附和那些：比如引进婴孩，由此摆出仿佛可爱的景象来吸引善人，以及其他。这样他借着他们的良善情感把人心吸到自己这里。也查明他有良心，不愿违背善与真的良心而行；也知觉到他的柔嫩：不愿伤害彼此相爱的人；又：母亲抱着被光线围着的婴孩——像有些地方表象主为婴孩那样——有人说他该停，他说不停，除非主拯救那婴孩。他既这样借着良善情感、并与同类一同行动，又能被某种良心的柔嫩打动，便被接到同类人的群体里；从那里他借着一种柔和的流入行动——不大好描述，若说像珍珠的，却仍是流动的——进到左眼的膜；他们想往里头去，却仍是献身于左眼外膜的人。他们的吹拂略冷；如今左膝一带也主要觉得冷。又借呼吸流入左胸——就我的感觉而言，至今所知无非是好的。所以他们就是对应于左眼外膜的人。1748年10月7日。所以他们是凭某种良心的柔嫩护卫属于左眼之事的人。

3497 此外还有恶的与不恶的：恶的类似论迪佩尔时所领会的那些人（第3485–3487节）；这里先前说的这些人则有共同的观念——就是不被他们在自己里面坚固的任何原则绑住。这类人共同的观念也不大好描述：他们叫我的心思仿佛从一定的限定里松开，像在开阔的田野上伸展；若非有人把心思绑住，我便对事物毫无感觉。气场这样扩散；奇怪的是：他们仍能在其中谈一定的事；若不把他们留在说话的观念里，我几乎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因为整个灵仿佛只是共同的气场。若身体里的运作按那种气场来，运动的纤维便会放松，以至人几乎夹不住粪便与尿——这一点也蒙准经历过。此外他们没有别的限定，只想带领人：善的借着良善情感，恶的借着恶的情感或欲望。善的因这样处在共同观念里、没有一定的限定，便能进入许多善的群体，在那里被固定、被限定——因为他们任自己被固定、被限定；这一点经历过——于是无非趋向善的。恶的能进入许多恶的群体，在那里被固定。处在观念那种共同状态里的人，不太反思别人；可仍有许多落进他们的反思里；以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直到开始反思，好把人拉到自己一边。1748年10月7日。

3498 论荷兰人——尤其那些用狡诈与诡诈仿佛窃取别人财物的

头顶上有一个人，不显眼；我只从牙臭——也从粪便样的臭——知觉到他在；后来又从鼻孔闻到烧焦的角或骨的气味。因他不显眼，我以为是某一类那样的人；告诉我：他是荷兰人。那时他们一大群从后方下方上方涌来，像一片云；我知觉到他们也是同类。那些在头顶上被揭开、又不显眼的，我以为那样细微，因而属灵地恶；告诉我：在属灵气场里他们不显眼，在属世气场里彼此却看得见——因为那样属世的人，对属灵的事一无所想，也不信有地狱与天堂，也不信有灵，所以属世地不显眼。

3499 他们来到前方上方，从那里一直说话，用尽心机、狡诈与手段，叫关于他们的事一点也透露不出来。用了什么手段不必说，只说他们想窃取别人的观念，此外还引入别的来拦阻被揭开；这样相当久。由此蒙准知道：他们活着时就是那样——不愿自己所行所想的有一点透露出来，装出另一副脸、另一套话，为的是能窃取别人的财物，并且诡诈地——从这类人可以看明。因活着时养成那样的习惯，在来生里便抓住凡碰见的，好把自己所做所想的藏起来。可我不记得他们曾另找借口、用谎言骗

人；只是有一种诡诈：叫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样换一副脸欺骗任何人。他们这样练了很久，差不多十或十二个时辰，用尽心机叫这些事不透露出来。明明的诡诈我没有知觉到；如今他们也仍在窃取。

3500 论他们的交易

谈到他们的交易，我知觉到：他们的生命并不那么在金钱里，乃在交易本身里——钱并不那么在箱子里、在货物里（货物他们也不那么看重），乃在交易里；他们的目的——因而他们的灵魂——就是交易。这对他们是共同的；可有些人仍要有华美的建筑，还有郊外的房子，又要丰盛地活——不过这是少数人。谈到他们的交易——那是他们的生命与灵魂——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与手段，都想占有别人所有的、无论何处所有的，并以为那些都属于自己。谈到犹太人：他们厌恶犹太人做外在的买卖；可就交易而言，犹太人用他们不知道的隐秘方式把许多钱吸进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们容忍；却仍一点也窃取不到犹太人的，因此也不与他们交易。这样他们爱犹太人胜过其余的人；对天下其余一切人却不这样——因为以为能这样把别人的财物吸到自己这里。

3501 由此显明：他们一点也不被对邻舍的爱所触动。也蒙指示：他们巴望杀害无辜——借着看见一个婴孩、又巴望把他杀掉这一点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气场就是这样：一看见婴孩，便因着那是无辜而巴望把他杀死。至于对子女的爱，蒙指示：母亲亲吻婴孩；可有话说：那样的爱与畜生一样——畜生也那样爱自己的幼崽。

3502 论到他们，有话也有知觉：一来到来生，他们中间的富人便仿佛看见自己住在华美的宫殿里，其余的人则像在身体里一样生活；可那种生命渐渐改变：他们慢慢住进寒酸的屋子，再后来连屋子也没有；又被剥夺财富，变成穷人——他们也承认这些。他们四处走动求施舍；又因着这样的性情，走到哪个群体都不被接纳，反倒到处受罚。于是他们的生命渐渐变成相反的样子，终于变得像粪秽一样，散出牙齿与粪秽的臭气。

3503 与他们谈过种种事，也谈到来生里并不看重人的身分：富人与穷人一样能得救；富人也能照样做买卖、照样交易，仍然得救——因为各人是按目的与爱被看待的。他们中间也有富人，照样做买卖，却仍享受永生；穷人里倒有大半比他们更坏、被弃绝。可他们反驳说：若要得救，便得丢掉买卖，把钱给穷人，自己就苦了。蒙准回答他们：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中间那些善良、得救的富人另有看法——他们也知道同样的话，却按内层、真实的意义来领会。比如《主祷文》里：我对他们说，那些祈求“叫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人——真基督徒立刻会说：主并不叫任何人遇见试探；所以他们不停留在字句上，而停留在字句的内义里。又如对那富有的少年人所说的：叫他把一切变卖、背起十字架来（可10:21）——按内义领会，意思也不同。可他们既是那样的人，又沉溺于肮脏的利，嘴里便挂着这类话，因为想照自己肮脏的生命去活。此外他们还说：若不那样，便不能积聚财富，也不能保卫那小小的共和国——它靠财富才能抵挡周围那么多敌国。可蒙指示他们：几乎没有人真从那个原则行事；那只是事后找来的借口；再说人尽可以富足，却不必存心去偷别人的财物。

3504 我也听见过这类人被撕裂的惩罚——从腰、从胸、从头；至于腰、胸、头各表示什么，我还不能确切知道。

3505 我还听见：他们固然不承认主，更不承认是他治理宇宙；却仍承认有某个至高者在管理——因为从自己的买卖里学会了：有人成功，有人无论怎样劳苦也不成功。也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才祷告、行圣礼——都是为着自己的目的，还有别的缘故。

3506 当他们谈自己的共和国、说必须那样做才能富足、才能抵挡邻国敌人时，有话告诉他们：这不可能真是他们的目的——因为别处若知道能赚得更多，他们立刻会带着财富迁过去，把共和国丢下；他们也承认了。此外如先前（第3503节）所说：人尽可以致富，却不必变坏。也蒙指示：做买卖本身并不恶——正如打造刀剑、枪炮、火药的人仍可以是好人，尽管那些东西杀伤人类；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在乎用来做什么，可以想：这些是保卫群体所必需的——当群体是那样的时候，也的确是。

3507 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已在来生，因为差不多只是属自然的人，又不知道属灵的生命——在身体生命里也不知道；还藐视、嘲笑那些谈论属灵生命的人。因此在属灵的气场里，他们只显得像上排牙齿，脸往上缩回去，几乎看不见脸——这一点也带着差别蒙指示了。

3508 荷兰人从另一种生命、因而从另一种性情来，与别的民族不同——也可从种种事推断：别的民族多少还看重某种体面、虔诚、宗教、学问、友情一类的东西，因而也看重那样的人，尽管也巴望致富；可荷兰人多半不是这样——只顾利益，此外什么也不看重，还嘲笑凡不是富人的。

3509 与他们谈话时我说：身体里那点生命算什么？不过是生命的一点；死后接着的是永生——那里一万年也算不得什么，五六十年的生命又算什么？他们一想到这个，便承认了。

3510 此外，他们对别的灵是看不见的。别的灵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怎样进天堂。我这边也整整一天——还不止——看不见他们；可他们仍在我里面用力作工，尤其拦阻我写关于他们的任何话；我感到他们行动的力量比平时更强。他们也不肯接纳内层事物，还加以嘲弄；那时他们作得那样猛，几乎没有人先前比他们更猛——因为把我惹到发怒。

3511 他们看不见，还有属自然的缘故：他们不愿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把计谋沉默、隐藏起来；凡看见的人，都在心里掂量：这人怎样，对他自己的目的有没有用。因着沉默、因着巴望对别人隐藏自己的利益，他们便成了看不见的——尽管仍是属自然的；别的灵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怎样进天堂。另一属灵的缘故是：他们对属灵事物或来生并不那么粗俗地思想，乃是按自己的方式——承认有至高者；他们也不把自己扩散开；所以殿堂里也不容雕像、画像、图画，免得从那些东西得着更粗的观念。蒙指示：主钉十字架的像——像别处那样——一摆给他们看，他们立刻逃走，仿佛消失了。我听见并知觉到：他们不愿把观念钉死在这类东西上，只愿留在看不见里；对那些高于或内于自然的事，

他们不愿明白、不愿知觉；所以也不就那些事推论；听见人推论，便想那人疯了，还公然嘲弄——除非是富人，他们不愿得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于是把思想与自扰留给别人，心想内里或许仍会显明。他们是怎样的人，借着薄水来表象——那水一边贴着某种看得见的东西，用来表象属自然的。

3512 也蒙指示：有些人被提到更内层的天使灵的气场里；那里观念起伏的言语细得叫我惊奇，甚至细到几乎知觉不到，我以为已在天使中间——因着那细，几乎从我的知觉里消失；表象成一片发白的薄云，整个人——头、身、脚——都在那气场里，不像别人脚还留在较低的灵的世界。可有话说：被提上去的那些人并不思想属灵事物，只想着自己能那样细——如先前（第3393节）所说，那只是能参与的第一层面。

3513 我听见同一气场里有些人说话；他们已受教知道：主是谁，是谁治理宇宙；他们被接纳了。一旦知道、被说服、确信是主治理宇宙，他们便比别人更坚定；那时几乎整个都在同一气场里，不愿留在灵的世界里那些人中间，也不愿听那些凭可见之物一类事推论、又用推论把自己弄昏、搅乱的人——反倒嘲笑他们；他们没有那些搅扰，便停留在真理里，不容自己被拉开。这也来自身体生命：如前所述，他们不就内层事物推论，因为说谁也不能知道那些；又因为在买卖上很少走别的路，只走确定、证实过的路，采用不会落空的手段与计策——这些来自经验，也来自浸透本性的细密思想；他们看见别人怎样走错：抓不确定的手段与计策，没有经验与原则，很少成功。他们是这样的人，别人也能知道。所以在来生，一旦被证实、

3514 被说服那些真实又真正良善的事，他们便不再走别的路——主也保守他们在那种性情里；因此他们也比别人更被证实、更被说服。也因着这个缘故，别的灵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怎样进天堂。1748年10月10日。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受教，因为把教导称作“推论”；可游荡了很久，既不知道怎样进天堂，也不知道怎样脱离悲惨，那时仿佛留给他们去思想手段——就是：他们并不在手段里；于是信仰的认知渐渐灌进来，仿佛从他们自己来的，那些认知也得着证实——当他们思想、却不知道从谁来时——终于被说服。因为借着教导他们并不像别人那样被说服。在灵的天堂里，他们中间有可称为“坚定”的人：他们站得住，不容自己被任何诡计、手段、推论、灌进的疑惑、由此而来的昏暗、谬误、表象、幻象拉开；尤其是那些灵魂或生命在于买卖、却不以金钱与奢华生活为目的的人。

3515 可那些尚未接受信仰的人，他们的气场对那些承认并默想内层事物的人来说，是不断抗拒的，比别的一切灵的气场更抗拒。因此整整一天——还不止——我看明：要领他们承认圣言的内层，何等困难。内层事物借经历与证明摆出来时，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喜悦、受感动，只是不断沉默地抗拒、抵触，并不公开反驳，只在总体上抗拒。所以在世上他们似乎比别人更难被领到相信真信仰的事。蒙指示：他们的气场与那些有信仰的人的气场相争；那些顽梗的气场不肯被胜过，便把有信仰者的气场——因而也把他们——往右推；可这些人也不肯被胜过，又把他们赶回；这样来回好几次，他们终于被迫退去。此外他们显得穿着短裤与衣服，像这地球上的人，只是穿着显得朦胧，或说在朦胧的异象里。1748年10月10日。

3516 他们常常挂在嘴上：为着共和国才这样做——巴望把别人的一切都夺过来，仿佛天下万物只该归他们。可有话告诉他们：共和国并不在他们心里，只是抓来作证实的借口——正如人陷入某种欲望以后，便用“有用”来为自己辩护。于是他们被放进这种状态：若能把共和国及其居民所有的一切都偷光，会不会做？借着与我相通的观念蒙指示：他们会做；若共和国随后撑不住，他们便带着搜刮来的财富搬走，毫不在乎它是否彻底灭亡。所以那是事后抓来的借口，不是目的；若真是目的，里面还会有一点善；如今却只有恶，因为他们与对邻舍的爱完全相反。蒙指示：他们毫不在乎是否叫人家倾家荡产，叫人家带着婴孩赤身求乞。所以他们里面只有恶。他们惊奇地知觉到自己毫无良善——不能不知觉，因为他们能知觉什么是真；他们知道爱邻是首要的律，便掂量自己是否有过那样的爱——除了对那些在书写与买卖上帮过自己的人以外；对穷人怎样，他们寻思，却找不着。他们论断别人说：别人被幻想苦害、感染了；可有话问他们：你们岂不是与爱相反吗？这比那些人更好吗？他们无话可答。

3517 他们中间有些人被留在自己关于天上喜乐的思想里；据说那时他们想：或许有某种喜乐，只是自己不知道，却不会像地上那样——于是拿地上的喜乐来比，看能不能胜过。所以他们关于天上喜乐，除了从地上来的，再不能有别的观念。有话告诉他们：如今在来生你们还指望什么？再没有买卖，没有财富——这些在来生他们也不认识——也没有货物？对此他们无话可答。

3518 有话对他们说——我没有听见——说他们凭自己的力量什么也不能做，因而也不能进天堂。那时我知觉到：他们便以为该放下手、等候流入——因为那样的人除此以外什么也领会不了。可有话告诉他们：事情并非如此；仍要去做，却要归给主——是主赐能力与力量。正如传道人说：求主藉着他说、管理他的思想与言语一类的话——那时他并不沉默等候流入，却仿佛凭自己讲道；事后仍说是从主说的。别的事也一样。1748年10月10日。

3519 他们称自己的祭司为“属世的祭司”，说他们不过是属世的，因为在家里生活与别人一样，所以不能知道什么是属天的——那些本该属天的人若在家里也像他们一样过活，便无法推出人里面还有什么属天的。此外，他们称信仰的教义为群体的绳索，说那只是为了下等人，叫他们被拴在一起。他们买卖的生命表象成仿佛冬日的光；从他们那里也感到相当大的冷，在脚与膝。

3520 他们信仰的气场是怎样的，蒙指示了。我走进圣保罗堂时，忽然有话告诉我：有人在睡里梦见被圣灵领进这座大殿。随后显现一个人，从左往右被提到天上；有话告诉我，我也知觉到：不久前有人死了，被天使直接领进天堂。当时谈到：有人死后立刻被唤醒他的天使直接带到天上，并看见被主接纳，又看见天上的荣耀。正当谈到有人被提到天上时，周围的荷兰人灌进不信的气场，以至几乎无法说服他们事情是这样——我也蒙准这样告诉他们。他们的思想我并没有那样知觉到，只知觉到不信的气场——那是许多被证实的思想的集合。他们又惊奇、又嫉妒：自己站在下面，别人却这样被带到天上。与他们谈过：这从他们的气场来；他们说：若看见我把躺在担架上的死人叫醒，他们便信。蒙准回答：即便看见死人复活，他们也不信，除非看见我叫更多死人复活；随后便把那些事归给自然原因，于是比先前更不信——

3521 因为凡事一成了熟悉的，便不再另眼看待：正如人看见青绿的草地、却不知原因，并不更加惊奇；又如犹太百姓天天看见吗哪。所以信仰不能借神迹扎根，更不能借神迹说服；要叫人信，须在没有神迹的情形下。后来他们被留在自己的思想里时说：若看见祭司把抬出来的死人叫醒，起先会归给欺诈；一旦证明不是欺诈，便说死人的灵魂与祭司有秘密交通，所以被唤醒复活了；若看见多次这样，便仍想：有某种自己领会不了的秘密——因为自然界也有许多事发生却不被知觉——于是永不相信祭司所说的是靠属天的力量做成的，仍归给自然。由此显明：即便有神迹，他们的信仰仍是怎样；那样的信仰是：不信有灵，也不信有天堂、有地狱。

3522 他们被送进那种生命——在来生里会发生；叫人难以置信的是：竟能显得那样做成。他们的生命显出像发白的光，像先前那人的生命（第3430–3431节）——那人说自己算不得什么；那是没有爱的生命。这些人在属自然事物里也没有对邻舍的爱；那人则不承认信仰，也不承认“爱”这个词（第3432、3444节）。所以没有爱的生命，便借那样发白的光来表象。他们被送进那光——当被送进自己买卖的生命、或说送进凡事顺利时的思想状态时，便显出这样。在头顶左侧感到冷——那是那种生命的冷；可他们说感觉不到冷，因为在自己的享乐与对享乐的情感里，说自己就像在自己的天堂里。于是他们的热传到我这里，触到前额左侧与左颊。可蒙准我知道：他们的生命要变成冰，生命的光耀要变成悲惨，万事都要翻成相反——因为先前他们既不能被属灵的感动，更不能被属天的感动。1748年10月10日。

3523 后来——我想是同一民族里已在来生的人——藉着我对他们说：你们在生命里既那样聪明，又能知觉什么是真，便该知道：对邻舍的爱是首要的律；没有对邻舍的爱，无人能进天堂——因为天堂或说属天的群体在于爱，唯独从主而来。由此你们能知道：自己是否有过那样的爱，因而是否能被准进天堂。他们反驳说：做买卖的人不必管这些。回答他们：富有的商人——比他们富得多的——也在天上，正是藉着我与他们说话的那些人；那些人也能致富，却如他们自己所想，以共同的良善与对邻舍的爱为目的，经商只是世上的一种职分，并不把心放在那些上面，因而不从财富与买卖里取得生命。他们比这些人更富，也借属灵观念蒙指示了。此外他们说：来生里并不看重人的身分。1748年10月10日。还须补一句：他们留得相当久，又顽强地坚持，并怀着好些邪恶的计谋——或许是灵关于将要来的事的幻象。

3524 论灵对从群体而来的事有精细的知觉

我记得两度发生过：我自己还不知道时，灵借一种情感或愤慨的样子，把他们所知觉的灌进我的心思与脸上；那些事除非从那效果，我一点也不知道。由此蒙准知道：灵极其精细地知觉情感与说服的变迁——那些变迁我自己不能知觉，只能从效果知觉到愤慨或羞愧的样子；原因起初并不清楚，稍后才略知。是哪些灵，我不知道；我想他们并不说话，却仍在场。1748年10月10日。

3525 论护卫的天使，与引领人的灵

我受教：每一个人旁边都有两个天使灵，在他头那里；主藉着他们护卫人。他们的职分是调节并治理那些涌来的恶灵，还有关乎人的真与善的别的事。我想刚才上面所说的（第3524节）就是他们。此外还有灵——一个、两个、三个——以为自己就是那人；他们是灵的世界的主体，别人的努力流入他们；这些灵按着人共同状态的变迁而更换，又被天使灵治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天使灵若不反省，便不知道自己不是那人，只知道自己是更内的人；他们作用在人思想的内层——那些并不那样进到人的思想里。一有反省赐给他们，他们便知道自己是天使灵。至于他们是否轮换、是否换别人，我还没有那样受教。情形也像木星居民那里：管教的灵来时，头那里有两位天使；叫死人复活时也一样，有两位天使（第1097节）。1748年10月10日。

3526 荷兰人续（第3498–3523节）

这一夜，醒着时也一样，有许多事表象出他们邪恶的计谋，以及他们怎样顽强地要毁掉内层事物、又怎样敌对婚姻之爱；可我既不能明白那些表示什么，也不能确知是从他们来的，还是被别的恶人激起的，所以略过不记。

3527 只告诉他们：决不要想去更改任何真实又良善的事——就是他们所真诚信、正确地信的：比如主治理宇宙；这也是他们与别人信仰的教义，因为主自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太28:18）。又：他们算不得什么——这也是他们知道的：必须脱去旧人，叫旧人连同其享乐与欲望死去，好叫新人起来。又：万人的生命是主——因为他们祷告并教导：求主管理他们一切思想、言语、行为。也知道他们口里说信：信仰是一切，因而对邻舍的爱是首要的律；爱在天堂的一切与各个里都是一切，也在信仰里；又因主是唯一的爱，并由此是怜悯，所以主治理宇宙，信仰是爱的，因而也是他的。1748年10月10日。因此他们的买卖本身并不被定罪。

3528 既然状态是这样：两位天使治理人的内层，同时也治理那些灌进欲望、又以为自己就是人的灵；又尤其因为在总体与细节上都是这样——恶灵灌进、仿佛是主动的力量，善灵或天使则护卫——那么便得出：当灵的世界塞满了那样多加害的恶灵，而在人旁边作主体的也是他们时，善灵或天使便再也不能抵挡，平衡便消亡；这与所读的列邦的结局（太24:3及以下）是一回事——就是：恶一开始胜过、或说开始赶开善，那时若善退去，人类便完了。善灵若不借主直接的帮助便不能抵挡——这一点多次蒙指示我；可直接的帮助并不按秩序，因为秩序要求万事有平衡；平衡一消亡，末期便来到。末期已临近，可从我这里种种事推断——因为如今恶灵那样多、恶意那样大，简直难以置信。其实最小的力量也能把他们统统赶开，哪怕借一个小小婴孩；可那时恶人便陷入那样的苦刑与那样的地狱，叫他们所受的苦刑远超过改造、更新他们所需要的。1748年10月10日。

3529 论灵虽不藉人的感官看见、知觉，仍知道人所思想的，并知觉人所欲望的

凭经历蒙准我知道：灵虽不藉人的眼看见、不藉人的耳听见，仍知道人所思想的一切，并知觉人所欲望的一切。因为我与那些常常管理我思想与欲望的灵谈过：他们看不见——比如当我在火边时——却仍知道并巴望安排我做什么；更远的那些并不那样看见、听见，却仍安排。甚至灵知道我所吃

所喝的东西是什么滋味，尽管他们自己没有味觉。此外，除非有反省赐给他们，他们往往看不见，却仍安排思想与欲望——因为他们仿佛就是人的思想与欲望；凡经感官进来的，立刻进到思想与欲望，因而进到他们那里；所以既是这样，他们便不必看见、听见——在我这里则另是一样。1748年10月10日。

3530 论天堂里的互相之爱：爱邻舍过于爱自己

这可从真婚姻之爱的形像里看见：爱配偶过于爱自己，愿为配偶赴死，把一切财物花在配偶身上，宁可给配偶，不愿给自己。又从父母对子女的爱：人人都知道，母亲宁可自己挨饿，也不愿婴孩挨饿；走兽飞鸟也一样，照料幼雏过于照料自己。真友情里也一样：愿为朋友赴死，宁可服事朋友，不愿服事自己。又从一般的礼貌——它也从那里起源：互相之爱在外面这样显出来——把较好的一份给别人，较次的留给自己。又从寄托与互相保管：真诚的人保守邻舍的东西，比保守自己的更好。1748年10月10日。又从爱的本性：爱巴望把自己给别人；它的喜乐不在服事自己，而在服事别人。许多人是这样时，便是互相之爱——因为回报也一样。可那些爱自己过于爱别人、又贪财的人领会不了这些；吝啬的人更是丝毫领会不了。这样的人便是主的形像。这些话当着灵说的。

3531 论平民、农夫一类的人

右侧仿佛从某个深处升起一团、或说一阵浪——在来生里，这类波浪或团块就是人群，如先前多处所说（第277、2678节）。他们成团地升起，仿佛粗粗地一顿一顿；我称之为 kluncka，是 klunckewis 那样。我惊奇他们是谁；据说是平民里那些没有学问、却并不邪恶的——不是强盗、阴险、诡诈、恶毒的那种，乃是其余大量的人，如单纯的农夫。与他们谈过：他们此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主，把自己交托在他的名下；其余一概不知，比别人更没有学问；至于信仰是什么，那时他们才知道。同类的另一些人也同样上来，可他们那仿佛哽咽的、或说团块的运动更像哽咽、更快；他们紧挨着右侧升起。还有些人更快，从脚经身体一直升到脑；我知觉到他们是在生命里对信仰的认知知道得较多的，于是属于身体内层的不同部位。所以有三类：在生命里几乎只知道敬拜主的；对信仰略多知道一点的；以及知道得更多的。他们就这样从一切那样单纯在信仰里的人中间聚起来。我也听见旁边的人：他们念《主祷文》，单纯得几乎没有字句的意义，却仍能叫内层敞开。又蒙准从牛犊或牲畜粪的气味感到：他们是照料家里、照料牲畜、牛犊一类的人。

3532 至于他们的言语：许多人——凡一同到来的——都被持守着一同说话，却是粗粗的，好叫内层与外层不分裂；立刻被持守着一同说，没有一个与另一个不同——尽管还没有群体；却仍都说一样、想一样，好叫他们得着起头。后来我也听见他们和同类更靠近侧面的人：在群体里或说在圆圈里发出响亮的言语，却更粗；随后又更快——这样用不了多少时间，便被起头，能进到善灵的群体里；再后来在天使灵的群体里受教，如此前进。他们的良心与对善的知觉也与我相通——就是他们的婚姻之爱：互相亲爱像配偶一样，却是单纯的；因着那粗朴的单纯，我无法描述那知觉。与他们谈婚姻之

爱；他们说不知道配偶是否爱自己——有的人这样说；可从与我相通的知觉蒙准知道：他们爱过；奸淫即便不是憎恶，也因某种良心的法则而禁戒——如今他们说自己并不知道那法则，只知道自己不愿，因而也不能。

3533 这样的人，以及婴孩，在来生里是坚定站在信仰里、没有疑惑的；也不那样容自己被阴险的反驳拉开，因而不摇摆——因为他们不理会那些，只知道主治理宇宙。1748年10月11日。

3534 论某些极狡黠的人

前方稍上、左眼稍前，聚着一些人：他们在暗中阴险行事，比别人更阴险。此刻凭经历只须记：他们常常放出那些去设陷阱的人，把他们当作主体来鼓动；藉着他们行事那样阴险，几乎不能更阴险——假扮别人，还有我尚不知道的诡计。他们尤其暗害婚姻之爱，因而暗害内层与最内层，也就是暗害属灵与属天的事物。他们的主体跑到远处，设完陷阱便回来禀报；可他们不敢像别人那样把主体送到我这里并留住。1748年10月11日。

3535 这些阴险的人在我这里，巴望把关于主的毒灌进来——正如那些专由毁谤拼成的人惯做的。蒙准告诉他们：要叫人信服，只需这些就够：主就是父，因而为一，正如他自己所说（约10:30）；又最明显的是：无辜从他而来，平安从他而来，怜悯从他而来，互相之爱从他而来，良善与真理从他而来——这些都是神性的；摩西与先知论到他；代表性教会的一切礼仪都表象他。这些既叫我信服、如今又叫我确信，他们还想要什么？他们无话可答。1748年10月11日。

3536 又因他们是说服之生命那样的人：无论到哪里，单凭说服的生命，几乎能把别的灵诱惑——他们的气场一发动，片刻便如此。所以蒙准告诉他们：人若发热，周围用冰围住，怎能不冷？人若在光里，把窗户关上，怎能不在暗中、看不见？

3537 论真理：环境会叫事情有差别

我与灵谈过：环境会叫事情有差别。有些人便以为因此没有确定的真理——也从“环境叫事情有差别”这一推论出发，又如彼拉多对主说：“真理是什么呢？”（约18:38）。蒙准告诉他们：一切信仰的认知都是真理，如今又是永恒的真理；凡属信仰之真理的，都是永恒的真理。环境叫事情有差别，并不取消真理。比如假定亚当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人，他的儿女便可以彼此结婚——这仍不取消那永恒的真理：这类婚姻是不可以的。又如：少年时缔结婚姻，好过先前先有姘妇——这是永恒的真理；可因为群体是这样，人往往要到能教养儿女才能成婚——这并不取消那真理。又论到犹太人与外邦人：犹太孩童因父母的说服而未受教，以为主不是弥赛亚——因着环境，孩童不能另信；这在他们那里并不取消：主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论到处在无知里的外邦人：他们不知道主治理宇宙——那种无知是环境；这并不取消他们能得救，在来生受教。还有许多同类的事。1748年10月11日。照样，圣言的字义说主行恶、杀戮、发怒，又说人行善——旧约里还有许多同类的话——也不取消内义是真理。1748年。

3538 天使灵怎样看待所发生的事

借天使灵相通的属灵观念，我知觉到：他们看待所发生的事，是在每一个细节里看见主这样安排、这样许可；心思不断注视所发生的事，看作主这样安排并许可。不像人、不像不善的灵、也不像恶灵那样：巴望主按自己的直觉、幻象与欲望来安排万事；一不那样，便疑惑、否认圣治。原因在于：他们不在信仰里，于是从自己的幻象巴望宇宙与各个都那样被治理——仿佛由他们来治理。他们也不能、也不愿承认：一切与各个的发生方式叫人并不知觉，好叫人被持守在信仰里，或被领到如今所说天使灵的状态；又叫人不必为将来忧虑，却又信靠自己的谨慎。所以在信仰里的人，很少在巴望的时候就得着所巴望的；可后来若不思想那些、而那些又于他们有益，便仍得着。注。1748年10月11日。

3539 恶人的生命是怎样的

恶人情感或意志的生命，像炉火、蜡烛或蜡火、硫火——因为主的爱与怜悯的生命，在他们那里变成了那种欲望的生命。他们知性的生命像由此而来的光：昏暗，伸展不到远处，便消进昏暗，终于完全没有。可属天的爱一靠近——哪怕离得很远，正如世上日光进来时那样——那火便熄灭：起先变成没有，再变成冷——因为它与真爱相反；冷的差别，按着爱的靠近与品质而定：里面有多少互相之爱、婚姻之爱、亲子之爱，有多少怜悯，有多少平安与无辜。真理——也就是知性的光——一靠近，他们那火样的光便昏暗，终于变成黑暗；同样按着距离与光的品质而定——那是无定限的。由此可知道：情感的虹与真理的虹——或说意志的与知性的——是怎样的。

3540 论那些以为灵像大气一样的人的共同气场

我有一阵子处在相当悲哀的气场里；那是共同的气场，以至我几乎不觉得有灵——他们那样消失，叫我毫无知觉觉得灵算得什么。其实有许多人，表象成一大群游走的小星或白的小火花；据说他们数目那样多，却没有一个被知觉得像有什么。同时他们也杂乱无章，看不出有结成群体，只是在气场里四处游荡。在那样的气场里，只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没有向群体的确定指向——总而言之，只有不确定的共同，没有结成群体。那气场相当悲哀，因为它触着我，灌进一种观念：仿佛没有群体，这一人也不认识那一人，各人像在宇宙里漂流。我受教：他们是在身体生命里怀着那种观念的人——以为灵像看不见的大气，没有借话语确定下来的东西，因而不可知觉，在宇宙里游荡。怀着那种观念的人多得无数；所以那些人被送进那种观念。我在那气场里惊奇：来生里人是否还能彼此认识？以为一切知觉都会消亡，结成群体更不可能，这一人再也找不到那一人——所以那是极悲哀的气场，因此称为共同的。可我受教：他们仍在群体里，尽管显得不像；因为他们有生命，也从那里与我说话。1748年10月12日。

3541 论某些人的说服

有一个人带着说服进到我里面，试图用说服加害于我；他被推向下方，因为那样的说服不被许可。查问从哪里来，便发现头顶上有那样的人：从眼里射出的光看起来向后弯，却不像先前在说服里的那些人（第3404节，当灵……）或洪水前的人那样——那些人带着更长的刺。这些人在身体生命里凡事顺利，于是说服自己：只要尽力，凡所做的都会成功；他们若是恶的，在来生便以为凡所尝试的都会成功，并且处在说服里；有些人还用巫术把说服灌给别人——这里便是这样。他们一在说服里，便改变或变动所到之人的气场——关于洪水前的人，可参先前（参第3405、3413节）。头顶上的那些人说话，并以为凭说服什么都能做，又能把说服灌给别人。他们说服的气场伸展开来，我知觉到那是外层的，对内层事物一点也不能做什么，更不能败坏那些在信仰里的人。这属于巫术一类；可他们被赶出群体。1748年10月12日。

3542 论婴孩

婴孩多次被送到我这里，成群地在我周围；从声音能听出他们是婴孩，又听见像柔软却不整齐的声音——那柔软又不整齐的声音几乎难以描述——在我头顶紧上方，仿佛飘着。既听见过那么多次，便可以记：在场的灵几乎总忍不住要去引领他们，或逼他们说话、藉他们说话；可这违背婴孩的意愿——婴孩多次抗拒，仿佛愤慨别人管理他们、逼他们说话。他们的不肯，我多次观察到；一有机会赐给他们，他们便说：自己要说话，不愿那样说；很少蒙准他们多说。我受教：这是他们的试探，叫他们不断抗拒那些巴望管理并引领他们的人，好叫他们习惯并得着起头：唯独主管理并引领他们，从主思想并说话。他们就这样长大。

3543 此外，他们有时——两三次或四次——念《主祷文》，却那样柔软，几乎没有字句的意义；可他们越长大，主便赐给他们越多，于是被领进观念，也进到更内的知性；主尤其藉着他们从内层作工。

3544 他们中间有属灵的，也有属天的。属灵的可从某种刺耳的声音认出：他们更急切，仿佛带着愤慨更快地迸出来——一知觉到什么与真与善相反，便要改正；可只许他们这样迸出并巴望，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我多次听见并看见他们：像带着翅膀的急促微颤那样刺耳地迸出，巴望说话，又因着别人说得不真、又不许可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实情而愤慨；可既尚未蒙准，立刻便被止住。

3545 有话告诉我：他们由天使、或说在天上受教，并长大，比别人更属天、更属灵得多。这一点从某人（第3146节）显明：多年前还是婴孩时死了，如今像我们一样成年，说话；他带着那样的爱与弟兄说话——互相的、弟兄的爱——以至触动那人的内层，叫他忍不住哭泣；因为正如事后所说，说话的无非是爱本身。婴孩长大以后便成这样；他们是最靠近主的。1748年10月12日。

3546 论灵的世界连一个天使也承受不住，若不逃走

周围有灵，并不恶；可有一个在婴孩时去世的天使——是王子的儿子——来到这里。他一到，我便告诉他：灵会逃走，因为知觉到他们承受不住他的气场；果然如此——灵离开，走到气场之外，或说走到气场的边界，因为他们并不恶。由此可知：一个婴孩、或说一个天使，能把无数灵——甚至整个灵的世界——赶开；因为他们承受不住互相之爱的气场。可仍知觉到：他的气场因与别人结成群体而被调和，效力并不很大。1748年10月12日。

3547 论婴孩：虽在天上长大，仍是有毛病的、不洁的，无非是恶

有些灵怀着乖谬的意见：以为在天上长大的婴孩是纯洁的，因为他们没有地上成年人那样的实际行为。可有一个死时还是婴孩、在天上长大的人——因想法不同，或许不知道自己有恶——便像别人一样被送回灵中间，与灵谈这些事：他们好像由遗传之恶组成，以至无非是恶；又按着从父母陆续接受的遗传之恶而有差别；那恶不断冒上来，又因是欲望的恶，便不断暗示虚假；所以他们也永不能完全，或说永不能有绝对的对应——因为恶的根不断萌发；身体生命里多数实际的恶，也由此被遗传之恶激起。这些差别按父母陆续的实际之恶而定；因此这一家的恶能与那一家的恶分辨开来。所以良善永不能栽进婴孩里面——因为恶与善不能同在；他们一切的良善都是主的。1748年10月12日。

3548 那死时还是婴孩、在天上长大的人，被送回灵中间，好叫他知道自己从遗传之恶是怎样的人。因为他生为王子，我知觉到他仍保留着遗传：巴望管辖；又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像他的祖父、曾祖一样。由此显明：遗传之恶黏附着，并不退去，一有机会便萌发。此外，当他在天上时，仍是那样。1748年10月12日。

3549 论那些被主单纯持守在信仰认知里的人：恶灵便消散

如今经历到：恶灵退去，无力说话、思想，因而也不能把他们那里的事与我相通——那时我被单纯持守在信仰里、在普遍的认知里。先前蒙准告诉他们：不必提出反驳；可他们既那样机巧，便须用我如今所持守的信仰认知来拆开反驳与疑惑。于是一切灵都哑了，仿佛退去；有些也的确退去——我听见了。由此显明：那些单纯相信的人——比如相信主治理宇宙、唯独主是生命、他们的自我无非是恶，又不接纳会生出疑惑的反驳——恶灵便从他们那里消散；因为恶灵不能与那样的人同在——我也知觉到他们这样思想。1748年10月12日。

3550 论最下等的平民

有一阵子我感到相当大的冷，从脚掌经脚到膝，也到腰；先在右脚，后在左脚。明明显出：那里有那样冷、或说冰冷的灵。我惊奇他们是谁；有话告诉我：经右脚上来的，是活在绝对无知里的人，又在外在上与真爱相反——酗酒、鞭打一类，像最下等平民里住在树林中的那种，几乎与野兽无异；若没有思想的能力——唯独这一点叫他们与野兽有别——便真成了野兽。经左脚那样冰冷上来的，也是同样最下等平民里的人，却完全否认死后有生命，以为自己会像野兽一样死去；所以那些持这类原则的人，是经左脚的部位被提上来的。

3551 他们被提上来以后，我听见经右脚部位升起的那些人说话；从他们的言语里几乎知觉不到一点生命，那点生命又那样微弱，以至我以为他们快要死了；说话仿佛是逼没有生气的雕像开口，我几乎开始绝望：他们的生命还能留多久。经左脚升起的那些人说话也差不多，却带着通常属灵与否的那种差别——就是：他们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属灵的生命；那差别可从声音知觉到。对他们我也几乎开始绝望：还能不能活——因为仿佛是逼雕刻物说话，里面毫无生命。这两类人都从背后上方说话。

3552 可不久我听见：他们被送进某种主动的状态，仿佛旋转——也就是进到善灵与天使灵的群体里；那些灵照料他们。他们几乎确信：若不把生命灌给他们，他们便要死；那些灵也带着极大的热心与关切去做，几乎无法描述，又不容自己疲乏，不断费力这样推动他们；那种推动仿佛是带着惯常声音的粗转动。

3553 善灵与天使灵这样照料了他们几个时辰以后，他们仿佛开始得着生命，不再像没有生气的那样——这一点也蒙准我知觉到；于是生命灌进他们，好叫他们能进到伴侣里。他们也说：这样就在天堂里——因为灌进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的天堂。善良的灵整夜带着极大的关切这样劳苦以后，便听见他们越来越习惯参与伴侣；有话说：他们就这样被栽进伴侣里，在那里被成全那些关乎属灵与属天生命的事——因为在认知方面他们没有抗拒，只有一种抵触：巴望回到自己原先的生命；可他们仍按不同方式得着起头，并比别人更作仆人。

3554 生命怎样陆续灌进他们，借颜色来表象：最初的生命表象成某种发白的大理石样；其次表象成带点发白的青蓝；第三表象成升起的白云斑点。总而言之，生命这样陆续灌进他们，好叫他们能参与善灵的伴侣。

3555 后来蒙指示：那样的人终于是怎样的——借着从他们吹到我脸上、又吹到胸前的气息；那气息是发冷的，却冷得不多。我也知觉到并不发冷、却偏向热的——不知是从别人来的，还是从他们来的。

3556 我不能不惊奇：善灵、天使灵以及天使，怎样热切地费力把生命灌给他们，以至不疲乏，乃以极大的热心去做。知觉到：那是从独一的主来的——是他把那样恳切的热心与带着喜悦的情感灌进天使，也是他把生命灌进那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像死人，可以说是从毫无生命里被唤醒，进到某种生命，并这样进到属灵与属天的生命。1748年10月13日。

3557 论来生里的距离是感官的谬误

有时观察到：某个灵自以为离得很远，甚至与远处的人说话，却立刻就在我旁边，以至他说自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正当与远处的人说话时，自己却立刻在场，并且在自己的位置上，又继续先前中断的思想。1748年10月13日。

3558 论别人的言语只按共同的方式传来

多次知觉到：别人在说话，所说的传到我这里——不是借言语，也不是借分明的观念，乃是借某种共同的方式，叫我知道他们在谈什么；那种方式不容易描述，除非比作别人彼此说话时仿佛能从脸色知道在谈什么——可这只是那知觉的表象。总体上有某种指示：他们说什么；那指示又是确定的，不叫人受骗。1748年10月13日。

3559 论那行巫术的杀人者被扔进池里

与他同在的人抱怨：他不断攻击信仰的事。他在前方，在那里略略或说半截地被卷着，又这样被远远地滚向污秽的耶路撒冷；在我看来像在城顶上，可有话说是在泥泞的池里；他从那里说话，说那是粪秽又肮脏的。

3560 查问他是否顽强地抗拒——那并不是坏兆头，因为那样便不那么不冷不热。有话说：过一段时间，当他知觉到除了主以外再没有别的帮助时，便会进到较好的思想，并在信仰的那一面上坚定。蒙指示他那时会怎样：借着某个平面，上面仿佛轻轻撒着金粉——表示情感之善的一点；其余则是许多草绿。再借着某种光亮，介于火样与火焰样之间。所以蒙指示——因为有些人怀疑他还能不能活，他既那样敌对。1748年10月13日。

3561 论婴孩

观察到：婴孩多次被送到我这里，仿佛散在头周围时，他们一点也不怕魔鬼的侵扰，也不理会——因为对那些侵扰他们是不可知觉的。所以人要在信仰里得着护卫、免受魔鬼侵扰时，也差遣婴孩来，这样护卫他。这一点也多次有话告诉我，并蒙准知觉到。

3562 还是那在池里的人：当他说自己不肯饶恕——其实事情很轻——因为他在世时就是这样：对谁起了恨，便不肯饶恕；那时在欣嫩另一边看见一个大袋子，打开以后，浓黑的烟冒出来，向上翻滚；这表示那样的恨。

3563 论灵极难忍受被人管理

多次知觉到——今天也一样：灵极难忍受被人管理，以至大为愤慨；因为他们巴望管理人。若把人的观念摆出来——就是：那人曾在世上是人——他们也不甘被人管理；可若是灵的观念，便不那样。1748年10月14日。

3564 论信仰的认知是灵的粮食

信仰的认知是灵的粮食——可从先前说过的那些最下等平民（第3550–3556节）知道：他们像死人、像木桩或雕像；因为里面几乎没有生命，便借着处在善灵中间而得着生命——先前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他们进到信仰的认知有多少，便活多少——因为从主的生命接受多

少，便能在天使的群体里多少。论到那被送进泥池的人（第3559–3560节），灵也说：他不能活，因为凡属信仰的，他一点也不肯接受；所以他们对他的生命绝望。由此也显明：在来生，人借信仰的认知而活；因此真理的认知与良善的情感，才是灵真正的粮食。

3565 由此也显明对应是怎样的：在更内的层级里，人并不知道那些是对应。那属灵的粮食对应身体的粮食——因为身体的生命也借良好、有益的食物来维持；其余也一样。人也不知道：思想的与意志的对应肌肉。由此也显明：天使灵那里所发生的事，较低的灵并不知道是对应；天使那里的事也一样。这些对应既不被知道，因而也几乎不被承认，那么巴望穿透最内、最高的奥秘便是荒谬的——那些永不能落到人的知觉里。连那样粗的属天事物都落不下来，神性的事物又怎样能落下来？1748年10月14日。

3566 与灵谈过：也因着这个缘故，人在席上交谈时，往往吃得更久、更多，唾液管也敞开，好叫食物更好地滋养他——因为属灵粮食的对应就是这样：在那里各人按自己的性情与本性接受粮食，正如在灵的世界里；那粮食便是借交谈而来的教导。所以属灵的人，心思同时喜悦，并这样被属灵事物滋养；属自然的人则被属自然事物滋养——因为心思的生命就在那些里面。再者，每一个人旁边都有灵，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与人分开的灵；那时他们便与人的灵一同享用自己的粮食，正如人的身体享用自己的。所以既有天使在场，更好的是：那时以属灵与属天的事为喜悦。

3567 先前说过（第3529节）：灵除了味觉以外有一切感官，却没有味觉。如今向我显明：好叫他们在人这里以属灵的粮食为喜悦——也就是以真与善的认知为喜悦；却不把自己灌进味觉——味觉本是专为身体、或说肉体的粮食而设的，他们并不以那为乐，为的是滋养。1748年10月14日。

3568 论那些不在信仰里的人：连主的名也不能称呼

蒙准听见并知觉到：那些不在信仰里的人，连主的名也不能称呼；可一有反省赐给他们——唯独在信仰里的人才蒙准称呼主——他们便试，却不能，以至惊奇，因为他们凭自我巴望称呼。可若没有那样的反省，他们便可以称呼，像任何人一样。因为凭自我称呼主，便是妄称他的名——如十诫第一条所记；所以主说：不可指着天起誓。1748年10月14日。有一个灵连“信仰”也不能称呼，尽管试过。

3569 论在来生里人被预备，好能被持守在说服的状态里

我知觉到：有些灵思想——奇怪，为什么在来生里人不能立刻进到信主的状态，既然那里知道并看见主治理宇宙——世上有些人也会这样想。蒙准告诉他们：他们的本性抗拒；即便听一千次、看见、知道，仍回到自己的本性。所以本性既抗拒，便须先管教，再渐渐领到信仰，并且要领到能被主持守在说服的状态里——这很晚才做成。1748年10月14日。又说：那些不信、因为不信有天堂的人，即便被带到天上，承认并承认了，一被送回，立刻又像先前一样否认有天堂——这是凭经历；那样的说服与幻象黏在他们身上。所以必须用别的方式把信仰栽进去，不能单靠知识与经历。

3570 地上也一样——有话告诉我：当他们看见神迹，甚至看见主的亲临，像犹太人在西奈山那样，本性若抗拒，立刻仍回到自己的本性与不信。

3571 因此有些人被送进别人的那种说服状态：以为自己并不从自己活着，乃是生命经别的灵、因而从共同里流入。他们一进到那种状态，便说：那样活不下去；我从别人那里也知觉到某种焦虑。由此可推知：人若进到那样的状态——那是真理的状态——便会相信自己并不从自己活着，乃从主的生命活着，主的生命经天使流入；同时又相信自己被灵治理——那时即便科学上被说服了，像那些灵一样，也几乎活不下去；总而言之，生命会极其焦虑。所以许可人以为生命是自己的，尽管那只是感官的谬误。1748年10月14日。

3572 论巴望闯进信仰奥秘的恶灵

我多次被恶灵侵扰：他们巴望提出疑惑来反对信仰更隐秘、最隐秘的事，并这样反驳它们（参第2725节）；又有人巴望用自己污秽的幻象穿透信仰最内、最高的事。那时我借表象向他们提出：请他们注视肠子——那里有最贱的粪秽——凭自己的推论与知性，能否知道并穿透那些形态是怎样的、那里的分离怎样做成，以及粪秽怎样、尿怎样——尿又有那么多差别；这些最贱的尚且不明白，又怎能巴望属灵的、最内的？1748年10月14日。

3573 论恶灵偷走真与善，尽管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件事被忘掉了；我仿佛在努力把它唤回记忆，可灵不肯。所以正当要唤回、或说快要唤回时，他们便偷走，叫我记不起来。那是什么，我不知道，灵也不知道；他们以为那是会侵扰他们的什么，或出于恶意。由此蒙准知道：灵能偷走并隐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又能知觉到那东西怎样快要被揭开——这一点我一度看见过。由此也从两方面显明：恶灵在真与善刚一临近、刚一靠近时便偷走或败坏——一则因为立刻与他们的本性相敌，二则因为有恶意，巴望偷走或隐藏。1748年10月15日。

3574 论万物都从功用并为功用而被造

我用思想的观念与天使灵谈过：世上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目的而来，好由此有功用，又从功用有结果，因而从功用并为功用而被造。起先谈到肺：肺被形成是为着功用——好服事各个行动，又把生命赐给肌肉与感觉器官，并贴合到行动的每一个、甚至最细的。这功用必须预先存在、被预见并预备；目的是叫整个身体在行动与感觉上活着——这是共同的，各个功用都指向它；所以功用是中间的目的，通向那普遍的目的——就是身体的生命。肌肉与感觉器官——如视觉——又指向共同的功用，也就是内视；所以它们也是为功用并从功用而来。内视或说思想，指向共同的目的——就是地上群体在共同与普遍里的良善；所以思想的一切都应是趋向那目的的功用，因而是中间的目的。更内的思想指向群体与诸群体的共同良善，因而指向——

3575 来生里整个灵的世界与天堂的共同良善；所以更内思想的各个都指向那些作为中间功用的事。此外，在无生命的与有生命的世界里，万物也同样指向功用，好用种种方式服事人。于是如今功用便是万物与各个被形成所趋向的；又从内层指向外层。由此足以显明：万物最普遍的目的，是那安排一切与各个的一位；那安排的一位，就是万物按秩序从之而出、又向之而去的目的；那目的——就是主——这样作成：叫一切较低的目的与功用都按秩序指向他自己；它们若非从他，便一点也不能指向。目的是生命——可从每一个人的目的知道。

3576 若主不是那目的，又不把万事安排向着诸目的，便绝无人能明白：功用与目的怎样形成脏腑与属自然之物——这些没有一个必死的人能明白，因为人对功用除了从结果以外毫无观念。又因功用与目的若不从有机体便永不能存在，而功用与目的又是有机体的生命，由此显明：宇宙从最内到最外都是有机的；唯独主是生命；于是宇宙充满着主。1748年10月15日。

3577 因此显明：在宇宙里，功用永不能与有机体分开；功用从那里流出。所以自然界最外层的功用，从更内有机体的功用流出——在被造的宇宙里，没有与有机体分开的功用——因而必然从主而来。可最初看上去，一切功用仿佛从最外层而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是这样：须经感官受教。可从外层进到内层，视觉是借着除去外层、或说仿佛外层死去而敞开的——外层一除去，内层便显露；那些再除去，更内的便显露，以至外层仿佛没有了。这样借着把内层的东西挪到背后或弃置，便有从后到先的路——这路对人是熟悉的。1748年10月15日。

3578 可外层并不被全然弃置、交于死地、以至算不得什么；乃由主安排，叫它们顺从内层，并这样进一步顺从他自己。那些顺从有那样多的变化，以至无定限——有种种属与种，如此等等。顺从是怎样的，在来生里既借虹霓一类的颜色来表象，也借花一类的气味，又借气场——在气场里立刻知觉到他们是怎样的——又借类似视觉的形像，此外还有别种知觉；这些变化只从外层经内层流出的顺从而来。1748年10月15日。关于所写的这些，我既借思想的观念——也包括更内的——又借与我相通的言语受了教。

3579 论那些口里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心里却巴望成为一切的灵，或论洪水前的人

有些灵深深显在背后；他们的生命像冬日的光。他们竭力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可从言语知觉到：那并非出于真心。别人告诉我：他们口里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心里却巴望成为一切；所以为要冒出来、参与别人中间、并这样毁掉别人，便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当我说“爱”时，他们不能接纳“爱”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太粗，不像有什么；所以他们毫无爱，乃是冬样的。他们就是先前说过的洪水前的人（第3358–3379节）。1748年10月15日。

3580 与他们谈过——那时他们在下面，深深在臀部底下；尽管又远又深，仍像当面一样说话，因为距离不算什么。我想他们是用反对信仰真理的论据与推论把自己证实到那样；有些人论据那样多，以至凭反对信仰的推论之力完全走到相反的一边。可蒙准观察到：并不是论据多，乃是他们所想之事的说服——以至凡所想的都带着说服。下面还要多说。

3581 与他们谈过反对信仰真理的反驳与推论：那些不过是阴影，能把真理的光翻成暗影，又能借多重反驳把信仰清楚的认知置于极大疑惑里，以至事后几乎不信——尽管真理仍是真理，信仰的认知仍是信仰的认知，那里仍有光。我同时用想象与思想来表象——按他们说话与领会的方式，从内里；仿佛觉得头顶周围有别人引出那种言语，像在我里面。表象出一只麻雀：我知道它活着，又是那样；若我要注视它的脏腑与脑，再由此推论麻雀是否活着、是否是麻雀又是否那样——仍会被否认。比如看脑，脑像粥一样，怎能活着，又怎能叫感官与身体活着？再看脏腑——肝、胰、肠——再看脉管与纤维、它们的联结，再由此推论它能否活着——尽管那样细小的身体里，这些东西永不能那样连贯、协同、

3582 并流动，叫它由此能活——于是有多少身体里面的对象，便有多少反驳；因为我不知道它们怎样助成生命，又只看见由此得生命是不可能的——便否认麻雀活着又是那样。可既已显明它活着又是那样，岂不就够了？从那些东西推论，不过是把“它活着”这事叫作无稽的疑惑，这样把心思投进阴影与黑暗——那些也同时被表象出来——以至完全否认那是真的。也蒙准表象某朵花：我看见它是美丽的彩色的花；若从茎、从茎的纤维——它怎样单纯地往上伸——从涌出的汁液，又从根来推论：这些怎能带上来、又这样形成，叫微粒仿佛知道似的摆成那样的秩序，以至颜色那样美地出现、花这样出现——若从那些来推论花这样存在，岂不落进阴影，完全否认花存在？其余也一样。所以能形成成千的反驳——有多少对象，便有多少；凡这类的都会毁掉事情的真理，并把真理的光弄昏。

3583 此外，他们什么也不能回答，显得仿佛被说服了。蒙准知道：或许他们的说服并不那么从推论的数量而来，乃从别的原因；他们固然把自己证实了，又弄昏了，以至否认信仰的真理；可他们终于被那样的自我之爱激动，以至凡所想的，都以为就是那样——以为自己不会错，是地上的神。由此而来他们强烈的说服——关于这一点，先前论洪水前的人时也说过（第3358–3379节）。也由此证实：他们在身体里活着时，巴望勒死那些不信他们所说之事的人。他们不愿人说“杀害”，只愿说“勒死”，也就是闷死——因为他们的说服就是那样，叫人窒息。因此有人以为洪水所表示的，便是一个接一个被闷死；因为那样的说服会闷死别人，夺走呼吸。所以如今他们说：那些人是被自己的说服闷死的；可那时更内的东西进来了，属灵的抵挡住——因为不能容他们永远死去。

3584 因为有好些恶的灵魔巴望叫他们从那地狱上来，好与他们一同杀我——恶灵与恶灵魔不断的努力与思想，就是怎样能杀我；尤其说：因为我说他们算不得什么。于是把观念压给他们，灌进他们，叫他们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好这样冒上来。因此在臀部底下深处听见嘈杂，像一大团嘈杂汹涌的块，持续了一阵——那是他们的激动，巴望冒出来、挤进灵的世界。他们那嘈杂汹涌的活动气场，往左上方伸向左耳。于是也许可他们中间有些冒上来；那时他们显在头顶稍前方——与深处相对，或说与臀部相对。

3585 他们在那里试图用强烈的说服把致命的东西灌给我，又得恶灵魔帮助，却徒然。我在那里与他们谈过，可还不记得谈了什么。夜里我睡着时，忽然觉得仿佛被闷住；可既在睡里，不知道从哪里来；旁边的天使却知道，便求主帮助。床边仿佛有一个人在我旁边，我立刻得释放——这样被主释

放。由此蒙准知道：他们的说服是怎样的——单凭说服便能勒死或闷死别人，甚至无论远近的任何人。这也仿佛在醒着时发生——其实是在某种睡的状态里。那时向我表象出某种胸部的表象，无法描述，因为那样的观念不能用话表达；那胸部的表象表示那说服一文不值，几乎连推论也算不上；可在他们那里却那样强烈，以至谁若不肯信，他们便巴望把他闷死。他们也灌进一种说服：仿佛有个小小的人躺在我旁边；在那种睡而像醒的状态里，我不能不以为真有人躺在旁边，也听见他说话。由此也可知他们的说服何等强烈。

3586 后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因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能夺去任何人的生命或闷死任何人，便开始粗粗地颤抖，渐渐沉下去。借内视知觉到：有某个小的把他们往下推；因着他的临在，他们那样摇晃、颤抖，喊着说自己苦闷，以至多次转去恳求，求人解救；可仍带着那样的颤抖与焦虑被推下去，以至告诉山下自己的同伴：自己被胜过了，几乎不能呼吸，于是再也不巴望进到灵的世界去管理人——正如他们所说，也正如恶灵魔所灌给他们的。

3587 先前在我周围的灵都逃走了；因为回来说：若留下，便会夺去他们呼吸的生命。有些在头左侧的——曾是他们的主体——后来哀叹：几乎被弄死，比别人更甚；因为他们心里带着这一点：一切别人相对他们都算不得什么；他们的说服就是这样——别人相对他们算不得什么——以至这说服穿透别人，叫别人在极大焦虑里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正是那些巴望冒上来杀我的人（第3584节）；这样向他们查明：当那些人在场时，他们在极大焦虑里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我看来像在呕吐里面的东西——因为当他们仿佛从那死里回到原先的生命时，从那效果里便流出仿佛呕吐的样子，好叫他们回来；那是看得见的。

3588 头顶上有些恶灵魔，给自己结交了几个——他们诡诈地坚持要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说：自己并不那样被那些人苦害——那些人自以为细到不会被他们的说服触动；可仍被种种焦虑抓住。这一点我略略借黏结样的感觉知觉到。我确切知道：他们若不罢休，内里便会比别人更重地被触动、受惩罚。这类灵魔暗中诡诈行事，盯着机会。

3589 随后蒙指示：他们的女人头上怎样戴着——黑色圆帽，伸得相当长；里面脸小而雪白。又因她们爱婴孩，便以婴孩走在前面为乐——这一点也向我表象：婴孩怎样在弯线上走在前面；她们由此夸耀。谈到对婴孩的爱：那爱在一切畜生里也有，因而在最坏的人里也有。可若爱婴孩不是为着自我之爱与荣耀，乃是为着人类群体因共同的良善而增多，更是为着天堂由此增多，因而为着属天的群体，并这样为主的缘故——那时才是对婴孩真正的爱。可她们的并不是这样。论到男人：说他们一长大便变丑，带着头发，头发垂在脸周围；又知觉到：那样的说服便带着这个。又说他们的女人身材矮小。1748年10月16日。

3590 论人应当怎样思想

我听见灵推论：论到属灵与属天的事，他们只能从感官与身体来推论，因为他们是属身体的。可我知觉到回答：他们应从天思想——也就是从信仰的认知思想；那些是属天的，又是启示的；若有需要，再从感官得着证实。因为天使在信仰的气场里，因而在信仰的认知里；他们这样思想天堂，于是无数真理向他们启示，像向天上的那些人一样。1748年10月16日。

3591 论除非主所赐的，我们什么也不能知道

有些灵自己搅乱：不知道各人怎样有思想的自由，观念又不按他们所想的那种秩序流动；他们巴望查问原因，却找不着。有话说：所以如此，是叫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若要查问一切与各个，便会有无定限的事叫他们搅乱，甚至无定限之无定限；即便知道一点，立刻又有别的来反对，如此下去；那便是永无止境的查问，相反的事不断搅乱。所以主的圣治在细节里也找到那样多相反的事——当他们从各个对象推论并下结论时——原因是：叫他们被那样多相反的事搅乱，好停留在普遍的真理、或说信仰的认知里；又叫那些来管理思想；一管理，他们便远离那些搅扰。1748年10月16日。

3592 此外还有无定限的相反对象，带来虚假——因为眼睛所看见的，几乎都是矛盾的对象；心思若黏在那些上面，便会被搅乱、弄瞎。反过来，人所知道的真理很少；心思若不不断持守在那些真理里，便会全然冲进虚假，以至由纯粹毁谤信仰真理的事拼成。

3593 论无怜悯的怜悯，与仁义

写到洪水前的人几乎毫无余剩时，有些人被那样的怜悯感动，以至用说服灌进：主为他们哭泣。因为他们也向我灌进一点说服，便不蒙准我去教导他们：那些人若进到灵的世界，便会毁掉凡所碰到的人。可因着他们不合时宜的怜悯，别人也被感动——不知道从哪里来——同样怜悯起来；又因那怜悯一直穿透到善灵，或说穿透到邻近或中间的群体——恶的与善的——便许可山下那些洪水前的人上来（先前第3579节及以下）；可正如当时所知觉的，也有别人下到他们那里，生命相似。至于洪水前的人怎样上来，可参稍前（第3584节）。

3594 我知觉到：他们中间有些人被头顶上诡诈的灵接纳——我想先前也说过（第3588节）。后来在这里的，或许是现今类似洪水前之人的那种：不断巴望得救，于是能动起许多怜悯；那怜悯既穿透到中间的人，便向他们指示：他们巴望拯救、又为之祈求的那些人是怎样的。来了一些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的人：一看见哪家有妻子，便毫无良心闯进去，用尽一切力气、强暴与抢夺去奸污。我被这些人侵扰了相当久，好叫那些不合时宜怜悯的人看清他们是怎样的——就是：倾向于一切恶行；甚至用类似洪水前之人的说服，激起几乎凡所碰到的人去行极恶的这类事。因为他们极其顽强地坚持，又是看不见的，也不愿被人发觉是从他们来的；查问了很久也找不到，以至那种邪恶的疯狂从哪里涌出来，人无法知道。还有暗中行事、同时又灌进怜悯的人：他们同时激起恶人与正派人，诡诈地钻进良善的情感里好欺骗，只顾自己，哪怕全世界灭亡也毫不在乎。

3595 那样的人——就是邪恶的奸淫者——数目极大，也蒙指示了：他们被带着绕圈，又有人跟着不断绕圈；跟着或被拖着的人持续了很久。由此显明：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的人，数目极大；又有话说：基督教界比别的地区更充满这类人——别处听不到这类可憎的事，可在基督教界，一切羞耻的绳索都断了。

3596 此外，与那些被激起以至不合时宜地怜悯的人谈过。蒙准告诉他们：可憎的并不在于被怜悯触动，乃在于：既已受教——怜悯是为着那些巴望欺骗并败坏全世界、又只顾自己的人——既知他们是那样，却仍坚持，那便比巴望惩罚每一个人更坏。因为那样怜悯的人，不容自己被主的怜悯触动——为着那些灭亡的人；哪怕全世界要灭亡，仍不愿从自己那种怜悯里退去——那怜悯是为着那些毁坏人的人。我观察到：那样的人是对主的治理推论很多、又这样把自己投进昏暗、以至不知道怜悯是什么的人；即便受教，仍顽梗。他们很容易被那些诡诈、无怜悯、却为自己灌进怜悯好叫自己比别人大、作最大的人所说服；诡诈的说服一灌着，他们便坚持。

3597 蒙指示：最是这样的，乃是祭司与主教一类——他们向别人灌进不合时宜的怜悯，好叫唯独他们存活，哪怕全世界灭亡；修道士与耶稣会中间多半是这样。他们因着生命里的习惯，能用那样的说服鼓动别人，叫别人以为他们比其余的人更该得救；连那些本不是这样的祭司，也被说服拉到他们一边。也蒙指示：这类事借着一个穿着黑衣的祭司来表象——他不久把一片白云陆续表象成一个雪白的童女，贴到自己身上，带着她往下沉；可那雪白的、或说那白，从他那里被除去了。

3598 由此显明：那称为基督教的世界，几乎像洪水前那样诡诈，暗中、不为人知地行事，并且带着几乎相似的说服；所以他们的生命也相似——就是冬日的生命。又：那称为基督教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比洪水前的人更坏——把奸淫看得一文不值；奸淫既一文不值，便跟着：凡听见“爱”的事都算不得什么，又巴望毁掉群体——因为他们与群体相反。此外他们又残酷；奸淫也带着这个——只要有一次实际行为，便倾向于残酷。正如意大利的那些人——那里修道士尤其钻到别人妻子那里；他们残酷，甚至因报复而极残酷，是够显明的。1748年10月17日。

3599 总而言之：向那样的人施怜悯，便是无怜悯——因为那是向无怜悯者的怜悯。所以他们若不容自己受教，他们的怜悯便是无怜悯的。由此也显明：妻子与童女怎样借激起怜悯来引诱人犯奸淫与淫乱——就是叫人怜悯她们；可那样的怜悯是可憎的。她们以为可以怜悯，因为什么也没有失去；其实婚姻之爱就被这样毁掉，其余的爱也毁掉，因而永生的幸福也毁掉。

3600 由此也可知道：爱、仁义与怜悯，若只是情感，便不算数——除非有信仰的认知，也就是知性被信仰的认知所教导；因而若没有由此而来的良心，便不算数。

第十三册　§§3601–3900

3601 这类诡诈的人自以为满有怜悯，又在身体生命里养成了这种自信；他们待在后脑底下。一是因为他们想在地上、也在天上作王；二是因为他们巴望暗中行事，好叫人察觉不到他们的诡计。他们在世时早已习惯：对所欺骗的人，说话虔诚又慈悲；彼此之间、心里头却又邪恶又诡诈，过的也是邪恶的生活。1748年10月17日。

3602 不可向信仰的认知提出反驳

我与灵谈到那些向信仰的认知提出反驳的人，说：这正是他们怀疑、否认的记号。所以不该提出任何反驳，因为反驳本身就是怀疑和否认。反驳能写满一千本书；所以只该接受那些灌输进来、起证实作用的东西。天堂里的人就是这样：只爱证实的东西，弃绝反驳。再说真理无穷无尽，几乎没有什么能真正知道，连最低层自然界里的事也是如此。1748年10月17日。

3603 论信

来生有些人——我在自己身边很久都感受到——说唯独信能救人，却不知道信是什么。他们以为信只是对主的某种仰望，此外什么也不明白。这样，信就成了一个笼统、不确定的东西，什么也不表示，所以对它也形不成任何观念。其实“要有信”指的是普遍的认知，就是信的真理；所以信包含着当信的那些事（这些别处已讲过，参第1871–1875、3527节）。没有这些，就没有信；信的认知才是信，因为人要借着它们去信。这样，观念才确定下来。

3604 论怒气

我曾纳闷：有时街上听到的喧闹会忽然停止。我受教得知：有喧闹时，是灵的世界里怒气的气场在掌权；喧闹一停，是那气场停了，于是忽然安静下来。这一点我也亲身得知：我在发怒的状态中时，主忽然把怒气拿走，世上的喧闹立刻听不见了，四下显得一片安静。1748年10月17日。

3605 论地方的观念

我注意到：每当我听到什么，即使没看见，也总会在心里构想一个地方的观念，好像那里是怎样一个地方。其实这是虚构的，因为那里并没有那样的地方；对此我一直没有反省过，直到这事被召回记忆和观念里，我才承认：那地方的观念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我还注意到：我在一个房间里待久了，就熟悉了，在那里比在别的房间或地方更容易有观念。昨天我从惯常写作的房间挪到隔壁房间时，灵那边忽然安静下来，好像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很惊奇。于是我和他们谈到这事：灵希望有地方的观念与之相连；观念里若不同时有地方，就觉得陌生，好像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观念若没有地方，就不确定。

此外还注意到：一个地方胜过另一个地方，是由于住在那里、仿佛在那里来往的灵相邻，这可以用许多事证实；也由于附近的人和屋里的人。所以灵的世界里有这一类事；人因为天天如此、习以为常，就不去反省，可它们的缘由仍出于灵的世界。1748年10月17日。

原因是：观念若没有空间，也就是没有结构，就不是有限确定的。一想到地方，他们便把脚缩回去；这表示地方和物质的东西好像是他们站立的支点。

3605b#　论圣言的内层该怎样阐释

睡梦中，圣言向我表象为许多钱袋，里面藏着大量又大块的银子，有在较低的地方，也有在较高的地方。袋子没有扎口，谁都可以拿走银子，所以要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先是马厩，它表示人的理解力；那里不是合适的地方，意思是：人的理解力不应参与阐释圣言的内层。接着走进一个小房间，起初觉得住在那里很愉快；里面有几位端庄的少女，还有一位端庄的妻子，意思是：不该像传道人惯常那样，为激动人的情感而阐释，因为那样留不下多少。后来我在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有两个小孩，我想和他们玩，意思是：可以与他们交谈，却不可像孩子那样玩耍。这时从一间极暗的房里出来一个女孩，算得上漂亮，想强行把我拉走；我逃开时醒了，看见一具马的尸体。意思是：不可追求雄辩；它看起来像个漂亮姑娘，其实是个娼妓，从那样的房间冲出来，我看它就像一具丑恶的马尸。这些是灵表象出来的，所以不该那样做。

我还记得自己到过一个放着银袋的地方，上面坐着两个人，那里昏暗，没有装饰；意思是：字面意义就是这样，内层的东西就像藏在袋子里。1748年10月18日。不过这些是灵表象的；为了成全他们，才把这些记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正直的。

诡诈恶灵的幻想是什么样子

有一个诡诈的恶灵在我背后，我想有整整一天。他为了自己，也打动别人去怜悯，其实只顾自己。他的幻想一进入别的气场，就表象为蛇。

3606 污秽的观念怎样惩罚怀有它们的人

灵表象出一些污秽的观念。有些是以表象的方式显出来的，因为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弄污秽，这里不谈他们。另有一些淫秽的灵粘在这些观念上，存心要印下污秽的观念。这时我看出：那观念既是他们污秽的幻想，即使离开了他们，仍因出于他们而在他们里面；于是顺着它一直追到他们和他们污秽的观念那里，他们就看见自己是那个样子。因为观念就是产生它的人的形像。这样他们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人，也就因为自己是那样而受自己的惩罚。所以出于幻想的污秽观念，本身就带着惩罚：产生它的人是怎样，它就表象成怎样。1748年10月18日。

3607 天上的回旋根本无法理解

有些灵想探究天上的回旋，因为领会不了，就像他们惯常对一切不明白的事那样，开始怀疑、否认。天上的回旋——就是思想、努力和力量怎样流动——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借我们身体里纤维的流动显明了，那是不可能查透的：纤维怎样从它们的起点，即皮质，流出来；怎样在大脑里交织（大脑看起来像一团糊，细看却是连续的节）；怎样与延髓的纤维、小脑的纤维交织；怎样在脊髓里会合，又与脊髓的纤维缠绕；再怎样在节或神经节里交织；怎样从那里合着、分着伸出去；怎样彼此吻合，这样交织又分开；怎样在多种形式的交织中流入内脏；在每个内脏里又是怎样。身体和粗糙的自然界里的这些事，尚且没有人明白，灵的世界和天堂里存在的事——它们的形式，思想与努力的流入和流出——又怎能明白？纤维表象属灵的事；纤维的起点，即皮质，表象属天的事，那里的形式更加无穷。所以人要探究这类事时，必须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更不可因为不知道，就怀疑属于信的事。1748年10月18日。

3608 灵的观念系于地方和地方里的东西（参第3605节）

我挪到隔壁房间，再从那里回到原先那间时，立刻觉得一片冷清，好像灵离开了我；其实他们还在隔壁房间，那里有书和他们见过的其他东西。由此可以推断：灵的观念里有这类东西——有的是书本的东西，有的是器具的东西，有的是光、火焰的东西，此外还有由此而来的别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一被留下，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不见了，他们就像消失了。因为他们是按自己的观念而临在的；没有了那些对象，就好像走开了。

3609 我换上几个月前穿过的另一件衣服时，情形也一样：他们看我像换了一个人，几乎认不出我来。由此也可以推断灵的观念和性情。1748年10月18日。

3610 由此可见，灵的观念终止于最末一层的物质东西；这些一拿走，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便消失了，直到把观念固定在别的物质东西上。主的圣言里也是这样；天使借着灵也是如此。

3611 推理之人是怎样的

爱推理的人，就是怀疑、否认的人。我察觉他们很轻浮，任人东拉西扯。在半醒的夜间异象里，他们就这样表象出来，像那些到外地游荡的妇人，人们认为她们轻浮；又像淫妇，或容易被引诱去行淫的人。他们对此抱怨，却有话对他们说：即使他们没有真去行淫、嫖妓，也是这样的人——一有机会，外在的约束拦不住，就容易下水。先前他们被比作牡蛎壳（参第2947节），里面空无一物，只是一层硬壳；而壳里柔软肥美的牡蛎，表示那些能很好地证实属灵、属天之事的自然知识。

3612 此外，这类人还叫我头的左边疼痛，好像在那里结成坚硬的核；他们也是给大脑包上硬壳的人。主赐我不理会、也不接纳这类反驳时，我左颈的神经疼起来，神经僵硬，疼得我几乎转不动头。原因是推理的人不愿留下，开始退去，他们自己也这样说了。1748年10月18日。

3613 从有基督徒的地方来的淫秽之事比从前更多

上方有许多灵向我表象出淫秽的事。有话说：他们来自有基督徒的地方。这表示他们在关乎女性的事上是淫秽的；如今在有基督徒的地方，这样的人比从前增多了。因为罪恶增长多少，在人人都要去的来生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是言语、思想和生活上的淫秽，使婚姻遭人轻贱——其实婚姻是为了人类繁衍。又有话说：如今地底下的地方被这样的人填满了。1748年10月19日。

3614 不接纳反驳信仰认知的人，可免受恶灵侵害

灵抱怨说，他们不能再待在我这里了，因为我留在信仰的认知里，不被允许接纳反驳。他们说，这样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带领人了，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拿来引诱人了。他们主要就是借这类东西引诱人：只要提出一个反驳，所有证实的真理就都一钱不值了。因为人这时被自己的私欲带着走，私欲生出幻想，所以乐意接纳反驳；在他们那里，一条反驳比一千条证实还有力。所以人要真实，就是在真信仰里，必须反过来：一条真理压倒成千上万条反驳。这样，恶灵就逃走了，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气场里活不下去。1748年10月19日。

3615 什么是实际的恶

有话传给我：实际的恶，不只是人借着行为给自己招来的，也包括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因为外在的约束若不拦着，他仍会出于被推理证实了的私欲，又出于私欲推理，心甘情愿、毫无良心地冲进恶里去——不管那约束是什么。1748年10月19日。

内在的约束是：他若想到会失去所盼望的永生之福；或者他想在天上做最大的，这也是一种约束，拦着他不去实际作恶。所以不可把这和良心混为一谈。真良心若没有爱邻舍，叫人把邻舍看得比自己重，就不会有；而这种爱若没有对主的信，也不会有。所以真良心是主借着真信仰的认知、也就是借着信赐下的；这是有天使灵同在时才有的。1748年10月19日。

3616 论内在的人

我在写那些不知道有内在的人的灵时，借着传给我的思想，随即和灵谈到：真奇怪，人竟不知道有一个更内在的人。其实他天天都能从经验里反省出来：他的举止、面容、言语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把外面的和里面的分开了；可见人是双重的，诡诈的人尤其如此——里面是一个人，外面又是一个人，因为他把二者分开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有一个内在的人，与外在的或身体的人分开。他若以为那只是思想，那么思想若不是实在的东西，就不能与外在的人分开。可是人不反省，只停留在外在的事上，所以不知道；不那么诡诈的人更是如此。此外他们还能注意到：善会把自己与恶分开，就是人想到“这不可做”，善就这样扑灭了思想里的恶；可见还有一个更内在的东西，在与思想争战。1748年10月19日。

3617 来生里信的果子是什么

我写到信与善行时——有人立论说善行不是得救所必需的，唯独信不带善行就能得救；这种说法与主的话相反，他说过，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太7:16、20；路6:44）——那些坚信唯独信、不带善行或信的果子就能得救的人，提出了许多说法，还说来生里没有善行或信的果子，因为那里是永福。可他们被指示：来生里最主要的正是善行或信的果子。福乐不在于闲着不动，待在群体里彼此相爱，好从中得福——那样各人是为自己而享有别人的福；这样的生活没有功用、没有目的，所以不是积极的生活，而积极的生活才是爱的生活。那里最主要的是行善，就是结信的果子。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教导、指引那些从身体生命新来的灵；甚至唤醒那些几乎死去的人（前面讲过，第1092–1109节）；还有服事人，管束人身边的灵，不许他们越界，并把善吹入人心；以及叫死人复活。他们从主在这些事上得着最大的福乐；天堂和天使也是如此。这样，他们爱邻舍胜过爱自己。1748年10月19日。这样，他们就是主的形像。

3618 论不洁污秽的水

有个灵在身体生命里认定：来生里人要甜甜地睡觉，一直睡到最后的审判。所以他到了来生，也因着这个信念养成了一种外在的性情，能叫任何人沉入甜睡。因为身体生命里的信念会带来这种能力：凭着信念行事，手段就立刻到了他手边，他自己却不知道。他很巧妙地叫我周围的灵一个接一个睡去，也想在我身上照样做，所以我能感到那股催眠的力量。他说这没什么害处，因为他只想叫每个人睡得香甜。可有话对他说，这是耍手段，是不许的。他却照样继续，因为他从中得着夸耀：他能对别的灵这样做。他虽说对他们只有好处，其实是为了夸耀自己，也觉得这样就管辖了别的灵；后来又成了习惯。这时我看见一汪肮脏的水；为夸耀自己、进而管辖别人而做的事，就好比这水。

3619 我在睡梦中，和半睡半醒之间，一直有个灵想叫我注意并写下他心里的事，他也以为已经写下来了。可也察觉到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夸耀，所以同样看见一道肮脏的水从一条沟渠里流出来。可见人为自己的荣耀或夸耀所做的一切，都是肮脏污秽的水。1748年10月20日。

3620 有些灵从打架中得着多大的快感

我看见几个男孩挥拳打架时，觉得有极大的快感从一些灵那里流进来。由此可见，他们多么喜爱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因为灵是怎样的，我立刻就能借某些方式察觉出来，也察觉到有什么从他们流入；别人却察觉不到，他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灵激起的。

3621 由此也可以看出：男孩们一下子就被带进了仇恨，以致几乎不能和颜悦色地看别人。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来生里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就连孩子，甚至小小孩，都在彼此相爱的统治之下。1748年10月20日。

3622 恶人连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都看不见

我蒙准问诡诈、邪恶的灵：知不知道什么是恶？他们答不上来。因为我察觉到：他们认为自己的恶不是恶，而是善；他们把自己放在众人之上，把一切善都放在爱自己、爱世界里，所以看不见恶，认为自己里面的一切都是善。我又蒙准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善？他们也答不上来，因为他们以为真善是恶，所以才迫害善。我察觉到：从恶里看不见善；可是从善里，因为善出于主，就能看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由此得出结论：他们虽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其实一无所知。1748年10月20日。

3623 快乐和享受从来没有不许人有

有些人以为，有信的人必须除掉生活的一切快乐和身体的享受。可我能作证：这些从来没有不许我有，反而都赐给了我。不只是身体和感官的享受，像别的活人一样；还有生活的快乐和福乐也赐给了我——我想全地上没有别人得过，它们比任何世人所能想像、所能相信的都更大、更精妙。1748年10月20日。

3624 思想的反省

我们借着反省知道身体方面的事——眼怎样看，耳怎样听，鼻怎样闻，舌怎样尝，触觉怎样分辨身上的种种——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没有反省，就什么也感觉不到；正如沉浸于抽象之思的人，身体几乎像在睡梦中一样没有知觉。可是还有思想的反省，我观察过许多次，只因先前没蒙准对它们这样反省，所以没写下来。那就是思想的各种对象：人被拴在其中，也就是他的反省被灵扣在上面时，就会生出许多烦恼——多半是关于自己的事和将来的事。这有许多经验为证。每当我蒙准去想我的小花园、想管花园的人、想要被叫回家、想钱、想认识的人心里怎样、想家里那些人怎样、想要写的东西人会怎样接受、会不会不明白、想要添置别的衣服，还有许多这类事，我在这种反省里一被扣住很久，灵就立刻灌进不便、烦恼和恶事，连同证实它们的东西和私欲。我也注意到：几个月、几年不去想这类事时，我从不在意，它们更没给我带来什么烦恼。这就是思想的反省；人被扣在里面越久，就越受恶灵的骚扰。

3625 许多人的忧郁由此而来，心智的软弱由此而来，好些人的谵妄由此而来，还有疯狂和幻想。因为人一被这样扣在关于属灵之事、死后生命、不幸之事的思想里，灵就从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记忆里的东西，灌进许多事来，把他扣住很久，直到发疯、生出幻想。所以过孤独生活的人容易陷进去；因为这些要靠变化，也就是靠群体来驱散。人越爱自己，因而越孤独，越想将来，再加上遭遇不幸，就越陷入幻想，终于发疯。

3626 有些人被灵带到一个地步，再也回不到真实中来；幻想扎根很深，以致他一落入那些念头，就完全沉没进去，再也不能靠变化驱散，反而坚信事情就是那样，或者那些人就是那样。这种人一在人前显露出来，就称为明显的疯狂；因为他们不肯被人从那种疯狂或幻想里拉回来，在别的事上却看起来正常——许多疯人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疯狂，就像斯德哥尔摩的两个人：一个总拿着纸张，另一个以为（他）是只鸟。可是还有非常多这样的人，并不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切关于属灵之事的幻想，也都从这里来，看他们养成了多深的信念。

3627 灵的情形很值得一提：人想自己在另一座城里，在那里走着，以为自己在自身之外，便有一个形像表象在他之外——人想到这类事，或者近乎做梦时，灵因为更没有反省，就以为事情完全是那样，以为自己在那城里、在街上；他们甚至跟着、追着我的形像，只当那就是我。人这样想的别的事也一样：灵因为更少反省，就陷在“真是那样”的幻想里。为此我和灵谈过几次，也谈到斯德哥尔摩那个疯人：他以为自己是国王的女婿，就像灵陷在幻想里时一样；因为灵只知道事情就是那样，所以他们本身就是疯的。可是赐给他们多少反省，他们就能从疯狂里被拉回多少。人却不是这样：他能想这类事，却仍知道并非如此，比如知道自己并没有在另一座城里走。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

3628 所以，为了不叫人陷进这种明显的疯狂和无数幻想，唯独主在照顾。为了不叫人落进这些事，主吩咐不要为明天忧虑（太6:34），因为为明天忧虑就是指这类事。陷在其中、倾向于此的人，除非借着信主，否则永远脱离不了。有信的人，不管怎样被灵拿这类事骚扰，都会被主救出来，而且是借着无数外在、内在的方法。1748年10月21日。

3629 论眼前的火光

忽然有一道巨大的火光落在我眼前，耀得我难以形容。那火光不但耀眼，连内在的视觉也被耀到了，这一点我现在清楚地感觉到。我立刻惊奇：这火光从哪里来？随即又看见一团暗的东西，暗如乌云，里面带着土色。我察觉到：这是主借着天堂显给我的，好叫我知道天使的智慧比起较低之灵的聪明有多大——二者之比，就像这强烈的、属天的火光比那团暗色。所以差别之大，单是这差别就无法描述。天使天堂的一切都是如此，不只是智慧，连智慧的每一点，还有言语、福乐等等。这一点我先前也察觉过几次，是借着内层天使流入我里面，我只能凭一点凉意感觉到（参第2570节）。

3630 灵多么好奇，由此也可以看出：许多灵的群体派主体到我这里来，极其急切地打听那属天的火光表示什么；告诉他们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他们还不满足。因为那时我周围有非常多的群体，我觉得自己在许许多多的灵中间，他们都察觉到这样的火光落到了我身上。1748年10月21日。

3631 内层之灵的言语，没有主体就不能传给我

多方显明：内层之灵的言语和思想，没有主体就到不了我这里。他们借着主体对我说话，也不借主体说话。不借主体时，就像一阵波动涌到我耳边，好像许多人在说话，可他们说什么，我一丝也不明白。可是有话告诉我：他们的言语和思想，就他们而言，是清楚分明的；那也不是他们共同的知觉，因为我留意过是不是共同之物的流入。可一借着中间的主体，我立刻就察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想什么。

3632 主体是这样形成的：许多灵想借一个灵说话时，那个灵立刻就成了主体。我得知这事，是因为我对一个主体说，别人在借他说话；我蒙准看向那些人时，他们中间有一个立刻成了其余人的主体。他很恼怒，因为这样被降到较低的气场里，因为他这时在说话。所以，在内层的灵中间，每当别的灵把思想集中到其中一个身上，他就成了主体，来到较低之灵的世界里。

3633 做主体的灵，因为以为是自己在说话，就以为借他说话的那些灵什么也不是，连思想都没有；而借他说话的、也就是内层的灵，又以为他们借以说话的那个灵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借一个做主体的灵向我显明了：他说那些灵什么也不是。这时我想到他，也说了，也察觉到——或许他们也说了——内层的灵对这个主体同样以为他什么也不是。由此可见事情是怎样的：每个灵都以为是自己在活、在思想，也就以为自己是那个人；所以他们不知道人是与自己分开的另一个东西。这样，在灵眼里，人什么也不是；他们若知道有人，也知道还有灵，就会把人看成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而人却以为是自己在活、在思想，灵什么也不是。

3634 所以，主若不看人为有分量的，整个灵的世界都会把人看作虚无；若看为什么，也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像他们许多次对我的看法那样。1748年10月21日。

3635 视觉和听觉的对象，只是器皿的变化

主的生命流入天堂，流入灵的世界，这样流入人的思想；可看起来却是视觉和听觉的对象流入思想，也就是外在的流入思想。为叫我先知道事情是怎样的，知道“外在的流入思想”是个错觉，我蒙准察觉到：视觉的对象，听觉也一样，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以各种方式安排内层的器皿，即属于较低思想的器皿；器皿是怎样，流入之灵的观念就怎样被接受。因为器皿按自己的形式接受流入，也就是按它们被对象安排的样子接受，有时甚至叫观念转到反面去。所以，处在某个共同观念里的人，一切具体的东西都会附着上来，从那共同的观念里被引出来，看起来却像具体的东西把人带到那里——这可以从无数事上看出来。为叫我看明白，有个灵也和我说话，好叫我更好地察觉这事；当时我只模糊地察觉到。可是因为“对象流入思想”这种感官错觉占着上风，我还不能比上面所说的察觉得更清楚。我察觉到：陷在这个错觉里的灵，始终坚持它。1748年10月21日。

3636 论彩虹

我看见极美的彩虹，像先前那样（参第3213节），却更美，带着极洁白的光。中央是暗的土色，可那极亮的雪白被另一种亮色美丽地变化着、区分开，还有些偏黄的小点，像小星星，此外还有别的美丽变化；我若没记错，四周还有各色的花，伸进那极亮的地方。这是在左眼。在右眼则有极美的表象，以蓝色和由蓝而来的颜色区分开；因为右眼表象情感，情感的颜色不是从白亮来，而是从火光来。1748年10月21日。

3637 人能从自身察觉灵的世界是怎样的

人若只反省自己思想的共同之处，而不从身体的东西给自己构造观念，就能明白灵的世界是怎样的。就是说：有一种字词的言语，人说话、听话时并不留意它，只留意字词的意思。在这个层面，是人里面那个更内在的人；那就是字词的意思。他能知道这意思只是由观念构成的：因为说话的人根本不留意字词，只留意字词的意思，字词是自己流出来的。字词的意思由观念构成，没有观念就不可能有意思。较低的灵彼此之间就用这种言语，他们只当自己是用字词说话，其实是用观念。人成了灵，

也会这样，那时他的言语就是这样。人思想时，自己并不知道是不是用字词说话，其实是用观念，这一点谁只要反省就能知道；观念过后自然流进他所熟悉的任何语言。所以这种思想是由观念构成的，观念落进他们所在之人或与之说话之人的字词语言里。所以，

3638 灵的言语是普遍的，就像人不用字词的思想那样。还有一种更内在的思想，人只要反省也能知道：因为他所思想的、在言语意思里所有的，都是出于目的、为着目的。思想的人有一个出发点、又是归宿的目的，它指挥着所想的事；在恶人那里，这目的不在字词言语里露出来。既然有这样指挥思想的东西，而且人人都能知道，就可以看出有这样一种更内在的思想，管着较低的思想。诡诈的人尤其处在这种思想里，比别人更甚，因为他们更明显地出于目的、为着目的去想，又很少露出来，所以它在里面更旺盛，也更明显地增长。

3639 既然人现在是主借着灵的世界管理的，若不在灵的群体里就活不了——否则他就与大人没有任何联系，也就不能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的传达，那样就不能思想天堂，也就不能是理性的，就是不能是人——由此可见，灵的世界整体上就是这样，正如每一个人在个别上一样。1748年10月21日。

3640 处在内层气场的恶人，天使不能看他们，因为一看，他们就变成蛇和别的可怕动物、昆虫。所以他们与天堂、与大人都没有交通，只有外在的交通；主借着外在之物的流入管理他们，那外在的就像人的理解力，它是外在的（别处讲过，参第3209节）。所以天堂对他们是关闭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观念就像我在醒时和睡中有时看到的那样，系在各种对象上；这些幻想无法描述，因为没有经验，人领会不了；而且系在污秽、淫秽的对象上。所以他们想事就像谵妄的人、疯人，自己想什么一无所知，就这样在黑暗里。较低气场的恶人，他们思想的起点就是这样。可他们仍被约束着，就像头顶上方的那些灵一样，从他们流出的只有被允许的。诡诈的人，更诡诈、最诡诈的人，被完全挪开，只能在极远处交通。

3640a# 天使灵却不同：因为他们在大人里，从更内在之处去察觉、去思想，天堂向他们是敞开的。所以他们的观念也是极美、极可爱的表象，带着智慧和聪明，就这样在光明里。1748年10月21日。

3641 人被保持在灵的群体里

无论什么人，都被保持在某个灵的群体里；不在群体里，人就活不了。人借着主体被保持在群体里，而且是在与他本性相合的群体里。所以一千个人一起，各人都被保持在自己的群体里。既然万物都有共同的，群体也有，共同的群体包含许多群体，彼此之间按主的安排交通；所以人按自己的本性，也就是本性里占主导的东西，在一个共同的群体里，其余方面则按他生活的种种变化。这些也有对立面，因为万物都借对立面保持平衡，这有许多经验为证。

3642 恶人和诡诈的人互通观念，还知道那里有谁、有多少；他们都为某个目的而被维系，就这样连在一起——因为恶的目的也能使人联合。可他们在来生若知道了同伴，又不被共同的目的拴住，就会一个扑向另一个，因为各人都想辖制别人、毁灭别人。这是我察觉到的。1748年10月21日。

3643 许多人怎样从许多方面以不同方式想同一件事，这一点得了说明。我也对灵说：一个人说话，比如在大集会里、在教堂里，能使许许多多人想他所说的事，而各人想法相似，也能和别人谈同样的事。这只是为了说明，因为灵这样更好理解。

3644 论来生的距离

灵开始怀疑：灵看起来在身体旁边——在右边、左边、贴近、里面——这究竟是错觉，还是表相。他们以为自己真正的位置就是那样。可借着思想回答他们：使人联结的是思想；因为思想没有地方，也没有距离，正如视觉也没有，除非有东西隔在中间。思想在来生起什么作用，可以从联结人的观念看出来，相似者的群体就是这样来的；也可以从幻想看出来。幻想既能叫人在上面时看起来在下面，在下面时看起来在上面，等等，思想按它的品质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在来生，人是按本性和性情、按主的安排分得位置的。所以思想一被扭曲，或者本是扭曲的，人就看自己在别处，这是错觉；而在他固定的位置上，那是表相。1748年10月21日。

3645 在灵的世界，各人都以为别人什么也不是

借主体说话的灵，各人都以为主体什么也不是，是自己借他在说话；主体却以为是自己，借他说话的那些什么也不是。在恶灵的群体里，各人都以为别人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差不多一样，所以各人都以为思想的是自己。他们照例恼怒、说我什么也不是时，我蒙准问他们：你们难道不是一个以为另一个什么也不是吗？被问的人说，是的，主体以为别人什么也不是；那答话的人一成了主体，再问其余的人，他们就说他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这样可以从一个推到另一个：每个自以为是一切的，都被别人说成什么也不是。所以对他们说：你们何必这样恼怒呢？你们说别人，别人也说你们；所有恶灵都这样说同伴什么也不是，那么在他们眼里，大家都什么也不是。既有这样的错觉，那么比起唯一是生命的主，他们岂不真是什么也不是吗？1748年10月21日。

3646 论极亮的白光

我看见一团极亮的白光，像炉膛里一团不是由木柴烧出来的火焰，炉膛是暗的。这表示天使的聪明比起较低之灵的聪明是怎样的：炉膛的暗，相当于较低之灵的聪明——说到聪明，就包括一切属于聪明的东西。这样的亮光像极白的火焰射出来，表示属灵的；而先前说的火光（参第3629节），表示属天的。又有话说：天使那里就是这样的光，他们活在这样的光里，彼此相见如在极明亮的白昼；比起它，地上从太阳来的光算不了什么。因为正如烛光被强烈的日光盖过，看不见了，正午的日光也被这光盖过；所以日光比起来就是阴影。说到光的一切也是这样，就是说，这就是他们的聪明。1748年10月22日。

3647 论“圣洁”的称号

头顶上方更高处，在诡诈者也就是塞壬中间，有一个人，凭他的诡计看出是新来的；他的诡计比他们的更大、更强。因为他紧跟着我的思想和表象，想把他自己的掺进来，那是淫乱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十分精细。由此我知道，有个新的诡诈者在他们一伙里。所以我蒙准看他们。他们因为自以为在高处，也就以为我看他们很小——一个幻想生出另一个幻想。他被识破后，他们想叫他离开他们一伙，因为他们怕自己被扔下去；可是做不到。这时他在他们中间显出来，很小，四周围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就像他们教堂里画主时带着光芒那样。由此可以看出，他是那种在地上自称代表主的人，也就是说，他曾是教皇。

3648 他既是这样的人，我就和他谈了许多事，比如谈到彼得和他的钥匙（太16:19）——他以为自己拿着这钥匙。他对钥匙的观念粗得很，竟表象成一扇通往天堂的门，他把钥匙插进去开门。他说彼得的钥匙给了他，他白白为穷人开门，富人却要估一估能出多少，因为他们所给的就是神圣的。问他：他放进去的人能不能留在那里？他说他不知道；若不能，就从那里出来。此外他还想显得谦卑，说自己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自称“众仆之仆”；——我想有人对他说了——可是

3648a# 他们却把一切权柄揽在自己身上。又对他说：他们不能知道放进去的人配不配，也许是强盗，将来要下地狱。他回答说他不在乎，若不配，可以把他们从那里放出来。至于彼得的钥匙指什么，我蒙准告诉他：是彼得所表示的信；既然除了主，没有谁能赐信，所以唯独主放人进天堂；而且彼得现在并没有出现。可他坚持说：地上的人永远进不了天堂，除非主把权柄赐给某个人，让他放人进

3649 去。对于他称为基督的主，他没有别的看法，只认为主之所以该受敬拜，是因为主把那权柄赐给了他们；我察觉到，主若不赐，就不会受敬拜——这样他们就能在主的名义下在地上行使那权柄。此外，我和他谈到内层流入外层时，他的观念污秽得很，几乎把流入的东西想成粪便。在地上作教皇、被尊为信仰教义之最高者的人，就是这样。

3650 他又说，他相信自己从出生就是圣的；既然当了教皇，就该生来是圣的。这观念是从他们被尊称为“圣座”（字面就是“圣洁”）来的（参出28:36；39:30）。

3651 后来，他从那地方由前面被降下去，到我左脚前面低处之人的地里。那地在下面，自以为圣的人住在那里；他就这样进了他们一伙。我听说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看自己脸上发光，看彼此像一支支小火把；到处还有发光的斑点，像萤火虫那样，是从他们自以为圣的观念里流出来的。

3652 可他们的结局是：被留在低处的地里，极其渴望进天堂——因为他们以为天堂在高处。所以身在低处的地里，就燃起他们的焦虑；过一段时间，焦虑越来越重，直到焦虑到骨子里。他们就这样在极度的焦虑中过日子，直到认清自己并不圣洁。最后被从那里带出来时，他们看自己像粪便一样，散出浓重的粪臭，别人那里没有比这更重的。有一个这样的灵在我右耳边和我说话，也承认了。1748年10月22日。

3653 内层恶灵的企图是要杀人

我在街上，看见几把刀；借着幻想，有念头灌进来，说他们要用刀割我的喉咙。因为恶灵就是这样，在幻想里就以为自己在实际行动。所以许多灵凶猛地冲出来，想把刀扎进我的喉咙，抓住一点点杀人的机会。我和他们谈了，向他们显明：他们一直想杀我，只是被主拦住了，拦得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有这企图；可约束一松，他们立刻就冲上来。他们羞愧地承认了。1748年10月22日。

3654 论重生

人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有了思想和说话的能力，这能力奇妙得连万分之一都查不透；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人甚至无知到几乎不知道自己有这能力，不知道正是它使人与禽兽有别。人不知道肺和肺的呼吸是怎样起始的，好配合一切行动的每个细节，配合言语和声音的每个细节，甚至不知道是这样。他也不知道呼吸怎样配合思想的每个观念；不知道舌头怎样起始，好做吃饭、说话、发音的每个细小动作；此外还有无数别的事。可他却想探究主怎样使人重生——那是更内在、更内在的事，离他思想的观念最远。重生是主在人不知不觉中成就的，这一点从此就足以推断，因为那是要成为一个新人。1748年10月22日。

3655 论属灵上死了、又被唤醒的人

我又听说，那些属灵上死了的人（前面讲过，参第3617节）被天使唤醒了，也就是被引进生命。他们做这事时何等温柔，我后来察觉到了：那温柔甜美，充满我的胸口。他们也承认，自己觉得像是凭自己做的，却知道是出于主。他们管着胸前的左乳头，是贞洁的。1748年10月13日。

3656 论大卫和教皇

显明给我：大卫渴望在天上做最高的。他有这种欲望，是因为他在诗篇里理解的是他自己。有时容他升到高处，他就以为自己在最高的天上；昨天和今天就是这样：他从低处的地被放出来，忽然站到对面的高处。值得一提的是：他用力往天上，也就是往最高处去时，在别人看来，他像一步一步爬梯子，其实并没有梯子。他不到自以为最高之处，是不会停的；到了那里，他看起来吓得发晕，怕一头栽下去。这一点我也借着交通察觉到了。

3657 他怎样制服内层气场里的灵，逼他们把他当神敬拜，也显明了。首先，那个不久前在我这里的教皇（参第3647–3652节）又来到头顶上方的那些灵中间，这一点察觉到了。那时他和大卫在一起，大卫想逼他服从，把自己当神敬拜。（大卫先前在最高处时，就宣称自己是神。这事显出来、也表象出来了：凡在那最高处不承认他是神的，他就把他们一头摔下去。我看见一个人好像被头朝下摔下去，像钻子那样打转，可只看得见头发，看不见身子。那时从他的幻想里还冒出一个念头：要把主押到低处的地里，关在那里。他一到最高处、宣称自己是神，就是这个样子。）既然教皇们在地上也宣称自己是神，前面说的这个教皇就和大卫交上了手：教皇坚信自己是神，大卫也坚信自己是神，二人各凭信念彼此相争。可大卫赢了，因为他不只有信念，还有残忍，所以也有制服人的信念。两种这样的信念相遇，他们就争斗；教皇不肯让步时，大卫听到或察觉到他承认基督（他们只许称“基督”，不许称“主”），于是大卫凭着残忍的信念，照他自己的方式像对待外邦人那样对待他——

（旁注：他们看起来很小，因为在最高处；大卫动作很快，因为那幻想他已经熟练了。）

3658 就是把他摔下去，借着幻想钻他的头，教皇为此诉苦；又把他摔下去、扔进桶里——这一切都很快，因为是在那种内层的幻想里。教皇受这些折磨，被整得很惨，不住诉苦。大卫对他说：他是大卫；又说到主，说自己把主绑住了，现在是自己在天上作王；问他愿不愿把自己当神敬拜，还要把自己的国指给他看。教皇听了，就说大卫是圣的，于是弃绝主，跟了大卫。他想看大卫的国，却看不到。这时教皇陷入一个信念：自己若弃绝了曾为其代理人的主，那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就陷进了这个信念。大卫一察觉——因为在那种状态里，他立刻能察觉别人的信念——就把他变成一朵云，连云带人扔到远处。我看见那朵云；他在里面以为自己什么也不是，因为那时他看不见了；可他仍从那云的边上和我说话。由此可见，信念相撞时是怎样的。

3659 后来，大卫因为想做神，就到前面偏右的内层灵中间去，制服了他们；因为他坚信自己是神，坚信能凭残忍制服任何人——他在世时也是那样残忍。所以他制服了那些不肯承认他是神的内层的灵：有的用他的钻子，有的扔进桶里，还用前面说过的手段，而且很快——因为内层信念的观念就带着快速；内层的灵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很快就制服了许多灵；另一些则用别的方法引诱，就是用淫乱的信念，或许是把他从中得来的快乐吹给他们。这样，他制服了所有内层的恶灵。

3660 他以为自己那时已经征服了天堂，却不敢再往前走，就是往右边，那里是内层善灵开始的地方，因为他从先前的经验知道，自己受不了他们的气场。可他仍凭着欲望和信念冲过去，在那里被挡住了。这时他开始焦虑，闻到尸臭，再也受不了；他觉得再往前走就要死了。所以他从那里被摔到低处的地里。我察觉到，先前这样的事常常发生，而且他一进到天使灵的气场，就被这样摔下去。我从他那里察觉到：他陷在“主被他绑住了”的信念里时，就敢往那里去，这就是他往那里走的原因；可他在那里总是很惨。他把那里，也就是主的天堂，叫作地狱，因为他一到那里就受可怕的折磨——那是与淫乱和残忍相反的气场。可他一到低处的地里，又忽然被抛到上面；出于什么信念，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再试一次，甚至以为主被他绑住了，好再去试着占领天堂。

3661 那些图谋被当作神来敬拜的人，陷在“自己是神”的信念里时，他们的信念是怎样的，我也蒙准察觉到：觉得胸口一带，尤其是左胸，有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在胸口一带被察觉，又从那里经左乳头向生殖器延伸，这也传给了我。因为“自己是神”，或者“自己最高、什么也抵挡不了”的信念，就带着这样的快感。

3662 教皇们坚信自己是神，以为一切话都是出于圣灵说的，这信念带着怎样的呼吸、由此有怎样的快感，向我显明、也传给了我。他们坐在枢机会议上，以为自己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就是这样。那个教皇在我这里，处在这种状态：他坐在会议上，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神圣的，这时觉得胸腔里的呼吸自由、愉快、缓慢，因而有规律。这样的呼吸表明他在那种状态里：它缓慢、有规律，所以深长，自由地扩展到胸腔顶部，因着“所说的是神圣的”这一信念而舒畅。可一有人反驳，或者别人提出了什么该赞同的意见，因为不是出于他自己，他就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翻滚、蠕动，这也传给了我。他宣布某项裁决、以为那是神圣的时候，也从一种更安静、仿佛表示赞同的呼吸察觉出来。教皇们在会议上是这样，他们自己也证实了：他们在左脚下面；这些传给他们后，他们立刻承认是这样，承认自己做教皇时就是如此。

3663 我心里想到：他们只凭呼吸的感觉就这样容易被管住——他们以为那感觉是内在的，是圣灵的工作。可有话说：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陷在相反的信念里。所以向我显明他们被谁管着：被头顶上方那些叫作塞壬的灵管着；他们把自己暗中钻进任何情感里，好去辖制、去毁灭（前面讲过，参第3647节）。他们一心只想借情感和私欲暗中钻进去，为的是辖制和毁灭；没有机会时，他们很怕冲出来，因为知道那样会被推下去。他们比别人更诡诈。教皇们当上教皇后，就被这样的灵管着。因为他们与一切爱都相反，里面比别人更坏，所以等着他们的地狱更重、更久。他们虽以为自己谨慎，不到有机会时不作恶，其实不然；因为他们里面的次序是颠倒的，滥用情感去毁灭人，所以一有机会，就冲向毁灭和残忍。教皇们和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这样。

3664 我注意到：在大卫努力攀到的那些灵之上，还有更精细的灵。大卫之所以能攀到他们那里，是因为在他身体生命里有灵借他说话。我察觉到：这些灵也管着刚才说的那些灵，比他们更诡诈，也是塞壬，因为在他们之上。他们是不是来自这个地球，或者来自别的地球、在那里像借大卫那样借某些人说话的灵，我不知道；他们同时也与婚姻之爱相反。他们不显出来，却流入左眼；我刚开始写这段时，他们也叫我左眼有些疼，不愿被揭露，因为他们想在最隐秘处用诡计骗人。1748年10月23日。

3665 这样的灵，和大卫一样，在恶人中间虽显得那样敏锐，以致在最高处，其实却比其余所有的灵都更粗糙；因为在善人的气场里，他们比别人更像粪便，甚至更像尸体，所以比所有人都粗糙。这话对大卫说了，也就对他们说了。还有什么比他所感觉、所知道的那种粪便更粗糙呢？这话现在对大卫和最高处的那些灵说了。1748年10月23日。

3666 论人的对象

最叫灵困惑的是：人所接触的对象使他毫无次序地想各种事。他们因此以为，主的生命并不流入每一个人，也不流入人和灵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因为他们认为，若是那样，就会极有规律，一个观念按次序从另一个流出来。于是我在街上和有这类疑惑的灵谈话时，首先向我显明：管着人思想的是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些共同的东西扎根很深，人自己都不知道有。比如他对碰到的人，对所走的街，都只是轻轻一瞥；这些对象出于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叫人留意，不要撞到人，不要撞到街上的东西。当他在别的共同观念里时，这些对象只轻轻掠过眼睛；他若深深地在别的共同观念里，就掠得那么轻，事后什么也记不得。这样的共同之物是一种反省，连禽兽也生来就有，好叫它小心不撞上东西，不被伤害。我望着月亮：知道距离，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中间的东西叫人知道距离；这共同的东西，人和动物都不去反省。距离也可以从知识得知，就是知道它有多远，由此也形成同一种共同的东西。至于人的观念，那些对象无非是共同的东西，而且是按他们的私欲等等。

3667 他们却反驳说：对象五花八门，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立刻牵动思想。可我蒙准回答：这类事是偶然的，所以属于主的天意，那是永远查不透的；对此可以永远提出疑问，真理却始终不变：它们是偶然的，因而属于主的天意。可他们想知道，好除掉疑问。有话对他们说：疑问永远除不尽，反而会不断冒出无穷的新疑问；他们既是这样的人，眼前一点最小的疑问，就会叫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这一点显明给他们后，他们也承认了：因为瞳孔前面一粒最小的灰尘，就能叫人看不见。1748年10月23日。

3668 对象只是器皿，眼睛被引导去看：有的对象看得用力些，有的看得淡些，许多根本看不见。所以它们只是器皿，这从我先前所见所察觉的事可以看出：主用种种繁多的对象，在天使面前组成了一串美妙的、紧密相连的事物（前面讲过，参第2784节）。1748年10月23日。

3669 最后对灵说：凡给自己提出这类反驳、不知道每一件事就不信的人，所渴望、所图谋的只有破坏；这是从他们邪恶诡诈的本性里出来的，也就是那个为自己缘故想破坏、杀害任何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提出反驳，结果就是想破坏真理，也就是凡属于真理的一切。他们若是别样的人，就只会渴望证实主的真理。1748年10月23日。

3670 人的这种共同之物还有许多，比如看见不认识的东西。每一种私欲，不管是小的、轻的、强的，都是一种管着视觉对象和言语的共同之物；这些得分门别类，才能对它们有点观念。比如想吃东西的欲望，叫人不管看见什么，都看看是不是该买来用；别的东西他只在模糊中看见，不加反省，除非出于别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共同之物等等。又如一种很吸引眼睛的共同观念，是关于女人的：它一旦作主，凡他认为属于那类的女性东西，他都会去看，思想就钉在上面，这样转到关于她们的共同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更内在的观念里；别的东西那时他看得极淡，不加反省，除非出于前面说的那些共同之物，还有更多别的。

3671 我注意到：灵在某个共同观念里时，也同样把我记忆里出现的一切对象唤出来，加以应用，就像人应用视觉对象或别人言语的对象一样。这一点我先前没注意到，可是发生得太多，我想几乎数不过来。那时撞进我记忆里的对象，都成了器皿，按着器皿也就是当时观念的品质，又按他们的共同观念及其品质，应用在他们的观念上，这样按他们的本性千差万别，等等。这是显给我看的。

3672 显明给我：主就是这样把我视觉的对象安排进次序里的，由此在天使面前有美丽可爱的表象（前面讲过，参第2784、3668节）。这些表象并不是从我的对象流出来，好照着对象被引导、被连接，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而是表象引导着那么多、那么杂的对象，决定着它们，对象就这样成了器皿。所以是对象从表象流出，不是表象从对象流出。这样，主愿意表象什么，就会成就什么：眼睛或者眼睛的视线被引向那些能做器皿的东西；这些器皿同时间接地由表象决定，也由主借别的途径决定。1748年10月24日。

3673 论淫乱和残忍之人的脉搏

我蒙准观察到淫乱和残忍之人的脉搏，是从头顶上方那些灵来的，大卫也在那里。它落在左侧，向外，像心脏那样跳动，只在胸口最外层的皮肤上。我感觉到这跳动：它不在身体里面，而是在外面，所以不在大人里面，而在大人外面。1748年10月24日。

3674 论大卫

我和大卫谈话，他现在在头顶上方。他在那里时是这样的：以为自己比别人精细，因为圣灵曾借他说话。他公开承认，自己并不明白所写的东西；虽然想过里面含着某些奥秘，却不知道是什么奥秘；又说他知道有一位要来到世上，可对那一位并没有更多的了解。这些他公开承认了，几乎是作证。那时他把一切都应用在自己和犹太人身上，就像字面意义那样。他说：既然灵借他说话，像借我说话一样，他也就是那样的人。可我蒙准对他说：他并不认识主，所以也没有信仰的认知，因此不知道圣言的内层，只停留在字面意义里，所以这是另一回事。灵借他说出他自己并不领会的事，就像借别人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他不在内层里，只在外在的事上。人在外在的事上时，灵说话的方式就不同，以致他们不明白内层的东西，尽管每个细节里都有内层。对这些他无言以对；对“他是这样的人，因为只在外在的事上”这一点，也答不出什么。

3675 我也和他谈到他那样痛恨的外邦人：亚伯拉罕也拜过偶像，所以是从外邦人出来的，因为那时代表性的教会已经断绝了；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坏；后来信转到了外邦人那里；如今天堂也转到他们那里，因为现在基督徒比外邦人更坏。

3676 后来他和我谈到圣言：启示必须出现，因为启示也就是圣言，含着器皿，属灵、属天的东西能借以注入；这样天和地才得以联结，否则就分离了，人类就会灭亡。至于没有启示、却仍得救的外邦人是怎样的，那是奥秘；只察觉到：只要借着圣言有联结就够了；其余的都是奥秘。1748年10月24日。

3677 论祷告

我察觉到：祷告若只是为了求免自己的恶，又以为“只要我求了，就得到罪的赦免”，那就毫无用处。因为罪得不到赦免，除非出于内心的悔改，带着某种内在的痛苦和难受，从而承认自己的污秽；在这些之中、在这些之后，祷告才有效。我察觉到事情确实如此；否则祷告、圣礼和其余仪式都毫无用处，反倒使人更固执；因为他让自己的良心安下来，以为只要求了，用了得救的手段，罪就赦免了，于是又回到先前的污秽里去。有个灵想要祈求，那时借属灵的观念察觉到了这事。

3678 还有些灵惯于一碰到恶事和普遍的不幸，连别人的也算在内，就跑去祷告。他们在前面略偏右的地方；一看见什么坏事，立刻跑去做出一副恳求的样子。这副恳求的样子叫我疲累，因为他们以为会从中得着帮助，其实得不着。1748年10月24日。

3679 论狗

睡梦中看见一条黑狗。起初它被放进来，像家狗一样。它看见一块带着别的狗皮的骨头，觉得恶心，所以也被放进来，没被看作坏狗。可后来有话说它吃过别的狗的骨头，于是它就招人厌恶了，尽管它还想凑过来。我醒来后问：是不是有谁变成了狗，所以那是条狗？最后有话说：是某一个灵，他也说了话。论到他，有话说：他是那种乐意让别人的身分套到自己身上的灵，比如套上大卫的身分；这样他不但扮演那些人的身分，还干他们的恶事。又有话说：不只是大卫的，任何人的都行，这是因为他实际上就是那样的人。这样的灵，尤其乐意让罪大恶极之人的身分套在自己身上的，后来会变得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人，不但自己这样相信，还叫别人也这样相信。这样的灵，就由啃别的狗骨头的狗来表象。1748年10月25日。

3680 论埋伏者被驱散

这一夜我睡着时，头顶上方有些灵埋伏着，图谋一桩致命的恶事：他们以为一旦揭出某件事——他们以为是我在世时干过的——就立刻冲上来。因为他们有这种想法：在人身上一发现什么恶，就有权毁掉他。其实那是我想多年前在梦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灵把那事算到我身上，当作是我的。我睡着时，这些诡诈的埋伏者正这样图谋，我忽然醒来，看见额头上方某种光里有一个带羽毛的东西。他们正要冲上来毁我——因为时候到了，他们正把自己的幻想逼真地灌进来——我立刻觉到一阵猛风忽然吹来，一下子把他们吹散了。他们是谁、被扔到哪里，灵一个接一个地猜测；可我察觉到：他们就这样被逐出了群体，受了很惨的对待。因为他们这样突然被赶出群体时，几乎不能自主，所以那时受着惨痛的折磨。

3681 趁夜里人睡着时埋伏害人的灵，结局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主怎样看见所有人的图谋和诡计，又怎样立刻施以援手；也可见他怎样在人睡着时保护人。因为人在睡着时，是绝对不许有一丝伤害的；也不许接近死去的人。1748年10月25日。

3682 论幔子

大卫是个恶人，又是恶人的主体。他的恶行不必一一提起，因为他心里只有淫乱和残忍，一心图谋，毫无良心地筹划。他是头顶上方那些诡诈者的主体，这一点很明显：他们借着他比先前更公开地图谋恶事，为的是把罪责推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被裹在一层幔子里，往下降去。可他凭着高处那伙魔鬼灌给他的信念和幻想，挣扎了约一个时辰，而且顽固得难以描述。幻想不断灌进他里面，他凭着自己的信念接受下来，这样裹着幔子、幔子缩小、又没了幔子，把自己抛向四面八方：一会儿在下面，一会儿在半路，一会儿在前上方，一会儿在头顶附近，一会儿在脑后。这只是带着顽固信念的幻想而已；因为在幔子里、带着幔子这样挣扎，就表示这类事。

3683 后来他还动手扮演巫师，就是像交鬼的人那样唤出别人上来。他站在我头上，凭着自己的信念和交鬼的观念做这事。这是我先前没察觉过的，无法描述，只能说是一种信念，连着一个要唤出所想之人的观念。大卫在世时有没有这交鬼的本事，不能由此推断。可他以为唤上来的人上来了，其实上来的是狗和蛇；他若不逃走，它们就要把他撕碎，而且是撕他的生殖器。

3684 后来有话对他说：他就像条狗，只被别人当狗使唤，因为他是他们的主体。头顶上方的诡诈者也证实了：他们能把他当狗使唤。这与他那自以为有权柄的信念相反——他以为自己辖制别人，凭自己行事——所以他很恼怒，就这样裹在一层像云雾一样的权柄的幔子里，被降下去了。1748年10月25日。这样领着大卫的，就是最爱自称代表圣灵的那些灵（见下文第3688–3692节）。

3685 论来生的群体与爱

我看见周围有些灵，像有几次那样，好像不在任何群体里，而是自由地漂流。这是出于那些人的幻想：他们以为灵就是这样，像看不见的大气，在宇宙里这样飘荡。他们的信念传给了我，是这样的：他们以为根本没有群体，灵就是这样飘荡着，看不见，散在宇宙里。

3686 所以我和灵谈话，他们根据先前给我看过的种种经验承认：有群体，他们彼此相见，互相交谈，住在一起，在极大的光里，正如先前多次给我看过的那样。善灵和天使中间是这样；恶人中间就不同，他们除非在某些场合，彼此看不见，这也讲过。所以死后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与身体里的生命极其相似：他们彼此相见，在群体里，住在一起，交谈，互通观念和福乐；而且他们说话之智慧，无法描述，福乐无穷。

3687 我察觉到，像先前一样（参第704节）：唯独爱把灵和天使定在群体里，爱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爱的，一切都显得游移、飘荡、混乱、看不见。所以唯独主——他是爱，怜悯从他而出——决定一切，按爱的差异安排群体，由此有诸天和天上的一切。1748年10月25日。

3688 论那些比别人更自称代表圣灵的灵

头顶上方的诡诈者，和更高处最诡诈的那些——前面说过，是他们管着教皇（参第3647、3663节）——现在显出是怎样的了，而且是借着大卫显出的：他们把大卫当作主体，借他显出自己。因为他们以为，是大卫、不是他们，这样他们就没有罪责了。那时他们把大卫当作自己的主体，说可以把

他当狗使唤，而且能叫他完全照他们的心思意愿行事。没有这样的主体时，他们在暗中行事，除非有机会，或是心里害怕。现在他们显出来了。这话也对他们说过几次，现在又说：他们比所有别的灵都更邪恶。他们虽不愿公开行事，可一旦抓到这样一个可以推卸罪责的主体，就显出他们比别人更邪恶，比别人更淫乱，也很残忍。

3689 管着教皇、把那种呼吸吹给他（参第3662节）、叫他相信那是圣灵在感动他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比别人更自称代表圣灵，其实却是所有灵当中最邪恶的，正如上面所说。1748年10月25日。

3690 他们的观念在我里面定形，又借着属灵观念被送回时，就是这样：好像一个毒蛇的气场。

3691 我睡着时，在我这里有主体、埋伏着要害我性命、后来被驱散的，也是他们（前面讲过，参第3680节）。

3692 一句话，他们比别人更邪恶。他们的毒害是这样的：借着神圣的东西和美好的情感设下埋伏，一心只想用一切可能的恶毒手段，在宗教的外表下，毁掉主和凡属于主的一切，也就是凡属于信的一切。1748年10月25日。所以教皇和辅佐他、觊觎权势的人，就是这样。

3693 论真理

我察觉到：主是爱，由此是怜悯，他流入天堂，这样流入灵的世界。在灵的世界里，属天的爱被转成反面，就是转成私欲，所以属天的次序就消失了。人若在那次序里，就会出于爱在一切信的真理上得到证实。可既然没有属天的爱，它已转成私欲，那么就由与爱分离的信的真理来教导、引人回头，这却是颠倒的次序。所以管人的不再是内在的约束，而是外在的约束；人要借外在的约束来管。外在的约束是属于公民社会的那些。出于信之真理的认知的内在约束，其实也是外在的；这些约束一旦使人信服，就构成人的良心。可真良心是出于属天之爱，也就是出于主的。这些出于对信之认知的信服而来的、看似内在其实外在的约束，在来生是怎样的，我还没蒙准知道。1748年10月25日。

3694 由此可见，信服的生命是什么：人对信的真理或认知信服了，就有光的生命，也就是理解的生命。这生命按人对信所领会之事的信服而各不相同。他处在对信之认知或真理的信服里，却仍只在光的生命里；光的生命不能进入爱的生命，因为那是颠倒的。其实是从爱的生命里生出信服的生命：在爱的生命里的人，就在信的认知里，一切都起证实作用；可只在信服的生命里的人，并不因此就能在爱的生命里，因为他那本是他爱之生命的性情，只是恶，所以那生命完全抗拒。这就是为什么性情或本性，也就是私欲的生命，必须先被荒废，人才能进天堂；因为光的生命不能把人领进天堂，那里只有彼此相爱。1748年10月25日。

3695 在真信仰的信服里的人，这信服是从主那里得来的。因为真信仰说：信无不出于主；所以人若不出于主，就不能进入信的信服。既然出于主，怜悯也就从主赐给他，这样就有联结。所以凡属于主的，都与主联结，因为出于他——尽管人的性情或本性只是恶。不但要知道这一点，还要对此信服，这也属于真信仰；所以人是因怜悯得救的。

3696 凡与真信仰不同、人又对之信服的，都会带来与真生命相反的信服的生命。所以出于信服的生命有无数种，出于本性的也一样。信服的生命构成外壳，本性的生命构成果核；有信服时，二者多半连在一起。因为信服流入并驯服私欲，正如私欲惯于引出信服一样。1748年10月25日。

3697 论淫乱

对高处那些灵说——因为他们也是内层的淫乱者——单这一点就证明淫乱是魔鬼的：婚姻是为了繁衍后代，也就是为了地上的群体，由此为了天上的群体，这是神圣的；他们也承认了。所以凡破坏或扭曲婚姻、破坏繁衍的，都是魔鬼的。1748年10月25日。

3698 回应是反射回来的

头顶上方有个灵出于恼怒对我说了句什么，他觉得我立刻回了他，就说我是这样回答的。可我蒙准告诉他：不是我，回应是照他所说的反射回来的。他仍以为是我回的，别的灵就一个接一个说是他们回的，这样依次有三个、四个、五个。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怎样反射的，万物的次序又是怎样，以致回应立刻到来，也就是照所说的反射回来。这和恶从共同之处反射回到存心作恶或作恶的人身上，是一样的。1748年10月25日。

3699 论塞壬与魔术

塞壬是这样一些人：在世时只凭本性天才行事，只活在世上，在自爱中追求享乐；他们被享乐勾住，又想在公民社会里比别人更受尊重，把全部生活都放在体面上。所以他们从实际行为和由此养成的习惯中，染上了这样的东西：外表看起来体面，还能用千百种体面的方式钻进群体，又装作正派，甚至虔诚——只要有机会，只要能钻进群体，然后用同样的手段在那里占上风。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装假的生活。这样，他们外表也显得正派，既因体面，也因伪装；也像别人一样常去参加教会的仪式。可他们对正派、良善、真实毫无良心，里面只顾自己，外面却向别人装假。因为没有良心，也就是没有内在的人在起作用，他们也比别人更容易犯罪。他们把淫乱看得一文不值；他们活在淫乱里，只看能瞒住别人多少，好在世人面前、在正派的群体里也显得体面。既然他们把淫乱看得一文不值，可见对其余的爱也是如此。

3700 在来生，他们也照样行事，毫无良心——他们连良心是什么都不知道。来生所知、世上却全然不知的种种手段，他们都抓来用。这一整夜，我醒着时，他们就这样骚扰我，好叫我从中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很容易引诱正直的人，甚至惯于把这些人当作对象来用；他们钻进任何情感，只要假托

那是正派、虔诚、慈悲、天真的；人就这样容易受骗。这一夜，有几个这样的女灵引诱了许多这样的群体，这些群体本来是正直的，构成生殖区域、腰部和胸部前面的外层被膜。奇怪的是群体竟那么多，多得我怎么也想不到；因为给我看了：它们构成了直到脚的整个前面的皮肤。

3701 他们用来引诱人的邪术有好几样。第一样：借着表象叫人相信，主曾与他们说话，又应许他们受过一些刑罚之后，就会被接进天堂。此外，他们在我身边时，能说得好像人在别处、在善人那里一样，以致听起来，他们的声音像是从善人的群体里发出来的，仿佛他们就在那里。还有：他们能同时在别人身边，按各人的禀性去说服人，这样同时在许多人那里，叫人以为他们能无处不在。这是用邪术做成的：他们顺着灌进自己的观念，就能找到那些流入的人——这在来生是容易的事。因为她是那么多群体的主体，所以无论哪个群体，她都容易找到；只要贴合那些流入的观念，就能按各人的禀性，把某种情感吹进人里面。至于她是怎样潜入的，我没有察觉到；不过这是她从本性带来的，因为她们在世上也是这样潜入人心的。她们同样装作无辜，表象出一个婴孩，抱起来亲吻；这一点她也表象过。

有一样给我看了她是怎样说服人的：她在一些群体面前表象出一团白亮的火焰，显在他们头的周围；他们以为这是属天或天使般的悟性的记号。现在察觉到，她在许多人面前都这样表象过；他们一看见那火焰，立刻就信自己是天使——在他们那里，或许就是这样。此外还有别的类似的邪术。她们的伎俩里还有一样：能立刻从别人眼前溜走，叫人看不见。

3702 此外，她还是一些恶精灵的主体，是他们把这类东西吹进来的。她既这样同时作恶精灵和正派精灵的主体，便能处在一种极有说服力的生命里；因为汇集的群体越多，生命就越有知觉、越活跃。所以我对那些在善群体里的人说：与恶精灵、甚至最坏的恶精灵同用一个主体，这是可憎的事。他们知道，她好几次在地狱里被人看见过；又在我睡着时借着我说过话；如今还在施展别的邪术。他们若在这样一个主体里结合，就好比把别西卜和善者连在一起，这是可憎的；这样他们会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受骗，因为这种诡诈胜过一切别的诡诈。他们若在同一个主体里把观念连在一起，就好像在自己里面一样，这是可憎的，该吐出去。

可是，因为她身上聚集了那么多群体，她那说服人的气场仍是这样强，以致他们几乎没法被说服换个想法；她借着有说服力的观念和表象，仍留在他们那里，并且这样坚固所见的事。也有给我看，赞同和反对有多少：是借着蔚蓝里的白云显出来的（因为那是内层的灵）。白云往上浮，表示赞同；往两边去，表示开始不赞同；往下沉，表示不赞同。此外，云还以各种方式卷起来，显出各种形状。内层灵的观念就是这样表象出来的。

3703 也有一些来自构成皮肤的群体的，前面说过，他们到处都想推理。可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察觉到：推理是极大的愚拙。推理的人根本察觉不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一个人越推理，就越察觉不到。他们把一切都放在推理上，好叫别人看自己有智慧，自己也觉得比别人有智慧。也清楚察觉到、并有话说：这样的人什么也察觉不到；而聪明和智慧在于不用推理，立刻察觉是不是真、是不

是善。因为聪明、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天使，不用任何推理就立刻察觉是真是善。这在人间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人一连推理几个钟头，写满整整一卷书，聪明、有智慧的人却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对他们的推理一点也不理会，只是笑，心里看作毫无价值。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我对推理的人很恼火，屡次蒙准把他们的推理顶回去。构成鳞状皮肤的，大部分是生前因借哲学和学问把真与善搅混而变成这样的人；他们的常识，即便有，也比最没学问的人还少。

3704 构成外层皮肤的，是世上那些容易让人说服、又没有足够宽广的悟性去判断是真是假、是善是恶的人。这类人有许多类别和种类。比如那些容易被装出来的爱子女之心、装出来的婚姻之爱等外表骗过的人，他们构成生殖器官各区域的那层皮肤；那些容易被装出来的怜悯骗过的人，构成胸部的皮肤；依此类推。皮肤本身也是这样，因为它会被外在的抚弄骗过。

3705 有表象给我看这类人变成什么样：最后从头到脚就像骷髅，只剩皮包骨，看上去一点生气也没有了。1748年10月26日。

3706 推理的人有两类，前面说过。一类是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的人，他们于是对一切真与善推理，推理得越多，知道得越少。另一类是推理反对真与善、想借此毁掉它们的人。至于那些开口为真理辩护的人，他们不是推理者，而是坚固者；这样的人在对真与善的知觉里，再用理由来坚固它。1748年10月26日。

3707 她施展的邪术里还有一样：把我说出的真或善夺走，叫他们听不见，再换上假或恶。比如我谈到奸淫和地狱时，她立刻用一片白亮的光换掉“地狱”，叫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也是邪术，就是夺走别人的观念，不让它们到达所指向的群体，再换上相反的东西。1748年10月26日。

3708 论人在来生不会被送进别的生命，只会被送回自己实际养成的生命

他们奇怪：人在来生竟会学新的伎俩、又去施展，便以为人在那里会实际养成更坏的生命，以致恶上加恶。可察觉到、并有话说：人不会被送进别的生命，只会被送回自己实际养成的那种生命。人既在那种生命里，施展新伎俩还是旧伎俩都一样；因为作什么恶，新也好旧也好，都一样。这样并不是养成更坏的生命，而是在活出实际养成的那种生命；因为主防备着，不让他们走得更远。

3709 至于婴孩，他们也被送进一种生命，不是实际养成的，而是从遗传流出来的。情形是这样：他们那里有天生的私欲在作主；为了让这些私欲仿佛减弱，或叫他们对此生出厌恶，从而被拦住，他们便被送进这样的生命。尤其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们里面只有恶；不然，他们会以为自己里面既没有实际的恶，就是完全的了。1748年10月26日。

3710 续论塞壬

她们的邪术里还有这一样：把怒气等等，带着说服的力量吹进别人里面，好叫人自杀；因为她们知道人在那里死不了。她们一旦说动了某人这样做，就以为对他有了权柄，因为他是杀人者，于是控告他，四处宣扬。此外，无论善恶真假，没有一样东西她们不留意，好把它转为己用，转成邪术，叫别人没法看得更仔细；因为她们专心只在这类事上。所以她们抓住信的真理和良善，却只是为了骗人。这样她们也学不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圣，因为她们把这些扭曲了、亵渎了。1748年10月26日。

3711 论如今掌权的无非是爱自己和爱世界

有话对我说：几乎所有从世上来的人，心里想的无非是怎样成为最大的、怎样占有一切；几乎没有人顾念公益，就算打着公益的旗号追求自己所爱的，自己也几乎不知道。我问到那些只做买卖的人，比如在荷兰，他们看不起官位爵禄。有话说：他们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想凭财富和豪富比别人更受看重。另有守财奴，是最卑污的，既不顾尊荣，也不顾享乐，把一切属于爱自己、爱世界的东西，都只放在看着钱财上，所以更坏。

3712 续论塞壬

她们首先装成别人的心思，就是披上别人观念的样子，这样设法欺骗那些因爱某些人而被牵着走的人——她们所模仿的正是这些人。在来生，这类模仿能用种种方式呈现、表象出来，无法描写。她作为主体，模仿过好几个被人爱的人，模仿得足以骗过下层灵界的灵；有时活灵活现，几乎没法分辨。此外，这类人比别人更想借着别人回到世上，因为她们最诡诈；她们借着善的情感潜入，目的却无非是为了自己和世界。属灵的、属天的是什么，她们全然不知，只以为是些外在的东西，可以借来潜入人心。她们的生命极有说服力，按类别和种类各有不同。1748年10月26日。

3713 这类塞壬大部分是女人，其中也有生前出了名的；她们活在外在的体面里，唯独以此为乐，比别人更受看重。她们不显出诡诈，几乎也不显出目的，不过仍能看出来。1748年10月26日。

3714 又有一天，塞壬还在我身边，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她们是什么样，从这一点就显明了：一任由她们自己，她们便陷进最淫秽的事里，我听到的，几乎没有比这更淫秽的了，而且是在她们彼此之间。由此可知，她们里面没有一根内在的绳索约束她们，没有良心，没有承认，更没有对任何真与善的信服；她们的内层完全是松散的，没有捆住，只有外在的绳索，就是体面和表面上的正派，为着某些目的拘束着她们，或许比拘束别人还紧。可她们的内层是这样，这样散乱、没有绳索：只要除掉外在的绳索，比如她们彼此放纵的时候，就毫无畏惧、毫无羞耻、不受任何内在律法的约束，陷进最罪恶、最邪恶、最淫秽的事里。

她们的思想也是这样。人人都可以凭这一点知道自己有没有良心的律法约束：一样事因为是恶、是罪行、是淫秽，他就不愿去想；这样的念头一冒出来，他或是害怕，或是羞愧，或是厌恶，或是被别的方式拦住。这些就是人被拘束其中的内在绳索；塞壬却一根也没有。

3715 塞壬在来生也没法受教。凡她们看见的真与善，她们都不领会，因为她们只在外在的东西里；她们立刻抓住，把它看成工具，好用来欺骗、扭曲、潜入人心，从而骗人，转成某种邪术。凡在别人那里是敬虔、是神圣的，到了她们那里都变成外在的工具；依此类推，因为她们里面没有内在的东西约束、捆绑她们——她们好像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

3716 塞壬最想附在人身上，而且是借着人的外层占据人的内层。这是我在身上一连两天、甚至前几天就经历过的：她们拼命要进到感官里，甚至进到味觉里。想进到味觉里的，就是这类人，因为她们这样就想进到人的内层。前面说过的淫乱者和残忍的人，想占据人的外层；这些人却想占据内层。我好几天都经历到：她们还想进入味觉，我吃什么，她们都抢去，这是与她们对应的。她们想把肉体的记忆、因而一切知识和认识据为己有，这样附在人身上，借着别人回到世上。这些是内层的附身。

如今是不是有许多人这样被附着，似乎可以由此推断：人该省察自己，看自己是不是在某种内在的绳索里，好叫自己的思想憎恶、远离最罪恶、最可憎、最淫秽的事，在里面、也就是在思想上，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克制住；还是只有外在的绳索在拦着他，一旦除掉，没有了对律法的惧怕，

3717 他就渴望去做这类事，也真去做。人若是这样，便是在里面被这类塞壬附着了。这就是如今的附身；而在犹太人中间、在主的时代，是外在的附身。人该掂量自己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现在能知道了。我是凭经历说的：我与她们谈过许多，用各种感官觉到她们的流入，又蒙准知道、感觉到她们的企图和做法。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无法记述的，因为她们在里面运作；许多只是借着表象给我看的，比如她们的幻想是什么样，这些幻想没有放进我里面，因为太可怕、太骇人了；这些几乎都是借表象显出来的。比如她们想进到我的内层时，赤身仰躺在我头上，向右、向左翻滚，在两脚之间弯身，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等等。这些都是她们可怕的邪术、巫术和可憎的幻想；没有放进我里面，免得粘在记忆上，叫别的灵看见。此外还有许多事是她们彼此之间做的，我没有看见，只是听见，也是同样的缘故。

3718 她们整夜在我身边，处在幻想里，想占据我的记忆；她们把观念停在这类东西上，以为这样就能硬挤进来，占有我，就像她们在别人那里占有内层一样。我注意到她们的顽固，大得叫我惊奇；她们那顽固的幻想无法描写。而且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因为人睡着时她们最想动手，醒着时也一样；

3718b# 她们尤其要解开一切内在的绳索。可有表象给我看：她们被一些赤裸、发红的马赶走，马上骑着赤裸、发红的小人，从前面往后面奔去。后来又给我看她们去了哪里：当她们以为自己正钻向内层，就是钻进脑子里时，却被经由排泄的通路带到那里去。我以为是经过鼻涕的通道进到鼻子里，其实不是那条路，而是经过颅骨的细孔通到外层皮肤。也看见这类人从

3719 前面被塞进一个污秽的气场，像一个软坑，由溶化的污物构成；因为太软，看不出来，只看出是一个肮脏的坑的气场。她们被带进去，好像就溶化了。也察觉到：那就是头皮最外层所谓的小窝，是虱子的住处，虱子在那里生出来、长大。这些是最污秽的，这很明白，因为在长着要命疥疮的人身

上最多，在尸体上也有。这类人想进入、占据人的知识和悟性；她们想借着一切被转成邪术的认识潜入，好附在人身上。她们生前也是这样：能借着外在的东西把人引到自己身边，像迷住人一样，叫人与她们为伍，这样被引诱，宁取外在的而不取内在的，这样被她们从内在的东西引开。

3720 其余那些借情感潜入的，以为自己从那里往胸部一带去，又从那里往腰部去，经过外层皮肤——这我感觉到了——就被带走了。也察觉到：这类人占据那里汗液排泄的小窝；这些小窝有多肮脏，用显微镜尤其看得出来，那也是虱子藏身的地方。在两腰之间也是这样。她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住在排泄物里，住在最肮脏的东西里。

3721 不信主的人，会被这类塞壬附着，最后来到她们中间，在来生与她们结伴，在最恶臭的排泄物里过日子。1748年10月27日。

3722 观察到：这类人能把我从小到大想过的一切淫荡之事，都从记忆里唤起来；她们就这样从我的记忆里唤起，我也抵挡不住，她们还当面对我说出来。她们的伎俩胜过别人：不但在人那里，就连在灵那里，也能同时从他们肉体的记忆里唤起他们的淫荡之事，以致灵也抱怨，说这些在他们那里被揭开了。因为她们气场的力量能一直透进灵的肉体记忆里，这在别处是从不允许的。

3723 这是她们从肉身的生命里带来的。那时她们总想笼络别人的心，这样迷住人，目的各样，主要是一旦把人笼络住了，就好使唤他们，把他们当奴仆，这样制服人的心。所以她们在来生的气场就是不住地要占据人的内层。这气场因为一直如此，在我身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她们还想灌进味觉里，每逢我吃东西，她们就像要用手、用嘴唇抢过去，想吃一样。这是从内层幻想的气场来的，它就这样表象出来；因为味觉和舌头就这样与内层对应。1748年10月27日。

3724 论人的物质观念是天使观念的器皿

我在街上与灵谈到：主的天意在最外层显得那样混乱、零散，就像为一座大宫殿运来的各样材料：建筑师算好了，买来了，堆成一堆一堆不同的料，以后再加工、装配到宫殿上。除了建筑师，谁也不能从这些料堆里看出会成为这样一座宫殿；可每样都数过了，每样都是能装配上去的。

3725 我正这样想时，有话说：这些念头是从天上流进来的。天上谈的不是盖宫殿，而可能是无数种别的事；可这些事在人的思想里，却借着建造房屋、宫殿表象出来。因为无数内层的事，都可以比作盖房子：无论是总体的事，比如主的天意，还是无数别的事；人人都知道，连人的观念怎样成形，以及无数这类事，也是这样。由此推知：人的思想是接受天使观念的器皿。

3726 可有个反驳冒出来：恶是由恶灵唤起的，又被天使拦住，这样开端就在灵那里，仿佛流进天堂，在那里被约束住。可回答是带着知觉来的：主的一切善经由天堂流进灵界时，都被转成恶；所以从天使观念流下来的东西变成恶，这恶在灵那里，他们借着它在人身上唤起恶。可并不因此就推出它回流到天堂里去；而是主既经由天堂流入，恶由此被阻挡，主也流进天堂、就是流进天使里，好约束恶，因为流进一方也就流进另一方。这是真的，从人身边的天使可以显明：他们约束、调和灵的恶，

也承认是主在约束，虽然在他们看来好像是他们自己。所以主在灵界保持这样的平衡、这样的秩序：每一样恶都有一个仿佛回应或拦阻它的东西；如果恶过重而占了上风，灵界立刻就被调整，好有平衡、有回应。1748年10月26日。

3727 他们以为另有别的情形，这谬见又借对蹠地的人被驳倒：人若不知道有对蹠地的人，不知道我们每隔十二小时也成了对蹠地的人，就没有人会信，因为他会以为那样的人会掉下去。可原因已经说了：人身上每一个最小的微粒都有重力，压向地面；既然每一处都有这样的重力气场，人立刻就按着重力有了上和下。这也被别的已知的向心力经验证实了。灵听了这些，就安静下来。1748年10月26日。

有话说：人体里的液体，并不按体外的气场有自己的上和下；因为在那里，上和下以及朝向各方，是按着趋向形成的，这可以说很多。所以血液和别的液体，在体内并不认体外的上和下；这也有经验证实。

3728 论塞壬

忽然有个人来到我这里，察觉出来是保罗，问我是不是在说他的坏话。可回答说：我那时并没有想到他。由此察觉到：头顶上的恶灵在我醒着时，借着塞壬开始与别人说话，好像出于我；他们也继续与别人说话。那是一种波动，从头顶上的灵往下降，几乎就像出于我在与别人说话一样。1748年10月26日。

他们还在继续这样说话，说的是污秽的事，可我什么也听不见，对我来说像一片寂静，也察觉不到是什么。听见的灵说：说的是污秽的事，可那说话像是我的；不过因为是污秽的，不是出于我。她们把我保持在不察觉的状态里，还保持在某种愉快里。塞壬就是这样。

3729 论观念

人对复合的事物有自己不知道的观念，各人各有特点。这一点可以这样显明：人若想回忆一些城市和地方，再回忆一些发生过的事等等，总有一样东西先冒出来，叫他凭此分辨、凭此认出来；或取自某个地方，或取自见过的某样东西；若他在那里经历过什么、把观念印得更深，这个就先跑出来，而不是名字或字眼。比如想到米兰，先冒出来的是那里夜里有人被杀，这印象很深；想到布拉格，是那里街巷之间有穿过人家的通道，供凶手夜里走；想到那里的犹太人，是他们暗中杀害基督徒。别的地方也是这样。

3730 又有指示：人不知道观念是什么。因为他们被保持在对观念的思想里时，就消失了，以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说：如今的人不知道观念是什么，不过家常话里也还谈到观念，说“照我的观念是这样”“他的观念是那样”，意思只是笼统的思想。由此现在显明：人对内层一无所知，对内在的人也一无所知；他们连思想分成一个个观念、由观念组成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思想是什么，更不能把它与意愿分开；甚至几乎不知道自己有思想，因为他们不反省内在的人。所以他们对此只能有最笼统

的概念，几乎不知道自己在思想；其实他们想的与说的、做的不一样，本可由此知道。所以我说：观念是较小的思想，思想由它组成，这样或许能叫人明白。由此也显明：人的内层完全与外层连在一起，以致人只活在肉体的感官里、活在肉体里，他们就在这些里面。

3731 可在来生，几年来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灵察觉不到观念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借着我察觉到的。他们现在奇怪人竟是这样，其实他们自己也曾是这样，也仍会是这样——假如我没有对观念较清楚的概念的话。

3732 论贵格会信徒

在睡梦中看见了亚伯拉罕·舍恩斯特伦（Abr. Schonst.）。我从外表推断，对他有过内里诡诈、恶毒的看法；他内里是否真是这样，我仍存而不论。又看见另一个人，我对他的看法稍好一些，不过仍觉他内里恶毒，尤其是看不起别人、抬高自己。我在梦中看见他们，最后看见他们外面穿着饰满闪亮金子的衣服，就像衣服常用的金饰带那样；这些饰带还从衣服延伸到脸上，以致他们的脸被这类金绳装饰得很多，几乎像穿上了一样。

3733 我醒来时，有灵与我说话，说自己是贵格会信徒。我对他们原以为是生活上诚实正直的人，因为我没听过别的。我与他们谈话，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被圣灵引导的，就谈到圣洁。他们说：圣洁就是做买卖。可我蒙准说：做买卖不是圣洁；而是做买卖时怎样做，就是带着正直与怜悯去做，那才是圣洁。他们察觉到了，也说是这样。

3734 此外，有一座又高又尖的塔表象出来，灰色的。我注视它时，塔从上面开始消失，只看得见中间一段，是灰色的。

3735 有些灵想探察他们内里是什么样，却探察不到，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愿泄露出来；这是他们从肉身生活里带来的，就是什么也不外露。这一点传达给了我。灵想探察他们的内层时，他们说：自己不说谁的坏话，也不害谁，这就够了，还要怎样？1748年10月27日。也查明：他们话很少，所以对自己所想的，什么也不宣扬。又有话说：他们没有什么确定的信仰教义，只有灵吹给他们的东西。

3736 所以，他们内里若真像表象出来的那样——照我对那两个人所怀的想法——那就有两类：一类最坏，没有良心；另一类看不起别人、抬高自己。

3737 我蒙准对他们说：他们说自己不说谁的坏话、也不害谁，这在地上的社会里是好的；可是想恶、里面是恶的，这在来生是容不下的，在来生的群体里容不下。因为那里没有世上那样的言语和事情，而是他们思想的观念在那里，这些观念会传给别人。所以，人若里面是恶的，就会大大伤害来生的群体；在那里，别人也只凭他思想的观念认识他，那观念就是他们的言语。

3738 论外在的怎样表象内在的

我写到犹太教会的外在之物表象内在之物时，与一个灵谈话。外在之物被比作一个看得见的苹果，里面藏着无数东西。内层的东西借着表象的观念呈现出来，比喻就接着说下去：苹果里面不但含着属于味道、属于香气的东西，还有与树相似的纤维、种子的包囊和种子；种子里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长出一棵新树，而且不止一棵，还能长出无数棵，足以长满全地，并且这样一直延续到某种永远。这是它最内层的东西；这样，无限和永远就在苹果的最内层被表象出来，也就是主。种子这能力以外的一切也是这样，因为一切都同心趋向它的永远和仿佛无限。1748年10月27日。

3739 论真与善怎样由主唤起

明显察觉到：塞壬等从人的记忆里唤起什么东西时，只要把观念停在那类东西上，比如污秽的或恶的东西，人在生活中做过、想过的这类事，就立刻一件接一件从记忆里冒出来；因为人记忆里的东西与她们的观念对应。人也是这样，人人都能从自己知道：他把观念停在什么事上，属于那个总体观念的东西就按次序被唤起，他立刻就去想，有时还说出来；他的一切言语也由此而来。

3740 灵很惊奇，说他们立刻就得了回答。那时察觉到：回答，也就是人记忆里的真与善，只是借着那从主经由天堂流入的总体被唤起的；所以若没有从主来的流入，就不会有真与善的回答从记忆里出来。既然明显察觉到唤起它的是天使的观念，我就蒙准回答说是从那里来的；那时又去问天使是不是从主来的，因为是经由他们；他们示意说是这样。又说：主的总体气场经由天堂同样唤起人记忆里的真与善。这就是给他们的回答。由此也显明：一切生命都是从主来的。1748年10月27日。

3741 论那些轻视圣言和神性敬拜、以为应该承认圣言只为把人拴在绳索里的人

有一队灵在前方，从地狱的一边升起，往高处、往前方来。从他们的气场察觉到：他们贬低主，抬高自己；这从他们幻想的气场明显察觉出来，那气场扩散开，延续不断。他们在前方上头，借着波浪式的振动行事，也借着它说话，因为借波动说话先前也常有。那波动落向左膝，延伸到脚掌和脚掌底下，这表示他们幻想中最粗糙的部分；膝则表示较精细的部分。前方的膝和脚是骨质的，所以这类人的波动振动言语就落到那里。

3742 这一点也借着他们的一个主体显明出来。他说自己在与主作对；他既这样说了亵渎的话，就明显被推下去，而且被抛向地狱的一边，这在下面再说。

3743 他们既是这样，就从原先所在的前方被带到头顶左上方，又这样高高地往后方去，想到那里去招别人来帮忙；因为他们想统治，想作至高的，还常夸口说谁也伤不了他们，他们谁也不怕。他们往前走时，看上去向右、向左弯转，好像被钻着一样；有话对我说，这表示有东西灌进他们的观念，叫他们停下，因为再走下去会转成他们的祸。所以他们也停住了，没有再往前走。

3744 观察到：他们在那里时，从那里说话，同时又是在地狱周围说话。我很奇怪。有话对我说：他们以为自己在高处，其实却在地狱周围；以为自己在高处是一种幻想，出于他们高傲的心，是这心把他们抬到那里；可他们仍在地狱附近，他们的住处就在那里。

3745 那时我看见一张脸，是黑的，头上围着一条白带。我问这表示什么，就察觉到：这表示他们是这样的人——把主的圣言看成黑的，只当作有用的东西，好把百姓拴在良心的绳索里；这就是头上的白带。也察觉到：这类人把神性敬拜看得一文不值，更看轻主，把一切都归给自己和自己的聪明。这样，他们一心想凭自己的聪明去统治，就像许多有官位的、做公职的人那样。

3746 又有话说：他们的住处在地狱附近，那里有龙；这类人在哪里，龙的住处就在哪里。所以他们想往高处去，把一切大小事都归给自己的聪明和悟性，这正是龙的本义。所以他们是在那里，虽然显得在高处；前面说过的那个主体（第3742节），也被抛到那里去了。

3747 我得了教导：他们在肉身的生命里，因着事情顺利，就生出一种信服，把一切归给自己的聪明。所以有话说：他们来到来生，并不立刻受罚，因为他们还在这信服里，那样会把他们压垮；而是渐渐地受罚，好叫他们从这信服里退下来，受到教导。与龙同住，这刑罚已经够重了；龙就是会飞的蛇。不过这些人还不诡诈；诡诈的人更糟。

3748 这事持续期间，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对灵的观念是这样：以为灵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团空气，什么都没有。这类人对灵毫无观念；从他们扩散出来的观念也是这样。因为凡以为灵什么也不是的人，在来生，灵在他们身边时，他们只看见一片空虚。他们也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不知道那是灵还是大气里的空虚。1748年10月27日。

3749 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察觉到了，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在来生想被当作神来敬拜。可我蒙准对他们说：他们虽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就算有成千上万，一只苍蝇也能把他们赶走。他们听了大怒。可有指示给他们：一阵轻风的呼啸，就把他们吓坏了，以为有一队人从地狱上来，要把他们带走。这事我也与他们谈过。

3750 论一个卖弄技巧的灵

有个灵喜欢卖弄技巧，并没有什么用处，只为夸口自己精通技巧。他与我说话，也用一种技巧的方式说话，我先前没有觉察到：那说话的声音很宽，振动着，就像那种察觉不到的普通空气振动一样，横着绕在口的周围，说话就在其中。他还说自己能像许多人同时说话那样说话；可有话对他说：这先前已经听过了。他又能在远处另一个地方说话，人却不在那里，甚至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叫人以为他在别处、在好几处，其实不然；这一点我也觉察到了一会儿。可有话对他说：这是一种技巧；这类假象是可以呈现出来的，在他那里毫无用处，只为夸口；在术士那里却是为了害人。他若用在好处上会更好，就是既然精通这个，有机会时就教导别人，好叫他们防备术士的骗术。不然，这些在他那里毫无用处，除非善灵愿意借着他在类似的事上教导单纯的人，叫他们信服术士就是这样做的。1748年10月28日。

3751 论贵格会信徒

谈到贵格会信徒时，察觉到他们是这样：没法在信仰教义上受教；他们比别的任何民族都更顽固地抓住自己的幻想。这不但因为他们想得很多，这样被坚固了，还因为灵不住地这样流进他们的思想，坚固他们，说圣灵在与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拒绝一切教义。听到别人讲教义，他们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身边就有一个，我只要说出一个词，他就说：“这是什么？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他这样说个不停，很久都是如此。所以他们不愿受教，凡是别人说的，立刻拒绝，还说自己不明白。所以别的灵称他们为基督徒中间的外邦人。

他们还极其顽固，不肯泄露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和他们所想的事；他们与我、也与那些想知道他们秘密的灵较量，可那些灵白费力气。有些表象显出来，表示他们生活中的秘密，灵照常去猜那是什么，他们就抛出可憎的东西，极其可憎的东西，说那就是表象所指的，为的是叫灵罢手。

3752 关于他们，表象出来的是这些：我看见身边有个女人，背对着我，脸朝着厨房的灶，我看见灶里烧着旺火。后来看见一张桌子，有些人坐在桌旁，稍偏右前方。接着看见一个女人，头上蒙着相当宽的女式头巾，紫色的，躺在桌前的床上。过了一会儿，看见左脚的脚掌，那里的肉被割开，没有皮，露出生的切肉，而且靠近大脚趾，大脚趾的皮还没被剥掉。后来看见几只小狗朝我跑来。这些表示什么，我还不知道。1748年10月27、28日。他们也流进生殖器的阴阜部位，可察觉到、也有话说，只是流进那里的骨头。

3753 论灵把观念终止在物质的东西上

前面可以看到（第3605节）：我一到陌生的地方，或换了另一个房间，灵立刻就像外乡人一样，不知身在何处；衣服换了也一样，他们就像由此得了另一个观念。灵把观念终止在物质的东西上，离了这些他们就不在场，有个显著的例子：有两个雪白的小杯，是喝茶用的。我好几次察觉到，有些灵要我用这个杯子，有些要我用那个；察觉到上头的灵那边有一番争执，而那些是孩子般的灵，他们喜欢那个更漂亮、更精致的。上头的灵催我丢掉这个更漂亮、更精致的，我心里一有这念头，孩子般的灵就生气，要离开。可为了留住他们，别的灵又灌给我念头，叫我把另一个杯子打碎；我心里一有这念头，那些灵就开始害怕、难过，来到我面前，求我不要这样做。察觉到：这样他们或许就会离开。从他们的害怕和难过察觉到：他们的观念终止在那杯子上，杯子若被拿走，他们就没法在场。由此显明，灵的观念是怎样终止在物质的东西上的。还借着某种表象察觉到：那杯子就像他们的脚，杯子若被拿走，他们以为就失去了脚。别的事上也是这样。1748年10月28日。

也有些灵把我的本子当作他们秩序的最外层。这些本子有四本，我把这些事写在里面；有的灵是这一本，有的是另一本。

第十三册　§§3601–3900

3754 论灵扩散的观念呈现出仿佛没有群体的景象

有些灵对灵和属灵的事毫无观念，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些人（第3741–3749节），他们把一切都归给自己的聪明，轻视圣言和敬拜，说那只是给百姓的良心绳索。当这类灵在场、在运作时，他们虽在说话，看上去却那样扩散，像大气里的空虚，没有群体，更没有秩序；因为凡能分辨、限定的东西，仿佛都因他们的观念而消失了，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那时我与他们谈到：虽然看上去这样，主仍保持着万物的秩序；就像满天星斗，在人眼里看上去也没有秩序，可尽管看上去如此，一切仍是极有秩序的。又谈到：没有人能说话，除非在群体里。类似的景象先前也出现过几次。1748年10月28日。

3755 论主借着相反的主体，仍把善灌注进来

几乎整夜，我里面有一个主体，借着他，我感到一种极其愉快、极其幸福的东西，整夜都这样，没有间断，虽然恶灵一直想把那愉快和幸福夺走。后来那个在我里面的灵往下面去了，说是他带来了这愉快；我也感到外在的愉快那时退去了。可他还说，他是相反的，以致拦阻愉快。由此显明：主也用相反的主体，甚至恶的主体，借着他们灌注愉快。原因是这样告诉我的：那主体本身并不知觉到那愉快；他若知觉到，就会据为己有，这样就把它夺走了。由此显明：恶灵也被用来坚固愉快，使愉快归给人所有。1748年10月28日。

3756 论恶灵既不知道什么是真，也不知道什么是恶

我对恶灵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恶，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又明显地给他们看：凡是真的、善的，他们都称为假的、恶的，也这样感觉、这样知觉。所以真与善，他们只能当作假与恶去知道、去知觉。至于恶，他们也不知道、不知觉，因为他们把假当作真，把恶当作善，因为这些合他们的本性。所以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既不知道真，也不知道善，也不知道假，也不知道恶。他们答不上来，只是死抓着自己的幻想。所以我蒙准说：对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能，他们立刻会说这是假的，还会觉得这是恶的；照样，若对他们说他们无所不能，他们会以为这是真的，还会觉得这是善的、愉快的。他们现在听着，不作声。所以结论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觉。1748年10月28日。由此显明：他们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在于对真的理解和对善的意愿。

3757 后来我与灵谈到肉身的生命，比如有人认得城里的街道，有人会扫街上的污物，有人会做鞋。他们就说：这些人还是活着的。可我蒙准回答：这种生命是禽兽的生命。因为禽兽对属于它们身体的这类事，知道得比人多，也比人好；它们若需要鞋，会做得比人给自己做的好得多，这从它们的窝可以看出来，它们把窝搭得那样精巧；只因它们不需要鞋，才不会做。所以这种生命是禽兽的生命，因为是属肉体的。它们若需要衣服，也能做得比人更精巧；所以它们披的衣服也比人的漂亮得多。由此我蒙准得出结论：凡属于身体的这类事，都是与禽兽共有的。

3758 至于真正属人的生命，就不是与禽兽共有的那种生命，因为禽兽在自己所需的事上，会得、做得比人好得多、巧得多。真正属人的生命，是着眼于永生、因而着眼于灵魂的生命；因为人是为了永生而活，人之所以为人也在于此。这生命在于对真的理解和对善的意愿；这在恶灵那里没有，甚至是死的，前面说过了。从那些来到来生、生前很少有属灵生命的人身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就像木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不过在他们那里，生命仍会被唤醒。1748年10月28日。

3759 论人是器皿

我与灵谈到：人的记忆里有一些器皿，灵的观念终止在里面，所以他们有时只能照着这些器皿说话。这些器皿由善灵指引，善灵由天使指引，一切都由主指引，也直接由主指引。所以灵只能照着这指引说话。此外，灵也是器皿，于是激发人说话；而这些灵又受内层的恶灵或善灵激发。1748年10月28日。

3760 论内层是什么

有些灵不知道圣言的内层是指什么。他们得了教导：内层是指信的认识，也就是属于信的东西，这些在先知书里是借外在的东西表象出来的；主处处所说的话也是这样，比如彼得表示信，诸如此类。1748年10月29日。还有，前面也说过：知识树在内义上表示那欺骗了上古教会的知识；迦南地和新耶路撒冷表示主的天堂；祭祀、亚伦的衣服，以及教会一切表象性的东西，都表示主，也表示天堂。所以人人都知道内层是什么。

3761 至于灵的内层，那是类似的表象，只是表象得很难落进人的观念里；它们也是内层，可一切大小事仍都表示信的认识、天堂和主。1748年10月29日。

3762 论贵格会信徒

我与贵格会的灵谈话，他们在前方稍高处。他们从那里对我说，自己是从永远就有的灵，也就是圣灵。我蒙准对他们说：没有哪个灵是从永远就有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曾是人吗？这从他们招新的灵到身边、好叫这些灵也与他们一同作圣灵就看得出来。只有一位是从永远就有的，就是主，他是圣的，或说就是圣洁本身。我又说：一切良善和真理、一切天真、一切平安、一切怜悯都是从他来的。他们就缩回到自己里面去，仿佛往里面“嘶”了一声。我蒙准问他们：自己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出于自己，最后又说是从别处，却不知道从哪里。可这是他们的谎话，因为我察觉到，他们的信仰就是自己出于自己而活、思想、说话；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所以他们也试了许多事，却是暗中做的，因为他们暗中行事，几乎没有哪个灵知道是他们干的；可都白费了。最后，因为他们说自己无所不能，又被证明曾是人，却仍自称为圣，我和别的灵就公开宣告他们：他们是污秽的灵，亵渎的灵，比粪便、尸体、排泄物还污秽得多，无非是可憎的粪便。这话当面对他们说了，他们一句也答不上来。

376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764 他们也在下层的贵格会灵身上运作。因为这些灵从世上一来，就像所有人奔向自己的偶像一样，奔到他们那里，被他们引领。他们照着生前的样子，吹给这些灵：对谁都什么也不说。由此生出这样的气场；又因为他们的排泄物比别的灵的更腐臭，他们的气场叫别的灵没法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与别人隔开，别人也不得接近他们。

3765 显明了贵格会信徒引进了什么样的敬拜：这敬拜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对所有人都隐瞒。这敬拜那样罪恶、可憎、可恶，基督徒若知道了，就会把他们完全逐出社会，他们只能在林中野兽中间生活。

3766 他们有一种可憎的共妻之举：他们的妻子说自己被魔鬼附了，说除非有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与她们同寝，否则脱离不了。于是被请来的人坐在桌旁——这桌子也表象给我看了——等候圣灵运行。等他们感到自己的灵在运行，就说自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便与她们同寝，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他们就说魔鬼被赶出去了，她们得了圣灵，因而免了自己的罪；这是借着可憎的奸淫做成的。这样，他们的敬拜或圣事就在于可憎的奸淫；他们这样不但得着罪的赦免，还把圣洁传给她们、灌给她们、赐给她们。为这个目的，妻子当着丈夫的面请人来，而且是妻子在众人中挑选的人。她躺在床上，在同一个房间里，向这些人承认自己被魔鬼附了，求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救她出来。那些人就像在他们的聚会里那样，等候他们的灵流入，然后说自己就是那被感动的人，于是同寝。就这样乱来。

3767 至于他们那些灵的流入，也给我看了一些：如今已不像从前那样感觉得到。从前他们明显被激动得发抖，以致灵使他们全身抽搐；如今他们只在腹部左侧、左臂紧挨手掌上方（从前也在手掌上）感到一阵激动；他们还保持左半边脸是欢喜的。我问：那些灵是否借某种明显的运作流进他们的思想？可这一点还不许我知道。

3768 我对他们说：这是何等可憎，因为这里同时有四样可憎的事凑在一起。第一样可憎：共妻是最可憎的奸淫。第二样：他们打着圣洁的幌子做这事，把圣洁放在最亵渎的事上，甚至说这样能赶走魔鬼，其实魔鬼正是这样进来的，还这样给人罪的赦免。第三样：他们这样就松开了良心的一切绳索，这叫他们的排泄物腐臭得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第四样：灵这样借着人与他们的女人同寝。因为灵从来不会这样支配人，以致在属肉体的事上驱动人，比如说话、吃饭、走路、行房；这类事是从一般的趋向流入的；灵只在思想和私欲上运作，从不在这类事上运作。所以他们的同寝比所多玛人的还可憎得多。这话现在对他们那些自称圣灵的灵说了，也说了这四样可憎的事，就像上面说的。他们一句也没回答，现在也答不上来。

也蒙准知道：他们与女人同寝时，自己几乎没有感觉，而是被他们的“圣灵”驱动着，几乎出了神。他们还由此断定女人是否得了圣灵，因为那时魔鬼就走了。这就是他们的圣餐，他们拒绝了圣餐；这也表象给我看了。

3769 我问：他们是否也对处女、别人的女儿和婢女这样做？有话说：的确也是这样。还借一扇开着的门显给我看：门通进一个房间，房间前部是灰色的；有个男人进去，又出来，贴着墙走，仿佛变成了一条狗，只是看不见；又看见一张床，蒙着红色的帐幔。这些表示这事也有，只是暗中进行。因为父母不反对，只要他们说这是圣灵吩咐的。不过这里有外在的绳索拦着他们，比如他们的女孩要保持童身，好嫁出去，还有不可怀孕，免得他们的罪行在人前败露；因为他们想在别人面前是圣洁的、无可指摘的。所以这事是暗中进行的。

3770 由此显明：他们没法被拉离这种亵渎的敬拜。一来因为这种亵渎的淫乐对他们最为愉快；二来因为他们被保持在一种看法里，以为圣灵借着他们说话；又因为他们弃绝了一切良心，不承认这类事比别的任何事都更可憎。他们没法受别人的教导，反倒轻视别人，嘲笑别人，还说自己不明白。

3771 又看见一个男人登上一个平台说话，那平台就像为占卜者搭的。有话说，他是他们的第一个人。他开口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类事，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出来。

3772 这些是当着他们的“圣灵”写的，那些灵如今就在这里。他们先前曾想吹进可憎的东西（参第3741节以下），而且是反对主的，那些可憎的话我连回想都不愿意。由此显明这样的灵是从谁出来的：就是从一切魔鬼中最污秽的那一个。所以也有话说：他们的地狱比别人的地狱更深，在那里生出最污秽的排泄物。他们“圣灵”的地狱就是这样。

3773 我得了关于贵格会信徒生活的教导：他们像犹太人一样，无止境地爱财富，只求得着、占有。

3774 那些自称圣灵的灵是什么样，我明显听出来了：他们抛出种种亵渎主的话。由此显明，他们绝不是从主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1748年10月29、30日。这也是当着他们的面写的；在街上，他们也抛出魔鬼般诽谤主的话。

3775 此外，他们也称为基督徒。我在他们的聚会里听过他们，或许也讲到主。不过情形是这样：按他们的教义，他们承认三个位格，也承认圣言，却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说自己也被圣灵驱动。所以他们也知道主，在聚会里也时常讲道。可情形是这样：他们的灵只能照他们记忆里的教义说话。因为灵引领人时，各灵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人，披上他的记忆，因而披上他们在聚会里从别人那里吸取的教义；所以只能那样讲道。这是一条通则：灵不能说出违背人的教义和信服的话，也不能从自己加上人记忆里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讲道像别人一样。可他们仍毫不顾念主，只顾念圣灵；就像天主教徒也承认主、宣讲主，可在来生，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最大的仇敌。贵格会信徒也是这样，所以在来生他们对主一无所知，反叛主，还自称为圣灵；这是他们一生不住思想的，因为他们在聚会里、在别处都不住地等候圣灵。他们既是这样，借他们说话的灵又以为自己就是他们，那么在来生加入前面那些灵、自称为圣灵的，就是这些人了。一个人一生不住地以为自己是凭圣灵说话，灵又与他成了同一个人，在来生他就不能不也成了这样，以为自己就是圣灵。这样，他们那时就借着别人说话。

3776 他们拒绝信仰教义，也拒绝主，这在街上也借一根棍子显明了：他们想用棍子戳眼睛，这表示他们完全拒绝、憎恨关于主的信仰教义。1748年10月30日。

3777 他们既是这样，又被这样的灵引领——这些灵拒绝、憎恨信仰教义，因而拒绝、憎恨主；他们又不顾圣言，拒绝圣礼——就可以知道他们在生活上是什么样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同寝，连可憎的乱交，也是出于圣灵。因为他们既信服圣灵在说话、在吩咐，自己又被可感觉地激动，这信服就自然延伸到同寝上，他们也就这样被灵激发去做那些可憎的事。

3778 可我与他们谈到婚姻：婚姻或婚姻之爱是一切爱的根基。这也从这一点得到证实：人类社会由此繁衍，因而天上的群体也由此繁衍；所以它也被赋予了胜过一切别的享受的肉体之乐，因为愉快是按目的的需要配给的。婚姻之爱比一切爱都更愉快、更幸福，以致美好的婚姻就是地上的天堂。所以它是属天的爱，其余一切爱都从它而来；它出于主的爱或怜悯，向着天堂、教会和全人类，唯独从主降下来（这是现在说的）。由此显明，婚姻该被看得何等神圣。他们听了，一句也答不上来。他们当中有些是下层的灵，来到我这里说：自己犯了重罪，为自己曾是那样而痛悔。有话说：这些人是他们当中较好的，他们曾看出这是那样，可因为在他们中间，什么也说不出口。1748年10月30日。

3779 在街上，我看见了——我以为是——贵格会的女人，那时也察觉到他们的淫欲。1748年10月30日。

3780 观察到：他们不像别人那样诡诈，却有一种暗藏的诡诈。他们发怒时，就公开抛出诽谤；不然就暗暗地行事，仿佛隐姓埋名一样。这也是从肉身的生命里带来的；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是这样带着几乎认不出来的暗藏诡诈行事的。

3781 由此，就是从贵格会信徒身上显明：在这个地球上，灵与人说话，或人留意灵在自己里面的运作，是何等危险，若不是在对主的信里。若在信里，就没有害处，因为主救他们。可若不在信里，像贵格会信徒和狂热派那样，他们不但被说服以为那是圣灵，还被激发、被撩拨去作恶。因为整个灵界几乎都是邪恶的、狂热的，千方百计想附在人身上；可主早有防备，看顾着人。1748年10月30日。这些是当着灵说的。

3782 论人只能以为是出于自己

这一点在一个由别人借着说话的灵身上显明了。也有话对他说：别的灵借着他说话，他却只以为是出于自己；那些别的灵把自己的私欲和信服灌给他，所以他只能以为是出于自己。说了以后，他蒙准去观察，就承认了，看上去也就离开了那个群体。为叫我知道这事，现在以及先前许多次都有这样的事：灵灌给我私欲和信服，我那时只以为是出于自己。那时我谈到他们：灵不能把信服灌给人，若人先前不在那信服里；但能灌给私欲，于是信服就从私欲里生出来，这是常有的事。他们不但能激起私欲，还能把它大大点燃，有时燃到可耻的怒气和疯狂。这可以看出来：人大发脾气、心里只想报仇或杀人时，

3783 那时灵就在他们的愉快里，也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了。人由此染上这性情，死后成了灵，也就成了这样。1748年10月30日。

灵之所以不能引进信服，原因是：他们没有肉体的记忆，而是披上人的记忆。灵若还保有肉体的记忆，就会完全附在人身上，以致人比被附身的人更不能自主、更没有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不许灵使用肉体记忆的原因，因为那样人类就会灭亡。1748年10月30日。

灵也不许有对过去之事的记忆，这是人所特有的。虽然灵先前见过、听过的一切大小事都留在他们里面，却不许他们从中唤回什么，他们也不能；唯独主有时让他们唤回所见所闻的事，比如让有些人想起自己受过什么、受过几次，这我听见过。1748年10月30日。

3784 论贵格会信徒

观察到：有灵想探察他们的教义和敬拜的秘密，又想教导他们时，他们一再用种种花样岔开，谈别的事，把话引到别处，甚至引到不正经的事上，这样把话支开。因为他们既不愿与别人谈自己的教义，也不愿谈别人的教义；虽然他们想听别人的，却是这样听：不叫这些印进自己里面，不叫自己被说服，这样暗中进行，叫说话的人觉察不到。他们因为对这类事什么也不说，不向别人敞开自己的教义和秘密，所生出的气场就是这样：别的灵根本没法与他们在一起；他们恼火、发怒，因为他们这样隐瞒、这样岔开。灵既不能知道别人的秘密，就受不了他们，因为灵是极好奇的。所以贵格会的灵与别人隔开生活。

3785 他们的“圣灵”由贵格会信徒组成。他们的第一个去处是：在自己和别人看来，他们像野猪一样在密林里游荡。灵看见他们成群结队；天使般的传话者对我说：他们像野猪一样在密林里游荡，这是出于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贪婪，又像猪一样活在污秽里。有话说：他们不是公野猪，而是猪。1748年10月31日。

3786 论自以为自由的人，反倒最不自由

察觉到，也从先前的经验（第3782节）得知：灵借着另一个灵说话或思想时，把自己的私欲和信服灌给那个灵，那个灵就以为是自己在说、在想。因为凡从私欲和信服出发的，都以为是出于自己、是在自由里。又从经验得知：借别人说话的灵，把他们借以说话的那个看作什么也不是（第3633节）。由此显明：以为自己出于自己思想、说话，并以为这样就有自由的人，那时恰恰最是奴仆，在别的灵眼里什么也不是，连奴隶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件纯粹死的工具来用。可是灵听到这话，仍恼火、发怒；他们宁愿在别人眼里比奴仆还贱，只要在自己眼里像是主人。所以，那察觉到是别人把思想和言语引进来的人，处境要好得多。

3787 可那些在信里、就是被主引领的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也蒙准知道：没有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一切都是主的，是借着天使来的。善的情感连同对真与善的信服既从主灌注给他们，他若不同时被给予反省，就觉得是出于自己，那时也不知道别的，以致觉得自己在完全自由的状态里。可他一

开始把善与真归给自己——这主是知道的——就被给予反省，受到种种教导，甚至借着活生生的经验，知道这不是出于他，而是出于主，直到他被带回真理的状态；这样他又享有最幸福的自由。这才叫作自由。1748年10月31日。

3788 这些是我这几年借着活生生的经验学到的，所以这些属于我比别的事受教更多、知道得更清楚的事。

3789 前方上头那些恶灵听了这些，就悲叹起来，不愿事情是这样。我与他们谈到：他们既能从借着他们说话的灵、也能从他们借以说话的灵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既然如此，他们就是别人的奴仆，被那些灌给他们许多恶的灵看作什么也不是；那么，被善灵、因而被主引领，岂不更好？这是与幸福连在一起的；如今他们却只因不愿意而受折磨。可他们仍坚持：虽然知道是这样，还是愿意不知道是这样。1748年10月31日。

3790 论贵格会信徒的住处

在睡梦中，我看见了他们的住处：是一个宽大的厨房，那里有几张宽床，一张在另一张上面。他们睡觉时躺在上面那张床上。看见一个男人到那里躺下，一个婢女走到他身边，贴着他的身侧，可她是与他同寝，他们都赤着身子。下面那张床没有人躺；再往下，在这张床底下，躺着他们的孩子，都是男孩。在同一个厨房里，一边还看见一个可怜的轮子，由水推动。中间有些桶，盖着盖子；里面有没有热水我没看见。火烧着了桶盖，可他们说火很容易扑灭，所以一点也不在意。

我醒来后，想起这梦，也想起躺在上面那张床上的人；他那时也从睡梦中醒来，于是与我说话，也谈到厨房里的轮子和桶，所以我能由此知道，他们的住处就是这样。床表示什么，我还不知道，只知道这样合他们的宗教，所以一同躺在上面那张床上，表示他们的宗教。下面那张床，除了我父亲和我躺过以外没有别人，表示圣言。至于下面远处、他们孩子所在的那层铺，我还不知道。被水推动的可怜轮子，表示他们属灵的东西；在桶盖上烧着、他们却不在意的火，表示他们属天的东西。桶里有什么，我不知道。1748年11月1日。

3791 论观念上的表象

在睡与醒之间的中间状态、更靠近睡的时候，有一颗牙齿奇妙地表象出来。它没有牙齿的形状，也一点不像牙齿；醒来时，我没法知道，更没法说出那是什么，只察觉到是牙齿。它像一种渴望，变成一种仿佛凝结的乳状东西。这是从属天之人的言语来的：他们渴望属自然的东西这样变成，这借牙齿来表示。由此显明，在那种状态里也有这样的观念，由内层的灵发出，他们很清楚那是什么，虽然没有牙齿的形状和样子，只有对牙齿的知觉，好叫人由此知道这表示属自然的东西。代表牙齿表象出来的，是一样宽宽的、像平面一样的东西。

3792 有些灵以为要在我睡着时攻击我。他们也像我一样做梦，梦见攻打一座城堡，打下城堡以后就来攻击我。我在梦里醒了过来，与他们说话。他们以为自己是醒着的，说着要攻打城堡，然后占据我、掳掠我。他们以为自己那时完全是醒着的，这我从他们那里明显察觉到了。可我对他们说：他们是在梦里。他们几乎不承认，还一直说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最后，我想，他们承认了是在梦里。这类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在梦里时，以为自己是醒着的；他们就有这样的幻想。1748年11月1日。

3793 论贵格会信徒

有几天，贵格会的灵在我身边，他们自称圣灵；其中有些被送进灵界，有话对这些灵说，他们曾是贵格会信徒；别的灵还想指给他们看，他们曾在哪里、在地上曾是什么样，因为这在来生，主允许、准许时是容易的。从他们在我身边的这几天，我蒙准察觉到他们是什么样：他们自称是从永远就有的，是圣灵；他们最不顾念的就是主。他们的绳索一放松，就对主出言侮辱，却是暗暗地，这出于他们的本性，就是什么也不公开说。所以我经历到，他们的诡诈在于不敢泄露自己的思想，而是尽量暗中行事；他们一直怕有人听见，所以还要求单独在一起，那样就会说许多话。所以他们暗中诡诈，他们的本性往回拉住他们，因为他们想隐藏自己的事。这类诡诈与别的不同。

3794 因为先前对他们说过共妻、可憎的奸淫，以及他们这样解开了内在的绳索，就是良心，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把这些变成合法的，并尽量暗中去做。他们想把与良心无关的事当作良心的事，好这样为可憎的奸淫开脱，说是合法的，不约束良心。有好几次他们还暗示：那些是他们的妻子，所以能任意处置；又说那是一种约定，婚姻也是凭约定订立的。可我蒙准暗示他们：良心的首要绳索就是婚姻的绳索。不但因为人类的繁衍是地上社会、因而天上社会的首要苗圃，还因为一切结合都从它得着开端。婚姻之爱

3795 是开端，而且是一切爱、因而一切结合的开端，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地上一切血亲和姻亲都从婚姻得着起源，所以才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血亲、姻亲，有近有远。天上也一样，在那里，主对天堂和教会的爱被比作婚姻；所以婚姻之爱是开端，一切爱都从它得着起源，由它派生，形成血亲和姻亲，这些就是类似的爱的派生。由此现在显明：良心的绳索首先建立在婚姻之爱上。

3796 他们还狡猾地暗示：虽然共妻，照样生儿育女。可回答说：所多玛也照样生儿育女，可仍是可憎的，这他们知道。1748年11月1日。

3797 论贵格会的灵

那些自称圣灵的贵格会的灵，绳索被放松了。他们首先用幻想扑向一个迎面遇见的无辜者，那人在我身边。可因为他们是用幻想行事，就像生前惯常那样，他们没法真把他激动起来，只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这样在虐待他。这样的幻想可以叫作虚幻的幻想：他们以为那就是他，其实只是他们的幻想，代替了他的位置；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好像就是同一个人。可主准许知道的人明白：只是他们幻

想的影像造出了一个相似的东西，好像就是他一样，连另一个主体都不是，只是这样照着他的样子形成的幻想，这也是一种空气般的幻想。这些灵的幻象就是这样，合他们的本性，因为他们自称圣灵，有人信，于是也以为是从永远就有的。

3798 他们想虐待那幻想出来的影像，把它扔进深处，又从那里提起来，想在路上把它撞到岩石上，还逼它行淫。那时他们奸淫的可憎气场，被灵和我明显察觉到了；这气场是魔鬼的，因为气场里无非是奸淫。他们无论碰到什么主体，都想用奸淫的气场去影响；整个气场仿佛都是这样。他们“圣灵”的气场就是这样，从他们身上散发了很久。

3799 他们从原先所在的前方上头被抛下去，抛进右脚前方的深处。从那里，主要是奸淫的可憎气场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因为这是魔鬼的，不必再提，也不许回想。

3800 他们在深处时，被察看了一下，看上去全身像毛发，以致只是一团毛乎乎的东西。这表示他们无非是污秽的属自然之物。

3801 忽然，在我面前不远处出现一个人，穿着一件美丽、雪白的内衣，有人的面孔，光着头，头发就像人不戴帽子时那样。随即在他脚下出现一团乌云，他沉进云里，不见了。我纳闷他是谁，为什么沉进云里。过了一会儿，他在暗处稍稍露出头来，看上去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也就是暗色的酒，他把它喝干了，就这样又不见了。

3802 有话说：这人自以为能胜过所有人，谁也胜不过他。随后隐约看见他在深处，在自己那伙人中间。那里的人都纳闷：他怎么什么也做不成呢？因为他们对他深信不疑，正如他对自己深信不疑一样：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也许还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我还听见他提到主，以为自己出于主，也就是说，他就是从主而出的圣灵。

3803 后来有话告诉我——有他本人说的，我想也有别人说的——这人以为自己是圣洁地出生的，因而从母腹出来就没有瑕疵。因为他在世上就是这样出生的：而且是借着他们那伙的灵，在一桩可憎的淫乱中受孕的——他自己以为是这样。所以他以为自己是由圣灵感孕、由圣灵所生，只是借了一个男人的帮助；又因为是由圣灵所生，便以为自己是从永远就有的。有话说：别人也因此干出那样可憎的淫乱和恶事。他还在我近旁现出面孔，那面孔像一个卑鄙可憎的人。论到他，有话说：只有他，或说只有这种人，才在天上喝那样暗红的酒，还以为那是天上的酒。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圣餐——这种人不论在地上还是在来生，都喝这种酒。

3804 可是那酒瓶在他周身卷绕起来——这在来生是常有的事——好像让他从中得了一层新壳。他披着这层仿佛有形体的壳，往前退到远处，在那里脱下这层壳，冒出一个小小的、雪白的东西，像个人。这东西从那里退回来，离我近了些，位置却更高，然后像先前那样和我说话。他说的事里有一件是：他这样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可他说起话来还和先前一样，可见他并不在内层的灵中间。这

是出于他的幻想：他把自己显成这个样子，以为这样就脱去了随身带着的另一个身体，于是作为新人冒了出来；所以他就是从永远就有的圣灵。也许这是说：那是他以为从圣灵得来的部分，而脱下的那个有形之物是从父亲来的。

3805 这种人主要是这样的：他们由这种交合而生，又比别人更标榜自己圣洁、圣洁出生。也正是这种人特别煽动这样的交合；当贵格会教徒在那可憎的恶事中与女人同寝时，他们就在贵格会教徒身边。因为这些人比谁都淫荡。我还知觉到：他们比别人更深信这种淫乱，所以是凭这种深信行事，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那时他还凭这种深信，操纵我胸部的呼吸。

3806 可他的结局也显给我看了：这个又小又白、自以为比别人更是圣灵的东西，变黑了，硬得像木乃伊，几乎和木乃伊没有分别。就这样从雪白变成乌黑，也就是从圣洁变成极其亵渎。因为这种人会翻成相反的样子——他们本来就是这样。

3807 后来他被卷在一根横放的轴上，也就是一根棍子上，卷成一片薄板；那是一长条又暗又厚的薄板，不久就长得那根轴或棍子再也卷不完，因为总剩下那么一大截。这是对他们自称从永远就有的惩罚：他们就变成这样没有尽头的东西，也就是永远属自然的东西。

3808 后来那薄板朝我的头卷过来，这时在这长长的薄板上，顺着它的长度出现一条蛇。那蛇竖了起来，尾巴朝上，头伸进我的头发里。那时有一点意念灌进来，是关于那条借知识树欺骗夏娃的蛇（创3:13）。

3809 其余在深处的人，用他们的气息影响我左耳一带，又影响头的左侧，还用气息往里钻，叫我头左侧有些疼。这表示他们所灌输的那些疯狂的知识。

3810 夜里我醒来时，觉得头顶的头发里有许多像小蛇一样的东西在爬。我知觉到：这种人整夜埋伏我，想占据我，却是枉然；他们只是凭自己的幻想在我头发里，在那里被我感觉到。可见有很多人在合谋。我还听说：他们召集了许多同伙。

3811 这种人凭深信宣扬自己生来没有瑕疵、因而就是圣灵，其实比别人更可憎、更卑鄙地淫乱。他们的结局是：由于良心的约束完全松脱了，他们会变成最污秽的粪便。凡在这类事上良心约束特别松脱的人，都有这样的结局等着。我还知觉到：这约束一松脱，他们就不能不堕落成这样，按松脱的程度而有不同，有的变成恶臭的鼻涕。但这只是头一步的结局。接着，他们被同外层的同伴分开，在痛苦中坐着，起初像树皮、油渣之类的东西。与同伴分开后，他们成了可怕的死亡模样；只是他们与内层生命仍有某种联系，自己却不知道——若把这联系拿走，他们就会失去一切生命。他们这样坐了很长时间，也许好几百年，外层就像死了一样，仿佛硬化了。这时他们才头一次能被塑成某种东西，加入外层的群体，但能出于自己的极少。至于那些处在深信里、良心约束完全松脱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是出于自己的。

3812 我知觉到：这种只剩下极少自我的人，固然能加入群体，却几乎不知道自己存在。就自我而言，他们好像无生命的主体，在群体中充当连接，或说是为了连接而插进去的东西，就像说话中的某些词，只为连接而用，对内容却贡献极少，因为里面没有实质的东西。他们是否也能充当主体，让别人借他们说话，而他们自己不知道是自己，只当是别人——就像某些主体那样——我还不能确定，但看来是这样，因为他们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1748年11月1、2日。

3813 大约两天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看见一个器皿，里面有奶、黄油，还有一样像奶酪或面包的东西。这些表示什么，我还不知道；或许与婴孩出生时代替洗礼的什么事有关，或者与他们的婴孩有别的关系，我还不知道。

3814 有人从前上方较高处和我说话，有话说他是佩恩，宾夕法尼亚就是因他得名的。他说话很得体。他知觉到这种人是怎样的，便郑重声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那是可憎的事，他一点也不想在其中有份。他还说了许多、声明了许多，我记不得了。

3815 有几个贵格会教徒说话，谈到最初大批人变成贵格会教徒的时候：那时他们的灵不可能都是贵格会的灵，所以是别的灵。回答是：灵界的灵几乎都是这样，想要占有人，甚至附在人身上。我也知道，他们每一个都想被称为圣灵，只要有主体承认他们、崇拜他们就行。所以那时占有他们的，是灵界里一般的灵；那时他们也更被狂热的动作所驱使——一切狂热分子都是这样。但后来，等他们成了那样的人，贵格会的灵就接替了；因为这些灵与他们的本性最相合，也不容别人进入他们的群体，因为他们的本性与别人的本性是分开的。1748年11月1、2日。

3816 论一个想要更大的人

有人对我说：我算不了什么。我回答他：一个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不好吗？难道谁该想要比自己现在更大吗？因为每个人在万万又万万的人中间，都只是最小的一份。他就是这样，却还想更大。其实人若在信的真理里，就不能想要比自己现在更大——也就是比在这么多人中间几乎算不了什么还要大。再说，人人都想比自己更大，那又怎样呢？1748年11月2日。

3817 论气场

气场如何对应，灵又如何受它影响，我有一次弄明白了：我走过一个马厩，闻到马粪的气味，正直的灵立刻抱怨，说受不了那气味。因为立刻就冒出一种出于属自然事物的推理的气场，他们就这样感觉到与之对应的气场。由此在别的事上也可以明白：气味的对象、别的感官的对象，以及各种思想的对象，还有幻想，有时是怎样的情形。这一切都形成气场，与属灵和属天的事物相对应，因而也形成属灵、属天事物的气场，按灵的品质影响他们；因为气场好比灵的大气，他们就生活在其中。1748年11月2日。

3818 论兽与人的区别

兽所做的一切都是属自然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目的止于自然。看上去兽好像也从属灵、属天的事物那里得了些什么：比如夫妻之爱，像鸽子等鸟类那样成双成对地相伴；又比如对雏鸟、幼崽的爱；还有它们对同伴的爱，与同伴同心生活、结伴相处——许多动物都是这样，特别是鸟类，还有蛇，以及昆虫如蜜蜂。它们彼此表现友爱，此外在它们的群体和管理中还有别的事，乍一看好像是属灵、属天的，其实不是，因为它们所着眼的只是属世、属地的目的。从目的就能看出是否属灵、属天。被属灵、属天的目的所推动是一回事，接受这些目的、着眼这些目的是另一回事；除非接受者与推动者相像，否则接受者里面就没有推动者那样的东西。兽也不

3819 懂得技艺和学问，比如机械、物理、哲学等等，却仍生活在其中，就像人的身体处在这些学问最奥秘的道理里一样。它们凭本性知道的，比人凭一切技艺和学问知道的还多得多：比如会筑巢；像蜘蛛那样织网；像蚕那样用丝把自己裹进小屋；像蜜蜂那样造出漂亮的蜂房，把它们安排得妥妥帖帖，还有别的。这些就是畜类所懂得的知识，人凭自己的学问也达不到那地步。所以学问和技艺是人与兽共有的东西，因此同样着眼于属自然的生命，因为目的止于自然。

3820 但人胜过兽的特权在于：人能思想、能仰望那更高或更内在的事，就是属灵、属天的事，这是兽做不到的；因而能以来生的群体为目的。人的目的若不着眼于属灵、属天生命的事，就是属灵、属天的事，也就是属灵、属天的善与真，他就不能有兽以外的生命。因为目的显明那是什么生命、怎样的生命；而属灵、属天的事正是人的生命所特有的，人就是它们的接受器。所以，那些来到来生、对属灵属天之事毫无所知的人，就像木头一样，在他们里面几乎看不出什么生命，直到他们在信的知识上受了教导，或说入了门。由此就明白：那些只着眼于肉体、世间和地上之事的人，有什么样的生命。若不是主怜悯他们，赐他们理解的能力，他们就会像畜类一样消散。1748年11月2日。

3821 论恶灵一直怀着作恶的企图

我常常注意到：我在街上走时，他们想把我推到车轮底下，这对他们已是家常便饭。今天我更注意到：他们一直怀着这样的企图，因为我蒙准知觉到了——那时他们又同样试了一回。他们企图的气场一直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生命。我还知觉到：主一直保守人，除去他们的企图。由此明白：若不是主在每一刻，哪怕最小的一刻，保守人，甚至保守他最小的一步，人就会立刻灭亡。因为灵界里就有这样的企图。1748年11月2日。

382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2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30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31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3832 论说话不同、思想却相同的灵

有些灵从前方来，他们前头先来了一股亵渎的气场，我因此以为来的是亵渎的灵；其实他们是那些灵的对头，也就是仇敌，他们停在我头上方。他们是仇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灌输对那些灵的厌烦，以及别的属于敌意的东西。

3833 从前方来的灵对我说话，说他们是人。我对他们说：他们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有身体的人，而是灵；不过这样他们也是人，因为灵里的一切都汇向属人的东西，以至最后成为与身体相像的形状。我没有察觉他们反对，他们反倒赞同。他们又说：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人，或说是一个群体，里面没有一个与另一个相同。我觉得一个由彼此不同的人组成的群体是不可能的，便和他们谈这事：说他们仍能被主联合起来，朝向一个目的，就像有某个共同的原因推动他们走向同一件事。他们却说：他们是这样的，各人说法不同，想的却仍然相同。这一点也借例子

3834 说明了：比如一个说，那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在天上是最小的；另一个说他是最大的；两样都对。如此类推。又比如论到头上方的恶灵：一个说他们是恶的，另一个说他们是善的，还有的说他们是居间的，说法差别很大。说恶的，是因为知觉到他们是恶的；说善的，是因为知觉到他们有用处；说居间的，说法各式各样，是因为还有别的比他们更坏，也有别的能借以发挥更大用处。别的事也是这样。所以大家的知觉是同一个，说话的表达却差得好像完全不同。

3835 恶灵受不了他们，因为恶灵什么也不能附到他们身上；这些灵懂得恶灵意念的内层。所以恶灵抱怨他们：一来因为他们说恶灵是善的——他们明白恶灵有用处，对善人也有用，就是挡开恶、惩戒那些侮辱人的、试探人；二来因为他们说恶灵是恶的，容不得恶灵。所以恶灵对他们非常敌视。恶灵贴近我的左耳，说这些是善灵，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说话。论到这些灵，有话说：他们是这样聚在一起来的，却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也知觉到：他们骚扰恶灵，恶灵也千方百计骚扰他们，因为恶灵受不了这样的事。我知觉到恶灵的气场与他们最为相反。因为他们这样对付恶灵，就不能不把恶灵像同伴一样带在身边；恶灵是他们这样去折磨的对象，可彼此的敌意是永久的。所以他们是专为折磨恶灵的。他们的群体是游荡的，由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表象：在前方一个房间里，穿着衣服，后来那衣服变成一件天蓝色的长袍，是个胖子。

3836 由此明白：同一个或相似的意念，一进入说话，也就是进入外层，就会生出不同的说话意念。就好比一个意念流入许多善的群体，仍会从中生出许多说话的意念，以至从一个意念生出的变化是无穷的。这在许多群体中发生的事，在这一个群体里显了出来；由此可以推到一般的群体，甚至推到整个天堂和灵界。

3837 我知觉到：他们对应于大脑中的峡部，就是大脑与小脑之间的部分，纤维从那里、经过那里向各处分散；不论到哪里，在末端的作用都不一样，在源头上作用却相同或相似。他们又对应于神经节：一条神经流进去，又从中流出许多条，分叉开来，有的往这边，有的往那边，在末端作用不同；但因为出自同一个神经节，就是出自同一个源头，所以在末端外表上作用不同，本身就目的而言却相同——目的只有一个。别的许多事也是这样。1748年11月2、3日。

3838 论圣灵

有一个狡猾的灵在我旁边，他是头上方那些诡诈者的主体。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主体：他相信自己受圣灵驱动，而且自己就是圣灵。因为那些在世时像贵格会教徒那样以为自己这样受圣灵驱动的人，到了来生很容易相信自己就是圣灵，因为他们在肉身生活时就深信这一点。这种人尤其能做那些想被当作圣灵来敬拜的灵的主体。

3839 从种种灌进来的东西看出：他毫无良心，是个奸淫的人，因为他把奸淫看得不算什么。他灌输奸淫，松开一切约束，以花样翻新为乐，毫无良心，不管是不是在婚姻里，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从灌进来的东西，我相当清楚地知觉到这一点。他还向另一个灵灌输：不要理会属灵的事，也不要理会证实属灵之事的属自然的东西，要完全轻视、厌恶它们，当作卑贱、毫无价值的东西。

3840 随即他被天使灵察看了——天使灵能精细地知觉到这种灵在场，因为这种灵会扭曲器皿，也就是意念，叫别的无法流入。他被察看时，突然被拉成一条长带子，就在我眼前不远处，他被裹在里面，就这样被撇下，看他要做什么。他想把自己卷出来，把带子扭成各种样子（是照着他内里的幻想，那些幻想我不能知觉，只能从带子的动态看出他在做什么）。不久他从带子的末端，经过左眼的外部，把自己卷进大脑，又从那里往后，几乎到视神经交会处；接着又从眼睛那里被扔进头发里。这些表示：他既是“圣灵”，就想占有一切属灵与属自然的事，也就想知道一切，正如人们对圣灵的看法那样。不久带子，或说那条像带子一样的长纱不见了，他使自己隐而不现，想借此表明、也以为自己就是圣灵，因为是看不见的；而且就在左眼前面，那里的隐形临在我充分知觉到了。他就这样引人以为他是圣灵。后来他又显出一种昏暗的光亮，像所谓圣灵的光——他们常大讲这光，所指的却只是昏暗的光亮，而不是理解的光。

3841 后来，借着与他们和别人的一番谈话，我得知：他们是头上方的那些人，是诡诈者中更诡诈的，自以为是圣灵。他们得了他作主体，就驱动他，想借他显出他们就是圣灵。由此可以知道：那些在来生标榜自己是圣灵的人是怎样的。1748年11月3日。

3842 论内层恶灵如何流入

头上方的诡诈者有一段时间流入得那样精微，以致我不知道是出于他们。有一阵子我蒙赐更明显的反省，今天更明显了，好让我观察他们怎样流入人精微的思想。这种流入是人绝不能知觉到是出于他们的。凭主赐我的察觉力，我知觉得那样清楚，几乎他们每一次一般的流入我都知觉到了。若没有赐我这察觉力，我绝不会知觉到是从哪里来的，更不会知道是从头上方的那些来的，只会像别人那样以为、甚至相信是在我里面、出于我自己。至于出于灵，我现在能比平常更清楚地知道。当他们察觉我在反省他们的流入时，非常恼怒，说想退去，却不知道往哪里去。

3843 从他们流入的，是反对主、反对信仰之事的东西。他们迎合任何一种欲望；当他们能把人留在某种恶欲里，就处在自己的生命和乐趣中——这话也告诉过他们了。那时他们以为自己像人一样活着，因为那时他们把人的生命据为己有，既是相似的生命，就与人同处于一个群体。可是当人抗拒，比如不让自己被他们败坏、而是持守信仰的人，他们就不能与他同活，因为他不在他们生命的水流里。他们最爱灌输奸淫和仇恨，千方百计要使人没有一点良心的约束，正如他们在我身上拼命试过的那样。所以他们是极端的奸淫者，毫无良心，却正是他们最标榜自己是圣灵。比他们更诡诈的，还在头上方更高处。这种人占据头上方的位置，按高度区分，因为他们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圣灵，因而以为能统治人。

3844 他们流入人旁边较低的主体，那些主体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人；而流入那些主体的，是头上方的这些灵。

3845 他们受主借着天堂管理，不是借着内在的流入，因为他们没有良心，完全与信仰相反，而是借着外在的约束。因为他们在世时就是这样：怕丢性命、怕失去名誉和名声，这些就是约束，还有别的，他们就借此受管理。这样他们就被引向主所准许、所容许的事，以致从他们产生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不是出于准许——若不是恶的话；或出于容许——若是恶的话。因为他们也借着外在的东西被带向某种善，却不是借着他们的内层。

3846 至于在头那里的天使，是受主直接管理，也借着天堂管理，而且是从内层管理。他们与头上方的那些没有任何交往，只管理那些人的主体。1748年11月3日。

3847 论良心的约束

头上方的诡诈者没有良心，他们里面良心的约束松得那样厉害，以致不知道良心是什么。所以他们想在我里面，把无所谓的事也引进来，说那也该是良心的事。他们就这样不加分别地把良心灌进任何碰到的事里。所以在那些有良心——不论真良心还是假良心——的人身上，他们引人以为做这做那是良心的事，就像在我身上：要我在某个地方吃饭、买东西，因为那里的人正直，如此等等。假良心

也由此而来：人若做了这件那件并非罪的事，就焦虑不安，好像受良心的咬噬。我蒙准对他们说：他们若不能作恶，也会被一种像良心的东西驱使；因为魔鬼就是这样，好像被良心驱使，因为不能想恶、说恶、作恶就焦虑——有些人也是这样。

3848 我知觉到一件本身就很明显的事：良心的约束照着善与真的尊贵和高下而定，所以最大的良心约束是为主；其次是为从他而来的事，比如为夫妻之爱——那应是一切爱中最神圣的；再次是对子女的爱；如此类推，是按血亲和姻亲而有的各种爱。所以良心的约束完全与爱相应。1748年11月3日。

3849 论本性借外在的东西养成

头上方那些阻止我写这件事的人，反倒叫我受教：人借外在的约束养成一种本性，叫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善的，就是借着怕丢性命、怕失去荣誉、名声、利益和别的所爱之物。这些惧怕就是外在的约束，养成这样的本性：不但为自己提防、暗中行事，还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正直的，其实内里是狼，就像头上方的诡诈者那样。由此明白来生的惩罚是什么：惩罚最终也养成一种近乎本性的东西，好叫灵能被拦阻不作恶。后来灵已不再意识到这些外在约束，它们却仍那样附着，以致在最小的事上也能借它们把他引开，因为它们已仿佛成了本性。1748年11月3日。

3850 天使灵那里有良心的约束，这良心是出于主的。

3851 论恶灵企图骚扰我

我上床时，头上方的诡诈灵蓄意攻击我，要毁灭我，还要召集整个地狱和一切恶的、有害的灵来毁灭我。他们先把龙拉到自己一边；可因为龙受了他们虐待，就蒙准从中脱身。他们又想召集整个地狱，把我团团围住，用一切手段攻击，最后毁灭我——这事他们以前已经徒劳地试过多次了。我也好像被提到他们中间，因为他们平常在头上方，凭幻想把我举到他们中间，好叫我被他们包围。所以龙和污秽的耶路撒冷也出现在我下方远处，龙对此发了怨言。我知觉到他们想借无辜者的形象行事，用这些形象来显出他们召来的灵。他们也召了大卫来，他的面孔和身体出现在我面前，带着他的乐器，却沉进了一团乌云。他们在这些幻想里纠缠了一阵子，用尽一切手段；我却安然躺着，什么也不怕，只是反省他们所做的事。最后他们看出自己的企图落了空，就退去了，承认是徒劳。1748年11月4日。

3852 论属自然的事物

有些灵一点也不喜爱属自然的事物。我写一些属自然的事时就能观察到：他们轻视这些，看得毫无价值，因为他们只要属灵的事。我和他们谈了许多：说属自然的事物有助于证实属灵的事，特别是对那些处在肉体之事中的人，不论是人还是灵；离了这些他们就什么也知觉不到，因为他们思想的平面就是属自然、属肉体的事。又说秩序止于物质的东西，某些灵失去这些时，就觉得好像没有了立足之处，像丢了自己的脚。此外还说了别的，他们也都承认了，因为他们接受了理由，虽然我看他们平常是固守自己的理由的。我说：肉体之类的东西本身确实没有价值；但人和灵是这样的：他们不但把

这些当作证实，比别的更受触动，而且这些也更能触动他们；又因为差别无数，必须把这些用上，才能发挥用处，所以不能不让这类东西作证实之用。我还说：当女孩和妇人知觉到来生有乐园般的景致时，她们比平常更受吸引去追求信的知识；此外，这类东西就像门廊一样，把她们引进去。

3853 于是准许他们显出火焰：先是在一个昏暗的炉灶里，一个角落有煤，煤上有一个同样昏暗的骨头颅骨。他们说这表示肉体或感官之事的光，就是这样的。后来出现一股更旺更高的火焰，在木柴底下，但木柴是暗的，没有点着。他们说这表示属自然的光，就是这样的。火焰只是黄色，像木柴的火一般。我蒙准对他们说：若是没有那里由燃着的烟而来的火色，火焰就会是白的；就是说，若没有属自然的事物——那就是燃着的烟、那火色，使昏暗变成黄色——那么里面的就是白的，也就是属灵的，这由白色火焰来表示。

3854 后来他们显出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短斗篷，颜色像胆汁一样发黄，她的脸缩进斗篷里，就这样不见了。他们说穿这种衣服的女人也表象属自然、属肉体的事物。但我蒙准想到：今天的灵和人若没有衣服遮盖，赤身显现，就会显得极其丑陋、极其难看，所以还是穿着衣服好。1748年11月4日。

3855 论在我旁边睡觉的人

有一个人被差到我这里，他睡得那样沉，对恶灵的骚扰全不在意。我也蒙准知觉到：有些人的睡眠就是这样，他们因受主保护而以为自己最安全；这是从他睡眠的状态，因而从他的气场知觉到的。那时恶灵骚扰他，却承认一点办法也没有。1748年11月4日。

3856 他们向我表象，那些不顾属自然之事、更不顾属肉体之事、只要属灵之事（其中有属天之事）的人是什么形象：一个美丽的裸体女子，只把侧面向着我，看得见肩膀和一部分手臂，头发装饰得很得体。他们暗示：只以属灵之事为乐、不要属自然之事的人，就是这样。1748年11月4日。

3857 论灵以为事情就像人所想的那样

我想到一些人，也想到一些地方，并没有明显地反省到自己在别处，只是思想而已，就像思想离开身体的时候那样。那时灵，特别是离得较远的灵，只当我所想到、所对话的那些人就在面前；也只当自己就在我所想的地方。这事我观察过几次，也告诉过他们，他们无法否认，因为几次都承认是这样。因为那时他们没有对地方之类的反省，没法借此知道那只是思想而已；离得越远越是这样。离得近的，比如作主体的，却比人更有反省，像对地方、对人和许多别的事的反省；人没有这种反省就不能在群体里。所以那些自言自语、抽象地思想，或说用思想说话的人，在这种灵那里，灵只当事情就是那样。所以这种人也单凭思想就发怒、生气、嫉妒、迫害、怀恨——是被那些只当对方就在面前的灵激起来的。1748年11月4日。

3858 论塞壬一类

有些女灵特别想在身体里。我吃东西时，她们也想吃，不但想用好像她们自己的嘴唇去抓，还想把手送到嘴边，这样占有味觉。她们骚扰了我好几天，要得到我吃的东西，比如杏仁饼、梨，还有鸽子。她们就把这些东西所表示的，向天使灵表象出来，那些天使灵只当那些就是内层的东西，就被这样留住、安于其中。其实她们的诡计正在这里：她们这样表象，是为了能占有我的身体。可是让灵占据吃的功能和味觉，是完全禁止的。1748年11月4日。

3859 论夜里设埋伏的

有些灵在我夜里睡觉时埋伏我。我醒来时，觉得背后有一个大的灵，他因此被慢慢推下去；他被推下去时，一直发出沙哑的说话声。灵纳闷他被推到哪里去了；感觉是朝着臀部，也就是那里的粪秽地狱。因为夜里趁人睡觉时埋伏他，是可憎的事，所以他们招来这样的惩罚。1748年11月4日。

3860 论属自然的共同感官

前面（第3160–3165节）讲过构成共同感官的那些灵。现在，夜深我上床时，听见一阵轰鸣般的低语，环绕整个后脑一带，持续不断，而且是从后脑上方较高处下来的。我知觉到是灵发出的，但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能像别人那样说话。所以有话告诉我：他们对应于不随意之事的共同感官，也就是小脑的共同感官，正如先前看见的那些对应于随意之事的共同感官。有话说：他们能很好地知觉人的思想，却不能阐述、说出来，就像小脑：大脑知觉的一切，小脑都知觉，却不公布出来，也不能那样思想或说话——那是大脑胜过小脑之处。论到他们，有话说：他们知觉每一件事；但因为我没有知觉到他们，他们也不像先前那些和别的灵那样激起我的思想，所以我只能凭别人的话知道：他们精细地知觉一切思想，正如他们现在所愿。因为大脑在纷扰中，小脑却在安静中。

3861 他们对整个后脑区域明显的作用，也就是那轰鸣的低语停止后，又显明他们的作用主要延伸到身体最外面的哪些地方。他们的作用起先落在整张脸上，然后移向脸的左侧，再往耳朵去。这作用是借一种像极轻的风那样的流入感觉到的——并不像风那样被感觉，略带凉意。它就这样从整张脸移到脸的左侧，再到耳朵，在耳朵周围更明显地停留。这表示：这共同感官，也就是不随意之事的作用，从最初的时代起是怎样的，又怎样演变，到如今是在左耳周围。属自然的共同流入主要显在脸上和腰部；别的部位更多取决于意志，就是借大脑纤维而取决于肌肉；脸却不然。这从以下可以看出：不但人的心思，也就是人的情感，好像写在脸上，而且情感和欲望会自然地在脸上显出来，不由人的意志，比如惧怕、敬畏、羞耻、各种各类的喜乐。我谈到：这些一发生，就显在人的脸上，还有别的。人人都知道，人从脸上立刻就能看出心思的变化。这些是出于小脑，借小脑的纤维。

3862 也显明：共同感官同样借相似的外在流入作用于腰部，像一股气息，占据腰部，却没有占据生殖器官。因为小脑的共同作用，除了在脸上，也在腰部周围，小脑的许多神经在那里汇合，原因与生殖有关，那是属自然的；那时人也不知道一切是怎样配合的，因为生殖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受人随意的支配。有话说：这一带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生殖，次要的作用由此而来，就是人能坐下、能活动下肢，有多种用处。这得到了证实，因为生殖是主要目的。

3863 至于脸上属自然的共同感官的演变——起先占据整张脸，然后是脸的左侧，最后只到耳朵——我现在蒙准知觉到：古时人仿佛在完整状态中时，属自然的作用，因而小脑的作用，立刻在整张脸上显出来，既显出情感，也就是属天之事的变化——那属于右脸；也显出属灵之事的变化——那属于左脸。当对善的情感停止，接替的只是污秽的欲望时，属自然的作用就从右脸退去，退到左脸，从属灵之事那里作用于左脸。这是颠倒的次序：不是从属天到属灵，就是从右到左；而是从属灵到属天，就是从左边起。可是不准从左到右，就是从属灵到属天。所以主保守右脸，不让它们从左边延伸过去。这从信可以明白：信若没有对善的情感，这样的信就不准进入对善的情感，也就是进入属天之事，所以是分开的。如今的信是知识的信，或说记忆的信，他们想凭这信进天堂，虽然毫无对善的情感，也就是毫无爱；因为他们以为只要有信就得救，生活却与之相反，全是欲望。

3864 它退到耳朵那里，表示如今就停在那里，只是出于听的信，因而是记忆的信。由此总的表示：人内里是怎样的，已不再能借心思或心灵、因而借情感向末端的属自然流入而得知。因为内外一致时，这些就在脸上显出来，就像别的星球的居民那样，他们用脸说话，以致从脸上就能知道他们的情感，不论属天的还是属灵的，就是脸在说话。

3865 后来显明如今流入脸的情形：这些流入不是属自然的，而是虚构的，因而是假装成好像属自然的，其实是随意的、后来加上的，是在模仿属自然的。因为人借习惯养成一种习性，进而成了本性：脸上装出善来，心里却想着恶。这种脸上的伪装如今那样普遍，以致有人完全装出近乎本性的样子，叫人只当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虽然在大多数人身上，仍然露出一点残存的本性。

3866 显明如今那些对应于属自然共同感官的人是怎样的：接下来的流入不是轰鸣的低语，而是他们稍带凉意的流入，进入整张脸，左右两边都有。这流入是往复的、快速的、颤动的，节奏很急，就这样流入；而且起于眼睛周围，也止于眼睛周围，好像从左眼延伸开去，就这样进入脸上。

3867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知觉到了，也稍稍看到了：那些事极其可憎，全是令人发指的勾当，比如把大狗、狐狸和污秽的动物放到人身上，放到无辜的人、婴孩身上，把他们撕得稀烂。这些景象因为可憎，而且很多，只是隐约地显给我看，但还是看到了，是可憎、可恶的。这又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屠杀来说明：他们用狗搜捕当地人，残忍地撕咬他们。

3868 如今对应于属自然共同感官的就是这种人。因为现在大脑的纤维已挤进脸里，做着不属于它们、而属于小脑的功能。也看见他们住得多么污秽，怎样在醒时和睡时进行那些屠杀，但没准我记住。有话说他们在黑暗的地方，又说如今构成属自然共同感官的是强盗、土匪之类的人。所以土匪也住在后脑下面，这在前面多处讲过（第2811节以下），他们就住在那里。从前是属天之人居所的地方，如今是最坏的强盗、土匪的地方，他们干尽污秽的事。如今构成基督徒的共同感官，也就是脸的共同感官的，就是这种人；又因为他们尤其是奸淫者，他们也构成婚姻的共同部分，特别是在有地位的人身上。

3869 论他们也受自己意念的惩罚

有些灵在我旁边，他们没有主体，却仍想借最污秽的意念流入。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意念在我近旁变成看得见的——这在来生是常有的事：意念能被显为可见的，或说能借幻想在别处显出好像看得见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幻想。于是有个女灵用意念在我面前显出一个婴孩，我蒙准知觉到那只是某人的幻想变得这样可见。所以她被带到她那可见的婴孩跟前，被迫用嘴像狗一样叼住它，就这样叼着狗或老鼠逃到背后，在那里受了可怕的折磨，又是呕吐，又变成污秽之物——这些就是表象这类事的东西。因为她所图谋的事极其诡诈。

3870 另一个也借幻想做类似的事，但他做的是表示男人的东西，却立刻显得像无生命的东西，像一块污秽的木头。他也被迫接受这幻想，被它裹住，像被带子缠住一样，只有受了苦刑才能挣脱出来。1748年11月5日。

3871 此外，那一整夜我都受到许多这样的灵和别的最坏的灵骚扰，被他们包围，以致灵开始绝望，不知我能否从他们手里得救。他们说我整夜受主保护，因为那些是最坏的灵：像刚才描述的那些，还有住在后脑下面的，以及如今对应于污秽之物和属自然共同感官的；就这样受到一大群强盗、土匪和极端的奸夫淫妇骚扰。

3872 论主的国

有一个人在肉身生活中比别人更有权势，到了来生仍保留着想要发号施令的心。有话对他说：他是在另一个国里，那国是永远的；他在地上的权柄，在他死时也断了气、死了；如今除了按善与真、按主的怜悯，什么也不被看重——他就在主的怜悯里。正如在地上，几乎没有人被看重，除非因为财富、因为得到君王的恩宠；在这个国里也一样，这里的财富就是善与真，得到君王的恩宠就是主的怜悯。他若想用别的方式掌权，就是叛逆，因为他是在另一个国里。这样稍受劝诫后，他现在就不多说了。

3873 我知觉到：有这样一种平衡，就是恶会回到那企图作恶、行恶的人身上。同样也有这样的秩序：凡以善为目的、企图善与真并行善与真的人，善会回到他身上，以致善人原谅他，把事转向善，只要目的是善的，这样他就得到报偿。1748年11月5日。

3874 论美丽的鸟，火星居民

显明：那只美丽的鸟表示火星居民。那天我和他们谈话：那个从腰部一直升到胸部、使他们相信他就是主、又抓起那只鸟随即放它自由的（第3246–3252节），是那些以为自己处在真信仰知识里的人；因为主在信的善与真里，他们由此被说服，知道自己在主里。他们说：不是在知识里，而是在情感里。我蒙准说：知识是从情感来的。比如谦卑本身就带着“自己什么也不是，主是一切”；对配偶

的情感或爱，本身就带着“夫妻之爱是一切爱中为首的”。因为真正的夫妻之爱本身就带着关于夫妻之爱的一切知识，不但如此，还带着从中按次序派生的其他知识；对子女也是这样，这从造物的安排上也看得出来。又因为在这个地球的居民中，夫妻之爱是什么几乎已被抹去了，

3875 所以主要可以从鸟类知道：它们的夫妻之爱本身就带着一切知识，不但知道怎样结合，还知道怎样一起筑巢、下蛋、孵蛋、孵出雏鸟、遮盖保护雏鸟、喂养雏鸟，还有许多别的。所以一切知识都从情感而来；因此处在对真信仰的情感里的人，就处在一切知识里。但情感一停止，剩下的知识就只能从另一条路灌输，就是从外面，也就是从耳朵。这对不认识的人来说，显得好像那就是主，因为（有话说）凭信的知识，可以认出是不是主；但因为只是知识，不是情感，所以只是主的没有生命的影像，就像那只鸟变成了无生命的珍珠鸟，仍然在飞，看起来很美，却没有生命。我亲眼看到：不出于情感的知识，就像这样无生命的珍珠鸟；也看到这意味着什么：没有“出于主”的知觉，而是在每件事上都觉得出于自己，但那样不声不响，以致我仍知觉到是出于我自己。这是我上方某些火星居民的状态，他们把自己的状态引到我身上；在这状态里，我在每件事上都觉得出于自己，所以不是真正的。这就是作为知识根源的情感停止、知识却仍留着时的状态。那时我也从知觉学到：珍珠鸟就是这样的。

3876 我用默默的言语对他们说：人能把相似的情感灌进真信仰的知识里，因为思想会激起情感。但情形是这样：若是欲望，就是思想激起它们；若是对真信仰的情感，就是主把它们灌进真信仰的知识，使知识活过来。那时它们就像另一只鸟，是好的，只是颜色较暗。由此明白那表示火星居民，就是那些现在开始渐渐从他们所谓的完整状态衰退、却仍以为那就是主的人；他们已不再有知觉。1748年11月6日。

3877 论梦

夜里我做了梦。醒来后，我和梦中的两个灵谈话，他们承认梦中的就是他们。后来又和一个天使灵谈话，他处在睡眠状态时，我察觉有东西从主流入他里面，他也承认了。由此明白梦有几种：一种从灵流入，他们扮演梦中所见的人物，完全照梦中所显的那样；第二种前面讲过（第3381节），是由前上方的灵和别的灵引进来的，大多是表象，也同样引进人物，但只是人物的表象。第三种是从主来的，或间接借着天堂，或直接。1748年11月6日。

3878 论安宁的状态

有一个灵在我头上方和我说话。从声音我知觉到他处在睡眠状态。他和我说话，却不像在睡梦里那样，而是问这问那，就像醒着的人那样，而且那样明智，醒着的人也不会更明智，以致除了声音以外，一点也不像在做梦。我知觉到是内层的善天使借着他说话，他在那状态中知觉并说出来。我问他那状态是怎样的，又对他说：他的状态是这样，只说善与真的话，若有别的，他会知觉到；若有别

的，他不会接受，也不会说出来。他在那状态中就像醒着的人一样，但因为是在睡眠状态，他说这状态是安宁的状态。我由此知觉到它的愉快，因为我也喜欢处在类似的状态里，那样就对将来毫无挂虑、毫无操心。这样他们也能发挥用处。1748年11月6日。

3879 论无法理解的意念，又论鸟和火星居民

我和那个处在安宁状态的灵谈话时——现在我知觉到这种灵对应于大脑中的纵向窦，因为它位于大脑两半球之间，在那里处于安静状态，不管大脑两半球怎样骚动，因为它安然在中间——

3880 这时有些灵钻进来，而且是朝着头的前部，以致那个灵被迫退到一边，虽然他还留着；他退开是为了给他们让位，好让我知觉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他也说他要退开。这些灵像一条平缓的河流那样行动，有一段时间我什么也知觉不到；他们轻轻地波动，这样彼此交谈，但不论我周围的灵还是我，都不明白他们彼此在说什么。

3881 天使借着灵教导我：他们是火星居民，彼此这样说话，叫任何灵都不能明白。他们自己也教导我：他们彼此有这样的说话方式，任何灵都不能明白；所以别的灵想知觉他们说什么时，他们就彼此这样说，别的灵听不懂，就走了。我惊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说话，因为任何说话都带着意念，我以为没有不带意念的说话。他们说：在这种说话里，意念是以某种方式形成的，别人不能明白；所以那时他们小心不带一点情感，若有一点情感，别人立刻就能由此知觉；他们是用形成的意念、不带情感来说话的。（现在我知觉到：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因为不带情感地说话，也是珍珠鸟；没有情感，就没有生命，虽然看似有生命，鸟也仍然能飞——因为鸟表示思想，珍珠鸟表示没有情感的思想。我也知觉到：火星居民中那些处在知识里、离开了作为根源的情感的人，给自己养成了这种说话方式，以致他们也这样说话，就是出于思想，而不是出于情感，这就是珍珠鸟。）

3882 这些意念是怎样的，他们也教导了我：因为他们用嘴唇说话，凭嘴唇极其多样的折叠——用这种说话的人对此非常熟悉——他们看出折叠的差别、嘴唇上形状的差别，还有折叠的细微动作，舌头的配合，特别是舌尖的配合，这些一同起作用，数量极多，是这个地球的居民不可能知道的。他们由此给自己形成意念，只在思想时表象这样的形状，有简单的，有越来越复合的（这可以从有声言语看出：其中也有这样简单的、各样复合的形状，舌头、上颚、鼻腔、嘴唇都照着它们调整）。但火星居民的形状更精微，因为他们的说话是嘴唇的说话，因此比有声言语丰富得多。每当他们表达自己的意念时，都是这样人工的形状。他们说话时，极力小心不带一点思想的意念——他们懂得巧妙地除去它——以致只是这类形状的纯粹表象，不带思想的意念，因为别人凭思想的意念立刻就能明白。

3883 但他们也小心，不让由此显出明显的思想意念；他们还懂得从别人那里窃取这意念，藏起来。（我以前也知觉到，有这样一种说话，单凭表象，就是表象大脑的原质和它们的有机形状。那时我知觉到我能借这些说话，叫别人不明白；我和天使灵这样说话时，其余的灵就说不明白。但这只在意念

从形状中被抽走时才发生，所以我只被准许这样说过几次，后来就不准了；后来说话时，是带着意念的表象言语，因而别人都明白。）火星的灵说：他们也小心不带任何情感，因为别的灵由情感就能认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由此也明显：这就是珍珠鸟，特别是成了惯用和习惯的时候。

3884 他们这样彼此说话时，有一个念头被灌给我，叫我想到羞耻：若我们地球的灵是这样的，骚扰别的灵时会感到羞耻，那么我就在自己里面知觉到羞耻，这会很好，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人。我这样想时，火星的灵承认：这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彼此说的话，他们以为没有人能明白。所以他们惊奇是从哪里被发现的。有话对他们说：天使仍然明白，并且就这样灌进我的思想里。

3885 后来火星的灵从较高处流入我的脸，是可以感觉到的流入，像极细的条纹状细雨。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与自己星球的居民说话的。但我蒙准说：这种流入是外在的，所以他们不能流入居民的意念。我也蒙准知道：他们的这种说话与前一种相似，只是前一种的共同形式，就是他们同样用脸的变化形成说话，在彼此之间以意念的方式表象出来；因为哪里有个别的，哪里就有与之对应的共同的，所以这种说话也有它的共同形式。

3886 他们是否这样流入他们星球的居民，我还不确定。若是这样流入，就不好，因为这是流入外在的脸，而不是借着意念，这只能发生在那些只在知识里、没有情感的人身上。或者这是否表示：这种人的内在已转入外在，所以是借外在的东西与灵相通。1748年11月6日。

3887 这样的说话本身带着不真诚。因为真诚的人愿意别人知道他所想的一切，甚至整个天堂都知道。但人一用这种说话，就由此养成习惯：议论别人、论断别人，这样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因为这样的说话，特别在灵中间，本身就带着这个。这话是当着那些这样的人的面说的。

3888 那些处在知识里、离开了情感，以致像我所知觉到的那样，没有那种能知道是否出于主的知觉而自行其是的人，对应于颅骨的内膜，外面连着颅骨外膜。但他们一开始用这种说话、以此为乐，就开始对应于这层膜朝向颅骨的那一面，那一面会硬化成骨，骨头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样他们也失去了构成最外层的知识的生命。因为他们以自己形成的这种意念为乐时，就开始说别人的坏话、说自己的好话，这样轻视别人、抬高自己；这种生命开始变成软骨，然后变成骨头。那时他们以为别人都不能明白他们的说话，最后也被引到说天堂的坏话，或许

3889 也说主的坏话。这样他们属天的生命就渐渐变得毫无生命。我蒙准把他们的说话比作这个地球上那些用手指说话、或用颠倒的词说话、或用别的方式说话的江湖术士的话——严肃的人会笑他们。1748年11月6日。还蒙准补充：为了不让别人明白，他们从别人那里抽走思想的意念，这样渐渐地把属于情感的东西也拿走，把它们抽掉。那时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外在的东西，就像我们地球上的词语，其中若没有意念，就毫无生命。出于习惯，特别是开始以这种说话为乐时，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从形状推断，所以只有外在的意念，连灵都不如。骨质的东西就由此产生，那是毫无生命的。这些都告诉过他们了。

3890 论迪佩尔

迪佩尔和我说话。我问他对灵相信什么。他说：他确实相信灵死后活着，但是一种昏暗的生命；他说他不能不这样相信，因为若把身体的生命拿走，剩下的就会是昏暗的。他只能这样想，因为他把生命放在身体的生命里，却又承认有灵，对灵他只有幽灵般的意念。既然他那时活在这样昏暗的生命里，就有话对他说：天使活在至高的光里，在至高的聪明里，在智慧里，在由对善的情感而来的至高的幸福或喜乐里。1748年11月6日。他在肉身生活中证实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看到畜类也几乎像人一样有生命；又因为他承认有灵，承认人比畜类多加了些什么，就以为那是某种昏暗的东西。他的意念没有深入内里。

3891 因为我对迪佩尔发表那些东西感到气愤，就和他说话，还问他：谁明白得更多，是知道许多假事的人，还是知道一点真事的人？他只能回答：是知道一点真事的人。后来他想推论大人，说大人流入人的身体。于是有话问他：他怎样理解思想是属灵的，却能推动整张脸的肌肉（现在还有说话的一切器官）；意志能推动全身的肌肉，前者是属灵的，后者却是属肉体的？他却不知道怎样回答。又和他谈到努力：他是否知道努力产生行动，主动的力量又回到努力？他说他不知道。于是有话对他说：他连规则都不知道，怎么想推论呢？那样推论就像撒开的灰尘，毫无连贯。他也回答不上来。1748年11月6日。

3892 论自由

我知觉到并告诉在我旁边的一个火星的善灵：人被留下他的自由。人若在自以为自由行事时不能被改造，就绝不能借神迹被改造，也不能借被强迫、被拦阻不作恶而被改造。因为凡不自由的，就是被强迫的，绝不能种下在来生长存的信。这就是人的自由被允许、人的自由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绝不被拿走的原因。但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比如主在他不知不觉中扭转他的欲望时，他仍以为是自由的。所以信是在自由中扎根的，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许多人以为主强迫人向善、阻止人把恶付诸实行、因而剥夺人的自由，这是错的。1748年11月6日。

3893 论恶灵

在我旁边的一个火星天使灵，察觉到恶灵向我的思想引进了那么多东西——因为他有更精微的知觉，蒙准知觉到恶灵流入的有多少——他很惊奇：他从四面八方都知觉到要引进恶的企图，而这些企图并没有进入我的知觉。我知觉到：四周都有恶的企图从气场而来，却被主拦阻不让流入，以致恶从我周围的灵那里不断流入。所以，若不是主保护，我在任何最小的一刻都会灭亡，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也都一样。1748年11月6日。

3894 论气场

前面观察到，比如看见马粪时，有些灵受不了由此产生的气场，就是恶人那里推理的气场，也许是善人那里证实之知识的气场。别的事也是这样：比如我吃抹黄油的面包时，有些灵或灵的群体就很恼怒，甚至要用舌头作恶，说他们受不了；原因是黄油表示属天的东西，由此有善人的气场，恶人受不了。所以我有很长时间只得不吃黄油。同样，一种茶比另一种更合他们的意，只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气场里属灵的成分少些。我吃喝的许多别的东西也是这样，比如奶等等。由此明白：所见的东西会引起对应的属灵或属天的气场，是他们受不了的。类似的事还发生过许多，我没有蒙准去细想。1748年11月6日。

3895 论极淫荡的女孩

有些东西在我头上方流过来，带着相当甜美的波动，从前额向头顶中央作用。我不知道是什么灵。那时她们显得雪白、赤裸，这表示她们是无辜的——因为雪白赤裸的形象表象无辜的人；但也表象不无辜、却处在自以为无辜状态中的人。当别的灵在场、注意到她们时，她们先是好像用许多手作用于我的头，不久把身体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像圆柱一样转动，又像车轮那样水平旋转。这表示她们想在旁边别的灵眼前显得无辜，这样摆脱他们的视线；因为这样表象出来的是她们的意念，就是要在别人眼前显得完全无辜。但当别的灵仍然骚扰她们时，她们就用惯常的身体抛甩动作，从他们的交往中挣脱出来，像平常那样，这样从他们的群体中脱身。当这种灵逼得更紧时，她们就把自己倒过来，脚朝上、头朝下，这样终于从他们的交往中挣脱出来。

3896 她们退到背后，说她们不愿与男人有任何关系，也从没和男人有过关系，而是在她们自己中间生活，没有男人。但那时有些灵在场，他们在世时最热衷的就是他们认为无辜的女子，比如贞洁的处女，还有修道院里的女子。那时感到他们的欲火比别人更大：只要一听说是无辜的，他们就被点燃。他们就是这种人：一听说是无辜的，就最想要。所以这种女子也比别人更被男人追逐；这也是她们装作无辜的原因，就是为了比别人更受看重。

3897 她们一起在背后，寻找一个能单独在一起的地方，最后退到宇宙的边际。但我注意到那是在背后较高处，我以前从没在那里注意到什么。她们从背后到了宇宙边际后，彼此说没有男人在场，于是开始了。但她们的淫秽之事没有显给我看，只是有一个女人穿得像男人。她们就在那里以可憎的淫荡取乐。

3898 我看见一个贮藏室，里面有苹果、柠檬之类的东西，那是她们当时的享乐；后来又看见几个较大的玻璃杯，盛满加了糖的酒。这表示她们那时一起以这样的享乐为乐。

3899 这种女子后来会变成怎样，我蒙准知道了：她们一被这种最污秽的乐趣俘获，就什么也不在乎，却厌恶男人，因而厌恶自然的结合方式，所以也厌恶、憎恶婚姻。她们若结了婚，也毫无快感，这样夫妻之爱在她们身上就丧失了，变得令人作呕。所以她们也很少能有孩子；即使有，也不爱，因为这是夫妻之爱被毁的后果。她们只爱自己污秽的欲望，那些欲望用最污秽的乐趣抚慰、占据她们的

心。她们大多变成最污秽的娼妓，那时比别的一切人都更污秽，因为她们毫不在乎体面或外在的约束，一切羞耻都抛弃了。所以，因为除了这种狂热之外，她们不被别的狂热俘获，她们就丧失了性爱平常所带有的一切快感。事情是这样，是我知觉到的。

3900 显明她们在来生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们显得像骨头骷髅，头颅和肋骨完全像骨头一样，看不见一点肉。有话说：她们就这样丧失一切生命力。以后怎样，我不知道；我可以猜想，她们会变成几乎没有感觉的灵，充当前面讲过的那类用处（参第184、3147节）。1748年11月7日。她们的流入是怎样的，我知觉到了：她们给耻骨，就是骨盆前面的骨头，带来疼痛，这显明了；因为她们是骨质的。1748年11月7日。

第十四册　§§3901–4200

3901 论星空中的居民

我抄写关于宇宙星空中那些地球之灵的内容时——他们是向第九种用处进展的那些灵（第3270节以下）——他们就在我身边，他们的神也像先前一样在我头顶上方。他们时不时说话，但只说一点点，因为他们多半是沉默的。他们说自己能说话，也惊讶自己竟然能说话。但他们又说，像这样在这里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十分模糊，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语言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生命就在那语言里，这语言是从他们所进展的第九种用处汲取来的。所以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法用与我们相似的观念表达出来；他们的语言对我们来说会很模糊，正如我们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很模糊一样。因为生命在哪里，语言就在哪里，语言的光和理解也在哪里。

3902 我注意到，像先前好几次一样：这些灵，还有别的灵，在我走过街道时，几乎整天都在我身边，可是因为他们不加留意，所以什么也没注意到，连我眼前的东西，比如书本、纸张之类，也没注意到，虽然他们能借着我的眼睛看见。由此可见，那些在人身边、却不借着人的眼睛看的灵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类事一点也不在意，也不去留意，所以在别人身边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1748年11月7日。

3903 论不活在信里的人，要过信的生活有多难

头顶高处有一些灵，不是出于恶的灵，而是一些愿意活在信里的。他们处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觉察到自己不是凭自己思考、说话——这一点在灵中间是能清楚觉察到的。处在这种觉察里时，他们说，这样他们活不下去，因为那时生命对他们来说好像很沉重。我得以对他们说：既然这是真的——人不是凭自己思考、说话——那为什么不愿意活在真理里呢？可是这话一点用也没有，他们还是觉得这样活着太难。我又得以说：天使觉察到自己不是凭自己活着时，正处在幸福里。可是这个安慰也不起作用。由此可见，即便是良善的人，要过信的生活也是多么沉重。

3904 我生前认识的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是比别人更懂得什么是信、什么是信的知识的人之一。他来到我这里，说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处在一片模糊之中，好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知道，他曾经是那些不但比别人更懂真信的知识、而且热心捍卫这些知识的人之一，可他现在却说自己处在这样的模糊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得以对他说：他被带进模糊的状态，也就是无知的状态，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他比别人知道得多——而是因为在来世，信的真理所包含的知识要得到印证，而他的生活与这些知识相抵触，结果就什么都不知道，处在模糊里。因为一个人纵然处在知识的光里，只要生活与之相抵触，他就不爱那些违背生活、印证信之知识的东西，反倒爱那些违背知识、印证自己生活的东西。有了这样的争战，自然就处在模糊和无知里。我自己在得以与灵和天使说话之前，也曾被带进这种状态。我得以安慰他说：这是那些拥有真信的知识、生活却与之不合的人首先要被带进的状态，是一种荒废；然后主才开始播下真理，真理的光才开始从这模糊或黑暗中渐渐亮起来。

3905 他一直处在头顶上方那片黑暗的模糊里，被压得很重，以至于我能明显觉察到这份沉重好像在把我的头往前推。所以，除非躺在床上，我的头总往前沉，后来又往这边、那边沉。我感到这种压力就像一个重物压向前方，后来压向两侧，四周都有。由此我明白了，混乱的模糊会带来什么样的流注。

3906 后来他退开了，我同他以及跟他在一起的人谈论爱：是爱决定一切和每一件事；没有爱，一切都会混乱，因为全无确定。爱的类和种，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多得数不清、无穷无尽，正是这些区分出各个群体。天堂的生命，因而天堂各群体的生命，是爱的生命，也就是每个人爱邻舍胜过爱自己。这种生命连同觉察一起向他展示出来。展示之后，他觉察到自己离这种生命太远了，以为自己再也进不了天堂，因为他觉察到自我之爱在抗拒。他的觉察也传给了我，我于是知道他离天堂有多远。他开始怀疑这种生命是否可能，我便得以对他说：是可能的。我从婚姻之爱来讲——他也曾处在婚姻之爱里——夫妻彼此相爱胜过爱自己，对儿女也是如此。他于是承认这是可能的：既然在婚姻之爱里可能，在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爱里也就可能；因为人也能愿朋友比自己更好。于是他被放进那种生命里，承认了这是可能的。

3907 总之，主的慈悲，也就是他对全人类的爱，决定一切，更直接地决定诸天和其中的群体。没有主的爱，以及由此而来的慈悲，一切和每一件事不但会全无确定，而且会什么都不是。所以主是一切中的一切。1748年11月8日。

3908 我观察到、也有话告诉我：在肉身生命中因婚姻而幸福、活在婚姻之爱里的人，在来世也幸福；他们在世上生活的幸福，就是来世的幸福。而在婚姻中过得不幸福、对配偶轻视、厌恶、仇恨的人，在来世也变得不幸福。1748年11月8日。

3909 论恶灵从多方获取力量

我观察到一个女灵，她是恶灵的载体，那些恶灵带着说服力向人灌输可憎的东西。别的灵，有的出于好奇，有的是为了不去想我所写的东西，便相当专注地观察这个载体怎样行事、会发生什么。这样一来，许多灵的注视和观念都落在这个载体身上，她思考的力量就因此增强了。因为越多的注视集中到一个灵身上，那个灵的作用就越强。我先前也观察到过：有个女灵用魔法吸引别人的注视，办法是接住流进来的东西，再顺着流注找到那些发出流注的灵。我把这事告诉那些灵：他们这样做，会增强那载体的力量。于是他们撤开了，只留下恶灵。这时，再也觉察不到任何力量了，灵都感到惊讶。1748年11月8日。

3910 论有良心的人在来世可以改正

有话告诉我，我也觉察到：处在幻想和虚假里的人，只要曾有过神圣的婚姻之爱，并且有良心——尤其在这方面有良心——也就是有良心的人，在来世是可以改正的，即便他们很固执，顽固地抱着自己的见解和虚假不放。而没有良心的人，尤其是把通奸看得无所谓、做其他恶事也毫无良心的人，他们的生命在来世看起来好像没有约束，因而与天堂没有联系。对通奸毫无良心的人，好像挣脱了一切约束。这些人无法被改正到能进入属天者中间，除非成为几乎没有自我意识的样子，就像骨头——骨头里仍然有生命，因为没有生命的骨头在人体里是派不上用场的。1748年11月9日。

3911 论淫荡的人

我看见一片蓝色的星空，里面有个黑暗的东西，像一块高低不平的岩石。从里面升起一个灵，飞到我头顶上方，在那里同我说话。但他说话的样子像是没有多少理性的人——这从语言就能认出来——像是处在属世状态、而不是属灵状态的人。这时，一些灵来到我头顶上方，像一卷柔软、几乎像水一样的东西，作用在我的大脑上。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灵。灵说，他们倒是以为这些灵在彼此说话，但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些灵时不时说话；但他们自己对所说的话知道多少，我没法知道，因为我没有留意。这一卷东西以各种方式起伏，附着在我头上，比别的灵附着得更紧，甚至占据了颅骨。他们想往更里面去，却进不去，只是在幻想里，自以为进去了，其实还在颅骨里。

3912 他们整夜附着在那里，有些灵和他们自己都以为，他们已经牢牢嵌在那里，再也分不开了。我觉察到，他们是别的灵借以运作的载体，那些别的灵是淫荡的男人和女人，除了以淫荡取乐，没有别的目的；所以不像娼妓那样以赚钱为目的，那些借着他们流进来的灵，唯一的目的就是淫荡。后来有话说：那些这样附着在颅骨里的灵，是这类淫荡之徒的载体，只能充当载体，几乎没有什么生命，所以也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洪水前的人，被荒废之后可以充当载体，自己的生命一点也没保留，只剩下像人体里骨头那么一点生命；这些在头部。因为洪水前的人被荒废之后，变得像骷髅一样，如前所述（第3900节），又像没有生气的悬挂之物，后来才被吹进生命，

3913 使他们几乎能感觉到、意识到自己，这样就充当骨头，让别的灵可以流进他们里面。但因为他们原本也是那样的人，又有那样的禀性，所以他们能接受洪水前之人的说服，把投进来的说服熄灭，或加以缓和，使之不进入大脑，不让它带着寒冰去影响大脑、造成伤害。因为这类灵是可怕说服的承

受者，就像颅骨一样：颅骨与脑膜是同一种物质，一直退化成骨头，抵挡外来的冲击。又像压碎的蝎子，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能吸收毒液，从而保护别人不至于被别的蝎子咬死。他们身上留下的，就是淫荡，以淫荡为目的。1748年11月9日。

3914 有话说：他们的荒废经常反复发生，使他们变得像骷髅一样。别的灵也是这样，荒废轮番反复，好让他们被引入顺服，适应他们在来世要担任的职分。因为每个人在来世都要被引入自己的职分，因为这职分是为了用处；荒废所着眼的、所为的目的，也正是这些用处。1748年11月9日。

3915 论爱

我觉察到：形式的变化属于思维，因而属于虚假和真理；而爱在形式之外，是爱产生形式的变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形式的变化产生了爱。从爱——无论它按照各个载体是什么样的——就产生快乐，快乐是属于爱的。1748年11月9日。

3916 论比喻

我记得，从前我曾觉察到，天使和天使般的灵的语言落入比喻之中，那时我没有留意；还落入花园的表象，比如无花果园等等，那是在梦里；又时常落入筵席，我看见人们一起吃饭，这种情形有好几次。这里可以提一提，好让人知道：天使和天使般的灵的观念是这样被表象出来的，因而会落入比喻、花园的表象和筵席之中。主屡次讲到这些，用它们比喻和象征天堂。1748年11月9日。

3917 论记忆

我得到显示：灵凭自己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作用在人身上时——我亲身经历过——人只会以为这事自己原本就知道。今天也显示了这一点。西塞罗所说的那种“回忆”，好像早就知道似的，就是这样来的。由此可见，如果灵凭自己对具体事物的记忆、而不是凭人的记忆作用在人身上，会引起多大的混乱。先前也有一个灵凭他自己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作用在我身上，那时我也只以为这事我原本就知道，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由此也可知道，如果灵拥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会是多大的混乱。1748年11月9日。

3918 论人里面没有任何真理

有些知识在我身上借着形式的变化表象出来，虚假则借着形式的扭转表象出来。我处在这种表象里时，有些灵想要证明：人里面也有接受真理的能力，因而人也可以有属于他自己的形式变化，借着向前进展来表象真理。这些灵深信，真理也可以作为人自己的东西而存在；另一些灵则认为，形式的变化可以由主这样向前引导，让他的生命流进去，这样真理就呈现出来了。

3919 良善的灵，连同天使般的灵，都很愤慨，说如果我持这种见解，就会被赶出天堂。这时我受到教导：真理绝不能作为人自己的东西存在于人里面，因为一切真理都出于爱；人里面只有恶，就是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从中生出虚假，凡出于人的都是如此。

3920 我又受到教导：形式的变化越往后退，就表示越虚假；人在肉身生命中把自己退到哪里，死后就停在哪里，不会被引向较小的恶，也就是更往前——那里也还是恶——而是被这样改造：能停留在自己最小的恶里，或者被主保持在那里，这样就受到真理和良善的感动。所以先前曾向我表象出：灵好像被悬着，被拦住不落入恶，这样才受到真理和良善的感动；他被放开多少，就把自己往恶里栽多少。所以这只是被拦住不落入恶，而这是借着荒废造成的，使他能这样被拦住不落入恶，在这种状态下，主的真理和良善就流进来。这一点今天我也亲身经历了，先前也时常经历。

3921 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明白彩虹是怎么回事，以及彩虹数不清的变化。1748年11月9日。

3922 论淫荡的人

有些淫荡的人只以淫荡为目的。他们娶了妻子，对婚姻却不在意，只为了淫荡，那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在婚姻中他们不想要孩子，因为妻子怀孕了，他们就不能同她淫荡地过日子；因为目的支配一切。所以他们在与妻子的淫荡之外，也容易去别处淫荡，用下流的方式去干，这样就把那些本来会成为好妻子的女子败坏了，拐去淫荡。淫荡的人不能同妻子在一起时，就厌恶她，转而同娼妓淫荡地过日子；这样，他们的妻子也成了娼妓，全不在意婚姻的本分，也不在意生儿育女，所以很容易去卖淫。他们怕同别人的妻子来往，又因为他们已经对妻子生了厌恶，所以厌烦妻子；也因为她们也自以为是这样的。他们把婚姻中的卖淫看得无所谓，只要能淫荡就行，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这些人住在头顶上方相当高、但稍稍靠后的地方。他们作用在阴茎球部，使它发热，给它造成疼痛。我同他们谈过话。

3923 这样只以淫荡为目的的妻子，我也看见过。有一个好像在厨房一类的地方，我没看见炉灶，但觉察到有个昏暗的壁炉。我看见她的背影，她把手伸向左臀，穿着一件暗灰褐色的衣服。淫荡的人心怀诡诈和恶毒时，就招来这样的女子作伴，借着她们施展自己的诡诈和恶毒。因为他们策划诡诈和恶毒，我看见他们怎样用幻想造出婴孩，放在另一个喜爱婴孩的人床上，再灌输幻想，让人以为那是丈夫，这样挑动人去干不正当的交合。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恶毒，而且诡诈得肮脏，竟想借着无辜者来策划诡计。

3924 这样一个淫荡的妻子，就是在厨房那地方看见的那个，手里拿着一把刀，她的幻想里有一个婴孩。她的幻想借着身体的各种旋转表象出来：她转得很急，像绕着圈子，手里拿着刀，下面是那婴孩的幻想。她对婴孩的幻想很残忍，像是一心想杀死婴孩的人。因为这种以淫荡为目的的人，就是会杀婴孩的，因为不想要孩子，而是借着淫荡，好像把孩子毁掉。后来她把身子扭成各种姿势，甚至倒转过来，好招来这类同伙；因为她是受了上面所说那些作恶、诡诈之徒的唆使。我睡醒之后，身边出现许多可憎的女子。天使察看她们，她们被表象为一团团肮脏的肠子，成两个球：一个是污秽的血红色团块，另一个是黄色的。缠在一起的肠子肮脏得看一眼就叫我毛骨悚然。由此可见，她们是行邪术的，又恶毒又诡诈。这样，她们暗中想干的事就被揭穿了，因为她们被迫招认了自己的罪行。1748年11月9日。

3925 论上古教会的高贵后裔

在头顶上方极高处，住着上古教会的后裔，是高贵的一支。我觉察到，主借着他们管辖那些在头顶上方极高处、最诡诈的灵，下面马上就要讲到。他们从那里同我说话，语言好像化作一颗颗珍珠滑落下来。我从他们那里看见一种气息，好像由许多小珍珠组成，色彩各异，很美。我也看见了他们的住处，只是模模糊糊：非常宏伟，延伸得很长，就像通常那种两边彼此对称的建筑。颜色是紫色的，夹杂着各种颜色，从蓝色到褐色。但因为我只看得模模糊糊，没法描述得更多，只能说那些房屋极其宽敞、极其宏伟，染着这样美丽的颜色。有话说：住在那里的，就是上古教会的高贵后裔，主借着他们管辖头顶上方那些最诡诈的灵。

3926 论头顶上方最诡诈的灵

头顶上方那些最诡诈的灵策划了可憎的诡计：他们给我身后靠背部的某个灵披上一种无辜，使我每次想到他，就有某种无辜被带进来。但这被揭穿了，原来是一个可憎的诡计。被揭穿之后，他们就把他们手下那些处在中等距离的诡诈之灵派到我头顶上方。这些灵被觉察为一种起伏，好像纯净的水。我问他们是谁，有话说就是他们；他们曾答应那些最高处的灵，会随时为他们效劳，免得诡计被揭穿后他们遭什么祸。我同他们说，因为这类事，他们会让自己落入严厉的惩罚。可是他们因为自己很精细，以为不会受罚，以为自己在惩罚之外。

3927 后来我睡了一觉，梦见箱子里的金币丢了。我去找，没找到；倒是找到了别的金器，可金币没找到。有个男孩来了，表示他有这样的金币，我却没法怀疑是他拿走的。醒来后，我听见那些灵怎样受罚，受的是严厉的折叠之刑。情形是这样：他们被从原来的精细状态带进最粗陋的状态，于是被行刑者粗暴地折磨，被迫用粗陋的方式说话，被灌入抗拒，又被一直拧着，迫使他们顺从，甚至违背他们自己的诡计。这时他们又被折叠，也就是借着折叠把他们从胸部一直到脚，全身各部分逐一折断、撕裂。有话说，他们的头不会这样处置。我觉察到原因是：他们的头是坚硬的骨头，要是这样处置，就会折断。所以那些自以为最精细、比别人更精细的灵，被带进这样的粗陋，只能极粗陋地说话；他们以为自己作为灵几乎没有身体，可他们仍是有形体的，能像有身体那样感到疼痛等等，他们对此心服口服。惩罚从最粗陋开始，到不那么粗陋，再到比较精细。这也显示出，他们在自己那种骗人的精细里，同样可以受罚。

3928 受罚的，是头顶上方极高处的那些灵。他们自称王侯、教皇和圣灵。我对他们说，他们是诡诈和恶毒；无论他们在肉身生命中是什么人，只要是诡诈和恶毒，就跟这类人同列，是最卑贱的，是他们自己都会当作恶徒弃绝的那种人；所以他们干这种事，就是这种人。他们对此极为愤慨。因为在来世不看人的身份，看的是每个人里面有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

3929 受罚之后，有一个来到我这里，我得以同他说了许多：这样的恶毒和诡诈就是这样受罚的；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圣灵、是王侯和教皇，这就更糟了，因为是这样的人——无论是这些还是别的身份。我得以说话反对他们的尊位，头顶上方的天使在调节我的话。因为这是反对他们的尊位，他们就在我

右耳边粗陋地说话，就像粗陋的观念一样，不再精细了。这对他们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劝诫，叫他们不要再干这种事，是为了改正他们。因为在我里面，我没有感到要惩罚或惩戒他们的心，只是同他们说话；我好像在自己之外觉察到，这对他们来说很沉重。

3930 我感觉到他们的运作是在左侧耻骨，他们借着运作在那里造成疼痛。

3931 我看见了他们的住处，是没有床的房间，用所谓普通的灰色石头砌成，就像常见的那种用这类石头建造的神庙废墟。他们承认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

3932 我觉察到：恶毒到了极点时，他们就把自己栽进惩罚里。因为恶毒被容忍到极点，这时平衡就失去了，于是他们把自己栽进去，又被带回平衡。如果他们不肯借着惩罚被带回平衡，就被扔进地狱，在那里受荒废。1748年11月9日。

3933 诡诈的和最诡诈的灵，大体上是这样的：他们从人的观念里，几乎只挑那些无辜的、属天的东西，借着这些来暗算人，用各种方式扭曲，要毁掉人，引诱人去通奸、干可憎的事。所以，借着无辜和属天的东西来暗算人，是诡诈之极。他们在生前就是那些假借神圣、属天和无辜的名义，想要统治地上和天上一切人的人，只要能得到统治权，不管手段正当不正当，一概不在乎。1748年11月9日。

3934 我同他们说：他们的这种本性，是因为他们在著作里总是假借神圣、属天和无辜的名义，其实从来没想过这些——这是教皇和今天的教皇党人的惯常做法。这跟君王和他们的重臣没有两样：他们公然撰写、散布虚假，人人都知道那是虚假，他们心里想的也恰恰相反；可是最高的君王和皇帝写这种东西也不觉羞耻，只要写得漂亮，再加上一些印证的话就行。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外邦人却不是这样。1748年11月9日。

3935 我观察到：他们诡诈地利用一些东西，想要毁掉我、给我灌输通奸。当我把这些东西夺走时——也就是把我用来标记摘录内容的编号拿走，他们曾给这项工作灌注无辜，既灌注给某个载体，也灌注给我——他们就抱怨说，这样他们就没有可想的东西了。我以为这对他们来说就像立足的脚，跟先前所说的另一些灵一样（第3852节）。所以，当我把注视定在他们身上，而且是定在脚上时，被吸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脚，而是他们的生殖器。这表示他们是最高程度的通奸者。1748年11月9日。

3936 还揭露出：这不但一直存在于他们的幻想里，而且以前就有。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曾经密谋要用这种手段毁掉我，而且就是在他们那些像废墟一样的住处里密谋的。1748年11月9日。

3937 论良心

那些既没有、也不在乎良心约束的灵，连良心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试图给任何事情，甚至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加上良心的约束。他们不知道良心的约束是怎么回事。良心的约束就是本分，比如婚姻的本分就是一种良心的约束。但我得到启示：良心的约束或本分，是属于良善和真理的，并且按照各种爱、爱的等级、血亲和姻亲关系而定，这一切都指向主；唯有主是那约束，并且赐人觉察。1748年11月9日。

3938 由此可见，虚假的良心有许多种，比如一切异端、幻想、虚假，人们把良心放在这些东西上，或者诡诈之徒把良心灌注到这些东西上，他们也称之为约束和本分。1748年11月9日。

3939 论什么是“是虚无”

我觉察到：“是虚无”的意思是，除了恶什么都不是。因为恶本身就是死亡，所以相对于生命来说就是虚无。良善和真理是一切，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恶和虚假是虚无。由此有谦卑，谦卑到自己是虚无的地步，内心承认自己里面没有任何良善和真理，在他身上的一切良善和真理都属于主。它还表示：相对于大人来说，人只是一个极微小的粒子，几乎就是虚无。因为人的一切和每一部分都是借着大人流进来的，所以他就像一个空气粒子之于整个大气，或一滴水之于海洋。所以，因为相对于大人来说他几乎是虚无，当他把自己

3940 相对于整体——无论是什么，只要是良善和真理的——看作虚无时，他就处在信的真理里。它还表示：他没有任何出于自己的生命，他是一种死的力量，因为他是器官；一切生命都属于主，所以就他活着而言，他是虚无。由此可知，他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凭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自己是虚无。因此，既然他只是恶，除非出于主，否则不能有任何良善和真理，既然他凭自己没有良善和真理，而良善和真理才“是”，因为是永恒的，那么可知他是虚无。1748年11月11日。

3941 论某些表象，而且有许多，是群体的变化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若不是出于幻想，就表示群体的变化。因为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位置，所以位置的一切变化都来自群体的变化。我观察到，这一点总体上是真的，细节上也是。所以地方的变化也是如此，甚至连最小的一步，都是因群体的变化而产生的。

3942 既然地方的变化来自群体的变化，而幻想和观念又使人在地方上发生变化，那么可知，每一个观念也是群体的一种变化，是借着变化了的群体流进来的。

3943 所以群体的变化无穷无尽；而且每一个观念都是从无穷多的群体流出来的，按照主所设立、唯有主知道的秩序。1748年11月11日。

3944 论变成骨头的灵

我得到显示：别的灵怎样借着那些对应骨头的灵说话。这些灵按照骨头的性质，对自己所说的话只知道一点点，但仍然在说。所以观念尤其能借着他们终止于物质性的东西，因为这里好像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一点抗拒。不过这样的灵，因为从先前的生命中什么也没失去，所以在经过荒废被带进这种骨头般的状态之后，还能恢复过来；这样，直到他们能为这些用处效力为止，他们会轮番受荒废。1748年11月11日。

3945 论关于爱和天堂的概念

每当提到、想到爱和天堂，就出现一个极其粗陋的观念或概念。这些观念和概念几乎没法描述，却很能觉察到。在灵界，每当想到爱和天堂，观念里就出现粗陋，而且持续一段时间。而当灵的那种带说服力的生命出现时，观念或概念却很精细，像光一样；爱的观念则像一团团凝块，天堂的观念像一片浓密的总体。

3946 我同灵谈论这些和其中的原因。原因有三，说明为什么爱显得这样粗陋、像凝块一样。第一，婚姻之爱叫他们恶心；这一点表象出来时，就引起恶心。既然通奸者对婚姻或婚姻之爱的观念是这样，以至于厌恶妻子和女人，那么每当想到爱，就会出现这种情形。第二，互爱在一切恶灵那里根本没有，有的只是仇恨，所以仇恨是关于爱的粗陋观念的原因，使爱好像一团凝块。第三，每个灵都说服自己：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思维是最精细的，因而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每当想到它，就出现一种像光一样的精细的东西；而相比之下，天使的生命，以及作为天使生命的爱，在他们那里却是如此粗陋的观念。其实恰恰相反：爱是一切生命中最纯洁、最神圣、最清晰的；而相反的爱不是生命，而是最浓密、最粗陋、混乱的东西，就像虚无一样。

3947 论亚里士多德

我觉察到有一种带声响的东西在牵动我的皮肤，这声响从臀部沿左侧一直移到左耳。它想要挣扎上来，费力地挣扎。我觉察到那是一些灵，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灵。他们费力升到耳边，同我说话，说他们生前是逻辑学家、形而上学家，是把思想沉浸在这类东西里的人。他们哀叹说，如今过着悲惨的生活，昏暗，什么也觉察不到。他们说话缓慢、迟钝，声音沙哑。

3948 此外，有两个灵在我头顶上方同我说话。有话说，我也觉察到，其中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另一个我没能认出是谁。亚里士多德说话相当清楚，像一个在灵界待了很久的灵。他时而同那个灵说话，时而同左耳边那些灵说话，说的就是这类事情。由此我第一次明白：亚里士多德并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那些人是根据他的书进行哲学推理的——他的禀性跟他们不同。

3949 这时，亚里士多德被放进他初到灵界时所处的状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靠到了右耳边，而不是左耳边。他在那里说话，声音也沙哑，但清醒明白。我清楚地觉察到，他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不同：他所写的东西，是从他自己的思维里生发出来的，所以他的哲学来自他所描述的思维；他的术语只是词语，他用来描述自己探究过的思想。这样，他是从思维走到术语，这些术语后来被称为经院术语，

哲学就是由此而来的。而且，他是出于掌控着他、激发他去思考的那种情感的乐趣，也就是出于情感、由此出于行动的乐趣而思考，并这样描述他的思想。所以他在右耳边。而他的追随者不是从思维走到术语，而是从已经成了学问的术语出发，从这样的尘土走向思维。这是颠倒的，是从黑暗和死物走向思维的光；可到了那里，他们找到的不是光，而是黑暗；不是思维，而是一团团凝块般混乱的东西。由此再走向乐趣——对这种人来说，乐趣只能来自某种不是思考之情感和乐趣的东西，而是外在的欲望，比如为了自己的名誉，更粗俗些，是为了在各方面高人一等，又为了钱财。这些在那些因情感、由此因乐趣被激发去思考、并这样构想和产出东西的人那里，是根本没有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右耳边、其余的人在左耳边的原因。

3950 亚里士多德在我头顶上方时，我同他说：一个小男孩在半个钟头里，就能那样合乎哲学、合乎分析、合乎逻辑地说话，就算用上亚里士多德全部深奥的哲学、分析和逻辑著作，也描述不尽；可那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又好比一个舞者，能巧妙而自然地运动四肢，同时运动每一部分肢体，并让呼吸配合每个动作。如果要探究这是从哪里来、怎样做到的——探究从大脑出来的协同纤维，经过运动纤维、横膈膜的肌肉、肺的呼吸，以及这些和其他内脏的配合——就算写好几卷书也描述不完；可他不懂这些也会跳舞。这种哲学也是这样，除了图个乐趣，毫无用处。亚里士多德非常赞同，说的确如此；又说这些东西如今是无用、空洞的，像尘土一样，应当彻底抛弃，因为它们恰恰往眼睛里扔凝块，把眼睛弄瞎——人们按这种颠倒的秩序行事，想凭技巧去思考，其实是思维延伸到这些技巧性的东西上，技巧性的东西是从思维看出来的，而不是思维出于技巧性的东西。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话。他还补充说：谁要是想当傻瓜，就照那样去做吧。

3951 有人问他，对至高神明有什么样的观念。这时我看见左上方有一位，长着人的面孔，头的四周围着一圈放光的光环。有话说，他对神就有这样的观念，神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在心里想象神的。他说，他就是这样想神的，因而对主也有某种观念。如今他像良善的灵一样承认主，说主掌管宇宙；因为掌管天堂的，就掌管宇宙，二者不能分开。这些也是他说的。

3952 我看见一个女人伸出手来，想抚摸我的脸颊。我纳闷这是什么意思。有话说：他（亚里士多德）有时闭上眼睛，会看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抚摸他的脸颊，那女人的手很美。我同天使般的灵谈起她，他们说，这类女子被称为帕拉斯——不是密涅瓦，而是帕拉斯。她们是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代的灵；那些人像灵一样喜爱观念，沉浸在思考里，斯多葛派等人就是这样，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古时候没有哲学，人反倒能思考得好得多，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与灵相处。这样的灵喜欢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思考得正确，所以有时会向他表象出这样一个抚摸他脸颊的女人。那女人是他周围的男性灵造出来的表象，他们有一个载体；所以那女人不是灵，而是一个女人的表象，就像先前我所遇到的那样（第3856节）。

3953 我得到显示：这样的灵是怎样管着他的。他想同那个女人说话时——他曾多次看见她的手——她立刻转过身去，叫他不要碰她。后来我看见有个东西贴到他背上，就这样占据了他。这是一个表象，表示这样的灵是怎样管着他的；因为贴在背后，就是发号施令。

3954 他对灵魂或灵——他称之为“普纽玛”——有什么样的观念，被活生生地显示出来了：他变成了他观念中的那个样子，也就是看不见，像某种以太，大体上起伏不定，或者说不停地动来动去。他对灵就有这样的观念。他说，他知道自己的灵死后会活着，因为那是他内在的本质，不会死，因为它能思考；但像现在这样的概念，他那时无法有，只认为思维的总体就像某种气息，以某种运动吹拂。至于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他说自己没有清楚地想过。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话。

3955 此外，亚里士多德在神智健全的灵中间，而他的追随者在愚蠢的灵中间。

3956 论对应耳朵的灵

有些灵对应外耳，有些对应内耳，有些对应更内在的耳朵。对应右侧内耳的灵中，我常听见有的想说话，几乎说个不停；对应左侧的，我没怎么听见，只听见那是一些更精细的合唱团，他们说什么我没能觉察出来。

3957 我观察到，这些灵和别的灵不同，他们会像人的耳朵一样改变位置。我躺在床上，右耳朝上时，他们就在右上方相当高的地方，从那里说话；我把右耳贴在枕头上时，就听见他们在枕头里、在下面。他们也为此抱怨，说我把身子翻了过来。所以对应耳朵的灵，位置的情形和其余的灵不一样。

3958 论主

我同灵说：对主，不能形成任何可以觉察的观念，也没有词语可以用在他身上，只有“永恒”和“无限”；唯有永恒和无限“是”，唯有“是”的才活着。所以有限的东西，若不是出于唯一的主，也就是出于唯一的“是”，也就是出于无限和永恒的他，就既不“是”，也不活。既然对他只能说“永恒”，那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永恒。他们听说现在就是永恒，感到惊讶。但事实就是这样：虽然绝对无法形成这样的观念，我们的现在，对他来说就是永恒。1748年11月12日。

3959 论对跖人

有人对亚里士多德说，有对跖人；十二小时后，又向他显示了对跖人的情形。他像别人一样感到惊讶：他们竟然也能用脚走路。但有人告诉他原因：以太最微小的部分压向我们身体最微小的部分，压向中心，所以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下”，相对而言就有“上”；这样，重力就给整个身体带来了上和下，因而也给观念带来了上和下。他就这样明白过来，说确实如此。由此也可见：人若凭粗浊的大气、凭石头之类、凭外在的身体去推理，就怎么也想不通人能用脚站在地球的另一面；可是一旦除去这些粗浊的东西，也就是除去同样粗浊的观念，人就进入某种真理的光里。1748年11月12日。

3960 还有人对亚里士多德说，他们那一派的学问如今是这样的：尤其是自称亚里士多德派的经院学者，能写满整整一页，全用经院术语来表达，比如“实体转化”“范畴”“实有”等等。这样写成的一页读起来，他们自己几乎看不懂，别人也看不懂，可他们还是想让它显得有点什么，认为这就是有

学问、很有学问。其实这些东西，一个聪明人把意思理出来，扔掉经院术语，用两行字就能把同一件事讲清楚，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连没学问的人也明白；而有学问的人凭他们那套经院语言，却所得无几，甚至一无所得。1748年11月12日。

3961 我看见了亚里士多德，但面孔模糊。他头上裹着一块头巾，很宽大，红褐色，宽宽地绕在头上，跟土耳其人的头巾差不多，但没有那样的褶子，也更宽些。他穿着一件长袍，差不多像土耳其人的。1748年11月12日。

3962 论记忆

在来世，不许灵使用自己的记忆，原因还有这一条：凭自己的记忆搬出过去的事的人，不但为将来担忧，因现在不如过去而苦恼，无论处在什么状态都痛苦，而且——我觉察到——他那时只想凭自己活着。因为凭自己的记忆活着，就好像是凭自己活着，这是不许灵做的；而对人，出于许多原因，比对灵更不许。灵因为使用人的记忆，就以为自己是人；如果使用自己的记忆，就会以为自己不是人，而是他自己。所以，为了用处，为了服务于人，不许灵使用自己的记忆。1748年11月13日。

3963 论在我身边的灵是什么样的

在我身边的灵，就像在世上一样，跟在别人身边不同。因为在我身边，他们不但在心思和记忆上像人，而且在感官上也像人，以至于以为自己完全像在世上，或者说回到了世上。他们能引导我，借着我的眼睛看，借着我的耳朵听别人说话；甚至，如果允许的话，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同那些人说话，用他们自己的笔法给那些人写信——但这是不允许的；还能借着我的手去触摸别人。在别人身边就不是这样。因为主在我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能被灵附着，他们却丝毫伤不了我；不像那些被附身的人，那些人就不能自主了。而我完全跟以前一样，照旧与人交往，连一点点不同也看不出来，这样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处在信里的人能这样，别人绝对不能，否则立刻就会丧命。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人一旦被附着，立刻就有生命危险；如今掌权的，就是这样一种内在的仇恨。1748年11月13日。

3964 论载体

我身边头顶上方有一些载体，好像压在上面。他们说话像在睡梦中，可说得很好、很真实，像不在睡梦状态的人一样。恶灵借着他们流进来，这一点从种种情形、种种诡计中观察得到；但他们的流注立刻就被驱散了，比如他们想冒充别的人物，还有别的我记不得的事。载体只是接受这些，但立刻就被驱散了。良善的灵，连同更内在的灵，也借着这些载体行事。这些可以称为公共载体。人那里是否也有这样的载体，我还不知道。

3965 但恶灵说，这些不是他们的载体。他们的载体是迎合他们的，他们通常选那些与自己相合的，而且是从自己那伙中挑出来、派出去当载体的，这一点我时常观察到。可是他们被迫借着这些载体行事，因为这样他们就带不来任何恶。我还看见、观察到，这些载体也是许多恶灵团伙的载体。总之，他们是公共载体，但仍是良善的灵；因为良善的灵流进他们里面，借着他们挡回恶灵的种种企图。1748年11月13日。

3966 论可憎之徒

头顶上方有些灵说话，就像因风湿失了声的人那样，说话没有声音，嘶哑着。他们极其恶毒。他们挑起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用自己的思维紧紧跟随其中的一切和每一个细节，存心从中找出办法来暗算我、毁掉我。从每个细节都看得出，他们存心留意每一件事，目的是加害、破坏、毁灭。有话对他们说：他们只能变成尸体，不是排泄物，而是尸体。这种人在世上会把别人内在的思想套出来，办法是巧妙地引人讲自己的乐事；人这时就会说出比平常多的话。他们一直在想怎样抓住这些话，好借此加害那人，一个用这种办法，另一个用那种办法。他们这样套话时，表面上显得心怀讨好，这一点我也觉察到了。

3967 我看出，这种灵比别的灵更邪恶，还不只因为他们可恶地作用在对应右耳的灵身上。因为我提到那些对应右耳的灵时，他们的观念就落到那些灵身上，那些灵就被他们骚扰得厉害，那里看起来就像有黑烟从一座坍塌的烟囱里淌下来。所以那些灵抱怨说受到骚扰。原因是右耳也表示这样的事：把人的想法引出来，让人说出口。但构成右耳的灵不是那样的，他们是正直的，只是爱说话，爱把在别处觉察到的事说出来。

3968 后来我看见这些最诡诈的灵想从某个群体里冲出去。他们不像别的灵那样用身体的扭转来绕开，而是用螺旋式的钻动，末端尖尖的。有话说，这种灵是最坏的，因为他们这样诡诈地行事，好从别人的群体中脱身；他们的幻想就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他们也像凭幻想那样凭说服行事，就会更坏；但因为他们没有说服，只凭幻想，所以在灵界还能被容忍，不过他们仍然像尸体一样。

3969 他们心里想的是把别人看作虚无。他们说要让我变成虚无，就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世上那些把别人的想法套出来的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是一切，别人什么都不是。1748年11月13日。

3970 论黑马

有些灵想拥有一切，却不能下定决心去拥有某样东西；有些灵想知道一切，却不能下定决心去知道某件事。前者只想拥有，后者只想知道，结果既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他们带着这样的欲望在我的记忆里四处奔跑，想看许多东西，却哪里都不愿停留，不愿以某样确定的东西为乐。比如我在城里看过的宫殿、彩绘的宫殿之类，他们也不下定决心去看某一样确定的东西，而是什么都想要，就这样跑过去，带着一种不确定的欲望。

3971 我看见他们的样子：他们骑在一匹高大、骏美的黑马上，可那匹马是乌木或大理石的，头、颈和前身都没有生命。后来我看见它的后身，变得很宽，那部分是活的，却满是粪便。不确定的人就是这样的。1748年11月13日。

3972 论大人的流注

有一条普遍规律：没有什么能凭自己存在和持续，而是出于别的，也就是借着别的；同样，没有什么能凭自己保持在形式里，而是出于别的，或借着别的。这从自然界的一切和每一件事上都看得出来。人的身体若不是有大气从四面八方压着，就不能保持形状，这是人所共知的；大气的压力一撤，形状就毁了。既然这些是真理，那就显然可知：人里面、他的身体里、大脑里、他内外感官的器官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在自己的形式里，除非它出于别的东西而存在、持续、保持在形式里，而且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或普遍的东西，因而出于大人；同样，大人也只能出于神性，也就是出于唯一的主。1748年11月13日。这是我觉察到的。

3973 论永恒

正如无限的神性与空间无关，永恒也与时间无关。主把某种无限的观念、某种永恒神性的观念灌注给天使，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天使不知道空间是什么，因为他们一瞬间就能到宇宙的尽头；至于永恒，他们没有过去和将来的观念，过去和将来都在他们的现在里，这方面还可以说很多。他们的观念里也没有衰老和死亡，只有生命；所以没有任何时间，而是在他们一切的现在里，就像永恒一样。1748年11月13日。

3974 论灵在舌头上的运作

荷兰的灵，既不接受内在的东西，也不那样拒绝，因为他们不怎么想内在的东西；他们虽不接受，却仍然珍惜。他们作用在我的舌头上，但不像那些完全不容纳、而是拒绝内在东西的灵——那些灵作用起来，像是想让我用牙齿把舌头咬断——荷兰的灵只是作用在舌头里面，这一点我得以明显感觉到。因为舌头对应内在事物的思维，因为它为说话服务，也因为它为味觉服务，而味觉对应知识。1748年11月14日。（另参第1360–1361、1465–1466节）

3975 论婚姻之爱

在半醒半睡之间的状态里，我清楚地觉察到：在来世，婚姻之爱所带来的喜乐和幸福，单就其最普遍的方面，也就是普遍的类来说，就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察得如此清楚，绝不可能再怀疑。既然婚姻之爱所带来的幸福，单是最普遍的方面或普遍的类，在来世就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每一类中无穷无尽的种，以及每一种中的细节，又会是何等之多！依此类推。1748年11月14日。

3976 论灵必须照所想的说话

灵所说的跟所想的不一样时，立刻就会被觉察出来。所以他被迫不说别的。否则他就不能留在任何群体里，而是立刻被赶出去，受到惩罚。因为这样会扰乱群体，使之分裂。所以在来世，不许人所说的跟所想的不一样。一个灵若是恶的，或想的是恶的，就可以说恶的话，因为他就是这样想的；这样他说的就是真的。因为谁都只许说真的，也就是说实情；这甚至延伸到：想恶的人说恶，这就是真的，因为他是恶的。依此类推。1748年11月15日。

3977 论信之知识的印证

我觉察到：信的知识起初只能借着感官的东西和属世的真理来印证，因为人没有印证就无法相信。但后来知识得到印证之后，主就赐给人良心，使他不需要印证也能相信，这时他就拒绝一切推理。这是天使的氛围，恶灵不能在里面。可是只要人还处在印证这些知识的状态里，还在就这些知识进行推理，要说服自己相信这些真理，灵就可以在场。正像有个灵也说过话，但不是凭他自己，这是他自己承认的。这几乎跟持有某些原则的人一样：他拒绝一切违背这些原则的推理，甚至有人反驳时还会发火。1748年11月16日。

3978 论最诡诈的灵

半夜里我忽然醒来，有些灵以极其精细的诡计攻击我，精细得没法描述，天使般的灵几乎都察觉不到。我一下子就察觉到是怎么回事，但没想到会这么诡诈，不过很快就觉察到了。后来有话告诉我：这样的灵经过许可，混在天使般的灵中间，天使般的灵只能从效果上察觉到他们。他们是把通奸看得无所谓的女子，虽然这无法被揭穿，因为她们很会隐藏，连天使般的灵都不知道。1748年11月17日。

3979 论善行

我在写关于善行的内容时，来了一些灵。他们在肉身生命中不但认为信不需要善行就能救人，而且还印证了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带着这种说服——得救不需要善行，只需要信——来到下层的良善之灵中间。这些良善的灵很愤慨，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绕着他们转，使其中一个好像被裹进一件衣服里，就这样被捆着来到我这里。

3980 于是良善之灵愤慨的原因就显明了。那个灵被放进他自己的说服状态里：善行毫无价值，只要有信就行。他的说服扩散到许多同类的灵中间，形成一种极其笼统的氛围，使灵以为自己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了，或者好像散到大气里去了。他们抱怨说，这样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灵，是活着还是没活着。氛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善行被从他们身上夺走了。善行就是他们出于信之仁义所行的良善本身，被夺走之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足的支柱，也就是失去了最末端的东西，就是效果，最末端的用处，或者说效果——用处终止于其中、在其中终结的地方，就是内在的东西所产生的用处。这些被夺走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几乎没有活着，只是处在一种笼统的氛围里，像单纯的思维一样。这种氛围是悲凉的，因为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

3981 他又被放进思考“信总的来说是什么”的状态里。这时的氛围就像只有单纯的注视，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就这样扩散到所有灵身上，成了一种单纯注视的氛围。可是他们仍在说话，只是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说话、在说什么。这时有话说：当观念被确定在属于信的东西上，比如确定在信的告白上时，也许会不一样。可是情形依旧，仍然只是注视性的，没法描述，像先前一样扩散而笼统。又有话说：当他们祷告、读经等等，做属于信的事，而不去想没有行为的唯独信时，就不是这样了，这是真的。因为这时观念被确定下来，所读的每一件事都使观念终止于属于信的东西上；这和他们思考“信是什么”时完全不同，和思考“唯独信是什么”时更不同，和思考“没有行为的信”时又更不同。由此可见，许多人、大多数人，还有那个曾为此辩护的灵，对信和属于信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观念：那只是他们的注视，或者说他们的思维，所以是一种空中楼阁般的信，什么也不是，转眼就消失了。

3982 后来又来了一些灵，被放进他们关于信——就是这种信——的想法的状态里。他们对信的观念更加分散，认为信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转眼就消失，几乎连思维都算不上。他们说，只是想着信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信是什么。他们补充说，他们倒是知道行善、做善行是什么，这样他们就能知道自己可以从主接受良善，因为他们在行善；可是仅仅思考，而且几乎都算不上思考，那是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这时，这氛围对良善的灵来说更加悲凉了。

3983 有些良善的灵说，既然他们对信有这样的观念，以为信可以没有善行，那么不如把那些称为仁义之善；虽然“善行”这个词也可以用。而没有信的行为，就只是单纯的行为。

3984 借着思维的语言，又一次唤起了这一点：在来世，最重要的是他们实际所行的善，这一点先前已经讲过（第2473–2474、3617节）；没有这些，他们（现在）绝不可能成为天使，更不可能有任何幸福，因为他们最大的幸福就在其中。现在他们又补充说：如果有人想夺走善行，那就等于想让整个天堂和整个人类灭亡。这是必然的结论，因为服务于人、教导灵、唤醒他们，还有唤醒死人，彼此提供仁义的工作，正是这些维系着天堂和人类；所以这些一旦被夺走，所有人都会灭亡。1748年11月17日。

3985 我得以问他：他对天堂的生命怎么看，是不是只是闲着呼吸喜乐，没有任何活动的生命，也就是没有行善的生命？这种闲着、处在喜乐里的生命，在观念里显得是最悲凉、最乏味的生命，喜乐也就这样消失了，变得什么都不是，或者变得污秽，过不了多久就叫人厌烦、恶心。而当生命是活动的，他就觉察到确实有喜乐。我又问他：既然他知道有服务于人的灵——被称为“服役者”（tjensteandar）——那么他对这些灵怎么看，他们是不是在服侍他？如果他们对天堂的喜乐也有这样的观念，以为是闲着、在闲适中呼吸喜乐，那会怎样？至于有服务于人的灵，人死后是否会成为这样的灵，他不知道。总之，我觉察到：闲着的喜乐生命根本不是生命，只有活动的生命才带着喜乐，而且它之所以是生命，正因为是活动的。1748年11月17日。

3986 他说，他以为会有被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灵。人会成为灵，他倒是相信的，但不是那种服侍别人的灵，而只是活在天堂的喜乐里。对这种喜乐，他没有别的看法，只以为是某种闲着的喜乐，只是赞美主，他们的活动生命就在于此。但得到的回答是：赞美主、唱诗、荣耀他，这并不是活动的生命，因为主不需要这些，而是要他们行仁义的工作，他们按照这些从主得到幸福。但因为他们对此——就是服务于人，如前所述——只能有服侍的观念，所以他们还不能在其中看出任何喜乐或幸福，只看到服侍。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带着最内在的幸福去做的，参看前文（第3617、3984节）。在他们被引入这样的爱和仁义之前，对此不可能有别的观念，只能有服侍的观念。

3987 所以，要有真正的信，建立在爱上的信之知识，必须这样扎下根：人若是不行善、不照信的知识去做，就违背良心。所以处在真信里的人，就在仁义的工作里，不能不这样做；他是这样被主引导的。

3988 那氛围是这样的：我几乎什么确定的事都不知道了，真理的一切确定性好像都消失了。灵也抱怨说，这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消散得好像只剩一个观念，以至于整个灵好像就是一个观念，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惊讶自己竟能说话。路德派的信就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印证了、深信唯独信能救人的人的信。他不去想爱，因为不去想善行；他们既然除去了善行，也就除去了爱。所以他们也这样生活，以为只要有信就能得救，却不知道信是什么，也就是只是单纯的注视或思维；其实连这个也没有，只是偶尔有一个思维的观念，只在他们为信向别人辩护、谈论信的时候才有。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不知道信是什么。所以在来世，当他们处在这种关于信的状态里时，就像一个单纯的观念，不确定，最笼统，或者说普遍，因而是虚无。提到爱时，他们也认不出来，除非从婚姻之爱去认。1748年11月17日。

3989 论回旋

我观察到，回旋，也就是回旋总体的终止或回转，与天上的呼吸相合，天上的呼吸与我的呼吸之比是三比一。

3990 论主

恶灵照他们的惯常，一直处在关于主的虚假和否认里。他们灌输一些关于天使的东西。我得以对他们说：让他们给我指出来，哪怕只有一个天使，或者天堂在哪里——就是处在一切智慧、聪明之中，处在互爱之中，处在真理之中、光之中的天使和天堂——除了承认主是万有的生命、承认上面所说的一切以及幸福都出于他的天使和天堂之外。可是他们指不出来。因为如果有的话，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已经三年半了——他们早就能指出来了，可他们从来没能做到。1748年11月18日。

3991 我觉察到：人所有的留意，比如走路时看着、提防着，以及别处讲过的其他留意（参第3666节），使他能享用感官，这完全是从主那里流进来的。比如人总体上留意路上遇到的东西和人，免得受伤，这出于某种总体的留意或注意，是从主对每个人的看顾流进来的；没有这个，人就绝不会有任何留意。别的方面也是这样。1748年11月18日。

3992 论今天没有信，并论今天的知识之树

我整夜受恶毒、残忍的灵骚扰，有好几次被惊醒。我看见一些男孩，那些灵要“管教”他们，给他们梳头，残忍得像用斧头一样，血从头上流下来，还打他们的背。那幻想残忍到了极点，持续了一整夜，我没法摆脱。

3993 醒来后，我看见一棵树，觉察到那是知识之树，在正前方的平面上，有一段距离。我看见树上有一条大毒蛇，叫人毛骨悚然，它爬上树，沿着树干的长度显现出来。很快树就消失了，出现一条黄狗。这时打开了一间屋子，屋里是黄色的光，像炉火的光；那里有一两个女人，从旁边的门出去，那边有个炉灶，我没看见，但觉察到那是厨房。那里挂着一块块肉，有些挂在两边，我觉察到那是人肉，黑色的。这些是我醒着时看见的。

3994 灌输给我的意思是，他们好像是食人者，但我不知道基督教界里是否有这样的人；

3994b# 但这时我觉察到：这些表示今天人们的状态，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状态；也表示今天的知识之树是什么样的，就是一条爬上来的可怕毒蛇。所以，他们到处充满了诡诈和恶毒，掌权的只有仇恨，而这仇恨是这样的：只要再加上一点实际行动，他们就会吃人肉；因为仇恨本身就带着这样的东西。

3995 我觉察到：今天没有信。因为信属于爱，而仇恨掌权的地方，不可能有爱，因而也没有信。1748年11月18日。

3996 看见这些之前，先出现了一些黑云，像一个个漆黑的魔鬼，也叫人毛骨悚然：头一个最黑，后来又一个，没那么可怕。这些表示我将要看见上面那些事。

3997 论塞壬

头顶上方极高处的灵，是最高程度的塞壬。我写到他们时——因为写的是关于教皇和大卫的事（第3656节以下）——他们流进下面那些诡诈的灵里。他们心里焦虑，在我写的时候，给我的腹部带来相当明显的疼痛，那是他们的焦虑所产生的效果，因为他们不愿被揭穿，也不愿有人写他们。我同他们谈话，觉察到他们能把自己暗中渗进人的情感里，能引起人的怜悯，好像他们是正直的；他们也确实引起了怜悯，还抱怨自己的处境。但有话对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的，连正直的人也能被他们引

诱。这是他们从肉身生命中带来的：在别人面前显得正直，就这样渗进去，心里却怀着、或者说以之为目的的是残忍、自我之爱和通奸。心里怀着这些，嘴上说着好话，就能渗进正直之人的群体里，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不能怜悯他们的生命状态或命运。1748年11月19日。

3998 论味觉

我同灵谈论味觉。他们觉察不到味觉，但能觉察到某种东西，借此知道东西在人口中是什么味道。他们说，那是一种气味，他们没法描述。我觉察到，味觉和嗅觉是相通的，这从一些有滋味的东西可以看出：用鼻子闻时，它们几乎是一样的；尤其是，如前所说，从动物凭嗅觉觉察适合它们的食物可以看出：它们先用嗅觉、后用味觉去觉察食物。所以对它们来说，显示食物是什么样的不是味觉，而是嗅觉；因此它们只吃适合自己本性、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人就不同了，人凭味觉去辨别，只要好吃，就不管是否有益。1748年11月19日。

3999 论头顶上方的塞壬是通奸者

头顶上方高处、极高处的塞壬，以为自己不是极端的通奸者。所以对他们的约束放松了，这时他们就比别人更毫无良心地挑动别人去通奸，以至于先前所说的那个云中的魔鬼（第3996节）被派到他们那里。他们被吓得又恐惧又焦虑，承认自己是通奸者。有一个被送到我这里，想摆脱那魔鬼带来的恐惧；但我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若不变成另一种人，这样的灵就免不了受折磨。1748年11月19日。因为他们是暗中挑动别人的人，害怕被揭穿。他们大多是所谓的高级教士，曾谋求当教皇。他们深信自己能赦免一切罪，就像他们惯常借着诏书那样：只要给他们钱，就说罪和通奸都赦免了。所以他们使人在罪里坚固，夺去人对真理和良善的良心——这良心他们自己本就没有——就这样把自己的罪行传给本来无辜的人。1748年11月19日。

4000 论天命

有些灵让我处在模糊之中，反驳说：观念是从视觉对象产生的，而不是视觉对象出于观念；所以主的生命并不流进来，而是被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所见之物激发起来的。这一点先前已经讲过（第2329、3666节）。但我借着思维回答了他们，也觉察到：这就好比说，肺按照思维的每一个意图和意志，以无数方式配合每一块肌肉及其纤维，是肌肉和运动纤维流进思维和意志的观念里，而不是思维和意志的观念流进肌肉纤维或肺的配合里。其实，为了一个复合的动作，肺的无数配合按照观念、肌肉的无数纤维单凭意志就安排妥当，而且方式如此多样，以至于一根纤维看起来和另一根的动作完全不同。既然这些事情是这样，而且是在最低层的自然界里，都还不可理解，那么他们怎能就主的生命流进观念、再由观念流进对象、以各种方式出现这件事来推理呢？此外还可以由此推出许多事。1748年11月19日。

4001 论灵的记忆

如果灵享有肉体记忆，就没有一个灵能留在人身边，否则人就会死去。因为两种记忆同时起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灵夺走人的记忆，凭自己的记忆思考，同时说话，就像被附身的人那样。此外，没有哪个灵获准去教导人，因而也不得去引导人，除非是出于私欲；唯有主愿意教导人、引导人。灵若还带有一点肉体记忆，这事就绝不可能实现。1748年11月19日。

4002 论天意与流注

有些灵来纠缠我，问主的生命怎能流入人的一切大小事上：人的思想千差万别；他看见的对象各不相同；他和许多人交谈，说的事五花八门，一会儿说这件，一会儿说那件，以至上百件事；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凑在一起，而不是别的；因而为什么说出的是这些话，而不是别的；还有人的一个决定会引出什么，又由此生出一连串先后相继的事。凡此种种关乎主的流注和天意的问题，他们把我缠住，直缠到我精疲力尽，也脱身不得。这时有一个景象向我显出这类问题是什么样子：就像一间灰色的屋子，没有打扫过，里面乱糟糟的，有泥土和别的杂物。

4003 其实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主的生命流入天上的群体，这些群体多得数不清，按爱的种种不同而千差万别，也就是说，所有群体接受这生命的方式各不相同。在灵界的内层，它也被各不相同地接受；在天堂里，同样按群体而各不相同；然后在下层世界，观念又按接受者而各不相同；在人这里，还要按人的肉体记忆而各不相同。所以，人绝不可能认出这些东西在源头上是什么样子。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可以看出：它们会按人的成见，或者按人当时记忆的状态，转成相反的东西，或转成别的歪斜之物；还要按在那个状态中凑上来的器皿，以及按人的私欲和私欲的状态而转变。因为既有成见的状态，也有私欲的状态。

4004 事情确实如此，这一点还可以从这里看出：在最外层，人绝不可能知道内层是什么样子，更不可能知道至内层。比如，天使的观念在灵界中是借着动物之类来表现的；恶灵的观念则借着身体的扭曲以及诸如此类显现出来的东西来表现。

4005 尤其可以从这一点看出：天使的观念一落到下层世界，从而落到人这里，就能落入无数不同的观念中。比如，天使那里单单一个“善”的表象，就能落入人身上无数的善，无论是哪种：落入他的喜乐、甘甜、丰美，按他的种种状态落入无数的事物，甚至落入相反的和中间的东西。所以，从被唤起的记忆对象和眼见的对象，绝不可能知道较内层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更不可能知道至内层的。

4006 此外，天使的观念不只是表象，在下降的过程中会这样千变万化；它们还是比喻，在人这里能以无数方式变化。因为从一个比喻性的观念，就能引出无数可以套用的东西；

4007 就像从一个原理，就像从一粒种子，后来会生出那么多样的东西，而这些在种子里是根本看不到的；以此类推。

4008 此外还可以看出，主的天意在一切大小事上。单从那些凭运气的事就能看出：在赌博中，在那些看上去完全偶然的事上，比如彩票，以及别的我观察过的事情上。这些最低层次的偶然之事，人都查不出是从哪里来的。既然这类事尚且如此，那么在其他一切大小事上，岂不更是如此？这些事人永远查不出来，因为它们是偶然的，也就是属于天意的。

4009 既然这些最低层次的事都查不清，那么它们所由来的较内层次的事又怎能查清？更内层、至内层的事又怎能查清？在那里，事情不像这样变化无常，而是更加恒定。正是从至内层的恒定，经过层层等级，在最低层生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无常，此外还有别的。

4010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与其钻进这类事里去探究，倒不如什么都不知道，单纯地相信主的生命流入一切大小事，他的天意掌管一切大小事。不知道反而更好。因为人若想知道，就会跑进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里去。比如，我若只想知道肌肉的动作怎样代表性地对应思想的观念、意志的努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力量，那我首先得花许多年去弄清肺怎样配合每一个细节，然后是肌肉、运动纤维、神经纤维，它们全部的联结和排列；它们怎样产生与流动相反的动作，比如纤维和肌腱向后拉、斜着拉、绕圈拉，等等；以及动作为什么不是照着这些发生的。要把这一切探究清楚，得花许多年的工夫，可就算这样，也只能知道个大概。所以最好只知道：是意志在流注。对于主生命的流注和他的天意，就更是如此了。1748年11月20日。这些是借着灵、从天使那里而来，与灵一同思考的。

4011 论记忆

有一个人被呈现出来。他一生只用心于记忆，把一切聪明智慧都放在记忆里，以为人记得多少，就有多少智慧。其实恰恰相反：人的肉体记忆装得越多，智慧反而越少。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借着一个在昏暗光线中看见的动物表现出来。那动物是黄色的，像马，像母牛，像小牛，像狗。起初呈现的是马，接着在同一个动物身上依次呈现后面几种，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动物，所有这些都在它里面，或者说是由它们合成的一个动物。有话说：它不是马却仍是马，不是母牛却是母牛，不是小牛却是小牛，不是狗却是狗。有时就是这样呈现出一个动物，其余的都像复合体一样在它里面。

4012 他向我显示他是怎样被折叠起来的——是不是这样折叠，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在睡觉。他显出一个雪白的大脑，就像煮熟的动物脑子那样雪白，里面有一点血，一会儿血多了些，一会儿又多了些，最后几乎全是血。我由此察觉，他是在痛苦中这样被折叠的，因为他有一层坚硬的老茧。我和他说话，他就抱怨说，他失去了自己的一切。不过当时有一个无辜者在说话，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它借着一只鸟呈现出来，鸟里面有一只羊羔，是在昏暗中呈现的。1748年11月20日。

4013 再论流注

动作并不流入观念，因而不流入意志和思想；而是思想和意志流入动作。同样，天使的观念借着灵的观念流入人的思想。但要知道它们怎样流入，就好比想知道纤维在它们的起点是什么样子，在大脑里像糊状时是什么样子，最后又怎样经过错综复杂的流程进入肌肉——在一个动作产生之前，要经过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环节。每一个观念都是这样一个总体性的东西，正如动作相对而言也是如此。

4014 至于别人的手势怎样通过眼睛流入另一个人，使他借此判断那人；别人的面容又怎样流入；尤其是一个人的话语怎样流入另一个人的观念，这一点很清楚：那是借着除去较低层的东西而成的，好像让它们死去，化为乌有；不然就察觉不到。声音，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立刻被抛开或除去，于是出现最近一层的观念；接着这些观念又被抛开，于是出现较内层的观念，关于这人的目的，以及其他许多事，就这样从别人的话里流出来。不除去这些东西，就察觉不到这类事。这样，别人的内在观念就传达过来，赤裸裸地显明出来，不带外面的东西。1748年11月20日。

4015 既然被除去的是较低层的东西，由此可见：人要成为灵，肉体的东西，包括肉体记忆，都必须死去；人要进入内在的观念，也就是天使般的灵的观念，下层灵所特有的观念也好像必须死去；而要成为天使，在那里有直接的交通，这些观念也同样要死去。由此还可以看出，较低层的观念仍然是怎样被呈现的，此外还有别的。这些是当着那些思考这些事的灵说的。1748年11月20日。

4016 论主的无所不在

那些在最外层、凭最外层东西思考的人，无法明白主怎能无所不在。为了稍稍明白这一点，要知道：在来世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所以所有人都近在眼前，就算他们在宇宙的尽头也是一样。这一点还可以从下面这事稍稍看出：人的灵魂，也就是人至内在的那部分，能无所不在地处在它这小小身体的每一处，掌管所有脏腑、所有思想和人的一切——这些东西千差万别——使一切连为一体，并且凭着无所不在为一切大小事预备周全。它若没有这样的照管，一切顷刻之间就会散架。它是从目的出发行事的；又因为它是人至内在的部分，唯有主借着它来照管。1748年11月20日。

4017 距离是幻觉，是观念，这一点我多次得到证实。因为当我看见或察觉某人离开，或处在某个距离之外，或者当我想象他在别的某个地方，或者当我和在别处的某些人说话——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又或者有人远在宇宙的尽头时，距离都是照着观念被察觉的：照着从视觉、从思想而来、被他或被我这样理解的观念。因为他们一瞬间就到了。所以根本没有地方可言：观念在哪里，灵就在哪里。因为灵与观念分不开，没有观念就没有灵，观念就是灵的生命。所以生命在哪里，灵就在哪里。在较纯净的层次，距离不起作用；在较内层更不起作用；在至内层最不起作用；在主那里则根本没有距离。所以他无所不在，看见并安排每一件事。1748年11月20日。

4018 论天使的话语借着云彩来表现

在下层灵的世界里，天使的观念和话语也常借着各种形状的云彩表现出来，同时伴随着领悟。因为当天使那里的事被呈现出来，好让下层的灵知道时，总有某种领悟同时伴随，指明它们的意思。我看见一个长形的器皿，里面好像装着奶，它变成一片形状相似的云。这云是白的，朝中心聚拢；前面有点暗。意思是天使们意见一致，但仍有一点模糊。接着呈现一片云，差不多是白的，变成近乎人形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个颜色，同时察觉到主。但一片黑云从前面挡住了它的视线。这表示他们在谈论关于信主的事，而在灵界，这事被扭向了恶，所以成了黑云。随后呈现两个马头，嘴巴向前突出，朝着我。但嘴的一部分变宽了，开始不像马嘴，就这样消失了。它们表示属于理智和知识的东西。1748年11月20日。

4019 论塞壬

我被显示塞壬怎样把她们想要附身的人捆住：她们截断来自天使的一切流注。这流注是持续不断的，每当恶灵带来恶，天使就把它挡开，并作出回应。但当塞壬获准时，她们就进入思想的内层，把从天上流进来的一切挡开、扭曲。这样，我的思想不管转向哪里，都被转向恶，最后我累得只好停笔，因为那时她们在流入。我还察觉，在内层——当时我还不得知道那是什么——她们好像有蛇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看，好像把观念都摆在眼前。

4020 我察觉到，也听到，奸诈之徒，乃至极奸诈之徒，在头顶上方与她们联合，借着她们流入。我听见了他们，也听见了他们的计谋。有人对他们说，要他们住手，因为他们若坚持下去，就会落入悲惨的境地。他们却说，他们绝对停不下来。1748年11月20日。

4021 论信与善行

那位主张信不靠善行就能得救的人（见3979节以下），我又和他谈了。我引导他：得救的信若没有爱就不可能存在，这不是真的吗？他承认。然后问：爱没有善行能存在吗？他对此犹豫了，并想到脱离爱的善行。因为他知道，人就算把所有财产都给了穷人，若没有爱，仍然算不得什么。这一点他明白。由此推出：得救的信属于爱，而爱没有善行就不可能存在；还推出：没有善行的信根本不是信，而是纯属观照的信，因为一旦假定它没有善行，也就假定它没有爱。他似乎想说爱属于信，而不是信属于爱。1748年11月20日。

4022 有人对他说：天堂由爱构成，天上的人因此从主那里获得他们所需的一切信的知识，并处在这些知识中。而那些只有信、没有爱，因而没有善行的人，却毫无知识，连内在的人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从他身上察觉到，他确实不知道。这一点可以从处在虚假之爱中的人身上得到证实：他会被这种爱说服，于是被许多从虚假之爱，也就是私欲里流出来的谬误所坚固。又对他说：那些出于良心行善的人要好得多，这良心是他们从主的命令中得来的——主吩咐要周济穷人，要行善。因为那些出于这样形成的良心行善的人，不把功劳放在善行上，他们会被接入天堂；而那些坚信信不靠善行就能得救的人，却不能被接入天堂，因为他们不知道爱是什么，而爱才是信的一切中的一切。1748年11月20日。

4023 又对他说——因为他说，如果解释得当，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有此回答——说信使人得救，这是真的，但信是什么样的，人就怎样得救。假的、虚假的信不能使人得救，真的信才能，真的信是由信的知识构成的，因而是属于爱的。1748年11月20日。又说：天主教徒也说信使人得救，但是什么样的信呢？就是相信教皇所说、所立的一切都属于真教会，又相信他们的神父对他们所说的一切，在信仰上依赖神父。

4024 论浴室

有一间浴室显现出来，里面有一条长凳，就像我们那里（浴室里）的长凳。浴室一出现，我就又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气，完全像浴室里的热气。我看见一边有一个女人，她很快消失在一片云里，那云变得更黑，沉了下去。长凳上好像出现三个婴孩，但没有看清。他们随即说话，说他们不想待在那里。这些事是什么意思，灵作了各种猜测，但我还不知道。

4025 后来又有另一个长长的地方，像一间长浴室，那里有一个女人，正在用手给一个婴孩洗澡。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

4026 我整夜都在做梦，梦见各种属物质、属肉体的事，比如散步、分别之类，而且毫无一定的次序。我时不时醒来，听见天使的合唱一队接一队降下来，听得比平时更清楚。我察觉到有人在纠缠我，主差遣天使的合唱队来，是为了挡开恶者的企图。合唱队看上去在降下来，但除了合唱队通常的那种声音，我没听出他们在说什么。

4027 这时在我额头上方，透过一些开口，打开了一片美丽的淡黄色光亮。开口有小的，中间有一个大的。里面有些人，因为离得高，看上去很小，他们在非常明亮的淡黄光中，显得雪白。后来又看见一些孔，排列方式不同，整整齐齐像蜂巢，他们透过这些孔朝我看过来，孔中也透出明显的淡黄光。后来又看见一些排列相似但更长的孔，透出的光就没那么亮了；然后是更暗的、最暗的；然后看见一种雪白的光，但很暗淡。

4028 有话告诉我，那里是构成内鼻，也就是内鼻膜的那些人的住处；内鼻膜正有这样的孔。我和他们说话。他们说，透过他们做的这些孔，能看见下面的一切，就是孔所朝向的地方；因为孔朝着我，所以他们能透过孔看见我所有的观念，包括我睡着时的观念，有时还能看见我周围那些人的观念。我不信，但他们说确实如此：他们看见观念呈现在他们面前，比如属爱的东西借着与之相应的火焰呈现，属理智的东西借着与之相应的光呈现，等等。而且是透过这些孔——这些孔是他们凭幻觉给自己弄出来的——他们能看到一些东西。

4029 我观察到，天使的合唱队一来——这事发生了好几次——那里的那些人每次都被赶出去，而且是朝我、朝下方赶去。因为那些给自己弄出这种孔的人，想知道我睡着时有哪些天使群体在我身边——他们说这也能看见——以及这些天使是从哪里来的。比如那时出现了极美的五彩景象，像画得极美的挂毯，铺得很开，有紫色之类的颜色，但底色较暗，所以是在较暗底面上的一大片彩虹般的形

状。他们说，从这景象就能知道那些天使属于眼睛的领域，是虹膜还是视网膜，我不知道。但因为这些人混进了构成内鼻腔的那些人中间，目的是趁我睡着时暗算我，所以他们被赶了下去。每次天使合唱队一来，我都察觉他们被赶下去，这样好几次，以至于数量很多。后来我也和他们谈过。现在他们还在我身边，有的朝着上颚的内部，有的朝着胃，有的朝着臀部。

4030 我察觉到，这些人对应鼻涕，她们混进那里是为了暗算，她们是淫妇，没有良心。我也通过亲身体验得知她们是这样的人，而且没有良心：因为我得以察觉到某种含有良心的东西，她们却一点也没有，还纳闷居然有人有良心。所以她们是鼻涕。我也得以对她们这样说：她们是污秽的，该被排出去。

4031 我被显示构成鼻子内部的那些人所住的光亮。那光亮美丽地夹杂着金色火焰的纹路，代表那里属于情感的东西；又夹杂着银色光芒的纹路，代表那里属灵的东西。我还被显示，他们也有敞开的孔，但不朝上，也不朝下，而是朝侧面。透过这些孔——正如向我显示的——他们看见蔚蓝的天空，点缀着美丽的小星星。他们那里有极大的光：金色的火光代表属天的东西，银色的亮光代表属灵的东西。他们说，有时有很大的光，不是从孔里进来的，而是就在他们的房间里。

4032 还有两次，我额头的上部，靠近鼻根的地方，以及整个额头连同鼻子上部，被一股浴室般强烈的热气占据，就像我在浴室里一样。我对这热气感受得如此真切，不禁惊奇。有话告诉我：在那里的那些人就有这样的热气，她们身边也有婴孩，不过是几岁大的孩子。我察觉到，前面说过在浴室里看见的那个化作云而消失的女人（见4024节），表示那些阴险地混进来的女人，她们就是鼻涕，前面已经说过，所以她们像鼻涕一样被排了出去。

4033 值得注意的是：我把在梦里看见的事讲给上面鼻腔里的那些人听，讲了很长一串，讲了两遍：我怎样散步，和哪些人一起，他们穿着什么，还有我怎样玩球，把球扔到墙上再接住，此外还有不少别的事。这时她们说，这些与她们彼此谈的话完全吻合，一模一样，丝毫不差。不过那不是我在梦里看见的那种表象，而是她们谈话的观念，就这样被呈现出来，以至于她们彼此说的一切大小事，都这样在我梦里呈现出来。我也得以对她们说出我所察觉的：她们同样的谈话，本可以落成别的表象，也就是落成无穷无尽的其他样子，而不是这些，这要看我周围灵的状态，从而看我的状态而定；所以同样的谈话，或者说同样的谈话观念，可以产生完全不同、无穷无尽的梦。因为人的记忆是接受的器皿，按观念形式的变化、按各种状态来接受观念。

4034 这次我又像以前常有的那样观察到：恶灵被迫说出那些我该注意的事，可他们不知道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次那些“鼻涕”也很恼火，因为她们竟然这样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说这些话，正是为了让我注意，或者让我从中有所留意。那时我也会得到领悟，知道该注意什么。所以恶灵——正如她们这次所说——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人甚至想闭口不说，免得由此生出什么来。由此可见，我借着恶灵学到的东西，也是唯独从主那里学到的，尽管说话的是灵。善灵说话就不同了，他们会公开说出事情是怎么回事。1748年11月22日。

4035 当这些“鼻涕”流入时，我察觉到她们把我的舌头推向一颗蛀牙；后颈也感到像虱子咬一样；臀部也发痒。这些都是她们造成的。

4035b# 此外，她们还好像在我的喉咙，也就是气管里，和我说话，没有声音，只有一种颤动的气流。她们说，她们和人说话就是这样在里面说的。

4036 因为她们不知道良心是什么，就问我良心是什么。我得以告诉她们：良心就是人做了违背善与真的事时，所有那种内在的感觉；正如我察觉的，当某事违背真与善时，人会感到它与之相违，并有一种可以感觉到的拦阻，就像我身上那样。再者，良心是主所赐的一种领悟：人若违背善与真行事，就会感到痛苦；当人被怜悯触动，几乎要流泪时，那就是最内在的良心。因为当有违背善的事发生时，人就会这样流泪。1748年11月22日。

4037 论来世的改正

人在肉体生命中时，是可以改造的。因为那时他享有肉体记忆，较内层的观念就建立在这记忆的器皿，也就是观念上，这样就预备好了一个观念的平面，秩序在这平面上终止。这些观念或器皿由主以各种方式预备：一是借着联结那些与肉体记忆中其他观念相合的东西，这样一个观念被唤起时，另一个相近、相关的观念就能被带出来，从而被弯向善；一是借着驱散许多观念，好让它们更丰富。因为先引入的是总体的东西，然后是具体的东西，再后是具体中的具体，它们按主的安排彼此联结。因为在每一个简单观念中，更在复合观念中，都有像血亲、姻亲一样的联系。这样，主就把观念弯向它们所关乎的信的知识。这时又加上一些证实的东西。这一切都在肉体记忆里，信的知识也在那里，并按主所安排的联系排列，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

4038 但在来世，肉体记忆是不能连根拔除的，因为在来世不许使用肉体记忆。所以那里的人不会被改造，而是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只是肉体记忆和内层观念中污秽、虚假的东西，借着荒废和惩罚被制伏，好像死了一样，从而顺服效力，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见3962节）。这就是常说的：人死后仍是他在肉体生命中把自己塑造成的样子。所以在来世，人不是被改造，而是被荒废，好让他们仍能派上用处。这一点也可以从那些在肉体生命中毫无良心的人，比如奸淫者和残忍的人身上看得相当清楚：他们变成排泄物，像枯木桩一样坐着，后来就充当这类没有多少生命的“主体”来效力。此后也不会赐给他们良心，只是借着荒废除去那些妨碍他们派上用处的东西。

4039 反过来，那些在肉体生命中获得了良心的人，以及那些处在善与真中的人，在来世得到的要多得多，甚至无限地多，因为一切能力都会大大增长。同样，在恶人那里，恶的性质也会这样增长：在肉体生命中只有一点奸诈的人，到了来世就变得极其奸诈，所以在来世成了行邪术的人；于是他们冲向地狱，落入惩罚和荒废之中。1748年11月22日。不过，他们在那里为自己获取的是一些知识；他们死后获取并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也更大，但仍然超不出他们实际已养成的东西。

4040 论形式

我和灵谈到：正直指一切道德美德，而得体是因正直而有的，也就是出于正直，所以得体是正直的形式，反过来却不成立。本质的东西与形式的东西也是这样；善与真，或者属天的与属灵的，也是这样；实在的与不实在的也是这样。1748年11月22日。

4041 论无一出于自己

我头顶上方有些奸诈的灵，我只凭思想以及思想的引导，就引得他们开口说话，他们却以为完全是出于自己。尽管那些话并不合他们的本性，他们仍以为是出于自己。比如他们说，我们不该这样做，因为行不通，而且会被人当成疯子——他们说这些话时以为是出于自己，事后也只知道是这样。那里显不出私欲和成见，也许像往常一样被吹了进去；那只是思想，也就是只是对记忆器皿的引导，使他们好像出于自己地说话。由此可见，人怎样只凭思想就驱使“主体”说话：主体跟着思想走，把它说出来。别的灵也显明了这一点，他们也驱使奸诈的灵说话。其中一个说，他只要一想，那些灵就照他想的说出来；但他说，他自己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就不知道了。

4042 那只是对记忆器皿的引导，这一点很清楚：记忆器皿一旦被引导，正在说话的灵就只能那样说，不能别样说。我还通过灵体验到这一点：他们以更难察觉，也就是更严密的方式排列记忆器皿时，那些灵也只能那样说。而当另一些灵想要出于自己说话时，就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郁闷，也说不成。由此可见，人肉体记忆的器皿始终处在排列之中。因为器皿怎样排列，灵就怎样说话；离得最近的灵也只能这样思考，不能别样思考。因为记忆器皿是观念在其上被确定下来的平面，若不合适，就不能接受；合适成什么样，就接受成什么样。最近的灵的观念好像

4043 被拴在这些器皿上。在信主的人那里，记忆器皿由主排列；在所有人那里，都由主借着天使在总体上排列，总体之中又有变化，否则天使就不能在场。总体中的具体部分属于人，或者说属于灵；所以与之相合的具体部分，只能是属于那些总体的，因为不然的话，整个自然界中就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存在。每一个总体都包含无穷无尽的具体部分，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像乐器那样，甚至有相反的东西，这就是总体的气场，它有时伸展得广些，有时窄些。主不仅改变这些总体，这些总体还有无穷无尽的结合，以至许多总体构成一个总体，正如私欲有种种混合，情感

4044 也有无穷无尽的结合。此外还有一些总体并没有结合到合而为一的地步，却同时存在，比如人在思考的同时，仍看见眼前的事物，诸如此类。这些总体来自内层：内层的东西在肉体记忆中显现为总体的东西，不能以别的方式流入，因为它们是在总体上排列肉体记忆，安排其中总体的种种变化。可是，在那些想恶事的人那里，恶灵好像与记忆的具体部分连成一条锁链，不仅最近的灵在这锁链中，较远的恶灵也在其中。之所以有这条锁链，是因为在那些不在真信之中的人那里，具体部分是由恶灵产生的；而在那些处在真信之中的人那里，连最细微的部分也由主借着内层、借着天堂和天使来排列。1748年11月23日。

4045 出现了一大块银子，被放进我衣服的口袋里。起初是一枚大银币，后来变成一块较厚的银板，把衣袋塞满了。这或许表示现在赐给我的那些东西。1748年11月23日。

4046 论爱

爱是根基，天堂出于它，也借着它而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看出：必须有这样的和谐与同心，由此有普遍的结合，使整个天堂、整个灵界，也就是自创世以来的整个人类，构成一个整体，正如人的一切大小部分——它们多得数不清——构成一个身体，从而构成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任何部分若把自己放在别的部分之上，不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就不行。因为人若处在真爱中，就会在别人身上看到公共的利益和整个人的观念，众所周知，相对于整体，每个人都应当算不得什么。所以，人若不在观念上与同伴同在，以至相对于整体看自己为无，从而爱邻舍胜过爱自己，就绝不可能留在这个同心的身体里，而必然把自己排挤出去，他离那种爱多远，就被排挤多远。1748年11月23日。

4047 论蜡烛和光

我经常看见蜡烛，以及它们周围发出的光，就像蜡烛的光那样，有多少次我说不清，因为实在太频繁了。我也看见各种大小、各种颜色的火焰。昨天我看见炉膛里的火在炭上发干，以前也见过，有时干得多，有时干得少；干到极点时，就接近木炭的颜色，几乎只剩一块黑炭。这种情形我也时常见到。昨天我还看见炉膛里的火在木柴上燃起来，发出光；又看见两支蜡烛，火焰是白色的，发出那样的光。1748年11月23日。

4048 论圣灵

我察觉到，人本来完全可以明白，没有哪个灵是圣洁的。首先从这一点就能明白：圣灵是从主发出的，这表示圣灵是属于主的，这就是“发出”的意思。从某一位发出的，除了属于他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此外，主也公开这样说过，并借着他吹的气显明：他们要受圣灵，这圣灵是从他而来的（约20:22）。1748年11月23日。从主发出的是信的真理和知识，它们是属于他的，又归向他，因为出于他。信的知识、善和真理都是圣洁的，绝不属于别的，只属于主，因为主就是信，是一切人的一切信。这些就是从主发出的东西。当它们借着天使和灵发出时，天使和灵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时可以称为圣灵，因为是主借着他们，如同借着器官和媒介，发出来。1748年11月23日。

4049 论臀部下方的残忍者

在臀部下方有残忍者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一个可怕的地狱。那里的人想用刀互相砍刺，而且像复仇女神一样把刀对准胸口，那里的每个人都这样对待别人。但刀子每到刺下去的那一刻，总被夺走。那里有些人曾对同伴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们彻底毁掉，所以在来世他们就有这样的地狱。1748年11月24日。由于他们的残忍各不相同，有话说不要打开这个地狱，只稍稍打开一点，让我看看那种你死我活的仇恨是什么样子。

4050 论成见

有两种生命，就是成见的生命和私欲的生命。如今在人类中这两者是分开的，因为人们以为人单靠信就能得救，就把使人得救的生命与肉体生命分开，就像把思想与意志分开一样。这是一种伪装：以为人可以这样想，凭思想的生命得救，却那样生活；这样，思想的生命在天堂，意志的生命在世上。但这两种生命是不该分开的。

4051 处在这种成见生命中的人，与处在意志生命，也就是私欲生命中的人，被荒废的方式不同。成见的生命被荒废，是被带进完全的无知，什么也不知道；然后被带进混乱，想到那些事时就混乱得几乎受折磨。所以，当他回到自己成见的生命中时，里面就有种种痛苦折磨他。这些折磨因他所坚信、所证实的那种信而各不相同。我也被显示，他们变得多么混乱，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们最终才能回到真信的生命中。所以，信的成见生命与私欲生命被荒废的方式是不同的。

4052 然而，那些处在成见或证实的生命中，认为信使人得救，却仍然出于良心虔诚、仁慈地生活的人——因为主这样吩咐过——并且不把功劳放在这上面，而是交托给主，因为主这样吩咐、这样说过，这些人在来世会得救。我看见他们居住的宫殿，或者说更像一座光洁的城，那里有宏伟的建筑，旁边有一座宫殿，带有入口，那里的柱子是杂色的褐色，很美，柱子排成圆形。那里的一切，无论建筑、宫殿，还是看上去很大的广场，以及街道，都洁白至极，看上去像雪一样。这表示信的生命。

4053 后来，灵只借着表象和我说话，而且表现的是那些处在“信不靠善行就能得救”这种成见生命中的人，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灵的这些表象当时就是他们的言语，数量很多。比如：炉子里的炭，里面有火焰，几乎看不见，只有光；然后炉子上方有一个褐色的瓶子，渐渐消失，里面什么也没有；还有发白光的石头，颜色明亮；然后是一个戴着发白帽子的睡觉的男人，他醒了过来；还有两个空桶。后来是一个酒窖，里面有些这样的人，看见一个桶和一点光，那里的人像喝了酒一样昏乱。然后是各种别的东西，比如各种小房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讲台；然后是一些黑云，想要像魔鬼那样顺着梯子爬上天去；然后是一些人抬着一个筐，里面装着木屑，上面有个发光的东西，他们把筐往上举；此外还有别的。这些都是灵的表象，所以是纯粹借着表象进行的言语。

4054 恶灵也获准同样借着表象说话，但那些表象索然无味，毫无意思。

4055 论他们怎样招来惩罚

我察觉到：灵一旦冲出，或企图冲出他在世时实际养成的东西之外，也就是冲向更大的恶，免得在来世又从实际行为中为自己添上更多东西，他立刻就会招来惩罚。这一点我在那条龙身上也观察到了（见253、2967–2968、3075节）。所以，一越界，惩罚就立刻到来。1748年11月23日。

4056 论一个常提魔鬼的人

有一个正直的灵，被别的灵挑唆，看见什么丑恶的东西，就说它比魔鬼还丑、还可恶，以至于提魔鬼成了他的口头禅。灵对他这样频繁地提很恼火。他倒也克制自己，可还是这样说。于是他被丢进一块布里，就像丢进一个口袋，在那里陷入焦虑。后来他被放出来，到我这里，我察觉到他的焦虑和由此而来的恐惧。他说，他在那块布里时，绝望地以为永远也出不来了。1748年11月23日。

4057 论私欲

我很惊奇：奸诈之徒、塞壬、奸淫者和恶人，在灌输恶、作恶方面竟有那么多见识和学问，我不能不纳闷，这么多、这么高明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肉体生命中对这类事一无所知。比如奸诈之徒能极其奸诈地流入思想和情感的一切，并加以扭曲；塞壬和奸淫者懂得一些在世上从来没人知道的邪术。可是他们一到来世，就精通这些，好像这些手段和诡计是从肉体生命中带来的一样。但我察觉到：人无论处在哪种私欲及其快感中，从而处在它疯狂的爱中，这爱有多大，他就有多懂这疯狂之爱的一切。同类的、许多类的恶人都一起串通，向他吹气；又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就只以为是自己懂。私欲的生命自身就带着这一点：凡处在私欲，也就是疯狂之爱中的人，就具有这类知识，即便是被别人激起时也是这样。所以，人在私欲的生命中有多深，就在属于私欲的知识中有多深。来世才会有那么多诡计、那么多恶毒。

4058 这一点也可以从对善与真的爱看得清楚：人从主而有的爱有多少，就在知识中有多少。这些知识唯独从主而来，既有直接来的，也有借着天堂来的。1748年11月24日。

4059 情感本身带着一切知识，这一点从动物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那些属于私欲、也就是属于恶的动物，还是那些属于情感的动物，尤其是鸟类。它们知道属于自己情感的一切大小事，这方面可说的很多：比如怎样生育、喂养后代，怎样觅食，怎样为将来的冬天作准备，怎样筑巢，怎样与同伴相处；它们懂得管理的方式。这一切它们都比人凭他所有的学问懂得更好。人若处在对真信的爱中，本来不需要人为地建立各种学问、去学习它们，也不需要写那么多关于教养婴孩和子女的书，更不需要别的无数东西。可是，人既然只在私欲中，又只知道一些脱离爱的信的东西，所以他什么也不知道，只能靠口头或书本传下来的学问；因为那些本该随爱而来的东西，他都得去学。1748年11月24日。

4060 论人显得是什么样子

有些灵获准从我这里转到某个人那里，再从那里和我说话。其中一个到了那里，想驱使那人，却做不到，因为他察觉不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也理解不了。于是他说，他察觉那人在他看来就像一团黑色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像一大块黑团，毫无生气。在灵看来，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相对而言，肉体的生命就是这样，因为它是肉体的。我也从一个杀人犯那里得知这一点：他像一大块黑团那样躺着，那时他正处在自己肉体的生命中，他说那时他活得比平时好，可他看上去仍像一大块没有生命的黑团。我还得到指教：那些在信中的人，相对而言同样显得没有生命，但像一个木头做的人形，颜色也差不多是那样。1748年11月25日。

4061 论天使

我得到指教：天使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在各自的地方结合在一起；他们大多数在各自的职责和用处中，无论在哪里，只要在尽用处，看上去仍是这样结合在一起，同样是在群体之中。

4062 所以他们在哪里都一样，他们的力量仍与同伴的力量一起被确定为一股努力。所以，不该想象群体就是大家聚在一处，从那里管理下层的灵和人；而是无论他们在哪里，甚至在尽用处时，都在群体之中，尽管那时他们也可以按用处与别人结合。1748年11月25日。

4063 论大人的流注

我察觉到：谁都能知道，整个人是被大气，就是空气和以太，维持住的。人能察觉到这股向上的力，因为以太向着中心压在身体所有最小的部分上。所以，人若没有大气的压力，就不能存立，也就不能保持他的形状。还可以看出，眼睛完全是照着以太的一切变化形成的，耳朵是照着空气的一切变化形成的；所以眼睛和耳朵与以太和空气有联系和对应，不然就不可能是现在这样。所以它们照着这些而存在、而持续，并借着这些被推动或变化。眼睛和耳朵是被动的力，也就是接受的力；以太和空气是主动的力，也就是作用的力。这样，这些大气才能流入、运作，这些器官也才能

第十四册　§§3901–4200

4064 持续存在，否则绝不可能。同样，整个人连同他的大脑和身体的脏腑，也就是整部有生命的机器，还有内在感官的器官，若不是照着主的流注，因而照着大人的流注形成，若不是身体内外的一切大小部分都对应某个大人，人就绝不可能这样存在、持续、生活。要能这样，一切大小部分的对应必须极其精确。人若不与它们相联，就会解体。1748年11月25日。

4065 唯有主流入并造成一切善与真。又因为人类是这样的：他的努力全是恶的，必须借着私欲、从私欲中被弯向善，从虚假的成见中被弯向真，所以主是间接地借着天堂和灵界，按每个人的本性以各种方式作工。所以说，他是间接地借着大人作工。因为主若不借大人而直接流入，人就连一分钟也活不了。不过，一切善、一切真仍是属于主的，只是借着天使和灵的流注被这样调和。1748年11月25日。

4066 有灵灌输给我这样的想法：如果眼睛和耳朵是照着大气的变化形成的，那就不是照着大人的流注了。但我察觉到：属自然的东西没有属灵的东西就绝不能存在；任何东西都只能从它所由来的源头而存在，也只能这样持续。所以，既然属灵的东西是属自然之物的源头和根本，属自然的东西没有属灵之物的流注，就绝不能存在，也不能持续。任何东西都只能靠人以外的东西存在、持续，所以必然有属灵的东西，属自然的东西与之对应。所以，不只大气是这样，器官也是这样。1748年11月25日。

4067 论什么是“无”

我察觉到：头顶上方那些极其奸诈的人彼此交谈，也想毁掉我，但他们说做不到，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如果有点什么，他们就能做到。那时我察觉到，“有点什么”就是像自我那样的东西，他们可以攻击、毁掉它，这一点被呈现出来；那时极其奸诈的人就能对它有权柄。但当呈现出我什么也不是时，他们就觉得对那看上去什么也不是的东西毫无权柄，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攻击的东西。所以，凭着信的真理相信自己什么也不是的人，是安全的。1748年11月25日。

4068 论上古教会

上古教会高贵的后裔和我说话，他们在我头顶上方很高的地方，前面说过（见3925节）。他们和我说话时，那些极其奸诈的人从最高处落到我头上，重重地压在我头上，我感到头上像有个重物，往深处压。因为他们是往深处压的，而我的头正挡在那里，所以他们压不下去。

4069 上古教会高贵的后裔说，他们获准管辖这些极其奸诈的人：他们一夺去这些人高傲的心或骄傲——正是这骄傲使他们待在高处——这些人就落下来，所以才这样重重地压在我头上。那时极其奸诈的人连嘴也张不开。他们说到自己：他们也确实在高处，但不是因为心高气傲，而是因为主给了他们在那里的地方。

4070 后来出现了上古教会高贵后裔的后裔，看上去好像与前面那些人，也就是他们的父辈分开了。他们起初在我身边显得完全是空的，但仍是灵。当灵抱着这样的观念，以为自己是某种总体的、像大气一样在宇宙中游荡的东西时，他们确实显得像某种总体的空虚之物。而这些人显得极其空虚，几乎察觉不出是灵。原因是：当教会衰落时，他们相信自己的灵，也就是死后的生命，会是这个样子。

4071 后来看见他们与父辈分开，他们对待在那里不满意，想要离开，因为他们是被分开的。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心高气傲的。

后来又显明了随后的后代是什么样子，以及教会怎样败坏：那是借着流入右脸，这流注集中到右眼，那里是情感所在，又向右、向左扭转；因为他们的情感生命变成了私欲的生命。古教会保留了它的轴心，那就是挪亚；其余的人就这样被呈现出来，在各种私欲中游荡。他们没有聚成国度，而是分成家族和民族，这些家族和民族就这样离开了善，从而离开了真。

4072 随即一间极其狭窄的小屋的门打开了，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极白的衣服，就像我们教会里做弥撒时穿的祭衣。那白色非常强烈。灵都纳闷他是谁。

4073 然后看见一个像云一样的人，他脸上有许多游移的星星，表示谬误。

4074 接着有意念传给我：那穿雪白衣服的人，表示那些由挪亚所代表的人。挪亚表示那从上古教会延续到后代的教会，就像核心或轴心；挪亚也表示那些余剩的人。他们人数很少，因为是在极其狭窄的小屋里。

4075 那个像云、带着许多星星的人，表示古教会的后代。古教会失丧以后，后代就变成这样，带着无数谬误，尤其是关于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主要借着献祭和偶像进行，关于这些，他们编造了许多谬误。这是在亚伯兰的时代。1748年11月26日。

4076 论婚姻

我察觉到：不在信之爱中生活的人，也不能在真正的婚姻之爱中生活。尽管他自以为活在婚姻之爱中，那其实只是某种奸淫或淫荡。他爱妻子，只是为了同居，为了地上生活的快乐；爱孩子，是为了世上的目的，等等。因为流入婚姻之爱的，必须是属天的东西，也就是信的属天之物。这一点从洪水前的人身上得到了证实：他们因为生活在家族中，能和妻子相当愉快地同居，但他们仍是那样的人。不过，婚姻的快乐和同居在来世仍能使人被引入正直的群体，没有这一点就做不到。1748年11月26日。由此也可推知：信是什么样的，婚姻之爱就是什么样的。

4077 论信之爱

我思考信的时候，清楚地察觉到：单单信不能使人得救，因为信属于思想。信是什么？没有人否认，信是信条中、信的教义中的那些东西；离开教义，抽象地说，就根本没有信。信的教义清楚地说，最大的诫命是爱邻舍（太22:39；可12:31）。既然这是最大的诫命，它就是信的教义中最主要的。所以，人若不爱邻舍，就没有信。所以，那些想把信与爱的生命、与行善分开，说单单信就能得救，人不必爱邻舍如己，因而不必有爱的生命的人，只能是疯了。1748年11月26日。信就是生命，照着信的东西生活，并不是思想；因为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太7:16、20；路6:44）。

407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079 论流注

我极常观察到：恶灵所灌输的一切，都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是从自我流入的，里面总有自我的观念。因为他们想要管辖人，容不得人有一点分量。而从天上来的一切，看上去、感觉上几乎就像是我自己的，因为天上的人希望与人的交通是这样的：人几乎只觉得那是他自己的，所以是自由的；而灵的交通却是奴役的。天堂从主得着这一点：使主的东西被人据为己有；只是暗中带着一种领悟，知道那是主的，但这领悟几乎觉察不到。1748年11月26日。

4080 论实际行为

我察觉到：在恶还没有成为实际行为之前，人会提防自己不去作那恶；可一旦成了实际行为，他就染上习惯，于是成了习性，最后成了本性，这样就传给后代。1748年11月26日。

4081 论气息

我处在一些无法描述的气息中，它们五彩斑斓，极其柔和。我察觉到，这里有无穷无尽的变化。我还看见一股金色的气息，其中的变化我察觉不出来。

4082 论奸淫者

有些奸淫者借着婚姻之爱、借着对婴孩的爱来设圈套。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藏在暗处，怕有人在场。前面靠近欣嫩子谷的地方，从地里升起一些东西，像某种看不见的气体。他好像在给自己解开挡在面前的布带，不停地解。这表示他曾这样竭力除去障碍，好进入那些有美貌妻子的人家。后来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雪白、小小的，好像那是他的内在部分，来到我这里。这表示他装出无辜的样子，让谁也不会怀疑他会干这种事。他来到我这里，被放到下面，朝着腰部，在那里绕着两边的腰弯曲，而且绕着内侧部分，这些部分表示贞洁的婚姻之爱；然后经过脚，弯成某种螺旋形。这表示他想借着那些人觉得甜美的东西混进去。他继续往前，越来越看不见，直到几乎察觉不到。这表示他的幻想：他想在丈夫面前把自己是这种人的事完全瞒住。

4083 但他从那里被赶回自己的地方，那雪白的东西变成了黑色。他对此很惊讶，也很恼火，因为他不想这样显现，那样他在那些人眼中就丑陋了。他和我说话，说他很纳闷，怎么会有人为这种事讲良心，不跟别人的妻子同寝。可见这些人毫无良心，甚至纳闷居然有人凭良心不犯奸淫。如今的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他们心里嘲笑这样的人，看不起他们，几乎认为他们算不了什么；认为一个人若不是这样，就不算社会的一分子，而是把自己从公共社会中抽离出去了。

4084 从所见所察可以看出：这样的人在与丈夫交往时，也先在妻子面前，显得无辜，好被接纳，甚至显得贞洁，好像根本不会想到这种事。这样他们就能在与丈夫的交往中站稳脚跟，使丈夫一点也不起疑。妻子当着丈夫的面也这样说话；丈夫称赞他，妻子也称赞他；这个淫妇在丈夫耳边称赞他，说他贞洁，是朋友，这样过上好几年。他在交往中也称赞他们，包括他们的婚姻之爱，他谈起这种爱来也头头是道，还谈孩子之类的事。他说话就像个无辜的人，其实毫无良心，只是一个披着这种外衣的奸淫者。这种手法最为常见。

4085 这样的人在臀部下方的地狱里，在最污秽的粪便中。他们被荒废，直到骨头，因为他们极其奸诈，而且是外表显得无辜，里面却污秽不堪。这样，他们把极其污秽的内在之人与外在之人分开，使外表看不出一点来。他们最后落到强盗中间，这些强盗对应如今非自愿之物的公共感官，前面已经说过（见3860–3868节）。

4086 论他们显现在别的地方

有些恶毒奸诈的灵本在地狱里，却显现在灵界中。比如头顶上方那些极其奸诈的人，其实在臀部下方的地狱里。臀部下方的那些人也说，他们与头顶上方那些极其奸诈的人是一伙的。至于他们显得那么高高在上，那是他们对高处的幻觉；幻觉一被除去，他们立刻就在自己的地狱里。这一点在他们

掉下来压在我头上时也看得出来（见4068节）。别的也是这样，比如在欣嫩子谷里的、在龙的住处的那些人，当邪术和诡计的幻觉来了，只要幻觉持续，他们就显得在别处，其实仍在地狱里，因为地方只是幻觉而已。1748年11月27日。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

4087 论地方的变换

我察觉到：群体若不是处在神性秩序中，排列得与每件事、每个观念乃至每个幻觉都对应，灵就绝不能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这一点被呈现为某种不动、没有生命的东西。我还察觉到：正是群体的神性排列，使人能有观念，从而能思考、说话，因而能显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这种转移和前进只是表象和错觉，实际上是照着观念或幻觉的变化，从而照着与之对应、流入其中的群体而发生的。处在观念或幻觉中的人从这些群体接受这类东西，于是就出现地方的变换，以及别的现象，比如身体的前进、旋转，还有折叠、撕裂之类。1748年11月27日。

4088 写完这些以后，我察觉到我周围的群体在议论这件事。这种议论以最笼统的方式流入，以至于我只察觉到一片昏暗、混乱的东西，以一种沉闷、难受的痛感影响我的大脑。所以，如果灵的一切议论都流入人里面，人就会处在一片普遍昏暗、沉闷作痛的状态中，什么也察觉不到。人的观念之所以显得清晰，是因为主预先防备，不让这种混乱的东西流入。他们的议论是什么样子，以前也从蓝色中一片白云看出来过：那云时而升起，时而压低，时而弯曲（参3702节），那只是许多群体的议论而已。许多年前我就察觉到这一点：我处在昏暗的观念中时，就有这样沉闷的痛楚影响我的头。1748年11月27日。但我一被解脱，那痛楚就消散了，好像雾散之后见了光。

4089 由此可见，不在爱的生命中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不能在大人里面，因而不能在天堂里；在那里他连动也动不了，就像死人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与他的幻觉对应。人在爱的生命，也就是信之爱中越好，他就越好，他的生命也好像越灵动，因为那时每一件事都与天上的群体对应。由此可见，处在虚假的成见和私欲生命中的人，不能不把自己逐出天堂。生命本身也是借着灵动来表现的。1748年11月27日。

4090 由此清楚可见：灵，更不用说天使，彼此不停地交谈，像人一样生活，照着流注议论、交谈、思考各种事，只以为是出于自己，其实流注从四面八方而来。因为每个人都好像是某种中心，这是照着主所定的奇妙形式；这种形式谁也绝不能认识，只能说这形式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1748年11月27日。

4091 论约束

前面说过的那个奸淫者（见4082节以下）被告知：他绝不可能留在那些曾处在婚姻之爱中的灵的气场里，否则他就会痛苦，好像被挤压一样。他也说，他绝对停不下来。由此我察觉到：人一旦借着实际行为变成这样的人，或者变成别种恶人，比如小偷，以后就绝对停不下来；实际行为在思想中好像持续不断，激发他去做这类事；实际行为每重复一次，就添上一点，直到成为本性，甚至连外在的

约束也不怎么在乎了——频繁的实际行为就带来这个结果，所以后来连外在的约束也没有了。我察觉到：这类东西绝不会被除去，除非借着良心的约束，也就是借着认真的悔改，使人从主那里接受信。1748年11月27日。

4092 论一位教皇

有一位教皇承认，他年轻时和后来都极其淫荡，以至于后来对一切女人都感到恶心，几乎连看都不想看她们一眼。

4093 论一个触摸我双手的人

我把双手合拢时，察觉到好像不是我在合拢，而是别人。有一个人说，他觉得完全是他在替我合拢双手。所以我的触觉完全传给了别人，那时他就带着触觉占有了我的双手。1748年11月28日。

4094 论西比尔

有一个著名的罗马人，有人告诉他，经上预言过主，说他要降世，拯救全人类。他留心听着。不久，他开始被一种神圣的战栗触动，我察觉到这战栗从头一直传到胸口。他说，他也从他所谓的《西比尔书》里知道有一位要来；但他原以为要来的是一位统治全世界的人。有意念传给他：这一位要统治宇宙和万有。1748年11月28日。

4095 论来自主的生命流注，以及他在最细微之事上的天意

当我写到主生命的流注和他在最细微之事上的天意时，我比平时更清楚地察觉到，并通过种种方式得到证实：事情确实完全如此，从来没有例外，尽管因着错觉，成千上万的推理会得出别的结论。但要把一切都讲清楚，篇幅就太长了，所以最好是相信。1748年11月28日。因为天使的观念同时包含如此无数的东西，以至于只显得像某种总体的东西；它们又是表象性的、比喻性的，从中能引出无数的东西；它们还按接受者的成见状态和私欲状态被接受，甚至照着接受者的状态被接受成相反的东西，或中间的东西。既然一个天使的观念——它包含如此无数的东西——几乎能呈现出一切，那么包含无限的主的生命又会怎样呢？所以，在任何人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会缺少，而不从中接受观念；尤其是他的怜悯，延伸到属于爱的一切和属于信的一切。所以，歪曲的人以相反的方式、以无穷无尽的差异接受它们。

4095b# 一个人说话时，若有一千人听，他的观念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接受，而这些观念还都在同一层级上；那么较内层的观念又会怎样呢？相对于外层的观念，它们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东西。较内层的观念又是从更内层的观念中产生的，更内层的观念相对而言还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东西；更内层的观念又来自至内层的观念，但这一切仍都是有限的。那么无限的主又会怎样呢？相对于他，一切至内层的无穷无尽都好像不算什么。以此类推。1748年11月28日。只要想一想神性：从永远起，最细微的一切都在他眼前，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呈现给每个人吗？

4096 论生命

人和灵的生命应当是一个，那就是真生命，也就是爱的生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信的知识的生命，从而有证实之物的生命。这样的生命真正是天使的生命，也曾是上古教会的生命。后来，爱渐渐变成私欲，又由此变成谬误，于是产生了洪水前之人可怕的成见，也就是成见的生命。洪水以后，生命被分开，成了两种生命：一种是私欲的生命，它留了下来，借着遗传传下去并且增长；而信的生命则成了独立的、被分开的生命，使得可以有信的生命，甚至信的知识的生命，这就是洪水以后教会的生命。最后，因为他们不知道外在的仪式，就被引入这种生命，也被引入律法的诫命，这些他们原先也不知道。所以如今也有没有爱的信的生命，但这种生命在主把它与爱的生命结合之前，是不能进入天堂的。1748年11月28日。

4097 论主体

头顶上方那些奸诈的人懂得从头顶上方的那些人中挑选主体，别人没注意到那些人在场，他们以为她们暗中藏在那里。我和他们谈过这事。但在成为主体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她们是否适合自己。今天他们挑了两个。其中一个，他们一开始驱使，她就扭身回去，好像把自己关起来，立刻断然拒绝；后来她又好像打了个滚把自己裹起来，免得他们利用她。

4098 另一个偷偷地、暗中待在头顶上方，就在横缝与左侧头部之间。头顶上方那些奸诈的人注意到了她，拿她当主体。但她一声不吭，以至于他们怎么也推不动她，也没法借着她说话；然后她稍稍沉了下去。经过察看，她是一个比他们更奸诈的主体，因为她扭曲器皿。她不在那里显露，而是在别处，靠前偏左的地方，呈一个长长的螺旋形。这一点被识破后，她在自己的地方显为一个坚实的长螺旋，由此显明她属于更奸诈的那一类。经过检查，她是这样的女人：不愿待在丈夫身边，找各种借口往外跑，与男人通奸。起初还受着羞耻心的约束，所以编造借口；可一旦被丈夫发现，这样的女人就公然奔向妓院，在那里学会她们的诡计。这样的人住在颅缝里，想从这条路进入大脑，她们是塞壬的一种。1748年11月29日。头顶上方那些奸诈的人若坚持下去，她就能把他们变成怪物，变成猴子之类。他们对此抱怨，所以他们不得把这样的人当作主体。

4099 论外在的敬拜若不出于内在就算不得什么

我和灵谈到：情感本身带着动作，也就是外在的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就好像是情感的身体。比如心里的谦卑带着屈膝以及许多别的动作；最内在的怜悯带着眼泪。同样，内在的东西带着外在的敬拜，比如常去教堂，等等。所以，只把敬拜放在外在之事上的人是伪君子，他模仿那些从内在流出的动作和敬拜。传道人也常常这样，他们习惯了这些动作，为的是打动人，其实那只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外在的敬拜若不出于内在，就算不得什么。1748年11月29日。

4100 论“无”

灵尤其受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这种说法。但有话对他们说：他们始终是某种东西，但他们是什么，都是从主而来的。因为善与真，以及他们能理解善与真、反思、知道，这些都是属于主的；至于他们自己，则什么也不是。1748年11月29日。又对他们说：他们越能察觉、理解善与真，就越是某种东西；越是属于善与真，就更是某种东西，因为这样就越是从主而来。

4101 论最诡诈的人

说来惊人：那些在头顶上方、最诡诈的人——他们生前是教皇一类的人——一看见有什么单纯无辜的事，就忍不住抓住它，借此设下圈套。有一次正有这样一件无辜的事：我在街上数自己的步子。他们就抓来一个可憎的话题设圈套，说他们想拿刀割断任何无辜之人的喉咙。不过他们这类人自己心里也害怕，因为他们已经受罚多次了。他们彼此交谈，就像还活在世上那样，说因为这是冲着教皇的，所以我会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去。1748年11月29日。

4102 论灵的说话

我周围的灵，不管在哪里，整夜都在谈论一件我熟悉的事。说话简直没停过，推理也没停过，弄得我夜里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他们的话还流进我梦里所见的某些景象中。他们对我说，他们一直在谈，在这件事上有那么多理由、那么多推论，多得叫人难以相信。我也觉察到，他们在同一件事上的推理系列多到无穷，几乎不可置信。我还觉察到，也有人告诉我：恶灵会虚构一些影影绰绰、与正题无关的东西，再把许许多多别的影子和关于这件事的幻想挂在上面；这些东西被人接受下来，就像梦里的东西一样，如此类推。1748年11月30日。

另外，他们彼此交谈，看起来完全像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借着观念交谈的，自己并不察觉。他们跟我说话，也完全像人跟人说话一样。

4103 论雅各的后代与教会

有启示暗示我：他们后来深深陷在虚假里，心里除了虚假什么也没有；这是在雅各的时代发生的。那时他们被荒废了，就像来世那些活在虚假说服里的人通常被荒废那样，以至于对真正的敬拜一无所知；这时才开始把知识暗暗灌输给他们。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他们无知糊涂到这个地步，连道德律、民法都不知道，不知道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可是因为他们私欲的生命是从雅各那里传下来的那种样子，所以无论借神迹还是借先知，都无法教导他们。1748年11月30日。

4104 论爱

我觉察到：人在肉身生活中若爱邻如己，到了来世就能爱邻舍胜过爱自己，因为爱里的善会无限地增长。肉身的生活是这样的：它最多只能走到爱邻如己这一步，再往前走不了，因为人还在肉体的事物里。等这些肉体的东西死去，爱就更纯了，最后变成天使的爱，也就是爱别人胜过爱自己。1748年11月30日。

4105 论爱就是生命

我和灵谈到爱，说爱就是生命，没有爱就没有生命。那些灵是这样的：他们怀着相反的爱，就是爱自己和爱世界，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乐趣。于是这些乐趣就被呈现出来，他们也觉察到：若没有对某种东西的爱，或私欲——私欲就是爱的延续——或没有某种属于爱的乐趣，就没有生命。这一点在灵人界比在人那里看得更清楚。他们凭着亲身的体察说：哪里也没有生命，除非有爱和由爱而来的乐趣；他们也不知道没有这些还能不能有什么生命。好比没有春夏的温暖，什么也长不起来；同样，在灵界没有爱，什么也活不了。由此可见：真正的爱是唯一的生命，不属于爱的就没有生命。1748年12月1日。

4106 论古教会

古教会——称为挪亚，它的延续称为闪——也在头顶上方，但没有那么高。来自那教会的人和我说话，说他们出于古教会。他们柔和地流入，经过头部区域流到胸部区域，朝着心脏的方向，但没有达到心脏。1748年12月1日。

4107 论礼让的状态

来世有些人活在所谓“礼让”的状态里。这种状态温和甜美，我也在里面待过一阵子。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活在自己的甜美和舒适里。若有一个不善的灵来了，他们就客客气气地跟他说话，好像请他行行好，别说那话、别做那事。这样，那个灵也被带进礼让的状态，要么规规矩矩，要么离开；因为一个人的心情会影响另一个人。他们说，在这种状态里，谁也不会是恶的。不过这不是假装出来的状态，而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是借着礼让来说话的。这些人是在世上婚姻幸福美满、又爱小孩子的人。1748年12月1日。

4108 有些恶人来到他们那里，在那里待不住，免不了心里难受。我就听有人说，他们在那里待不下去，因为那种礼让感染了他们，就像在世上一样；他们又不愿露出自己的恶来，也像在世上一样。在世上，人若被别人当成好人，就不能不装出好人的样子。所以，因为他们的内在在来世总会透出来，他们就难受，于是自己离开。他们想作恶，却不敢。

4109 论来世的情形

我观察到，也有启示暗示：人在肉身生活中做过的一切，到了来世都会重现。因为他们不断被引入状态的变化，所以人在肉身生活中的状态，没有一个不重现。仇恨等等也是如此；不但是他做过的，连他想过的也重现，而且是从婴儿时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所仇恨的那些人本人，不管那仇恨是公开的还是暗藏的，那时也会立刻亲身出现。他就这样被带进可悲的状态。但要注意：恶人的一切恶行恶念都会活生生地重现；善人和有信的人却不是这样，重现的是他们一切良善、友谊和爱的状态，伴着极大的快乐和幸福。1748年12月1日。这是我从自己身上一种坏习惯的经历得知的。

4110 这些状态常常重现。因为状态很多：人有过公开的仇恨、暗藏的仇恨、虚假的友谊，花样繁多；还有别的恶，比如出于爱自己和爱世界的恶，还有他犯过的奸淫。这一切不但重现，还会在众灵面前、在天使面前显露出来，叫他羞愧痛苦。所以他所受的惩罚不只一种，而是好几种；每逢事情出现，他又是那样的人，就要受与他的恶和罪相称的惩罚。不过始终只有一种惩罚、因而只有一个地狱长留给他，就是他那占统治地位的恶或罪所属的地狱。1748年12月1日。

4111 这样的惩罚持续很久，好几年，甚至好几百年，比如那条龙、大卫的情形。这些惩罚本身也带着荒废。但最后的荒废总要来：他被从这类人中分开。那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同伴，就坐在黑暗和痛苦里，只剩一点点生命，直到他变得能派上某种用处为止。他就这样不断往下沉，直到他受罚的最底处。

4112 但正直、良善、有信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借着前面说的快乐和幸福，不断上升，就这样升进天使的天堂。1748年12月1日。

4113 论付诸行动的恶

我觉察到：恶只要还在思想里，就不会这样重现；可是一旦付诸行动，它就进入意志。这时思想和意志合谋，于是整个人都卷进去了。恶在进入意志之前，还能从思想中拔除；一旦进了意志，就不容易拔除了，因为那时它也占据了思想。1748年12月1日。

4114 论上古教会

有人在我额头上方给我看一道火焰般的光。上古教会的人和我说话，说他们所在的光就是这样的，而且还要强烈得多。1748年12月7日。

论灵的两种生命

灵身上有两种生命，是他从肉身带过来的。当他不能用肉体的记忆时，这两种生命仍然留着：一是说服的生命，一是私欲的生命。说到说服的生命，我感到惊奇：灵彼此谈话时，不管想什么、说什么，都能用那么多理由或推论来证实，多得没有人能相信。他们搬出来的证据又多又杂，随手可得，我常常为此惊奇。有人教导我：这些五花八门、随手可得、仿佛就在眼前的证据，都出于说服的生命。因为灵一处在说服中，就立刻从人的记忆里唤起那里面现成的证据；对一件事的说服会唤起这些，这一点谁都能知道。所以他们的谈话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证据。

至于那些心门没有打开、不能与灵说话的人，情形又不同。附在他身上的，是说服差不多和他一样的灵；因为两种相反的说服若同时在场，就合不来。我的情形不一样，是为了让我知道灵是什么样的。人一改变说服，就有别的灵附到他身上。所以人的说服是怎样的，灵的说服也是怎样的，灵不断

唤起证据。此外，在人身边的灵会被引进这人的说服，披上同样的说服，这我也亲身经历过。私欲的生命是另一回事；但当私欲引出了说服，两种生命就一起发动。所以人最好不要被虚假说服，而要在真理上得到坚固；因为人一被说服抓住，就不容易被引开。

4115 论说服的生命

死后留下的生命，是说服的生命和私欲的生命。灵处在自己说服的生命中时，会把人记忆中一切合乎他说服的东西都唤起来，就像人凭自己所知道的那样。这是我凭经验得知的：灵带着自己的说服在场时，就把一切合乎这说服的东西唤起来，我有时惊奇：他们那种精明、狡猾、诡诈，那种找出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东西的敏锐，是从哪里来的？我原以为出于他们自己的肉体记忆，其实不然，而是出于为他们所用的人的记忆。灵只要一进入自己的说服，相合的东西就立刻被唤起。灵身上有这样的生命，好比一种本能，是从肉身生活中种种证实、因而种种说服留下来的；它借着这本能唤起别的证据，而且更多、更敏锐，远胜肉身生活之时，有些是他生前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我从大量经验中明白的。

4116 还有私欲的生命，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命。说服的生命关注的是真与假，以及对真理的证实，是从对事物的知识和其他许多东西中积累起来的；而私欲的生命关注的是恶与善，也就是一切称为爱的东西。

4117 由此可见，在肉身生活中，说服能够驯服私欲。举个例子：有人说服自己相信，这种食物比别的更有益健康，虽然它本身毫无滋味，甚至味道很糟，在他被说服之前还恶心它，但他还是选它，日子久了，竟觉得它好吃，甚至可口，以致宁要又糟又苦的，不要甜的。这样就驯服了私欲。其余一切事上也是如此。反过来，私欲的生命往往引出说服；因为人疯狂地爱什么，就会用许多理由去证实它，直到自己被说服。这一点可以用无数例子来说明和证实。

4118 私欲的生命留给灵，它在人身上唤起种种私欲，从而唤起种种证实。这一点我从许多事上已经明白。

4119 人身边有些灵，与这人处在相似的说服和相似的私欲里。这些灵可以称为多人的“主体”。因为人身上的说服和私欲会立刻把相似的灵唤来。每一个观念都代表整个人，也就代表整个灵；一个灵的观念或形像一呈现出来，他本人就立刻到场。来世的秩序就是这样，这一点我从许多事上明白了。不过总有一种共同的说服，即占统治地位的说服，同样有占统治地位的私欲。所以人身边总是同类的灵，直到他的说服改变、私欲改变；比如他受改造、得重生的时候，就有别的灵接替。这在下文可以看到。

4120 我和灵谈过这些事，他们不能不承认，因为每一点都合乎经验。只是灵以为他们说的话是从自己的肉体记忆中拿出来的；但有好几次向他们显明，事情并非如此。

4121 论圣言的一切都是器皿

圣言在字面意义上的内容是最笼统的器皿。它们笼统，而且是极其笼统，好叫无数属天、属灵的善和真理能被暗暗放进去。这些器皿看上去不成形状，因为太笼统；可是人就是这样：只凭感官来理解，除了肉体的东西什么也不想知道。所以器皿就是这样笼统。比如说，一切恶都是从主来的（参赛45:7），其实连一丝一毫的恶也不是从主来的。但因为人想凭肉体的东西、在昏暗中去理解，就这样坚定了这一点：主管理、预备一切。所以单纯相信、毫无保留地认为没有一样不属于主、唯独主做成一切的人，就可以停留在这样的看法里。同样，说主试探人，以及其他许多说法，也是这样。然而，同样的器皿也能装进

4122 真理，就是：主做成一切、预备一切、能做一切，但恶是间接借着恶灵做的；他还安排使一切恶、每一件恶都转为善。这样，一个器皿可以容纳相反的意思，也就能适合每一种真理。因为这也是真理：若没有主的允许，任何恶都不能出现；这也是真理：凡他所允许的，都借着恶灵来成就；而且他不会允许，除非人已经恶到不经恶就无法改正的地步。这也是真理：没有一样恶是从主来的。所以，为了让圣言的话能适合每一个人，这些话才这样极其笼统，能为每个人所用。这些事我和灵谈过。1748年12月8日。

4123 论所启示的事

有些灵不愿意人谈论任何启示的事。但有话告诉他们：这些启示是代替神迹的；没有这些，人连有这样一本书都不知道，不买、不读、不明白、不受感动、不相信，一句话，一无所知；他们也一点不想听圣言内在的事，把它当作幻想。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会听，而大多数人会拒绝。1748年12月9日。

4124 论婚姻之福的种类无穷

先前我在半睡半醒之间清楚觉察到：婚姻之福的总类无穷无尽。我把这告诉灵，有话说：这事若不在内层状态里，是决不能觉察和承认的。所以主把他们送进内层状态，他们就和我说话，说他们体察到婚姻之爱的福乐种类，数目无穷。1748年12月10日。

4125 论灵的记忆

灵若被允许用肉体的记忆，就绝对不能和别的灵在一起。因为那样一来，恶灵立刻就会知道这人想过、做过的一切恶事；因为来世一切观念都是相通的。于是他们从他记忆里拿出来的，无非是恶和假，就会扑向他，不停地骚扰他、折磨他。所以，人成为灵以前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唯独主知道。1748年12月11日。

4126 论猴子的脸

我眼前出现一张猴子的脸。有话说：这样的人把别人的一切都挪用到自己身上，好欺骗别人。他们在来世能模仿任何人，不但能呈现那人的观念，还能呈现他说话的形像和其他东西，凡讨人喜欢的都能。1748年12月11日。

4127 论不幸之人的地狱

我在睡梦中，被一个人骚扰。他变成一头无法描述的野兽：有人的身体，同时又是野兽，还带着种种说不出的可怕东西。还有别的情形。从这些可以明白，恶人在内层气场中是怎样受骚扰、受折磨的。

4128 后来天使灵在我睡梦中借着表象和我说话。那些表象使我在睡梦中清楚觉察到它们所表示的整个系列，好像我完全处在同样的语言中。那其实不是语言，而是一种异象，同时清楚觉察事情是怎样的。他们就这样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看见那些可怕的东西，又为什么要受那些苦。内容相当长，都伴有清楚的觉察；我也用同样直观的语言回答。可是醒来以后，我一丝一毫也不明白，更说不出来。我想把它召回来，却做不到，因为那些东西不落在用言语表达的感官之下。从这些我也明白了，在内层气场中有福之人的状态：他们彼此借着内层思想的表象交流，这种交流无法描述。所以他们的福乐是至高的，因为这类表象还伴有对福乐的觉察，那是完全说不出来的。1748年12月22日。

4129 论恶灵必须顺从

我自言自语，也就是心里在想，“肋骨”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女人就是用肋骨造成的（创2:22）。恶灵也像我一样，自言自语、心里思想。过后不久，他们说自己确实这么做了，但后来还是反对。由此得知：主借着天使引导人的思想和言语时，恶灵不能不也同样思想，而且那时他们只以为是出于自己。一个生活邪恶的传道人讲善事时，情形也一样：恶灵还是想着同样的事，并且唤起它们；可是当这传道人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恶灵就作主了。由此先前也已明白，恶人怎么也能说出善言来。1748年12月29日。

4130 论恶灵

恶灵多年来不断用极大的狡猾和恶毒，用诡计、威吓和无数阴谋，想要毁掉这些关于圣言内义的著作。这些阴谋我无法一一描述，因为前后已有多年。

4131 我屡次观察到：灵和天使绝不能凭自己找出、说出什么真理来。每当让他们自己去找时，总是找不出来；他们抓到的都不是真的。比如关于圣言的内义，他们从来不能凭自己找出来。有几次灵为此很恼火。我觉察到，他们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出于自己。人也是这样：凭自己绝不能行什么善，也不能想什么真，虽然他自以为能，其实还是假的。比如信靠自己聪明的人，以为一切出于自己，其实总是趋向恶；即使在肉身生活中看起来不是这样，到了来世也总会显出来。由此可见，一切善和真都是从主来的。1749年1月4日。

4132 总的来说，灵和天使的状态，相对而言是睡着的状态。因为他们对眼前的东西看得很清楚；但那位从永远看见一切、看见一切后果系列的，唯独主，才是醒着的。有过显明给我看，那是睡着的状态：我和他们一同进入睡眠，在那状态里，我以为事情完全是那样，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所以，灵和天使凭自己什么真的、善的也做不出来。1749年1月7日。

4133 论所写的东西会显得像带着斑点的假说

我梦见自己在一个盛大的宴席上，最后只穿着一件极白的粗毛衬衣；因为没穿外衣，我感到羞愧，就出去穿衣服。不许我穿那件灰黑色的外衣，我又给仆人一件，让他扔进杂物堆里。我穿上的那件是浅黄色的，袖子很长，右边有斑点。醒来后，我和头顶上方上古教会的后裔谈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所写的东西不应该用平行经文那样去证实；若是赤裸裸的，就会像那件极白的粗毛衬衣，但被那么多经文证实，就像那件外衣。可是有话告诉我，也用种种方式显明给我：必须这样，因为如今的世界就是这样，它宁要那样的外衣，远胜那样的粗毛衬衣。又显明给我：外衣的浅黄色表示假说。

4134 有人借着种种属灵的表象显明，若所写的东西没有平行经文来证实，他们读的时候会怎样看待它。属灵的表象是借着白色的光形成的，光芒四射，变化多端，又快又美，正像属灵的东西那样；而且很快地从一种属灵形状变成另一种，奇妙极了。这就是属灵的表象语言，用来表达属灵的事物。1749年1月9日。

4135 有人给我看一个赤裸的人的背部右侧，在手臂附近。这表示，有话也说：现在只显出这一部分，因为讲的只是上古教会；然而圣言却是这样的：若是人的前面，就包含普遍的一切，天和地都在内，从永远到永远，也包含每一个个别，以及个别中的每一细节。1749年1月9日。这就是前面的部分。

4136 论心跳

我得以在后脑非常真切地感到心跳。属灵者的心跳快、震颤、有力；属天者的心跳慢些，几乎像人的一样，安静，不震颤。属灵者心跳的次数与属天者心跳次数之比，是二又二分之一比一。原因是：属天者的心跳要借着属灵者延续下去，这样从属天者那里发出去。1749年1月10日。

4137 论恶与假是怎么回事

凡从天使、灵和人的自我流出来的，都是恶和假，绝不能生出一丝一毫的善和真来。他们被丢给自己多少，就生出多少恶和假，也就有多少不幸；即使眼下看不出来，以后也会渐渐显出来。他们出于主有多少，就有多少善和真，因为主就是善本身、真本身。由此可见恶和假从哪里来。恶人不管怎样想行善，都行不出来。总的来说，一切事、每一件事都是这样。1749年1月11日。我清楚觉察到，事情确实如此。

4138 论不幸的事

我觉察到：人若与主同在，就不会遭遇什么不幸，也就是所谓意外的祸事。当时有恶灵在场，有一匹马险些要闯祸，他们突然就被摔了下去。在我身边的灵说，从这类事上可以觉察出，带来不幸的是什么样的灵。这事后来得到了证实。1749年1月14日。

4139 论恶灵

我觉察到，为什么恶灵比善灵，也就是天国之子，更狡猾；又为什么总是恶灵进攻、善灵只是防守。因为恶灵一心只想作恶、伤人，他们的乐趣就在这里；善灵却从来不是这样。1748年1月22日。

论灵显得就在眼前

我和灵在思想中谈到：灵虽然远在别处，却显得就在眼前，而且在场起作用，好像就在那里一样；人也只能这样相信，因为能感觉到他们的临在。其实这就像远处的人听见别人嘴里发出的声音：声音在他耳朵里被听见，好像说话的人就在那里，其实声音是出于说话人的喉咙和舌头。视觉也是这样：能看到远处，眼睛却在原处。思想也是这样：它能遍游宇宙，却仍在人的脑子里。因为思想影响人，就像声音影响耳朵；人以为思想所在之处就是灵所在之处，所以这只是表象。思想不能归于某个地方，而是属于它所出自的有机实体；又因为思想在起作用，人就只能相信是那灵本人在那里。所以这是表象，虽然效果就像他真在眼前一样。1749年2月2日。

论称为以挪士的新教会（创4:26）

有几个来自称为以挪士的教会（创4:26）的人和我说话。这教会在那一章末尾讲到，它以仁义为信的主要部分。我觉察到他们轻轻地来到头部上方附近，说话很谦和。他们说，他们彼此在仁义中生活，给别人尽朋友的情分，但对主想得不那么多，不过也想一些。由此可见，他们的仁义是友谊的仁义，也有一点信的仁义。他们安静度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像好公民一样。1749年2月4日。

4140 论天使灵的说话和天使灵的思想

这几乎连最笼统地描述都难。比如说：观念以种种方式挂在事物上，也存在于事物里面；这些事物好比器皿，或中心，从中生出许许多多。比如只要说到真和善，就能用多种方式把真和善表现出来，观念可以朝向它们、在它们里面，再由此扩散到许许多多事物中。还能形成种种表象，观念就在其中、朝向其中，比如白色的、金色的灯台，带着各样装饰。这些表象就是这样的：拿形状如此的灯台当作主体、当作器皿，于是从多个主体同时组成的一个主体里，就生出无数变化。他们能从任何一种情感出发去思想，比如从一声叹息、一声笑或别的任何情感，都能在其中容纳许多东西，许多东西同时在里面或在旁边。因为每一种这样的情感，比如笑，都出于许多原因；种种原因连同原因的原因，都在里面，人不知道，也永远探究不出来。他们还从事物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气场，比如各种良善的气场，带着各自的光，带着光的调和，变化无数；借着光和调和的临在，气场又借着情感和情感的

无数形式得到调和。他们只要在思想中把不想要的东西挪开，那些东西就退去了。他们就这样调和事物和表象的气场，妙不可言，变化无穷无尽，简直要说成无穷之无穷之无穷。1749年2月12日。正如经上所说：“我们的女儿如同殿角石，是按建宫的样式凿成的”（诗144:12）。这里“女儿”指善，可以用天使的观念来表现，别处都不能，而天使是活生生地、带着无数细节来表现的。

4141 论粪便

我看见那些在淫乐中生活过的女人怎样摆弄稀泥般的粪便：她们用木器把泥粪铲出去，一直这样干下去。有话说：她们最喜欢这个，或说这对她们是乐事，因为淫乐变成了这类乐事。另有些人感觉不到乐趣，只觉得恶心、被迫。有话说：这些男人或女人是出于所接受的原则而偏好淫乐的。1749年2月14日。

4142 论住处

有好几次我在睡梦中看到，在斯德哥尔摩属于我的园子里，靠近地面，有工匠们的各种住处，有石砌的门口和围墙，里面有房间，做得很精巧。我很惊奇，那是在我园子里，我却不知道。在第二层高处也有住处，要爬梯子上去；还有第三层，那里有牧人、草地和树林。今夜我又清清楚楚地梦见园子里靠近地面有一处住所，带一个房间，我看见了，还在梦中和住在那里的人说话。醒来后我和他们说话，他们回答我，就像在梦中一样。靠近地面的是工匠。我们谈的是租税的事。1749年2月16日。

4143 论言语的物质部分

有一次，我从我的词语汇编里挑出一些词，想插进我正在写的东西里；我只挑了一个我记不住的词插进去，这时灵就换了：别的灵上来接替，原来那些灵则大声抱怨，相当悲切，说他们这样就不能在场，被赶走了。我觉得这事很奇怪。原因是：上来接替的是一些沉溺于词语、也就是言语的物质部分的灵，而原先那些只看重思想。由此我凭经验得知：那些灵和这些灵不能同时在场，因为气场彼此相反。执着于圣言物质部分的人，会夺走只想思考的人的思考能力。但天使灵把他们挪开了，因为天使灵在思想的气场之内，这样掌管思想的内层；那些灵却也想掌管思想的外层，现在这就被剥夺了，因为他们是凭说服行事的。1749年2月17日。由此可见，理性的灵不能和知识型的灵同时在一起，二者截然不同。

4144 论自我

灵一察觉有别人在引导他们，就恼火、抱怨，一点也受不了；没察觉时，就满不在乎，以为是自己引导自己，也就是凭自己思想、说话、行事。这事发生过好几次：他们被别人引导，有人指给他们看，他们就受不了；甚至当他们察觉是我在引导时也是这样。可见要说服他们相信自己不是凭自己活着，有多难。天使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他们不愿凭自己思想、说话、行事。1749年2月19日。

4145 论上古教会

上古教会有一种内在的呼吸，就是从与灵和天使相交的内在人出发，到外在人。后来这条路被关闭了，变成外在的呼吸，于是不再有相交，于是有了言语，还有许多别的。1749年2月19日。

4146 论天使的言语落入圣言里那样的表象

有好几次在梦中显明：属灵的天使彼此谈论，说我所写的不是真的，或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在睡梦中就仿佛在嫖妓，甚至犯奸淫；他们所谈的就这样在梦中被表现出来。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可以明白：天使的言语会落进圣言里那样的表象，甚至落进圣言里那样的字眼。这也得到证实：因为我得以知道这事，在那场叫人难受的梦之后我想到它，他们那时也承认了。

4147 又比如，当他们想着反对内在的事时，我就仿佛想咬自己的舌头，以及其他类似的事。

4148 由此也可以明白，梦在具有代表性的时候，是从哪里来的。1749年2月21日。

4149 论神圣的真理存在于头部的某个部位

天使灵谈论说，那几天或那一天所写的内义不是真的。于是让他们去察看是不是真的。他们就深入细致地探查，我清楚感到他们用思想穿透到头部左侧的某个部位，那里是真理和虚假所在之处；而头部右侧是私欲所在之处。那是头左侧的某个确定部位，有话说他们就在那里探查，事情也是这样。由此可见，真理和虚假存在于头左侧的某些确定部位，别处没有，这叫我惊奇。所以真和假在头里各有其位。若是虚假，那个部位的头就发硬，被察看时，也就是被天使灵探查时会疼痛，受折磨；若是真理，那里就是软的，探查时也不疼。天使灵就能这样察看。1749年2月21日。

4150 论想着将来的灵

有些灵总是想着将来，这是他们在世上的习惯和天性造成的。他们显出一张宽脸，其实不是脸，只是一块宽宽的脸面，薄得像一层薄板，里面没有生命，倒像木头一样。他们不说话，只思想。他们使人的感觉变得那么笼统，以致什么也想不清楚，心思定不下来。沉溺于将来的人，状态就是这样，因此变得枯瘦，毫无悟性。1749年2月22日。

4151 论奇妙的流入

我梦见在一位骑士爵位伯爵的家里，有人拿走了我的床褥，就是那张大垫子，还有一件衬着狐皮的斗篷，又有一张长狐皮。我和他说话，拿走这些东西的是卡尔·布罗曼。他对我说会归还，他以为按照颁布的法律，拿走是可以的。我却一下子火起来，说他必须归还；他若不肯，那就留着吧，因为我当时在场，还生着病，所以他无权拿走。梦见这些后，我醒来，想着这个梦，就听见我上方的那些人在说下面这些：这是公正的，这是不公正的。可他们完全处在另一种观念里，和我的梦一点也不像。他们对我说，他们那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是这样流进来的；他们说，梦中的大垫子对他们来说是祝福，长狐皮是祝福的安息日之安息，如此等等。然而他们的谈话就这样流进我里面，和他们的话完全吻合。

4152 我和他们说：这样的流入不是对应的流入，而是完全另一种。我觉察到，换成完全不同的方式或别的梦，也能同样发生。对应的流入是另一回事：属灵的事物流入属自然的事物，把它们呈现出来，比如爱呈现为热，聪明呈现为光，如此等等，彼此对应。这种流入是这样的：从属自然的事物里，决看不出它在属灵中是什么。所以前面那种流入很奇妙。

4153 由此可以明白，天使的流入怎样按着接受者的品质，以种种方式在各种对象中变化。从别的经历也能明白，比如天使的言语落入种种表象，像咬舌头之类。由此也可见，思想的一切、每一细节都会流入，虽然因为差异和不相似，看起来并非如此。1749年2月25日。

4154 论群体

来世有各种群体，凡是人思想中可能想到的、心里可能贪求的，都有相应的群体。拿思想来举个例子：我在想一件没有揭开、而是隐藏在圣言里的事，就是挪亚方舟。这时出现了几类群体：一，有些除了琢磨该不该揭开，什么也不想；二，有些琢磨那是不是真的；三，有些琢磨能不能公开。这些人占了大多数，琢磨“是不是”，再琢磨“是不是这样”。这样的群体非常多。他们一陷进“是不是这样”，就漫无边际地游荡到无数事上，只在最外面打转，从不进去看它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群体很多，都被驱散了，因为他们妨碍人看清那是什么：他们处处卡在“是不是”上，到了“是不是这样”，又回到“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像疯子一样在最外层的皮上乱转。四，有很多群体凭自我去猜测，这个这样猜，那个那样猜，一长串。五，有些群体不愿真理被揭开：有的出于恼恨，因为自己不能居首；有的出于无情；有的出于懒惰；有的是想让别人去费力探求，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费过力的；还有的想让人一直处在试探中，除了试探本身别无目的，好叫人或灵绝望、恼怒、发火，一头栽进种种错误和疯狂里。我和这些人说：这样的目的是魔鬼的，因为主定下试探，总是为了某种用处；关于目的还说了许多别的，他们却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六，善人却愿意知道真理，愿意教导人，愿意它向所有人敞开；他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倾吐出来，好叫人脱离试探和由此而来的恶。所以群体多得数不清。1749年2月26日。

4155 论洪水

我凭经验得知什么是洪水。洪水有两种：一是私欲的洪水，私欲属于头的右侧；一是幻想的洪水，幻想属于头的左侧。人被主守住，不让恶灵的群体进来时，他就脱离并被提升到这些群体的流入之上；他一旦被浸进这些群体，就有一种洪水，因为他变得和他们一样，同样恼怒、发火、思想、绝望、贪求。可是他被拦住离他们多远，就有多少处在岸边、海滨，或在安全之处、在方舟里，程度有多有少。要么在头的左侧，那里是属于悟性或思想的东西；要么在头的右侧，那里是属于意志或私欲的东西。他被浸进多少，就被淹没多少，这就像洪水，因为情形相同，所以比作水。有时左侧多、右侧少，变化无穷。这是我凭经验得知的：我曾长时间被拦在洪水之外，而别的灵在洪水中；后来我被浸进去，就觉察到它与洪水相似。试探就是这样的。1749年2月26日。

4156 论婚姻之爱

婚姻之爱在差不多是乐园景象的那个地方被表现出来，借着金刚石般的光气，闪闪发亮，像红宝石或石榴石一样。那里有几个人，他们生前我不太认识。婚姻之爱这样向他们表现出来时，他们被那美妙的愉悦惊住了，说：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喜乐、这样金刚石般的生命，正如方才所说；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东西，叫人心灵最深处欢喜。婚姻之爱在那里就是这样表现的。后来我和其中一位说：婚姻之爱出于天上的婚姻，因而出于主，出于他对人类的怜悯；它是一切爱的首要和根基，天上的群体就是按这些爱区分的。他很惊奇，人类竟然不知道这一点，也不怎么在意。1749年3月1日。

4157 论一位复活的妇人

有一位妇人，她在世时我认识。她在来世，大约在她死后四五个星期——我想是这样——我和她说过话。她和别人一样。1749年3月1日。

4158 论有权势的人和富人

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世时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如今在有福的人中间；还有一个是最富有的人之一，也在有福的人中间。这两人生前我都认识。可见权势和财富并不妨碍人一样能进天堂。1749年3月1日。

4159 论灵的视觉

从许多事上已经明白：灵彼此之间的视觉非常敏锐，他们完全以为自己真的看见别人，甚至看见自己；触觉也是这样。例子很多。比如我曾在那种状态中，完全看见了、摸到了一个灵，好像醒着一样，视觉、听觉、触觉全都具备。灵也多次承认，他们清楚看见自己、自己的衣服、身体和手。他们看表象就像在极亮的光中一样：我多次得以向他们呈现表象，他们看得那么清楚，连细节都看见了；甚至内层气场中的人，单凭笼统的思想，就看见了其中许多东西。此外，我自己看见他们，我想也有一千多次了：他们的脸、他们的身体，表象就像在白天的光里一样；还有他们的住处等等。1749年3月5日。

4160 论一位善灵

有一位妇人，我生前认识。她在来世才过了几个星期，就能在有福的人中间。她和有福的人同在一个群体里，我觉察到她的内在是敞开的，她的感觉和觉察都十分准确，还有别的长处。她到了乐园的景象里，看过之后说，这些对她不算福乐，福乐是内里的东西；灵为此很惊奇。她又从内心承认主，天使对此十分惊奇。1749年3月5日。她在世时属于那些富有、显赫、有地位的妇人。

4161 论灵的自我

有些灵在我身边，想凭自我来指挥我所写的东西。他们是什么样子，几乎没法描述。他们把观念限死，叫我不知道什么有益、什么无益；最后把思想的一切伸展都收紧，叫人几乎什么也不能知道；最后还夺去别的灵的一切自由，以及由自由而来的一切乐趣。一句话，他们是封闭的，几乎没有生

命，什么也不知道，却想知道一切；他们像木头一样。他们叫人沦为奴隶，不给他留一点自由，想要占据他、霸占他。其实人与天使相交时，一切都是自由的，思想有伸展，也得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真；在他们那里却正好相反。1749年3月5日。

4162 论恶与自我

我觉察到：人是恶的原因。这从下面这点可以看出：有一条永恒的律，就是人要觉得自己享有自由，好叫没有一件事违背他的意志去做；否则信就无法植入。信是在人的自由中植入的，绝不是靠强力、强迫、恐惧或神迹。由此可见，既然人要觉得自己享有自由是永恒的律，那么人自己就是恶的原因。1749年3月7日。

4163 论灵怎样记起别人

有显明给我看：灵对他们在世上认识的人，观念能被唤起得多么鲜活。有一个杀人犯，被他的一位亲戚唤起，那么鲜活，我看见他就像在世上一样，一模一样，而且有两三次。那亲戚说话，因为这人拿了他的钱，没有还给他；他为此抱怨，也和他们谈这件事。从这人的回答，天使能清楚觉察他当初有什么意图：是想据为己有，还是另作安排。从这次经历我清楚明白了灵怎样记起别人：那是非常鲜活的，就像他们还活在世上一样。又因为观念相通，那人就立刻亲身出现，事情也正是这样，同一刻发生，毫不费力，就在他身边，或按他的位置隔着不远，来世就是这样。我也明白了：天使从他的回答就立刻觉察出他有什么意图，一点也藏不住。1749年3月8日。

4164 论人的状态被召回

我听见也觉察到：恶灵被送回他们婴儿和少年时期的状态，那时他们是什么样，都被描述出来。由此明白：人的每一个状态都会重现，也能被带回来；而且借着人一切良善的状态，恶的状态得到调和。1749年3月9日。

4165 论恶人的洪水

我多次经历：我被拦住，好像被提起来，也就是朝向内层，这样进到善人的群体中，从而被拦住、离开恶灵。我觉察到也感觉到：若稍微放松一点，恶灵就会带着他们的说服和虚假、邪恶的原则涌进来；我也觉察到、感觉到：放松多少，他们就涌进多少。1749年3月9日。

4166 论灵有更优越的能力

灵的观念与人的观念相比是怎样的，可以从这一点看出：他们处在思想中。人一刹那能想到的东西，用几个钟头也说不完、写不完。灵就处在这种思想中，不是像人那样模模糊糊，而是清清楚楚，好像一个人看一幅画，一切同时呈现在眼前；因为还伴有无法描述的属灵表象。一句话，人的一个模糊观念，灵会借许多看得见的表象把它呈现出来、领会出来。天使灵相比之下更多：人比灵怎样，灵比天使灵也怎样，天使灵比天使也怎样。1749年3月10日。

4167 论灵的本性

因为灵不被允许使用记忆中的具体细节，他们有的是内层的记忆。这种记忆其实也不能称为记忆，而是对具体细节记忆的能力。人若不从具体细节的记忆来思想，就是这样；人常常这样思想，只是自己不知道。虽然具体细节的记忆是思想所依托的平面，但思想的能力是另一回事。灵就是这样，所以比人优越。他们在人身边，从人的记忆来思想，因为他们是能力和力量；那时他们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人，以为那人的具体细节是他们的。这是我从许多经历中明白的。我和他们谈到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很恼火，以为他们所说的一切具体细节都是自己的。可是当向他们证明时——比如他们用我的语言说话，会我所会的一切语言，而我不会的语言他们也不会——他们被说服了，就不作声了。人的记忆是他们最外层的平面。还有一点也使他们信服：有话说，他们若在疯子身边，也会发疯；在聪明人身边，就会聪明，却仍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句话，他们身上有原则的生命，他们就按这生命来推理；这生命流入人的记忆，就唤起相似的东西。这我从许多事上明白了。他们私欲的生命则唤起私欲。这些生命看起来像本能一样。1749年3月11日。

4168 我和灵谈过这事。他们抱怨说，自己记不起具体细节的记忆，虽然还有，却不许拿出来用。比如有一位，生前比别人更精通、更钻研希腊文。有话对他说：在来世要这些有什么用？它们只是理解的手段；既然已经有理性，还要手段做什么？但奇怪的是：当他们生前所做的被召回到记忆中时，他们做过什么、说过什么，都会重新知道，就像拥有最好的记忆一样；可见他们身上完全保留着记忆，包括地方、行为和言语。1749年3月11日。

4169 论婴孩

有一些确定的群体，为数不少，专门照顾婴孩，主要是女性，她们在肉身生活中最温柔地爱过小孩子。她们说那些正直的婴孩，也就是美好的婴孩，她们按一定的规矩献给主，并被接纳。这是有话告诉我、也显明给我看的。1749年3月12日。

4170 论温水

温水叫人呕吐，原因在于：属灵中的温吞就是这样的；因为属灵的事物对属自然的事物有这样的作用。这话告诉了灵和天使，他们也承认。当我想着温水，同时想着属灵上的温吞时，有些灵仿佛要吐出来。由此可以明白流入是怎么回事。1749年3月12日。

4171 论信

有一个人，生前以信能救人为原则，就像亚他那修的信，也是教给小孩子的那种。他和我谈到信。有话对他说：信若不是为了用处，不是为了叫人变好，那不就只是知识和认识吗？那只是知识而已。以为单凭知识或认识就能得救的人，是愚蠢的；因为一切认识都是为了叫人变好这个目的。把这

种东西灌给自己、立为原则来信的人，更是愚蠢。于是给了他光，叫他觉察事情确实如此。他当着别人的面承认自己被骗了，承认信不过是为了叫人变好；这就是为了得着仁义的恩赐。1749年3月12日。

4172 有一个人说，他身上没有什么善，所以不能得救。有话对他说：他应当有真正的信，就是一切善都从主来，这样他就能得着仁义的恩赐。由此可见，认识必须在先，就是认识一切善都从主来；若没有这认识，就得不着信的仁义。所以对真理的认识在先。1749年3月12日。又有话说：人可以知道一切善都从主来，却不能有信去承认它，除非他有仁义。从仁义才能承认，没有仁义的信绝不能。

4173 论用处

我和灵谈到用处。他们很恼火，说我谈用处谈得太多了。可是有话对他们说：没有用处就什么也不是。在世上、在国家里，人们问的是这有什么用；说到人，也问他有什么用处，若没用，就被当作废物扔掉。在主的国里，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用处都是从那里来的。于是按天使灵的观念，呈现出一种气场，像用处的光气。有话说：在主的国里，除了用处什么也没有。这时那人在这气场中就开始逃跑，说他喘不过气来。1749年3月12日。

4174 论洪水以前的人

我在看护之下被带往洪水以前的人所在的那座山。朝山走去时，迎面来了一股寒气，占据了我背部的下半部。那地方的寒冷表示极大的邪僻。那座山是由他们的幻想形成的，弯成一道拱形围着他们，他们就在里面。那时我和他们说话。他们说，他们曾经想了很多关于神的事，但说服自己相信没有神，人就是神，所以他们自己就是神；他们是凭梦在这事上坚定自己的。这是他们亲口说的。此外，他们以为自己住在树林里。1749年3月13日。

4175 论婚姻之爱的美

有一种美呈现给我，只给了极小的一点，还罩着一层像云一样的东西，不让我看清；同时给我一种觉察，知道这就是婚姻之爱的美。我凭情感觉察到它是这样的：几乎只能说它就是美本身；因为婚姻之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本身就是美，一直通向最内在。一切美都由此而来。我还看见它的表象是什么样：各样蓝色的彩虹，还有金色的雨。1749年3月19日。

4176 论主得荣耀的表象

我得以讲述主的得荣耀从何而来、是什么，但方式是由我按次序呈现美丽的鸟儿：它们饿了，吃谷粒和一点一点的面包屑，还有它们爱吃的草和沙子，又喝水；它们也彼此相爱、亲吻；它们在这些事上感到生命的快乐。稍稍歇一会儿，等那快乐散布到全身的神经，它们就开始从这份安宁中唱出美

妙的歌来。我得以按次序把这些呈现得活灵活现，因为表象显得是活的。这时天使用属天和属灵的感觉觉察这一切，不是当作表象，而是用属天的方式觉察，这我觉察到了。由此明白了什么是主的得荣耀，也明白了天使那里的表象是什么样的。1749年。

4177 论某些人受保护

我看见有一个人被恶灵稍稍往下压，可是出现一位天使在他上方飘动，他就被救出来了。有话说，这是善人从恶人手中得救的征兆。1749年3月22日。

论劈柴的人

有些人长期这样，有些人时间短些。他们劈柴时，木头底下好像有属于主的什么东西，所以那木头就是功德。木头里主的东西越多，他们这样的时间就越长；当这东西开始消失，荒废就快到头了；最后再也看不出主的东西时，荒废就结束了，他们被带到天上。这我也看见了：他们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在真与假之间飘摇。1749年3月22日。

4178 论没有一样事没有原因和目的

我清楚觉察到：人身上没有一样事，哪怕最小的，无论是他的行为、言语还是思想，能没有原因而存在；也没有一个原因没有目的。又因为主就是目的本身，一切和每一件都出于他，所以没有一样事，哪怕最小的，能在原因里没有目的而存在。1749年3月23日。

4179 论熟人

整夜有好几个熟人在我周围。我睡着了，和他们在一起，在梦中看见他们换成了别人的样子，还和他们说话。醒来后发现正是他们，我就和他们说话。我梦见我来到一座倒塌的殿，那里只剩下一些祭坛的残垣。我走上其中一块，开始往下陷，于是吓得发抖，怕跌进深处，就醒了。这梦表示：主宏伟的殿，就是他的圣言，如今是什么样子——只剩下这类残垣，很容易塌下去。1749年3月26日。

4180 论灵的行程

灵从一个群体经过一些群体到自己远处的群体去时，他们觉得自己在旅行，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这次我也觉察到了，是在腰部、脚和脚掌的区域。他们在那里说话，说那里是这样的，待不下去，于是继续往前走，或觉得自己在往前走，像在旅行一样；其实只是群体的变换。1749年3月26日。

4181 论住处

我的熟人，就是我的几位母亲，告诉我：她们所在的地方有洁净的住处。这些住处不能给我看，免得别的灵得到它们的观念。她们说，这些住处是赐给她们的，也会变换，她们在那里不断尽自己的职分。她们想描述，却因上面说的原因描述不了，只能说是这样的住处，不断赐给她们，她们在那里很快乐。1749年3月26日。

4182 论用处

几位母亲说，我父亲生前常常不在家，不知去了哪里，回来时总是很快乐。由此我觉察到：他是被主差到人们中间去做各种用处，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因为他的快乐就在于活跃的生活。又有话说：没有活跃的生活，他就不能快乐，所以做完事后他就回到快乐中。1749年3月26日。由此可见，灵被差去做各种用处。

4183 论洪水以前的人

在头顶上方某个高处有好几个人，他们流入我的思想，好像把它捆住，叫它处在昏暗中，压得相当重。我身边的灵也同样好像被他们捆住，除了从他们流入的东西，几乎不能思想，以致恼火起来。有话告诉我：这些人是紧挨在洪水以前生活的人，拿非利人就出于他们，这在圣言里讲到过；因为圣言里明说，洪水以前有出于拿非利人的人生活着。我发现，从这种流入看，他们身上的说服力相当强，但没有那些灭亡了的人那么强。1749年3月26日。

4184 论主的圣言出于天使的言语

天使的言语是这样的：他们所想、所说的每一样都是活的，他们在每一样中都从主领受对生命的觉察。凡属于生命的东西，他们都活生生地呈现给自己。比如谈到某种情感，意志的情感或悟性的情感，他们拥有它就像拥有活物一样，连同里面的一切，连同它的整个魂和整个身体；这些是数不清、说不出的。在人那里，这些只是最笼统的观念，而且是死的，因为是物质的、封闭的。比如描述一种情感时，可以想出、写出无数关于它的东西，这些在天使那里却是同时具备的，而且是构成它的内层，按次序、成系列。就好比身体的形状，或身体的东西，是同时从纤维、血管、肌肉的全部内部形状和结构，连同它们的系列和联结，以及由此而来的形状来认识的。这些是能表达的；因为在天使那里这些都是活的，他们的思想和言语就是这样。

4185 主的圣言是这样的：当主把它呈现在天使面前时，每一样都活了，死的字句变成了生命，连同每个词、词与词的联结中无数的东西。所以那里的东西极其笼统，只是这类活情感的器皿或容器；而且变化无穷，妙不可言。

4186 我得以和天使灵稍稍谈了一点，虽然很少，但由此得知事情确实如此。1749年3月27日。

4187 论灵和天使的生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生命。他进入来世时，就进入自己的生命；那里有些群体，生命和他相似。

4188 论灵和天使的生命

生命有属有种，群体按生命的差别区分开来。每个人都有与自己生命对应的群体。这种生命的属分布在许多群体中，其中每个群体又有各自特有的生命。人或灵按状态的变化处在这些群体里，但在一个群体中有他共同的、即占统治地位的生命，他总会落回那里。他不容易走出这些群体；即使走出去，也会被带回来，因为在这些群体之外，尤其在他自己那个群体之外，他找不到生命的乐趣，觉得厌烦，不舒服。1749年3月28日。

4189 论自以为精细的恶人比别人更粗鄙

头顶上方有些恶灵，我想他们以前没到过我身边。他们行事很精细，也以为自己精细。我得以对他们说：他们比别人更粗鄙；恶人越精细，就越粗鄙。有话对他们说：他们的恶是细碎的单个之恶，由这些组成复合的恶，所以复合之恶是由他们精细的恶组成的。至于不精细的人，外面可能是恶的，里面却不那么恶，所以不那么粗鄙。1749年3月30日。

4190 论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个别的东西相对来说又是怎么回事，而且若没有共同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决不能存在，这从来世的人说话思想时就可以看出：流入是共同的；另外，那些掌管他们思想和言语的共同流入，是个别的东西所要迁就的；思想和言语决不能越出共同东西的气场。共同的东西规定界限，又按它怎样影响人，规定品质；所以共同的东西既关乎数量，也关乎品质。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同时还有好几种共同的东西，奇妙地掌管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语，以及其他一切。人在共同东西的气场之内思想说话时，好像出于自己；它们就这样影响人，叫他只能这样以为。可是当他思想说出不那么属于共同气场的东西时，就好像不是出于自己；按离气场远近的不同，觉得、听来好像更隔、离自己更远，也觉得多少出于自己，因为不在气场之内。对此他不怎么反省，但按好比气场的距离，同样受影响。关于由此而来、并留下来的情感，还有许多可说，但我现在还说不了。1749年4月1日。

4191 论对应

我睡着时，又有一些人在天使灵的气场中说话。我梦见我父亲生前掉进水里，被淹没了，我把他拉上来，背着他走。我醒来后，他们说他们刚才谈的是我从圣言中写下的东西。先前圣言在我这里就是借我生前的父亲来表现的，所以他们的谈话就落进了这样一个表象里。1749年4月1日。

4192 论什么是婚姻，以及由此而来的爱

婚姻就是这样一种爱：一方爱另一方，另一方也同样爱这一方，爱到愿意合而为一，彼此愿意把属于自己的一切给对方；从这种相互的情分——一方只愿属于另一方，另一方也是这样——就产生婚姻的爱。所以其余一切爱都从这里派生，因为它们也是相互的，只是不能做到这个地步：别的爱只在于愿意，却不能真做到这样。由此可见，婚姻之爱是根基，就是天堂本身。

4193 相反，那些想把别人的一切据为己有，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把别人当作无物的人，这就是地狱，因为它和前者相反：它要夺去别人的生命和他所有的一切，变成自己的。1749年4月2日。

4194 论某些人在耳廓之灵中间受罚

有些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凭自己行事；还有别的有这种秉性的人，他们被送到耳廓之灵中间，就是构成左耳耳廓软骨皮的那些灵。他们在那里被这些灵引导，被迫从他们那里向左耳说话。这有时伴着觉察因而有所抗拒，有时没有多少抗拒，要看所要调和的秉性而定。他们那时说话好像软骨发声，有一种特定的声音，有时很蠢。这事常常发生。有些人就这样和我说话；他们在那以外，看上去是聪明人，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那种说话没法描述。他们就这样受调和。有些人从那里被放出来时，很恼火、很生气，因为他们被逼成这样，还那么蠢。1749年4月2日。

4195 论气场、本能，以及由此在人身上唤起观念

每个灵，尤其是每个灵的群体，都散发出自己的气场。这气场出于他们的原则，也就是原则或说服的生命；恶的禀性则出于私欲的生命。由此就有他们的气场，好比由此而来的本能的气场。这气场一存在，就是一种共同的东西在运作；它作用于人的记忆时，就从人的记忆中唤起一切与之相合的东西。所以灵的共同东西唤起一切相合的个别东西。灵由此说话，以为出于自己，又说服人相信那出于他自己。这样的气场占统治地位时，被唤起的一切，哪怕最虚假的，也显得是真的，并且得到证实。作为证据流出来的东西又多又杂，我很惊奇他们那时好像是从哪里找来的；其实那不过是他们共同的气场在唤起。因为灵没有记忆，就有一种好比本能的东西在起作用，正如上面所说。1749年4月2日。

4196 论气场

有视觉的气场，先前已经讲过（见第670、3496节）。构成眼睛外层皮的那些灵，气场像带棕色的大理石；在里面的那些，气场像乳白色。头顶上方的人，比如来自上古教会的人，向我显出的气场点缀着金色，又像最美的白花和彩色花，无法描述。1749年4月3日。

4197 论有拦阻

我在被荒废的人中间，或在地狱的人中间时，常常被从他们那里提起来，拦在那里；所以有拦阻，又再被放进去，又再好像被提起来、拦住。1749年4月3日。

4198 论想附在人身上的灵

有些灵，在肉身生活中那样爱世界，把它看得比一切都重，同时想统治别人，把生命的乐趣放在这上面，并且一直保持到临死的最后一刻。这些灵在来世想附在人身上，也就是借着人回到世上。他们宁要死的、污秽的世俗之物，不要属灵和属天的东西，其实后者在完美上无限地胜过世俗之物。因为如今这种人很多，所以给他们设了一个新地狱，在左边隔着一段距离的深处。这地狱被打开了，这类人看见了它，有话说它比别的地狱更可怕。有些人从那里飞出来，我觉察到那里很黑暗，有龙和蛇。他们到那里靠岸时，是这样辨认出来的：一个矛尖在他们左眼前晃动，好像要刺伤眼睛，却又挪开；矛尖就这样在眼前晃动，叫他们害怕会刺伤；然后长矛绕着他们的腰转圈，他们就这样被辨认出来。此外，在他们靠岸以前，也显得绕着长矛转圈，拉得很长。这些就是想借着人回到世上的灵。当他们有了机会、能够做到时，就想附在人身上；人可怕的幻想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些人因此甚至自寻死路。1749年4月3日。

4199 不过这类灵有许多属、许多种。有些也爱过世界，但在世上没有这样把生命的乐趣放在上面，他们并不马上想这样。还有一些也爱过世界，但被保持在睡眠的状态，直到世界的乐趣沉睡下去，叫他们忘掉世界。这些人是单纯的，而且是善的。1749年4月3日。

4200 论梦

今夜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后我和灵说话，他们对我说，他们曾在我周围守夜，是他们把这个梦带进来的，连我记得、说出来的那些话，也是他们一字一句带进来的。由此我更清楚地明白：梦是从灵人界来的。1749年4月6日。

第十五册　§§4201–4500

4201 论主的天意

我听见、也觉察到灵彼此在谈论主的天意，说它就在最细微的事上。可是他们谈的内容没法描述，因为他们的话同时带着表象，里面包含的东西写不出来：一个意念里装着许多东西，再配上表象，多得写满许多页也写不完，而且总还有写不出来的。那时我觉察到：主的天意确实在最细微的事上，只是不照人所理解、所设想的那种次序。原因是：一切大小事都按它自己的秩序安排，将来的事都已预见、已预备，只是发生的方式并不像人所想的那样。1749年4月6日。

4202 论气场

灵的气场是什么样的，能清楚觉察到：有的出于不赞同或赞同，有的出于别的说服。流进来的是一种总体的不赞同、赞同或说服，于是一切细节都摆出来作它的佐证，叫人根本想不到事情会是别的样子。不赞同的气场越强，说服力就越强，以致我常常怎么也没法不觉得假的就是真的、恶的就是善的。气场里总体的说服力就是这么大，在一切细节里也是这样，细节都在印证它；因为总体就在每个细节里，或者说，每个细节都从总体那里得到同样的性质。

这样的气场曾借颜色显给我看，像一条条粗带子或木梁，颜色大多是暗蓝，也有发黄的。从中可以看出气场有多浓密，得先把它驱散才行。四周还有一圈发亮的黄色，表示善或真的气场，它还穿不透说服的气场。从这些带子或木梁的样子，能看出气场有多大；它们一减弱、消失，就表示虚假在减少。1749年4月9日。

4203 由此可见，人若不信从主来的真理，会多么厉害、多么容易地在恶和虚假里坚固下来。凡处在虚假和恶里的人，周围都有这种浓密的气场，冲不破，除非先花很长时间把虚假和恶驱散。这些气场在善灵和天使眼里，清楚得像在大白天。他们的气场和这些气场根本合不来，一碰就互相排斥，所以彼此分开。要是凑到一起，周围带着虚假和恶之气场的人就会受苦，受极大的折磨。若是经主允许，虚假和恶的气场占了上风，善人就会陷入试探，陷入焦虑和困苦，好像连呼吸都被夺走了；一方在另一方的气场里活不下去，除非奇迹般地得到调和。

每个人周围都有属灵的气场，正如有属自然的、也就是属肉体的气场一样。后者人人都有，这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能看出来；这气息多得像一片海洋围着人，学者们已经用许多实验证实过。1749年4月9日。

4204 论那些认为万物有起源、因而神不是永恒的人

前面讲过这些人，说这样想的人在宇宙的边缘（第3476–3484节）。我观察到，每当这个念头重新冒出来，恶灵就煽风点火，处在时间观念里的善灵就苦恼。因为处在时间观念里的人，只能照着时间去想，以为永恒不过是时间罢了；其实在主那里，一切大小事都是永恒的，时间的观念和永恒的观念是合不到一起的。灵被这个念头弄得焦虑、沉重，于是连主的起源也翻来覆去地想，因为他们处在时间观念里。他们一被提升、脱离时间观念，焦虑和这种想法就消失了。由此可见，意念里掺着多少时间的成分。

最后有话借意念对他们说、灌输给他们，叫他们想一想：万物的起源在哪里？自然的起源在哪里？世界被造之前，自然是否就有了？这样说来，自然是永恒的吗？是神永恒，还是自然永恒？如果是自然，它的起源又在哪里？最低的不可能是更高之物的起源；低的是靠更内在、更高的东西而存在、而持续的，否则低的什么也不是。万物必有原因，原因先于结果；一切原因都有目的，目的先于原因。所以万物都出于那位目的本身，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永恒的，也就是出于神，出于主。这个观念印进去之后，他们不再纠缠于究竟是自然永恒、有起源还是没有起源，还是主永恒，焦虑就开始平息了。1749年4月9日。

4205 论恶人对主的仇恨

有些人在世时并不恨主，只是活在自爱和爱世里，也就是活在对邻人的仇恨里，连想都没想过主；这些人到了来世，却对主怀着你死我活的仇恨。原因也在于：他们在那里看出天堂是主的，国度是主的；而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堂，自己一头扎进惩罚和折磨里，就把这归咎于主。他们原以为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总能进天堂；其实他们这种人，若真能进去，立刻就会毁掉一切群体、一切秩序，还想叫所有人都服从自己。因为进不了天堂，惩罚又是自己招来的，他们就对主怀了这样的仇恨。1749年4月10日。

4206 论恶会惩罚自己，兼论允许

从天堂和地狱里万物所处的秩序可以看出（这在别处讲过，第2438–2439、2776节），秩序就是这样定下的：一切恶都会惩罚自己，因而恶本身必定毁灭自己。秩序就是这样，这叫作“允许”，其实却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同样，相互之爱也会报偿自己：它愿意别人得着什么，自己也就得着什么。1749年4月13日。

4207 论那些渴望回到肉体、回到世上的人

有些灵渴望回到肉体，再回到世上，好借此附在人身上。他们被拘在自己的地狱里，不让他们到人这里来。最渴望这样的是奸淫的人和塞壬，也有别的人。他们有时受重罚，好叫他们对这种欲望生出恐惧。施罚的灵给他们套上肉体的幻觉，叫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肉体里，那时他们的感觉和在肉体里一模一样；他们甚至能把这“身体”变得僵硬，于是被扭曲，四肢百骸都被撕扯，以各样方式被折断，痛苦万分，一次又一次，直到生出恐惧为止。恐惧、惊吓和羞耻是外在的束缚，是借着惩罚打进这类魂、也就是死后恶灵心里的。1749年4月13日。

4208 论天使灵的说话

我觉察到天使灵在说话，但没有听见，也不明白，只是用视觉觉察到。那好像一种闪光的颤动。他们彼此谈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天使灵的说话。这闪光的颤动呈现在内在视觉面前，随他们的状态而变化。那时他们处在欢喜的状态，所以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光辉好像就是他们欢喜的生命。其间我也和灵谈过这种说话。

4209 内层恶之气场里的灵却不是这样。那里没有光辉，只有一团昏暗。因为他们的一切状态，正如他们的一切说话，都是封闭的，所以里面没有活气。那种说话好像出自封闭的意念，由此可以想见他们是什么样子：总体上昏暗、阴郁、可怕。其间我和灵谈过这种说话。

4210 我得以和天使灵说话，但要借着中间的灵。这时大部分内容到不了我这里，只有笼统的东西。我也得以借着笼统的东西、也就是笼统的意念和他们说话。这些意念我只是极笼统地想，因而极模糊；天使灵却在其中觉察到清晰、具体的东西，这一点当时我也得以知道。1749年4月14日。

4211 说到灵的说话：在灵界，他们的意念以物质和肉体之物为基础。即便那些本不属物质的意念，他们也给它定下界限，把它做成物质的，好让意念止于其中，并从中得到领会。

4212 但内层的灵不这样把意念做成物质的，而是把事物本身做成物质的，再把这样做成的事物附在意念上。这种意念的说话奇妙得几乎无法描述。1749年4月14日。

4213 论恶人与善人生命的流入

恶灵以他们的意念流入时，不论说话还是不说话，都把这些意念弄得像活的一样；其实不是活的，而是死的。看着像活的，却像青灰色的死尸，里面没有生命。这种“活气”，或者说这种青灰，本身是死的，是黑暗的。他们那些信条的生命也是这样，看着像光，却是冬天的光。善人的生命就不同了。1749年4月14日。

4214 论灵面前的表象，兼论宽路与窄路（太7:13–14）

什么都能在灵面前表现出来，而且不像是画出来的，而是看起来完全像在世上一样，比如花园、树林、宫殿、雨水。这些东西看着就像真有一样，其实是表象，是显像，也就是说不是实在的；没有什么不能这样表现出来，人的形象也能。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但这些是虚构的表象，就像光学上画出来的幻景。

4215 还有一些表象不是虚构的，却仍是显像，就是在天使眼前呈现的那些。它们出现在从事物的秩序而生的光里，事物借这光被表现出来。这些表象可以说是世上万物的原型，所以有乐园般的景色，以及许多别的，等等。比如恶灵被天使察看，善灵被天使察看时，同时就有一种觉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

4216 有一次表现出通往地狱的宽路和通往天堂的窄路。宽路两旁种着树，很好看，却有蛇和毒蛇在这里那里爬着；窄路阴沉昏暗，四周却有装扮美丽的天使孩童，只是他们看不见。有人问他们愿意走哪条路。他们既看不见蛇，也看不见孩童，就说愿意走宽路。可是等到把事情揭开给他们看，叫他们亲眼看见宽路上有蛇、窄路上有孩童，他们就怕了宽路，说愿意走窄路。1749年4月14日。

4217 论洪水以前的人

我好几次听见他们在雾蒙蒙的岩石底下骚动。不但听见，还在左脚跟底下感觉到。那是一种想往上冒的劲头，但只停留在努力上，冒不上来。他们就这样不断想冲进灵界，用他们的说服把灵界闷死，却被拦住，只能尝试，不能更进一步。顽固地这样尝试的，会被同伴重罚，样子像在杀人，为的是叫他们生出恐惧；他们还会被放到更深处，那里雾蒙蒙的岩石更浓密。他们像野兽一样在林中游荡，有时彼此残暴相待。1749年4月14日。

4218 论那些说唯独信就能得救、不需要善行的人

有一两天的时间，我几次觉察到一种淫乱的气场。这气场在四周，但主要是从下方、从臀部底下降下来的。这气场搅扰我，我很奇怪它从哪里来。有人告诉我，它来自那些说服自己唯独信能得救、善行毫无用处、反倒叫人定罪、因而是污秽的人。他们在臀部底下，彼此争吵谩骂，此外我没觉察到别的。这气场从那里降到身体里面、偏向左边；又因为他们想比别人先得救，就不断往上挣，而且如上所说，是顺着身体左侧，向心和头那里挣。

我和持这种信条的人谈过。我得以问他们信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说唯独信能救人。这个他们不知道，因为除了“信能救人”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信是什么。他们想了想，说：只要相信父神创造了我们、耶稣拯救了我们、圣灵洁净了我们，就能得救。有人问他们：要是过着恶的生活呢？他们说，人应当好好生活；可就算生活得恶，只要有这个信，就能得救，哪怕是在临死的最后一刻，哪怕一辈子都活得恶。下面那些人说，他们不知道信是什么，只知道一个总数：父、子、圣灵，此外不知道信是什么。因为人会把学到的东西归拢成一样，他们的就是这个：只要知道父、子、圣灵，知道这个就能救他们。1749年4月15日。

4219 论天上的月亮

有人给我看一个明亮的月亮，周围有许多小月亮，同样明亮。那光好像日光，十分鲜活。我问这是什么。灵以为那是月亮，周围那些小月亮在我们地球上看不到。可我得知：主就是这样向属灵的天使显现的，向属天的天使则显为太阳；他们在天上的光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属灵者的光来自显为月亮的主；即使主不显为月亮，他们的光也和明亮鲜活的月光相似；属天者的光则像太阳的光。1749年4月14日。这月亮不是出现在主所在的右边，而是在前方上面。

4220 论气场

我看见一个人穿着金线织的衣服。我生出一个念头：他因为这身衣服，就总在想自己，想自己的尊荣和体面，哪怕在想别的事时也是这样。这是他养成的；谁养成这种东西，就成了习惯，每次这样穿着去见别人，这种想法就占上风。他那尊荣的气场、也就是自爱的气场就是这样来的。人给自己养成的一切别的东西，也都是这样，多得说不完。即使在信仰的事上生出一个观念，这观念也会留下来，变得习以为常，以致每逢碰到信仰方面的事，他就处在类似的总体观念、也就是气场里。

这样的气场在来世一来就能清楚觉察到。因为来者会在我身上唤起与他相合的东西，不相合的也就觉察得出来。这样的气场常常变成气味的气场，于是发出腐臭、粪便的味道，显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常常变成看得见的东西，显为形状。这类气场若是那种样子，就十分可憎。礼节也是这样。

4221 由习惯、也就是由反复的实践怎样养成这种东西，从许多事上都能看出。养成到一个地步，人就不知道这是靠习惯得来的。比如说话、吃饭、走路，这些都是人学来的，不学就不会。走路时避开迎面来的人也是这样；从别人的话语和脸色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挥动手臂，一切感官方面都是这样靠习惯养成的。由此可见：凡是靠习惯得来的，都会变得习以为常，以致人不知道自己有它。1749年4月15日。

4222 论良心，兼论天使

我得以觉察良心是怎样形成的：人学到这是真的、善的；他一想到这事，就碰上“这是真的、善的”这个念头。起初是出于某种目的，或为自己，或为世界，或为永生。这念头常常反复出现，就变得习以为常，以致他不知道这是出于他学来的真理。然后主逐渐挪去为自己、为世界的目的；挪去多少，仁义就有多少，直到不再有为自己的目的。1749年4月15日。

4223 我觉察到，天使只关心人的目的。人有为自己、为世界的目的时，他们就抵制，尽力挪开，把它转成善的目的；人有善的目的时，他们就欢喜。善的目的有多少，他们就同在多少；恶的目的有多少，他们就离开多少。但他们仍从主那里拦阻，叫人不至于一头栽进极大的恶里，用的是外在的束缚，就是他们在人身上唤起的、人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束缚。1749年4月15日。

4224 论状态

灵会经历一切可能的状态。一来到他熟悉的状态，就回到了自己的生命里。我觉察到，这状态一开头，他就想一头扎进自己生命的状态里去。因为他要经历一切可能的状态，所以来到相反的状态时，立刻就苦恼，或者受罚；当他冲进比他实际上的恶更大的恶里时，就惩罚了自己，也就是招来了惩罚。1749年4月15日。

4225 论那些渴望附在人身上的人

有两三天，我和那些渴望附在人身上的人在一起。他们这种人什么也不想，只想回到世上。他们的念头都是属世、属肉体的，根本不知道属灵的生命是什么，他们的气场一直是淫乱的。他们在高处，在背后，不仅有外层的灵，也有内层的灵，这种人数目很多。他们的气场好像变成了肠子的气场，他们的意念借着他们拖着走的肠子表现出来，他们为此哀叹。他们当中有些像是在这里那里乱飞。他们拼命想附在我身上，但我蒙主保守。

这种人在肉体生活中爱属世、属肉体的东西，又怕死，因为他们把世上的、肉体里的生活看得最宝贵。这种人大多是到了壮年、老年的。那些作男孩、女孩时死去的不是这样，因为他们还没被自爱和爱世引诱上钩；他们到了来世，觉得自己是在继续原来的生活，所以没有被这种爱驱使。这种人被拘在离人远的地方，绝不许他们到人这里来。1749年4月16日。

4226 论不断的反省，兼论主在天使那里不断同在；论气场

我以前觉察过不断的反省是怎么回事：它不是人天生的，而是从小靠习惯灌进去的，以致最后变得像天性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第4221节），走路时留意迎面来的东西，身体和四肢的动作，步态，都是靠习惯养成的；不学，人就根本不会用脚走路。人身上有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后天得来、却变成天性的。说话也是这样，母语和别的语言都是：意思落进字词里，人用不着去想，这是熟能生巧，但必须先学；弹奏音乐的人也是这样。外在身体的一切都是这样灌输进去的，肌肉被奇妙地训练出来；视觉和听觉也是：说话时眼睛同在，耳朵也以种种方式同在；和有身份的人说话时，每个细节里都带着敬意，这也是同样养成的。

正在重生的人也是这样，这我在良心的事上觉察到：他所想、所做的每件事里都有良心，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敬虔的人，每件事里都有敬虔；顺服的人，每件事里都有顺服；有仁义的，每件事里都有仁义；有婚姻之爱的，每件事里都有这爱。人虽然不知道它在，它却仍然在。属天的天使那里，主的同在也是这样，虽然他们不知道那是主的同在。所以说要不断想到主，意思就是这个；不是说人要一直有感觉地抓住自己的念头。起初可以这样做，直到被赐予这样的连续不断为止。1749年4月17日。由此就有了信的气场。

4227 论与那些相信唯独信、不需要行为就能得救的人的谈话

有人给我看，这样相信的人有多少。他们在上面，绕着大脑左侧，位置相当高。先是给我看前方的，然后从他们那里差不多绕了一整圈。我和他们谈了，他们是那种相信唯独信、不需要善行就能得救的人。因为我说仁义能救人，又讲了许多关于仁义的事，他们就整夜骚扰我。他们这种人是记仇的，大多是持这种信的神职人员——这话我也对他们说了——若有人做了什么跟他们作对的事，他们很少不报复的，从不宽恕。这一点我从他们整夜死缠着骚扰我，早上还想变本加厉重来一遍，也看出来了。

4228 早上我和他们谈。他们说我什么也不是，因为我想事、说话、做一切事都是被带着的，没有一样出于自己。这一点许多人都清楚觉察到了；因为四年来我就是这样，没有一样想法、一句话出于自己。不过有时我看起来好像仍是自己在想、在说；但一查问，立刻就找出把这些带进来的那些灵。

早上我和他们谈。他们惊奇之后，我得以说：这样很好。因为那样一来，若想了或说了恶的，那不是我的，而是恶灵的，所以不归给我。我若相信那是出于我自己，恶就归给了我；恶若归给我，我就会在实际的恶上再加实际的恶。若是善的，那就是出于主，所以我不把想善、说善、行善的功劳归给自己，也就不犯罪。所以人若相信事情本来是怎样就是怎样，也就是处在真信、处在信的真理里，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即便他似乎犯了什么恶，他仍相信事情本来是怎样，相信是恶灵做的，是他们说服他的，所以恶不归给他。

和我谈话的这些人，许多生前是传道人，他们说这样很好，想也成为这样，好能没有罪。可我得以对他们说，他们绝不能成为这样，除非处在仁义之信里。这不是知道，而是承认和相信。他们若在生前承认了，到了来世就能被赐予更多地承认；那时他们还必须承认，除了从主，没有人能有信，所以要这样相信，也唯独从主才能这样。这个他们也说了，因为他们传过信唯独出于主，却没有承认。

我又说，他们是这样传道的：有人行了恶，他们就说这人是任凭魔鬼带领了；他们讲道讲得好时，就说是被圣灵带领的，还祷告求圣灵带领他们的思想和言语；可是他们虽然这么说，却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承认了。他们被放回到自己当初说话时的状态，也就是放回到他们那样说时所怀的自爱里，这时他们就供认确实如此。1749年4月21日。

4229 论婚姻之爱

婚姻之爱是一切相互之爱的根基。相互之爱就是愿别人比自己更好。但婚姻之爱的结合更紧密：它不仅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幸福——把自己整个献给配偶，两人心意相合如同一人——它还是保全整个人类的爱。这是主对全人类的怜悯，这怜悯流入婚姻之爱；于是夫妻在他们的婚姻之爱里，就有生养后代的爱，以及对后代本身的爱。此外，他们被造成这样，好叫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更紧密地合而为一。1749年4月21日。

4230 论唯独信，以及由此而来的奸淫

属灵世界里存在的东西，按它们的性质，在灵界属自然的层面上变成表象。前面讲过的那些人（第4227节以下），以为不管怎样生活，或在奸淫里，或在仇恨里，或在奢靡里，都能唯独靠信得救。他们彼此谈论与仁义分离的唯独信时，灵界里就出现了极其淫秽的奸淫表象，我看了不寒而栗。由此可见，这样的属灵之物是什么性质，那气场流入最污秽的奸淫气场，而且两者相合。

4231 那些相信唯独靠信得救、却生活良善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不是这样的。1749年4月21日。

4232 论群体方面的变换

我观察到，灵，更不用说天使，会随着自己状态的变化而变换群体，而这是不断发生的；不过是主按他的美意，把他们送到一个又一个群体里去。我有时清楚看到，自己被转到别的群体里：那时我离开先前同在的那些，靠近另一些，看起来像是迁移，或者往下、往左、往右、往上挪动。那时我和先前同在、现在离得远了的灵说话，他们还抱怨了；然后又和我所靠近的那些说话。就这样按次序经过一个个群体，直到主所喜悦的那一个。这种事我常遇到，好像一趟旅行。今天我来到了一个讲礼节的群体。1749年4月23日。

4233 论来世讲礼节的群体

有许多群体是讲礼节的群体，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对每个人都以礼相待，不是那么发自内心，而是出于口头，但心里并不怀着什么恶意和虚假。比如他们对客人说，欢迎光临，很高兴你来；又比如想让客人走时，就说自己有事要办，诸如此类。但他们不是为了骗人、害人而说谎，只是从肉体生活里说惯了，好借此达到目的。他们是善灵。我和他们谈过这事，并得以说：这样说也无妨，只要里面没有恶意。天使只觉察意图、目的或意愿，并不知道他们说的字句。所以意图、目的、意愿——生命就在这些里面——若是好的，话怎么说都行。只是对那些有良心、认为心里怎么想嘴上才能怎么说的人来说，就另当别论了。

4234 这一夜我在他们那里，在那里睡了觉，醒来后又和他们谈话，觉察到这样的群体有好几个。我离开时，他们给我表现出一片由车马构成的光气，车马看上去很小，数目很多，好像就是这样一片光气，车马都很好看；还有一些蓝色的东西。他们说，客人离开时，他们就这样招待。1749年4月23日。

4235 论唯独信

那些在“唯独信能救人”的信条上坚固了自己、又把信当作一种思想、或者当作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人，在来世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也看到其他同样这么说的人是什么样的，都羞愧了。那些说自己唯独靠信得救、却没有活在仁义里的人，构成一种污秽的总体感官。他们的气场是可憎的奸淫气场，他们作用于后颈，也就是枕部。他们属于最污秽的那一类，几乎没有比他们更污秽的。这一点一连几天显给我看，除了奸淫的污秽，什么也没有。这也显给了那些在这类事上坚固自己、并且这样教导人的人看，他们都羞愧了。此外还显示出：他们就是那些伤害左膝的人。1749年4月23日。

4236 论那些在人睡觉时搅扰人的灵所受的惩罚

我醒过来，听见上方有些醒着的灵，想趁我睡着时到我这里来。不久我又睡着了，做了一个阴郁的梦。醒来后有人告诉我，就是这些灵把梦带进来的。这时施罚的灵突然来了，我很惊奇。他们狠狠地惩罚这些灵：给他们套上肉体和肉体的感觉，不停地来回猛拉、扯动，再加上反向的拉扯，把他们一块一块撕开；他们存心要这样把他们彻底弄死。被罚的大多是塞壬。

4237 我惊奇施罚的灵来得这么快。但我觉察到，这是因为人必须能安心睡觉；否则人类就要灭亡了。所以必然要有这么重的惩罚，施罚的灵也来得这么快，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柄，因为这种恶毒十分凶残，比照这必要性来说就是如此。

4238 我惊奇他们有这么多，而且一个不漏都被找了出来，一伙接着一伙。惩罚在我周围不断进行，波及同伙的其他人，哪怕藏起来也都被找到；所以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会被找到。他们为此抱怨。

4239 塞壬想用各种伎俩躲过施罚的灵。她们的伎俩有：想突然逃脱；叫别的灵来挑衅施罚的灵，好把惩罚转到他们身上；有些灵想把受罚的偷偷带走；有的假装自己没在受罚，有的谎称自己才是受罚的那些；有的叫施罚的灵觉得他们惩罚的是孩童，是天使，是别的好人，甚至是主本身，好借此偷偷溜走；又钻进更精微的气场里，好诱使善灵来帮忙；还有许多别的，也有可憎的。但她们用这些伎俩仍然逃脱不了，受到极重的惩罚。

4240 我觉察到，他们想在别人睡觉时去搅扰别人，也会遭到这样的对待，虽然人不知道这些。因为不能和灵说话、不能用内在感官和他们同在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些，什么也听不见，更看不见来世发生的事。1749年4月26日。

4241 论一切善唯独出于主，真理也由此而来

我清楚觉察到，一切善唯独出于主。支配灵的不过是本能，也就是说，出于灵和天使自己的不过是恶的本能；凡是善的，都唯独出于主。所以天使所行的一切善，都唯独出于主。1749年4月29日。

4242 论天使灵，兼论圣言与群体

天使灵性情各异，分成界限极分明的群体。他们处在天使和善灵中间：天使流入他们，他们流入善灵。他们在自己的群体里、彼此之间，对人一无所知，却仍以种种方式流入人，完全照着他们那里相互之爱的本质。我和他们谈过这事。他们说自己对人一无所知，我却告诉他们，我明明感觉到了他们的流入。

4243 有些群体彼此和睦相处，可以称为友谊的群体。他们对别的天使灵却不那么爱，所以对别人的爱不超过对同伴的爱。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上方，我一开始读《创世记》里写的东西，读经的一切愉快和生气就被夺走了，剩下的几乎没有活气，只是阴郁、好像没有生命一般。不善的灵和恶灵也趁机把许多地方弄得好像变了形，以致我不但读不出一点愉快，还觉得丑陋，好像全不要紧、前后不连贯，叫我几乎对它生出厌烦来。

我一察觉到这一点，而且清楚看出读经时一切愉快都被偷走了，就得以和那些天使灵说话，把这事告诉他们，讲了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并不乐意在我这里发生这种事；他们说不知道我在，也不知道人那里发生什么，只是一察觉到什么愉快的东西，就抓过来，彼此一起欢喜。他们表示歉意。他们是善的，但借着和他们谈话，我得知：他们是彼此真诚相待的友谊群体，却不像天使那样爱别人胜过爱自己。

4244 我由此得知：他们在人的上方，不知道人那里发生什么，却借着这种友谊，把人的愉快夺走，因而造成不愉快，如上所说。因为人那里的愉快若是无害的，就是天使之愉快所止的最末一层；所以当天使灵只顾自己、偏爱自己胜过别人时，就把愉快从人那里引到自己身上去了。我和他们谈过这些，他们承认了。

4245 我得以把他们比作云彩：云挡在太阳和人眼之间，立刻就夺走了看的愉快；云是什么样的，阳光就被遮去多少。那些偏爱自己胜过别人多的，就是相当暗、相当厚的云；偏爱得少的，是不那么暗的云；一点也不偏爱自己的，是透光的云。我和他们谈这些谈了好久，也借着表象谈。不但如此，他们挡在中间时，还能夺去眼睛的光，因为夺去光的生命，也就夺去了光。这是我观察到的。1749年4月30日。

4246 我又和他们谈到：那时我读的东西，他们充分觉察到了其中的意思，我却几乎什么也没觉察到；他们对其中内在意义的觉知增长多少，我这边就减少多少。这真叫人惊奇。孩童读圣言、或别的敬虔之人读圣言时，情形也相似：人觉察到的很少，天使却觉察到很多，而且是内层意义、内在意义上的一切细节。所以人处在字面意义上时，天使觉察到的是人意念里从未有过的东西；字面意义相比之下是昏暗的，几乎算不上意义。

4247 但我得以对他们说：若是人同时也在光里，那就更好了，这样双方就合而为一，秩序就完满了。

4248 有时也观察到：天使灵想借着我祷告，又想知道我读的是什么时，就用各种方式把我的思想偷走，比如叫我注意周围的各样东西，好叫我的意念变得模糊；他们自己就由此处在光里。所以我的理解之光有多少减少，几乎处在昏暗里，他们的理解之光就有多少增加。

4249 但爱邻人胜过爱自己的天使灵就不是这样。造成这种结果、使事情如此的，只是自爱，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这自爱。1749年4月30日。

4250 论灵的生命；论内在的清醒；论古时人们看见灵，比如亚伯拉罕

有一次在夜里睡着时，正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被带进一种内在清醒的状态。那状态是这样的：我完全只知道自己是醒着的；我照样思考，照样看见，照样确信自己醒着，以致我以为自己完全清醒。但那是内在的清醒，是我里面的灵的清醒，不是身体的。那时我享有一切感官，同样敏锐、同样清楚。

我好像躺在床上，有个小男孩和我在一起；又看见有一个人坐在我身边，完全像一个人，穿着衣服，有一张完整的脸，说话也一样，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却得以对他说：他虽然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是个灵。我得以向他证明这一点：他用手和胳膊碰我时，手穿过了我的；但后来又不同了，没有穿过去。那触觉完全和醒着时一样。后来又来了一个脸更大的男人，我也和他说了话；他看上去完全像人，也穿着衣服。接着又来了别的人，也有女人，在我看来完全像在大白天一样，我也和她们说了话。我还看见一张床，铺着洁白的床单，铺得非常漂亮，那里也有那个小男孩。还有一个男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叫另一个人来看这个被关着的人，问他能不能判断出这被关着的是个灵，因为他看上去活生生的，就像地上的人一样。

最后我从这种灵的清醒回到身体的清醒，很是惊奇：外面还是漆黑的夜。我和刚才在内在清醒中同在的那些人说话，也听见了他们。他们说，人很容易被带进这种状态，只是今天不允许了；亚伯拉罕看见天使时，就是被带进了这种状态，罗得和基甸看见天使时也是。他们又说，灵就是活在这种清醒里的，只知道自己是人；而且这不但在睡眠中会发生，人醒着走路时也会发生，这在我身上也有过两三次。由此我得以知道，犹太教会里人们看见天使是怎么回事。我醒着时，也照平常的方式看见灵，这是常有的事。1749年5月1日至2日之间的夜里。

4251 醒来以后，我想起那种清醒，盼望能进入那种清醒的状态；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受主引导。

4252 论天意与神迹

我觉察到，也和来世的人谈过：人若得到自己想要的，又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就绝不能变得更好，也不能接受信、在信上坚固。一切都必须违背他的欲望，也好像违背他的想法，而他仍然相信主掌管一切大小事。人若不这样被管着，在事情违背他的意见和欲望时若不这样相信，就绝不能接受信、在信上坚固。若是不然，哪怕后来发生一点不合他欲望和意见的事，他就开始怀疑、否认了。这是我觉察到的，也和来世的人谈过。1749年5月4日。

4253 论灵的本能与记忆，兼论爱

灵没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忆，而有另一种更内在的记忆，是觉察不到的。他们有一种本能，就是照着自己的性情和状态，想要、渴求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一想要、一渴求，人记忆中一切相合、相符的东西就被唤起；他们的流入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一切生命，连理解的生命在内，都出于欲望，所以出于爱；因为爱是什么样的，就唤起什么样的理解之物，相应地出来。这是我从多年的大量经验中知道的。因为想要的是他们，他们就只以为在人那里思考的就是他们；在我这里，他们也以为是他们自己在讲那些具体的事。因为一切都顺着欲望和爱而成形，生命本身就在欲望和爱里。1749年5月4日。

4254 论思想的束缚，兼论良心

我觉察到，也看到了：思想有它的束缚。有良心的人，有内在的束缚；没有良心的人，有外在的束缚，就是默默起作用的羞耻、惧怕、名誉之类。这在来世显得很清楚：外在束缚一被拿走，剩下的就是思想的束缚，于是他们在思想上是什么样的人就显出来了。塞壬有时被拿走外在的束缚，这时就显出有些人毫无羞耻，但仍不是不讲理的；因为这条束缚没有被拿走，她们还想显得有理性。

4255 外在束缚是在构成这些束缚的群体被移开时被拿走的，比如那些处在很强的羞耻心里的群体，等等。这是我觉察到的。1749年5月5日。

4256 论天使的说话与思想

天使的说话与思想说不出来。他们只着眼于目的，因而着眼于用处。这些用处多得说不清，组成说不清的序列，人无法领会；比起人对属世之事的意念，它们是无限的。他们的说话与思想就出于用处，也就是出于目的；主把他们保持在这些里面，因为主的国度是用处与目的的国度，一切大小事都由此而存在、而持续。管理人的天使只着眼于目的，这些目的人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凡有恶目的的人，他们都厌恶：恨邻人的，奸淫的——因为奸淫毁坏婚姻和婚姻之爱——他们都憎恶，等等。这些是我从我身边的天使那里清楚觉察到的。1749年5月5日。

4257 论灵怎样驱动人

我借着活生生的经验看到，灵是怎样唤起人的思想的：他们怎样说，人就怎样想；或者说，他们说话时，人就在想。最近的灵好像在睡梦中，只以为自己是人，就是他们所唤起的那些；他们这样彼此交谈，人就在思考，双方处在相同的意念里。但最近的灵是主体，较远的灵流入他们，方式又不同，如此一层层推下去。

4258 当善灵在场，唤起与人的欲望、与他欲望的生命相反的东西时，就有争战和焦虑，试探就是这样来的。1749年5月5日。

4259 论死后的记忆；论魂和灵不知道自己生前是谁

魂不知道自己生前是谁，除非别人有这方面的意念，这时才被唤起，于是知道了，但很快又不知道了。我和灵谈过，有话说：他们若知道自己生前是谁，对他们会是极大的害处。那样他们就会想到自己，由此生出许多恶：自爱、功德；别人也会知道，于是他们会成了别人的偶像；若是有仇人，又会落到仇人的仇恨和报复之下。这样他们就无法被完善。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时，就能受改造、被完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只是穷人、卑贱的人，等等。1749年5月6日。

4260 论天堂与天上的喜乐，有人以为可以赐给每个人

有个灵在我这里，他说他原以为，不管一个人怎样生活，只要主喜悦，人人都能得着天上的喜乐。我却得以对他说：这不行，因为他们给自己养成了另一种生命，与天上的生命合不来；若把喜乐赐给他们，他们的生命就会被毁掉，以至于什么也不剩，几乎活不下去。他却说，世上有些恶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抛开肉体和属世的东西，所以他以为人在肉体生命结束后会忘掉肉体和属世的东西，于是进入天上的生命。可是有话对他说：在一个人给自己养成的生命被毁掉之前，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在某些状态下能做到，也显示出连恶人也能；但这些状态一变，他们就回到自己的生命里去了。1749年5月6日。

4261 论唯独信

我和那些相信唯独信能救人的人谈过。他们当时的认信是：只要相信主救赎了他们，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来，除去了一切罪，他们就得救。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安慰将死的病人，也是这样教导的。他们还补充说，有些人特别是在临死的焦虑中，那时能处在接受这一点、这样敬虔地思想的状态里。可是有话对他们说：这只发生在疾病和焦虑中，在这种状态里可以有这样的作用；但他们若恢复健康，就又和从前一样了。因为那时人的自我停止了作为，他就远离了自己的意愿，主就在这样那样的状态里作工。但这维持不久。认信和虔诚出于这种焦虑时是一致的，可是人一回到自己的生命，就立刻退去了。正如在来世，他们也能被保持在类似的认信里，但只是在类似的状态里，也就是在焦虑、濒死的恐惧状态里。

4262 此外还有话说：有一种虔诚的情感，比如传道人身上那种，能产生类似的东西，好像敬虔、虔诚，像是发自内心的认信；但这种认信是外在的，出于口多于出于心。它可以有种种样子，这从来世的例子可以看出。1749年5月7日。另外，“除去罪孽”（约1:29）是什么意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以为那时自己就有了永生，身上一点恶也没有了。

4263 论仁义与良心

我和灵、和天使谈过仁义与良心，觉察到事情是这样的：处在仁义和真良心里的人，好像出于自己就会遵行十诫的一切诫命，好像出于自己就知道它们，仿佛一切细节都印在他心里，以致用不着去学。他也知道各国的一切律法，所以无论到哪里都是好公民，因为这些律法都是禁止仇恨、报复、奸淫、偷盗的。处在仁义和良心里的人，还好像出于自己就知道一切信的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他们好像出于自己就能写出整本的书，编出整套的教义，用不着老师；能讲道，讲出一切真和善。而不在仁义里的人，一切都得靠记忆，靠学来的信条，结果仍是虚假和恶。这些我和灵谈了两三次，大家都觉察到了，也完全承认：一切都在仁义里。由此可知，在真良心里也是这样。1749年5月7日。

4264 论仁义与信是怎么回事

我和天使谈到：仁义与信的关系，就像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这样的：人想一切事、最深的事，说一切话，都合乎分析学和各门学问最奥秘的规则；可是他在思考时，丝毫不去想这些规则，好借此知道怎样思考。所以没学问的人能想得、说得和有学问的人一样好，常常还更好；有学问的人思考、说话时，也丝毫不是凭着规则。仁义也是这样：处在仁义里的人，就处在信的一切里，也就是处在一切被称为信之知识的东西里，以致他丝毫不用去想这些知识，因为那时他心里就有它们。所以单纯而有仁义的人，比不在仁义里的饱学之士更好。至于人为什么要有知识，是因为他对属灵、属天的事一无所知，那些超出他的理解力；他必须有知识，好借着知识得以重生，从主领受仁义，然后出于仁义行事，并且知道这些，还有无数别的事。1749年5月7日。

4265 论巴别与亵渎，兼论龙

有一个极其恶毒的人，是个亵渎者，被察觉出来了。他比其余的人更恶毒，天使赶不走他，只好借一种像火一样的东西，就像对付恶魔怪那样；于是他被抛下去，看上去悬在半空，很小。可是塞壬想把他当作她们的主体。这时他开始一点点变大，越来越大，最后长得很大。这是因为那时他借着幻想把许多灵、好像成群的灵吸到自己身边，于是变得粗大，后来看上去像一条大龙。他把塞壬灌进自己肚子里，她们抱怨起来，因为那时她们什么伎俩都用不上，被他捆住，好像成了他的属下。其间我和她们、也和他说过话。她们说，她们想从他那里解脱，却无能为力。他有一张大口，伸出来吞吃，又把大口甩到背后，就这样把她们吸进去。这些都是表象。由此我领会了龙是什么意思：它变得强大，吞掉许多人；也领会了巴别是什么意思（参耶51:34、44）。因为许多人被引诱到这种人那里，因为他性质多样，对所有这类人都能说服。1749年5月7日。

4266 论一切都在情感里，因而在仁义里

我觉察到，也看到了：一切都在情感里，只是情感的变化产生了意念，由此产生说话；一种情感包含无数的东西，它们流入思想时变化无穷。由此也可以看出：属灵之物出于属天之物，也就是信出于仁义，真出于善；所以善是什么样的，真就是什么样的。1749年5月8日。同时我和天使谈了这些，他们给我看，并加以证实。

4267 论天使的思想与说话只关乎目的

我好几次觉察到，也和灵谈过：天使只关心、只觉察目的，从人的思想里也只提取目的，其余的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思想与说话只关乎目的，因而只关乎用处。所以他们的思想与说话离人的觉知很远，因为人觉知的是具体的事。1749年5月9日。

4268 论他们怎样被带回秩序

来世的魂和灵不断被带回秩序，以致没有一刻不在变化、不在被带回秩序。因为每个人的状态，无论具体的还是总体的，都是多种多样的；何况从起初受造以来、每天还在涌来的那么多魂，成千上万呢？所以带回秩序是不停的。带回秩序的方法数不胜数。其中一种是：允许某些恶灵进到正直的灵当中。他们立刻带着自己的气场，这气场能影响一切与他们相似的人；比如淫荡的气场一来，凡以相似方式淫荡的人都被激动起来，由此就知道每个人淫荡到什么程度，多些还是少些，于是在这些状态上被分开。其余的状态也是这样，直到他占主导的生命状态能转向某种用处为止。1749年5月11日。

4269 论主体

我观察到，灵会从自己的群体里差人到别的群体去，好和他们有沟通。恶灵有时差到好几个群体去，像蜘蛛一样，这前面讲过（第2376节）。这些主体经允许进入群体，激动他们，由此查出他们在这种生活上是什么样的，于是照各人的性质和性情把他们分开。有一次查出，某个群体里有些东西，那群体对此抱怨不已，另一个群体就说那是从他们那里来的。1749年5月13日。

4270 论灵会夺走人的愉快；论沟通

有人对我说，有些灵把我的愉快夺走了，我很惊奇。因为我原本处在愉快里，比如写作的愉快，后来这愉快被夺走，我就处在不愉快里了。有人告诉我，那是前方上面的一些灵夺走了这些愉快，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在夺。有人告诉我，也给我看：这些是对自己比对别人更好的灵，只对同伴好，和同伴分享愉快。这种灵凡遇到属自然的愉快，都会夺走，属天的却夺不走。这就像某人周围有一片晴朗的空气，别人一进到里面，原来的人就变得昏暗，而那份愉快归给了进来的人。

后来又给我看：那些处在仇恨里的人，出于种种原因，会把别人的愉快引到自己身上，因为别人被剥夺了，他们就觉得愉快。天性如此、只想享受别人愉快的灵，不容许留在人这里。给我看的就是这样，我很惊奇。不过每个灵都照着自己的性质把别人的愉快归给自己；那些不照自己的性质、却想披上拥有愉快之人的性质好得着这愉快的，会被赶出去，因为这是可耻的。1749年5月14日。

4271 论善灵，更不用说天使，在有仁义的人那里感到欢喜

人身边有灵，也有天使；在有仁义的人身边有善灵，这些灵是许多群体的主体。从天使流入的东西，人照着自己的品质、也就是照着自己的爱来接受。人在仁义里时，天使那里的生命就愉快、甜美，因为他们和人记忆中的意念相联，他们的东西就止于这些意念里。所以天使和善灵能在那里过愉快的生活。在恶人那里就不同了，因为他用来接受的器皿是相反的；善虽然能借天使流入这些器皿，却被扭曲了，所以他们不能这样在那里停留，能觉察到其中的抵触。这些我和灵谈过。1749年5月14日。

4272 论流入

有人活生生地、可感地给我看流入是怎么回事：它是总体情感的流入，像一条河，或者像几条连续不断的河在流；也就是说，有一种总体的情感就这样流着，好像一条连续的河，不断变化，变化得很奇妙，好像一条大气的河流。凡在这条河、这些河里的人，都照各自的禀性受到影响，因为它是照各人的禀性被接受的；它在这条总体的河里以各样的变化起作用，照着各人的性情。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轮子，被一个更大的总轮带动，里面的转法各不相同；又像在身体里，单单心和肺的运动，就带动了内脏的一切运动。同样，一切人、每一个人都在这条天上总体的河里，这条河只是这样流动着、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情感，而且没有人能溜出情感的界限之外。

我在这样的河里时，曾和天使谈话。他们活生生地给我看，这总体的影响是怎样的，好像在翻滚；那时我本可以处在别的思想里，仍处在其中，带着变化，却仍被同一条河推动，也就是在总体中被决定。

4273 这些情感的总体河流在每一个层级都有。在内层，它们流得柔和、恒常，变化中带着福乐；在外层却不是这样，而是好像变化不定、比较生硬。所以外层显出种种杂乱无序的变化，就像一切外物那样；但它们仍受总体气场支配，照着各人的接受和那里的状态。1749年5月16日。

因为这些事就像大气的河流，所以主论到要重生的人时说：风随着意思吹，人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约3:8）。流入正是这样，根本无法描述，也无法给人看，除非他是灵；给灵看却可以，也已经给看过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生命的流入唯独出于主，这生命影响一切人，叫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活；而且流入就是怜悯，一切爱和真理的情感都由此而来。一切生命都出于情感，好像出于它的总体，这是人人都能明白的：人若不被愉快之类的东西所感，就根本活不了。

4274 由此我得以知道，从主而来、使宇宙万物得着生命的那流入是怎样的；也知道秩序由此而来，在这条河里越和谐，就越在秩序里；动物也在秩序里。这些我和灵谈过，也显明确实如此。

4275 论一切恶都出于人，恶是主所预见、而不是主所预备的；论允许

恶灵总想把刑罚之恶归给主。但常常有话对他们说：一切恶都出于人，恶是主所预见、而不是主所预备的。因为人若是这样，相信自己能行善，那么他所行的恶也就是他的，归给他；若是他相信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恶灵，因而处在信的真理里，处在属于仁义的信本身里，恶就不会归给他。

我得以给他们表现出一座很大的图书馆，排得很长——这在来世是很容易的事——那里所有的书都可以塞满“恶出于主”的论证，谁都能拿出成千上万条论证来。可是表现出来的是：每本书的背面都写着，一切恶都出于人，恶是主所预见、而不是主所预备的。还有话说：谁若不肯先相信这一点，非要等到被证明了才信，那么书里的一切都会向他证实事情不是这样，反倒证实假的是真的；但事情终究就是这样。1749年5月17日。

4276 刑罚之恶是从秩序中流出来的。若没有刑罚之恶，秩序就会毁坏，一个人会污染许多人，许多人又污染别人。既然这样的秩序是为了保全所有人，所以就有允许。正如在任何一个国家，若没有刑罚，国家就会灭亡；甚至君王若赦免罪犯，国家也会灭亡；何况在那样大的一个国度里呢?

4277 论那些冒充别人身份的人

有些人冒充别人的身份冒充得非常巧妙，几乎看不出来。他们在受罚时这样做，好拿别人顶替、自己逃脱；在不受罚时，处在惊吓或羞耻里也这样做。这样的人有很多。给他们看了这是多么可憎之后，他们受到撕裂或反复冲撞的惨重惩罚；同时被保持在那种想把罪推到别人身上的状态里，直到这种心思停止，才从惩罚中解脱。有一个人忍受了很久，却仍是那个样子。1749年5月17日。

4278 论塞壬

有些塞壬受这样的惩罚：被送到阴郁哀伤的群体里，让她们除了哀伤什么也没有。她们诡诈的心就这样被挫败了。有话说，她们这样会失去一些东西，变得好像疯了一样。1749年5月17日。

4279 论恶灵也能讲善事，因而派上用处

这是从经验得知的：恶灵可以被放进一种状态，讲出良善、敬虔的话来。办法是在某些状态里挪开属肉体的东西，叫他们好像出了自己；正如恶人在惧怕、惊恐中也能这样说话，甚至这样思考。他们被放进自爱和爱世的状态、也就是欲望的状态时，也能这样，就像有些传道人那样。他们被弄得昏昧、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也能这样：那时虚假的生命被拿走了，不然它会借着黑暗来阻挡；这时他们就讲出良善的话来，好像或多或少不在场一样。他们被剥夺理性时也能这样，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恶灵在来世就是这样被引进善里，并且被荒废。

4280 论情感的气场

善和真之情感的一切气场都出于主。灵和天使越能被带回来，与这气场相合，就越完美，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我借着活生生的经验看到：有些灵的群体被主情感的气场所感，以致愿意要善和真，抵挡恶和虚假；而别的灵的群体在同一个气场里却做不到。我得以和那些群体里的灵说话，他们说自己就是那样的。由此我得以观察到其间的差别：一个群体被感动得多些或少些，另一个群体却一点也不被感动。我也和他们谈了这件事。每一种情感的气场都带着这样的性质：它是一种总体，灵在具体的事上都处在这总体里，照着各自的状态。他们现在说，那时他们是生了气，原因在此；又说，别的状态也可以有，那样他们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1749年5月21日。

4281 论那些被荒废到只剩一点点生命的人；论肛门括约肌

我被带到一个地方，有人告诉我，很少有人到那里去。那里一片昏暗，有许多魂在飞来飞去。她们是古时的人，生活在两千、三千、四千年前，已经被荒废了。她们来自教会里变成拜偶像的那些人，就是本属教会的女儿、后来成了拜偶像的。她们的说话好像只剩极少一点生命：声音像笛子一样，只有一个调，完全像别人借以说话的器官，那时她们才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生命。她们和我说话，说她们现在住在那里。她们的状态我已记不全了，是很悲惨的。她们还能派一点用处，就是对应肛门，充当肛门括约肌或那里的部位。

4282 那些本是教会儿女、后来成了拜偶像的，就会变成这样。她们说自己对神一无所知，也不在乎，在婚姻中生活放荡，认为除了肉体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有。所以死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荒废，就成了这个样子。如今教会里的人，过了几百年后，也终将变成这样，就是那些成了内里拜偶像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虽然看上去像人的生命，善于交际、举止得体，实际上却是动物的生命；所以过了几百年后，他们保留的属灵生命所剩无几，最后只能充当最卑贱的用处，比如属于肛门的那类用处。1749年5月26日。

4283 论女术士

有一些女子从塞壬当中被分出来，因为她们不是奸淫的；她们被带进一个群体，成了比较精微的灵。她们和我在一起很久，因为她们处在善灵或别的精微之灵的照管和带领之下。因为在这样的照管和带领之下，她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显得还算合宜。可是因为她们总想发号施令，又好报复，就被分出来，扔进塞壬的群体里。她们最后被荒废时，就成了这样：充当尿道括约肌。1749年5月26日。

4284 论天真，兼论灵的睡眠

恶灵又在我睡觉时搅扰我，受了惩罚。后来我醒了，在大约一个钟头里——这种事以前也有过——我周围的灵都在睡觉。由此可见，人醒着时，他周围的灵可以睡觉。那时别的灵想打扰，有一个灵就出于天真，悄悄地说：安静些，主在睡觉。因为这话出于天真，像孩子一样，所以极蒙悦纳。由此可以看出天真是怎么回事：即便不知道真理，它也蒙悦纳。1749年6月1日。

4285 论整个灵界变得越来越坏，也已经变坏了

有一次我在天使的带领下，心里想到我遇到的一件恶事，灵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这事的原因推到我身上。我想这事怎么会发生——因为那时我认为会因此遭到不幸——又想这事怎么会是因我而起。其实我知道，我丝毫不是由自己带领的：往恶里去是被恶灵带着，往善里去是主借着天使带着，而且在最微小的事上也是这样，没有一件事小到我不被带领。这是从长久而多样的经验得知的。何况在这事发生之前，还有许多群体，由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个灵组成，对我说就是他们这样想、这样要、这样做、这样流入的；我周围一个接一个的群体都这样说。此外，事情发生时最坏的灵也在场，有话说没有比他们更坏的了。还有，天使借着灵说，他们没法抵挡，也没法推动我去做别的，因为有这样的平衡，每个人都被保持在平衡中，以便像个“什么也不是”的人那样被带着。

我想到这些，而这恶事的原因却仍被推到我身上，叫我不快乐。这时我得以想一想：这事怎么会发生？会不会是因为我从以前的生活来说就是这样的人，事情只能这样发生，所以是被预见的，好像被预定了一样？而人一直被带着，就像所有人和灵通常那样，借着种种愉快、借着幸福的盼望被带着，而且很久——在来世就是这样——可是早已预见他们会不幸。最后我得以看出：主把一切都转向善，但灵界坏到这个地步，以致事情被转成恶，而且越来越坏，所以平衡偏在他们那边。灵界既是这样，事情就只能如此：人借着流入的灵界变得更坏。灵界越坏，从主流入的善就越无力，人就越难转向善。灵界在整体上的情形，就像每个灵、每个人在局部上的情形：越坏，就越少接受善，恶也越难转为善。灵界好像一个公共的接受器皿，灵和人好像一个个具体的器皿。

4286 这些话对灵说了。还说：起作用的是占主导的恶本身，每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以表象的方式推到我周围所有的灵身上；但因为他们既然是灵，就不能不这样，所以这事就被取消了。还有话说：占主导的恶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魔鬼”，整个恶灵界由此而来，每一个恶灵也由此而来。1749年5月28日。

他们说，他们也是这样，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恶是从整个恶的灵界流入的，所以他们没有罪；人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流入的，所以也没有罪；他们的情形和我的一样。但我得以回答：他们若相信、承认事情就是这样，承认他们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我行事，他们就会无罪、自由；可他们若不承认、不相信事情是这样，而认为是出于自己、出于自我行事，他们就有罪，恶也不能不归给他们。光知道还不是承认；这样说、这样想要，好让自己无罪，却不承认，是毫无用处的，那是从他们外面找来的论证，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他们若承认、相信，就会与恶灵分开，来到善灵那里，这样就受善引导，也就是受主引导。

4287 论无数群体怎样共同结成一个虚假的信条，一个意念里含着多少东西，以及思想是人的形像

我清楚觉察到，也和灵谈过，他们也承认：一个虚假的意念有无数群体共同结成，但各有不同的方式：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为了恶的目的，有的为了善的目的；有的出于恶毒，有的出于好意，有的出于无知。所以组成一个虚假意念的群体多得数不清。比如那个把信看得比仁义更根本的人，或者那些把功德放在敬虔里的人，或者别的样子；有的出于单纯的心，有的出于恶心。人所处的意见、也就是他所抓住的信条，好像一个核心，他在其中时，其余的就像种种斑驳的光线，一起组成这个意念。这是活生生地给我看的。我和处在这种意念里的人谈过，也和处在同类意念里的别的人谈过，他们在前方稍偏右、上面靠后的地方，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却仍然共同一致。由此可见，人和灵在虚假里有多大的害处。

4288 每一个意念都是人的形像，是这样一个群体在总体上的形像，而且一个跟另一个不同：一个是这个群体的形像，另一个是另一个群体的形像。所以它是所有群体的形像，照着状态而有差异；不管状态怎样变化，只要人在这种意见里，它总是那总体群体的形像。处在真理意念里的人，同样有天使群体与他们相合。1749年5月29日。

4289 论主的天意在最细微的事上

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想法上坚固了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天意，一切都出于人的思想和精明，也出于运气，至于运气是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在精微的恶灵当中，因为他放纵自己沉思，多于说话和交往。他在来世把觉察到的一切都吸收进来，目的是为自己打算，好叫自己凭自己就能得意；他用这样学来的可憎伎俩，以精微的方式与善人作对。我和他谈过。他说他这样就是在自己的天堂里，不可能有别的天堂，他是在给自己造天堂。有话对他说，这就是地狱，这种得意会变成可怕的地狱；这也给他看了，因为他被变成将来会成为的样子，他对自己感到恐惧，说他从没想到会这样。有人告诉他原因：他在那些信条上坚固了自己。善灵说，这人借着精微的流入与善和真作对，比其余的人更坏。

4290 后来他被带回到自己婴孩时的状态，那时显出他是什么样子，而且是在天使面前；并且证明了：他既是那样的婴孩，事情绝不可能不这样发生。又显明他一生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带领的，免得他一头栽进最严重的地狱；主不间断的天意哪怕停止一点点，他就会坠进去。主显示出来时，天使几乎能同时看见一个人一生的一切举动，从婴孩时直到成年时都看得见。由此我也得以知道，主的天意在最细微的事上。1749年6月2日。

4291 有人问他，是否想过来世。他说他不信，把那一切都抛弃了，因为他看到许多事那么混乱：义人受苦，恶人得意，诸如此类；又因为畜生也有生命，所以他以为自己死时会和肉体一同完全消灭。如今他觉察到自己还活着，惊讶到了极点。

4292 论居所与乐园般的景物

天使有自己的居所，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十分壮丽。我到过那里，看见过几次，很是惊奇。这些对他们来说如此清楚、如此显然，没有什么能更清楚、更显然了。地上的居所，也就是人的居所，相比之下几乎算不得什么；他们甚至把地上的称为死的、不实在的，而把自己的称为真的，好像是活的、实在的，因为他们用一切感官享受这些。那里的建筑如此精妙，好像是建筑艺术本身的源头，根本无法描述，而且变化多端。

4293 我也和人一样，惊奇另一个世界里竟有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与人对灵之生命的观念相反；我也惊奇这些从哪里来。原因是：主在他们面前显为太阳，他们的光明和光就从这里来，远远胜过地上的日光。因为他们有光，也就有光的变化，由此呈现出颜色；没有变化的光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他们那里也有阴影。所以他们那里的颜色如此灿烂、鲜亮，我常常看到，无法描述。来世那里的一切，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空洞虚无，而是实质本身，是自然界一切实质之物的源头。那里有活的实质，也就是最纯净的以太之物，主把它造成种种奇妙的东西，几乎无法描述。我看见过，而且多次看见过，到过那里，和他们谈过，这就够了。他们说，那些是实在的；地上人所住的不是，那些相比之下是死的，他们看不上。1749年6月2日。

4294 论知识和教义若不使人成为那样的人就毫无用处

我被带着经过灵的天堂里的住处，由此也觉察到了内层天堂里的人，也和他们谈过。那是在右边，处在安宁的状态里，那种安宁无法描述。我在他们的住处和他们谈话时，我上方出现了一些灵，有的在一片好像悬着的光亮之中，那里是上古之人的住处。我和这些灵、或者说天使谈话；可是每当我提出什么教义或知识，他们都不肯接受，说用不着这些，这会扰乱他们的安宁，因为他们就处在这些里面，既处在其中，就知道相似的东西。由此、也从别的事上，我得知：天上的人除非为了用处，是不接受教义的；教义的用处不过是使人成为那样的人，是服务于地上的人和刚从世上来的魂的。他们很能觉察出，我是否在这类事上掺进了什么功德或荣耀；那觉知精确到这个地步，根本无法描述。天使灵的意念是怎样的——那些意念是普遍的，灵在总体上借此得以区分——我也得以知道，但这些也无法描述。1749年6月3日。

4295 论天上的表象是怎么回事，以及对应；以知识和吃饭为例

我在街上想到吃饭，就是想吃什么，想了一会儿。我觉察到，天使根本不想这种事，而是想认知和知识；正因如此，在灵界和他们一起的思想，到了我的思想里就成了关于吃饭的思想。我和他们谈了，得知确实如此。所以关于认知的谈论，到了人那里就落到他吃的东西上；这种对应的原因是：认知是属灵的食物，他们的生命由此得着滋养。别的事上也有同样的对应，人若不受教导就无从知道；这些对应多得连类和种都数不过来。天上的流入就是这样，这我也从许多别的事上得以知道。1749年6月4日。

4296 同样，天上谈论理解力方面的事，而人眼前有马时，他就谈起马来，因为马与此对应。这样，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东西都对应属灵的事。由此可以推断：天上谈论、思想的几乎只是主、他的国度、仁义与信，以及或近或远与这些相关的事；这些在灵界、进而在人的思想里，按照外在的视觉或听觉对象，或者记忆中的内在对象而变化。我看见马时，他们说，他们立刻就想到理解力方面的事。1749年6月4日。

4297 论天上的孩童

孩童在天上受教育、长大。他们借着认知受教育，是从主借着天使来的。他们在认知上长进多少，自己看着就长大多少；认知增长，心思和意念也随之增长，所以他们看自己是成年人，变得像天使一样。有人对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理解力和判断力使人看上去像青年、像成年男子，无论在自己眼里还是在别人眼里，这从经验就能明白。这是天使说的。1749年6月4日。

4298 论那些想侵害孩童之人所受的惩罚，以及他们是谁

塞壬和我周围的许多别的灵，企图侵害送到我这里来的孩童和别人，却受到惩罚：被转动、旋转，所有这些人都被转着圈，以致晕头转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好像神志不清。那旋转很奇妙。有一个回到我这里，说那种状态他怎么也描述不出来。这惩罚在四周一圈圈进行。施罚的是那些在肉体生活中暗里、也就是在思想中，并借着暗中的手段一心要毁掉别人的人。有话说，只有他们能施这种惩罚，别人不能，因为这惩罚很特别。他们好像疯了一样；这种思想的旋转被传给受罚的男男女女。1749年6月5日。

4299 论盼望

恶灵的生命在于欲望，他们离开欲望多少，就离开自己的生命多少，这已经借许多事显明了。所以为了叫他们活着，并为某种用处作预备，有时允许他们处在自己的欲望里，甚至处在作恶的盼望里。只要还有作恶的盼望，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他们就一直被保持在自己的生命里。这在一些灵身上显明了：有人向他们灌进与盼望相反的念头，就是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他们被保持在这个念头里，那时看上去就退缩了，因为他们不在盼望里，也就不在自己的生命里；盼望减少多少，他们就退缩多少。由此可见，盼望就是欲望的延续。1749年6月6日。

4300 论有些灵以为自己就是人，与别的灵大不相同

有一个灵好几次在我这里，他完全以为自己是人，甚至只知道自己就是我。他好几次被从我身上分开，有人向他证明他是一个分开的灵，可他仍然不肯相信，固执地坚持自己就是我。他这样流入，以致我有时几乎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有好几次。他受了各样的惩罚，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回来，又照样行事。有人向他证明，他却不肯相信。还显明他生前是一个老人，在肉体生活中被幻想迷住，以为自己是这个人、那个人。

4301 也有别的灵以为自己是人，就像在我这里多次发生的那样，只是差别很大。这种想法是给他们放进去的，好让他们为人效力。可一旦让他们反省一下，他们就知道自己是灵了。这一点已向很多灵显明过，他们也就此跟我谈过。

4302 至于前面说过的那类灵［4300］，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所以这种灵不能待在人身边；不然他们就会附在人身上。因为他们凭着一股顽固的念头，认定自己就是那人，把一切都占为己有、霸住不放，很难再把他们分开。1749年6月7日。

4303 论来世的宫殿

有个灵怀疑来世真有宫殿，供正直的人居住。于是有宫殿活生生地显给他看。他走进去，把里面的一切都看了一遍，说确实如此，他用每一种感官都觉察到这是真的。前面已经告诉过他［参4292–4293］：世上的建筑，就是人们以为唯一存在的那些，相比之下简陋得很；人若是良善，就能住进各式各样的宫殿，它们的壮丽与和谐，在每一种感官面前都胜过世上一切建筑师的技艺。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已见过无数次。1749年6月7日。

4304 论塞壬的游走

我醒来时，周围有一群塞壬，她们一团一团地流进来。我觉得奇怪。原因是有人认为，主的流注不过是占据他们、在他们里面作主而已；但有人向他们显明，这两者差别有多大。这事过后，塞壬一团一团地往别处去，流进别的灵里面。这时我得以观察她们的流注：她们是要制服别人，好辖管他们。其间我和她们谈过，也和别人谈过她们是怎样的：她们到哪里，就钻进哪里的人的情感，装成跟对方一样，迁就对方，好被接纳。她们就这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被比作苍蝇：外表看着金光闪闪，其实待在茅坑里，里面污秽不堪。她们一心只想辖管，不择手段，尤其是在好人面前装出正派的样子，笼络人心。人心一被笼络，她们就想把人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于是把人带进不正派、污秽的事里。1749年6月8日。

4305 论那些认为一切都是幻想的人

有个人看起来在磨面，旁边还有几面小镜子。我纳闷那是什么，猜想是会魔术的人。后来我看到一些由幻想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虚飘飘的。接着他来到我这里，说那个磨面的就是他。他生前抱着这样的观念：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幻想，没有一样是实在的。他就因此变成了这个样子。1749年6月8日。

4306 论塞壬

我觉察并感受到，塞壬凭着她们的魔术，竟能一直钻到最初的天真之地，也就是照看婴孩的妇女所在的地方。于是我被领到那里，途中经过几处住所，塞壬就在我头部那里跟着，她们的本事竟大到也能被带到那里。不管到哪里，她们总在盘算怎样学到一点新的魔术。由此可见这种灵有多危险。1749年6月11日。

4307 塞壬在来世能抓到多少手段，简直无法描述。凡她们看到听到的，都抓过来，目的是施魔术、发号施令。她们还记得住、反复操练、琢磨推敲，转眼就知道怎样派上用场。连别的灵都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存在。她们恶毒到了极点，毫无良心，极其淫秽。她们知道各个群体在哪里，四处转悠、打探，用自己的手段去影响任何人，钻进人的情感。她们常常受责罚、受惩罚，那时就收敛一点，可过后照样回来。她们在我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

4308 论为什么要受罚，以及他们被保持在肉体层面

我有时觉得奇怪：灵魂也就是灵，明明话说得挺好，为什么还要受罚，有时还罚得很重？他们被保持在最外层的状态，也就是由外在约束管着的状态，也就是他们生前讲道、劝说别人时的那种状态。处在这种状态时，他们懂得也承认那些属于教义的东西，甚至信仰的真理，可照样受罚。原因是他们的内在跟这些不相应。他们处在外在里，就以为自己是正直的；可外在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约束，以及说话和知识上那套能说服人的本事，一被拿走，内在立刻暴露出来，原来是相反的。所以那时他们就受罚。

我还得知了另一个原因：这外在的东西算不得什么。大多数灵会转入一种更精微的气场，塞壬凭手段能去，别的灵也能去。到了那里，起作用的就是内在了。灵魂也就是灵，若在到那里之前没有得到矫正，恶就会在那里延续下去，要矫正就得花更长的时间。所以，正在被荒废的灵，在荒废完成或借惩罚得到矫正之前，不准进入那另一个气场。那个气场里大多是地狱的灵。1749年6月17日。

4309 论伪装，也就是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的人

有人向我显明，那些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的人，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就是那些宣讲信仰的良善与真理、自己却不是那样、心里想着别的事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被举到高处，转着圈。这时他四周出现许多小尖刺，都指向他。由此可知他是这种人。因为对于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的人，尤其是为了讨好别人而这样说话的人，会看见尖刺落到他们头上。1749年6月17日。

4310 有一个人很诧异，说他跟别人谈话、谈信仰，都谈得那么好，怎么还要罚得这么重。良善的灵回答他说：来世根本不看一个人说了什么，只看他想了什么；在来世，受关注的是思想。所以世上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不同：在那里管用的是言语，在这里管用的却是思想。在这里，被人觉察到的，是带着思想的言语，它会影响在场的人。尤其是心里抱着虚假原则的人，他们带着这样一种气场，叫别人没法自由地思想良善与真理。1749年6月17日。

4311 论没受过教导的情感，以及没受过教导的理解

来世有些灵，被良善和神圣的东西所打动，却没有分辨的理解力。只要是好的，他们就不管它从哪里来，也不管种种具体情形。他们生前不肯让自己受启迪，所以没有判断力。这种灵会被诡诈者、塞壬和伪君子，也就是会装出良善、真理、神圣样子的那些，拉到他们那一边去，于是偏袒他们。其中有些人肯接受教导，只是很慢。他们有时会给诡诈者添上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理解的情感会怎样；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来天性良善，或从小就被赋予了良善，可在理解方面若不受教导，会怎样。

4312 在理解方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抓住某样东西当真理，这东西笼统说来是真的，他们却不看具体情形，一味死守。比如有人主张，好人应当被领进试探，好让他们变得更好；他们就凭这条原则偏袒试探。也有人是别的样子。他们也被塞壬和诡诈者笼络、牵着走，因为他们缺乏理解力。1749年6月18日。后面这些人和前面那些人一样，都不是被仁义和天真所推动，只是被原则所推动。

4313 论灵的记忆

我听见有人在跟另一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我生前都认识。他描述另一个人的禀性是怎样的，他对那人有什么看法，还说起那人写过的一封信，以及一连串其他事。那人都承认了，没有作声。由此可以清楚看出：灵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忆，只是不准从中提取，除非主允许。1749年6月25日。

后来他说，他还知道更多具体的事，也想说出来，但没有得到允许。

4314 论恐惧状态

有个灵想杀死那些显现出来的婴孩。他藏在我身边，在背后下方的方位。后来因为一把刀暴露了：他把刀塞进另一个灵手里，那灵把刀扔回来，刀落到他那里，他就暴露了。这时他摆出一副极其哀求的样子，因为他这种人很想在来世过得好。他话说得很谦卑，灵几乎只能认为他就是那样的人。

于是有人谈到恐惧状态：有些人处在恐惧状态时，叫人只能以为他是好人，而且能变好。他想向主哀求，还说愿意待在最底层的地狱里，说他知道自己是那种人。可这一切都出于恐惧。天使察看他之后，说他是属地狱的，于是他也被扔到那里去了。1749年6月25日。

4315 论来世的演员

我和来世的演员谈过。他们的本事是什么都能模仿，也就是能抓住并表演出来，而且做得非常熟练，几乎分毫不差。所以他们给各群体充当媒介，好让代表性的景象被照原样呈现出来。他们不坏，也不会动怒。有人斥责他们，他们就说“是这样吗？”（原文为瑞典语），好像什么也没觉察到。后来经过交谈得知，恶的和善的两边都可以用他们。他们对应于牙齿，这一点也显明过：有东西被呈现得像是受损的牙齿，他们就疼起来。他们话虽说得挺好，自己却没有多少生命。1749年6月27日。

4316 论言语

有个恶灵，他说“良善”这个词时，只能说得极轻，几乎等于没说。有人告诉我原因：他说这个词时想着良善，想着自己要说自己愿意做个好人；可他并不是这样，所以说不出口。一个人想着某件事，若这事跟他的本性不合，他就说不出来；就算说出来了，一听就像是从不在场或远处传来的；有多远，天使都觉察得出。所以言语出于心思和本性。不过他们若不去想，倒能说出来，因为那时不是出于心或本性，只是出于嘴。1749年7月1日。

4317 论心跳

我得以感受到天堂总体的心跳。它很宏大，比我的心跳稍慢，声音相当响。有人告诉我，那时我正处在天堂的心跳里。那时我觉察到自己在婴孩中间。这心跳在胸口正中。后来又让我感受到属天使之灵的天堂的心跳，在肚脐上方前面，搏动要快一些。1749年7月2日。

4318 论灵的能力，连恶灵的在内，都更高超

我和灵谈过，因为有人说他们比人更疯狂，又有人说灵的能力比人高超。也有人说，他们比人更疯狂，也可能更诡诈、更恶毒，程度上的差别就像灵和人的差别一样。这一点有实例证实；也有这样的证据：他们能立刻觉察到人的思想，又立刻加以扭曲，这就说明能力更高超；还有，他们的言语就是人带着思想的言语，虽然是恶毒的；他们是他们生前在思想里的样子，而且更敏锐。只是人受外在约束管着，思想又不外露，所以没法疯成那样。因此可以说，他们的疯狂也是“更高超”的。1749年7月2日。

4319 论流注

流注真是奇妙。有些流进来的东西显得远一些，那时就有别的灵说话，有远一些的，有近一些的。这样我跟他们就处在一个群体里，或近或远。我观察到，这是按照人身上的情感，也就是构成他生命的东西来定的：越是属于他生命的，就越近；越不属于，就越远。越近，就越被归给这个人，成为他的生命；越远，就越不是。

对于信主、有仁义的人，主会照自己的美意安排远近，好让他受新生命的影响。远处的东西粘不住，容易消散；近处的东西就不是这样。1749年7月3日。

4320 论某种说服和伪装

有个灵，我生前认识他。有人劝他自己离开。他赌咒发誓说愿意，看上去也在努力要离开，甚至像在搏斗，可还是被移走了。这时不洁的灵越来越多，比其他的更不洁。最后他想把自己挤进良善里，也就是挤进善天使的群体时，被识破了：他看上去几乎浑身是毛。随后他被扔了下去，因为他在那个气场里活不下去。

这时查明，他是这样一种人：他的理解部分愿意，意志部分却不愿意。甚至到了这个地步：理解部分仿佛被说服了，意志部分却没有。这是他生前养成的习惯：嘴上说的是一套，心里要的是另一套，还赌咒发誓，以致理解部分几乎披上了一层仿佛出于意志的说服力。这种人在来世遭遇悲惨，因为那里不准伪装，只能想什么就是什么，想什么就做什么。1749年7月7日。

4321 论保罗

保罗在前方偏右的地方待了很久，也有人向他显明他享有福乐。可他一有机会，就不断说反对信仰真理的话。后来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有人被查出来，他说是自己一直在引领保罗。这人被扣住了。他说话相当自信，像是一直在支配保罗，支配保罗所有的事，几乎自称为神；他还像主一样散发出一种气场。其实他是个魔鬼，以为自己就是照一般说法所讲、诱骗亚当和夏娃的那个魔鬼。他被送进地狱，进了洞穴，在那里一直游荡到我脚底下，还在那里说话。最后他裹在一团云里升了上来，那云就是他的幻想。

这时保罗跟他说话，我得以听见。保罗说愿意做他的同伴，和他一同去，也要让自己成为神。于是两人结伴，一起往前走了很远，想在那里欺骗人，可他们到哪里，就在哪里被拒绝。还有，我睡觉时受奸淫者骚扰；他们二人觉察到我受骚扰，就去帮忙，顽固地把我困在那种可耻的念头里，叫我几乎挣脱不开。那些奸淫的男女受了罚，罚的是“搓磨”（原文为瑞典语），这是她们的刑罚，也就是互相碰撞。因为他们二人也在其中，他们也受了同样的刑罚，而且很重。由此大家都知道了：保罗也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人，他之所以一直被容忍，是出于某些原因。因为他因可憎的事受了邪恶之人的刑罚，这事也跟他谈过了。现在他混在四处游荡的那类强盗中间，差不多是在荒凉的地方。

4322 论没有人能不借手段、凭神迹变好

我跟一个人（就是保罗）谈过：没有人能凭神迹变好。有人有时纳闷，为什么人不能直接被带进天堂，凭主的全能被转变成能做天使的状态。回答是：恶不能变成善；人也不能先到那里，必须等恶被驱散或制服；而这只能借神预备的手段，不能凭神迹。还说到：如果把恶拿掉，剩下的生命恐怕就很少了；这就是凭神迹了。这在来世也可以办到，就是把恶的群体移开。

因为他是这样想的，那些群体就被移开了。这时他看上去像个婴孩，用手划着游泳。有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既不会说，也不会想，只会挥动小胳膊，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恶人若想凭神迹变好，就会变成这样。1749年7月10日。

4323 论按目的来看的魔鬼本身

有一个人，以为自己就是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个魔鬼，保罗跟他结了伙。他看上去像个别的灵，说话不坏，好像是个人，只是处在昏暗里。我纳闷他怎么会是这种人，因为从他身上感觉不到别的灵身上那种仇恨、报复、残忍、奸淫。可我得到指教：这些他都不在乎，他只抱着毁坏良善和真理的目的，别的什么都不图。判断一个人的，是目的。正因为他们是这样，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他们把自己的企图藏得很深，凭着这个最坏的目的行事，什么手段都用，亵渎的也好，神圣的也好。1749年7月13日。

4324 论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灵的生命与记忆

灵之间不准像生前在社会上那样相处，也就是在外在里相处，外在的体面全是装出来的。来世的一切外在都被废去，连所做的事，无论善恶，也被废去。所以没有什么事像在世上那样出于外在，而是出于内在，看他的思想和情感是怎样的，也就是出于目的和爱。他们彼此就是这样来往、交谈的。

有几次他们被放回外在里，只是一小会儿。那时他们说的跟想的不一样，做的跟要的不一样，就像许多讲道人那样。可外在一被拿走，就再也认不出他们了：那时他们成了另一副样子，目的和爱都暴露出来。所做的一切事就这样被废去。有些人在外在里说，他们没害过谁，为人正派，讲过道，为教会做过许多好事；可这些外在一被废去，就显出他们怀着什么目的、什么爱。也有人出于无知做了恶事，目的却是好的；这些人要好一些，如此类推。因此，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也不给他们。1749年7月14日。

4325 论来世没有生前那样的外在，只有内在

我和灵谈到人生前的外在：这些外在都关乎人类社会，比如职务、荣誉、财富、房屋、衣着、自己和家人的吃食，以及由此而来的名声。这些就是世上外在生活的目的。可在来世，他们不想荣誉、财富、房屋、衣着、吃食，所以用不着这些外在，用不着那些装出来的体面和正派，还有别的许多。既然这些目的停止了，外在也就必须停止。所以人进入来世时，也就和这些外在分开了。特别是因为这些是装出来的，跟内在不一致；人就被留在他原来的内在里，他的生命本该在内在里。

灵很气愤，因为不准他们活在外在的体面里。他们在外在里时，看上去正派，里面却是恶的。还有讲道人，说自己讲过道、教导过人、行过善。他们在外在里时，话说得很好，像在世上那样，引用圣言里的话；可一被放回内在，就成了魔鬼一样。因为那时暴露出来的目的，是自己的荣誉、财富、仇恨和恶毒等等。奇怪的是，他们在外在里时并不知道这些，因为那时他们的思想就在外在里；外在一被剥去，这些就暴露了。1749年7月16日。

4326 论惩罚

回击和碰撞的刑罚，我听过的次数多得记不清，一次往往持续好几个钟头。它们长时间在我左脚底下，偏向右边。奇妙的是，所有有罪的都被找了出来；没罪的即使被叫来，就算正处在刑罚当中，刑罚也伤不着他们。谁是同伙、或犯了同样的毛病到什么程度，就受多重的罚。这一点是我凭经验得知的。

4327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刑罚：许多灵像是一起转圈，仿佛许多灵同时乱成一团。他们说这刑罚很重。这是给塞壬的，她们没法从中挣脱出来。1749年7月19日。

4328 刑罚是这样进行的：受罚的人被那些有同样欲望的同伙尽力抓住。查看他对这欲望粘得有多紧，经过刑罚又退掉了多少。他退掉之前、变好之前，都不会被放过，要等到看出欲望减弱了才行。这一点查得很仔细。有些人顽固地粘着不放，可他们不变好就不会被放走。刑罚的轻重，按照这人的顽固程度和品质加重或减轻。

4329 有些在世上地位很高的人，也受这样的刑罚，而且相当频繁。这样，经过多次折磨，他们终于染上了恐惧和战栗；以后再有这种念头，他们就收敛了。这是刑罚的功效。不过这些是外在的约束；内在的约束是良心的约束，他们却不能借良心受折磨，因为他们没有良心。1749年7月19日。

4330 论外邦人

我和一些外邦人谈过，他们曾是异教徒，当时是有智慧的人。他们能觉察到思想的内层，还能完整地觉察到许多别的，远超过如今任何基督徒，差别几乎像人和灵的差别。他们从思想的一个观念就知道整个系列，里面充满了智慧中令人愉悦的东西。他们喜爱圣言，因为里面的一切都是代表性的、有含义的；他们生前就是这样思想的。基督徒很惊讶，也很气愤。跟他们交谈的话全是这一类的。这些外邦人显现在前方远处。也有些人就在我近旁，从他们的气场中，我觉察到他们的喜悦：圣言里竟有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含义；字词不过是含义的载体而已。1749年7月20日。

4331 论圣言与犹太人

有些犹太人在我这里，他们觉察不到圣言的内义，因为他们想停留在字面意思里，好把里面的一切都套在自己身上、归给自己。不过我听见他们彼此谈论：他们确实觉察不到内义是什么、是怎样的，可他们知道，每句话、每一点一画里都含着某种奥秘，而且是极深的奥秘。只是他们不肯承认它是这样的、是属天的，因为那样就等于否认一切都是讲他们的，否认只有他们是选民。1749年7月21日。

4332 论犹太人与加百列

有人问犹太人，他们对加百列是怎么看的。他们说他是一位大天使。有人叫他们去问别的灵，加百列在哪里。他们问了，那些灵说根本不知道。于是他们得知：加百列和其他有名字的天使，指的不过是职能而已；所以只要担任那种职能，就可以有无数个都叫加百列。他们也就接受了。1749年7月21日。

4333 论主体、思想和言语

我多次观察到：只是我身上的思想器官被安排好，灵就照着这安排说话。灵说，他们对主体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只管想，主体就照他们的思想说话；不过也带着某种促使人说话的引导，这引导是不显露的。1749年7月25日。

4334 论恶灵是疯狂的，他们竭力想把别人一起拉进地狱，好折磨他们

我和恶灵谈过。他们不断骚扰我，也骚扰人，骚扰正直的灵。我对他们说，他们是疯狂的：他们千方百计想让所有人都成为地狱的，把人从良善和彼此相爱中拉开，拉进爱自己里，也就是拉进对所有人的仇恨里。他们这样拉过来的人越多，折磨他们自己的人也就越多。这样，他们就不断给自己预备地狱。可他们若不是这样，而是愿意人人都正直良善，就会给自己赢得福乐。因为好人最渴望的，莫过于跟别人分享，把自己所有的福乐都给别人；这样他们就给自己预备了天堂。

他们在那个状态下承认了这一点，说确实如此。可他们照样是那个样子，因为本性如此。那时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作主，结果就互相冲撞，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折磨别人，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放过。1749年7月27日。

4335 论灵的记忆

灵彼此说话，用的只是内在的记忆，也就是他们生前在肉身里时的理性记忆；而人在世上时，是凭肉体的记忆说话的。所以，灵彼此能说话；所有灵魂，不管来自哪个星球、哪个地区、讲哪种语言，都能交往、交谈。在我这里，落进字词言语里的就是这种言语。这跟人身上的理性没有什么两样：人凭理性思想，思想也同样落进字词里；人一思想，就自然落进字词言语里。1749年7月30日。

4336 论代表与对应：奸淫

在内层的气场里，还有在第二层天堂门槛上的那些灵，他们彼此说话时，一些凭着谬误，一些凭着表象，说反对信仰与仁义的真理和良善的话。他们的言语落进灵界时，就产生出一种淫乱、奸淫的气场。这时恶灵就涌到那里，像乌鸦扑向尸体，让那气场充满淫乱、奸淫和别的淫秽之事，叫好人不能不毛骨悚然。所以在圣言中，对真理和良善的歪曲、颠倒，是用淫乱和奸淫来表达的，也就这样称呼。由此可见，两者实际上是彼此对应的。1749年7月30日。

4337 论在人身边的灵

有人借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这一点：我被放进那种状态，觉察到情形是怎样的。在人身边的灵，只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人。我从在我身边的灵那里，凭大量经历得知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想的跟那人没有两样。不过由此产生出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气场，这气场也显给我看了。其他的灵就在这气场里，照着气场的不同，各按自己的状态，用不同的方式说话、受影响。所以人是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灵涌到他身边，留在那气场里，使它增强、变化，在人身上激起与之对应的东西；这是借着在人身边的灵来完成的。因为人身边若没有灵跟他连在一起，仿佛他们就是这个人似的，人就活不下去。

气场是什么样，灵也就是什么样。由此可见，那些除了欲望、仇恨、报复之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被打动的人，身边有什么样的灵。“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太24:28；路17:37）。1749年7月30日。

4338 论主就是父、子和圣灵

我在灵、学者和天使面前读了《亚他那修信经》，可谁也一点都理解不了。学者们甚至记不起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读过，可他们说，记住的不过是“三个位格，却是一个”。当有一个观念送到他们那里，问他们怎么想：是从永恒就有三个吗？是三个永恒、非受造的吗？还是一个？这时学者们只能有一个观念：三个永恒的。这就违背了信经。当他们领会“从永恒是一位主，还是三位”的问题时，他们只能领会为三位主，这又违背了信经。于是他们承认，自己并没有照信经去信，因为他们心里只能有“三”的观念。由此可见，谁都只能想到三个神，尽管嘴上说神是一位。1749年8月1日。

4339 论幻想

奇妙的是，恶灵的幻想看上去完全像实在的一样。比如他们以为自己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等等，还有许多这类东西。谈到衣服时，他们摸摸衣服，看着它，说衣服就在那里。可借着幻想，这些东西也能被拿走，再给他们穿上别的；他们还能不止两条胳膊，而有好几条，那时他们也不知道别的，说就是这样。这种把戏我见过无数，也和他们谈过，得以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幻想，尽管他们以为是真的。

我为此跟灵谈过，也得到指教：凡出于主的都是实在的，出于灵的却不是实在的，尽管看上去像是实在的；就像陷在幻想里的人，把恶当成善，把善当成恶，诸如此类。这些幻想若没有看似实在的样子，就不能存在，因为它们纯粹是幻想。这跟那些以为自己有生命、其实是死亡的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他们若不这样以为，就活不下去。幻想就是这样从中流出来的。不过良善的灵没有这样的幻想。1749年8月4日。

4340 论父、子和圣灵是什么

主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在内义上指的不过是良善、真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良善和真理：父是良善，子是真理，圣灵是从他发出的良善与真理。这一切唯独在主里面。1749年8月5日。

4341 论什么是“自己算不得什么”

有个正直的灵跟我说话，说自己算不得什么。我问他，他对“自己算不得什么”有什么概念。我觉察到，他的概念是：相比众多的灵和整个宇宙，自己算不得什么。可我得以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概念，还有许多别的。就是：他凭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凭自己没有任何思想；凭自己没有任何生命；尤其是，他凭自己是一个死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除了恶什么也不是；所以一切良善都出于主。这些就是“算不得什么”的观念。1749年8月5日。

4342 论内在记忆以及由此而来的言语

我和灵谈过：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作为一切语言共通的那种言语彼此说话时，连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类语言的字词都说不出来。他们跟我说话时，以为是凭自己说的，其实是凭我肉体的记忆，也就是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他们的观念流进那里的名字和字词。他们承认了，还在自己那里试着念出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可是念不出来。因为他们的言语不是字词的，而是观念的；这些观念是在字词的源头里成形的。

由此可知（这事我也跟他们谈过）：任何字词，更不用说任何人、王国、地区的名字，都绝对传不到灵那里，而是在人那里就消失了；只有意思能传过去。这意思对人来说是模糊的，到了灵那里却变得清楚，分解成一个个观念。灵谈到他们从世上得来观念的某个人、某座城等等时，只是把那个观念摆出来，也就是把他们关于那个人、王国、城市所听过、见过、领会过的一切都摆出来。这个观念有时是同时呈现的，有时分成许多部分。言语由此而来，完整的觉察也由此而来。

我也常常这样跟灵说话，也就是用他们的言语，他们样样都觉察得清清楚楚；一瞬间的内容，比用一个钟头说出来的还多。因为它在怀里包含的，跟内在的视觉和思想一样多，几乎能同时摆出那些要花时间说、要写满几页纸的东西。任何人只要留意，都能知道这一点。1749年8月6日。

4343 论圣言的内义

圣言的内义里有天上的真理本身。它的情形是怎样的，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我也跟灵谈过这事：如果把思想牢牢定在某件事上，然后读圣言，那么里面的每一处都会贴合思想的总体及其情感，彼此吻合、互相印证，好像那就是本来的意思，几乎什么都不缺。天使只有对天上真理和良善的思想，主把他们保持在其中。所以圣言里的一切，都弯过来贴合他们的观念。这样，属于字面意思的一切都消失了，显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内义。看到的是内义，字面意思就好像没有了。同样，处在属天观念里的人读圣言时，会在属天观念里看到属天的东西，字面的什么都看不到，连历史都消失了。这一点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1749年8月8日。

第十五册　§§4201–4500

4344 论塞壬

我曾纳闷，为什么准许她们这样四处游荡，用魔术和说服的手段去招惹好人。原因是：主不把任何人推进地狱，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恶，恶一旦到了尽头，就把他们拖进地狱。这是一条通则。所以恶人在灵界会待相当久，有的晚些、有的早些才一头栽进去。在这期间，他们身上的良善与真理被分开，收向内层，而作主的恶走到尽头，直到像重物一样把他们拖下去。

我见过塞壬，她们在灵界待了很久，招惹过许多人，总是存心要发号施令、制服别人的心。可是有人向我显明她们变成什么样：先是看上去像一团毛发，这表示只有肉体的污秽在作主；然后脸变黑了，以致不像人的脸。1749年8月8日。

她们想用她们那套魔术般的说服，叫人相信她们值得怜悯。可回答是：谁也不能怜悯她们，只能怜悯她们想伤害的人；那些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该比她们一整伙更放在心上。再说，怜悯一个一心要伤害别人、破坏秩序的恶，是违反秩序的；正如法官不能怜悯他所审判的人，因为他想的是公益和秩序的法则。事情就是这样。她们若靠魔术般的说服得到什么，就会无处不害人。1749年8月8日。

4345 论记忆

有个犹太人以为自己有记忆，因为他们彼此说话就像在地上一样，不知道那是凭内在的记忆。我问他从前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想了想，说不知道，还生了气。可我得以告诉他：不知道这些反而更好，原因有很多；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善是恶，在来世是知道的，人就是凭这一点被认出来的。1749年8月8日。

4346 论良心

我跟一个生前毫无良心的人谈过。他在一间暗室里待了很久，说自己住在黑暗里，喜爱黑暗胜过光明。我跟他谈良心，他说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有人用他能领会的方式教导他，是从他那种出于爱自己、爱世界的虚假思想入手：他觉察到，凡违背爱自己、爱世界的，都和他的思想相反；他一发现事情不照他所想的那样发生，这种相反的东西就让他焦虑。从这一点他就能知道良心是什么：当发生什么事，逼他去想或去做违背良善和真理的事时，焦虑就由此而生。这样，管着人的是仁义和仁爱，也就是主，没有爱自己或爱世界。他由此领会到了良心是什么。

可他不知道怜悯是什么。有人告诉他：有时看起来没有怜悯的地方，恰恰有怜悯。比如有人着眼于公益，惩罚恶人，有时也惩罚别人，好把他们带回秩序，这是对公众的怜悯。又如在战争中，目的是胜利，由此带来公益，保全许多人；这时对倒下的人没有怜悯，因为怜悯在于为许多人着想的目的。别的事也是这样。可是为了自己去掠夺别人，这就是不怜悯，因为目的是恶的，是为了自己而违背公益。他就这样受了教导。1749年8月9日。

再者，仁义和怜悯从邻舍扩展到更多的人，从更多的人扩展到公众，从公众扩展到主的国度，从主的国度扩展到主；主是万有之中的万有。由此可知，仁义和怜悯相对而言是什么。1749年8月9日。

4347 论轻视与仇恨

我常跟灵谈到轻视，也就是看不起别人。轻视本身算不得什么，只要不是出于爱自己，以致把别人看得不如自己，也不是出于仇恨。出于这些的轻视，在来世是要定罪的。可是看不起别人，是因为他在这件或那件事上缺乏才智、天分、能力，不管是在职务上、生意上还是别的方面——这在所有人身上都免不了，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一个人得想想另一个人，能不能跟他在社会里共处，他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胜任这样那样的职务和事务——这样的轻视，即使是错的，即使是出于别的或某些无法描述的原因，在来世也不算什么，处在爱与仁义里时，很容易就消散了。因为那时每个人都按他本来的样子受到评价。这种轻视会留一阵子，直到仁义占了上风。

我认识的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不是把他们看得不如我，而是出于刚才说的原因，也不是出于仇恨。出于仇恨的轻视，是想夺走别人的荣誉、财物乃至性命。把别人看得不如自己，就是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是出于爱自己的轻视。1749年8月9日。

4348 论伪君子，以及“咬牙切齿”

论那些看上去想得不错、其实却是恶的灵；论内在的约束

有些灵在我这里，往我右边下颌的牙齿、牙龈和骨头里注入疼痛，一直到右耳。我以为他们是粗俗的属世之人、属肉体的人。可我察觉到，他们更精细地钻进我的思想，比别的灵更能察觉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凭着外层的思想说得很好，单从这种思想的言语听来，只能知道他们是好人。这样思想、这样说话的那个灵，所说所想全都合乎理性；可我还是察觉到，他的里面并不是这样，以致他借这种思想跟内层的恶灵连在一起。

这种人生前也是这样说、这样想的，可里面却是恶的，因为他们以自己和世界为目的。这些约束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层的，有些人具备这种约束；可他们没有良心的约束。这约束一松开，他们就冲向自己的目的。因为来世思想是相通的，这种表里不一就被清楚地察觉出来。1749年8月10日。

为了让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内层的恶灵被拿走，换上更好的灵。这时那个灵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样他就没有生命了，因为他内层的生命就在于此。这种流注进入牙齿的骨膜，以及右耳周围的颅骨膜，给那里造成相当厉害、剧烈的疼痛，这表示他们是恶的。那些不造成疼痛的，是良善的，能感受到一切所想的东西；骨膜就具有这种感受力。他们说，这种灵会助长癌症。由此可见，目的还藏得更深；目的就是生命。

我读那些论圣言、已经印出来的文字时，这种灵也在场。他们夺走了一切喜悦，带来轻视，只是他们自己知道而已，因为他们生前被世俗生活的某种甜头迷住了，把天堂放在那里，所以轻视属天堂的东西。这些就是伪君子：说得好，想得坏。由此一连好几天，我感到咬牙切齿，牙根和骨膜里痛得厉害。我也借活生生的经历多次得知：疼痛出于这样一个灵；他被移开，疼痛就停止；他被移开多少，疼痛就减轻多少；照他状态的种种变化，疼痛还会转到头部别的骨膜上。

4349 论灵、天使和人的生命

我清楚地觉察到，在来世，使人连在一起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灵和天使的生命本身。生命是什么样，结合就是什么样，在群体中也是这样。其余不属于生命的东西，在来世都不被看重，因为它们都出于生命。1749年8月13日。

所以有些灵夸耀自己在世上的种种功劳，夸耀自己的勤勉、宗教、热心、行过的善事；当他们看到那些他们凭外表认定是恶人的人时，有人对他们说：在来世，这些都不过问，只问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命，也就是他们凭着目的或爱给自己染上了什么样的生命。说到这里，他们无话可说，因为经验本身作了见证，他们不能不承认。所以，结合在于生命，不在于知识、口头的宣认、功劳，也不在于没有仁义的行为。

4350 论婚姻之爱

我觉察到一件事，也跟天使谈过：处在真正婚姻之爱里的人，他们的内层朝着天堂和主敞开。因为这种情感唯独出于主，主经由至内层流进来，以致无法描述它是怎样的、从哪里来。既然它这样流进来，内层就随之敞开，人就处在属天的情感本身里，也就在自己里面有了主的国度。对婴孩的爱就由此而来。又因为这种爱极能接受属天的爱，它也接受对邻舍的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从真正的婚姻之爱里，像从一个源头那样流出来的。1749年8月13日。

4351 续论前面刚说过的伪君子和咬牙切齿；论蜕皮，以及代表是怎样的

我想赶走那个伪君子［4348］时，他看上去像是在蜕皮，也就是像把外层留下当作蜕下的皮，自己钻出来，成了个婴孩。这事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他越来越像婴孩，是一步一步、一节一节地变，越变越小，直到看不见了。我由此得知，这就是伪君子的代表。我跟良善的灵和天使般的灵谈到这事：蛇蜕皮，就出于这种代表；蛇代表诡诈的人，所以这种代表在实际存在的自然界里也有。

灵找他，以为他不在蜕下的皮里，因为他看上去消失了。可有人说，他还在蜕皮所在的地方，就像蛇惯常住在那里一样。因为那种咬牙切齿和疼痛还在持续，从右边下颌的牙齿和骨膜一直痛到耳朵；疼痛还在变化，朝右边四处转移。我跟他谈话，他说他只是在想怎样替自己开脱，好躲开别人的念头，表明自己不是那种人；他说他原先并不知道这种代表，是从我这里觉察到的。由此可见代表是怎样的，伪善是怎样的。

早先有人对他说过：他若转入内层的本性，就是最坏者当中的魔鬼；可只要他停留在外层的思想里，就以为自己是好人。还有，他生前就是这样：他没有公开害过谁，却在暗地里害人，只要不被发现，就毫无怜悯（贝尔根谢尔纳）。好几天里，造成那么剧烈疼痛的只有他一个，这我已有种种经历；虽然就内层而言他并不孤单，可就他们的主体而言，我只能知道是他一个。1749年8月14日。

4352 论伪君子和诡诈的人

灵跟他谈话，清楚地向他表明：伪君子和诡诈的人，比那些公开说正直真话的人愚蠢得多、无知得多。经过查察，他以为自己一直是最精明、最有智慧的，谁也没看出来。可其实人人都看得出伪善和诡诈；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本事，能看出那是诡诈、伪善，还能看出是哪一种诡诈、伪善，连他说的每句话里都看得出来。这就使他们和别人疏远，谁也不信任他们，因为只要稍一来往，人人都知道。他们却以为谁也看不出、谁也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无知，所以他们比别人更不明白。所有诡诈的人都是这样。1749年8月14日。在来世更是如此；可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一点：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谁也不知道、谁也察觉不到，其实恰恰相反。

4353 论伪君子和他们的幻想

伪君子生前除了自己，谁也不信。他们跟人说话时，心里总想着别的事，装出相信的样子，还表现得很虔诚，好像比别人更承认真理。其实他们什么也不信，连有真理这回事都不信，更不信永生、天堂和主。这些他们嘴上比别人承认得更起劲，心里却从来不信。这种人被放进自己内层的状态，在那里他们只信感官所能碰到的东西，这时就生出可怕的幻想。可以把荒唐的幻象摆在他们面前，比如有跳蚤排成队伍向他们进攻。他们心里被投进恐惧，逃跑了，还以为来世就是这样，诸如此类的荒唐事还有很多。因为他们从没把思想定在某样真实的东西上，以为它真有，所以被带进这样的幻想；在什么都不信为真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就只有幻想。

后来他们被带回别的状态时，我跟他们谈到这事，告诉他们：这些纯粹是内层的幻想。我早先多次亲身经历过他们谈论永生、真理等等。他们说确实如此，可他们心里什么也不信。1749年8月14日。他们最倾向于相信没有什么是实在的。伪君子是这样，也有别的人是这样。伪君子就是表面上奉承人、为了自己而附和别人，心里却想着相反的事的人。

4354 论来世的婴孩

我看见一座园子，不是由树木组成的，而是由相当高的木架搭成的，有步道，有入口的小路。那里有个少女在走，她当时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穿得很漂亮。她进去时，入口上方出现了极其华丽的花环架子；她一进去，花环就闪闪发亮。有人告诉我，小女孩就是这样看见的：她们自己完全觉得是在这样走着，穿着这样的衣服，并按照完美的程度穿上新衣。这对她们是活生生的，从下面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灵是这样的，灵不能在铺着石子和沙子的路上走，也不能有地上那样的园子，只能有与灵的禀性相对应的那种。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她们觉察这些东西，跟人在世上的园子里一样鲜活，甚至更鲜活。我在灵里时也见过，平时也常常见到；先知们也是这样。1749年8月15日。

4355 论伪君子

我听别的灵说，那个伪君子给他们全身造成一种尖锐而沉闷的疼痛，这种疼痛对应于人骨膜的疼痛，是最剧烈的。所以他们只能跟他分开，待在分开的地狱里，那里不可能有这样的流注。1749年8月15日。

4356 论伪君子

有伪君子精灵，也有伪君子灵。前者作用于右边的牙齿、牙龈和下颌，一直到头顶的一半；后者作用于左边。这个伪君子作用于右边，因为他是精灵。他也能被转到左边，可那时他就没有那么多生命了，虽然话还说得不少。他说话像个男孩，又像个婴孩，这时他能把没受过知识熏陶的孩子拉到他那边去。可他是最坏者当中的一个。他到处从皮或壳里钻出来，像蛇一样，而且是一阵一阵、分三层地钻；他还像蛇一样打滚。这是看见的灵说的。1749年8月16日。

4357 伪君子

有人向我显明伪君子会变成什么样：没有脸，只有一个张得大大的喉咙，里面是黑的，只有几颗雪白的牙齿；没有脸颊，只垂着一些毛，像一团粗糙的绒毛。这是显给我看的。接着是一个金色的蛇头，呈三角形，有些这类蛇的头通常就是这样。那些被他拉拢过去的，就是这样的。1749年8月18日。

4358 论伪君子

那个伪君子被放进外层的状态，说话就像在世上一样，或像讲道人一样。那时他不承认自己是那种人，也不承认曾是那种人。可有人对他说：最坏的讲道人也是这样说的，甚至讲道时也这样以为。那时他们处在外在的说服里，想着词句，被自己的灵牵引，为了自己和世界而这样说；那时他们有时还以为自己是凭圣灵说话的。这些话都对他说了。还有：他们跟朋友、跟家里人说话又是一套，若是阴险的人，就说假话；跟别人说话，又看对方的心思而定，各是一套；可心里想的还是另一套。所以有三种状态。在来世，他们先脱去外层的状态，最后连他所处的紧挨着的内层状态也脱去；这时剩下的就是他的生命，极其污秽，满是仇恨，残忍无比。这话是当着许多灵的面说的。1749年8月18日。

我观察到：在外层状态里，他倒更能明白自己是恶的，比在紧挨着的内层状态里更明白。因为他说他现在知道自己是这种人了，说得像是真心这样想似的；在紧挨着的内层状态里却不是这样。

4359 他被领进稍深一层的思想气场，紧挨着的外层就是从那里说话的。这时他一会儿往右弯，一会儿往左弯，看他觉得哪边对自己合适。这表示他很狡猾，会转向任何一种看法，只要看到对自己、对自己的名利有利。他还装成婴孩，叫人几乎只能这样看他。我得以观察到这一点，是因为有恶事加到他身上时，我感到一股抵抗；这样，他本能说服许多人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还是个污秽的人、奸淫的人，虽然他生前在肉身里时，人们看不出他有这种事。没有正直和真理之良心的人，就是这样。1749年8月18日。

这时又显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婴孩：他显现出本来的样子，带着前面说过的那种喉咙［4357］，灵都毛骨悚然。他们惊讶的是，在来世，这种人竟能这样灵巧、这样随手、这样迅速地找到说服人的手段，转眼就办成。可有人说：在来世，一切能力，连恶人的也在内，都会增长，变得更随手可用，因为那时他们是凭本性行事的。

4360 论幻想

我有几次跟灵谈到：幻想在他们那里简直是活的。他们以为自己穿着衣服，还有许许多多可笑的东西，要是一一记下来，能写满好几页。原因是：这些纯粹是幻想，他们的生命无非由幻想构成，因为是出于虚假的。为了让他们能活下去，主作了这样的安排：幻想在他们看来完全像是实在的。那些出于主而有信仰的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幻想，只有表象，带着一切喜悦和幸福。

我得以作这样的比较：在他们看来，幻想就像肉眼清清楚楚看到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却像影子，或几乎什么也不是；可在天使看来，表象和真理是完全实在的，幻想却像影子，什么也不是。所以任何幻想都伤不了天使。1749年8月19日。

4361 论伪君子

有个伪君子从他的地狱里上来，或者说被恶灵召上来。那地狱在前方，在尸臭地狱的前面。他是最坏者当中的一个，在别的灵中间没人认得他。他借我身边的一个主体，又借那个给我右边牙齿和下颌造成剧痛、而且痛得很尖锐的伪君子［4348、4355］来行事，最后被查了出来。这时他被裹进一块布里，不是像别人那样裹进一条长布再从里面滚出来，而是装进一个金字塔形的口袋里，人在里面。那口袋被转得很猛，他就喊叫，说他从没做过这种事。可他在里面把自己变成婴孩，又把口袋转来转去，往右、往左、像钻头一样旋转、往前。这一切代表他状态的变化。他顽固地坚持，说宁可死也不肯放手。这就是伪君子的刑罚，那里就是他们的地狱。1749年8月19日。

4362 论灵的判断；论伪君子

那个伪君子处在外层、也就是肉体的气场里时，就去说服那些单纯的人，说他是好人。这些人本来是好的，只是相信外表。他在言语里加上情感，那情感里有这样的东西，使他们不能不被说服，因为他们还是那样的人。我跟他们谈了很多，说他是个伪君子，那些只是外表；可他们不信，因为他们还是那样的人。来世有许多这样的灵，因为他们任凭自己被外在情感的愉悦牵着走，还不知道愉悦出于内层。所以我得以借代表、借把他的形象连同内层的形象转向他们，让他们看看他里面是什么样。这时他们毛骨悚然。接着来的别的灵也是这样。

我得以把他们比作他的胳膊或手。因为只要这种灵围在他四周，认为他是好人的那种说服气场就会增强。他们同样把主怜悯的光芒吸进去，因为他们立刻把它转成那样的东西；这话我也得以告诉他们。所以，当他们因他的言语而极其快乐的时候，我却被他折磨得厉害，还有别的事。

4363 后来准许他为自己辩护。他像在世上那样，从外层说话，摆出种种论据：说他话说得好，那时也想得好，因为谈的是真理和公益；说别人也都这样，都只顾自己，不顾公众；说他看重真理和公义，也是为了自己；还有许多这类推理。从天上来的主体回答他说：他是糠秕，是废物；他借着外表，为了自己想要掠夺公众；他履行职务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官员是君王的肢体和脏腑，君王是头，他却恰恰相反，只为自己；他不能判断别人，因为那些是内层的东西，并不显露；又因为他自己是这种人，里面没有一点真理和良心，所以对别人也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些在来世都会显露出来；还有别的类似的话：每个人在来世都要按照自己的品质受报；就算有一千个人说过完全一样的话，出处也不一样；说别人也这样，不能拿来当借口；人人都按他们本来的样子受报。这些话都对他说了，或许还说了更多。因为在他身上至今找到的只有这些，就说他只能被推进地狱。1749年8月20日。

他的乐趣在于写作，他想把这当作功劳。可这只是他唯一的乐趣和享受，他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是为了公众，而是因为他抓住了这种乐趣，又借此为自己谋利，因为他由此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4364 被那个伪君子，也就是“答尔丢夫”欺骗的，全是爱推理的人。爱推理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良善和真理，而是任凭这种人诱惑，被带到哪里就到哪里，还从中得到乐趣。爱推理的人是恶灵的胳膊和手：恶灵一觉察到他们在推理，就用推理笼络他们，想把他们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还给他们灌进乐趣，哪怕那是最虚假、最诡诈的东西。

4365 论伪君子

他用有毒的言语影响了前方许多灵。那些灵看上去像斜靠在摆满美味的桌旁听他讲，陶醉在这个伪君子（原文用法语词“答尔丢夫”，即莫里哀1664年喜剧中那个假装虔诚的主角）的毒言毒语里。这时，他们的桌子突然被掀到他们脸上；美味没了，倒是蛇蜕（原文为瑞典语）从他的言语里朝他们脸上涌来。他们被抛开，四散而去。

4366 那个伪君子还留在那里，转向别的灵，又被别的灵激起来。当他同样遭到颠覆时，他想像蛇一样，这回也蜕下皮来，自己在蜕下的皮里像个婴孩。接着婴孩变成一条蛇，许多别的灵也在那蛇里，也变成了蜕下的皮，就这样被抛了出去。1749年8月21日。

4367 某个违反本性、极其污秽的人

有个人生前毫无良心，一心只想夺取别人的财物，什么都不管，只是暗地里进行。他暗地里是那个样子，暗地里除了诡计和最坏的阴谋什么也不想。他在我这里待了很久，被翻了个面：外面翻到里面，里面翻到外面，这是能做到的。这时他看上去很可怕。后来又换了个样子：头朝下，脚朝上当作头。最后他的头变成违反本性的粪便一样的东西，沉进臀部下面那样的地狱里。1749年8月21日。

4368 论对奸淫等事的憎恶，是种植在人的理解部分里的

有人借我自己身上活生生的经历向我显明：对违反本性之事的憎恶，在人身上不是天生的，不像在动物身上那样；所以它不在人的意志部分，也就是属世的部分里。比如一听说是奸淫，因为它违法，人就可能有某种憎恶或厌恶；可这是在理解部分、在那里的良心里，不在意志部分。别的事也是这样。它若在意志部分，人就会出于本性而憎恶，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上古教会的人身上，它是在属世部分里的。1749年8月21日。

原因是：信仰的知识要先来；观念不是生来就有的；人小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要学，好种植进去，再从中带出气场。我又一次经历到：憎恶在睡眠中是没有的；它若在人的意志部分，梦里也会有憎恶，人也不会被引去想别的事。

4369 论他们执行刑罚有多麻利；论刑罚；论伪君子

我被一群魔鬼般的精灵团团围住，原因就在那个伪君子。因为伪君子有这样一种气场，能从四面八方招来最坏的灵：他注视自己，用自己的形象充满气场，这样就从四面八方招来恶人和正直的人。恶人那时乐于设下埋伏，拿伪君子当他们的主体；正直的人，他们就去激动，让他们在伪君子说得圣洁、表白自己无辜、把自己装成无辜的时候偏袒他，还有许多别的。所以一大群灵，连同违反本性的灵，就这样被招到我四周；还有许多从地狱来的，站在下面，我先前没有注意到。

最后，因为他们是这种人，就叫来了施罚者。施罚者的本事是：立刻知道他们在哪里、想过什么、彼此说过什么。那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想尽了一切手段的灵，施罚者对付他们，就像猫对付老鼠，根本不把他们的手段当回事，还加上嘲弄。就这样，施罚者借着碰撞把他们往前抛，又借着折断骨头撕扯那些违反本性的灵，直到他们身上没有一处完好，一个接一个。施罚者还想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手段，他们也真施展了，可在施罚者看来全都无足轻重，就像猫逮住老鼠时那样。就这样一个接一个。1749年8月22日。

4370 论诡诈的恶灵，他们想折磨无辜的人，好为别人向自己报复

有些极其恶毒的灵，在我睡着时，以及在半睡半醒的中间状态里，一心只想折磨无辜、清白的人。他们跟这些人毫无过节，却借口说是因为我；他们给自己找了这个借口，顽固地坚持，别的什么也不想。由此可见，极其恶毒的灵是被怎样的快乐迷住的，又有多顽固，因为他们一心只想着这个。他们受了罚。当他们想把自己挤进无辜的状态时，来了别的施罚者，手段更精细，就折磨他们，直到他们罢手。1749年8月23日。

4371 论最后的审判，以及如今人已经堕落

我觉察到，也有人告诉我：如今理解方面的良善已所剩无几。在洪水以前的人身上，意志部分已经毁坏；良善就被种在理解部分里，而如今这部分也开始毁坏，于是没有信仰，也就是没有仁义。1749年8月23日。

4372 论思想落进代表里，主的比喻就是这样

我收种子的时候，从天使般的灵那里觉察到，他们在想末后的时候，那时好种子要和坏种子分开（太13:24–30）。别的事也是这样。所以主借比喻所说的，正是良善的灵为自己呈现的那类东西。尤其是一个活在仁义里的人，只是想着某粒种子，并不联想到属天的事时，也是这样。其余的一切都是这样。1749年8月24日。

4373 塞壬的手段

我查明了塞壬除了污秽的魔术之外是怎样行事的：她们钻进人的情感，从情感里取出她们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像猴子一样模仿，一遍又一遍。比如有人跟他所爱的朋友在一起，她们为了破坏友谊，就抓住他对那朋友的情感本身。情感都随着人的不同而变化，而且自然是按照那人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所知的状态，或从已知的东西推出来的状态而变化。她们把这些一个接一个地取来，加以模仿，好扮演这人的角色，去毁掉另一个人。她们就用无数种方法这样做。她们的本性就像猴子，乐在其中，就这样像一群鞑靼人似的四处游荡。1749年8月。

4374 论天真与地狱；论伪君子

谈到天真的状态时，有人对那个伪君子说了这话，因为他生前学会了装出天真，甚至装出天真的情感本身，好借着良善和天真的外表，把那些处在外在里的人吸引过来。可有人对他说：他连靠近天真的状态都不能；他若靠近，就会在那里碰上比他所能想象的更重的地狱。还有人向他显明，因为他又是个说假话的人，他只要一靠近那里，就会像有成千把比剑还锋利的刀尖在里面撕裂他。所以等着他的地狱比别人的更重，因为他杀害无辜的人毫无良心，这事他还盘算过两次。1749年8月24日。

他被领到良善状态的第一道门槛那里，在那里心里痛苦得要命，喊着说他要昏过去了。尽管他装过良善，也本能用嘴、用外在的情感装出来。奇妙的是，外在的情感倒是有的，内层的却没有；因为污秽的内层一转到外在，外在就变了样。1749年8月24日。

4375 论恶人不看重任何朋友，想折磨所有的人

有个我认识的人，我帮过他的大忙，比别人帮他的都多，他也一直把我当朋友看。他在我这里待了好几个月，却不断想坏主意，千方百计在暗地里折磨我，比对谁都厉害。有人对他说，我为他尽过朋友的情分，还有别的类似的话，可这对他就像什么也没有。他一点理由都没有，连最小的理由都没有，只是喜欢折磨随便什么人。来世的恶人就是这样。他这种本性是这样来的：他生前担任的职务，既能帮人，也能毁人，可他总想着毁人，不管孤儿、寡妇、穷苦人，只管富人，或者能抬举他做官的，或者能给他钱、免得被他毁掉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1749年8月24日。

4376 论主为什么降生在这个地球上

我觉察到：主愿意降生在这个地球上，是因为他若不降生，这个地球就要灭亡；还因为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主要对应于肉体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只有借着主成为人，才能跟内层结合起来。这是在那种对应开始消亡之后的事；那种对应在还有一点属天教会、也就是爱主之爱的时候，一直是有的。1749年8月25日。

4377 童女们对付恶人的平静之战

早晨我在头顶上方察觉到，恶人的企图和攻击被击退了，击退它们的是一些童女。那种迅疾的、转眼之间的交战，以及对恶人企图的那种温和的拒斥，我无法描述。一切都在转眼之间，又是那样温和，丝毫不伤害那些图谋者；而且很快，毫无预先的盘算，好像她们预先看到了对方的图谋，立刻就把它挪开；方式那样得体，又那样灵巧，丝毫不跟他们作对，每一处都恰恰对准他们的图谋。这是无法描述的。那不是跟他们交战，而是把他们的一切企图得体、即刻、恰如其分地挪开。她们是童女。1749年8月26日。

4378 论人随着观念被唤回来，若有人在恶事上教过别人

有几次，灵从我的记忆里唤出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唤出了那些话是对谁说的、是从谁那里听来的那些人；这些人也来到了眼前。由此可知，在恶事上教导别人，或者叫人跌倒，有多危险。1749年8月28日夜。

4379 论我四周有多少恶灵，由天使察看

我醒来时，看见四周有无数的蛇和毒蛇，有些清楚些，有些模糊些，团团围着。这些就是恶灵，天使正在察看他们。另外，我四周有多少恶灵，也借着游荡的星星显出来，几乎数不清。可主仍然保护着我，这也借着一道由细带子编成的蓝色横架代表出来，恶灵都在它外面。1749年8月29日。

4380 论地狱；论幻想

我看见并得知了地狱大体上是怎样的：在那里作主的是幻想。幻想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活的，因为他们就在幻想里，除了幻想的生命，没有别的生命；要是没有这种生命，他们就什么生命也没有了。所以幻想对他们是活的，带着一切感觉。这一点我凭经验多次得知，也多次跟灵谈过。他们说，他们知道那是幻想。可回答是：确实如此，可他们照样凭一切感觉觉察到那些幻想，带着疼痛和折磨；那些虽然是幻想，他们却只能这样活着；而且他们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幻想，因为他们不在信仰的良善与真理里。良善的灵和天使从来感受不到这些，因为他们在真理里。

4381 幻想有许多类、许多种，地狱也就有那么多，带着活生生的疼痛、折磨和对这些的觉察。我看见他们在地狱里怎样用幻想互相折磨：他们把一个人捆得紧紧的，像用绳子一样，那灵只知道自己手脚被捆住了，就这样被随意扔来扔去。他们又把他变成一头猛兽，熊或别的什么，捆住脖子、头，甚至牙齿，拖着走；他挣扎反抗，这都伴着能感觉到的疼痛。我还看见他们扔出蛇来，让他用脚把蛇踩碎，于是满地都是脓血；他是被逼着这样做的。他们就用这些和类似的幻想互相折磨；施折磨的人自己也被投进同样的幻想里。幻想的类和种数不胜数，照着他们各自的地狱而定；这一类是这样，别的类又是另一样。1749年9月1日。

4382 论婴孩的状态和余留

某地有个三岁的婴孩。我跟天使谈到婴孩，说他们由良善的灵和天使管着。天使般的灵在前方上面用天使的言语跟我说话，那言语不太分成一个个字词。我得以知道，他们来自安宁的群体，因为我觉察到心里的安宁，持续了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他们说，他们就在那个婴孩身边，那是他们的福乐状态。

后来我觉察到，也跟天使谈到：婴孩出生以后，他们身边先是处在天真状态的天使，然后是处在安宁状态的天使，最后是处在仁义状态的天使。以后随着仁义减退，安宁和天真也一起减退，被藏起来；也就是说，这些天使随着人转入与仁义相反的生活而被移开。对那些始终留在仁义里的人，移开得少些。

4383 此外，与仁义相反的生活，跟仁义的关系，就像寒带的冬天跟春天的关系；这种人不能重生。可是那些像在温带那样，冬天跟春天的关系是另一种的人，就不是这样，如此类推。生活像寒带冬天的人，跟仁义太相反了，不能重生。因为仁义、安宁和天真的状态就这样藏起来，不能被引回来，除非那种生活被打掉；也不能像生活像温带冬天的人那样被调和。1749年9月1日。

4384 论正直之人的恶劣状态在来世怎样复返

对付仇敌的种种恶劣状态，在来世全都会复返，仇敌也被呈现在眼前，正直和良善的人也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不复返。只是方式不同。怀有仇恨的人，他的仇恨就带着要毁掉对方的心思复返，这就是仇恨的本质。此外还有带着轻视的敌意。正直的人也有过许多这样的状态：他们看不起别人，也有过仇敌。当时在轻视和敌意里的一切，若是正直的人，里面就没有仇恨、报复和诡诈，所以他们一觉

察到对方是怎样的人，就很容易又修复过来。对方若是出于仇恨，他们就分开，因为合不来。若轻视和敌意里没有仇恨和报复，主就这样引领他们，使他们不成为仇敌，也就是他不跟对方为敌；不管对方怎样与他为敌，他仍然盼望、愿意对方好。这是出于多次的经历。1749年9月7日。

4385 与犹太人谈贪婪

有许多犹太人在我这里。我跟他们谈来世，他们不知道自己就在那里，以为还在肉身里。可有人对他们说，只要反省一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是谁、做什么买卖、住哪一家、家里有谁、朋友是谁，就能知道自己是在来世了。于是他们说自己是灵了，还很惊讶。他们说话相当有分寸。

我得以问他们，他们的乐趣是什么。他们说是有钱，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钱本身。可我得以说：来世没有钱，所以也没有从钱来的乐趣；那么他们现在想要什么乐趣呢？他们是穷人，一无所有。他们犹豫了，掂量着能有什么乐趣，因为再也没有世上那样的乐趣了。他们彼此商量，承认这是真的，说要去寻找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度的乐趣。他们就这样渐渐被领去思想永生。我还跟他们谈了很多他们在世上做买卖的事，等等。1749年9月10日。

4386 论自由

在来世，一切看上去都是自由的，都像出于自己。这一点从许多事可以看出来，连恶人也一样，他们作恶、想恶、说恶，只要出于他们的生命，都是自由的。所以他们被留在自己的生命里，被保持在欲望和幻想的生命里，还在其中大大地坚定下来，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不能变好。属于另一种生命的东西，是在自由中种植进去的，从来不是在强迫中。外在的约束是后来获得的，最后好让一切看上去都是自由的。1749年9月11日。

4387 论理解的生命是什么

有两种生命，就是意志的生命和理解的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我觉察到，也得到指教：这两种生命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对良善的情感是太阳，对真理的情感是月亮。出于意志的光属于良善，出于理解的光属于对真理的情感。理解的生命属于对真理的情感；可就像月亮离了太阳不能发光，只能反射太阳的光，理解的生命也是这样：它若是对真理的情感，那里的光就出于主；人若怀着虚假的原则和虚假的说服并被它们打动，那么他就有自己的太阳，理解之光就从那里来，那就是爱自己或爱世界。这太阳离得有些远，却仍然激发它发光。因为没有情感就学不到任何东西；情感的源头就在那里，那就是它的太阳。理解的生命就是这样。1749年9月12日。

4388 论犹太人与新耶路撒冷

我有几次跟犹太人谈话，也谈到新耶路撒冷和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有一个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永远活着，会做最伟大的君王，用神迹领他们回到那地，使一切江河干涸，叫所有人都惧怕；除了富人，他们不会接纳别人跟他们一起，这些富人会把所有财富都交给他们，可这些人在他们中间仍然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要在那里建满是宫殿的城，四周有天使围着，谁若越过界限，就要死；他们会在一切喜乐中生活。

我问他们彼此会不会和睦，会不会一个愿意另一个好。他说，他们会富到能做到这一点；可对和睦他却犹豫了。我问：喜乐若不是从这里来，也就是一个愿意另一个像自己一样好，又从哪里来呢？他只能回答说，他们会活在富足里。

说到弥赛亚，他说弥赛亚永远不会死，会是神。我说，死了的人是不能去那里的，只有那时还活着的人能去；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说：他们现在就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要寻找富足，因为他们在那里一无所有，世上的财富算不得什么；他们若得到属天的富足，就会幸福，世上的富足却不能使他们幸福。还说：从雅各的时候起，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这个国度里，所以这是最大的国度；他们应当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弥赛亚，他使所有人都富足，他的财富是永恒的。他犹豫了，他先前不知道自己在来世；可他一觉察到这一点，就说他要想一想，说要来的弥赛亚应当在那个国度里，因为他要从那里来，所以他们愿意去寻找他。

我还谈到他们那污秽的耶路撒冷，又说弥赛亚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外邦人的王，先知们就是这样说的。可他们反驳说，这话要另作理解：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犹太人。1749年9月14日。

4389 论外在的约束

人怎样借外在的约束受主的管理，这一点已有许多事例显明。当某件事不去做时，立刻就冒出种种理由：利益、荣誉、名声、对法律和死亡的惧怕。可当去做时，就不是这样了：那时快乐、享受、欲望增强了，以致人不去想那些理由；爱把它们夺走，使人不去想它们。这样的事有许多次。由此可见，人怎样借外在的约束受主的管理：欲望把他夺走时，那些劝阻他的东西就被抹去了；有别的约束、别的欲望时，又是怎样。1749年9月15日。

4390 论灵能觉察到思想的观念，以及观念中更细微的东西

在我得以跟灵说话以前，我一直以为，没有哪个灵或天使能明白、觉察到我的思想，因为它们在我里面，只有主才能；这只是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参诗139:1–4）。后来有一次，一个灵知道了我在想什么，因为他用几句话跟我说话。我惊呆了，尤其是因为灵竟能知道我的心思。由此我明白，别人也同样这样相信。可后来我借着大量活生生的经历得到指教：灵不但能觉察到心思，还能觉察到思想和观念的内层；天使更能觉察到更内层的东西，比如目的，以及目的的进展。这些是人在肉身里活着时察觉不到、也不可能察觉到的。所以，人能以为自己在想的东西，没有一样细微到灵和天使不能充分、清楚地觉察到的。

4391 论最后的审判

主所说关于最后审判的一切（太24；路21），从来都不是指世界的毁灭，而是指教会总体的末期，也指每个人个别的末期，就是再也没有信仰、也就是没有仁义的时候。比如主说到海浪翻腾，指的是异端和争论，尤其是出于知识的那些；说到日头要变黑，指的是爱和仁义；月亮指的是信仰；星辰指的是信仰的认知；民要攻打民，指的是恶人攻打恶人，如此类推。主这样说话，是出于许多奥秘的原因，这里不必细说。约翰那里和先知书里，凡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也是这样，指的就是教会。

4392 论总体与具体：从总体出发的人能看清具体，从具体出发的人却看不清总体

我跟灵谈了很多：应当怎样从总体的原则出发去思想，再由此察看具体的事。那时一个人会看见他所认识的一切具体的事，就像在自己下面一样，看出它们怎样相合、相符、相悖，哪些该明白、该接受、该拒绝。可是从具体出发去看总体的人，在每个要察看的对象上都会走偏，因为具体的事会说服人。比如有人把国家的福祉放在这件或那件事上，有许许多多具体的事会说服他另作他想；他就停在那里，不知道国家的福祉是什么，于是出些不公正的主意。这一点有许多例子说明，天使也作了证实。

4393 论主的天意

关于主的天意，我跟灵和天使谈了很多：自己的精明，相比整个大气，就像大气里零零星星散落的一小团微粒，他们看不见整个大气；这些微粒是要落下去的，在大气里算不得什么。天意的情形是这样：自己的精明就像一个人在幽暗的树林里走，不知道出口在哪里，等他找到了，就归功于自己；天意却像一个人站在塔上，看见他走错了路，就在他不知不觉中领他走到出口。这人若能看出一点路来，就归功于自己的精明，不然就归于偶然或运气。原因是：他只看眼前，不看远处的目的；那些目的他一丝一毫都看不见，连世上的目的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来世的了。这一点天使作了说明和证实。还有：没有一样事离得了主的天意。这也借自然界中种种被归于运气的现象作了说明，运气是天意的最末端，比如做买卖、玩游戏，以及其他一切事。

4394 论主的降临

我跟天使谈到主的受难，谈到如今世人的看法，说他担去了我们的罪。可我得到的回答是：主的一生和被钉十字架，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是：

一、因为犹太教会和古代教会的代表都预表他，所以他要应验一切，因为这些代表都指向他；若不是这些代表都把他、他的一生等等，当作降生为人的那一位来指向他，就不可能有代表性的教会存在。

二、这些代表指向他人性与神性的合一，也指向他在合一以前所受的试探。

三、这些代表是这样的：天上的真理要受苦，因为它正在消亡，甚至被犹太人钉十字架。他是属天良善和属天真理的榜样，因为它们受苦，所以他也受苦。

四、此外，他若不降世，不把人性的本质与神性结合，人类就绝不可能得救，因为再也没有良善和真理，人类和天堂就这样分离了。

五、说他担去了罪，不可按一般的意思来理解，好像人完全脱离了罪；因为一切罪都还留着；而是说，免得人类在永死中灭亡。

六、人性的本质与神性结合以后，神性的功效就扩展到灵所在的较低层面；没有人性的本质，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主在人性的本质方面也是太阳，发出光照。先前天使是借神性受光照的，也就是属天的天使，再借着他们传到较低的层面。可当属天的东西不复存在、地狱又不断增多时，这种媒介就不够了；这样，那些神性的功效本可借着他们达到的人，就都要灭亡了。另见前面第2259节。

4395 论探子，其中的一类，他们激起恶灵的污秽

有些灵被一种欲望驱使，要去刺激别人，看看他们是不是恶的。他们一察觉到别人的恶和污秽，就去激起这些东西：在那灵受过罚以后，又把那些污秽唤回来，看他是不是还在想这些，就这样查他是不是这种人，尤其是在他受过罚以后。他们也这样唤回亵渎的东西。这种事经常发生。

我跟他们谈过，说不该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引诱人去想污秽和亵渎的事，也引诱那些不能立刻收敛心神的人，然后又定这些人的罪，想惩罚他们。再说，他们自己碰到污秽一点也不觉得憎恶，毫不羞耻地置身于污秽中，所以他们跟被激起的那些人也差不多。有人说到他们：他们在世上就是好奇心重、专门打听别人坏事、为了害人的那种人。

此外，施罚者不需要这样去查别人，他们不用这样查就能立刻、转眼知道谁是什么人、在哪里，什么也逃不过他们、骗不了他们。所以没有必要让污秽亵渎的灵去激起污秽亵渎的东西，玷污群体。比如，有些灵想了某种违背圣物的可憎之事，因此受了罚；这样的探子过后就把这可憎之事唤回来，查他是不是还这样想。

4396 论生前最坏、却对眼前之事想得公正的人，比那些外表有教养、心里想得坏的人，更容易接受信仰的真理

有三个人（一位瑞典上校、古斯塔夫·鲁德贝克、德绍亲王），他们过着无神论的生活，对来世什么也不信，而且作恶多端。他们在来世接受了信仰的真理，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接受的能力。原因是：他们对眼前的事，也就是世俗的事，想得公正、正直；所以他们有一个平面，就是属世的公正和正直，信仰的真理可以种植在上面。

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对神圣的事想得很坏，也不在乎公正和真理，只要外表看上去有教养、讲礼貌，在人面前显得正直就行。比如阿德勒海姆，他是最坏者当中的一个；还有贝尔根谢尔纳，他是个伪君子。前面那三个人，因为他们想的是公正和真理，虽然否认信仰、否认永生，既不信地狱也不信天堂，却被拦住，没有亵渎真理；他们亵渎过神，却不能亵渎真理。真理他们能接受，至于良善能不能接受，我还不知道。属世的、道德的、公民的真理，是接受信仰真理的器皿，里面有一种类似良心的东西。

4397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德绍）说，他有几次想到过信仰的真理，可那时就像被狂怒和疯狂抓住了一样，所以就不再想了。这表示他不被准许去想这事，而是要留在外在里，在那里发狂。

4398 论清醒的睡眠，以及灵没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忆

我处在所谓清醒的睡眠中。这种睡眠是这样的：看上去跟醒着没有两样，那时我想着、追问着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结论是醒着。人在灵中间时，就是这样的梦。那时我得以观察到灵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没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忆，那时也不凭这种记忆下结论，而是凭流进来的说服下结论。那时我对一些事也同样下了结论，却不能凭对具体事物的记忆下任何结论，以致没有任何出于具体事物的反省。我以前也有几次处在这样的梦里。

4399 论灵和天使住在人的情感里

我借着经历得知：良善的灵和天使不但在人身边，还住在人的情感里。因为每一种情感都延伸得很广；又因为在人身上，最外层的平面就在他的情感里，所以才会这样，主使情感活过来，并这样安排它们。比如良善的灵在喜爱园艺的情感里，那里有他们的住处［4142］。

不过情感有两类，就是对真理的情感和对良善的情感，也就是理解的情感和意志的情感。对真理的情感是形式上的，对良善的情感是本质上的。比如有人喜欢听人称赞他的妻子，这是形式上的情感；婚姻之爱本身是本质上的情感，形式上的情感出于它，也为了它；这就像良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一样。这些都出于经历，我也得以跟天使谈论这些事。

4400 恶人那里恰恰相反：他们形式上的是虚假，本质上的是恶。恶灵和恶精灵在灵界里、在人身边时，就住在这两者里，因为他们在那里活在污秽之中。

4401 论外邦人

有些外邦人生前听说过基督徒，说他们过着极坏的生活：通奸、争吵、仇恨、酗酒。那时他们就对这些人感到厌恶，因为这些事违背他们自己的律法、风俗和宗教。这样的人到了来世，比别人更不敢接受信仰的真理，因为他们心里还留着那份惧怕，对所谓的基督徒仍有一种反感。所以天使教导他们：这样的基督徒确实很多；他们也从经历中得知这一点。天使又告诉他们，也有别的基督徒不是这样，虽然人数很少；而且基督教的教义所讲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时，他们就接受了信仰的真理。

4402 论被人奉为圣徒的安东尼

我觉察到帕多瓦的安东尼在场，在前方稍低处，大约与脚底平齐。他看上去像穿着暗色衣服，神情严厉。我和他谈话，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圣徒。起初他回答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圣徒。但我觉察到，他心里仍然留着那份骄傲，想当圣徒。所以我对他说话很严厉。我还觉察到，他并不怎么承认主。于是有人告诉他：他生前若敬拜主，把一切都归于主，圣洁就是从那里来的。中间还谈了许多，我记不得了。每当有人到他那里，他就被引着说：他不能把任何人领进天堂，甚至不知道天堂在哪里。我觉察到他并不知道天堂是什么。灵戏弄他，他想摆脱他们，却摆脱不了。

4403 论来世的一切地方都是状态的变化

早晨刚醒来时，我比平时更深地觉察到：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不过是状态的变化而已。在来世，这种变化看起来非常真切，几乎比人在地上走路还真切。那时我又觉察到：人连一步也挪不动，除非一切细节都已由主安排成那样的秩序，使每一个最细微的观念和情感都有相应的群体对应着。可以说，没有任何细微之处没有群体与之对应，或不能有群体与之对应。这是主做成的：一切，连同各个群体，都借着从主流出的东西，也就是神性的气场，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所以，从一处到另一处，其实是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由于群体按照各种差别占据固定的位置，状态的变化就显得像行走移动一样。这一点我觉察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这样，每一种状态在大人之内都有它的位置，在大人之外也一样。

4404 论梦和流注

我又做了一个梦，只是普通的梦，跟别人做的一样，梦里有人和我说话。醒来后，我把梦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天使说，这梦和他们彼此所谈的完全吻合。并不是说他们谈的就是梦里的那些事，而是完全不同的事；只是他们谈话的思想被转变成了梦里的情景，成了代表和对应。而且每个细节都对得上，没有一处不吻合。

我和他们谈到流注：这些东西怎么会变成完全不同、让人认不出来源的东西。原来流注会以各种方式流进人已有的观念里。就是说，他们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在我的观念中唤起某种相应的东西。比如梦里出现一个人，我对这人的印象是：他处在属世的真理中（参第4396节）；这印象只来自他生平的作为和言谈。而天使那里谈的正是属世的真理，所以这人就被代表出来；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都依次照样出现。由此可以多少看出流注是怎么回事：最先出现的那个被当作主题，其余的就照着这个主题依次跟进，于是演成了一段好像有情节的代表。

4405 论婚姻和通奸

有一些灵用一种特别的手法骚扰我。他们的流注很柔软，像波浪起伏，又飞快地把我的一切思想引开。这种流注很特别，我以前从没觉察过。他们反复用了许多这样的转折和诡计；也给他们看了一些代表，叫他们停手，却毫无效果。最后我和其中一个谈话，觉察到他生前是某支军队的统帅。我和他谈婚姻和通奸，注意到他在世时把通奸看得一文不值。

我用灵的语言和他谈。这种语言用代表性的观念来说明。灵的语言是这样的：他们说出什么，那东西也几乎像能看见一样呈现出来；而且是以无法描述的方式呈现：情感、欲望之类，借着光的变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并且花样繁多。这种语言极快，一刹那所表达的，比人的语言几个小时说得还多。

我们谈到通奸：通奸是可憎的，虽然在沉溺其中的人看来，借着他们生命的光，通奸显得很快乐。但我向他表明通奸为什么可憎：婚姻是人类的苗圃，因而也是天国的苗圃；也就是地上一切人的苗圃，天上一切魂、灵和天使的苗圃。所以婚姻被视为神圣，绝不可侵犯。因此在圣言中，在十诫里，通奸被严厉禁止；全世界的民法也都完全禁止它，因为它令人憎恶。还有，所有这样的人只要一靠近天上的群体，就会闻到自己的恶臭，像被抛下地狱一样跌落下去。原因是：这些东西与天上的事物相反；天堂和造就天堂的彼此相爱，都以婚姻之爱为根基；主的国本身就是婚姻，一切婚姻之爱都从那里降下来，因为它出于主。婚姻之爱最深地联结人心，渗透人心，感动人心。我又告诉他：他那通奸者的生命之光，在他看来那么快乐，可只要他一靠近天堂，就会变成可怕的、地狱般的黑暗。到那时，他会惊恐地认为，自己那发出这种光的生命，完全是地狱的。

这些话我得以对他说出。他回答说，他在世时从没这样感觉过。他想提出种种推理来反驳，但有人对他说：他可以提出一千条推理来维护他生活中的快乐，直到被推理完全蒙住眼睛，相信那完全是许可的。所以不许他用推理来辩，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些是天上永恒的真理，也像前面说的，有经历最充分地作证。最后又向他表明：通奸会毁掉婚姻之爱，而婚姻之爱是天上一切爱的根基。他被说服了，很恼怒，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他在世时从没听过、也没想过这样的事。（欧根亲王。）

因为他还想用推理来辩，又有人对他说：他得先驳倒前面那些真理，证明它们不是真理；而且不可凭他生活中的快乐说话。等他确信这些事是污秽的，并且人在来世，那时他才可以审视那些推理，看出它们是什么样子。

4406 说来也奇怪，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彼此相爱和信仰，也就是天使关于彼此相爱和信仰的观念，一旦降到有恶灵的灵界，就会变成污秽通奸的气场。所以圣言里常常把不信叫作奸淫和淫乱，而且极其常见。原因就像前面说的：天上的彼此相爱建立在婚姻之爱上，就是说，是从婚姻之爱派生出来的；所以通奸的气场作为它们的反面而出现。

4407 那人又被引导进一步思考：通奸是污秽的。他和任何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只要他把十诫的诫命、其余的神圣命令以及民法当作真理来承认，再从这里出发去思考，就会找到许多证据。或者从别的现成理由来想：比如他自己的妻子被别人这样侵犯，他会报复到置人于死地。他若在那种状态下明白，别人做同样的事也是可怕的，并且使自己确信这一点，那么他最终就能憎恶通奸了。

4408 论婚姻之爱

我和天使谈婚姻之爱，也就是两个相爱的配偶之间的爱。这爱是一切爱中最内在的。它是这样的：配偶在自己的心里、自己的头脑里看见对方；双方都把对方放在自己里面。就是说，丈夫的形像，甚至他的样式，在妻子的心里；妻子的形像和样式在丈夫的心里。这样，彼此在自己里面看见对方，在最内在处同住。这一点是用天使的观念代表出来的，无法用言语表达。

4409 还代表出了淫欲之爱：它像外在的东西，不进入心里，只停留在外在层面。还暗示我：这种爱多半被人和婚姻之爱混为一谈，其实它是淫欲之爱。一个丈夫和多个妻子之间的爱也是这样，这种婚姻里绝不可能有婚姻之爱；在婚外另爱别人的人那里也是这样。因为婚姻之爱是这样的：连想到别的女人的念头都不容许，甚至憎恶这种念头。在真正的婚姻之爱里，有良心最深处的东西。

4410 论记忆

有一个灵很恼火，因为他记不起生前的事，不能凭肉体的记忆说话。有人回答他说：这就够了，因为他现在能想得比生前多得多、好得多，对来世遇到的一切也都能理解得更好。世上的东西已经留在身后，他如今在来世，凡来世生活所需要的，他都有。因为人是这样的：他身处哪种生活，就拥有并得到过那种生活、享受那种生活所需的一切。在这方面也是如此。

4411 论天使的语言

天使的语言极富表现力，极有意义。它也借着奇妙的光的变化来进行：他们用斑斓的光呈现观念。观念里所含的光、伴随观念的光，表达出情感的一切差别，而且极其精确，情感的性质立刻就显明出来。我也有好几次用这种语言和他们交谈。

4412 论保罗

保罗是使徒中最坏的之一，这是从许多经历中得知的。他在传福音以前就被自爱所迷，这自爱在他身上一直留着，后来也没变。因为那时他几乎还是老样子，被那种爱和本性驱使，喜欢置身于人群之中。他做一切事，目的都是要在天上做最大的，要审判以色列的支派。他后来仍然如此，这从极多的经历可以确知，因为我和他谈话比和别人都多。甚至他是这样的人：其余使徒在来世已把他逐出他们的团体，不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另一个原因是，他和一个最坏的魔鬼结伙，那魔鬼想统治一切，保罗答应帮他达到目的。此外还有许多事，说来太冗长。我所知道的关于保罗的事，要是都写出来，能写满好多卷羊皮纸。

他写了书信，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恶人也能讲得很好，也能写信；做人是一回事，说和写是另一回事。这话也对他说过。此外，他在书信里，对主所教导的一个字也没提，主的比喻一个也没提，以至于他从主的生平和言论中什么也没有接受。这话也对他说过。而在福音书作者那里，这些正是福音本身。

4413 论圣言的字面意义，以及假冒为善的人

有一个人对圣言的内在意义很麻木，因为他想把功德放在行为上（保罗）。他很长时间都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也在较坏的灵当中。他时而与最坏的魔鬼结伙，时而想给自己造一个天堂，好让他从自己里面把快乐分给那里的人，但那快乐是欲望和享乐的快乐。他也真试过，结果反而更坏，被推翻了。那时我对他说：这不是天堂，而是地狱。果然它也变成了黑暗的地狱。

他特别想拉拢假冒为善的人，我就此和他谈过。有好几天，假冒为善的人在我身边，这我从牙痛就能知道。他们一直压在我身上，一声不吭。我觉察到，也有人告诉我：这是出于保罗，他憎恨内在意义，这仇恨的怒气使他召来了假冒为善的人；事物之间就是这样相连的。因为假冒为善的人什么也不信，却仍然看重圣言的字面意义，因为他们能从中拿出许多东西来说服百姓，让自己显得虔诚。

4414 论想出于恶的目的使自己变好，就是魔法

想变好，甚至想使自己变好，若是以善为目的，这就是善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善出于主——因为这样他们就得到属天的自我。但那些想使自己变好、却是出于恶的目的——为了统治别人、毁掉别人等等——在他们那里，这就是魔法。前者出于天堂，后者出于地狱。

有一个行魔法的人想靠自己变好（阿德勒海姆）。他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些良善的人召到身边，围着自己，好让他们使他变好。但这对他却变成了地狱，因为他的目的是借此作恶，所以魔法的成分更重了。于是他被压到更低的地方，再也起不来。由此可见，这样的事就是魔法。我和他谈过这事是怎样的。

4415 论外邦人，论西塞罗

西塞罗在我这里，我认为大约有一天。我和他谈了各种事，他对我们这时代的印刷术感到惊奇。那时我们谈了许多，也谈到智慧。他说：智慧属于生活，除了生活，智慧不能用来形容别的东西。又谈到聪明，说聪明从智慧而来，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又谈到秩序：一切事物、每个细节里都有秩序，秩序出于至高的神；所以按照那秩序、照着神性的秩序生活，就是有智慧。此外，他对主也知道不少。我对他说：主生而为人，却是从神成孕；他脱去了人性，穿上了神性。这一点他理解得很好，承认只能是这样。

这时周围有些坏基督徒不断灌进各种绊脚的东西，他却不理会，说只能是这样，而且心里有更深的确认。那些基督徒感到惊讶。他就公开对他们说：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世时对这些事吸收了不恰当的原则；所以在这些原则被打散之前，他们无法接受证实这些事的东西。而那些从来不知道的人——比如对主一无所知的人——就不是这样。

4416 我读先知书时，觉察到他很喜悦，因为每个名字、每个词都表示内在的东西。他非常惊奇，今天的学者竟不喜欢这样的研究；其实这比其他任何研究都更有乐趣，也更有用处。

4417 我清楚地觉察到，他的内在是敞开的；而在场的许多基督徒，内在是关闭的。这话也对他们说了，因为他们心中盛行着对他的嫉妒和不信。我在圣言中读到某些内容时，他觉察到其中包含神圣的东西，就说他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觉察到那份神圣，他无法待在其中。这个外邦人受到这么深的感动；而那些基督徒却公开说他们能待在那里，原因是他们什么也没被感动。

4418 论奥古斯都

我和奥古斯都谈话。他是正直的人，但有一种特别的权威气场：他不愿别人说话，用权威的气场压住人，弄得我不敢开口，也许他认为那样对他太放肆了。他给我看一扇圆窗，或者说椭圆形的窗，是他宫殿里的。他说他曾透过这扇窗观察外面的人，察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他们并不知道。他发现谁合他心意，就趁那人还什么都不知道时，给那人职位和荣誉。他在我这里待了几个小时。

4419 论假冒为善的人，伤害牙龈的人，以及他们所受的惩罚

有好几天，假冒为善的人在我身边，引起牙痛，但不像以前那么剧烈（参第4348、4413节）。最后来了一个哑巴似的、近乎麻木的，但牙龈变得那里的牙齿都不牢固了；我一碰右边的牙和牙龈就疼。这样过了好几天。最后睡醒后，我听见有很多人依次受罚，惩罚一路延伸得很长，往上涉及很多人。那是一种特别的撕扯之刑。我觉察到，这些人原是假冒为善的人，已被荒芜，几乎没剩下多少生命。他们聚集在我周围，给自己造了一个群体的气场，于是照着某个群体的样式形成了住处，而且延伸得很长。原因是我周围有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把这些人像吸进自己的气场里一样吸过来；因为哪里有恶，哪里就有那种恶的精灵和灵。他们受罚后，右边牙龈的疼痛就减轻了。由此可见，假冒为善的人被荒芜后会变成什么样：几乎没有生命。除了那种疼痛，我从他们那里没感觉到别的。

4420 论塞壬：她们夜里伺机想附着人，以及她们所受的惩罚

有好几个星期，塞壬在我周围，在左边上方，有几次就在头顶正上方，但多半在左上方。她们用魔法和亵渎的淫乱来骚扰我。最后竟到了这种地步：她们说话完全像在肉体里一样。从她们的话我觉察到，她们以为自己完全是在世上。她们也这么说了，有人听见，也告诉了别人。这就表明，她们想完全回到世上，就是要完全附着人。她们夜里趁我睡着时也这样尝试，用各种手段竭力进入我里面，好附着我，就像前面说的，把我的灵赶出去，把她们自己的放进来。也看得出她们正想这么做：她们从头顶上方往前扑过来。在那种状态下，我还摸到了她们的手，此外还有许多事。

但她们受到极重的惩罚：头部和骨头被撕扯，好像要被完全折断，疼痛极其剧烈，持续了很久，好几个小时。她们想用在世上惯用的伎俩逃脱，撒谎、编造，但有人对她们说：这在来世毫无用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知道得清清楚楚。

4421 论惩罚是出于怜悯

有些灵以为受惩罚违背怜悯，我和他们谈话。有人对他们说：惩罚正是出于怜悯，不惩罚才是没有怜悯。他们被一个例子说服了：父亲若对不听话、做坏事的儿子或女儿不加管教，反而纵容，那他就是没有怜悯，因为这样会把孩子带进一切恶里；这对儿女没有怜悯，对别人也没有怜悯。由此也可见，惩罚并不违背爱。君王也是这样：他若赦免罪犯、不加惩罚，就是更没有怜悯，因为这样他就容忍国中的罪犯，使他们的人数增加。来世的惩罚也是如此：若不惩罚他们，直到改正为止——那里总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些作恶的人不但会一直作恶，还会伤害良善的人，这才是违背怜悯。

4422 论许多人会怎样接受我所写的东西

我收到信，说两个月里卖出的册数不超过四本。这事让天使知道了。他们确实感到惊奇，但说：这要交给主的天意；天意是这样的，它不强迫任何人。本可以强迫，但那不合适；应当先让那些有信的人来读。他们说，这种情形从主降世时就已经知道了：主本可以强迫人接受他的话、接受他自己，但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后来借着使徒也是这样。然而还是有人接受了，就是那些有信的人，使徒也是被差到这些人那里去的。

接着又展示了基督教世界其余的人是怎样的：他们被送回到生前所处的状态，然后让他们思考所写的那些东西——关于来世的，以及解释内在意义的。那时他们就像要呕吐一样，把这一切都吐了出来。他们自己也这样说，也承认了。

4423 论天意

我和灵谈人在世上和在来世的生活是怎样的，并借着代表展示出来：人心随着状态的变化时上时下；然而始终有一种整体的吸引，贯穿整个气场：把不虔的人往下吸向地狱，把虔诚的人往上吸向天堂，只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高高在上时，就藐视一切；处在低处时，也就是谦卑、自轻或恐惧时，就承认。人心，也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就这样不断起伏。然而其中有一种主导的东西，人总会回到它那里，它处在气场的中心。

人在世上的生命状态就是这样，随着种种幸运和不幸起伏；在来世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但始终有一种整体的吸引，或往上，或往下。天意就是这样运作的：它安静地作工，总是往上拉，人却把自己往下推。所以人自己的力量若占了上风，就从那里下到地狱；反之，若他们生前活在仁义中，就往上升入天堂。这些就这样以代表的方式呈现在灵面前。那时他们处在这样的观念中，受到奇妙的感动，承认事情确实如此。

4424 论一个以为自己完全活在肉体里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在我半睡半醒、偏向睡眠的状态中向我显现。我醒来后，和我上方的灵谈话。她们说，她们原以为那是个女人，也像她们一样和灵交谈。我凭活生生的经历被展示她们是怎样和她交谈的：借着一种较模糊的流注，但她仍能察觉，因为我被送进了那种状态。但她们得到教导：那是一个女灵，是她在这样做，她那时也许以为自己完全在肉体里，任凭她们这样和她交谈，并因此被说服。那女人被看守着，免得有人伤害她。她以螺旋的形状把自己抛射出去，这表示某种诡诈。至于这诡诈是为了统治的目的，还是为了她察觉到的那种乐趣，我没能知道。

由此可见，有些灵，人几乎可以像和人一样与他们交谈。还有些灵几乎进入了肉体的本性，她们说话完全像在肉体里一样，以为自己在肉体里；这样，内在就转到了外在。这些属于塞壬一伙。但我推想，那时她们的末了快到了，因为她们这样不断走向更外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就被收回了。

4425 论“不可论断人”是什么意思

我常和灵谈“不可论断人”应当怎样理解。大家一致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论断别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道德生活。因为人要结交，要知道能信任别人到什么程度，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免得受骗。世上有作假的、诡诈的、假冒为善的、通奸的，有各种各样的恶人；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不看重公益、只把自己放在前头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所以人若心里不加反省、不加思考、不作判断，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中生活；特别是要判断某人是否适合担任公职等等，这些若心里不对人作判断，就无法分辨。

4426 但至于内在，就是信仰生活之类，就不可论断，唯独主知道。一千个人在外表上可以显得一样，甚至说话也一样，在这方面却可能完全不同。每个人在这方面的目的，是绝对无法知道的；凭行为去论断这些，就会受骗。此外还有许多可以举出的理由。

我和灵谈到：来世完全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治理形式，另一种政府，另一套法律，甚至另一种战争，就是与恶和地狱之辈作战；还有另一种结合，是按照生命的内在目的结合的。这些在人生前绝不会显露在别人面前，所以对这些不可论断。我从许多经历得知：世人在内在方面论断为坏的人，有的却在蒙福者当中；反过来，世人论断为好的人，有的却在不幸者当中。

4427 论来世的财富、权势和荣华，以及冥王普路托

我和一个在前方稍低处的人谈话。我认为他生前是个显赫富有的人（沙皇）。我对他说：在来世，他们一无所有，没有衣服，没有金银，没有人伺候他们；他们极其贫穷，和生前完全不同，只是把那种幻想带了过来，仍以为自己是那样，其实并不是。

接着我得以说：天使才是最有荣华的。他们住的宫殿极其壮丽，论建筑和由此而来的辉煌，世上所有的宫殿都无法相比，而且变化无穷，直到永远。所以他们最有荣华，却又是最谦卑的。他们也是最富有的，住在满眼都是金子、钻石、红宝石、珍珠的氛围里；可他们却是从心里愿意把一切、甚至更多都给别人的人，乃至宁可自己失去这些，只要别人能享受。他们也是最有权能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把自己的能力汇聚到他们身上，他们能制伏地狱；可他们却不愿统治任何人。周围的人听了非常惊奇，竟然是这样；但事情确实如此。而那些想要、渴望富有和有权势的人，却一无所有。

4428 这时来了一个人，自称普路托，属于所谓“普路托派”的人。他们有一种幻想，看见无边的金银财宝，以此为乐。这幻想是他们从肉体生活中带来的，因为他们生前把一切乐趣都放在财富上，而不是放在财富的用处上。我得以对他说：这些东西毫无价值，就像地上的污泥。他若有一间屋子装满这样的金子，另一间装满泥巴和污泥，两间的价值并无分别。人在地上占有金子，是因为他们在金子里看到富足，以为能凭它拥有一切；其实除了幻想，他们什么也没有。这些人就是普路托派。

他说确实是这样：他看见这些东西，但它们有时会变成污泥；他想从中给别人一些时，在对方手里就变成了污泥，毫无价值，除了这种肮脏的用处外毫无用处。这就叫幻想。

4429 我谈到世上的财富毫无价值；它们之所以算得上什么，是因为它们的用处；用处怎样，它们的价值就怎样。用处最大，价值就大；但离开用处来看，它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根本不被看重，只会被丢弃。

4430 论对细节的记忆

我听见有人列举另一个人——那是个塞壬——生前犯下的罪行，超过一百条。他说得很快，有条不紊，毫不迟疑，把观念连同各种细节都活生生地唤起来，用的是灵的语言，很快；被列举的那个人心里也承认。这样有好几次。由此表明，人把细节的记忆全都带在身上，一丝一毫也不丢失，丢掉的只是骨头和肉，那是和禽兽共有的。所以他们完全不必为肉体的死亡而难过。因为新来的魂中有些人爱肉体的记忆，为失去它而难过；他们就被展示：一切细节他们都带着。然而他们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恶从那里唤出来、暴露出来，因为那样一切行为、思想和目的都会在别人面前显露。他们听了这些，就不愿意自己被暴露，不愿意细节的记忆被公开。

4431 有些灵能唤出这些东西。他们属于水星上的灵，对应较低记忆的内层及其感官。有人告诉我，他们中间有这样的灵，在被许可时能这样察看一个灵的细节记忆。由此可见：恶人在来世要为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受罚；他若以为自己没做过恶，这些就会依次被唤出来，连同一切细节，让他自己承认。

4432 论秩序：他们因着秩序把恶的罪责推给主

灵中间最常见的想法是：一切罪责、甚至惩罚，所以恶本身都出于主，因为是他许可的。但我和他们谈到：表面看来是这样，其实秩序本身出于主，这秩序就是恶会惩罚它自己，就是说，恶和虚假会以无数方式回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这是出于秩序和秩序的律法。因为他们违背秩序行事，违背秩序思想，又因为爱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就以为这样是公正的，于是把恶的罪责推到主身上，其实罪在他们自己。他们看来如此，乃是错觉。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合乎他自己所处秩序的秩序；然而主的秩序是要使众人都好。

这就好比一个人违反公正的法律：他想要的与法律相反，就对法律恼怒发火，把罪责推给立法者，怪他把法律定成这样，又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不同；可立法者心里只有公众的利益。所以违法的人才是有罪的。他看不远，看不到其中有多少是为了公众，只看到有多少是适合他个人的。

4433 论公益

我用思想和天使谈公益：生前为公益着想的人，在来世也为公益着想。来世的公益就是主的国。所以为公益就是为主的国，因此也就是为主，因为主是他国里万有之中的万有。由此可见，一个人在世上为公益有多少热心，他为主的国就有多少热心。

4434 论灵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本身什么也不是

我和灵谈到他们以为自己能凭自己做点什么。他们大多爱夸口；又因为许可他们按照自己的幻想和欲望行事，就以为自己很有能耐。我得以回答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所想的一切都是流进来的，所以他们不能凭自己思想，好像出于自己一样。既然他们不能凭自己思想，也就不能凭自己行动，因为一切行动都来自思想；他们若不思想、不愿意，就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既不能否认自己所想的一切都是流进来的，也就不能否认，他们凭自己什么也做不了——除非他们愿意像无生命的东西那样；或者像禽兽那样，而禽兽也还是出于某种欲望或情感而动。

4435 论一切幸福都来自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与婚姻之爱有何不同

有些灵怀疑一切幸福是否来自彼此相爱，想知道是不是这样。于是他们被送进一种彼此相爱的状态，在前方远处、中等高度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和我说话，说他们感受到的幸福是他们从来不敢相信的。他们在那里称颂这幸福有多大，不愿再回到原来的状态。那时还有另一些灵，无法被带入那种状态，被送到附近，他们说自己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样做，是为了让人知道这两类灵各是怎样的。

4436 我得到教导：彼此相爱中有一种从婚姻之爱派生出来的东西。一方愿意属于另一方，并且彼此如此，这是婚姻之爱的特点；而彼此相爱的特点是：一方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另一方，只是自己的生命除外，那是婚姻之爱所愿意给的。由此可见，彼此相爱是从婚姻之爱派生出来的。

4437 论从梦中所见死后魂的状态

死后魂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看见、感觉、享受其他感官，怎样带着情感，这些是借着一个梦展示给我的，我被送入那梦中。那时肉体的东西都睡着了，好像死了一样；在我身上更是如此，因为我的灵比别人的更能脱离肉体而活动。我看见一座城，有房屋，有集市，摆着给婴孩和孩童用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这样持续了很久，我在城里四处游逛，人很多，东西也很丰富。这一切我看得那么清楚，用肉眼看也不可能更清楚了。

我以为自己完全是醒着的，心想自己是怎么来到这城的，是不是借着神迹。有时我也想到：这些确实是呈现给我看的，是用灵的眼睛，不是用肉眼；可它们又是那么真实，绝无法否认它们存在——一切都显得那么活灵活现。我这样看了大约一个小时。醒来后，我很惊奇那竟是个梦。若不是有别的原因把我拉回来，我真愿意留在那状态中。后来我和引我进去的灵谈了话。

4438 论主流入教会，是借着所有的人；教会就像心脏

有人说，主的教会就像心脏和肺，从那里流入其余的部分。我觉察到这是怎么回事：就像在人身上，其余用处较小的内脏都靠心肺而活；主的国在某个星球上也是这样。流注是从许多、无数的源头流入每一个人，这一点我凭经历确知；甚至流入每一个观念的，也来自许多源头，来自整个天堂，按照亲缘关系，就像在人体中一样；或者也像许多彼此相隔的肌肉、更多的运动纤维，合成一个动作。这一点也可以从经历得知：一些放荡的女人合起来，竟形成了一个美的东西。照样，主也按照他的美意，从无数的东西形成一个整体。

地上主的教会也是这样：天使住在那些活在爱主和爱邻之中的人那里，那里就像心脏和肺；在一个星球上的人中间也是这样。但若没有教会，天使就被撤走，于是流注就无法经过众多的天使群体，连流到远处也不能，因为哪里都没有最近的联结，好从那里再传给别人，如此类推。

4439 论友情的群体

头顶高处有一些群体，可以称为友情的群体。他们彼此友好相处，所以处在友情的快乐中，而不是处在彼此相爱的快乐和福乐中。他们那里有几乎像火焰的光，还有许许多多快乐的东西，也有别的美妙之物。他们到过我这里，或者说我上方，有两三次。那时我得以察觉他们的快乐从哪里来：他们无论到哪里，都把别人的快乐吸到自己身上，被夺去快乐的人就陷入黑暗和痛苦。他们说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但有人向他们表明确实如此。他们也同样夺去了我的快乐，那时我就陷入黑暗和忧愁；他们那里的快乐增加多少，我的忧愁就增加多少。我和他们谈话，责备了他们。我得到教导：友情的快乐就是这样，它不是彼此相爱的快乐。

由此可见，在来世，那些爱同伴胜过爱其他一切人、或为了快乐而爱同伴的人，情形如何。至于那些活在自爱中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夺去别人的快乐，吸到自己身上，所以被分开；他们一到天使的群体那里，就像一个团块、一块重物一样掉下去。

4440 论地狱的快乐和天堂的快乐

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博士，自以为比别人更有学问。他在来世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是地狱的快乐，什么是天堂的快乐，虽然有人教导他，并且用活生生的经历给他看。他的观念却把地狱的快乐和天堂的快乐看成完全一样。他是一个内在的假冒为善者，也许亵渎过神圣的东西；又顽固地伺机害人，狡猾地编织诡计，像一条里面有毒的蛇。所以他被送去受地狱的折磨。

4441 论对主的单纯观念：主统管一切

有些灵对主有一种单纯的观念：主统管一切，连每个细节都统管。这观念的单纯无法描述，在灵那里倒更能呈现出来。因为他们从经历中知道思想有多大的作用，也知道行魔法的人是借着思想和情感的流注来作工的；既然有这样的流注，又有这样想统治的人，那么若不是有一位统管一切，一切都会灭亡，会出现极其混乱的状态，什么也存留不住。由此就有了对主的单纯观念：是他统管一切。这单纯也在于：对他们来说，主就是主，不去想他的神性、人性、神圣，只想到一位。从这观念也流出：他统管一切，连每个细节和思想中最细微的东西都统管；他们被他统管时就在福乐中，因而也很安全。

有许多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他们那里，进入他们的观念，在其中感受到自己的福乐。原因是他们以前听了太多关于主、关于信他的种种争论和推理，所以这对他们就像甜美的安息。我也被送进同样的观念中，感受到那单纯中的福乐，同时也感受到其中有天真。

4442 论对主的崇高观念

右边高处有一些天使般的灵，他们处在崇高的观念中，因为他们对主的神性、人性和神圣想过、察觉过、听过太多。我也被送入这崇高的观念：这三者是一。这观念无法描述，因为只有在来世才能有，言语表达不出来。神性是为属天的人；人性是为下面其余的人，也是神性，但适合他们；所发出的神圣则是由此而来的整个气场，因为主里面除了神性的神圣，别无其他。这些是用天使的观念代表出来的，好像一个整体适用于整个天堂。他们在这观念里有他们的福乐。

4443 从前面那个观念和这个观念，我觉察到：从心里相信主统管宇宙，是何等有福；这是信仰的首要之事。

4444 论观念；论信仰

凡属于记忆的，以及由此属于思想的，都是观念，所以记忆中的东西无非是观念。因此思想无论看起来多么模糊，仍然清清楚楚地分成一个个观念。这可以从出于思想的说话推断出来，因为观念会落到言语中。

4445 此外，我得到教导观念是怎么回事：出于人自己的观念会留在人身上，并且能说服他；出于别人的观念就不是这样。虽然有权威把它们印进来，但在人自己凭自己形成这些观念之前，它们不会这样粘附，也不会这样说服人。这时自爱和自视就加进来，出于别人的观念才这样被植入。人凭自己形成多少，就留下多少，也就说服多少；出于别人的就不是这样。

4446 亚里士多德是按照自然的秩序建立他的哲学的：他分析自己的思想，以及他里面类似的东西，就这样描述出来。所以他先有了自己思想的观念，然后照自己的方式建立哲学，好向别人描述出来，就像描绘出来一样。但他的追随者却倒过来，从这些东西，也就是经院里所谓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总之从哲学，来获取关于思想的观念。因为这是颠倒的秩序，他们就总是让自己陷入对内在事物的迷惘和黑暗之中；亚里士多德却是进入光明。想从术语之类的东西来获取对心智内在事物的观念，完全是自蒙双眼。所以他们对内在的事一点也不信，有学问的人比没学问的人更不信。

4447 这和其他许多事是一样的：比如凭思想说话，或凭舌头说话；在信仰的事上也是这样：出于对善的情感而信，或出于信仰的教义而信。前者是真正的秩序，后者是颠倒的秩序。

4448 论当今时代的拿非利人的地狱，确切地说是塞壬的地狱

有一整年，塞壬在我身边。她们有一个极其污秽、亵渎的主体。这些塞壬是这样的：就像别处描述过的（见第3713节），她们在世上因外表的美丽极受推崇，又因外在的举止和所谓的才情，比别人都更受推崇。这些塞壬，确切地说就是拿非利人，里面极其污秽，是内在的行魔法者，是比谁都甚的淫妇，把最可憎、最可恶的淫乱看得一文不值。她们不断地竭力，不但要毁掉良心，还要杀害肉体，不仅如此，还要让魂在最深的地狱里焚烧。总之，在那主体里，集中了亵渎的地狱本身；在这一类的其余成员里也是这样。

4449 这些拿非利人，也就是塞壬，多次表明她们会败坏灵界的气场本身：就是用她们的思想和说服，浸染神圣的善、神圣的真，甚至主。她们无论被带到哪里，就把一种说服带到哪里，好像主就在那里一样。她们就这样败坏气场，和洪水以前的人一模一样。

4450 要说清她们怎样把神圣的和亵渎的混在一起，那太冗长了，因为一连好几年，我都得以察觉这些事。她们根本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亵渎的，只要能当作手段，用来引诱良善的魂和灵，好毁掉他们，她们就什么都抓。然后用说服性的思想粘住这些东西，带着由此而来的情感呼喊；而且花样变化惊人，按照她们所引诱的人的性情，她们当时就能察觉出来。她们就这样把人引到自己身边，方式多种多样。不但粗俗的灵，连精细的灵也被引诱。最后甚至表明，她们连婴孩也能引诱；这只是为了让人知道而展示出来的。

4451 要把全部经历都讲出来，得写满许多页。她们受到极重的惩罚，而且是很多次。可是她们或用魔法、或用污秽的手段逃避惩罚，那时借着幻想把自己变成各种样子，还有许多类似的花招。有几次她们逃脱了，有几次没能逃脱，于是受到极重的惩罚：骨头和肉被百般扭曲，许多惩罚还涉及她们的幻想。但她们回来以后，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坏，因为她们策划了更可怕的罪行。要把这一切逐一讲出来，得写一整本书。这几乎是一整年的经历。

4452 她们从原先在灵界的位置，被逐步移到更远、更靠近她们地狱的地方，而且是隔一段时间移一次。由此就看出她们注定去哪个地狱：这些塞壬在左前方，较深处，大约在脚后跟附近。最后，当她们发展到最恶劣的罪行，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就被硫磺包围，然后被火包围；她们幻想的观念和说服性的呼喊也是这样。她们还从自己里面抛出一个好像是内在的人，照着她们的说服显得像个婴孩；但那其实是一种幻想，变成了硫磺般的东西。灵说，它的性质是扑灭不了的，一直燃烧着。这表示：她们无论冲刷到哪里，就用说服去感染人，连心中有善的人也被感染，以至于除了唯独主，谁也扑灭不了。因为这些人只知道那是善；她们按照各人的性情，把神圣和亵渎的种种快乐以不同方式掺进去。

4453 最后她们被带到地狱，那地狱在左前方，靠洪水以前的人所在的那一侧，更往外一些。她们进了那里。那时有一个同样性质的诡诈之人不愿跟她们去，但还是被带来，悬在她们那里的火焰中。这时他说，他从没感受过比这更快乐的东西，于是带着对他来说极美妙的快乐跟了过去。她们进到洞穴里，后来更往左前方，到了一片云下面，她们努力想从云里出来；那云像炉中冒出的烟，夹着硫磺的火。但因为那里不是她们的地狱，而是同类中别的人的地狱，她们就在下面给自己开路，沿着洞穴往后退，朝那个池子去，我还以为她们要从池子下面过去。但她们那洞穴般的路在那里转向外面，一直到这个宇宙的边界，再深一些。在那里，起初出现一片像池水一样的海，她们被抛进去，那是在另一个宇宙里。她们现在就在那里。

4454 由此可见，当今时代的拿非利人是怎样的，在来世等着她们的是怎样的结局。也可见有一场洪水，她们在其中灭亡，就像洪水以前的人一样，方式也几乎相同：如今在她们身上，那被恢复过来的另一部分已经丧失，她们变得满是说服，在这两方面都和洪水以前的人一样。

4455 她们不但进入我和别人思想中的每一个细节，还进入意图中的每一个细节，把它们扑灭、窒息、扭曲，以至于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她们都能抓住其中的意图，甚至连我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意图也抓得住；这些意图在我觉知的范围之内，她们多次到过那里，极其诡诈地策划，在我不知不觉中操纵我的一切。今天附着在人身上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4456 她们想从地狱里出来，但像洪水以前的人一样，被自己那里的人推回去，同样还受了惩罚。

4457 她们想附着人到什么地步，可以从这里看出：她们完全进入了呼吸，还往心脏去，就这样做到了能进入肉体的生命。她们还试图进入内在的呼吸。她们也就这样做到了——据我所知这是以前没人知道的——把魔鬼和各种各样的灵放进我里面，以便占有我的一切；这些灵就成了她们的主体。这样

她们就有了直接的交通。甚至她们获得了这样一种本性：几乎不用想到这些灵，只要把思想转向哪里，就能这样传送过去，不再需要先前的思想和意愿来指使。对别的灵和他们的群体也是这样。这是可憎的。

4458 那主体能同时在自己人面前放出一种关于她自己的观念，又放出另一种关于我的观念。在她自己人面前，是一位坐在宝座上、盛装打扮的女王，还像娇贵的女人那样斜倚在宝座的扶手上；在别人面前，却是她自己可怜的样子，好像是个肮脏的人。她在他们眼中就以这种形象出现，同时对许多人都这样。这是极大的魔法。我和灵谈过这事。

4459 后来她被带到宇宙之外的左边，到了别的人那里。因为这样的人也像其他人一样，从一处被带到另一处，直到抵达注定属于他们的地方。我在那里听见那些人怎样谈论她。她把另一个宇宙的气场改变得好像合而为一，后来又到更远的地方。那里的人说，这样的人到他们那里，起初自以为是女王。我觉察到，他们也照样对待她们，用狡猾的嘲弄，后来她们就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4460 那主体身上有极其污秽的东西，是后天习得的，这些东西更多是从属世的层面流入的。

4461 论有些人因为低贱的用处，被从地狱中放出来到灵界

有一个人暗中在我身边待了一段时间（斯佩格尔）。他出于统治和扭曲真理的快乐，把自己拴在我身上。我对他一无所知，过了一段时间他靠近时，才被发现。他是那些诡诈的人当中的一个，什么事都只敢暗中做。他的性情是这样：好像爱真理，也这样宣称，以致别人几乎不知道还有别的。他还吸引别人来，好教导他们，其实他心里一丝一毫也不信。

他先受了惩罚，在受罚时还编织诡计，又借着别人说话。接着，他关于神性的想法和说法也向他揭开了：他并不相信。这一点他后来也保留着，只是在思想里。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生前的作为和言语怎样能从肉体的记忆中被揭露出来。他以为自己以前不在地狱里，所以被领到那里，给他看他原来在哪里：差不多在臀部下面，在粪便般的地方。他认出自己曾在那里，是从那里来到灵界的。他是大主教B. 斯佩格尔。

4462 续论塞壬

她们被送到各个地狱，比如左边的一个地狱，那里的人说能制伏这样的人，她们却逃脱了。后来又送到别的地狱，大卫在那里，他想照自己的办法折磨她们，她们也逃脱了，弄得他逃走了；后来他折磨了她们，但她们又逃脱了那里的人。在别的地狱里也是这样。原因是她们把亵渎和神圣混在一起，又能同时把自己放进内在的本性中，而且是同时进行。这样，她们同时在良善的人面前像圣洁的人，在别人面前精明狡猾，在亵渎的人面前亵渎，每一个观念里都同时如此。她们那时就逐步收集、增多这些观念，使之同时并存，直到最后变得彻底亵渎。

4463 但她们还是多次受罚。那时她们用尽一切手段，看能不能逃脱，而且一罚就是好几个小时：全身各部分，连细小的部分，都被冲撞，受尽折磨；被来回卷绕，就像薄片绕在圆柱上；被浸进人的粪便里，等等。那时她们因为怕没命，就收敛一阵子，也知道任何手段都逃不掉。

4464 有人告诉她们，她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她们会变得像尸体一样，却还带着可怜的生命和尸体的恶臭，并且带着这些到处走。原因也在于：她们只想回到世俗和肉体的东西中去，这就是她们的目的。

4465 那个作她们主体的女人，说话和思想都和她在肉体里时一样，毫无差别，几乎没有一点灵的样子；这是她逐步获得的。从她们的言谈和思想可以觉察出：她们是像人那样说话思想，还是像灵那样；有多少属于人的肉体，有多少属于灵。她在场时，就把气场填满，好像我周围有许多活在肉体里的人一样。

4466 论一个作恶的人：阿德勒海姆

他在我周围好几个月。起初他比别人更会行魔法；后来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怎样暗中统治，怎样用各种方式加害别人，特别是通奸。这些事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一连好几个月。别人想别的事时，他想的就是这些。关于他的事太多，说不完。最后，他的快乐是什么样子被展示给他看：一种瘟疫般的疥癣布满他的头，他所有的观念都是这样。又活生生地给他看那疥癣是什么样子：里面满是可憎的虫子，它们撩拨他，造成那种快乐。那时他得以知道确实如此：他的快乐里面就含着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这样。

4467 论一个作恶的人：巴雷克主教

他属于作恶的、精细的地狱之辈，穿着黑色外衣站着，先在前方下面，后来在左边。他暗中操纵别人，煽动他们去作恶。他的快乐就是这样。他生前有一个朋友叫阿德尔海姆，是他的同伙，和他一起不断谋划可憎的事。还有这人的儿子，据说更加凶恶。

4468 论一种地狱的惩罚

有一个行魔法的女人，是那些行魔法者的亵渎主体，她想按照她所获得的知识进入我的内脏，从而进入身体其余的内脏，就这样毁掉我整个人。她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这样盘算，但很快被发现了。于是起了一阵骚动，她被带到后面，那里有些地狱被激动起来。后来她被带到左前方，受了相当长时间的重罚。但这念头仍然粘在她的幻想里，又被别的行魔法者煽动。这时许可她揭露一点东西。因为她想用观念进到那里，就被提升到属灵的天上气场里。在这提升中，她看上去像一个面具一样悬着，就这样被悬着。放下来以后，她说自己受了极大的折磨。另一个女人也在心里同样盘算，也同样变得像面具一样悬着；放下来以后，她说她所受的折磨大得无法描述。原因是她们当时用观念被提升到天使气场的最初门槛。由此她们染上了这样的本性：她们幻想的观念能被提升到那里；所以她们若不收敛，也会受这样的地狱之刑。

4469 论灵的性情

至于灵的性情，现在看来就像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不由自主的东西是他们的，他们出于自己养成的性情或本性行事，好像出于本能一样。所以那些自主的东西，主要属于外在的记忆，被收藏起来了，也就是不许他们拿来用。被许可拿来用的人是不幸的，因为他们被许可降到世俗和肉体的东西中，于是再次腐烂，比别人受更可怕的苦。有一个女巫被许可这样做，因为她渴望如此。她就把气场填满，好像她不是灵而是人一样，说话那样，思想也那样。

4470 论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同时出现在前方上面和后方上面，两边同时都有。他们有一个主体在臀部下面的地狱里，这主体骚扰了我一两天。也给我看了他生前的长相。他所犯下的、耶稣会士借着他所犯下的那些罪恶、恶行和亵渎之事，无法描述。他们是一切人中最亵渎的。还有另一些所谓耶稣会士的门徒，与他们分开，以一个污秽的女人作主体，在头顶上方，同时与臀部下面地狱里的那个主体一起作工。他们所做的亵渎之事，也无法描述。他们被代表为各种各样的蛇：毒蛇，带着不同的斑纹，毒性有大有小。

第十五册　§§4201–4500

4471 总论恶灵被投入地狱之前和之时的状态

恶的魂，也就是恶灵，先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然后在灵界按照各自的性情施展他们的恶。当他们超出自己生活之乐的界限时，就受惩罚，而且一次又一次，直到被吓住为止，这可能有二十次、五十次、一百次、两百次甚至更多。然而主总是照管着，不让他们伤害良善的人；他们企图施加的恶，被主转为善，成为使良善的人坚固起来的试探。他们这样过上几年，施展了自己的恶之后，就把自己的恶收集起来，变成只是他们那一类的恶，善在那时就从他们身上被拿走。这样，他们的恶终于满盈，直到他们因惧怕而不敢作恶，就自己投进地狱，投到同类那里。

在那里，他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折磨，用尽他们所有的魔法。其间他们像骷髅一样坐着，或身体和面容都畸形丑陋；有时受内在的折磨，有时也被放回到彼此当中的快乐里，但又回到前面说的那些事上。那时他们不敢起来到灵界去，因为他们立刻知道，那样会受重罚，所以就退回自己的地狱。最后，过了许多世纪，他们这样受够了折磨，肉体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压下去，有时就被提升到灵界，去做最低贱的用处，生命微弱，几乎没有什么快乐。因为凡生在世上的，没有一个不进入来世；没有一个人受折磨或惩罚，不是为了从中产生某种用处；那里的一切都是为了用处。恶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4472 地狱之辈有时上到灵界来，但我察觉到他们不敢留在那里。他们立刻认出那是什么样的状态，还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我察觉到，他们是从惩罚中学到这些的。所以地狱之辈得到了教导，知道是这样；而那些还没被投入地狱的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快乐把他们带走，这快乐还胜过对惩罚的恐惧。等到对惩罚的恐惧占了上风，他们的末了就到了。

4473 续论塞壬

那个极其污秽、亵渎的塞壬，她的恶一步步增长。起初她按照我的知识进入内脏，但那时受了惩罚，因而被吓住了。后来她的恶和亵渎——借着说服和假装、诡诈的情感来作工——越来越厉害，直到顶点：她进入每一个观念，粘附在上面，想把整个自己带进我的灵里，从而以最亵渎的方式把我一起带进地狱。这是她自己公开说的。此外还有许多罪行，我记不得了。她所有的魔法、所有的伎俩若都描述出来，能写满好几页。这些在每一处都被推到顶点，要彻底毁掉我、与我联结；但从那时起，她开始衰退了。

4474 她到处败坏气场，用肉体的东西填满气场。她把她那些肉体的东西散布到哪里，哪里的气场立刻就显得像是满是肉体的人，连每个人的步态都和灵不同。她就这样不断降到肉体的东西中，因而降向地狱。她被一步步带到后面，越来越远，受了长久的重罚，后来逃脱了施罚者，仍然不断纠缠，但在衰退之中。我毫不怀疑，别的塞壬也是这样，只是有所不同。

4475 有一些说服是完全借来、刻意造出来的，有一些情感是完全假装、诡诈的，它们同时起作用，使不知情的人完全无法看出别的来。她们收集这些东西，加以增多，在她们的气场中逐步同时存在，直到完全满盈。

4476 这个极其污秽、亵渎的女人，被放回到她在肉体里时那样的思想中。那时她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思想和行事。她们一直以为自己将统治一切，最后统治整个宇宙。

4477 我从许多经历得到教导：思想中的任何观念，出于知识的任何观念，以及任何知识，只要塞壬从人身上把它唤出来，就会把它变成魔法，目的是统治，毁掉所有别人，使他们成为地狱之辈。她们也进入我关于内脏的知识，想借此行魔法，而且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但她们受了重罚。

4478 塞壬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她们不再在乎惩罚，而是用魔法以各种方式逃避，以致施罚者说他们再也惩治不了她们了；有些严厉的地狱也被她们逃脱了。但有人对她们说：任何惩罚都可以无限加重，持续成千上万年。所以凡疯狂地以为自己能抵挡的人，要知道这是疯狂；固执和顽抗根本算不了什么；越顽抗，受的苦越重，因为顽抗必须被打破。

4479 此外，塞壬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把通奸之类的事看得一文不值，又在思想上让自己与这类东西在来世结伴，就绝无法避免一直被她们俘虏，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她们用无数方式扭转最细微的思想，给人快乐，使人灭亡。在这个时代更是如此，因为这一伙增多了，也因为灵在一段时间内被容

许留在灵界。所以人要提防实际去做这些事，这样最终才能远离恶。实际的行为会养成习惯，穿上本性的样子，就像惯于偷窃的人一样。于是恶连同它的快乐一起增长，人就被增多了的塞壬卷走，好像急流中的一块木头。这一伙塞壬，今天比以前的时代增多了许多。

4480 论有些人推理说，罪在来世会被洗去，人会在顷刻之间称义

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异端：人无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都会在顷刻之间称义，哪怕是在临死的最后一刻。这观点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盛行，几乎凡有信仰教义的地方都是如此。有些人就此推理，并且还以此证实自己：他们看见有些人突然被引入天堂，那时看起来那些人像脱衣服一样脱去了外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明白：这些事发生在某些状态中，那时外在的东西都睡着了；所谓像脱衣服，其实是一种表象，因为那时外在的群体从他们身上被拿走，所以看起来像那样。因为他们被提升到天堂时，外在的群体也被拿走；不然就会有相反的东西来抵挡。

4481 有人对他们说：人把一切善恶的状态带进来世，还有他所做、所想、所学、所说的一切，连最细微的都带进来世，一丝一毫也不丢失。这些会按照主的调节，逐步重现。而且一切状态、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在来世也同样留存，直到永远，所以什么也不会消失。

4482 有些人以为，被提升到第二层天和第三层天的人，就没有那些外在的东西了；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但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把一切都带在身上，天使也是这样，不然他们就无法存续、无法生活。这一点用一个比喻来证实：就像乐器，比如击弦古钢琴、提琴之类，若没有木头让琴弦拴在上面，就发不出声音；它们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取决于木头是什么样，木头的品质和大小怎样。外在与内在的对应也是这样，天使就是这样。又用这个来说明：天使若没有对应的外在，就像身体没有脚；最内层的天使就像头没有身体。

4483 由此可见，相信人在顷刻之间称义、他一切的罪在顷刻之间被洗去，是何等错误。

4484 论按照情感和欲望，以及表象和幻想而形成的结合

我得以觉察：在来世，一切结合在天堂里都是按照主导的对善的情感，在地狱里都是按照对恶的欲望；而且它们处在对立中，由此有了平衡。

4485 魂在死后不会立刻进入他们的结合，原因是：他们的幻想不出于欲望，他们的表象不出于情感。只要幻想不出于欲望、表象不出于情感，他们就被带来带去，按照幻想和表象东飘西荡。这就是为什么魂在低地和灵界要待很久，才到达自己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已经在结合中的人会由此被带上带下，有时东飘西荡：因为他们陷进了幻想，或落入了表象，而这些与他们原有的幻想或表象并不相合。

4486 总之，意愿和思想会一致行动。在基督教世界，它们并不一致，因为人习惯于作假，脸上显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比别人在灵界留得更久，也比别人漂泊得更久，更容易被卷进别的群体，虽然他们会落回自己的群体。

4487 那些把自己投进地狱的人，他们的生命事先只是：让欲望主导，幻想由欲望而来，而不是反过来。那些被提升到天堂的人，他们的生命事先只是：让对善的情感主导，真理的表象由此而来，也就是善在先，真理由善而来。

4488 论一个内在亵渎的人（勒耶尔·A.），或说内在的假冒为善者

有一个人，我在他生前只知道他里面是正派的，因为他外表很有教养，能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能驳倒别人，还有许多本事。但他在思想上让自己确信了虚假的原则，尤其是反对主、反对圣言、反对信仰的真理。至于他对善有什么想法，我还没能知道。他生前能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出神的状态。这一点也借着经历展示出来了：他被送进那状态，说出他当时怎样，就是那时他好像看见了天堂。那时他若把思想停在某个人身上，凡他想到关于那个人的事就都出现了，而这些是他自己原本不知道的。在那种气场中，因为有这样的灵在，他们就推断出关于那人和那人命运的一些事。他就这样知道了一些事，以为这是比别人更高的启示。但有人给他看这是怎么回事：人也能同样推断，只是比较模糊，因为人不能把一切照原样回忆起来；在灵那里，连在内层的灵那里也是这样，只要思想停在一个人的观念上。

4489 他长期潜伏在下面。我觉察到有一种抵触信仰真理的东西，却不知道是他造成的；后来被发现了。也发现他在地狱之辈、连亵渎者当中激起最污秽的东西，因为他们后来粘附着他，他们的内在东西是从他来的。比如我想到小便时，他立刻就冒出反对主和信仰真理的念头，于是在亵渎的地狱之辈当中激起了最亵渎的东西，弄得我小便困难。这只是出于他内在那种反对真理的污秽思想。

4490 他也能接受真理，比如：爱和爱的种种差别构成天堂，必须有平衡，等等；他都能接受，但他仍然是那样的人。因为他很看重名声，在这些事被揭露之前，人们都对他有好感。但后来他被放进尿壶和尿桶里，这他倒不怕；可是被叫作强盗，并被表明他是最坏的人之一时，他起初受不了。

4491 他对颅骨施加作用，使头顶大脑上方的部分疼痛，接着使小脑上方的部分疼痛。

4492 他又被放进尿桶里，在那里好像来到了自己的天堂一样，他也这么说，因为他在那里给自己造了一个天堂。

4493 忽然有一个人从上方前面来了。他一来，那个强盗立刻惊恐万分，把自己往下扔，却不能扔得像他想的那么深。他说他很怕那人，还编了些理由；但被揭露出来：他杀过那个人，有人说他曾用种种方法盘算怎样谋害那人的性命。由此可见，当这样的人到来时，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惊吓：从对方刚一靠近，他们就吓坏了。

4494 又揭露出他对一个女人犯下的罪：他大概奸污过她，然后用魔法杀了她。他们谈到这种魔法，它是隐秘的，但地上也有些人知道：人能杀害别人，而不用任何外在的手段，比如毒药、匕首之类；这魔法是剥夺呼吸。他精通此道，用这方法夺去了前面那人的性命，也夺去了这个女人的性命。这事被揭露出来，是因为那女人飞到他那里亲吻他，他当时就受到地狱的折磨。他对此的那种无所谓，以及他在其中所感到的快乐，也传给了我：对他来说那是快乐，没有一点恐惧的痕迹。后来还有些人也说话，说他们也精通这种手段。

4495 他是内在的行魔法者，内在的亵渎者，怀着要置人于死地的仇恨，对他所恨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亵渎和污秽的灵粘附着他，像追随旗手一样；这也是借着他们的内在进行的。

4496 论那个亵渎的女人，论行魔法的女人，以及魔法的地狱

前面说过那个行魔法的淫妇（见第4468、4473节以下），她用亵渎的手段折磨了我差不多半年，关于她能写的还很多，能写满许多页。最后，她失去了与灵交通的一部分，被转到前方，差不多在强盗的荒漠以外。那时有一段时间，从我头部周围渗出一种东西，伴着嘶嘶声，好像连续不断，那是她和我头部各部分交通的东西。这是她长期以来所做的，用的是她在世上学会并施行过的手段。但那时她被带到行魔法女人的第一层地狱，就在强盗的荒漠紧外面，不在深处，在一片平地上，那里是生前行过魔法的女人。

那时她又一整夜把自己和我脸上的许多部分拴在一起，比如嘴和许多别的部分，还有头部。这样持续了一整夜，我有时醒来，依然如此，以致我感到自己在外在的观念上被捆住了，她几乎一直在那里。后来她在世上所做的事被公开了：她从一个老妇人那里学了魔法，给了老妇人钱，好让她想勾引谁通奸都能勾引到。她也对那个被引诱通奸的人施行过：盯着他的右半边脸，看各个部位，口中念念有词地念魔法咒语；她在自己的通奸中也这样施行过。有一个人在神父面前告解过，那神父常说，他从她那里听到过可憎的事——那是那个人告解的——并且惊呆了，说他怎么会突然被情欲烧起来。这些都被揭露了。还查明她精通大约十四种这样的手段，都是魔法，而在她生前几乎没有人知道。

4497 那地狱里是行过这类魔法的女巫，但手段较轻。还有一个更坏的女巫的地狱，在更远处，往深处延伸。她被打发到那里，在最坏的人当中，因为她同时还玷污了自己的天赋才智。

4498 由此可见，内在的魔法如今怎样增长。有人说，今天有更多这样的人来到来世。

4499 那地狱里有可怕的毒蛇。

4500 论那些仍受人尊敬的人在世上所犯的可憎之事

塞壬的那个主体，前面说过（见第4496节），她学了大约十四种魔法，借着魔法施行通奸，被揭露的将近一百次。在来世，她给自己造了一个亵渎的地狱，最后也被揭露出来，因为她在地狱里，在那里受地狱之辈的折磨。那时她的喉咙被撑开，有一种可怕的火一样的东西飞进去，折磨她。后来有

人告诉她不要再到这地方来，她就变成了一个更精细的灵，逃到很远的后面去。但后来她又像以前一样，企图做可憎和亵渎的事。那时出现了一张婴儿的床，也许是在一堆人上面。于是揭露出：她未婚生了一个孩子，把孩子扔进了火炉；后来她又把两个女仆从桥上推进河里，使她们丧命，因为她们知道她的一些事，其中一个曾向一位神父说过这事。她还在思想中谋划，怎样借着亵渎的手段让她们在来世不能复活；此外还有别的亵渎之事，就是写在神圣的纸上的东西，她就这样玷污了它们。还看见另一样亵渎的东西，我不知道它表示什么。她能想出她遇到的任何事，在来世比别的女人想出的更多，而且用的是隐秘的手段。

第十六册　§§4501–4800

4501 另有一个人，在众人面前显得很正派，却用魔法害死了两个人。如今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在世人面前显得正派，其实比魔鬼还坏。

4502 那个塞壬的主体，也就是那个亵渎的地狱，被扔进了各种地狱：前方，前方的侧面，脚底下——那里有个入口敞开着，像一座通向深处的大火炉——还有左边，这里那里都有。可是她受了一些折磨之后，还是逃了出来。她多半用她的诡计和魔法手段躲过了惩罚，甚至以为自己能战胜地狱。在那里看见那些最坏的人时，她后来就设法把他们引到自己身边，好借他们的力量。从她身上还发出一种肉体的气场，由此发出的说话声就像她在世时一样。这气场充满了周围的灵；他们离开时，看上去是一步一步走开的，这表明他们曾与我相连。

4503 最后显明了她的结局。从深处升起一具骨架，又不像骨架：不但肉，连骨头也都化成了丝，一长串连着，只剩下一团肮脏、破烂的丝缕。这东西在我面前、在我上方升起。我觉察到她当时也会是这样，是在地狱里变成这样的，但还剩下一点生命。我还觉察到——接着也显给我看——她是被各种各样的虫子这样吃空的，那些虫子看上去很多。

4504 最后，连地狱本身都怕她，把她当作亵渎的地狱。她不停地想出各种手段，要把别的灵捆到我身上，有时还是最可憎的灵。说来都令人发抖：她在把婴儿扔进火炉之前，还先用刀捅了两下，把孩子杀了。

4505 那个行魔法的亵渎主体，最后被带进臀部下方的地狱。那里笔直往下是深渊，有一种由蒸汽凝成的浓厚东西，起初像火一样，但她们看不见。那里有女人接待她，起初用假装的体面来安抚她。她在那里想出各种手段，但都被挫败了。

4506 论天使的能力

我被带入一种状态，从自身之外观看那些行魔法和亵渎的人。那时，他们全都显得毫无能力。我觉得只凭极轻微的一个念头，就能随意推动、驱使他们每一个人，想把他们弄到哪里就弄到哪里。我也确实被允许这样做，而且用的念头轻到几乎不能再轻。由此我能推断天使的能力有多大：一个天使能从自身之外看见一百个甚至一千个这样的人，看见他们一切的诡计，并随意管制他们所有人。主又何尝不能呢？那时他们显得很小，几乎等于零，就像人从高山或高塔上，能一下看见许多渺小的人；所不同的是，我那时还有能力随意管制其中每一个。

4507 论行魔法的人

有一些行魔法的女人，有当今的，也有古时的，在前方偏左、地底下的地狱里。其中有几个被召出来，出现在前方偏左的上方，还说了话。她们剩下的说话声几乎只有一个调子，像笛声，但更粗。她们承认自己从前就是这样的人，还说自己剩下的生命已经不多了。

4508 后来又显明：她们仍然倚仗棍杖。她们借幻觉给自己造出棍杖，把能力寄托在上面。可是棍杖都被彻底打散了，她们就以为自己失去了全部能力。还看见她们顺着头发的长度粘附在上面，好像那是一根棍杖，其实并没有棍杖。

4509 论交流的阻碍

当某种交流被阻止时，下方就会出现一个像不知名小动物的东西。我看见了它，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交流被拦住的标志。

4510 行魔法的女人也把这事变成魔法：她们插进一片云，或插进一些过着那种生活的灵，让他们把一切都接过去，自己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她们就这样用魔法阻碍交流。她们以为这样能阻断与天使的交流，但这是做不到的。这一点我也从经历中得知。

4511 论地狱、地狱之辈和亵渎的人

那些受了惩罚却毫无改正的地狱之辈，就是被带往地狱的人。那个最亵渎的塞壬和其余的人，曾多次受到严厉的惩罚，严厉到受的各种酷刑几乎无法描述。可是事后她们仍旧一样，后来更坏。这样的人就被带往地狱；等他们恶贯满盈，就滑落到那里去。

4512 在地狱里，这样的人能忍受惩罚，也怕惩罚，因为他们在那里常常被同类惩罚。地狱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借幻觉施刑，手段又残酷又繁多，尤其是魔法手段，多得数不清。

4513 而在灵界受惩罚、并且接受改正的人，就是变好的人，因为他们接受了改正。

4514 那个最亵渎的主体，屡次受到最重的惩罚，却屡次变得更坏，直到最后能躲过一切惩罚，毫不在乎。她被带进各种地狱，后来也几乎不在乎了。但她在那里总是想出新的诡计，要统治那些地狱，把它们拉到自己一边。她就这样拉拢了许多。

4515 她也被送到左边的深处。起初她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在那里有人说她还没有成熟。我从这一点得知：她好像一个轻飘飘的东西悬在那里，被带着来回飘荡。

4516 论观念

有一个人，我小时候和他有过孩子气的争吵。关于他的观念被唤起来，生动得我好像看见了他本人；我们还谈到了他。那观念就是这样被唤起的。由此可见，童年时期形成的观念是什么样的，又留存得多么久。因为我每次见到他，都会想起那件事，以为他想找我麻烦，只是不露声色，因为他是个有教养、讲礼节的人。

4517 论行魔法的女人把自己绑在观念上，也绑在自发的东西上

行魔法的女人最用心的，莫过于俘获别人的心，把自己绑在那些她们以为能附着的东西上。她们在我身上就用了说不出来的种种方法，方法多得无法一一说出，说了也难以置信。她们进入颅骨和身体的各个部位，借此探查哪些群体被激起来，再用说不出的方法把它们绑住，自己也被绑上。她们还进入情感里，以致后来几乎无法把她们分开。

4518 最后，她们竟然找到了把自己绑在观念的自发部分上的手段。因为每个观念都有它自发的部分，这是人所不知道的；所以在记忆或思想的观念里，有意愿的部分，也有自发的部分。她们是这样找到的：她们在夜里行事，假装粘在后脑勺、小脑下方的头发上。她们知道人在夜里处在自发的状态中，自发的东西出自小脑，所以那里的头发就是能附着的东西。地狱里梳头的事就是从这里来的：头发是外在的属世之物。我就这样被绑在那个最亵渎的主体身上。那时我几乎处在另一种状态，不如先前那样能像出于自己那样思考；观念被更强行地牵着走，违背我的意愿。

4519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还把主体送到后脑勺下方，也就是公共感觉所在的地方。那里的主体看不见，也不能像头部其他部位的主体那样被挪开。

4520 流入那个最亵渎主体的，不仅有上方的塞壬和周围灵界里的其他灵，还有各种地狱。她思想的方式几乎和在世时一样：她一想到什么，各种地狱就以千百种方式流入，坚定她的想法，又出新主意让她去实施。她就这样被地狱坚固起来。因为她别的什么都不追求，在肉身生活中也是如此，那时她就和他们有往来。在那里她所求的也无非是能统治所有的地狱。所以许多地狱都聚集到她身上。

4521 论自发的东西怎样把人拉向地狱

我觉察到：自发的东西就是人的遗传，它不断把人往下拉，拉向地狱；而主借着有意愿的东西把人拉回来、提上去。自发的东西属于公共感觉，位于后脑勺，行魔法的女人就把自己绑在那里（见第4518节）。我借着一个观念觉察到：人的自我就这样不断把他往下带。但因为不自主的东西始终与有意愿的东西同在，重生的人就借此被提升；这样的人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托住。这一点我也觉察到了。

4522 我又觉察到，属灵的人也是这样：不自主的东西每时每刻都不断往下拉，但主不断往上提。哪边的力量更强，灵就往哪边去。也就是说，灵若不接受仁义之善或良心，就只能往下坠；程度有大有小。

4523 我还觉察到，那不自主的东西很精细，像一种感觉不到的气，占满了整个后部。不自主的东西无非就是遗传的东西。人顺着遗传走多少，就把自己往地狱推多少；离开它多少，就被提升多少。此外，人亲身犯下的恶还会使它增加，力量也随之增长。遗传的东西从婴儿时起就显得很精细，像气一样，却是连续不断的，全然是恶；一旦加上亲身犯的恶，就变得更粗、更重。

4524 论友谊和友谊之爱

我听见善灵彼此谈论友谊和友谊之爱。他们说，友谊固然可以有，但友谊之爱绝不可有。因为友谊之爱有时把不相投的心捆在一起，这在来世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何况友谊之爱只在乎今生的乐趣，而这些乐趣会使人离开来世的快乐和福乐。它又是这样的：一旦某人的钱财没了，乐趣也就没了，这爱就散了，归于无有，甚至变成轻视，不管从前爱得多深。但若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同伴、伙伴身上有什么良善正直之处，就应当爱这良善正直，不论他是不是自己的伙伴，也就是为良善本身去爱；只是要清楚知道那确实是善，不让自己被蒙蔽。友谊属于社会生活，但友谊之爱绝不可有。

4525 论魔法手段何等荒唐

有人让我看魔法手段是什么样的。它们荒唐透顶，就像江湖术士的把戏：用各种方式扭动腰和脚，弯曲它们，又弯身子、弯胳膊，尤其是手；他们把手交叠，放在头上，转向各个方位，并且留意这些姿势在灵界里对应着什么。这样，别的恶人就出现了，这个那个各在自己的方位，有的拿着棍杖。他们是荒唐透顶的江湖术士：俯伏在地，原地打转，使自己隐身不见。另有一些人行魔法，是呼出一口气，同时想着某样东西，比如血，或动物灵，或别的东西；他们留意这些东西能产生情感的效果，就把这些情感——虽然是有毒的、魔法的——灌给别人。那些人的悟性不过如此，凡是他们以为好的东西都能打动他们。（阿德勒海姆）

4526 另有一些人借观念行事，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绑在观念上。有一个人把这些方式列举出来，多达四十种。

4527 在魔法地狱里的人，被带到那里之前，以及在那里时，都从经历中得到教导：这些东西根本不起作用，纯属儿戏。因为在那里他们起初互相使用这些手段，彼此折磨，直到再也不敢对别人做什么。

4528 来世行魔法的人非常多。他们出现在前方偏左、很远的地方，在下方的平地上。有人说他们人数极多：有的是在世上精通魔法的人，有的是不精通魔法、却过着恶的生活、并以某种求知欲为乐的人。这种求知欲或渴望会变成魔法，以致他们最想学的就是魔法，比如阿德勒海姆。

4529 有人让他们中的许多人看到：他们能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别人操纵。他们在自己眼里成了提线木偶，身体、胳膊、手、脚都被同样地摆弄，手上挂着线，靠线来操纵。前方那整片平地上的人都变成了这样。他们又惊奇又恼怒，就称颂主的大能。

4530 恨某人的灵，在人身边时是什么样子

有一个女人，心里恨家里的父母，恨到想用毒药毒死他们。因为她以为我要娶她，却在自己的幻想中落了空，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后来就对我生出极大的仇恨，以致想过只要能够就杀了我（萨拉·赫塞利娅）。她不久就死了，那时我还没有被打开、能和灵说话。后来有一阵我渴望用刀自杀，这渴望越来越强，以致我把刀藏在柜子里，不得不把它从眼前挪开。现在揭明了：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灵。我每次看见刀，她就被激起，出于她对我的仇恨，把这念头牢牢钉在我心里。由此可见，人会受死去之人的侵扰，就是生前恨他们的人，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4531 论灵的普遍禀性

即使最坏的地狱之灵，也有理解真理的能力，以致他们完全领会、承认真理，处在他们时时被送入的那种状态里。我很惊奇：当有人对他们讲到他们身上的恶时，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以致心里和头脑里都确信无疑。但过了那种状态，他们仍旧是那样。

4532 唯有恶人身上欲望的乐趣、善人身上情感的乐趣，才把他们带走。恶人的乐趣若不被打破，他们即使有最好的理解天赋，也无济于事。他们的乐趣就是他们的生命，这一点由此可见。这是从许多经历得知的。

4533 论普遍的肯定

人在真理方面从主所受的，唯有一种普遍的肯定——比如：圣言就是圣言，主就是主，天意存在于最细微的事上。人处在这种肯定里时，即便只是模糊地知道有这回事，主也会把无数肯定的东西逐渐灌注给他。

4534 那些处在反面的肯定、也就是虚假的肯定里的人，情形正好相反；也就是处在虚假的原则和说服里，或处在怀疑而否定之中的人，尤其是对真理持否定态度的人。这是从许多经历得知的。

4535 肯定的真理也可以用许多错觉来证实，但这无妨，因为错觉很容易被驱散。所以敬拜的形式和差别虽多，只要人人都有仁义，就仍是一体。

4536 童年时的肯定，逐步到成年时，要么得到坚固，这样的人就得以重生；要么逐渐减弱，渐渐变成怀疑的肯定，最后变成否定。

4537 论圣灵和理解的天赋

我多次觉察到，也有人告诉我：一个人越以为自己是圣灵，就越失去理解的天赋，因为使人失去它的是爱自己。那些以为自己从永恒就是神的人，更是如此。也有人借着一些处在最高处、最诡诈的灵向我显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解天赋超过别人，能看出自己是不幸的，能说出这是出于自己的生活，还能说出许多真实的话，可是仍然是那样的人。有人借着观看他眼中理解天赋所在之处，向我显明：爱自己渗进去多少，那里的光就被遮暗多少，接着来了一团乌云，理解力就消失了。

4538 论行魔法的人

还有别的魔法手段，是他们在来世精通的，世上也有人从那里学去：就是进入别人的观念，进入别人的乐趣，把心思停在里面，这样把人逼到那些事上去。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时就是这样的人（来自瑞典）。他借着这类事显明他们是怎样激起人的。

4539 这样的人也能谈论信仰的真理，说他知道这个那个是真的，又说真理在恶人那里就是虚假，反过来也是一样。可是他们仍是地狱之辈，因为他们在魔法里给自己养成了乐趣，觉得这样就能通奸——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干——正如另一个人觉得这样就能害死别人。这乐趣一直存留，把他们拉到地狱去。

4540 从明显的经历中我得知：地狱之辈能承认真理，也能被说服，以致能理解它；那时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容易改正。但因为他们污秽的生命之乐跟着他们，一旦任凭他们自己，他们就是最坏的地狱之辈，像无理性的野兽。由此可见，这样的人能像没有过恶生活的人一样，把信仰的真理谈得头头是道；他们就是《创世记》里所说的蛇（创3）。

4541 此外，整整一夜，我周围有大批行魔法的人，连先前那些也从地狱被召上来，施展他们的手段。我有几次醒来，很是惊奇。他们排列在四周、上方，向前排成长长的一串，按着各自的手段布置着他们污秽的主体，还有借幻觉变多的主体，以致这些主体虽然显现在那里，却找不到。还有疯狂的交流，他们以为是在和天使交流，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但全都白费。有的用各种方式捆住身体的内部，有的捆住观念，诸如此类，都白费了。

4542 论瞬间称义

许多人从世上带来这种想法：人一刹那就能得到罪的赦免，那时以前所做的一切都不再算在他身上。有些人甚至疯狂到这个地步：他们可以犯罪，因为过一段时间就能得到瞬间的赦免。各种宗教里都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随身带着这些幻想，以为只要借幻想把自己身上污秽的东西排出去，就脱离了一切罪。但有人向他们显明这是幻想。有一个女人（亵渎的地狱），她里面以代表的方式满是毒蛇。她以为只要像排粪便一样从后面把那些蛇和一团团东西排出去，就得了释放；这事做了两三次。这种疯狂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不在乎生活，却说唯独信、不需要行为就能得救，还说不管人怎样生活，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称义。

4543 论诺德贝里博士

我在梦里得了一些家里的金币。有个人来了，是诺德贝里。他想看看这些金币，就把它们换成别的金子，不是钱币；这样换了好几次，直到把全部拿走，还有别的东西。他在后脑勺那里。我醒来时，有人郑重地告诉我那就是诺德贝里。我看他也是那样的人，是那种品性；更甚的是，他若为了金子伤了人，甚至杀了人，也会毫不在乎；他还犯过这类事。所以他在来世的同类中间就是这样的人，毫无良心。有人对我说，要我想一想那些做神父、外表看上去正派的人是什么样的。我和他谈了一会儿，谈他的状态如何。

4544 论善人的醒和恶人的梦

诺德贝里抱怨说，他是在那样的梦里，是在梦里做了那些事的。但有人告诉他：恶人，也就是没有良心的人，就处在这样的睡梦中，因为他们的内在再也醒不过来。外在一被拿走，他们的内在就再没有光，也就再不清醒。有良心、因而里面是另一种人的，情形就不同：外在一被拿走，他们就醒过来，进入清醒。

4545 论地狱

有时恶灵被放进地狱，被带着到处走，由此向天使显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按着自己在世上实际生活中的欲望被领着走的。这事我见过两次，两个都是我在他们肉身生活中认识的人，当时也受人敬重。由此我也得知各个地狱的方位。地狱在地底下。左脚下方和这只脚的前方是奸淫的人，越往深处，奸淫的人就越恶毒、越可憎；右脚下方是残忍的奸淫者。稍往前是强盗和作恶多端的人，越深越凶恶；他们住在昏暗、满是粪秽的洞穴里，这一带延伸得相当远。往前相当远处是亵渎的人，尤其是那里偏右的地方，那里有一团昏暗的乌云，他们沉在里面。

4546 往左也相当远处，是洪水以前那些亵渎的人，在一团像岩石的昏暗乌云里。谁也不能被放进那里去，因为他们处在极可怕的说服之中，几乎会把靠近的人置于死地。我有几次留意到，那里的人怎样试图互相残杀；那些想冒出来的人就遭遇这样的事。右边斜前方是诡诈的人，也是越深越诡诈；再往右斜前方更远处，在一大片地方，是行魔法的人，那里也有埃及的术士，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往左差不多一条直线、稍稍偏前、相当远处，是那些不怕死、同时也不敬畏神、不惧怕人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宗教、几乎没有任何羞耻和节制这类外在约束的人。那一侧离脚较近处，是类似的人，但按着程度越来越胆怯。

4547 背后的地底下有各种各样的恶精灵，关于他们什么也听不到；有人被送到那里时，什么人也看不见；他们怎样彼此区分，我没有被允许知道。右边稍往前，是好色之人的角力场；还有贪图享乐的人，在粪秽之中。尾部下方也有粪秽的地狱，恶精灵的地狱就从那里开始。

4548 论那些活着毫无用处的人，论他们的地狱；疾病

有些人活着不是为了什么用处，只是为自己而活。他们不在乎公众的事，在职务中更没有什么乐趣，做事是被迫的，只为了显得在尽职，好保住职位。此外，他们的一切乐趣都在交游、吃喝和受人尊敬上。这样的人到了来世，几乎不能被接进天堂，因为天堂是用处的国度，每个人所得的快乐和福乐，都按着他在肉身生活中为自己获得的用处有多少、是什么性质。他们在臀部下方很深的地狱里，对应于大脑的阻塞，在头顶大脑骨缝相接的地方附近。我整整一夜都被他们阻塞住，并觉察到是从那里来的。我几乎像要死了，若不是主救了我。如今这样的人非常多。总之，每个人在来世所得的快乐和福乐，都按着他的用处，按着用处的性质和多少，因为主的国度是用处的国度。天堂或天使不能流入那些厌弃一切用处的人，就是厌弃为社会、国家、教会、主效用的人。在社会生活和国家里尚且如此，除了提供某种用处的人，谁也不被容忍；在主的国度里岂不更是如此?

4549 论从主来的只有善

有些灵灌输这种想法：主也对恶人行恶。因为有时恶人好像出于天意被激起去作恶，好让他们受罚；这种情形常有人观察到。但有人回答他们：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与主在天堂里施恩的那些人作对。地狱是天堂里各群体的对头。当主向那些群体施恩，赐给他们更好的状态，把他们安置在更有福的地方时，他们的对头就痛苦起来、被激动起来，因为这对他们是一种痛苦，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样，主行善时，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就受罚了。我也被允许把这话告诉他们，因为我在和他们说话。他们在右边的地狱里，我想是耶稣会士，诡诈，又行魔法，比别人更精明。

4550 论亵渎圣言和宗教的人，或许是沃尔夫

左边出现一个人，随后一片寂静，接着他说话了，我觉察到好像是沃尔夫。后来他靠近了，那时从他身上向四周发出一种气场，仿佛他是宇宙之神。这气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间他对不管什么人都说，他是地上最伟大的人，谁也没有他那样博学；但他们没有被说服。有人回答他：他借以成为博学的那些东西，只是通向智慧的途径，它们本身没有智慧，除非加以应用；而对他来说，这些途径可能成了发疯、使自己里面的真理熄灭的途径。这些事也和他谈了。气场停止后，他靠得更近，但位置更低（因为那时有别的灵被分给了他）。这时他想知道来世的一切，还有圣言内义的奥秘，看上去是出于求知的热心；他也学到了一些。可是他一转向自己的灵，也就是转向他那些原则的生命，就嘲笑这些东西。有人告诉他，他想知道这些，只是为了抬高自己、谋取利益。还显明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在世上也装出假热心。此外还有许多。1752年1月11日。

4551 论区分主的神性和人性的那次会议

我被允许和参加那次会议的人说话，就是议决要把主的神性和人性区分开的那次会议。他们在左前方远处。他们说，在那次会议上影响最大的那些人，曾在一间暗室里聚在一起，议定此事，主要原因是：否则教皇的宝座就站不住。如果他们承认主与父为一，正如主自己所说，教皇就不能做他在地上的代理人。那时正有教会分裂，教皇的权力可能因此倒塌、瓦解。所以他们为这个缘故商定，要把主的神性和人性区分开；为了加强这一点，他们从圣言中搜罗了佐证，就这样说服了其余的人。他们

说，他们从经上知道并非如此，但因为那个缘故不能接受。他们还说，他们心里并不信主，只是不敢说出来，否则会被逐出或被杀。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统治天上地下，是因为圣言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这样他们就能统治人的灵魂，既统治灵魂，也就统治他们其余的一切。有人说，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还想占有地上的一切。回答是：这样他们就有了全权。

4552 论恶的群体互相勾连，并拉拢愚钝和单纯的人

有一些较坏一类的塞壬，在我写作时来了，因为这样她们就能把乐趣吸到自己身上，并夺去我的乐趣。她们每次来，也带来一些愚钝的灵，这些人在世上是学者，因此心高气傲；他们被安插在中间。而他们每次来，又带来一些单纯正直的灵，这些灵深信他们，把他们说的一切都当作神谕来信。塞壬出现在前方偏右的下方；愚钝的学者在右边、与头部平齐；单纯的人在近处。我观察到：塞壬每次来，那些人也来，并按这样的次序排列在我周围，给我带来黑暗，以致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思想也一片混乱。这话常常对那些愚钝的人说，但他们始终不明白，因为塞壬向他们灌输：他们是学者，被派到这里来掌管，诸如此类。由此显明，这是一条群体的链条，从恶人一直连到单纯正直的人。不过那些正直的人，被这样的人长久骚扰之后，就被解救出来，脱离这条链条，来到正直的人中间。

4553 论脚后跟下方的地狱

脚后跟下方的深处有一个地狱。在脚和那地狱之间，看上去像一片空虚，以致那些人一下子就显得在深处。那里是最恶毒的人。他们暗中窥探人心，不让任何人知道，又和别人一起设下埋伏，要毁灭人，手段多种多样。我常常观察到、看见他们。他们暗暗向上方的人喷射毒液，吹气煽动他们去作恶。他们极其恶毒，而且是内在的恶毒，几乎没有比他们更恶毒的了。他们在那里有时显得穿着斗篷，像耶稣会士，有时又是别的样子。他们常受惩罚，那时就被放到更深处，被一团像岩石的云罩住。那里都是内里恶毒的人，尤其出自那类被称为耶稣会士、又是这种品性的人。另有一些在右前方，几乎在行魔法的人上面，也在下面。脚后跟下方的那些人能引人流泪；他们愿意时，就从我眼里挤出泪水来。他们也能使人生出一些恐惧。这是出于习惯：他们曾在病人和别人身边，要从他们那里为自己的修道院弄到钱财。那时他们的伎俩就是迫使人流泪，好打动人的怜悯，又使人对炼狱生出恐惧。在脚后跟下方中等距离处，还观察到一些人，他们在那里好像坐在一间屋子里商议；他们也恶毒，但程度没有那么深。

4554 论大城

我在梦中被领着走，来到一座小城，那里的房子都是木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离开了所住的房子，迷了路，就有一个男孩被派来领我去一座大城，我觉得自己是住在那里的。男孩领我穿过一片连绵不断有人居住的地带，走了很久。一路上我看见许多人，看见他们在那里的活计。最后我来到那座城。从外面看，它大极了，那时在前方的丘陵和山上，向侧面延伸，大得无法描述。这时我醒了。有人告诉我，在这样的城里，人们同住在一起，那里能看到的奇事，比所能描述的还要奇妙。

455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556 后来，当我醒着在城里时，有几个恶灵和我在一起。可是他们只看见蛇和怪物。可见，在善人所在的城里，恶灵看不见那些善人，看见的只是与他们自己品性相应的东西，因为那里有从天堂来的光。

4557 所以，来到那里而不在天上之光中的人，也就是外在视觉不是出于天堂之光的人——这光就是仁义之善和对主之爱——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稍处在这光中的人，看那些东西是模糊的；完全不在这光中的人什么也看不见，或者看见的是怪物。

4558 伤害牙龈的伪君子

左边的牙龈疼了起来，以致肿胀。我由此觉察到有伪君子在场。显明出来是（迪德龙），他是这样的伪君子：和别人说话时温和友善，心里却嘲笑他们，所以他也能在正直人的圈子里待上一段时间。此外他还是这样的人：他的乐趣就是让别人伤心痛苦，而且一直如此。

4559 我还觉察到头顶颅骨上有压迫和疼痛，正好在最上面，与下面那些牙齿相对，这也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伪君子会让颅骨本身疼痛。

4560 论把功劳放在行为上的恶人

在那些砍柴的人下方深处（关于他们，见第273、534节以下，第4177节），有一个地狱，里面是那些把功劳放在行为上的人。我想到比撒列，就是制作约柜所属之物的那人（出31:1–11），于是有一个人从那里被放出来，我和他说话。他说他行了许多善事，到了来世却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在地狱里和同类在一起，在那里受苦。我觉察到，在他思想的每个细节里，只要他想了一点好事，说了一点好话，更不必说做了一点好事，就想得报偿；报偿存在于每个细节里。我被允许问他想要什么报偿，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说想在天堂里，在那里位居别人之上。我被允许告诉他：他不能和善人在一起，因为这样他会从自己向他们灌输同样的东西，从而害了那些从不这样想的人。因为他们在那里知道，没有什么是出于功劳，一切都出于恩典和怜悯，所以他会伤害他们。何况他永远不会满足，他的思想会不断想要报偿，而且不管得到什么，都配不上他的功劳；这样他就会想统治所有人，想做神，甚至在神之上。所以他只能和那些后天养成同样品性的人在一起。他坚持说自己行了许多善事。但有人告诉他，那是为了他自己，他在肉身生活中已经得了报偿：他位居人上，统治别人，因此得了乐趣，连来世都没想过。我还被允许告诉他：有些单纯的人从圣言中相信类似的事，因为圣言说他们在来世有赏赐；这样的人有许多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在主里有一点就满足，不追求更高的地位，也不追求统治。至于不满足于一点、想要统治别人的人，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永远不会满足，所以被拦在远离天堂的地方。他们永远不能有对邻舍的仁义，不能愿邻舍好像愿自己好一样，更不能以别人比自己得福为乐，而所有天使都是这样。

4561 论处在属世之善、却毫无属灵之善的人

有一个人，我以为他是个好基督徒，因为他处在属世之善里：他干活很卖力，性情随和，在自己的手艺上也相当聪明。可是我观察到，假如他能够，他就不会是这样的人。我由此想到：他之所以善，不是出于任何内在的义务，只是出于天性和外在的快意。也有人告诉我、显给我看，这样的人在来世是什么样子：他们在极大的污秽和不洁之中，被善人远远隔开。因为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宗教，因而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更不是出于良心。所以他们在来世被恶人引诱，依附恶人。恶人说服他们，又借着他们获得单纯的善人，为自己取得一种气场，好去统治。因为恶人千方百计把统治权揽到自己手上，而这些人就是他们所依靠的，这样就做了许多恶事。善人却不用任何伎俩，只是简单地说这不好，并不添加伎俩，也不像恶人那样灌输欲望和快意。又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内在的约束，流入的善就流过去了，最后被恶占据，由此就生出污秽。他们必须被隔离于善人的群体之外，因为那种由恶人灌输的、外表良善的外在气场在起作用。

4562 论运气

我常和灵与天使谈论运气。运气在世上看起来像是偶然的，因为人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而且一切运气都显得像偶然，只有人归于自己和自己精明的那部分除外——他还因此把它抬高，丝毫不归于神。我常遇到一些看起来像运气的事，比如一些小小的不顺。后来天使让我看到：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那样的灵在场，也因为他们的气场压过了从天堂、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气场。这一点被活生生地显明出来。恶灵还用他们的手段找到一种气场，他们一把这气场摆出来，不顺的事就发生了，完全像偶然或巧合一样。由此我也觉察到：一切事，连同一切事中最细微的，都由神的天意引导，连最小的一步、最轻的一点头也是如此；当某种与从神而来的流注相抗的东西占了上风时，不顺的事就发生了。但所谓不顺，是指关乎人永恒福乐和幸福的事，而不是关乎世上之事的；因为世上的事在人看来是幸运的，其实却是有害的。至于幸运或偶然从何而来，以及根本没有什么巧合，我从许多经历中受了教导，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4563 论奸淫者的地狱

奸淫者的地狱在臀部下方，那里满是粪秽。他们不断想从那里挣脱出来，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想进入世界，因为他们也是比别人更爱世俗和肉体之物的那类人。有一夜我醒着时，看见那里有东西翻涌、升腾，就像灰烬底下压着炭火和柴头，成堆地连烟一起喷出来。我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又感到一股热气打在尾部和腰的后部。有人告诉我，那个地狱一直在这样努力往外喷。

4564 论那些凡事不出于自己、而出于别人的人

有一个人我在他肉身生活中认识（西尔弗斯特伦），他下葬那天我也和他说过话。他借着我的眼睛看见了灵车和棺木，看见了葬礼和在场的人，看见了他的妻子和亲属。他刚到来世时，被看作正直的人，就像所有刚到那里的人起初一样。我很惊奇，他一来就像在来世待了很久的灵，也就是说，他以为自己完全知道我所知道的。可是当他注意到一个特别地狱里的恶人，是他在肉身生活中认识的，就到他们那里去，喜欢和他们相处，想的也完全和他们一样，就是他们的恶事和抢劫。这时我和天使

谈起这样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人，既能依附恶人，也能依附善人，被这两边都保持在同样的思想里。这是因为他们在肉身生活中几乎什么都不想，只是两边摇摆，哪边有好处、有权势，哪边有利可图、有望得到尊荣，就倒向哪边。天使说，他们不能和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一受试探，或者一有什么从恶人流入，就离开善人，投到恶人那边去。更何况恶人懂得许多引诱人走向恶和虚假的手段，而善人不在乎这些。

4565 论圣言

我听见一个群体彼此谈话，说他们在谈论圣言，并且说圣言里没有任何神性的东西。他们还翻开圣经，翻到哪里读到哪里，照他们的说法，读到的无非都是纯属地上的事，哪里都没有神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形成一种看法：圣言不是神性的，只是被人接受、奉为神圣罢了。但那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回答——我也听见他这样说——说圣言里必定有神性的东西，在内义里有某种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他还从先知书中引出一些话，说那里隐藏的东西在人面前显不出来。原因是：地上必须有某种神性的圣言，因为人生来就是要进入来世的。他说，后来有许多属于圣言内在的东西向他敞开了，其余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察觉到。

4566 论地狱

有几次我在睡梦中被领着穿过地狱的各个地方，那时走进了偏僻的路，我想回到大路上，却到处碰见做强盗的灵，数量极多，他们一心只想抢劫和杀人。这样有好几次，每次几个小时。后来我和天使谈起：如今地狱里满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里面一心只想抢劫和杀人。

4567 论运气

有一次我和一个人玩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原文为瑞典语游戏名）。那时我周围的灵在想运气或偶然之事。他们说，在他们面前，好运由一片白云代表，坏运由一片黑云代表。他们说他们当时有一种觉察：身边有黑云的那个人绝不能赢，身边有白云的那个人会赢。结果正是如此，他们也肯定了这一点。他们还察觉到偶然之事从哪里来，就是来自主的天意，来自它流入秩序的最末端，在那里变化多端；他们说，若不是主的天意存在于一切事最细微的部分里，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

4567a# 论天使般的灵的言语

有几次在睡梦中，代表连同觉察一起向我显现，而且持续很久。那时我清楚明白自己在想什么、说什么。但我一醒来，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因为它显得不可觉察、不可言传；对肉体的感官，因而对由此而来的觉察来说，大部分确实也是如此。这一夜也一样：我看见一个像胳膊、又像粗棍的东西，持续了很久。那时我一直在思想王国里的绝对权力，有种种变化。随后那胳膊或粗棍好像镶了边、缝合起来，那时我就思想到必须有秩序，因而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法律限制的权力。由此显明：权

力的代表是作为根基的，对那事的觉察性思想就建在其上；其余的也是这样。我还觉察到：人的内在思想就有这样的言语，人却不知道；他在肉身生活之后就进入这种言语；借着它，能表达、领会无数事物，是肉体的言语怎么也表达不出来的。

4568 论死后的生命：人觉得自己好像仍活在世上

我曾和教会内的一些人谈论人死后的生命。他们说，人死后要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才复活，那时连身体也一同复活。我一再回答他们：每个人一死，最后审判的日子就到了；那时他进入来世，在那里觉得自己完全像在世上一样有身体。只是他在那里的身体，世上肉眼看不见；正如世上的身体，那里那个身体的眼睛也看不见。可是这些在世教会里的人完全否认，还加以嘲笑，不知道我是从亲身经历知道这事的。他们说，他们相信复活只能连同身体一起；至于灵魂也有身体，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甚至连灵魂有某种形状都不想知道，更不想知道灵魂在肉身生活之后就是人形的灵。由此我察觉到，他们对灵魂是什么、对灵、对内在的人，完全没有任何观念；在他们看来，人在来世以人形出现，就像向许多人显现过的灵和天使那样（圣言里有记载），是一种悖论，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也能推断：教会内相信复活的人很少。这事我也几次和灵谈过。他们很惊奇，如今教会的人竟是这样，尤其是竟完全拒绝这一点：人在来世作为人出现，就像所有的灵和天使彼此相见那样；他们彼此看得比在世上清楚得多，彼此听见，互相交谈，甚至互相触摸，所以他们是在身体里，也在一个世界里，只是在另一个世界，活在地上肉身中的人用眼睛看不见，正如这些人的世界那些人用眼睛也看不见。

4569 论自由

为了让我知道人的生命在于自由——因为自由属于情感——有一次我被带入强迫之中，就是做事不是出于自由，而是出于强迫；这被灌进我的思想里。那时天使说，我没有生命了。他们能看出人有多少生命、有什么样的生命。由此我明白：生命在于自由；出于强迫多少，就少了多少生命。所以人若不在自由之中，也就是不出于他的情感，而且是近乎出于他自己的情感，就不能接受新的生命，也就是不能重生。而这只有在那些造成相反自由的恶被除去时才能做到。

4570 家里的虱子

有些人做过神学家，却相信宗教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世上的政治手段，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以为人一死就彻底完了，神学的东西在世上只是供他们用来说服人，也用来统治人。

4571 论疾病：论那些带来热病之类的灵

借着活生生的经历，有人显给我看：有些居中的灵，直接在脊髓下方的深处。当他们被允许上来，或传递他们的气场时，也就是那个地狱多少被打开时，他们就灌进热病的热。这是借着活生生的经历，整整一天显给我看的：我像发烧一样处在那种热里。那时我得以知道，这热是从下方灌进来的，来自那里的灵。那种热纯粹是肉体的，虽然源于生命，却与内在的生命之热分开了。我还得知：发热病的人身边就有这样的灵；因为病人招来那些煽热的灵，凡有他们气场的地方，他们就冲过去。

人身上的一切无不借着灵运作，人的生命就从那里来，因而一切与生命相合或不相合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样的灵一被赶走，热病就停了。但因为一切都按秩序发生、按秩序进行，所以许多人的热病有固定的周期；因为一切都必须在这些时间之内安排好，好让人能保持安然无恙。若对他没有益处，他就死于他们手下。医药的手段也是中间的原因，主借着天意安排它们。人凭着神的天意康复，这一点人是知道的，因为他们这样说；也有人承认这一点，把康复归于神，并为此感谢他。

4572 离那里不远还有一些灵，他们灌进寒冷，借此引发寒热病的发作。这一点我也借着活生生、可感觉的经历得知。那里的灵极其恶毒，在毁灭别人和人类的手段上比别人更热衷，别的什么都不追求。他们不断寻找能害人的新手段，并在彼此之间传递，好让大家都知道。他们能使人昏厥，能做出扰乱心神、使人失去外在生命力的事，以致人好像犯了癫痫，就像这病刚开始发作时那样，还有许多这类的事。总之，他们极其恶毒，用各种方式把内在和外在分开，又用与人相悖、使人跌倒的东西填满外在；于是内在落入这些东西时，就变成可憎可哀的东西。因为接受的形式若是扭曲的，落进去的东西就被扭曲。他们也用这种方式使内在与外在分离；一旦这样，人就不再神志清醒，热病中也会这样。他们的作用主要在胃上，也在胰和肝的两种胆汁上，由此产生这类症状，还有呕吐，他们会激起呕吐的冲动。他们顽固得无法形容，除非被赶走，绝不罢休。地狱里有些地方极其炎热，为了让我知道，我也被允许感受到。那些带来热病的灵几乎什么都知道，就把那种不洁、纯属肉体、与生命分开的热喷出来；因为在来世，他们懂得灵巧地转移这类东西，也知道把它导向身体的哪个部位。他们极其有害，顽固到绝不罢休，除非被主赶走；他们一被赶走，热病的热就立刻停了。所以病愈的人说把康复归于神、并感谢他，这话说得确实不错，尽管许多人这样做只是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任凭他们自己时，就归于自然了。

4573 论塞壬的地狱

塞壬是什么样的，前面已经描述过多次。她们极其恶毒，在世上学会了装作好人，好像天使一样，所以她们在外在上从自己散发出善的情感，由此混进单纯的灵中间——这些灵代表人思想的外层，也就是人的属世层面。她们就这样留在灵界，很难被赶出去，因为这类东西能把恶灵从地狱里抬上来相当长的时间。她们借此进入人的思想，完全牵着它走，所以是最坏的附身者，因为是内在的附身者，人若没有主，绝不能防备她们。她们行事极其顽固，什么也不怕，倚仗自己的手段。她们还懂得借着迷宫般的弯路钻进去，以致说话时有时让人听着是在别处，而不是在她们所在的地方，所以人怎么找也找不到。这是我从许多活生生的经历中得知的。她们有两类：一类以统治人、统治她们所能进入的任何群体为目的，就这样占据思想、牵着它走，她们最讨厌；另一类也相似，但没有那样的统治狂热。她们把想善思的人的一切自由夺走，却把自由给想恶思的人，因为是她们在那里思想。她们极其淫秽，是行魔法的女人，与一切善和真作对。这样一伙人是从哪里来的，前面已经说过（参第3205节以下）。她们的地狱原先在前方远处偏左；想统治的那一类在那里稍偏右，在各个洞穴里。但我看见她们的地狱变了，被移到后面偏左很深的地方，她们再也不能从那里冲出来，骚扰灵和人。她们在那里一团浓云之下，她们的伎俩穿不透这云。她们被成群地塞进那里，五十个一群，一百个一

群，或多或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里的地狱上方像一个带咽喉的嗉囊，能伸展开来。她们一来，它就按着她们钻进的迷宫伸展开、成形，把她们吞下去，就这样把她们推到地下很深的地方，她们再也出不来。这是我在1752年8月5日和6日看见的。因为她们会结成蛇一样的纠结，把自己放在里面，那时别人除非借着类似的纠结，就动不了她们。来世就是这样。

4574 论那些内里诡诈、外表善良的人的地狱

有些人在世上外表善良、温和、殷勤，他们的乐趣却藏在里面，就是想方设法加害邻舍。这样的人别人辨认不出来，比如（洛舍，住在我对面的那个酿酒人）。这样的人到了来世，也凭着外表温和善良，长时间待在高处，这是在那些不往深处看的单纯人当中。因为他们是这样抬高自己的：沿着一条向右的路，那里有些从前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想让别人，尤其是那样的人，去害别人。他们坐在那里右边靠侧面的地方，以此为乐。这样的人被送进那里的地狱，被一团云吞没；有些被扔下去，这样有好多次，总有别的人接着来。他们是恶毒的恶精灵。从他们那里被抬上来的人是这样的：当他们想到属于信仰的事时——因为他们也曾想过、信过这类事——就迫使他们所作用的人把舌头伸到牙齿之间，好嚼它，就这样把它咬断。他和这类人的这种企图，我经历了很多次，好让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若能做到，就会高兴，因为这样就能彻底毁了我：没有舌头，我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说话，因而不能和人交谈。所以他们最大的欲望就在于此，他们的乐趣随着损害的大小而增长。这两天，我看见几千个这样的人被吞进他们的新地狱。

4575 论看见一所房子和其中的灵，以及一座城和其中的建筑

我在床上睡着时，被主带入一种异象的状态，这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处在清醒的异象中，因为我一直在想：我是在来世，在灵中间，虽然身体还在世上；所以我那时所见的，是我的灵像离开了身体那样看见的。那时我看见一座很大的石头建筑，中间有楼梯盘旋而上，四周都是房间。我上到顶层，看见那里有几个人，就对他们说，我想看看这座建筑的房间，不知有没有人愿意和我同去。于是有一个男孩被派给我带路。他领我走进各个房间，那里都有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就是器具和陈设。我在每个房间里都和那里的人说话，在明亮的白昼里看见他们的脸，听见他们的声音，就像世上的人一样。我始终像醒着一样，想着自己是在灵中间，好看看他们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个个面容明亮，说话清楚。我到处都受到接待，他们也不追问我是谁。由此我明白了他们在来世是怎样彼此同住的，他们也像在世上那样彼此结交；那里的奇事比世上多得多，但对此他们没有回答。

4576 后来我从那里出来，在城里的街上漫步，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灵里，在灵中间。我在那里看见许多房子，走进其中一所，和两个人说了话，然后就回到了世上。

4577 那些灵属于中等的一类，就是没有害人欲望、也没有统治人欲望的人。而在天使所在的地方，有极其华美的宫殿，华美得无法描述，最好的建筑师也不会相信能有这样的宫殿。它们由名贵的木料和宝石闪闪发光，天使住在极其灿烂的光辉之中，这一点前面说过（见第4303、4427节）。

4578 后来，当我回到身体里时，我和他们谈到他们就像地上的人一样。他们说，他们几乎不知道有什么两样。

4579 论那些凭外表、说话的声调和外在举止显得公正庄重、因而有权威，其中许多人身居高位，却极其恶毒的人

有这样一些人，就是刚才描述的那样。他们在来世说话也是同样的腔调，以致从说话的声调和外在气场看，他们完全像好人；他们的气场在单纯的善人当中也有分量，因此能在灵界待上一段时间。可是他们仍然是爱自己的人。谁和他们一伙，抬举他们的名位和利益，依附他们，他们就只对谁好；谁不这样做，他们就想方设法伤害谁，觉得最甜美的莫过于这些人的刑罚和痛苦，而且极其顽固地坚持下去。这样的人在来世恨所有的人，恶人除外，尤其是那些一同折磨别人的人。他们折磨别人坚持得那样顽固，从中感到的乐趣那样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永远也不会罢休。最后我看见这样的人被推进左边远处的地狱，在那里被放到很深的地方，有些放到最深处，以致他们再也不能指望从那里出来。他们在那里一团极浓的云里。

4580 论男性中与女性塞壬相似之人的地狱

男性中有一些人，说话响亮，好像很真诚，又借着技巧和习惯养成了这种样子，好显得是这样的人；人们也真把他们当作这样的人，他们也完全使别人相信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他们进入别人的情感，伺机引诱人做那类事，只要不危及自己的名声；又狡诈地夺取别人的钱财。他们懂得用各种方式做这事。他们内里极其恶毒，除了统治和欺骗没有别的目的。这样的人在来世说话也显得响亮真诚，单纯的人也这样相信他们。他们极其有害，与塞壬相去不远，仗着自己的手段，以为自己绝不会被推进地狱。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的地狱变了，靠近塞壬的地狱，但距离较近，更靠侧面，就是往后。他们被扔到那里时，看上去好像全都陆续聚成一个球，然后滚进他们的地狱。那里有一片雾气接住他们，由此他们与灵界的交流被切断了。他们在那里彼此施展这些手段，因为不能对别人施展了。他们互相折磨，轮流着来，你来我往，直到他们的恶毒被制服；这要过许多世纪才能做到。

4581 论那些帮助塞壬之人的地狱

起初我不知道有一个地狱，从那里放出人来帮助塞壬、推进她们的事，还替她们揭出许多东西。现在这向我显明了：它在正后方远处。塞壬一从远处来到，就立刻有一个人从那里被放到高高的上方，与塞壬交流。那个地狱里的人，也陆续被扔进另一个地狱，也在背后，离背部更近。他们一到那里，就立刻被吞下去；原先在那个地狱里的人也被吞了。这事还在继续。他们是恶精灵。

4582 论那些出于最深的诡诈想加害于人、并且真的加害、外表却显得正派真诚而友善之人的地狱

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交往中显得友善真诚，可是他们最深的乐趣，就是加害朋友，不仅朋友，还有邻居和别的熟人。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暗中谋划的也是这个，又小心防范，不让任何东西泄露出来。他们中有一个人出现在相当高的上方，就是住在我正对面的那个酿酒人；他也引起咬舌头的冲

动。这类人，或类似之人的地狱，在左后方不远处。那里的人不敢做类似的事，但他们的乐趣是把那一个人往上托，好让他谋划这类事。我看见好像有一架梯子，他顺着梯子往上爬，站在旁边的那些人用他们的手段把他往上托。那时他们待在靠近自己地狱的地方，借着在那里的临在把他托在高处。但地狱的深渊张开了，凡来到那里的人都陆续被扔了进去；这样他们的地狱也变了。他们是恶精灵。作恶带给他们的乐趣如此之大，以致他们虽然看见面前另一个地狱的深渊，也知道一旦掉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但作恶的乐趣还是把他们卷走，叫他们不肯罢休，因为作恶的乐趣就是他们的生命。别的一些地狱也是这样。

4583 论一个借天真掩饰诡诈的极恶之人，以及他的地狱

有一次，有极污秽的东西被大力喷射出来，以致气场里充满了这些东西。我周围的灵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揭明是从一个人来的，他属于那种看上去顺着梯子从背后往上爬的人。因为他背后那层遮盖突然被扯掉，下面显出好像一个婴儿，这表示他是以天真作幌子，好干出如此可憎的事。他立刻被举到高处，显给天使看他是怎样的魔鬼，在肉身生活中是怎样的人；然后被扔到背后，远到那里的地狱所延伸的尽头，以致他被挪离天堂的视野，到了那里最远的地狱。

4584 论地狱

从地狱里出来的人一出现，立刻就能认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这个地狱和那个地狱的人，外貌各不相同：有的面目狰狞，有的漆黑，有的像各种各样的怪物；总之，形状多得数不清。奇怪的是，同一个地狱里的人，不管有多少，在天堂的中等光照下被看见时，都彼此相像，说话也一样，以致你会以为是同一个人，其实却有无数个。这一点我从塞壬身上经历过：她们有两类，每一个说话做事都和另一个一样；我看见她们有成千上万，每一个都和另一个一样。

4585 论疾病

所有地狱之辈都带来疾病，但各有不同：要看他们被用在哪个部位，好从反面对那个部位起作用，就是与天堂里那些身体各部位所对应的群体相反。因为地狱与天堂里的每个群体都是相对的。正如天使或天使群体使人身上的一切保持联结、安然无恙，地狱之辈则从反面把它们撕裂。但他们只被允许流入人身上的欲望和虚假，而不能流入人的肢体。只有当人生病时，他们才流入，也流入人身上患病的地方。因为人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产生，除非有出自灵界的原因。人以为这些事是在他里面产生的，外面没有什么在起作用；其实一切属世之物都有出自属灵之物的原因，否则就是没有原因了。但这并不妨碍人能够、也应当用属世的方法医治或治愈疾病；那时主的天意与这些方法同工。这样，人也被拦在更远的地方，不至于去想天意存在于最细微的事上；因为人若信了这一点，后来又否认，就会亵渎神圣的真理，而那就是最可怕的地狱本身。

4586 这些事的原因出自灵界，这一点我借着许多经历得知，以致丝毫疑问也没有留下。这样的灵常常、长时间被用在我身上，带来折磨和疼痛，甚至疾病。他们被显明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灵和他们交谈过，我也得以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4587 最顽固的，是那些在世上活着时显得比别人公正、因而有权威，却什么也不信、过着爱自己生活的人。他们对一切冒犯自己的事都要报复，把反对他们、不尊奉他们的人都看作仇敌。他们谈论信仰和死后的生命时，别人都信他们。这些有权威的人在来世也出于公正和庄重说话，就像处在公正之中的人一样，其实却极其恶毒。他们被用在人身上时，就借着厌烦带来心灵的折磨，又不断加强、灌输这厌烦，使人变得烦躁不耐，这造成极大的痛苦，并给身体带来这样的虚弱，以致人几乎起不了床。这是这样显给我看的：他们在场时，这种虚弱就侵袭我；他们被挪开时，虚弱就随着他们被挪开的程度逐渐停止。他们还用许多手段灌输厌烦，由此带来虚弱。他们出现在头旁边，但被赶走时，是被赶向左边，扔进那里深处的地狱，在左边中等距离处。

4588 论一切善和真都从主流入

整整一夜，我都在一种属灵的气场里，但醒着，和灵没有两样。有一个连续不断的流注气场从主流入：什么是善，什么是真。我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这气场里。还有一个相反的气场：一切都出于自我。这气场不断流入，想推翻前一个，可是这么多小时里丝毫也没能做到；我始终处在“一切善和真都来自主”的气场里，那攻击它的相反气场丝毫也没能得逞。灵被保守在这样的气场里，是为了让他们在那真理上入门、得坚固，也是为了让相反的灵退去。

4589 论那些心底怀着害邻舍的诡计、外表却显得真诚的人，上面不久也说过（见第4582节）

那个地狱在左边朝背后的方向。那伙人被别人赶出来，立刻就灌进想咬舌头的痒感，还在舌头最末端的边缘带来一些疼痛。他们被扔进前面那个地狱，如上面所说（见第4574、4582节）。那里出现一片水一样的东西，他们被扔进去；被扔进去的人沉到下面，就进入他们自己的大气中。这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后因为他们不肯罢休，那片水也渗进了先前的地狱，把他们吞没了。水一样的东西就是外表的真诚。他们极其有害。

4590 论热病之热所出的地狱；疾病

出现一个很大的方形开口，斜着往下延伸；在深处又出现一个圆形开口，当时开着，但很快关上了。有人说，从那里散发出一种有害的热，是从各个地狱聚集到那里的，出自那些产生热的东西，比如奸淫、争吵、报复、残忍等等。热就从那里散发出来；人患上热病时，它就侵害身体。但其中有很多变化。

4591 病人身边并没有来自这些地狱的灵，而是有一种由这类热而来的普遍气场和普遍流注，一下子就被疾病本身招引过来。我身边有来自这些地狱本身的灵，是为了让我知道这些事从哪里来。这些灵与那些地方有交流；他们一被挪开，病就停了；一靠近，病就加重。热是这样，冷也是这样，牙痛、太阳穴痛、头痛、坐骨痛、各处关节痛也都是这样。

4592 论疾病

人身上的一切疾病不从别处产生，大多只出于欲望，比如出于各种恶习的放纵过度，出于各种享乐，出于淫荡，出于对将来的焦虑。这些就是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死亡本身也不从别处来，而是出于罪的缘故。这些东西败坏血液，血液一败坏，就阻塞、淤塞最细小的血管，于是疾病爆发。所以疾病对应于从地狱而来的那些气场。人若一直活在善的状态里，就会逐渐衰老，直到最后的高龄；那时身体不能再为内在的人效力，这人就会离开他地上的身体，不经过疾病。

4593 论天堂和地狱

天堂在从主而来的真理之光里，因而在关于主的思想里。那里的天使这样接受主：他们以众人的幸福为乐，渴望众人幸福，并以此为自己的幸福。整个天堂就有这样的幸福的相通。而那些只要自己幸福、不顾别人的人，不能在天堂里，因为他们自己毫无幸福可以分给别人，所以像死沉的重物一样坠落下去，因为他们承受不住这样的幸福流进来；他们是在反面。我和天使谈起：很奇怪，来世寻求主的人这么少，尽管基督教世界人数众多；而别的人，比如敬拜人和圣徒的人，倒寻求他们在肉身生活中所敬拜的那些人，找到了就高兴；连敬拜偶像的外邦人也是这样。回答是：恶灵，也就是地狱之辈或魔鬼之辈，一察觉到真正神性的东西，立刻就厌弃它；对合他们心意的东西却不这样。由此足以清楚看出：主就是他们所厌弃的那神性本身。

4594 论塞壬一伙及其地狱

变成塞壬的，是这样的女人：她们一心只想进入男人的情感，好统治他们，从他们身上牟利；她们引诱男人爱她们，或至少敬重她们，最后男人被俘获，甘愿受她们统治，把全部钱财都花在她们身上。可是这些女人对那男人连一丝爱也没有，心里完全看不起他。她们对许多男人这样做，一个接一个，或者同时进行。所以到了来世，她们一来到灵那里，就进入他们的思想，完全占据他们的思想，直到他们被主解救。出于在肉身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她们只能立刻钻进思想里去占据它。她们在那里是属灵的害虫（原文为瑞典语）。主若不把灵界从这样的人手中解救出来，那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善灵不被她们掳去。此外，她们不顾是非，连可憎的恶行也干，总之，干的是极其魔鬼的事，还不当一回事。她们一进入人的思想，起初是有力地跟着他的思想走，后来就牵着它走。

4595 她们精通许多扰乱来世秩序的手段。她们惯用的一种，是不从自己所在的地方说话，以致灵不知道她们到底在哪里。为此她们用一种魔法：把一根假造的棍杖用像布条一样的东西缠起来，缠上许多圈，有时缠上一百圈；然后把这魔法之物扔到她们想让自己声音被听见的地方。她们说话、进入人的思想时，人听着就只以为她们在那里。天使不理会魔法，能看见并指出她们在哪里；但要抵挡她们，必须先把那魔法之物解开。她们有时还往布条里塞进别的东西，是从某种情感里抽取的。

4596 有几天，大约一两个星期，她们成群结队到我这里来，因为在我身边她们能看见世界，因而处在肉体之物本身里面。她们一来，就扑进我的思想，把它捆得紧紧的，使我毫无思考的自由。她们也多半借着魔法从别处说话；这些魔法之物在我眼前被解开，于是看见了她们在哪里，随后就被送进地狱，在右后方不远处。在那地狱里，因为她们不能再这样占据别人、合力做一件事、也就是同心一致，就彼此同样地攻击：许多人结成一伙，对付另一伙；占上风的一方毫无怜悯地凄惨对待对方。但她们的凶暴被除去，那些这样残忍的被送进洞穴，在那里不能再做这类事。天使下面有地狱，管理那里的一切，这是出于主；否则就会有无休止的折磨，以及因她们所处的凶残而来的极其可哀的状态。这样的人多得难以置信，大多来自教会。她们是祸害，也是人类的祸害：她们占据人的内在，灌输一切污秽和罪恶的东西。

4597 论流注

流注很少是明显的。但当周围的灵谈论与人相悖的事时，这一流入，就造成不快、不适、忧伤，有许多变化；当他们彼此谈论与人和他的性情相合的事时，这一流入，就产生愉快、喜乐、舒适，也有许多变化。我常纳闷这些从哪里来，后来借着许多经历受了教导，知道就是从那里来的。我和那些带来不快的灵说话，他们被赶走了，那不快立刻就停了。这样的灵在各个地方，在头的周围，有近有远，在胃里，还有别处。这并不是他们的气场在流入，而是他们的谈话，以及与之相反的东西，是他们懂得灌输、传递的。

4598 论塞壬和观念

上面提到过（见第4595节），她们借着缠绕做成一样东西，然后从自己身上扔出去。奇怪的是，她们说话时借着那东西说，声音听着就像是从那里来的，即便她们离那里很远；也没有一个灵能知道她们到底在哪里，只听着像在那里。而且，只要那东西还留在那个地方，她们就安全，谁也不能接近她们，也不能伤害她们。那裹东西里面多半是一根棍杖，表示能力。天使知道她们在哪里。她们被扔进地狱时，那些裹包也被解开，这要相当长的时间，一长串地解；解开或松开以后，才能接近她们。她们也惯于把自己裹在布条里，这样也很安全，不能被接近、受任何伤害，除非先把布条解开。

4599 有人查究过那些布条是什么。它们是她们的观念，被她们以各种方式塑造，然后缠绕起来。她们的观念这样缠绕起来，就是她们自己，因为每个人的心智或思想都由观念构成。所以她们好像把自己转移到这样的裹包里；她们在别处说话时，声音只从那里听到，完全像她们本人就在那里。由此可

见，人出于情感的思想观念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它们能这样被转移。这魔法出自魔法的地狱。观念若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有的裹的不是棍杖，而是别的东西；有的还裹进一些接受这事的灵；有的裹进淫秽的东西，但这样的人完全被弃绝。

4600 她们一连许多天陆续到来，被领进她们的地狱：先是在上方，然后在侧面，最后在下方。她们在那里过得很凄惨，因为再也不能那样四处游荡，也不能对同伴施行她们可憎的事，而是被制服了。因为有天使掌管各个地狱，主借着他们治理那些地狱，并按着目的加以节制。

4601 塞壬一来，就不停地低声嘀咕些什么。同时她们也在留意：嘀咕声若在哪里停住，她们就立刻知道那里有灵。于是她们马上用邪恶的伎俩钻进那些灵的思想里，把他们缚住。起先她们明显地跟着那些灵的思想走，接着就设法牵着他们走，这样就把他们占据了。这时那些灵处境可怜，没有了思想的自由；若不是主救他们出来，他们在灵性上就会灭亡。因为塞壬施展伎俩，不钻进对方的思想、明显地占住它，是决不罢休的。这一点我从许多经历中得知。我曾惊奇这事怎么做得到，但它是躲不开的，也没法把她们挡在外面，因为前面说过（第4598节），除了主，谁也接近不了她们。她们一旦占住了某个灵的思想，使他除了跟她们一起、也就是出于她们之外，什么也想不了；他若不肯跟从，她们就拿出某种牛铃一样的声音，逼那个灵把它说出来，而且一直说个不停，直到他几乎像失了心智一样倒下。她们就这样仿佛把灵弄死。她们实在是极其邪恶的。

4602 论流注

流注是从灵界流入自然界的，自然界也靠这流注存续，正如它当初是靠它产生的。这一点今天几乎无人知晓。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除了属自然的，什么也不想知道，所以就否认属灵的东西，有学问的人尤其如此。因此，人无从得知流注是从那里来的，也无从得知思想和意愿的生命是从那里来的。

4603 人是照着两个世界的样式造的：他的内层照着灵界的样式，外层照着自然界的样式，目的是要两个世界在他里面结合。所以，人的自然世界，也就是小宇宙，若不借着从灵界来的流注，就不能活。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一种持续的努力，要使这两个世界在他里面结合起来。

4604 论流注

从一切表象看，似乎肉身的外在感官，如视觉和听觉，流入思想，在那里激起观念。因为看起来是外物先触动外在感官，再触动内在感官；说话也是如此。这个表象虽然强到几乎无法驳倒，却仍是一种错觉。因为粗糙的外在之物决不能流入更纯净的内在之物，那是违反自然的。其实是内在感官借着外在感官去感觉，并且安排感觉器官，照它的意思去接收。所以感觉器官，比如视觉，能一瞬间适应一切外物；这不是它自己做到的，而是出于从内层来的流注。此外，思想和情感属于内在感官，是它们把视觉引向外物：与思想和情感相合的，视觉就完全抓住；其余的，视觉就越过去，看不见。

4605 此外，人的外在之物和内在之物一样，都在不断受主的引导。主的引导在最初之物和最末之物里，居中之物就按着秩序从那里流出。最末之物和最初之物一样受引导，这一点从许多事上可以看出，讲到运气时已经说过（见第4567节）。

4606 灵中间常谈论这个表象，我也听过。天使总是断定：流注决不是从外在到内在，而是从内在到外在；外层流入内层是违反秩序的，因而也违反自然，只能反过来。我还看见有个灵从某个天上的群体里掉了下来，原因就是他凭着表象相信流注是双向的。由此可见，我们知道的何其少，表象又何其像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与事实不同的东西，错觉就这样把真相夺走了。

4607 论流注

人是照着大宇宙的整体形象造的，也就是照着天堂的形象和世界的形象：他的内在照着天堂的形象，外在照着世界的形象。所以神性这样预备：神性要借着人，从灵界通到自然界，终止于自然的最末端，也就是肉身之中。这样，借着人，灵界和自然界就连在一起；整个自然也就借着人将荣耀归给造物主。

4608 论流注

人在他有机的起始之处是怎样的，他整个人就是怎样的。因为整体是从这些起始之处连续下来的，就像纤维从它们的起点流出，散布到全身。起始之处是怎样的，从它们来的一切就是怎样的，所以整个人也是这样。因此，人从头到脚整个就是这样的人；因此，他周围的属灵气场不仅出自脑中思想的观念和情感，也出自各处，就是出自全身，因为每一部分都是从起始之处衍生出来的，合成一体。

4609 论观念

或许有人想知道观念是什么，从哪里来。简单地说：观念无非是内层实体中的变化和变动，内在的人就是由这些实体构成的；所以观念就是那里的种种变形和变化。主的生命流入这些变化时，就呈现为观念，也就是所谓的思想。谁若不明白人的内层是真实的实体，而且比他的外层更真实，就对观念形成不了任何概念。

4610 在整个身体里，造成生命的，无非是那里实体中形状的变化和变动。举个例子：人说话时，随着每个音，也就是每个声音的发音，声门、气管、肺、咽喉、舌、口和口周围那一片的形状都在变化。这样的形状变化，即便在身体里，一分钟之内也有无数次，人的言语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在人的内层，一切都更完善，外层也就是肉身里只发生一次变化的工夫，内层就有成千上万次变化，这还用说吗？

4611 论流注

从地狱来的流注借着被派出的灵持续不断；另一方面，从天堂来的流注也借着天使持续不断。天使不断节制从地狱来的流注，设法把它挡开。不过天使主要流入人的信仰之真和仁义之善，就是已经印在他里面的那些。所以，人若没有这些，也不在乎这些，天堂就帮不了他，他的思想就会像被从地狱来的洪流冲走一样。这时主借着天使作用于他的外在，就是所谓的外在约束：使他好好过日子，不害邻舍，免得失去他的利益、名誉、性命和声誉等等。这样，他就是靠外在的方式被管束的。

4612 我察觉到有一些灵在稍偏左、头顶那一层的地方，偷偷藏在那里。他们把从天使来的流注截走了。他们很狡猾，所以做得到。这时，流进来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生硬。不过他们被揭露了，被赶到前面去；他们在那里也干同样的事，后来就被扔进地狱。他们狡猾，不显眼，却很恶毒。

4613 事情就是这样：地狱把恶与假投进来，扭曲善与真，用千百种方法和伎俩攻击人；而主借着来自天堂的天使，在一瞬间把这些挡开、除去、缓和、节制。这一点我从多年的经历中知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身上发生。但必须有与仁义之善相连的信仰之真，天使才能流入其中；否则他们就没有可以作用的层面。

4614 论那些使舌头疼痛、变得僵硬的灵，即流注

有一些几乎看不见的灵，在左边头上部那一层，显现为一个群体。他们一来——他们是从地狱、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就立刻使舌头左侧的尖端疼痛。他们若更充分地发作，还会深入舌头更里面，最后使那一侧的舌头僵硬，以至于我什么也吃不了，因为舌头那一侧一弯曲就疼。这也影响到说话，我几乎不能大声说话。他们作用的是舌头的那一部分：从那里有通路向上通到左耳、头的左侧，一直到那里的颅骨，也通到左眼；向下通到胸的左侧，一直通到左脚掌的某几个脚趾，这些脚趾是靠大腿连着的。

4615 他们是这样的人：生前在外表上大谈信仰和仁义，千方百计装出虔诚的样子，以至于让别人信了他们就是那样的人；骨子里却是作恶多端、什么坏事都肯干的人，毫无良心。只要那些外在的顾虑不起作用，或者不存在了，他们就会毫无虔诚、毫无良心地冲向那些罪恶。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4616 论灵魂与身体的交通

若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就无从知道灵魂与身体的交通。说一个已知的东西，比如身体，与一个从性质上完全未知的东西有交通，这是不可能的。今天谁知道灵魂是什么呢？不是有人以为它是某种火焰一样的东西，有人以为是某种以太一样的东西，有人以为是附着在这类东西里的思想能力，还有人以为是纯粹的思想能力，没有它所出自的实质形体吗？人们对灵魂持什么看法，从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他们给灵魂在身体某个部位安了个座位，有的说在心里，有的说在头的某个部位，在纹状体里，在脑室里，在纹状物质里，甚至在小小的松果腺里。从这一点也看得出，今天人们对灵魂是什么一无所知：他们相信灵魂死后固然还在，却被关在某个“不知何处”的地方，直到审判的日子。若问它有没有某种形体，他们就怕回答，因而也说不出它是怎样的。

4617 既然灵魂是这样一个未知之物，人对它的状态、对流注、对所谓的交通一无所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4618 至于据说死后还活着的灵魂，它无非就是在身体里活着的那个人自己，也就是人较纯净的那一部分。它与身体结合，好借着身体在世上尽应尽的职分；身体靠它而活。死后它被称为灵，那时它显现为完全的人形，有感官，就是触觉、嗅觉、视觉、听觉，比在世上敏锐得多；有胃口、欲望、愿望、情感和爱，与在世时一样，只是处在更纯净的状态。那时它思想跟在世上一样，只是更纯净；它与别人说话，与人结伴来往。正因如此，它若不反省自己是在来世，就只会以为自己还在世上，这种情形我听过好几次。这就是人的灵魂。由于它是内在的人，身体是为服侍它而造的——世上的人却以为身体就是人，并称之为人——所以，它的内层也呈现人的样子。这一点从天使可以看出：天使就在内层里，也同样显现为人；这从圣言中也可知道，因为天使向人显现时就是人的样子。由此至少可以确定，天使的形体就是人的形体。灵魂显现为人形的原因是：整个天堂合起来不成别的形体，只成人形；而且天堂里的情形是，整个天堂作用于其中每一个，每一个也作用于整个天堂。因此，那里每一个，无论是天使还是灵，都只能是人的形体，不可能是别的。

由此可见灵魂是什么。由于灵魂就其性质而言，在人的思想中是极其陌生的东西，所以最好不要称它为灵魂，而称它为灵，因为灵就是人死后还活着的灵魂；或者，你若愿意，也可以不说灵，而说内在的人，因为它就是那个活着的人自己。事情确实如此，我凭着八九年来几乎不间断地与灵和天使相处，完全可以确知。

4619 论流注

一切爱神之善都是从主借着天堂流入的，因为主出于爱，也就是出于怜悯，要使人与他自己结合；也借着爱邻舍之善流入，主就临在于这善之中，因为他自己就在这爱之中，就是对每一个人的爱。主借着这些善流入信仰之真。因为凡教导爱是什么、怎样向邻舍实行爱，并且证实这些的，都称为真理；因而凡使人处在仁义之中的，也就是使人得永恒救恩的，都称为真理。

4620 天使流入人时，尽其所能流入人的善，并借着善流入真，就是人自己印在心里、自己确信的那些真。这样，天使就使人远离虚假，保护他不受恶的侵害。天使流入人的善时，也流入真，因为二者是相连的；流入真时，也流入善。情形就是这样：天使流入人身上已有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他们激发不起来。流入真时，就流入对真的情感，反过来也一样。天使主要是借着情感来激发真理（见《天堂的奥秘》第5893节）。

4621 恶灵则流入人对恶的情感和虚假之中，一句话，流入人的欲望和贪求，流入虚假的说服和原则之中，这样把人囚禁起来。

4622 人若没有出于仁义之善的信仰之真，天使就无法流入，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作用的层面。这时，天使就借着灵流入人的外在：流入他出于惧怕而对别人的顾忌，怕为了名誉和利益而丢了名声，也流入他对法律和对性命的惧怕。这样，天使就使人保持外在的体面。今天天堂所流入的就是这个层面。但这个层面在来世毫无用处。人到了那里就在灵界，因而处在他内层的气场之中：他里面是怎样的，在那里就是怎样的，而不是外表怎样就怎样。外在之物在那里都被除去，所以显明他在世上是怎样的魔鬼，或是怎样的天使。

4623 论那些崇拜自己的地狱

在左边中等距离处，有一个地狱，那里显出一个开口，有些地狱里的灵就在里面。他们在那里互相逼着对方像崇拜神一样崇拜自己：居上的要求别人这样做，居下的就照做，就这样轮流着来。有时其中一些灵来到灵人界，他们对谁作恶时，就把一个念头投进对方心里，让对方向他们哀求，好得到解脱。但这样的灵被极其厌恶地赶走，并受了惩罚。因为在来世，哀求某个人不要作恶是一种亵渎，这等于是向魔鬼哀求。唯独主当受崇拜。

4624 论塞壬

塞壬按照她们与之结合的地狱而有所区别，因为所有塞壬都与地狱结合。有些塞壬一来，别的什么也不做，只是不断灌进某些响亮的词，逼着灵去说，而且说上一段时间，这样仿佛把那个灵弄死（参见第4580节）。

4625 论一般的地狱

从地狱被派到灵人界的，在那里出现在一定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和一定的高度。由此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怎样的，是从哪里来的。

4626 每当有个地狱打开，或者从那里出现一个魔鬼时，他就按那个地狱的性质显出怪物的样子：有的脸上只有一团乱毛或胡子，有的只像一排牙齿，有的驼背驼得厉害，有的像野兽，姿势和举动各式各样。由此也可以认出他们。

4627 论流注、光与感官的人

谁若不知道人的内层，就决不能知道灵魂与身体之间是怎样交通的；何况人对灵魂毫无观念，对它的性质也一无所知，无知到连定义都下不了，只能说它是有理解力、能思想的东西，至于这东西是怎样的，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像某种以太、火焰、或可以呼出的东西，或者像一个小小的活物，在它自己的系统世界里作主，还是别的什么。大多数人对它根本没有观念，尤其知道了关于它的种种假说之后，这些假说更把对它的观念搅得一团乱。

由于人不知道人在内层是怎样的，就以为人的肉身层面是这样的：看见地上和世上的东西，听见别人说话，尝出所吃东西的滋味，闻到空气中飘的气味，还有全身的触觉。这是人肉身的部分，它会死，会成为尸体，连同那些最直接参与产生这些感觉的东西一起。一切动作和姿态，还有说话，也属于肉身，所以肌肉，就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肉，也属于肉身。

人那些不会死的内层，是这样依次排列的：先是感官层，再是属世层，再是属世中的属灵层，这些属于外在的人；然后是属灵中的属天层，再是属天层，最里面的一层没有名字，因为它直接接受从主发出的善与真，这些属于内在的人。外在的人和内在的人之间的中间层，叫作属天中的属灵层。

这一切都真实地存在于人里面，依次相续，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层占主导，而且彼此有别。这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整个自然界里处处都有组合与衍生，人里面也是如此。这也可以从诸天看出，诸天同样是这样划分的；从地狱也可以看出。人要么是最小形式的天堂，要么是最小形式的地狱。因为整个天堂作为总体，必须由同样多的、具体而微的它自己的形象构成，否则个体就与总体不相合。总体本身什么也不是，它是由它的各部分形成、存在，并因此被称为总体的，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缩影，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总体。

人内层的每一部分都有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光和热。感官层的光相对来说是粗糙的。我凭着许多经历能把这光与更内在的光分辨开来。我还注意到：每当我被放到这光里，就有污秽和亵渎的东西从地狱冒出来；所以这光是有害的，原因是地上的、肉身的和世俗的东西都在这光里。

当思想里出现的全是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以至于人在里面看、听、感觉它们，这光就出现了。比如他见过的、听说过的亵渎行为，污秽的话，以及许多在里面感觉到的东西，就像在外面感觉到的一样。

但当人从这光中被提升，稍稍脱离感官的东西时，他就进入更内在的光。这光不是感官层的，而是内在属世层的。人在这光里时，处在较好的状态，能觉察到感官的东西，看出它们的性质和原因。他若能想得更深，就处在更内在的光里，就是属世中的属灵层的光。这光有一部分是天堂之光在自然之光中。外邦人中古代的哲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在书中说过：心思若能从感官的东西中抽离出来，就会进入光明，进入更高的福乐。

必须清楚知道、好好思考：人的一切理解力，因而一切思想，都出于流入的光。眼睛的视觉借着世上的光看见身外的物体，理解力也照样借着天堂之光看见。内在的理解力借着天堂之光看，外在的理解力借着天堂之光流入世上的光而看。一切理智的东西都由此而来，因为理智就是内在的视觉，或者说，理解力就是内在的眼睛。所以它出于从主来的天堂之光，智慧和聪明就在这光里，因为这光出于从主发出的神性真理。所以，思想、觉察、反省、留意、明智、理性分析，以及判断、分辨和选择的能力，全都出于这光，因为它们都属于内在的视觉。因此，人所听见的一切，都要进入这光里，才能被领悟。（旁注：留意视觉总是看见身外的物体，而不是身内的，所以内层依秩序存在于外层之中。〔手稿此处未完〕）

人的一切意愿都出于热。恶的意愿出于世上的热，天堂的热流入其中，却在那里被败坏了；善的意愿则出于从天堂来的热。因为属灵的热就是从主、如同从天堂的太阳发出的爱。这热是属天和属灵的热，也就是爱；一切善都出于这热，因而一切对善和真的情感，乃至一切生命的东西，都出于这热，这些都属于意愿。人身上一切生命的热也由此而来。人在爱中时，最能觉察到这热；因为人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热，他的生命就像被火点燃了多少。

由此可知什么是天上的火，什么是地狱的火：天上的火是要善待所有人的爱，地狱的火是要恶待所有人的爱。还有一种生命的火，它不是出于世上太阳的火，而是出于天堂太阳的火。

我从多次的经历中注意到，我被放进感官层的光里时——每次进去，我都能清楚知道——地狱的灵就灌进污秽和亵渎的东西；一旦我从那光中被提升，这些东西就立刻停止。

有一天黎明，我得以借着感官的光，看见在来世处在那光里的灵。他们在市场上成群出现，扛着口袋，袋里装着粗糙的材料，他们称一称，再扛走。这是一群处在感官之光里的人，像许多平民百姓那样，所想的从不超过自己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当时有几个塞壬在场，她们说想待在这里，因为在这里她们能亲眼看见人。有人告诉她们：她们看那些处在更内在之光里的灵，只能看得模模糊糊，或者说只能隐约觉察到；所以她们自己也只是处在感官的光，也就是最低属世层的光里。

处在那粗糙之光，也就是感官之光里的人，也沉溺于肉身和感官的享乐，这些对他来说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他也只关心那些有助于获得这些享乐的知识。他从那光出发去想信仰之真、天堂和神性的事时，就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加以拒绝，以为这些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他看不见，也摸不着。他只相信感官。这样感官的人如今世上多得很。所以古人说，人若能从感官的东西中抽离出来，就会看见奇妙的事，被提升到天堂。

所以，人在重生时，主就把信仰之真和仁义之善暗暗放进属于感官之光和热的东西里，这样它们就和内层一起被维系住，不肯被拉走。因为那时属灵的光就在那光里，像灵魂引导身体一样引导它。

感官的光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在灵人界里所有来自地狱的灵都在这样的光里；人处在这样的光里时，就与那里地狱的一伙为伍。

4628 论灵魂

关于死后的生命，有学问的人的看法与没学问的人的看法相差多远，由此可见。有学问的人，就是受过各门学问训练的人，根据关于灵魂的种种假说，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灵魂的想法，把灵魂说成某种以太、某种火焰、某种火，或某种能思想的东西，因而能居于身体某个部位，或在一个小腺体里，或在纹状体里，或在脑室里，或在心里。他们由此形成了对灵魂的观念。凭着这样的观念，他们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灵魂死后还活着，反而认为它会消散，并用自己的学问在心里证实这一点。而没学问却处在善中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只说自己死后还会活着，不去想什么灵魂。他们的思想没有被

这类观念缠住和弄脏，就有一个念头暗暗进入：他们死后会像天使一样带着身体活着。因为流入这样的觉察的，就是这样的流注。而流入有学问之人的觉察的流注却是：这样的灵魂决不能在死后活着；就算活着，也要再回到物质的身体里。

有学问的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学习各门学问，是为了博取博学的名声，好升到尊位，再得到利益，而不是要借着学问变得有智慧。学问本是使人有智慧的手段，但对这样学习的人来说，学问却成了使人发疯的手段。他们一旦升到尊位，就和别人一样过着完全感官的生活。所以，有学问的人中，除了少数，大多把一切归于自然，相信自己会像野兽一样死去，肉身死后再没有生命。因为浸透了学问的感官之人能在这些事上证实自己，他们会利用种种错觉。

4629 论流注

流入整个天堂的流注出于主的神性人性。因为神性人性在那里是一切中的一切，所以整个天堂代表一个人，人身上的每一部分都与那里所有的群体相对应。

整个天堂总体上，主则具体地，流入每一个天使，所以天使有人的形体；因为在天堂里，这形体极其灿烂美丽，你若看见，必定惊呆，说这样的容貌超乎一切想象。天使有人的形体，而且是这样的形体，是因为主具体地流入每一个天使，天堂总体上流入每一个天使，每一个天使反过来流入天堂。这是借着互爱，也就是仁义的爱，所成的合一，并借此与主结合而做成的。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主的人性是神性的，主在人性方面也是神；他取了人性，是要使它成为耶和华先前的那个人性那样，就是耶和华经过天堂时是神性的人；如今更是如此。

流注由此进入每一个人，因为人的内层是照着天堂的形象形成的，外层是照着对应形成的，所以人的内层就是最小形式的天堂。流入他这个小天堂的流注，主那里有个别的，也有普遍的；天堂那里有总体的，也有具体的。

所以，恶灵和恶精灵因为不相对应，在天堂之光中就显出怪物的样子，有些可怕得无法描述，有些显出野兽的形状，等等。

论流注

处在感官之光里的人，很少能处在善与真之中，或许根本不能，也不能以善与真为目的，因而也不以国家、不以公义为目的，只以自己、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名誉为目的。

所有在通奸中感到快乐的奸淫者都处在感官之光里。他们拒绝一切属于信仰和仁义的东西，甚至拒绝那些通常能引人进入某种更内在之光的东西。好色的人也处在这样的光里，贪财的人也是。

我曾被放进那光里，每次进去，就有恶与假流进来，就是诋毁主、天堂、善与真的亵渎之言，污秽丑恶的东西，尤其是淫荡的奸淫之事。原因是这样的灵就在那光里，那时就流进来；而且很少有人让自己重生到感官层，也就是外在属世层。我一被从那光中撤出，进入内在属世层的光——这是在大量污秽之事涌来时发生的——我就摆脱了它们，进入对善与真的思想和信仰，等等。人多半处在感官之光里，但也有人轮流处在内在属世层的光里。那些恶人被内层的恶灵牵着走；狡诈的人更往里去，整个属世层都被污染了，因为他们把人的思想从感官的东西引向内层，善与真就在那里，他们就把善与真赶出去，或加以亵渎。

在下层的民众中，有很多人从未把思想提升到感官的东西之上。他们既不怕神，也不怕人，把杀人、通奸之类的事看得无所谓。但他们中间也有处在善中的人，借着属于公民生活、道德生活乃至属灵生活的事，把思想提升起来。这些人有些不像有学问的人那样感官，他们在里面觉察到有学问的人觉察不到的东西。

4630 论流注

在《天堂的奥秘》各章的末尾，已经讲过一切器官、肢体和脏腑的对应，目的是让人由此知道：从灵界来的流注不仅总体上流入人的内层，也流入他的每一部分，一直到肉身的部分。因为流注流入肉身之物的功能和用处，既然流入它们，也就流入它们的形体，因为用处和形体是一体的，就像主要之物和工具之物一样。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才能成事；成事时，两者合为一个原因。所以，从灵界来的流注流入某个器官的用处时，也就流入这个器官本身，因为器官完全是为这用处而形成的，就像工具之物是为它的主要之物而形成的，比如眼睛是为视觉而形成的。流注流入视觉时，也就流入眼睛，也就是视觉的器官，其余的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确信从灵界来的流注流入人的每一部分，当时才讲了对应；还有一个原因：圣言的外在之物都象征着与之对应的属灵之物。

4631 论地狱

在前方稍偏左、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一个地狱，里面是那些暗算婚姻之爱的人。他们用说不出的伎俩，一心要使人心分离，连已经结合的夫妻也要试一试。他们从自己的地狱出来时，就出现在头顶正上方，就在那里囟门的上面；人去看他们时，他们显得像蛇。

他们有恶精灵作帮手，这些恶精灵就在臀部正下方，也用说不出的方式吹进淫荡的东西。他们显得像从头上向上竖起的粗大尖刺，并把它伸出来。我看见他们被扔进地狱；若不把那些粗大的尖刺朝下翻转，就扔不下去。那些尖刺不尖，而是钝的，代表极度的淫荡。应当注意：所有地狱里都有越来越深的地方，较坏的在较低处，更坏的在更深处。我看见他们从一层深处被扔到另一层深处，而且常常如此。还注意到：他们落得越深，就有一团像云一样的东西把他们包得越浓。这团云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表明他们所在的光很浓重，因为他们离天堂之光更远；那光其实就是黑暗和阴霾。

4632 论地狱

我看见塞壬下到左脚前方的地狱里，图谋恶事，就是要让那个地狱与左脚后方那个属于塞壬的新地狱相通。这时只见一位天使从上面俯视那个地狱，把那里所有的人——人数很多——移开，重新排成另一种秩序，而且用的力量很大；还把其中一些人一头扔出去，扔进别的地狱。主赐给天使的能力就是这样大，主的眷顾也是这样，连地狱也被维持在秩序之中。

4632a# 后来只见有像马和骑马的从上面插到那两个地狱之间，表示分隔和看守，使人不能从一个地狱过到另一个地狱。

4633 论那些侮辱人的地狱

我梦见有两个人狠狠地侮辱我，毫无缘由，只是出于恶劣的本性。他们不但要打我，还要伤我，直到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乎致死。其中一个还在许多有身份的人面前重复这样做，对这些人毫无畏惧，也毫无羞耻，等等。我醒来后，察觉到有一个这样的灵，就和他说话，他正和梦里一样。于是他被交给别人看守，但他学过魔法，想借此从他们手里脱身，却是徒劳，他被扣住了。那时他对比他尊贵的人、对别人也毫无羞耻，因为他就是这样野兽一般的本性。他被送进这类人所在的地狱。这类人的地狱在前方、左脚前面很远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在别的地狱之外。他被送了进去，那里就是这类人的地狱。因为这样的人既不怕神，也不怕人，想对每个人作恶，把杀人看得无所谓。

4634 后来又有别的人来，也毫无缘由地侮辱人，但没有那么凶狠，不想打人、伤人身体，只是用言语侮辱，把对方看得一文不值，可以用话随意轻慢。他们是些还没学会道德和公民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被证实是这样的人，也被送回前方、左脚前面一段距离的地方，那里也有这样的人。那里不算是地狱，因为不在深处，而在上面。他们在那里抱怨受到那里的人侮辱，自己在那里什么也不敢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在那里不能不被扣留，直到脱去那野兽般的本性，或者借着别人这样的侮辱把那本性除掉；他们在那里要待很久，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在这些事上的生活，也取决于他们所持的原则，就是认为这类事是可以的，甚至像是英雄行为。

4635 论塞壬

我注意到塞壬有好几类。因为她们往自己的地狱去时，有的从下面过来，有的从上面过来，有的经过胃的区域，有的经过脚掌的区域，有的经过别的区域；还有些是看不见的，在上面。但她们全都通过我所看见的上下开口被推进了地狱；她们当中谁想从地狱里钻出来，就被推得更深。一句话，塞壬是最有害的，她们与各种地狱结党，参与一切恶事，一心只想占据内层。她们立刻钻进去，先跟着对方的思想走，很快就牵着它走，这样就夺走一切思想善与真的自由，也就是夺走一切属灵的生命。如今这样的人多得惊人，都来自欧洲。

4636 论那些与属天之爱的至内层相对立之人的地狱

有些人与天堂里子宫区域的人相对立；在这个区域里的，是处在属天之爱至内层的人。那些对立的人在灵人界时，出现在稍前方、相当高的上面。他们恶毒到这个地步：要把自己的呼吸加给别人，这样占据他们。他们的地狱在前方稍偏左的深处。他们的作用指向子宫。

4637 论地狱之辈

那些显得躺着的，比别的更顽固，很难赶走。这样的灵有好几次在我这里，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赶出去。主固然能在一瞬间把他们赶出去，但因为让顽固持续一段时间是合乎秩序的，所以才这样做。这样的人多半是最严重的奸淫者。

4638 论那些暗算婚姻之爱之人的地狱

他们的地狱在膝盖后面、与腰下部相接的地方。他们暗算婚姻之爱，恶毒而深入，几乎无法形容；他们的作用一直深入到心。这些如此恶毒的人被赶到稍后方那里的地狱里，在那里的深处被关起来，再也不能伤害任何人。他们生前容不得夫妻相爱度日。

4639 论天堂和那里的太阳

主借着异象向我显示了太阳，就是主自己，在第三层也就是至内层天堂里所显现的样子。在那里，它显出极其火红、极其闪耀的火焰，那火红和闪耀是无法描述的。早晨时，它整个都是这样；到了近中午时，那极火红的火焰就形成一个大圈，中间是暗的；到了近傍晚时，火焰开始不那么红，再后来更不红，然后变得像白色，最后像一片白云，这时就是傍晚的头一阶段的状态。它这样显现时，那光亮的东西就开始从那里向右边移去，移向月亮，加到月亮上，月亮就开始发亮，这时属灵的天堂就到了早晨。在那里，月亮的光辉也逐渐减弱，这时至内层天堂就又开始是早晨，如此循环。因为至内层天堂是早晨时，第二层也就是属灵的天堂是傍晚。原因是：那火焰，也就是属天之善，在第二层天堂引起这种变化，因为那里的人不能接受它。这些是一般的状态变化；在至内层天堂是关于智慧的状态变化，在第二层天堂是关于聪明的状态变化。世上时间的交替与这些交替相对应。在世上，状态显为时间，因为太阳看起来每天在转；但它们本身是状态。在天堂里是状态，因为在变化的是智慧和聪明，而且那里的太阳不像在世上那样转动；它的不在，只是借着火红火焰的减弱显出来。

天堂里有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东西，所以若描述出来，人也不会相信。谁会相信那里有他们所住的宫殿，极其壮丽，他们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器物呢？可我何必提这些，人也不会相信。

第十六册　§§4501–4800

4640 第三层天堂与第二层天堂之间有一个中间层，借着这中间层两者得以结合。第三层天堂的内在由犹大代表，外在由约瑟代表，中间层由便雅悯代表；第二层天堂的内在由以色列代表，外在由雅各代表。最末的也就是第一层天堂里，是那些单纯的灵，与他们对应的是人的外层，比如表皮。

4641 论地狱

在左侧前方，有极其污秽可憎的地狱。在那里的门口，有些人从里面出现，显得像可怕的怪物：有的像穿着裹尸布的尸体，有的头部只剩骨头，有的姿态极其污秽、形状可怕。我描述不出来，实在太可怕了。在门口出现的，是地狱里那些人的形象，从中可以认出他们是怎样的人。但这些一被看见，门就立刻关上，免得污染气场。在左前方最远处的人鲁莽胆大，既不顾神，也不顾人。

4642 在左边、沿一条斜线稍向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是那些逼人像神一样崇拜自己的人。谁能制服别人，谁就被崇拜，崇拜多久就看他能制服多久，如此轮替。他们也在门口被看见了。这个地狱在较低处。在右前方的人，他们的门显得相当高，就在肩下腋窝那一层。在右边靠前的，是那些有信仰的知识、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也就是毫不按信仰的诫命生活的人。

4643 论地狱

在右边稍前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一个地狱，里面是那些出于虚假而处在违背仁义的暴力之恶中的人，比如一辈子什么也不干、只是杀人抢劫的人。亚洲和有大沙漠的地方，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就在那个地狱里。

4644 论人身边的天堂

天堂与人的交通是奇妙的。若不是蒙主教导，人怎么也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相信。这种流注很少会落入明显的思想，因为落入明显思想的，是来自人身边的灵。天堂的流注是这样的：人身上有他所相信、并从心里被打动的东西；当他身边的天使处在这些东西里，彼此谈论这些东西时，就有心情的愉快、满足和安宁流入他；而这些东西若不在人的信仰和情感里，流入的就是忧愁、不安之类。这并不以别的方式落入人的思想，人那时可能在想完全不同的事。这一点我借着许多经历终于明白了。因为我原先不知道忧愁从哪里来，心情的愉快从哪里来，因为我并没有在想或在说引起这些的事；那时我才觉察到原因就在这里。

4645 由此可见，对真的情感和对善的意愿就是人身边的天堂。人觉得这些令人愉快、令人喜悦时，天使就流入，把他们那愉快和喜悦的气场与人的气场相通，这样就产生了它。起作用的是气场的相通，一个气场与另一个气场按相似程度相通。恶人的情形也一样：恶灵若谈论人所喜好的事，他们就觉得愉快、安宁；不然，他们就觉得不安、不愉快。

4646 灵彼此交谈，由此有气场传过来，在我身上产生了这种效果。我曾纳闷这从哪里来，终于得知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事常常发生，所以我确信事情就是这样。

4647 论地狱

我被领着穿过奸淫者地狱下面的一个地狱，那里是处在与仁义分离的信仰中、又过着恶的生活的人，也就是属于教会的人。我被领着穿过时，被拦住不作任何思想，这样受到保护，免得出于恶的虚假被投进来侵扰我。我被领着走时，觉得周围好像有水。这个地狱就是红海所代表的。我到了另一边，就开始想世俗的事，并听见那里的人在试探之中，我得以安慰他们。那地方就是旷野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过了四十年。那里很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见有人说话。后来我被从上面领到左边，到肩胛也就是肩顶那一层的后面，觉察到那里是脱离试探、被提到天堂之人的道路。这个通道就是以色列人所过的约旦河所表示的。

4648 论地狱

有个人在世时以招惹别人、激得别人发怒回嘴为乐，好借机害人。他，或者一个和他相似的人，在我面前出现，想咬人，这也是他在世时的老习惯。他还显得拿着一把斧头——虽然斧头并没有被看见——不断在自己面前轻轻砍什么东西，这就是招惹和不断想害人的意愿。凡显出拿着斧头的，斧头先在右臂和脖子上缠绕好几圈，然后绑在他们的左臂上，这表示他们显出拿着斧头；拿着刀子的人也是这样，这是后来显出来的，他们甩也甩不掉。这个人也是这样。后来他被放到左脚掌下面，几乎到了那里的地狱。我注意到，他每动一下，下面就传来一阵喧响，像受罚时的声响。原因是：他借着多次的招惹和害人的企图，给自己打开了那些施行惩罚的地狱，所以他一动——这代表他积极地想着别人——那里就开始这样的惩罚。这种声音我以前常听到，却不知道原因。他被移向后方，穿过恶毒的恶精灵的地狱，在那里他每动一下，也听见同样的喧响。最后他被领得更远，直到他自己因着想惩罚、想加害别人的那些事而受罚，那些事每次都回到他自己身上。那些不断企图、并在能力和胆量所及范围内实际去招惹、伤害、加害别人的人，结局就是这样。

4649 论地狱

有时有一阵阵像沸腾一样的东西从背后喷出来，这是要挣扎出来的企图，但被主压了下去。这些东西所出自的人被放到更深处，还受到那里同伙的严厉惩罚。

4650 与犹太人谈内在的人

有些犹太人，命运不算最坏，也肯听道理。起初他们不愿听人提起内在的人；我觉察到，这是因为基督徒总是谈论内在的人。他们说，用规定的外在敬拜来敬拜神，难道还不够吗？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里面也必须像外面一样在神面前谦卑。这一点他们不明白；但有人说他们心里也要谦卑，他们就开始有点明白了。这时用了一个比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在扮国王的人面前极其谦卑，心里却完全瞧不起他。有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演员。他们说不愿意，而是整个人都应当在神面前谦卑。这样他们就更明白内在是什么了，就是在神面前也要谦卑地思想。有人告诉他们：外在之物不过是表示内在的姿态，若把二者分开，就显得可笑。又告诉他们，圣言里写着：“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

却远离我。”（赛29:13；太15:8；可7:6）听了这话，他们明白心必须同在，这就是内在。后来他们说，现在知道什么是内在的人了。他们还说，原以为内在的人几乎不用身体做什么，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思想，所以以为这是一种幻想。

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是信仰，以为信仰就是思想，并奇怪这能起什么作用。有人对他们说：信仰包括应当知道、承认和遵行的事。比如：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要承认他是独一的神，这属于信仰；还有，他们要根据圣言相信弥赛亚要来，要拯救人；还有，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行事，这属于信仰，就是应当知道、承认和遵行的。我想说这是应当相信的，但他们不肯接受“相信”这个词。

4651 与灵谈：他们自己给自己招来惩罚，恶与惩罚是相连的

我与一些灵谈到恶人所遭遇的惩罚和不幸之恶，是他们自己加给自己的。他们以为看起来不是这样，所以事实也不是这样，因为是施罚者来惩罚他们，也就是别的灵在做这事，所以不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加刑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若没有作恶，施罚者就不会来。但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于是用一个比方向他们说明真相：若有人把手撞到一面有尖刺的墙上，伤了手，这是墙伤了他，还是他自己伤了自己？看起来像是墙，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从他们自己来的，所以是他们自己伤了自己。从世上的法律看得更明显：谁作了恶，一旦被证实作了恶，就受惩罚，因为那时是他自己给自己招来了惩罚，虽然执行的是别人。所以在世上，恶与对恶的惩罚也是相连的，这是法律的要求；在来世更是如此。他们终于明白了。结论是：这是因为善本身带有赏赐，带有与之相连的幸福；由此在相反的一面引出一条法则：恶本身带有惩罚，带有与之相连的定罪。有其一，就有其二，因为相反的两者情形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4652 某些亚洲外邦人试探自己是往天堂去还是往地狱去的方法

我看见一个外邦人，脸色黑褐，看来是从炎热地区来的，那里有这样的人。他坐在一辆车上，拉车的马四面转圈，最后马想往哪里去，就往哪里跑，这次是往那里的北方跑。马跑出去之前，他用一根棍子在起跑的地方，也就是起点，做了记号，好在回来时知道是不是还在那里。天使说：有些外邦人在来世就是这样试探自己是往地狱去还是往天堂去，走得有多快。因为他们回到原来的起点时，就看看离那里有多远，在哪个方向，由此知道自己生命的进程和去向，因为那距离就显示了这些。原因是：在来世，地点的改变和行进就是生命的状态及其进展。行进、出发、走、行走、旅行表示生命，可参见（原稿此处引证留空）。

4653 论那些持唯独信仰的人

那些在心里认定唯独信仰能救人的人，按照他们信仰的性质而显现。信得最深的，在右边下面、脚掌之下那一层；那里还有人结成了一个更亲密的友谊群体，关于这个群体可参见第4439节。他们当中没有那样深信唯独信仰能救人、只是知道这一点、按教义思想时好像相信的，也在右边，更靠前、更深。那些宣称并捍卫唯独信仰的人也到那里去；但他们当中过着恶的生活的，被放到更前方的地底

深处，周围看起来像有水环绕。这个区域伸展得很宽。而那些完全相信唯独信仰能救人、因而拒绝善行，以为善行对得救毫无用处，并且热心地教导别人、灌输给别人的人，出现在前方稍偏右、脸那一层。从那里流出什么东西时，人觉得好像是出自路德。奇怪的是，当人想到雅各说要借着行为显出信心来（雅2:18）时，就好像有一把刀从那里飞出来，要杀那些这样想的人。至于那些知道信仰告白说唯独信仰能救人、却没有教导这一点、也没有更多地灌输给自己，并且过着善良公义生活的人，他们在低地。

4654 一个人只要按照仁义的本质，正当地怀有对邻舍的仁义，他在来世所信的是什么，对他并无害处。因为这样的人过着善的生活，里面有与善相合的真理。所以，当他们被留在自己的善中时，就乐意而欢喜地承认真理，就是：善居首位，真居次位，没有善的真是死的。

4655 论农民的天堂

我得以与一些单纯的乡下人交谈。他们生前有信仰，相信神，行公义正直的事。他们出现在前方上面很远的地方，大约在下巴那一层，显得像一团云雾。因为他们有求知真理的情感，也想知道他们教会的教义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得以和他们谈话。我告诉他们：要知道真理，就必须知道对邻舍的仁义和对神的爱是本质的，也必须知道信仰。他们想听仁义与信仰有什么区别。于是我得以告诉他们：仁义是一切属于生活、关乎生活的事，不仅是施舍穷人，也包括在一切职分中对邻舍行公义正直的事，这一切都属于仁义，一句话，就是属于生活的事。而信仰是对一切事都想得正确公正，比如：主统管万有；一切善都出于主；要为善和公义本身而行善行义——他们却说，要为主的缘故——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这些属于信仰，属于思想；还有，圣言是神性的，我们从圣言知道该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我又得以告诉他们：属于信仰也就是属于思想的事，要成为信仰，就必须转入意愿，使我们愿意它。比如主引导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引导自己，因为他爱我们，也永远知道我们里面的一切；所以我们不仅要这样想，也必须这样愿意，这样其中就有愉悦，它就转入仁义，因为它就在生活的一切公义正直之事里。还有：我们不仅要想到应当为主的缘故去做，还要愿意这样做；若我们以自己为目的去行善，就要厌恶它。信仰的其余事情也是如此：起初属于思想，后来成为意愿的事，这样就存在于生活的一切行为中，因而存在于仁义本身之中，二者就合为一体。（旁注：上方也常出现单纯正直的人，他们常被带往下方，那里是他们受试探的地方。）

4656 论背后魔鬼般的恶精灵的地狱

背后有属地狱的、魔鬼般的恶精灵。他们原是这样的人：心里谋算害邻舍，以此为乐，而且只要能不被人知道，就暗中借着别人去害人。这样的人在来世在背后深处的洞穴里，在那里看不见。有一个人到过那里，他说他们像飞鸟一样，一见他就逃散了。他们在沼泽里，沼泽上面凭着幻想显出青草，到那里去的人看着像一片草地，一走进去就陷下去了。

4657 论地狱

在左边稍前方，有一个地狱，里面是那些干过所谓“夜间勾当”那种骇人之事的人，这些事不应揭示出来。只见好像有一片火海涌到那里，把他们卷住，然后把他们翻滚着冲进深渊。

4658 论地狱的暗室

那间暗室在前方右侧、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里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国中不择手段地图谋比别人更有权势，把宗教看得一文不值，也不信神，却认为万事出于自然，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精明。在那间暗室里，他们坐在一张相当长的桌子旁，上首宝座上坐着一个自称大神的人，坐着的人也承认他是大神。他把一根权杖放在桌上，那里所有的人都听从他，崇拜他。我得以看见他在那里，也听见他们说话，说出他们彼此商议了什么。他们是在商议，却想不让人知道，因为他们在世时就是这样。他们说曾商议过：神是一位还是多位。结论是：现在有多位，从前的神已不复存在，就这样一代接一代。他们还商议过神的事：每个神都被他的信徒称为最大的神；一个神不会与另一个神作对；聪明的人可以立志成神。他们说也商议过永恒的事：永恒有许多个，哪里有神，哪里就永远有永恒。他们还说，那里的谋士来来去去，有些离开了就不再回来，也不知去了哪里，诸如此类。他们处在这样的疯狂中，因为他们在世时一心只图谋自己成为大人物。他们的说服力相当强。他们的神能借着幻想呈现出一些东西给人看，他称之为神迹。桌子底下有一个放尸体的那种匣子；有人把匣子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时他说，他若再不能行神迹，就可以断定是某个天主教徒干的。有些灵借着幻想戏弄他，好让单纯的灵看清他是怎样的人。一句话，他们愚蠢至极，自己却以为是一切人中最有智慧的。后来知道了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来自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做过穆夫提，他的骄横就是从那里来的。桌下的匣子是穆罕默德灵柩的仿像，它放在床下；他说，只要匣子还在，他就能行神迹，后来就不能了。后来他被许多人大大地戏弄，就这样被扔进了地狱。他说，他在来世起初在穆罕默德之下，后来成了神，就在穆罕默德之上了。

4659 论地狱里的人相对于天堂里的人的状态

我长期观察到，来自地狱的恶人极其狡猾，看起来比别人更有才智：他们能设计种种伎俩，引诱别人，用推理说服别人接受虚假；还能以那样的才智为恶与假辩护，以至于我起初以为他们比善人更聪明。我之所以这样以为，是因为我把聪明当作巧妙地欺骗、说服和引诱，表面上看也是如此。

但后来我观察到，他们的状态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任凭幻想引诱自己，以至于相信凭幻想造出来的东西完全是真实的，这一点已用千百种方式显明。此外，他们完全被自己的本性带着走，像野兽一样凭本性行事，所以看不出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无利，没有反省，没有羞耻，没有畏惧，却比野兽更恶毒，因为他们滥用了理解的能力来塑造那本性。由此显明，他们一点也不聪明——恶毒不是聪明——反而像疯子一样。原因是他们被放回自己的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之中，他们伪装、做出与本性不同之事的那种理智被夺走了；不然他们会越来越坏，连剩下的人性也会完全丧失。善人则不同，他们处在真与善中，因而处在属天的光中，所以聪明而有智慧，他们的智慧无法描述。原因是：

智慧就是知道真理并行出善来，这里面有神性；而疯狂就是愿意并去作恶，由此思想和说出虚假。恶人处在相反的一面，完全没有出于真与善的任何天堂之光，所以他们是疯狂的，与野兽几乎没有区别，只是比野兽更恶毒。

4660 他们既是这样的人，在地狱里就只能互相惩罚、互相折磨。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有怕伤害别人的畏惧；他们只能靠畏惧来约束，而畏惧只能靠惩罚来造成。

4661 再论地狱：奸淫者

那些曾是奸淫者的人，在来世迫害婚姻，要把婚姻消灭，几乎分不清婚姻与奸淫。他们说，婚姻只是为了养育后代，除此之外，人人都可以享用别人的妻子，而且不算犯罪。如今这样的人多得很，被从地狱召到灵人界；因为召他们的是世上的奸淫者，所以如今他们大大增多，尤其是来自教会所在的地区。那里绝大多数有些地位的人，不相信婚姻有什么神圣之处，有人说婚姻是神圣的，他们就在心里讥笑，称这人头脑简单。这样的人在来世像别的地狱之辈一样疯狂，男女都是如此。我看见他们人数有多少，疯狂到什么程度：有人暗示他们，那里有夫妻，妻子年轻貌美，他们就成群结队冲过去，像疯子，甚至像狂人，要在那里拆散婚姻。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被自己盲目的冲动带到他们所在的地狱那里去了；那地狱在后方远处，因为他们是恶精灵。

4662 论地狱：论骄傲的人

在前方右边远处，有一个地狱，里面的人疯狂到以为自己高过诸神，已经制服了天堂。他们出现时，不是显得像巨人，而是像巨人中的巨人，看下面所有别的人都像小孩，或像矮小的柽柳。他们在地狱里时，疯狂到以为天堂在他们脚下，他们统管万有。那里有些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疯狂，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既然做过人，总能接受一点道理。但他们接受不了，因为他们生前坚持与教会的真理和神作对。凡这样坚持与之作对、看别人不如自己、一味趾高气扬的人，都是这样，不能从疯狂中回转。这一点从那些人白费力气想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疯了这件事上得到证实。由此他们也得了教导：一个人心里越是自高于别人，也就是越处在爱自己之中，就越没有变得有智慧的能力，他们按这爱的程度远离智慧；智慧只从主流入那些谦卑、不看别人不如自己、善待好人、从心里爱好人的人。

4663 论宇宙中某星球上的居民

我处在清醒的异象中，在灵里被领到某些来自宇宙中某个星球的灵那里。我被领着走时，起初看见右边有一片较白的浓云，云后面有一股像混着火的烟，升得相当高，这烟延伸得很远。我在异象中，在灵里被带着穿过这烟。这时下面出现了许多像人一样的恶精灵；但因为我没有和他们说话，所以不得而知他们是怎样的，在做什么。这是在我们太阳系与宇宙之间的过渡地带。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停了下来。这时我上方出现了一些灵，他们和我说话。我能察觉到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他们与我们这个星球的灵完全不同。起初他们很惊奇，竟有人从别的星球

到他们那里来；他们一番探查之后也发现，我们是在他们星球的气场之外。我问他们敬拜什么神。他们说，他们承认某位天使，他像一个天使般的人那样常向他们显现，教导他们，也使他们觉察该做什么；他们还知道，至大的神在那里的太阳中，向他们的天使显现，他太伟大了，他们不敢敬拜他。他们所敬拜的那位天使，因为他们不敢敬拜如此至大的神，其实是天堂里的一个天使群体，主准许这个群体管理他们。除此以外，他们谦和，想法良善，有些单纯。后来我那里的视觉被打开，能稍稍看进那个星球。只见那里有许多草地，有长着羊毛的羊，还有长满阔叶树的树林。还出现了一个女子，身材美好，举止端庄。

那里还出现了一些居民，身份较低，穿着像欧洲农民那样的衣服。此外还出现了一对夫妇，一男一女。那女子身前有一样像胸甲的东西，不是贴在胸上，而是放在胸前，像一种可以藏在后面的遮挡；但它做得可以把手臂伸进去，这样穿上，也可以脱下来，她也真这样做了。她丈夫也拿起它，要示范他们怎样穿衣，把它贴在自己背上，这时下面的部分松开，像长袍一样垂到脚上，他就这样穿着走动。

他们说，在他们那里，他们的太阳像我们的太阳一样显出火焰的样子，只是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向他们呈现了我们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火焰是什么颜色。那太阳是一颗星；我从天使那里听说，它是较小的星之一。他们还说，他们那里也看得见星空。

天使的天堂有时向他们显现，也显给我看了。在他们看来，它像一小片星空，只是星星是金色的，在相当明亮的背景上。

那些灵说，他们那里没有别的光，只有向他们显现的某种火焰的光，像火把的火焰，相当火热，颜色发黄。这是因为他们不敬拜至大的神，也就是主，而是敬拜一位天使；所以他们的光不是出于天堂的太阳，而是出于天使群体。因为天使群体蒙主准许时，能在较低的气场里呈现出这样的光。

天使说，他们在大人里与脾脏的某种东西相对应。这一点也借着他们流入时一种像脾脏那样的运动显明出来。

在他们下面是来自同一星球之人的地狱。有一个那里的人显给我看，样子极其丑恶，叫人十分害怕，他的形状我不敢描述。那里也有许多女巫，就是他们当中在星球上做过女巫的，她们施行可怕的法术。那个星球上有一个这样的女巫显给我看，她穿着绿衣服；她一出现，我就被一种厌恶抓住，就像看见丑恶的东西时那样。

我看见那对夫妇时非常惊奇：丈夫走路气派十足，步态和举止好像很傲慢，妻子却很谦卑。有人告诉我，那个星球上的风俗就是这样，人们喜爱这样的丈夫；但这些丈夫依然是好人，爱自己的妻子，相当温柔，对她体贴周到。还有人告诉我，他们不许娶多个妻子，只娶一个就心满意足。

我和他们谈到我们的星球。他们很惊奇，这样的事竟能写在纸上；我们星球上知道这些事，而据目前所知，别的星球上却不知道；这个星球上有各门学问，这些学问因能写在纸上、留给别人和后代而增长；这个星球上因此有许多技艺，比如造船，还有许多别的。我得以告诉他们原因：这个星球上的人从最初就想这样获得知识，这由乐园里的知识树所代表；人既然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就只能借着知识得医治，也就是借着属于信仰的知识。

那时天使告诉我：主愿意降生在这个星球上，因为这里从最初就借着书写传下神性真理，这样信仰之真在这里就能比在别处更多地增长并保存下来。在别处，信仰之真只是由父母传授，记在心里，日子久了大多就失传了；这里却不是这样。这样，天上的天使也不但能借着圣言得以完善，还能觉察生命的福乐和幸福，因为在这个星球上被诵读的圣言，借着对应一直传到天堂，这一点已经显明过。信仰之真也能这样与别的星球的天使相通。这就是主愿意在这里降生，在世时成为神性真理也就是圣言，后来成为神性之善也就是耶和华的原因。

这个星球上有别的星球所没有的学问和技艺，在别处完全不为人知。学问有：一般的物理学、化学、医学、光学、天文学、几何学、哲学，这些在别处一无所知；技艺有：冶炼金属、雕刻、绘画、音乐、造船造车，用石头和大理石建造宏伟的建筑和宫殿，制作镜子，此外还有许多供实用和享乐的技艺。人们不仅精通这些，还借着船只与遥远的地区往来，一个地区的货物传到别的地区，技艺和学问也一样传开；因为一个人所发明、所知道的，借着书籍和文字传给所有别人，一个地区所知道的，也传给另一个地区的人；古人所知道的，后人也知道，因为文字留存下来。所以圣言和信仰之真尤其能赐在这个星球上，因为它们能同时被许多人知道，又一代代传下去，这样不断增长，这在别处是做不到的。

4664 论属于某个教会的人相信自己的教义比别人的真

（唯独信仰）

有些人属于某个教会，完全相信自己的教义是真的，别人的教义是错的。为了使他们确信事情并非如此，有许多不同宗教的人被带到他们面前，最后还有苏西尼派、重洗派、贵格会信徒和犹太人。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教义是真的，别人的是假的。由此使这些人确信自己错了；无论生在哪个教会，都应当根据圣言去查考自己是否在真理之中，但那时要以对邻舍的仁义生活和对神的爱为原则；因为没有这个原则，就没有光照。

4665 我曾纳闷，在这个世界与宇宙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是些什么人。那里有一大群人。我再次被带到那附近，那里有一个人对我说：他们是守卫，免得有人从这个世界跑到外面的人那里去；他们凭觉察立刻就能发现，主是否准许某人通过这个中间地带。这一点在上一次就已向我证实：当时有个灵想和我一起过去，可他一到那里就大喊自己要死了，像临死挣扎的人一样。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同样大喊。

4666 论那些处在笼统观念中的人

我得以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处在笼统的观念中，而这观念其实是确定的；大部分人处在恶的笼统观念中，也有些处在善的笼统观念中。这些人生前独处，想得很多，而且是确定地想某些事，或是家务事，或是生意上的事，或是坏的方面，想种种狡诈的事，怎样牟取暴利，怎样欺骗别人。那些确定的观念不在时，他们就好像什么观念也没有，其实是处在这类事的笼统观念中。好人多想信仰和天堂的事，而且想得确定，平时也处在这类事的笼统观念中，那时也不会偏到别的事上去。

4667 那些处在抽象观念中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确定的观念，只有眼前碰到的那些；平时也处在一种笼统的观念中，但这观念不规则，不确定于某些事，而是随着碰到的事变来变去。

4668 论地狱

有许多灵想回到世上，到处寻找有人的地方，也能稍稍觉察到。他们一到那里，就燃起欲望，想进入人里面去附他的身，也就是支配他的言语和行动。变成这种灵的，是那些爱世俗和地上之物、害怕死后生命的人，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失去生活的一切乐趣。但这样的灵按着主的天意被打发到离人身边的灵很远的地方，有些被藏到相当深的地方。他们被打发去的地方，看起来像在我们太阳系的边缘。

4669 论天堂

我得以观察到：在上面的人能看见、觉察到下面的一切，在下面的人却丝毫觉察不到、看不见上面的东西，也就是更内在的东西。这明显表明，较高的流入较低的，而不是反过来；也表明主流入一切和每一个细节。

4670 论天堂与圣言

我与第三层天堂的人交谈过。我得以部分地明白他们，因为当时有一位天使在我身边。那里的言语与第二层天堂天使的言语完全不同，因为它是出于情感的觉察式言语，因而出于属天之热的变化，那里的光从旁协助。这种言语无法表达出来。他们单凭情感的种种变化，就能觉察那里和下面的一切；借着光的协助，言语对他们来说有声音，看得见，也觉察得到。灵不能知道它是怎样的，除非是具有属天禀性的灵，或者蒙主准许去觉察。它同时包含无数的东西：第二层天堂天使的言语要用半个小时才能表达的，这里一瞬间就能表达；还有许多是第二层天堂的言语根本表达不了的。由此可见，那里的智慧是不可言喻的。在那层天堂里，人人都彼此认识，知道各人从哪里来、是怎样的人；所以在那整个天堂里，虽然有千千万万的人，每一个仍被各人认识。他们凭觉察知道各人是怎样的，善有什么不同，智慧和聪明有什么不同，他们若想知道，还能知道各人与人体的哪个区域相对应。他们在极其明亮的火焰中向我显现，像婴孩一样，也在前方高处；好像有一片云被打开，这样就看见了他们。

4671 那时又有一小张纸垂下来，上面写着希伯来字母，是照最古时代的写法写的，与今天的希伯来字母相差不多，但还是略有不同。我身边的天使说，他单凭字母就能理解上面所写的一切；每个字母都包含一个观念，甚至包含一连串观念的意义。他还教我这个、那个表示什么，至于其余的，他就不许说了。他还说，圣言的一切都是这样默示的；人诵读希伯来原文的圣言时，第三层天堂由此知道其中所默示的一切神性属天之事，其中的一切和每一个细节都论到主。这样的意义无法解说，因为它本身是属天的，其中连一个观念都无法表达。由此可见，照主的话，圣言连每一点、每一画都是默示的（太5:17、18）。我与他们谈到这事的由来：单是希伯来字母的形状就能呈现这些东西。原因被归结到天堂流动的形状，那形状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就在那流动之中，而这流动构成秩序的根基，所以他们由此有了觉察。

4672 论地狱

我被领到魔法地狱的上方。我在那上面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蛇头，由黑色的薄片构成，十分丑恶；身体像一条有鳞的鱼。有人说，这个魔法地狱在天堂之光中就是这样显现的。原因是：蛇代表属世之物以及由此而来的推理，有鳞的鱼代表感官的知识，他们就是借着这些被引入魔法的。由此显明，先知书讲到埃及、讲到那里的魔法时，那曲行的大蛇和大鱼表示什么。

4673 论宇宙中的居民

主领我到宇宙中的一个星球那里，相对于那里的太阳，也就是主，是在左边，经过魔法地狱的上方。两天以后，终于到了来自那里某个星球的一些灵那里。他们出现在我们上方极高处，从那里察看下面的东西，也仔细观察，也观察了我，于是和我谈了各种事。他们非常惊奇，竟有人从别处到他们这里来。我告诉他们我来自哪个星球，我们的世界里有多少星球，特别谈到水星的灵，他们到处游荡，为自己搜集知识。他们说，也在他们那里看见过这些灵。有人问他们敬拜什么神。他们说敬拜主，他们对主的观念是一位神性的人；他们也承认这位主与我们的主是同一位。但他们说，除此之外，他们还承认并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我得以告诉他们：我们也同样敬拜看不见的神，但他与主是同一位，因为无限者是看不见的，而他显现为人；所以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神，不是多位，尽管我们在位格的问题上有种种错误。此外，他们目光敏锐，因为他们在高处，从那里看得见下面的一切，也仔细观察，所以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就像高飞的鹰，能看见下面广阔的四周。他们听了很不高兴，以为我把他们比作鹰，是比作猛禽。但我得以回答说：把他们比作鹰，是因为他们能看得广、看得清下面的一切，不是因为他们掠夺；而且这仍然是对应，因为属灵的食物就是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智慧，鹰的食物则是下面的鸟和鸡，所以它们是以相似的方式去寻找。天使说，他们在大人里对应外在视觉的敏锐。

后来，我得以看见来自同一星球、在较低处的灵，并和他们交谈。他们出现在较低处，更靠前，稍远一些。但他们是拜偶像的，敬拜一尊石头雕的偶像，像人，但不好看。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拜活的，却拜死的。他们当中较有智慧的回答说：他们注视偶像时，敬拜的是活的神；他们知道神是活的，不是石头；但这样一来，他们的观念就能固定在原本看不见的神性上。

有人问到他们的星球。他们说，在那里看得见他们的太阳，在我们眼里它是一颗星；它是火的颜色，却不比一个大人的头大，所以看起来比我们的太阳小，小到不及一半多一点。他们还说，他们那里也有湖，湖里有鱼；有草地、花园，有满是果树的树林；他们吃这些果子和豆类，还吃一种树上结的果子，大小像我们的甜瓜，味道甘美。他们还说，那里有极美的鸟，蓝色，带着金色的羽毛；也有大大小小的动物，小的有背峰，形状不像别的，倒像缩小的骆驼，身上有金色的斑点。他们还说，他们没有房屋，而是住在树林里，在树间搭个顶棚遮雨挡太阳，就这样住在顶棚下面。这样的住处显给我看了，里面还有偶像。他们说他们不吃兽肉，只吃鱼肉。

我看见了一些灵，他们和在自己星球上做人时一样，脸和我们星球上的人相似，区别是眼睛小，鼻子也小。在我眼里这使他们不好看，但他们说，眼睛小、鼻子小在他们那里就是美。还看见一个这样的女子，身材比我们星球上的女子高，脸却较小，眼睛和鼻子也是那样。她穿着一件长袍，上面有各种颜色的玫瑰，看上去就像穿着我们星球上那种丝绸衣服。我问他们从哪里弄到这样的衣服。他们说，从草本植物上采集这种纤维，就是棉，把它捻成线，再用手把线一根挨一根排好，上面也排一层，好连在一起；然后用有黏性的水弄湿，压紧，再用那里从草木等物中找到的颜料染色，就这样做成衣服。他们怎样把纤维捻成线，也显给我看了：这是他们的女人做的，她们仰坐在座位上，用脚趾把纤维捻转，用手把它拉向自己，这样捻成线；她们的脚趾感觉十分灵敏。他们说，他们只有一个妻子，不娶多个，一个妻子能生许多孩子，十个、十三个乃至更多。我也觉察到那里有许多娼妓。天使说，他们的星球在那个世界里位于赤道带上，是那里较小的星球之一。从那里来的灵中，看见许多女人是女巫，她们被扔进了自己的地狱。他们说，他们那里不生活在政权之下，而是一家一家地过日子。有人问他们，这样能不受别人侵害吗？他们说：为什么不安全呢？有吃有穿，还要什么？其余的有什么用？他们对这样的问题很不高兴，因为问话里暗含着敌意和因此需要的防卫，而他们一家并不嫉妒另一家，也不想损害另一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他们各自安然生活，正如圣言讲到福乐时所说的那种状态（参见赛11:6–9）；主就这样保护他们，挡开这样的念头。

4674 论属天的天堂和那里的门

我多次与主属天国度的人交谈。他们流入情感；若流入思想，也是借着情感流入。他们出现在较高的气场里，在属灵之人的上方，在那里越高的越完美。我常常与那里中间区域的人长谈，得知他们在那里的状态。我看见并觉察到：他们虽然留在上面自己的地方，却被渐渐地、一点一点地从左向右移动，所以有一种至内的旋转在带着他们转，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以为只要待在自己的住处，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我还看见了他们那里的光，以及下面的光，那里有一个婴孩。这光洁白到这个程

度：它超过地上正午的阳光不知多少倍。这叫人难以置信，却是真的。我是在一片黑暗中看见的，当时地上也是黑夜。我看见时，他们下面的一部分打开了，就像云彩飘过、从中间裂开，光就显出来；那时我也看见他们在光中。

4675 值得注意的是：那里每个人都和自己的人住在自己的住处，就是主在圣言中所说的“住处”（约14:2）。那里有内室，有院子，外面还有乐园，他们在那里取乐。他们想看见下面的人、与下面的人相通时，就打开内室的门、房屋的门，还有院子的门；他们怎样打开，就怎样得到相通；他们怎样关上，相通就怎样停止。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由此可见，主为什么说他自己就是门，是看门的，也就是说，中保是借着他。不过，这样的情形是较低气场中相通的代表。

4676 在那属天国度中间区域的人，有许多来自外邦人，来自亚洲各地，其中很多是借着传教士归信基督教的。他们承认主，因而接受信仰，信靠主，不理会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争论，比如是信仰救人还是仁义救人，教宗是不是教会的头，而是像基督徒那样生活。他们大部分在那里，享受永恒的福乐；这福乐和智慧因为极其高超，怎么也描述不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

4677 论来世天堂里的结交与友谊

我与天使般的灵交谈时注意到：他们在我看来像是相识已久的熟人和朋友，因为我与他们心性相似，或者说我与他们在同一个群体里，甚至在同一个区域里，虽然以前从未见过他们。这一点我注意到好几次。由此可知，人死后会得到许多同伴、朋友、弟兄，就像从小就认识的一样。

4678 论侵扰是怎样的，以及天堂里的门

我看见一座城，城里住着许多人，房屋是石头造的。恶精灵到那里去，要侵扰他们，还进了开着门的房子。但他们在那里感受到善与真的气场，就开始受折磨，这时在街上显得像爬虫，焦急万分地寻找怎样才能从那里出去。出口也指给他们看了。

4679 论地狱

我仔细观察了人怎样毁掉自己，把自己投进地狱。有一个属天的群体，受主的保护，也就是有主的神性在那里。有一个极坏的恶人暗中侵扰这个群体。他终于被揭露时，就看到他怎样越来越深地沉入地狱。因为在这期间，他得了手，就想出新的诡计来侵扰，这样越来越与地狱结伙；他与地狱结伙越深，就越侵扰那个群体。他以为自己可以住手，但有人告诉他：他住不了手，因为他被地狱捆住，受地狱牵引，这些都是他自己绑在身上的。于是他越来越被虚假包围，这些虚假起初显得像浓云，后来像水，他就这样把自己深深地扔了下去。他在世时做过法官，凭着狡诈在任上做了许多坏事。

4680 有些人较快地被投进自己的地狱；但这是因为他们在里面早已与地狱结伙，或者他们回到自己的内层时，就与生前在一起的那些人结伙，因为他们借着内层本来就和那些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被送进这样的结伙中时，就越来越深地把自己扔下去。这一点我多次得见。

4681 论耶稣会士，以及所谓的圣徒

我观察了来世那些恶的耶稣会士，因为世上的人相信，他们比别人更狡诈诡谲，更爱世界、爱自己，属天的事对他们来说只是牟利和猎取尊位的手段。他们当中有好人，有单纯虔诚的，有放肆作恶的，有狡猾的，有诡诈的。好人在天堂里。单纯虔诚的出现在右前方一个好像大水池的地方。他们当中狡猾诡诈的人想笼络这些单纯的好人出主意时，就把他们从那个地下的大洞穴里叫出来；这时他们好像顺着梯子上来，在洞边站成一排，手里拿着书，为上面的人祈祷（这些人有些是嘉布遣会士）。放肆作恶的，是那些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入门的人，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学魔法，想公开发号施令；但他们被狡猾诡诈的人拒绝，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就被送进各种地狱。狡猾的人出现在右侧前方、那洞穴的上方，站着，小心不去作恶，除非他们不会被看见；但他们心里一直在想恶事，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作恶，就会暴露，被扔进地狱。他们的人数在减少，他们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哪里去了。诡诈的人离他们较远，在他们背后，也显得站着。他们同样小心不暴露，却不断吹气煽动别人暗中作恶，极力避免暴露。他们一暴露在天使眼前，就显得像一团盘绕的蛇。他们的人数时增时减。他们把放肆的人，也把不诡诈的人，比如单纯的人，都赶走。他们把自己的一些灵派到头顶上方，那里好像有一个讲台，前面有一道墙。有时可以看见他们在那里排成长长一列，往下俯视，图谋诡计；但他们不时被从那里扔下来、拉下来，扔进地狱。在那个地方靠左较远的更坏，越往右按次序排下去的就越单纯。他们的诡计无法描述。他们首先装作好人，把自己的思想暗暗渗进好人的群体，混在其中暗中推动，否则至少要让好人被恶人的外在情感俘获；此外还借着在四周传递思想做了许多别的事。

4682 论地狱

在前方最远处，是既诡诈又残忍之人的地狱，那里显出像硫磺一样的火。他们按诡诈和残忍的程度被送到深处，那深度很大。我看见一个这样的人被带到那里，扔了进去。在那个方向的中等距离处，也有给诡诈之人的地狱，极其深。

4683 论地狱

有一个人，在世时处在某种善的真理中（拉格伯格），他几乎沿直线往前走，观察在那里看见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他看见一些各不相同的区域，那里有大群的灵在喧闹不休，在各个区域里各有不同；他还看出中间有一团暗的东西，据说那就是他们所围绕的人。天使说，每个人周围都有这样的东西，因为人是最末的层面；如今在教会的人周围，这种喧闹大多来自地狱。因为他们是在脚掌那一层看见的，在那一层下面的灵不知道有人在那里，人也不知道周围有灵。他说，他们所在之处下面还有许多地狱；在上面灵人界里的那些灵，就这样喧闹着进入一个气场，这气场看起来像一个螺旋，向中心盘绕，中心就是那团暗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人。

4684 论地狱的受诅之尘，以及灵的聚集

谁若以为自己比别人大，想在属灵的事上高过别人——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他在来世就会受到严厉的对待。因为他变得好像肉身一样，用他自己的东西充满气场，以至于他在别人里面显得就像他自己，这时他就干出可怕的事，这些事只好不说。接着他被放入他自己的肉身层面，被移到左边远处、河也就是边界的上方。那里也出现一个冒着火烟的池子，他被带到那里，这时像他那样的灵就聚集到他身边。在不在场的人看来，这就像他在尘土里四面翻滚，然后像一截树干，又像在转身，其实并没有转身。他就这样被放入他生前的生活中，因为这样的骄傲本身就带着这样的东西。在别处也出现冒烟的池子：在背后很远的地方，是给污秽的奸淫者的；在右边也有；在前方，是给残忍之人的。

4685 别处也出现受诅之尘。看起来被这些尘土裹住的人，其实是被这类恶精灵和灵所包围。此外还显明：这样的人若被送进某个属天的群体，就会用他们自己的东西充满整个气场，以至于别人都算不得什么；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会转回到自己身上，谈论自己；谈论天堂和神这类事，也无非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普遍主导的东西。而且，那些看自己不比别人高的天使，在他们看来显得又小又弱，因而相对来说毫无价值。由此可见，这样的人决不可能在天堂里；更不用说他们的临在会造成或带来污秽了。

4686 论人周围的地狱

我看见了恶灵和恶精灵怎样按照人的生活围绕在他周围。只见有一个环绕的形状，是由天堂的流注以及由此对人周围的灵和恶精灵所起的作用构成的。这个形状是活动的，像一个漩涡，好像在旋转，由与人的生活相应的那类灵也就是那类地狱群体的流注构成。人的生活吸引这样的灵；这里说的是人总体的生活，也就是带着种种变化而普遍主导的生活。一个尚未在行为上变恶的人，在那里显得在地面之上（这是在前方看见的），只是被一层很厚的不透明膜一样的东西蒙着。他上面这样蒙着，下面则显得像某种没有生气的暗的东西。这是天使看到的，那里的灵却看不到，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当他养成了恶的生活，就越来越沉到那里的地面之下：先是到脚，后来到腰，再到胸，最后到头，这时他就在地狱里了，再也不能从那里被提升起来。因为那时他已到成年和老年，不再接受新的真理，他身上原有的也不能再扭转，因为已经硬化了。他就在那里显现，最后沉得更低。我还觉察到，人临近生命的终点时，头会摇晃，最后身体倒下，等等。

4687 人死后就进入这类灵的群体。他在下面的情形如何，没有看到。（也有些人在天堂里，高高在地面之上。）任何人在死前，都不许身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不论是在腰以上还是腰以下，因为腰那里是总体的爱；腰若在下面，即使身体其余部分在上面，也是一样，等等。

他快死时，头会摇晃，最后倒下。他生命的进程显示为他一步步降得更深。

4688 论天堂里的人：人身上的善越是内在，就越好、越美

有些人不明白有内在的善，而且它比外在的善更好、更美；他们以为外在的就是一切。有一个丈夫看见了他的妻子；有好几个女人冒用她的形貌，假扮成她。她们是恶女人，一共八个，妻子也在她们中间。有人问他能不能认出哪一个是他妻子，因为她们外形极其相似。那时他认不出来，指认了一个不是他妻子的人。于是她们外在的形貌被除去，除了他妻子，全都显出魔鬼的样子，而他妻子是天堂的天使。这时他对那些女人感到害怕，就到妻子那里去。后来，那八个恶女人用魔法从他妻子身上夺去的外在形貌被除去，这时妻子显出像天使一样灿烂的样子，他惊叹不已。最后连这个形貌也被除去，这时他惊呆了，认出了她，因为他的视觉被打开到这个程度，使他进入另一种状态，就是她所处的属天之爱，她用这爱感动他，使他感受到从前未曾感受过的，就是在爱方面的天堂，这爱是对一切处在善中之人的爱。于是他承认：好人身上有内在的东西，是从主来的，由此一层比一层更完美；而恶人身上的内在却更丑陋、更可怕。

4689 论天堂和地狱

凡进入来世的人，都会逐步被放回他在世上所过的生活中，而且带着外在的东西，有完全的理性，几乎和在世上一样。但他们外在的理智逐步被除去，被放入他们的本性之中：恶人放入他们的恶，善人放入他们的善。于是恶人被送进地狱，善人被提到天堂。

4690 有些人看见自己在世上所有的外在理智被除去，就抱怨起来，还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回答他们：不然，他们就会凭理智在天堂里，凭意愿在地狱里，由此造成混乱；而且外在的理智若留下来，他们就会用它来证实恶，使恶作主、理性为它效劳。这样他们还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欺骗那些刚进入天堂入口、尚未准备好的单纯之人，把恶说服给他们，把他们改正的能力完全夺走；这样也会窃取天堂的支柱，因为这些单纯的人在最末之处，就像支柱一样。由此显明，神性的秩序就是：每个人都被放入他在世上为自己养成的本性中；外在的东西被除去，他们被留在自己的内层，也就是更内在的意愿，也就是自己的爱之中时，就进入自己的本性。

4691 论天堂里的聪明和觉察

（旁注：以利以谢）

天堂里有些人有觉察，就是周围的、他们所在群体中的好天使能把某种东西暗暗传给他们，他们由此有一种笼统的觉察，但对信仰之真却没有具体的觉察。这些人生前没有用心钻研，也没有研究信仰之真。他们处在觉察中，而不在聪明中，除非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些事最普通、最笼统的聪明。他们以为天堂的一切都在于觉察，并且厌恶属于聪明的东西。有人向他们显明：他们既能被好人引导，也同样能被恶人引导；他们对一件事可以有无数种看法，却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只以为流进来、他们因而觉察到的就是真的。这是借着把他们转来转去显明给他们的，结果他们抓住了许多看法，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而那些研究过信仰的人，在这样的每一次转动、因而每一次状态变化中，都坚持自己的见解，不让自己被动摇，这一点也显明了。一句话，他们对一切处在聪明和智慧中的人都怀着不好的看法，对属天国度的人也有荒唐的观念。

4692 这样的人在附近东边有一间屋子。他们不知道事情是怎样的时候，就进那屋子去，在那里听人说他们该信什么，当下就信了。附近还有那些倚仗自己能力的人。他们相信有些人生来是不洁的器皿，有些人生来是洁净的器皿，所以他们是蒙拣选的，下面的人却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事情是怎样的：所有人都是蒙拣选的；但他们不肯接受。一句话，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任何知识阻挡；而知识若与觉察作对，就会毁掉觉察。他们出现在头顶上方相当高的地方，偏向一边。

4693 论来世单纯和没学问的人

（旁注：天堂与地狱。以利以谢和我那位名叫舍恩斯特伦的姨母）

天堂里比别人更发光的，是那些研究过信仰之真、同时按照它生活的人。因为对真与善的认识在那里进入光中，就在光里。而那些有认识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在地狱里，因为认识在他们身上没有进入生命，因为没有进入意愿，从而成为善。那些有知识、并用知识证实自己反对信仰之真、拥护自然的人，也在地狱里，因为他们给自己关闭了通往内在之光的道路。而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主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光的道路。

4694 单纯的人没有钻研过知识，也就是人的学问，心里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生前若研究过信仰之真，无论是出于教义和讲道，还是出于圣言，在来世都是好人，比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关闭了内在心智的有学问的人更好。

4695 但那些单纯的人，若没有研究过信仰之真，只是知道最笼统的东西，又没有知识阻挡他们，他们的外在之物被除去时，天使能使他们保持在某种善中，因为天使能像引导婴孩一样引导他们。但当他们进入属世层，也就是傍晚和黑夜时，他们就既不是出于任何属天的自我，也不是出于任何真理行事，而是完全随着流注：若是恶人流入，就行恶；善人却无法流入，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作用的层面，这层面没有借着信仰之真形成。

4696 这样的人，男的女的，我都看见了，也得以和他们交谈。起初，在他们处在善中也就是早晨的时候，我以为那些没有对真与善之认识的人也能进天堂。但后来显明，他们多么善变：他们处在某种感官的属世状态时，就引导不了，却随便抓住什么看法，以至于一切都不确定；他一转身，心思就像转轮一样转到相反的方向，又把这当成真的。由此可见，由信仰之真，也就是由对善与真的认识所构成的层面，必须在世上借着教义和生活，也就是借着行为来形成；不然，他们的状态就是善变而不好的。

4697 还向我显示了一些女人，她们被恶女人欺骗了，那些恶女人在那里也是女巫；这是因为她们没有用心从讲道中获取对真与善的认识。她们当中生活良好的，被带到一个可以得到改正的地方。

4698 后来，我遇见一个生前从外貌上就认识的人（吕德留斯主教）。他曾大量研究属于心理学的东西，也研究过一些圣言的东西，但他的生活与之并不那么相符。他洞察一切奥秘，觉察它们是否真实；无论怎样转动他，无论他在哪个群体里，他都不被动摇。我和他谈到这件事：把真理的原则吸收进来，就是把它们化为己有，这样在来世就能保留它们，它们就成为属天天使可以作用的层面；那些没有在真理上坚定自己的人就不同了。

4699 论唯独信仰之城

在前方右边、脚掌那一层，有一座城。我被移到那里，看见了它。城的四周一部分是山，山间有沼泽，那里还有郊区。我在那里和一些人谈话。那里有相信唯独信仰救人的人，其中也有过着良好生活的人；那里也有恶人，其中很多是强盗，但他们与前者是分开的。我和他们，特别是和好人，谈了各种事。有人告诉我：好人住在恶人中间，是为了保全这座城，因为这样主就能与天堂一同临在那里，照顾那里的人，免得他们灭亡；那里的恶人有一部分是可以改正的；也有单纯的人，单纯地相信。一句话，这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群体，在天使眼中，它的中间是善与真，恶人在四周。那里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讲道者，他在理智之光上极其出色（吕德留斯）。

4700 论那些相信天堂是出于怜悯而赐下的人

有一个人在世时很聪明，在来世也能觉察属于聪明的事（吕德留斯）。他像别人一样以为唯独信仰能救人，哪怕在临死的最后一刻，不管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因而以为在来世，这样的人谁都可以得到天堂，所以天堂单单出于为子的缘故的怜悯而赐下。他相信天堂就是这样出于怜悯而赐下的，还不知道天堂是什么：天堂在人里面，在他生命的情感之中。所以他被领进天堂，到前方乐园的入口处。他在那里被众灵围住，这样得到调和，看见了许多东西，嘴里一直说真是叫人惊叹。他看见那里的天使处在那样的喜乐之中，叫他惊奇不已，一句话，他看见了那地方天堂的荣耀。那里的人说，愿意他留在他们那里，在那里给他一个住处，他也接受了。但他们提醒他：他若还不是那样的人，等到天堂之光和天堂之热吹向他时，就要当心。天堂之光吹过来了，他的视觉就越来越暗，最后什么也看不见，里面还有些疼痛。后来他恢复了，看见那里的天使比先前更灿烂。后来天堂之热吹过来，他就开始焦急，这焦急一直深入到里面，最后他感到折磨，于是变得像一块重物，终于掉了下去，寻找可以缓过气来的地方，最后缓了过来。后来有人问他还想不想进天堂，他说再也不想了。

4701 论死后留存的记忆之奇（波拉特和塞德施泰特）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曾与另一人串通的人（波拉特与斯瓦布）面前出现了一条大蛇，缠在另一人的脖子上。蛇在那里一圈圈盘绕，看着很吓人。最后蛇被取下来，揭露出：他曾写信给对方，把本该保密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既有事情，也有人。最后他被揭露、受了审查。随后那蛇到了另一人塞德施泰特那里，先缠在他的脚上，然后到胸口，两边都缠，最后缠到头上。这时，他做过的许多事都被揭露出来。

4702 波拉特以各种方式偷窃，从两个人那里偷，也从公家偷。数额有：5000银元、2000、6000、5000、20,000、165、500、5000，合计约39,000。这些他都认了，还认了其他许多事，连同各种细节。

4703 后来，塞德施泰特收受过的东西被一一列举出来。这在大约一小时里飞快地完成，多达三四百项，来自各种各样的人，全都得到证实。速度快得就在一瞬间，每一项都被揭开。连他的账簿也被逐字念出一页，上面记着他收过的某些款项，还有他写下的东西。听着真叫人惊讶：在一小时的工夫里，每件事都按顺序列出，没有丝毫差错。在场的人，连他本人在内，都惊呆了：竟然真有这样一本生命册，最细小的事都公开摆在里面，一一列出。他对每一项都承认，因为他看见了所有的情形。

4704 论在最细微之事上的预见和预备

我和查理十二世之间发生过的许多事被一一列出。那时清楚地显明：主的天意在最细微的事上；人生前和死后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在其中被预见、被预备了。又显明：若不是查理十二世的状态由和善转为发怒，我们当中必定有一人丧命。这事还有许多情节，我不便讲。由此可见，在主面前一切都是现在的，天意贯穿一切事的最细微之处。

4705 房屋和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情感以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从建筑，也从街道、楼房的样式，以及周围的平原、山地、沼泽等，可以推断出情感的种种差别。所以情感相同的人住在一起，而且一直如此。

4706 我看见一匹骏马，跑得很快，向前跑又往回跑（吕德留斯）。别人看他也像一匹马，时间相当长，而且常常这样。问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他说，在他自己看来并没有这种形状；在自己屋里，他看自己还是先前那样的人，也没察觉有什么异样。只是那时他正在思考理解力和意志：爱与良善属于意志，信与真理属于理解力；二者就像火焰与光，彼此结合；还有，起初看起来信的真理居于首位，但在另一种状态下，良善居于首位。

4707 论聪明人的住处，以及那里的马和车

有一位想看看聪明人的住处，因为听说那里能看到马和车，这人就是吕德留斯。他也去了那里。起初他在整片地方只看见马拉的车；等他的眼睛被打开，才看见有人在那里走动。他说，刚才他看到的是马拉的车。那里的人说，他们有时也看到这样的景象；马和车就是仁义的教义，是他们所思考、彼此谈论的。之所以是仁义的教义，是因为这些出自古教会，那时就有这样的教义。他正琢磨这事时，他们看他就像一匹马，飞快地跑出去又跑回来，其实他安安静静站着。那里的智者说，他们看出他只凭信，因为那是一匹跑得快的小马，却没有车。他们还从他的衣服看出他生前担任过什么职务。后来他出来时，进了一个有果树的房间，在那里折下一根枝子带走，原来是一小串葡萄。由此他们知道，他身上也有些良善，因为白葡萄是对真理的情感。

4708 论行抢诱骗的“好人”，以及没有穿礼服的光明天使

有一个我生前认识的人出现了。他在天堂里，和聪明人在一起，能借着他们非常准确地觉察别人身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性情和禀性，还能把这些揭示出来，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我以为他是天使，后来才从经历中知道他是魔鬼。有个人迷了路，这时出现一个面貌和善的人，脸上看不出一点恶与假，左臂下夹着一根细木杆。他一见那迷路的人，就上前袭击，立刻扑过去要抢他，还夺走了一把挂在某件衣服上、插在鞘里的剑，那人无力自卫。这时显明，此人正是那个在天堂里的人。后来他受了审查，揭露出他里面并没有内在的良善；他在每个人看来都善良、公正、正直、真诚，底下却是个强盗。又查明他生前就以这种外表骗人，把通奸看得不算什么，做过污秽的事；同样，他也不信有神，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宗教。这一切都在天使面前显明了。后来又显明，他借着自己身上外在的良善，与天堂里的天使有联系，因此才能留在天堂里。他也知道信的真理，但只是凭记忆。于是他被抛向右边，越过欣嫩子谷，后来又从别处被扔进地狱。有人说，这样的人是一切人中最坏的，因为他们几乎能骗过内层天使。这一点从下面的事也看得出来：他被赶出去时，那些曾流入他那良善的天使开始哀叹，说一个好人被赶出去、扔进了地狱。

4709 那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多为女性，在右边相当远的地方，与脚底平齐。她们流入生殖器官的最内层。她们也是这样：看上去善良贞洁，其实邪恶，污秽透顶。

4710 另有一些人长时间出现在左边远处的上方，与头顶平齐。他们也是这样：流入人的生殖器官，好像在那里系上一根从自己身上垂下来的细绳，借此把自己连上去。这表示他们与那些人有最内在的爱，其实却在欺骗他们，不但能骗他们，还能随意牵着他们走。因为别人与生殖器官的结合和抚弄，代表对另一人假装的情感，也就是借着对某人假装的爱潜入进去；人就这样被诱骗，被任意牵着走。这些人比前面那些更甚、更深，因为他们把自己完全系上了。那些女人和这些男人都被扔进了地狱；这些人被自己的细绳绑着，就这样被扔进地狱。

4711 论独一的神与自然；状态造成距离，否定造成不在，确认造成同在；信使人结合

我曾处在灵所处的那种状态，那时完全和他们一样，有人的身体、人的感官，待在一个房间里。另一个房间里有许多人，还能看到书。我翻开一本，是用一种像古希伯来字母的文字写的，但我很快合上，又看了另一本。随后我和他们当中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谈话，其余的人都靠墙斜躺着。我说，我在世上，同时又在来世；我碰了碰他，他有感觉；我又说，人里面有一个人，死后仍然活着。他因为相信，就完全清楚地显在那里；靠墙躺着的其余人，头部却渐渐消失，最后在他们的位置上只剩下一团影子。后来我听说，他们不信我说的话，所以显得像在消失，或像不在场。因为一个人的观念若被肯定地接受，就完全进入另一人的观念；人就按着认同和肯定的程度显得在场；而不被接受的思想观念造成不在，也就是否定。

4712 由此可以看出信主是怎么回事。凡照着信的真理信主的，主就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那里安住。不信的人，主对他们是不在的，因为思想看不见他，情感也认不出他。主论到这些人说，他不认识他们（太7:23；路13:27），原因是他们不认识他。

4713 那时我还和一座城里的一些人谈话，人们走过一座铺砌的长桥进那城。有几位主教来了，我和他们谈到主：完全的三一就在他里面，这也从圣言得到证明；所以神是一位，而不是像那些把神分成几个位格的人在思想中所想的那样是几位。随后那里的长老说，他们承认一位神，但只是父；他们也称呼子和圣灵，但不把这两位当神来想。有人问他们，对父有什么观念。可以觉察到，他们的观念无非像是对无限、无边的宇宙的观念。有人对他们说，这样一来，思想就无法确定、无法定住，情感就更不能了。单纯的人说，他们要的是一位可以去想的神，他会接纳他们的思想，他们也能以爱为他所动；如果神在观念中就像无边的宇宙，这就根本办不到。又进一步显明：这种观念完全落入自然，对神的承认就此丧失。随后又显明：他们泛泛地想到自然时，观念就落入与先前对神的观念相同的样子，以致在他们看来，自然就是神。

4714 论铁火钳是什么人，旋转和炭火表示什么

前一页说过的那个腋下夹着木头、拦路行抢的人（见第4708节），被从地狱领出来，和另一个人谈话。他照样表现得像个善良、公正、正直的人。他们一起散步。这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指责他骗人，而且是打着诚实良善的幌子骗的，还把借来的东西挥霍光了。这时看见他好像在旋转，旋转的中心像一块快要烧红的炭。随后他就看不见了，但很快又出现，说有人斥责他、威胁他，把他吓坏了，他也大发其火。中间那块快烧红的炭，是他内里的怒火；像轮子一样的旋转，是外表上的公正和诚实。后来他看上去像一把铁火钳，就是夹火炭用的那种，就这样被扔进地狱。据说他打着诚实的幌子骗人，能把那里所有的人都骗过。

4715 这时我想起：每当我碰到拨火炭用的铁火钳，就觉察到有些灵好像要拿它打主。这事常常发生，甚至叫人愤慨。这正是来自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举止诚实、公正、正直，叫别人都信了，却照样骗人；借的东西从来不还，也不打算还；只要敢，就毫不在乎这样抢劫；把通奸看得不算什么；也不信神是什么，不信教会的事。

4716 论灵的状态与人的状态相比，以及他们的反思

灵的状态和人的状态相比，乍一看差不多，其实大不相同。他们确实同样思考、同样意愿，不同在于反思。世上的人凭肉体的记忆反思，灵则凭内在的记忆反思。人看见另一个人时，会回想关于这人听过、经历过的一切，把与他交往过、因种种缘故结下友谊的人认作朋友和伙伴。灵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与自己相似的人认作朋友，把凡能接受自己观念的人认作熟人，当然这其中差别很多，也不管生前认识与否。人会反复考虑该穿什么、正穿着什么，而且花样很多；灵不这样，衣服是按他们的状态给他们的，他们不知道从哪来、什么时候来，也不在乎。人知道自己的房子、房间、庭院等等是什么样，还有家用器具；灵也一样，但房子变了、换了新的、添了器具时，他们很少去想这些从哪来、什么时候来。不过各个灵也不一样。同样，灵到了另一个地方，不知道先前在哪里，所以不会像人那样从那里想到这里。总之，反思随着所处的状态而定，在来世的和在世上的都是如此。关于反思，可说的事太多，无法描述。但他们仍有清醒和生活，只是因为反思不同，与人的清醒和生活大不一样。

恶灵的清醒非常昏暗，因为他们只知道凭恶的本性行事。善灵却不同，因为他们凭理解力思考和行事。天使比人卓越得多，虽然他们不太了解人的状态，没法拿来比较。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过去外在的事没有记忆，只对内在的事，也就是信和永生的事有记忆；至于这些是从哪里、怎样来的，他们学会了，却不记得，在这一点上就像婴儿，学了东西却不知道是怎么学会的。

4717 论人的面貌在来世会改变

我看见两个善人，是我在世上认识的（莫雷乌斯和比尔切尼乌斯）。他们的面貌和先前完全不同。有人问我认不认得这一位，我说不认得，就猜，最后才知道他是比尔切尼乌斯。他的脸是一张好看、白净的人脸。他出现在一辆半敞的车上，因为那时他正在思考仁义的教义。原因是：那时与真理结合的良善塑造面貌，因为每个天使和善灵都是他自身那已成形之良善的形式。

4718 至于恶人，他们渐渐脱去人的形状。他们的脸在天堂的光中看去不像人，而像怪物，丑陋各异。原因是：从主而来、与真理结合的良善把天使的天堂塑成人的样式，所以那里的人都按自己良善的品质成为天堂的形像。地狱里的恶人从里面脱去人的形状，按自己恶的品质显得像怪物。

4719 论属灵的人和属天的人在婚姻之爱上的区别

属灵的人的婚姻之爱从外在开始，也就是从某种淫荡开始：他们喜欢裸体，裸体激起他们的爱。后来外在的东西虽然消退，但那时婚姻之爱在实际上往往也就停止了。属天的人却不同：他们的婚姻之爱从内在开始，也就是从心意的结合开始。他们不在乎裸体，就像在炎热地带，人们彼此看见对方赤身，却只爱自己的配偶。属天的人在来世也显得赤身，属灵的人则穿着衣服。属灵的人在世上生性淫荡，属天的人却不是。这些是他们亲自指教我的。此外，原因还在于：属天的人的意愿部分没有像属灵的人那样败坏，他们凭这个去爱，这是人最内在的部分；属灵的人则凭理解部分去爱，这相对来说是外在的，所以起初就带着淫荡。由此也可看出，属天的人和属灵的人的状态是颠倒的。

4720 论暗室：它是什么样，里面的人是什么样

暗室又出现了（参第4658节）。许多人坐在那里的桌旁，把主席奉为至高的神。他们崇拜他，商议各种事，也商议宗教上的事，比如有没有另一位神、有没有天堂和地狱、有没有良心等等，结论都是否定的。他们是把自然当作神、作恶毫无良心、同时在思想中也玷污了自己的人，其中有牧师，也有其他许多人。但借着从天堂放进来的一点光，暗室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它是一座黑暗的墓穴，里面有棺木，棺里有尸体；他们就坐在上面，有的坐在尸体本身上，有的坐在骨头上。在那光里，他们自己也像发青的尸体。原因是他们崇拜死的，否认活的，所以无法与天堂相通。他们像愚人一样，只知道自己才智过人，只知道主席是至高的神。

4721 论亵渎者

一边打开了一个房间，是用砖石砌的，里面抹着雪白的灰泥。靠墙出现一张床，在那里看去只是一团烧焦发黑、像骨头一样的东西，从中有一团黑云贴着墙升起来。那里有亵渎者：外面的覆盖看起来是白的，覆盖之下是那样烧焦发黑的身体；里面的部分就是那团黑云，也是同样的东西。它被扔到别处去了。

4722 论机械师（波尔海姆）

这位机械师生前一直琢磨制造能动的机器，而且在这方面比别人都成功，因为他有这样的天分。他生前坚信没有神，自然就是一切；人和兽身上活着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机械，被空气充满，照着空气的本性和秩序法则成形，靠这个活着。死后的生命是什么，内在的人是什么，天堂和地狱是什么，在死的自然之外有什么神性，在自然的盲目命运和偶然之外有什么天意，他都不想知道，还坚定自己反对这些。但因为他在肉身里时的想象力仍然存留，所以他在那里学习、也教人怎样造出各种东西，比如鸟、老鼠、猫，甚至人的婴孩。他的做法是揉捏、塑造一团什么东西，再用思想观念去造，于是这类东西就显现出来。因为在来世，人人的思想都能把这类东西表现出来；但那只是一种空气般的样子，并不真实。有人告诉他，别人也都能借想象和幻想做出同样的东西，这不过是游戏罢了。可他仍像个蠢人一样，继续用那团东西捏出这些和新的东西。他也在暗室里展示他的技艺；还看见他坐在暗室里棺木中的死人骨头上，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不承认活的，只承认死的。

4723 巴比伦；论恶人出于自我之爱的疯狂：自以为是神，甚至是父神

那些在世上极度爱自己、发号施令的人，像教皇、枢机主教、穆夫提，以及别处类似的人，到了来世就相信自己是神，想被称为神，就像暗室里的那个主席。这种疯狂会增长到什么地步，我要讲一件奇事：有些人好像在一座极高的山上，在山的正中设立宝座，相信自己是父神，又差派某人去执行命令，称他为子。我看见这样一个人好像在山顶上，留着雪白的大胡子，就这样发号施令；但他被抛进地狱，接着又起来一个。这就是那要坐在聚会之山上的路西法（赛14:13–14）。在他上方，恶人托着一个像飞翔天使那样、长着翅膀的人，称他为圣灵。

4724 论信与爱

出现了许多灵，我和其中一个谈话。这时那人显得很清楚，其余的人头部却开始消失。这是因为显得清楚的那人肯定并相信我所说的，头部消失的其余人不肯定，也就是不相信。由此可见信主是怎么回事：凡相信并肯定的，主就向他们显现，并借着爱或仁义与他们结合。因为若没有爱或仁义，就没有信，也就没有主的显现；接受信的正是爱和仁义，由此才有同在与结合。

4725 主也可能向那些不在爱里的人，也就是处在说服之信里的人显现；但那是想象中的显现，不是真实的。

4726 论我曾处在灵的状态

我有两三次被送入灵所处的状态，以致我成了灵中间的一个灵，没有地上的身体。那时我和灵在一起，与他们谈话，看见他们，考察他们的生活与人的生活有多大不同。他们有同样的面貌、同样的身体，衣着和言语也一样。我和他们谈到这事，说我是世上的人，同时又是灵中间的灵；他们生前在世时，并不知道死后会有这样的生活。他们听着，回答，与我交谈。他们当中有些人忘了自己曾经是人，但又被引着回想起来，因为在那里待久了的人，最后会忘记世上的生活；夭折的婴孩不知道这一点，但会被说服。我在那里看见他们的住处、城市、街道，和他们一起四处走，把一切都察看了。那时我很难过，他们也和我谈到这事：教会里的人多么无知，竟不知道这些；就算听说是这样，也不信。原因是：第一，他心里不信有死后的生命；第二，他以为自己的生命就是身体的生命，不认为有一个内在的人，自己是靠它活着的；第三，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灵魂死后像人，更不信它在面貌和全身上就是一个人。

4727 论沃尔夫的信

有一个在学术界极负盛名的人，写了大量著作，也写过神学方面的。他起初是个自然主义者，后来受了劝诫；回来之后，他就装作虔诚，装作从心里认信，装得以致人们只知道他是个悔改归正的好基督徒。但他这只是嘴上说说，心里恰恰相反，这从他在来世当着善灵的面所作的供认可以看出。在那里，他被带入一种状态，凭他在世上所怀的思想说话，而不是凭伪装说话。那时他供认，他从来不信有什么神，只信自然就是一切。他说出理由：第一，从来没人看见过神，也没人听见过他，他一直隐藏着，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如果真有神，他就会让人看见自己，好叫人相信。第二，看不出有什么神的天意。第三，灵魂不过是一种气，由内在的有机构造产生，构造一死，灵魂也就消散，因为它只不过像大气一样。第四，野兽也思考，也意愿，有些比人还狡猾、还聪明，比如熊、狗、老鼠、狐狸；差别小得几乎不值一提，比如言语，它们没有，是因为没有那样的器官，可是鹦鹉之类也会说话，还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第五，人们等末后的审判等了这么多世纪，都是白等；说那时星辰要从天上坠落到地上也是假的，因为星辰比地大，太阳也一样，而太阳却静止不动地坐在中心。此外还有别的类似理由。这些都是他当着善灵的面供认的，虽然他嘴上表现得完全两样。由此可见世上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人：最有学问的人是无神论者，而且比别人更坚定自己；知识越多，越自信，用来确认虚假的材料越丰富，以致学问成了他们发疯的手段。有人对他说：他不信自己死后还活着，现在却觉察到自己活着，可见他先前在这事上想错了。

4728 他的追随者和他一起作用在我的舌头上，往里注入要咬它的冲动。这表明他们是照着信的告白说话，里面却是魔鬼，就是在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里。

他本人尤其贪爱钱财，却不派用场，所以处在污秽的恶里；此外还有自我之爱，因为他想被人称为“欧洲之光”。有人告诉他，他要到愚人和蠢人中间去，因为他口里认信、心里否认的那信的教义，要从他身上完全拿走，他被留给自己的恶。他不肯相信，于是有人对他说：他借着口头的认信与善灵结合，这些善灵在天堂秩序的最外层，他们相信人怎么说就是怎样的人，想不到人心里能想得不

一样；但他借着否认神和信的一切，又与地狱结合。这样他就处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被善灵托在地狱之上，地狱之辈也拿他当工具去伤害善人。为了防止这事，从圣言和教义得来的真理知识要从他身上拿走，他被留给自己的恶，就这样被扔进地狱。

4729 论肩上的小狗表示什么

一个我生前认识的女人（玛丽亚·波尔海姆），她的肩上出现一只小狗，从一个肩头绕到另一个肩头，还舔她的嘴唇。我得到指教：这表示她把饮食的体面和讲究当作文明生活的头等大事；正是出于在饮食排场上讲体面的奢侈，才出现这样一只狗，也表示她这个人。

4730 论面貌会改变

我生前认识的人被指给我看。起初一段时间，他们的面貌和在世上时一样，因为那时他们在外在方面仍处在生前的状态。后来外在的东西被拿走，就显出来了：那些内里良善的人，面貌变了，变得更年轻、美丽可爱，这是按着他们的内在；恶人却面目可憎，几乎不成脸，要么只剩胡子，要么是一排牙齿，要么是别种怪物。因为人人都照着信与爱的真理和良善而呈现人的样子，反之亦然。

4731 论凡相似的人，不论什么面貌，都彼此认得

在来世，友谊和亲密不是靠交往或谈话得来的，而是心意的相似造成的。所以一个人一出现，就凭相似或不相似被认作朋友或仇敌。原因是一个人的整个思想都传给另一人，思想的情感塑造面貌，所以相似的人认得这面貌，不相似的人不认得。

他们彼此谈话时，如果话没被接受，被对方理解成另一个意思，或不被相信，说话人的脸就开始看不见；等对方相信了，又重新出现。同样，对方的思想也借着在他们位置上或周围的物象表现出来。灵和天使不去反思这些，因为这在来世是出于秩序的；凡照秩序发生的，都像家常事一样，没人去想。

4732 论金心、银心和银剑

善灵还没成为天使时，免不了常常遇到恶人。恶人一直存心作恶，这样的人成群结队，多不胜数，所做的恶按类别和种类也数不清。那些良善、内里已是天使的人，被赐予一块胸牌，形状像一颗大一些的心，是金子做的。每当恶人或强盗遇到他们，他们就敞开衣服，露出金心，强盗就什么也不敢做了。承认主的人得到金胸牌；在此之前，还想着三个位格时，他们的胸牌是银的。

4733 他们还得到一把银柄的剑和一条佩带。他们佩着这把剑时，恶灵什么也不敢做。金心和银柄的剑，代表与内层天使群体的结合。

4734 论强盗的住处

在城市周围和别处，到处可见沼泽或水塘，还有大片房屋废墟，那里是恶人的住处。恶灵住在洞穴和黑暗的地方，要下台阶才能到；那里一片昏暗。灵迷路走到那里时，就会被那些强盗截住；但若是善人，就立刻得救。迷路的人大多走到这样的地方，以为从这里有路通往城里，结果上了当。地方越深越黑，那里的强盗也越坏。这一群人当中，有些是生前很有地位的人，因为劫掠抢夺本是他们在世时内心的乐趣，只是在世上受法律约束，又怕坏了名声，丢了利益和荣誉。

4735 论蜘蛛

看见一根带着蛛网的丝，一直伸到高处，伸进内层天堂。这根丝被拉下来，随之拉下一个魔鬼般的灵。在天使眼中，他像一只又大又可怕的蜘蛛。它被拉下来后，躺在一块石头上让人看见。这时它的大半个头被脚后跟隔着鞋踩碎（这句原文为瑞典语），剩下的头用棍子的末端捣碎，看上去完全粉碎、毁灭了。这事是在石头上发生的。

4736 这时有人告诉我，也显示给我看，这些人是谁：他们学会了把自己升向内层天堂的技艺。这主要靠一种习惯：进入别人的心意，几乎把自己浸透进去，以致想得和他们一样。他们特别学习信的真理，也学会进入对真理的情感，让思想长时间停留在里面；但始终存心欺骗、愚弄、统治，所以满是狡诈、诡计和恶意。他们借这些混入天堂的天使中间，有的进入内层天堂的群体。这些人是韦林派。

473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738 但主容许这样的人待在那些群体里，为的是灌输相反的东西，以及试探人、必须加以辨析驳斥的东西，目的是巩固并扩展真理和良善的气场。天使说，有时也能察觉到他们：他们坐在角落里，时而显现，时而不显现；在被抛下的时候到来之前，无法把他们赶走。

4739 论北方，以及住在那里的人

我被带到住在遥远北方的人那里。看见那里有一座连绵的大建筑，分成许多房间，是石头砌的，外面抹着灰色的灰泥。房间都是敞开的，也就是没有屋顶。这建筑向长宽伸展开去。还有庙宇，在另一部分，就是较高的部分，也是敞开的，同样是抹了灰的石头砌成。庙外有一群人在跳舞，跳的是不圣洁的舞。在北方最远的地方，有一间用木板钉成的小屋，有屋顶，就在最边缘。住在那里的，是那些处在自然的真理里、借着它或照着它过良善生活的人。

4740 论那些进入人的一切情感并把它们扼杀的人（于伦堡）

清晨时分我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家伙一下子把两个天使撞开，其中一个是离我最近的；随即向我扑来，用手抓我的生殖器，想这样毁掉我。我用手护住那里。这时我醒了，问他是谁。他开口说，他是弗·于伦堡；我也以为是他，其实是一个和他相似的恶魔。他被逼着说话，供出他用的是什么伎俩。他说，他坐在主的十字架木头旁，在主的坟墓里，那坟凿在橄榄山的岩石中；他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天使和魔鬼都没法把他挪开。这些都是他凭幻想给自己造出来的。他又说，他下到坟墓里时，有

许多灵来了，他用它们把善灵和天使从每个人身边赶走。这些是他招认的。像弗·于伦堡这样的人就是如此：他因为曾在敬虔派中间，至今仍思考天堂、死后的生命、神、天意，想得相当清醒，说得更是如此，而且带着说服之信；借此他进入善人的情感，但目的是欺骗。可他毫无良心：哪怕祖国灭亡，哪怕邻人因他遭劫、被杀，他都不在乎；他唯一的目的是统治所有人，再借着统治从权贵那里得利。

4741 论宇宙中的某个民族，以及查理十二世

有一个人，曾是这个地球上最固执的人（查理十二世）。他固执到绝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宁可受最残酷的死、下最可怕的地狱，也要坚持。即使他决意作恶，也能用一些看似目的不恶的理由，来确认他那倔强的主意。举个例子：他想用偷偷强迫的手段玷污一个女子，却想出一种说法，说他愿意从那恶中被解救出来；若非如此不可，就宁愿被投入可怕的地狱。他表现得好像真想这样，于是目的看起来是他想变好，其实他极其顽固地留在那魔鬼般的恶里。他在世上时也是这样：他听从格尔茨，眼看要毁了祖国和国中所有人，嘴上却说他愿祖国好。他不肯看清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极其固执地坚持己见，不到山穷水尽、一无所剩，绝不罢休。这些都显明了，也显明这本身是魔鬼般的；但他以为这是祖国的荣耀，而显明出来的是，人们会把他看作疯子。

4742 又显明他与哪些灵相通，就是两个群体。一个是蓝色的群体，来自木星；他们是良善的，目的是要不断使自己完善。这些灵是善的，查理十二世处在良善状态时也是这样，那时他一心只要真理。另一个群体在宇宙中，离那些蓝色的灵不远，在右侧一段距离外；他们是一切人中最固执的，一旦拿定主意就绝不放弃，不管那是善是恶，可他们也为真理着想。他所相通的正是这些人，因为这样的固执在这个地球的范围内是找不到的。

4743 那些宇宙中的人有一个到了我这里。他是个又矮又胖的人，戴着一顶毛线帽。天使说，他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们极其固执，可也是这样的：时而在地狱，时而在光明的世界。他们被比作沼泽里的蚊蝇，成群飞上去，然后又回到沼泽里。据说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神，只把在上面时看见的光称为神，把在下面时的黑暗称为魔鬼；所以他们把真理认作神，把虚假认作魔鬼，就像那人（查理十二世）一样。

后来又来了一个同样的人，手里拿着一杯液体，把液体朝我泼来，那液体立刻散了。他们说，他们在某个地方舀这种液体，那地方他们说不出来；当灵处在可怕的固执和倔强中时，就把它泼向他们。如果对方接受了，就是不肯罢休的记号；如果不接受，就是会罢休的记号。他们就是这样在那里试验倔强的。

4744 论那些只把学问放在服务于智力的东西上、而不放在智力本身上的学者；论克·沃尔夫

我觉察到有一个人，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像粉尘烟雾的气场；它进入鼻孔时，就像那种粉尘，带着些让人窒息的味道。他说话很慢，带着一种庄重。有人说他坐在宝座上沉思，又说这是处在那种状态中的沃尔夫。那时他在前方，与左脚底平齐。他之所以被这样觉察到，是因为他在世上只钻研那些

作为工具或媒介、用来获得理解力的东西，比如数学、物理学、哲学、逻辑学；他把智慧放在这些上面，而不放在自然的真理本身上，更不放在信的真理上，那些他并不怎么信。这样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气场，看上去也像扫烟囱的。

4745 论地狱的婚姻

有一个人在世上是一切人中最倔强、最固执的，以致哪怕丢了性命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走投无路，他才肯先让步（查理十二世）。他在来世娶了一个本性和他相似、却比他还倔强的女人。起初显出他对她恨之入骨：他当着她的面两三次吞下刀子，又把刀子插进她的背，挖出她的心，长时间地咬，嘴边满是白沫。她看着这一切，同时被魔鬼们围着，施展她的倔强，比他还倔强，不在乎性命，也不在乎任何折磨。最后她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他开始顺从，以至成了个窝囊废（原文为瑞典语），出于顺从去亲她下身污秽的地方。这时她就夸他，因为他已归她管辖。他们长期在冲突和你死我活的仇恨中受磨炼，都撑了下来；最后他不敢再与她作对，因为她凭更大的倔强制服了他。由此可见地狱的婚姻是什么样：怀着这种仇恨的人凭统治结合在一起。凡凭倔强制服配偶、然后在外在上像朋友一样共同生活、在内里却恨之入骨的人，他们的婚姻都是这样。有人说，那女人被魔鬼般的女人附着，就是那些这样制服了丈夫的女人，尤其是荷兰女人。又显明：这样的人虽然彼此恨之入骨，却在那婚姻里感到这样一种快乐，以致几乎能结合为一；因为双方都感到统治对方的快乐，又因为一方与另一方一同促成这事，所感到的就是这种快乐。

4746 论死后的生命是内在之人的生命，以及自我之爱是什么样

我从许多经历中得到指教：有些人在外在生活上，从行为、举止和言谈看，都有教养、像基督徒，在内在生活上却想着恶事，就是不断想着自己和世界，他们在来世成为魔鬼；反过来，有些人在外在生活上显得高傲、轻视邻舍，在内在生活上却正直无邪，他们在来世进入天堂。因为在来世，外在的东西逐步脱去，内在的留下来；人真正的生命，就是他的爱、目的和意志所在之处，在内在的人里。

474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748 那些内里在自我之爱里、外表却文明谦和的人，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查理十二世。他内里比全世界任何人都骄傲，不但想在本国得最大的名声，还想在全世界得名声，也想统治全世界，内里多少以为自己是神。他内在的思考能力超过别人，在任何境况、任何危险中都是如此；他内在的思想极其敏锐，一眼就看清周围的每件事，在里面把它们归拢起来，作出恰当的结论。他却不愿任何人知道这一点，外表上假装自己里面并不思考；谁要说他内里有敏锐的思想，他就发怒。他以为这样做才有王者风度，还养成了一贯这样做的习惯。这就是他的内在生活。他在其中想的是怎样在一切大小事上统治所有人，还认为这是神性的。在那内在生活中，他其实也不信有神，只信神在人里面，尤其在他自己里面，所以根本不在乎宗教。他称赞伊斯兰教胜过基督教，说基督教只是给单纯人的；要是可能，他还想推行一种自然宗教，适合一切自然主义者的理解。他把至死倔强当作王者风度，在这上面

也凶残冷酷，丝毫不顾人命。他总能找出无从反驳的开脱理由，那时他处在说服之中，认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对的，因为这出于他内在的思想。这些在世上没人知道，只有些猜测。他装出的公正和真诚，比谁都更像样。

但这一切在来世都被揭开了。他被从可怕的地狱里提出来，送入外在之人的状态，那时他表现得谦和、公正、真诚；可他一进入内在生活的状态，种种极其魔鬼般的东西就冒了出来。他能在一瞬间看见周围比任何人都多的东西，能把它们安排来帮自己去统治，不但在地狱里，还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天堂里；他借着外在的人和外表的公正真诚，同时借着说服，把那里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总之，他寻找肯听命于他的地狱，也寻找天堂里肯帮他的，存心要制服所有人，让自己成为至大的神；他相信，除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神。要细说这些，得写满好多张纸。他这样狂暴了一个星期，好让天使看清他是什么样，以及那些在世上为自己养成这种内在生活的人是什么样。在受惩罚和遭危险时，他比不受惩罚、没有危险时，更是处在他那魔鬼般的内在生活中。有人对他说，即使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在主面前也不过像一根羽毛，他却毫不在乎。他想亲自成为魔鬼，做地狱的统治者，再与天堂里的人以及那里的神性订约分权；但存心是要让他在地狱里主宰一切，天堂里的也要听他的，否则就要制服它。他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在他身上占统治地位的内在生活是什么样，他比别人更成为魔鬼，也就比别人更成为愚人。

4749 另一个人，外表满是傲慢，内里却良善，就是埃里克·本策柳斯。他在世上把自己摆在所有人之上，轻视别人，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人的记忆力胜过他。他把一切学问和智慧都放在记忆里；他在教会教义上也是凭记忆，没有一点出于自己的。正因为这样，他没能玷污自己的内在。他在来世起初吃了苦头：他的大脑周围出现一层像骨痂一样的东西，被打碎了好几次，疼得厉害。然后他被带入自己的内在，那是良善的；那时他就像个婴儿，天使用适合他的方式教导他。

4750 由此可以看出自我之爱是什么样：查理十二世内里比所有人更在自我之爱里，他用生活和教义使自己浸透了这种爱，就是：第一，不但要制服地狱，做最大的魔鬼；第二，还要制服天堂，把宝座设在神性之上；第三，彻底否认神性，相信神性无非就是在人里面思考、意愿的东西，所以就是人；第四，从心里把神连根拔除，加以否认，以致对那些从心里认定有神的人，好像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他听见有人这样说时，自己也狠毒地这样做；第五，否认良善和真理的一切，也就是信和仁义的一切。内在之人的生命是自我之爱的人，就是这样。

4751 我观察到，查理十二世的觉察能力胜过别人。他处在内在思维时，眨眼间几乎能扫过上百个人，察看他们相对于他的目的，也就是统治，是什么样的人，又怎样能安排他们，他也确实这样安排他们来为自己效力。由此可见，恶人，尤其诡诈的人，享有怎样的敏锐，仿佛是一种理智；但他们被荒废到比别人更加愚蠢。

查理十二世一生的目的，是极其固执地要制服神性，为的是自己的统治，甚至想像参孙那样死。所以他从后面一头扎进一片云里，那里是亚衲族，就是上古教会出来的恶人；他想激起他们，借此得势。在那里，他的理智被他们荒废了，因为与他们结合，就是丧失一切理智。但因为他只进了那云一点点，就继续往前，去追逐神性，虽然已经变得愚钝，因为决心或意志仍然留着。这是在右边的一个水塘之上，那水塘谁也过不去，否则就会窒息。在那里，他丧失了剩下的理智或思维，最后被带回到一个洞穴，那洞在两者交界之处，他沉入其中；在那里，他比别人更愚蠢，与他统治的欲望，甚至想凌驾神性之上的欲望，成正比。

4752 论地狱之辈有觉察的天赋

我观察到，魔鬼在被完全荒废之前，有胜过别人的觉察天赋。他们能像蛇或鹰一样环顾四周，觉察周围的每件事，一瞬间把它们归拢为一；他们也能理解信的真理，但恶的欲望使他们迟钝，使他们不接受，在那种状态下也不信事情是这样，因为恶的欲望排斥信的真理。我经历过许多觉察方面的例子，尤其是在魔鬼查理十二世身上，以及在那些灌输给他们的人身上。这些人能一瞬间看清一切大小事怎样与自己的目的相合，加以整理、安排，为己所用，排斥并对抗那些为真理而与虚假争战的东西。他们甚至能看清那里无数群体各自怀着什么心意，连其中的每一个人也看得清，就这样单凭目光去安排。由此可见，恶人，甚至最坏的人，在被完全荒废之前，有怎样敏锐的目光。

4753 论恶人的荒废和定罪出于他们自己

借着连续好几年的经历，我得以知道恶人是怎样荒废自己、最后把自己投入定罪的。凭着他们后天养成的本性，他们不能不施展恶毒，去骚扰主所保护的人。他们这样做，就借此挑衅神性，并招来地狱的群体；招来得越多，就越骚扰主所保护的人；就这样越来越多地吸进地狱，直到后天养成的本性被灌满。神性按骚扰的程度抵挡，他们也按那程度招来地狱，就是从地狱吸进这类东西，与之结合。由此可见，主并不荒废谁，也不定谁的罪，而是他们自己借着一再冲撞神性，越来越甚，直到灌满了，就把自己投入地狱，从而陷入定罪，也就是灵性的死亡。

4754 恶人，甚至魔鬼，也有理解真理的天赋，最显著的例子是斯蒂恩克罗纳院长。他有这样的天赋：信的真理被生动地讲给他听时，他能领会、理解，直到细枝末节，而且也承认。比如：有神的秩序；秩序的法则就是信的真理；对神性之爱和对同伴之爱构成天堂，世界之爱构成地狱；神的秩序只能被谦卑的人接受；在自我之爱里的人不可能有谦卑；自我之爱是刚硬的，对神性之爱是柔软的；自我之爱必须被彻底粉碎，这事在地狱里发生，可即便如此也生不出谦卑。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他都能领会、理解，却仍然只能照着相反的去做，因为他满怀凌驾他人的统治欲。他在世上生活丑闻不断，犯下最可耻的通奸；他也曾答应悔改，却依然故我，从而彻底玷污了神圣之物：他承认罪，虔诚地祈求赦免，为此领圣餐，事后却依然故我，最后坚定自己行恶，于是完全委身于恶，以致除了作恶，再不能做别的，毫无良心。

4755 论呼吸

有人说，我也从先前所知的事觉察到：天堂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特有的呼吸，与别的群体的呼吸不同；地狱的每个群体也是这样。原因是一切呼吸都随着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从而随着爱和信而定。那呼吸又因来源、进程等许多因素而有变化。由此也能认出每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自然而然认出来的，不需事先知道，因为这是照秩序的。

4756 论某些恶人怎样为生前所犯的恶被带入恐惧

那些彻底坚定自己反对神性、因而把恶看得不算什么的人，被放进地狱，到同类当中，彼此折磨，直到恶借着恐惧开始减弱。那些也曾思想神性、却作恶毫无良心的人，被送到一些城里，那里有法官、审查者和惩戒者。比如那些把嫖妓看得不算什么、生前不分青红皂白地糟蹋少女的人，就被送到这样的城里。那里的法官和审查者立刻觉察到他们在什么恶里，给他们住处，严厉警告他们不可再做这种事，还加以威胁。随后也让一些不贞的女人到他们那里，冒充少女；他们若侵犯她们，审查者就报告法官，他们就受惩戒；然后又被放回去，照样进行。如果他们还不收手，就受更严厉的惩罚。最后让他们进去时，使他们以为没人看见，连这样的信念也被拿走；那时他们若犯罪，就被押到法官那里，法官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否有罪，于是重重惩罚。这事持续很久很久，直到他们最后再也不敢，不是出于良心，而是出于恐惧。那些仍然作恶的人，就被赶出城，赶到所谓的约旦河外，在那里受最严厉的审查和惩戒。

4757 论启示神学也就是圣言，以及自然神学

有好几天，一些相信圣言的人与另一些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相信圣言里的一切都出于神性，所以本身就是神性的；与他们争论的，是那些生前相信自然神学更胜一筹、认为自然神学光照启示神学而不是反过来的人。这敌意来自拥护自然神学的一方，而不是拥护圣言的一方。前者一连几天残酷地骚扰后者，一心只想要他们的命，身体和灵魂都不放过；他们还把地狱放进自己里面，让地狱借他们行事，直到地狱完全借他们说话。他们不但否认圣言或启示有任何价值，还鄙视它，说它的文体那么简单、粗陋，就这样从心里彻底拒绝了它。于是有人告诉他们：圣言之所以有这样的文体，是因为里面含着最深的奥秘，这些奥秘在三层天堂里依次展开；其中有神性的智慧，天使属天和属灵的滋养也由此而来；因为天堂与人，尤其是与教会里的人结合，住在他们良善的情感里，这样借着圣言与教会里的人成为一体。但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一点。他们虽然明白事情是这样，在来世也知道了，但因为生前就是那样的人，这些在他们里面留不住，地狱照样借他们行事，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要毁掉那些信圣言的人。由此可见那些相信可以从自然知道有神性、神性是什么样、有天堂和地狱、有死后的生命的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其实什么也不信。原因是他们处在自然之光里，而不是天堂之光里，所以与地狱之辈同在，不与天上的人同在。其中有两三个是我在世上认识的，两个是神职人员：埃·本策柳斯、安·鲁德贝克，还有克·沃尔夫。

第十六册　§§4501–4800

4758 进一步显明：自然神学关于神性、天堂和地狱、死后的生命、信，根本揭示不出任何东西，除非人先从启示知道了这些。因为人所知道的，都能被确认：有学问的人用学问确认，聪明的人用聪明确认。所以那些凭启示有信的人，能借自然里的许多东西来确认它，从而巩固自己的信。原因是人对一切属天的事所持的观念，仍然是属自然的；没有某种观念，就没有理解，没有记忆，对任何事都谈不上信。人对信的事所持的观念是什么样，在来世也会显明，也曾显示给我看，全都是属自然的。所以如果用属于各门科学的自然真理来确认信的事，信就得到巩固。但那些不信圣言、却以为要等从自然的东西里拿出理由、在自然中找到许多类似的东西才该相信的人，也就是以为自然神学会光照心智、使人相信的人，就大错特错了。他走的是颠倒的次序：想借自然进入天堂，借粗的进入精的，借属自然的进入属灵的，这完全违反秩序。因为这样，人会越来越瞎，最后什么也不信，甚至否认。那些想凭自然神学进入信的人，结局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他们承认不了任何神性的东西。属自然的人领会不了天上的事，也就是属灵的事，除非他受到天堂的光照；那时是属灵的人看见它，虽然看起来像是在属自然的人里看见的。主在讲财主和拉撒路时也这样教导（路16:19–31）：若不信先知，也就是不信圣言，其余的一切都毫无用处。这些也就是先知书中借埃及在内义上所描述的，因为埃及是科学知识，所以也是自然神学。

4759 这样的人有些在来世像家里的臭虫一样发臭。总之，凭启示有信的人，能借自然、借属于自然神学的东西、也借神迹得到确认，原因是他们处在肯定之中，把一切都引到那里，尤其因为他们处在天堂之光里，能借此看见自然里的东西。反过来，那些不凭启示有信的人，不能借自然、借属于自然神学的东西得到确认，也不能借神迹得到确认，原因是他们处在否定之中；否定一旦占了统治地位，一切都被引到那里，或被解释得合它的意，尤其因为他们处在没有被天堂之光照亮的自然之光里。因为从内在的能看见外在的，从在先的能看见在后的，从原因能看见结果，反过来却不行。天堂的天使能看见地狱里发生的事，看见那里的恶与虚假；地狱之辈却看不见天堂里的事，看不见那里的良善与真理。原因是前者在天堂之光里，后者在地狱之光里，这光就像没有被天堂之光照亮的自然之光。这光就是圣言中所称的黑暗。

4759a#　论那些不从圣言寻求并订立确定的教义、只停留在字义里的人

我得知，有些人并不从圣言为自己订立确定的教义。他们熟悉圣言，却把它套用在随便想到的任何事上；他们完全停留在字义里，不从中寻求真理。这样做的人，能借圣言确认他们想要的任何事，连虚假也能确认。因为圣言字义里的东西是一般的容器，此后几乎看不出里面真正的真理。

4760 论启示录中的龙

我得知启示录中的龙指的是什么人：就是那些凭科学知识，也就是凭自然里的东西，对神性的真理进行推理，并拿圣言的字义来作确认、把它扭曲得与自己相合的人；也就是那些想凭自然神学在神性的事上显得有智慧的人。这些人主要是自然主义者，心里否认神性，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爱推理，把一切都引向否定。有一个人在世上是本国首席神学家，他不信圣言，却相信自然神学能光照心智、教导属灵的真理。他像那些作为龙的人一样行事，只在一点上：他把圣言的字义扭曲成他想要的任何意思，存心却是要毁掉圣言，尤其要借字义毁掉内义。

4761 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某种方式而言构成龙，因为二者都想侵犯并毁掉内义：一个是完全彻底地毁掉，另一个则借着不愿知道圣言除了字义之外还有别的。

4762 有人对他说：圣言就是按字面也是神圣的，但这是因为它里面含着神圣的东西，在天堂里被觉察，讲的是主和主的国度；任何人都不该盲目地停留在圣言的字义里，而该睁着眼睛，也就是该从圣言为自己形成真正的教义，再这样运用圣言；否则就会落入谬误，想编造多少就编造多少，还在任何情形下把圣言套用来为自己所用，这样歪曲颠倒，就是亵渎圣言。凡从圣言为自己形成真正教义的人，能看出圣言在字面上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为了让它作为一般的东西进入人心，给人契机去真实地思考这些事。比如，一个为自己形成了这样教义的人：主是纯粹的爱，也就是纯粹的怜悯；出于纯粹的爱和纯粹的怜悯，根本不可能存心作恶，更不可能造出恶来。他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圣言字面上说：城中若有灾祸，岂非耶和华所降的（摩3:6）；神的怒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申32:22）；他必喜悦毁灭他们（申28:63）。那就是：是人的怒火这样对神燃烧，那时看起来就像出于神，所以是照着表象这样说的。

4763 论查理十二世，以及统治之爱

他在我身边待了很久。起初是他在外在形式上的样子，持续了一年左右，那时他表现得相当克制，只是里面那些邪恶的东西时不时冒出来。后来他被送入自己的内在状态，就是他在世上时所处的状态。他在心里想的东西，世上没人能察觉，他也不愿被人察觉。还揭露出：他多年来一直与灵交谈，这交谈持续了很久，就是他说了什么、怎样回答的；他不但受过关于主和教会之事的指教，还常常受到劝诫，甚至受过惩戒，也受劝要回国讲和，但他不肯。他总想成为一切人中最大的；这一点被拒之后，他就决意借无神论的教条抹去主的名。那时他也开始从心里爱这类人，也就是无神论者，并设法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好在消灭宗教时可用。那时他还陷入不可言说的邪恶（犬类之事）以及类似的恶行，只是在外表上把这些都藏起来了；直到他处于太平时才是这样。

4764 他在来世继续这样，以主的仇敌自居，想毁掉一切属于主的东西。这事持续了相当久，起初几个星期，后来几个月。他活脱脱就是魔鬼的样子，想激起所有的地狱；他也常常受罚，被送进有猪的最污秽的地狱，却仍然坚持不改。要把每件事都讲出来，得写一整本书。由此可见统治之爱是什么样，这爱在他身上到了极点：他虽然与灵和天使交谈，天天受教，却不但不接受，最后还否认神性本身。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把一切都归于自然。统治之爱就是这样。

4765 论死后的记忆

有这样一件事：灵在我的记忆里看见关于某个仆人的事，好像我没给他应得的东西。其实这只是我做过几次的梦，我把约定的一切都给了他。我对他们这样说时，他们就从我的记忆里取出我梦见过他多少次、梦见了什么，次数相当多，还取出我付给他工钱的事；而这些我自己已经全忘了。他们在那仆人身上也做了同样的事。由此我清楚看出：一切大小事，甚至最细微的事，都刻在内在的记忆也就是灵的记忆里，连外在记忆里已经完全抹去的也在。

4766 他们还数出我的朋友和我分开过多少次，这些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可每一次都刻在我灵的记忆里。

4767 由此可以断定：一切大小事都被主预见、预备了，因为它们都存在记忆里，构成人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也就是塑造内在生命的状态。我还听到，在一个诋毁过我的人身上（埃尔夫维乌斯），他说过我什么、在谁面前说过我坏话，都连同情形一次次、一句句被列举出来。他明知这是丑闻，是国家的耻辱。类似的事还有许多。这持续了大约半小时，按顺序，速度很快。由此我也看出：一切大小事，直到最细微的事，在来世都留在人身上。

4768 论天上的婚姻和地狱的婚姻

有一个处在地狱婚姻里的人（查理十二世），对另一些处在天上婚姻里的人施展某种恶毒。作为惩罚，天上婚姻的爱被传给了他。这时，那相通的流注叫他痛苦万分，好像身在火焰里；他大喊大叫，说自己受这样的折磨。相通持续多久，这折磨就持续多久。由此可见，从天堂来的流注会在地狱里的人身上造成多大、什么样的地狱。

4769 论欧洲教会所在之处的无神论人群

我得以看见教会里有多少无神论者。因为所有活着的人，他们的灵魂都在来世，在那里与别的灵同处一个群体，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些灵，也就是活着之人的灵，在右边显给我看，是那些如今是无神论者、仍活在世上的人。人数极其庞大，多得数不过来；按类别数，就有三百万，还有许多人好像从海里冒出来，也就是从科学知识里冒出来。

4770 论新教会的开端

教会里的无神论人群出现后，又消失了。这时许多人说，已经传来消息：在外邦人当中的某处，开始有从天上来的启示，就是灵和天使与他们交谈，教他们天上的教义，首先是关于主的教义；那里的人欣然接受，这样一个新教会就从天上兴起。

他们接着谈这事，说新教会以前也是这样开始的：犹太教会借着神迹，借着从西奈山与摩西的亲口对话，也就是借着灵和天使；基督教会借着神迹，也借着人与灵的交谈，因为灵与使徒交谈，还有许多人说别国的方言，此外又有神迹。为此天上一片欢喜。

4771 这事看起来发生在左前方，好像在亚洲某处，靠近非洲。

4772 那时那里有许多人出现，也就是他们的灵。他们与天使交谈，借着天堂受主的教导，学习属于天上教义的事；他们说要把这些传给自己的人。后来来了一些伪君子，还有地狱里来的一些人，向他们灌输相反的东西。他们并不理会，却仍然听着，好知道那些相反的东西，从而在真理上得到更好的光照；因为哪里有光照，哪里也就能看清相反的东西。

后来天使彼此谈到：教会里的人性情和本性都是扭曲的，他们要一位看不见的神，这位神进不了思想，对他也形成不了任何观念，所以他们无法借着思想和感官的情感与他结合。教会里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不承认主是神，因为他曾是人。然而上古时代的人，比我们有智慧的人，比如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亚伯拉罕本人以及他以后的人，都敬拜以人形显现的耶和华；他以那形像显现时，他们就称他为耶和华，称他为宇宙的创造者。最有智慧的天使也是这样，他们敬拜以人形显现的神，主也以那形像向他们显现；他们说那看不见的创造者是不可理解的，无法与他结合。这一点从天上刻在欧洲以外各民族的本性里，也刻在欧洲以内一些人的本性里，所以他们要以某种形像来敬拜神。这些人一听说神曾在世上向人显现，也就是一听说主的事，就跑来相信，抓住关于他的教义，说：神若存在，就该向人显现，而且只能以人的样子显现。这是他们天生就有的，因为来自天上；但这一点在基督徒心中几乎被连根拔掉了，只有某些单纯人的心里还留着。

4773 论新教会

我在醒着的异象中被领着经过前方偏左的几个地区，走了相当远，一直到这个地球的灵所在的地带以内。一路上，我随着那些灵的心意和本性而受影响，几乎处处都被迫去反思自己，想到自己的功劳，把借着我发生的一切都归给自己。原因是我经过的那些地区的灵是这样的：他们在世上相信能凭自己的行为赚得救恩，每当照宗教诫命行善时都是这样。有一个地区，那里的人更突出、更明显地把一切归于自己，也就是归于功劳；这个地区几乎在其余地区的尽头，因为这些地区是这样排列的，好让这种信逐渐增强。还有一个地区，那里的人因为看见不信的人多不胜数，就怀疑还能不能有救恩，以为不信的人多得占了上风，好像洪水泛滥，天使的天堂就要灭亡了。

4774 经过这些地区之后，我被领到一座大宫殿（像斯德哥尔摩王宫），进入一个宽阔的庭院，从一边走到对面靠海的一边。最后我朝海走去时，有些人在说话。他们说，曾经应许过要有启示，他们等了很久，现在几乎再也等不下去了。这时出现了一种光亮，好像在黑暗中一样；他们由此猜想启示就要来了。我被带到那边时，听见他们说，他们在等关于基督的启示，他们用自己的称呼叫他“唯一的人”。这时有一位天使从主那里与他们交谈，教导他们关于主的事，说：神是一位，他就是主；父这位创造者以人形显现时，被称为、也正被称为神的儿子；由此他们能知道，神的儿子从永远就有，与父是同一位，只是以人的形像显现。他们说这一点他们能明白、能领会，但他生为人这件事，他们还理解不了。于是天使教导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最后他们承认这一点也能理解了，也明白这是为了拯救人类。后来那里的这些人讲述说，他们很久以来就有从天上来的启示，他们的宗教就由此而来；也曾

应许他们，还要向他们启示更多，最后是关于神的启示。他们知道许多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事，是基督徒不知道的。我觉察到，与他们相通、受他们流注的地上之人，在非洲一带，部分也在亚洲，靠近印度洋，但不在海边。

4775 随后我很快被从那里领向右边，在那里也听见一些人在说话，在等候启示。天使与他们交谈，教导他们关于主的事，说他们将得到从天上来的完整的教会教义，还将得到圣经，但是从主而来的新圣经。我听见他们说：宇宙的创造主神必定在世上向人显现，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他创造了人，爱人，又因为有死后的生命，他要永远拯救人；而且那显现必须以人的形像，直到肉眼可见的程度。这时那些灵彼此谈到：如今基督教世界里的人，尤其是学者，看法完全不同，认为主既然生为人、以人显现，就他的人性而言就不可能是宇宙的神，更不可能是万有的创造者；这正表明他们的本性是扭曲的。因为凡在理解部分，更在意愿部分还保有某些完整之处的人，都天生觉得宇宙的神必定以人的样子显现。所以古人，像亚伯拉罕等人，把在地上显现的神称为耶和华，称为宇宙的创造者；那时在希腊、后来在意大利比别人更有智慧的外邦人，也把他们所有的神都塑造成人，像萨图恩、朱庇特、尼普顿、朱诺、密涅瓦等；各地的民族也都敬拜偶像，原因是他们天生要看见自己的神，好承认他。这是因为从主发出的神性真理，不但使整个天堂具有人的形像，也使那里的每个天使具有人的形像，因为神性真理在自己的形像里就是人；所以天堂里的一切都与人对应。他们彼此谈论这些，又惊讶在教会所在的地带，学者中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主是神，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曾是人；至于什么是使人性成为神性，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我还听见他们说，教会里有些人把圣徒当神来敬拜，这是出于许可，为的是不让这一点丧失，好让他们凭本性多少保留这样的观念：神性在人的形像里，也就是从主发出的神性在一切形式上都是人的。

4776 这些谈到从天上来的教义和圣经的人，如上所说，在前面那些人右边稍远处；我觉察到他们在通往非洲的入口处。

4777 随后在模糊的异象中显明，那天上的教义怎样在非洲传开：从那里向非洲内地推进，但到不了中部；然后转向非洲内地离地中海较近的居民，就这样往远处延伸，但仍到不了沿海；过一段时间，又经内陆地带折回，一直到埃及附近；再从那里传到亚洲某些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人，也传到亚洲周边。为此天使欢喜，因为主的降临如今临近了，那在欧洲正在灭亡的教会，要在非洲重建；这事单单由主借着启示成就，而不是借着基督徒派去的传教士。

他们还受到劝诫：不可从基督徒派去的传教士那里接受任何教义，可以听他们讲，却不要信他们。所以那天上的教义也没有传给靠近海岸的人，因为基督徒会到那里去，带来绊脚石；因为这些人比谁都更是什么也不信、过着不敬虔的生活。

4778 我从那里被领着走另一条路回来。路上我感到胸部一带烦躁、疼痛，原因是那里有一些人，承认信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却不承认仁义；而胸部对应于仁义。

4779 最后我离开上面说的那些人时，听见他们在一大群人中赞美主，唱着“哈利路亚”。后来我被领回去，但是在更高的地方，那里有来自亚洲北部各地区的灵。我觉察到，他们因着在世上的生活，具有这样的禀性，能接受上面说的天上的教义。后来我被领到一个地区，那里是在各门科学知识中的人，就是如今人类学问所赖以汲取的那些知识。我在那里觉察到，那里的人根本无法领会主能是唯一的神，只因为他是人，他们连主能是神都无法领会，所以他们最难接受天上的教义；因为他们根本觉察不到事情能是这样，他们已经借着科学知识把觉察的天赋全都熄灭了。但在更右边、更靠下的一个地区，有些人有能力接受那教义，他们没有借着科学知识熄灭觉察事情是这样的天赋。

4780 由此可见，天上的教义后来会从那些民族传给来自这个地球各地区的灵，然后传给其他地球的灵。（下文续）

4781 论主为什么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续前。谈话说到主为什么生在这个地球上，而不生在别的地球上。原因是：在这个地球上，从天上来的教义一旦公布，就能传遍全世界，并保存几千年。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自古以来就把这类东西写在纸上，后来又用印刷，这样就能传遍全世界，也能保存下来；因为这个地球上有这样的交流和流传，别处却没有。在别处，居民分成不同的民族、家族和家庭，不会把所知道的写在纸上，也不能与所有人交流。此外，只要在一个地球上知道了关于主的天上教义，其余地球的人成为灵和天使时，也就能借此知道。

4782 他们把来自这个地球的灵称为“科学知识”，因为他们对应的是科学知识，不是与物质事物分开的科学知识，而是与之相连的；所以在这个地球上，人是凭科学知识知道神是人的，在别处则不是凭科学知识。这差别就像天使与天使之间的差别：有的凭觉察和传通而知，有的凭自己而知。

4783 续论教会

由此可见，主讲到末后的审判时说那是他的降临、世代的末了，那时圣殿也要被拆毁（太24:1–3），是什么意思。天使谈到主的降临：每当要建立一个新教会时，主自己都会降临、施教，如在上古教会和古教会时那样，尤其在犹太教会时，那时主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又在西奈山上显现，也借着先知显现，圣言就是借着先知从他而来的；现在也是这样，在那些要在其中建立新教会的人那里，主自己借着天使教导他们。

非洲人也比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更能接受天上的教义，这是我从来自那里的灵得知的。他们乐意从天使那里接受关于主的教义；他们比别人更天生有这样的观念：神必定以人的样子显现，绝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他们不但有能力接受信的真理，尤其能接受信的良善，因为他们有属天的禀性。

4784 论千方百计要引人奸淫的魔鬼

我在醒着的异象中被领着走，路上经过一些人的地狱。这些人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要扭曲、颠倒、熄灭属于婚姻之爱的东西，而引入属于奸淫的东西。他们的行事几乎像恶魔，却是藏在暗处的狡猾的灵。他们留意思想和情感的每一个时刻，不断设法把它们扭曲成淫荡的奸淫，暗暗地说服人，这样把一种说服注入进去，叫人以为奸淫胜过婚姻。我惊奇他们怎么能留意思想的每一个时刻，把它从真理和良善上引开，扭曲、颠倒、熄灭，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不停地这样做。后来他们进入人觉察不到的属灵生命本身，但白费力气，因为我受主保护。他们扭曲、颠倒的手法无法描述，因为那是在属灵的气场里借着观念的言语，也就是借着观念进行的，这些观念人是察觉不到的，因为许多观念才构成一个词的观念，也就是一个词；观念里面的情感就更察觉不到了，而情感正是那些观念的生命。由此我能看出：人一旦尝过奸淫的乐趣，就几乎永远无法被挪开，转而厌恶它，因为引人尝到这乐趣正是他们的目的；又看出：除非受主保护，没有人能抵挡他们，因为他们在人的思想里面，紧挨着、甚至还稍深一点地作用于生命，以致人根本察觉不到。我自己也察觉不到，若不是蒙主光照，知道怎样与灵交谈、一同思考，从而觉察到观念出于情感是什么样的。

4785 论摩拉维亚教会

我听见灵与摩拉维亚教会的人谈话，那时他们揭开了自己宗教的一部分奥秘：第一，关于主，他们承认他是人，由神差来，要借十字架的受难拯救人类；第二，也借着他成全律法，从而远离罪；第三，因此被父认作儿子，称为神的儿子；第四，他们的信是对他的信赖（原文为瑞典语“信赖”），但不是像信赖神，而是像信赖一个人，因此他们有某种类似爱他的东西，但不是爱他如爱神，而是像人爱一个最好的人。第五，他们在来世仍保持同样的信，有些人保持对他作为一个人的那种信赖；那时有些人被允许与一位从主那里差来的天使谈话，他们和他谈救恩，但方式是请他求父接纳他们进天堂。天使回答他们说：作为人他不能，作为神才能；所以他们的请求不得应允。最后他们知道，原因在于他们对主怀着人的观念，而不是神的观念。第六，他们也说，他因着在世上的顺从，在天上地上有权柄，但不是在天地之上。

第七，因为他们不承认主是神，只承认他是人，所以在平常的谈话中称他为羔羊，意思是无辜的。第八，他们不看重仁义，也不怎么看重虔诚，而把一切都放在那种信赖上，并称之为信。第九，有人对他们说，主在圣言里说他与父原为一（约10:30），他们回答说，那是指像朋友一样，借着友谊为一；另一些人说是借着爱。第十，有人对他们说，主说他从永远由父所生（约1:1、18），又说要回到他从前所在的父那里（约17:5），对此他们回答不了。于是有人对他们说：从永远由神所生，就是神；否则不可能从永远由神所生。对此他们不肯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涉及他们奥秘中的奥秘，就是：生指重生，从永远指预见。第十一，他们不肯公开自己关于主的最内在的教条，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被归入苏西尼派，而苏西尼派在基督教里是不被容忍的。

4786 论灵身上关于与他们同在的群体的某些表象，比如帽子和其他衣饰以及身外之物

值得一记的是：与一个灵同在的天使群体，不但流入属于他的心智和身体的东西，也流入身体以外的东西，比如塑造帽子、假发、便帽、手帕（原文为瑞典语），也同样塑造各处的衣服。所以凭灵身上的衣服就能认出他与哪些群体结合。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匣子，里面放着一些婴儿衣服和其他属于婴儿般天真的东西，她把这匣子藏起来；匣子被拿走时，婴儿般的天真就消失了。由此可见，是婴儿的群体塑造了那东西。同样，有人带着剑，或带着一根有木制、银制或金制横档的手杖，这也是出于在真理之能力里的群体的流注；塑造剑的，是那些借真理进行防卫的群体。如果有人的帽子、便帽或假发被拿走，他与那些从上面流入这些东西的群体的相通就断了，可见这些衣饰就是由此而来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联系时，这借他手中握着的带子来代表；思想和流注的相通，则借垂下来的细绳来代表，诸如此类。

4787 论手帕、头巾、餐叉

（以下原文为瑞典语：）手帕表示外在的觉察天赋，头巾表示外在的理解天赋；女人有这些，从她们身上拿走时，她们就失去外在的天赋。这一点也有事实为证：从女人身上拿走这类东西的人，自己也失去它。

餐叉表示感官之事的知识，因为它是用来吃外在之物的。有一个人（埃·本）有这样一把叉子，他曾在感官之事和关于它们的知识里。他把叉子伸向哪里，自己就在一瞬间跟到哪里，到了那里。这也由他的经历显明了。原因是那时他与在感官之事里的群体相通，而这些东西是吸引所有人心意的，因为饭桌上的日常谈话都出于感官之事和关于它们的知识。

（原文为瑞典语：）同样，袜子、鞋、裤子、贴身衣、衣服、便帽、帽子，其含义取自它们所遮盖的部位。

4788 论沼泽或淤泥表示什么

我在睡梦中看见一个人在点燃什么东西，但水漫过上面。那是在一块岩石上，这块岩石比另一块低。我看到这情形，就说，他在那里点不着，因为水漫过来了；他要想点着，就得把水从旁边放走，而且也确实能放走；或者他要是愿意，可以在上面那块干燥的岩石上点。我这样说了，他却不照做，偏要点燃水底下的东西。这表示：点火就是行虔诚的事，祷告之类；漫过来的水是虚假；有水的那块低的岩石是仁义；没有水的那块高的岩石是对主的信。这人是博努舍尔德。

旁边有一片沼泽，就是一个全是泥浆的水塘。他到那里去过一次，又回来了；后来又去，就陷了进去，再也上不来。另一个人和我设法看怎样能把他拉上来，却找不到办法。看到好像有东西冒泡，像要浮上来，却没有浮上来。后来看见他越陷越深。

4789 我醒来时得知那人是博努舍尔德，那泥浆水塘是他在世上为自己养成的本性。这本性是什么样，也借属灵的观念显示出来：他看人只看能得什么利，不看人的功绩或生活上的长处；他心里常常抬举、称赞那些他从中得了利或能得利的人，贬低那些他没从中捞到好处或捞不到好处的人。他的心意和本性就是这样，所以完全愚昧，以为世界就是一切。这就是来世的沼泽。

4790 后来他受了审查，揭露出他做过的许多恶事；他听了，却不觉羞耻。审查时，他对永生，也就是属灵的生命，没有一点感觉，这生命已经被世界窒息了。

4791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如上所说，他们像先前一样出现在右边稍远处，与脚底平齐（参第4785节）。他们在自己人中间生活，但受到魔鬼试探；起初他们抵挡住了，后来却屈服了，和魔鬼一起迫害我，在我读圣言、研究圣言的时候与他同心行事。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就被分开了：其中一些被带到脚底下，然后在右边被放进一个长房间。他们在那里受到审查，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信。查明他们承认主不是神，而是人，并这样崇拜他；他们爱他，因为他救他们胜过救别人。因为他们相信，除了有信并爱他的人，别人都不能得救，所以宇宙中其余的人都被定罪，他们称这些人为“死人”。他们把这一点带进了来世。他们也相信，善行，总的说来就是良善的生活，毫无作用，只有对真理的信和对作为人的主的爱才有用；所以他们也把良善与真理分开。他们还相信旧约的圣言已被废除，又把新约中所有讲到善行的地方都曲解，因为他们相信，人行善行，没有不想借此赚取功劳的。此外他们相信，只要爱作为人的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甚至欺骗自己会众以外的人，已婚也可以嫖妓等等，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被定罪，因为他们在主里面。

4792 但有人对他们说：他们以为主是纯粹的人，这是虚假，其实他是神；若不按信的诫命过良善的生活，去爱主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主是圣洁本身，而他们在生活上污秽、亵渎，这样的东西不能接受圣洁；因为在人里面接受主的，是主自己的神性或圣洁，也就是从主而来的良善；主不能以别的方式与人结合，也不能以别的方式被人接受，只能在属于他自己、为人所接受的东西里。但他们完全不肯接受这一点，说他们里面的一切都是从主来的神圣之物，连生活中的恶也是，因为这些不被计较。又有人对他们说：主不流入信的真理，除非借着良善；所以也不流入理解力，除非借着意志。他们说自己有感觉，有人对他们说：那种感觉不是对真理的觉察，而是对他们教义得到确认的感觉；它来自那些在世上持守那教义之人的流注。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一个特点，就是想发展信徒，原因是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是有福的；所以那些灵有这种欲望和流注，感觉就由此而来。正如在贵格会信徒身边有贵格派的灵，在狂热派身边有狂热派的灵，同类与同类相连。

4793 此外，他们对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怀着某种仇恨，尤其是对那些把主奉为神的人，以及那些出于仁义或行为的公共之善而有所作为的人。他们彼此行善，但那是出于友谊，这友谊冒充仁义。他们也仇恨圣言、旧约，总的说来仇恨内义。所以他们也不再爱主，而是现在开始迫害了，因为他们暗中与魔鬼同心行事，但怎样、到什么程度，我还不知道。于是可耻的事开始从他们那里显露出来。

4794 从他们身上还揭露出一件可耻的事：有一个在我身边的灵，他是良善的，与我相连，被他们暗中召去两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与他做了最可耻的事，以奸淫的方式。他们以为那就是那个灵，其实是在外在方面与他相连的另一些灵，这些灵后来也被指了出来。从他们做出这些可耻的事，我得以知道他们是怎样信圣言的真理和良善的：他们比别人更扭曲这些，因为在来世，这正是借类似奸淫的事显明出来的。此外，他们还暗中寻找机会，用邪恶的手段伤害人。

4795 他们出于世上的习惯和生活，形成这样的做法：把自己信仰的奥秘向别人隐藏，只在自己人中间谈论，因为怕被苏西尼派听见，从而被那些承认主之神性的人排斥，还有别的缘故。所以他们也在自己人中间来往，互相灌输：只有他们得救，其余的人都被定罪。他们不和别人谈自己的奥秘。所以他们当中的恶人内里就恶，心里把别人往坏处想，也暗中对别人作恶。

4796 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友谊，是因为他们常想自己的得救，想只有他们得救、别人不能，于是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关起门来彼此谈话时，就谈这类事。有一次听见他们在关着的房间里彼此谈话，他们说：他们完全是在真理里，因为他们有别人没有的感觉；他们还以为天使与他们当中许多人交谈，其实与他们交谈的，是与他们同一信仰、处在同样说服里的灵。

4797 续论摩拉维亚教会，并论怜悯

这些人相信自己是凭怜悯得救的，但只有他们；又相信凭怜悯得救，就是不论生活如何都被接进天堂，只要处在像他们那样的信和感觉里就行。但有人对他们说：主的怜悯就是从婴儿时起一直引导人；主总是出于怜悯而工作、使人重生；在世上没有接受怜悯的人，在来世也不能接受；怜悯是借着仁义被接受的。又对他们说：在来世，虽然也可能使人对这事有信，但那是以非常的方式发生的，所以不是照着秩序。

为了显明这一点，同时显明除非在世上借良善的生活接受了怜悯，否则谁也不能凭怜悯得救，那些先前否认这一点的人，就被以非常的方式送到那些对怜悯和被接进天堂有正确认识的人那里。那时他们被保持着朝右边远远地转过去，又有一些灵被召到他们头上，好让他们保持在那种信或光的状态中。这时他们清楚响亮地说，他们极其清楚地觉察到、看到事情就是这样，而且说了很多次、很久。还有一个大魔鬼也被召到那里，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一被放回先前的状态，也就是他们生命的状态，就不再觉察到这一点，而觉察到相反的。由此可见，人不论怎样生活，都不能凭怜悯被提进天堂，因为谁也不能永远被保持在非常的状态中；人是借着良善受主引导的，那时他是以平常的方式，也就是一般的方式被引导的。

4798 他们的奥秘之一是：连他们犯下的恶行也蒙赦免，而且比那些不犯罪、想借此赚取功劳的人更蒙赦免。所以他们并不约束自己不作恶，只是这恶是针对会众以外的人的；他们不怕用暴力或诡计伤害这些人，因为把他们看作死人，也就是地狱里的人。他们还相信，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能进天堂，他们是父赐给主的，别人不是。他们整夜骚扰我，向我投来女人，还有女人最可耻的东西，好像要吃下去一样。这表示他们相信，崇拜主为神，也就是崇拜他神性的人性，是最可憎的事。

4799 所有这样行事的人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被移到右边，与脚底平齐，移到极远的地方。有人对他们说：主不能借着爱住在那些生活在恶中的人那里，因为他是至圣的，不能住在生活目的上亵渎的人那里。所以他们只能停留在这一点上：爱主如爱一个人，就像爱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个也曾同样软弱的人。这样，他们对主没有信，也就没有爱。

4800 他们的习惯是暗中行事，不向别人公开自己的教条。他们知道，那样他们就不能与别人相处，因为会被当作苏西尼派而遭排斥；他们也知道，照着这些教条，可以作恶、做邪恶的事，只要不离开会众，这样做也会蒙赦免。

第十七册　§§4801–5100

4801 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密，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永恒的救恩，也就是天堂，并认为得天堂的只有他们，没有别人。

4802 他们听人讲良善的生活时，就说：“那是把德行放在信之前。”但有人告诉他们：这里说的不是公民的良善和道德的良善，而是属灵的良善，信与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仁义。公民的和道德的良善是结果，也是随之而来的，因为它属于外在的人。

4803 他们被带回到自己生前的某种状态里。那时他们当中好几个人一起杀了一个人，因为这人泄露了他们的奥秘，说出他们相信主曾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人，像他们一样是罪人，说话也不像他们那样清醒，只是因为主出于自己甘愿上了十字架，所以出于怜悯被父接纳为救赎主。后来他们派人去见他们的传道人，向他揭露了这桩罪行；传道人并没有责备，只是他们仍然害怕国家的法律。这事他们是有预谋的：那人本在他们当中，先是受到他们的指控，后来他们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杀他，也真的杀了。这人就是他们当时也想杀害的那一位；他起初躺着像被杀了一样，后来却站了起来，在他们中间讲起这件事。据我觉察，他们至今仍然个个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合法的；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出于一种觉知，仿佛出于主。他们拿使徒的例子来坚定自己：欺骗使徒的人死了，但那人并不是被使徒杀的。他们打碎了那人的头，后来把他悄悄埋进地里。他们还坚信自己做得对；有一个人说，就连打仗的君王也是这样（参创14）。

4804 他们同样相信自己行不出良善，良善的生活对永生毫无用处，一切良善都是求功劳的。原因是他们行善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自己，因为他们对主的信念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得救，其余的人全都被定罪，这样就把信变成了求功劳的东西；又因为父神只把那些信他的人赐给了子（约3:15–18），所以得救不是靠良善的生活，而是靠信。这样的人即使行善，那也不是良善。

4805 借着一个属灵的观念，显出他们对真理是什么状态：它是昏暗的，像一层罩子，把真理罩住了。但因为有一个人用手段在上面造出某种光亮的样子，罩子就被打开了，这时显出来的东西是魔鬼般的，因为有最恶的地狱流入。那人处在可悲的状态中。

4806 他们出于对自己宗教的邪恶热忱所犯下的更多罪行，又被揭露出来。有一个人说，他躺在床上时听见天使的声音，叫他敬拜父神、子神和圣灵。他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几个弟兄，共六个人。这些人却说，那声音不是从主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主应当称为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而不是子神，所以不是神。他们问他自己怎么信，他说他信子神。他这样说了以后，他们就互相商议，决定杀他。他挨了打，却拼力冲出门去；可是后来他还是被他们毒死了。他从门口逃出去的时候，一阵战栗抓住了所有人的身体，把他们吓住了。

4807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谈起这件事，有一个人说，当时那阵战栗抓住他们，是出于主，为的是不让他们杀他。这话又激起了他们的怒气，他们商议要不要因此把这人也杀了，并且真的作了决定；原因是他还说过那人不该被杀。但最后他声明自己也愿意杀那人，这才被放走。他就这样脱身出来，后来向他们大喊，说他们是这样的人，他再也不愿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也图谋害他的性命。

4808 后来他们又决定杀另一个人。这人察觉了，就站到一条长凳上大喊：你们是不是要像杀那两个人一样杀我？当时聚集的人多达一百左右，他们也决定杀他。先是一个人用棍子打他的头，后来众人狠狠地虐待他；不久他就从他们那里逃走了。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若是意见不能一致，就想着要杀死那想法不同的人，而这是出于对自己宗教的邪恶热忱。那六个人两次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被从地狱里叫出来，给其余的人看，然后又被扔回那里。

4809 有人告诉他们：信的真理和恶的生活是不相合的。他们却全然否认，说他们总是活的；既然是活的，恶在他们身上就不算恶。回答他们的是：他们在这一点上发了疯；他们不可能拥有信的真理，比如就凭他们赞同恶的生活这一点便可知道。他们还害过别人，因此也受了惩罚。又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活在恶的生活里的人，所敬拜的是一些恶灵，这些恶灵把自己装成基督，这样的恶灵在来世为数不少；有些住在脚底下很深的地方，也有些出现在右边远处，与头发顶部平齐。

4810 他们和别人谈到主时，不说主是唯一的神，而说父是神，主是他的儿子。这样他们就避免称主为神，也把自己所信的隐藏起来；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被归入苏西尼派。所以他们也总是说“神的羔羊”。

4811 论诺德贝里博士

左边出现了一条大蛇，颜色近乎绿色。它好像在那里抓住了一个穿衣服的灵，把他绕到右边去。我很奇怪它要干什么。那个灵被放开后，它又抓住另一个穿衣服的灵，就这样盘来绕去，四处游走，对别的灵也这样做。那时我领会到：这是由他的本性而来的表象；他借着感官的东西和其中的错觉这

样对付别人，而且是出于狡诈。他在别人眼里是这个样子，在自己眼里却不是。他所抓住的外衣，就是感官的东西和其中的错觉。后来听见他与他们说话，但只是匆匆带过，问他们信谁；他们说信父神、子神和圣灵。有些人他就这样咬一口，有些人却放过了，就这样一路过去。

后来他被揭露、现出原形，有呼声说这是诺德贝里博士。他的头看上去像骨头，身体和双手雪白。他就这样被带着转了一圈，让众灵看见，一直有呼声说就是他。他合起双掌，说自己犯了罪；但有人叫旁观的人看看他那时心里在想什么，结果看到、觉察到的是诡诈。随后他被提向天堂，带着转了一圈，给天使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是谁。他高声承认，自己既不信父，也不信子，也不信圣灵，虽然他传讲过；而且他完全侮慢地对待过圣经。他还不满足于此，又想说服别人，在好几个神职人员身上试过，竟不怕这事传扬出去。然后他被从那里扔进深深的地狱。他的说服力极强，问众灵问题时几乎能叫他们发昏，以致有些灵几乎答不上来。有人说，正因如此，他晚年不愿讲道。最后他被抛了下去。他曾与一些人亵渎地谈论圣经、信和神，而且带着说服力。

4812 随后有人对旁观的人说：你们看看，教会里的人，乃至今天的主教们，是什么样子；就连那些谁也不会相信是这样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神职人员，甚至还很有学问。

4813 续论摩拉维亚教会

我在梦中看见两个人，好像是熟人，因为我心里想着的是世上我认识的两个不诚实的人。他们邀我进一个房间，在那里和和气气地说话，后来却宣称自己是强盗，逼我交出一百达克特。其中一个抓住我，想动武；但我占了上风，走了出去。他跟在后面，大喊“强盗”，好叫别人把我抓住，他自己就能脱身。这时他往我怀里撒了一把粉末。我醒来以后，看见桌上有许多闪烁的火焰，好像是从他们吐在那里的唾沫里冒出来的。这表示他们对真理的贪求，就是他们所怀有、又灌输给别人的那种贪求。

4814 我又在梦中好像到了他们的圣会里，可是他们不愿意，就用种种方法催我出去。我出去后，有两个人陪着我，说话很和善，最后把我领到一个地方，让我进去。这时他们来了二百人，宣布我该判死罪，因为我常去他们的圣会，他们的奥秘就这样被揭穿了。我醒了过来。他们还在不停地搜寻我在哪里，并且众人一致动手打死了另一个人。这时有人说，他们曾对某人这样做过，后来又虐待了他们当中一个说自己做了坏事的人。

4815 因为这样的罪行，那个会里其余的人都吓坏了，一句反对他们那套有说服力的异端的话都不敢说。我察觉到，他们内心是残忍的；他们极其留心地听别人持什么见解，若是见解不同，心里就打算杀了他。他们彼此说，这样做是合法的，也是好事，因为是对付死人，也就是地狱里的人，正如从前犹太人可以那样对待外邦人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施恩惠；若有人施恩，受恩的人立刻就变成仇

敌，但他们却好像逼着别人施予。因此他们对一切行善的人都怀着你死我活的报复心；对作恶的人却不说坏话。所有接受他们那套有说服力的异端的人，都相信自己是活的、得救了的，所以要被接进天堂，别人都不能。

4816 主谈到爱、谈到行善的地方，比如说听了不去行的是愚拙人，听了又去行的是聪明人（太7:24–27），以及别处类似的话，他们就说：主在那里说话不清醒，因为他和他们一样在恶中，只是出于怜悯，比他们更早被父接纳。总之，他们在教会里完全是疯狂的。他们谎称自己是路德宗，因为他们不公开自己的奥秘，只说自己信主，信唯独因信得救，拒绝一切功劳，人得救是出于怜悯，哪怕是恶人，只要有信就行。路德宗的人因此被说服，以为他们与自己的真理相近；可是耳后藏着一条蛇。他们不把仁义的良善或善工称为信的果实，而说信的果实就是得救，不管人怎样生活。

4817 论只要许给最恶的魔鬼权力，他们也能尊崇、承认主

续论摩拉维亚教会

谈话说到他们对主的爱，就是把主当作仅仅是一个人来爱，他们因此是最亲密友谊的伙伴。有人说：他们之所以爱主，是因为相信唯独他们得救，并在天堂里统治众人；这样，把他们最深地连结在一起的是自我之爱，只是借着宗教的名义罢了，因为他们不断在一起谈论这事，心里也想着这事。又有人说：最恶的魔鬼也能承认并尊崇主，只要让他的心思一直想着自己将被主立为众人中最大的。于是天使们找来一个最恶的魔鬼，用这样的骄傲把他吹胀起来。他就出于骄傲和自我之爱说话，信誓旦旦地说他要领他们到主那里去尊崇主；可他其实是主最凶恶的仇敌，这一点他已用许多实际行动表明过。由此可见，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对主的爱和尊崇，是出于自我之爱，所以是出于骄傲，出于要凌驾于众人之上。

4818 论一个灵在别处时，自己觉得就在那里

显明了心思怎样使人结合：一个人的心思流入另一个人里面，就使他在那里临在，甚至就像他本人在那里一样。这有许多例子为证。有一个灵在极远的地方，他借着心思流入别人里面，觉得自己就在那里，隔着很远的距离也是如此，其实他离他们极其遥远。

4819 属天的灵，以及论圣言的默示

我得以用某种方式与属天的灵咿呀交谈。我注意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我并没有去想的时候，比如动一动手、动一动手指，把手放到胸口、脸上或眼睛上，都会作为言语传到他们那里；因为他们感知每一个动作都是从意志、因而从情感来的。他们说，他们能觉察到那天会不会有人来找我，只是这是借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观念。这一点我也能从以下事实推知：有些人自己就知道这类事，这称为“奥秘”；有些人能觉察到吉凶祸福，好像有预告一样。由此清楚可见，主掌管一切大小事，人身上一切大小事，直到最细微的，他都看见、都预见。

4820 我写作的时候，处在一种居中的属天觉知里，那时我觉察到，也有人告诉我：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连同它们的小笔画，都被属天的灵觉察到，好像在和他们说话一样。这是由于人那时所处的情感传给了手，或在手里；因为手代表能力，所以手就是人本身。由此可知圣言是怎样被默示的，就是连一点一画都在其中。所以我的笔迹随着我心里的情感和昏暗而有所不同。

4821 论善人的祈求在天堂被听见如同呼喊，恶人的则在地狱

有一次我与一个灵说话，只想借着爱的情感来表达某件事。他说，他听见我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并没有想，也没有发声，甚至没有什么观念。他说我就这件事讲了许多，他听得清清楚楚，字字分明。后来我把手放在太阳穴上按摩，天上有声音说，这也在天堂被听见了，就像说话一样，照着我当时心里的全部情感。随后这事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复并得到证实。原因是：第三层天堂里的天使不借观念思考说话，也不借形成言语的观念，或借流入言语的观念形式来思考说话；他们是借情感说话，方式无法形容，而且是有声的。由此我得知：善人的一切情感都在天堂被听见，若是炽热的，就像呼喊一样。这一点先前也已得到证实：有人告诉我，出于良善和真理的默想，在天堂里比高声说出来的思想更像响亮的言语被听见。

4822 恶与虚假的情感正好相反：它们不在天堂被听见，而在地狱被听见，炽热时也像呼喊。它们在天堂被听见，只有一种情形，就是它们侵入善人、折磨或压迫他们的时候；那时它们借着这些善人在天堂被听见，天堂就去援助他们，恶也因此被压下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良善的思想和情感被天堂里所有人接受，于是向四周散布开去，因为天堂里这类东西始终在相互传递，所以被听见如同呼喊。地狱里则反过来：那里接受恶与虚假的思想和情感，像海绵吸水一样，再向四周散布；所以当地狱处在秩序中、与天堂相对时，那里就有呼喊，这类东西也就在那里散布开来。

4823 论记忆

我听说过来世揭露出来的许多许多事。有一次是与查理十二世，把他每天做了什么、大约三十五天里经手的事务，按顺序一一列出，后来又列出了几个星期的事，没有一件差错。别人的行为和罪行也同样被一一列出，他们也都承认了。由此证实：人把一生中所想、所愿、所说、所做、所听、所见的一切，都带到来世去。

4824 论保罗书信

保罗书信没有内义，这在来世是众所周知的。但神允许它们留在教会里，为的是不让教会里的人去伤害有内义的主的圣言；因为人若过着恶的生活，却又相信神圣的圣言，就会伤害天堂。所以保罗书信得到允许。也正因如此，保罗没有被允许拿主的一个比喻，甚至拿主的一条教导，去阐述、解释，而是一切都出于他自己。教会固然解释主的圣言，却是借保罗书信来解释；所以教会也处处背离仁义的良善，只抓住信的真理。其实主所教导的，也是信的真理，只是要以仁义的良善为一切。

4825 论外在感官之光，以及下巴

有两个人生前身居高位（德拉加迪和塞德克鲁茨）。他们在彼此交谈，位置在脚底那一带。他们理解力的光传给了我，那光在我眼前抖动，像闪烁颤动的臀部一样。它夺走了一切光，也就是夺走了对事物内在的一切理解，以致我什么也领会不了：领会不了事物之间的任何联系，道德生活方面没有，公民生活方面几乎没有，属灵方面则全然没有。这也从多方面得到证实。这状态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正如所说，夺走了思考的能力，只剩下一种离禽兽相差不远的思考方式。这就是外在感官之光。他们有这样的光，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关心，只关心肉体的东西和肉体的享乐：吃、喝、玩乐、谈这类事，尤其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天使说，今天的人大多是这样，所以住在昏暗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光，于是变成肉体性的人。那两个人流入我的下巴，这很明显。由此可见，这种人的思想流入脸上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几乎不算脸，而是在脸下面长胡子的地方。

4826 论天堂

有一个人，据说死了（这是塞德施泰特讲的）。于是有些灵到那里去看，这种事能不能发生。他看上去也确实像死了一样，面色青紫，像尸体的脸。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苏醒过来，讲述他到了最内层的天堂，讲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说那都是无法描述的。他讲的时候惊呆了，因为那里的壮丽和崇高，大大小小处处都是，他几乎什么也说不出来；有人说，那里有万般技艺本身。后来他在外在方面被放回另一种状态，这时被提到第二层天堂，从那里与我说话，说那里也很壮丽，也有乐园，但终究比不上。

4827 论来世的魔法，由世上的恶行而来（莫尔）

有一个英国人（莫尔），在世上欺骗了他的同伙，用诡计夺走了他们的财产。这些诡计在来世变成了魔法。一、他能拿走人的帽子，再给他们戴上别的帽子，各种各样、许多顶；照着戴上的是哪一种，被戴的人就有了相应的觉知和轻信，因为帽子表示这类东西。二、他还能让人从各种杯子里喝，这样使他们照着他所说的去理解；因为喝表示受教、被说服。三、他不准用手或手指碰别人，因为这样几乎会把人弄死。他知道这是因为这与他在世上的生活相对应：他在那里用诡计夺走同伙的财产，使他们贫穷，在账簿里记上虚假的巨额数目。

4828 蜻蜓

在来世有这种本事的，从纺锤上抽出线来，把线引向别人的头，就这样迷惑他们，把他们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她们是女人，我察觉到的有好几个。我得知，她们在世上到处跑去找朋友和熟人，谈论别人，给人留下印象，就这样把她们的心思引向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向。这样的本性在灵人界就显为这种样子。

4829 论主若没有降世，情况会怎样

有一个人在想：一切都照着神性的秩序在流动。从这个想法，他又想到：即使主没有取了人性，一切照样会照着秩序流动，那些现在得救的人照样会得救。因为他没有深入地思考这件事，那些在主带领下看顾他的天使就稍稍退开，于是主的流入就到不了他那里。他这时就处在这样一种秩序里，就是他若没有主的保护、没有天使的带领会处的那种秩序。他立刻开始发狂，完全像个疯子，手里拿着剑乱刺，就这样狂暴地发作。与他结伴的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发完狂之后就倒下，像死了一样；被救醒后又照样发狂。由此显明：主若不借他的神性人性保护他们所有的人，事情会是什么状态。这人在其他方面属于那些能对事物作相当好的反省的人，只是停留在外面，因为他有些自我之爱，这阻断了内在思想的流入。他是彼·舍恩斯特伦。

4830 论衣服是法律、民法、家政之类的真理

有一个我在世上认识的人（哈·瓦勒），那时一心靠歪曲法律，或把法律用到不公义的事上来赚钱，这样做了很久。他在来世仍保留着同样的恶意，与许多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瞒着他们向我投射主体，还暗中搞了许多别的名堂；也想借淫荡的爱来俘获人心。他被揭露了。当他要从那里被拖去为他的恶意受罚时，就不断地换衣服：一会儿穿女人的，一会儿穿少女的，一会儿穿男人的，还有许多别的；他还把自己变成一个稀薄的灵，就这样躲开他们的眼睛。这持续了一会儿，他们没法把他带走；但后来他还是被带走了。由此显明：衣服是法律方面的真理，女人是公义的表象，等等。

4831 论穆罕默德信徒和斯克里弗

我被带到穆罕默德信徒所在的地方，那地方在右边，与右脚底平齐。我被带到那里，并被保持在这样一个关于主的观念里：父在他里面，圣灵从他而出，所以他是唯一的神。这时那里所有的人都处在同样的观念里，完全承认这一点，整个地带都是如此。当时与我在一起的有基督教界的斯克里弗，在场基督徒的信流入他里面；但我们仍觉察到，他不可能被引到承认这一点。穆罕默德信徒也从他看出基督徒是什么样子，而他还算是基督徒中比别人好的。

4832 论太阳系外的一个星球（属于较小的星球），以及那里的人对主的认识

（续论主的神性人性，见第4844–4847节）

我被从原来所在的地方提升起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大约十个小时没有间断。我得以观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被提升、离开原来的地方，最后原来的地方再也看不见了。我当时是清醒的，这段时间里一直与身边的灵谈论这事。

有一个来自我们这个星球的人陪着我。他生前是一位有名的传道人，也是一位极能打动人的作家。众灵根据从我所听闻、所领会的关于他的事形成的观念，以为他内心比别人更是个基督徒；因为在世上，人是凭讲道和著作来评判的，而不是凭生活；即使凭生活，人一旦有了这样的观念，也会替他的瑕疵开脱，因为对某人的观念或看法会把一切都拉到它那一边去。

大约十个小时后，我被提升了，觉察到自己已在我们太阳的世界之外；根据提升的方向，我觉察到自己是在星空中朝南的方向。

这时那里一个星球上的一些灵与我说话。他们说，有时会有别处的灵到他们那里，还指给我看那些灵来的路，在左边。我看出那些灵是从我们这个星球来的。他们说起那些灵，说其中有些人搅扰他们，因为这些人说他们信三个位格、一位神，而且他们心里有三个神的观念，虽然口里说一位。因为当他们借着思想的观念把位格呈现出来时，像在来世那样，就显出三个像人一样的位格；然后他们借着意见一致，借着某种看似连续的东西，把三者当作好像是一个，说三者就这样是一。他们把这样联合起来的三者称为一位神，而不称为一个神性。由此那些灵看出，来自我们星球的人对一位神持什么观念。

与我在一起的那位传道人，处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中时，也同样把三个神呈现为一；但当他不在思想观念中，只在像他在世上那样的言谈中时，就说神是看不见的。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只想着父，不想着主，这时从中产生的观念，不过是一个看不见的宇宙，也就是原初状态中的自然。他当时也受了审查，看他生前是否也这样信，结果发现他内在的信确实如此：在内里，他以自然最内在的东西为神，在外面只有名称，就是父、子、圣灵神。还发现他在内里把自然当作神；而他对圣灵却持有天使的观念，并把圣灵当作看得见的神。经查明，原因是他在世上常常想到自己是借圣灵说话的；当这个观念的内层被审查时，看出他所想的与其说是某个天使，不如说是他自己，因为他在内里相信是自己在说话，生命在自己里面，而不是从主流入的。

那个星球的灵说，有这样的灵到他们那里，搅扰他们对神的思想和信。他们知道并觉察到神是一个人，这不仅是凭内在的觉知，也因为神在他们面前总是显为一个人；他们仍承认他为宇宙的创造者，这一点他们也确知；他们说，除了在人的形状里，他们根本无法觉察神；若照那些来客的见解，也就是照一位看不见的神去思想，他们对神就什么也想不了。他们诉说这些人怎样搅扰他们，向主祈求帮助，也知道必得帮助。我得以告诉他们：我们星球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物质性的；但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个星球的古人同样在人的形状下敬拜神，称他为耶和华、宇宙的创造者，如亚伯拉罕、基甸、约书亚，还有许多别人；又知道主亲自教导他们，只有一位神（可12:29），他就是这位神，他与父原为一（约10:30），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约14:10–11）；圣灵又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是从主发出的神性真理，不是凭自己说，而是凭主本身说（约16:13–14）；父、子、圣灵只是名称，圣言借这些名称表达神性本身、神性人性和发出的神性；而这样说是有缘故的，为要使人承认主为唯一的神。总之，是我们星球的灵那些物质性的观念，搅扰了那个星球的灵的观念。

随后我得以与那个星球的灵交谈。他们讲道：得到许可时，他们就向自己星球上的人显现，在他们中间走动，像人一样与他们说话；这是因为他们被放进一种想法里，以为自己还是那星球上的人，那时居民的内在视觉就被打开。他们说，居民根本不知道他们不是人，直到他们忽然从眼前被带走、消失了，才第一次知道他们是灵。在这个星球上，古时也有同样的事，比如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创

18），也向罗得显现，当时所多玛全城的居民也都看见了（创19:1–11），向别人也同样显现过；这些人起初只以为他们是人。向玛挪亚和他妻子显现的（士13），向约书亚显现的（书5:13–15），也是这样。（这些可从圣言中摘出来。）

与我在一起的那位传道人，完全否认除了我们的星球还有别的星球，因为他曾驳斥别人，说这不可能，因为主是在这里降生的。因为他处在这样的否认中，他就被带进那个星球的灵向居民显现时所处的同样状态，这样被送到那个星球上去，不但看见那星球，还与那里的居民交谈。这事发生时，他就从那里与我相通，使我同样看见居民，也在某种程度上看见那星球上的东西。

于是我得以看见：那星球上有四类人，先后显现，而且是分开的。他先与穿衣服的人说话，后来与那里赤身的人说话，再后来与看起来赤身、身体却好像着了火的人说话，最后与身体黑色的人说话。

他在穿衣服的人那里时，出现了一个女子，面容相当美丽，衣着得体，长袍优雅地垂在背后，两臂也被同一件衣服遮住；头上戴着一顶花冠形状的小帽，也用美丽的花装饰着。他看见这少女，非常喜欢，就与她说话，还拉住她的手；但因为她察觉他是灵，不是她那星球的人，因为他穿得不一样，她就挣脱跑开了。这时在他右边又出现了许多别的女子，在牧放绵羊和羊羔，正把它们领到饮水处；饮水处是她们从某个湖里引出一条小沟做成的。她们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手里拿着牧杖，用它把绵羊和羊羔领去饮水；她们说，牧杖指向哪里，羊就往哪里去。那些绵羊很大，尾巴长满毛，又宽又长。她们的脸我也看得较近，丰满而美丽。男人的脸则是肉色的，像我们星球上的人一样，只是脸的下部，本该长胡子的地方，是黑色的，鼻子则偏于雪白，带灰色。我也看见了他们的住处：那是些低矮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茅舍，顶上是圆的，向长处延伸，两头各有一个门，里面两边都隔成房间，五间、六间、七间，按他们家里的人数而定。他们说，这些房子是用那里的泥土和切下来的草皮造的；窗户是用草茎编成的，编得能让光以各种方式透进来，还能开能关。

后来那位传道人又被带到更远的地方，这是违背他意愿的，因为他喜欢那个少女；这从他在那地方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可以看出来。这时他来到赤身的人那里。那里看见的人两个两个、一对一对地走着，是夫妻；除了看出他们两两结伴之外，看不出别的。他们腰间围着一块布。那里的房舍也是同样的构造。也看见了他们的田地，是一片雪白；他们说，那里长着他们吃的谷粒，用各种方法调制。我觉察到，那就像中国人的谷粒一样；这样的谷种就是他们的饼。他们拿给我看，饼很小，像一块块方形的面包。此外还显示给我看，他们有各种草、花，也有树木和灌木，上面结着浆果，他们用来酿酒；还看见很大的果子，像石榴一样。

穿衣服的和赤身的这样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的禀性完全不同：穿衣服的禀性像天堂里属灵的天使，赤身的则像天堂里属天的天使（参见第566、4719节）。

他在赤身的人那里时，被带进他在世上时的那种状态，这时想教导他们。他们问他要讲什么，他说要传讲被钉十字架的主。他们却说，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想听，因为他们只认识活着的主。他说他也想讲活着的主；但他一开口，他们就说他的话是这样的：他们觉察到他是为了名声和利益而说，因为他的话里没有属天的东西，只有属地的，是粗糙的，所以他不能教导他们；因为他们不看出口的话语本身，而看它出自心里到什么程度，而他心里没有天使般的东西。于是他不作声了。原来他在世上活着时极能打动人，能把听众感动到神圣的情感里；但那种动人之处是靠技巧学来的，是出于爱世界，那里的居民都觉察到了。当时在他们那里有那个星球的灵，他们借着这些灵觉察到这些；因为灵不在乎外在的东西，只在乎外在之中的内在。他们称他的话是物质性的。

后来他来到身体好像着了火的人那里。他们显出这样子，是因为爱世界、生活奢侈；他们也是赤身的。但他很快又去了最后一类，就是黑色的人，他们当中有的穿衣服，有的赤身。

那个星球的居民告诉我：他们看太阳只有我们看太阳那么大的四分之一；从表面看，太阳绕着他们的星球转，颜色也是火红的，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可它在我们眼前却是一颗星。我还觉察到，他们的星球周长约五百（瑞典）里；他们的一年是二百天，一天是十五个小时，按我们的钟点计算。这些他们的灵借着属灵视觉的方式，就时间的长短和空间的广狭能够知道。这是以属灵的方式进行的，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言语是物质东西的形式。我们星球上的言语都是物质东西的形式，属灵的观念固然可以从中领会，但终究是建立在物质的东西上；若把物质的东西抽掉，观念就没有了。这是因为我们星球的居民与外在感官相应。

我与他们谈到我们星球的居民：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无法想象人死后还能活着，那时还显为一个人，有脸、身体、手臂、脚等等；更想象不到那时还能穿着衣服，更想象不到他们还有住处和房屋。这只因为他们只从外面、只从属于肉体的感官去思想，以致不能脱离物质的东西。所以他们对灵魂也形不成任何人的观念，只有风的观念，或别的没有形状的观念。他们既然对灵魂几乎没有观念，却又从教会的教义知道死后还要活着，于是就相信要到某个最后审判时才复活，而且是连同身体复活。他们固然相信那时灵魂与那身体结合，在此之前人没有生命，那时还要重新把生命注入灵魂！神允许他们这样相信，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身体本身之外没有什么是活的；所以除非说身体复活，他们就会彻底拒绝复活的教义。不过这种复活观念也有它的用处，就是使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当他们病卧在床，世俗和肉体的东西变得迟钝时，那些生前活得好的人，所想的不外乎是死后立刻就要活着；那时他们撇开最后审判的教条，也谈论天堂，盼望在那里生活。

那些赤身、两两同行的人说，他们一眼就能觉察到两个配偶之间有没有婚姻之爱。这也借一个属灵观念显示出来：那观念是这样的，显出二人的内层在各方面都相似，这相似是借着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形成的，于是看起来就像一个；因为婚姻之爱就是从二人之间的这种结合产生的。我们也觉察到：相同的信和相同的仁义，也就是相同的真理和良善结合起来，就造成这种结合。他们还说，一个男人有两个或更多的妻子，就根本不是婚姻之爱；这一点他们是借属灵的观念觉察到的。

那里也看见了婴孩。他们说，邻居们会从各自的住处聚到一起，主要是为了婴孩，让孩子们在父母的照看和看护下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相处。

我与那个星球的灵谈到主为什么取了人性，正如另页上所写的；他们肯定那些话，说是对的。（这里应加上后面几页从天上得来的、关于主的神性人性的内容，见第4844节。）

后来我听说，主差人到他们那里，教导他们关于主的事；又听说他们现在不接纳来自这个星球的客人，因为这些人搅扰他们，尤其是借着神性中有三个位格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一位，所以神性也是一个，而不是由三者一致而成的；除非他们愿意把神想成像一位天使那样：他里面有生命最内在的东西，称为灵魂；有他看得见的部分，就是人的形状；还有发出的生命，就是从他的爱而在他周围的东西，因为每位天使隔着一段距离就能被觉察到他在爱方面是什么样子。但从主发出的神性，因为是出于主本身，就是万物生命的存在本身，充满整个天堂，并造成天堂。

4833 论恶的传道人讲道时的状态

有一个极恶的传道人，他不信有神，也不信有什么罪，认为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之所以有罪和罪行的说法，是为了公民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因为什么内在的东西。他所犯的罪行也被揭露了（哈森米勒）。他说，他讲道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想的，就是想他当时所讲的关于罪和来世报应的话。天使说：那时他的内层从世界转向了天堂，所以那时他并不知道别的，因为那时天堂也能有流入；当内层转向世界、转向自己时，就不是这样了。

4834 论那些夺走一切对公民的、道德的和基督徒的真理与良善之感觉的人的地狱

我睡觉时有一些人在我身边。在睡梦中，我好像想把所有进房间来的人都杀掉，只因为他们进来了，毫无道理，除了因为他们进来就该被杀之外别无用意。这持续了一会儿；后来我被引到一个想法：不该这样做，因为这是恶。于是我开始醒悟过来，接着就醒了。那些在我身上引起这恶的人与我说话，他们在上方右边。这事是从哪里来的被揭露了，就是从他们来的；因为他们流入时，一切思想和愿望正直、真实、良善的能力都变得迟钝，以致对这些全无感觉，分不出是恶不是恶，是真不是真，是正直不是正直。我周围的灵和天使不相信他们流入的气场是这样的，所以这气场被传了一圈：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到两边，也到上面灵和天使所在的地方。它所到之处的人都说，它夺走了一切对真理和良善的感觉，人变得如此迟钝，以致想不到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随后有人说：这样的人在世上相信诚实、美德、正派和良善全都毫无意义，不过是为了表面上显得如此，为了名声，好赚取财富和尊荣；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为上坚定了这一点。这样的人最后与其他所有人分开，因为他们能夺走从主而来的良善和正派的一切流入，也就是夺走意志和理解的生命，这生命就在于对这些东西有分明精细的思想和情感。

4835 论巴别如何在教会里开始（斯瓦布）

有好几天，我被安排看见并觉察到这事（斯瓦布）。他在那里地底下、脚底下，把他在法伦统治过的人聚集起来，使他们顺从他，好让他发号施令，他们服从。但他怕主把他连同那统治一起赶走，就拿仁义的教义当统治的手段，承认主为唯一的神，以为这样就与我周围的人合而为一，就会准许他统治。但因为这类事会在我身体上被觉察到，所以他使我舌头右边一小块直到耳朵变硬了，别人也有份。他（就是斯瓦布）总是在他自己和我面前抛出这类东西，阻止我把目光投向那里，因为他从内里觉察到：教义是手段，统治才是目的；这样就颠倒了，本身就是恶。由此谈到教会的开端：教会有这样的人时，结局就是巴别，就是他们想被人当作神来敬拜。他们先说自己受神的管理，所以从他们而来的东西就是从神来的；人们听从了以后，他们就把一切教义都加以解释，拉到那一边去；又添加新的东西，说是从这些教义推出来的，使之显得可信。巴别就这样成长，终于成了巴别。

4836 论一个为了得宠而附和仁义教义的人（鲁德贝里）

（是鲁德贝里。）他曾有一次被叫来誊写我所写的东西，从此就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升、比别人有学问，陷入了自我之爱的火里。又因为他也认识我，所以对一切都表示赞同，乐滋滋地认可，虽然他心里承认的是完全不同的教义，而且十分熟悉，就是唯独信的教义。他后来贴到我背后，心里总是怀着淫乱。由此可见，掺杂败坏是从这样的人来的。

4837 论重生或新的创造

天堂

圣言里常称主为创造者，说他创造了天地，又说他创造新的；人也被称为新造的人。情况是这样的：人出于遗传和出于自己的实际生活，在来世不显为人，而显为一个可怕的怪物；但随着他从主接受新的生命，他就接受人的形状，最后是最美的天使形状，这就是主的样式。这就好像重新创造了人一样，道理相同，方式也相同。所以创造就是重生，重生的人就是新造的人。

4838 续论巴别

他们继续这样：表面上采用属天的教义，好让它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后来他们又商议怎样夺取一切。他们试图进入我的思想，紧紧跟随，跟到一个地步，好借着想同样的事最终把我消灭；后来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我愿意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直到我不剩一点生命，这样就只有他们在统治，只要他们先使许多人顺服。这就像在世上一样：他们先紧扣圣经的字句，说自己所教的和主所教的一样；后来却把那教义消灭，禁止任何人读圣经，只由他们来教，人们照他们那样信，就这样完全照他们的意思去想、去愿、去做，还说只有他们懂圣言，别人都不懂。

4839 总之，从种种经历得知：当教会的教义被拿来为统治服务，最终使人成为神明，掌握天上地下的权柄时，就是巴别。另有一个人（比尼翁神父）也来了，他觉察到斯瓦布在做什么，也受同样的贪欲驱使，想与他合而为一，就是承认教会的教义，以此博得主的恩宠，目的是统治。他们一起商议怎样付诸实行，结论总是由他们来统治。有人说在后的将要在前，他们就得出结论：他们统治时要坐在最末的位子上，等等。但他得以觉察到这就是巴别的原则，也得以罢手。

4840 总之，巴别就是借教会的教义来统治，把教义解释得有利于凌驾别人，最终取代神来发号施令，作地上的神。这目的是为了统治，也就是为了自己；教义和主本身只是手段，若不准他们统治，就连同教义一起被抛弃。他们心里把神看得一文不值，心里也不承认他，只崇拜自己；所以把圣言看得一文不值，把教义、教会、天堂都看得一文不值，虽然口头上比别人更卖力地维护。魔鬼本身也能这样接受教义、承认主。

4841 论圣言的内义很少人能领会

我在梦中好像在一大群神职人员中间，与其中一个谈圣言的内义。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因为他很想知道更多的事，虽然并不明白，看起来好像想知道一点。内义显示给他之后，有人叫他与那里的神职人员交流，那些人很多。但我们觉察到，他们人数虽多，竟没有一个能领会，因为他们的理性被封闭了，原因是他们只想凭感官去领会圣言。我觉察到他们有抵触和厌恶。后来又来了另一些人，禀性不同，是想多知道一些的，各有不同的领会能力和求知的乐趣，但也是徒然；我感到了抵触，原因是内义出于天堂之光，而要从世界的光和热退到天堂的光和热，是他们所抵触的，抵触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那些处在良善中的单纯人却领会了，他们也被提到天堂里，因为他们能与天上的群体在一起；其余的人则不是与天上的群体在一起，而是与世俗的群体在一起，不知道属天的思想和情感是什么。

4842 论巴别和迦勒底就是启示录里所说的淫乱者

借着活生生的经历显明了巴别和迦勒底是什么，也就是启示录里的淫乱者和大淫妇是什么（启17）：巴别借斯瓦布显明，迦勒底借鲁德贝里和卡尔塞纽斯显明。属于巴别的人，为了统治而想接受教义，在主之下统治别人。他们说：只要他们守在真教义里，主就会帮助他们，这是主所喜悦的，因为这是关于主和主国度的教义。但他们其实什么也不信；若得不到帮助，就退去。所以教义对他们来说只是为了统治，而不是为了永生的福乐。他们崇拜的是自己，不是主；主若不偏袒他们、不赞同他们、不让他们在世上为自己统治，他们就照样退去。

4843 迦勒底，就是那大淫妇，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接受了某些宗教原则，不是为了灵魂得救，只是为了得到提拔，获取财富和资产；他们受真理感动，没有别的目的。鲁德贝里就是这样的人：他抓住这里出于圣言的教义，以为这样能被提拔到尊位，再借尊位得到财富，其实他在世上所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他和前面那个斯瓦布都极其热切地想掺杂败坏，也确实掺杂败坏了，还用尽一切狡诈去引诱人。

还有一种迦勒底人，他们根本没有宗教，在人耳边说人爱听的任何话，好博取君王和权贵的恩宠。卡尔塞纽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固然知道他教会的教条，但只是作为知识，并没有接受、牢记在心；他沉溺于享乐，也好打架。所有这些人心里什么都不信：不信有神，不信有死后的生命，不信人的灵魂与禽兽的灵魂有什么不同，也不信圣言算得了什么。那些年轻时接受了原则、又教导过的人，以为自己信，其实不信。这一点也从他们的气场觉察到了，有些人也承认了。今天的基督教界几乎到处都是这样。

4844 论主的神性人性在天堂处处被承认

（作者注明：此段应插在论其他星球居民一段的末尾。）

每一个人，只要没有丧失理性，没有因此不再接受天上的流入，也就是不把自然当作神，对神性都持有人的观念。这一点有来世的人以大量的经验作证。这神性人性只在主那里，不在别处；谁愿意想就想一想：神性人性还能在哪里呢？主也明明说过：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约14:9）；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约14:10–11）；他与父原为一（约10:30）。

4845 第二点：天使的思想和智慧是照着天堂的形式，他们的情感则照着那里状态的变化。因为天堂的形式若不完美，谁也不能思考，更不能有智慧；因为一切思想都会延伸到天堂的其他群体里，而这些群体是照着天堂的形式排列的。天堂的形式总体上相当于一个人，因为它与人身上的一切相对应，正如已经说明过的。

一、全身上下，从最高到最低，从最内到最外，一切都是有机的形式，完全是为了接受出于爱的信之生命；人里面有多少从神而来的神性之爱，那些有机形式就有多少生命的接受，所以也就是生命。这在主里面最为完美，因为他是神性之爱本身，这爱是他生命的存在，照着自己的样子塑造了身体，也就是为接受这爱而塑造，以致一切都是神性之爱的形式；而当它成为神性时，就是神性之爱本身。那里没有什么像在有限之物里那样是封闭的，一切都是照着无限天堂的观念形成的。

二、人在生育中有父亲的样式，是由于从父亲受孕，也就是由于灵魂，灵魂是生命的存在；它把自己的东西传给身体，造成自己的样式；因为身体是从生命的存在而来的生命的显现。

以下几点：一、他们不知道整个身体就是他们的爱的形式，这在天堂是人所共知的；也不知道主虽然是人而不是灵，却穿过关着的门进来。二、他们说有三个位格时，就不是一位神。三、他们说主在人性方面也是无所不在的，比如在圣餐里。四、他们相信要连同身体复活，因为他们全然不知道人在来世是什么样子，就是在身体里，在……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什么是身体。有学问的人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是某种东西，还是只是一种生命力；是不是某种气体里的思想；是在身体里还是在别处。其实灵魂就是人本身，完全在人的形状里，身体处处附着于它，为它在粗糙的世界里执行功能。有学问的人的种种痴想就是由此而来的。单纯的人知道是这样，他们将来站在神面前时也会是这样。

神性在天堂是人性，这是智慧的根基，因为是思想的根基；整个天堂的观念是首要的，所以不在这观念里的人，就不能有天使的智慧。由此也可见，主在神性人性方面就是天堂的一切，也是那里天使智慧的一切。

4846 第三点：在主降临之前，天堂里的神性就是神性人性，这从对应可以看出来。所以那时从神性发出的一切都在人的形状里，这形状就是从爱的存在而来的无限之爱的显现。又因为它属于爱，而神性有无限的能力，也就是全能本身，所以必然的结果是：最后终于成就了，他实际取了人性。这些是借着从天上的流入，凭那里天使的智慧写下的。

4847 借着主的神性人性，秩序一直恢复到生命的最外层，就是感官层。因为神性的递次秩序在最外层已经毁坏，所以神性在最外层也毁坏了；这被主恢复了，好让神性能一直到达那里。

我与天使谈话时，从他们流入的观念觉察到：创造万物的神性只能是一个，不是分成三个同等的本质，而是分成三个递次相续的本质，就是父、子、圣灵，这三者在一个位格里。我还觉察到：神性本身作为第一本质，是在努力中或在形成中的人，所以也像一个人，因此是反照的人；第二本质是生出来的人，本质上出于第一本质；第三本质是递次中发出的人，那就是整个天堂；若要命名，可以称为圣灵，就是从主在天堂、并从天堂在教会里的那位。

这一点也可以从身体是出于灵魂的生命的显现、而灵魂是生命的存在得到证实。灵也是这样。还可以从亚他那修信经得到证实。

基督教界的人中，那些因在世上接受并坚定了某些原则而否认主的，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完全是愚蠢的。有两个这样的人，后来结合在一起，他们完全愚蠢：是波尔海姆的女儿，还有另一个人（见第4729节），状态可怜。那些没有坚定这些原则的人则不同。

4848 论魔法符号

有人告诉我、几乎也显示给我看魔法符号是怎么回事：他们画出线条，走向、弯曲、转折各不相同，照着线条的方向转动眼睛，同时想着要做的事；这样他们就照着下层天堂或灵人界的某种形式进行引诱，借着照这些形式的流入，引发种种说服。因为人、灵和天使的一切思想都是照着天堂的形式进行的；这形式不可理解，唯独主知道。术士们，尤其是古代的巴比伦术士，还有埃及的一些术士，借着许多经验学到了这形式的一点皮毛，也就同样把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灌进别人的心里。

4849 古人的占卜、观兆，以及从天象占卜等许多事，也是由此而来。但他们只能深入到最低的形式，就是灵人界的形式，而且几乎只有万分之一；至于天堂的形式，他们丝毫也领会不了。这样的术士至今还被关在右边的洞穴里。

4850 论转向主与背离主

天堂

在天堂里的人，也就是受主带领的人，在来世不断转向主，把他当作太阳；太阳在右眼的方向。这时一切都被引向良善。这样转向主，是受主带领的标志，也是不断在主面前的标志；这时他们被移开，脱离恶，使恶不粘附他们。但那些背离主、把脸转到后面去的人，全都冲进地狱，到魔鬼那里去，犯下种种罪行，他们自己也不能转回来，而是一直停留在罪恶里。因为背离主是背弃良善、转向恶的标志。

4851 肛门发痒与摩擦

夜里我的肛门开始发痒，我一直揉到发疼。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后来我察觉下面有一些人，在它底下；我觉察到发痒是从他们来的，原因是他们在世上相信自己是有理性的，其实并不有理性；他们不但这样相信，还因此骄傲，以为比别人更有智慧，其实一点也不。这样的骄傲就造成肛门发痒和摩擦。他们是沃尔夫、埃·本策柳斯、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和古斯塔夫·本策尔斯谢尔纳。他们察觉到我想的是他们，就开始图谋做点什么来表明自己是有理性的；但那却是对主的亵渎，是用狡诈和恶意做出来的。有人告诉他们、也给他们看：恶意决不是聪明，而是疯狂，正好与聪明相反；所以他们借此倒表明了自己是没有理性的。

4852 论感官层及其思想

我被保持在那些处于感官层的人所处的思想里。那种思想粗糙丑陋得无法描述，没有一点确定的东西，也没有一点连贯的东西。然后显明：今天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们不能在感官层之上思考，也就是不能脱离感官层去思考，而是在感官层里思考；他们说话、写作、听、看时是这样，有些人没有这些也是这样，比如独处的人自言自语时；这时他们的思想与内在的思想是分开的。又显明：当感官停下来时，他们就什么也不想，只处在一种粗糙丑陋、好像对一切都空空如也的观念里；其实那时他们本可以处在天堂之光里思考。

4853 论好狗

我睡着时有一条狗和我在一起，我好像用一根绳子牵着它。它活泼勤快，有时大口大口地喝水。醒来后我得知：这样的狗是想讲说、想教导属于教义之事的那种欲望；总之，欲望是好的，就是好狗；欲望是坏的，就是坏狗。

4854 论亵渎者的地狱

亵渎者的地狱在人的正下方，在他的生殖部位下面，照着亵渎的程度和性质，深浅不一。今天那里的人非常非常多。因为进入那地狱的，是那些相信过天堂和教会的事、后来心里又否认的人；还有那些照习俗常去圣所、也相信，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而不是那些生活恶、也不信的人。他们说，那里有污秽、沼泽、荒地，到处是带洞穴的岩石，到处长满树林；也有些地方有各种蛇和别的野兽。他们不能往上爬，因为一往上爬，就陷入痛苦和折磨，他们却总想往上爬；所以他们照着不舒服的感觉退远一些，就待在那里。

4855 那些常去圣所，表面上也承认，就是并不怀疑，却没有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活在仇恨等等之中的人，来到人身边时，会使人头痛，痛到骨头里，还使肩膀或手臂疼痛。有几个这样的人在我身边，他们也承认主；他们一直钻到我的头骨，在那里造成疼痛，此外还使我的手臂在关节处无力，几乎弯不过来。这些人是过着虔敬的生活、却没有同时过仁义生活的人；过这种生活的人非常多，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基督徒。

4855a# 邪恶的乱伦

一、那些恨一切邻舍、毫不区别、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孙辈、也就是自己一家以外不把任何人当朋友的人，会生出与母亲、与父亲乱伦的事。这样的人有（约·赫塞柳斯的后一位继母）。

4856 二、那些出于天生的仇恨，恨并迫害朋友以外的一切人，为朋友的缘故行不义，不顾公义公平、只讲交情的人，会生出与姊妹乱伦的事（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

4857 三、那个想要杀尽一切人、嗜血成性、从不被任何怜悯触动，而且骄傲到极点的人，与猪交合；其他人则与别的兽类交合（查理十二世）。

4858 论那些为交情和利益歪曲公义的人

有些人不看重公义，反而为了利益和交情歪曲它，而且是明知故犯。他们在来世受苦很重，因为公义和正直出于天堂，把这变成不义，就是转向地狱。他们的理性被夺走，被送到疯子当中。有三个是我在世上认识的（瓦勒留斯、拉·本策尔斯谢尔纳、利列谢尔纳）；后者坐在那里像没有理性一样，几乎不能思考。

4859 论普里阿普斯和萨提尔

那些在世上不断想着奸淫、以友谊和诚恳为幌子钻营、心里却始终盘算着奸淫的人，若同时在类别上属于恶精灵，在来世也做同样的事：说话诚恳，心里却不断盘算奸淫，所以一直在设法去做；只要可能，趁丈夫不在、女人又同意，他们就做。这样的人被天使看见时，显为萨提尔；古人说萨提尔在幽暗的树林里游荡，窥探哪里有女人。这样的人也在后面、后脑下方出现过，说话很诚恳；但有人说，他们把一切诚恳的话都玷污了，因为他们的意图或目的是污秽可憎的；目的是思想的共同之处，那时所想所说的一切都因此被玷污。这也被说明并显示出来了。

4860 论恶精灵及其地狱

我与一些灵一起被放下到后面的一个恶精灵地狱里，但那时只让我看了一点点，因为打开那种视觉是危险的；那样他们的作为立刻就会流入，而那是极有害的，因为他们不作用于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作用于思想的情感。我得以看见的是一些墙，像一座大建筑物的墙，却没有屋顶，也没有窗户，在窗户的位置上是大的开口。那里有人说，他们不能住在有屋顶和窗户的房子里，否则就会陷入困境，好像要窒息一样。原因是窗户表示属于思想的东西，屋顶表示思想的封闭。

4861 还有人说，他们住在沼泽和最肮脏的地方，彼此看得见，却互不说话。成为恶精灵的，是那些在世上很少说话、却喜欢思考的人，而且所想的是邻舍的坏处，邻舍受了损害就高兴，尤其是他们能暗中策划、又能不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世界也喜欢同样的事；但那时他们的思考能力被逐渐夺走，只剩下与在世上一样的意志，他们出于这意志不断努力害人，也确实害人，即使不是别的方式，也会借某种内在的幻想。这一点在视觉被打开到那种程度时也会显出来，看着可怕。

4862 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被夺走，是因为如果给他们留下思想，他们就会与灵相通，造成混乱。若他们保留思想，就会与那些思考多于受行动欲望驱使的灵相通，这样就会摧毁这些灵的一切理性，把他们彻底毁掉；他们还会与人相通，激起人遗传的恶，彻底摧毁重生的一切途径；他们会立刻扭曲理性，也就是扭曲一切真理和对任何真理的观念，吹进对虚假的情感来代替对真理的情感。

4863 他们在那里是赤身的，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光，就是理智之光。有一个在昏暗的光里向我显现，像一团云，里面是赤身的。也有一个看起来好像围着一件薄薄的小衬衣，他属于那些还有一点思想观念的人。他们与属天的天使正相反、相对应。那里的光非常昏暗；我看见有一支蜡烛的光被带进去，于是那里的光就相当清亮了。

4864 论属灵的世系，如同民族和家族的世系，以及人里面的天堂

天使们借着我被显示：世系是怎样形成的，就像民族和家族的世系一样，一家出自另一家，彼此分开，范围很广，序列很长，以致这些派生就像子女、孙辈和随后一代代的姻亲一样；而所有的灵魂彼此都是分开的。这种对类似家族派生的探查和巡视，持续了一刻钟。

4865 天堂

论灵和天使的言语及书写

我又借经验进一步得知灵和天使的言语是什么样子。它是有音节、有字词的，但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自然的语言。因为心智的一切情感，不论是什么，事物的一切观念，不论是什么，在他们身体里都有相应的感受，无法描述；因为这些感受作用于身体和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像一切情感通常那样：在人身上，它们使胸膛起伏，使肺收缩扩张，使呼吸舒畅或局促，或者使腹部收缩扩张，或者作用于下身，或者作用于脸和眼睛。这样相应的感受在灵和天使的身体里能被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说话时，就照着从这些感受而来的感觉，清晰地发出字音，所以言语和情感合而为一。

4866 这种言语是灵凭自己就会的，因为如上所说，它完全是自然的。有音节的字词，像人的语言一样，是由字母表里的那些成分组成的；其中元音对他们尤其有用，每个元音都有许多变化。我得到一个例子：我身上被激起了淫欲，这在腹部下面那一带以通常的方式被感觉到；旁边的灵觉察到了，说：“Rua raha”，意思是那一部位淫欲被激起。后来我用专注的眼光盯着别人看，他们就受我的目光影响，这在我眼睛周围被感觉到；他们照着与这感觉相合的样子说：“ura raha”，意思是目光的激起。其余的也是这样。由此可见灵彼此之间的言语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

4867 但天使处在聪明里，在一种情感里，也在一个事物观念里，能觉察到自己和别人身上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东西。他们也照着情感的样子，或与情感相合的方式发声，以致他们所感所想的一切都同时包含在里面。这种天使的言语，灵是觉察不到的，只能借声音里某种可以觉察的共同之处来觉察。由此可知天使的言语何等优雅、美丽、甜美、可爱；因为他们里面那些由言语表达的情感，既是从主来的，就是属天的。

4868 地狱里正好相反，那里的言语丑陋、卑劣、污秽，因为他们感觉到的自己里面的情感就是这样。

4869 灵能把他们的言语写在纸上，在纸上看起来像是用普通的笔写的，也像通常用铅字印出来的。这样的书写我见过多次，也能读出来，却不明白意思；但我身边的灵说，他能明白那里的一切，因为是照着他们的言语写的。

4870 在世上的一些语言里，也有一些这样的自然字词；最古的语言也正是灵的那种完全自然的语言。人的内在观念也在这种语言里，虽然人自己不知道。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人死后到了灵中间，不用学就会说这种语言。

4871 地狱的言语天使听不懂，因为那里的情感是相反的、极其污秽的，言语就是从这些情感来的；天使连他们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如上所说，言语与内层，与内层的活动、情感、思想或观念完全相合。

4872 论龙及其党羽

我被带到下面最恶的魔鬼所在的地方，但那是在睡梦中。那时我好像在迷途中游荡，最后来到一些房屋的废墟里，那里终于找不到出口。我想去城里，但在梦中就这样被魔鬼牵着走。这时有三个魔鬼走到我跟前，我与他们说话，问去城里的路，还答应给其中一个钱，让他给我指去城里的路。但这时我忽然醒了，发现自己在一个地方，四周是最恶毒的地狱。从它们中间有一个朝我走来，我一进入他的气场，立刻开始怀疑神性；但那时我只醒了一半。

4873 等我完全醒来，有人告诉我：那个最恶的魔鬼（查理十二世）就在中间；在睡梦中游荡的灵，他就这样用恶毒的手段引诱到自己那里，使他们对神性和神性的保护完全陷入怀疑和否认；他甚至逼得有些灵弃绝神性，不过是在睡梦中。

4874 有人说，他从周围的地狱得知有灵来了，以及他们在想什么。有人问地狱怎么会知道，他们回答说，他们抬头仰望星星，从那里得到启示，视野也从那里向四周打开，还从那里得到鼓动，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毁掉那些灵。

4875 又进一步查问，上面向那些魔鬼启示这些事的是什么人。查明他们为数不少，是在世上对圣言、对自己教会的教义有说服性的信，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是有知识学问的人；他们尤其相信父神掌管一切，只是为了子的缘故才怜悯那些照教会教义去信的人。所以他们虽然口里不否认子的神性，心里却是否认的。

4876 因为他们把主只当作一个人，不能拯救任何人，虽然人借着他从父得救。所以他们在祷告和讲道里都向父祈求，求他为子的缘故施怜悯，就这样绕过主，与父说话。其实他们知道，若不借着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主是道路（同上），是中保（太11:27）；父不听任何人，除非间接借着主，正如主自己也说的（约1:18；14:7）；离了主就没有救恩（约3:15–18）。他们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太28:18），父在他里面（约14:11），与他原为一（约10:30）；但他们把这些另作解释。

4877 那些这样信、处在说服性的信里、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还有那些教导并相信行为算不得什么、所以生活也算不得什么，认为他们处在基督徒的自由里，律法的定罪已不存在，因为主已成全了律法、除去了那定罪的人，这些人就是龙。

4878 因为启示录里的龙所指的，不是地狱里的魔鬼，地狱里的魔鬼出不了他们的地狱；而是教会里那些处在这样的信里、却过着恶的生活的人，龙就是这样的人。

4879 他们也出现在头顶上方，好像在天上，因为他们借着自己的信和圣言的真理被提升了；因为处在这些里的人与善灵结伴，这样就被提到天堂，但那是最外层的天堂，他们就坐在那里。

4880 他们在头的左边上方，距离很远，从那里的一座山向外延伸。山顶上坐着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有些人以为他就是父神。他们在这座山的四周，在自己眼里好像住在岩石之间，在那里很安全；他们不想露面时，就躲到山后去。他们从那里向右前方延伸，不过是往下延伸。

4881 他们就是在那里暗中算计所有与他们信得不一样的人的那些人，也算计那里的人，比如正直的灵，用一切诡计和恶意迫害他们；他们认为迫害、加害一切与他们信得不一样的人，可以不受惩罚；生活的正直，他们看得一文不值。他们也就是与地狱合而为一、流入地狱的人，把在下面看见的事启示给地狱，打开地狱的视野，正如上面所说的（见第4874节），就这样把人毁掉。

4882 那些在山脚四周的人，显为一条大龙，从那里一直延伸到下方；它的尾巴在那里，也向右往下延伸。大龙的形状清楚可辨。

4883 那座山看来就是所谓聚会的山，在北方的极处（赛14:13）。路西弗是自我之爱，它在山上把自己当作父神，所以说他心里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同章14节）。路西弗就是巴别。

4884 续篇

有一个人想自己作魔鬼本身，地狱里的所有人都作他的党羽，因此他向主宣战。周围地狱里的所有人都涌到他那里，崇拜他，鼓动他去作一切恶，以致几年以后他成了一个浓缩的地狱。也显明他身上已经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他在世上内心是所有人中最骄傲的（查理十二世），由此养成了想要统治全宇宙的心；这就是他仇恨主、仇恨一切敬拜主乃至一般地敬拜神的人的原因。这一点他从心里赌咒发誓，一听到就立刻这样。他还披上一个伪善和亵渎的地狱，不断借此设法拉拢那些出于某种良善而处在真理中的灵；因为这些灵在天堂的最外层，受外在良善的感动，哪怕是伪善和亵渎的良善，自己却不知道，因为他们处在外在的东西里。只要还能这样做，他就能一直留在视野里，没有被赶走。他之所以那么久没有被赶走，有好几个原因。

4885 从他身上显明了哪些人处在出于自我之爱和爱世界之恶的虚假里，也处在出于这些恶的真理里，因为他们为他辩护。有些这样的群体构成他的头，有些构成手臂，有些构成他别的肢体；所以这些群体被移走多少，他身体的部分就改变多少。由此可以认出他们来；也可以从流入和赞同，以及从他们对他所犯之事的爱的情感认出来。

4886 那时也显明：在天堂的第一个入口处，有一些世俗到极点的人，他们什么也不求，只求为了尊荣而得职位。他们有好几千人在一起，想建立与地上一样的政府，每个人都一心要凌驾别人，不是为了造福。于是像在世上一样，开始有敌意、狡诈、伪善之类，最后敌意大到彼此要打起来。他们在那里察觉到那个魔鬼，以为他能给他们这样的职位、分配尊荣，就投靠他，成群结队地从天堂的那个前院到他那里去。这时的情景就像启示录里所说的龙，用尾巴把天上的星辰拖拉了三分之一（启12:4）。

4887 他们之所以被提到天堂的那个前院，是因为他们从小照习俗常去教会的圣所，在思想和口头上也承认那些东西；但他们把生活看得一文不值，为尊荣而爱尊荣、为利益而爱利益，或为了恶的目的；他们凭利益、敌意、偏袒、嫉妒来判断，而不凭公义，一生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借着那样口头承认、却不在生活中实行的信之真理，被提到那天堂的最外层；但当他们被赋予自由，被放回他们生活中的那些东西里时，他们心里是什么样子就被揭露出来了。因此他们离开神，投靠那个魔鬼，立他为王，还想承认他为他们的神；但有人说，这要过一段时间才行，又说这是可能的，因为从前人曾被奉为神明。最拥护他的，主要是那些有学问的人：他们比别人更在口头、讲道和著作里维护信的真理，把一切反对这些真理的人定到地狱里去，自己却过着完全世俗的生活，活在敌意、嫉妒、仇恨、报复、狡诈欺骗和伪善里，只是小心不让世人看出来；若是露了出来，就用各种推理使之合法，比如说这些东西不定人的罪，定人罪的只有信上的虚假。这一般说来是照着这类人的教义：行为不定人的罪，所以生活也不定人的罪。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生活留存下来，信与生活相合多少、怎样相合，就有多少、怎样的信留存下来；因为每个人死后的生活，都照着他的善或恶在自己周围形成真理或虚假，就像灵魂在自己周围形成身体一样。

4888 还有非常多的人，应当称为嫖妓者和奸淫者。他们说自己承认真教义，却只是口里承认，心里不承认；这些人显得在嫖妓、在奸淫。另有一些人在世上研究神圣的事，读圣言、教圣言，却不是为了生活，只是为了教义，说对教条的信能救人，生活不能；这些人显得在背后嫖妓、奸淫。不过嫖妓和奸淫有各种各样。那些从字义里摘取东西来确认出于恶的虚假、就这样歪用圣言的人，也造成奸淫、也犯奸淫；那些把圣言用到污秽之事上、就这样亵渎或玷污圣言的人，则犯下卑污的奸淫。

4889 论蜘蛛

我看见一只蜘蛛顺着一根蛛丝从天上垂下来，形状和垂下来的样子与蜘蛛一模一样，分辨不出来。起初看上去很小，能顺着丝降下来，也能升上去。它被带到右边，也想在那里重新织回天上去，却做不到；相反，它就这样被揭露出是谁、是什么样的。别的灵说，在他们眼里它像一个人。天使说，它是从第三层天堂下来的；这样的人是长期作投毒者或刺客、并用狡诈和诡计行这些事的人，后来看起来好像悔改了，想着天堂，也信，在外表上实行虔敬。他们处在后来这种状态时，被提到天堂；但在那里，他们内里是什么样子仍被揭露出来，因为内层越来越被揭开，他们就从那里掉下来，显为蜘蛛。

4890 后来也看见从中间天堂掉下来的蜘蛛，形状更大更丑，数量很多；但它们不像先前那一只那样魔鬼般，因为最恶的人比别人更会把自己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比其余的更好看。他们懂得借着外在的呼吸把里面的毒藏起来，屏住内在的呼吸，不让人觉察；因为内在的呼吸一被觉察，他们就被识破了，因为一个群体里所有人的呼吸都是一样的。

4891 续论启示录里所说的头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

我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从天上下来，到那个魔鬼那里去，正如刚才上面所说的（见第4886–4887节）。他们属于第二次复活，不能留在天堂里，原因上面已经说过：他们想得职位，不是出于爱为别人行善，而是为了尊荣，一部分是为了显得比别人高，一部分是为了赚取财富。他们是沿着别人被提升的同一条路被提到天堂的。这种提升常常被观察到，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有，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但总能觉察到。他们被提升，是为了与地狱里那些想要毁掉初到来世之人的力量取得平衡。因为他们在那里时，能被保持在某种良善里，却不能被保存下来；所以他们又被放下去，四处游荡，尽可能脱去那些爱。

4892 有好几天，我看见并听见天堂怎样被洁净：那些处在肉体之爱和世俗之爱里、因此不愿意、也不能接受属天之爱的人，被从那里扔下去。这事在四周进行：有些被扔下去，有些被赶走，有些自己下来。他们是借着那个魔鬼与别人分开的，那魔鬼当时就是查理十二世，他处在极度的自我之爱里，向四周散发他魔鬼般的气场；谁接受这气场，谁就被认出来、被分开。大多数人接受了他，却仍被与他分开。人数极多，来自许多层天堂，多达好几万；其中有些被放逐到地狱，有些被放进一种能变得好一些的状态，有些被安置到别处，免得扰乱天使的心智。那魔鬼被带着四处转，就这样把他的党羽引到自己那里。

4893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在天堂里时是这样的人：他们说，真理是什么，我们何必去想？信是什么？没有这些，能说能想不就够了吗？总之，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所以不能被改正、被改造，最后还引诱别人也这样想、这样说。这样的人对应于春夏时节吃树叶的虫子，果实的雏形就因此毁掉。他们也被看见好像顺着丝垂下来，就像那些虫子从树上垂下来一样。这样的人有一大群。他们还说：说话、做想做的事，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感觉得到；至于信，以及由此思想良善，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感觉不到这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他们从世上的生活带来的：他们为了世界，不愿去想天堂的任何事，因为正如他们所说，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也就是不知道思想和意志里的内在东西是什么。所以他们彼此交谈时，肆无忌惮地说话反对邻舍、反对神，以为这算不得什么。

有些从那里被放下来的人，别的灵与他们说话。我听见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曾在天堂里；他们在那里看见过一些绿地、草地、小灌木，却没看见花园和乐园，也没看见装饰华美的宫殿，更没看见天使在那里有什么、做什么与别处不同。但有人告诉他们原因：他们处在世俗和肉体的东西里时，根本看不见天使所看见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他们的眼睛是完全隐藏的。原因是他们的内层不相对应。在灵界也就是天堂里是这样：人眼睛看见的，是与内在视觉、与对真理和良善的情感相合相应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是隐藏的。又因为他们不接受良善与真理的神性流入，所以也不能知道内层的喜乐、福气和幸福，连这些也不明白，所以在所看见的事物里也看不出任何属天的东西，像天使所看见的那样，更不会把什么幸福放在智慧里。这就是他们那样说的原因。

4894 论天堂及其描述

我的视觉被打开，我被带去看天堂；这是借着从我原先所在的状态被提升而实现的。我被提升以后，得以看见右边的太阳，那里一大片辽阔的地带上出现了群山，一座挨着一座。有人说，那些山上有乐园、花园和各种耕地，别处有大城，所以人很多。那里也到处出现越来越高的山，耕种得更好，也有壮丽的宫殿。右边那整片地带都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山表示爱的良善，那里的人处在更明亮、更纯净的神性气场中。

4895 在那里右侧出现了一片浓密阴暗的树林，有人说，处在虚假中的人被送到那里。我也被带到那里，看见的人都很惊奇。我被领着穿过那片树林走了一段，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些相当高的岩石，不是向宽处、而是向长处延伸，远到视线消失的地方。有人说，那里住着处在真理中、却还没有处在良善中的人。在那里左侧出现了一些陡崖，下面阴暗，像树林一样，有一群地狱之辈在那里游荡，其中一部分想用种种办法爬上陡崖；爬上去的被推回去，因为他们是恶的。有人说，那些岩石不会扩大，反而会缩小、变矮，最后变成平地；一旦变成平地，就好了。

489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897 至于地狱，它们在下面，那里有树林、沼泽、废墟，有像井一样的坑，他们往里下去；再往下是各种肮脏的地方，像是各种野兽的巢穴，带着厕所，还有像强盗窝那样的地方，也有肮脏的池塘和腐臭的水；越往下越臭越糟。

4898 凡有通往山上的斜坡的地方，都有守卫，不准任何人未经许可就上去，许多地方都是这样。他们查验来者是什么样的人。

4899 此外，进入天堂看起来是沿着那些斜坡上到小山或山上去。用别的方式上去的人，比如借着幻想上去的，都会从那里被扔下来；因为骄傲的人借幻想抬高自己，但这样做并没有真的前进，所以他们在幻想中虽在高处，实际上仍在最低处，于是一下子就被扔下来。那些用诡计混上去的人，比如把自己装成光明天使的人，一被识破也被扔下来，而且上得越远，摔得越重。有一个人（福克斯）就是这样上到高处，被识破了，被剥夺了与同伴的联系，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在那些高处的人能看见四面八方下面的东西；下面的群众是主借着他们来管理的。

4900 论彻底的荒废（查理十二世）

要被荒废的人，也就是要被剥夺良善和真理、从而被送进地狱的人，是从头到脚逐渐被荒废的，这要经过许多年，因为他的一切都被恶占据了。查理十二世就是这样。他最后被荒废到脚底和脚趾，最后脚后跟周围的一切好像都被剥掉了。在此期间，他被带着四处转，被保持在他的恶所带来的快乐里，就是发号施令的快乐。最后他被带到左边，那里有一片树林，林中有一个像矿井一样黑暗的洞穴。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又被放下去一点，就这样被剥夺了理解力，被撇在那里。这时他已完全没有能力做先前那些事了；所以他的能力也是逐渐被夺走的。这一点当时也借着伸出右手显示出来：那只手消失了。重生也是这样逐渐进行的，从头到脚，只是要用多得多的时间。

4901 论那些依靠自己聪明的人

有些人去探究天堂的秩序法则，再把这些法则用来做各种各样的恶事。他们懂得怎样同天堂建立沟通，也懂得用许多方式改变别人的观念、搅扰这些观念，还懂得别的许多事。可是他们是凭自己的聪明把这些用在恶上，所以受到重罚。其中有些人坐在低处，戴着一顶一直拉到眼睛的帽子（原文为瑞典语）。这表示他们在里面思考，而且相当清楚地盘算着要做的恶事。他们说话时，声音落在牙齿之间。很难把他们拉开，因为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滥用一切来为自己辩护。但最后他们还是被荒废了，然后也被送进那个昏暗的坑里，就是查理十二世所在的地方。

4902 续论龙和他的同伙，以及灵从天上坠落

一连几天，有些灵从天上坠落下来，他们是龙的同伙，被扔进了地狱。其中有许多人曾相信，人得救是靠对教义的信，其实只是靠知道这些教义；他们一点不在乎生活，活在爱自己、爱世界的恶里，活在恶毒、狡诈、诡计里，还有通奸。

4903 此外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任何教义，只承认圣言。他们说，读圣言就够了，也不在乎受光照，去明白圣言真正的意思。所以他们能按外在的字义，把圣言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异端上，这样就能为恶辩护，把善抛弃。如果他们承认教义，就不会这样；教义也出自圣言，但出自受过光照的人。这类人数目极多，因为他们过的是恶的生活。

4904 还有一些人，拒绝祭司的职分，说祭司职分是普遍的，人人都有。其中有些人读圣言相当勤快，可是因为他们生活邪恶，就从圣言里抓出一些可憎的教条，数目还不少。这些人也被从天上扔下来，不过是从背后扔下去的，因为他们暗中传讲，想这样偷偷颠覆教会的教义。

4905 论凭幻想升到天上

恶灵学会了凭幻想把自己升到高处，方法无法描述。他们到了那里，就能看见下面的一切。那些骄傲的人把自己升得很高；还有些人是靠邪恶的法术。别的人是一步步走到天上的，这些人却一瞬间就站到了那里。

4906 还有一些邪恶的灵，能从一层天堂把自己抛到另一层天堂，使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时他们就用自己的观念搅扰下面的百姓，加害他们。他们一被发觉，就一瞬间出现在天上别的地方。这是一伙邪恶之辈。他们在世上就沾染了这种本事，懂得用各种方法行事、写作，编造发明和谎言来骗人。凡是以这种禀性为乐的人，到了来世就变成这样，也就这样暗中用各种方法害人。

4907 续论天堂和地狱

我在灵里被带到右边，就是前面说过的山岭和岩石那里（见第4894–4895节），最后还到了岩石上面，又到了它们稍下面一点。住在岩石上的，是处在信之善里的人；周围山上住的，是处在仁义之善里的人，圣言里的“以色列的山”说的就是他们。再往上，那里是属天的人，他们就是锡安山和耶路撒冷。那里深处有各种地狱。在岩石下面和岩石之间，也有心怀报复之人的地狱，其中有些是走不过去的。我一靠近，手臂和手就被一种麻木、几乎要命的感觉占据，它们都没力气了，因为从那里散发出致命的东西。那里的地狱是纵向延伸的，按距离、也按深度，在性质和程度上各不相同。

4908 他们当中有些人报复心重到要置人的灵魂于死地，却照样表现得很虔诚。这些人被从山上某个高处扔了下去。他们到了下面时，他们想往上爬的努力显现为一条颜色阴暗的鳄鱼，拖着又长又宽的尾巴，在一个垂直竖立的东西前往高处爬。只要他们身边还有善灵，还同天使有沟通，这情形就一直持续。但随着那沟通被拿走、减弱，鳄鱼也就往下落。等沟通被完全拿走，他们就被扔进了深深的地狱。因为他们的报复心就是这样：为一点小事，他们想杀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用各种尝试证实过。

4909 续论那些依靠自己聪明的人，以及巫术从何而来

今天有非常多的人，尤其是世上地位较高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从天上或从神流进来，也不相信福气由此而来。他们认为这类事都出于自己的聪明，嘴上说、心里也信：人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工匠。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神，认为一切都出于盲目的本能，只有聪明人不是这样。他们也确实成功，因为世上的秩序就是：人人都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按理性行事。可是他们不信神会把理性赐给良善的人，所以拒绝神的管理，听从自己聪明的管理。如果他们相信有神、有死后的生命，就会另作打算。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把一切福气都放在财富和地位上。天上的财富是什么、那里

的地位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以他们以为神赐的福气无非就是这些。凭自己聪明行事的人也确实得到了这些，但对他们来说，这些不是福气，而是咒诅。因为他们不把福气放在天上的生命和永远的幸福里；然而那些甘心让主引导的人，正是被带向这些。对这些人来说，富不富、有没有尊位都无所谓，他们安于自己的境遇，因为知道一切都被引向真正的福气。

4910 那些完全相信自己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聪明的人，看上去坐在桌边写东西。他们说话时，声音落到牙齿上，还带点嘶嘶声。他们戴着一顶帽子，一直拉到眼睛，好像在帽子底下思考。他们恶毒至极，被打发到查理十二世所在的那个地狱洞穴里。其余不那么恶的人，在山下的地狱里，与山相反对应。这些人多得数不清，一心只想钻进别人的情感，好得到别人的财产。他们用许多方法设圈套，所以也流注到人那里：有的从头一直到嘴、到胸口，有的从脚一直到生殖器。后一种人借着别人的爱设圈套，把自己暗暗塞进这些爱里；前一种人借着思维的东西设圈套。我曾受他们各种方式的搅扰。他们拼尽全力想占有人、牵着人走，模仿人的本性和属于他生命的东西，甚至能深入到很远，深浅就看他们在世上练得怎样。他们编织出各种诡计。

4911 凭自己的聪明去追求尊荣和财富、得到它们，这是滥用属世的秩序法则，也就是滥用心智中的理性之物，因为他们按颠倒的次序、凭自己行事。所以他们当中借着手腕、狡猾、诡计爬上去的人，到来世就成了巫师。他们在那里也学会、吸取那里的秩序法则，也拿来滥用，去作恶。他们不能按神的流注去遵循秩序法则，因为他们一切都从自己取。总之，他们在两个世界里都把秩序颠倒了。在世上他们得到欢乐，在来世却落入悲苦。

4912 由此可见，为什么多数人相信，主的天意并不普遍地贯穿每一件事，而是把具体事务的安排交给了人；其实并非如此。又因为他们只把世上和肉体上顺遂、愉快的事当作福气，所以就用世上发生的一切来确认自己的看法，尤其是用这样的事：恶人得尊荣、发大财，好人却不这样。

4913 论天主教中那些自以为从主得了管辖人灵魂之权柄的人

这类人在那个宗教里，多半是担任过教会职务的，有教皇身边的枢机主教、主教、高级教士、修道院院长、会长，还有修道院里的其余人。他们自以为握有彼得的钥匙（太16:19），能用来打开天堂，随意放任何人进去，这样就能统治灵魂。

4914 这些人有许多种。他们出现在高处，在太阳（主在那里）的右边和左边。他们从自己身上发出一种气场，好像出自主一样，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主的代表。他们就这样从高处俯视下面的人，统治他们，不容下面的人开口反对，或说一句他们不爱听的话，甚至不许人抬眼看他们，说要敬畏他们，因为他们代替主。

4915 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左边；有的在更高、再高处，一直到最高处；在后面两边也有，也在高处。但他们各不相同。在左边往前的，是那些有学问、在这些原则上确认了自己的人；在右边往前的是另一种。在下面的，是没有学问、却也相信这一套的人。

4916 他们走不正当的路上到那里，成群结队地上去，以为那里就是天堂。可是到了那里，他们看不见一个天使，也看不见住处，有的只看见沙地，有的看见一点青草。他们继续往前走，好从上面看下面的人。他们之所以看不见那里的天使，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被骄傲、被属于骄傲的东西蒙住了；其实那里有很多住处。那里的天使看得见他们，由着他们走过去，因为知道他们不久就会下去。

4917 下面的人当中若有谁敢同他们说话、敢看他们，尤其是不肯服从他们，他们就发怒，退到一边商量，按自己里面的本性定下主意：或者毁掉他，或者伤害他，或者惩罚他。他们多半心怀仇恨和报复。这时，如果不能从上面下手，他们就下去报复。可是他们一到下面，就被驱散，各人被带到与他在世上养成的禀性相合的地方。那些心怀仇恨和报复的人，就被带到这类人所在的地狱。

4918 他们下去的时候，就被剥掉了在山上所披的那层神圣气场，也就是主的气场。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只是把主的气场披在身外，他们带着自己的骄傲、仇恨、报复之类的东西待在那气场里面；而天使是把主的气场放在自己里面，所以天使才是主的天使；他们却因骄傲、仇恨、报复之类的东西，成了魔鬼。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那里升上去，又降下来。

491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4920 论地狱

我被带进脚底下的一个地狱。那里出现一座大城，有许多房子。我被领着穿过街道，看见那里有一大群强盗，想方设法彼此加害。当有人从别处来到那里时（善灵不知道地狱是什么、什么样子、地狱的折磨和火是什么时，就会这样，好让他们知道），比如我在那里时，他们就围到我这里，想加害于我，像狗一样围着我。但他们还没下手，我就从他们的凶暴中被救了出来。

4921 我身边有个灵，从世上带来一种想法，认为地狱不是这样的。他开始怀疑那里有那么多恶，说那里的房子里也有好人。于是他被带到那里，被放进一所房子，又被领进各个房间。他在房间里看见一大群地狱之辈：一间屋里的人恶到彼此想杀死对方；另一间屋里的人互相撕扯，不停地争吵；别的屋里，有的在吃污秽的东西，就是肮脏的肠子；还有的屋里又是别的样子。处在同类恶里的人，就在同一类房间里，被关在那里像坐牢一样，因为外面站着看守，不许他们出去，除了得到准许的人，也不许别人进来。

4922 这样的地狱非常多，可以说有几十万个。最后从里面被领出来的人，理解力已被剥夺，变得呆笨，有的几乎成了傻子。这样的人住满了大片地方。

4923 论天堂

天堂所在之处，看起来像山和丘陵。又有景象显示：从这些山上还能看见更高的山，山顶好像在云里，颜色是暗淡的浅蓝，那里住着属天的人。又显示：当他们进入日落的状态时，那些山看上去就沉下去，或降到较低山岭的平面，或沉得更深，看那时日落状态如何；后来又照旧升起来。从山上往上看，天空像是交织着、点缀着白色的小云朵。

4924 论天堂，以及那些处在分离之信里的人

有几个祭司，属于住在前方偏右一块岩石上的那些人。其中一个在世上很有名气，因讲道受人称赞。他来到我这里。我同他说话时，他的理解力被打开了，所以对听到的一切都领会得相当聪明。因为他以为，另一个祭司看出他比别人更在真理里，于是他和许多充当中介的灵一起，被领到右边的山上。他们到了那里，他被领进一座城。有几个人从那里同我说话，说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壮丽的景象，看见了天使的样子，十分惊奇。起初，借着中介，他们受得住那里的光，又被领到更高处，就是那光所在的地方。可是后来，光开始变暗，甚至他们看在下面的那些人，虽然那些人其实在光里，却好像在一片昏暗中。后来他们被领到有那里的热的地方，这时开始觉得疼，先是膝盖，然后是腹部，最后是胸口一带。为了不让疼痛加重，那疼痛借着中介被缓和了，这也告诉了他们。这时他们从那里转脸望向自己来的那块岩石，那岩石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团昏暗的云。他们很惊奇，自己的住处竟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那里时，明明是在光里。但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那里的光就是这样，不是别的，因为那光像冬天的光，从天上那春天般的光看去，就显得是这样。为了让他们确信这一点，又让他们从那里同几个熟识的祭司说话，那些祭司在自己的住处，那里同样昏暗，甚至更暗。他们就这样明白了自己在什么样的真理之光里。这时疼痛向上加重，开始使他们焦急难受，于是他们急忙往下走，越快越好，说那里对他们不是天堂，倒像地狱，再也不想上去了。

4925 论天堂和最后的审判

山上和岩石上出现了许多人，其中也有恶人。因为他们借着在世上养成习惯的那些良善情感升上去，就这样混进了各个群体。但我多次看见，那里的恶人以各种方式同善人分开，被从山上和岩石上扔下去。

4926 有一块岩石，上面有一座相当大的城。那里的人处在与仁义分离的唯信里，像在世上一样相信：唯独信使人得救，那时不论生活怎样，都凭怜悯得救。他们以统治欲为乐，所以站在岩石边上，用各种方法搅扰下面的人。人们常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最坏的人也被从那里分开了。可是其余的人还是不愿意同他们分开，也不肯把他们赶走，这样就是赞同他们的恶和罪行。所以，当一切劝告都无效时，那块岩石就开始下沉，最后连同那座城和城里的居民一起，沉到深处。又说，在别处，凡不过信之生活的地方，也照样发生。不过，那里较好的人事先就离开了。又说，这样的人就是《马太福音》里所说、在主左边的山羊（太25:33）。岩石下沉时，那里只剩下城，就是恶灵聚集的地方，这

些灵为人时，处在与仁义分离的信里。但在这事发生之前，善人先从那里被移走，就是那些既在信里、又在仁义里生活的人，也就是处在信之善和仁义之善里的人。所以那里随后出现一个裂口。木头造的房子留了下来，就是住在这类城周围的人，因为他们处在仁义和信之善里。

4927 他们沉得很深，深浅按他们恶的程度和性质而定。我看见有两座在岩石上的城就这样了。如果整块岩石沉下去，变成山谷，那是好事，表示那些甘愿让自己重生的人。

4928 因为那些岩石很高，他们从上面能望得很远。凡在岩石之间那些开垦过的山谷里的人，就是正在受教导、被引向良善的灵，都被岩石上的人用许多方法骚扰，以致这些灵无论如何都不得安全。不管逃到哪里，他们都用眼睛追着、骚扰着。他们能在很远的距离这样做，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了实际验证：我离得那么远，他们几乎都看不见，却还是这样。所以那里他们的城大多沉了下去，但处在信和仁义之善里的人得救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所说的：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4929 论他们的教堂，以及他们怎样就座

我也几次到过教堂，那里有一大群人。有人告诉我，他们在那里按各自喜好的样子就座。只爱处在神圣感里、不想受教导的人，坐在一边；想受教导的人，坐在另一边。讲道的祭司也能分辨出他们，因为他们心里的思想会传过去。可是有些人来到那里，是存心要听听他讲的是不是真理，不是存心受教导，而是存心挑出他们觉得不真的东西。这样的人一进教堂，讲道的人就讲不下去，所以他会提醒他们出去。因此别的讲道者很少能同时在场，因为他们会留意这些。所以在场的讲道者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藏起来，免得夺去讲道者的神圣灵感。

4930 续论天堂和最后的审判

那里有城，又大又多。人到了来世都往那里去，原因是他们从世上带来一种本事：表面上能过某种良善的生活，那是出于害怕性命、法律、名誉和利益受损。只要这些还在，他们就举止端正；但这些一被拿走，他们就按自己的里面生活，里面的东西这时也显露出来。这样的城出现在岩石上和山上：在岩石上的，是处在出于教会教义之原则里的人；在山上的，是处在各种爱里的人。所以圣言里岩石表示信，山表示爱。两者在许多方面也不同。首先到这些城里去的，是那些在信里、在世上过着有道德生活的人。但后来，渐渐地，恶毒的人也借着假装的对真理和良善的情感、借着各种手段，混到那里。这时，城里的居民就开始受搅扰，因为在来世，思想和情感是互相传通的。这时就有一次视察：天使被派到那里，查看那里是什么状态。他们一旦察觉信的状态或爱的状态已被那些恶毒的人败坏，就把善人与恶人分开，像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善人出来，恶人留下，于是那座城一直沉到深处，恶人就这样被放进地狱。我看见有几座城是这样的。

4931 到那里去的人有多恶毒，几乎无法描述，因为说不出来。这主要是靠滥用对应和代表，这些法术是世上所不知道的。

有的地方，他们赤身露体地出现，这样在上面看起来像无辜的人，却在无辜的外表下犯罪。有的人学会了属灵的语言，借此同某些天使联结，然后犯罪。但他们的属灵语言不是天上的人那种，而是人造的；他们用它说话，不是用属灵的观念，而是用属世的观念，这是绝对禁止的。有的人为自己想出另一种语言，借此结成一伙，让别人察觉不到他们彼此在说什么。还有人用别的方法，千千万万种。总之，那里的恶毒说不出来。

4932 有四个善灵被派到城里，去为自己选个住处。可是他们到了那里，却发现了恶人和罪人。在其中两座城里，他们刚进了一所房子、一个房间，城里就有人进来，问他们愿不愿意出去嫖妓，还想逼他们去，几乎动粗，所以她们就从那里出来了。这几乎就像在所多玛发生的事一样。那些城里嫖妓和通奸之所以这么多，原因是在世上，这种事到处被看作不算什么，被认为是可以的；还因为他们把教会的一切都放在教义里，不放在生活里，也不在乎教义是假是真。而对教义的歪曲就是嫖妓，对良善的掺杂败坏就是通奸。

4933 论最坏的地狱

最坏的地狱，由上古教会的人组成，在左前方。那里有圣言中称为拿非利人的（创6:4），大卫称他们为利乏音人（撒下21:16、18）。这地狱之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处在对自己的说服里，而且说服到了极点，认为除了在他们自己里面，没有神性。他们躺在那里极浓的雾里。关于他们，前面已经讲过。

4934 基督徒当中那些处在“没有神性”这种说服里的人，他们的地狱在后面稍偏左的一个角落里。那些说服力最强的人，在那里最深处，因为说服有不同的程度。说服力最强的是查理十二世，他被放到最深处。他有一种致命的说服力，能用说服力把人杀死，这一点也向许多人显示过。

4935 论不去行、只信教义和圣言

有一种信，是相信圣言里的东西，却不信神。信神就是听，也去行；只相信出于神的东西，叫作信，却不是信。这一点我得以凭属灵的观念觉察到。当时我身边有两个来自属天国度的人，他们赤身露体；还有一个处在这种信里的人。那时清楚地发现：只相信出于神的东西，即使是圣言里的，也绝不是使人得救的信；没有前一种信，这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救恩的信，是一种说服之信。

4936 论来世的教会，以及外在的神圣和内在的神圣

来世也有教会，也有讲道，有些地方不间断地讲，所以人随时可以进出。人在那里就座，按各自的生命状态，以致讲道的人单凭他们坐的位置，就能分辨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处在爱之善里的在右边，处在信之真理里的在左边，这两边的人又各按自己里面的善和真理排列；在中间的，是把两边连起来的人。由此可见，那里的会众也尽可能地代表一个人，与人相对应。

4937 但如果有人从另一种教义来到那里，用那种教义去思考所讲的内容，讲道的人就会被搅乱，讲不下去。所以这样的人或者背着脸坐，或者从那里出去。事情是这样，聪明的讲道者知道，有智慧的讲道者尤其知道，因为人的情感完全随着人面向他们、转向他们的方式而变化。

4938 教会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神圣，总的来说，有外在的神圣和内在的神圣。处在外在神圣里的，坐在殿门口；处在内在神圣里的，坐在正对面，在里面很远处。我曾到过这样一座殿，听人讲道，但我是背着脸的，因为我有个习惯，要思考他们所讲的东西。那时主也没有引导我去激发人对任何一条教义的情感，只要它出于良善就行，不过后来这样做了。后来我同他们谈话，得以告诉他们：有外在的神圣，也有内在的神圣；有一种外在的神圣，里面的东西是关闭的，或因污秽，或因恶，有千差万别。因为里面若还不是良善的，就要关闭起来，免得它搅乱那些凭内在思考、受感动的人的思想。总之，各种差别都有，但主借着打开和关闭里面的东西，由此调节外面的东西，使它们保持在秩序中。

493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第十七册　§§4801–5100

4940 后来有一个女人念了一篇祷文。她获准念，是因为她能处在外在的虔诚里。这时人们受到各种感动。关于这事，我同他们谈过：女人固然能带着情感念祷文，借此激发人的虔诚和神圣感，但不能教导。还要补充一点：她们很少能这样，因为这样的女人里面很少是虔诚的。

那个教会里有个女人念祷文时，带着那样的神圣感，所有人都被打动，相信这是所有祷文中最好的。可是一查考她的生活，也就是她的里面，她是个恶人：对丈夫恶，对所有不捧她的人恶。她曾想用巫术把我杀死，还同另一个女人卑鄙地设计害我。

4941 后来，我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照着我惯常思考的方式去做。那时我对所讲的东西一无所知，但仍能从中受到教导之情的感动。

4942 至于讲道者，大多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世上就这样，很少有例外，除非是单纯的、没多少学问的人）：他们处在一种说服之信里，认为事情就像他们的教义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在自己里面确认了这一点。这样，他们处在外在的情感里，而不是内在的情感里。如果有人以某种方式谈到人里面的东西，他们里面就涌起一种嫉妒和敌意。但也有里面良善的人，就是甘心让主引导的人。

4943 他们说，也能觉察讲道者处在什么情感里：是出于属灵和属天之爱的情感，还是出于爱名声、爱尊荣、爱利益之类的情感。讲道者也因此焦急不安，几乎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就是来世讲道和世上讲道的不同：在世上，爱自己、爱利益的情感，哪怕污秽透顶，听起来也像爱良善的情感。原因是世上接受它的，是肉体的感官；在来世，他们那里接受它的，却是内在的感官。

4944 论天堂和最后的审判

又看见一些大城被毁。一座沉了下去，另一座被迁走。沉下去的那座沉得很深，不是慢慢地，而是很快。它从中间往下沉，两边倾斜着跟着下去，就这样沉到深处。到了深处，两边在上面合拢，上面就封住了。但在这之前，较好的人已被叫出来离开了。

4945 另一座城没有下沉，而是被迁到别处，迁得相当远。迁移是绕着圈进行的，看上去像一片云被移走。到了终点，它也在那里照样沉了下去。迁移之前，城里所有人都陷入一种呆住的状态，因为那是一次普遍的状态改变。

4946 论来自非洲、最坏的巫师；刻耳柏洛斯

有一个人被从某个地狱带到后面。他有很大的能力，能让来到的灵感到恐惧和战栗。他被安置在我的后脑处。凡来到的灵，一看见他就被吓倒，又惊又怕，好像向后跌倒。可是后来来了一个女人，拿着一块用麻布包着的、带肉的腿，她称之为要给他吃的一口饭食。她走过去递给他。于是他好像被夺去了生命，呆住了，什么也不能再想，像一尊雕像那样站着。由此我可以断定，古人所说的“刻耳柏洛斯”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守在通往下界的入口；他也是在那里。这个地方对应后脑处的部位。

4947 同一个女人随后往下走到他下面，在那里待着。后来她起身，从一个盘子里倒出一些东西，像是喝的饮料，说要给下面的人喝。他们也喝了，于是那里的看守开始发疯。

4948 后来她想用巫术进入塞壬的地狱，那里是谁也不准进的。她想从里面带出几个人来。她用可怕的巫术做这事，把自己变成各种蛇的形状。她一边往里钻，一边把想带出来的人往自己身边拉，那些人是最坏的。可是为了不让她犯下这桩邪恶的罪行，她被强行扔了进去，就躺在那里。

4949 她们是从哪里来的，也被揭露出来了。有一些女巫在上面前方某个高处，她们说话，说是她们借着下面这些人干了这些事。天使说，非洲有这样的人，她们里面是有宗教心的，外面却作恶多端；所以她们从属天的人那里接受流注，却把它转成这种巫术。因为她们是借着对应行事的，所以这些法术来自较内在的气场，在较低的气场里就无法抵挡。

4950 后来我得以听到流注所来自的那些人。有人告诉他们，有人借着他们的流注犯下了极大的罪行。可是他们不肯收手，说他们接受的是好东西，所以不愿离开这些人。这才揭露出：他们在世上也是这样，容忍那些里面有宗教心、外面却作恶多端的人。所以他们也被从原处扔了下来。他们原在山上高处，来到下面时，穿过一条柱廊走向塞壬的地狱，每走一定的步数就把头低下去，就这样往前走。这样一来，那个地狱在一些地方被打开了。据说他们从那个地狱里带出了几个人，但他们后来被扔到了别处。

4951 总之，这样的巫师，和这样有意流注进去的人，不配活着，因为他们是人类的祸害。我同城里的人谈过。他们说，这种人是这样的：在那里不能约束他们去改好。他们说自己行善，然后恶就自己反扑回来；而且他们结成的同盟那么大，只要他们这样说，就无论如何伤不着他们。

4952 论人往里窥探时就发疯的地方

在后面靠近脊髓下部，有个地方，人若把头伸进去，就开始变得非常呆木，感到剧痛，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了理解的生命。有些人把头伸了进去，就遭遇了这种事，于是他们被移开，免得搅乱这个气场。后来那里被封住了，封住的样子像一个塞子塞进一根大管子里。

4953 论天主教和巴别

那个宗教里的主教和高级教士，自以为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因而也给了他们，所以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是代替主的。他们出现在右边，在主作为太阳所在之处的两侧。他们被抬到那个位置，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离主最近，所以从主得了统治下面一切的权柄。

4954 他们出现在那里的右边和左边，高度相同。右边的是高级教士，比其余的人尊贵；左边的是地位较低、因而权柄也较小的人。

4955 我几次看见他们。那时他们周围出现一种出于幻想、好像是主的气场，他们几乎想让人像敬拜主一样敬拜他们。我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很恼怒。后来他们发了火，互相商量，接着被赶出去，从山后面的路下去；因为他们是恶的，就被扔进地狱。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

4956 同时，他们在下面那些他们想统治的人当中挑起了许多骚乱，尤其在后面的人当中。他们给这些人灌输一种错误的信，说他们所说的出于主，叫人不信别的。他们还把这种信灌输给一些愚蠢的人，让他们以为主带着他的同在就在这些人那里。这些人是最坏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说服把单纯的善灵吸引过来，那说服力是极大的。所以他们像水蛭（原文为瑞典语）一样，几乎赶不走。但他们受到最重的惩罚，最后被打发到地狱里去。

4957 他们在右边山上还有一座大城，城里有他们的议事会。他们却说那里没有教皇，因为是在来世，那里的教皇是主。

4958 看见他们当中许多人从后面的路下去，在外表上做出很神圣的样子，因为他们有外在的神圣。他们还鼓动穿白衣、拿着书的修士为他们祷告，这些修士前面讲过（见第3597节）；那时耶稣会士也一起合谋。

4959 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在来世毫无能力，因为他们拥有的不是真理而是虚假，只有真理才有能力。他们的虚假是：他们有权柄统治天上地下，可以把圣徒当神来敬拜，可以赦罪；还有，老百姓只能有极少的真理，因为老百姓必须照他们那样信，被困在浓厚的无知里。这一切都是为了统治权和世上的财富。

4960 那座山周围，从一头到另一头，出现一些人或灵，他们往下看，借此统治周围的一切。他们这样排成一行，多达几百个，被称为瞭望者，每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4961 站在这一行第一个的，是那些夺去人理解力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们的办法是让人对圣言里的一切都无知。他们就这样叫人相信：老百姓什么都不该知道，否则他们就无法统治人心，因为那样老百姓就不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

4962 这些人也向下面的灵发出东西，不过是借着那里别的灵。这些灵坐在他们后面，好像把自己灌进下面那些灵的头里，一直灌到嘴和下巴，支配他们的思想，从而支配他们的意志，也就是支配他们的里面。这样的灵有许多在我这里，就这样把自己灌进来，而且非常频繁。

4963 出现在第二个位置的，是那些把主和教会分开、把自己放在主的位置上的人当中的一个瞭望者；这也就是把良善和真理分开。这种人借着下面的别人，往后面派那些坐在那里的灵，使婚姻被拆散。这一点也多次显示给我看，让我看到这是怎样从后面做成的。

4964 其余人的职责，按他们在那里站的次序排下去。山上有一座大城，铺展得很广，人数极多。城中间有一处相当突出的高地，叫作聚会的山，在离作为太阳的主较远的一边，也就是北方的极处。那山的高度和太阳的高度相同，这正像先知书中所说的路锡甫，就是巴别（赛14:13–14）。

4965 在聚会的山下面，也在它上面，还出现一些瞭望塔，塔里的人四面张望，也像两边周围的那些人一样进行统治。

4966 看见一座塔上有个人，手里拿着拔出的剑，剑闪着光。下面看见的人立刻倒下，像瞎了一样躺着，吓得像死了一般，像是挨了教皇的雷击。圣言里“闪亮的刀”也表示这样的事。在那里同一处，这样的人有很多。

4967 聚会的山上出现一座塔，站在塔上的人看上去在挥动一块白手帕（原文为瑞典语）。它的作用是在下面激起邪恶的通奸，比如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那种，也就是圣言中用这些事所表示的那类恶。

4968 看见在第一个位置上的人从聚会的山上下来，人数极多；但有人说，这还算少的。后来，前面说过的第二个位置上的人也下来了（见第4963节）。

4969 这座山的右边和太阳左边的山之间有一种交通。这交通出现在太阳周围，几乎要把太阳遮暗；另有些人要把太阳的热度去掉。在那交通的地方，出现一大群人。

4969a# 在后面相对的位置也出现一座塔，与聚会山上的人相对应。那里的人同样挥动白手帕，想要激起邪恶的通奸。

4970 我读了《以赛亚书》第14章，讲巴比伦王，那里称他为路锡甫。这时天上的人都把眼睛转向那座山。他们也承认，说这事让他们知道了，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些人；那里还讲到聚会的山和北方的极处（赛14:13）。

4971 有些人出现在离下面各处很远的地方，却仍然把下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他们在世上，出于极其强烈的统治欲，眼睛一直盯着所有的地方。

4972 他们从那座山上，就是聚会的山所在之处，公开说：主在天上没有任何权柄，因为他已经把权柄给了那些彼得的继承人，所以他们代替主统治，并且将来还要统治。因为主只有一位，他们却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人能统治，一个人却不能，这是主早就看出来的。他们把主当作人，不当作神，虽然说他在神性上凭爱与父联合。

4973 整座山被一排排座位围着，分三层或五层：上面一层，中间高处三层，下面一层。座位上都坐满了灵，人数很多。他们的眼睛四面张望，统治一切。我的眼睛被领着绕山看了一圈，到处都是这样。又显示给我看：我目力所及的地带，四面八方，全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4974 但一切统治都出于爱自己和爱世界，不是出于拯救人类的爱，所以出于魔鬼之爱，根本不是出于神性之爱。

4975 因为是这样，那座山连同周围有同样宗教的那些山，从高处沉了下去，一直沉到地平线的平面。他们后来就在那里游荡，再也不能从高处四下张望，来统治周围的地方了。因为他们统治的时候，对一切不肯敬拜他们和他们那些神明的人，无恶不作。

4976 此外，还有许多人陷在偶像崇拜里。有些主教叫人相信石像是活的，展示石像流泪之类的事，借此诱骗单纯的人去拜石头或木头，使他们完全成了拜偶像的人。所以各处教堂里、路上的雕像前，都有单纯的人跪着亲吻石头，完全陷在偶像崇拜里。他们当中较聪明的主教虽然看出这一点，还是容忍，只为了捞取利益，也为了让人在敬拜神的事上一直留在浓厚的黑暗里，好让他们自己像神一样受敬拜，让人把自己的财物献给他们。

4977 那些山沉下去的时候，聚会的山上有大量的灵，那座山被绕着迁到左边相当远的地方，在那里沉了下去。那里的人大部分被扔进地狱，因为那里的人比别人更想像神一样统治，像神明一样受敬拜。

4978 在他们沉下去之前，他们开始不再出现在太阳（主在那里）的左右两边，而是出现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隔着一段距离。原因是主离开了他们。这时他们彼此说，他们的毁灭就要来了。因为如果不在主附近，他们就不能代替主统治，也不能向四周灌输“主在统治”的幻想。

4979 后来，在太阳（主在那里）的左边出现一座塔，有许多人在那里干活，想把那塔建起来，高到天上、高过云层。塔也确实建到极高，就像地上的塔高出云层一样。他们不停地干，把塔越建越高。这样代表的就是巴别塔。那时也凭活生生的经历揭示了那座塔表示什么：下面有一些以前在山上的人，那时正在开会，商议一套要作为各民族准则的教义。那套教义就是塔所代表的，因为塔就是教义。

4980 这期间，我同他们之间的交通被关闭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等那套教义炮制出来、定稿以后，交通又打开了，教义也被宣读出来。内容是这样的：一、要尊崇、敬拜教皇，把他当作基督的代表；二、他有彼得的钥匙，能随意对任何人开关天堂，也能开关地狱；三、要把马利亚当作天上的女神来敬拜；四、也要敬拜在她之下的圣徒，既有从前封的圣徒，也有日后要封的；五、教皇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和君王之上；六、皇帝和君王与教会的事务毫无关系；七、凡不承认这些的人都要被定罪，在地上、在天上都得不到任何福气。

4981 这些就是他们那时炮制出来的教义条文，由那座高塔代表。塔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考虑人类的得救，只考虑自己的统治权，所以出于魔鬼般的爱自己，而这种爱也由“高”来代表。

4982 这些条文宣读完以后，他们得到回答：这些教义条文是从最深的地狱里炮制出来的。这时就看见一群魔鬼从那里上来，漆黑无比，极其可怕。他们走过来，用牙齿把写着教义的东西从这些人手里扯下来，带着它下到最深的地狱里去了。

4983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但听人告诉他们以后，也就默然接受了：那里根本没有考虑借着信的真理和良善使人类得救，所有人的目的都是建立魔鬼般的帝国，统治天上地下，所以也要凌驾于主之上。

4984 这里应当解释《以赛亚书》第14章关于巴比伦王和路锡甫的话，《创世记》第11章关于巴别塔的话，还有《以赛亚书》第13章第19节到末尾。

4985 要知道，那些属于巴别的人，看见谁就攻击谁，用尽一切手段逼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手段很多，而且邪恶。他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灵魂得救，只是为了统治权和利益。

4986 还要知道，来世的城是这样的：在恶人的城里，最坏的在中间；右边是那些处在恶、并借恶生出虚假的人；左边是处在出于恶的虚假里的人；中间是那些借以互通往来的人；四周都有瞭望者。他们所住的山，总的来说也是这样。

4987 在善人的城里却正好相反，因为居民合起来就像一个人；所以城表示教义。他们深通多么可怕的手段，把人引向定罪啊！他们能把主的流注从那些凭信承认主的人那里引开，使流注变钝，甚至几乎把它拿走，把人的心智和思想转向他们自己。他们这样做过，也显示给我看了。他们说，他们对世上一些人也说过：不需要仰望主，只需要仰望他们，因为主把自己的权柄留给了他们。当这些人回答说主也是神时，他们就说，主是作为人来到世上的，从他父那里领受了那权柄，现在却毫无权柄了。

4988 山上那些人当中，有些人互相商量，要接受属天的教义（就是前面在《出埃及记》各章之前所讲的那些），却定下邪恶的计谋，要怎样把它掺杂败坏。那些计谋可怕到我不敢公开，因为太骇人听闻，不宜公之于众；他们用尽一切能败坏它的办法，好借此把它彻底毁掉、连根拔除，使它完全熄灭。但他们邪恶的计谋被揭穿了，他们受到惩罚，变得完全疯癫、呆笨，再也无法恢复理解力。这样的人有许多。我由此得知，那些怀着熄灭属天教义的心思和计谋去接受它的人，会落到什么下场：他

们一面接纳它的神圣，一面暗中灌进亵渎的东西，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有三类：一、一心只想统治、把神圣的东西当作统治手段的人，他们也就是巴别；二、自以为没有神、人凡事都在自己里面、人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工匠、宗教只是为了把老百姓拴住的人；三、直接同地狱联结的人。

4989 续论来自非洲的最坏之辈，这里是来自印度和东方的；论巫术

有一个女巫，是最坏的女巫之一，据说来自印度，还同东方、东印度的恶人有交通。她在我这里待了很久，而且是在后面，在那里给自己占了个位置，叫人看不见她。她有一种貌似某种良善的气场，这气场也是她用巫术披上的：她让自己赤身露体，这样就装出无辜的样子。

4990 她同前方偏右某个高处的一些恶人有交通。这些人也带着几分属天的禀性，所以是中间一类的恶精灵。她从他们那里得到流注，他们也由此看出事情怎样，她就这样受他们指挥。

4991 她在我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想把我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把我引出去，从大脑往下压，压在下面，还有别的许多事。她紧贴在后脑处，在大脑和小脑之间，赶也赶不走，也是因为她借着从东印度那些人来的流注，深通邪恶的法术。

4992 她被揭露以后，右边有一间盘成螺旋形的屋子。她顺着螺旋走进去，坐在中间，从那里向四面八方指挥，用许多方法骚扰人。她还有另一间造成迷宫形状的屋子，也从那里作恶。她在前方稍偏左处还有一间，也从那里同样指挥。她做的一切都是代表式的，按着从东印度那些恶人来的流注。

4993 还有更多的事，多得无法一一记述。那些给她流注的人也被揭露了，我也同他们谈过话。后来他们被扔进差不多在右脚掌底下的地狱。

4994 那个最坏的女巫用各种方法逃避惩罚，靠的是上面那座山上恶灵的庇护（前面讲过那座山，见第4913–4918、4950、4957节及以下），也靠后面另一些人。那些人看上去躲在太阳（主在那里）的后面，那时走到前面来流注，他们属于天主教。在后面设圈套的人是最坏的，他们就是在世上暗中做一切事的人。

4995 论内雷兹，可憎的报复，以及后面的那些人

他曾在一块岩石上的某座城里，在那里被接纳为管理者之一。可是他做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在每一件事、每个细节上都盯着利益。凡是有钱的人，他都用各种方法逼他们给自己钱。

4996 他干的可怕事当中，有一件是：派一些顽梗的灵从后面把人抱在怀里，借此让那个灵好像被他们捆住，不能再凭自己说话，只能凭他们说话；他们还把怒气灌给他，使他不由得对他们几乎发狂。除非他下令，那些灵是不会放手的。他也派这样的灵从后面到我这里来，那时我凭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说的每句话里都是他们的话，就像是他们在说；他还给我灌进愤慨，一直到愤怒发狂，冲着他们。他对他所管辖的人也这样做过，好向他们勒索钱财；他们后来也把自己财产的一半交了出来。

4997 他还说，他能派灵去夺走别人说话的能力。他说话时，声音像狗叫，几乎听不出别的。他极其渴望报复。

4998 他在后面还有另一些人，指挥那里的那些灵。因为在来世就是这样：在后面设圈套的，就是在世上暗中设圈套的人。他受的惩罚是：有一个同样的人也从后面钻到他身上，也同样把他捆住，让他受折磨；但他不时被自己的人解救出来。

4999 这类人的地狱在左脚掌底下稍偏左处，他被扔到了那里。他在那里干这种事时，那些人也从后面扑到他身上；但现在他们彼此商量、密谋。

5000 论统治之爱，以及爱的统治

我同灵谈到统治之爱。他们以为谁都不可以统治。但有人告诉他们：统治是可以的，但统治之爱有两个来源：出于爱自己，和出于爱邻舍。出于爱自己、不出于爱邻舍去统治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一切都凭自己做，不凭主做。这种人会冲进一切邪恶，比如仇恨、报复、残暴。他们看重的用处，无非是为了自己，也就是为了利益。但出于爱邻舍去统治的人，可以被抬到很高的尊位上，因为他们以用处为目的：同胞的用处、城的用处、主国度的用处。所以他们看重的是邻舍，而邻舍就是作为用处的良善。主借着他们统治，因为他们敬畏主，爱真理、良善和用处，也就是爱神，就是爱主。这样的人的统治是好的，他们的统治就是爱的统治。因为当属灵和属天之爱统治时，就是主在统治。

5001 在来世，不可能不是有些人发令、有些人服从。生前过惯发令生活的人，把这种生活从世上带了过去，也带着那样的气场，从气场又生出上下的从属关系；生前服侍人的人，带去的是服从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别的，也不想要别的。所以必然要有发令的事。但那将是属灵和属天之爱的统治：这样发令的人把别人看作与自己平等，爱他们，向他们行善。地狱和魔鬼之爱的统治，情形正好相反。

5002 论人的寿数：为什么有人长寿，有人不长寿

每个人的一生，要活多久、怎样活，主都预先看见。所以人从最早的幼年起，就被引向永远的生命；主的天意从最早的幼年就开始了。

5003 孩童、青年、成年人、老人之所以在各自的年岁死去，有四个原因：一、为了在世上与人相关的用处；二、为了人在世时与灵和天使相关的用处，因为人就他的内在而言是与灵同在的，只要还在世上，就一直在那里，那里的一切都终止于他身上；三、为了他自己在世上的用处：或是为了让他重生，或是为了让他被放进自己的恶里，免得恶沉睡潜伏，日后爆发，那会使他永远灭亡；四、也为了他死后在来世直到永远的用处。因为每个人在大人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些位置在天堂；或者在地狱里有相对的位置。哪里缺了力量，哪里就得到平衡，人照着主的天意被引到那里去。这样也就顾及了主的国度，而国度的福祉就是普遍的天意。

5004 论巴别（续）

那里的山连同城倒塌之后，更远处还剩下一些山。那里的人凭幻想在自己面前造出一个像太阳的东西，就在主所在的地方，但它不发光，他们只让一个昏暗的幻影显现出来。那些山上的人有时从这没有光的幻想太阳另一边退开，有时又出来，在下面的地方照旧策划罪行，随后又退到那太阳背后，就看不见了。有人告诉他们：主所在的太阳炽热无比，他们根本不可能靠近到任何距离而不被烧着。他们回答说：主就在他们的太阳里，他们进进出出，是照着他的命令做的，这些事都是他吩咐的。这时揭露出：那里其实是一个人，他出于自我之爱、出于统治之爱，要在那里高过别人（他是雅各·本策柳斯）；他信奉天主教，因为这让他得以统治。于是他被从那里拿出来，扔到周围那被定罪的尘土里，因为他竟敢犯下这样的罪行。由此可见，处在统治之爱里的人在信上是什么样子。正是他下令去做那些恶事的。

5005 这时，主所在的太阳在天上显现，放出光辉，好显明那里并没有太阳。在那幻想之地的那人曾说他就是主，并下令去做恶事。

5006 揭露出在那幻想之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之后，他被扔下来，在被定罪的尘土里打滚。最后他又站起来，从他去到的那个下面的地方说：他是主，如今在地上；后来又说他是神。周围的一群天主教徒就拜他，承认他。他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跪下，尤其是周围山上的人。不管怎么告诉他们他是疯子，只是自我之爱也就是统治欲，即魔鬼之爱在支配他，他们还是照样这样做。最后连耶稣会士也下来了，成群围着他欢呼，承认他。他还两次往下去，说他要去地狱捆绑魔鬼，然后要释放被捆的人，还说了许多别的。他还赞同炼狱的信条，他们为这赞同大声欢呼；此外还有许多这类魔鬼般的事。但他最后被认出来了。塞壬之类的人用虚幻的光围住他，说服的力量因此更大了。

5007 论坐在人背后的那些灵

进入人的情感和思维的灵，坐在人的背后，有的在下，有的在上，有的近，有的远。在背后腰部那里的，进入人思维中的情感；他们一旦来到人这里，就一直不离开，直到人死，他们是处在人的主导情感里的那些灵。在上面稍远处坐着的，人数较多，进入人的思维。最靠近、差不多就在后脑下面的，进入人的言语，以致人就像是凭他们、凭他们的声音在说话。这些是从经验得知的。

5008 论魔法造成的奇事

有一个人脸的周围发着光，像天使一样，整个人都在光里（他是卡尔·于伦堡）。后来揭露出这光是从哪里来的：他得了一顶冠冕（一顶帽子），戴上它就这样发光。这是有人送给他的礼物，是用魔法做成的。他还有一本诗篇，靠它无论在哪里都安全，还能有能力。他还有一把削鹅毛笔的小刀，也是用魔法做的。他还有一个鼻烟盒，靠它流入最底层的属自然之物，就是与牙齿对应的东西。他带着这些东西时，行事就像失了心智，好像凭本能行事；这些东西一被拿走，他就恢复了几分原先的心智。

5009 但还有另一个魔法师，比谁都精明。他长期钻研魔法，但他那种魔法与魔法地狱里那些人的魔法不同。他收集别人的情感和思维，因为这些在来世是真实的表象，他就把它们绑在自己身上各处，直到从头到脚全身都裹满了；然后他把它们脱下来收好，当作可以再穿上的东西。他一生的经历都是这样做的。他把思维做成布带，就像塞壬做她们的娃娃那样，还按情感给它们染上颜色。他以为，一旦收集了某人生命中的一切，就能把那人捆住，想把他领到哪里就领到哪里。但他终于被揭露了。于是有一个人被派到他那里，把这一切从他身上剥下来，这事几乎不停地持续了整整一小时；他就渐渐显得越来越小。他就这样借着这些东西被一一揭开，被剥得一干二净，之后被放走了。但因为他又开始做同样的事，就被扔进了地狱。

5010 做这种事的人，是那些完全不信神性的天意、也不信神的人，他们以为一切都出于人的精明和狡诈。在世上是这样的人，在来世就编造出这样的东西。

5011 论巴别（续）

有一个人被荒废到一点天上的生命都不剩（他是查理十二世），就这样呆呆地坐着。那些属于巴别的人，尤其是耶稣会士，流入他那里，千方百计想让他活过来，所以把他们自己的人派进他里面、派到他周围。靠着这些人，他又说起话来，差不多跟先前一样，虽然他几乎就像一尊偶像。还显示出：在流入他的人当中，有些人构成他的肢体，从前面的生殖器一直到头顶，以致他们合起来就是一个魔鬼。由此显明：耶稣会士比别人更有统治欲，他们在来世合起来就构成一个魔鬼，因为他们所流入的那人是比所有别人都更甚的魔鬼。他们这样做，目的是要他去毁灭那些拜主、而不拜他们的人。

5012 论来世的城，以及英国的伦敦城

我在清醒时被带到一块岩石上面，到了那里的一座城，被领着到处走。那座城完全像伦敦：一样的街道，一样的房子，一样的集市，从这头到那头都是这样。我问那里住的是什么人，回答说是伦敦来的英国人。那城人口相当稠密。我们到了那里，那里的人就打听我们是谁；但他们一发现与我同去的那些人的性情和禀性与他们不一样，就说哪里都没有住处。他们还有一个习惯：给外来的人钥匙，表示接纳他们。

5013 那里的英国人和其他人，禀性是这样的：长官说什么，他们就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在世上完全一样。他们相信那些博得学问名声的人所说的一切，以致想法都一样，众口一词地肯定。所以给他们派的长官，也是他们所敬重的人，他们照着自己天生的习惯，在一切事上服从这些长官。这样，那城里的人都被维系在一起，同心一致，结成群体，受到管理。那里之所以有一座伦敦，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东西看得高于一切。

5014 还观察到：住在来世城里的人，几分钟之内就能走遍自己的城，哪怕城很大。因为他们一想到城里远处的地方，就借着思维仿佛亲身被放到那里，虽然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思维造成了这样的临在。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这就是灵与人在临在上的区别。

5015 论没有使人得救之信的说服性信仰，它多么有害

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处在说服性的信仰里。他比别人更相信圣言里的话，但只是字义上的。他在世上也借着这些东西和读圣言得了高位，博得名声。但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又想在来世成为大人物，还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配，所以除了自己要成为大人物以外，什么也不肯听；他爱属世的东西也胜过爱属天的东西。但显示出这种信多么有害：他与最恶毒的魔鬼结伙，他们借着他得到相当大的势力，而且这样的事常有，持续得也相当久。所以这种信被从他身上拿走了，因为它对他自己、对那里的人类都有害。只要许给他大事和尊荣，他就听从魔鬼，去毁掉他们想毁掉的任何人。还显示出：他的信是以尊荣和世界为目的的；他以为的天堂，也不过是在那里同样成为大人物。

5016 论伦敦城（续）

上面讲的那座城（见第5012–5014节）位于左边的一块岩石上。另外还有一座伦敦城，位于一片平原上，在脚掌的平面那里，稍稍偏右。那里也住着英国人，城也是照伦敦的样子。我也到过那里，同样走过几条街。他们说，我在伦敦时他们见过我，还描述我走过的街道；那是我在伦敦、同时也在思维中的时候。但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因为人若不经许可出去，在那里就会被抓走。城中心是恶人，往外一圈一圈渐次是善人。有时那城看起来从中心下沉，那时住在那里的人有时就被埋没；有时城沉下去，又连同房屋重新浮上来，那时最恶的几个人就被吞没。那城就这样免受恶的传染。我看见中心下沉又浮起，就像一道波浪落下去。

5017 论荷兰人的城

我在梦里走过一座城，迷了路，最后想到了阿姆斯特丹，想到一个集市，从那里有一条街通到城门，我想从那里出去，往别处去。这时我来到一个我没见过的集市，又从那里进了一条我见过的街。街两边都是房子，有好几扇木门或木头的大门，街上还有顶棚。我一个人也没看见，只有一个女人。我问她：这条街是不是出远门的人出城走的街？我刚说完这话，就醒了。

5018 醒来以后，我与城里的一些人交谈，他们住在城中心，其中也有长官。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想要什么，我照实回答了他们。后来他们讲了他们城里的情形：城上面有顶盖着，岩石上的人几乎看不见；他们的街道也这里那里封着，城门关着，只有得到同意才打开。

5019 他们还说：这样，他们就不会受过路人的骚扰，也不会受岩石上那些人的骚扰，就是借着窥探进行的魔法骚扰。他们又说：若有人碰巧往里窥探，那人渗进来的思维观念就会被那里的某些人捆住；那时窥探的人就动弹不得，就这样被拿住，直到焦虑得以为自己要完了；所以那些人后来就不再干这种事，他们就平安过日子。这事也活生生地显示给我看了：有人放进他们的魔法观念，他们就把这些观念捆住，直到那些人绝望；他们同时对很多人的观念这样做。

5020 来到那里的过路人，他们也这样对待：被放进城的人，一旦发现他们合不来，或者派不上什么用处，就叫他们出去。于是他们被领到一座城门前，但城门看起来是关着的；就叫他们到另一座城门去，到了那里也关着；就这样一座接一座，直到他们被折腾得再也受不了，出去的欲望越来越强。最后，当觉察到他们心想因为受了这样的罪再也不会回来了，才放他们出去。这事也借活生生的经验显示给我看了。

5021 他们还讲到他们的妇女：她们与丈夫分开，住在城的一边，男人住在另一边；男人想念她们的时候，就派人去叫，她们就来。这样做，是因为男人生来就有要统治的心。妇女有时为此气愤发怒，那时就被送出城。她们出了城，走遍各处，就燃起离开的欲望；但不管走到哪里，前面总是挡着，或者关着，或者是沼泽，或者是水，诸如此类。她们就这样长时间地游荡，寻找离开的地方，直到筋疲力尽，然后回到城里，进自己的家，这样就改好了。

5022 我与那里的男人谈到婚姻：统治欲在一方或另一方身上增长多少，生活的乐趣就减少多少；统治欲减少多少，生活的乐趣就增长多少。因为统治欲一减少、消失，爱本身就作主，乐趣也随爱一同作主；爱一作主，就是主神在作主，婚姻的幸福就由此而来。

5023 有相当多的人，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在左边某个高处，还有一些在那里下面最靠左的地方。他们精通这门技艺：能捆住思维，还能给想出城的人造出幻觉，以为城门关着，城外前面是沼泽等等。精通这类技艺的人被留在那里，并得报酬；这是允许的，为的是防御恶人。不过他们挑选的是不完全属于地狱的人。

5024 有一个人想进城去统治（他是内雷兹），他属于地狱，是个魔法师，比别人更贪图统治。他们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被放了进去，随即带进去好几个同样贪图统治的人（卡·于伦堡）。他们一到那里就想统治。因为想这样，他就开始用他那邪恶的手法，想从背后捆住某人，还想打开顶盖，从别处放进魔法观念。这些观念被捆住了，想从背后捆人的那些人也被赶走了；于是他又想与同伙一起煽动妇女反对男人，但妇女知道他的用意，就拒绝了。后来他们又想煽动左边那些人造反，就是前面说过的精通捆绑和造幻觉技艺的人，但他们也被制住了。他们白费力气，就想出去，于是在城里遇到的事

5025 正如上面所说：四面八方的城门都关着。这事一直做到他们烦透了，才被放出去。还给他们造出幻觉，以为既走不掉，也回不去，这也一直做到他们烦到极点，再也完全不想回到那些人那里去。

5026 荷兰人比别人更懂得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的表象，所以不像别人那样会被迷惑。即使这种事发生，他们也确实觉得好像真是这样，因为那时真实的表象变得模糊了；但他们仍然知道那是幻觉，会消失。所以他们当中精明的人，不会这样在城里被领到关着的城门前；上面所说的那些事（见第5023节），也不能用来把他们挡在城外。

5027 不可以与他们谈论宗教。但若有信别的宗教的人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并不凭活生生的声音、凭口头的回答去考察他，而是进入他的思维，自己去考察；有时他并不知道，有时他知道他们在考察，却不知道考察什么。他们由此探出来访者心里藏着什么。他们的祭司考察教义上的事，其余的人大概考察有关买卖的事。

5028 要知道，他们需要做买卖。若有人来到他们那里，他们想知道他们的货物，还要看看；但他们说，用不着带着货物到他们那里来，而是要他们自己到那些人那里去，这样置办自己需要的东西。

5029 后来我与他们的一些祭司在一起，他们也这样考察。我照着真正的教义跟他们谈主的时候，他们完全领会了；因为他们那时处在光照中，就承认了，还深受感动。从这次经验和其余的经验也得以知道：他们对属灵的真理和属世的真理都有领悟，会为自己精明地打算，这是他们比别人更有的天性。

5030 论巴别（续）

我与天使交谈，他们说：在良善里而没有真理的人，处在被掺杂的良善里；在真理里而没有良善的人，处在被歪曲的真理里。这从天主教的人可以看出来。他们当中单纯的人在良善里而没有真理，因为不准他们读圣言，他们听弥撒也只听拉丁语，真理用各种办法对他们藏起来，好让他们留在黑暗里，信从他们的神父，从而能被神父牵着走，为的是统治和得利。所以他们那里的良善完全被掺杂了。比如：他们轻看圣言，自称有统管天上地下的神性权柄，拜人，做有功德的善工，把使本已富足的修道院更加富足称为圣工，还有许多别的。他们的神圣就出于这样的良善；这神圣不可能是内在的，因为内在的神圣是借着信的真理而来的，所以只是外在的。

5031 而那些在真理里而没有良善的人，就歪曲真理。这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他们把善行从神学里剔出去，扔进道德教导里；说唯独信使人得救，由此多数人以为唯独对教义的信使人得救；说人能单单因信称义，这一点他们讲得很多，懂的人却很少；说人不论怎样活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凭信就能得救；说进天堂是出于怜悯，而且是在来世，以致连魔鬼本身也能出于怜悯得救；还有许多类似的说法。

由此可见，若是真理没有良善、良善没有真理，会是什么样的教义，由此又是什么样的教会。——有一个人从唯独信的原则出发，思考他教会的教义，把良善排除在外（他是达尔博里），他按这个原则把一切都过了一遍，却找不到任何真理；但当他接纳良善时，借着某些应用就看见了许多东西。

5032 论来自这个地球的人在天堂里对主神性人性的承认

在天堂里，到处都承认神性人性，只有来自这个地球基督教世界的天堂除外，而且只是在最外层的天堂里。在第三层天堂，所有天使，不管有多少，都承认神是人的形式，也就是承认主。所以来自这个地球的人，只要是能被提升到第三层天堂的，一到那里就立刻有这样的觉察：神是人的形式。因

为那里赐给他们这样的觉察，看起来好像是天生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处在对神的爱之良善里，也就是对主的爱之良善里。在那层天堂里，他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凭知识，而是凭出于对神的爱之良善的觉察。最外层天堂的天使也信主，但是照着世上教会的教义，他们由此带着生命，只能一步一步地从中被挪开。属灵天堂里最内层的那些天使，就是属灵国度借以与属天国度相通的那些天使，当他们转向属天国度时，也有这样的觉察。

5033 这种觉察之所以是第三层天堂的人天生就有的，还因为整个天堂是照着一种形式在流动的，就是像人里面那样的形式，因为二者完全对应。正因为这样，他们处在天堂的这股流动里，借着它、照着它，也就是照着秩序，去愿意和思考。所以他们的觉察是首要的，其余的觉察都建立在它上面。由此也能分辨来到他们那里的天使，是不是第三层天堂的天使。

5034 论瑞典人的城，论最后的审判，以及瑞典民族

瑞典民族也住在城里，原因前面讲过（见第5019节）：这样他们就被保持在某种内在的惧怕里，怕法律的惩罚，怕因利益和尊荣而丢了名声。死后他们在城里时，这种惧怕仍然存在；一出城，这惧怕就没有了。瑞典人的城和别处一样也有好几座，一座挨着一座，一分钟之内就能从一座到另一座；它们之间隔着一点距离，或者一道墙。这些城是按照居民性情或禀性的不同而结合起来的。性情和禀性取决于他们属自然的善或恶，由此又取决于真或假。所以在东、南、西、北各方，一个民族大多结合成一座这样结合起来的城。但即便在那里，他们也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在恶人结合而成的城里，最恶的在中心，往外一级一级稍好些，直到边缘，这样在里面的恶人就受到保护；而在善人的城里，最好的在中心，往外一级一级不那么好，直到边缘，有时还有能改好的恶人。所以在上面和在里面的天使能立刻认出一座城是什么样的：他们根据关于善与真的教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来看出居民的性情和禀性。所以圣言里的城表示教义。

5035 至于瑞典人的城，首府是斯德哥尔摩，东边是法伦，北边是布罗斯，等等，但这一切都在一座城里。住在离城很远的各省的人，也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照样住在城里。还有一个原因：恶人会做强盗，因为恶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抢劫，他们一出城就干这种事，因为在城外就没有性命、法律和名声上的危险了。不过上面提到的这些城住的是恶人。

5036 而善人结合在另一座城里，那城像哥德堡。城中心是那些在生活中仍然真诚的人。他们起初大多住在与生前所住的相似的房子里，但后来随着他们生命状态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5037 至于瑞典民族总的来说，是属于恶毒的民族之一。他们那里的良善被掺杂了，真理也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多在里面暗自思想。如今他们比从前更自由，从前是在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的内在就爆发出来，在来世也比从前更快地显露出来。从前他们其实也恶毒，只是更藏在里面；那时对国王及其权力的惧怕约束着他们，好像把他们那些爱的火盖在灰下面，但这火终究还是会冒出来。瑞典民族大部分人不在乎属世的善，也不在乎属世的真，就是属于法律、由此属于道德的东西；反而尽

其所能地掺杂法律的善与真。他们既然掺杂属世的善与真，也就毫不在乎宗教的善与真，所以只是口头上承认，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属世的善和属世的真是宗教的根基，它们属于生活，也就是属于行为。

5038 这一点是借着一个表象显示出来的，来世常是这样。上面显出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和一把剪子（knif och sax）。刀代表并表示属世生活的良善，剪子表示属世生活的真理。那座大城里的人看到这些东西时，恶人就高兴，喜爱它们，还称之为聪明、灵巧、精明。这表示：掺杂良善与真理的人被认作这样的人，受人喜爱，被提拔到尊位，得到利益。还观察到，这刀和剪子的效力大到能穿透人的最内层。这表明，他们能把良善完全掺杂，真理也是，以致叫人无法抵挡。而那些较好的人既不高兴，也不喜爱：有些是因为不懂得掺杂良善与真理，有些是虽然懂，却不愿去做。情形千差万别。

5039 那刀和剪子从上面的地方显出来时，天使就照着主，把较好的人与恶人分开，较好的人从城里出去了。于是那座这样结合起来的大城就沉了下去，中心沉得很深，几乎像水从一个孔里打着旋流下去；大城其余部分也沉了。它们沉下去时，原先的房屋被掀翻，然后他们在那里开始重新建城，但这回是按另一种秩序，这在别处再讲。那秩序是：最恶的在中心，不那么恶的在周边。但具体怎样安排，那里的人自己无从知道，而是天使照着主来安排，因为这要照着他们那里恶的本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假，千差万别。

5040 那个民族中大多数人是何等邪恶凶狠，是描述不出来的。他们当中有些魔法师属于最恶的。在世上作恶的人，在来世作得更凶，但他们较快被荒废。而在世上凭聪明从事技艺的人，比如机械、园艺之类，就把这些变成魔法，干出可怕的事来。但这些不许描述，因为是人领会不了的。

5041 较好的人也结合起来，在大城以外一段距离处建城，并设置守卫；但他们仍不断受到强盗的骚扰。因为强盗趁别人不知道时，也趁思维分开时，从大城出来，骚扰他们，逼得他们只好搬到别处去。

5042 后来，大城的一部分沉得更深，法伦那部分沉得更深，原因是那里的人比其余的人在内里更恶。不过他们是在如今的时代才变得比从前更坏的。这是他们的长官（安·斯瓦布）造成的：他这样分化百姓，用利益和金钱引诱人，奖赏所有站在他一边的人，还用手腕和言语抬举他们；其余的人，不管真诚不真诚，他都千方百计地迫害，夺走他们的利益，亲自并借别人辱骂他们；总之，他出于内心的仇恨，在那里的整个群众当中播下了纷争。他们从古时起就有世代相传的真诚，内里也因此有智慧；但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毁掉了这些，所以如今在瑞典属于最坏的人群，因此他们比别人沉得更深。

5043 总之，瑞典民族在欧洲比别的民族更坏，只有意大利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除外。因为他们在内里思考，不像许多别的民族那样把一切都放在外在的东西上。他们比其余的人更能装出外表的真诚，以致在来世能借这外表的真诚欺骗他们想欺骗的任何人。他们在自己里面想得比别人多，但这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发现他们内里怀着仇恨、出于仇恨的报复和凶残；还显示出他们怀着仇恨或报复的诡计，

直到把别人置于死地。这一切在来世都被揭露出来，因为在那里内在的东西被显示出来。他们为朋友什么都肯做，而他们只接纳这样的人做朋友：就是助长、附和他们自己、他们的名声、尊荣和利益的人。他们并不看重正直、真诚、公正、基督徒的良善以及由此而来的好意图；这些若不助长他们的欲望和爱，对他们来说就一文不值。对不助长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仇敌，他们怀着你死我活的仇恨，在来世千方百计与地狱一起，要毁掉那里所有人的得救。

当时还显示出他们在仇恨的诡计以及由此而来的报复上是什么样子。那些处在诡计里、借诡计图谋的人，出现在背后。他们诡计的本性被揭露出来时，是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全都在背后，在那里策划残害善人的事，简直无法描述。他们的图谋被一一查验，包括他们是怎样为此作好一切准备的，发现那是谁也想不到的。他们在背后安排了一些还算正直的人，给这些人灌输说服，让他们以为那些人是善的，而善的人是恶的。这些人抓住我的脖子和头，借此把思维和意志捆住，以致内在的思维几乎无法从主流入。那里那些既是机械匠、又是恶人的人，想出了借着对应用各种方法捆绑这些东西的手法，这些看起来像绳索，好进一步阻碍内在思维的流入。他们还在某个地方安置了一个狂怒的人，用许多方法，包括魔法，来引发暴躁和怒气，因为这样就会阻碍流入

5044 内在的东西。他们还从地狱里弄来一个人，他能给我周围那些被派来作守卫的善人灌输信念，能让他们以为主神就在他里面；那些善人也被这种说服迷惑了。然后他还能借外表真诚的流入，使那些善人的心转离他们。此外，他们还以惊人的手段从深处打开地狱，让它们上来帮他们，并安置在我的脖子下面。许多头目退到很远的一个高处，从那里能观看一切，既看我周围的，也看地狱的。他们还为许多人从那里的深层地狱开了通路和开口，好从那里也能召来援兵。这些和更多的事，都是他们趁我睡着时准备的。我醒来时，被捆得几乎要绝望。但几个小时后，捆绑被解开了，他们被看见、被认出，还被交去受罚。但那些能装出外表真诚的人，并不在乎惩罚，因为正直的人仍然会抬举他们。此外，还有许多出自天主教的魔鬼群众与他们结伙，一同密谋，从一座高山上给他们援助。

5045 但因为现在是教会的最后时期，也就是最后的审判，所以如今为这样的人准备了地狱，他们一进入来世，就立刻被送下去，不许他们这样到处游荡、搞破坏；因为若不这样，那个民族中谁也不能得救。

5046 这个民族比别的民族更有统治之爱，有的为了尊荣，有的为了利益，因为他们不像别的民族那样富足，所以几乎所有公职都有人钻营。他们既有内在的思维，在来世就想出比别人更恶毒、无法描述的手法，为的是凌驾于别人之上，伤害别人。因为统治之爱里含着轻蔑、敌意、嫉妒、仇恨、报复、凶残、残忍。那些借钻研机械、园艺之类而操练了自己理解力的人，比别人更会策划最阴险的手法。

他们当中这样的人被聚集起来，办法是把更坏的人放到他们中间，因为这样就能辨明每个人的心意，并按这些差别加以安排，然后打发到相应的地狱里去。我看见一大群人就这样被聚集起来，被扔进一个地狱，那地狱原先就在远处，在左脚的平面那里。那里开了一个裂口，他们被推了下去。裂口

打开时，看起来好像一群魔鬼从那里向高处飞出，形状像这样一些东西组成的柱子直冲上去；那深渊看起来像水打着旋流过裂口。被推下去的人好像是从那裂口滑落下去的，但那里仍有路，那一大群人就从这些路下去。后来在那裂口里听见了他们，觉察到那里有宽阔的空间，能扔进去好几万人。

5047 觉察到：那些被统治欲所驱使、内里又恶的人，一离开世界死了，就要立刻被扔进那个地狱，好在那里被荒废。因为直到这时，他们大多在灵人界里被荒废，而且要好多年，因为一切荒废都是从头到脚进行的，这一点蒙主的神性怜悯，在别处再讲。觉察到：若不这样做，那个民族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得救。

5048 有人说：那些经那深渊下到地狱的人，在那里仍被这样安排：谁也不能侵犯别人，否则就会遭到重罚，直到他住手为止。这是借着主的那种安排而成的。

5049 他们抱怨说，他们在世上明明过着有规矩的生活，在来世却受到这样的对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些被统治的狂热和欲望所驱使的人，不能由主借着天堂来管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从那里来的流入；所以他们由地狱来管理，被随意驱使。他们的内在也显得是闭着的，而且像是黑的，这表示内在不但闭着，而且仇恨、报复之类在那里作主。这样的人在世上也不在乎属于天堂和教会的事，只是照习惯去教堂，好能在口头上谈论这些事。

5050 被送进那地狱的人，被交给对他们有权柄的人，这些人在他们图谋作恶时就是他们的惩戒者。惩戒者精通一切有助于约束他们的办法。在他们手下，这些人被约束着按道德、有分寸地去思考、愿意、说话和行事，而这多半是靠惩戒逼出来的。他们就这样最终被荒废，害怕作恶，于是在他们那里是惧怕作主。惩戒者有好多种：有恶的，有较好的，甚至可能有内里是天使、外表却是恶人的，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了使他们的外在与内在相合；这些人都担任惩戒者的职分。由此可见，惩戒者从不缺乏，所以他们借着流入而有能力。同样，地狱的管理者也从不缺乏：那些想凭属自然的人或外在的人去发令、内里却是善的人，就能做惩戒者。那里的男仆女仆也被交给与他们禀性相同的主人和女主人；主人和女主人察看、看清他们的性情，乐意用各种办法改正他们。他们是在肉身生活中用聪明作过恶的人。

5051 有人被派到各个群体里到处去，煽动那里的人，好借此把善人与恶人分开。

5052 我还看见，有十多万人被天使从一座山上推进地狱，因为他们被查出是恶人；在这之前善人已被从那里领出来了。那些被推进地狱的恶人，先前就干过可憎的事。他们给自己找了一个头目，要他在夜里下到可怕的地狱，把那里的人联合到自己这边，然后围住我；那时其余的人就一齐冲上来，用可憎的手法害我、毁掉我。那些手法就是最可怕的魔法、割下的阴部、不可言说的事之类。他们的头目是（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

5053 我从远处看见一座山，沿着它的宽度从中间裂开了。那里的人连同一大群人深深地沉了下去。这事发生时，又有一大群人从上面冒出来，从两边往那里更高的地方上去；他们原是在坑里的人，已经为天堂预备好了。

5054 大多数山都是山上叠山。在上面那座山里的人处在内在的东西里，下面的人受他们管理。比如：上面山上的人恶意谈论教会的教义时，下面的人就迫害善人，尤其迫害少女和别人的妻子；上面的人说某种教义是虚假的、恶的，下面的人就冲出去，想与别人的女人淫乱、通奸，说她们处在教义的虚假或恶里。其余的事也是这样：上面的人处在事情本身里，或在谈论这些事时，下面的人就处在与之对应的表象里。所以主作了安排，让上面山上的人处在良善以及由此而来的真理里，因为下面的人的生命取决于他们。

5055 我看见上面那座山，也就是那里的人，在中间竖起旗号，好煽动周围山上的人去害那些由主派来的人。劝他们把旗号撤掉，他们却不肯，因为他们被他们外面、也许还有他们当中的一群魔鬼煽动着；那群魔鬼好像从中间像从井里冒出来。但那口井被封住了。发现那座山的山顶连同上面的城被摇得东倒西歪，那是地震。这与圣言里“震动”和“地震”所表示的是一回事。

5056 上面那座山的中间也更高，所以越往中间越高。眷顾来临时，就是主派天使到那里去查看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或者派一些人去，借他们观看天堂，那时山上和山上城里的人就被分开。若那山是由善人组成的，善人就在中间，较差的人在两边；若那山是由恶人组成的，恶人就到中间来，这事一发生，中间的人就沉下去。这里所说的那座山就是这样，它在西边偏北。上面山上的人在生活和教义上处在良善里，这一点很要紧，因为下面那些处在外在敬拜里的人的教义和生活取决于此，他们下面的地狱也取决于此。

5057 有好几座山上的城从中间沉了下去。下沉时看起来像旋涡打转，就像大量的水从一个裂口跌落下去那样。有人说，这是他们不能得救的标志。借着经验得知：来世的群体构成一座座城，同住一城的人就同在一个群体里，在那里照着秩序排列；在善人的城里，最好的在中心，往外照着生活之善的次序排到边缘；那里有时也开通到他们下面的地狱。

5058 也从经验得知：每一个这样的群体，每一座城，从而每一座山，都与人体的某个部位有对应，无论是人外面的还是里面的部位。我得以知道，山上那些人与我身体的哪些外部部位有对应。

5059 论那些伤害左眼的灵

有些灵在我下面，在左臀底下，在那里施行魔法。他们的魔法是用对应组成的，这些对应是他们从观念中、从观察观念往哪里去、在哪里终止而取得的。他们由此做出许多东西，比如花环、绳索，尤其是衣服。这些东西因为对应，就在最外层与处在这些对应里的人相通，尤其是与那里不在生命的内在东西里的人相通；因为若与内里善的人相通，就可能也给处在内在东西里的天堂造成损害。施行这些魔法的，主要是机械匠，他们在世上否认神，否认永远的生命，也就否认属于教会的事，虽然出

于假冒为善、怕丢了名声、尊荣和利益，在世上口头上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当中为首的是波尔海姆。他还劝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我所持的真正教义，好借此探听奥秘，把它们更好地变成魔法。正是这样的灵给我的左眼造成相当刺痛的疼痛，痛得我直叫苦。但那时他们的诡计被揭露了，他们被赶走，受了惩罚。

5060 论来世的城和群体，以及最后的审判（续）

论穆罕默德信徒

我在路过时，也与两座山上的人交谈，那里是穆罕默德信徒。觉察到那里的人比基督徒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生活得更和睦。在他们的第一座山上，他们说自己生活得好，因为他们好好地顺从、服从他们的长官。觉察到这是真的，他们也因此得以保全。他们在理解力上也比大多数基督徒强。

5061 另一座山上的人也与我交谈，那里也是穆罕默德信徒。他们对所谈的事领悟得很透。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禀性也不同，基督徒到不了他们那里；基督徒到了那里，就像鱼到了空气中一样，这也显示出来了。此外，他们在下面有守卫；从别的地方来到他们那里的人，在那里就像被狼吞掉一样。那些能凭手段接近他们的人，他们就盘问，然后虐待，因为这些人想加害他们。从他们本族来到他们那里的人，则沿一条隐蔽的路上去。我与他们谈到多妻的事，他们的长老们在我这里查考，为什么主吩咐只可有一个妻子，他们看出其中有公义。但在世上准许了他们多妻，原因是他们是东方人，若不准他们多娶，他们就会像野兽一样欲火焚烧，陷入通奸，那里的人就会全都灭亡。他们很好地领会了这些道理。

5062 那里有一些人原是基督徒的长子，那里的法律规定他们要当土耳其禁卫军，从而成为穆罕默德信徒。他们说，他们心里仍然是基督徒，但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5063 我又与他们谈到：真正的基督教在于要活在对邻舍的仁义里，就是要真诚、公正、正直，因此为了这些本身去行真诚、公正和良善的事，并且看重它们、敬重它们如同神性的东西，因为主的神性就在其中，它们是从他来的。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因为他们说，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从上面，也就是从神来的。所以，是不是基督徒，要从生活之善来判断；真正的信不该造成纷争；之所以不是这样，是因为基督教的情形不好。还谈到：别人相信为真的东西，不该凭某种推理马上去驳斥；这样做的人不值得看重；所以不该在任何人的信上去刺激他、伤害他；还谈了许多别的。谈到主时说：他是从耶和华成孕的，所以称耶和华为自己的父，这一点和那一点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他的人性是父的样式，因而是神性的；但他们虽然知道这些，却不从中得出任何结论。他们也知道他是带着身体复活的，把身体的一切都带走了，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但因为他们照教义以为自己也会在最后的审判时同样带着身体复活，就不从中得出任何结论。那些穆罕默德信徒很惊讶基督徒竟然这么愚钝，说他们竟不知道这两点。我与他们谈到圣言里的各样事、真正教会教义里的事时，觉察到他们有一种神圣的感受。

5064 看到：上面所说那些出自基督徒的穆罕默德信徒，受到别人和恶人的骚扰时，他们的城就沉下去，但只是静静地笔直下降，几乎降到与周围地面相平的平地，这样就免受骚扰，因为别人看不见他们。他们周围好像有一道山墙，从那里他们可以随意上下。

5065 有些人顽梗到这个地步：因为顽梗和刚硬，他们不能被荒废，也不能用惩罚吓住，就像那些从地狱上来、在那里也关不住的人。这样的人被带到周围那些分隔各个地球的大深渊那里，被扔进去，从那里再也上不来。那里有数不清的一大群人，空间也无边无际。有些人在路上就被荒废了，就这样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因为路上有制服他们的人。赫塞柳斯一家、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本策柳斯家的某些人、内雷兹，还有某个出名的魔法师，都遭遇了这样的事，这是我看见的。那里显出硫磺般的黄色，出自仇恨之火和恶欲之火。

5066 在来世最骚扰善人的，是那些把宗教和得救的一切都放在唯独信上、并在这上面坚定自己、却不照主的诫命生活，而活在诡诈、敌意、仇恨、报复之类当中的人，也就是根本没有过信的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数量极多。他们还以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恶都被赦免了，他们在世上就以为借着上教堂、领圣餐就是这样。这些人在来世生活得很坏，照着恶的欲望去活，却仍然借着承认信而混进各个群体里。这样的人也占据岩石和山，不断骚扰下面的人，与魔鬼群众成为一体。这样的人也被从他们的岩石和山上扔下来，四散分开。

5067 还有许多人毫不在乎教会的教义，只在乎圣言的字面，把它扭向他们想要的任何观点，迎合任何恶事。那些在肉身生活中把功德放在行为上的人，当仁义之善从天堂流入他们里面时，就把这流入变成与儿媳的污秽通奸。这样的事就是与儿媳通奸所表示的；因为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描述他们的起源出于与儿媳的通奸。

5068 恶人与善人以各种方式被聚集、被分开，主要是借着恶灵：恶灵从四面八方煽动他们，那时凡以赞同、照恶灵的意思去做为乐的，就是恶人；不以这些为乐的，就在善人之列。而且善有多少、是什么样，天上的天使从主那里能觉察出来；在较低的气场里，也能从脸和身体的朝向看出来：眼睛正对着恶灵的，完全赞同；偏向左边和右边的，赞同得多些或少些；转过身去的，最不赞同。还有，不管怎样被煽动，仍弯下身子、用肩膀抵挡的，是善人。从身体的姿势也能看出善或恶是什么样的。躲进地洞、房间、黑暗地方的人，全都被看见，被带到面前来。

5069 我还看见，他们这样被分开、多达好几千人的时候，有一个灵拿着一面旗来了，越过山和岩石，一路挥动着旗。那时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像被旗裹住了，其实这只是表象，因为他们变得神志错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房子；他们的房子看起来被毁了，以致哪里都进不去。这与所说的所多玛居民的情形没有两样：他们被打得眼目昏迷，找不到自己的房门（创19:11）。这事持续了一个钟头左右，涉及好几千人。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罢休，后来还像先前一样坚持，正如所说的所多玛居民那样。又来了第二个拿旗的灵，挥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他们仍然不罢休，于是这样的人就被从岩石和山上扔了下去。

5069a# 左边有一个狭长的深渊，那些因顽梗执拗、别无他法制服的人就被送到那里。被放进那深渊的人就留在那里。四周两侧是来自各个民族的人，每个民族与别的分开；在那里城里的人，就住在城里。那里也有一座斯德哥尔摩，其他城也是这样；在世上的人，在那里也显现出来。

5070 有五类灵会上到岩石上、山上，却又从那里被扔下来。第一类，是相信唯独信使人得救、毫不在乎信的生活也就是照主的诫命生活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人：与地狱的灵合一行事，迫害善人，凡同时宣认仁义的人，他们都用各种办法迫害。这借着他们渴望拆散婚姻、去嫖妓显示出来：拆散别人的婚姻是他们的乐趣，嫖妓也是。原因是婚姻反映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凡有这婚姻的地方，到他们那里就落为使妻子与丈夫分离；这在许多人身上长期显示出来。还显示出他们嫖妓，因为他们像公山羊一样欲火焚烧，因为嫖妓正落在这样的人身上。第二类，是口头上宣认仁义、心里却不接受的人，因为他们不过仁义的生活。这些人是迫害信的人，也拆散婚姻，也嫖妓。第三类，是处在外在的神圣里而没有内在神圣的人。恶人也常处在外在的神圣里，但因为他们不在乎生活，所以没有内在的神圣。第四类，总的来说是所有停留在圣言字义里、不在任何出自圣言的教义里的人。他们知道圣言里的一些东西，就随意套用，把它解释得迎合他们所处的一切欲望，这样使自己显得无辜。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在乎教会的教义，而这教义本可以像灯一样，让他们看见圣言真正的意思。也有在乎的，比如主教们，但他们仍不在乎生活。如今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都是这样。第五类，是过敬虔生活而不过任何仁义生活的人。他们敬虔地默想，借此追求圣洁，也研读圣言和教会的教义，但只是为自己；他们还说，各人该扫自己的门前。他们在外在形式上看起来也像圣徒，却从没有过仁义的生活。他们不愿把自己默想所得的与别人分享，不论口头还是笔头；总之，他们为自己活，不为别人活。他们使别人心生焦虑，厌恶属于教会的事，因为他们轻看别人，抬高自己，还把功德放在这些事上。他们被拒绝时就痛哭哀叹，以为教会的一切都在于唯独敬虔的生活。

5071 凡进入来世的人都要被荒废。在世上处在良善里的人，被荒废掉的是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然后他们就处在自己的良善和由此而来的真理里；而在世上处在恶里的人，被荒废掉的是真理和良善，如果有的话，然后他们就处在自己的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里。这样，善人成为自己良善的形像，恶人成为自己恶的形像；后者就这样被扔进地狱，前者被提升到天堂。荒废在有些人身上持续很久，按照善或恶有多少、是什么样，通常持续好几年。荒废时，是从头到脚被荒废，因为良善或恶就是这样把自己刻进了身体里。

5072 也有只持续片刻的荒废。在左边一个洞穴里觉察到有一些灵，有人说他们是从另一个地球来的。他们荒废掉外在的东西，就是属于世界的东西，这样就留下内在的东西，就是为了邻舍和神而有的用处。那些在世上除了自己和世界什么也不想的人，荒废之后所剩无几，变得呆呆的；而那些内里为了邻舍的用处而活的人，在那里被荒废时，就脱掉属世的东西，为自己这样被荒废而高兴。不过只有那些已经在来世待过一段时间、借此觉得属地和属世的东西索然无味的人，才被准许进入这种荒废。两种人各有两个这样被荒废了。

5073 左边有一个大深渊，那些内在完全被封闭的人就被扔到那里。因为他们出于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只吸收了属地、属肉身和属世的东西，所以不能由天堂来引导，只能由地狱来引导；为免得他们骚扰灵人界，就把他们扔到那里。那里有一大群人走来走去，十分呆钝。他们在那里受某种管理，被缰绳勒住，也尽可能地与地狱的流入隔开。我在那里看见一些在世上显得有学问的人，其实他们除了外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他们凭这些说话，也就只是凭别人说话。而那些能凭自己思考、从而能凭自己推理的人，若是恶的，就被扔进地狱，因为他们与天堂里的人正相对立。但在那深渊里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一旦他们外在的东西被拿走，他们就盲目地冲进各种罪恶里。

5074 在来世最恶的人当中，有那些被擢升到高位、从而比别人更陷入自我之爱的神职人员。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自己的荣耀、名声和尊荣；神圣的东西对他们只是手段。在来世，当外在的东西被拿走时，他们就冲进一切恶行里，罪行可怕到我不愿讲出来污人耳朵。这样的人有（埃·本策柳斯、雅各·本策柳斯）和其他人。他们出于自我之爱做什么事时，就想统治别人，夸耀功德，其实他们与天堂毫无相通，也想不到天堂是什么。

天主教徒当中最恶的，是那些在外在形式上虔诚、想借此成为大人物、被看作圣徒的人。他们在来世也最阴险，因为他们只看自己，要天堂也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人在最内里也是恶的，因为他们冲进一切最邪恶的事里。我还看见山上那些人另一次被驱散：他们在一瞬间就被驱散，各人被扔到自己在地狱里的地方。山就这样清除了恶人，只留下一些正直的人。

5075 论恶精灵

我被送到恶精灵当中，那时视觉稍稍打开，使我能看见他们。我看见他们东奔西跑，做着事情，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们跑到我这里，又跑回去，从屋里搬出器皿，又进去，但不说话。恶精灵就是这样：他们做无用的事，也做恶事，却不思考。支配他们的是意志，而不是思维，也就是不是与意志分离的理解力。进入来世的人当中凡是恶精灵的，并不立刻被送到恶精灵当中，而是在灵当中逗留，好借此学会思考，从而被引入良善。若这是徒劳的，就被送到与他们性情相同的恶精灵当中，那时他们就高兴，好像来到了自己生命的本质里。不过恶精灵有好多种。

5076 我听见一个灵来到那里，他一到就开始做事、干活，而且是照着对应做的，也就是与他们所想的事相对应：比如搬石头对应思考真理，搬梁木和木头对应行善，进屋、开门对应思考，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他们当中不好的那些，完全是照着对应的本性来演的哑剧演员，是一伙滑稽可笑的戏子。

5077 论最后的审判（续）

观察到：最恶的人有时会到岩石上、山上去。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人本该藏在下面的地狱里。原因是：他们在世上参加教会的圣事，常去教堂、领圣餐，多次听到天堂和永远的得救，也听说他们凭唯独信就能得救；他们不知道口头的信和心里的信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教义的知识与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说服是什么、从哪里来，于是也抱定了这样的看法：他们也能进天堂。持这

种观念的人被准许上到岩石和山上，因为他们以为那里是天堂，因为在高处，也因为天堂确实在山上和岩石上。所以最恶的人当中有许多到那里去，住在那里，直到城里住满了这样的人。眷顾来临时，这样的城就落进地狱，他们就真正住在那里，也就是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

5078 当岩石或山被恶灵占据时，有时还会从东方刮来一阵风，就是圣言里所称的东风。它把那里的一切都吹干，就是园子、田地、草地，以及田间野地里的其余东西，还使房屋变得难看，他们的衣服也变了。因为那风是从主所在的那一方来的，也就是从属天的天堂来的，所以一切恶都借它被毁灭。我也觉察到这样的风，在我觉得它轻柔而平和。由此可见东风表示什么：它吹干了红海，而红海表示地狱。

5079 凡进入来世的人，都带着他们在世上所持的宗教。拜人如神的人，在那里也一样。出自天主教的人，凡是他们的高级神职人员和学者，比如枢机主教、主教、执事、耶稣会士以及许多修士，在来世都带着这样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同样想统治全世界。他们还在那里煽起各种骚乱，登上山去，向四周派出守卫，以及骚扰他们所见的一切别人的人，只要那些人不属于他们的宗教、不拜他们。这有许多经验向我证实。单纯的人服从，他们发令，因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统治天上地下，被当作神来敬拜。

5080 现在得以观察到有三类。一类在东方，就在主作为太阳所在的那一方，在那里的一座山上。他们拉来一个魔鬼，不管他原属哪个宗教，放在自己面前，说他是主，还借幻觉使光从他那里显出来，好让人拜他。在他两边和背后的人，向他求问并得到回答，就这样在周围作恶，伤害周围所有不承认他们的人。左边是一些恶人，他们说自己有基督在身边，想有那么大的权威，以致不愿被任何人正眼看，而要人出于敬畏低下眼睛；但他们被扔下来，被毁灭了。另一边是那些从前较有学问的人；还有在背后的人，他们奉那魔鬼的命令加害别人。我看见耶稣会士，也看见别的人进到那里，把自己当作基督，后来被扔了下来。

5081 还有一些在同一方位的远后方。他们是这样的人：自称是基督，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种说服的气场，叫人相信他们就是基督。他们迷惑了许多单纯和正直的人，因为这些人受他们说服之气场的影响，不能有别的觉察。他们属于最恶的人，在暗中作恶，从那里派出在背后的人，暗中策划恶事。他们也被从那里送进了地狱，但仍有别人来顶替他们，打着出于基督、基督在他们里面的旗号作恶。这是一伙危害极大的人。

5082 还有另一些人，也出自同一个宗教，就是天主教，他们拜父，不大看重子。他们在稍前偏北的地方，在一座高山上，看见在最高的山上有一个白胡子的人，称他为父神，从他那里接受命令，包括伤害不属于天主教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奉那里同伙的命令，夜里在梦中来到我这里，存心要用他们所精通的可怕方法害我；但那时有像火一样的东西从主经过我的眼睛出来，他被击中，仰面倒地。我醒来后与派他来的那些人交谈，他们说自己在高山上，这命令是从最高山上的父神那里领受的，他还一再重申这命令，要他们把我彻底毁掉。我对他们说，在那里显现、被他们称为父神的是魔鬼；他

们否认。也显示出：他脚下的山裂开了，他被扔进地狱。但又有别人接替，也被扔了下去。他们说，他们知道在那里的是人，但父神在他们里面、借他们说话。那人看起来坐在一个银宝座上。查问之后，那座山就是所说的在北方极处的聚会的山，就是路锡甫所在的地方，照以赛亚书第14章所说的；所以他就是路锡甫。那座山也确实在北方的极处。他们是魔鬼，出于统治的痒处和欲望而起来，把自己当作父神。我当着他们的面读了以赛亚书的话，他们当中单纯的人承认了，但他们当中有学问的人，比如耶稣会士和其他心里是无神论者的人，却不承认。这些人商议此事，也说他们要这样做：说服单纯的人，说父神在那里、在那座山上，并让这样的人进入那座聚会的山。

5082a# 很久以后，又有一个类似的人被安置在那里，被宣称为父神。经劝诫，他们不肯放弃对他的承认，于是从他身上爆发出一个属地狱的魔鬼，好像把那些把这样一个怪物安置在那里的恶人吞灭了。

5083 论龙

启示录里所说的龙，是那些研读圣言、却不在乎从中得出任何教义、严格停留在字义里的人；他们读圣言，同时又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在世上显得了不起。这样做的人就是龙。原因是字义是最外层的，与人的感官层面相对应，因为圣言的字义是照着人的感官层面写的，就是向世界显露的那一面；因为它是照着属世和属地的东西写的，所以是照着孩童和单纯人的理解写的。

5084 这样的人不在乎任何教义，所以能凭字义确认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恶的也好，假的也好。只凭字义的信是说服性的信，毫无益处，因为他们随意歪曲一切；他们也是属世的、属肉身的人。

5085 如今在来世这样的人非常多。他们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龙用尾巴从天上拖下来的那三分之一的星辰所指的（启12:4）。他们企图彻底毁掉内义，而内义属于天堂和教会的教义。

5086 他们在来世犯下可憎的通奸，这些在贞洁的耳朵面前不便讲：他们与儿媳淫乱，想借与继母通奸来害别人，还有类似可憎的事。

5087 但那些从幼年起、出于单纯而相信圣言字义、仍照教会教义生活的人，不算在他们当中；这里说的是那些研读圣言、却轻看一切出自圣言之教义的人。

5088 蛇是属感官的人，这在解释中已经说明了；因为蛇指的是属感官的人，他们都轻看圣言。但他们有多种，照着他们的狡猾和诡计而不同，所以蛇有各种名称；在来世的种类还要多，其中有些我得以看见，十分可怕。这样的人一旦往天上闯，就成群地被扔下来。

5089 那些作为龙的人，能为他们想要的任何教条辩护，在一切教条之间摇摆：他们可以是天主教徒，可以是改革宗，可以是路德宗、贵格会；总之，他们的信是不确定的。原因是他们除了外在感官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想，也照着这些去想，而那里没有什么是牢靠的，一切都是属世和属地的；他们

不让自己被提升到天堂，从那里汲取教义，因为他们是爱自己和爱世界的人。他们极其危险，因为他们就是那蛇所指的：它的头被踩碎，它却伤了人的脚跟（创3:15）；也是大卫书里所说那抬起头、喝路旁河水的（诗110:7）；也是以色列的预言里那条总是卧在道上、咬伤马蹄的蛇（创49:17）。

5090 他们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能单凭圣言的外在意义、不加任何解释，就说服单纯正直的人几乎相信任何东西，说该信这个或那个。而世上单纯的人没有探究过、也没有学过：圣言的外在意义是照着属感官之人的理解写的，因为人最初的理解是感官的；这是圣言里最外层的东西，因为它处在根基的位置，好比身体站立所凭的脚掌。因为圣言在主面前就像一个人，因为它是神性真理；所以对它来说，字义就是脚掌，但里面仍有与之对应的内在东西，照着这些东西的联结，就像人里面那样。

5091 他们之所以犯下可怕的通奸，是因为他们为了迎合自己的私欲而歪曲神性真理。经查验，他们能凭圣言为一切恶辩护。经验证明：他们能为通奸、杀人、偷盗以及十诫所禁的许多事辩护，说是可以的；还说赦免一切罪的权柄在那些作神职人员的人手里。

5092 论来世的城，以及主保全这些城的天意

城在灵看来与地上的城相似，所以有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等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个人身边都有在来世的灵，他们占有人的内在，也就占有他的全部记忆。他们并不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却在他里面凭他的观念看；所以类似的房子、建筑、街道和城的观念就在他们面前显现，而且显现得好像真有其物一样。这种表象在别处会讲得更详细。所以在一座城的人身边的灵，就有同一座城的观念。

5093 所以主能立刻看出那里的人总体和个别在爱、目的、心意和习性上是什么样子；因此若那里发生什么骚乱，主就立刻把它平息。这从一个例子让我看清楚了：在我所住的城里发生了一场密谋，平民站在密谋者一边；于是那些叛乱或煽动的灵立刻被从那里赶走，换来了别的灵，他们的心意由此就变了，骚乱也平息了。

5094 其余的地方也是这样。那里的整个地区也像在地上一样，有它的省、城和村庄，那里的情形也一样。灵和天使被立刻派到掌权的人那里，给他们启发健全的主意，这些都属于天意。

5095 论灵的聪明

我谈到人的重生，只是说人是借着自己的情感被引入的，这些情感被更多地去除并得到改善。这时有一个灵凭着从天堂来的流入，按步骤描述了重生的过程，一步一步地往下讲，讲到好几百步，本可以讲到好几千步，只是太长了。而且他讲的次序和所用的观念，是人理解不了的，大部分甚至表达不出来，也无法用属世的观念把握。这还只是外在之人里的重生过程；有人说，在内在之人里还有千千万万步，在最内在之人里更是多到无限，而外在之人里的步骤也大多没有讲到。由此可见，灵和天使有多大的聪明，人有多大的无知。

5096 论报复的地狱

为燃烧着报复之心的人，有专门分开的地狱，照着报复心有多大、是什么样而定。它们在各处的山下，深浅不一。往里看时，那里显得像燃烧的火焰，像出于硫磺的火。我看见一个这样的地狱，在稍前偏右的地方，有一个人被扔了进去，他燃烧着这样的报复心，宁可死也不肯放下。那里还有一个洞，昏暗得像被那火焰熏过一样，他被扔进去，像死了一样受着折磨。觉察到：那些无法被阻止去伤害别人的人，就被扔到那里，这样暂时被拦住，因为他们后来又会回到先前的生命状态。

5097 他们受罚极重，比别人重得多，因为报复心在他们身上扎根很深，以致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报复。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这样的：把生命的一切乐趣都放在报复上，先前燃烧着报复心有多烈，报复之后就有多快活。据说这样的人很多来自意大利，报复心在那里扎了根，出于过度的骄傲，要统治一切人，因为报复与自我之爱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也最残忍。据说在教皇统治的时代以后，内在的骄傲增长了，这样的报复心也在那里扎了根，还由此传给了后代。

5098 用别的办法制服不了的人，就被放进一个大粪坑里，浸在里面，拼命想从那里爬出来，却白费力气。他们爬出来时，又被别人试探，看是否还想报复；一旦查出报复心还在，就又被送回那里。这可以持续好几个世纪，因为在这样的人身上，报复已成了生命。我也听见一个人爬出来，被别人煽动去报复，然后又被送回那粪坑里。

5099 论那些从死里复苏的人，以及在临终时承认信的人（布拉厄）

他是在上午十点被斩首的，晚上十点就被看见，并与我交谈，也就是在十二小时之后；以后几天几乎一直如此。两天后，他开始回到先前的生命状态，就是爱属世的东西；三天后，他变得和在世上时一样，被带到他在世上所沾染的恶里去。

5100 论龙

有些人代表龙的头、龙的身体和龙的尾巴。作为头的，是那些只停留在圣言字义里的属感官之人。作为身体的，主要是那些从前有学问的人，也就是能凭各门科学对属灵的事、道德的事和属世的事进行推理的人，却只是凭感官和感官的谬误；因为是凭科学，人们就以为他们很有学问，但他们心里仍然否认神、否认死后的生命和得救，把一切都归于自然，却仍很有推理的能力。但因为他们否认属于内在理解的东西，从而只从属世和属地的东西里求智慧，所以他们是属感官的人，真是知识树上的蛇。这样的人中为首的一个是（佩尔·里宾），他把一切都归于自然，心里否认神，却能推理，既能反对神性的东西，也能为它辩护；他比其余的人更是属感官的人。而构成龙尾巴的，是各种各样的假冒为善者：他们心里否认神和永远的生命，口头上却宣讲这些，也同样宣讲其余属于良心、属于信、属于国家福祉和邻舍福祉的东西，却用他们的尾巴把这些杀死。这些人和那些人在来世也属于最恶的

人，因为他们能两面转，既能转向地狱，也能转向天堂。他们就是那来到被召的人中间、却没有穿礼服的人（太22:2–14）。这些人和那些人的气场是可憎的，使一切敬虔、真理、信的良善，总之一切属基督教的东西都变得迟钝麻木，引人离开主，引向自我。

第十八册　§§5101–5400

5101 论天堂

有灵在谈论天堂和那里的壮丽，说那里的天使有极美的人形，灵却看不见他们。有几个新来的灵，人还不算太坏，听了很惊奇，就身体而言陷入了安静；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被转到天堂里，到天使中间去——那时内层被打开，使他们处在天使的状态中。他们这样安静了约半小时，然后又落回先前所在的肉体状态里，回想起当时所见的。他们说，他们曾在天使中间，也就是在天堂里，在那里看见了惊人的景象：一切都闪耀着金、银和宝石的光，形状奇妙，又奇妙地变幻不停。他们说，天使并不以这些外在的东西本身为乐，不是以金、银、宝石、形状本身为乐，而是以它们所代表的为乐；因为天使在其中看见无法言说的神性之事，那是无限智慧的事。这些才使天使喜乐，滋养他们的思想，激起他们对神性的惊叹，同时也激起爱。此外还有无数的事，是人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的；凡观念中带有物质成分的，也容纳不下。

5102 论天堂里灵和天使的语言

语言有三种：属天的、属灵的、属世的。一种流入另一种，并塑造它。属世的语言是人的语言。流入这语言的，是人里面的属灵语言，人自己并不知道它；它是经由人的内层、在天堂里流入的。人身边与他交谈的最低层的灵，就用这种语言；人与他们交谈时也是如此，有些人就有这种经历。属灵的语言是第二层天堂、也就是属灵国度里的灵和天使所特有的。这种语言就像人内在的思维，人自己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它没有人类语言的词语，因为人思考时并不用词语，所以一瞬间能领会成千的事。这种思维在来世就成了人的语言，人人如此。因此，所有的灵在语言上都能彼此结交，每个灵都在这语言里。它有声音，好像有词语，但这些词语是所谓的理智观念；它是会说话的思维，就像内在的思维从听觉转入视觉时那样。

此外要知道：灵在这种语言里时，对属世的语言一无所知；在属世的语言里时，对属灵的语言一无所知，几乎不知道有这种语言。因为他们不能随意从一种转到另一种，这要借着从人身边移开才行。这种语言也能写下来。我见过用这种语言写的纸页和书，我能读，却什么也不懂，除非我在灵里、与身体分开；字母是相似的。这种属灵的语言对应于肺的呼吸，因为它从灵的情感——属灵的情感——中流出，这些情感对应于呼吸；所以它自发地流出，是自然而普遍的。关于它，能讲的奇妙之事很多。

属天的语言则是属于爱的情感的语言，它对应于心脏，正如属灵的语言对应于呼吸器官。这种语言不可思议，却为众人所共通。人的至内层借着爱向主打开时，它也在人里面。这样的人能觉察圣言最细微的地方，直到笔画上的小钩，这一点曾显示给我；也能觉察圣言中一切情感的事，无论整体还是细节，这些都在内义中，而内义是论主的。他们能觉察人的一切情感和爱，不管人是在说话、叹息、捶胸、哭泣还是喜乐；他们觉察的是目的。所以，他们思想和语言中的观念，不是出于与意愿分离的理解，而是出于与意愿结合的理解，以致好像出于意愿本身。但如前所说，他们的语言在内在情感上不可思议，在由此而来的词语上却仍可以听懂；因为意愿借着理解说话，理智的部分能感动属灵的天使，意愿的部分却不能这样感动他们。

5103 论在宗教事情上争吵的地狱；论路德；巴比伦；论右脚大拇趾

我听见身边有一大群人在骚动，有好几千。伪君子的地狱被他们激动起来，从里面冒出一股气息，侵扰我左边上下的牙齿和牙龈。这持续了几个小时，我抱怨说，那群煽动者使我疼痛。几个小时后，我面前出现一个人，像个修士，穿着发黑的衣服。有人告诉我，这是路德；我也觉察到，那群人是他煽动起来的，要对付我身边的那些灵，因为那些灵起初完全同意他关于信的教义。于是我得以与他交谈。我对他讲了属于信的事：敬拜神有两样本质的东西，就是信与仁义，但二者要合而为一，人才能得救；另外还讲了许多，都从天上得到证实。他站着听，对一切都表示同意。我以为他是那种能平静下来的人，不会再煽动其余的群众反对这些。可他一走，就转向他的乐趣带他去的地方，那乐趣就是煽动群众。他刚走，我就又感到同样的骚动，又因伪君子的地狱被打开而疼痛；因为每个灵一到场，就会打开与他的爱相合的地狱。他再次受到警告，便停了手，却跑到一块高高的岩石上，看见我们在下面，又在那里煽起同样的一群人。那些人于是说，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有使人接受自己意见的说服力，又有权威，他们就受制于这些力量。后来他受了惩罚，被扔下去。他到了山谷，又在那里煽起同样的骚动，还打开了一个地狱。那地狱正在腹股沟下面的中央，那里的人自以为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能瞒过他们；同时又不容别人说话，只许自己说，甚至不许别人想，除非想得和他们一样（彼得·舍恩斯特伦常在那里，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从一股吹进我左鼻孔的冷风觉察到的。那带来不适，就像冬天的风吹进鼻孔，在那里引起一种冷痛，使那边鼻孔不能顺畅呼吸。那里也出现一群人，他们说，他们不能不在那里，是被强行留在那里的。他们在左边上方，是打开那地狱之人的主体。最后查明，这是路德干的。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什么，就要所有别人都信；以为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该说话；不许别人有别的信法、别的说法，总说那就是真理本身，不容反驳。

5104 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为了平息骚动和侵扰，他被一直赶到腹股沟正下方的那个地方，被深深放下去，到了那些为一切事争吵不休的地方。那里争辩无休，因而也打架、撕扯衣服。那里也有一处，是给那些在教会教义上争斗、彼此不断辩驳的人的。他们都想压过别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要别人完全照他们那样信、那样说。所以就有争吵、斗气、撕扯。他们这样走了又回来，还是争、还是吵，却丝毫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自己，为了统治之爱。更靠近中央的，是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认为别人说的事没有一样他们不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路德就在那里。

5105 路德自从进入来世，就一直在那里。他先前还没有被完全荒废，所以能从那里爬起来，显出他在世时是怎样的人：好争吵，自信，只许自己说话，对一切不同意的人发怒，不管是谁，只要意见不同就痛斥；只维护唯独的信，不大在乎生活，不知道仁义是什么，也不知道邻舍是什么。从他的煽动显明他是个伪君子。也有人说，他对王侯说一套，对百姓说另一套，所以他心里信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他创出新东西，是出于想统治的心痒。一句话，他是个伪君子。也向他显明，他在黑暗里，不在光里，他不知道天堂之光是什么；那光也显给他看了。这样的人扰乱别人心里的一切平静，扰乱别人的良心，扰乱众人思考圣言的自由：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当作来自神性的东西灌给人，凡不接受的就去侵扰。

5106 他现在已被荒废，这是从两只脚掌下面觉察到的：他被扔进那个地狱后，约有两个小时，脚掌上一阵寒冷，就是人被完全荒废时的那种冷。

5107 我左脚的大拇趾感到疼痛。原因是：左脚大拇趾对应于那些从圣言凭信说话、又不停为教义争吵的人，他们给这个脚趾带来疼痛。所以这个脚趾也与生殖器相通，因为生殖器对应于圣言，这一点已多次向许多人显明。这种相通，我也常常得以感觉到。

5108 论那些被放进地狱之人的荒废，以及善人被提进天堂

恶人进入来世时——他们就是内在的人作仆人、外在或属世的人作主人的人，是以爱自己、爱世界为目的的人，尤其是为自己、为高人一等而想统治别人的人，也有些是为了得利——他们身上带着一些属于真和善的东西，借此与最低层天堂里正直的灵相通，又借着这些灵与更内层的天堂相通，因为所有天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要被荒废，这是借着关闭内层来完成的。这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步一步、有个过程。他们被带着到处转，凡是他们关于真和善的认知的气场所延伸到的地方都要去，在那里显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恶人；于是正直的人背过脸去，相通就这样关闭了。这要转好几圈，照着那气场延伸的范围，到处都要走到。最后与天堂的相通被取走，内在的人被关闭。这时只从普遍的流入留下一点光，使他们还能思考、说话；但他们只凭属世的或外在的人思考和说话，而外在的人一旦与内在的人分开，就只会想虚假，只会要恶，也就是爱自己、爱世界的东西。这时他们也背离主，不能再望向他，因为他们否认他，憎恨他。恶人的荒废就是这样，我常常看见。

5109 诡诈的人却不同，因为他们比别人想得更高、更深。有人说，他们是借着被放到更高处、借着被提升而被荒废的，但这一点我还没有得知。

5110 善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们以对邻舍的仁义和对主之爱为目的；虽然也有爱自己、爱世界，却是为了用处，仍以邻舍、国家、教会、主为目的。在他们身上，是内在的人作主人，外在或属世的人作仆人。在这些人身上，属世的人被关闭，只在能服侍内在的人的地方保持打开。

5111 恶人之所以能这样被荒废、内层这样被关闭，是因为他们这样就转向了自己的爱。不管他们转向哪里，他们的爱总在面前；所以不管他们怎样四处游荡，爱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除非主亲自扭转他们，他们不能被扭转到别处，借此回到先前的状态；这我也有几次得以看见。但他们仍被送回自己的状态，自己也会滑回去，因为他们爱那状态里的东西，一直倾向那里、偏向那里。

5112 论天使的语言

（荒废一题续见第5148节）

要留意：属灵的天使说话时，他们的词语——也就是理智观念——与元音e和i相近；他们说到a时，里面仍带些e或ae的音；说到u时，带些i或y的音。由此我得知：他们的语言落入人类语言时，就落入含有这些元音的词语里。属天天使的词语则与a、o、u相近，所以他们的语言落入含有这些元音的词语里。因此，人与属天天使交谈时，就会从含e和i的词语转向含a、o、u的词语。

5113 原因不在别处，就在于爱的情感，它的声音是宏亮的。这从和声和音乐也能看出：乐手表达爱的更高之事，比如对神的爱时，声音就宏亮；用音乐表达对神的某种虔敬时，就好像低音；表达别的事时，声音就不同，相对而言与高音部相合。

5114 所以，希伯来语，总的说来就是最古老的语言里，有属天一类所特有的词语，也有属灵一类所特有的词语，还有一些是两类共用的。在别的一些语言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看出这一点。

5115 论属天国度

属灵的灵和天使几乎无法理解属天国度里的人是怎样的，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说话，因为后者只出于爱的情感，而不是出于信。又因为二者如此分明，不能相聚，所以完全分开；属灵的天使不能进入属天天使的气场，反过来也一样。

5116 主把我送到属天的人中间，我在那里看见一些灵，在上层天使天堂之下。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动作：或搬东西，或拖东西，或领着什么，或进或出，或跑，或慢走，或上或下，方式成千上万。人若只看见这些，却看不见他们的面容，也看不出具体的姿势，又觉察不到他们的思想，就会非常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人若看见他们身体和四肢的具体动作，更进一步看见他们的面容和面容的变化，再进一步觉察到他们的思想，更进一步觉察到更内在的情感和情感的变化，那他就能从头到脚看出身体和四肢的每一处、面容的每一处，觉察到无数的事；若还能看见眼睛本身的种种变化，就更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能从中觉察到别人的一切，原因是：整个天使无非是爱的情感，不仅在内里，也在全身各处；因为在至内层的天使身上，外在的一切与内在的一切都合而为一。他们彼此就用这种方式交谈，也借着理智观念交谈，但不是属灵天使那样的观念，而是与他们所处的情感合而为一的观念，变化之多无法言说：从总体的声音、各个词语的声音，以及其中的变化，显出情感来。

5117 因为天使无非是他自己的情感，也就是他的爱、他的意愿，呈现在人形里。他们美得无法言说；在言语、姿势和一切外在的变化上，无论总体、具体还是细节，都有无法言说的可爱。

5118 最普遍的情感是爱和喜乐的情感，以及恐惧和厌恶的情感；后者针对相反的东西，前者针对相合的东西。爱的情感总的说来有两种：对主之爱和相互之爱。

5119 他们看见周围有无数的东西：有乐园、田野、宫殿，每一处又都有无数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代表神性的事，变化无法言说，永不停息，形状最完美，光辉像出自最宝贵的宝石、金、银，以各种方式透亮。天使看见这些固然喜乐，但主要是因其中所代表的，也就是神性的事；这些有的激起喜乐的情感，有的激起爱的情感。

5120 这些情感被激起时，觉察不仅发生在思想中，也发生在整个天使身上；因为如前所说，天使就是他情感的形式。

5121 属灵的天使一进入他们的气场，就变得像疯了一样，于是立刻退出，还感到痛苦。恶精灵与他们正相对，圣经所说的魔鬼和他的一伙就是指恶精灵；他们一进入属天天使的气场，就受极可怕的折磨，等于在最可怕的地狱里，所以赶紧逃出来。

5122 他们从不想不在眼前的人。他们彼此在一起、或好像独处时，就从眼前所见的事物来思考。大多数事物也从别的东西中以可见的方式成形，照着他们的情感而有变化。从事物的变化，他们也觉察到别人气场的临近，也就是从情感的种类觉察到他们所在的天堂气场。

5123 交往的气场几乎延伸到整个天堂，但变化无穷。那里有属天的气场：有的他们能带着喜乐和爱的情感在其中，有的要带着另一种喜乐和爱的情感才能在其中，有的他们不能在其中——到了那里就陷入忧伤，那里就是他们气场两侧的边界。然而那里的人也在爱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喜乐中，他们的气场朝向这边的两侧也有边界。群体就是这样区分开的，这区分极其精确，没有比它更精确的了。较有智慧的人能很好地觉察这些。

5124 他们有妻子，妻子与他们的情感完全相同，只是有差别，所以同时为一。这样二人合起来成为一位天使。他们不愿被称为两个，而愿被称为一个；他们也确实是一个，正如主的话：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太19:6；可10:8）；又说，在那里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太22:30；可12:25；路20:35–36）。婚姻之爱无法描述。凡淫荡的东西都进不去，淫荡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婚姻之爱是根本之爱，是他们的天堂，也就是他们生命的福乐。但这种爱如今完全无法描述，因为在世上它与淫荡分不开：淫荡总是粘着它，要不就是它的反面，也就是毫无爱意、令人憎恶的东西。

5125 论天堂不是地方，而是生命的状态

从世上来的人，都带着一种看法，以为天堂在高处，也就是在某个地方，所以他们说想被提升到天堂里去。他们不知道天堂不是地方，而是生命的状态，就是爱、仁义和信的生命状态；这样的人显得比别人高，但那时的地方只是外观。我看见有些人升到高处——很多人都这样做，方式也很多——可是到了那里，他们说自己和先前完全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于是纳闷这里怎么会是天堂。但状态若变得良善——在能变的人身上——天堂就照着他们接受爱之状态的程度，成为他们的天堂。有些人在高处时，被准许与那里的天使相通；天使本来是看不见的，相通时会显现片刻。这时恶人就从那里一头栽下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里面有地狱，沉重的程度照着恶的程度和性质。

5126 论属天国度（续）

我被带上一座山，那里有来自属天国度的人，但不是其中最好的。我被准许上去时，听见一个人说，他和同伴处在忧伤的状态里。他把脸给我看：脸上的胡子只有两三绺长长的毛，其余地方都秃了。随即我看见他在先前、也就是好的状态下胡子是什么样的：很大，盖满整个下巴，浓密而又梳得整齐。我觉察到，那里的人喜欢这样的胡子，属天的人就是这样留胡子的。因此圣言里说，亘古常在者——指的是主在天堂里的属天神性——有花白的大胡子；犹太人也留很大的胡子，还把宗教放在这上面。所以圣言也多次提到胡子。

5127 我在那附近时，听见一些属于塞壬一类的女子，就是能为自己和世界的目的而假装善良情感的人。所以她们（男的也一样）的情感在外在形式上与善人的情感相似，在内里却只是属世的、肉体的、尘世的，完全颠倒。她们说，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占据那座山，因为知道那里有天使；可是来了以后，不管怎么找，一个也没看见；时不时看见一两个，那些天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做事、走去走回之类。后来那里属天禀性的人也和我说话，说他们看见那群人，自己却对那群人隐而不见，使那群人看不见他们；又说那群人一来，他们就陷入那忧伤的状态，也就是从先前的状态变了。于是我得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那些来客属于塞壬一类，能激起他们的感官层面——这层面在他们身上本来是沉睡的，以致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它——这样就激起他们那里尘世的、肉体的、属世的东西。所以他们内在的、良善的情感一落进这层面，也就是落进因那些人到来而打开的情感里，他们就觉得忧伤、丑恶、难受。从他们的胡子在这状态下显出的样子——一绺一绺、一条一条的——就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的胡子出于这一层；这一层关闭时就不是这样。他们完全承认这一点，由此得以觉察自己身上颠倒的状态。我又得以告诉他们：之所以容许这事，是为了让他们在感官层面上得到改正和改造；感官层面是最外层，是内层终止于其上的平面。他们的这种状态是晚上，他们可以等待黎明和早晨。他们说，他们抱着希望，会回到先前的状态，也知道有这样的变化，只是在那忧伤的状态里，不大这样去想。我想，别人处在晚上的状态时，也是这样。

5128 后来，那群差不多是塞壬的人被扔到山的另一边。她们从那里也对我说话，说她们停在半山腰，下不去，也上不来。由此看出有某种原因，后来就显明了：有一些属天禀性的山民在山的一边，他们想留在那种状态里，因为在自己感官层面的属世、尘世、肉体的事上觉得有乐趣；所以他们比其余的人坏，也因此在山的那一边。但他们也被从那里扔下去了。他们往左边下去，因为被赶出来，想回去又不准，就想加害于我；于是他们绕了一圈，下到另一处，到下面的山谷里。

5129 这事发生后，从我所在的这一边感觉到来自伪君子地狱的气场，这气场也被引向山上的人。伪君子是这样的人：他们能披上良善的情感，好像是为了神、为了人的得救、为了国家、为了同伴，但只在感官层面，也就是在最外层；他们的内层却无非是恶，就是爱自己的恶，否认这一切。他们在外在的传道和宣认上圣洁、敬虔、虔诚时，这些恶在他们身上也静伏着。所以他们给牙龈、进而给牙齿带来疼痛，那时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最外在的：在感官层面上圣洁公义，在内里亵渎不敬，秩序完全颠倒，从天堂完全转向地狱。这事是为了让山民感官层面里的其他东西也被打开，使他们在这方面得到改正。山民说，他们感觉不到那些恶，就是伪君子的恶，因为那些恶是静伏的；但一打开，他们就会厌恶。（旁注：伪君子）

5130 伪君子的气场上升时，那群塞壬被扔进了地狱。事情是这样的：有别的灵从各处来迎她们，把她们中的一些带到自己那里，就这样把她们分散开，免得她们再结伙行事；因为她们结伙时有力量，一被拆散就没有力量了。

5131 后来我和山民谈到胡子，说从胡子可以看出他们的感官层面是什么样的；又说属天国度中的一位曾与摩西说话，所以犹太人有了一种看法，以为耶和华有白胡子。我也说：字面上的圣言，可以比作人身上外面显露的东西，比作某些部位的胡子和头发，以及脸和四肢上裸露的地方；天使在主赐下时，能觉察那里对应的是什么。因为圣言整体就像一个人，无论整体还是细节、里面还是外面都是如此；这个人就像主在世时的人性，所以主被称为“道”（约1）。

5132 论某些去往地狱之人的荒废；伪君子贝根谢尔纳

前面说过，有些人被带着到处转，内层就这样被关闭，也就是被荒废。但也有别的人不被带着转，照样被荒废。他们坐在一个地方，在那里害人：借着外在的圣洁事物说服正直的人帮他们，和他们一起想恶事。他们讲出许多理由来说服人：说自己是好人，别人是恶人；说别人得受试探、留在试探里，才能变得更好，这是主所喜悦的；还有许多别的。由此就看出哪些人肯被他们说服。这些人一被认出，就被移开，转到别处去。这要在四周一圈一圈地进行，直到他外在圣洁的气场所延伸到的地方。这样，这些人就被关闭，最后除了自己的恶爱，什么也不看，与正直的人没有任何流入或相通。

5133 伪君子贝根谢尔纳就是这样被荒废的。他是这样的人：世人以为他真诚，为邻舍、为国家、为教会、为神；其实他只为自己，毫无对邻舍的仁义，毫无怜悯，心里否认教会的一切，连神性本身也否认，只爱自己、爱自己的人、爱钱财。所以他极其停留在外在的事上，说话像个世上的人，以致灵都惊奇他竟这样说话；他思想也像世上的人。他主要作用于左边的牙龈和牙齿。他就这样被荒废了。

5134 论地狱

我听见地狱里有一个人说话。他在世时曾企图干邪恶的事，出于仇恨想杀死另一个人，常常企图、策划，却没得逞（L.B.）。他说他不相信这样的事会使人被定罪，只要有信就行，因为唯独的信使人得救。教会里有极多作恶的人，也这样相信。

5135 我还听见另一个人说，他在世时总是弯着腰走路，就像那些有这种敬虔、看上去也是这样的人。但有人告诉他：这样的敬虔不能造成天堂，造成天堂的是照主的诫命生活，就是不出于仇恨或报复去害人。

5136 论天堂

天堂里有陆地、山岭、河流，也有迦南地，那里住着最正直的灵。有人读圣言时，主借着天使从天堂流入那里。那里的一切都代表属天和属灵的事，正如圣言里那样。

5137 论至内层天堂里的爱，以及第二层天堂里的信

不知道人生命奥秘的人，会以为教会的一切在于爱主、信他，相信人类借着他得救。但这并不在人里面构成教会，也不构成天堂；构成它们的是遵行他的诫命，也就是照着诫命生活。至内层天堂的人借着出于爱而照他的诫命生活来爱主；第二层天堂的人借着出于信而照他的诫命生活来爱主。二者有什么差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出于爱而爱那些诫命的人，爱诫命时就是爱主，因为主就在诫命里——在他们看来，诫命就是真和善本身——这是出于意愿；出于信而爱诫命的人，则是出于理智爱主；等等。至内层天堂的天使对他们所见的一切，只有属天的观念，这些观念高于中间天堂的观念；中间天堂的天使有的是属灵的观念。

5138 论嘲讽人的伪君子

有一种伪君子，说话时心里在嘲讽别人，脸上却看不出来。他们还说讨好的话、称赞人，心里却在笑；和别人谈起同一些人时，就嘲讽他们，好像要拿他们当笑料。他们说谎毫无分寸。这样的人出现在我前上方的一间暗室里；我被准许进去时，他们就逃走了。那间屋子很肮脏，他们穿得像地狱里的一伙人，就这样在彼此间拿谎话取乐。

5139 他们压在上牙龈上——这些人压在左边——由此使里面的牙齿沉重；此外还使左边头部、就在额头上方的地方疼痛。

5140 关于地狱的一点事

我听见脚下某个地狱里有人哀叹，说有人借着幻想把他们吞下去，又吐出来；他们只当真是这样，就这样忍受种种折磨，还受侮辱。

5141 论牙齿和骨头、它们的对应，以及这些人是怎样的

在来世对应于骨头的，是那些钻研各种学问却没有用它们做任何用处的人：比如钻研数学只为找出规则，不看用处的人；钻研物理、化学只为做实验，别无用处的人；钻研哲学只为找出规则和术语，只为术语而无别的用处的人；其他学问也是一样。成为骨头的这些人，连推理时也几乎只辩论“是不是”“有没有”。由此可见，教会里的学者大部分成了骨头，他们是极端感官化的人。如今教会也处在这种状态中，所以教会走到了尽头。

5142 我与对应于牙齿的人交谈过。他们是那些大量思考世界最末端的部分、思考地上物质微粒的人；他们以为这些微粒是碰撞产生的，因而变圆。因为他们在最末端的事物里寻求生命的乐趣，所以对应于牙齿。他们也明显流入我的牙齿；又因为我与他们意见不合，他们就压在那里，使牙齿沉重，我的牙齿因此从里面被蛀坏了。他们在额头正面稍上方，我在那里听见他们。

5143 还有别的人也在最末端，他们就在头顶正上方。他们的乐趣在于知道事情是这样，不去推理是好是坏，只要看见由此有什么结果就行，所以他们的乐趣完全无用。下面与他们对应的，是那些什么都不想、只想说话的人：他们心痒要谈论一切事，说话本身就是乐趣，以为这样就比别人有智慧。这些人给我的左鼻孔带来一阵冷的不适，像冷风吹进来一样。

5144 论来世的寒带；天堂

天堂里像地上一样，有冷热不同、明暗不同的地带。在夜间的异象，也就是梦里，我到了一处地方，屋外只看见冰；屋里有些亚麻布，固然是白的，却有斑点，裁得也不整齐。醒来后我与那里的人交谈。他们说，他们住在冰盖着水面的地方，衣食常常短缺；又说他们看见自家墙上挂着这样的亚麻布，这是好兆头，只要看得见，他们就在好的状态里，看不见就不然了；因为亚麻布象征他们的真理。他们说，他们很少受恶灵侵扰，因为恶灵受不了他们的冷；恶灵来了，他们就让恶灵在外面过夜，恶灵于是离开，不再回来。

5145 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在敬拜神上是冷淡的，但仍出于某种顺服的样子向穷人行善。他们说确实如此，他们遇到这样的事，就是这个缘故。

5146 由此可见，来世有冷热不同、明暗不同的地带；但代替冷热的是爱，代替明暗的是由爱而来的信。

5147 有时，有些这样的人被派到在热中的人那里；因着那些人在场，他们所有人的脸都变成不那么冷的地带里那种人的样子。但他们不能在那里久留，每个人都被自己本性内在的力量拉回自己的地方。

5148 论荒废（续），以及伪君子；论地狱和天堂

我还看见两个人被带着转来转去而被荒废。一个在世时学会了巧妙地说话，好像出于爱的情感、出于真诚、仁义，甚至出于天真，其实里面却是最坏的魔鬼之一（埃·本策柳斯）。他被带着转，那时被保持在同样的情感里，显给所有与他相通的人看，也被看出他是怎样的魔鬼。他是最坏的伪君子之一，因为他能假装天真。于是所有那些人都转过脸去，他借以与他们相通的一切内层就都被关闭了。这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又被带着转了两次。最后他看上去只是一排牙齿，因为伪君子就是这样显现的，这人更糟。他压在两边的前牙上，使牙齿沉重。

5149 最后被带着转的是另一个人，他是个最坏的行邪术者，学会了借着对应和许多别的手段，激起那些接受代表的群体来帮他——这些群体就是一切处在属灵观念中的人。他被带着转时，被迫施展他所有的伎俩，而且是在一切与他相通的人面前。那些人也同样背过脸去，这样他身上一切这类东西都被关闭了。最后他被带到一种状态，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于是陷入悲惨的境地。

5150 论那些蓄意否认神的人；天堂和地狱

我觉察到，也看见，有极多的人，多达数千，被从一块岩石上推下去。他们在心里、在信上否认神，虽然有些人在道德上过得不错，但那是为了世人，为了好看；有些人出于幼年养成的原则，好借此得利；有些人出于天性。被推下去的这些人，曾坚信没有神，一切都由运气和人的精明来推动。我觉察到，他们没有任何属灵的生命，就是能与天堂结合、因而接受从主而来的流入、这样受引导的那种生命。所以他们被推下去，放到这类人能生活的地方，过一种不算生命的生命。我觉察到，他们身上好像有某种没有生气的东西。

5151 论天堂不能向这地球的居民打开

有人纳闷：天堂为什么不像在别的地球上那样，向这个地球的居民打开，好让他们与灵和天使交谈，受他们教导，这样至少知道有天堂、有永生、人死后还活着，以及许多关乎得救的事。原因是：这地球的居民处在最外层，是他们借着统治、借着想高过别人的爱、想把世上一切都赚到手的爱，把自己推到那里去的。所以他们大多是感官化的人，处在最外层，天堂因此关闭。天堂若打开，他们会立刻灭亡。因为来自这地球、属于这类的灵，一心只想杀害别人；人的内层若被打开，就会被引向这类灵的欲望，这样他们就会自相残杀。他们也会亵渎神圣的事物：因为他们一转向世界，就否认甚至嘲笑属天的事，把它们看得相对说来一文不值；所以与他们内层同在的天使也受伤害，天堂也受伤害，天使就转身离开，内在的人就这样关闭了。所以，内层若向他们打开，天堂一疏远，或者说天使一离开，地狱里的灵就会掌控他们，不但引他们去干可憎的事，还会引他们自取灭亡；因为那些灵一心只想让人互相残杀。人会死，灵却不会；人受引导的方式也与灵不同，因为人在身体里。

5152 论天堂，以及那里的人的爱与智慧

据说，天堂里的人在对主之爱和对邻舍的仁义里。不知道怎样才算在爱和仁义里的人，会以为那只是爱主、爱邻舍；其实不然。对主之爱在于爱去做主所吩咐的，也就是圣言里的神性真理，并爱这些真理；他们对主之爱就在于此。对邻舍之爱，在他们那里，在于爱去做他们教会的教义所指示的，也就是出于信去做；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爱邻舍。

5153 至于天堂里的人的智慧和无法言说的福乐，就在于：他们在眼前所见的一切事物里，都看见其中所代表的神性和属天的事。所以他们眼睛看着外在的东西时，心思却在内在的东西上，也就是在神性的事上。那里显现的东西无法言说，比如乐园，有树木、果子、花朵等等。在这一切里，他们看见按次序排列、所代表的事物；正如眼睛同时看见整片绿地，心思也同时看见其中属于神性智慧的一切，次序奇妙，因而无法言说。一切都闪耀着金、银、宝石的光，形状无法言说，都按次序包含着神性的事，他们那时同时觉察到这些，所以内外同时有喜乐。爱点亮一切和每一样东西。美的程度也照着他们的爱，因而照着他们对智慧的接受。

5154 不在属天之爱里、因而没有这种觉察的人到他们那里，用自己的眼睛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些昏暗的东西，毫无美感。所以每个人看见什么，都照着他的爱，以及由此而来的智慧。另见下文论他们的果子和宫殿（见第5159节）。

5155 论天堂和天堂的喜乐

天堂里的一切喜乐、福气、顺遂、幸福和愉悦，都出于为用处而爱用处的情感，并照着这情感的性质和分量，也照着用处的性质；因为天堂是用处的国度。若以用处之外的东西为目的，比如为了高人一等、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得利——这些都着眼于用处本身以外的东西，也就是着眼于自己，又为自己着眼于世界——那么情感就丧失多少，它的性质也照此改变，因为那时作为目的的，是为自己的用处。人有多着眼于这个，就有多不在天堂里，没有天堂的生命。为自己的用处若占了上风，人就不再在天堂里，而在地狱里，那时里面也接受不到任何顺遂和幸福。

5156 这种喜乐和幸福，就是所谓天堂的喜乐和幸福。因为属于爱的情感是一切愉悦和顺遂的容器，一切心里的喜乐、一切欢欣都由此而来。

5157 这种喜乐也从天使的面容上显出来，那里有某种属天的东西，无法描述，因为它出于内里。这种喜乐也渗进他们每一种智慧的喜乐里；因为一个人爱的情感会与他所想、所愿、所见、所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相通，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又因为他们出于这善而在真理里，所以天使的面容由此明亮放光；这是善借着真理而来的。

5158 天堂是用处的国度，那里没有一个人不尽用处。用处的种类数不清，有他们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有教导别人的，有引人向善的，有在人身边的，有唤醒死人的，有保护人的，有管理别人的——总之，职分数不清。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照着为用处而爱用处的情感得到喜乐。这情感本身连同它的喜乐，就是圣言里所说的赏赐和报偿。由此可见：既然情感的愉悦本身就是赏赐，人就不

愿去赚取功劳。这就像一位母亲爱抱孩子，她的喜乐就在这爱里。她不像雇来的奶妈那样想着报酬；若被剥夺了这份差事，她反倒难过，愿意交出所有的一切，只求能享受自己的喜乐。可见她因此弃绝功劳。她有时固然也想到自己的福气，盼孩子长大后得到尊荣，但那是从远处想想，她在爱里时，几乎不想这事。

5159 他们在那里不仅看见花园，更看见树林，排列得次序奇妙，变化不断、无穷无尽；树上的果子闪着最鲜亮的天上色彩，形状令人惊叹。还有宫殿，装饰不断变换，又这样和谐，使接连的变化给心里带来无法表达的喜悦。宫殿里的房间次序之妙无法描述，装饰也令人惊叹。此外，他们交谈时，一个使另一个喜悦，次序是这样的：合起来，凭着彼此的认同，形成一种思想的和谐，这是可以觉察到的。一个人是怎样的人，从他的行为、言语、走的路，以及他听人说话、自己说话时脸上的每一个变化，都能分辨出来。那里还有极美的鸟，照着人的思想显出颜色，翅膀羽毛都很华美，会飞；此外还有种类无数的温驯动物。

5160 在属天国度里，他们也看见一些女儿和童女，主用各样饰物装扮她们，次序奇妙：有各色花朵、宝石，还有无法言说的东西，就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处所列举的那样（赛3:18–23；结16:10–14）。她们因此有那样的美，世上一切童女的美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们由此知道这一切所象征的意思；因为那里的童女就是对善和真的情感，所以这些情感在那里得到完满的代表，那里的人能觉察每一个细节。

5161 论诡诈、暗中行事、深思熟虑、处处提防又精明之人的地狱（弗·于伦堡）

我左边、脚底平面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藏了一两天，没人知道他在那里。他能拖慢我的思想，挡住从天上来的流入，以致我无法写下该写的东西。最后他被发现，查明就是他干的。他说他想在哪里这样做都行，还能做更多，谁也不怕。这时得知，他是从左后方一座小山或土丘上的某些人那里来的。于是主把我领到那里，但不是到山上，而是到山下的一个地洞里。山上的人这时都流下来，聚在那里；因为在自我之爱里的人看上去在山上，其实不在山上，而是在下面的某个地狱里。我被领到那里后，与他们交谈。他们说，他们比别人更聪明，更能看透事情会不会成，所以因眼光锐利胜过别人而得意；他们一切都暗中行事，就这样在各国凭狡猾的精明统治别人；他们不在乎神性，因为神性不伤害任何人。经验显明，他们处处都有眼睛，处处操控一切，对顺从他们的人行好，对不帮他们的人行恶。他们又把我送进更里面的地洞，那里的人更狡猾。这些人说，他们想出去就能出去，谁也不怕。他们也确实出去了。他们以为自己在平坦的大路上一直往前、又稍稍往后走，这时全都被一个深渊吞没，从那地狱被带走，再也不能出来。据说那里满是粪秽污物，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害。那深渊在背后偏左的地方。

5162 论灵人界，以及那里的人

灵人界不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某个确定的地方，而是人处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时所处的状态。所以处在这状态、因而在这界里的有：一、所有处在理解和意愿还没有合而为一状态的人，也就是思想和意愿仍然不合，或者说真和善、信和爱仍然不合的人。由此可见谁在灵人界里，什么时候在：就是处在这状态时。二、所有内层与外层不合的人也在这状态里，比如人想显得和自己实际不同，又比如人说的和想的不一样。三、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一点重合。由此可见具体说来哪些人在灵人界里，就是下面这些。

5163 一、人从婴儿期到成年，就他的灵而言是在灵人界里，因为他接连处在不同的状态中，那时他是自由的，能够被改造。二、具体说来，他也照着状态的变化处在不同的状态里，这些变化数不清。三、所有人一进入来世，就在灵人界里，因为那时他们处在多变的状态中，直到他的理智部分和意愿部分合而为一，也直到他的内层和外层不再不合；那时他就是一个而不是两个，不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而在其中之一。四、要进天堂的人，这时他们的恶和出于恶的虚假被分离出来，他们就这样得到预备；恶人身上则是真和善被分离出来，使他们处在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里。五、起初几乎所有人都在外在的事物里，这些要被擦去，他们这样就预备好与灵一起生活。起初人在粗糙的东西里，然后渐渐进入属于来世的东西，就是所谓属灵的东西。

5164 人成为灵、处在这状态时，是自由的，走来走去，一会儿在这个群体，一会儿在那个群体，有时与来自天堂的人在一起，有时与来自地狱的人在一起，直到他成为善的或恶的。成了之后，善的被提进天堂，恶的被扔进地狱。

5165 因为人和灵都有这样接连不断的状态，所以有许多灵从地狱被召出来，到人身边、到那些新来的灵身边——这些新来的灵那时也处在别的状态里，所以在灵人界里。但这些从地狱来的灵做完差事后，仍被扔回原来的地方。

5166 要描述每一种状态里所发生的细节，就太冗长了，要写满好多页。

5167 人到成年以前处在多变的状态里，所以在灵人界里；此后就灵魂而言，或在天堂里，或在地狱里，因为那时他的心志已经定了，很少改变；虽然有些人身上也会改变。

5168 新来的灵也处在多变的状态里，也就是在灵人界里，有的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有的相当长，照他们的状态而定。

5169 至于在天堂或地狱里的人，他们也不断经历状态的变化，对应于一年的季节和一天的时辰；但这些状态不同于灵人界里的状态。那种状态被称为灵人界，正如善和真的状态被称为天堂，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的状态被称为地狱；这些也都是状态。

5170 论外表天真、里面邪恶之人的地狱；狼

在远处后方偏左、朝北的地方，发现了一些人。他们惯于从自己身上派出一些灵，让这些灵从头到脚赤身露体地站着，以此表示他们是天真的。因为他们装作天真来欺骗别人，所以我也被带到那里，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和他们交谈。他们说，他们这样让自己出现在别人眼前——那时他们在一块岩石上——这样就能与四周、远处的所有人相通，借此被单纯的善人接纳，再借着这些人去做恶人想做的一切，与恶人相通，从而得到统治权；他们又把一切同类的人收到自己身边，所做的事都暗中进行。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外在的天真被从他们身上取走——这是看得见的——然后他们被驱散，各照自己的恶被扔进地狱。

5171 离他们稍远的，是外表真诚、里面邪恶的人。他们装出真诚，借此说服单纯的人，与他们相通，又照样与恶人勾结行事。

5172 论最外层天堂的状态

我和他们谈到他们的状态。他们说，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但能这样分辨：那些总穿同样的衣服走动、不换衣服——只在节日才换——家里家外的景象也变化不大的人，受人看重。原因是这些人做事坚定，总是一贯地转向自己的爱。他们若看见有人衣服和面容老在变，就知道这人情况不好，称他们为幻想家，因为他们照着方位换衣服、换面容，转来转去没有定准。这样的人有时在那里出现，但很快就消失了。

5173 他们还说，他们从某些征兆知道冬、春、夏、秋要来了，那时他们面貌不同，状态也不同，整个群体都是这样。

5174 他们又说，他们出门时，若看见自己的房子、衣服、园子或田地有变化，而且是变坏了——或者看不见了，或者模模糊糊，或者别的东西取代了原来的——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恶事。于是他们省察、探究自己，找出自己的恶，并且悔改。悔改之后，原来的景象就回来了；若比先前变得更好，景象也就更好。他们尤其从彼此的面容上探知这类事。

5175 他们还说，若有别的人到他们那里，不管是恶人还是善人，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他们也会查问。原因是思想是相通的；这类事出于理智的状态，而理智的状态又出于意愿的状态。

5176 此外，那里的人几乎完全像在世上一样生活：吃、喝，交往、游戏，忧愁、欢乐；但要把这些都描述出来，得写满整整一页。

5177 论天堂里的反省，也就是论他们生命的状态

我非常惊奇：灵和天使很少反省自己生命的状态，这一点与世上的生命状态不同。比如他们很少反省自己的房子、衣服、家里家外的其他景象等等，这些从哪里来，变化又从哪里来。他们固然知道这些出于神性，但这些出现时，他们并不反省；也不反省为什么意见相反时，这些会消失，而意见相同的人会突然出现。他们不反省的原因是：这是照他们的生命状态而来的；既然这是从内里随之而

来，好像自发的，就没有反省的状态，就像人说话、思考、做事时，不去反省这从哪里来、是怎样的。我也观察到：他们对此反省多少，天真、智慧和聪明就丧失多少，变成单纯的知识。为了不使那些本质的东西丧失，他们被保持在不反省这些事的状态里，却仍保持在觉察里，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从哪里来。

5178 不过也有一些灵被准许反省，但他们与其余的灵分开。

5179 论婚姻之爱所在的山；天堂

主带我往左边去，走了约一个小时，最后到了一座山，那里的人全都赤身露体，妻子和丈夫都是。我隔着一段距离与他们交谈。他们说，他们男男女女都赤身露体，却从没有一个男人贪恋一个女人，也没有被任何淫念挑起；他们仍然爱拥抱自己的配偶。他们回到家里时，也都赤身露体，情形也一样。他们还说，受不了穿衣服的男女，因为那些人禀性不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在真诚的婚姻之爱里，这是因为他们在世上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也接纳任何男女到他们那里，但要考验：叫来人脱下衣服，赤身露体站着，这时立刻就能觉察这人有没有婚姻之爱；没有，就被赶走。没有婚姻之爱的人能假装，借着幻想一时装出来，但一被识破就被赶走；他们自己也会从那里逃开，像逃离敌人一样，逃得那么远，最后都看不见了，有的往远处，有的往深处。这我也看见了，因为我身边就有些这样的灵这样逃走了。

5180 有一个人相信圣言的字义，以为自己有婚姻之爱，因为他与妻子真诚地生活，从没有淫荡过；又因为婚姻之爱对应于圣言——圣言就是神性和属天的婚姻——所以他被带到那里。他能看着赤身的女人而不起淫念。他们叫他脱下衣服，他也照做了。这时他固然能与较低处的人在一起，可他赤身往上到较高处的人那里去，一到那里，就被剥夺了感官：先是听觉和说话，然后是视觉，最后是触觉，就这样站着像半死一样。但他仍被送回自己的地方。相信圣言字义、却不知道也没有吸收由此而来的内在真理的人，就是这样。

5181 我被借着状态的变化一路带到那里时，路上我身边的灵都自行散开了，因为他们不在婚姻之爱里。有一个一直到了那山脚下，但随即被识破，被赶到最远的边界，逃走了。——他们说，他们在自己家里独自住，与婢女和仆人在一起，这些人也都在婚姻中。

5182 论天堂；论山

在对主之爱里的人，也就是在属天之爱里、因而在天真之善里、由此在婚姻之爱里的人，住在山上。这些山一直升到山顶，在山最高处的，是这一类人中最好的，比下面的人在更好的善里。所以他们照着那爱之良善的层级，住得或高或低，处处如此。此外，他们在各处也按侧向的位置区分，这些层级是侧向的层级：右边的与左边的不同，等等。山顶在中央。

5183 也有一些山，上面是在相反之爱里的人，比如在自我之爱里的人，也就是最坏的人：想高过别人，对所有人作恶。但这些山不是真正的山，只是看上去像别的山。所以这些人虽然看上去在山上，其实住在山下深处的地狱里，也会被扔进那里。若没有善人接替，这些山在恶贯满盈时就沉入地狱。

5184 论荒废，也就是论地狱和天堂

有一片平原，比山谷稍高，那里有一大群灵。他们总想用诡计图谋恶事：从背后钻到别人身边，就这样附在别人身上，借着他们说话，想这样进去引导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统治别人。总之，他们以各种方式行诡诈。当那群人聚齐、恶贯满盈时，他们的灭亡也就是审判就来了：整片平原被翻覆，上面的人被那土埋没。这时下面的一片平原打开了，那里有一大群别的灵，他们在那里受荒废，是正直的人；这些人接替了前者的位置。由此可见，最终的荒废，也就是最后的审判，也是借着彻底的翻覆完成的。

5185 我还看见另外几次荒废。那些人受探察时，被查出除了伤害邻舍别无他能，而且方式多样。许多山岭和岩石都住满了这样的灵，连我以为是天堂的地方也是，因为那里的山顶上好像有雪白的云。但他们受考验后，几乎全都被逐出，以致我以为那些山已完全没有居民了。可是他们一被逐出，就有别的人来接替，人数满满。天上有话告诉我：接替的这些人，原先是被恶人从那里赶走的，因为恶人凭幻想升到高处；而先前在那里的善人，那时被主藏在那里，使恶人看不见他们：有的在恶人周围，有的在恶人下面，有的在恶人中间。但他们极少被看见，因为他们是更纯净的灵，恶灵的眼睛粗糙，看不见他们。所以现在山上的居民是正直良善的灵和天使，恶人被扔下去时，他们就显现出来了。我看见一队一队的人被扔下去，多达数千；被扔下去的被带到山谷里，后来又到沼泽，有的到池塘、湖泊，被扔进那里；因为他们被扔下去时，他们的恶已经满盈了。

5186 由此可以看出，启示录里所说头一次复活的人和第二次的人，是指什么（启20:4–6）。

5187 论天使的智慧

天使的一切智慧都是借着圣言赐下的，因为圣言的内义和至内义里有神性的智慧；人读圣言、从圣言思考时，这智慧就借着圣言传给天使。但仍要知道：这智慧是间接赐给他们的，就是借着来自上古教会和古教会的天使。这些天使在世时就懂得、也能觉察代表和对应，知道教会内在的奥秘和对应。智慧借着他们传递；传递时，在接受的人那里好像是自己的一样——传递就是这样。所以来自上古各教会的天使分散在各个天堂里，好让别人有智慧。

5188 要知道：在世上有智慧的人，在来世也有智慧，这智慧是归给他自己的。在世上没有智慧、却在良善生活里的人，能借着前者接受智慧，但这智慧并不归给他们；他们一离开那些拥有智慧的人，就又像先前一样单纯了。

5189 关于对应和代表的知识，是天使智慧的最外层平面。这种知识如今已经失传，连有这种知识都没人知道了，所以现在重新把它揭示出来。

我得以看见一位古人离开一个大的天使群体。他一离开，那群体立刻好像陷入昏暗，智慧被取走了。这位离开的古人拥有智慧的认知，其余的人借着与他相通才有智慧。

5190 论天使的智慧

天使与人合而为一，因为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至内与最外、最初与最末那样。属天的天使在最初，人在最末。人因为在最末，所以思考时是物质地、感官地思考；天使则是属灵地、属天地思考。二者之间有对应。所以人就好像一个平面，天使的思想落在上面。因此，在出于圣言而有求真向善之情感的人那里，有一种联结，天使的智慧在其中达到顶点；因为智慧是照着层级向内递增的。

5191 要知道：天使越完美，就越能完美地思考。这与美相合，也就是与比别人更良善相合：这样的天使能比在较低层级的其余天使想得更有智慧，后者绝不能这样，因为天使是从自己的善和自己的真说话，他们本身就是这些。所以在较低层级的天使绝不能像较高层级的那样。由此也可见，恶人根本不能明白属天、属灵的善是什么，也不能明白真理就是真理。

5192 天使的观念照着他们所处的善和真的状态而定。属世的观念怎样照着对应转为属灵和属天的观念，可参看第10604号，那里也论到这事。

5193 天使的一切聪明和智慧，都是主借着人和灵身边的圣言赐下的。因为圣言是这样的：每个细节都有对应，都按次序转为天使的观念；圣言的每个细节里都有神性的智慧，在神性的形式里，在神性的联结中。

5194 有一位古人在一个天使群体里，他自己里面有智慧。他离开了，其余的人在聪明上就陷入了阴影（见第5189节）。

5195 要知道：世上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大多相信那时自己是人形；但在世上思考过这事的人，却不这样相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有人形。可是这些人的论证若也被拿走，他们对死后的自己仍会有人形的观念。

5196 死后的生命也是这样。良善的人大多相信自己死后还活着，但一想到最后的审判，这信就垮了、消失了。不过只要不去想最后的审判，这信又会回来。所以他们大多在临死前生病时，相信自己会立刻进入来世；也说别人已经在那里：父母说自己的孩子，别的人说自己的朋友；连写悼念死者文字的人，也把死者放在蒙福的人中间，好像活着一样。神职人员也劝临终的人相信，他们马上就要进入来世。可是一想起关于最后审判的教义，这信就消失了；在思考过灵魂问题的学者身上更是如此。

5197 论荒废（续）

我还看见那些在基督教中坚信可以多妻、自己也有两个妻子的人受荒废。他们一起在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带，多达数千人。这是用他们仰面躺着、双脚伸开来表示的。他们也全都连同那整片地带被翻覆，扔进地狱，在那里失去了生殖器，没有生殖器活着。他们在这事上的说服很强，原因各种各样：

比如在基督教以外，亚洲几乎到处如此；旧约里犹太人也这样；他们又找不出理由来确立一夫一妻的婚姻。但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处在那光中，又有圣言——圣言就是属天的婚姻，里面有内在的真理——所以他们才这样被荒废。

5198 总体的荒废发生在整个身体都败坏的时候。每个群体都对应一个人：有的在那里是头，有的是身体，有的是脚。当那群体组成像一个人一样，有头、有身体、有脚，而这些都是恶的，就恶贯满盈了。最末的是脚；当那些外在的东西与内在的对应时，荒废就来了。所以具体说来，一切荒废都终止于脚，总体上也是这样。

5199 论蜘蛛

我看见许多东西，看上去像顺着丝垂下来的蜘蛛，被从天上扔下来。那样显现的是她们的情感。她们在言语、姿势和面容上显得敬虔虔诚，里面却满是通奸、偷窃、一切恶毒和诡诈，所以她们的内层充满了毒。

5200 论最终的荒废，以及那里的地狱

有些人无论受什么惩罚都改正不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染上仇恨、报复之类的东西，一直保持到老年，还顽固地紧抱着，这样就把天堂对自己完全关闭了。这些人不能用通常的方法，也就是普通的荒废方式来改正，所以最后被送进一个地狱。他们在那里像尸体一样躺着，有的在床上，有的在地上，像半死的人，脸色灰黄。他们有的这样躺上10年、50年、100年、1000年、2000年，直到那种凶残、完全没有人性的东西被蚀尽为止。其间他们时而受可怕的折磨，时而又想起自己的仇恨和报复。

5201 在岩石底下的深处，有给这些人的地方。他们走进一个昏暗的洞口，一扇门就打开；他们进去以后，门又关上，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我见过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生命仍然存留；只是这事完成以后，他们就像傻子一样，走来走去，没有理解力。但按生前的生活又有分别：他们若有过一点理性，这理性就保存下来；他们有过多少宗教，只要没有被亵渎，就留下多少。他们愚痴的程度也因此各不相同。

5202 续论最后的审判，以及天地的毁灭

以下关于荒废的记述，大多涉及所谓的路德宗信徒和改革宗信徒。

前面讲过的几次局部荒废（见第5184–5186、5197–5198节）发生以后，那些成群结伙的人（为数很多）被从山上、岩石上扔下来，扔进池塘、沼泽、湖泊和深渊，再也无处上来。后来终于来了一些人，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煽动人心反对主，反对出于主的神性真理。于是整团人好像开始发酵。我观察到，这场骚乱和喧嚣蔓延到四周各处，波及十座乃至二十座山和岩石，波及在他们上面的人，也波及下面山脚的人，甚至波及山顶。人们以为那里是天堂，因为在那里显现的人，在下面的人看来就像一片云，所以以为那里是天堂。可是这些人也像下面的人一样加入了骚乱。这时有些人出头领

头，其余的人依附他们、帮助他们，一心只想毁灭那些处在出于主的神性真理里的人，也就是反对主。觉察到这种传染已经到处蔓延，主就普遍地降临了。那降临显现为一个云状的气场，绕着山和岩石运转，把那里的居民全部带走：不像先前那样把他们扔下去，而是把他们挪走，以致看不出是从哪里挪走的。因为那神性的气场穿透他们属于意愿也就是属于心的内在，把他们攫住，一瞬间就把他们移到与他们对应的下面的地方和地狱里去。这样被移走的有成千上万，都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那神性的气场绕着四周一圈一圈运转，几次回来，就这样把一切造反的人都带走了。没有被带走的人看不见，因为他们被藏起来了，他们是没有造反的人。山本身和山顶都退缩、下沉，有的一直沉到平地；城都被推倒，到处一片荒凉。这就是天地的毁灭。圣言按真正的意义所说的最后的审判，指的就是这件事；代替它们的，人们期待的是新天新地（启21:1）。

5203 在山上和岩石上的那些人，就是《启示录》里所说的属于第二次复活的人（启20:5）。因为第二次复活是指后来的时代在教会里的人，他们是恶的；属于第一次复活的，是早先时代的人，而不是后来时代的人和善人。

5204 论深渊，那也是地狱；以及池塘……

有些深渊又宽又长，也很深，两边有洞穴，还有两层、三层的深处。人一到那里，就看见上面好像有火烟从里面冒出来。它们位于每个界的最边缘，所以是在各界之间的。深渊有三个：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前面，第三个在这两者之间、离得更远，那个深渊是硫磺池。

5205 凡不能用惩罚制服的人，都被送到那里去，就是那些作恶多端、想出种种害人邪术的人，这类邪术非常多。这在他们身上无法改正时，他们就被扔进其中一个深渊。前面那个比其余的更严酷，所以比别人更恶毒的人被扔到那里。

5206 右边又加了一个深渊，比其余的更黑暗，原因是恶增多了，而且占据山和岩石的恶灵都被扔下来了。

5207 论巴别的毁灭，以及被扔进硫磺池

先前我几次看到，那些出于天主教的人，就是主教、修士以及那些管辖别人的人，情形是这样的：有些人在东方，就是主作为太阳所在的地方（见第4913节以下）。主在诸天之上，就像世上的太阳在地之上。但那里出于那个宗教的人，凭幻想在自己那里造了一个像太阳的东西，却是出于魔法的幻想，外面看着好，里面却污秽、属魔鬼。他们在那里安放了一个魔鬼，称他为基督。他们围着他来来回回，他就对他们说：他已把自己的一切权柄都给了他们，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他们仍然借着那幻想的太阳在他旁边，其实那里并没有耶稣会士。他们就这样说服了百姓，把他们留在先前的说服里，使他们永远得不到关于真和善的认识。那幻想的太阳完全像基督一样受人崇拜。这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当光从天上被送到那里，显明了那是什么，那太阳就变暗了，成了一片昏暗。在里面显

现的那个魔鬼，出现在一个器皿里（瑞典文 stort kearl，大器皿），那器皿掉了下来，他们又凭幻想把它修复，于是另一个魔鬼进去了，是我在世上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个魔鬼。这样反复了几次；但这些都被毁掉，被扔进了地狱。这事一直不断，因为总有更多的人回来。

在后面那边的远处，也就是在西边，有一座山，满是这类人。他们自称是基督，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好像他们就是基督那样的气场，以致单纯的人完全被引入歧途，信以为真。因为他们装出谦卑、敬虔等样子，借此说服人。他们在我这里时也说，基督在他们里面，为要拯救那些人，保护他们不受魔鬼群伙的侵害，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他们不但能引诱单纯的人，还能引诱更多的人。他们在那里走了很长的路，总是贴在后脑那里，在那里与四周的魔鬼群伙合而为一，却仍然声称自己在保护人。最后他们还是被揭露了：他们是披着天使形体的魔鬼；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世上想借主的名统治一切。他们人数众多，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从那座山上扔进了紧挨在山下的黑暗地狱。我看见成群结队、为数众多的人被扔到那里。这些是内在的引诱者，他们与四周的地狱串通一气。我常看见他们，也常与他们交谈。

5208 出于那个宗教的另一些人，在北方朝东的地方，不太远，在山上和岩石上。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引诱百姓：在一块岩石上很高的地方安放一个魔鬼，凭幻想给他加上胡子，然后宣告说他是父神，并说他们崇拜他。那时那些邪恶的人想往他里面灌输什么就灌输什么，回答都是照那些邪恶之人的意思给出的。他们想出了这样的邪恶勾当；干这事的人，是想借着他统治所有的人。但这桩恶行……是恶人。干这事的人当中有许多耶稣会士。后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放到一个山谷里，在那里崇拜魔鬼，魔鬼也得以随意统治他们。后来这些人也被扔进了那下面的地狱。

5209 我有几次与这样的人交谈。他们说，基督一点权柄也没有，他已把一切权柄都给了他们，由教皇掌握，其余的人从教皇那里得到。我对他们说：一切权柄都属于主，唯有他能拯救人类，因为他是神；而他们完全不能为一个人的得救做任何事；他们这样做是把自己当作神，好占有人的灵魂，然后再占有世界。我还说了许多别的，但都没有用。

5210 至于巴比伦本身和它的毁灭，我看到了下面这些事。我在清醒的异象中被领进一座房子，好像罗马卡皮托利尼山上的宫殿，那里是元老的座位所在。我被领到他面前，与他交谈。他和另外几个人正设法为自己制定一套教义，好照着去生活。他们接受了一些东西，却仍然赞同天主教的那些怪物。我与他们谈了各种事情。

5211 但四周有一大群所谓的高级教士，还有枢机主教。他们觉察到我与他交谈，而他似乎接受了一些关于主的东西，就密谋造反，反对那里的人。人数极多，他们串通一气，从我右边，也就是南方，延伸过来。那座房子被围住了，他们开始砸窗户、往里冲，说他接受了别的宗教的东西。密谋还在继续时，我醒了过来，看见在房子入口处好像有一具尸体，他们想把它拖出去，却徒劳无功。

5212 后来这场密谋被揭露了：是山丘上这类人的一大群，延伸到很远的地方。看见这事以后，我又睡着了。那时那伙密谋的人冲我而来，从四面八方把我围住，排成长长的队列直到最远的边界，想就这样把我彻底毁掉。但这时我醒了，被带到那里，于是他们的毁灭开始了。他们几乎全部被毁，被扔进前面说过的第四个黑暗深渊（见第5204–5206节）。这样被毁、被扔进去的有好几千人，骚乱这才初步平息。

5213 接着我的视野打开，一直看到他们的一处边界。那里坐着一些显贵，他们保护并指挥所有的人，大约有五十个。他们想出种种邪术，好让百姓服从，把他们当作神明来崇拜，完全不去想神，更不想基督。一群人来到他们那里，请求被放进天堂，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他们答应了，又凭他们的邪术，在好几个地方安置了各种各样的人，把请求被领进天堂的人送到那里去。有一个地方是给想要天上喜乐的人的：他们被送到岩石上一个高处，到了那里，只见人人都在游戏跳舞，就被拉进舞群。但跳了一阵就厌烦了，于是下来。他们对别人说，想要另一种喜乐，就是他们所谓心灵的喜乐，就被带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彼此说笑，以此使心情愉快，此外什么也不做，只是这样坐着。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活动的事可做，也厌烦了，就离开，想要别的喜乐，于是又被同样地送到那样的群体里。他们用这样的把戏引诱单纯的人，心里只想着要被当作神明来崇拜，要占有天堂。他们说：这权柄固然是赐给彼得的，但他们是从父神那里得到的；他们还把父神也安放在某座山的高处。但这些人也被扔进了深渊，一部分扔进第一个，一部分扔进第四个。

5214 在他们之后，我看见大约五十个枢机主教，穿着和在世上一样的服装。我听见有人与他们谈论他们怎样对待百姓：凡不崇拜他们的人，他们就扔进一个坑里，那坑相当于世上的宗教裁判所，这样扔进去的人很多。他们还凭邪术竭力剥夺那些人的生命本身（这其实是不可能的），把他们的心挖出来，每次那些人再出现，就再这样做，并用种种酷刑折磨他们，只因为他们不把这些人当神来崇拜。他们完全不给主留下一点权柄。这些人因为是这样的人，被扔进了硫磺池，就是他右边的第一个。

5215 据说，在世上做过教皇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出现过；即使出现，也会立刻被挪走，扔到与他生命对应的地方去，和别人完全一样。

5216 他们的位置是这样的：较远的人管辖前面的人，所以枢机主教在更远处。他们流入左脚的脚底，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属感官。那个宗教里最内在的恶人流入睾丸，给那里的内部带来一些疼痛，这是他们完全与天堂的内在相反的标志。

5217 被挪进池塘的人，是一瞬间被挪走的。因为神性一被放进来，他们一瞬间就到了他们的爱所在的地方。每个人的位置都照着他的爱，因为每个人的爱就是他的生命。

5218 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犯了多大的罪，竟完全使人离开神性的真理，而那正是人得救的路。因为他们不许百姓读圣言；百姓用拉丁语听弥撒，弥撒里没有一点教义；他们说服百姓相信他们所信的，靠他们的信而活；他们使人离开主，去崇拜世上的人，崇拜他们封为圣徒的人。这一切都是出于自我

之爱，为了统治灵魂；他们还用种种手法竭力占有地上的产业。为了这些邪恶的目的，他们利用属于教会的神圣手段，这就是亵渎。所以他们就是巴别和巴比伦，就是《启示录》里所说的那兽（启17章）。

5219 他们把求天堂的人送进的那些群体是这样的：求快乐的，被送进一个人人总是笑容满面的群体，但不久就厌烦了；求心满意足的，被送进一个群体，那里的人坐着，只是想，什么也不做，可是厌烦了也就离开了；求谈话之乐的，被送到有谈话之乐的地方，但在这里也厌烦了；求活动生活的，被问到想做什么，于是被送到有这类安排的地方，但也因厌烦而离开；求喝醉的，也得到了。总之，每个人求什么就得什么，只是求爱神的，这个他们给不了；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他们就这样戏弄那些出于那个宗教、刚来到来世的灵。那些常常离开的人最后承认：这些人给不了天堂，只会这样戏弄人。所以他们受了教导以后，就嘲笑这些人，彻底离开他们。

5220 那些把拯救人的神性权柄据为己有、因而否认主的权柄、从而贬低他神性的人，大部分被扔进了第四个深渊，也就是朝北的那个裂口，所以那里是黑暗的，因为这样的人处在完全的瞎眼里，也处在恶毒里。我看见很多人被扔到那里。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地狱般的，充满仇恨、报复、残暴、无休止的争吵和内部的敌意。

5221 他们坐在右边，就是朝南的地方，围着一张桌子，商议敬拜的事：如果神给他们权柄代替他在地上统治，该怎样敬拜他；如果不给，又该怎样；还商议怎样使百姓以为天堂是由他们赐的，以及其他许多事。他们一切的目的，都是要剥夺主拯救人类的一切权柄，把权柄归给自己。我听见他们听到信与爱的生命时彼此议论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信与爱会给他们什么生命，无论是理解的生命还是意愿的生命；他们以为，人没有信和爱，也照样拥有这两种生命。属于信的东西，也就是属于神性真理的东西，造成属灵的理解生命；属于爱的东西，也就是属于神性良善的东西，造成人里面属天的意愿生命，智慧和幸福也由此而来——这些他们在世上完全不明白，那时在他们看来都是笑话，是空洞的幻想。我听见他们彼此这样说。他们又说：他们把理解的生命放在巧妙地图谋事情、好得到想要的东西上，也就是放在手腕和恶毒上，称之为聪明和智慧；把爱的生命放在统治别人、赚得全世界的爱上。

5222 主把神的国比作面酵（太13:33），比作收集稗子的人（太13:24–30），也比作网（太13:47–50）。这一切在来世都呈现出来，我也都见过。说到面酵：一个恶灵被送进山上、岩石上或山丘上的群体里，煽起欲望，于是那一大群人好像都发酵了。有的人与他合而为一，有的不那么合一，有的不赞同。合而为一的人把脸转向他，不合一的人把脸转开。这时凡把脸转向他的人都被聚成一伙，从山上或岩石上被扔进地狱。这就是把稗子捆成捆。那些从各处被扔到那里的人，看起来像是被网拖着，就这样被带到他们将要去的地方。

5223 地狱的幻想

在地狱里作主的是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由此生出敌意、争吵、仇恨、报复、残暴。他们互相折磨，或用公开的暴力，或用魔法的手段，后者是借着滥用对应来做的，或借着幻想；借着幻想，他们把人变成各种各样的怪物。

5224 塞壬的幻想很多。她们给自己加上美丽的形貌、极其华丽的衣裳，变出漂亮的房子，里面有许多装饰。但因为这些只是没有内在的外在形式，一瞬间就消失了，于是显出丑陋的景象。

5225 我见过塞壬把自己变成少女，甚至变成婴孩，也变成男孩和青年，穿上满是银饰的衣服。我还见过有一个把自己变得像雾或影子，躺在房间里光线的阴影中。我见过一个男人，能给自己换上各种不同的面孔，用许多方式变换：能换上权贵、国王、教皇的面孔，也能换上农夫的面孔，还有带着武器的士兵的面孔，也能换上美貌少女的面孔和年长妇人的面孔；而且总是穿上相配的衣服，也就是照着他所装扮之人的身份。

5226 借对应行事的人很多。他们懂得用观念和情感造出衣服，穿在身上，这些衣服有力量呈现出某种相像的东西；此外还有无数别的手法，因为这类东西多得很，地狱里满是这样的东西。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把戏。

5227 论犹太人

犹太人显现在右边，在脚掌下面的平面上，他们聚在一起，总是处在他们在世上时的状态里。起初他们坚持说只有他们是选民，但这事没有实现，他们就放弃了这个看法，停留在自己的状态里。他们渐渐消失、散去，变成强盗。他们的天性是顽固坚持，这是从下面那些人那里来的：那些人趴在肚子上祷告，不得到所求的就不罢休。此外还有许多。如今他们被弃绝了，显现的人也很少，正如主所说的（参太22:14）。

5228 论那些唯独信的人

前面写到荒废也就是最后的审判、以及从岩石和山上被赶出去的事（见第4924–4928、4930–4932、4944–4945节）时，那些人就是出于基督教、处在唯独信里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想生活，只想教义；他们学教义没有别的用处，只为名声、尊荣和利益，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这样的人全都被荒废了，他们就是经上所说在左边的山羊（太25:33，41）。有一个叫鲁德贝里的人煽动他们，他只维护教义，不管那是不是真的，只要是他的教义就行；生活，他们毫不在意。

5229 续论巴别的毁灭

在右边的那个房间里，就是南方那一带，如前所说（见第5221节），有许多人坐在桌旁。那代表教皇的枢机会议，因为他们不许像在世上那样有枢机会议；但在更远的南方有一些人管辖房间里的人，这些人从前是枢机主教；教皇们在更远处，但不敢露面，因为他们每次露面、想要发号施令，都受到惩罚被扔下去，而且是扔进某个深渊。房间里的那些人把眼睛望向四周，一直望到远处的山。他

们得以与那个宗教所在的整个地带相通，不断给那里的人下命令，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把统治扩展到那么远，我很惊奇。他们使整个地带都顺从那个宗教，就像出自教皇的枢机会议一样。房间里的人天天更换，别人接替他们，这是后面的枢机主教们安排的。有一次，他们在房间里还说，他们没有神性的流入也照样能活、能做这事；那时那里有些人完全否认神性。可是那时天上的流入被从他们身上收回，他们立刻全都倒下，像死人一样，脸色像尸体一样惨白。枢机主教和那里的其他人进来看见了，但他们随即被从那地方扔出去，好像扔进北方的深渊，别人又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5230 接下来的事比前面的更重要。大约有半天之久，我这里好像很平静，但我仍然觉察到四周有很大的骚乱。那时所有比别人更有身份的人都被聚集起来，就是修道院里的人、教堂里的修士、主教、神父、高级教士，从四面八方聚来，数以万计，遍及各方。等所有人都聚齐、与别人分开以后，就显出他们在图谋反对主，心想主没有一点权柄，其中大部分人还认为根本没有主，一切权柄都在他们手里；他们承认主，只是为了统治。总之，他们大部分是纯粹的无神论者，却是那些管辖别人、把主当作至圣者来兜售的人。这时他们开始迫害主所保护的人，也就是属于主的人；因为有天使从天上被派出来，他们就把迫害对准这些天使。这时有一个大声音说话，四周各处都听得见：他们在迫害主；他们迫害的固然是主所差遣、所保护的人，但他们以为主就在那里；他们看主一文不值，心里否认他，尽管在世上出于假冒为善极其虔诚地敬拜过他；还说了类似的话。这时可以看到，许多人离开了他们，就是被他们煽动起来站在他们一边、与主作战的那些人。这些人退了出来，说他们没想到那些人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承认主的。后来剩下的，全是轻视主或否认主、借主的名把一切权柄据为己有的人，那时有一万多人，都是在世上显赫的人。

5231 这时在我右边，就是南方，那里一座相当大的山被拉开，也就是裂开了一条长缝，成了一道长长的裂口。裂口的长度朝南，两边分别朝东和朝西。那裂口张开，从西边成为一个斜坡，通向深处；越往南，深处越深，最后看不见底，那里一片黑暗。东边那一侧陡峭地立着。那巨大的开口看上去十分可怕。

5232 这时可以看到，最近的人首先沿那斜坡下去，他们是被一股力量推着下去的，无法抵挡。紧挨那裂口有一座很高的山顶，那里是处在最大自我之爱里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总是显现在较高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人也被带走，沿斜坡被送下去。最后别的人也开始被带到那里，就是从四周的山上来的人。这时可以看到，山顶变得连在一起，彼此相接，于是一大群人从四周每一座山，经过这连接起来的地方被送过来，有西方的，有北方的，也有东方的。他们都绕向西边，被带到那斜坡上扔下去。这持续了一段时间。若要逐一描述是怎样发生的，就太冗长了。总之，前面说过的这类人从每一座山上被带来，被扔进那极深的裂口；他们越处在自我之爱里，同时越否认主，就被扔得越深。我观察到：被带来的地方越高，他们的心就越高傲。也有些人想装出谦卑的样子，他们看起来在西边要把自己放得更低；但因为那是出于假冒为善，他们被逼着上来，同样被扔了下去。这样的人数以万计。

5233 要知道：在南方山上的，是那些处在最大的自然之光里、借此坚定自己反对神性、拥护人的自我的人；在北方的，是处在昏暗的自然之光里、却同样这样想的人；在东方的，是处在最大的统治之乐里、也处在由此而来的属自然之光里、同样这样做的人；在西方的，是处在这种昏暗里的人。所有人在来世都是这样区分的：照着光也就是理解的状态，照着爱也就是意愿的状态，他们就这样分别显现在各方。所以他们是按状态依次被带走的：先是南方的，然后是北方的，再是东方的，最后是西方的；但东方的人是经过北方被带到西方，这样进入那地狱的裂口。我看到了这个推进的次序。

5234 后来，南方那座远处的山也被打开，差不多就在那裂口终止的地方，上面的东西被翻滚开，这时显出了枢机主教们的住处。那住处很长，里面有一间接一间的密室，排成长长的一列，他们在那里待了很久。他们的密室前面有一个房间。在他们那一列密室后面，还有别的密室继续往更远处延伸，可以觉察到那里有教皇，但他们仍然不敢露面，因为受过太多次惩罚。后来终于有许多人被从那里带走，也被扔进那座山的长裂口里。在北方，正好在同一条线上，但很远，也显出一座类似的住处，那里有类似的密室，里面也是类似的人，就是枢机主教，只是他们没有南方那些人那样的学问，因而也没有那样的自然之光，但两者仍然彼此对应。他们也想在那里给自己造一个类似的房间，好开枢机会议，但这被禁止了。

5235 最后，我看见有非常多的人从各座山上汇集过来，也有从别处被带来的。在西边靠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深渊，那里显出好像一大片发光的火。最后被带到那里的人，据说是那些从圣言里搜罗证据来支持教皇权柄、支持那个宗教所定的种种东西的人，也就是比别人更精通圣言、心里却否认神性的人。那火的地方以前从未见过。

5236 那个民族的群众当中，凡活在彼此的仁义里、照着自己的宗教行善的人，都为这事发生而欢喜。他们说，以前他们被这类人拦着不能想主，被用尽一切办法引开，因为这些人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就这样堵住了得救的路：凡能教导他们、能使他们在主的真理上受教的途径，都被夺走了。

5237 那下面的大裂口扩展得无比宽阔，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地狱。他们被带到那里四处安置，保持在秩序里，因为每一个地狱都是有秩序的。在南方的深渊里，我看到了地狱里怎样安排秩序：天使被派到那里，主借着他们把那里所有的人安排得井然有序。那里的秩序也是按方位显现的：在那地狱里朝南的，是比别人更处在自然之光里的人，其余依此类推。

5238 那些曾在较显赫之处的人被扔进的地狱裂口，下面保持关闭，上面却敞开着。凡从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这类人的，无论在哪里被找到，都被扔进去；凡从世上来到来世的这类人，也都被扔进去。因为那个地狱如今才第一次打开，也就是为他们预备好，所以上面一直敞开着。后来我也看见有人被扔下去。

5239 有些人说，他们原以为最后的审判是在世上发生的，而不是在来世。但这与圣言相违，圣言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最后的审判。我对他们说：最后的审判不可能在世上发生，因为人类是天堂的根基，圣言也在那里，作为基础；根基是不可毁掉的。这些事发生在1756年的最后几天。

5240 论天堂的形式，以及各民族各邦国在那里的位置；又论那里的穆罕默德信徒和外邦人

基督徒在中间，他们的范围仍然延伸到各个方位，照着他们在真理之光和良善之爱方面的状态。围绕那中间的是穆罕默德信徒，他们构成紧挨着的一圈，也就是外周，同样遍及四周各方，那里也像地上一样有山、有岩石、有谷。那一圈之外是外邦人，也是照着他们真理之光和良善之爱、按方位排列的。再往外，看起来像是海，那是边界。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合起来不是铺展成一个平面，而是成一个球体，就像地球一样。所以我经过穆罕默德信徒、被带到外邦人那里时，是斜着往下走的。

5241 我被带到东方的穆罕默德信徒那里，得以与他们交谈。他们说，有许多基督徒到他们那里来，说是出于天主教的，存心要使他们改宗，但他们觉察到，这是为了利益和统治。他们说，他们曾对那些人说：既然那些人提到三位，又称每一位为神，还说是三个位格，他们就不明白那些人怎么能信独一的神，因为神只有一位；那些人虽然也说独一的神，但提了三位以后，还怎么能理解神是一位，他们实在不知道；那些人说三位合而为一，可那仍然是三个神，只是称为一个神而已。听了这些，天使对他们说：天堂里不是这样说的。那称为父、子、圣灵的三一，是在一个位格里，就是主；他里面有三一，就像天使里面也有一样（这是为了说明而讲的）。天使里面有生命的本体，那是最内在的，在世上称为来自父亲的灵魂；有生命的显现，那是以人的形式显现出来的；还有由此发出的，就是情感也就是爱的气场，别人借此在远处就能觉察到这位天使。由此可以对主里面的三一有一个概念：那最内在的、即生命的本体，就是所谓的父；那生命的显现，就是人性，称为子；那发出的，称为圣灵，因为它是神圣的发出者。又补充说：世上的人说一位出于或发于另一位，子出于父，圣灵出于父和子，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什么是发。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本可以从圣言知道，从主明明说他与父原为一的经文（约10:30），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的经文（约14:11），以及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而是出于他的经文（约16:13–14）。所以他们若愿意在这件事上得到光照，本是可以的，从而知道并明白三一是在一位里，这样就是独一的神。

5242 穆罕默德信徒明白了这一点，说他们愿意想一想，因为这样一来，对三个神的疑虑似乎就消除了。

5243 至于穆罕默德本人，他不在穆罕默德信徒中间，而在基督徒中间，在右边稍稍偏向东北的地方。前些时候，他被挪到更靠西的地方，但仍像先前一样在右边。穆罕默德信徒说，他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他亲近基督教。我也听见他在那里说话，他说：他如今承认主是独一的神，父在他里面，与他原为一；从他发出的神圣者就是那充满诸天、造成诸天的神性。

5244 后来我被带到穆罕默德信徒那一圈之外，到了东方的外邦人那里，顺着球体的斜坡往下去。我得以与他们交谈。他们说，他们很忧伤，因为神性不向他们显现；可是他们想着神性，敬拜神性，谈论神性。他们说，如果真有神性，总会派人来教导他们，可是他们等了很久都是白等，以为神性已经完全离弃了他们，所以看不出别的，只有灭亡一途。但这时天使从天上对他们说话，说：神性之所以不能向他们显明，是因为他们不肯相信神作为人生在世上；在他们相信这一点以前，什么也不能向他

们启示，因为这是一切启示中最首要、最根本的。他们说，他们固然相信神是人，却不能相信神生在世上成为人，因为这一点他们无法理解。天使回答他们说：他生在世上成为人，但不像别人那样，因为他不是由一个人作父亲，而是由耶和华自己成孕，耶和华是他的父，又由童女所生，所以他不是像别人那样成孕、出生的；还有，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带着整个人性复活的，一点也没有留下，这也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把在世上所带的整个身体留在那里，永不再取回。没有人会再取回身体，这一点在那里和天堂里的所有人都能知道，因为他们在世上都是人。由此他们觉察到，主无论就他的初始还是就他的终端来说，都是与其余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旁注：我相信人的灵魂是由实体构成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接受者；而主的灵魂就是生命本身，它把生命赐给一切人，所以两者的区别就像有限与无限的区别，也就是人性与神性的区别。）

又对他们说：人由父亲所生，在情感上像父亲，这是从父亲的灵魂得来的；整个身体不过是灵魂生命的器官，所以与灵魂合而为一。这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灵魂想什么、要什么，身体一瞬间就做出来。所以灵魂是什么样，整个人就是什么样；思维和爱也从脸上透出来，这也很明显，所以身体就像它的灵魂。由此可见，主的人性只能照着他父的样子成为神性。他们听了这些，就说：他们原先只知道他和别人一样，是由一个人作父亲所生，也同样死了，后来被人当作神；但现在他们知道，主在世上时不是像别人那样的人。又对他们说：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错了，他们把主的人性当作和人的人性一样，称之为他的人性本质；那时他们既不想他是由神性本身成孕的，也不想他的复活，就是刚才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们手里有圣言，圣言把这一切都教导了他们；所有基督徒，也就是全欧洲的人，都从圣言知道他是由耶和华成孕的，又是带着他在世上所有的整个身体复活的。

5245 我与穆罕默德信徒谈到复活。我说，在基督教界，人们相信，要等到世上万物都要毁灭的时候才会有复活，那时身体才与灵魂结合；有学问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恐怕一千人里也难有一个知道，人死后作为人活着，也就是活在人的形式里。他们听了很惊奇，说他们知道自己死后会活着，那时仍是人，只是脱掉了在世上为他们服务的那层外壳；那外壳是在那粗糙的气场里用的，粗糙的身体就是适应那里的。他们奇怪基督徒竟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极其要紧的事。

5246 穆罕默德信徒中有许多人成了基督徒，承认主是独一的神，因为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那时他们被领进天堂：先被领到东方，从那里到北方，在那里越升越高，直到西方，在那里就处在较高的地方，但仍是照着他们的位置，在那一圈外周上。

5247 他们当中有些人看起来走得更远，有些往下到南方去，有些被带到别处，因为从那里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各自固定的地方。

5248 穆罕默德信徒比基督徒更处在自然之光里，也比他们更渴望知道真理。他们比基督徒更能明白、接受并吸收这些道理：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关系到真和善；真被相信时就属于信，善被觉察时就属于爱；所以人被赋予两种官能，就是理解力和意愿，属于信的真属于理解力，属于爱的善属于意愿；而且真和善要合而为一，人才是真正的人，因此信和爱、理解力和意愿也都要合而为一。基督徒中有

学问的人听了这些，无论是只承认唯独信、也就是只承认真的人（改革宗），还是只承认善行的人（天主教），都不能领会；而穆罕默德信徒却在光中明白了。他们也清楚地觉察到：处在生活之善里的人，就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因为善渴求真，真好比是善的食物；在同样的人身上，真也渴求善，因为真那时从善得到生命。这样就有了彼此相互的渴慕，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此，人是凭着智慧和聪明才成为人的。他们发现，许多基督徒把聪明和智慧放在恶毒上，其实这正与聪明智慧相反，所以是疯狂和愚蠢。

5249 续论巴别的毁灭

这些事完成以后，从北方偏西、差不多两方相接的地方，从那里的一座山上，不断有骚扰过来。那里有一大群人：有各个修会的修士，还有别的人，从巴别最初起源时就聚集在那里。我奇怪一座山上怎么能容下这么多人。我被带到那里，这时揭露出：那里有一座座城，一座在另一座下面，从那里又有一个大洞往下通，那里也有一大群人；在下面的人处在更高的地位，因为这样他们比上面的人更安全；上面的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较大的命令。他们就是这样住的。（原有附图：a处是陡壁；最上层的住处或城是bc，第二层bd，第三层de；他们下去所经的洞fg，是借着暗中钻营造成的；最下层的住处ik，是为首的人住的。）有些人从古时起就在那里，与当今时代的人分开，但禀性相似。那里还显示了西边前方那些古时的人、也就是拜偶像的人住处是什么样的。

5250 据说那里有好几万人，超过一百万，那里还有修道院；修道院使那里所有的人都服在它们之下，以致修道院里的人是主人，其余的人都是奴仆。

5251 由此就明白了，一座山怎么能容下这么多人，这是我先前奇怪的。有一次我还被带进这样一座城，又从那里被带到下面的一座城，由此显明城下面还有城。

5252 此外，一座城里能藏下一大群人，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是看不见的。那些禀性不同的人，也就是在那里转向别的方位、因而转向别的谬误和恶、或别的爱的人，立刻就变得看不见了；只有与他们处在相似的信和爱里的人才看得见。所以有时居民会看见先前没见过的人；来到那里的人，看到的人有时少，有时多。房子也随着这些人消失，而在这些人被看见时又出现。来世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从一件事就很明显：一个灵只要在意见上与另一个不合，就从他眼前消失。这是灵使自己看不见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是借着幻想。

5253 我被带到那座山以前，看见那座山前面顺着山的长度裂开了一道口子，许多人被扔进去，就像先前所说南方那座山上裂开的口子一样（见第5231节）。

5254 我看到那里的视察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一片寂静。视察是主借着天使进行的。那时住在那里修道院里的人都被标记出来，他们想做天地的主人，统治所有人的灵魂，借着神圣的手段使人服从自己。这些人被标记出来，随即被从那里扔进北方的深渊，一部分扔进南方的深渊，照着他们的自然之

光是昏暗还是明亮。那里所有的人都服在修士之下。那里有无数的修道院，里面是一群最懒惰的人；他们借着神圣的东西使别人服从，对许多人用魔法和幻想，对其余的人用暴力，而且比在世上更甚。后来我再往那里看，修道院都显得空空如也。

5255 那些坐在洞里暗处的人，人数也很多，他们看守、传达命令、互相通气，就这样使百姓保持顺从。后来他们也被扔下去，与那些拜偶像、一点也不想神的外邦人混在一起；有的也被扔进西边的湖和沼泽，下面会讲到（见第5258节）。

5256 后来，其余的群众也从那里被带出来，照着他们的恶和善被分散，有的到这里，有的到那里。最后是在最下层、统治所有人的那些人，就是在ik处的人，其中有枢机主教，他们很大一部分被扔进了深渊，有些被扔进南方的裂口，就是前面说过那座山裂开的地方（见第5231节以下）。

5257 最后那个地方被彻底毁掉，再也看不见一点山的样子，整个好像一片烟雾，而且一直到深处都是这样，再也不能住人了。

5258 续论穆罕默德信徒及其最后的审判

前面说过，他们在基督徒周围构成一圈，基督徒构成核心（见第5240节）。我看见他们从西边被带走，四周那里的一大群人，沿着一条路往北，再往东，看起来是一条环形的路。恶人在路上被扔到那个气场之外，那里是一片广阔的空间，他们在那里与其余的人分开。那里是荒野，有沼泽、池塘，还有树林；过恶的生活的人就被扔到那里。这片空间在前面刚说过的那座山后面（见第5249–5257节），那里曾有那么多修道院，已经连同那座山一起被毁掉了。在那片空间朝北的一侧，有一个又大又宽的深渊，许多人被扔进去，下面会讲到。

5259 其余的人沿着那一圈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东方，在那里散开，进入一片宽阔广大、更靠后方的空间。被带到那里的，是承认父神、把子当作先知、并认为子在父身边、也在太阳里的人。所以那里的人比较好。那片宽阔广大的空间也被分成山和谷，他们被安排在上面，在那里过得很好。

5260 还有更好的人，就是比其余的人更喜爱光的人，他们被带到更前面，那里与基督徒的天堂相通，是一个中间地带。他们在那里受教导，接受主，然后被送往南方，在那里的基督徒之后有他们自己的天堂，所以他们也在那里构成更外围的部分。

5260a#　有两个穆罕默德，他们的位置在基督徒中间，在左边下面。因为他们开始造反反对主，把权柄据为己有，所以离得最近的那一个被从他的位置扔到最深处，在那里被铁链锁住，以致动弹不得；他的廷臣也一同被扔下去。我看见他们脚下的地裂开，把他们吞了下去。

5261 后来，另一个同样把主的权柄据为己有的穆罕默德，被扔进了一个深渊。

5262 这事发生以后，在基督徒后方东边的穆罕默德信徒中间起了极大的骚乱。但他们被从那里带走，一部分被扔进那片荒野和相邻的裂口；其余的人被带着绕圈，有的在路上被驱散，有的被带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有些被带到他们在东方和南方的天堂。还有许多人被带着走直路，穿过基督徒所在、也就是那两个穆罕默德曾在的平原，往西去。

5263 论外邦人及其最后的审判

外邦人构成更外面的一圈，但他们的绝大部分在东方，远离基督教世界，在穆罕默德信徒之外。他们也被从那里带往东方，但不是绕着圈走，而是从基督徒北边的平原上方经过，而且很高，这使我很惊奇；这样就给了他们一条在基督徒上方的路，他们与基督徒并不相通。他们分得的地方在穆罕默德信徒周围，在东边，也在南边。

5264 在穆罕默德信徒的天堂那里，两侧都显出裂口，往下通到深处。他们当中的恶人被扔到那里，就是那些拜偶像、一点也不想神、同时又过着恶的生活的人。

5265 在穆罕默德信徒那片荒野的北侧，也有一个类似的裂口，最恶的人被扔到那里。出于天主教、拜圣徒偶像、一点也不想主的人，也与外邦人混在一起，被扔到那里。

5266 出于天主教、拜偶像、不想主的人，被从北方那里的山下带出来，与外邦人混在一起，和外邦人一样被带到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命运相似。

5267 后来我看见，整个北方的山谷，一直到那里的山，被连根拔起，那里所有的人都被驱散，一部分与外邦人和别的人混在一起。那时那里看起来也像一片烟雾。

5268 论两个穆罕默德

第一个穆罕默德住在左边脚掌平面的下面，在那里有他的宫廷，从那里流入穆罕默德民族。但在主的引导下，那里显出好像有一点光亮，像烛光那样。我被送到那里，觉察到一种淫荡与婚姻之情混杂的东西，那是污秽的，因为它挑动情欲；那气场很可憎。据说现在有别的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由主把他们保持在那里，原因是百姓大多想着穆罕默德，免得他们的幻想被毁掉。那淫荡的气场来自多妻，他们认为娶多个妻子是合法的。我得以先躺在一种温热里，起初并不那么不舒服，但不久就变成淫荡而令人不快的，接着又极其难受，我非常想从里面出来。

第十八册　§§5101–5400

5269 论巴别的毁灭，以及那里在北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大城

在北方与西方之间，前面说过的那座巴别之城后面（见第5249–5257节），有一座山，它向更远处延伸成山地和原野，两侧也是这样：一侧往北一直延伸到那里的南方，另一侧一直延伸到东方。所以在那座山的另一边和两侧，是一片又大又宽的地带。

5270 那座山上有一座小城，城中间住着教皇；他的宫殿与罗马卡瓦洛山上的教皇宫完全一样。但山里面有一座大城，别处没有比它更大的。它也向北方延伸到东方，在那里伸进去一点；另一侧经过西方一直到南方，也很宽。那里有一大群人，出于各种宗教，但那仍是一座天主教的城。据说那里有好几万人。但那座城下面没有别的城。

5271 那座城里满是男修道院，多达几千座，整座城简直就是修道院。除了中间偏西的一小部分和东侧的一小部分以外，城的其余部分全是修道院。那里所有的百姓都服从他们，就像奴仆服从主人一样。谁若有点什么出于神的赐福，他们就进到他家里，把东西耗尽，直到一点不剩。凡他们能弄到的，都堆进他们的修道院藏起来，就这样纵情享乐，对公众毫无用处，只顾外表，几乎不顾别的。他们什么也不教，只是摆出外在的神圣样子，那完全是假冒为善，也是亵渎。我在那座城里还遇见了几个认识的人。

5272 视察开始时，我被带到那里。那时他们先把马利亚的偶像抬了出去，那是他们看为最神圣的，是金子做的，照常穿着衣服。接着教皇被带到北边的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哪里。我觉察到，他在世上活着时是瞎眼的，也许他得救了。

5273 接着视察进入那座大城。前面有一个大开口，从那里有路通向两侧，也通向前面；但那里先是升高，然后才下降，原因是不让入口从先前那座城所在的一侧显露出来。

5273a# 首先要知道，那位教皇的统治遍及前面说过那整片又宽又大的地带。这地带向四周延伸得很广，那里村庄房屋密密麻麻，所以他的权势极其广大。

5274 如前所说，视察一进去，凡在修道院里的人都被带出来，直到全部清空。神性的力量那样逼迫，没有人能站得住，所有人都经那个出口被带出来。最先被带出来的人，被带到前面说过的那个地方（见第5273节）。那里原是一个山谷，下面有好几个地狱，这些地狱被抛出去，直到看起来像一片烟。总之，整个北方一直到山地都是这样。那时那里有一大片沼泽，最先被带出来的人就被扔到那里，人数极多。后来被带出来的人，被带到南方山地的那个裂口，就是前面说过那座山裂开的地方（见第5231、5256节），在那里被赶进深处。最后被带出来的，是看起来完全麻木不仁的人，就是一点善都没剩下、又比别人更处在自我之爱里的人。他们被扔进那座山底下、那沼泽山谷旁边的一个黑暗洞穴。修道院就这样全被清空，后来又被毁掉，以致那座城完全没有修道院了。

5275 后来在城里搜查恶毒的人在哪里，他们全被赶了出去，人数很多，被扔进朝东的同一片沼泽，有些被扔进前面说过的外邦人的地狱（见第5240、5244、5263节）。那座城就这样被洁净了。品行端正、生活良好、不以作恶为乐的百姓，被留在了那里。

5276 后来视察来到那座城后面、沿着那里延伸的山地，所有恶毒的人都被从那里带出来，扔进地狱，也扔进深渊。

5277 论东方的深渊

后来我被带到东方的深渊，看见那里的一切都被整顿安排：每个恶人都得到自己的位置，又设了管理的人。那里不那么恶毒的群众则被带出来，送到别处。

5278 城里剩下的人被告知：他们要得到自己的长官、法官和管理者，也要得到自己的神父；我也看见这些人被派到那里。那座城的位置是这样的：

5279 A是上面那座山，那里有小城，教皇也在那里；K是通往下面大城的出入口；GEF是向北的延伸部分；I是向东伸进去的部分；BD是往西一直延伸到南方的城区，南方的人在C处；FI是没有修道院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出于别的宗教；UZXY是一大片地带，那里有村庄和田野，住着许多人，他们统治着这些人。（原有附图）

5280 论巴别也就是西方与南方之间的大巴比伦

还有一座大城，从西方往南延伸，往南一直到那里的那个裂口，就是前面说过那座山裂开的地方（见第5274节）；而在西边那一侧，朝着边界的一个角落里，刚才所讲的那座地下大城就到了尽头。

5281 因为那座城位于东方与南方之间，向两边延伸，所以所有比别人更擅长自然之光的人，在世上以聪明才智和图谋手腕比别人更受推崇的人，都聚集在那里。那里尤其是耶稣会士的大本营。

5282 他们的统治遍及四周很远的地方，那是连绵不断的山地。但要注意：那座城不显在山上，他们是经一个大洞进去，从山的中间往下走，然后才到那座大城里。

5283 同样，住在周围那一大片地带的人，也不显在山地上面，而是在下面，经洞往下到他们的村庄和住处。

5284 原因是，到处都有强盗和魔法师游荡，还有一群能用魔法和幻想毁掉他们的人，所以他们把自己藏到山地下面。那里也有光，和上面一样（见第5281节），因为山地并不挡光。

5285 住在那座大城里的人，以及住在城外那一大片地带山地下面的人，大多是富人。城里也一样，不是富人就不许进去。那里的修道院数不清，整座城就是由修道院构成的，此外只有夹在其间的富人。

5286 耶稣会士和修士在那里到处游走，搜刮财富，藏到深处。他们在那里有地窖，满是金子、银子、钻石和各种形状的宝石，一切都藏在城下他们的地窖里。那里有房间套着房间，都是黑暗的，光进不去，他们是借着烛光进去的。他们的宝物就在那里，就是《启示录》里讲到的那些（启18章）。

5287 那座城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地窖是怎样布置的，可以从后面的图看出来（见第5290–5291节）。

5288 我与进进出出的耶稣会士交谈。他们知道前面那些城遭遇了什么，所以下到地窖里，把更贵重的东西藏进那里更黑暗的密室，以为在那里就不会被拿走，好留着以后自己用。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财富。

5289 我与他们谈到他们在世上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天堂，也不信有天堂，只要能引诱富有的百姓，得到他们的财富，好统治人；所以他们用各种手法钻进所有的宫廷；他们把百姓留在最黑暗的无知里，就这样堵住了通往天堂的路。因为认识被藏起来、被夺走，通往天堂的路就被堵住了；而要经过他们到天堂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里面是魔鬼。那里也说到：他们像在世上一样不断做弥撒，总是用百姓听不懂的外国语言，把一切敬拜都放在这类事上，所以那只是外在的神圣，没有一点内在。

5290 他们觉察到最后的审判临近时，就把更贵重的东西，比如钻石和宝石，藏进密室；金子则往外运，其中大部分是金子做的偶像。（原有附图）

5291 A是四周的山地，富人住在它的下面或里面。BCD是那座山，大城在它下面；CE是他们往下走的洞。FG是大城，G是西方，F是东方；HI是通往他们藏财富的地窖的洞。那里的房间是借着螺旋形的通道KSM造成黑暗的；最后是交替往复伸进去的NN处，那里藏着最贵重的东西。他们经洞下到那座城里，又经环形的台阶，也就是一圈圈不停旋转的台阶上来，也经宽阔的斜台阶上下，因为一直有大批人进进出出。

5292 我看见他们把金子往外运，想藏到住在山地下面的别人那里。有些人收了，有些人退了回去，说他们和这样的人毫不相干。凡是富人，不管来自哪个地方，都可以住在那周围的山地下面，也有一些有钱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想的无非是财富和统治：有的为了财富而想统治，有的为了统治而想财富，有的两样都想。

5293 他们还给自己开辟了与南方那一带中部地下的地狱相通的路，借着魔法和种种邪术，用那些地狱来保护自己、毁灭别人，也用来逼迫那些不肯顺从、不肯把财富交给他们的人。在那里的地狱里，谁越是精通邪术的魔鬼，就越受欢迎。

5294 有人在他们里面的地窖里放了一些他们以为真正神圣的泥土粉末，那里宝藏下面的地立刻开始翻腾，就这样被翻倒，他们最好的东西所在的地方正是这样。接着发生了地震，附近的地狱里有许多人被扔进来。于是他们惊恐万状，所有修道院里的人都冲了出来，经洞来到山地的平原上。那时显出一大群耶稣会士和修士，他们在世上的学问、技艺和图谋方面都很有才智。那些在宫殿里、站在窗前的人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修道院被清空；但后来他们也被地震震动，冲了出来。

5295 还有些完全沉迷于财富的人，下到宝库那里，执意要死在那里，说宝库若毁了，他们也就完了。但他们最后还是被赶了出来，每人身上都带着金偶像，却被迫把它们扔掉。

5296 这时上面的山开始被挪走，整座城显露出来，连同那些华丽的修道院、他们的教堂和其余的宫殿都看得见了。从下面藏宝库的地方喷出一股翻腾。这时东风，也就是从东方来的风吹来，把整座城刮走，化为烟雾，抛进西方的海里；所有的宝库也被彻底化为乌有，同样被抛进那海里，因为西方有一片大海。

5297 后来，从中心到那座城之间的那些地狱也被彻底抛出去，那里的人被扔进西方外邦人的地狱，就是前面说过的（见第5275节），在穆罕默德信徒天堂所在之处的两侧。

5298 这持续了一段时间。起初看起来像是一股洪水的波浪在那里到处泛滥，最后看到在地狱与那座城所统治的地带之间，被一道陡崖隔开了。

5299 最后，那座城所统治的地带，就是富人住在山地下面的地方，也被抛了出去；那里冲出来的人，有的到这里，有的到那里。

5300 这事完成以后，那一群耶稣会士和修士全被带到西方的海边，到朝南的那一侧。他们排成长长的一列站在岸上，被扔进那海里。他们是照着各自的自然之光以及由此想出来的恶毒，沿着岸边排成长列的。

5301 那座称为巴比伦的大城就这样灭亡了，连同她几百年来搜刮来的全部财富。他们原以为这些财富能救他们，以为审判永远不会来。

5302 （附图）为的是让人对方位有个概念；方位有些混乱，因为在我上方的那些人把方向转到了相反的一方。

5303 最后，看见有个黑色的东西在那座城的上空飞，那是一个龙形的怪物，看起来像一条龙。

（图注）A：那座最大的城（见第5278节）。B：富有的巴比伦城，就是现在所讲的（见第5280节及以下）。K：海。S：从属于那座富城的地带，富人住在那里。T：从属于另一座城，就是最大那座城的地带。M：北部的地狱，已变成沼泽。N：南部的地狱，其中的人被扔进外邦人的地狱，就是现在所讲的（见第5297节）。

5304 从住在那座富城、也就是豪富之城里的人散发出的气场，是这样的：它能夺去别人对善和快乐的一切觉知和感受。我当时处在善与真的快乐之中，可是被带到那座城附近，在城还完好的时候，那快乐就全没了，一点也不剩。原因是他们处在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的快乐气场里，不是这样的人一到那里，一切属天的快乐就被夺走。他们那气场就是这么强。

5305 续论西北之间的大城（见第5269节及以下）

在从属于那座城、也就是从属于教皇的西部地带，有非常多的修道院，大多在山地底下。修士们从那里出去，搜寻灵魂，要把他们收服，这事是在夜里做的。后来发现他们怀着这样的意图，就全部被扔掉：一部分扔进北边的沼泽，一部分扔进一个黑暗的洞穴，一部分扔进某个深渊。这事是一刹那间完成的，和城里其余的人一样。

5306 后来那地带发生了地震，剩下的人受了惊吓，冲了出来，人数极多，全都被扔进各自的地狱。也告诉了他们原因：他们千方百计、极其用心地把百姓关在黑暗里，阻止他们借着天使受主的教导，这就把百姓得救的一切途径都夺走了。得救唯一的途径，是知道教会的真理，然后吸收它们；这一步若被阻止，就无法救他们。此外，他们还猎取一切来到来世的灵魂，不管是什么宗教的：有的靠引诱，有的靠暴力强迫，有的靠魔法，有的靠该受咒诅的说服；这样他们就把灵魂完全挡在天堂门外。他们只在人眼前摆出外在的圣洁来迷惑人，里面却什么也没有，还用尽各种办法引人去拜偶像。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们占有世上的一切，不但统治人的灵魂，也统治人的身体，让他们做全地的主人，别人都做奴仆。所以他们也不许人读圣言，用别的语言做弥撒，到处摆设偶像，兜售神迹。其实他们除了为自己以外毫无用处：吃、喝、发狂、犯罪，否认神，把主的一切权柄据为己有。

5307 那里的人说起话来好像很真诚，里面却是魔鬼。他们凭这样的言语，能诱骗任何单纯的人。

5308 论住在救济院里的老妇人和行乞的人

有一些妇女，每次出现总有五十到一百个，出现在北方和西方之间的角落里。凡是她们从那片山地上看见的人，她们都去骚扰，想引领任何一个人，借此附在他身上。她们常常这样骚扰我，是因为渴望借此进入世间。

5309 她们几次被赶走、被扔下去，可还是总会回来。最后我被带到她们的住处，那住处在西北之间很远的地方。我被领着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还绕了许多弯路，因为她们这样设下道路，免得有人能到她们那里：其他所有的路，她们都用魔法堵住了，以致除了绕许多弯路，谁也到不了。我就被领着走这些弯路，终于到了她们的住处。她们是在救济院里待过的妇女，在世上毫无用处，只是吃、喝、睡、彼此闲聊，进她们的礼拜堂，装出外在的圣洁；她们根本不愿接受教会教义的教导，这些她们一概不管。总之，她们把自己交给了懒散。

5310 她们住在一间间小屋里，小屋两边连成一排，很长很长，每间都有门。她们进去以后，也用幻术把入口挡住，这样有人来了也进不去，她们就安全了。她们懂得借着思维到周围各处去，在那里显得像亲身在场，就好像出了身体一样；骚扰完别人，又在一瞬间回来，这样就很安全。这就是她们生活的乐趣。她们住在Z处，出现在A处（见第5278–5279节的图）。

5311 那时，那里所有的妇女，除了一些不是那样、生前活得好的以外，都被扔进了一个深渊；这是第五个深渊，在她们住处的另一边。她们全都被扔到那里，那地带就这样摆脱了她们的骚扰。

5312 有人说，在那深渊里，她们全都被约束着只能照所见的去思考，就是照视觉和外在感官的对象去思考，不能再离开这些东西四处游荡。这样一来，她们就痛苦万分，因为再也不能借着思维出离身体、在别处显现了。所有这类人都学会了凭思维到处游荡，思维被放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显现，跟亲身在场一模一样，这样就能在许多地方出现；越是精于此道，他们就越觉得自己安全。这种幻术在灵人当中极其盛行，危害也极大。

5313 后来我看见别处那些行乞的女人。她们出现在较高的地方，全都像连成一片，或者说像粘在一起，因为她们行动如一。她们被扔进一个离前一个深渊较远、偏向北方的深渊。

5314 论基督徒及其他人的方位

称为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基督徒占据中间，在岩石上，每个民族都照自己的禀性而定。四周到处是天主教的人；再往外一圈是穆罕默德信徒；外邦人则在他们外围的西边，其中善的被移到东边，也在他们四周。

5315 续论巴别

在西部地带有极多的男修道院，但不在那地带的地面上，地面上只有少数几座，是为了观察四周情况的。它们在地底下，那里有许多住处，还有一些小城似的地方，满是修道院。修道院的数目比世上的多出十倍到二十倍，因为一座修道院若在世上有五十人，现在那里也有这么多座；这几百年间先前来的人，在那里四周造了与自己相似的修道院，但都在山地底下。整个西部地带都充满了这样的修道院。

5316 从属于那座最大城的西部地带，也充满了类似的修道院，就是不那么豪富的修道院；而那些财大气粗的，住在从西部直到南部的地方，也就是在从属于上面讲过那座富城的地带。

5317 这一大群人是从宗教改革时期起聚集起来的，他们住在山地底下。至于黑暗时代的那些人，住在更下面，那里有一片极大的地带，是给他们和他们的百姓的。住处在那里四面八方向外伸展得很广，以致那地带住满了他们；但他们在宗教改革以后那些人的下面。如前所说，黑暗时代的人住在那些人下面，范围很广，因为后来的人来了，就降到他们上面那一层。下层的人上不去，只能从中间上到上面那些人那里，但这很少发生，因为那里封住了：那里在A处看起来像堆积起来的东西，就这样封住了。他们为自己寻找冒出来的路，却找不到。他们当中时而有人出现：有些看起来像神，因为他们曾想被人这样敬拜；有些像强盗。他们处在极深的黑暗里，对教义一无所知。

5318 在西部地带下面，黑暗时代的富人和那以后的富人，住法也差不多：后者在上，前者在下，只不过都是富人。他们若在上面出现（有时借着思维会这样），就被住在上面的人用各种办法赶回去，以致最后不敢再冒出来；因为上面的人怕他们抢在自己前头从百姓那里夺走利益。

5319 他们在那里也有光，但很昏暗，是一种鬼火似的光。他们可以在四周走动、居住，也可以往更深处下去，却不能上来。他们走路时总是背对着作为太阳的主，从不面向他。他们完全是拜偶像的，虔诚地敬拜偶像，而不敬拜主，因为他们说主的一切权柄都已归了他们。

5320 他们也有埋藏起来的财宝，把心都放在上面，以为有了这些就永远不会缺乏。凭着他们那带有说服性的幻想之信，这些财宝在那里也还留着，他们每次到那里都看得见。他们却总说自己贫穷。

5321 在西部地带，富人和不那么富的人交界的地方，富人那一边的内层被打开了，那里显出上层和下层的住处，它们在那里行动如一，因为都是富人。他们的灭亡已近在眼前，所以他们吓坏了，上上下下奔走，把金子、银子、钻石和珍宝搬出来，以为这样就能得救。他们顺着绕圈的台阶、也就是螺旋梯往上走，台阶上看起来挤满了人。

5322 论巴比伦的彻底毁灭

所谓巴比伦，指的是从属于两座城的两片地带，两座城在两个角上：一片是南部地带，大约从中间、也就是从前面讲过的那个裂口起（见第5231、5256、5274节）；另一片是西部地带，也到中间为止，从属于那座富城。这两片地带才真正称为巴比伦，因为那里财富丰盈，那里的人把心全放在财富上。另外两片地带，就是从西部中间直到北部尽头、从属于那座最大城的地带，也是巴比伦，但不像前两片那样名副其实，因为这两片地带的财富没有那么多。

5323 南部和西部之间的交界被毁之后（这毁灭上面刚刚讲过一些），构成巴比伦的那四片大地带就开始被彻底荒废。如上所说，那里住着极多的人，一层叠着一层：宗教改革以前的在下层，以后的在上层。

5324 首先是借着东风。东风先吹过南部地带，再吹向西部地带，一直到西部地带中间的界线。它吹走了上面覆盖着的山地，直到第一层山地下面的东西裸露出来。这时就显出那地下是什么样子：满是宫殿和修道院。前面讲过的那个裂口周围，除了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在那南部地带，有大批没有修道院的富人，以致那整片地带底下好像全盖满了房子。再往前直到西部交界，又从那里直到西部的中间界线，是数目极多、富丽堂皇的修道院。

5325 后来，宫殿和修道院之间一切堆积的东西，也被东风和西风一阵接一阵依次吹走。这样，第一层就被剥得精光，直露到地基，直露到他们藏在修道院底下的财宝。

5326 这事过后，占据前面地带的富人从那里被扔进外邦人的地狱（见第5275节），在西边，围绕着穆罕默德信徒。修士、院长和所有的高级教士，看见一切都裸露出来，就从各自的修道院冲出来，被带到西海靠北的那一边。

5327 那些富人在前面那里什么也没做，只是吃喝玩乐，过着纵情享乐的日子，连一位神都不去想。他们有敬拜，其实毫无敬拜，只是出于习惯。总之，他们什么也不干，只图享乐。他们所有的器皿都是金银做的，还有宝石做的。被扔进外邦人地狱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生前过着奢华的日子。

5328 这事过后，所有的宫殿和修道院都化成了烟，烟飘向西海；于是所有埋藏起来的财富都化为烟，被扔进海里。

5329 这事过后，一阵更强的东风刮起来，吹走两片地带里的另一层山地覆盖，又吹到另外两片地带，直到东北之间的角上才停下。看见那风来回吹遍全境，不停地吹，直到一切都被彻底剥光，就是那两层都剥光了。剥光以后，到处看见的只是修道院，周围有一些服侍他们的平民。修士们在那里活得像神，平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神来崇拜。

5330 另一层里的黑暗之深，竟使他们自称为神，说主没有任何权柄，一切权柄都在他们手里，说他们已把主的一切权柄转到了自己身上；其实他们知道这权柄并没有赐给他们，因为只是给了彼得的。有人问天堂是什么，他们就把人领到自己的财宝那里，给一点零碎；又把人带到自己的餐桌前，用美食款待，说这就是天堂。

5331 所有这些人，人数极多，都被领到西海的北岸，扔进海里。所有的修道院也都塌成了尘土，整片地带化为烟，被带进那海里。

5332 后来我看见一种大气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地带彻底荒废，使它们后来成了荒野。

5333 后来来了一些商人。他们人数众多，常常特别到南方去，去找那里的富人，却什么也没找到，就悲伤地走了。有些人聚到那里，想从地底下挖出金银来，却白找了一场。

5334 后来从那地方冒出一股像硫磺似的烟，飘向西海。

5335 还观察到，住在南部地带、离那座富城较近的一些人，左臂上好像套着一块磨石，胳膊从磨石中间穿过去。这表象表示他们用圣言来证实自己那些可憎的教条；磨石就是这样的教义。

5336 巴比伦就这样从南、西、北三面被荒废，被彻底毁灭了。这事开始于1756年底和1757年初；这三片地带，是在昨天和今天，今天是1757年1月6日。

5337 论东方的巴比伦

同一个宗教的人，在东方也有很多，那里看得见山，也有修道院和从属于他们的平民。但那里的是虔诚、正直的人，他们怀着敬虔举行圣事，并服侍许多人。他们被从上面所讲的那些人中分别出来（见第5322–5336节），移到东方那里的山上，在那里守着他们的宗教。他们说，他们曾从那里流入南部和西部地带的人，却对那些人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一切虔诚和敬虔，一到那些人那里就变成了他们那种奢靡和肉体性的东西；他们在那些人那里白费了力气。

5338 住在东南之间角落修道院里的人，被从那里赶出来，经过南边的原野，绕过中间，一直到西边；离他们较近、更偏东的人，则经过北边的原野，绕过中间，一直到那已被荒废的西部地带，又从那里沿着角线、也就是中间的分界线，走向西北之间的角落，直到前面讲过的救济院里的那些人那里（见第5308节及以下），再往前走得非常远，然后转向西方，到了被毁地带的另一边，在那里分得了自己的住处。

5339 觉察到他们身上仍然有假冒为善，因为他们使我头的左边隐隐作痛。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虽然处在外在的圣洁里，也比别人多一些内在的圣洁，却怀着统治别人的心；他们又是被盲目的爱驱使的，所以他们的一切敬虔仍是假冒为善。又因为他们在神性的事上处在黑暗里，只是比别人更敬虔地敬拜圣徒，所以被移到那么远的地方，当时被分到西部地带以外的地方居住。

5340 这些人被赶走之后，东方中间以及中间两侧的人也被赶走。他们被领着绕了一下，到了东北之间的角落、也就是分界线那里，被移得很远，然后被分散到北边的原野，在那片被毁、成了荒野或荒地的地带以外。那是一大群人，在那地带周围占了很大的地方，差不多一直到西北之间的角线。那一大群人，就是凭幻想给自己造了一个太阳、在里面放了一个他们称为基督的人的那些人，前面讲过他们（见第5004、5207节）。他们在那里处在黑暗里，相信自己是受主引领的，却认为主什么也不做，只借着他们做；此外还有别的属于黑暗的东西。在东方的人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偏南的人，较多处在自然之光里。总之，他们大多像是愚人。

5341 最后，这场察访到了东北之间的角落，以及那里的两侧。那里地底下一长片地带，有修女和妇女的修道院，人数极多，分上中下三层。修道院里的女人都被领出来；其中生活邪恶的，尤其是犯奸淫、行淫乱的，和因邪恶的生活违背自己的宗教而成了亵渎的，被领到前面，到那角落的尽头。在那里，朝北和朝东两边，有一段距离，裂开了一道又大又深的裂口，所有这样的女人都被扔了进去。

5342 其余照自己的宗教过虔诚生活、同时又做些工、不闲懒的女人，被领向东方，离那尽头有一段距离，好让她们在那里定居，不住修道院而结成一个群体；但有少数人没有留下，又回去了，因为想念修道院。那些在闲懒中度日、一心只求外在虔诚的女人，被分到同一宗教的信徒当中，在那里做女仆，学着干活。因为属天的生活不在于闲懒，也不在于没有工作的虔诚，而在于有工作的虔诚。

5343 还有一些女人也很勤快，在那里用各种方式服侍别人，管饮食、管衣服、管其他差事，而且是出于情感和宗教这样做的。她们被领到教会地带以外，在那里结成一个群体，住在不受男人骚扰的安全地方，好在那里学习信的真理；因为这样的人会学，闲懒的人却不会。那个群体建在南方和西方交界、地里很远的地方，她们在那里很安全，也有人被派去教导她们。

5344 后来来了许多外出旅行的人，有各国的商人，也有当时出外旅行不在的修士。他们看见那里一切都荒凉了，就大大哀哭，这样持续了好几天。

5345 在海里和深渊里的人不敢从那里抬头；一抬头就受剧烈的折磨，因为四周环绕着完全不同、与他们相反的气场。

5346 在西方的，是处在最强的自我之爱里、以统治为目的的人；在东方的，是处在统治之爱的快乐里的人；在北方的，是对一切都处在昏暗之光里的人；在南方的，是用才智玷污了自己的人。

5347 论称为新教徒的人，如路德宗、改革宗等人的最后审判

属于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基督教世界里其他宗教（教皇党人除外）的人，都在中间。在下面一座小山上和稍稍四周的，是持守真正的信、同时又有良善生活的人。在他们上面一座大山上和四周山地上的，是外在的人，没有一点内在的东西：他们知道圣言，知道教义，也常去教堂，却全然不管生活；总之，他们只在外在的东西里，爱自己和世界胜过一切。他们在那座山上，在中间，也在四周的山地上，那里有好些城，人极多。他们全都被领到山地下面，一直到天主教地带的边界，在那里被领进一道倾斜、黑暗、又宽又大的裂口。在那座山和山地南边的人，被领进通到北部边界的那道又宽又黑的裂口；在东边的也一样，都按各自的次序：东边的进那通向北方、较靠东的裂口；南边的按次序进那里较靠西的地方。在山西边的人，则被领进一道又大又斜、黑暗的裂口，它在西部地带的边界张开，他们被扔进很深的地方。

5348 先被领走的是南边的，然后是西边的，最后是那里东边的。这事和东方的教皇党人被领到北部地带以外，是在同一时间（见第5340节）。

5349 被领进边界那些裂口的，是生活邪恶、对神和宗教想法完全邪恶的人，总之是恶人。

5350 这事过后，他们的住处被荒废、被拆散了。他们大多住在城外。

5351 后来，称为新教徒的人当中有一大群被领出来：他们标榜唯独信，却毫无信的生活，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都有。他们说自己有真教义，有圣言，认识主，诸如此类，所以比别人更能得救，可是他们没有一点信的生活。他们被领出来，人数极多，先向西，往那里的海去，被带到海的南边，又从那里被领回向南，到被荒废的巴比伦地带的另一边，一直到那里的东边，还更往前，过了它的中间。有些人从那里分出去，向北散开，再也不见了；其余的人又被领回南方，在那里被带来带去，时而向这边，时而向后。在那里查验他们有没有什么信，因为南方那里有按照神性真理划分的地方。他们到处被查验，看有没有他们所宣称的信，结果到处发现他们毫无信，因为没有生活；没有生活的地方就没有信，只有缺乏生活的知识。这样持续了约一小时。到处问他们信不信、有没有信，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他们自己在那里也承认了；还承认连仁义的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承认信的教义和仁义的教义是分开的，后者他们不知道，前者他们也不在乎，因为没有生活的唯独信就能救人。

5352 他们在南方的时候，那里一个深渊附近出来一大群人，是从古时起就藏在那里的。他们同样说自己信，所以得救，全然不想生活。这群人和前面那些人混在一起了。

5353 又从那片山地和那些城里领出一大群人。他们生活规矩，却不是出于什么良心或宗教，只是怕法律，怕丢名声、利益和尊荣；所以毫无基督徒的生活，以致他们若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做违背神、违背邻舍的恶事根本不算什么。他们也没有信的生活，因而与天堂没有交通，所以也被赶向南方和西方，被领着绕了一下。查验出来，他们没有宗教；因为没有生活的地方就没有宗教。宗教着眼于生活，不只在于思想；生活进入人里面，使人成为他那样的人，单单思想却不能。

5354 最后被领出来的，是精通教会教义、也过着道德生活的人，但他们的道德生活不是出于教义，只是为了法律，因为他们住在受法律约束的社会里，也是为了名声、利益和尊荣；所以是在人面前，不是在神面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信的真理。这些人也被查验有没有一点良心，结果发现毫无良心，因此也毫无宗教；因为不教导生活、生活也不照着它的宗教，就不是宗教。这些人也被赶出那片山地。

5355 上面分为三类描述的那些人，全都被赶到远处，远到看不见了，最后像一团云，云又分开、散去。天上传来话说，他们全都被扔进无人居住的荒野，彼此完全隔开，不能再结伙，在那荒野里飘荡，像那些毫无宗教的人一样。第一类的人被扔进教会地带以外、无人居住、彼此隔开的荒野，因为他们没有宗教，因为没有生活；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人被扔进较靠里面的荒野。有些人被扔到毫无宗教、过着野兽般生活的外邦人中间。

5355a# 他们被分散到各方：向西，向南，向东，也向北。他们从那里再也回不来，因为在那里，一切宗教的知识、一切教会的教义都从他们身上夺走了。这事发生在荒野里，所以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

5355b# 奇怪的是，他们全都不知道宗教关乎生活，把宗教和生活完全分开，以致连想都不想凭着宗教去生活，只凭着世俗的生活；世俗的生活约束他们在外在的事上规规矩矩。

5356 凡是心里想过“不可作恶，要为神的缘故、因为圣言这样教导而行善”的人，也就是这样接受了一点良心的人，全都得救了，因为他们都与天堂有交通。其余的人却不然。

5357 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在宗教上是什么样的

查验了英国人对教会的真理是什么样的：除了神职人员，他们不在乎学习这些真理；但只要凭理性去讲，他们对“事情确实如此”有相当敏锐的觉知，所以他们在宗教上有内在的视觉，不过不是主动的视觉，而是接受的视觉。原因是他们彼此之间待人真诚，没有诡诈；这在他们是普遍的，若有人不是这样，别人就躲开他，等等。

5358 荷兰人没有这样善于接受的觉知，但他们还是相当敏锐。他们守着自己的教义，不离开它的信。若被说服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也明白，却转过身去，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教义。

5358a# 德国人守着自己的教义，也不愿领会别的。瑞典人不在乎知道教义，除了小时候学的，以后什么也不学，只有神职人员例外。有些英国人接受得很好。

5359 后来，中间地带继续被清理：从所有城里，也从各省、各村，到处清出所有在教会中却没有教会、在宗教中却没有宗教的人；因为他们从不看重生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此外还在闲懒和享乐中度日。这样的人被扔进裂口，有的进北边的，有的进西边的，也有进南边裂口的，还有被扔到各处荒野的。这事做了相当久，人数极多。

5360 观察到，在一座城里能看见的，几乎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禀性不同的人，也就是背对别人的人，是看不见的，只有当他们转向某种相似的情感时才看得见。禀性完全不同、和城里居民合不来的那部分人，被分到城底下居住，在许多地方都是这样。我在伦敦看见那里有一堆土，像一座小山丘，下面有个入口；就在那小山丘底下，虽然很小，却住着极多的恶人，多达几千，后来全被扔进了地狱。因为从他们那里有一股气向上冒，进到城里的居民身上，搅扰他们，使他们的情感和思维起变化。有时也有一些人从那里出来，露面，又回去。这样的事在许多城底下都有。主也就这样不断地清理那些城。

5361 此外，在城外各地，有时在城里，还有很多人，虽然是恶的，却不被扔下去；虽然是善的，也不立即被提到天堂。他们是十年到二十年内从世上来的人，服侍人，借着他们作为主体，与地狱和天堂有交通。他们是在灵人界里的人。因为在地狱里、已被完全荒废的人，不能从地狱里被拉出来，有时还没有完全荒废的才可以；已被荒废的人被关在地狱里，不能从那里被拉出来，他们一把头伸出来，就受可怕的折磨。从世上来、充当主体的人，在这期间被荒废，这是从头到脚进行的；因为人和灵身体的每一个微小部分，都对应某个群体：人若是善的，就对应天堂里的群体；若是恶的，就对应地狱里的群体。恶人在一切假冒为善的、也就是在世人面前做给人看的外在的真和善上被荒废，这样剩下的就是恶和恶的虚假；善人则在实际的恶和虚假上被荒废，这些从他们身上被分离出去，这样剩下的就是善和善的真理，于是他们被提到天堂。一切都是这样依次进行的。

5362 观察到，在这次最后审判以后，地狱全都变了样：天主教恶人的地狱，深深地在中间四周的地带，朝北方和南方；先前在那里的地狱，被扔到别处去了，这在前面讲过（见第5297节）。至于新教恶人的地狱，则在四周向北、西、南打开，是一道巨大的裂口，斜着伸到巴比伦所在的那些地带底下，所以现在巴比伦底下就是地狱。此外别处也有，如在西海里，在深渊里，在山的裂口里，在荒野里，这些前面都讲过。

5363 被扔进地狱、裂口、深渊、海里的人，从此再也上不来；他们若上来，哪怕只抬一下头，就受可怕的折磨。这我也见过几次：他们只把头稍稍伸出一点，还有一条胳膊，却突然缩了回去，因为剧痛和折磨袭上身来。原因是：一切地方，不论在哪里，都是神性真理在最外层的显现。神性真理在最外层以自然界那样的形式显现，一切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神性真理，这个和那个不一样。所以灵和天使看一个灵在那里怎样走路，就能立刻看出他在真和善上，或在虚假和恶上是什么样的。真和善

的道路到处各不相同；所以善灵和天使的住处也相距不一，照他们的真和善而定位。因此，被扔进地狱、深渊、裂口和海里的恶人——那里的恶在下面——若把头或胳膊伸出来，就落进那里出于善的神性真理之中，这是他们完全受不了的，所以就受折磨。

5364 事情确实如此，也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证实：那些说自己有信、因为精通一些教义、却没有照着去活的人，被领到四周神性真理各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说自己信的那些真理的地方。他们还没到那里，就喊着“我们信这个”；可是一到那地方，他们自己就发现其实什么也没信过。在他们说自己信过的那些真理所在的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其他被查验信不信真理、却没有照着去活、也就是没有借着生活把真理接受到意志里的人，也是这样。我也被领着经过上上下下各种地方，发现到处都有这些差异。地狱里也有类似的，却是相反的。

5365 我还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屋子里，围着一张桌子，看上去都像富商，还有更多人一批一批地来。他们在外在形式上看起来像好人，也穿得很体面。可是我看见他们全都一个接一个被扔到荒野去，也就是被扔出正直人的群体之外。原因据说是：他们在世上外表上活得像基督徒，做好事，却只是为了博取真诚的名声，好赚钱，好让人信任他们，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神或邻舍，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与天堂毫无交通。所以这样的人被扔到荒野，在那里混在强盗中间飘荡、抢劫；因为这种毫不出于宗教做事的人，一旦外在的东西被夺去，就成了强盗。在世上，他们若不是被外在的东西捆着，也会成为强盗。

5366 后来我听说了荷兰人的最后审判是怎样进行的：所有毫不出于什么宗教或良心行善、只为名声、为显得真诚好赚钱的人，都被赶出他们的城、他们的村和他们的田地。因为这样的人，一旦对名声和利益的顾虑被拿走（在来世就是这样），就冲进一切罪恶，毫无怜悯地抢劫任何人。这样的人极多，我看见、也听见有好几万人被赶出去，扔进一道斜着伸到东部地带底下的黑暗裂口；还有一部分扔进伸到南部地带底下、偏向东边那一侧的裂口，但不是天主教那群人进的那道，而是稍靠前一些。这样持续了相当久，是在1757年1月9日。留下来的，是有一点良心、因而有一点宗教的人。

5367 荷兰民族住在右边前面，就在新教徒所在的正中间，大多在手臂的平面上；他们在城里地势稍低的地方，那城上面有顶盖，前面讲过（见第5017节及以下）。他们大多被保全了。

5368 荷兰民族是这样的：他们凭自然之光很有判断力，凭那光看事情相当公允，尤其是世上的事。又因为他们不断想着自己的生意，在属天的光里看不出内在的样子，那光却仍藏在他们属自然的人里面。所以他们也能领会宗教里什么是真的，但被说服了，还是转过身去，不大在乎。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做生意本身：生意本身对他们是目的和所爱，钱是手段，所以他们为了生意而爱钱。贪财的人就不同了：钱对他们是目的和所爱，生意是手段。

5369 英国人则出现在稍靠前的右边，较高的地方，在头顶上方的平面上。因为他们禀性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光显在里面，属灵的东西就在这光里被接受。流进来的东西，他们立刻看透，也立刻接受。他们当中出于宗教想到神、因而做事真诚的人，相当清楚地看见信的真理，也不把这些真理降到自己属自然的层面里，因为他们的属自然层面不像别人那样被世俗的东西占满、塞满，因而昏暗。原因是他们爱真诚，凭真诚做事，这在他们是普遍的。

5370 论龙

圣言里的龙，指的是不要任何教义、只要字面圣言的人。他们借字面圣言迎合所有人的爱和原则来讨好人，用字面圣言来证实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为任何想要的人开脱一切恶，哪怕是抢劫、偷窃、杀人、奸淫。他们也同样迎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随心所欲地行事，在自己心里证实恶和虚假。这样的人大多是感官的、纯粹外在的人；他们和别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读圣言，却没有教义作灯。

5371 他们在来世迎合所有人，只要那人自称有智慧、把他抬得比别人高；有些人只要有利可图，就随意解释、扭曲圣言。他们被指为犯可耻奸淫的人，就是与儿媳同寝的人，和赞成儿子与母亲或继母通奸的人；他们的宗教就是这样。但他们有不同的种类，因为他们组成整条龙；完全是感官的人组成尾巴。

5372 见到并听到许多这样的人，看他们怎样诱骗百姓，怎样为任何恶辩护，诋毁真教义，完全拒绝圣言的内义。他们被聚在一起，被扔进无底坑。他们的无底坑在南方，离与东方相接的那条边界有一段距离。那里看起来是火红的，像炭火，那是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他们被扔到那里，有的高些，有的深些，被捆锁在那里。所以经上说龙被扔进无底坑，在那里被捆锁一千年（启20:2–3）。

5373 我还看见一群极多的人被从天上扔下来，扔到地上，朝西偏北的地方，散在荒野里。因为那群人一点也不在乎教义，只守着圣言的字义，所以他们没有信；他们把圣言套用在任何事、任何爱和原则上，所以也没有宗教，因为在任何事上都没有确定的东西。他们就是《启示录》里所说、被龙尾从天上拖下来扔到地上的那些人（启12:4），意思是他们没有认知。天堂也不能向他们敞开，因为他们不在任何教义里；他们也不能被安置、被留在有神性真理的任何确定地方，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确定。所以他们到处游荡，在荒野里迷路，谁也不接纳他们。

5374 我看见从最高处的天堂有好几千这样的人被扔下来。他们当时在那里的北边。每当觉察到下面有可憎的奸淫时，就看见有人被扔下来。他们进了天堂，是因为生活虔诚，也因为想到神。

5375 后来我看见一群一群的人被从天上带下来，到东方去，在那里游荡。

5376 此外，凡是有圣言的人，包括从圣言得到教义的人，只要只谈论而不去行，都是龙；只在唯独信里的人也是如此，等等。有些组成龙头，有些组成龙身，有些组成龙尾。只说不做的人，都是感官的人。

5377 论旧天堂的毁灭，也就是论那里的变化

在基督徒所在的中间上方，还有一片更高的苍穹，我先前没有看见过，下面的人也看不见；它在头顶上方高处，四周环绕。有些人说他们看不见它，却看见有人往上升，好像升进云里，升到一定高度就不见了。基督教世界里凡是想到神、过虔诚生活的人，都升到了那里；所以他们的内层只稍稍打开了一点，而且只是借着虔诚的生活和对神的思想打开的。

5378 我听见、也看见有好几万人被从那里的天上带下来，先向北，再向西，最后向南；总之，听见是极大的一群。有人说，他们是虔诚生活、想到神的人，可是想到主，只当他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当他是神；还有只想父、对主的想法不当的人。总之，他们总是把思想指向父神，求他为子的缘故救他们；想到独一的神时，并不同时想到主，所以没有敬拜主。其实若不借着主，就不能到父那里，因为他就是道路（约14:6），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同上）；又说没有人能看见父（约6:46），除非主教导，正如他自己说的（约1:18），别处也有。总之，他们在虔诚生活中没有主，然而离了主就没有救恩。因为这样的人，不论怎样想神，都不能被引领，他们的思想总是不确定的，与主没有联结，而主却是天地的神。他们也不能在某种人的形象下这样确定地想神，所以思想就滑进某种虚无里；他们甚至不想三一，可是想到神时本该想到三一。因为他们越过了主，于是忘了他的神性，或者说毫不去想他的神性，虽然教会明明白白这样教导。他们对主的想法，从他们心中本来没有的神性跌落下来，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样子上，以致他们无法把思想指向他，除非把他想成一个纯粹的人，不是神。这样的人既不能和天使一同在天堂里，所以有好几万人被从那里带下来。

5379 天使也抱怨说，由于周围这样的人很多，也由于这些人的思想，他们对主的思想被打断了；因为在来世，思想是借着情感交通的。这些人就在四周。

5380 这些人全都被带到前面说的三方，到那里一片平坦的地方，就是有平原的地方。那里看起来越往远处越昏暗，远处还有树林。这是照着他们的生活而定的，因为他们对神的爱和信只能这样昏暗；他们敬拜主，敬拜得那么昏暗，把他看得那么低、那么轻。

5381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89 我那时还看见，有另一些人被从西方领出来，提到天上，顶替那些人的位置，人数众多。他们是从基督教最初的时代起就隐藏在那里各处的人，受主保守，免得被恶人，尤其是在那里前面的教皇党人诱骗。有一大群基督徒在那里隐藏着，受主保守。他们就是《启示录》第

5390 二十章所讲的那些人：经上说他们被杀，从坟墓里被举起来，是头一次复活的人，见那章第4、5、6、12节。

5391 要到主那里去，这样敬拜神，这是主在许多地方教导的，旧约里也是如此：他被称为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勇士，又称为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赛7:14），还有“耶和华我们的义”（耶23:6；33:16），以及别处；这些地方讲的都是他的人性。人们也知道，父与子原为一（约10:30），一个的就是另一个的（约17:10），彼此互在（约14:10–11），所以神性是一个。因此，那些只想父的神性、把主想成一个没有神性观念的人的人，根本不能接受神性；因为主的神性就是天堂里一切中的一切，它一流进来，他们不接纳，反而拒绝，只接受一个没有人性观念的神性，而这样的神性毫无观念可言，因为离了人性，对神性就形不成任何观念。他们被弃绝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能接受从主来的神性流入，因而也不能接受信和爱的流入，以及属于信和对神之爱的一切。

5392 后来我看见，过着虔诚生活、却是闲懒生活的男男女女，被从天上领出来。他们不断默想神，一直祈祷、祷告，从教义中只知道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却不知道罪是什么，因为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看见别人有世俗的事和社会的事务，就说人应当离开这些去敬拜神，因此定别人的罪，轻视别人，抬高自己。他们把得救的一切都放在这样的虔诚上，不放在照主的诫命生活上。天上的人谈到他们说：他们曾住在那里的一边；天使若遇见他们，或往那边看，他们就带来忧伤，打断天使的喜乐，也使天使聪明和智慧的真理变钝，好像无关紧要一样；不过天使仍然容忍他们，虽然希望他们离开。

539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394 他们全都被带到北边的平原上，免得使天上其他的人受压抑、陷入忧伤。他们被带到北方，因为他们对通往天堂的事一无所知。有话告诉他们，可以让他们住在一起，但决不可过闲懒的生活，这样垂手不做事，走起路来像忧郁的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命令。

5395 德国新教徒出现在较偏北的地方；瑞典人在西北之间的中间；丹麦人在西边；荷兰人朝东和南；英国人在他们中间。他们都照自己在宗教上的禀性而显现。

5396 德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受察访时，先被赶出来的，是不怎么看重宗教的人，就是只想着社会和世俗的事、很少想宗教的事的人：他们只想到宗教是存在的，没想到它应当存在。那时他们对宗教的觉知变钝了，好像无关紧要。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在社会上、道德上活得好和作为基督徒活得好有什么区别，以为都一样，只要在国家里不作会受法律惩罚的恶就行，至于是不是出于宗教不作恶、想着教会根据圣言而来的诫命，都无所谓。其实区别很大：为了社会的法律而行善的人，仍然没有良

心，因而没有从天堂来的流入；他们只是外在的人，外在的东西一旦被夺去（在来世就是这样），就冲进一切罪恶，被地狱照着他们的欲望引进去，毫无约束，因为在内里他们不受主的管理。他们在来世，对一切属于聪明的事都处在浓重的黑暗里，对那里一切属于生活的事都迟钝、打着呵欠；总之，他们生命的一切都向外、向下敞开，不向内、向上。出于宗教行善，和出于社会生活、为了法律、怕丢名声、利益和尊荣而行善，区别就在这里。

5396a# 在所谓的新教徒当中，有一大群人出现在一座相当高的山上和山的四周。他们在世上的禀性是这样的：相信自己比别人更是基督徒、更敬拜神。他们这样相信，是因为他们说自己悔改过，每次领圣餐时都这样做，有时也跪着祷告求赦罪，并把这叫作悔改。其实他们既没有省察自己，也不知道罪是什么，也不在乎知道，只相信自己生来就有罪。所以他们领完圣餐、做完祷告回来，过的生活和以前一模一样。他们以为，因为怕刑罚而不违犯社会法律，因为怕丢名声、利益和尊荣而不违犯道德法则，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至于思想和意志的

5396b# 恶，他们并不认为是罪，其实正是这些罪使人被定罪。里面怀着这样的东西，外面却行善，那是假冒为善，在神和邻舍面前是狡诈和欺骗。他们的悔改和对神的敬畏就是这样的；因为外在的东西一旦被夺去，就没有属于思想和意志的良心之绳去约束、拦阻他们，免得他们毫无怜悯地冲进各种各样的恶和虚假。凡是不凭宗教思考、不由此去愿意、也不这样去行的人，都是这样。又因为他们存心要害主所保护的正直人，他们也知道主在保护这些人，就有话对他们说：他们不怕任何神。他们否认这一点，却说他们确实知道主在保护那些人，但他们仍然不把主

5396c# 看作别的，只看作一个人，对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于是有人对他们说：难道他们不知道主也有神性，这神性与父神是一，主的神性和人性行动如一，一方决不违背另一方，二者合一，就像人的灵魂和身体一样，这也是整个基督教界所接受的信经所教导的？又不知道若不借着主，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他就是道路？由此可知，与主作对的，就是与父神作对；所有这样存心或明知故犯地轻视主的人，都不承认任何神，而是无神论者。他们承认从教义里知道这些，却从来不这样想，只把主想成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那座山就沉下去，成了平地；其中比别人更坏的，被拦在那里的某个山顶上，然后被扔进靠北方的地狱。

5397 在称为亚他那修信经的信经里，有这样的话：三个位格在神性上既不混合，也不分开；父怎样，子也怎样，是非受造的、无限的、永恒的、全能的，是神，是主，却不是三个，而是一位神。父不是被做成的，不是被造的，也不是被生的；子出于父，不是被做成的，也不是被造的，而是被生的；圣灵不是被做成的，不是被造的，也不是被生的，而是发出的。他们当中没有先后，也没有大小，三者同样永恒、同样伟大。又说基督是真正的人，是神的儿子，是神又是人：按父的本性是神，按母的本性是人；按神性与父同等，按人性比父小。他虽是神又是人，却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基督。他是一个，不是神性变成了人性，而是神性把人性接到自己里面；他完全是一，不是两种本性混合了，而是独一的位格；因为灵魂和身体怎样成为一个人，神和人也怎样是一个基督。他为我们的救恩受了苦，等等。

5398 从西方来了一大群人，他们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以致单凭他们的话，人会以为他们就是真诚本身。他们凭这一点，能使单纯的人相信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世上就是这样显现的，追求真诚的名声，里面却没有良心，也没有宗教。他们彼此商量怎样收服、统治单纯的人。他们从背后袭击别人，不从正面，这样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吹进别人心里，最后把人收服。他们也被扔进那里前面、西部地带下面的地狱。这些人大多在内里满是恶毒，以统治为目的，挖空心思想出赚钱的手段。

5399 查验了那些对邻舍没有任何仁义的人：不是那些毫无怜悯之类的人，因为这些人一下就被看出是地狱的；而是那些在嘴上、在外表上并不显出这样，在心里、在内里却是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为国家、为国家的好处，言行也好像真是为了国家，其实不是；因为为国家好处着想的人，就对邻舍有仁义，因为国家的好处就是邻舍，而且比同胞更是邻舍。查验他们的方法，是看他们是否愿意主的国度、也就是天堂好；因为愿意国家好的人，也愿意主的国度好，因为那时主的国度对他们来说就是国家，在来世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他们当中有人为主的国度这样说、这样做，对他们知道是属于主国度的人好言好行；可是当他们以为主的国度在某种程度上要衰落，看见它的状态在变，就立刻和那些在破坏的人站在一起，帮他们的忙。这些人散布在四周，一旦被看出是这样的人，就被扔进四面八方的裂口和荒野里。看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公众的好处之上，对公众的照顾，只到自己能从中得好处为止。这对他们原也是好事，所以一直没有被看出来；可是一看出状态在变，他们就一头扑向相反的一边，凭着说服，指望从恶人那里得好处。

5400 后来，所有完全不在乎教会真理的人都被赶了出去。他们连去了解都不肯，拒绝知道这些真理，好像这些离他们很远；对内在的真理更是像对仇敌一样。这样的人极多。因为他们全都从不想宗教，只想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为了名声、免得被人说不敬虔而有的外在敬拜。不在乎教会真理的人，主就不能把他领到天堂；因为人是借着这些真理被领的：他被这些真理的信和爱充满，这样被领着去想它们、去行它们。他们也全都是想要发令、想要领导别人、而不受领导的人。这也从下面这一点得到证实：他们只要看见有人在他们的地带之外，就立刻骚扰他，收服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奴仆来领，连让他凭自己思考都不肯；他们就是这样想要占据别人。凡是憎恶信之真理的人都是这样。外邦人却在乎自己的宗教，喜欢知道内在的东西，并照着去生活。基督徒当中这样的人却极少，只有神职人员和长老；他们当中许多人，而且是大多数，学这些是为了博学的名声，为了被提拔到尊位上，受人尊重，也为了讲道，所以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照着去生活，也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十九册　§§5401–5700

5401 在西边的边界上出现了一些妇女，她们见谁就骚扰谁。我看见她们回自己住处的时候，绕着许多弯路给自己开道，又把其余的路都堵住，免得骚扰完人以后有人找上门来惩罚她们。我被带到那里，一看，那里有极多的妇女，多达几十万，她们在世上都是妓女。那时她们全都从那里被扔进一个沼泽般的池子，那池子在她们身后很远的西边；她们从那里再落进地狱，房子也被毁了。她们是那种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人。

5402 后来又看见另一些妇女，她们暗地里卖淫，别人都不知道，到临终也一直是这样。她们出现在离前面那些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千，甚至上万。她们同样被带到西边那个池子，扔进那里一个张着口的黑暗洞穴。

5403 在南部地带也有一个沼泽般的池子，暗地里做妓女的就被扔进那里，其中有很多出身贵族（St.）。被扔进那里的，是那些外在的人：他们凭外在去思考、说话，跟世上的人一样，大多数还说着在世时的语言。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处在属世的气场里，而不在属灵的气场里，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的真理。这样的人和妓女都被扔进南边的池子；其余这类人也在南边。

5404 天堂里的人很惊奇：从基督教世界来到来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主统治天和地。其实他们从圣言里本该知道这一点：父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约16:15），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太28:18），他还要审判所有的人。也很少有人对主的看法，不同于看一个普通人，或者看自己一样。

5405 论剩下的天主教民众，并续论巴别

有一大群这个民族的人，他们不住在修道院里，住在东边，占满了那整片地带：从东部地带一直延伸到南部上方，向那里的外邦人伸展过去，在那里的山上，在平原上，在下面，也在上面。这一大群人全都从东边被径直迁到西边，到那里巴比伦地带的另一边；在那里，山丘和平原上很大的一片地方给了他们安身。

5406 这个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不在真理里，却活在善里，照着自己的宗教行善。他们的禀性是不害人，也不耍手段。他们仍处在出于善的对真理的情感里，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可以看出：他们在路上向别人借银子和衣服，就像以色列人向埃及人借一样，这表示从那些拥有知识的人那里取得知识。他们向其借东西的那些埃及人，就是新教徒；新教徒虽然在真理里，却不在善里。这事我听说过好几次。

5407 他们在被带去的地方受教导，有祭司被派给他们去教他们，因为他们只在善里，不在真理里，跟外邦人完全一样。在他们那里，基督教已经彻底熄灭，几乎连余剩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没有圣言，无从学习宗教的真理。他们承认主，却认为主毫无拯救的能力；那些人说主的权柄归自己所有，把自己当作神明：赦免罪，引人进天堂，把人扔进地狱，想救谁就救谁，谁给他们钱财就救谁；他们出卖

救恩，为了牟利而宣扬圣徒，眼看着人们敬拜圣徒和偶像却加以容忍，还到处陈列偶像。他们用拉丁语做弥撒，代替讲道，也就是代替教导；他们制造外在的圣洁，里面却没有内在的东西。内在是空的，因为没有对真理的认识。他们防着人从书本上得到教导，只教一种冒牌的善，就是给修道院捐钱，为亡魂不停地给他们那些敬拜用的小石珠祝圣。总之，他们对真理一无所知。他们的高级教士中有学问的，大多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只贪图统治、占有全世界，放纵享乐、游手好闲，巴望天下人都服侍他们，也就是让所有人都做他们的奴仆。所以他们那里没有真理，因此他们住得离外邦人不远，因为他们当中的好人，跟外邦人当中的好人是一样的。他们那里已经不再有基督教了，因为一说到天堂和得救，他们想的不是主，而是教皇、高级教士和圣徒；其余的都被藏起来了。他们只知道有主，有天堂和地狱，人死后还有生命；至于敬拜主所必需的信和仁义，以及借以进天堂、得永生的信和仁义，他们一无所知。

5408 这个民族也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样，留下足够的人手来服侍本族的人，因为每个民族都由本族的人服侍，有时也由别族的人服侍；天主教徒也由本族的人服侍。我在那里看见了罗马城，在右边，在南方和西方之间，但在巴比伦地带之内。我看见了那里所有的街道，但没看见卡瓦洛山，也没看见圣彼得大殿。那里也还留着修道院，但留多久，没有告诉我。

5409 在一座高山上，差不多在我头顶上方，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标记，就像天主教国家路边和别处立的那种。我觉察到那里有人在图谋什么，于是得以看见、知道：有些人在那里开始重建巴别。他们是这样做的：劝说那些在真理里的基督徒，说那十字架立在那里，是要给所有人作个标记，表明他们敬拜那位有天上地下权柄的主。他们还在十字架下面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穴，下到里面躲起来，好暗中、秘密地策划他们的恶事。他们也说，自己接受关于主的真教义，接受对主的爱和信，以及对邻舍的仁义，只是要求把监管的事交给他们，由他们来保证一切都照规矩遵守。在基督徒面前，这骗局并没有显露出来：原来他们承认这些，是要拿来当作像从前一样统治人的手段；因为他们和从前那些人一样，想借着神圣的东西取得统治权。此外，他们还和行邪术的、和其他人勾结，甚至和地狱勾结；他们的目的就在地狱里，因为为自己而统治的爱，作为目的，就是在地狱里的。他们拿神圣的东西作幌子，好让地狱统治天堂，所以地狱也和他们一同行事。这些人约有一千，全被扔进西海靠北岸的地方。

5410 在西边，在巴比伦地带的外面，朝那里北方的角落，又看见一片修道院地带，稍微宽一些，但在那里西边的北角就到头了。在那里巴比伦地带没有立足之地的人，因为禀性和他们不同，就搬到了这里。这片地带在那里已被摧毁的巴比伦地带外面，就在巴比伦地带的尽头处；这片地带也满是修道院。

5411a# 后来我看见，从被摧毁的西部巴比伦地带外面朝南的山上，也从那里南边的山上，有极多的人被带下来，经过西边的路，到我刚才说的那片修道院地带。这一大群人到了那里，看起来就像洪水在下面修道院所在的地方泛滥。这时，那里所有的人都从修道院里出来，大部分逃走了，有些混进了被带到那里的民众当中。

5411b# 最后，这一大群人受了察验，看他们当中哪些人在出于善的对真理的情感里，就是活在仁义之善里、渴望知道真理的人。这察验看起来就像他们突然被带出那地带，经过北方和东方，向南，再从那里向中间，这样轮流了好几次；察验就是这样借着状态的变化显现出来的。他们当中留在中间那里山丘和平原上的，是为真理而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因而能被灌输信之真理的人。其余的人被送到那里的修道院地带，留在那里受教导；他们可以住在那里，但不住修道院。修士中那些为真理而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的，也得到同样的安排。

5412a# 他们被带到中间，是因为那里有新教徒，新教徒拥有并知道教义的真理，好让他们在那里受教导。那时看见他们好像要从新教徒那里拿走银器、衣服之类的东西，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人那里拿走一样；这表示这类东西，因为埃及人处在知识里。

5412b# 在那片新地带里，地底下的修道院中留下了金、银和宝石的财宝，这些都给了那里的新住户，因为他们处在出于善的对真理的情感里。

5411 （缺）

5412 （缺）

5413 论耶稣会士所在的山，以及借属天教义行的神迹

我身边有个人，用魔鬼般的手段骚扰别人。因为这种手段是借着从同类而来的流注才存在的，所以就查问这类人在哪里，结果发现他们在西部地带朝北角的一座山上。于是从天上派人去察访，发现那里有耶稣会士，多达几千人，他们聚集在那里，一起住在一座城里，像在城里一样，但没有修道院。他们借着视觉向四周作用，好像能远远地统治许多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用了邪恶的手段，也用了魔法。

5414 发现他们在自己那座城的四周，聚集安置了一批比别人更精明的行邪术的，用来保护自己。他们无论在哪里碰到这样的人，都把他拉拢过来，在城四周给他房子住；这样，那座城就被围了起来。

5415 城的正中是他们的宝库，非常大，非常华丽，是长时间积攒起来的，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圣物。这宝库在地底下，正中有一盏神奇的灯，一直亮着，这灯下面再讲。

5416a# 这些被发现以后，凭着主的神性大能，首先除去了四周那些由魔鬼般的行邪术者组成的可恶守卫。这些人被驱散到四面八方，沉进沼泽，这样被扔进了地狱。耶稣会士看见这事，就觉察到自己的灭亡近在眼前，于是求助于他们的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就像神迹。他们让空中出现一面明亮闪耀的旗帜，借此唤起邻近的人来保护他们，因为危险临近时，山上就会举起这样的标记；所以空中出现了这样一面旗帜，飞着，闪着光。后来空中又出现一个人，同样闪着光、飞着，起先看起来像天使，随即像个修士；后来又一个接一个出现许多别的东西，全都在空中，四面八方都看得见。其中一

个发光的东西落到一座山上，山上有大约十个属于这个宗教的虔诚的人；他们立刻从山上跑下来，站在一个地方，虔诚地为那些人祷告。这样做，是为了把单纯的好人也拉过来保护他们，因为这类东西会流入、会传递。

5416b# 此外，他们还有四个虔诚的妇女，照她们在世时的宗教习惯一直在祷告，总是为他们祈求，好借此也把单纯的好人拉过来。但这几个妇女因为是出于真诚而虔诚的，一觉察到察访来了，就从山上下来了。后来在各处又借着那教义行了许多神迹。

5416 （缺）

5417 随即发现了他们宝库里那盏一直亮着的灯。灯被拿出来展示，然后拿到四面八方去让人看见；同时也查问这种让灯一直亮着的魔法手段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发现它出自一座山，山上有发明这手段的修士，下面就讲他们。

5418 这些被发现以后，又察访了那里的耶稣会士，看他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于是首先那宝库被翻滚起来，和那里地上的尘土完全混在一起，就这样化为尘土。接着那座城连同城里的一切都沉入深处，就是沉入地狱，连同化为尘土的宝库一起；随后从那里冒起一股烟，向四周散开。

5419 后来察访了那些凭手段造出那常亮之光的修士。他们也在西部地带的一座山上，离中间不太远。他们在那里被找到、受了察验。起先他们说，这是靠早、午、晚的祷告做成的，但这是撒谎。他们是用手段造出那光的：把属天教义扔进石灰里，放在火旁边；石灰从火里取出来以后，放进那盏灯里。他们也同样借着那教义造出飞行的发光标记：把它抛向高处，同时心里想着显现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些人因为用了这样的手段，就是最卑劣的魔法，因为是拿神性真理来行的，所以他们脚下的地也裂开了，他们被吞下去，扔进了地狱。

5420 后来在各处查问，发现他们借着那教义在空中、在房间里造出发光的景象，也就是神迹，这样的事有很多。在某人那里，借着那教义，所有的书都飞走了；别处又有别的情形。那教义之所以发光，是因为其中有神性真理；因为在来世，发光的正是神性真理。

5421 论犹太人

犹太人住在中心区域里面左边、脚掌下方的平地上。他们在那里有许多会堂，在那里聚会，举行他们的敬拜。我常在那里和他们说话。但他们也全被驱散了，会堂被毁，现在四处流浪，哪里都没有敬拜，显得孤零零的。在那片平地下面也有犹太人，还没有被驱散。他们要被驱散，是主在《马太福音》第24章预言过的。他们之所以在中心区域里面，是因为他们拥有圣言，所以他们在那里面。

5422 续论龙

如上所说，那些龙不在任何教义里，只在圣言的字义里。他们把字义套用在自己想要的任何事上，用来支持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爱，也支持别人的，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人和富人的，这样来讨好他们的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所喜欢的东西。他们就这样拿圣言行淫，行的是污秽可憎的淫乱。所以他们可以属于任何教义，像风一样被吹来吹去，因此一点真理也不知道，也就完全不在为真理而有的对真理的情感里。这样的人也是感官的人，思考不超出感官，憎恨圣言的内在东西，也厌恶教会的教义；因为一个人若不从教会的教义学习真理，就不在任何教义里，也不可能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有人从教义的角度问他们一些事，他们就拿圣言的某处经文来回答，这样就随自己所愿属于哪种教义都行。可是问他们那处经文该怎样理解，别处说法不同又怎样理解，他们就不肯听，更不肯回答。有时一伙魔鬼提出一个异端邪说，先恭维他们来博取好感，他们马上就从圣言里找出经文来证实，这样连恶和虚假也能证实。比如：神有怒气，有忿怒，有烈怒；一切恶都出于他；他能救却不愿救，能怜悯却不怜悯；他是严厉的；凭大卫的例子可以抢劫；只要民法不禁止，就可以杀人；地狱的折磨出于他，所以他没有怜悯；他应许了却不兑现，就像对从埃及出来的雅各子孙那样；他像人一样后悔；主不过像个普通人。他们就这样在一切异端之间摇摆、迷失。他们可以是犹太人，可以是苏西尼派，可以是教皇党人。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天堂不能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点真理，也就没有一点智慧。

5423 这样的人聚集在左边脚后跟下面，还有一些在南部偏西，也有一些在东部偏南；他们大多是长老。他们以代表的方式被看见时，也显得像拖着长尾巴的黑龙。

5424 在各层天堂里，四面八方都聚集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道德上确实活得好，也常去教堂、领圣餐，那时也很虔诚，可是完全不在乎知道教会的教义，只听讲道，却不用心学习，只是出于某种外在的圣洁。他们除了圣言的经文以外，什么也不在乎知道。总之，他们不是为真理而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只是为了外在的圣洁。因为不爱学习教会教义的人，无论怎样听讲道、读圣言，仍然不在任何对真理的情感里；而不在任何对真理的情感里的人，不可能处在天使的智慧里。他们虽然被接纳，却分开居住，不和天使交往，所以住在那里的四周。他们转向天使的时候，就夺去天使从智慧而来的幸福和喜乐，使天使的心智迟钝，把光弄得昏暗。这样的人确实被接纳进了天堂，几百年来被接纳的数目极多；然而他们在天堂里并没有天堂，因为若不处在对真理的理解和对善的智慧里，谁也不能拥有天堂；主借着真理把善流注到那里，而不流注到空的人里面。

5425 所有这样的人都和下面那些曾是龙的人相通，这些龙前面讲过（见第5372节）。因为天堂里所有的人都和下面的人相通，这样就有了联系，成为一体；这是合乎秩序的。所以，下面的人被除去的时候，上面的人也被扯了下来。

5426 那些龙受到从上面那些人而来的流注，合谋反对属天教义，想把它彻底毁掉。这场叛乱被揭露了，于是那些为数众多的龙被扔到东南角很远的地方，远得几乎看不见。随后看见，从各层天堂、四面八方、无论远近，落下极多曾在天堂里的这类人。落下的这一大群人看起来像星星点点的，好似银河。这就是经上所描述的：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启12:4）。

5427a# 他们的坠落起先出现在东部地带，从南到北，然后向北，也稍微向西；落在那里的平地上。

5427b# 接替他们上升的，是那些为真理而处在对真理的情感里、被主保留到这个时候的人；因为天使的智慧能赐给他们、传给他们，却不能赐给别人。

5427 （缺）

5428 那些龙一望向在属天教义里的人，就陷入可怕的折磨，焦虑痛苦，因为他们受不了神性真理。

5429 《启示录》里的米迦勒（启12:7），就是那些在属天教义里的人；他们借以得胜的羔羊之血，就是那教义的神性真理。

5430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1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3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0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1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2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49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450 看见一些丑陋的黑马，像暗黑的云，向我靠近。我感到身后有一股掺假的气场，正纳闷那是什么，就听见背后有些人说：“要知识做什么，要真理做什么？只要在神圣的敬拜里就够了。”由此我觉察到，那些暗黑的云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有话对他们说：没有对真理和善的认识，外在的圣洁就不是圣洁，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来自天堂的东西；它出自一个空的人，从中什么也觉察不到。又说：人一切属于真理和善的东西，都在敬拜的每一处、每一点里；里面若什么都没有，那是什么样的敬拜、什么样的圣洁呢？他们只想到自己，也是从自己出发去想。又说：人没有知识，里面就不能有天堂。比如他若不知道主，不知道一切善都出于主，不知道自己一切都是恶，又怎会有谦卑？而谦卑就是敬拜。谦卑里若没有这些，那里就什么也没有，只有嘴里说出来的，心里却空空如也。其他许多事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必须先知道，然后才能形成理解和意志，也就是信和爱。这些人是这一类的修士，因为他们把所有人都关在极深的昏暗和迷雾里，教皇党人的迷雾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样的人，就是厌恶知识、而知识本是通往天堂之路，又把一切敬拜都放在外在事物上的人，就是《启示录》里的歌革和玛各（启20:8）。

5451 凡在某种教义里的人，即便那教义不怎么真，只要活在生活之善里，就在天堂里；因为教义里的虚假，里面有善的时候，就不算虚假。天堂里所有的人在真理上各不相同；但不在任何教义里的人，不可能在天堂里。

5452 论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住在东南角，就在那角落里的地底下，他们那里比别处都昏暗。我被带到那里，先看见一个肮脏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人在商议他们国家的事，谈的是像别处那样的自由；但他们没有露面，完全隐姓埋名。后来我听见有人说，他们怕沙皇，沙皇无处不在。

5453 后来我被带到那个民族中较好的人那里，他们一直在干活；后来又到另一些也在干活的人那里；然后看见许多人带着妇女列队而行。听说，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堂。

5454 后来我听说，他们不在乎宗教，几乎只知道：如果有神，那就有神；问神在哪里，就说神在天上；问神是否创造了万物，他们就不明白，因为他们以为那样神就得到处走动去造东西。总之，他们完全是空的，除了这类东西，也不在乎真理。

5455 又有话说，他们里面比别人更恶毒，借着幻想作用得非常厉害，但不精通魔法；因为学魔法的是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的人学不来。

5456 他们当中较好的人，那时从那里被带到北边一大群人那里，越过那里荒废了的巴比伦地带，被送到一片平原上，向北伸展很远。那片地带在那里以森林为界，森林里住着那些几乎像野兽的人。他们在那里各处钻进地穴，平原上几乎看不见他们。他们在那里的地带位于北部，靠那里的东角。

5457 论各宗教中的亵渎者，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中的

男女亵渎者被聚集到一处。首先是天主教中的，凡是相信自己宗教的圣物、却又亵渎了它们的人：比如用种种诡计算计别人的；在修道院内外犯下罪大恶极之事的；在修道院里奸污少女的，以及被奸污的那些人本身；还有她们那些男女上司，引诱并纵容这事的；以及后来暗中谋害她们性命、免得丑事败露的；此外还有拿他们宗教的圣物所做的其他恶行，这些不便说出来。

5458 所有这样的人被聚集在一起，扔进中心区域正中裂开的一口极深极黑的井里，藏在那里，不让他们露面。被扔进去的有男有女。他们是在北方和东方之间的角落里被聚集起来的。

5459 后来，在西部的中间，差不多在那里的巴比伦地带之内，看见那里地上有一块方形的地方，地皮被揭了起来，感觉就像从人的生殖器部位扯下一件衬衣。这时那里显出一样东西，像漂浮着的肉，因腐烂而溃散。凡是外表活得好、常去听讲道、照常并经常领圣餐，里面却在图谋杀人和奸淫，心里藏着对邻舍的仇恨、报复和毫无怜悯的残忍的人，都被扔到那里。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别的悔改，只是祷告求赦罪，却从不想想自己的那些仇恨、报复和残忍，反而坚持在其中，也不想想人们读到、讲到的：省察自己、然后逃避并厌恶恶的人，罪才得赦免。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毕竟信，却又这样生活，所以被扔进那个亵渎的池子，就是看起来像漂浮着、裸露、腐烂的肉的池子。被扔进去的来自各种宗教，凡是这样的人都在其中，数目极多。后来，从池子南边引来尘土，盖在池子上。

5460a# 也被送到那里的，还有借着魔法等手段劝诱别人去做恶事的人；以及在来世自称是基督、或自称就是他、或自称是他所差来的，说话敬虔虔诚，却在这外表下图谋恶事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天主教中的；单纯的好人可能被他们引诱。这样的人以前在西部地带的修道院里出现过，很少出现在北部。

5460b# 后来看见那口井里冒出一股刺鼻的烟，升得很高，好像升向天堂，升到那里的一座山上。在那座山上，有些人在山顶安置了一个魔鬼，凭幻想给他穿上白衣，称他为父神（见第5208节），并且敬拜他。这样的人有好多个，一个接一个，数目相当大，都想被人这样敬拜。他们升到那里，全被聚到一处，看见他们从北边偏西被抛出来，扔进那口亵渎的井。其中有几个耶稣会士。

5461a# 论瑞典的骑士勋位获得者，以及瑞典民族的其他人

在西部地带离中间稍远、偏南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人，胸前佩着勋章，身上系着、穿戴着骑士勋位的绶带和星章。我觉察到他们是在瑞典获授骑士勋位的人。那时我听见天使议论他们说：这样的人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禀性，就是只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尊贵、自己高人一等，这样就把自己所有的思维都落在自己身上；即便落在周围别人身上，也是要别人因这些勋章而瞻仰、尊敬、崇拜他们胜过别

人。这样，一切内在的东西都由外而内地落到自己身上。而这个民族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他们不是从外在、而是从内在去想自己的；所以现在借着这些东西，他们成了外在的人。他们说自己比别人更配管理别人，于是给了他们职务。可是他们在某个议事院里开始商议实质性的事时，天使觉察到：他们不能从内在去说话，不能在自己里面看清事情，不能凭判断分辨善恶，只能凭记忆说话，因此只能凭个人好恶来判断事情。这是因为他们那时就处在这样一种巴别里，连在别人面前也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显赫；这种情况有多重，里面就有多昏暗，也就有多卑贱。所以他们被撤了职，被送到西边更远的地方，让他们自己去找职务。可是不管到了哪里，人们都对他们说：他们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除非是从外在的感官出发，而不像别人那样从理解力出发；而且他们身上感官的气场比别人更占上风。所以他们也没有被接纳，最后被送到别的地方，在那里也找不到可管的人，终于走投无路，只好讨饭。

（旁注）外在的、感官的人推理和说话更伶俐，却是凭记忆；他们看着自己、或者佩着那些勋章的时候就是这样。内在的人却不同。前者那时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记忆。

5461b# 还有一个人，也获授过这种勋位和骑士勋章，名叫拉格伯格。他的情况良好，因为他致力于国家的益处，存心良善，也不像别人那样出于傲慢。他那时看见了那些人，说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体会：每当佩着这种勋章，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思考，总被关于自己的念头打断，即便在家里、在衣服外面披着骑士斗篷时也是如此；可是把那件衣服一脱下，就立刻恢复了原来的判断力和原来的心境。所以他决定在家里不穿这种东西，只在公开场合奉命才穿。

5460 （缺）

5461 （缺）

5462 那些担任官职、身居显位、只想到自己的人，也是这样：想到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学识，想到自己高人一等。许多出身世家的瑞典人就是这样，因为差不多人人都贪图显位，连虚衔也要，只要能出人头地；而且他们现在比从前更成了外在的人，也就是感官的人。

5463 那些被放出来服侍人的恶灵和地狱灵，也就是在灵人界里的，懂得引领所有想着自己的人，而且想把他们引到哪里就引到哪里，甚至引向任何一个地狱，只要能把那些人的思维转向他们自己。但凡不想着自己、而想着别人，就是认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有价值的人，尤其是想着主的人，他们就动不了。人想着自己的时候，就处在自我之爱里，并处在为自己的尘世之爱里，如果他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能干、更有学问、更显赫的话。至于想着别人的人，则处在对邻舍的仁义里，处在对神的信和爱里。

恶灵和地狱灵懂得用各种手段把另一个灵的思维转到那灵自己身上，这样想把他引到哪里就引到哪里：有的用魔法，有的用幻术，有的借着思维的相通，借着从他们自己发出的流注。

（1）他们站在后面，下方和上方，从那里把

5464 自己的想法灌进去，把另一个灵的想法，同样也把人的想法，转到这灵或这人自己身上，转到他的权力、他的名声上，总之转到自我上。这一点差不多所有的地狱灵都懂。

（2）另一些察看身体的各个部位，也察看头部，哪里看见黑色，就知道自我仍在那里作主，因为人的自我是黑的，因为它属于自我之爱。于是他们查找那里有什么属于这人自己的东西，一找到，就把自己的想法灌进那里，想把他引到哪里就引到哪里。

（3）有些盯着额头看：额头若显得黑，他们就引领那人；若显得灰白，像粉饰的墙，也一样，因为这是装出来的外在真诚。可是哪里看见人的肉色，他们就从那里退开，不引领那人。

（4）有些把一块黑纱蒙在他脸上，也蒙在胸前，这样用魔法夺去他想着邻舍的念头，束缚他、逼他想着自己，就这样引领他。但这不像引领那些自己本来就黑的人那样；被蒙的人马上就恢复过来。

（5）有些用迷雾把对方团团围住，把他带进迷雾里，这样逼他想着他自己。

（6）有些根据一个灵或一个人周围的颜色，黑、白、肉色、蓝、黄，来推断这人在自我或自我之爱方面的状态。哪里有黑色，哪里就有自我之爱，这人就会被引领，黑多少，就被引多少。

（7）有些只是觉察对方的思维，因为思维是相通的；他们就钻进这些思维里，用各种办法把它转向自我和自我之爱，借着幻想，借着魔法，借着许多地狱的帮助，这样逼他想着自己。人一到这一步，就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

（8）塞壬懂得钻进属于人的自我的各种情感里，这样把人引过来。她们也懂得用魔法把对方的思维一直压到感官层，这是最外在的；人被压到那里，她们就灌进各种幻想，想把他引到哪里就引到哪里。人的感官层是他的自我之爱、也就是他的自我所住的地方；人的思维能从那里被拉向内在、也就是被提升多少，就能从自我中被拉出来多少。今天大多数人的感官层完全是肉体的，没有一点属灵的东西。

（9）我得以觉察自己什么时候在自我里，什么时候不在自我里；在自我里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成，所以主尽可能把我从自我中拉出来。

由此可见自我之爱和为自己的尘世之爱是什么。人被借着自我引走、带走的时候，看起来像被领着走过周围各处地方，这是照思维状态的变化而显现的。瑞典民族中有些这样的人，热衷于这样压低别的灵的思维，好把他们引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只是他们只懂上面那些手段中的一两种。他们在西部地带，

5465 面朝东，在一片荒凉的地方，那地方以森林为界，他们也在林中游荡。他们把一些人压进各自的自我，拉到自己身边，其中有几个是我在世上认识的；这样做是为了管辖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统治者，所以彼此可怕地互相骚扰，就像没有官长、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地方那样。我被带到那里，发

现那里的人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谁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被地狱驱使着去做这类事。他们大多是平民，但在世上里面却想得狡猾恶毒。那时他们受了察访，查明他们确实如此，就把他们用幻术和魔法拉到那里的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在那地带中间裂开一个大洞穴，一直通向深处，那里所有的人都被扔了进去；又搜查了林中所有的人，也扔了进去。还有许多人出现在森林边上较高的地方，他们是对神知道一点的人；其中和其余那些人一样的，也被扔进了同一个洞穴。要知道，所有这样的人都会聚到同一个地方，这在来世是普遍的；所以这样的人都在那地带和森林里。那地带里的人懂得藏进某些地下洞穴，林中的人也一样，但他们都被拖了出来。

5466 此外还有更狡猾的，更能干练地把灵逼进各自的自我、引领他们。这些人住在地底下，排成长长一列，正好沿着西方和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角的延伸线，指的是从中心区域一直延伸出去的那条线。（图）ba是南，bc是东，cd是北，da是西；西方和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是kaf，这就叫角的延伸线。他们沿着这条延伸线居住：西边一侧是男人，南边一侧是女人，她们曾是妓女；靠近中心区域的，是对神性知道一点的人；离得远、朝f去的，是对神性一无所知的人。他们就这样排列，一边是男人，一边是女人。女人住的地方显出一种像硫磺的亮光，这是出于她们在世时所处的淫荡；因为女人身上的淫荡，在来世她们聚在一起时就显成这样。男人住的地方却是黑暗的。我也被带到那里的一个地方，看见他们像妓女那样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在外面，坐在沿南墙的长凳上。察访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后，查明那些男人恶毒狡猾，用种种手段从别处偷来男人，把他们带到那些女人那里，女人就用各种方式残酷地对待他们。说是“偷来”，是因为他们把人引进各自的自我，这样想把人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就像前面说明过的那样（见第5464节）。那些男人凭着恶毒和手段，连别人带不走的灵也能带走，这事在我身边也有几个人身上发生过。

5467 察访查明那些沿着角的延伸线排成长列居住的女人和男人是这样的人以后，审判就来了：把所有这样的人扔进地狱，再也出不来。女人被扔进一个燃烧着硫磺和火的地方。那地方，也就是那个池子，显得明亮，正像她们住处因淫荡的硫磺而发亮一样；她们全被扔进那个池子。池子横在角的尽头，从西向南伸展，与角交叉；池子很大，扔进去的人数也很多。至于沿着那个角居住的男人，被扔到西侧池子前面裂开的一个深渊里；那深渊很黑，一直伸到硫磺池底下的深处。前面也裂开一个类似的深渊，也伸到另一处底下；扔进那里的，是知道神性、常去教堂、却依然同样恶毒的人。

5468 （图注）de：西方和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ae：硫磺池，女人被扔进其中；b：男人所在的深渊；c：前面的深渊，知道神性却依然是这样的人被扔进其中。下面就讲这些人。

5469a# 但因为不在乎神性的恶灵，不管用什么手段、什么幻想都什么也做不成，除非他们的团伙里有知道神性的灵，也就是知道一些信之真理的灵，所以就查问这些给他们帮忙的人在哪里。结果在中心区域上方、偏西的一座山上找到了他们。那里有极多这样的人，有男有女，同样恶毒，用幻术、魔法等各种手段偷男人，把他们带进西部地带离中心区域不远的一个洞穴里，那里也显出亮光；他们在那里用各种方式残酷地对待那些男人。查明这事以后，那些为数众多的女人全被扔进硫磺池

ae，男人被扔进前面的深渊c。他们在世上都是淫妇奸夫，用各种方式勾引人去奸淫；无论他们怎样常去教堂、领圣餐，他们仍是这样的人：既不在乎神，也不在乎人。在来世，他们投身于这类手段，把生活的乐趣放在其中。山上的这些人来自各个民族，也有几个是瑞典人。

5469b#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地狱里的很大一部分被迁到西边极远处的别的地狱。别人看见了她们，都很惊恐，她们是那样畸形、像尸体、污秽。最近那位教皇也看见了她们，说他从没见过更可怕的。其中还有几个曾在罗马的，住在一户他从未怀疑会有这种事的人家里；他和其中一个说了话。

5469 （缺）

5470 论四个角和那里的人，以及他们的最后审判；又论龙一类的人，以及他们被扔进的深渊

5471 来世的一切，都要照这样的方位来看：有一个中心区域，那里是真正的基督徒，中心区域正中是新耶路撒冷，呈四方形。角要照向四方形外延伸的方向来看：比如西方和南方之间的角是ghik，东方和南方之间的角是ab等，东方和北方之间的角是op，西方和北方之间的角是mn。这些线叫作角的延伸线。

5472 沿着西方和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gh所处的人，以及那个湖也就是硫磺池l，还有那些黑暗的裂口ki，刚才上面已经写过了，请看那里（见第5467–5468节）。

5473 沿着东方和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ab所处的人，是那些毫不在乎教会教义、却把圣言的字义套用在自己想要的任何事上的人，这样来迎合任何人，迎合自己的爱和原则。所以他们是没有活好、就这样拿圣言掺假的人。沿着延伸线靠南的一边是这样的女人，靠东的一边是这样的男人，女人和男人就这样分开居住。所以他们是属灵意义上的奸淫者。察访临到他们，之后男人被扔进一条通向那里地狱的长裂口，在c处可以看见，照掺假的程度，做得多的和做得少的分开。这样的女人被扔进那条长裂口靠南的一边，在d处。那些曾是这样、又活得坏的高级教士，被扔进那条裂口离别人较远的x处；那里下面显出一种像炭火的东西，冒出的烟像捣碎的黑炭末。女人的裂口下面显出一种难看的炭光。这些人被扔进去以后，又有极多同类的人，从东边z处及其周围的各座山上，也从南边的山上，还有一些从中间，被扔下、投进同样的裂口，全都照掺假的程度；数目极多。

5474 后来给我看了一片平原，是较低的地，旁边有各种幽暗的地下处所，非常宽阔，横着与角交叉，在EF处。凡是没有任何教义、因而没有确定的信、只有游移不定的信的人，不论什么身份，祭司也好，别人也好，都被带到那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只按字义研读圣言，所以不按自己教会的教义去解释其中任何东西，教义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不在乎教义的人，就没有确定的信，只有游移不定的信，所以也没有在来世能被光照的理解力。那里的人有的活得不怎么坏，在外在上道德良好，有的活得不太好；他们在那里照着生活分别占据位置。从最初几个世纪起，他们就陆续被聚到那里，现在又有许多被带去。那地方相当大，容得下很多人。那里的人境况不算太坏，但他们的生活状

态变来变去，不稳定。他们不住固定的房子，一会儿住这里，一会儿住那里，这儿一下那儿一下，漂泊不定，有时也住在黑暗的洞穴里，原因是他们的信不确定，而是游移的。有话说，被扔到那里的人，再也出不来了。

5475 要知道，c和d这两条裂口，还有EF那一大片，就是《启示录》里所称的无底坑，龙被扔进其中；所以那里就是龙的无底坑（启20:3）。在EF那一大片里的，是在属灵上拿圣言行淫乱的人；在前面那两条裂口里的，是拿圣言掺假的人。

5476 沿着东方和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op居住的，是那些在人面前撒谎、说自己真诚、敬虔、具备一切美德、而且有信的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引诱人，让人相信他们就是这样，其实他们完全不真诚，是贼、是娼妓、是罪大恶极之徒。我听说，他们靠撒谎想骗谁就骗谁；他们说起话来好像发自内心、满怀信心，还想出许多这类说辞来说服人。靠北的一边是这样的女人，她们借着幻想作用得很厉害；靠东的一边是男人。他们都住在那里地底下排成长列的房间里；比其余人更坏的男女，被关在更里面。

5477 他们受了察访，两边都查明是这样的人，于是全都从那里被扔下去，扔到角尽头g处的一座山上。山中间裂开一个洞穴，通向深处，为数众多的这类女人被扔了进去；这类男人则被扔进山那边、山东侧稍远的一片平地上r处的一条黑暗裂口里。

5478 最后，从中心区域下面的地狱里，也有许多人被扔到那里；不是从山上，而是从中心区域下面的地狱里看见的。男人被扔进裂口r，女人被扔进山中间的洞穴go。

5479 沿着西方和北方之间那个角的延伸线mn居住的，是在世上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在属灵的事和道德的事上都瞎眼的人，心思完全迟钝，有些几乎像傻子，因为他们在世上既不愿知道教会的教义，也不愿知道圣言。那里也有两条裂口，前面的给男人，后面的给女人，那些几乎像傻子的人轮流被送到那里。许多在世上被称为聪明人或有才智的人，也被送去，他们却否认神性，心里怀着仇恨和报复，是奸夫之类，不管他们的道德生活怎样。这样的人被送到那里，免得他们凭着属世才智的天赋去伤害别人；他们在那里变得愚钝。这样的人也会在短时间内、甚至两天之内被荒废；他们一到那里就变得迟钝，走起路来几乎像傻子，好像什么也不曾知道。因为若不这样，他们就会凭着自己的才智、滥用才智，去害许多人。拉格伯格被送到那里，原因是：他因在世上掌权而傲慢；他婚前用种种手段在奸淫的事上坚固自己，婚后也在心里坚信奸淫没有什么恶；他心里怀着报复，针对一切反对他的人；他否认神性，相信宗教是为了百姓才被容许的；他不在乎任何教会教义，只喜欢读议院和复审院的案卷之类，因为从年轻时起就从中得到乐趣，后来又因借此掌权，这乐趣就被重新唤起、不断增长；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反而很严厉，所以沉迷于这些东西。他受了察验，就这样查明了，所以在两天之内被荒废，送进前面那条裂口，像别人一样变成了傻子；他直到最后还在喷吐报复，原因是有人拦着他，不让他拐走别人的妻子。那裂口里只有炭火般的光，没有别的光。

5480 后来看见，从西部地带偏南的低地，升上来极多原在那里的人。他们被带到东边的山上，顶替从那里被扔下去的人（这些人上面讲过，见第5476–5477节）；因为恶人被扔进地狱的时候，善人就来接替他们的位置。这些善人大多被主隐藏、保留在低地，这样免受恶人的沾染，并在那里被引入属灵的生活。据说，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小时候为了那时博学的名声而学了教会的教义，后来受主的引领，借着这些教义吸收了基督徒的生活；这样做到多少，就把卖弄学问的傲慢脱掉多少。

5481 各地带中地面上（可见）的住处：在西部地带靠南，住着狡猾恶毒、想引领别人的人；靠北住着迟钝的人，就是没有一点害人、引人之心的人。

5482 在北部地带，靠西住着迟钝的人，没有害人、引人的禀性；靠东住着用谎言钻营、引诱人的人，他们这样狡猾恶毒，也想引领别人。

5483 在东部地带靠北，是活在谎言里、这样狡猾地引诱人的人，也就是没有任何宗教的人；靠南是没有任何教义、摇摆不定、想信什么就信什么的人，他们也有点专横。

5484 在南部地带，靠东是专横的人、身居高官的人，以及什么也不确知的人；靠西是借着情感耍狡猾的人，比如塞壬等。

5485 这些是在地面上的，在那里能看见，都是恶人。至于在地面以上的山上和岩石上的，以及在地底下各层里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既有恶人也有善人。天使和良善的灵只凭一个灵走路时所取的路线，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5486 论塞壬及其最后审判

塞壬是什么样的，是哪些人，前面写过好几次。她们是来世一切人当中最坏的，比其余的人都更有害，因为她们无论接近谁，都能引诱谁，除非主把那人带走、加以保护。这是一伙可恶之徒：她们用幻术和魔法钻进所有人的情感里，不论善的恶的；她们和所有的地狱合谋。总之，她们比别人都更像魔鬼。男人中也有这样的，在世上也这样做过：借着钻进别人的情感和利益里，和谁都交朋友，只为了谋利，为了取得对他们的控制，从而借着他们来统治。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借着虔诚、借着仁义和爱钻进去，还是借着不敬虔、亵渎、杀人、讨好一切恶、发誓等等钻进去，都无所谓。

5487 塞壬女人一起住在南部地带偏西的一座山上，在那里行动如一，骚扰四周所有的人，连离她们极远的人也不放过，因为她们就是这样的。所以她们受了察访，查明确实如此，就被强行从那座山上带走，带到很远的西边那条线，又越过那条线到极远处，远得几乎看不见，到那里线外的西边，到基督教界的最边缘，就在基督教界到头的地方，因为她们没有任何宗教。她们在那里被扔进一个湖，那湖横卧在西部地带，在O处；她们当中更坏的，离那条线更近。塞壬的山，也就是塞壬所在的地方，在Q处。

5488 山上的那些被扔到那里以后，又从她们的地狱里带出一批来。那地狱在南部地带，靠近中心区域，那里有极多的塞壬，是许多年来被送去、带去的。数目极多，看起来充满了中间那极其宽广的整片空间，有好几万。在南部地带为她们开了一个出口，她们被带到同一个湖，全被扔了进去。

5489 后来又搜查那些躲在山里的。搜查是由同样恶毒的男人进行的。看见他们进入山中间的洞穴，钻到底下，看见她们在那里绕着山、在山的另一边挖出一片空间，相当大，环绕一周，最后从一个洞通到另一个洞。她们当中最坏的逃到了那里，就是也犯过杀人罪、钻研魔法、亵渎过圣物的那些。她们在那里被从山中间的洞穴扔下去，扔进那湖靠南的一侧。

5490 这事过后，看见好像有尘土盖满了整个湖，把它遮住，使谁也不能从那里起来，也几乎没人知道她们在哪里。

5491 后来，同样的男人被扔进那里南部的湖P。他们是从西部地带的地下被拉上来的：首先是在地下离南边那条线较近的人，他们被带过山，到他们的湖，扔进湖中离角线较近的那一部分。后来，从西部大约中间的地下升上来更坏的人，他们和塞壬一样，能借着亵渎的东西、也借着神圣的东西钻进别人的情感里。他们也被带过那条线，朝塞壬山去，但从山的西侧到同一个湖，扔进湖中间。最后，从西边离北边那条线较近的地下升上来一切人中最坏的：杀过人、偷过东西、奸淫过的，是无神论者，却显得像光明的天使，摆出圣洁的样子；还有暗中练习从一伙魔鬼那里学来的魔法、在世上却一点也没有泄露的人。他们也被带过角线，但到山的东侧，到那个湖，扔向湖的更远一角，就这样藏起来，再也不会露面。这伙可恶之徒就这样被扔进了地狱，数目也很多。

5492 论死后的状态，以及地狱；埃兰·布罗曼

有一个我在世上认识的人（埃兰·布罗曼），在世时过着放纵享乐的生活，只关心世俗的事。临终时，他比别人更虔诚地预备自己，以致神父和所有人都相信，他因为那时的悔改会进天堂。我在他死后第三天和他说话，那时他一碰见那里的熟人，看见他在世上喜欢的那些东西，立刻就回到了从前的生活；所以临死时的悔改一点用也没有。

5493 他死后第四天被召去受审判，被领到下面西部地带偏南、离中间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揭露出他犯过多少次奸淫：他杀过一个女人，强奸过好几个，此外还有几百次别的奸淫。后来又按次序列举他用什么手段骗取钱财，这样用暗中的手段偷窃，数目达几百，甚至几百万铜币塔勒。这些一条接一条，列了长长一串，他一样也不能否认。列举是照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的。他一直生活在奢侈里，使用可恶的手段，所以当天就被扔进地狱，起先是扔进充满奸淫和强奸之污秽的地方。他在那里显得像魔鬼一样黑。看起来他和天堂的相通被夺走了，这显为一道道光纹从他身上升起离去。

5494 后来他被从那里取出来，但几乎神志不清；然而他身上还是有些东西被激发起来，于是揭露出他在世时与之相连的那些地狱，那都是极其恶毒的，因为他犯过许多罪行，又总是预先铺好路，让人找不到他头上。在那些地狱当中，有一个在西边朝北角的地底下，那里有许多最邪恶、也最恶毒的地

狱；他和其中一个是相通的。于是那些和他合谋的人受了重罚。别的也曾想上来的人就大声哀号，说如果他自由地四处游荡，他们就会招来重罚；他们为此大声哀号。由此可见，他们绝不能从地狱上来，因为怕受罚；因为他们大声哀号说，如果他自由了，他们就不能不上来、不能不受罚，这是说，如果他把他们带回到傲慢里，带回到属于傲慢的那些事里。

5495 他在（死后）第四天被从那里取出来，恢复了他在世时那样的生活；第五天他就照着自己那些可恶的手段，冲进一切恶事之中，恶到连天使都感到惊恐；他也好几次受了极重的惩罚。这是他死后第五天发生的事。

5496 论下毒者、刺客和杀人犯的地狱

在世上做过下毒者、刺客和杀人犯的人，到了来世立刻被带进地狱，在那里被荒废。为了不让他们从那里冲出来害人，他们受到极重的刑罚，饱受折磨，直到再也不敢张口想从那里上来。他们的地狱首先在西部地带偏北、离中间稍远的地方，那里按恶的程度有好几层深处。他们在那里互相折磨，最后躺在那里像半死的人一样；据说在天堂的光里，他们就像一团痰，内在的生命少得可怜。

5497 我看见他们从那地狱里出来，要把他们自己所受的那种恶加给别人。那恶就像致命的东西，他们若到了人那里，立刻就叫人死，这是在后脑和脊髓里，有些人是在头里。他们也想这样害我，我几乎昏过去。

5498 他们的地狱靠近最恶毒之人的地狱，也就是更靠北。在刺客和下毒者的地狱里，他们显得像老虎、豹子，再往下像龙和毒蛇、蝮蛇，因为他们在灌进毒液以前先甜言蜜语地讨好。

5499 后来我看见他们被迁到同一北部地带更远的地方，远出几百（步），就这样被藏在那里的地狱里，躺在那里像半死的人；几百年后才被唤起，像没有一点理解力的傻子一样四处游荡。

5500 这些人是故意、存心杀人，长期干这种事，后来从中得到乐趣的人，同时狡猾恶毒，外表却显得真诚；因为这样的人在来世最危险，能把单纯的好人也传染坏。也就是那些所谓冷血杀人、而不是一时热血杀人的人。

5501 续论巴别

过了几天，在那片巴比伦地带的四周、朝各个方位，进行了一番安排，形成了一道环带，也就是一圈外围，离中心的距离比巴比伦地带稍远一点。那里的人全是天主教民族的。

5502 首先，在南方和东方属于那些民族的地狱被迁走了：南方的是魔法地狱，东方的是幻想地狱。里面的人数量极多，被扔进西海，以及西边靠北的深渊。经过是这样的：南方魔法地狱里的人全被提出来，扔进西海的南侧，沿着整条海岸，一直向西延伸很远；因为那片海是东西向的长条，宽度不

大。后来他们的魔法器物被碾成粉末，散开铺在海面上，那粉末看起来像糠秕。接着，东方幻想地狱里的人也被提出来，离中心的距离也差不多。他们被带着取道北方去西方，一部分被扔进那里靠北的西边深渊，一部分被扔进西海朝北的岸边，也是排成长长的一列，人数极多。

5503 后来，从西方被提出来一大群灵。他们原在那里的地底下，是主把他们藏起来的，这样保守他们，免受其余拜偶像之人的沾染。他们从各处被提出来，被带到南方、东方和北方，而且是带到先前恶人所在的地方，好让那些人的住处归给他们，就像迦南地外邦人的地归给以色列人一样。这也是四周一圈都有，形成一道外围。

被带到南方的，是过着道德生活的人。他们照着对道德生活的认识，在道德上活得很好，却不是属灵地活着，因为他们没有关于信仰真理的知识，原因是不许他们读圣言；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被接纳了。被带到东方、离那里地狱中心的距离也差不多的，是自称爱神、却不知道该怎样爱神的人。当时看见一个人仰面躺着被抬到那里，脸朝着天，这表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取近路越过中间，被带到那里要居住的地方的。被带到北方的，是自称爱邻舍的人。他们把随便哪个可怜、不幸的人都当作邻舍，几乎不加分辨；这也是因为缺乏知识，因为修士们为了钱财和受人崇拜，狡猾地让他们处在无知里。他们也是取近路被带过去的，人数极多，有好几万。在西部，离中心的距离也差不多的地方，安置了那些出于古老宗教习俗而守敬拜、照父辈的样子去做的人。他们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离开父辈的宗教习俗；他们原本藏着，躺在西海朝北的那一侧附近。上面说到的这些人，全都是天主教民族的人，是单纯的良善之人。

5504 后来，从中间派出大批人到他们那里去，就是被称为改革宗和新教徒、有教会知识的人，目的是教导他们，这样为天堂预备他们；因为他们大多有对真理的情感。现在已经为他们安排好，让他们得到自己的喜乐。

5505 从中间派到他们所有人那里去的，是有出自圣言的真与善之知识的人。他们在那里被保存了很久，像一片苗圃，分处在不同的高度上。为此，中间那片地方多次被清除了恶人，就是那些装作有善有真、却还是混到那里去的人。中间地区早先也用了很长时间、用种种方法清除了这类人，因为他们像渣滓一样混在有真与善之知识的人当中，而这些人是要去教导天主教民族中单纯之人的。

5506 论荒废的总体情形

荒废有三种、四种或五种方式。（1）把一个灵放进他自己的生活里，这时就揭露出与他行动如一的那些灵，也就是在世上与他行动如一的那些。这些灵被从他身上拿走，扔进地狱或别的地方，或者只是被拿走。这样他的生命就一步步减弱，就像他被放进自己的爱或自己的原则里一样。（2）带他绕圈走，是从右向左绕圈：比如从西方到南方，再到东方，然后到北方，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揭露出那些同类的灵，把他们拿走；拿走多少，就荒废多少。（3）也带他绕圈走，那些与他结合的灵被转过身去，这样在心意上就与他疏远，自行分开，他的生命也就这样减弱。（4）也带他绕圈走，所有与他的恶一同行动的灵都被投进另一个灵里；等他们在那里聚在一起，就被从他身上剥去，像从

身上脱下一件内衣。这样他里面的交通、激发和生命就没了。（5）普遍的荒废是借着惩罚。他每次想对别人作恶，就受惩罚；惩罚按恶的轻重而重，按顽梗的程度而频繁。（6）不能这样荒废的，就被扔进愚昧、哑默、迟钝的地狱，或者扔进那些把外在生命闷住、只留下内在生命的地狱。

5507 我看见过许多这样的绕圈：有的人只绕一圈，有的人绕好几圈；也看见过沉重乃至极其沉重的惩罚。所以没有一个灵能不经荒废；荒废之后，他要么被扔进地狱，要么带着一点点生命四处走动。有些人不是这样绕圈，只是换地方，不是绕圈换，也照样被荒废。

5508 荒废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先荒废内层，再依次荒废外层，直到最外层；到了最外层，事情就完了。荒废的是各种爱，以及由爱而来的一切欲望。从心思的最内层到最外层的顺序，在身体上表现为从头到脚跟依次推进，人在身体上也能这样感觉到这推进，最后到脚掌。灵人也知道，到了那里，事情就完了。原因是：人的一切内层都在身体里终止于各自的最末端，而且是从头到脚掌依次推进的。不但如此，每一种欲望推进中的每一个层级，在身体里都有自己确定的最末端。所以，人在世上做过的事被唤出来时，也是从头推进到手臂、到胸部、到腰部，一直到脚的最末端，好像一切都写在那里一样，因为它们在人里面就是这样排列的。人的整个内在就像一个人，也与人的身上的一切相对应；所以整个人从头到脚跟就是他自己的爱。

5509 最普遍的情形是：允许恶灵作恶，主却把这些恶转为善。对善人来说，这是试探；对恶人来说，这是荒废。这些都是为了分离，也就是洁净；因为洁净是持续不断的，就像身体里血液的洁净，也像重生之人的身上恶的洁净一样。那些恶灵这样与四周各处岩石上、山上的恶灵结交，与这类灵联合，尤其是与寻求统治的灵联合，因为正是这种灵在聚集人。他们结交、聚集之后，所有与他结交的灵就好像都在他身边、在他里面，因为他们好像与他成了一个身体。这时，借着他这个主体，那些灵全都显露出来；于是这些灵不论在哪里，都被从各群体中赶出去，赶到相对应的别处，赶到地狱。等所有与他捆在一起的灵都这样被分开、被赶走，他就被荒废了，因为再也没有谁支撑他，于是他落进自己的地狱，整个人处在恶以及由恶而来的虚假里。

我看见过一个这样被荒废的灵：恶灵的结伴从他身上被取走，好像从头开始经过身体和手臂一直到脚跟被剥下来。我又看见另一个灵，他在内层被这样剥下来。他攻击过内层的灵，说他把他们扛在膝盖上，膝盖是在属世与属灵之间的。那个在内层思考的灵，能把更精细的灵聚集起来，直到恶精灵；这些全都被赶出去，山上也就清除了这类灵。最后这一步持续了三天。

5510 荒废和洁净一直持续不断，但最后的审判只在教会的末期才有。

5511 关于各群体的清除，可以讲的事很多，因为恶以及由恶而来的虚假种类无数，要不断把它们分开，也就是要不断清除天堂里的这些东西。他们彼此之间也被分开：最好的在中间，不那么好的在外围。有些人照着他们的心意和情感，被安置在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这也是同样进行的。所以，在任何地方，单凭一个人在城里、山上和岩石上所处的地点或位置，就能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心意和情感；在较小的场合，比如在圣殿里的祭司，也是这样。

5512 我也看见，他们被从山上赶出去之前，先被这样安排或排列好，然后被赶到相应的方位去。

5513 恶人一旦失去外在，就是在世上为他服务的那些外在约束（为了利益、荣誉、名声，怕被别人害了性命，怕受法律惩罚），他就会从内在去行事，像疯子一样照着自己的一切情欲和欲望横冲直撞，没有约束，没有羞耻，自己也控制不住。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世时被当作正派人，还因许多事受到称赞。他们若在世上失去这些外在的约束，也会这样做；这从那些卷入内战的人的身上看得出来，一旦外在的约束停止，他们就是这样。由此可见良心是什么：有良心的人，良心属于内在，这时他们比在世上时更有聪明和智慧，因为聪明和智慧在内在里。

5513a# 论宇宙中的星球

在清醒状态中，我又被带到宇宙中的另一个星球去。这是借着一连串不断的状态变化完成的，持续了大约十二个小时，有灵和天使同行。他们沿直线带着朝南走，时而向上（但不是直上），时而向下，到山的侧面，或越过山岭，也越过深渊。路上我还听到山上这里那里有灵在彼此交谈。那时我注意到主的天堂是何等广大：我能从走过的路程推断出来，因为我把它与来自我们地球的灵和天使所占的范围相比，那范围我是知道的。结论是：即使有几百万个星球，每个星球的人都像我们地球那么多，那里也永远容得下他们，永远不会满。

我来到看得见他们的地方时，他们远远地对我说话，问我是谁，想做什么。我说是来游历的，被带到了这里，不会伤害任何人。他们又问我们敬拜哪位神，我说是主。他们回答说，他们也敬拜主。他们还说，怕我是那些外来者当中的一个；那些外来者搅扰他们，他们见了就躲。那些人说，也要他们相信，神是三一的，称为父、子、圣灵，这三者合而为一。他们说，他们回答那些人：他们知道神是一位，他就是主，也是人；他们不理会那些人的三一，因为从那里会生出三个神的观念，这个观念会把他们完全搞糊涂，主赐给他们的光照也会失去。我对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的人也承认一位神，他就是主。我又告诉他们，那些人的三一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在他们得到启示的圣言里，提到了这三个名称，所以他们把这三者分成三个位格，这样也就把神性本身分开了，由此就有了三的观念，于是很难有别的想法；不过他们还是知道神是一位。其实这三个名称只是一位神的名称，不是位格。

我又借着与天使的比较，说明我们对主有什么样的观念。天使有他的最内层，在人里面称为灵魂，它思考、意愿；有他的外层，称为身体，它看、说、做；他周围还有爱或情感的气场，也就是生命的气场。这三者构成一个天使。从这个比较可以明白，对主应当有什么样的观念：父在他里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约14:10）；他的神性人性是子；从他发出、充满诸天、构成诸天的神圣是圣灵。这样，三一就是一。他们听了这个观念，说从这里明白了那些外来者三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当中处在光照中的人又说，他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但他们难过的是，那些外来者把主里面的人性和神性分开，而他们知道，主作为人就是神，就主而言，神和人是一。

他们又说，那些外来者还说他们必须有信，或者说必须相信，以此来搅乱他们；可他们不知道信是什么、相信是什么，因为他们在自己里面就觉知事情是这样或那样。对此的回答是：对处在光照中的人，用不着叫他们相信或有信。这就好比一个人亲眼看见园子、树木、田野之类，却有人对他说，要相信有园子、有树木、有田野，其实他明明看见了。他们所说的信的事也是这样，其中大多是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我又说，他们之所以讲信，是因为人有两种能力：理解力和意志。多数人从圣言知道并这样理解，却不去做。神性之事只从圣言进入理解力，没有再进入意志，所以他们才讲相信和信；如果他们也出于意愿去行，就会换一种说法了。人被赐予理解的能力，是为了能够重生；但只有照着这些去生活、因而渴望神性真理本身的人，理解力才得光照。他们明白了这一点。我觉知到他们处在多么大的光照中，他们的内层是敞开的、在光中，他们属于属天国度。这样的人不接受“信”，也不听“相信”这个说法，只说：是，是；不，不。

他们处在光照中，在自己里面觉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知道：对他们讲了许多关于仁义、爱、重生以及主的事，他们立刻就知道是这样。

后来我又遇见同一个星球上更远处的另一些灵，在那星球的西边。他们对我说，我身上除了恶，什么也没有。我回答说，我知道，他们身上也一样，任何人的身上都一样，人的身上的一切善都是从主来的。他们由此觉知我是在真理中，就同我谈这件事，并向我展示他们关于从主而来的善和人里面的恶的观念：神性总是引向善，尽管恶也一同跟着，但两者还是分得清清楚楚，这样神性就掌权、引导、约束，不让恶有自由去行动。

接着他们问我，主在来自我们地球的天使那里是怎样显现的。我说，他在太阳里显现，他自己就是天堂的太阳，天使和灵的一切光，也就是来世一切人的一切光，都从那里来。他们说，他们知道是这样，但主降下来、亲临显现时，在他们那里是另一种显现法。

这时活生生地向我展示了主在他们那里是怎样显现的。前方某个高处出现一片黑云，往下降；云在下降中越来越显出人的形状。他来到灵那里时，显现在火焰般的光辉中，周围有同样颜色的小星星。他在那里时，那地区的灵从各处聚到他周围。他就把他们分开：善的在他右边，不善的在他左边；又照各人正直和良善的性质给他们排好次序，排好以后就让他们回去。他们说，每当恶人开始猖狂、正直的人开始被恶人引诱时，就会有这样的事。后来我看见他降得相当深，那时他显得明亮，但一路上那亮光有种种变化，最后变得昏暗。有人告诉我，这完全照着他经过的那些人的正直和良善而定：在处于真理中的人那里，他显得明亮；在处于出于恶的虚假中的人那里，显得昏暗；在处于善中的人那里，显得像火焰。那里的灵也看见这一切，说这事发生过好几次，而且就是这样发生的。又有人告诉他们，他就这样把一切失序的事物重新整顿好；每当他们被带进恶里、陷入混乱失了秩序，他就每次都这样把他们重新整顿好。

这样被差到他们那里显现的，是主差来的一个天使群体，主的神性当时就在他们中间；因为主在诸天的临在，就是神性在天使群体那里。

那时，所有恶人也都被主从善人中分出来，扔进地狱，这样他们就得了洁净。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第一次眷顾。

后来我问他们，他们的星球是什么样子。先问他们从星球上看到的太阳，他们说有人头那么大，是火焰的颜色。又说他们的一天只等于我们的九个小时，这是他们照我这里的日子推算出来的。我问他们的年，他们说一年有二百天，这差不多是我们的七十六天。由此可以推断，他们那里没有冬天，最多像秋天，因为白天这么短、一年这么短，冰冻就积累不起来，而是终年夏天。他们也说，他们那里总是夏天，田野和树木不断开花。

他们还说，他们吃水果和豆类，不吃动物的肉，喝掺了水的奶；他们有一种长毛的牛，像羊一样长毛，但有母牛和小公牛那么大。

又说，他们一家一家分开住，从不聚居在一起，不过家与家之间还是有往来；他们也只有一个配偶，从不多娶，因为在他们那里，这违反神性的秩序。

又说，他们每三十天聚会一次，听那些受主光照之人讲道。这是在露天进行的，讲道的人站在稍高的讲台上教导。说到启示，他们说，教导和讲道的人那里有启示，有时别的人那里也有。启示是这样来的：早晨在半睡半醒之间，他们好像听见天上的天使讲论神性真理和照真理而活的生活；醒来以后，床边静静地出现一位身穿雪白衣服的天使，随即不见了。由此他们确知所听到的是神性的。这样做是为了把神性的异象和非神性的异象区分开，因为在非神性的异象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天使。

他们说，他们在那里完全赤身行走，因为是在自己家里和家的周围；赤身对他们不是羞耻，那里也没有什么淫荡的事。但少女不出门，留在家里，直到适婚年龄。那时她们被带到一些特定的地方，安置在某种矮栏后面，下身被遮住，胸部露着。要娶妻的年轻男子就到那里看她们，从中选一个做妻子。他们从脸上立刻就看得出彼此在心思和品行上是否相合，因为他们的内层不隐藏，从脸上就显露出来。这在许多地方举行。要娶妻的年轻人到那里去，没找到合适的就回去；选定了，她就跟他走，住到为他们预备好的地方。矮栏后面总有一位老人看着，确保一切合乎礼节；一边还有一位老妇人，也留意一切都合乎礼节。

男人头上戴一顶黑色的圆帽。他们的房子很矮，只用白木搭成，上面是平顶，两边有斜檐。房子一头住着妻子、丈夫和婢女、仆人；房子也往长里延伸，那里养着长毛的牛。

我看见那里的人，他们的脸比我们地球上人的脸宽大，肤色和我们这里的一样，眼睛却非常锐利，闪着内在的光；因为他们处在那样的状态中，所以有内在的光。

再说他们的灵，他们大大抱怨那些从别的星球来的外来者，说这些人在他们的敬拜上大大搅扰他们，他们见了就躲；说那些人讲的是他们无法理解、却说必须相信的事，连讲的人自己也不明白；那些人的目的无非是要统治他们。那些外来者也出现了好多，但与那星球的灵分开：星球的灵在西边，外来者在东边。到那里去的人当中有修士。觉知到他们是在世时周游各地、使民族改宗的那些人，他

们在来世也这样四处游走。那里的灵说起其中一个，说他一来，除了说必须相信主、相信主降生、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以外，什么也不说；还说要尊敬他的传教士。他们听了这些，就说他们知道主是人，从这些人那里什么也学不到，因为主自己教导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一起住在城里。他们一听这话，好像害怕似的全逃了；但我还是远远地与他们谈这件事。他们说，那些外来者也想这样，所以他们才逃。他们知道，如果住在一起，许多恶就会侵入他们，比如统治欲、霸占别人财物的欲望、嫉妒别人，由此生出仇恨；而他们一家一家分开住时，对这些一无所知。这时明白了，那些外来者为了统治欲，曾用种种方法劝诱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一听说城，就逃了。

这时我看见那些外来者受到了眷顾：几千个被聚到一处，从那里被赶出去，那地方就这样摆脱了这类人。那个修士也跟他们一起被赶出去；他显出来是赤身的，不过只赤着半身，裹着一件斗篷，脚上穿着鞋。

我离开他们时，他们当中有一个灵从那里跟着我，要看看我们地球上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他看见许多用瓷土做的器皿，看见铁的、银的、木头的各种东西，还有家里的许多物件，说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想让他看看一座城，那城在我上到楼上时可以望见，他却立刻逃走了，不愿看，原因如上所述；因为我心里想到城，心里也就有了由国王、权贵来治理等许多观念。

外来者把那星球的灵叫作头脑简单的人，因为他们把一切理解力和聪明都放在作恶上。我却说，那星球的灵在这种人眼里显得简单，其实要聪明一千倍；在那些灵那里是天堂，在外来者那里则是地狱，在地狱里，恶毒就是智慧，智慧却是简单，几乎什么也不是。

后来我同那个曾在他们那里的修士谈话，查问他是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做什么。他说，要教导他们关于主的事。还有呢？关于天堂和地狱。还有呢？关于对他要讲的一切的信。还有呢？关于教皇，说他有权柄给任何他想给的人打开天堂。那些灵都听见了这些。查问他是否信主，发现他什么神也不信；问他天堂和地狱是什么，他只知道天堂在上、地狱在下；说到信，是要他们相信他想让他们信的一切。那些灵听到关于教皇的话，说他比谁都愚蠢，该打发到愚人当中去，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到这种念头会进到任何人心里。又问他：还有什么？他说，是要统治他们。他们就说：这是什么，统治是什么？他这样是想夺去他们一切天上的光，带进地狱的黑暗，因为他所知道的只有地狱的东西，连主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对主的观念完全是人的，就像对他自己的观念一样。由此可见，他是被统治欲驱使才待在那里的。他们问我，统治有什么用？我说，是要所有人都做他的奴仆，这样地狱就借着他来统治，因为统治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所追求的爱。他们听了大为惊愕。此外，他在引诱人方面极其狡猾，并以这种本事为乐，尽管他对神性真理一无所知。

他们说，他们分开居住，一家一家、一族一族、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分开；一家之长在他们当中地位最高，他们尊敬他。但他不是出于自我之爱统治他们，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所以他爱他们胜过爱自己，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他们向他请教，他也为他们出主意，不论什么事都这样。所以他们当

中的统治是爱的统治。为别人的爱的统治，与自我之爱的统治相差何等之大！前一种爱来自天堂，那里的神性之爱就是这样；自我之爱来自地狱，因为那里是自我之爱在掌权。但今天不能建立这样的治理或这样的国家，因为每个人从遗传就带着为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去统治别人的爱，还有在需要之外占有世上财富的爱；每个人只要能够，都想占有全地的一切。

5514 论不在乎圣言和出于圣言之教义的传道人的地狱；论巴比伦

有些传道人虽然知道自己教会的教义，却不在乎它，也不在乎圣言，只把它们当作讲道的本钱，好升职、好得利。他们只想到世界和自己，在外表上过着道德的生活，也只是为了博取名声。总之，他们只是属世的人，不是基督徒，从不想到要照着圣言或教会的诫命生活。这样的人被送进某个地狱，那地狱在北部地带靠西的地方，离中间的边界不远。那里看起来雾气沉沉，就像地上的浓雾。他们被送到那里，在地底下分得各自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知道神性是不是一回事，当面就问：神性是什么？主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地狱是什么？他们就这样活在一种呆钝里。

5515 论非洲民族；论新天新地；论最后的审判

前面说过（见第5504–5505节），从天堂的中间，就是处在出于圣言之真理中的人所在、也就是苗圃所在的地方，派了许多人到天主教民族的那些人那里去。那些人虽然处在黑暗中，却出于良善的生活，为真理的缘故有对真理的情感。

5516 现在我被带到非洲人那里去，先取道北方，再取道西方，因为他们住在西方，离中间很远，朝那里的北方角落。我先来到一座宫殿，它像地上的石头宫殿，里面有一些人；后来又往前走，在那里停下。这时我听到有大批人从中间、也就是从苗圃被派出去，到远处的民族那里。借着交通得知，他们是非洲人，是照着自己的宗教好好生活、承认一位神、并承认他具有人的形状的那些人。我同他们谈了一些关于主的事，

5517 他们说，他们在等待教导，喜爱知道真理。我对他们说，承认一位具有人的形状的神、过着良善生活的人，正是能受教导、得光照的人，因为他们有对真理的情感。生活之善最渴望的就是真理，因为它渴望知道该怎样好好生活，所以受教导时就喜乐。所有这样的人都从主接受真理，照他们生活之善的性质和多少而得光照。他们承认这一点，并且很高兴。后来我还听说，有大批受过天上教义之神性真理教导的灵和天使被派到了那里。

5518 在这个地球上，非洲民族比其他民族更能处在光照中，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从内在思考，因此接受真理，并承认那是真理。别的民族就不同了，比如欧洲人，他们从外在思考，只把真理接受在记忆里，看不出那是真理，只是因为从小受了这样的教导，因为有人这样说过，而他们相信那人知道，所以是凭权威。我们世界上的非洲人，禀性就像属天国度里的天使；欧洲人的禀性则像属灵国度里的天使。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参看《天堂的奥秘》。总之，非洲人照着自己的宗教和它的律法生活，他们爱这些律法，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人，就是内在的人。

5518a# 我告诉他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照着自己的宗教生活，而是照着民法生活；他们只把宗教的教条存在记忆里，很少从这些教条出发去思考怎样生活，只是为了教义去想；因为他们相信靠对教义的信得救，而不是靠生活，他们也没有关于生活的教条。他们听了非常惊奇，不愿相信是这样。他们认为，没有一个人不照着自己的宗教生活；不这样生活的人，只能变得愚钝，因为那样他就从天堂接受不到任何东西。

5519 论属天国度：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人到了属于主的属天国度的那些人那里。他是个传道人，属于属灵国度。他到那里去，是因为我和他谈起那个国度里的人。他到了那里，看见他们坐在桌旁，桌上有各种食物。他看见他们把食物一样一样挪到一起，又换盘子，还有各种动作，他以为那是吃喝时的比划。有人问他，明不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明白。在我身边的另一些同属那个国度的人，却看不到他们这样做，而是知道那些是与他们思想相对应的表象。这些人借着属灵的观念解释了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用属灵的观念连千分之一也表达不出来，就是那一点点也表达不完全。他们还说，属天的人彼此也说话，但用的是思维的言语，它从内在的路进来，这样以某种方式变得听得见。属灵国度之人的观念，只能说是光的变幻；属天国度之人的观念，却像是发出光来的火焰的变幻，所以用属世言语的词句是表达不出来的。属天的人很能明白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却不能反过来明白属天的人，因为属天的人更内在，从内层能看见、觉知外层，反过来却不行。

5520 在那些成为属天之人的人那里，教会的教义立刻化为生活。他们一知道教义，就单纯地照着它生活，不另作他想，也不推论是否该换个做法。而在属灵的人那里，教会的教义先进入记忆，从那里再进入理解力和生活，但他们会推论事情是不是这样。

5521 他们的言语不像属灵的人那样响亮，而像一种柔和的波动，却还是听得见。这是向我展示过的。

5522 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吸收或学习的。不过他们在来世还会用另一种方式学习真理，就是让真理变得像是植在他们里面的；因为真理并不是植在他们里面的，而是流入的，也就是借着从主而来的流注接受的。

5523 还有处在中间的人。他们被送到属灵的人当中，站在那里时，就默默地看，惊奇那些人竟是这样。这样，他们在那里也借着真理吸收善；但这些真理不进入记忆，而是进入生活，却还是被植入了。

5524 在最高天堂、属于属天国度的人，是所有人当中最好、最有智慧、最有天真的，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承认自己、更谦卑，所以比其他人更处在从主接受善的状态中。他们显得赤身，像婴孩一样。而在与他们正相对的恶精灵地狱里的人，是所有人当中最坏、最愚蠢、最违背天真的，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处在自我之爱中，想显得像巨人。

5525 论最后的审判；论基督徒

后来，如上面所见（见第5470节及以下、第5514节），所有人都照着生活被分开；不是照着外在的生活，而是照着内在的生活，就是意志的生活，也就是仁义的生活。照着自己教会的教义过基督徒生活的人，被同照着圣言过基督徒生活、不靠教义而从圣言汲取许多合宜之事的人分开。接着，虽然照着教会的教义去信、在生活上却照着圣言去活的人，也被分开。只信不活的人被赶了出去，一部分赶到荒野，一部分赶到地狱。

5526 在来世，人们不在乎一个人是否照着民法、为了民法而好好生活，只在乎他是否照着神性律法、为了神性律法而生活。因为后一种生活触及人的内层，使人与天堂有交通；前一种生活只触及人的外层，所以是为了自己和世界。前一种人怕受惩罚而不作恶，后一种人却是因为恶是恶而厌恶它，并出于对善的情感而不作恶。

5527 论在地狱和天堂中的人以及尚未荒废之人的状态

在地狱里的人，总是转向自己的爱，不论怎样转脸、转身都是这样。不论走到哪里，他们的方位都恒定不变：他们的爱在哪里，也就是他们的快乐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东方。到了这一步，他们就被完全荒废，在地狱里了。

5528 在天堂里也是这样：那里的人总是把脸转向主，那里就是他们的东方；右边是南方，左边是北方，背后是西方；不论他们怎样转身都是这样。那里的方位与世上的方位方向相反，原因是世上的太阳对他们来说是背后的一团黑，天堂的太阳就是主，在他们面前。所以世上的东西也与天上的东西相对，因为世上的太阳相比之下是黑的，它象征自我之爱，月亮象征尘世之爱。天堂里的天使把脸转向主时，也能看见两侧和背后，所以他们看东方的同时也看见南方、北方和西方，不过这是在他们里面，就好像他们的视觉也向四面八方。这一点也赐给了我。因为从主而来的光，在天使那里向四面八方放射光线，只是射向其他方位时昏暗一些。

5529 而尚未荒废的人，也就是还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里的人，并不总是转向自己的主导之爱。他们转向哪里，爱和理解就跟着变，所以他们反复无常，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变化多端。从世上来的人都是这样，有的只持续一个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长达五十年，完全照着他们在那里的用处而定，因为他们服务于人，也给其余的灵充当主体。这样的人被称为在灵人界。他们即使被扔进地狱，也还会回来。而已经荒废、进过一次地狱的人，就不再回来；他们只要一抬头，就受到可怕的折磨。我见过有些人被从那里提出来，但那是得到主的准许；被人看过以后，他们又自己落回自己的地狱。为某些用处才会把他们提出来，但从不会没有主的特别许可。我看见西斯笃五世被从地狱里提出来，同最近去世的那位教皇谈话，因为他渴望这样做；但他在那里待不住，渴望回到地狱，因为在地狱上面他陷入了焦虑。

5530 灵人界里的恶人都与地狱交通，但照着他们借生活所坚固的恶和虚假的种类而各不相同；善人同样照着自己的善和真与天堂交通。在善人那里，恶逐渐被分离出去；在恶人那里，被分离出去的却是善。恶人一进地狱，立刻披上自己那恶的虚假，在其中被坚固；善人在天堂里披上自己那善的真理，永远在其中被坚固。

5531 还要知道，尚未荒废的灵一转身，其余的灵就完全看不见他，他就好像从视线中消失了。灵人界的恶人知道这一点，借此使自己隐身。爱和思想的不一致，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不一致的人也看不见他们的房子，他们住处的任何东西都会立刻消失，尽管它们还在那里。原因是他们的心在别处，他们的爱在别处。所以城里有许多人看不见，有许多人又重新出现，他们的房子也是这样。恶人能上到天堂所在的山上，却什么也看不见，就好像山上没有人，其实山上满是人。原因是爱的不一致：爱在哪里，他们就把内层转向哪里，所以看不见那些人。

5532 论先前的天堂和最后的审判

在新教基督教界的各地，祭司受到了眷顾。那些可以称为龙类的人被同不是龙类的人分开。查出的龙类有好几千，一队一队被扔进各种地狱，大多在西方，离中间有近有远。他们被扔出去时，觉察到从他们发出一种污秽通奸的气场，以种种方式触犯了禁婚的亲等。

5533 这些人当上祭司以后，虽然也读圣言、知道圣言，却只在乎用它来讲道，因为照惯例讲道要取材于它；除此以外，他们根本不在乎它，也不把它当作神圣，一点也不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研究圣言，只是为了升到更高的位置，或者为了得利，因为这些是他们所爱的。这样，他们的内在向着天堂完全关闭，外在却向着世界敞开。有些人会伪装，用奉承混进单纯的良善之人的群体里；那些人只因为他们会讲道，就以为他们是好人，比自己还好。别的人则是另一种做法。

5534 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从跟随他们的人群可以看出来，那人群数量极大。这群人也被从中间的山上、丘上和岩石上赶出去了，那里是有圣言、能得光照、能接受属灵生活的人所在之处。他们全都是只过着属世生活的人：在社会里过着民事生活，因此也有表面上的道德生活；他们常去教堂，听讲道，领圣餐，可是内在的约束一点也没有。因为他们想恶、愿意恶、也作恶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这是罪，是违背神和邻舍的，只是因为外在的约束才不去做；这些外在的约束就是怕法律、怕遭反抗、怕损失利益、荣誉和名声。这些人全都没有良心，所以也没有任何属灵生活，只有属世的、民事的生活。没有属灵生活的人，与天堂没有交通，而是被关在天堂外面；因为外在一旦被拿走，他们就毫无约束地扑向一切邪恶，那时就无法把他们挡在天堂之外，因为没有交通。不论主怎样借着天堂流入，他们都什么也接受不到。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从他们的民事生活和由此而来、表面上的道德和基督徒生活，任何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主知道。他们既然不是基督徒，也就不是活的，所以不能与天堂的群体同在，因为天堂群体的生活是天堂的生活。

他们在世时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只要看一点：他们在心里是否想过这是罪，是违背神和邻舍的，违背神性诫命的，也就是违背圣言和教义的。如果他们心里这样想过，而不只是嘴上这样说（因为许多人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不这样想），那就不是这样的人；否则他们就没有良心，里面也没有一点天堂，只有世界。他们怕的是自己的官长，不是神。他们从教堂、讲道和圣餐回来，完全和以前一样，把这些看成一笔应尽的义务，因为该这样做。

5535 所有这样的人，数量极大，现在都被从基督教界、从中间赶出去了，大多赶到西边那里的荒野。他们在那里游荡，或住在茅屋里，或住在一起，受官长管辖，官长用惩罚和种种恐吓把他们约束住。他们被赶出基督教界，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

5535a# 他们也受到这样的考察：把他们送进他们共同的生活状态，这时他们就转向西方；转向东方时，也还是弹回西方，就像一根筋被扭过去又弹回来一样；因为转向西方就是转向世界，转向东方就是转向天堂。有些人想到这一点时，也会转向东方，因为他们这时把自己放进某种装出来的、圣洁的状态；但这还是看得出来，因为天使这时看的是他们转向那里的内层，不是外层，而外层这时在他们那里方向是相反的。主导之爱，也就是意志，终究占上风。

5536 我听见这样的人说，他们原以为自己会进天堂，因为他们在外表上过着道德和民事的生活，知道教会的教义，也就是听过讲道；但他们现在注意到，民事生活与属灵生活是两回事。

5537 如果一个人只是想到，不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恶的，也就是不公正、不公平，所以他没有去做，那也还好；因为这样的道德仍是属灵之善与真的平面。只为了民事和世俗的缘故不去做，就不同了。

5538 论通奸者；论地狱

后来，所有通奸者都被赶了出去，就是所有在通奸中感到快乐的人。他们数量极大，但照着通奸的种类来分，因为通奸有许多类，每类又有许多种。通奸者不是被赶到荒野，像属灵上的通奸者那样（上面也讲过他们，见第5535节），而是被赶进地狱。原因是：在通奸中感到快乐的人，与天堂完全没有交通。天堂建立在真正的婚姻之爱上，因为婚姻之爱出于善与真的结合，所以出于天堂，出于天堂的本质，而天堂的本质就是这种结合。因此，他们没有天堂的根基；因为在通奸中感到快乐的人，不能爱妻子，所以不能接受天堂。

5539 今天在基督教界，通奸很普遍，以至于凭人的学问、或凭自己思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为通奸是可憎的；他们还用种种理由证实通奸是必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界是什么样子，看出它已到了末期。原因是他们不把教会的教义当作生活的教义，所以不在乎生活，这样他们在属灵上就是通奸者。

5540 续前

我处在一种忧伤的状态中，却不知道原因。这时我听说，有大批人被从天上降到下面去。问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他们是那些为有了天上的教义而高兴的人，说要接受它，因为他们相信其中的一切，许多人也觉知那是真理。可是他们一听说那教义不只是信的教义，其中的内容不只是要知道、要承认，而是生活的教义，是要去愿意、去实行的，又听说教义在那些只知道、只肯定的人的身上毫无作用，只在同时也去实行的人的身上才起作用（因为后者从心里爱它、接受它），他们就忧伤起来，全都拒绝了它，不要它。我的忧伤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他们被降到下面靠北的地方，那里与天堂的交通很少，但还是有一些交通。

5541 那些被降下去的人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做其中的一切，说这他们绝对做不到。我得以告诉他们，这并不沉重，也不困难，因为它只要求一点：无论在职务内外，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要真诚地生活；因为不这样就是罪，就是违背神、违背邻舍。他们说，他们愿意这样，就是愿意真诚地生活，也愿意这样想。可是一经考察，他们并不愿意，因为他们想为自己的缘故对别人使用欺骗、诡计和奸诈，还想用许多方法伤害别人，而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恶。所以他们被降了下去。因为真诚地生活包括所有这类事，比如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伤害、不可欺诈，以及关于对邻舍之仁义的教义的其余一切。也查明了：只有在生活上是基督徒的人，才能为神和邻舍的缘故真诚地生活；只在信上是基督徒的人，一个也不能。

5542 他们当中也有那些只凭圣言的字义而处在虚假教义中的人。他们只要已经在那些教义上坚固了自己，就一点也不在乎真理本身，不管它在圣言里怎样明明白白，在来世怎样向他们宣讲。而他们当中过着良善生活的人，却出于善渴望真理，就是真正的真理；因为善渴望真理，就像食物渴望水一样，它渴望结合，因为二者彼此相爱。看见这样的人数量极多，有路德宗的，也有别的。他们因为不愿接受任何真正的真理，就被从天上抛下来，送到东方靠北的那片地上；他们当中活得恶的，就在那里进了地狱。

5542a# 龙之所以与天堂作对，是因为它们与天上的教义作对；因为天上的教义在字义中显现不出来，只向受光照的人显现。所以它们也与天堂作对，它们若到那里，立刻就扑灭那里的人的智慧。但天堂里的人一察看那些挣扎着上去的龙，就因为里面生出的最深的昏暗以及由此而来的焦虑，把它们抛回去。龙的身体和头，由那些比别人更坚固自己的人构成，照着他们坚固的性质和程度而处在龙的不同部位。他们一在场，对于凭教义而有聪明的人来说，就引起一种麻木，直到对真理的情感被扑灭。这是我从经验得知的：这样的人曾在下面，也曾在上面；他们在场多少，情感就麻木多少；若不把他们挪开，麻木、厌倦就会占据一切，直到令人作呕。有人凭教义同他们说话时，他们听不懂，还抵制，最后迫害；有的出于反感，有的出于仇恨，等等。他们一旦置身于任何教义之外，就自以为处在光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在随心所欲、或赞成或反对、变来变去、飘忽不定的自由感受中，也是这样。

5543 论最后的审判和新耶路撒冷

我看见大批人从天上被降到东方，在那里的前方分得地方：四周的恶人被扔进荒野和地狱，那里的善人得到可以居住的住处。后来我又听到大批人从天上被降到其余四周所有方位，就是西方、南方和北方，在那些人的身上也同样这样做了，其中的善人在那里分得了住处和居所。这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整整一夜。

5544 这不是眷顾（眷顾以前常常有过），而是整顿秩序。因为中间是最好的，外围是照着层级排列的善人：东方是处在清晰之善中的人，西方是处在模糊之善中的人，南方是处在清晰之真中的人，北方是处在模糊之真中的人。

5545 注意：在前面关于教义的部分说，那里有许多理智方面的内容，原因是天使处在智慧和聪明中时，就处在理智方面；人读圣言时，受主光照的是他的理解力，并没有什么直接临到他。理解力是用来接受属于信的真理的，意志是用来接受属于爱的善的。没有这样的理智方面，就永远不能判定什么是真理，因为每个人都能从圣言的字义推出他自己所主张的是真理。比如，经上说耶和华有怒气，如火烧起，直烧到阴间（申32:22）；又说他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也照样喜悦毁灭你们（申28:63）；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地方。这就是那里也有理智方面内容的原因。

5546 论天堂，出自天堂

在天堂里的人，在那里生活就像在地上一样。生前分开、也就是按民族、宗族和家庭分开生活的人，比如我们地球上的上古之人，在那里也这样生活。生前生活在帝国之下、住在城里的人，在那里也这样生活，但即使在城里，也还是照着民族、宗族和家庭分开，就是照着亲缘关系各按其序；不过是照着出于善之真理的亲缘关系，这是属灵的亲缘关系。在那里有亲缘关系的人，一见面就认得彼此，完全像地上的血亲和姻亲一样；虽然以前从没见过面，却像熟人一样。

5547 论天堂的总体情形和它的层级

天堂之上还有天堂，它们之间有交通。除了在最高天堂的人以外，灵和天使都不知道它们之间的交通和结合是怎么回事。天堂有七个层级。总的来说，天堂分为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内在的称为属天的，外在的称为属灵的。内在的分为三层，外在的也分为三层；内在的与外在的之间，为了结合的缘故，还有处在中间的，称为属天属灵的。所以有七个层级。

5548 第一层，就是内在的人那里的最内层，是唯独属于主的，可以说是主在天堂里的居所本身；因为那里进行的事，天使并不知道，但主还是借着这最内层来治理。内在的人那里的第二层，是虽然进入他们的觉知，却像人的内在之于他的外在那样。第三层是那些天使所在、并有他们自己觉知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在那里，他们的灵魂在第二层。就像人是在他的属世层或感官层里思考，不是在内在的理智层里思考，他们也是在那里思考。他们也和所有的灵一样有外在，但这外在在他们那里是静止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它，它静止得就像人睡着时的外在一样。不过那外在仍是他们内层的平面；借着它，并借着属天属灵的人，他们与处在外在中的人，也就是与属灵界里的人，有交通。

5549 在属灵天堂里的天使，不处在内层，而处在外层。这外层也分为三部分，就是内、中、外。外部，就是接近世上外在感官层的部分，是静止的；他们在思想和觉察上活在中部；内部在他们就像灵魂。他们虽然也有上面所说的内层，但那是关闭的；与他们的交通，是借着属天属灵的天堂，越过属天的天堂进行的。所以属灵的天使处在内在的属世层里。

5550 由此可见，天堂有三个层级，也就是天堂里的天使有三个层级；世上的人，就是那些天使般的人，也有同样多的层级。但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内层里进行的是什么，这些在死后才打开。

5551 这些层级彼此截然分明，但学术界能不能领会这一点，我很怀疑，因为大多数人对人的外层和内层，都抱着一种从粗到细连续不断、没有别的分别的观念。

第十九册　§§5401–5700

5552 人，也就是人类，是天堂终止于其中的最末端，原因是人里面有天堂，也与天堂相对应。人那显露于世界的感官层，就是最末端本身，所以也是根基；诸天安歇在它上面，就像房子安在根基上一样，因为从最初到最末的一切都连在一起。人的感官层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这种固定是什么样的，只能从这一点来知道：地上的一切在天上也有，但在那里不是固定的，只是显得像固定的，可以列举许多，比如房屋、田地、园子、车辆、动物。由此可见，人活在世上时，为自己取得一个固定的平面，所以它不能改变。因此，人在世上成了什么样，就永远是什么样。他带着这个平面，但它完全静止，不过他的内层仍终止于它。这平面若与他的内层不相对应，他在那里就不能过得好；它对应多少，他就过得多好；不过他的内层会是善的。如果内层是恶的，他就进地狱。

5553 所以，为了让神性亲自治理天上地下的一切（这是借着一切、借着最初的同时也借着最末的来进行的），主来到世上，取了人性，并带着人性，直到最末端都复活了，正如他自己也教导门徒的那样（路24:39）。因为这样，他在世上就能制服地狱，此后就能治理天和地，别的方式都不行。因为那时人在最末端上已经完全离开了诸天，以至于那根基开始毁坏了。

5554 属天天使的言语

为了让我明白他们的言语，借着一个例子让我明白。我觉察到有个妇人爱她的丈夫，却被别人用言语拦阻住，有时用说服的言语，有时用别的方法捆住她的情感：拉住她，暗中塞进别的人，阻断交通，换上别的在外层流注得更强的人。把这些挪开以后，她就公然以极大的力量爱她的丈夫，亲吻他，拥抱他。这时我说，这就像一根筋或一根弹簧，被拉住时仍努力要弹回去；这叫作努力。心脏的弹力处在努力之中，在束缚被拿开以前，对行动一无所知。在人里面，这叫作意志，因为意志是活的努力；活的东西里的一切都换了名字，换了样子，其实生命在有机物或实体物里是以同样的方式流注的。人所愿意的一切，都处在他的努力之中；阻碍一挪开，就成了行动。人的意志里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的爱，因为意志本身就是他的爱。所以，一个人的爱被拦阻多少，他就有多少不去行动；拦阻有种

种原因，称为不可能的事，也有外面和中间的别的爱。自然界的一切和每一样事物都是这样：宇宙中的大气是这样，植物界的一切和每一样是这样，动物界的一切和每一样是这样，人的身上的一切和每一样也是这样；由此有平衡，有出于目的的动力因，有出于原因的结果。在最高意义上，主拯救人类、赐给他们智慧和幸福的爱就是这样；阻碍在人那里，在人的爱里。

5555 这些是借着词句和观念表达出来的，属灵的人和属天的人都觉察到了。属灵的人领会得很好，并带着属于聪明的那种喜悦；属天的人却不这样，要等它从属灵的观念进入他们的观念才行。他们的观念更内在，却建立在属灵的观念上，更概括，它模模糊糊地想到这样的流注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也就是这样的状态和由此而来的行动，就像只是概括地想一切事物整体的这种状态。这时他们身体和脸上的姿态也同样动作起来；他们借着全身的动作，也借着面容和眼中的火光，把这表现出来。

5556 论天使具有人的形状

人从主而来的一切生命，不论最小的还是最大的，都趋向人的形状；他一切的善与真，就是出于他那从主而来之意志的理解力，都努力要成为人的形状。原因是主是人，天堂整体也是人；所以人有人的形状，灵也因此有，天使也因此有。人脱下身体时，他有人的形状；灵的外层（那些外层也是人的形状）沉睡时，他处在更完美的人的形状中。灵魂就是人；如果你说灵魂就是从神性流入的生命本身，那它也是人的形状，因为凡出于神性、也就是出于主的，都是人的形状。爱，也就是爱之善，是形状的存在本身；由此而来的真，成了善的时候，就是由此而来的显现本身。

许多学者怀疑复活，并认为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是因为他们凭关于灵魂的假说去思考：他们对灵魂只有一个气息的观念，有些人则另有想法，比如以为它像空气、火、火焰。所以那学问使他们瞎了眼，把对人死后生命的内在觉知搅乱、消灭了。单纯的人则不同，除非他们也这样想灵魂。所以在基督教界，人一想到死后的灵魂，就不能有人的形状的观念；其实凡没有因这类东西而消灭了对死后生命之内在觉知的人，都保有这种观念，比如学术界以外的人，所有穆罕默德信徒和有智慧的外邦人。基督教界的学者当中有这样的观念，这是借着考察他们的观念展示出来的，查明确实如此。那些观念里不但有怀疑，还由此有否定；那团昏暗里有一些东西，扼杀了关于死后生命的一切天上的光。单纯之人的观念也受了考察，查明与灵对自己的观念完全相符。每个人的信都照着他的观念。他们当中有些人凭着一种不可能来想死后的生命：整个天和星辰、太阳、地球都要毁灭，人的身体被虫、鼠、鱼分割，散到四面八方，还要复活。他们就否认了复活；一旦否认了，接着又用种种理由来证实。正因为基督教界的人是这样，才允许他们相信身体要在某次最后的审判时复活；否则所有凭自己的理智思考的人，都会拒绝复活的教义；这教义一被拒绝，人的身上属于教会和天堂的一切就都毁了。

5557 论灵和天使的言语

属天天使和属灵天使的言语大不相同，天使的言语和灵的言语也大不相同。这种区别可以从他们言语的本性看出来：他们凭观念用自然的声音来表达，这声音就像他们的爱一样。所以他们凭自己的观念、以整个自己说话时，言语是从他们整个人发出来的，好像不只从思想发出，也从全身发出；因为整个灵就是他的爱，他的言语也由此而来。

5558 由此可见，处在属天之爱中的天使，言语是什么样的：它极其可爱、极其优美，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爱说话。也可见有智慧之天使的言语是什么样的：它充满智慧的观念，这些观念进不了不那么有智慧之天使的观念里。也可见单纯之人的观念，若不与有智慧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

5559 由此也可见，地狱里的人言语是什么样的：出于他们污秽的观念，言语也污秽，不能与天使的言语结合；因为地狱里的这类观念具有破坏性，进不了天使的观念里。那里的言语也照着爱的类和种而有变化，因为思考、说话的，是每个人的爱；整个灵在内层和外层上都像他的爱，外层是它们最末的形式。由此可见有哪些区别。区别是这样：地狱里的灵几乎听不懂天使的言语，它虽然同样出于观念，却出于与他们的观念相反的观念；而天使能听懂地狱里的灵。天堂也借此与地狱分开。

5560 论代表指甲的人；论地狱

代表脚趾甲和手指甲的人，是所有人当中最恶毒的；他们最不在乎、几乎一点也不在乎属于天堂和教会的事。他们的恶毒超过所有别人的恶毒，但最后变得比谁都愚蠢。卡图什就是这样的人。

5561 论天堂里的书和圣言

他们在那里有圣言，也有书。在属灵天堂里，文字和世上的文字相似，用的是拉丁字母，但在属世界的人看来完全看不懂，因为那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就是普世语言。读它的人立刻就明白，那里的词是照着他们自然的观念的。我多次看见这样的文字，但我处在属世状态时，能读，却不懂。我看见过书，文字就在眼前，我读了，而且读了多次。他们也同样有圣言，有的照着它的内义，有的照着它的外义，不过更多是属灵的意义。

5562 而在属天天堂里，他们没有这样的文字，字母是另一种，差不多像希伯来字母；在那里，他们在每个音节、每一笔、每一画里，都看出许多所代表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言语是另一种。这是我看见的，当时有一位天使在我身边作解释。所以圣言里说到一点一画（太5:18；路16:17）。

5563 他们也写信，寄给别人，寄到别的地方去，这我也看见过。

5564 论天堂里的言语和智慧

属灵的言语是普世的，出于观念；但它的声音，也就是它的音节，是从情感本身流出来的，那对它是自然的；所以情感借着声音表达自己，这在他们那里就是音节，就像每一种情感都自然带着姿态一样。所以他们言语的声音，也就是他们的词，是从整个灵流出来的。观念属于情感，也同样在他的属灵身体里形成。但灵彼此所说的，大部分不能用属世的语言或言语表达出来，因为它进不了词句，也进不了人在身体里时思想的感官观念；在身体里的，都是概括的东西。

5565 属天之人的言语相对于属灵之人的言语也是这样。属天之人的言语里有这样的智慧，以至于用属灵的言语表达不出来，连观念也把握不住。有个人对此怀疑，也亲身体验过。他被送去与属天的人在一起，那时他觉知他们所说的；可是他回到自己那些属灵的同伴那里时，什么也表达不出来，连用思想的观念也不行。他说，他们所说的充满了智慧。他是伦敦《旁观者》的作者。也体验过：属灵的言语进不了人的属世言语里。

5566 所有天使，不论属天的还是属灵的，在智慧上都永远得以完善，但永远不能完善到某种程度，使他们的智慧与主的神性智慧之间有任何比例；因为主的神性是无限的，有限与无限之间没有比例。

5566a# 思想的每一个观念，都从属于爱的情感流出来，就像光从火焰发出一样；所以可以说，理解力属于光，这光是从意志的情感产生出来的，在每一个细节里都像火焰一样。在天堂里觉知到确实如此，并觉知到这起源于作为太阳的主，太阳就是爱，也起源于由此而来的光，光就是神性真理；还起源于主在他自己的每一个细节里都同在，在这件相对来说是概括的事上也是如此。

5567 论可憎的巴比伦之群

巴比伦之群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外表上摆出圣洁，借此让百姓相信他们比别人圣洁；里面却相信自己掌握天堂，因而对人的灵魂有权柄，也让百姓相信这一点，借此俘获他们的心，夺去他们的财产。他们当中什么也不信、出于诡诈做这些事的人，在来世就想出种种可憎的伎俩，用别的方式干同样的事。他们在后面，在西部，在一座不高的山上；另一类在更靠北的一座山上。

5568 前一类在西部大约中间、却也偏向北方的地方。他们偷偷来到人和灵的背后，或亲自来，或借着思想来，或借着派出去的爪牙来，在那里让人相信基督在场。他们传递这个说法，就能撒谎，让人相信好像主在那里一样，这是凭着他们在世上的那种信。这时他们就把所有对灵的背后有流注的都引开，这样就想把人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就像主在引导一样。来到人后脑下面的人，就控制人的思想。如果有单纯正直的灵在场，他们立刻就把这些灵拉到自己一边，因为这种说服就是这样。如果被揭穿他们是灵，他们就说自己是主差来的，或者说主借着他们流入，因为主就是这样无所不在的。俘获了那些灵以后，他们就对人和灵为所欲为。人在试探中，在不幸中，在绝望中，在心里对神性和他的天意动摇、犹疑不定时，他们大多在场。那时他们就把人引向可憎的思想；至于灵，他若不把自己和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他们就把他的思想推进地狱，这是借着否认神性做到的。他们最常对付比较天真的人。他们里面处在比谁都强的自我之爱中，是更内层的魔鬼。这样的人常常在我身边，而且隐藏着，以至于我完全不知道是他们，只是从心境的状态变化觉察到。最后他们被揭穿，被看见了；

我同他们谈话，体验到他们是主最凶恶的敌人，凡敬拜主的人，若不把自己的灵魂和财产全都交给他们，他们就迫害。对主的敬拜，在他们只是干这类可憎之事的手段。我看见他们那一大群人，数目极多，被扔进他们那座山前面的地狱里，那里里面有硫磺，里面地狱的火一天天加旺；所有人一到那里（因为那里是他们的聚会之所），就被扔进那个地狱。

5569 另一类住在西部更靠北的地方。他们有更内在的诡计，也更狡猾，但做一切事都只求灵和人不知道。他们说话真诚，也虔诚；他们摆出来的不是圣洁，而是真诚，里面却是一样的。他们用自己的伎俩寻找进到人和灵那里的门路，但不是到背后去控制思想，而是绕到左耳周围，占据那个区域。这是用种种隐秘的方法和伎俩做到的，我没法全部描述。这样他们就把来自天堂的一切流注都从那里引开，因为天堂是从四面八方流入的。他们一占据那个区域，就占据了灵和人，因为一切觉察都从那条路来，凡出于人的主导之爱而使他喜悦的，总之，内在思想的一切快乐，都从那里进去。天堂在耳朵周围的流注有它的轴心，所以那里是流注的轴心，原因是耳朵接受这类东西，从那里进去的都会进入人的觉知。他们占据那个区域以后，立刻就觉知到灵的思想和情感，在此以前不能。然后他们用种种方法，趁灵不知不觉，塞进许多属于他的爱的东西，也塞进违背他的爱的东西，探察是什么让他忧伤或喜乐，什么让他快乐或不快乐。找到以后，他们就暗中塞进让他陷入绝望的东西，或关于得救，或关于天意，或关于神性，或别的方面，最后让他几乎神志不清。这样他们就占据了他：要么把他赶出他的产业，叫他逃到别处，这样夺走他的一切；要么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当作奴仆留在身边，叫他把一切都交给他们。后来他们还探察来自天堂的、从四面八方流向那个部位的流注，直到两侧的腰部；这流注一被他们知道，他们就占据了他整个人，叫他做卑贱的奴仆。有些人怀疑会有这样的恶毒，就允许这些人在他们身上施展，最后他们承认，这些人只要愿意，就能叫他们自愿落进地狱，因为这些人会造成这样的状态。总之，这是可憎的一群。

5570 人处在内在的喜乐中，或处在内在的忧伤和忧郁中时，这不是从别处来的，而是来自灵的流注，那些灵在思想、在说话，或违背他的爱，或顺着他的爱。这一点已向许多人展示过，来世许多恶毒的灵也知道。他们彼此谈话，谈话听不见，却借着快乐或不快乐被觉知到。

5571 论天堂里的数字

有时会出现数字，写满一整张纸，也写在墙上，代表属天之人所想的事；但除了来自那个天堂的人以外，几乎没有谁能知道。数字是单个的时候，就照《天堂的奥秘》里所描述的意思，比如2、3、4、5、6等等，直到12；组合起来时，意思就不同了，比如358/90356，意思是“愿神与你同在”。每个数字都代表某种东西，但意思照上面的数字而变化，这里是358；那些数字把意思的次序决定成这样或那样。来自那个国度的人立刻就明白，而且不用人教，好像自己就明白一样。每个观念都有它的数字；一般来说，偶数对应善，比如2、4、8；奇数对应真，比如3、9。

5572 论恶精灵和他们的地狱

恶精灵住在后面深处，在那里铺展得很广，在灵的地狱下面。他们与灵的地狱之间隔着一种像坚硬岩石的东西，彼此截然分开；那岩石穿不透，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交通，除非借着处在中间的人，就像属天之人与属灵之人之间一样。他们也与属天之人相对应；主借着属天之人治理、制服他们。

5573 有一个我在世时认识的人，法官弗勒利希，他是恶精灵。他在灵当中待了很久，能随意引导任何他想引导的灵，就是引导他们的思想，也能随意把他们引开。他们不知道他是恶精灵，还说完全无法抵挡他，他想让他们想什么，就能让他们想什么；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也到我这里来，对我的思想也这样做，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能引导；他还用手侵入胸部的区域，在那里被查出是恶精灵。在我世上认识的那些灵当中，有许多灵依附他，多达几百个；他们说，他能接受他们所想的，别人却不能。他们是恶灵，大多是自然主义者，他里面也是这样。

5574 从他们在世时的生活，得以知道哪些人会成为恶精灵：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思想。部分原因是他们独自一人、在自己里面生活，也就是出于这种生活的快乐，其间又夹杂着悲伤的遭遇，当时一直想着这些遭遇；所以他们能长时间停在一个思想里，被它抓住，不像那些处在喜乐和变化中、没有大悲伤的人那样东想西想；这是因为他们能长时间执着于对一件事的思想。他就是这样的人。最后他们变得只想自己所想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会因为什么而陷入怀疑，而是一直守住自己对所谈之事的观念，一点也不离开，不理会别人的道理，只认为不是那样、那些道理不成立。这样他在任何事上都不依赖别人，权威不起作用，在属灵和理性之事上的学问名声也不起作用。他们就这样一直在想法上反对说得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成为恶精灵，用自己的思想引导任何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照着种种事物被扭来扭去，有理性的人照着道理，没有理性的人照着自己所博得的、对别人真诚、教义和学问的印象。这样的人成为恶精灵，在来世借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思想不断地控制别人，尤其控制别人的情感，那是思想的内层；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处在自我之爱中，被自己的思想所激动，爱自己的思想，所以属于爱的情感一直伴随着，所有人的思想都借着这些情感被控制。

5575 他们当中也作推理的，是处在中间的。总的来说，属天的人在大人里对应心脏和脉搏，也对应肉，直到那里的筋腱、软骨和骨头；属灵的人则对应肺和呼吸，还有纤维、血管、血液和动物灵。

5576 恶精灵则相反，是与肉和心脏作对的；所以他们大多变得像骨头，或像正在骨化、软骨化的肉，因为他们在最大和最小的事上都完全与善作对，以至于没有一点完整的东西，与真正属人的意志作对。在他们的地狱里，他们起初显得像看不见的飞来飞去的东西；他们彼此躲避，因为彼此受不了对方思想的气场，因为那里一直在相撞。所以他们使自己隐身；在来世，谁想得与别人不一样，谁就在别人眼里看不见。

5577 英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成为恶精灵，因为他们那时依赖别人的权威，不用自己的思想；又因为他们照着自己的领会，从别人的推理和道理来接受，所以他们也容易被说动，只要他们相信那人是有学问、真诚的人，又是本国人。他们的思想显得明亮而内在。荷兰人当中却有许多人成为恶精灵，因为他们凭着自己去想，反对别人，又不说出来；他们的思想在属灵界显得比较昏暗，层次也较低。许多

英国人在来世也接受了天上的教义，因而进了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一看见信仰的真理，就接受，并在某种内在的光中看见，这样就一直留在其中。英国人做得快，荷兰人却做得慢；因为渴望天堂的人看得慢、领会方法也慢；等他们领会到照着那教义的诫命生活会引向天堂，最后就承认了。他们照着天堂的形式行走，此后进一步知道什么，也照着内在的代表去做。他们的思想照着天堂的形式；人所不知道的是：那些真正分析出于善之真理的理性之事，也是这样。

5578 论属天天使的文字

有人给我看一张纸，上面用希伯来字母写着字。当时有个灵在我身边，告诉我其中每个细节代表什么：不是字义，也不是内义或属灵的意义，而是最内的意义，就是属天的意义。他不是从词句看出这一点，而是从音节和它们的弯曲、弧度，也就是常说的一笔一画看出来的。由此就明白了圣言里所说律法的每一点、每一画代表什么。

5579 又有人从天上告诉我，在属天国度里，他们的文字与属灵国度里的文字完全不同。在属灵国度里，文字由词组成，写法和世上的话语相似，但那里的词出于他们的自然语言，也就是普世语言，所有灵和天使都通晓它。我常常看见这样用拉丁字母写成的文字；我处在属世的气场中时，完全看不懂，那些是词，却看不懂，而任何一个灵，不论是谁，都看得懂。它是照着他们的自然语言写的，这种语言前面讲过（见第5564节及以下）。而属天之人的文字完全是另一种，由各种弯曲组成，弯成各种形状，每一个弯曲和弧度都代表某种东西。所以他们用这样一个形状所表达的，比属灵语言用许多许多词所能表达的还多，可还只是表达了一部分。属天的人完全懂得这样写、这样读，而且不用事先学。

5580 也有人告诉我，他们看过属灵的文字，也看懂了，是照着属灵的意义看懂的；但他们同时还单从音节的弯曲看出别的东西来，属灵的人对此很惊奇。他们看不懂的，就给我看了一些音节，那些只是弯成各种形状的曲线，差不多像某些东方民族的文字。

5581 又有人告诉我，古人在文字刚开始时就是这样写的，就是希伯之前、希伯来语出现以前的人。希伯来语多少接近这种文字，但还是离开了它，因为希伯来语的音节里有尖锐的词尾，那是属天语言里没有的。不过，在希伯来语和它在圣言里的每一个词里，音节本身里都有属天的东西，处在中间的天使能明白，所以那里也有最内的东西。

5582 但别的著作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出于神性的著作里才有，所以只在圣言里有。在不出于神性的属灵通俗文字里，虽然也隐藏着一些东西，却不是照着对应关系的。

5583 也觉知到这样的文字从哪里来：它是照着天堂的形式；天堂的形式是这样的，关于它可以说许多，但现在不说。属天天使完全知道什么与什么对应，比如各种转向的程度对应什么，转向这一方或那一方对应什么。这是出于天生植入的知识，因为他们受天堂形式的引导，文字和许多别的东西都由此而来。他们不用教导就知道真理（耶31:33–34）。

关于类似的事，可以讲一件奇妙的事。天使看见下面有个灵在走路，立刻就从他走的路和路的左弯右拐觉知到他是什么样的人、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照着他思想所处的那个形式走的，天使就从那形式推断出来。由此我得以确知，文字的弯曲是照着天堂的形式。照着天堂的形式走路，照着属天的文字书写，谁也不能靠技巧学会。谁若靠技巧学什么，就立刻离开了天堂，也立刻被认出来，尤其是走路的人，这从他的脸朝向一方、脚却走向另一方就看得出来。

5584 所有数字代表什么，也都来自属天国度，但这出于更高的来源，三言两语描述不了。圣言里的数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比如2、3、4、5、6，直到12，等等。我看见过从那里送来、全由数字组成的文字，但那里的数字写法不同；他们思想的各个细节落入属世的计数里。

5585 论灵的言语

灵的言语是自然的，出于他们的内在记忆。观念从这记忆里成为词，但这些词与事物本身相合，是属世之词的开端。人的身上就有这样的观念，虽然他不知道，他在来世就凭这些观念说话。所以这是普世语言，因为每个人都能和别人说话，不用事先学。

这种言语听起来响亮得就像世上的言语，但只有灵听得见，人听不见。

灵同人说话时，这种言语就落入人的语言的词里，就像灵内在的观念落入人那由词组成的言语一样。

灵转向这样一个人时，属灵的言语就消失了，他只知道自己说的是人的言语，也不知道还有别的言语。

也有人凭观念说话，但这现在很少，因为那样就会觉知到他的真与善是什么样的。可是一个人若有连贯的真正真理，就能娴熟地凭观念说话；越受教导，就说得越好。但要当心这种言语，它是更内在的。我常常借着观念的言语同灵和天使说话。

5586 有个灵转向我，用我的语言说话；他用属灵的语言对灵说话时，注意到了其中的差别。天使般的灵的言语甜美，与别人的观念不同，因为他们内在的观念充满了出于善的真理。恶灵听不懂他们的言语，因为他们同时是凭观念说话的。

恶灵的言语是污秽的，善灵不愿听。

属天之人的言语是外在的，因为他们只说所看见的，不说所听到的。

这些是在一个灵在场时写下的，他没有任何观念，只凭内在的记忆说话，没有观念，所以我不能凭思想把这些描述出来，他用这种方式妨碍了我。

5587 论属天之人和属灵之人的言语

属天的人不凭内层说什么，因为内层的东西进不了词句。一切真理都照着天堂的秩序刻在他们里面，以至于真理里有天堂的形像。他们既然这样处在真理本身中，就从来不去想这些真理，所以也不去想属于理性的事，就是理性之事，也不去想道德和民事上关于公正公平的事，因为这一切他们都从自己所处的真理中看出来。他们对这些完全不去想，这一点我得以亲身体验，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属天之人在我身边。我也从天上受教：他们所听到的理性之事，他们从不说出来，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对这些除了别人谈到时知道、觉知以外，没有别的记忆；那时他们就说或想：是，是；或者：不，不。他们又说，凡借着听觉进来的这类东西，他们不说出来，却还是觉知；但他们亲眼看见的，他们就知道，说起来也和别人一样好，因为那是看得见的世间之物，是外在的东西，属于他们的身体，也就是属于他们的人性。我被送进类似的状态，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他们，事情是要去看的，不是要去听的；因为借着听觉进入觉知的，进入内在的人，所以进入意志部分，也就是进入情感；借着视觉进来的，只进入外在的人，进入外在的理智部分。由此我得以确知，他们的记忆与灵的记忆一样，是外在的记忆，他们也能凭它说话，却没有内在的记忆，所以也不凭观念说话。此外，他们还借着各种姿态，借着做事、走路、坐着时的各种形式说话。

5588 至于灵的言语，它出于说话者思想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人那里是没有词的。因为人说话时，只想着所谈之事的意思，那意思就落入词句。那说话的、也就是外在的思想，分成一个个观念，就构成灵的言语，它出于内在的属世记忆。因为属灵的人那里的内层是关闭的，所以他们谈论真与善。

5589 这记忆是想象性的，由世上看得见的事物形成。它借着来自天堂之光的流注变得活跃时，就构成那种言语。这言语既然出于天堂之光，就构成与宇宙中事物本性相符的观念；每一样事物都借着天堂的流注有它的相符之处。这些相符的观念在灵那里落入词句，说得那么清楚，彼此听得那么清楚响亮，就像地上人与人之间言语的词一样。所以灵的言语是自然的言语，也是所有人的普世言语，来自地上每个民族、每个星球的灵都能借它彼此交谈，同上古之人交谈和同今人交谈一样。每个人死后都立刻自然而然地进入这种言语；他说话时，不知道自己曾经用别的方式说过话。由此也可见，灵的共同言语就在每个人里面，就好像一个人用自己的思想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一样；也可见他这样能在一瞬间说出比用词说半个小时还多的东西。由此也可见，那种言语是由词组成的，但那些词完全不同，是照着事物的本性、借着声音分出音节形成的，所以分出音节的声音表达出事物的一切。它与禽兽的叫声不同之处在于：禽兽的声音是连续的，灵的言语却是分开的，因为他们对事物本身的思想来自天堂，来自那里的神性真理，那在那里就是光。所以人的言语是分开的、分出音节的，因为人有理智；

5589a# 禽兽的声音则是连续的。灵的语言的词与世上人的语言的词差别有多大，我也从许多事上得以确知。那声音的部分在世上也能表达出来，也是分开的、分出音节的，但在世上谁也听不懂，因为那是言语的属灵部分，不是人所处的属世部分。言语也不同于人的内在思想，灵的内在思想也是这样，因为言语是外在的；他们留意不让思想进入言语，因为那样就会显出这灵是什么样的。所以在来世，有理性的人，也就是凭理性说话的人，和只凭对事物的记忆、不加自己思考说话的人，说话都差不多；他们在那里也能和在世上一样，装作有学问，尽管他们只是

5589b# 凭记忆说话。传道人也是这样说话的，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教义说话，同时却没有内在的观念，只是把自己放进外在的情感，也就是外在的圣洁状态，他们的言语就在这状态中，和在世上一样。听众也只是听那带着这种情感的言语，由此受感动，却没有内在的情感。

5589c# 总之，他们的言语和属世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嗅觉一样是自然的。人在世上和灵一样有这种自然的东西，只是它只在来世才显明。它在世上不显明，有许多原因，这在别处讲。

5590 灵同人说话时，言语落入人的词句。这时灵与人用相同的言语，不论那人是哪个民族的，甚至落入那人所懂的外国语言。那时他不知道还有别的言语，也不知道灵与灵之间有属灵的言语。灵的言语在人那里的流注，与人自己里面的流注是一样的：人就是灵，他的言语从他的灵流入他属世的言语，这时人不知道他作为灵还有地上语言以外的另一种言语；他不说话、也不想到言语是由词组成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一点。灵同人在一起时，情形完全一样。可以拿这两者来比较。

5591 借着灵的共同言语，所有人都能在一起说话：属天的人与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与任何种类的灵，不论属于什么宗教，甚至天使与地狱里的灵也能。区别只在于，每个人都照着自己心里的感受说话；所以他们能推理、辩论，思想也只借着言语的词显露出来，和在世上一样。但天使受不了地狱里的灵说话，因为他们说的是虚假和污秽；地狱里的灵也受不了天使说话，因为天使说的是真理和良善的情感。

5592 此外还有一种同时借着观念的言语，也有一种同时不借观念的言语。我曾借着同时借观念的言语、也借着同时不借观念的言语同天使和灵说话。同时借观念的言语也是有声的，它同时和词一起出现，有时是世上人的那种词，有时是灵和天使的那种词；这种言语是有声的。而只借观念、没有词的言语也有两种，两种都是无声的、不响的：一种属于思想，另一种属于

5592a# 情感。思想的理智观念呈现出来时，人或灵对同一件事所知道的一切就都显现出来，但所讨论的那件事在中间，因而在光中，其余的在四周远处，在昏暗中。如果远处那些昏暗的东西移到中间，也就是移到光中，其余的就退到外围远处，就像眼睛在园子里把视线定在某个物体上时看见的东西一样，情形相似。要知道，人或灵说话时，他对同一件事所知道的一切，都按次序呈现出来，如果他是善的，就照着他当时所处的天堂形式呈现，因为那里有相似的联系。所以，如果人或灵知道得多，而那些又都是出于善的真理，这样的言语就伸展得很广，

5592b# 这时是朝着天堂、在天堂里伸展。如果不是出于善的真理，它就朝着地狱伸展，形式也不同，因为是出于恶的虚假，是相反的。而出于情感、不借理智观念的言语更为丰富：情感带着它的种种变化呈现出来，天使，尤其是属天的天使，照着刻在他们里面的出于善的真理，把一切都清楚地领会。这样的言语对人是昏暗的，对属灵的人也是。我也常常用这样的言语说话，天使都听得很明白。它也照着情感的性质而不同，就是出于真理的情感。处在真正真理中的人，能以属天的方式这样说话，这时就激发出内在的圣洁，那是来自天堂的圣洁本身，而不是没有那内在圣洁的外在圣洁。外在的圣洁里人性的成分多，内在的圣洁里神性圣洁的成分多。

5593 借着那种出于观念和情感的言语，一个灵若与另一个灵不处在相似的真理和出于真理的相似情感中，就不能交谈；因为立刻就会相撞，撞得一个必须照着观念和观念的情感从另一个那里被挪开。宗教不同的人完全不能这样交谈，天使与地狱里的灵更完全不能。这样的言语在天堂里极其美好，因为它出于整个天使，出于他的一切和每一个细节；因为天使就是他的真理和他的善，所以言语就像天使的形式一样，两者行动如一。那里的言语是爱和仁义的言语；在地狱里则是仇恨、报复或通奸之乐的言语，完全是外在的，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用这种言语说话的人很少，因为有反向的努力，也因为世上很少有人凭真与善本身理性地、属灵地思考过。

5594 我常常借着无声的观念言语同天使和别的灵说话。那时我不用词也能表达出物质的东西，只要想到它们，不论是事物、人物还是地方。我只想着知识方面的事，他们立刻就知道所涉及的一切；想到人物，不提名字，他们也立刻知道；想到地方、城市和国家，他们也立刻知道。因为那时我所知道的关于它们的一切都同时在那里，灵就以为自己知道得和我一样好；交通就是这样。不过地方和人物会照着当时相对应的状态，显现在特定的方位上。

5595 此外还要知道，属灵的言语存在于人类言语的许多词里，尤其是属于感觉的词。比如，说理解为“看见”，说觉知为“闻到”，说品味也是这样，只是意思更粗一些，“听”是顺从，等等。这里面属灵的东西来自属灵界，存在于人类言语的词里。这样的词很多，人却不知道它们来自属灵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对应。上古之人的言语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词语言也满是这类东西，起初是属灵的，后来越来越属世，最后成了今天这样属感官的。上古的言语是观念和情感的言语，可以参看许多地方关于它的论述。

5596 一个灵转向另一个凭观念或情感完整地、也就是用思想说话的灵或人时，如果那人是凭自己所证实的真理说话，他就处在完全相同的觉知和感受中。这事在我身上常常发生。这时他们理解、觉知得完全和那人一样，只要那人的内层是敞开的；因为那时交通是完全的，一个好像在另一个里面，也就是在思想和情感上进入了对方的灵里。这时他知道了他自己凭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事。在诸天里，所有人的结伴和交通就是这样进行的。但他一转开，看向旁边或背后，就被带进另一种思想；如果转向自己的爱，也就是转向自己的信，他就处在完全相反的觉知中，对方的思想就完全消失了。这样的事在我身边常常发生。那时连地狱里的灵也承认天上的真理，因为天上的真理有这样的力量；可是他们一转身向后，就处在相反的东西中了。我也因此常常受到想控制我的灵的骚扰。他们以为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想教导我，却不知道那是出于我，也就是出于我身上的东西；其实他们凭自己对同一件事一无所知，这一点也给他们展示过几次。

5597 属天的人听到别人讲的真理时，就看见这些真理；听到理性之事时也是这样，他们看见这些在自己以外，也就是来自别人，而不像属灵的人那样在自己以内。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些是从别人那里流入的；别人若讲虚假，他们不接受进自己里面，也不相信。他们与属灵的人的区别也在于此。

5598 续论巴比伦

称为巴别或巴比伦的那类人当中，有许多还没有被荒废，而是自由地在灵人界游荡，多达几十万。他们正被陆续荒废，就像新的人从地上不断到来一样。所以允许他们像先前那些人一样行事，而且是在同样的方位和地方；因此类似的事不断重现。不过此后他们也不断被毁灭，被扔进地狱。这也是我看见的，是在我睡着时发生的。他们聚集了好几千人，在南部靠西的地方，但在那里的最边界上，开始做同样的事：建修道院，从别人那里搜刮财富，统治灵魂。他们聚集到好几千人时，开始想毁掉属于主的东西，也就是毁掉主所在的那些人。这时他们的毁灭就开始了：一部分被扔进西边的湖，一部分被扔进那里的两个深渊。他们被毁灭以后，那地方看起来像被火烧过的房屋的废墟，因为留下了一些东西，被火熏黑了。此后在各处都会这样：他们一聚到几千人，就被毁灭，在别的任何地方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人只能在与他们的爱这样相合的地方聚集。不过在最后的审判之后，这事要经过几次反复，最后如所说的那样，他们被带进地狱。

5599 他们先前在四周各方位居住的地方，现在全都荒凉了。那里四周只见像岩石一样的东西，到处荒芜，所以不能居住。

5600 论穆罕默德信徒当中的一个基督徒；论唯一的神

谈到穆罕默德信徒，说他们承认主，但只承认他是最大的先知，不承认他的神性，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神性怎么能分成三个位格，也就是分成三个神；所以他们承认一位神，就是宇宙的创造者，而承认主是最大的先知，至于圣灵，他们说是灵和天使。那个基督徒想知道他们的教义和看法是不是这样，就从西边走到他们那里，想问问这件事。他们照着自己宗教的想法说了，又对那基督徒说：你对神怎么信？是一位吗？他说，他相信神是一位。但他们考察了他思想的观念（这在来世很容易做到），说他并不信神是一位，而是信神是三位，因为他在思想中呈现出三个位格，每一位都当作神。于是他们说，他嘴上说一位神，心里、信里、思想里却信三位；其实基督徒应当心里怎样想、怎样信，嘴上就怎样说，不该是别样。他既然无法否认，他们就接着说，基督徒想三个神，这该是基督徒的羞耻；他们这些外邦人倒更有智慧，因为他们中有智慧的人认为神是一位，在观念里也不像基督徒那样有好几位。于是他退了回去，说再也不到他们那里去了，因为他感到羞愧。

他想说三者因同心而为一，但仍呈现出三个同心的神的观念，其实神是一位。神性是三一的，但这三一是在主里面，参看论主的天上教义（见《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第289–297节），以及天上教义附录中论主的条目（见第306节）。那些穆罕默德信徒用来世通行的方式，把他固定在他思想的观念里，他挣脱不开，所以也无法否认，因此他感到羞愧。

后来我借着圣言中的一些地方，呈现出一个位格里的三一，就是在主里的三一。这时他们说，他们觉知可能是这样，若不是在世时有别的看法，本来是可以相信的；尽管他们看出，主比他们所信的更大，因为他胜过了穆罕默德，又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从神自己感孕的。

5601 论天堂里的人怎样得到提醒，知道自己的内层是否处在良好状态

那里有些人在思考或做事的时候，不太留意自己内层的状态。这些人会借着外在的表象得到提醒，在屋外、在屋里都是这样，也表现在他们的衣服上和脸上。如果他们想得不好，比如有什么恶的、淫荡的或不真诚的念头偷偷钻了进来，而他们没有把它抛开，那么出门时就会看见：园子里的花木之类的东西，要么消失了，要么在品种、美丽或光彩上变了样。花木一消失，或者显得昏暗，他们马上就知道自己想了什么恶念，也会去想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样的恶或虚假。他们好像能凭自己知道这一点，就认出来了，于是躲开它，或者为此懊悔。这样一来，原先的美丽又回来了。衣服上若出现污点，颜色若变暗，他们也照样从中认出来；他们若是从善出发思考真理，衣服就是光亮的、洁白的、玫瑰色的。床上和屋顶上也是这样：他们过着真与善的生活时，那里有时会显出美丽的花纹和多种装饰；否则就会变样。成千别的事上也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提醒。少女们也借着脸上美丽的变化得到提醒。

5602 论来世天堂里的书和圣言

那里也有书，跟世上一样是写成的，书里的文字也和世上相似，有拉丁文、希伯来文和东方的文字。我常常看见书，也看见从天堂送给我的纸页，是从上往下写的。我读它们，跟在世上读书一样。至于这些文字从哪里来，别处再讲。人写过的每样东西，都留在他的内在记忆里，在他面前也能像读一本书那样读出来。

5603 他们有完整的圣言，从头到尾，写得人人都能读。那里的传道人照着它讲道，其余的人像在世上一样读它。他们也有诗歌，照着唱，和在世上一模一样。属灵的人非常喜爱诗歌。

5604 不过他们的圣言是用属灵的语言写的，关于这语言前面讲过（见第5587–5597节）。他们的圣言有两种层次的智慧：属灵的人所持的是介于内义和外义之间的意义；内层属灵的人完全照内义来持守它；属天的人则照至内的意义。他们的圣言里没有人名，也没有数字，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名字和数字所指的事。凡想成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都能从圣言里在一切事上得到教导。创世的历史，在那里讲的是人的新创造。

5605 他们有古教会的圣言，就是摩西提到并称为“耶和华的战记”（民21:14）的那部，还有预言书。古人保存着这部圣言。不过他们说，那部圣言写成的方式，是让人在一切事上都能受教导，也是默示的；只因后来的人不再适合它，才另写了一部圣言。那部圣言是什么样的，从《创世记》开头几章可以看出，因为这几章就是从那里取来的。

5606 那里的人和世上一样，有四种。（1）一种人留意那里的用处，别的东西他们虽然也看见，却不放在心上，只把它当作底面。属天的人就是这样读圣言的。（2）一种人从圣言中取出教义，属灵的人就是这样领会的。（3）一种人喜爱圣言外在的神圣，却不求理解，这些人在最低层天堂。（4）还有一种人只留意字面意义，又有一种人只看字句本身，比如那些考据家和写各种圣言论著的人。前一种人在天堂的门槛上，后一种人则完全在最外边。

5607 论天使怎样从圣言得着智慧，以及他们的流注

我从天堂得了教导：天使的智慧是从圣言来的，但他们完全不留意字面意义里的东西，也不留意人读圣言时心里所想的，而是留意圣言的内层，是借着人来留意。所以我受了教导，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5608 人的属世思维是一个底面，天使智慧中的一切都终止在其上。它就像房子的地基，天使所想的一切都落在这底面上。所以底面是什么样，他们的智慧也就成为什么样；或者说，末端如何，起端也如何。

5609 读圣言、凭圣言思考或讲道的人若是有智慧的人，天使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思维的智慧仍然落在这些人身上，如前面所说，就像落在自己的底面上。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5610 天使对我说，他们有时智慧多，有时智慧少；有时清楚，有时模糊。他们的思维被以各种方式引向不同的方位，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照着方向的不同而更清楚或更模糊。但他们不是转向自己，而是转向人。他们说，他们由此知道这与人类有关，就是与人类当中他们的思维所指向的那些东西有关。他们说这是从许多经验得来的；当他们的思维转向我思维中出自属天教义的东西时，就比平时更清楚。

5611 这些事和自然界中的一切一样。在自然界里，一切都是固定的、最末的；这些人的情形也是如此。至于一切内在的东西都终止于外在的东西，请参看关于内层、层级等许多论述。

5612 这可以用多种事例来说明：内层的东西怎样持存，怎样从内层得着自己的途径和方式。

5613 我读了圣言，在天堂里的人照内义清清楚楚地领会了一切。请参看关于天堂与圣言对应所写的。

5614 这种对应就像人的情形：有人凭着目的去感受，并由此说话；又像听人说话的人：有的留意说话者的目的和用处，有的只留意意思，有的只留意口才，也就是只留意言语的情调，还有的只留意字句。最后这种人是愚钝的。

5615 经验也让我看到：主借着在先的东西引导最末的东西，同样也反过来借着最末的东西引导在先的东西。主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就是在首先的里面，也在最末的里面，好叫天堂的一切都这样受引导。所以他成了人，为的是他自己也在最末的东西里面，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别的人。因此他从首先和最末两头引导一切：借着天堂里在先的东西引导最末的，又借着最末的东西引导在先的，也就是引导天堂。联结就是由此而来。

5616 属世的真理是地基，所以思维充满这类观念。人读圣言时，就处在这些观念里。

5617 有聪明的人身上总有最末的底面，不管他是在想这类事、想别的事，还是在睡觉，因为这底面始终在他里面。这也是从许多经验得来的；而且整个人是什么样，就看他里面的真与善是什么样。好几个人可以同时作为一个底面，服务一位天使。主是这样安排的：一个人缺少的，另一个人有；他也把几个人组合起来，让他们同时作为一个底面来服务。

5618 续论圣言

有几位少女，每天都读圣言。其中一位是属天禀性的，另外两位介于属天和属灵之间。这三位都有圣言。其中两位有十天没有读它，圣言的书就不见了。她们想这是怎么回事，就觉察到是因为没有读。于是她们从一块岩石里取出圣言的书来读，书上的字形看起来一样，她们却读不懂，因为那是属天的文体。后来她们重新得着圣言，每天都读。她们的圣言是照着内层意义写的，这意义介于属世和属灵之间，有历史，也有预言；但人名、地名和数字都换成了所指的事，在那里，摩西、亚伦、大卫的位置上写的是主。

5619 论来世的犹太人，以及希伯来语和它的对应

犹太人原先住在基督教界里面，因为他们有圣言，也知道弥赛亚。他们住在稍偏左的地方，与脚掌平行，并在其下，那里有极多的人。他们在那里敬拜摩西、亚伯拉罕和圣言中的其他人物。他们做了什么恶事，摩西就向他们显现，手里拿着杖，吓唬他们，警告他们。其实是天堂里有一位天使以这样的形像显现，他们就使自己相信那是摩西。关于亚伯拉罕，我知道许多事，但还不到把这些都公开的时候。他们用原文读圣言；属天的人就从他们出于这原文本身的观念中，领会圣言里属天的事，因为这语言的音节与属天的形式相对应，这一点别处讲过（见第4671、5578、5580–5581节）。

不过，就在巴比伦被毁前不久，他们也被赶出了基督教界，被赶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孤零零地游荡，处境悲惨。他们仍然被约束着，不能出于自己污秽的内层行事，而被保持在外在之中；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更能在内层关闭的情况下处在外在之中。主在《马太福音》里预言过这些事。他们一直被容忍到那时，是因为圣言的缘故，借着圣言可以与天堂有些交通。他们当中的恶人在某个荒野里，那荒野叫作“强盗的荒野”，也在北方。

5620 属天的天使和我谈到希伯来语，说这语言里所有的字母或音节都有对应，照着字母的弯曲和转折，按属天的形式表示内在的事。我得以从头到尾察看那些字母，还有一些词，他们说这里面有对应。只是有一些字母是粗硬的，如（希伯来字母）等，发音粗硬。他们说，这些字母有多少粗硬，就有多少不对应；所以他们说，最早的时候这些字母并不粗硬，而是柔和的，因此每个这样的字母中间都有一个点。这个点表示要读成粗硬的音，中间没有点就不读粗音。一切粗硬的都属于属灵的东西，所以中间有点。

此外他们还说（这我也常常觉察到），他们没有i和e这两个元音，只有a、o，尤其是u；而y介于属天和属灵之间。又因为元音是这样的，只是为声音服务，所以希伯来语里的元音也不像别的语言那样，而是用加在上面和下面的符号来表示。

5621 由此可见，圣言不仅在每个词上，连在每个音节或字母上都是神性的。由此也可知道，“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5:18；路16:17）是什么意思；也可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被迫去数每一个字母，又为什么他们相信连每个字母里都有奥秘，虽然他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奥秘。

5622 我用希伯来语读了一段，不读粗音，元音也一带而过，只让它们发出声音。至内层天堂的人单从音节就形成了属天的意义，并且说这里面有对应。从最古时代来的人，彼此之间差不多就是这样凭对应说话的；现今时代的属天之人不这样说话，但仍能理解。我用希伯来语读了《诗篇》第三十二篇第2节（诗32:2），不读粗音，几乎也不读元音，他们就说凭着声音明白了意思，就是：主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作恶。说是凭着声音，要从那里的人自然的口语去理解。在那里，他们说a时用介于中间的ao，说i时差不多是y，说e时是eu。

5623a# 论来世的人不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什么

死去的婴孩，以及进入内层天堂的人，都不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什么。说到时间，原因是那里的太阳不像世上的太阳那样运转，所以既不造成年，也不造成日。那里的太阳就是主，始终在东方。因此那里没有别的变化，只有生命状态在善与真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各有其周期。又因为那里的太阳不像世上的太阳，他们就无法有时间的概念，只有状态的概念。其实，就状态的持续而言，那里也和世上一样有时间；但他们无法从中得出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些状态不是按固定的轮替回来的。在内层天堂里，连时间的观念也消失了，因为进入那里的人，身上属世的部分就沉睡了，而时间的观

5623b# 念就在这属世的部分里。他们也不知道空间，因为空间照着他们的生命状态以各种方式改变，所以只是空间的表象，不像世上那样固定。那些空间在距离和大小上也照着生命状态而变化。又因为他们的空间是这样的，他们就没有空间的概念，虽然空间仍然存在。

5623 （缺）

5624 我和几位这样的人谈话，问他们空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按所见景象的不同来称呼空间，或美或不美；时间则另有说法，说那是生命的性质。不过要知道，那里仍有空间和时间，只是他们因上述原因而没有这些概念。

5625 由此可见，属世的观念在那里全都消失了，因为这些观念建立在空间和时间上；物质的东西也就这样消失了。取代它们的东西，都与他们状态的变化和变异有关。从察看过的极多观念中可以看出，属世的思维，尤其是感官的思维，是怎样离不开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一旦离开，几乎就无法思考，因为属世的人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去抽象地思考。

5626 所以，属灵的智慧离物质的概念越远，就增长得越多。古人因此说，人离感官越远，就越进入光明。

5627 他们也不知道春、夏、秋、冬是什么，也不知道早晨、中午、傍晚、夜间是什么。他们仍有冷和热、光和影的概念，但不是从时间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命状态来的。此外，他们在那里看见的一切都和世上一样，但他们不是照着空间去领会，而是照着自己的生命状态去领会。

562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629 论巴比伦、那里最狡猾的人和七座山

我和英国人谈过，谈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他们一听到真理，就看得出来，也照着去做，这时很容易使自己与之相合。原因是在来世，他们身上属世之上显出一种雪白的东西，那是属天之光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是有聪明的。荷兰人也有聪明，但他们身上不显出这种雪白，而是在属世层里有某种坚固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慢一些。

我和英国人谈到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雪白、这样的生命，与其他所有民族的生命都不同。为了让他们明白，我得以把他们的治理方式和如今意大利人的治理方式作个比较。这两种治理方式完全相反，所以两国人的禀性也不同。在英国，人有说话和写作的自由，无论是政治的事还是教会的事都可以讲；但完全没有欺骗别人的自由，没有使诡计、耍手段的自由，没有设谋害命、抢劫、杀人的自由；而且这两样在那里都是普遍的。意大利人那里正好相反：几乎有欺骗、耍手段、使诡计的一切自由，也有杀人的自由，因为那里有那么多的避难所；却完全没有说话和写作反对教会之事的自由，政治的事也不行，因为那里有宗教裁判所。所以意大利民族把一切都闷在里面；他们当中的恶人在心里藏着火，就是仇恨、报复和凶残。这火就像火灾过后埋在灰烬下的火，一直不灭。英国民族不同，因为他们得以自由地说和写，这样的火就不会被藏起来，而是马上烧起来，又马上烧完。他们被保持在真诚和公正之中，是因为不许他们欺骗、抢劫、杀人，否则绝不宽赦。

5630 说了这些以后，我和几个英国人一起被领到意大利人那里。这些意大利人是最狡猾的，里面就是那样，生前也燃烧着这类恶行。我走到一段距离之外，马上就觉察到他们对来人的轻蔑，对自己的狂妄，好像天和地都归他们所有。我们走近了，就和他们交谈。我们先问到主，他们说主的一切权柄都在他们手里，因为是借着彼得交给他们的。我们又问，他们对父神怎么想，是否也有他的权柄。他们说没有，只有主就人性而言的权柄。我们回答说：这话他们怎么理解呢？主明明说他与父原为一（约10:30），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约14:10），而且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一个，就像灵魂和身体一样。既然如此，两者就分不开；所以我不明白，除非他们也说自己有神性的权柄，而且连父的权柄也有。

对此他们先是沉默，互相商量，然后说以前没听过这种话，要先彼此商量过才能回答。他们还是想说点什么，我们却回答说：和我们说话，必须用观念的语言，就是来世有智慧之人所用的语言，不能用术语的语言；如果他们想从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搜罗术语，那是可笑的，任何有聪明的人都不会接受，因为这样连最虚假的东西也能被证实。他们又商量了一阵，就派来一个人，他在他们那里当过宗教裁判官。可是他走近时说，他不属于那个宗教，而是属于别的宗教，而且他在那里不敢说。于是他们想转而使用他们的伎俩和诡计，说要用别的方式回答。我们却说，这毫无用处，因为我们是出于神性真理说话；他们应当知道，攻击神性真理的，就是攻击神性本身，在来世没有人敢做任何事来对抗神性真理。

5631 这些人住在西方远处、树林后面的一座山上，那里住着最恶毒的人，他们就躲藏在那里。据说他们四周显出一种火光，像火灾一样，那是出于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因为他们里面就藏着这样的火；原因是他们相信自己占有天堂和人的灵魂，还想占有全地。

5632 他们看见我们，就彼此说，这些人卑贱，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我们听了就说：主说，最小的在天堂里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最小的，这话他们怎样理解呢？他们想说自己就自称为最小的。我们却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嘴上作最小的，而是心里作最小的；他们虽然自称最小，却明显让人觉察到他们想做最大的。于是又问，这样的人在哪里。

5633 被问到时，他们说他们有宗教裁判所，凡不愿接受他们的规条和宗教的人，不管是谁，都被送到那里去；可是他们去查问时，却看见那些人都被放走了，也不知道是怎样逃脱的。那位宗教裁判官说，他想辞去这个职务，因为毫无用处。此外，我也看到他们怎样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愿认信他们的宗教、不愿把他们当作神来承认的人。他们用来对付这些人的那些恶事太邪恶了，不宜讲出来（他们把人挂在衣钩上）。

5634 后来我看到这样的人怎样被送进地狱。在那座山后面、更偏西的地方有一片荒野，这类人就被扔进那里，是一批一批扔的。他们自己也承认，说从山上下来的人，一到上面那块狭窄的沼泽地，就丧失一切理解力，变得极其愚钝，看起来像死尸，也不知道自己是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在那里游荡。那里还有一个长长的开口，伸向地下，最坏的人就进到里面，进得越深就越愚钝，像死尸一样躺着。有几个人被派到那里去，他们说确实如此。那条宽宽的通道弯向另一边，人走得越远，就越愚钝，越像死尸。

原因是：那些生前诡诈、直到生命末了还燃烧着报复之心、并以此为乐的人，他们的内层全都充满了属灵的死亡，最后在他们身上已没有一样是完好的。有几个人从那通道里出来，像死尸一样，他们身上也透出自我之爱。据说只要他们还是这样，就会像死尸一样躺着，几乎是死的；那些自我之爱有所减弱的人，以后还会有一点生命，但仍住在那片荒野里。

5635 那时我还看见许多人从那座山上下到荒野去。他们起初好像发了狂，就这样失去了他们那恶毒的机巧，后来就被放下去了。据说越过那块沼泽地的人，再也回不来；若想回来，就会因剧痛而昏厥，只好退回去。有人问他们，对荒野里的那些人有什么感觉，难道不替自己害怕吗？他们说不怕。他们相信自己比那些人更狡猾、更机巧，就这样硬着心。那些心肠刚硬、不肯停止对一切不承认他们有统辖天地之权的人施以邪恶残暴的人，都被放到那块沼泽地上。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想凭狡猾的魔法退回去，结果在那沼泽地附近昏了过去，倒在地上。可他借着从圣言而来的关于父神的魔法式思维，翻身回到了沼泽地上，于是说他愿意停止从前的残暴。他原是那里的长官之一。可是他一回到那里，就又陷入同样的残暴，甚至更甚，以至于想亲自当刽子手。所以他被从那里送到那些人当中，和别人一样灭亡了。

5636 最后，在这座山上受到这样视察、这样灭亡的人，整座山从中间塌陷下去，他们被完全扔进深处。又从西海引来海水，浇在他们上面，他们也被淹没在海水里，但不在前面讲过的其他人所在的地方（见第5300、5331、5409、5502节）。后来他们挣扎着想冒出来，好这样出去，但那时出现了一股火和硫磺的烟，是出于自我之爱和统治之爱，四面八方都看得见。这是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更深地陷入了那可憎之爱的欲望里。

5637 周围的那群人，禀性相同，只是因为地位较低而没有掌权。他们被带到山后南边，照着各自的恶被扔进深渊。

5638 论把自己装成光明天使的魔鬼

人在世上的手段和诡诈，使得这样的人到了来世，能把自己装扮成天使，其实却是魔鬼；他们还能进入天使所在的天堂。精通此道的人能这样安排自己的内层，使人察觉和感知到的，只有天使般的东西。有的用这种手法，有的用那种手法。天使虽然在察觉和感知上相当敏锐，却仍然会受骗。

5639 懂得这一点的，主要是那些担任过圣职的人，比如许多耶稣会士和别的人。原因是他们在世上就这样摆布自己的脸，同时也在人前摆布自己的内层，把自己邪恶的情感关闭或隔开了。

5640 这事或者借着属于意志的情感来做，或者借着属于信、也就是属于理解力的东西来做。能借着情感在天堂里冒充光明天使的人很少，因为那里对这类东西的感知极其精细。但在较低的气场里，在天堂门槛上所有单纯的人当中，他们能借着情感假扮光明天使，因为这些人没有内层的感知，也不能凭知识去察觉；又因为他们在世上把任何一个可怜的、贫穷的、乞求的人都当作邻舍，只要那人装出可怜相就行。至于借着信的真理、也就是借着理解力的东西，他们是能做到的：他们能说得那么好、那么像基督徒，跟别人凭理解力、凭天堂之光说的一样。这时他们巧妙地藏起自己的情感，或者大胆地模仿善的情感。他们也懂得借着与单纯善人的交通，让善的情感流入他们的真理中，就这样在天使面前把自己显成天使。他们也被接纳了，但不能长久隐藏自己。我见过这样的人，听过他们怎样钻进去、怎样做，也见过他们被接纳。还有更多的手法，比如有些人怎样连属天的天堂也能混进去。

5641 要知道，无论人的意志是什么样，人的理解力都被主保持完整，为的是人人都能得着改造，改造就是借着理解力进行的。我听过地狱里的人对信的真理理解得和善人一样好，也能洞察奥秘，还能凭理解力说话，虽然他们的心远在别处。他们说话时，意志并不在场，他们几乎以为自己心里和灵里就是那样，其实并不是。许多传道人也常常这样：他们讲道时，相信事情就是如此，说起话来好像出于信和爱，可是回到家里，却完全相反。

5642 这样做的主要是天主教的人，他们怀着统治的心，要叫众人都服在自己底下，也要把那里的众人从主那里扭转到自己这里来，就这样毁掉天堂。他们在来世的伎俩极多。经上说那进来赴婚宴却没有穿礼服的人（太22:8–12），指的就是这样的人。礼服就是出于善的真理。

5643 论属灵的语言，以及天堂的人怎样得着重生

重生借着信的真理而成，这在《天堂的奥秘》中已多方说明；但借着来世观念的语言和思维，可以看出这事是怎样进行的。就以真理的原则为例，比如婚姻和自我之爱。信的真理被接受到人的记忆里，爱的善被接受到他的意志里。意志借着理解力，或者说在理解力里面，看见记忆中这一真理与它自己的善相合，不管这善是什么样，于是就察看它，喜爱它，思考它；事情发生时，也就讲说它，实行它。这样，善就在属世的记忆中与真理结合，同时也在属灵的记忆中结合，二者结成婚姻。

比如，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从自己意志的善出发，愿意婚姻是真正的婚姻，又从记忆中信的真理知道：真正的婚姻会像一个人，会存到永远，而且这种爱是一切爱的根本。这时他就喜爱这些真理，因为它们与他的意志、也就是与他的善或爱相合；他就把这些真理放在自己眼前，每逢想到婚姻，内在的视觉就落在这些真理上，直到它们在外在和内在的记忆中结合起来。没有意志之善的人，就抛弃这些，而抓住虚假来代替。同样，自我之爱：若凭着信的真理知道

5644 这种爱是属地狱的，也就是地狱本身，善就借着内在的视觉给自己形成一个关于这种爱的地狱观念，并对此感到恐惧。所以，一旦有属于这种爱的东西回来，他又觉察到它是这样的东西，意志的善就借着它的视觉察看那地狱的观念，这时主就使他远离属于自我之爱的东西。他被约束得越多，善越好，他开始知道的就越多，因为求知的欲望是照着爱的善增长的，也随着善的增加而增加；最后他能在自己里面感觉到自我之爱的各个类别和种类，由此变得越来越有智慧。真正的观念语言就是这样的。所以恶人受不了这种语言，因为他们有另一种相反的观念语言，是出于恶之虚假的。

5645 论人的灵在来世显现

有时人就灵而言会显现在那里的其他人当中。他们说，他们有几次看见这样的人，却从一些迹象认出这不是死后离开世界的灵。但这只发生在那些在里面想得比别人更高的人身上，因为那时他的思维从肉体的感官事物中被引开，于是就显现出来；只在自己感官层面思考、不把思维提升到感官之上的人，从来不会显现。灵也不知道人的任何事，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肉体的东西不显在他们眼前，

正如灵不显在人眼前一样。有些灵费尽心思去找，却没有找到。这样做的是恶毒的灵，但他们被扔掉了。因为恶灵若知道人在哪里，知道自己就在人身边，就会把人彻底毁掉，这样也就毁掉整个人类，他们内里的凶残就是这样。他们也把人看得很贱，完全藐视人。但主爱人。

5646 论行走就是状态的变化；论灵的形状，以及灵是表象

来世的散步、行走和旅行，无非是内层状态的变化；但在灵和天使眼前，看起来却完全是散步、行走和旅行。这和人的生命情形相似：人相信自己凭自己活着；在对真理的理解和对善的意愿上，相信自己凭自己理解真理、愿意善，因为看起来完全是这样。这些表象如此真实，以致灵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从那里来的，也不愿知道；天堂的天使虽然知道，却不去想它。这是出于主的神性天意，好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凭自己生活和行动的。

这是起源于人在世上的散步和行走。人确实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因为那里有空间，也有时间。但在来世没有空间和时间，只有照着状态而有的表象。不过，人实际行走时，固然有身体，但实际上是出于意志；意志在多少，人就走多少。所以，在来世，取代空间和时间的空间只是表象，灵也是显现出来的人（因为在那里，灵在别人眼前是显现出来的人，这是因为主在天堂里的神性是人；所以灵的形状、面貌照着状态的变化，照着他们的临在和不在，有那么多种变化）。因此，灵和天使固然是实际的形体，却没有出于自己的生命，而是照着来自神性的生命被推动，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这些形体是接受神性的器皿，接受得怎样，它们就是怎样。又因为这些形体是内层本性的形体，也就是在灵界里的形体，所以它们能适应状态的一切变化和变异，而且多到无法测度、难以置信；越在内层，就越无法测度，在那里，其多少和性质简直难以置信。由此可见，在天堂至内层的人，比在较低层天堂和灵人界里的人更能接受，因而更能接受智慧和幸福，这些都是来自神性的生命。

5647 那里的行走是整体的变化，或者只是部分的变化。内层和外层一同作用时，就是整体的变化，这时他们行走是整个人在走，到了哪里，就在哪里，表面上是就地点而言，实际上是就生命状态而言，这状态是属于爱的情感的状态，也就是意志的状态。外层静止、内层改变状态时，就是部分的行走。这时他们也觉得自己同样在走，并不知道别的；但走的不是整个灵，只是他的理解力，他本人仍留在原来的地方或状态里。他们这时也只知道自己在走，大多数人分辨不出来。恶人这时处在他们的幻想里，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内层中，在恶中，因而在疯狂中；善人这时则处在他们的智慧里。但所有人都会凭意志回到自己原来的状态和地点。

有人给我看一本书，那本书马上就被山上另一个人拿走了，是一瞬间的事。我问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说，只要把自己放进另一个人的状态，就立刻与那本书同在；这样做时，只要伸出手就行，那就是记号。

5648 续论巴比伦和七座山

那里有好几座山，从那里往北，多达二十座；但在《启示录》里，这些山都被称为“七座山”，就是那兽所在的（启17:9），因为“七”在相反的意义上表示亵渎。那里的人大多是意大利民族的。前面讲的那座山上（见第5630节及以下）住着罗马人，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沉浸在统治之爱里，也不那么在乎知识。他们后面住着其余像他们那样的意大利人，比如罗马以北的，像托斯卡纳、热那亚、威尼斯、米兰和阿尔卑斯山那边来的；这些人住在中间的山上。在最靠北的山上，是那不勒斯来的，再过去是西西里来的。最坏的人住在那里靠北的地方，就是西西里来的人，他们在虚假的敏锐和虚假之事上胜过别人，却不像罗马人那样沉浸在统治之爱里。

5649 还要知道，有许多改革宗的人也投奔到那里，认信了天主教，但只限于那些过着恶生活的人。他们曾徒然去追求虔诚和祷告，后来又回到自己在世时内心所持的信仰，然后接受了别人要他们接受的一切宗教之事，因为他们心里根本不把宗教当回事。所以那里有一大群来自各民族的人，都是那些人的仆从。那里的天主教也是外在的，是为这类人而设的。

5650 紧挨着罗马人的那三座山上的人受到了视察，结果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是魔鬼性的。他们疯狂到这种地步：不但抛弃了神性，还想让人把他们当作神来承认，事实上也这样做了。起初他们在那里敬拜父神，完全撇开主，因为他们说主的一切权柄都在他们手里，主已经没有什么权柄了；他们在世上那么虔诚地在教堂里、在圣餐礼中敬拜主，原因是要让人敬拜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地上是代替主的。他们变成这样以后，不但夺去了主的一切权柄，揽在自己身上，还把自己当作神来标榜，并设立对自己的敬拜（因为在来世，外在的约束一旦拿掉，他们被留给自己的内层，就会被这种疯狂占据）。于是最后的审判临到他们。两座山上的人一瞬间全被带走，也就是被送进自己的内层，就这样一瞬间被扔进深渊：有的扔进西边上层的深渊，有的扔进西边下层的深渊，有些扔进那里的海里，但人数不多，有的扔进南边上层的深渊。至于中间那座山，从中间塌陷下去，山上的人被深深扔进地狱，冒出一股黑烟。

5651 后来，视察临到更靠北的那几座山，那里住着意大利南部来的人。发现他们被留给自己的内层以后，完全转向了拜偶像的敬拜，给自己造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取材于海里、地上和天上的东西，开始敬拜它们。他们说，古时地上的人就是这样做的，过得好的外邦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还通过各种敬拜去试验，看拜哪个偶像更灵验，灵验的就优先拜。这样，一群杂七杂八的人敬拜着这些种类的偶像，完全照着海里、地上、天上一切东西的样子造成，有各种动物、飞鸟、鱼、蛇，还有像月亮和太阳的，等等。他们在世上敬拜的圣徒，也被撇开了，因为试过发现毫无帮助。这种敬拜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出于他们在地上拜圣像的习惯。

既然发现他们完全是拜偶像的，比地上拜偶像的人还坏，因为他们否认神性，又相信这些东西借着对应能帮助他们，最后的审判就临到那几座山。先是一场地震袭击了那里，看起来像大海的巨浪，那里的城市和宫殿被震动，倒塌了。然后山地这样翻滚着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完全从地面上被除去了。他们被扔到多深的地方，我没能知道。（关于他们的审讯，见第5656节。）

5652 更靠近北方的那几座山，住着那不勒斯人，最后是西西里来的人，他们在最后面。这些人也受到了视察。发现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宗教，并且有意地、有计划地抓住相反的东西。他们说这些东西是虚假的，事实上也是虚假的；凡是虚假的、违背信、违背圣言、违背神性的，他们都抓来敬拜，也就是由此形成敬拜。他们把自己的山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敬拜虚假的人，另一部分是处在外在神圣中的人。他们说，一边敬拜魔鬼，一边敬拜神性，是有好处的，这样两边都安全，命运无论怎样转都不怕。他们把处在外在神圣中的人、祭坛和那些不停供职的人，安置在他们藏宝的地方，这样来保住财宝，因为这是借着这种持续不断的信做到的；否则，在来世，金银宝石做的财宝在恶人那里会自行消失，这事别处讲过（见第5295、5412节）。

我见过这样一位“圣女”来到我这里。她穿着麻布衣服，像修女一样。因为她借着神圣与天堂门槛上的善灵有交通，就有了这样的觉知，能看出别人隐藏的思想和情感。她说她什么时候想进天堂都可以，但得到的回答是：

5653a# 她仍然怀着作恶的意图，因为她想照那里掌权者的一切心意，用尽一切方法作恶，所以她不能在天堂，因为在那里意图是会被觉察的。她说她进不了内层天堂，但进去过，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可是她是什么样的人一被显明，她就从那里离开了。后来她从深层地狱汲取了合乎她意图的东西，就是魔鬼性的东西，于是被逼得发了疯，被扔到那些完全疯狂的女人当中。另一边，就是他们所谓圣徒所在的地方，处在外在神圣敬拜中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一切都照另一边掌权者的心意行事，而那些掌权者行的是魔鬼的敬拜。这样，一部分袒护另一部分，神圣的袒护亵渎的，那里就有了亵渎。

此外，他们借着一部分人的神圣，与住在他们上面、在天堂第一道门槛上的人有交通。那里有一片山地从那里向中央升起，也住着单纯的善人，就是正直的人。他们与这些人建立了相当多的交通；与这些人交通多少，他们就有多大的能力。他们与这些人说话，互相帮忙，有时还一起来往。但那些不正直、在作恶上袒护他们的人，被从那片宽阔的山地扔了下去，这样他们的能力就被夺去了一部分。

那些山上的人比别人更恶毒，尤其是最靠北那几座山上的人。他们有那样的眼力和内在的敏锐，能看透别人的思想，

5653b# 还能把一切复述出来。这是借着与天堂第一道门槛上的人交通而来的。总之，他们极其精明，尤其是西西里来的人。所以他们的鼻尖上显出一种白光，耳朵上挂着像水晶做的闪亮的小枝；可是鼻子以下、也就是嘴的部位，却是漆黑的，像地狱一样，好叫它不能显露出来。我对他们说，他们把智慧放在恶毒上，其实恶毒不是智慧，因为恶毒把他们带进地狱，也就是带进永远的不幸；而没有恶毒的真智慧，把人带进天堂，也就是带进永远的幸福。他们听了哑口无言，最后说，他们不知道除了自己所有的这种智慧以外，还有别的智慧；别人的智慧不过是单纯，他们绝不想处在那种单纯里。

5653 （缺）

5654 最恶毒的人之所以在北方附近，而且在那里更远的地方，原因是这些人一受到荒废，就变成最愚钝的人；因为恶毒在他们身上渗透了内层的一切和每一处，所以后来他们几乎没有理解的生命，就像俗话说的木头桩子一样。大家知道，在北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交界的山地下面，住着愚钝的人。

5655 他们是敬拜魔鬼的人，这一点也被揭露出来了。他们有书，书里有他们敬拜的教义，还有照着这教义写的书。有一两本书从他们那里被取出来，当着别人的面宣读。那里的教义是这样的：他们求父神原谅他们投靠魔鬼，因为父神不肯帮助他们，而他们知道魔鬼会帮助他们，所以投靠魔鬼，给他设立敬拜，称他为自己的保护者。另一本书被打开了，是完全用属天国度的那种字形写的，就是用一圈圈的回旋和弯曲写成。解开以后，意思是：一切都不是出于神性，而是出于魔鬼。他们在世上生活时，内在的宗教也是这样，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另一回事。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像房屋、饮食、衣服，彼此之间也能像在世上一样生活，还想要什么，以至于去敬拜魔鬼？他们说，这是为了能统治周围所有的人，占有他们

5656 他们向来这样对待一切冒犯他们的人：他们能用自己的手法，把看见的任何人拉到自己这里，让他在自己面前出现，不管他怎样抗拒；然后揭露他的恶，因为恶灵，尤其是塞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样他们就控告他，定他的罪。这人若不被逼着接受他们的敬拜，无论是魔鬼的敬拜，还是在另一边假冒为善地行圣事，他们就把这些人扔进他们那座山周围黑暗的洞穴里。但主仍然把这些人救出来。

5657 灵魂和身体的一切，而这是他们从神性那里得不到的。于是有话对他们说：所以他们必一无所成，连一个人也统治不了，反倒要做众人的奴仆。

5658 那时，他们借以得着眼力的正直的灵被挪开了，他们就发了疯，从山的南边、就是敬拜魔鬼的人所在的地方，冲下山去，冲进他们所敬拜的地狱；所有人都是这样，那里有一些黑洞，他们就进到里面。他们怎样对待别人，自己也就遭遇怎样。他们的城塌成了一堆。另一边、处在外在神圣中的那些人（见第5652节），也几乎全被从那里扔进北方的深渊，就是愚钝的人所在的地方。有一个西西里人来到我这里，他黑黝黝的，像魔鬼一样。

5659 论来世的自然主义者

他们大多是这样的人：在世上，他们听了讲道，或者从别人的谈话中想到什么，似乎被某个无法反驳的道理说服了的时候，就会这样想：这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有没有天堂，有没有信，教会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到了来世，在那里亲眼看见，我就很容易相信”。他们以为，只要确确实实看见了、听见了，就会相信。可是根本不是这样。在世上没有信的人，在来世也没有信。我和这样的人谈过，他们被说服，承认自己错了，全都接受了；他们把脸转向

我时，就相信了；可是一转向自己的爱，或者转过身去，回到自己，就马上又处在和世上一样的信念里，与所听到的完全相反，怎么也不能被引到信的真理上来。因为他们内层的理解生命，全是由他们自己的原则构成的，所以要摧毁这些原则，就是摧毁他们的生命。

5660 论来世和天堂里怎样教养少女

她们三个、四个或五个住在一起，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里面有自己的床；旁边有个小房间，放她们的衣服和用具。她们还得到一个柜子，带隔层或抽屉，用来收藏她们看重的东西。她们非常喜爱这些，把那些东西收在里面。

5661 她们总是做自己的活儿，就是刺绣，在白麻布上绣花之类的图样。她们做的东西，或者自己用，或者送给别人，从不卖。衣服是白白得来的，她们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她们每天穿，节日另有一件更好的衣服。她们还有个小园子，在她们还是少女的时候，园里只有花，没有果子，要到她们做了妻子才有。她们看见衣服上有污点，就是一个记号，表示她们想了恶念，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这些污点不能像世上的衣服那样擦掉。她们找到自己想了什么、做了什么（这时她们总会去想这件事），就看见自己的瑕疵和恶；她们若那时从中回转，衣服上的污点就自行消失。同样，她们看见自己房间里少了哪件衣服，就马上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由此得着提醒；她们若自己不知道，就有一位妻子来告诉她们。她们若看见房间里有一件新衣服，就打心底里高兴，因为知道自己做得好。

5662 论宗教融合派；最后的审判

在头顶上方很高的地方，一座相当高的山上，住着一些人。他们彼此商议宗教的联合，就是宗教融合，决定把好几个或所有的教会合成一个教会，甚至还想让穆罕默德信徒也加入进来，理由是穆罕默德信徒承认主是最大的先知，是神的儿子，是被差来把智慧教给人类的。他们就这样想把多个教会合成一个，但只想借着属于信和理解力的教义来合，不想借着属于爱和仁义的生活、也就是属于人的意志的东西来合。最后他们走到这种地步，几乎亵渎了善，从圣言里搜罗能迁就任何人的东西。他们流注到我这里，我觉得那像亵渎一样。但他们被揭穿了，我得以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这是恶的，因为这样他们就是要用纯粹的偶像和雕像组成一个教会。因为只接受属于理解力的东西，不接受属于意志的东西，人看起来就像乌木一样，或者像没有生命的石头。他们若想用这样的东西组成一个教会，倒是可以；但他们若想让其中有生命，就是想要的不是偶像而是人来组成教会，那就必须着眼于爱和仁义之善，也就是着眼于从主那里接受生命。拿这个作根基，就会成为一个教会，因为这时主会照着天堂和天堂的形式来安排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人显为一个人。主在全世界的教会就是这样的。那些只是偶像的人被赶出这个教会，他们当中大多数在地狱里，只有那些多少照着教义生活、从而使教义成为生活、也就是在自己身上使教义活起来的人除外。因为他们在高处，这样流注到下面的人那里，又只停在教义上，所以被从那里扔了下来，免得他们亵渎别人身上的善。

5663 论穆罕默德信徒和穆罕默德；最后的审判

穆罕默德信徒住在西部、基督教界外面，在那里的许多山上，人数极多。他们当中较好的人从那里被转移到东部，就是那些在世上承认主是最大的先知、称他为神的儿子、相信他是父差来教导人类、因而比别人更有智慧的人；这些人同时也照自己的宗教过好的生活，出于宗教行公正、公平和真诚的事，承认宇宙的神，虽然他们也说穆罕默德是大先知。这些人被转移到东方，这次转移前面讲过（见第5246、5259–5262节）。那时，当时在那里的那个穆罕默德被扔到下面，被锁链锁着，不得出来。他被扔下去的原因，后来他再次被显明是什么样的人时，自己揭露了出来：他知道凡不敬拜他的人都朝向东方，那些人一这样做，他就觉察到他们不再敬拜他了；所以他看见一大群人被转移到那里，就觉察到自己会被完全撇下，于是大发雷霆，想要抵抗。原因就是这样。

5664 另一边，在基督教界的边界上，留下了许多人，多达数十万。他们把那个穆罕默德当作神来敬拜，不想主，也很少想宇宙的神。他们千方百计想把那个穆罕默德从锁链中解救出来，让他重回原来的位置。这事试了也没成功，他们就先在自己当中另立一个穆罕默德；这也没成功，他们就选了一个在基督教界上方高山上的人，和他商量，像从前顺从穆罕默德那样顺从他。可是那群人是这样的人，并不满足于此，还照着他们那新穆罕默德的主意，开始闯进基督教界，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法开始在那里争夺权势。他们流注到某些人那里，伤害基督徒，还把他们最机巧的一个派到我这里。他占据了我左耳的区域，在那里躲了一段时间，又从那里加强他们的力量，以致最后几乎无法抵挡。

5665 她们看见自己小园子里的花变暗，或者变得差了，也是一种提醒；花若变得更好、更美，就是喜乐，因为这是她们想得好的记号。

5665a# 这事被发现以后，就进行了调查，发现是来自西部边界上的那些穆罕默德信徒。又调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前不曾闯进基督教界，为什么现在这样做。结果发现那群人是这样的：他们把穆罕默德当作某种神来敬拜，并不照自己的宗教去想主。又调查他们对父神有什么观念，发现他们的观念不外乎把他看作被造的宇宙，这观念里没有人的观念，不像别人那样，所以他们其实对父神没有任何观念。他们说，照他们的宗教，他们若愿意，本可以想到主，去就近主，而不是就近穆罕默德，因为照他们的宗教，穆罕默德是较小的先知；但他们说做不到，因为在世上他们由于基督徒与他们为敌，就抛弃了这种想法。后来又查明，他们是一群到处游荡的人，什么也不愿做，也不愿从事任何工作，不像住在那里山上的人那样，那些人有政府，有政府的各种形式（见第5060节）。

5666 她们还得到银币或金币，把它们好好收藏起来，因为这是勤劳或美德的记号。她们有写成的圣言和诗篇，带着去听讲道，也在其中诵读；她们若不读，就会有某件衣服被拿走，或者小园子消失。

5666a# 因为那群人只敬拜穆罕默德，所以就揭示了穆罕默德的情形是怎样的。那个写《古兰经》、葬在麦加的穆罕默德本人，被从他所在的地方带了出来。他原本在很深的地方，稍偏右脚后方，被升到我头部左边的上方，向那些人显现。他看起来很粗壮，一身黑，像那些生命很少的肉体型的人一样；那里的人几乎都是愚痴的。他和他们说了几句话，说自己就是这样，住在那里的肉体型的人当中。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地方。

5667 传道人有时探望她们，考查她们。

5667a# 后来，那个被锁着的、他们一直在找的另一个穆罕默德被带了出来，并揭露了他在世上是什么人：他生在萨克森，后来当了船长，被阿尔及尔人俘虏，又被他们释放；因为他在那里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宗教，人们信任他，让他再当船长；后来他又被热那亚人俘虏，也被他们释放。这样，他既浸染了基督教，也浸染了穆罕默德的宗教。他曾占据基督教界中的一个位置，这事前面讲过（见第5600节）。他说服了边界上的那些人，让他们相信他就是穆罕默德；他怀着统治的欲望，统治了他们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他照着基督教承认主，所以能受主引导。关于他，更多的可参看前面（见第5268、5600节）。还有另一个穆罕默德，原是希腊来的基督徒，在他后面占有一个位置；因为他有时代他行事，又做得勤快，就被他留住了。一些想到有好几个穆罕默德的人认出了他，也就这样认出了另一个。

5668 婴孩的教养：（1）他们在奶妈那里，称她们为自己的母亲。（2）他们念主祷文，起初是借着从天堂来的流注，从奶妈那里学会的。（3）有为他们设的传道人。（4）聪明和智慧流入他们，超过世上学者的聪明，虽然他们对这些事只有孩童般的观念。（5）从天堂来的表象呈现给他们。（6）他们照着勤勉得着衣饰，尤其是花朵和花环。（7）他们被领进乐园。（8）他们受试探。（9）他们照着接受的状态长大。（10）他们禀性各异。（11）他们被交给在世上爱过婴孩的奶妈，也同样交给母亲，她们会觉得好像那是自己的孩子；但只交给那些处在善中、能接受从天堂来之流注的人。（12）受教养的婴孩只知道自己是在来世出生的。（13）他们不知道时间、空间以及这类地上的事是什么。（14）他们一个月之内就会说话，说的是天使的语言。

5668a# 至于住在那里山上的人，他们刚到来世时，固然会想到穆罕默德，但后来就离开他，去想父神，宇宙的创造者，也想到主，认为主是最大的先知、人类中最有智慧的、神的儿子。查看他们对宇宙唯一创造者的神有什么观念，发现他们把神想作有某种人性的，不像前面那些人把神想作宇宙。

5669 论暴虐的气场及其地狱

暴虐的气场显得丑恶，就像强暴而来的交合。散发这种气场的，是心里否认神性和属于教会之事的人，外表却显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品行端正。他们到处进入天堂，在那里待上一阵子，因为他们懂得把自己至内的东西藏起来。他们是这样的人：当事情关系到敬拜主的人受害时，他们沉默不语，袖手旁观，直到看见事情开始滑向某种毁灭，才马上出现，全力相助，此前绝不出手。这样的人有许多被暴虐的气场显露出来，被从天堂扔下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在圣言的内义中，强暴少女和施暴的人，指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外表和蔼有礼，所以他们在街上走时，脸的两边显出一种光亮，随着脚步颤动。有时也有一种燃烧的火焰在他们走过的街上围着他们游移，但那是吞灭的火，是他们暴虐的记号；温和而不吞灭的火才是天使的。此外，他们脸上鼻子以下的部位，是丑恶、昏暗、像死尸一样的。这样的人被

从天堂扔下来时，脸和身体显得黑，几乎像骨头一样，因为他们至内是恶的；从天堂被扔下时，内层就冲出来，遍及全身，因为那时再也不许他们伪装，他们与正直之人的交通被夺去了，而他们的礼貌原是靠这交通维持的。他们的地狱在臀部下面极深的地方，他们坐在那里，像烤焦的埃及木乃伊。

5669a# 有些穆罕默德信徒听了许多关于主的事，就想加入那个教会。可是有话对他们说：他们应当留在自己的宗教里，只要照着自己从《古兰经》来的教义去想主，想他是最大的先知，是神的儿子，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就好。因为他们不能从心里承认主的神性，只有些人能在嘴上、凭理解力承认；他们从小就浸染了对这些事的信，属灵的善是由他们在世时所信的这些东西形成的，这不能被新的信一下子熄灭。只要他们活在自己的善里，行真诚和公正的事，并知道一切公正都是神性的，就能照他们的方式过幸福的生活，并逐渐被引到主那里。又补充说，活在公正和自己的善里的人，可能比基督徒更好，因为基督徒剥夺了主的一切神性：基督徒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所谓教皇党人，把主在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据为己有，这样就夺去了主的一切神性，不再承认神性在主里面，而承认在他们自己里面。其余的基督徒，就是所谓改革宗，虽然知道、也照教义承认主有神性，与父原为一，可是他们想到主时，想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和他们自己一样，那时一点也不想他的神性；所以他们也去就近父，求父因子的缘故施恩，而不是就近主。那些基督徒的观念也就是这样。由此他们看到，良善的穆罕默德信徒心里想主，比基督徒想得更好。他们也承认摩西是大先知，但比主小；不过他们不再多想摩西了。

5670 论借着圣言得光照，以及人的理解力与圣言的关系

读圣言时受光照的，是人的理解力。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没有理解力的人读圣言，除了字面意义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被引到那里的真理本身。所以小孩子不能，完全单纯的人不能，对事情认识模糊的人也不能。

5671 理解力只能从天堂得光照；也只有处在属天之爱、也就是过着善生活的人，才能从天堂得光照，这样才与天堂有交通。这时人就能被保持在天堂之光里；再说，光照人的正是天堂之光，照着各人的理解光照各人。沉浸在世俗之事中的人也不能得光照，因为他们在世界之光里，不在天堂之光里，而世界之光会带来黑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理解力照着各人的情感得光照，因为爱的情感是理解力的生命，而爱的情感必须是从天堂来的。

5672 人也不能借着从天堂来的活生生的声音得光照，因为这样的声音进不到他的理性里，只进到他的记忆里，在那里只是一件记忆中的事。所以没有直接的启示。那些在教义的虚假上坚固了自己的人，也不能得光照，因为他们关于属灵之事的理解力已经由那些虚假形成了。总之，光照照着人在善和理解方面是什么样而发生，也照着人出于爱的渴望、照着理解力的性质而发生，也就是照着接受的性质而发生。

5673 论来世的方位

南方是那些处在外在之光里、沉浸在世俗之事中、拥有财富的人。

5674 北方是那些不在光里、同样沉浸在世俗之事中、也拥有财富的人，也就是相对来说处在黑暗和贫穷中的人。

5675 东方是那些处在对神性之爱中、因而处在内在之光里的人。

5676 西方是那些处在自我之爱中、处在内在昏暗里的人。

567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678 论今天的人不相信属天的事，如果他去想那里的事，或者把它们放在眼前当中审视的话

今天教会的人是什么样，可以从这一点清楚看出：天堂里的一切都能被描述、讲述，也能被人相信，只要不把它们放在他的思维、也就是眼前当中去审视。原因是那样一来，他就会反过来思量：真是这样吗？今天世上人类理解力的状态，尤其在学术界，就是这样：他们只会想是这样还是那样，然后从世俗和肉体的东西出发去思量。他们把一切都寄托在这些东西上，相信这些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总的来说，就是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也就是不呈现在肉体感官面前、感觉不到的，都不存在。他们对内层的事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也不接受。所以他们一把事情拿来审视，就被拉进肉体和世俗的东西里，从那里去思量；于是这些事在他们看来像是荒谬的说法，在把一切都归于自然的学者那里，更是化为乌有。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天堂、那里的住处、他们的衣食和他们的人形所说的事，一被放在眼前当中审视，就不容易被相信，其实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可以用例子来说明。

5679 比如有人描述一个临终的人或死去的人的状态，如果说他得着天使的状态，被提到天使当中，又说他在那里看见辉煌的景象，还有许多和世上相似的东西，这一切就会毫无阻碍地进入人的理解，如果这人生前活得好，也会进入他的信。但如果直截了当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人就不信了。

5680 人死后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从复活、最后的审判去想的话。

5681 关于人的灵、以及一般的灵和天使的人形也是如此，如果去想它是否存在，尤其是从既有的原则出发去想灵魂的话。关于天使和灵的住处也是如此，关于他们的衣服也是如此，其余一切也都这样。所以我知道这些事会被有些人怎样看待。

5682 说这样的事曾向先知们显现，比如人形的天使、住处、圣殿等许多东西，人们是信的；但若把它们放在眼前当中审视，就会认为那些是异象，其中没有实在的东西。单纯的人却不把事情这样放在当中去考究是否如此，所以他们当中不完全是肉体型和世俗型的人会相信；越少学问的越信，越有学问的越不信。但这些事确实是实在的，这是我凭着多年活生生的交往得以知道的。

5683 今天的人之所以这样，原因是他们在肉体的感官层面思考，不能从中被提升到天堂之光里，也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是世俗的、肉体的。他们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就是证据。

5684 谁愿意想就去想吧：如果我说天使是人的形体，穿着灿烂的衣服，住在富丽堂皇的住处里，你同时从感官、也就是从身体或身体的感觉出发去想，又从关于灵魂的观念出发去想，那么你除了想它是不是这样以外，还会想别的吗？谁会再往前想呢？难道不就停在那里，最后否认吗？但能从感官和肉体的东西中被引开、被提升到它们之上的人，让他这时去想，他就不会想它是或不是，而会想它就是这样。这时他才能进入智慧；否则他就站在智慧的宫殿外面很远的地方，连门槛都看不见。他若进去，就会看见数不清、说不尽的事。我和天使谈过这些，也被显明确实如此。古人不是这样感官化的，他们能被提升到身体的感官之上，所以能处在内在的智慧里，也能和天使说话，因为他们和天使处在同样的光里。今天这事做不到了。

5685 我可以断言：天堂里的东西比世上的东西更实在。

5686 世上的人之所以这样想，也是因为他们只能理解为人的内层什么也不是，比如以为思想和意志只是像空气一样会消散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从肉体的东西去理解内层的东西，也就不能理解属灵的东西，因为并没有物理的流注。至于那些东西比肉体的东西更实在，他们更理解不了；也理解不了那些东西才是实在的，才是人本身，而肉体的东西相对而言只是服务性的，是照着对应形成的；这些肉体的东西因为是较低的、在后的，所以不如内在的、也就是较高的东西实在。

5687 把灵魂称为呼吸、思维、气息的人是一种想法；承认自然、否认神性的人又是一种；不把信当回事的人又是一种；沉浸在自我之爱和尘世之爱中、而且更深的人又是一种；从恶的生活出发、在虚假上坚固了自己的人又是一种。

第十九册　§§5401–5700

5688 论新来到来世的人起初被保持在外在之中，以及原因

初到来世的人，会被保持在外在之中一段时间，以致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几乎和在世上一样；有些人几乎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这是生命的延续。但后来他们的外在被拿走，这时就显出他们的内层是什么样的。

5689 他们起初被保持在外在之中，是因为这时他们的内层要与外在结合，又要与外在分开，这样为内在的生命作准备，这内在的生命才是人死后的真正生命。那些内在生命属天的人，就是凡所做、所想都是为了神和邻舍而做、而想的人，进入内层以后就有智慧。没有这种生命的人，就是凡事只想自己和世界的人，后来相对而言就疯狂了，所愿的只有恶，所想的只有虚假。

5690 先前的外在生命是为了让内在与外在相合，因为在来世，二者要一致行动，不许人用脸装出心里不愿意的样子。

5691 大多数人还被轮流送进内层和外层，借此实现结合和分离。

5692 论来世狡猾诡诈的人；他们的地狱

狡猾诡诈的人大多住在西部地带，有的在高山上，有的在平原上，是照着出于自我之爱的幻想安排的。那些暗中施行手段和诡计的人，别人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在自己里面思考，这样就使内层离开身体，也就离开了别人的视线。这样的人数目很多，住在西方地带的山上，分布在各处，我也看不见他们，但他们还是被揭露了。他们被揭露，是在他们的观念被送进身体、也就是外在的感官层面的时候。这时他们能说得和蔼可亲，无论想要什么，哪怕是虚假和恶本身，都能证实得像真和善一样。这样的人与神性作对，不把属于教会的事当回事。他们本身是感官型的人，是蛇，但比别的蛇更毒，是毒蛇；在天堂之光里，他们看起来也是这样。他们全体和每一个人，都照着诡诈和狡猾的性质聚集在自己的地方，在那里的高处。但他们的结局是变得比别人更愚钝，因为他们的内层充满了隐秘因而深藏的诡诈和狡猾。所以最狡猾、最诡诈的人也在那里靠北的地方，就是最愚钝的人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地狱就是这样的。

5693 论荒废是什么，在那里是怎样的

在世上过了恶生活的人，全都在真理方面受到荒废，最后只剩下恶和它的虚假，于是他们就沉向地狱。这从他们一到来世就开始，一直不停地进行，并照着各人的恶和由此带来的本性而有种种不同。这有时持续多年，长达五十年，有的快些，有的慢些。在此期间，他们借着对善人的试探发挥用处；又因为他们在人身边，就与地狱有交通，由此产生流注。很少有人从地狱里被召出来；被召出来时，是出于各种原因得了许可，但他们终究会自己落回去。

5694 要被提升到天堂的人，则不断在虚假和恶方面受到荒废，直到最后处在自己的善和善之真理里；在此之前不能被提升到天堂，因为他们的恶和虚假会把他们往下坠。他们也在粗糙的外在东西方面受荒废，就是那些属肉体和较粗俗的世俗东西，也就是纯粹肉体的享乐。这样他们就得着改造，变得好像轻了，才能被提升到天堂；在此之前是做不到的。这也持续一年到五十年。在此期间，他们也经历各种试探，这些试探有助于把外在的恶分离出去，因为这时在内里会注入抵抗恶的意志；这意志被接受多少，内里就有多少天堂，这天堂就把住在外在里的地狱赶走。

5695 一切荒废都是借着把恶与善分开、把善与恶分开而成的，因为人里面的一切恶都有交通。这事有极多的方式，我本可以一一列举，但太冗长了。通常是借着把恶灵或善灵聚集起来，再把他们分开、驱散；他们被驱散或分开以后，这灵就成了属于自己的善或属于自己的恶，与同类的灵有交通。

5696 论最后的审判

最后，基督教界里所有这样的人都被揭露出来了：他们在属灵的事上虽然处在光中，在意志上却没有任何仁义，以致他们有理解力，却没有意志。这样的人起初被接纳，他们喜爱知识，不是为了别的用处，只是为了喜爱本身。在来世，他们这种喜爱也会增长，理解力也一样，被保持在光里，因而处在愉快之中，而意志这时却沉睡了，显不出来。这样的人在来世出现在各处的山上，有些在高山

上，部分在中央，部分在西部。他们在那里彼此结合、彼此联合，这是借着思维广泛进行的，借着思维就在那里同在。他们相信这样就永远不会被扰乱。他们并不信靠神性，除非是在理解上；他们过得好、有福可享时是这样，后来这些一停止，他们就退缩了。这样的人也一点不在乎邻舍的境况如何，他们看见了，却不伸手帮助，哪怕那是一个无辜的人，或是一位天使。他们凭着理解力找出各种原则，来说明为什么不这样做，比如说他们不愿从自己身上抛开恶，因而去烦扰别人，就像神性所做的那样，此外还有别的推理，借此为自己意志上的不作为开脱。他们还到处与恶人结盟，护着他们，以为这样就更有力量。总之，他们到处容忍恶，放任恶，因为他们的意志就是这样，虽然他们看得见。在来世，这样的人把自己夹在主与恶人之间，甚至夹在主与人之间，完全削弱一切效果，好像把道路堵住了，使神性的运作在下层不能发挥力量。他们想统领这样的人，其实他们里面是恶的，沉浸在自我之爱中。

5697 这样的人在中央的一座山上，也在西部偏北一座相当高的山上，还在四周各处山上、山坡上。在那座高山上的人显不出来，他们能使自己隐身。他们与四周所有其他人结合起来，都相信自己在天堂里，因为如前所说，他们处在理解力的光里，却没有属天的热。所以他们是所有人中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躲藏起来，暗中与恶人一同行事。他们不敢反对善人，直到看见善人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他们就出现了，比恶人更有力量，也给恶人更多的帮助，因为他们也与单纯的善人连在一起。

5698 查明他们是这样的人以后，他们就被从那些山上扔了下去：先是中央那座山，然后是西部偏北那座高山，再后是四周山坡上所有与他们勾结的人，数以万计。在那座高山上的人被扔到自己的山底下：山裂开，把他们吞了下去，他们滑落或者说被推落到深处，被送进大黑暗里。黑暗流进来，笼罩了他们；黑暗就是虚假，在他们那里取代了光。其余的人也照着各自意志的性质被扔进各自的地狱。

5699 他们被扔下去以后，四周那些在他们的庇护下、或者说借着与他们的结合而公开图谋恶事的恶人，就再也没有力量抵抗了，于是也被扔进各种地狱，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山上。这事发生在1757年3月20日。

5700 论来世那些被称为、被认为有学问，能证实自己的教条和任何事的人

有许多人能证实任何事，而且证实得那么巧妙，看起来完全像真理一样，因此他们在世上被称为有学问的人，比别人更有理性；其实他们对真理几乎毫无理解，在他们那里，真理是模糊的、封闭的。这一点从许多人身上得到了验证。有一个人（罗森阿德勒）证实任何事都那么巧妙，几乎没有人比他更好；他证实了之后，自己就相信那是真的。别人以为他比别人有更深的理解力，所以才有这样证实的本领。他被送到一个有内在思维的地方，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每次被送进内在的思考，都是这样。所以他说，正像他在世上所相信的，他想要什么，都能使之成为真的。但他被显明，那是一种错觉，他连什么本身是真的都看不出来。又有一个塞壬被显给他看，她能使自己比别的女人都美，看起来那么美，以致凡是凭属世眼光看她的人都说她是最美的女人；她也能用漂亮灿烂的衣服打扮自己。可是这虚假的外表一被剥去，她就显出魔鬼的形状。

第二十册　§§5701–6110

5701 另有一些人也是这样。有一个人能那么巧妙地攻击别人，把自己的聪明安排成那样的形式，以致能钻进人心的内层；里面还掺着他凭记忆得来的学识和内在才智方面的东西，所以人们以为他有这样的理解力。可是一经察验，他根本没有理解力，连从内层去看任何一件事都做不到（古斯塔夫·本策尔斯谢尔纳）。

5702 还有许多人在世上也被看作有学问的人，甚至比别人更有学问，因为他们会凭记忆说话，好像出于理性一样；其实没有一样出于自己，全是出于别人。他们的内层完全封闭，那里没有光，只有昏暗和迷雾（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和埃里克·本策柳斯）。

5703 那些用许多理由证实自己教条的人也是这样。这些教条虽然是假的，在他们看来却像真的，证实得多少、怎样证实，看起来就有多真。无论怎样对他们说真理就是真理，他们都不在自己里面领会，只在自己外面领会，也就是在属世的人或外在的人里面，不在内在的人里面。这样的人一经察验，就没有理解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模糊的、封闭的。可是那些没有证实自己的单纯良善之人，内层是敞开的；他们不但比那些有学问的人领会得多，而且一听见真理就相信，尤其是出于善的时候。

5704 这样的人主要是那些证实唯独信的人。他们没有过信的生活，因为他们以为生活无关紧要，得救唯独靠信，不靠生活中的任何善。

5705 察验过这样的人能不能被提进属天的光里，结果发现不能，因为那里是封闭的，打不开。当时有几个英国人在场，他们有内在的光，就被提了上去。总的来说，对不明白的人来说，感官的光看起来就像属灵的光，因为他们分不清这是出于记忆还是出于理解力。何况感官的光比内在的光更耀眼，因为它在世上。在感官之光里的，主要是恶人，他们比别人狡猾得多，所以古人称他们为蛇，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会推理。

570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0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08 我和灵谈到出于证实的光：一件事被证实以后，看起来就是明亮的。这一点借着经验得到了证明。但我对他们说，要把那些证实的理由挪开，单看被证实的那个原则本身，看看那时能不能看见什么，就是看这原则是真是假。因为不管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心里冒出来的，哪怕是最假的东西，经过证实都能得到光。他们被带回到原则本身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落在黑暗里，一无所见。我就得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让天上的光照进这原则，就能看见；但天上的光是借着善、也就是借着意志进来的。所以他们若在善里，光就会在原则本身里面，好叫他们看见它确实是这样，因为天堂只从善

或爱的路，也就是从意志的路进来，不走别的路。所以他们若过了善的生活，就会在原则本身里看见光，否则只有昏暗。那时他们也会在圣言里看见证实它的东西，在自己的记忆里也看见证实它的东西；只有那些能证实它的才被唤起来，这样那里也有光。

又进一步显明：即使那原则就是真理本身，借着证实得了光，可是若没有生活的善，这真理本身也同样会在黑暗里。所以有话说：即使他们知道整个天堂里的一切，若不在生活的善里，仍然没有属天的光，只有低一层的光，就是纯属世的光；这种光的性质是：生活若是恶的，它终究要灭没。

5709 后来我谈到真理的根基，说根基有两种：一种出于圣言，一种出于自然，也就是出于自然的真理。出于圣言的根基是为整个天堂预备的，也就是为在天堂之光里的人；出于自然的根基，是为那些属世的、在自然光里的人，也就是为那些凭圣言字义证实了不真、甚至虚假之事的人，好叫他们被说服。因为这些人已经不能再凭圣言被说服了。不过这两种根基彼此是一致的，这一点借着察看圣言里的一些地方得到了验证。既然知识封闭了理解力，知识也会把它打开；人在善里有多少，它就打开多少。

也发现了：天堂里的一切，都以世上和人身上自然秩序的法则为根基；这根基始终固定不变，就像身体、身体的东西和身体的感官，相对于意志和理解力的内层东西那样。但因为虚假封闭了理解力，而思维的一切观念又都建立在属世的东西上，所以对那些持有虚假观念的人来说，这类东西就要作为根基。

5710 也谈到圣言本身就是根基，但只是对那些好好生活、承认圣言是神圣的、神性的人而言。对那些因字义中的种种东西、因文体、因他们认为空洞的东西以及其他许多原因而怀疑圣言的人，要么必须向他们揭开圣言的内义，也就是它的内层是什么样的，要么必须借着自然的真理来说服他们，借这些真理驱散相反的观念，等等。

出于圣言的根基怎样与出于自然真理的根基一致，用两个例子作了说明。一个例子是：有人因为看见好人处境卑贱、贫穷，恶人却尊贵、富有，而且这些东西是靠诡计得来的，就证实了没有神性。有一条也以圣言为根基的自然真理：在世上被抬举到尊荣和财富上，并不是真实的恩赐或真实的祝福，因为这些东西要么引诱人、把人从天堂引开，要么只是暂时的，对永恒毫无用处，所以相比之下本身并没有实在。而主所赐的是永恒的东西，并借着通往那里的途径来赐，财富和尊荣并不是这样的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有人以为死后没有生命，人像野兽一样死去，又以为人的聪明并不比野兽多，只是人会说话而已；他们从种种事上推论野兽同样会思考，在许多事上比人还狡猾、还聪明，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可是知识告诉人：人有内在和外在；内在能被提升到神那里，从而思想神，思想天堂里的事，而这些事是数不清的；它也能被神性的事感动，从而与永恒的神性联结；能与神性联结的，也就不会死。这样的知识就与圣言联结起来，就是：死后有生命；人有内在和外在；内在能被提升到神那

里；能看见天堂里的事，从而照着天堂秩序的法则受神性引导。这些都是圣言里揭示的真理。其余的事也是这样。总之，若不是先建立在圣言上，什么都不能建立在知识上。圣言要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只是用人的知识来证实。

5711 论最后的审判，以及来世的城市

我的内在视觉被打开，看进斯德哥尔摩的大新街，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走动。后来我被领到那条街上，有天使和我在一起。他们说，那里周围的房子里没有一个活人，全是死的，就是属灵意义上死的，他们看了都发怵，不愿再往前走。房子里的人若是死的，房子就显不出窗户，只有一些开口，里面黑洞洞的；人若是活的，就显出窗户，窗户里有人。后来我被领到小新街，那里的人说有少数几个是活的。后来我被领回水闸区，到那里的广场，几乎没有一个活人；沿着那些店铺一带有几个；桥的另一边也是这样，在广场上卖食品的店铺那里，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拐角的一所房子里有。那里的大房子里也一个都没有。后来又到从广场延伸出去的那条长街，就是药房所在的地方，也没有一个活人，不过没有往里看得很远；从广场往海边去也没有活人，等等。

他们说，其实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人，只是那些不是活的人，天使看不见。可是当那里的街上有灵走动，尤其是恶灵时，窗户就显出来了，屋里的人也在光中显出来，因为恶人在自己的光中看，也看见在同样光中的人。贝根谢尔纳就在那里大新街上，还有别的人；他们说，在他们眼里这些人是看得见的，但那时却看不见。

5712 后来我被带到伦敦，前面提过那个伦敦，从后面一边，从小街一直被领到差不多交易所那里。他们说那里也没有活人，另一边也没有；齐普赛街有几个，教堂那一边也有几个。再往前我就没有被领去了。由此可见，那一边的活人很少。

5713 他们又说，来世伦敦的东边有一座小城，住着正直良善的人；可是城西那些人看不起他们。城里的人不准进那座小城，有守卫拦着；而且他们也受不了那些人生命的气场，一到那里就被焦虑抓住，只好退回去，所以那座小城很安全。他们住在东边，因为东方表示爱与仁义的善。又觉察到：只要东边还有这样一座城，那座大城就能保存下来；但斯德哥尔摩没有这样的城。我也被领着走过伦敦那座小城，那里有些人和我们说了话。

5714 他们又说，不管是哪座城，城外全是强盗，数量极多，田野里满是他们。谁都不敢出城，因为一出城就落进强盗手里，性命遭遇种种危险，所以人人都留在城里，不出去。我也被领到城外，那里有一伙强盗，他们立刻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怎样能袭击我、害死我。这就是他们的心思：一看见什么人，就觉察到那人的生命，然后袭击他。

这些强盗不敢进城；他们进城时，没有一所房子收留他们，只能待在街上。他们一露面，就有人叫他们出去，他们也就出去了。因为待在街上时，他们一点力量也没有：城里仍然有法律掌管，因此有安全，和世上的城一样。可是他们若被收进某所房子，屋里的人就要灭亡。不过除非一所房子已经

到了里面的人再也站立不住的地步，否则是不会收留他们的。因为他们一进去，看见屋里的人，马上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就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心思捆在一起；一捆上，就和他们有了交通，即使在城外也是这样。这样，那所房子就被骚扰，直到被荒废为止。

5715 他们又说，一座城到了里面不再有好人的地步，就要被毁灭，这就是他们的最后审判。又说，这样的城很快就要被毁，城里的居民要被驱散，各人被赶到自己的地方去。

5716 城市和房子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世上住在城里和房子里的人；那些人在来世和在世上一样，住在相似的房子里。这种对应是紧密的、物质性的，是照着世人思维的观念形成的。但现在，在教会的这个末期，要有另一种安排、另一种对应，不再是这样直接、这样贴近的，而是借着对应隔得更远。

571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18 伦敦城西边的一部分也被毁了。

5719 说到那些住在房子里、城里而不良善的人：他们对属天的事毫不在意，转身离开这些事，只是彼此谈论世俗和肉体的事，吃吃喝喝，打听周围发生的事，就像世上这样的人一样。总之，世俗和肉体的乐趣就是他们的生命，天上的乐趣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以前常去教堂，但现在连教堂对他们也不再显现了。

5720 论人死后照他活着的样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人是人的形式

人就是他自己的善和他自己的真，这一点从身体的顺从，以及身体与它的属灵世界，也就是与意志和理解力的同心一致，可以看出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一愿意，身体就行动；人一思想，就借着所有器官说话，脸也跟着表达；甚至意志本身好像就在身体里面。比如手做事时，意志好像就在手里；口说话时，好像说话的不是思维，而是口和它的器官。其余也都是这样。所以人的意志遍布身体各处，并不是好像坐在一个地方，虽然它的起点在大脑里。由此可见身体是什么：它不过是成了形的意志和理解力。灵就更不用说了，灵就是人死后的样子；灵更是人，也就是意志和理解力，因为灵不是别的，正是成了形的意志和理解力，这形式也是人的形式；因为天堂的一切和神性的一切都出于这样的形式，也在这样的形式里。人在世上既有这样的形式，成为灵以后就更是如此了。所以灵完全照着他的爱、他的意志，也就是照着他的内层显现出来。由此可见，是人的生活使灵成为什么样的；他的生活怎样，他就怎样，也就是他的意志和理解力怎样，他就怎样，因为人生命的一切都归于这两样，也都从这两样发出来。

5721 他们又说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些人，说他们什么也不关心，只想打听城里城外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谁在我这里，事情是不是还那样；对教义却一点也不关心，不管它是什么。他们把自己和那些纯属世、纯物质的人绑在一起，虽然知道那些人是魔鬼。他们在街上、广场上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却完全不看属于教会和天堂的东西。他们几乎都怀着这样的心思：想领导别人，想发号施令，这是根深蒂固的。

我看见斯德哥尔摩一部分地方的荒废：新街左边的部分完全被毁了，一所房子也不剩，只剩一片荒地；南城那边远处的一部分也被毁了，一直到离我较近的房子。各人都照自己的本性被扔了下去。

5722a# 论龙一类的人

有一个人纯粹是物质的人，或者说感官的人，却当了大主教（埃里克·本策柳斯）。他在肉身生活时完全不研究圣言，对教会的教义也知道得极少，只研究世俗的事、语言和本国的奇闻掌故。他有圣言，但圣言对他只用来讲道，对生活、对教义毫无用处；他还藐视圣言，什么也不信。他信得过的人说什么是这样，他就信是这样，不管合不合教会的教义。他爱自己胜过一切，把公正和公平看得一文不值，只看它们对名声有多少用处。总之，他完全是肉体型的，或者说是最外层感官的人。他在天堂的光中显出来时，是一副可憎的样子，已经不再有人形。他凭着在世上的权威和由此而来的口才，又凭着假装的情感，能把人吸引到自己身边。

5722b# 龙的头是由这些人构成的：他们信圣言，但只信字面，不关心教义，爱自己和世界胜过一切，圣言只用来为他们的尊荣服务。这些人是龙的头。龙的尾巴是由另一些人构成的：圣言只用来供他们讲道，对生活毫无用处；他们想到圣言时就藐视它。那些想出诡计和世俗手段的人，构成龙的生命，或者说龙的毒液。

5722 （缺）

5723 我看见一大群祭司被从天上抓下来，他们是依附那个人的。一经察验，他们完全反对信的真理，只为外在的东西和世界。天堂对他们是关闭的，因为他们做一切都是为自己和世界，没有一样是为神性。他们这些人想到主时，从来不想主的神性，只想他的人性，认为这人性和别人的完全一样，并不更多，有些人甚至认为还更低贱。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唯独信里的人，因为这些人照着教义也是这样：不关心生活，只关心信。他们全被扔进了南边偏东的那个池子里，那池子是属于先前已在那里的人的；先前在那里的人又被扔得更远。

5724 这些人属于龙；而出于天主教的人，则是《启示录》里讲的海中的兽和地中的兽（启13:1, 11）。

572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2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2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2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29 论莫卧儿人与最后的审判

莫卧儿人在南边，在基督教界以外。他们骄傲，想高过所有别人，也敌视基督徒。我看见他们也被扔进了地狱。那里有好几座山，他们住在山上，结果被扔了下去。一部分山沉了下去；有些山上的人被扔进地狱，有些山上的人被扔进荒野。他们骄傲，是因为富有：他们那里有钻石矿，也有黄金。凡只想穆罕默德、很少想神的人，都受了这样的审判；那里凡在自我之爱里的人都是这样。

5730 论来世有些人怎样受教导

男孩、少女，还有单纯的人，也以这样的方式受教导：有些来自属天国度的人和他们结伴在一起。这些属天的人能看见真理，因而知道真理，却说不出来。他们听见来自属灵国度的人彼此谈话时，若说的是真理，就说“正是这样”，并加以称赞；若说的不是真理，就说“是这样，就该这么说”，而在他们还算有礼、能借着礼貌来教导的地方，就说：“你们若愿意、若好好想一想，能说得更好”等等。于是那些人就去想自己说了什么，该怎样说才是真的，然后回来，换一种说法；这回若是真的，属天的人就说“正是这样”，并加以称赞。那些人对这位教导者心存敬重，而教导者此外就不作声了。教导者自己也因此受了教导，因为他听到的东西会渗进他的视觉，这样他就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属天的人借着属灵的人得以完善，正如属灵的人借着属天的人得以完善一样。因为属天的人若听不到真理，也就看不见，他们就是迟钝的，因为他们不思考。

5731a# 论在仁义上一无所有之人的荒废，以及最后的审判

最后我被放进一种沉重的状态里，那是一种粗陋属世的仁义的状态，里面掺杂着地上的乐趣。它始于某一个人，他灌进了亵渎的东西。这人能比别人更好地领会教义，也清楚领会了关于真理所说的话；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是这样一种人：凡不把他当作高人一等来尊崇的，他都恨。在世上，人只要和他说话不够恭敬，他就迫害人家。这就是他的意志。正因为是这样的人，他也能把亵渎的东西投给别人；他这样做时，还用手段装出友好的样子，让人觉察不到。许多人因他这样的灌输而受了悲惨的折磨（东约特兰省的总督，就是那个大声嚷嚷秘密的人）。不过这一状态在我身上转成了一种外在的状态，掺着乐趣，同时也掺着些许善，今天世上大多数人都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这样做是为了让人知道，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仁义是什么样的，因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天堂。我被保持在这状态里两天，为的是让人知道，有哪些人可能处在这状态里，

（旁注：后来他被扔进亵渎者所在的深渊，在西南方很远的地方。）

5731b# 处在这状态里的人就被分别出来。这时，那些在唯独信里的人，就是在所谓信之教义里、拒绝仁义能使人得救、不认为天堂在仁义里而只在唯独信里的人，比别人更起来反对真正的教义，其实根本没有人招惹他们。他们聚到一起，最后定下计谋，要尽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煽动起来，从各个方位，只有东方除外，因为东方有主保护，他们到不了那里。他们一直煽动到西边的穆罕默德信徒，又到南边的穆罕默德信徒，此外还有北方住在山上和平原上的人。他们从自己当中派出人去，分到大约一百个地方，每处约五十人，好当面煽动那些人，并充当他们的主体；留下来的人则十个十个地分组，帮助派出去的人，让他们牢牢地留在叛乱里。他们的用意完全是要摧毁属天的教义，因为那

教义说，天堂在仁义里，不在与仁义分离的信里，也就是在造就人的生活里，不在与生活分离的知识和理解里。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怀着顽固的心思发起这样的叛乱，要摧毁这教义本身，虽然先前已经向他们显明，这教义是从天堂、从主来的，他们也承认了，因为谁的理解力都能受光照，从而承认什么是真的。可是他们没有任何仁义，也就是没有生活的善，所以仍然成了天堂和主的可憎仇敌。

他们还说，他们知道这些是从主来的，也知道无论哪种宗教的人，只要承认神性，在基督教会里承认主的神性，不害那些不害他们的人，就都可以平安无事。但这一切都是徒然，因为他们被放回到自己的内层里，而他们的内层是这样的：毫无良心，这也经过了察验，他们甚至不知道良心是什么。那时在唯独信里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凡在仁义上一无所有的人都被揭露出来，从许多山上和平原上被扔下去，数以万计，人数极多，都被扔进了地狱。

5731 （缺）

5732 他们甚至和修士们联合起来，那些修士也是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相信自己就是基督、一切权柄都归他们而不归基督的人。他们在外表上装作圣洁，因为他们扮演基督；而在内里，他们对凡不把他们当作基督、当作在天上有一切权柄的神来敬拜的人，都怀着你死我活的仇恨。这些人也和他们联合起来，如同一体行事。

5733 大部分人被扔下去以后，就轮到唯独信的那些头目了。他们当中有些人里里外外都变得像魔鬼一样黑，以致再也认不出是人，完全成了最黑的魔鬼。他们就这样被扔进地狱，但各人仍然照着自己生活的恶。

5734 我可以断言：在教会里，凡不承认神性、不承认主的神性，又不照着教义过信的生活，也就是仁义的生活的人，除了被扔进地狱，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因为他脱去了一切人的东西。人从头到脚，他的生活怎样，他就怎样；生活上是黑的，整个人就是黑的。不管他们愿意怎样想，愿意怎样说服自己反对这一点，这仍然是永恒的真理。不过他们要知道：无论哪种宗教的人都能得救，连在唯独信之教义里的人也能，只要他们过信的生活，就是仁义的生活，这样他们里面就不会浸染那些魔鬼性的东西。外在也同时起作用；因为外在若被分离出来，那么造就生活的是他们的内在，不是没有内在的外在。我受命把这些话公开告诉他们。

5735 借着让他们转向自己的爱，也察验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教义的什么热心，而是出于作恶的乐趣；又因为他们在世上居于别人之上，所以现在也能带领与他们相似的人去作恶。

5736 这些人就是主所说的山羊，经上说他们没有行过任何仁义，所以要进入永火（太25:31–46）。他们也在龙里面，构成龙的某一部分。他们曾在自己的山上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过着外在的生活，因为他们被拘束在其中。可是他们的思维渗透到四周，感染了所有的人，以致人们不知道行善是什么，于是他们的外在被拿走，显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5737 论残余天主教民族的最后审判

我头上方有许多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人，他们向我表明，他们比别人在更亮的光里，也在更多的热里。我觉察到，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有一种火焰般发亮的恶落在我额前，所以他们的情况恐怕不妙，那光是假的，那热是污秽的。于是查明了他们的热和光是从哪里来的。

5738 热是由西方那些修士灌进来的。这些修士相信自己就是基督，想像神一样受人敬拜，因为他们占有天堂，这样就有了支配人灵魂的权柄。所以他们在外表上装得像圣徒，好叫单纯的人相信他们就是这样的神。可是一经察验，他们里面是亵渎的，因为凡不愿承认他们是神的人，他们都怀着你死我活的仇恨，报复心极强，想用最残忍的手段毁掉人家；所以他们里面是魔鬼。为了尽可能在各处引诱别人，他们想出种种手段，能把热灌进来，而且用各种方式，从各种地方，好的地方坏的地方都有，这是借着转移做到的。这在来世是能做到的，因为这类东西能转移到别人身上。他们想借此让人相信他们是神。

5739 灌进光的那些人也在西方，在那里两处地方的山上：一处是北边的一座双峰山，另一处在南边。北边双峰山上的人也来自天主教民族，他们同样精通转移光的手段，把光从有光的地方转移过来，也从他们自己所持的真正的信之真理转移过来，这是被容许的。可是他们怀着这样的说服：神性是有的，但一切都出于自然。他们灌进对这件事的一种致命的说服力，这我得以觉察到；他们想借此让人相信他们是神，能把天堂给任何人。他们由此引诱了许多单纯的人——不过这些单纯的人是良善的，都被保全了——因为他们的说服力很强。他们的用意，他们也被迫招认出来了，就是一旦让人有了这种信，以后就要支配所有人的灵魂，支配天堂，因为天堂是从他们来的。

结果，那座山从中间裂开，把他们全吞了下去，他们被送进最黑暗的地方，那黑暗随即变成地狱的火。不久，上面的山也裂开了，所有这样的人也都从那里被扔进同一个深渊，有好几十万人。另一座山，就是在西方偏南的那座，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5740 论他们不知道重生是什么

察验过许多人，包括在世上比别人更有学问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因为这是得救的关键。主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真正的生命；别处又说“从神生的”（约1:13）。可是他们都说重生就是洗礼，因为经上说“从水和圣灵生的”（约3:5），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重生。我很惊讶他们竟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因为作家和传道人常常说，旧人必须治死，好叫新人产生；私欲也是这样，好叫人有新生命；以及类似的、包含重生之意的话。所以我原以为他们明白重生是什么。正因为他们不明白重生是什么，就发明了称义，说起称义来，话也差不多，只是有一个天大的差别：被称义的人，恶不归在他身上，所以他好像活得没有恶，虽然他和普通人一样活在恶里。

他们不知道的原因是：他们只知道人借着信的真理重生，也就是借着唯独信，而不是借着信的生活，就是仁义；又因为他们不愿知道信的生活，也就是仁义是什么，不把它当作得救的途径；又因为他们不知道属灵的爱和情感是什么，因而也不知道受主引导是什么。所以他们对得救的关键本身就处

在这样的无知里，于是想出了称义，并对它抱着这样的看法：那时一切的恶都不归在人身上。由此可见这是什么样的教会。重生是什么，可参看属天教义（见《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第173–186节）。

5741 论人不知道重生是什么

在来世察验过许多神学学者，看他们知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多数人说，是从水和圣灵重新生出来，他们以为这就是洗礼；有些人称之为称义。天使们非常惊讶：世上最有学问的人竟不明白这件事，而这件事对教会是如此关键，照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堂。我也非常惊讶他们竟不知道，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照着圣言描述重生，描述得好像完全知道一样，比如：旧人连同他的私欲必须治死，新人要复活，要穿白衣在神面前过新生活，要远离恶，以及类似的话。知道重生是什么的人，若只看字面而不能看得更深，就会以为他们知道重生是什么；可是这时他们并没有说这些。查问他们为什么不知道重生是什么，结果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邻舍的仁义，因而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善；他们相信生活的善或仁义不是得救所必需的，只要唯独信就行，即使没有生活的善也行；又相信天堂是借着唯独信、出于唯独的怜悯，赐给主为他们代求的人。因为这一点始终在他们心里，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知道重生是什么。

5742 论最后的审判，以及旧天旧地的毁灭

前面描述的那场荒废持续了好些天。最后，好像有一只手从主那里伸出来，伸在诸天之上。这时，《启示录》里描述的米迦勒与龙之间的那场争战就开始了（启12:7以下）。在西方偏北的地方，显出一个像脊背一样的东西，从那里隆起，朝向中央上方的诸天。那些天有许多，里面有极多的天使，我以前不认识他们，算起来有好几万。龙一类的人就在那入口处，和他们说话；这时所有的人都转向他们，要听他们说什么。于是龙一类的人驳斥属天的教义，尤其是关于主的教义。这时，每个听的人都被带回到他在世上时对主所持的思想状态里，于是显出大多数人都拒绝主的神性，说他们不愿知道什么看得见的神，只愿知道看不见的神。有人对他们说，主也是看不见的神，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在太阳里，自从他从坟墓里升天以后，在世上就是看不见的，还从圣言里讲了许多；可是他们全都不肯接受。此外又察验他们是否把得救的任何部分放在信的生活上，他们说一点也不放，只放在信上，也就是只放在思想上，丝毫不放在意愿和行动，也就是生活上。总之，他们被转向各个方位，察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有人告诉他们，坚持这些主张、他们所附和的，是龙一类的灵，而主的教导不是这样；可是一切都是徒然。这事贯穿了主降临以后聚集起来的所有天；那里凡是上面所说那种人，经过一场大战，都被审判，要被扔下去。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要留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待了那么久。所以

5743 就看见主从太阳里降下来，好像在一朵白云里，在最高处，并且施行审判，要把所有这样的人都扔下去。当他退回太阳里时，他们也被扔了出去。这持续了很长时间，照着天堂的联系一步一步进行；他们大部分被推到西方，那里人数之多，只能以十万为单位来计数。可是这场争战的一切细节我

都无法描述。它是一场试探，而且是一切试探中最沉重的，几乎持续到绝望的地步。主把人保持在真理里，魔鬼却在虚假里，好像一场内在的冲撞。借此也可以知道，主在世上时，当他让地狱进到自己里面时，受过怎样的试探，最后十字架上的试探又是怎样的；对这些试探只能说，它们是说不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能相信。有话说：主从少年初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承受这些试探，就这样制伏了地狱，使诸天和一切都恢复秩序，同时使他的人性得了荣耀；没有这些，世人没有一个能得救。

5744 整个西方都满了从四面八方的天上被扔下来的这种人。那里的地裂开了，他们被乌云遮盖，再也起不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固然承认神，在道德上也活得不错，但想到主时，只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他们行善不是为了神，也不是因为圣言的诫命，而是为了自己和世界。他们也不戒除想恶和愿恶，只是因为怕法律，怕丢掉性命、名声、尊荣和利益，才不去作恶。总之，他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

5745 起初，被接进天堂的都是好好生活的人，也就是承认主、为主的缘故、为神性诫命的缘故过良善生活的人。可是因为这样的人少，诸天又极大，就收进了许多别的人，最后凡在道德上活得好的人都收了进来。这些人也被赐予幸福，一切都很丰足，什么也不缺。后来他们出于盲目的虔诚，开始收进别的人，只要会装虔诚就行，甚至收进那些只在外表上显得正直虔诚、内里却极其恶毒的人。主也差天使到他们那里，向他们揭示这些事，却是徒然。所以随着这种人越来越多，先前那些人的内层也被打开，他们就把自己交给了这些人。不过所有的好人都从那里被救了出来，藏在各个地方，他们后来构成了新天堂。

5746 旧天和旧地就这样过去了，凡没有过信的生活，也就是仁义生活的人，都被扔进了地狱。他们也被称为“在左边的山羊”（太25:33），他们没有出于内在的仁义给过任何人什么，只是为了外在。这些事从1757年3月31日一直持续到4月11日，那天是复活节。

5747 凡为主的神性争战的人，为主与父原为一、因而只有一位神争战的人，为那称为信的生活或仁义的生活争战的人，都称为米迦勒。因为凡不承认主的神性、因而不承认他与父为一的人，心里都不把属灵的事，也就是天堂的事当回事；他们谈论神，却不关心他；某个恶人随便说一句话，他们就退缩了，尤其是遇到第一次试探的时候。那些是米迦勒的人，主要来自古老的诸天，这些天全都留了下来；也有来自其中的外邦人，还有从各处来、那时已经长大的婴孩。

5748 西方从北角一直到南边前方，都满了被扔下来的人，别处也有一些。龙一类的人则从前面提过的那条南线（见第5491节）延伸到西方后部，一直朝向北方，成一条像尾巴一样的弧线，但在那里一片下方的昏暗之中。

5749 总之，主降临以后从基督教世界聚集起来的诸天，一步一步衰落了，就像地上常有的情形一样。起初，他们在自己里面有天堂，敬拜主，所以在自己外面也有天堂，各按其序。可是后来，他们里面的天堂渐渐变得昏暗，最后消失了。这时他们就想在自己外面拥有他们所熟悉的那种天堂，并把

这称为天堂，那时就不再是内在的了。他们也被准许在自己外面拥有天堂，那天堂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惊人的富丽堂皇：宫殿、柱廊、装饰、乐园，还有尊贵的地位等等；又有许多仆役，显得富丽堂皇，因而只在于尊贵，以及为此而对自己的外在敬拜。最后，他们因为只看自己而不看赐下这些东西的主，不能再从主那里得到这些东西，就借着幻想和世上不知道的种种手段为自己弄来这些东西，这种手段多得数不清，他们就这样延续下去。并不是那些出于第一次复活的人是这样，而是后来的人；因为这些人一进天堂，主就照着神性的天意把先前的人挪走，或者把他们藏在那里，使他们不显现。所以当他们把一切都只放在外在的奢华和享乐上时，最后就来了这场审判，就是前面所讲的。

5750 在这期间，净化一直在进行，因为在世上过恶生活的人，就是犯奸淫的、偷窃的，以及作恶的无神论者，都没有被收进去，而是被扔进了地狱。对这类人的净化一直都在持续。但情形就像身体里的血一样：血虽然不断被净化，整个身体终究还是走向死亡。于是现在有了新天堂。

5751 论无底坑

《启示录》里讲到龙最后被扔进去的那个无底坑（启20:3），正好在生殖器官的正下方。那里显出一个又大又宽的洞穴，黑暗昏沉。龙本身（本策柳斯主教）被扔到那里，还有许多依附他的人；他们往深处去时，在中途被盖住了。还有一些人也被扔到那里：他们能假装天真，在世上和婴孩们在一起，学会了像婴孩那样嬉戏、那样举止，却过着恶毒的生活；他们当过娼妓，好服侍在那里的人。总之，那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是尿液污秽的容器，但不是粪便的容器，原因是这些人都喜爱虚假，把虚假和真理掺杂在一起。

5752 论基督教世界为什么不相信人死后立即复活

原因是：（1）他们用感官来想人的生命，以为只有身体是活的。（2）他们把人的灵魂想作以太般的东西，或者像一口气，或者像脱离有机主体的抽象思维。（3）他们对灵也抱着同样的观念，对天使也是。（4）因为有一条出自圣言字义的教条：人要在最后审判时复活，那时一切都要毁灭。（5）因为他们不明白人的内在是什么，因而不明白人的灵是什么。（6）他们从对灵的观念里挪走了一切看起来实质的东西。（7）因为大多数人一遇到这类事，就把它放到思维底下，去想它是有还是没有，这时就由感官来判断、下结论。（8）这类事一说出来，他们就把它放在半信半疑的审视之下。（9）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是相信的，所有单纯的人都是这样，所有人临死之前都是这样，所有人不凭上述那些说法去想这件事时也都是这样。

5753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54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55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56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5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58 续论最后的审判

前面描述了基督教世界的那些人是怎样被处置的。企图摧毁主的国度和天堂的那些头目，主要是在唯独信里的人。他们和自己的主教们聚集起来，商定要从四面八方围住那些承认信之真理，也就是承认属天教义的人。他们向四面八方派出人去，每处五十人，共一百个地方，又和魔鬼一伙勾结起来；他们一部分人留下来，和派出去的人交通，帮助他们。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但最后这些人，以及与他们相似的人，全都被扔下去，被驱散了。

5759a# 后来，那些完全藐视学问和知识的人被扔了下去（以利以谢也在其中），他们人数很多，这也持续了很久。

5759b# 后来被赶出去的，是那些以别人受苦为乐的人。他们想出闻所未闻的害人手段：给身体和心灵带来痛苦，让人的思维一直停在这痛苦里，又派出一些人给人灌进绝望；还有给人灌进厌世之感，让人一直渴望摆脱痛苦或任何一种恶，这两样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大得无法形容。这样的人也被扔下去，人数极多；此外还有那些同样以别人受折磨为乐的人。凡与下面的人交通的，也都被扔了下去，因为他们越出了自己的地界。这些人怀着统治、带领别人的心思，却不关心自己的人。

5759 （缺）

5760 我看见留下来的人被聚成一体，他们合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人；在外面的人被赶了出去。合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人的，是在仁义里的人。

5761 后来，那些重视世俗之事过于属天之事的人被放了下去，而不是被扔下去。他们在世上看重种种世俗的东西，因而不关心属天的事；在他们身上，世俗和肉体的东西占了上风。他们不能留在高处，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关心，只想从那里往下看，与下面的人交通。凡往下看的，都被放了下去，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地上的事；没有往下看的，就留了下来。这类人有各种各样，我听见他们被放下、被扔下，持续了很长时间，多到数不清的几万人。他们被放到平原上，或者说低处，那是他们的眼睛和心思所在的地方；其中的恶人则被放进地狱。这些人全都出于第二次复活。

5762 取代他们的，是主所提升起来的另一些人。这些人在此期间从山上的那些人当中被分别出来，被藏起来、保护起来，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接替了那些人，构成新天堂。他们都是在对邻舍的仁义、并由此在信里的人，或者说在善里、有主所赐良心的人；他们一想到什么恶，就想这是违背真与善、违背神性诫命、违背神的；他们又是来自基督教世界、敬拜主的人。这事从1757年初开始持续；而提升良善之人来构成新天堂，是从四月底到五月。

5763 最大的一部分，多达好几百万人——这持续了很久——下去了，因为他们往下看，与在下面的人和在外面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与魔鬼结合，保护魔鬼，与魔鬼交往就像与自己人交往一样，生出了要统治周围、要加害一切他们看见没有保护的人的欲望。这些人原本都不属于那些山，而是那时才跑去，在先前住在那里的人当中安了家；先前那些人是温和的，为了不被引诱，已被主挪走，藏在许多地方。——是的，在有些地方，那些上来的人把先前住在那里的人全都赶走，自己占了他们的位置。——这样上来的人是出于第二次复活的人，他们也被放了下去，被带走了；取代他们的是别的人，还有所有幼年死去、在属灵生活中长大的人，也来取代他们。构成新天新地的，就是这些人（参看前面第5749、5761–5762节）。

5764 后来，那些虔敬的人也被放了下去。他们在一块岩石的高处、岩石的中央，别人看不见他们。他们过着虔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仁义的生活。他们有两类：一类是在虚假里的，

5765a# 论巴比伦和旧天堂的毁灭

我看见、也听见好几万在山上和岩石上的灵从那里被扔下去，有的被扔进荒野，有的被扔进深渊，有的被扔进别的地狱。他们口里都谈论神和天堂，心里却装着世界；这是指基督教界里的灵。凡环顾别的山、别的岩石，并与那里的人

5765b# 结成团伙，好保护自己不受侵扰，却不仰望神，更不仰望主来保护自己的，都被扔了下去。他们想靠自己、靠自己的精明在那里得安全、得幸福，而不是靠神性；这表明他们在世上就是这样的人。被扔下去的首先是那些从高处往下看、对看见的人用种种方式和手段加以骚扰的人，最后凡往下看的都被扔了下去。因为那些不往下看的人，只顾自己的家，信靠主，相信他会保护

5765c# 他们，这些人就被保全了。此外还有一些人，借着来世所知道、所熟悉的种种手段，为自己造了一个好像是天堂的东西，不是出于内在的喜乐，而是出于外在的喜乐，好讨外在感官的欢心。所以他们用种种手段为自己造出富丽堂皇的东西，住处和住处里的东西是这样，衣服和别的装饰是这样，食物也是这样。他们把所有能用手段变出这类东西的术士和巧匠都招到自己身边，自己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照样去做。他们把一切正直良善的人都看作头脑简单的人，想让这些人服侍自己；当他们还想引诱这些人时，主就把这些人全都救了出来，安置在别处，藏起来，一直到这个时候。这样的人竟有那么多，我从来没有想到，竟有好几万；我也惊讶他们竟然

5765d# 在高高的山地上，在那里既看不见他们，他们也不像一团雾。大多数人以为那里就是天堂，他们自己也吹嘘自己在天堂里，称自己为天上的天使，虽然他们那里没有一点神性。他们相信神只是总体地掌管，而他们掌管一切具体细节，所以他们不信神性的天意，几乎把自己当成了神。他们看主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想他的神性。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在心思上与地狱结合在一起。

5766a# 我看见许多人的脸都转向一个人。这人不是那样的人：他想的不是世界而是天堂，不是自己而是神性，尤其是主，并且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出于自己的力量，一切力量都出于主。他们一看见他，成千上万的人就对他怀着那么大的敌意，全都联合起来，要用许多方法折磨他。这样，他们就显出自己对神性、对主怀着什么样的心思。这些人都被记了下来，他们

5766b# 在某几座山上，如前所说有好几万人。在那里一座发白光的城里的人，看起来好像在天堂里；可是一经察验，他们全都是上面所描述的那样的人，内里是伪君子：他们能谈论天堂、谈论神、谈论信的真理，却不为任何人行善，只为自己，也就是为自己的缘故。又显明：有些人在内里是伪君子，有些人在外表上是伪君子。心智的内层是神性流入的地方，在天使那里是敞开的，在这些人那里却完全封闭，而外层朝着世界敞开，所以他们只关心这类东西。

5766c# 他们恶待那个在这样的信和仁义里的人，甚至恶待到极点，到了残忍的地步；但主仍然把他从他们的残暴中救了出来。于是那些人全都经过察验，来自右边的两座山，那两座山在有圣言的基督教界的气场之内，他们被扔了下去，这样那两座山上的这类人就被清空了。此外四周还有别的人，尤其在左边，他们看起来好像在头上方最高处；这些人经过察验，发现内里是伪君子，同样被扔了下去。这些人也是那些从心里行善之人最凶恶的敌人，虽然那些行善的人从没有害过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过一句坏话。凡知道真理、谈论真理却不行真理的人，都是这样。

5765 （缺）

5766 （缺）

5767 把一切都归于直接的怜悯，同时又把功劳归给自己，此外还有许多别的。所以他们不关心知道教义，也不关心让内在的人浸染教义，只要在外在的神圣里就行，就是在祷告里、在教堂里、在言谈里。另一类人藐视邻舍，以为高过邻舍，相信唯独自己配进天堂，从心里定那些不像他们那样生活的人的罪。这一类和那一类也都往下看在他们下面的人，想管束他们在那里看见的所有人，所以他们怀着统治的心思；这又使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使，因为他们在高处。他们在我右边腰部的内层造成沉重感：来自在虚假里那一类人的，痛感止于尿道；来自在自我之爱里那一类人的，痛感止于肛门。他们说，他们很少想到主，但想神、想父倒不少。他们也带来焦虑，所以他们必须待在自己当中，不要把悲伤带给天使，因为天使就是喜乐。

5768 后面有一片宽广的平原，稍稍隆起。那里的人口头上标榜虔诚，嘴里谈论神，祷告求神施怜悯，也借此让自己的思维浸染这些东西；他们也常常照惯例去领圣餐。可是他们心里没有一点这样的东西，过的完全是世俗的生活，而且是恶的生活，在内里一点也不像他们口里说的那样想神。这些人就是最敌视前面所说那个人（见第5766节）、想用种种折磨毁掉他的人。这些人也全被扔进平原外面的沼泽里，一部分被扔进前面的地穴里。

5769 我也在某些山上和岩石上看见，那里好人和恶人混杂在一起，他们是怎样被分开的：好人在中间，合在一起，在我眼里看起来像一个人；凡在这个人以外的，都是不能被接进好人群体的人，他们被拒绝了。

5770 论灵和天使的语言

我常常观察到：灵和我说话时，用的是我的母语，或我所通晓的别的语言，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彼此之间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原因是他们的语言落进了我的语言里，就在我这里以词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他们自己那时是凭自己的语言思考的；又因为那时他们只留意我的语言，不留意别的，所以就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可是当他们离开我转过身去，彼此之间就说自己的语言，他们并不留意这语言，因为它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每个人成为灵时，都进入这种语言。它比人的语言完美得多，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几次。

5771 但要知道，有些人凭观念说得丰满些，有些人说得不那么丰满，这取决于他们对所谈之事的认识。

5772 他们不能发出人的自然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更不能发出圣言里的人名；但他们仍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说出来，这语言是关于那件事的，或者说是关于那个人的思维；关于那人的种种观念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声音。这是怎样发生的无法描述，它就是关于被说出的那个人的观念。

5773 他们的一切语言都从事物本身和对事物的情感中流出，以声音表达出来，和世上一样是有声的。又因为所有人的语言都相似，所以它出自每个人的至内层，照着事物的观念产生出来。它其实就是说话的情感，或者说是变化了的、成形的、分开了的情感，这就是语言；而一切情感都出于内在的生命。可是恶人不能出于内在的情感谈论天堂的事，也不能用声音把这些事表达出来，因为天堂的事只刻在天使的生命里。

5774 论来世真实的表象（以比较来说明）

来世真实的表象，可以这样比较来说明：（1）就像生命看起来在人里面，其实是流进来的；（2）就像智慧、聪明、信和爱看起来出于人，其实是流进来的；（3）就像人看起来与主没有借着灵和天使而有的联系；（4）就像身体的眼睛看起来在看，总的说就是身体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灵在身体里面。在别的许多事上也是这样。

5775 论天堂呈现为一个人

我从许多事上确知：整个天堂在主眼中，在形像上是一个人，天使也因此是人。这是出于神性流入天堂，因为是神性造成天堂，所以天使是出于接受神性，没有一样出于自我。也因此天使显为人，形像极其美丽，因为总体怎样，那里的具体部分也怎样。这是出于天堂的秩序，就像在大气中一样，那里最大的如同最小的，最小的如同最大的。所以他们能凭自由去思想、意愿和行动，因为那里的一

切都相对应，凡发生的事都是出于天堂的秩序和流动而发生的。流入天堂、造成天堂的，是神性人性。主降临以前，天堂的那个形式就是神性人性，也就是从永远就有的主，也就是天堂里的神性本身，或者说耶和华。此外，在那里，至内层的天堂构成头，第二层天堂构成胸，第一层天堂构成膝和脚。由此可以知道，天堂与人身上的一切和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对应的，这一点前面多有论述。所以，各地的人心里都本能地以人的形式敬拜神性，这是出于天堂的流注；只有那些凭自己的聪明把这本能连根拔掉的人除外。也因此，在内层天堂，尤其是在至内层天堂的天使，或者一被提升到较高的气场里，就只能以人的形式来想神性。

5776 论天堂

所有人都有与他们在世上的敬拜相似的敬拜，因为这种敬拜已经扎根在他们的内在生命里。他们起初被放进这种敬拜，然后逐渐被引离它。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拜偶像的人被放进自己的敬拜，其中在善里的人被带向善，恶人被带向恶。基督徒也是这样：天主教徒被带到他们的圣徒和偶像那里；犹太人、穆罕默德信徒、外邦人也是这样；他们也被带到那些他们当作神来敬拜的人那里。

5777 论巴比伦

我听见他们说，他们的用意是把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收集、聚敛到自己手里，这要借着增加修道院、借着修道院的诡计来实现，就是占有人的灵魂，许诺让人进天堂；这样，他们把一切财富搜刮光以后，人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主人，自己成了他们的奴仆，否则就绝对无法为自己置下一所房子。总之，他们要使全世界都归服自己。由此可见自我之爱是什么样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们的库房从上到下都装满了财富，每年的收入多达好几千金币，却还不断地搜刮更多，连穷人的也要，对孤儿寡妇毫无怜悯。

5778 论恶灵的恶毒和流注

恶灵在人身边，用许多方法想要引诱人。我得以从经验中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人附近的灵，照着他们相对于人身体的位置，以各种方式流入人。在后脑的灵，无论在下面还是上面，最能流入人的思维，而且是流入他内层的思维；在两侧、两鬓，以及在前面和上面的灵，也流入思维，但流入的是人感官的、外在的思维。要知道，灵彼此谈论人所喜欢的事，也就是迎合他所爱的事时，人就变得愉快、高兴，处在快乐中；他们谈论违背人所爱之事的事时，人就不快乐、忧伤，忧郁就是这样来的。比如，在贪财的人和忧虑将来的人身边，灵彼此谈论财产的损失、导致损失的事和将来的境况，这人就焦虑起来；这些灵出现在胃周围，在腹部一带，焦虑就是从那里来的。别的一切事也都是这样。那些常常怀着欺诈和诡计想与邻舍作对的人，后脑那里有恶精灵，这些恶精灵也会在一瞬间把他们想要善待邻舍、想到神，尤其是想到主的一切念头都扭曲过来。

在我这里，这一切都被观察到了，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凭自己思考，而是凭别人；想得不好时，是出于恶灵，这些恶灵随即也就被揭露出来。有一次他们想出这样一个诡计：在我身边谈论种种事情，观察哪些事触动我的心思，怎样触动，哪些事使我愤怒，哪些事把我带进这种或那种情感或欲望。我观察到，有些事他们做得到，有些做不到。每当我愿意，我都得以和他们说话，驳斥他们，把他们赶走；他们被赶走以后，思维就变了。我还得以观察到：灵和恶精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彼此谈话时，我一点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有他们和我说话时才听得见；我只是借着情感觉察到流入我的东西，由此觉察到思维。

不过这些灵和恶精灵只作用于外在的人，而主和天堂作用于内在的人；天堂也同样流入内在的人；天使彼此怎样谈话，人就怎样受感动。天使谈的无非是智慧、信和爱的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的事；这些事从内里感动在这些事里的人。由此可见：外在的人与内在的人一致到什么程度，人就能在什么程度上受主引导，因为借着内在的人，恶灵带来的侵扰和恶就被驱散，被挪开，好像地狱离开天堂一样；外在的人和内在的人若不结合，就不是这样了。也可见：在那些在恶里、或者说在恶之乐趣里的人身上，内在的人必须封闭，因为它不能从天堂接受任何喜乐和快乐，那里没有接受；天使作用得越多，他就越感到悲伤和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由此我也明白了：主怎样使外在的人服从内在的人，好叫二者一致行事；这是在人的一生中进行的，所以人的重生就是这样进行的，而且是以无数方式进行的。还观察到：人越是出于自我行事，也就是越没有活的信，不信一切善都出于主，主就越不能流入，外在的人里也就越不能有什么被安排进秩序。自我是与神性相反的，它也显得黑漆漆的，从天堂接受不了任何东西。

5779 论低地上那些人的位置

那里的位置，就其形式而言，是无法理解的。在高处的天堂本身，形式完全是属天的，在至内层天堂里最完美，在其余的天里也完美。那里所有的天使群体都照着天堂的形式排列；它们虽然看起来是分开的，却仍然是照着这形式排列的。但那里没有人能理解这形式。这形式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人身体里纤维的形式稍稍理解一些。人身上有这样一些形式，超出一切理解，比如在大脑里，一切都排成系列和束；虽然它们看起来像一团黏糊糊、雪白的东西，可是一切都按那样的秩序流动，延伸到神经里，没有丝毫缺失，好叫意志的一切都能清清楚楚地流进身体的行动里。这一点在大脑、小脑、延髓和脊髓里可以看到；那里有皮质物质，纤维从中流出，因为那里是身体一切的起点。

5780 此外，从身体里纤维的系列，也可以看出末层天堂是怎样的。那里有一些无法理解的束，比如心脏周围的那些，以及下部的那些，那里一切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条纤维流入另一条，也奇妙地与别的纤维交织，流入又流出，与别的纤维相混，又流进另一些纤维，也流进神经节，在那里以别的方式相混，然后从那里流出，去行使各自的功能。这些是怎样发生的，没有人能理解；它们都是照着属天的形式排列的。如心丛、肠系膜丛和别的神经丛，以及每个内脏里的特殊神经丛。

5781 低地上是怎样的情形，也无法理解。那里也有良善的灵，也有邪恶的灵，但好像一层一层的，为的是让恶灵受那里的好灵管束。这就像身体系统里，来自大脑的纤维与来自小脑的纤维结合，到处结伴同行，为的是让人的自主活动受非自主活动管束。因为在人身上，总是善管束恶。那里的形式就是这样，所以无法理解，也无法用别的方式描述，因为整个天堂与人身上的一切和每一样东西相对应。

5782 眼睛在神经组织里所看见的，与人在其内层看不见的东西相比，少得几乎等于没有。

5783 天堂里一切都相互交通，就像身体里一切都相互交通一样。因为意志一行动，就与那里的一切和每一样东西交通：在至内层是借着意愿，在最外层是借着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整个身体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知情，不以某种方式协同。

5784 论诸天中的表象

我看见了天堂，那里有宫殿。有些人说他们到过那里，他们上去过，因为那是天堂，可是一座宫殿也没看见，房子也很少，而且不华丽。原因是他们在外在里，内层没有打开，这时就看不见那些东西。又说：在内层里的人，比不那么在内层里的人看见更华丽的东西，因为一切都照着内层而增长完善，显现出来让人看见；外层的东西那时显不出在内层之人那里所有的那种美。我在那里看见华丽的长廊，有闪亮的烛台和排列得极其精致的灯。

5785 论知识若没有用来培养理性就毫无用处

有一个人在实验研究上比欧洲其他人都更有名，就是列文虎克。他在来世说自己过着悲惨的生活，因为他只做实验，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却没有借此培养理性。他说起初以为自己会比别人更受欢迎，可是自己却是迟钝的。天使们彼此谈论这事，说人只要以某种方式培养了理性，在来世就能和那些交谈时有些乐趣的人在一起，因为在来世说话的是理性，不是属世的知识，因为这种记忆是封闭的。人若在善里，在对真理的情感里，他的理性那时就会得以完善。

5786a# 论被从诸天扔下来的人（巴比伦；前一个天堂）

从诸天往下扔的事持续了很久，被扔下去的有好几万人。凡在自我之爱里的人都被扔了下去。察验他们的方法是：让他们转向低处，这时他们就想领导所看见的每一个人。因为在来世，这是用与世上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那里思维是相互交通的，一个人借着思维奇妙地带领另一个人，能夺走他的思维，把自己的思维灌进去，这样就把自己安置在那人里面，随意驱使他到任何地方；他们也能灌进种种东西，逼他去想、去愿那些与他完全格格不入的事。凡在自我之爱里的人，都只想往高处爬，俯视迎面遇见的人，就这样骚扰他们。他们从不顺服主，相信一切都出于自己，没有一样出于神性。他们一看见敬拜主的人，就像发了疯一样，比对别人更想毁掉他；他们受不了他的气场。所有这样的人转向我时都变成了这样，并且痛恨一切

5786b#　关于主所写的东西。——最后，那些不承认主为神、只承认父的人也被扔了下去。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他们的气场。所有这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人，其实不敬拜任何神，也不关心生活，只顾名声；他们不知道受神性引导是什么，因为他们对父神没有任何观

5786c#　念。他们也被扔了下去。他们有时站着，彼此施加作用。有些人凭着手段懂得许多害人的方法：把人扔进沼泽，扔出车外，带来黑暗，借着幻想造出道路、街道和许多东西，让人迷路，最后走到某个洞穴或地狱一类的地方，等等。我看见有些人这样把别人弄得昏死过去，那人躺在那里好像死了一样。他们还给人带来痛苦、焦虑、恐惧，就这样支配别人。所以他们爬上山和岩石，好远远地看见下面的人，加以骚扰。那里的城大多在山或岩石的侧面；结伴成群的人从城里出来，干这些事，这就是他们的娱乐。因为支配别人、伤害别人是他们至内的快乐；在自我之爱里的人不爱邻舍，反而恨邻舍。这在来世显露无遗，因为在那里人照着自己的内层行事。

这样的人当中，有些人和下面的恶人说话，而那些恶人懂得把他们的心思和自己捆在一起，使他们无法解脱，于是这类人与地狱就结成了伙伴关系，所以他们被扔了下去。城里也有这样被恶人捆住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后来大多会被辨认出来，因为恶人把他们捆在自己身上，这一点会向别人暴露出来。

5787a#　论灵的语言

灵的语言是照着事物的本性的，词和声音都是这样，因为每样事物的本性都刻在人里面，就像以太的本性刻在眼睛里，空气的本性刻在耳朵里，等等。所以他们也照着这本性说话。因为人是照着世上一切的形像造的，所以事物的本性，以及照着这本性而来的声音，也存在于世上语言的某些词里；语言中所有的连接、次序和分析，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来世人人都能和别人说话。元音也是照着事物的本性的，如a、e、i、o、u，这从属天的天使那里可以看出来；u包含一切，等等。世上的人说话不照事物的本性，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是因为人生来并不在事物的本性里，而是在对一切的无知里，要学着说话，这就不能照事物的本性进行；他又在外在的感官里思考，而感官是颠倒的。——总之，他们看事物，看得和事物本身不一样，却以为那是实在的；事物本身，他们要么看不见，要么看见了也以为是幻想，或者以为并非如此。

5787b#　天堂里的天使照着天堂里事物的本性说话，而那些在外在里的人照着世上事物的本性说话，彼此却仍然听得懂，因为有对应；不过这种语言因此是物质性的。

5786　（缺）

5787　（缺）

578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789a# 要知道，所有被自我之爱占据的灵，都以为天堂在高处，不知道天堂在内层，内在的就是高的。所以他们爬上山去，越爬越高，以为这样就在天堂里了；更何况那时他们正处在自我之爱的乐趣里，因为从那里能环顾四方，借着思维流入并管束他们看见的下面的任何人。他们在那里的视野很开阔，远远地一直看到四周的山上；他们和那些山上的人说话，向他们派出主体，借此结合起来，订立盟约，联合起来，好变得更强大。这样做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联手支配四周所有的人，叫这些人服从自己；对有些人还公然用武力侵犯，这是借着惩罚和来世所知道的种种方式进行的。

我在最高处看见过一些这样的群体，我也以为那里是天上的天使；他们支配着四周和下面所有的人，在那里把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那里视野的情形和世上一样，越高看得越远。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懂得把这些群体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没有什么差错；他把它们安排得让里面几乎没有人能凭自己做任何事，只能凭他们来做。这些群体的排列形式与天堂的形式相反，所以下面的一切都被搅乱了，但主又使之恢复。不过所有这样的人都被扔了下去，连在最高处的也是如此；起初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那里是天使，其实他们是这样的人。自我之爱就是这样：在其中的人处在幻想里时，就觉得自己在高处。我看见有些人高得可以说

5789b# 到了天上的星辰那里，其实他们的身体并不在那里。要知道，在来世，每个人无论显现在哪里，其实都在他主导之爱所在的地方；那些在高处的人其实在地狱里。我常常看到，他们虽然显现在高处，却一瞬间就在地狱里了。这一点在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时得到了证实，因为他们在骚扰我。由此可见，每个进入来世的人都有一个为他预备的地方。所有这样的人都被扔了下去。先是察验他们：让他们转向低处，这时他们就凭着自己根深蒂固的本性，想流入别人、带领别人、支配别人、加害别人。他们被扔了下去，这持续了很久，有好几万人。

5790a# 所有这样的人，都会把主的管治从他们所侵犯的每个人那里夺走，因为他们把这管治据为己有。他们一直往上爬，直到相信自己就是神；以为神性不过是主在总体上管治，而他们在具体上管治，所以他们就是神，而这就是天堂。他们说，支配就是天堂，因为这正是他们生命的乐趣。所以他们从不服从主，也不出于顺从接受任何东西，什么都想凭自我去做。

5790b# 不是这样的人，就安于自己的家，满足于自己所有的，履行交给自己的职分。这些人享受着属天的喜乐，因为这喜乐在他们里面，不在他们外面。我和一些这样的人谈过，对他们说：那些人若想管治别人，管治在他们眼底下的人，就好像身体里的一条纤维想把意志的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不服从意志，只服从自己；若有许多纤维都这样做，一切行动就会完全停止，不再接受意志的流注，而是把自己分离出来，彻底毁掉下面的一切。这些话因为落进了灵的观念里，他们就承认确实如此；可是他们仍然不停手，因为是爱驱使那里的每一个人，想改变它是徒然的，因为人或灵就是由此而成的，他不过是他自己的爱。

5790c# 这样的人大多是伪君子：只要能支配，他们就承认神性；一旦失去支配权，就否认它。他们心里是否认的，承认只是嘴上说说。世上的人也是这样，这是人所共知的，尤其在天主教民族当中：他们口头上敬拜主，把主弄得那么神圣，以至于抬着圣饼游行、从祭坛上展示那圣物时，只要它一到跟前，人人都必须跪下，处在对他最神圣的敬拜中；可是他们心里却否认他，甚至说主没有任何权柄，因为一切权柄都给了他们，所以主要借着他们来管治。还显明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被从地狱里提上来，在那里被赋予支配许多人的权柄，并告诉他，只要他承认主，就能享有这权柄；于是他那么热切地承认主，几乎没有人比他更热切；可是他一被剥夺支配权，就否认了。凡

5791a# 为了支配而敬拜神性的人，都是这样的。因此他们首先与伪君子捆在一起，因为伪君子能凭外表冒充光明的天使。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所依附的就是这些人；虽然知道这些人是那样的，仍然爱他们，与他们结伴。他们一经察验，也是伪君子，因为想要支配的人，不会是

5791b# 别样的人，他不可能从心里承认神性。大多数这样的人爬上山和岩石，到了那里，别的什么也不求，只求能居于别人之上，以致拒绝担任任何职分，说他们不懂别的，他们一向就是这样。查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发现他们从来不为别人操心，只想支配别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废物，懒惰，却想受人尊敬。得不到尊敬时，他们就离开群体，往下俯视，支配所看见的每一个人，并加害他们，因为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爱。这样的人大多数在德国、瑞典、丹麦和别处，在英国却很少，因为那里的人顾自己的家务和生意。——这样的人被成万地扔下去，这是

5791c# 借着主把他们当中的好人分别出来，也就是切断他们与好人的交通。好人被分别出来以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显出来了，先前是看不出来的；一显出来，就看到他们是游手好闲的废物，什么也不关心，只顾作恶，所以他们被扔了下去。这样的人从不关心任何智慧，说起话来好像什么都懂，对任何事却没有一点有聪明的

5791d# 观念，还自以为比别人有智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到处乱跑，哪里有乐趣就往哪里去，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把家里的一切都丢下；这样，他们就夺走别人生活的乐趣，比如友谊团体的乐趣，引到自己身上，于是那些从用处、从自己的职分中得到乐趣的人，就被弄到悲惨的境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世上不把自己拴在任何职分上，只为

5791e# 尊荣和利益，因而为享乐；他们不为用处做任何事。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宫廷里、在国中谋求职位的人。这样的人因为是游手好闲的废物，在来世哪里传说有乐趣就跑到哪里。他们全被扔了下去，好被弄到不快乐和悲惨的境地，直到最后能从履行用处中觉察到一些乐趣。他们到了别人那里，也会闯进别人的家，赖在那里，虽然那里的人不答应；于是那家原来的主人，有的自己离开，有的被这些新来的人赶走。

我看见他们和别的一些人不是被扔下去，而是一座小山或大山从中间沉下去、裂

5792a# 开，他们就这样被扔进深处。他们在各处用种种手段爬上山去，还招来、收纳术士和最诡诈的人来保护自己，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周围。这样的人大部分不是从外面的路往上爬，而是从里面，因为那里城下有城。交通的方式，要么是借着敞开的路，那是在几座城构成一个群体的时候，敞开的路就是顺着路往下走，我也走过这条路；要么是借着梯子从一座城上到另一座城，那另一座城与前一座并不那么相似。这样的人大多是借着梯子从低处上到高处的，所以人那么多。我也借着梯子从一座城下到另一座城。他们一到顶上，就对周围所有的人作恶；为了不被抓住，又走下来，藏进洞穴和一些要绕好几道弯才能到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找不到他们了。我看见这样的人下来，进了自己的洞穴；他们还用各种方式在洞穴四周设防，连作恶之人的岗哨也用上了。

5792b# 其中有些人固然常去教堂，常领圣餐，但只是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由此得到某种乐趣，所以是为了外在的神圣。关于这种神圣，有话说：它只能使人不忘记小时候学到的东西，因而不至于变得更坏，却决不能使人变得更好、得到改造；其实人应当得以完善，几乎一天比一天更好，因为这样神圣才成为神圣，这样人所行的善里面才包含他汲取来的、以前没有的东西。他们大多数人借着幻想为自己

5792c# 造出天堂的仿制品，包括建筑和富丽堂皇的东西。他们也懂得借着收纳并安置在周围的那些恶灵，使这些东西维持下去；他们自己也借着魔法，借着与他们交通的灵来做到这一点；他们毫不在乎与地狱的人交通，等等。——察验出他们几乎全都以支配和牟利为乐，没有一个以用处为乐，以致他们一点也不从

5792d# 用处得到快乐，全部快乐都来自支配和利益；他们只着眼于能给自己带来喜乐和幸福的东西，所以他们是肉体型的、属世的人，不是属灵的人。因为以良善的用处为乐、把尊荣和利益只当作达成用处之途径的人，是在属灵的乐趣里，这乐趣无限地超越一切。这些话对他们说了，可是他们不明白，连用处的乐趣是什么也不明白，除非用处就是尊荣、支配，以及由此而来随心所欲的放纵，也就是作恶，而出于这两种爱的恶是很多的。有些人想要利益和财富，是为了尊荣和地位，好立刻得到提拔或出名；有些人想要尊荣，是为了利益；有些人是为了排场，就是房屋、园子、衣服、仆从、宴席等等。这些对他们就是用处，却不是为了对国家、对教会、对同胞履行职分的用处，所以不是为了邻舍，而是为了自己。现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周围都有这样的灵，因为进入来世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全被分别出来，取代他们的是主所保留下来、以用处为乐的人，新耶路撒冷就由这些人构成。前一个天堂里的人总的来说是什么样的，见前面（见第5070节及以下）。

5789 （缺）

5790 （缺）

5791 （缺）

5792 （缺）

5793 论像基督徒那样生活是什么，并且这并不难（属天教义；巴比伦被毁）

需要两样：（1）信主，就是相信一切善和真都出于他；（2）过诚实的生活，也就是远离外在的恶，这些恶也是违背民法的。

5794 基督徒在外在形式上和别人一样生活：他可以发财，但不用诡计和恶劣的手段；他可以吃好喝好，但不把生命放在这上面，不贪图多余的东西，也不醉酒，这就是随心享受；他可以住得好，照自己的身份住得气派；他可以像别人那样与人交往，和他们游戏，谈论世上的事，谈论家里的种种事情。总之，在外在的事上毫无分别，以至于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必显得很虔诚，好像愁眉苦脸、摇头叹气似的，而要快乐、开朗。他也不必把自己的东西分给穷人，除非是出于对邻舍的情感引导他这样做。他应当

5795 过道德的、良善的生活。但在他那里，道德的人因为认为一切善和真都出于主，所以就是属灵的人。在那些不信神性、凡事只顾自己和世界的人那里，或者说道德生活只是为自己和世界的人那里，就不是这样；他们的道德生活是属世的，完全不是属灵的。

5796 在信与生活都是这样的真基督徒那里，内在完全不同，是转向天堂的。主带领他的意志或爱，赐给他对善的情感，就是使他因善而受感动、而欢喜；主也带领他的理解力，使他因真理而受感动；他一听见真理，就欢喜，真理就被栽种在他的生命里；他学到多少真理，他里面就有多少，并借此受主引导。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的人，不能受主引导；主是借着人所知道的东西引导人的，主流入人所知道的东西，从而带领他的情感和思维。这就是“为真理的缘故受真理感动，为善的缘故受善感动，为生活的缘故爱真与善”的意思。不是说人由此去想“我现在要把它栽种进我的生命里”，那就是出于自我了；而是主借着他出于情感或爱所学的东西带领他。

5797 他之所以在自由里，是因为他被引向善，以致因善与真而受感动，并在其中受主带领；这时他就被引离想恶、愿恶。不愿恶而愿善，就是自由，这自由出于主。他们厌恶并远离恶，所以对他们来说，想恶、行恶是被强迫的。而在恶人那里，行恶、想恶是自由的，想善、愿善是被强迫的；这样的人就是奴仆。

5798 论通往天堂的路，直到房角石为止都是同一条路

我和天使谈到这件事：人们以为走通往天堂的路很难，因为要做的事那么多，所有的私欲都必须舍弃，还有许多别的。所以就借着一条路把这事显明出来，这在灵界是常有的事，路表示引导人的真理。右边显出一条路，好人和恶人都走在上面，是同一条路。可是走到一定距离时，有一块大石头在暗处，好人看得见，恶人却看不见。从那块称为房角石的石头起，路分向一边和相反的一边：恶人走相反的那条，往后去，往下走；好人走另一条，往上走。这条通往天堂，那条通往地狱。那块石头表示主和他的神性人性；恶人不承认，好人承认。因为石头在暗处，恶人显然就在那里跌倒了。由此显

明：道德生活在恶人和好人那里是一样的，只是源头不同：恶人出于地狱的源头，好人出于属灵的源头。走那条路的恶人，是那些过着与好人相似的道德生活的人。关于房角石，可参看（太21:42；可12:10–11；路20:17–18）。

那些跌在石头上的人说，他们跌倒的时候，躺在那里好像不省人事；起来以后，他们说自己行的善和别人一样多，还得以列举出一些来，所以他们也应当同样进天堂。可是那些是外在形式上公民生活的善，因为他们属于思维和爱的内层被打开时，里面是污秽的，对神，尤其是对主，还有亵渎的看法。他们又气愤地说，他们不能凭自己行善，那怎么能走通往天堂的路呢？可是有话对他们说：不去想关于神、关于主的坏事，因而远离那些违背圣言、违背教义，甚至违背他们自己信之教义的事，这原本是在他们自由之内的。人远离恶的思维时，就有善的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维，从主流入，这样人就被主带向善；他在善里有多少，就有多少进入对真理的情感。

5799 论魔法和幻术是什么样的

我看见一个世上有名的人，就是当时的瑞典国王腓特烈。他把能找到的人都招来，归自己差遣，有好几百人；这些人都能为他做他想要的事，无论是弄到金子，还是他在世上所有、心里所看重的许多别的东西，尤其是勾引他看见的妇人和女子。他身边的那些术士会做许多姿势：脸上做出种种表情，身体弯曲一直弯到膝盖，还有无数别的，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借着这些，为自己取得与上面的人的流注和交通；他们还懂得把自己往上转向那些与他们有对应的人，等等。

5800 他们的对应是与他们上面的人的对应，他们借着这些人施行魔法；所以魔法就是对对应的滥用。另有一些人是借着一块盖在头上的宽布巾，等等。

5801 还有些人借着符号施行邪术。他们知道怎样借着这些符号转向自己同类的地狱，也转向善人，就这样把善人连到自己身上。

5802 有对周围的人施行的邪术，有对下面的人施行的邪术，有借着话语施行的邪术，最恶的是借着圣言施行的。有借着思维造出的幻象，也有借着种种情感造出的幻象。总之，这类东西数不胜数。

5803 那些朝上望、滥用对应的术士，额头看起来发光，有些人嘴的四周横着发光。用其余邪术的人，手里拿着杖。

5804 论唯信是不可能有的

天使们说，唯信是不可能有的。那些持守唯信原则的灵听了很恼火，就四处奔走，到善灵和天使般的灵所在的地方去问：难道唯信不可能有吗？他们跑了十处、十五处，到处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可能有。他们是从天堂来的属灵观念中领会到这一点的，没有一处说法不同。最后他们退到这样一个说

法上：没有爱的信固然不可能有，但他们仍然主张，唯有信是得救的途径，爱不是。因为他们从世上带来的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就任由他们自己去想：得救的根本途径到底是什么，是爱还是信，这是不是就是唯信。

5805a# 论无数的灵聚到一起后怎样被理出秩序，拿混沌和巴比伦作比

我看见几千个灵聚在一起，在很大一片地方，眼睛望到哪里，哪里都是灵。他们是从山上和岩石上被扔到平原上的人。这时有话对我说：所有的人起先都这样聚在一起，然后主把每个人该往哪里去的意识放进他们里面，每个人都知道该去哪里，就像一个人出门以后知道怎样回家一样。这事一成，每个人心里都有了这个意识，他们就彼此散开，各回各的住处。这时他们就处在秩序之中，

5805b# 并且照着秩序的律住下来。这被比作混沌：在那里，一切也是这样先被带进来，然后一切都被理出秩序。又比作血液：血先汇集到心脏，再从那里经各自的动脉分送到全身各个脏腑。又比作肝脏的窦：一切也都汇进那里，然后经由各条导管被送往各处，理出秩序。身体各处都是这样。思维也是这样：直接从意志里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种样子，但在理解力里就被理出秩序，分配开来。

5805 （缺）

5806 论地狱里的幻想是怎样的

地狱里显现的一切都不是实在的，只是看起来像实在的，因为那里的人处在幻想中，不是处在出于信的思维中。这是在夜间的异象里显给我看的。我看见一个人变成了人的模样，他有点骚扰我，我想离开他。我得以觉察到事情并不是这样，可是我仍然把他看得那么清楚、那么分明，觉得就像醒着一样。我向主祷告求助，好让我脱离出来。这时从天堂有话对我说，那是幻想。我却仍然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它像在白天一样显现，我就很惊奇。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由此得以知道地狱里的人所处的幻想是怎样的。

5807 论基督徒与外邦人分开，主转向外邦人；论主的神性

很长一段时间，因着从基督教界来的流注，我胸部受苦。他们流进那里，骚扰我的心和肺，有些骚扰心，有些骚扰肺，同时又以各种方式骚扰我的心思。这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有几个月。我被逼到了极点，心和心思都病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最后这事到了尽头，也查明了是谁造成的：是基督徒。心和肺所受的骚扰，是从高处那些人涌出来的，他们说自己信三个位格。这些人也照着各自的信被分开了，每个人都被指了路，让他们离开天堂，下到自己的地方去。

5808 这番考查持续了几个小时，从基督教界被带来的有：（1）信父、子、圣灵的人。（2）承认主，却一点也不想他神性的人。（3）相信主与父原为一，但信法各不相同的人。（4）总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承认主的人性，却否认他的神性。比如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在我右臂靠肩胛的地方造成疼

痛；苏西尼派的人造成胸骨像要折断的感觉。总之，基督徒都受了考查，看他们对主、对他的神性、对他与父的联结持什么样的信。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得相当正确，但很少。（旁注：他们全都借着流进胸部的流注、借着种种沉重感被觉察出来。）

5809 随后我被和左边那些属于基督教界的人分开，被主带到外邦人那里。他们向我显明自己对神持什么样的信，有这几种：（1）敬拜不可见之神和可见之神的人。（2）有些人把这两位当作两位，有些人把他们当作一位。（3）有些人从基督徒那里得知神降生为人，就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但听说基督徒把神性分成三个位格，就走开了。也有许多人把三位合成一位，相信基督徒虽然说三位，心里想的仍是一位。（4）有些人不明白“从永恒生出”是什么意思，有人对他们讲了，他们就理解得很好。（5）有些人，就是其中最好的，相信神完全是人，并且这是人人心里本有的。（6）有些人在几百年前心里就想，神完全是降生为人了，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打听，听说是在耶利哥，就满足了，把这个名字保留下来，视为神圣。他们每次想到神降生为人，都看见空中有一颗明亮的星。（7）外邦人中较有智慧的，是非洲那些人，他们按理所当然的方式思想主的神性人性，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他们也有一本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圣言，虽然不像我们的圣言，却也同样是借着对应写的，是由受了光照的人写的。这些人在非洲。（8）有人告诉我，穆罕默德信徒当中有一本书，在他们手里，在那里很普遍，书中有几页是借着对应写的，天堂里有一些光从那里来。（旁注：他们全都借着流进胸部的流注、也借着较不愉快和较愉快的感觉，被觉察出是什么样的人。）

5810 后来我被带到那些来自古教会的人那里，他们当中有些人承认不可见的神性和可见的神性，有些人这样承认，有些人那样承认。再后来又被带到上古之人那里。他们对神性和神性之事的承认，和启示给我的完全一样。他们查对过，彼此相合。

5811a# 论对神性的观念

对神性的观念能使人与天堂联结，因为它进入天堂，而天堂里一切都是神性的。人对神性的观念，来自植入他情感、也就是植入他内层的神性真理。植入的真正真理越多，对神性的观念就越完整；人的观念里若没有神性真理，就不会有对神性本身的观念。

5811b# 有个人说话了，他是达尔博里。他说他找过，却没找到一个对神性人性有观念的人。于是他被转移到一些人那里，那些人大部分是归信的外邦人，对神性人性有观念；还有一些非洲人，他们的观念正确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他大声说，有整片整片的地区，那里的人都在天堂里，在有福的人当中。他被带着经过上上下下许多地区，也得到了从较高天堂来的流注，那里的人全都持有这个观念。

5811 （缺）

5812 论巴比伦的毁灭和洪水；论今天的尼斐林

在西方偏北的地带，有一些教皇党宗教的人，是所有人中最坏的。凡不肯承认他们是神的人，他们都悲惨而极其残暴地对待。他们那些可憎的事我略过不提，有些前面已经描述过了（见第5207节以下）。他们到处派自己的密使，竭力引诱一切能引诱的人；他们爬到高处，好从那里俯视下面，加以统治；只要在灵人界找到哪个魔鬼般的灵，就和他勾结，一起作恶。他们的伎俩多得说不完。不过在他们的诡计和残暴达到顶点、也就是满盈以前，他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被摧毁，不断被扔进地狱。可他们的人数仍然天天增加，而且顽固到底，绝不肯罢手。他们看见了眼前的地狱和刑罚，也有人向他们宣告，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他们看见自己的人成千地被扔进去受刑，却仍然毫无用处。他们的地面有好几次被翻转过来，他们却仍然不当回事：他们出于自我之爱，就是这样顽固而恶毒。最后，最后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像被水淹没一样，全都成万地沉进地狱。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跑到北方地带较高处的人，他们也被淹没了；其中有些人被扔进尼斐林所在的地狱，因为他们和尼斐林相像。他们当中有些人看起来是秃头，有些人浑身是毛：秃头的是至内处在恶中的人，多毛的是完全处在虚假中的人。

5813 第二天，北方地带的一大片地方发生了洪水，又往西方蔓延了一段。所有处在恶中的人都沉没在那里，因为他们受教皇党那群人的煽动，不肯停止攻击神性。有些小山也沉了下去，所以那里再也不能爬山，就是不能再翻山越岭、被带走，而是立刻进入他们所来自的地狱。

5814 论处在外在神圣中的人；最后的审判

北方地带的一座山上有许多人，他们在世时处在外在的神圣中，对真理却毫无情感。他们常去教堂，虔诚地听讲道，常领圣餐，读圣言和感人的灵修书，可是对真理毫无情感，除了最基本的神学入门以外，几乎不愿听属灵的真理。查考他们对主怎么想，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神性，只想他的人性，好像他只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人，以为他的神性就在于他被父所爱。他们作用在左侧的下肋，造成疼痛。他们成千地被从那座山上扔下来，有话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在主的国度里充当最末端的用处，就是与脚上的鞋子相对应的部分。也确实有一只鞋显现出来，碰到他们的脸。他们单纯到一文不值的地步。

5815a# 查考他们大多数是什么样的人，发现他们对真理毫无情感，也不愿领会什么是真的，只接受他们当中某位有权威、或被认为有见识的人所说的。所以在他们那里，真理只是记忆中的知识，完全没有内在的看见，就像没有观念的声音一样。他们相信凭着外在的神圣就能得救，其实他们里面一点内在的东西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就有成万的人被移到南方偏西的地带，在那里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却是在地底下。之所以在地底下，是因为他们一直被地狱那群人当作支撑来利用，尤其被伪君子利用，被那些在外表上能装得真诚、里面却是魔鬼的人利用；地狱那群人的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们被藏到地底下，好叫他们当中那些多少出于真心做事的人，能充当天堂最末端的用处。

5815b# 那些相信得救单单在于祷告和敬虔、在这些事上很殷勤、生活也过得好的人，被聚到一起，送进南方地带的一座城，那里住着过基督徒生活的人。起初他们以为会得到天堂的喜乐，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喜乐。所以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宴饮、交谈、参加盛大的场合，诸如此类。他们却说，这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天堂喜乐；除了处在自己的敬虔和祷告中以外，他们找不到别的喜乐，这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喜乐。所以就让他们和那座城里的善人在一起，在那里交往，随意去寻求自己想要的喜乐；如果得不到，就回到自己的敬虔中，同时与别人交往。他们对此也很满足。

5815 （缺）

5816 后来，那个天堂里的人全都被降了下来。显明出来的是：他们是借着幻想把自己抬到山上和丘陵上的，其实并不在那里。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在我下面、在自己地方的天堂天使眼前显现，不是在上面；天使看他们，不是看他们凭幻想所在的地方，而是看他们身体所在的地方，那是在下面，在平地上。他们在那里被看见时，就被一片出于虚假的云遮盖，后来又被土遮盖。这样被遮盖的，是那些不那么恶的人，有好几万。恶人在他们下面更深的地方。我也看见了同样的情形：当我用天使的眼光往那边看时，原先显得在山上、在高处的人，全都在下面。恶人被这样看见时，已在地狱相当深的地方。这样被藏在地底下的人，大多是在灵人界下方四周的善人；有些在南方偏西的地带，有些在西方偏北的地带，依此类推。

5817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81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819 凡在世上承认主的神性、并且过得好的人，都被保留在天堂里，尤其是承认神性人性的人。其余不承认主神性的人，大多把主只想成一个普通人，他们都被从天堂降下、扔了下去。许多在世上不承认主神性的人，到了来世想要承认，却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只是口里承认，心里并不承认。

5820 恶人出于统治的欲望，把自己抛到山上去，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四处张望、发号施令；不恶的人上山，是因为他们以为天堂在那里。

5821 论天堂的整顿；最后的审判

最后，天堂得到了整顿。（1）那些想过主神性的人被领出来，他们的观念被打开，按类别分开。（2）想过主与父合一的人，也同样处理。（3）想到主时只想他的人性、一点不想他神性的人；他们虽然知道主有神性，却从不去想。（4）想三个神性位格、并且敌视一切信法和他们不同的人；这些人也被单独分开。依此类推。因为最首要的是对自己的神有观念，与天堂的联结和得救都由此而来。（5）还有只承认父的人，他们被觉察出好像没有神一样，被扔到天堂外面。（6）不相信主是从永恒就有的、而相信他是生出来的子的人。

5822 论西印度那些对神一无所知的人

我在灵里被带到那些在世上对神一无所知的人那里。据说他们住在非洲西部附近的一个岛上，不过他们彼此之间过着相当有规矩的生活。在我眼里，他们看起来不像人，倒像猿猴，有些像狗，只是脸差不多是人的样子，我也以为他们就是这样的。那里有一个基督徒管理他们，我和他谈过。他说，在他看来他们是人的脸，和别的人一样；他们服从他，爱他，做工，也很谦和，只是理解不了属于宗教的事。但后来让他们和基督徒有了更近的交通，发现他们也能接受一些宗教的东西，所以能多少得到改造，原因是他们过着有规矩的生活，顺服而勤勉，这些都是底面。

5823 论感官在属灵之事上的错觉，总括

感官在属世之事上的错觉，比如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满天星辰也这样转，而大地静止不动；又比如以为跟我们正好对面的人不能用脚站立，以为船不能绕地球航行一周；此外还有无数别的错觉。

5824 感官在属灵之事上的错觉：（1）以为人死后不能以人的样子显现，不能像先前那样享有感官，天使和灵更不能。（2）以为灵魂只是某种有生命的、纯粹以太般的东西，人对它形不成观念。（3）以为能感觉、能看见的只有身体。（4）以为人和野兽一样，只是人能从思维出发说话，而野兽也同样能思考。（5）以为自然是一切，是万物所从出的第一因。（6）以为人是借着内在自然及其秩序的流注而养成思考、学会思考的。（7）以为属灵的东西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更纯净的属世东西。（8）以为人若被拿走荣耀之爱、尊荣之爱、利益之爱的快乐和世上的乐趣，就不能享有任何福乐。（9）以为良心只是事情不顺、或心思软弱、或身体软弱带来的心病。（10）以为主的神性之爱是一种荣耀之爱。（11）以为没有天意。（12）以为一切都出于自己的精明和聪明。此外还有类似的错觉。处在这些错觉中的，尤其是处在自我之爱中的人，不只是处在尘世之爱中的人。

5825 论英国人和荷兰人，总论

论英国人：他们的禀性和欧洲别的民族不同。他们身上显出一种内在的光，这光使他们比别人更快地接受属灵的真理。他们思想神和宗教时，不太把这些事拉低到属世层面，因为他们的属世层面不那么被肉体之爱占据、塞满，所以不那么昏暗。因此，有人凭理性说出什么时，他们能相当细致地接受。他们有一种内在的视觉，能接受直观的东西。这在灵界他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他们在那里也处在基督徒的中间，因为处在内在之光里的人就在那里的中间。

5826 论荷兰人：他们相当敏锐，却固守自己的教义，除非被彻底说服，绝不退让；在信仰的事上就算被说服了，也还是掉头不顾，不肯退让。他们凭着属世之光，判断力很强，所以对世上的事和生意上的事看得相当准确。在来世，他们的光显得比较昏暗，因为他们属灵的部分沉在属世的部分里，原因是他们的思维一直放在做生意上。

5827 论那些处在唯信、不在生活中的人在天堂里是什么样

那些处在唯信中的人追逼我。他们聚在一起，向我施暴，就这样把我送进和他们在呼吸、脉搏上相同的状态。这时我就像理解力和意志都完全沉在水里，处在一片昏暗多云之中。我这时觉察到，几乎没有与天堂的交通。有话对我说，天堂与他们的交通就是这样，好比落水的人与水的关系，或者鱼的生命相对于鸟的生命，或诸如此类的比较。总之，这交通非常迟钝，天使看他们时，就像看水下的人一样，完全看不见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那里。

5828 论处在唯信中的人变成了没有任何宗教的异教徒；龙

那些在唯信教义上坚固自己、只精通教义、却没有把任何真理和善交给生活的人，因为他们否定一切道德生活和善行，说这些毫无作用，而且主已经成全了律法，所以一切恶都不再归罪于人。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反叛，想彻底毁掉属天的教义，最后竟说出亵渎主人性的话，说他和他们一样，并不比他们好，还有许多别的话，因为太亵渎，这里不提。最后他们受了考查，发现他们没有把任何基督徒的真理和善交给生活。于是他们那些只是知识和记忆之物的教义被拿走了，他们就这样被撇下，什么也没有了。他们看起来没穿衣服，因为衣服所表示的就是这类东西。这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什么，连公正、公平也不懂，完全像没有任何宗教的外邦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带宗教地过活的。他们当中那些已经是灵的人，被扔进南方一个幽暗的深渊，在那里处在昏暗中，就这样

5829 从灵人界被移除了。另有一些人出现在前方，他们只是记得教义，却从不思想这些教义。他们同样被剥去了自己的东西，就像只是最外一层衣服被拿走了一样，也变得像没有任何宗教的异教徒，被扔进东方偏南地带的一个深渊，那里是龙类的人所在的地方。前后这两种人都是龙类的人。后面这些人流进心跳，前面那些人流进呼吸。总之，这样的人在世上都活得像没有宗教一样，因为他们一辈子在意愿和行事上从不思想神性；单单思想和谈论并不构成宗教。

5830 论地狱里的人的状态

有几百个人被从一个地狱放出来，原因是要把他们从那里转到另一个地狱去。这时允许他们照自己的本性行事。他们立刻借着幻想挣扎着往高处去，从那里往下看，拼命想在有婚姻之爱的地方把它扑灭，也竭尽全力去尝试；后来又想作恶。这时有人让他们回想起，他们在地狱里曾彼此说过：如果允许他们出去，他们也会像别人一样，有智慧地过婚姻之爱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们比其余的人更像一群地狱之徒。后来我想和他们说话，他们却听不懂，因为他们处在幻想中，就像在自己的地狱里一样。只要说话中有真理之光，他们就非常痛苦，痛得逃走了。这事发生了好几次，好让我确信：地狱里的人受不了真理之光，也就是受不了聪明和智慧，若被留在其中，就会受折磨。他们说我在害他们，我回答说，我是想给他们理解力，叫他们痛苦的正是这个。这时我清楚地觉察到：人一旦进了地狱，就永远留在那里，绝不能活在有聪明的地方，也就是有天堂之光的地方。他们也说，他们宁愿千百倍地活在地狱里，也不愿活在地狱外面。还查明，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在敢做、能做的范围内，对所看见的任何人作恶。

第二十册　§§5701–6110

5831 论从高处、从天堂被扔下来的人

所有的人都受了考查，看他们是否从高处往下面、往四周张望。凡出于欲望往下看的，都被扔了下来。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思就散到群体以外的东西上去了，心里存着的要么纯粹是好奇，要么是统治的欲望，还有伤害别人的欲望，这是他们在群体里时不敢做的。这事持续了很久，他们就这样被从先前的天堂扔下来，天堂的各个群体也就这样被清理干净。常有话对他们说：他们这样做，就会被下面的恶灵看见，而恶灵懂得把他们连到自己身上；一旦连上了，就分不开了，这样就等于把地狱那群人放进了群体里。那些履行用处、爱群体之善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四处张望、往下看；他们一想到这种事，就有一股反向的力量。凡是这样的人，周围的人都看不见，因为他们背对着这类事。往下看的方式各种各样，有往四周看的，有透过自己的地面往下看的；他们大多心里想的是统治别人、伤害别人。这样的事发生了千千万万次，他们就这样被从先前的天堂扔下来，龙类的人、处在唯信而没有信之生活的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是如此。凡往下看的人，心思都和群体的心思格格不入。

5832 论婚姻和通奸

我看见一大群人被赶进荒野，在群体之外。他们是把通奸看得无所谓的人，不但在思想上把这当作原则，在行为上也是如此，其中有好几位身居高位。有话对他们全体说：他们不再像人，而像野兽，因为他们破坏、亵渎了婚姻的神圣，就脱去了人的本性；这样他们就把神的诫命看得一文不值，把民法看得一文不值，把建立在这些之上的理性也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不能称他们为人，只能称为野兽。这条纽带一断，人性就被流放了。对他们的观念，就像对最下贱的群氓一样：这些人在自己身上脱去了人性，在群体里再也容不下。他们被赶进荒野，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不与灵有任何共同之处。灵对此尤其清楚，因为地狱里的人全都赞成通奸，天堂里的人全都反对通奸，而且在天堂越内层就越反对。由此可知，那些在原则上、在生活上都是通奸者的人，理性已经丧失了。他们也不知道人和野兽有什么区别，只知道人能说话。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人的理性和本性。有话说，在通奸和有关的原则上，在基督教界里好像地狱已经敞开、并被接纳了，在基督教界以外却不是这样。

5833 论教皇和西斯笃五世

我和一位新近去世的教皇谈过话。他在西方偏北的地方，那里差不多是公会议所在之处。他在每件事上都受教导，知道巴比伦的人是什么样的，有多么可憎。他最惊奇的是，连许多下等的修士也把自己当作基督，而且深信不疑，他原以为只有他自己才这样。他谈到西斯笃五世在世上五年之内所做的事，想见见他。于是西斯笃五世被从他所在的地狱召来，那地狱离那里不远，稍往后偏北。他被预

备好以后，就进到那位教皇面前；教皇凭着他在世上的画像认出了他。可西斯笃五世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想离开那里，于是被带回他的地狱。他在那里有时被派去管理那里的人，把巴比伦族群中邪恶的群伙关押起来；还有话对他说，他若不遵守所定的律，就要受罚。

5834 论马利亚

我看见了主的母亲马利亚。她出现在稍后方，穿着雪白的衣服，说话不多，只讲了关于主的这些：她现在把主当作神来敬拜；主固然是从她生的，但已经成了神，脱去了从母亲来的一切人性。所以她非常厌恶有人把主认作她的儿子，因为主里面的一切都是神性的。

5835 论感官型的人在来世也显得有学问、有聪明

我和一些人谈到某个人，在他们看来，这人很有聪明，因为他能凭记忆推理，而且凭的是某种内在的属世记忆，所以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从聪明发出的，其实一点也不是出于什么聪明，只是出于这种记忆。他里面的聪明被比作一块乌木，那些东西照着世上说话的次序围着它流动，却没有从聪明里取得任何东西，因为他的聪明就是这样（这人是佩尔·里宾）。有话对他们说：他在别人看来像有聪明，是因为有聪明的人把他说的话吸收到自己的聪明里，就以为那些话也同样出自他的聪明，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就能引诱别人，连有聪明的人也引诱，并且博得有聪明的名声，尤其在属世界里。但在灵界里有内在觉知的人能觉察到，里面没有任何生命，只是一些叮当作响、打动耳朵的声音，连那些在内里把它们接受到聪明里的人，耳朵也被打动。这种人不知道什么是聪明，以为能这样说话、推理就是聪明。凡处在自我之爱、自我聪明之爱中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被那团火抬起来，照有聪明之人的方式说话。

5836 续论

我和一个女人谈过，她以为自己有聪明，因为她懂得像有聪明的人那样谈论一些道德和民事上的事。但人们觉察到、也告诉她：这并不是她的聪明，因为她学这些东西时，是从她以为有聪明的人那里、或者从书本上吸收来的；她对那些人聪明的钦佩，使她以为自己说话也是出于聪明，其实并不是。

5837 论复活

我和一些熟人在他们死后谈过话，有的是死后第三天。我就这样和西尔弗斯特伦谈过，和波尔海姆谈过，和布丽塔·贝姆谈过，和司法市长谈过；还和其他凭名声知道的人在死后几个星期谈过。他们都在场，看见了自己的葬礼，一切都看见了。

5838 论改革宗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一年，我看见所有改革宗的人怎样按民族受到洁净，而且是按照情感及其类别和种别，以奇妙的秩序进行的。洁净有各种方式，主要是借着恶的同在，好像一种发酵，这样就显出哪些人处在那种恶的快乐中。他们就被和别人分开，从那里被扔到各个地带，主要是北方和南方，在那里被编成群体，而且是在低洼的地方；恶人被扔进沼泽和池塘。凡走出自己的群体、往四周张望的人，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不看重群体的快乐和用处，都被扔了下去，大多扔进沼泽和池塘，也就是地底下，免得他们往四周张望，与恶人勾结。因为这样的人一出了群体，就去骚扰周围的人，以为这样就自由了；人一以为自己自由，就进入自己的内层，因为没有了像在群体里那样约束他的外在纽带，所以他们立刻进入另一种状态。这样的人想给别人带来麻烦和祸害，所以想走出自己的群体，好安安稳稳地作恶。这时有些走出去的人把自己绑在下面的恶灵身上，恶灵也用自己的伎俩把他们绑在自己身上。他们回到群体里时，仍被恶灵绑着，因为人一旦被恶灵绑住，不管到哪里，都被他们绑着。所以恶灵借着他们在群体内部交通，就能祸害群体。因此群体一开始被他们感染，就以各种方式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持续了很久。还有些人躲在较低的地方，又爬上来，同样这样做，

5839 后来又回去了，但所有这样的人都被找出来、赶了出去。还有些人精通一种伎俩，能往下看到自己下面的房子里去，看见、听见下面的人，也能从侧面这样做。因为他们同样这样做，所以全都被找出来、赶了出去。他们给我身上带来一种疥疮似的瘙痒。他们全都是这样的人：不是为用处本身而喜爱任何用处，做点用处只是为了糊口，为了尊荣、名声和利益，以这些为目的；总之，他们的享受是闲散。爱闲散胜过爱用处的人，会在自己的灵里积聚恶，因为他们不把心思定在用处上，而是定在世上的东西上，也就是定在污秽和各种恶上；人若喜爱用处，就能很好地远离这些。改革宗各民族的这种洁净持续了很久。起先允许他们像以前那样，仿佛爬到从前那些类似的人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些先前形成了天堂的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受了荒废以后，主就安排他们走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与他们相合的群体，或者通向沼泽和地狱。他们不准偏离这些路，偏离了就要受罚。偏离的人怀着作恶的欲望，或者说想放纵自己，好去作恶，所以道路两边都有人把守，走出守卫范围的人就受罚，被扔进自己的地狱。考查的方式有很多种，天使借着转向各个方位看得很清楚。

5840 和巴比伦人谈亚他那修信经

我和他们谈过好几次亚他那修信经。我向他们指出：从这信经可以得出这样的教义：主就神性而言与父原为一，因为信经上写着，他们同样是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等等；又可以得出：主的神性在他的人性里面，因为信经说，正如灵魂和身体合成一个人，主的神性和人性也合成一位基督；而且这两者不是混合的，而是神性把人性接到自己里面。由此可见，主的神性在他的人性里面，就像灵魂在身体里面一样，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人性的权柄是出于他里面的神性。这样，他们就没有必要说主的权柄是从父得来的，因为那是出于他自己，他的神性和那称为父的神性是一样的。我也对他们说：主的灵魂实际上是出于那称为父的神性，因为他是由这神性成孕的，所以父的神性实际上就在他里面；因此，他们若想把人性和神性分开，就好比把灵魂和身体分开。他们听了这些，什么也答不上

来，想了种种说法来解释，却解释不了。他们说，他们坚守罗马教廷公会所定的。可是问他们，教廷是否改动过亚他那修信经里的任何内容，回答是：一点也没有。由此显明，他们把主神性的权柄据为己有了。

5841 论末后那位教皇承认圣言是神性的

末后那位教皇死后三个星期，我和他谈过话，一连谈了好几天。我用许多例子向他指明：圣言里、圣言的每个细节里，都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是至圣的。他仔细听了每一点以后，承认圣言是神性的，并说他在世上不知道这一点，因为那时他只按字面意义查考圣言，在字面里看不到什么神性的东西；所以他以为教皇在教廷公会里所颁布的，同样是神性的，《唯一圣子》通谕就是由此而来。他现在承认，圣言才是神性本身，教廷公会里的谕令绝不应提出任何与圣言不合的东西。1758年5月21日至25日。

5842 论圣餐

我和基督徒、也和巴比伦族群的人谈到圣餐。他们相信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实体地临在的。我说：领圣餐的人并不去想这种临在，只想圣餐的神圣。他们去查问，是否有人领圣餐时想法不同，发现几乎没有人这样想。我说：这是出于主，好叫人不怀这样的观念；由此可知，从天堂流入的只是照着对应的神圣。路德宗的人也是这样，他们的教义说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其中、同其一起、在其下”，可是他们领圣餐时从不想这些，只想神圣。

5843 论末后那位教皇本笃十四世

那位教皇死后三个星期，我得以和他谈话，一连四天谈了灵界的许多事，尤其谈到主：主是天堂的神，没有把任何权柄给任何人，因为权柄唯独属于神性。他也受了教导，知道罪的赦免，知道天堂和地狱，知道人照着在世上的生活得到怎样的结局，还有许多类似的事。那时他好像都明白了，而且仿佛也相信了，因为他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些人对他抱着希望，以为他在世上是敬拜主的人，处在对真理的情感中，因而可能在他那个宗教的人中间发挥用处。但他是这样一种人：顺着对方的情感说话，说得相当客气而又狡猾。正当人们以为他在接受教导时，他被撇下任凭自己的爱，从而任凭自己的原则。他这样被撇下以后，就和他那个宗教里最狡猾的人一同行事，赞同并怂恿他们去毁灭改革宗的人，只是暗中进行。又因为他和最恶毒的人连在一起，以各种方式竭力要彻底毁灭那些把一切权柄归给主的人，有话对他说要他罢手，因为他现在所在的世界不看人的身份，谁作恶谁就受罚。他却仍然坚持，以为谁也奈何不了他。可他一坚持，就和其余的人一样受了罚，而且罚得很重，是在一个有严厉惩罚者的洞穴里。因为他仍然坚持如此，就被扔向了西方。

5844 查考了他在世上是什么样的人，直到他亲口承认：（1）他不把圣言当回事，读圣言时嘲笑其中许多地方，认为完全不是神性的。他还背出了许多处经文，带着嘲讽谈论它们，只说那是照着当时的文风写的；总之，他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神性的东西。（2）他认为自己在教廷公会里所说的，比圣

言里所说的更出于神性，所以把自己在公会里的宣告抬高到圣言之上。（3）因此他百般确认《唯一圣子》通谕，劝人接受，用了许多方法，他也举出了其中一些，而且比先前的人走得更远。（4）因此他特别爱耶稣会士、尊重他们，这事怎样做的也说了一些。有人对他说，耶稣会士大部分是魔鬼，而且把许多耶稣会士召集到他面前，让他看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此向他显明这一点，他却仍然像以前那样爱他们。（5）他还说，他认为圣徒比主更有权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受父神默示的，而主已经放弃了一切权柄，交给了教皇们，不过主仍然应当受敬拜，虽然他没有权柄。这样就查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天堂对他完全关闭了，他和地狱一同行事。因为凡把圣言当作虚无、把教皇的谕令放在圣言之上、否认主有一切权柄的人，天堂对他完全关闭，地狱对他敞开。

5845 不过他之前的那位教皇，也就是他的前任，情况相当好，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

5846 上面描述的这位末后的教皇，与他那个宗教里最坏的人结伙，那些人是术士。他从他们当中三次派出最坏的术士：一个去毁灭一位为主作见证的人，两个去改革宗那里引诱他们。他自己也想学邪术。他还派出别的最坏的术士去作恶。查明他是这样的人以后，他就被带回自己的内层，也就是幻想里，因为这种人的内层就是幻想：他们一点不想神，只想自己、想别人对自己的敬拜、想诡计。这时更清楚地看出他从前是什么样的人：起初他看重圣言，后来却完全轻视它，把自己的谕令当成神性的；他以为自己比别人都有智慧，因为他更狡猾。这也显明出来了：他能进入别人内在的情感，看透它们。还显明他敬拜圣徒胜过敬拜主，把他们当成神明；他喜爱恶毒狡猾的人，所以喜爱耶稣会士。

5847 后来他被带到西海朝南的那一边，一直到它的尽头，在那里停下来，说他愿意待在那里，因为那里的人最狡猾。但他仍被从那里往西带，到最远那些山上的人那里，那些人是那不勒斯人和意大利最坏的人。他在那里时也说愿意待在那里，因为他们是所有人中最狡猾的，又说自己比他们更狡猾。他在那里找到一位“圣徒”，那是个大术士，就被从地狱领出来和他谈话。这位大术士“圣徒”自称是教皇。教皇和他谈话，想比一比谁更狡猾，结果发现他们一样狡猾。后来他又被往北带了一段，再绕着各种弯路带回……到巴比伦族群最坏的地狱所在的地方，原因是他喜爱这样的人，也想吸引、熏染他们，以便用与自己内层相合的地狱充满自己。他就这样被带回到西海的最末端，也就是尽头，在那里自愿沉了下去，落到西海那些人中最坏的人当中。

5848 论对真理推理、争论是否如此的人，连智慧的第一道门槛都到不了

对真理推理、争论是否如此的人，每一方都从自己的知识、从自己的论证出发谈论、推理，另一方也一样。双方都凭着论证相信自己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两人都停在证实自己、驳斥对方上。因为一切虚假都能被证实得看起来像真理，所以他们停滞不前，再也无法前进。但处在真理中的人，比如属天的天使，不对真理推理，而是看见真理，这样就从一个真理前进到千百个别的真理，并且看见它们。从这些真理流出、派生出来的东西，属灵的人听了，会觉得不可理解、无法言喻，因为他们不在真理之中。有一位属天的天使就是这种情况的主体。他原以为属灵的人和他们一样有智慧，因为他们能同样谈论外在可见的东西，描述它们。所以他被降

5849 到那些这样对真理推理的人那里，听了他们的话。这时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这样的昏暗，他想说的是疯狂，因为他们连一丝真理都看不见，连真理最细微的东西也看不见。这时他才头一次凭经验觉察到其中的区别。为了让他也知道属天之人出于智慧的幸福、和灵出于推理的幸福有什么区别，就把那些人从推理得来的快乐传给这位属天天使。他说，他们的快乐荒唐到无法形容。但有话对他说，那就是他们的快乐，每个人都被留在自己的快乐里。他由此觉察到幸福的区别。有人问：这样的人到了有智慧的人中间，能不能像许多人那样接受智慧？回答是：照着他们处在善中的程度，在他们被保持在那善里、同时那些被证实的虚假暂时沉睡的时候，就能；这时是奇迹般地发生的。由此显明今天的（旁注：属灵的信；属天的〔信〕）

5850 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照着真理来区分教会，为真理争吵，却不在意善；那里的学者大多是这样的人。不过他们转向处在真理中的人、出于观念和这些人谈话时，仍能觉察真理；不出于观念时则不能。属灵的人这样谈话时，并不处在幻想中（旁注：这是让那位属天天使透视这样的群体时显给他看的，那里由此显出一种美丽的彩色，像彩虹一样）；但他们若处在恶中，被送进自己的内层、进入地狱时，就处在幻想中了，因为这时他们把自己的虚假呈现为看起来实在的形状，其实只是幻影。那里每个处在虚假中的人，都相信这些是实在的；处在善中的人若看见了，就会惊骇不已。有一个人坚决反对凭着仁义之善把各教会联合起来，因为他反对融合主义。但有话对他说：他若把出于信之真理的融合、以及照着信之真理区分教会当作原则，就永远进不到光里；他若把仁义之善当作原则，就会进到光里。借着注入关于善的光，他也承认了这一点。他是沃尔夫牧师。

5851 为什么耳朵表示服从

耳朵之所以表示服从，原因是：在属天的人那里，内层是敞开的，他们所听见的一切关于真理和善的事，都进入他们的意志和生命，于是他们就去实行；所以从耳朵进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服从。属灵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所听见的东西进入记忆，因为他们的内层没有敞开。进入生命的东西会从记忆里消失，变得好像是天生本有的，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又觉察到：只从眼睛进去的东西，进入理解力，存放在记忆里；但从听觉进去的东西，既进入理解力，同时也进入生命——进入理解力，是因为借着真理进入生命。

5852 和巴比伦人谈论主

我好几次和他们谈到主，谈到他们据为己有的主的神性权柄。我问他们：能不能想主而不同时想他的神性？起初他们以为能，但我向他们指出：照他们的教义，也就是照称为亚他那修信经的信经，主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就像灵魂和身体一样；也就是说，正如灵魂和身体合成一个人，神性和人性也合成一位基督；而且不是两个位格，而是一个位格。所以我问他们：能不能想一个人而不想他的灵魂？能不能把这两者分开，否则身体就不再是人的身体了？对此他们什么也答

5853 不上来。我又问：他们据为己有的权柄，难道不是神性的权柄吗？再者，既然主的神性和父的神性一样，他们为什么说是父把那权柄给了主的人性？因为照同一信经，正如父是永恒的、无限的、非受造的、全能的，是神，是主，主也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不说那权柄出于主自己？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他们什么也答不上来。那权柄是神性的，这一点前面也讲过，因为拯救人是神性的事；神性在人里面的运作，就是善和真理的流注，人借此得救。他们说，那时神性

5854 流进来，注入善和真理。但我对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借着善和真理的流注拯救人的运作，在世上不断地持续，以后也永远持续；恶人绝不能得救，因为那违反神性秩序。我又问他们，现在对圣灵怎么看，因为他们已在来世，在那里可以得知有关圣灵的事。他们说，现在他们知道圣灵是天堂里的神性，应当称为注入天使里面的神圣。于是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知道圣灵是从主发出的，难道不因此相信这神性是从主发出的吗？这正是出于那信经的。他们虽然无法否认，却仍然不愿意承认，因为他们剥夺了主的一切权柄。

5855 论良心

我常常觉察到，也常常听说，来世的人不知道良心是什么，几乎一千个人里没有一个知道。天使们很惊奇，这样的无知是从哪里来的。原因被揭露出来了：教会的人不把善、因而不把善行当回事；不把这些当回事的人，绝不可能知道良心是什么。因为良心就是因为做了违背神诫命的事、想了违背神诫命的事而感到的痛苦。由此显明今天的基督教界是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任何宗教。因为有宗教、爱神性之事的人，是有良心的；他若想了、存心要做违背神性的事，就会痛苦，若做了就更痛苦。不以生活为目的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良心是什么。以唯信为目的的人，会问良心是什么，问了却仍然不明白，因为他的信认为善行对得救毫无作用，而善行恰恰是属于生活的。至于信的知识，被以为是信了，其实若没有借着意愿和实行植入生命，就只是在记忆里。

5856 论穆罕默德信徒、巴比伦人和改革宗中那些行踪隐秘之灵的毁灭

有一群游荡的穆罕默德信徒，在西方偏南地带的前部。他们开始盯着基督教界，从那里骚扰它。他们和西方那群最恶毒的巴比伦人有交通，那群巴比伦人懂得把自己变得隐秘，谁也看不见。还有一些改革宗的人也和他们交通，这些人同样懂得使自己隐身的伎俩，即使在别人中间，也没有人看得见他们。

5857 穆罕默德信徒和巴比伦人联手，开始围困我的左耳，在四周布下一队队的灵，要实现他们的图谋。他们做得那么不知不觉、那么隐秘，几乎察觉不到，却还是立刻被识破了。西方前部的穆罕默德信徒被毁灭了：他们所在的地面翻转过来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这样被扔进了地狱。

5858 后来，和他们一伙的巴比伦人被扔了下去。他们在西方前面群山之间的一个幽暗角落里，就是女人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地方（启17:3），稍在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所在的群山前面；那里还有一座山，他们的头目在山上有住处。他们找到了一种伎俩，能用一种特别的手法使自己完全隐身，谁都看

不见，连身边的人也看不见。山上的人还能把自己抛到空中，停在空中，使自己变得像空气一样，好逃脱一切毁灭。可是毁灭还是临到了他们：几分钟之内，他们的这种本事就被夺去了，他们被扔进四周的深渊和地狱。接着，那些站在前面、帮助他们的人受到了视察，也被扔进了地狱。审判又进一步延伸到更里面的人，先是沿着一条长长的地带向北，再沿着一条线进一步向西，到西西里人所在的地方。那些人全都懂得那种伎俩，他们同样被夺去了那种本事，被扔进附近的地狱，那里显得像火一样，又极其幽暗。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

5859 懂得一种伎俩，不但能使自己隐身，还能叫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这个地带还是那个地带。他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尽一切恶事，永远不会被发现。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与前面山上的某些人交通，所有和他们一伙的人都被扔进了地狱。他们之间有过一个计划：既然同类的人这么多，足以一试，他们就要摧毁一切。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了。

5860 他们被保留下来是有目的的，就是借着他们把基督教界里所有能使自己隐身的人也揭露出来，因为这类人是借着这些人被揭露的。原来在基督教界里，改革宗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们从特别的入口爬进善良的改革宗所在的群体，借着隐身躲在那里，好先窥看一些人，群体里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和那些可憎的巴比伦人有交通，所以全被揭露出来，从四面八方被扔出群体。他们来自好几个朝西的群体。他们使自己隐身的伎俩没有被揭露，那是一种特别的伎俩，只能从世上那些发明了种种伎俩的人那里学到；其余的人不能使自己变成这样。

5861 最后，毁灭临到西方前部的穆罕默德信徒，他们全被自己脚下的土覆盖了，因为他们盯着基督教界，这是他们所不许做的。

5862 总之，巴比伦人多得不得了；改革宗中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我腰背部四周造成疼痛。

5863 有一个人出现在左边脚掌的平面上，我以为是罗森斯托尔佩副院长。我和他谈了各种事，谈到主，也谈到别的。他把一切都接过去，好像他是个好基督徒，所有听他说话的人也都以为他是这样的人；从他的行走和道路上，也看不出别的样子。但人们注意到他是个狡猾的伪君子，因为他给我的牙齿和太阳穴造成疼痛，又在脚下往生殖器那边稍稍作用，可是他仍然表现得让人以为是个好基督徒。上面那些事完成以后，他说他不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了。于是有话对他说，叫他到那里去看看。他就去了，往前稍走一段，进了靠近西西里人的一个幽暗角落，坐在一把椅子上，和那里剩下的最恶毒的人谈话。借着这番谈话，

5864 他被揭露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极其恶毒的探子，和他们商议过时机一到怎样进攻，而他要在尽量不暴露的情况下指挥；我耳朵周围发生的那件事，也是他指挥的，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这样就揭露出：他虽然显得是那样的人，能表现得像个基督徒，其实是个极其狡猾的探子，也是个阴谋策划者，所以那里的人都服从他。这时那些剩下的人，有好几百，被聚到他身边；聚齐以后，有话叫他们离开，他们就沿着北方那条线一直往西走，越过西西里人，在那里进了一个通到北方地下的极其幽

暗的洞穴，在路上就被夺去了他们所有的伎俩。这期间，那个可憎的探子对他们说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里，要去别处。他们却回答说：他们固然可以，却又不能，因为他们想去那里，一步也停不下来。他对此很惊奇，因为这与他所信的相反。他看着他们全都走了进去。

5865 后来有人问他，他做了这样的恶事，现在该得什么报应。他说，自己凭着伎俩，什么也动不了他。可这时他被命令到那里去，他就去了，停也停不下来，一直走到前面那些人进去的洞穴，又沿着北方往西走得更远。这时从地狱里有人出来迎接他，向他问好，称他为朋友。他来到那像火一样的地方，就进去了，以为凭自己的聪明，想出来就能出来。可他一进去就说，他的伎俩全被剥夺了，现在什么也做不了。那里地狱中的人都变得极其愚钝，越往西、越靠北方那条线就越愚钝。

5866 看见过他的改革宗的人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能欺骗人的人。凡看见过他的人都被从群体中赶了出去，因为除了那些该被赶出去的人以外，谁也不准看见他。

5867 论康拉德·里宾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他被带来，送进自己的内层，也就是进入出谋划策、教人怎样图谋恶事的快乐里。他做这事那么灵巧，几乎没有人比他更灵巧。西方地带所有处在这种快乐中的人都流进他的快乐里，基督教界里上上下下的熟人和生人也是如此。他暗中做这事，安排得把所有入口都占住，好像把主的流注之路堵住了，连从至高处来的流注也堵住。他把我的思维捆在一种可憎的通奸里将近两个小时，这也是借着一个渎神之人的玩偶，用可憎的伎俩在底下预备好的。但最后主逐步解救了我。为首的里宾先被扔进深深的地狱，后来又被领出来，将要被带到愚钝者的地狱，就是拉格伯格所在的北方和西方交界的角落。由此显明：这样不敬畏神性、暗中图谋恶事、又以在这类事上比别人有心计为乐的人，会变得比别人更愚钝。

5868 （此节拉丁底本阙如）

5869 论在上面的人与在下面的人相合时，会给下面的人光

好几次观察到：下面的恶人像在光中一样清楚地看见通往别人那里、通往四面八方的一切入口，所以知道怎样预先堵路、设围、图谋可憎的事。他们的这种光不是从别处来的，而是从上面、也就是高处那些四处张望的人来的，就是基督教界里那些在有光的高处的人。这些人从那里看见一切入口；他们望向恶人、又以恶人所做的为乐时，他们的视觉就传给了恶人，恶人就和他们一样看见四周的一切。在高处的这种人，是以统治别人为乐的人，他们的禀性各不相同；他们从高处往下、往四周看多少，他们的欲望就暴露多少。在下面的人，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就像地上的人一样，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但在上面有这样的人、与他们传通快乐时，情形就不同了。

5870 论朗格

他比别人更坚定地证实自己支持自然、否认神性。他显得那么顽固，好像把一切神性都反弹回去了。但他觉察到自己已在来世，又知道承认神性的人能进天堂，就开始听、开始学属于教会的事。这时他显得在身后拖着一辆破旧的雪橇。过了一段时间，他快要荒废完了的时候，又开始听属于教会的真理，以为这样就能变好。可这时那辆雪橇上显出坐着一个魔鬼。他想把魔鬼从上面赶下去，魔鬼却看起来想吞掉他的脸，他吓坏了，拔腿就跑，可是那辆载着魔鬼的雪橇紧跟着他，他逃也逃不掉，直到他抛弃了那些真理。最后他被那个魔鬼像赶牲口一样赶进北方和西方交界角落的地狱，变得愚钝了。

5871 论最后的审判之后灵的状态

天堂的群体已经照着善与真之情感的一切类别和种别形成了，分得极其清楚；与之对应的地狱群体也是如此。所有的灵在受了荒废以后，现在都被沿着道路带到与他们的生命、也就是与他们的内层相对应的群体去，不准从别处转道，不准在别的地方逗留，更不准像以前那样照着外在的生活为自己组成群体。

5872 所有的人都被沿着指定的道路带走，不准往旁边转。塞壬们是这样，西方各处的巴比伦人也是这样：他们直接去自己的地狱，不在路上停留。

5873 查明了：内里邪恶的人想转道，想在那些下面有善人正受骚扰的地方逗留，因为他们的内层与骚扰者一同行事，他们乐意和骚扰者在一起，祸害善人。这种快乐就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一到善人上方，就觉察到快乐，却不知道这快乐从哪里来，其实那是作恶的快乐。他们很久以来都渴望去那里，只是勉强被人沿着远离那里的道路带走。他们想在那些地方逗留，在上面感受作恶的快乐，这是借着许多经验显给我看的：他们觉察到我也受恶人的伤害，就总想待在那上面，不得不被强行拉开。总之，现在所有的人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去自己的群体，所以不准逗留，也不准在上面为自己造出什么天堂。

5874 所以现在人有了好好思考的自由。因为以前人受恶人骚扰，恶人把恶的情感注进来；上面的恶人又加入他们，这样就夺走了好好思考的自由。

5875 此外，很长一段时间，那些能把自己的内层藏起来、装成善人的人，都被接进群体里。但群体不断被清除这样的人。他们以多种方式被找出来，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往下看，或者往群体外面看，或者在群体内部往下透视。他们全都被分开、扔了下去。他们被揭露的方式各种各样，可以讲很多。被扔下去的方式，要么是在受了荒废以后，转眼之间借着转向自己的爱而被扔下去，要么是被命令离开，就这样被带到自己的地方。

5876 有很长一段时间，允许他们越过高处，因为他们都想往高处爬；但后来就不再准许了，只准许那些要借着他们来洁净群体的人这样做。

5877 论渎神者的地狱

我看见，在北方靠西的那个地狱，原有许多渎神者被扔在那里，后来渎神者被从那里转移到另一个地狱，就是西方与南方交界、最遥远角落里的地狱，因为渎神之人的地狱就在那里。

5878 渎神的人在胸部造成一种可怕的沉重感。

5879 龙是什么人，总括

龙指的是所有那些有教义和圣言的知识、却没有仁义生活的人。米迦勒是那些有教义和圣言的知识、同时又有仁义生活的人。

5880 论单凭出生就对神、对宗教毫无认识的人

有些人在我睡梦中出现，一会儿像人，一会儿像某种鸟。和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像梦里那样仿佛游戏的事，比如把那些鸟关进匣子里，诸如此类。最后他们显出人的样子。我醒来以后，有启示给我：他们是生在西印度某个岛上的人，对神完全没有认识，所以也没有宗教，可是他们彼此之间过得真诚而友善。有话说：他们到了来世，起初看起来好像没有理性，但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反对宗教的原则（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在来世几乎像婴孩一样受教导，逐步得到完善，以致比生在有宗教、却持着虚假的地方的人更好，因为他们生活的善是借着那些虚假形成的。还显明他们对真理有一种情感，别处再没有比这更深的。这是借着这一点显明的：他们想去服侍别人，但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于是给了他们一些财物，他们就把财物献给那位主人，只求他收下他们服侍他，这样好受教导，知道该怎样生活。（旁注：不知敬拜的外邦人）

5881a# 论人的仁义生活

我觉察到：基督教界的人若在想到主时不想他的神性，就绝不能处在仁义生活中。只在教义里想神性、离开教义就不想，这不算想主的神性；人借着子的缘故向父祷告时，也不是在想主的神性，因为这时他的神性观念里没有主。我还觉察到：凡想到主时就想他神性的人，都处在仁义生活中，因为主亲自引导他。

5881b# 我也观察到：许多人说仁义是教会的根本，信不是，以为这样就比别人更能得救。但那些单从原则、不从生活这样说的人，和处在唯信中的人毫无区别。有个人说，他听说，相信仁义的人就有仁义的生活，正像相信信的人就有信的生活一样。由此显明，他们以为没有生活的人里面也能有生活。

5881 （缺）

5882 论新天堂

我看见，那些被主保留下来的人成万地被提升上去。被提升的人看起来像雨后天堂的热临到时，从地面升起的水汽。

5883 论单凭真诚的言谈就能说服单纯的人、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的人

借着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显明：单凭真诚的言谈，或者说听起来真诚的言谈，就能欺骗单纯的人和处在外在中的人。这是借着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长时间显明的：他单凭听起来真诚的声音，就能把整群整队的人拉到自己一边，借着和他们的结合，想害谁就害谁。他只说一句“帮我这个忙吧”，什么理由也不讲。由此显明，有无数的人只留意言谈，一点不留意理由。由此也可明白，地狱怎样能欺骗这样的人。

5884 别人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只需用真诚的语调说话，人们虽然听见了、也看见了那人是魔鬼般的，却仍然偏向他。彼·舍恩斯特伦就是这样的情形。

5885 有一个极恶的魔鬼也是这样，把一大群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也不查问他是不是魔鬼；向他们显明了他是魔鬼，他们却仍然依附他，因为他说话语调真诚。另一个人能借着假装的情感吸引人，就是埃·本策柳斯。还有一个人借着真诚的言辞和真诚的面容吸引人，比如法尔克。但所有这些人都被和其余的人分开，转移到他们能学会不去帮助魔鬼的地方。不过他们大多是闲散的人，不以任何工作为乐。

5886a#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出现在左边脚掌附近，与他们一伙的人也出现在头顶上方。这些人一到高处，就以为自己在天堂里，所以借着幻想挣扎着往上去。人们想到他们差不多是苏西尼派，因为他们对主没有任何神性的观念，只有人性的观念：父神承认他为自己的儿子，也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承担了借着十字架的受难拯救人类。这一点被揭露出来，他们就恼怒了，和

5886b# 那些想加害于我的恶人联手。后来我对他们说不该这样做，却毫无用处。所以上面那些人被扔到北方，好在那里形成一个群体，在那里的中部，也就是远离基督教界的地方；下面那些人也被带到那里。但他们到了那里还不肯安静，和上面剩下的一些人一起煽动巴比伦人从背后作恶。所以他们又被从那里带到更远的北方角落，被送进一个斜着通到西方下面的洞穴，免得他们再伤害那些在宗教上和他们看法不同的人。

5886 （缺）

5887 与他们相像的人是什么样，亚·舍恩斯特伦

看见并觉察到这类人中的许多，他们大多在头顶上方稍后的地方。他们是借着这一点被揭露的：他们一注意到有人想在属灵上行淫，就和那些人结合，把通奸的污秽注进手里。所以他们就有那么多人被赶进自己的地狱。他们是这样的人：不管到哪里，都被正直之人的圈子接纳，因为他们在外表和言谈上看不出是这样的人；但他们仍因自己对所接触的任何人作恶的快乐而被揭露出来，因为他们表面上彬彬有礼。先前也见过他们能借着幻想把自己从一处抛到另一处，从一个高处抛到另一个高处。

5888 与他相像的人是什么样，卡尔·布罗曼

显给我看的是与卡尔·布罗曼相像的人。这人虽然知道对方是朋友，却仍然存心加害于他，而且顽固到底，想毁掉他。他这样做，只是因为指望得利，或者是为了讨好他以为能从那里得到利益和名声的人。

5889 论凡往下看的人，即使是善人，都被和其余的人分开

凡往下看的人都被和其余的人分开，这一点前面已借着经验显明了（见第5831、5838–5839、5875节）。在天堂里那些正直、良善之人的群体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不属于那个群体的人，不能不觉察下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在群体的纽带之中。所以他们也被从那里分开，带到自己的群体去；有些人先被带到下面，有些人不先经过下面，有些人绕着弯路，好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主导情感。

5890 论单纯的怜悯

有一个灵站在稍上方，流进我左眼的眼睑，眼睑看起来像在流出泪珠。由此觉察到，这是一个处在外在怜悯中的灵。后来我在下面和他谈话，他说他常常因怜悯穷人和困苦的人而心软，以致流泪。但问他是否吸收了属于教会的真与善的知识，他说他没有用心去学，只是处在外在的敬虔中。于是让他明白：他并不处在内在的、真正的怜悯中，这种怜悯若不借着善与真的知识，是不可能有的。他流进我左胸，在那里造成一种疼痛，差不多就是处在外在敬虔中的人所造成的那种。他说他在天堂里和天使在一起过，却不想回去了。这时天使们说：他到他们那里，以为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但他们对他说，他受不了他们，他们也受不了他，因为觉察到他只在外在之中；不过他若想待在那里，

5891 也许可以待在群体的某个地带，那里住着单纯的善人。他也就退到那里，和那里的人交往。可那些人也受不了他，有一两个人去找一位管事的，说最好叫他到别处去，因为他对谁都动怜悯，却不查问这样做是否有益；而他们是先看清所怜悯的人是什么样的，从而知道怎样有分辨地怜悯。所以那位管事的对他说，他最好到另一个有同类之人的群体去，在那里他会得到自己天堂的快乐。他也这样做了。他并不想祸害别人。

5892 论康·里宾

他开始暗中给恶毒的人出主意，所以被送进自己的本性里，不过同时仍处在外在之中，就像他在世上出这类主意时一样。他在世上说话出于对事情的内在洞察，因为他一直待在家里与人交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原因是他的腿脚不便，不能到别处去找人作伴；同时他又从事需要多加思考的事务，这也受到内在自我之爱的鼓动，以及出谋划策时种种诡计的鼓动。这时他开始用内在的狡猾在四周编织阴谋，借此引诱了很多人，安排他们去毁灭那些受主保护的善人。奇怪的是，我同时和他谈着各种事，这些事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坚持不改，任何劝告和对地狱的恐惧都不能把他拉回来，所以好几次受了重罚。他说他愿意罢手，却办不到。有话对他说：这是因为他对神性毫无敬畏，也从不想

神性。后来他想进地狱，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准他随意去哪里。他走得很远，到西方靠北那边最恶毒的人那里，在那里受到邀请，他却不愿意，因为那些人很奸猾，这一点他觉察到了。于是他沿着同一条线走得更远，在那里停了下来。那里的人

5893 是恶人，但不像前面那些人那么恶毒。他到了那里，就被送进自己的内层，这种状态正合他意。这时他对他们说，要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他们起先不肯，但后来他凭着思维的力量，又许诺会归还，就得到了。接着他要他们完全照他的意思行事，这也得到了。然后他把那些财物按偏爱分给每个人：最偏向他的人分得最多，别的人分得少，看各人讨他喜欢到什么程度。由此显明他在世上是怎样的心思，怎样出于自我之爱的欲望思考。他也承认自己是这样想的：他若有绝对的权力（这也是他极其渴望的），就会这样对待所有的人，占有他们的一切，再照着各人是否完全、盲目地照他的命令行事，分给各人。由此也显明，他在聪明上把自己抬得比世上所有别的人都高。所以那个地狱里的人为损失了财

5894 物而哀叫时，他就在那里受到极重的惩罚，脸上和身上都受了罚。罚完以后，他被放出来，送回自己的外在，被送进对这类事的回忆里，他也承认自己心里曾这样渴望过。可是他这样仍不罢手，被驱入种种欲望，也被驱入报复的欲望。查明他心里一直怀着对那些人的报复，那些人只是说过一些违背他所爱的话，哪怕说得并不坏；他一直怀恨到死，还暗中寻找怎样伤害对方，甚至利用自己的职权，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所以他被驱向遥远的南方与西方交界的角落，那里有这样的人，进了那里的地狱。他被扔下去时，看起来先被一片乌云围住。

5895 在西方最远处的是什么人

观察到：在西方巴比伦族群中最恶毒的人以外，还有一些地狱，按等级一级比一级不那么残酷，恶毒也一级一级减轻，一直到穆罕默德信徒和外邦人那里。这是为了保持平衡。

5896 论幻想

幻想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一个处在幻想中的人看出来。他觉得自己登上了一辆车，那辆车变成了一头大象，他觉得自己骑在象背上，很快又被象鼻甩下来，还被践踏。他爬起来以后，别人和他谈话，说那些是异象，不是实在的。他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是异象，可是他亲眼看见了，也感到了被践踏、被甩下来的疼痛，所以不可能不是实在的。灵和他争辩了相当久，说那只是异象，可他还是不能被说服，坚持那是实在的，因为他实实在在地看见了，也感到了。他是雅各·本策柳斯。

5897 论灵不能停止去做他的爱所驱使的事

有一个人，渴望报复，又处在自我之爱中，策划了许多事，要毁灭那些受主保护的人，他的图谋有好几项。后来别的灵和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不能不这样，因为他正处在报复的念头里。他们问他为什么不想想后果，他说欲望把这念头夺走了，好像被他自己抛开了一样，此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由此看出，他这样想，就和他在世上被撇下任凭自己时所想的一样；要不是那里有外

在的纽带约束他，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因为他现在不去想自己的职务，不去想会失去职务，他根本想不起这些，只想报复，想自己能借着什么激起许多人来帮忙，又能借着伎俩达到目的。他也是雅各·本策柳斯。

5898 主神性的气场

背后有许多人结成同盟，要毁灭那些受主保护的人。这样的同盟有好几个，他们也开始进攻了。但这时察觉到，那些受主保护的人被主神性的气场包围着。那气场向进攻的人展开，有些人竟敢闯进去，可是立刻被心里极大的焦虑击倒，变得像临死挣扎的人一样；有些人倒在地上，像蛇一样扭来扭去。我听见他们喊着说，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有一个人沿着长长的一段路滚向西方的地狱，深深地把自己抛了下去，他是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

5899 论猫

有些人在天使看来像猫。这些人能处在神性的气场中而不受折磨，这使我很惊奇。上面说的那个气场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甚至在更里面，也不退出。从天堂有话对我说：这样的人能升到某些天堂，待在那里，不能像别人那样被天使的智慧赶走；但那里有人用口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就离开了。下命令的人有从主来的权能。猫之所以是这样，原因在于：猫是那些处在外在敬拜中、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也去教堂听讲道的人，可是他们完全不留意所讲的内容，所以没有吸收任何真与善的知识，他们也没有听那些，只听声音，不加思考。斯蒂恩克罗纳也是这样的人，他只会唱“阿们”，从不留意任何知识。

5900 还有哪些人也是蛇

还有一种人也是蛇：他们在世上离群独居，就这样想着世上遇到的各种事，却从不把自己所想的告诉任何人。那些对祖国、对邻舍想得很坏的人，行事和蛇一样，在天使看来也像蛇。他们在背后，他们的意图从后部流进两腰之间，更坏的一直流到生殖器。那些不透露自己思想、却懂得照公认的礼仪和外在的体面与人交往的人，被正直之人的群体接纳，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但他们仍然出去，和恶毒的人一同行事，然后回来，也不说自己做了什么，只说自己去找乐子了。古斯塔夫·本策尔斯谢尔纳。

5901 论那些四处张望、所处之地又不太高的人会带来什么害处

有些从乌得勒支来的灵，在一个群体里。他们不算太坏，只是完全没有知识。他们住在一处几乎平坦、并不高起的地方，常常出去，向四面八方张望，这是出于好奇。我和他们谈过话，他们说话毫无聪明可言，以致我简直听不下去。他们这样四处张望，就把四面八方的灵惊动起来；等他们从那里转向我时，那些灵就在我身上作工，带来恶，有时还是邪恶可憎的东西。群体里的灵以为这些人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带来恶。但有人指给他们看：这些人为那些灵提供了光，也就给他们开了路；若没有这样的张望，那些灵根本不会知道我。又因为他们终究带来了恶，就像那些惊动恶人、又

同他们一起害人的人一样，所以凡从这群体里出去的女灵，都被赶了出去。头顶上方也有与他们相似、相对应的人，来自同一个国家。他们也起了往下窥看我的欲望，又受某个外来的灵指点，在自己下方开了一个口子；于是他们借着往下看，惊动了邪恶可憎的灵，那可憎的东西就是从这些灵来的。由此可见，谁都不可走出自己的地方，到外面去四处张望。

5902 每个灵都可以走出自己的群体或城市，在周围闲逛。那些为用处而爱用处的人，哪里也不想去，甚至不知道到自己的地方以外去张望；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视觉，因为没有这样的意图，所以别处的地方也不向他们显现。那些不为用处而爱用处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心里有看外面东西的欲望，也真去看。所有群体都要清除这些人，照着各自的生活把他们赶到别处。

5903 论伪君子

伪君子上到天堂，在那里和有智慧的人谈论教会和天堂的事时，在那里的天使面前显出丑陋的脸。他们自己却以为显出的是美丽的脸，还说自己就是这样显现的；但天使看他们是照着他们内里的样子。在单纯的人面前，他们显出的是照自己的言谈装出来的脸。因为他们是这样显现的，所以立刻就被扔下去。

5904 论那些能把别人的思想岔开的人

群体里有些女灵，能觉察思维中的每个细节。她们心怀恶意，一觉察到就立刻把它从别处岔开，使对方想不起来。她们还会给岔开的东西蒙上一层昏暗，把它遮住，使人几乎无法再回想起来。但因为她们心怀恶意，全都被赶走了。

5905 论那些像鸟一样夜里能看、白天却看不见的人

许多属灵的人看不见在内层天堂里的人；即便看见，也是在昏暗中看见，像在黄昏时一样，看他们只觉得不美。有的就像人在暗处看东西，凭想象看成别的样子。这些人在内层天使所处的光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和他们的思维相似，因为在灵身上，思维和眼睛的视觉是一回事。由此可见，在灵界里，每个人的视觉怎样，全看他的聪明怎样。在地狱里的人，眼睛的视觉也对应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思维属于虚假，因而是幻想的，因为他们相信虚假是真理，所以视觉也照样行事，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看成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那里全是幻象，没有一样是实在的。

5906 属灵的人听了这样的话、看了这样的展示，很不服气，以为自己看得和内层天使一样清楚，因为在他们眼前，他们的光显得一样明亮，没有一处在阴影里。但这一点用林中的鸟作比喻说明了：有些鸟夜里能看、能唱，那时看得很清楚，到了白天的光里却逃走，因为那时看不见。提到的是夜莺，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鸟。而地狱里的人被比作猫头鹰、雕鸮、蝙蝠之类，夜里看得清楚，白天什么也看不见。

5907 犹太人转向哪里

我得以观察他们转向哪里：是从主那里往后，正对着西方，在那里，世上太阳的位置上是一片昏暗；也有些人略偏北方。他们说，有些人在那里看见昏暗；在西方偏北的那些人看见的像是一片云雾。他们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弥赛亚就在那里，不久就要出来。

5908 论光照

神性真理是这样的：只有受光照的人才能领会，没有受光照的人就弃绝它。这是我从下面的经验得知的。有人把论天堂和论最后审判的书交给一个灵，让他通读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在荷兰印刷、能赚钱卖出去的东西。我想，他生前在荷兰就是干这一行的。这类人眼光相当锐利，能看出东西是否如此，因而也能看出是该承认的真理，还是该弃绝的虚假。他读了这些书，说他发现书里的内容完全可以印出来赚钱。可是过了一阵，他又读了一遍，却说这书根本不值得印，谁也不会接受。由此可见，他第一次是在光照中，从天堂之光看见了书里的东西；第二次则是从类似属世之光的光去看的。由此也可见，神性真理在天堂之光中读来是清楚的、可喜的；在属世之光中读来就是昏暗的，因而也不可喜。别的著作不需要天堂之光，就不是这样。同样的书又交给另一个同类的人，他承认的也差不多一样。

5909 论圣餐，以及路德对圣餐的看法

有人询问，教皇党人和基督教民众当中，有没有谁在领圣餐时照着教义去想主的身体和血。他们都承认没有这样想，只是想自己领受的是神圣的东西。教皇党人也被问到，他们说的也一样。可见他们领圣餐时，并没有那种物质性的观念。

5910 路德也被问到：他照着自己的教义，就是说主的身体和血“在其中、同在、在其下”，是不是这样想的。他说他想的是神圣的东西，而不是照着教义去想。他又说，他曾想照着教义去想，但每次都非常激动，以致心里受折磨，所以后来再也不这样想了。

5911 论说服与路德

别的人说，是对真理的情感在人身上造成教会；而在唯信者的教义里，不可能有对真理的情感，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教义。那些人却回答说，他们照样有对真理的情感，就是在思维上对他们自己那些真理的情感。他们不知道，对真理的情感关乎生活，不只关乎思维；也不知道，只关乎思维的那种情感，是贪图自己荣耀或自己利益的情感，就真理而言是污秽的；出于这种情感的信，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是靠说服而来的。路德听见这些话，就从他的住处冲了出来，因为他喜欢这些人的言论。那时他也正处在同样的状态，处在这样一种说服之中，

5912 坚持事情就是这样，以致讲授真理的人无法被人看清，因为他闷住了那些同时处在外在之中的人的理解力。大家看出这是虚假的，里面没有任何证实，因而毫无理性之光，只有说服。这说服是他这样养成的：凡他想过的，他都相信是确凿无疑的，原因是这些东西在世上让他成功了，在各个王国被接受了，所以是出于荣耀之火。因此当时没有人再回答他什么，因为对这样的说服是无法回答的；在说服被驱散以前，理解力暂时不在场。于是他的脸从大脑前部朝嘴的方向变得尖尖的，看上去像是向嘴伸出去一样，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这样，是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出自意愿，只是从思维里被拉出来。最后，等

5913 说服的热劲退了，我和他谈到说服和靠说服的信：它会闷住别人的理解力；在那些在虚假中证实自己的恶人身上也有，比如那些为自然而反对神性的人。我谈到这些人的说服，谈到拿非利人；又谈到：在真正对真理有情感的人身上，没有说服，代替它的是理解之光，连同其中的理由和证实，这些会同时呈现出来。处在说服中的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的推理和证实若被摆出来，他们就会垮掉，因为这些全都与天堂相反。路德说，他不许处在自己的说服之中，每次落进去就受折磨，所以就停下来；一觉察到说服悄悄爬进来，就逃进一间屋子，在那里说服就被驱散了。但他仍然可以用推理来证实自己的主张。有人告诉他，这是为了让那些从世上来、

5914 持同样教义的人，可以到持同样教义的人那里去，这是照着天堂的秩序。后来我和他谈了各种关于仁义之善、以及由此而来的信的事，是在理解之光中谈的。这样谈了两个小时，那时有天使般的灵陪伴他，使他能领会所讲的话。那时他承认了这些，也承认自己一直在虚假中，但说他再也进不到这些里面去了，因为他已经在唯信上证实了自己。他甚至想把这些事纳入自己的教义，也试过，但徒然无功，因为那时他的理解力完全变得昏暗。这一点也告诉了他。于是他被移开，和他在一起的天使般的灵也被撤走。这样，他又回到自己的教义、自己的属世光亮，也就回到他从前的生活中。

5915 路德比别人更爱推理，更爱用推理来证实。他说，他很少遇到能和他辩论他那些教义的人，因此很难得享有这种乐趣，为此感到难过。有人告诉他，他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他亲自从思维中推出了自己的教义，并且一直在思想事物和他的原则之间的联系。这样做的人，就喜爱推理，喜爱在思维中呈现并聆听这类东西。别人不像他，原因是他们只是学习教义，不去思想其余东西与原则的联系，除非是从别人那里，而不是从自己；所以他们不让自己进入内在的思维。那些只钻研教义的证实、也钻研联系的证实的人，不是从自己、凭自己的思维，而是从别人的思维去看这些东西；有学问的人也只思想联系的证实，所以他们的心思不像这位领头人那样扩展到其余的事上。此外，他的追随者很少想这类事，只在讲道和教导时想一想，其余时间都在想世俗和肉体的事；他却从早到晚不停地想。所以正如他所说，能推理的人来到他那里，也撑不了多久就听不下去他的推理，过一会儿就走了，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思维疲倦。

5916 他虽然一直在教义的虚假中，却仍然得以保存，是因为他在讲道中常讲生活之善，所以终究有些生活之善。有人告诉他：每当他处在言谈和生活的善中，他就没有照自己唯信的教义去思想，别人也是这样。这一点用各种方式得到了证实。

5917 论人，尤其是有学问的人，有两种状态

教导人、又对神性真理进行推理的人，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照着教义去教导、去思想的时候；另一种是在自己里面、离开教义去思想的时候。在前一种状态里，他们不是在出于自己的状态中，因为只是照着教义在思想；处在这状态时，他们只知道自己所讲的都是真的，所讲的东西是从记忆里取出来的。在另一种状态里，他们是在自己里面，从自己的意愿或爱去思想，也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去思想，这时他们一点也不照教义去想。这种状态才是人的灵本身的状态，因为他是从自己的意愿或爱、因而从自己的生活去思想。前一种状态不是他自己的，因为它在构成生活本身的意愿之外。所以人死后，他的第二种状态是什么样，他就仍是什么样，因为这是他生活的状态；前一种状态不是人自己的，因为它只是出于记忆的思维状态。处在这种状态时，前一种状态就沉睡了；而在前一种状态里，他受了荣耀之爱的激发，才那样讲话。有许多例子表明：有些人在自己的状态里思想时反对神性、反对教会的一切，可是在前一种状态里讲道时，他们心里想的却只是事情正如所讲的那样。

5918 那些持唯信教义、却仍有些生活之善的人，也有两种状态。处在自己的教义里时，他们就在自己的光亮中，好像醒着，因为谈论教会的事令他们愉快；可是当他们独处、自己思考时，因为他们有的是某种模糊的生活之善，所以也处在模糊之中，相对来说好像睡着了，因为那时他们离开教义去想：生活之善能救人。路德就是这样：他能推理时，就在生活的乐趣中，推理越激烈越快乐；可是他独自离开教义去想时，就处在模糊之中，那时会掂量生活的事。

5919 论非洲人对主的认识

有启示的非洲人，不知道主生而为人，却知道神是人。他们说，他亲自把自己造成了人。我听见这话，就得以和非洲人谈话，告诉他们这是真的：耶和华亲自把自己造成了人，因为他凭着自己的能力，使自己的人性成为神性。

5920 论梅兰希顿和说服，以及加尔文；韭葱的来由

我和梅兰希顿谈过话，也和加尔文稍谈了一点。但加尔文退开了，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过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梅兰希顿却在唯信上证实了自己，几乎不愿听人谈仁义和仁义之善，所以他的思维满是那一类东西，由此养成了一种说服。这说服其实并不强，却足以熄灭别人身上的理解之光，使他们不能再像先前那样在光中看见真理。他那说服的样子显得雪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当他无法用推理说服别人接受唯信时，就盯着他们看，把他的说服倾注到他们眼里，这样他们就提不出什么反对他的话了。但他们还是对他说，这是一种手段，使他们领会不了先前领会的东西。于是他离开了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用了这样的手段。所以有些人抱怨他。他也把这种说服倾注到我们身上，同样想给真理之光蒙上阴影。但因为这一点

5921 被察觉了，就有人告诉他：这就是说服；在灵界里，凭说服讲话是严格禁止的，而要凭理性，也就是凭真理本身讲话。他回答说，他知道怎样呈现这样的说服。因为这是禁止的，他被带到这里那里，好把这说服从他身上去掉，但有一阵子，那些和他持同样信仰的人护着他，这些人也因此和其余的人分开了。他带着他的说服来到我这里，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像大蒜的气味，那股辛辣狠狠刺痛我的左眼。由此可见大蒜的气味对应什么人。我也和他谈到说服：有关于教会之事的说服，也有反对教会之事的说服；又谈到拿非利人的地狱，他们的说服是什么样，有些教皇党人因为对自己宗教有说服，也被扔到那里，诸如此类。又有话说：凡使用说服的人都要被弃绝，大多扔进那个地狱及其周围；能够停止的人，则要吃苦头。

5922 后来梅兰希顿待了几天，之后去了左边。他爱那些能把他的生活稍稍传出去的地方。那时就看出他是个伪君子，因为他使我两边的太阳穴和牙齿都有些疼痛。我就此和一些人谈话，他们说，他曾说他爱善的生活，自己也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他照自己宗教的原则完全弃绝了这种生活。又有话说，他讲过几次道，讲到唯信时，教会不愿听这样的话，所以他就不再这样讲道了。

5923 接着又显示给我看，他怎样通过滥用对应，为自己打通与天堂的交通：他先在额头上方展开一块红色的东西，像（原稿此处残缺），又把它变成各种形状，借此建立了交通，就和那里的一些人谈话。他为此受了责备，因为这是一种魔法；此外还有类似的事，空中也有类似的东西。

他自己说，他曾上到那个天堂，到了那里，什么也看不见；但眼睛一打开，就看见了壮丽的景象，不过马上被迫下来。这是允许的，好让他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因为他一直在想天堂。

但过了几天，他开始和那些暗中骚扰我的恶意者沆瀣一气，怂恿上面的人坚持下去。所以后来他被扔到那些持唯信、凭虚假争辩的人那里，那里有咬牙切齿。

5924 论教皇党人对主的认识

我和一个人谈到主，问他有没有想过主的神性。他说，每当他在教义中看见这事，就认识到主的神性与父的神性同等。随即又询问教皇党人，他们有没有想过主的神性。他们回答说没有。有人说，这毕竟是出自他们的教义，他们就转身走了。他们不想主的神性，原因是他们把他的全部神性都转到了自己身上。他们说，这权柄是父赐给他人性的，不是出于他自己；若是出于他自己，那么神性就在他的人性里，如同灵魂在身体里，那样他们就无法把两者分开了。

5925 论那些在善中、却不在真理中的人

有些人在高处，人可能以为他们是天使中的一员。但每当他们觉察到出于情感的真理，就转身离开，同时又附和下面那群魔鬼般的人。他们因此被察觉，被扔了下去。他们若能与魔鬼般的人分开，本可以在属天国度的最低层当中。他们的样子是这样显示出来的：把后脑转过来，那部分显得十分体

面，头发好像梳理过，这表示善；但他们不肯露脸，说不愿意，因为脸很难看。别人说，他们的脸凸起疙瘩、长满肿块，几乎像怪物。由此可见，理解与意愿联结在一起，就显在脸上；这是他们厌弃知识的标志。

5926 论信

我当着梅兰希顿的面谈论唯信，说：灵之所以为灵，全在于他的善或恶；他整个的人，无论脸、身体还是言语，都和他的善与恶一样，因为从言语就听得出他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有多少善，就有多少信；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上是怎样的、有多少，他的信就是怎样的、有多少。这一点也用活生生的经验显明了：一个灵被显出他是什么样的，这在灵界是做得到的。那时他整个内里在善的方面是什么样，都显了出来；同时也显出，他所有的信，不多于从他的善所发出的；其余他称为信的东西，都在外面，在他之外，好像在皮肤上。许多人看见了这一点。有一个原先相信唯有信存在、唯有信能救人的人，走上前来喊道：现在他看见了，一个人的信，不多于他的仁义。所以这种人应该叫作“皮肤上的人”。

5927 论主

我和天使谈到主，说神性是他从永恒就有的。因为教会的教义根据圣言教导说，他是从永恒由父所生的。由此就会推出：他不是由父成孕的，而是由他自己的神性成孕的；这样，他在世上就不能称为神的儿子，而只能称为他自己的儿子。

5928 论那些把路德宗的宗教当作生活的人

把路德宗的宗教当作生活的人很少，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生活的教义，只有唯信的教义。但有些人确实把这宗教当作生活：他们凭着信去想，人一旦称义，就不会有任何恶归在他身上，生活之善对得救毫无用处。他们凭着信，常常这样去想自己生活中的行为，这些人就是把那宗教当作了生活。他们在来世境况很糟，无法改正，因为人在生活上凭信是怎样的，他作为灵就是怎样的。有一个人，经受过某种试探，从此就这样看待自己的恶，把善看得一文不值。他变得根本接受不了任何真理，所以被与其余的人分开。他原在一个善人的群体里，住在最边上；他一往中间走，那里的人就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有什么在抗拒他们去想善。

5929 论在高处的恶人流入下方的人；龙

恶人也会凭着幻想升到高处，那时就以为自己在天堂里，这一点前面已多次讲过。那个已经灭亡的先前的天堂，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那里有些人往下窥看，有些人不往下看。两种人都喜爱那里某些地方，因为在那些地方的正下方，有骚扰正直人的人和犯罪作恶的人。这些恶事是他们所爱的，他们又和正下方的人有交通，所以这样的地方让他们愉快。他们挑选这些地方，到那里去，好沉浸在自己的乐趣中。有些人知道下面有这些东西，就是往下窥看的人；有些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往下看，但他们照样感到那种乐趣，喜欢在上面逗留。同时他们就把这类人的情感或爱那邪恶可憎的流注投下

去，把邪恶可憎的情感和思想注入下面的人。不过，在世上没有这类恶的人，主会使他们免受这种可憎的流注，因为上层的东西对下层的作用范围极广。因为这样的人组成了所谓先前的天堂，所以他们全都被赶了出去。那些持唯信、或者什么教义都没有、只从圣言字义知道一点东西的人，会投下与姨母、与儿媳通奸那邪恶可憎的气场。这种通奸出自最底层的地狱，他们和那地狱有交通。

5930 灵怎样借着转身受到察验

有灵来到一个善的群体时，要用各种方式察验他是什么样的，其中一种是让他转身，看他从前面也就是从脸看是什么样，从后脑看又是什么样。如果从后脑看也显得端正，他就被接纳。原因是脸会说谎，后脑却不会，因为爱的情感就流入后脑，所以灵在爱方面是什么样，从后脑就看得出来。

但有些灵懂得欺骗别人：他们把后脑转向一个善的群体，因为他们先已为自己和那群体建立了交通，这样从后脑看也显得端正。可是如果把同一个灵从另一边也转过来，使他不能把后脑转向那个群体，他是什么样就显出来了。

5931 如今教会中的人怎样接受从天堂来的东西

我听说，许多人翻看过论天堂和地狱的书以及其他几本书，却不喜欢，就丢下了，虽然那些书讲的是天堂的奥秘。我对此感到惊奇，于是带来了许多人，都是如今基督教世界里过着各样生活的人：有的根本不在乎这类事，有的不太在乎，有的沉迷世俗、看得更重，有的只是出于习惯上教堂，还有形形色色别的人。结果发现，接受从天堂来的东西的人少之又少，多数人对这些感到恶心，弃之不顾。如今教会里的人就是这样。

5932 论地狱里人的状态

我得以观看一个地狱，那里的人不算太坏。我看见前面一间屋子里有许多人，里面还有另一间屋子，是给审判官用的小室，只有他一个人在里面。有个人来到那里，是个对自己手下极其严苛的人。他一到，就坐上一个宝座，以为自己被派到那里来当审判官。可是那里的一群人在宝座后面走来走去，有些人横着从宝座底下来回爬，纵横交错。于是他好像变得看不见了，不但我看不见他，他自己也看不见自己，几乎没了知觉，只知道自己在那里。他们还戏弄他，坐在他旁边，坐到他身上。最后审判官从小室出来，坐上那宝座，坐在右侧。这时他右边脸颊上显出一团火似的东西，接着左边脸颊上也显出来。这表示他不但是审判官，而且要施行审判。他询问有没有人作了恶，作恶的人被传来，判了刑罚；其余的人受了称赞，被打发走。审判官容忍一切，任凭他们嬉戏、搞他们的恶作剧，只要不害人就行。他们很怕他，因为他有权柄。

我也看见他们怎样搜查作恶的人，找到了就把他拘住。他们带着一个圆形的标记，颜色从暗渐渐转白，靠它去搜寻，这样就被引到作恶的人那里。他们把那标记罩在他身上，他就躺在底下动弹不得，直到受审为止。不过这个地狱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类。

5933 论人与天堂的联结（重要）

除非借着属于圣言、因而属于教会的东西，谁也不能与天堂联结，也就不能与神性联结。人若不在这些东西里，不管他在道德上活得怎样，就是真诚、公正，他仍然与天堂没有联结。原因是人唯有借着属于圣言和教会的东西才变成属灵的，而在天堂里的都是属灵的人。变成属灵的，不仅是知道这些东西、谈论这些东西，还要受这些东西感动，也就是照着它们生活。人照着这些东西、为这些东西而生活，就使人成为属灵的，这时他才第一次与天堂联结。但人若是为了世上的缘故，为了利益和名誉，为了民法，才行真诚公正的事，他就不会变成属灵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世俗的、肉体的，他的公正和真诚就从这里得到存在和本质，这不是属灵的，而是世俗的、肉体的。

许多经验向我证实：没有借着善与真一直到生活中为自己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不会被接进天堂，因为没有联结，反而要被弃绝。这一点人人单凭属世之光去看也能明白：除非是属灵的人，谁也不能与属灵的存在也就是与天使联结；除非借着教会的善与真，谁也不能变成属灵的；知道这些、谈论这些不算是属灵的，照着它们生活才算，因为除了出于情感或爱的思维，没有什么能进入人里面。

还要补充一点：人若不承认主的神性，就不能变成属灵的。人人都应当认识自己的神，才能与天堂联结，因为造成天堂的是主的神性。所以教会的第一要义，就是承认主的神性，承认离了他就没有救恩。

5934 唯独主在天上地下行一切；论他的全能；上方的人是恶的

有些人把主在最末层面的能力归给人，就是归给那些信他的人。这样想的人非常多，连我上方高处、更高处的许多群体也是这样。但显示出来的是：唯独主行这事，人完全不行。他还充满了最低层的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作恶、在信仰上与他最末层面的神性相反的人；这些人同样作为最末层面的神性的工具服务。这样，他把更高处的许多群体扔了下去，他们也看见了，我也看见这是在我以外发生的。于是他们以为所有人都能得救，连在地狱里的人也能。但有话说不能，因为那样他们就不在思想、意愿和行动的自由中，也就不在自己的生活中了。又显示出：主在最末层面的神性能力，能充满那些对主有知识的人，即便他们在信仰上相反；没有这知识的人则无法接受。由此可见，行这事的是唯独主的全能，人、灵或天使完全不行；这是他在最末层面的神性，因为他使自己的整个人性直到最末层面都成为神性。

令我惊奇的是：不但几乎在我头顶正上方的人在恶中，与周围的恶毒之人沆瀣一气，连他们上面的人，以及更上面的，一直到第三、第四层高度，也都如此。最坏的在最高处，这里简直就是地狱。他们说，权柄与其说属于主，不如说属于魔鬼。紧挨在他们下面的人说，一切权柄都属于父，不属于主；他们只承认主从父领受多少，就有多少神性，还说他现在什么也领受不到，因为他想拥有一切。这些人被驱散时，显得消散成了自然，由此显示他们当作父来承认的其实是自然。如此等等。

5935 论荒废

灵在灵人界度满他的时间以后，最后到了最后阶段，就是他的荒废。那时他通常显出他在世上的样子，被放出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与任何属灵之物的联结都被拿走，于是变得像个傻子，自己投进地狱。

5936 论讲道的女人

女人若像男人一样思考宗教的事，又常常谈论，尤其是在聚会中讲道，就会丧失女性的本性。女性的本性属于情感，她们本当凭它与丈夫相处。她们变得物质化，情感消失，内层被关闭，思想上也开始错乱。这是因为情感一旦被毁，理解力就会错乱。她们在外表上虽然仍可以显得和别的女人一样，总之却变成了最低层级的感官之人。这在家里如此，在别处讲道时也如此。

5937 论对改革宗的最后审判

这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原因是他们有圣言。他们以多种方式被赶出去。大多数没有先被扔进地狱、也没有被提进天堂的人，爬上高山，那里有许多开阔地。凡在那里四处张望或往远处眺望的人，就从那里被扔下去，一部分扔到周围和下方的小路上，一部分扔进地狱。他们不断结成联盟，以致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群体联合起来，一群人怀着这种欲望，另一群人怀着那种欲望。这些联盟被识破后就被扔下去，数以万计。有些联盟显得像带子，被刀和钳子剪断，剪断后就好像自己滚落下去；有些联盟像膜一样卷起来，滚落下去；有些像云一样被移走；有些掉进深渊。大部分人随后自己走着进了地狱。就这样，情形千变万化。那些在后面的人，暗中窥伺别人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思想，大多是在某处陷入绝望状态的时候；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事，如此等等。

5938 论想要闯进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党人

巴比伦那群人当中，许多人急切想打击改革宗，从自己的地方派出密使，并加以支持，手段多种多样，还结成联盟。但他们受了极重的惩罚，被撕碎，失去了人的一切，就这样被扔进地狱。即便如此，他们也几乎没被吓住，因为他们燃着毁灭所有改革宗的狂热，这狂热在他们身上如今烧得最旺。

5939 造成淫乱和通奸的东西有许多

所有邪恶可憎的等级，都对应属灵的罪。我想提两种。持唯信、不在乎生活的人，会引出与姨母、与母亲通奸；他们一在场，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在教堂里虔诚敬拜、那时只想着神、对生活毫不在意的人，与他们对应的是与姐妹通奸；他们在场时，就会落进这样的念头。另一种邪恶可憎的通奸，出自那些常常谈论神、却毫不在乎欺骗人、只要能就夺人财物的人；这些人在自己的地方与自己的婢女通奸，还常常换人，就这样与他们想要的任何人通奸。那些在自我之爱中、爱的是统治别人的人，是所多玛人。

5940 灵界里的一切都是爱的情感

有些灵和我在一起，他们在思考信和爱是什么。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思考爱的情感，发现灵界里的一切都照着爱的情感：整个天堂都照着它的种种变化安排，那里的每个群体内部也是这样；人的理解力中的一切，因而身体的一切，也是如此，因为身体是意愿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的物质形式。他们又发现，除了它之外，根本没有别的东西是活的、是能塑造和造作的；所以离了它就根本没有信，因为离了它的信，是从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的情感塑造出来的，这时它把信塑造成像世上的知识一样，同样在其中作主，因为它同样产生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没有真理，没有理性的眼光，在教会的事上也没有任何生命。

他们还发现，爱的情感变化无穷无尽、多种多样，能为人所知的极少；主的护理是借着这些情感来治理的，也就是借着善进入真，或借着情感进入思维。

5941 论在属天国度里的人，以及恶精灵

这一类人不去想什么事，有时好像什么也没想；如果不反省，他们就以为自己什么也没想。那时他们爱的情感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变化，这也显在他们心境的变化上，有时显在脸上，所以他们以为自己什么也没想。那些爱属灵真理的人，就是乐于听讲道、乐于听别人讲圣言、天堂和教会之真理的人，在他们思考时，主借着天堂使他们善的情感起变化，并且一天天使之完善，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也照着这些情感生活。而在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中的人，起变化的是恶的情感，大多是与邻舍作对的情感，这些人就成了恶精灵。这两种人都觉得坐着好像不思考是一种乐趣，这是他们的安宁和休息。他们也能凭理解力思考，比如看见什么东西时，但是连同视觉一起思考，也凭对眼前所见之物的记忆来思考，却不思考信的事。

他们彼此相处时也很少说话。想说什么时，先把它显示出来，比如要去哪里，就先走到朝那边的地方，指给人看，然后才说。许多事他们用表象来显示。比如遇见某个属灵的人，就表现出一条船，船上有相对应的东西；如果那属灵的人狡猾又恶，他们就让蛇围住那条船。他们就这样用千百种方式表达。

5941a# 论那些只承认父、略过主的人，会被定向于肉体之爱和世界之爱

在来世的人，个个都被定向于自己的爱，就是要么定向于天堂之爱，要么定向于地狱之爱。那些只承认父、不承认主的人，因为无法在任何形像下思想父，主就无法把他们定向于自己。这样他们就会向四面八方张望，这是违反秩序的。所以他们只能转向肉体之爱和世界之爱；他们在肉体生活中也是这样转的，所以在自己的灵里也没有任何宗教。有些人望着头顶上方、天顶上的某个像人一样的形像，说那是父；但这些人同样没有定向。所以行善的人渐渐被转向主，就是转向作为太阳或月亮的主；作恶的人则被弃绝。对爱的定向，全都朝向脸前。转向主的人，有时被送回到那种神在头顶上方的观念里，那时他们就不在聪明中，而处在某种迟钝里，大多处在属世思维的观念中。

5942 论流注

我觉察到流注，有时是忧伤，有时是欢快，还有别的。我觉察到是下面的灵在探查什么让我忧伤，他们彼此谈论这些事，除此之外，我也听见了。因此我先前觉得不愉快的事，在我里面也被觉察为不愉快，如此等等。

5943 论天使外在和内在的言语

我和天使在一个群体里，得以凭经验知道他们的言语。言语有四种，正如天使有四种：视觉者的物质性言语、视觉者的内在言语，这两种是理解力或思维的言语；还有身体情感的言语和心的情感的言语，这两种是意愿或情感的言语。能处在身体情感言语中的天使和我谈话，他们用恰当的声音表达我的情感，连同身体方面的情感。我很惊奇他们竟能用声音表达这些，而且完全贴切，连身体从外到内的情感都表达出来了。那是令人愉快的、柔和亲切的言语，还连着许多细微的情感，也都表达出来。有些灵从远处听见了，也听懂了；我却因为在属世状态中，听不见声音，只觉察到他们用声音说出的情感。这种言语，只处在视觉层面的人是听不懂的，他们自己也这样说。有人告诉他们，还有心的言语，就是对主之爱的言语。说这种言语的天使后来和那些天使谈话，说他们没有听见声音，也听不见，却觉察到对方凭情感所说的，就像前面那些天使和我说话时我的情形一样。

关于前一种言语，有话说：它在字母的辅音上虽然和视觉者的言语相似，但每个字母的发音都不同，是照着情感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有些词对只处在视觉层面的人是听不懂的。而视觉者的言语，是说出并表达眼睛所见的东西，加以描述，这是照着视觉和理解的观念，比如房屋、宫殿、园子、人的衣着等。这种言语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是物质性的或感官的，内在的是属世的或理解的。

后来我听见一些灵和内层天堂的天使谈话。他们说，耳朵听得见那言语，却领会不了，因为属于内在智慧的东西是用他们自己的词来表达的，他们既不懂那些内容，也就不懂那些词。

5944 论知识树

很少有人知道，人因吃知识树的果子而得罪神，是什么意思。属灵的人无法知道这一点，只有属天的人知道。下面的事可以说明：（1）一个人凭着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分析能力和它的规则（这些规则数不清），本来能思考得很好；如果他后来想照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规则去思考，不断在思维中想着这些规则，又从这些规则出发去想，他原先的能力就丧失了。（2）同样，一个人本来举止得体，一点不缺；如果他后来从学问中学习礼仪规则，照着这些规则来举止，摆动身体和面部，他天然的能力就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装出来的自我在支配他。（3）同样，一个出色的舞者若后来想学规则，照规则跳舞，更不用说想照肌肉学跳舞了。（4）总之，人有多少想凭记忆里的知识去思想、去行动，就有多少是出于自己属己的理解在行动；他有多少凭情感行动，就有多少出于另一个源头。至于真与善，他有多少凭记忆里的知识，也就是单凭顺从去思想、意愿和实行，他就有多少出于自己属己的理解在行动，因而出于恶，因为自我就是恶。（5）由此可见，人有多少受主引导，就有多少出于他里面的情感，并借着无数的法则在行动，这些法则几乎全不为人所知；他若这时想凭知识去行动，

原先的状态，就是出于主神性流注的状态，就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出于自我的状态，也就是出于恶的状态。（6）这就是主的话所指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5945 论信属于仁义，信在本质上就是仁义

我和几个英国人谈话，据信他们在世时是主教。我和他们谈到信和仁义。他们凭着在世时形成的看法，以为没有仁义也可以有信，而且信先于仁义，因为仁义出于信；还谈到其他属于因信称义的事。他们的话相当巧妙。他们说，没有仁义也可以有信，不仅因为人可以相信出自圣言的教义，比如相信有神、相信圣言是神性的等等，这些若不先信，人就无法从生活和心里接受。他们说：“若没有信，怎么能接受呢？所以这些是借着信进来的，没有信就进不来。”由此他们断定，没有仁义也可以有信；没有仁义的信若可以存在，就是能救人的，因为这时人借着它在恶中、在善中都受神引导，这样神就在场。他们说，这就是唯独因信称义。

但他们被活生生地显明：没有同时存在的仁义，就没有信。他们以为是信的东西，其实只是知识，就是知道有神、知道圣言是神性的等等。这些知识虽然看起来像属于信，其实并不属于信。它们是人身上最先有的东西，在人有仁义以前，不会变成信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被相信，其实在内里并没有被相信，所以人一开始想恶、愿恶，他们的信就逐渐退去；人死后，这些东西也从人的灵里退去，因为它们没有扎根在仁义里。又显明：这种信就是所谓的历史性的信，就是因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们看重的人这样说了，就相信事情是这样。这种东西对人本身也是外来的，因为别人的东西本身不是自己的；何况那些东西还不为人所知，他们说，这些东西即便不理解也该相信。这时他们才第一次看出，这些并不属于信，只是知识；知识是最先有的，信借着知识而来，因为有了仁义。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很久，说这终究是信，而且信应当先于仁义；信若在先，人就因此在神里面。但活生生地显明：仁义和信是一回事，人有多少仁义，就有多少信；所以两者，就是信和仁义，是同时存在的。因为信在本质上是仁义，正如真理在本质上是善；所以，人有多少善，就有多少有生命的真理，也就是在人里面、为他所拥有的真理。两者结合为一，所以真理只是善的形式；善以形像和形式存在时，就称为信。因此一个不能离开另一个而存在。说信也好，说真理也好，是一回事；说善也好，说仁义也好，也是一回事。

又说，这和人的思维与情感一样：没有情感就不能思考，因为思维的本质就是情感。人当然能思考他所知道的东西，却是出于属世的情感，就是贪图荣耀、名声、尊荣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不会使思维变成属灵的，必须是属灵的情感，就是所谓的仁义。此外，人有多少仁义，就有多少受光照，就能看见属于信的真理，凭光照承认它们，却决不凭上面说的属世情感。他若凭那种情感承认它们，就是出于证实的光，这光冒充真理之光，却是虚光，因为凭它可以承认虚假，也可以承认真理，比如说没

有神、圣言不是神性的。这样的恶人在这些事上证实了自己，就自以为像在光中看见它们。那些在心里证实唯信能救人的人，就有这样的光。此外，仁义之信，就是本质上是仁义的信，会借着证实它的东西不断完善，因为它总是从属灵之光看见更多真理，这一切都与仁义之善结合，使之完善。

那些有属世的信、毫无属灵之信的人，以为接受信很容易，即便在世上不行，在来世总可以。他们说：“我听见、看见事情是这样，难道不能相信吗？”他们当中许多人心里都这样想。但这些人在世上的生活结束后，若没有在世上借着仁义的生活接受属灵的信，以后就再也不能接受。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可以清楚看出：凡从世上来的人，都先被安排与善灵和天使在一起，在各方面受教导，那些灵和天使告诉他们事情就是这样，指给他们看，当面证实，可是他们当中谁也不接受，像在世上一样弃之不顾，原因是信不在他们里面，而在他们外面。再者，人在来世若听见、看见就能相信，那么所有人都会得救；这也表明，信无非就是生活或仁义。

还要知道，人只要只有知识，没有照知识生活，就是在自我之中，由自己引导；但他照知识生活时，照着生活多少，就有多少被提离自我，受主引导。人察觉不到这一点，但事实就是如此。人有多少受主引导，就有多少善，就是他所意愿和所思想的是善的。但务必知道，人若不凭着出自圣言的知识反省自己的思想、意图和行为，也就是省察自己，远离恶，像是凭着自己去行善，就不能照这些知识生活。否则人就没有接受；没有接受，就没有与主的联结，也就不能受主引导。

5946 论非洲人

主借着状态的变化带领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朝着南方，一直到比较有智慧的非洲人那里。我得以和他们谈论各种事情，从谈话中觉察到，他们心里本就知道教会的真理。他们把我所知道的各种事逐一过了一遍，说这些他们都知道，还知道更多。我原以为他们属于那种听别人讲时能领会天堂的真理、自己却不谈论的人，后来却发现他们也谈论。我也和他们谈到属于表象和对应的知识，这些他们知道得很少；但我向他们显明，这些知识与那些真理结合起来，对智慧和幸福大有益处。关于这事向他们显示了种种，也使他们非常喜悦。

我又得知他们当中最好的人在哪里：是在靠海的一侧，占这地区一半以上，大致是这样的形状：最好的人在整片DE地带；较差的人朝向地中海H，还有朝向好望角F的。所以最好的人的国度在DE。朝向DB的人，就是朝向亚洲的人，没有智慧，而且受从那边来的人骚扰，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他们自己并不领会的东西。朝向C的人差不多也是这样；更差的是朝向A的人，就是埃及那边。他们说，在那片广大的DE地带，人人都敬拜主，受许多与天堂天使有交通的人教导。这交通不是借着天使的言语，而是借着内在的觉知。这些人就是他们的教导者，他们能把这些人和别人分辨清楚。

他们还说，从欧洲来的人不得进入他们那里；若有人来了，又不愿服侍，就从通往B的路被打发走，被卖给那边的人，这样他们就能免受骚扰。教皇党人有人到那里，自称是圣徒，但很快就受到察验，他们看出这些人什么真理也不知道，更谈不上领会，所以要么不让他们进来，要么像别人一样把他们送往亚洲。

后来他们得到圣言，就读。起初读时，他们觉察不到什么神圣，后来越来越觉得神圣。他们又把圣言交给自己的教导者，教导者说他们已经有了，只是没有公开。那些教导者说，他们会照着主的引导，把这口授给与他们有交通的非洲人。由此可见，如今那里有启示。

后来又把《天堂与地狱》一书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并保存起来；同样还有《最后的审判》《宇宙中的星球》和《白马》，然后是《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好让他们挑选自认为有用的东西。那里很安宁，因为一切都有秩序。他们当中有些人被陪同到基督徒那里，就是有圣言的地方，发现那里的人一点也领会不到出于善的真理；又被带到一些英国人那里，发现他们不接受，有少数人凭某种聪明接受，凭觉知接受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我又在灵里被带到非洲的另一些人那里，那片地方欧洲人是知道的，地图上称为埃塞俄比亚。那里的人住帐篷，是善良的民族。

5947 论圣言流入天堂，以及与外邦人的交通

有些住在非洲阿比西尼亚的非洲人和我在一起。有话说，在那片土地上有许多诗篇，是一位虔诚的人作的，在他们的教堂里歌唱，文体和圣言相同。从那里来的灵不知道我们的圣言对天堂有流注，于是他们的耳朵被打开，好听见地上他们教堂里正在唱的一首诗篇，我也得以听见。他们唱的是一位神，就是人类的救赎主。那时那些灵被心里的情感打动，也跟着唱起来。不久他们的耳朵被关上，听不见地上的歌声了，那歌声却仍在继续；这时那些灵因着歌唱满心喜乐。他们说，他们有时会有这样的喜乐，也有聪明，却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圣言也是如此。

那时我借着交通，也觉察到基督教天堂里天使的喜乐。由此可见，整个天堂的交通，都是从有圣言的基督教天堂而来的；所以智慧和内在的喜乐都出于圣言。这交通就像光的传布，又像人体内一切脏腑都从心和肺得到交通。

5948 论对改革宗的最后审判，以及论虔诚

对改革宗的审判持续了很久，因为他们借着圣言与天堂的天使有交通，所以他们的整顿持续了很久；又因为与周围外邦人的交通是从他们而来的，光从那里传布出去。

他们当中凡不享有某种用处之乐的人，都只能任凭思绪四处游荡，被定向于恶，所以无法和别人在一个群体里，因为主是流入每一种善之用处的乐趣中的。所以这些人都想走出所在的群体，四处张望，和恶人交往。于是他们都从群体里出去了，一出群体，就开始和恶人交往，图谋种种恶事，因此被赶了出去。这持续了很久。

他们当中也有非常多过虔诚生活的人，因此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该被接进天堂。但因为他们不爱任何用处，也被赶到大队人群里去。这是这样显露出来的：他们往我背上吹气时，就让我胸中有种种疼痛和种种悸动，影响心跳，也影响肺的呼吸。其中有奥莱维尔和罗森斯托尔佩。罗森斯托尔佩因为顾全友情行了不公，并且一直这样，就使我太阳穴、周围的骨头疼痛，牙齿也有一点疼，他完全是属世的。奥莱维尔就更厉害了。

那些过虔诚生活、以“仁义就是一切”为教义、却从不履行用处、只是虔诚祷告、常上教堂之类的人，使我的右臂和右肩胛骨疼痛。他们努力爬得比别人高，结果被赶到大队人群里，愤愤不平，说口头上的虔诚和仁义毫无用处。这些人和那些人都让我受了许多苦。他们全都照着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的乐趣、照着作恶的乐趣，被扔到下面去，最后在那里抛弃了虔诚。

教皇党人与改革宗的分离也持续了很久，每一个人都被指定了去往自己群体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照着对神性的观念、照着对主的观念来整顿，就是对善人的整顿；这是用各种方式察验的。那些自称是神的儿子、主的弟兄的人被赶走了，并且受教导：不宜这样说、这样信；他们是被主这样称呼的，自己却不可这样说，因为他们都是仆人。

5949 论俄罗斯人

我看见了彼得沙皇，在梦中和他谈过话。后来他出现在俄罗斯人当中，这时显明了俄罗斯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相信沙皇对他们的性命和财产有权柄，所以这些不是他们的，而是他的；他们在他面前也承认这一点。我听见他们和沙皇在一起，沙皇说，他们的一切都是他的，因为国家是他的。但我反驳说，那些不是他的，他们的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他对他们的性命也没有权利，他们只需从自己的财物中拿出保卫国家所需的那部分，不必更多；他们的生命来自主，他们都在律法之下，沙皇也在律法之下。又显明：沙皇若想要他们的一切，他们也会全都给他，他们敬他如同自己的神。此外还显明，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使我右边太阳穴和牙齿疼痛，我对此感到惊奇。他们就在那一边，我却没有从他们感到任何疼痛。他们没有自我之爱，却仍是贼，为了弄到钱，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做得出来。

5950 论亵渎的人

亵渎的人的地狱在西方，远远偏南，在很深的地方。人一旦变成亵渎的，就不再是人了，因为他们在天堂之光中显得像烧焦的骷髅。所以称呼他们时，既不用阴性也不用阳性，而用中性，说“它”。他们逐步丧失人的生命，变得像幽灵，自己觉得在空中飘来飘去，一会儿像女人，一会儿像男人，一会儿像婴孩，还有别的形状。我看见一个就这样飘着，那时它毫无思想，因为它处在地狱的幻想中，所以显出这样的样子。它也显得像一个脸色发黑的男人，在昏暗中；亵渎的人的脸也是这样逐步变暗的。

5951 论英国人

英国人的禀性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若没有得到他们一度信服之人的认可，他们在里面看到的就只是字句，也就是字面意义，而看不到总体的意思；就像人听别人说话，只留意言辞和措辞的优雅，不留意说话者的意思。可是一部作品一旦得到他们信服之人的认可，他们就不看字面意义，而看总体的意思，这时就好像在所写的事上受了光照，所以是认可给了他们光照。因此一样东西他们一称赞，就有成千的人去买；若不称赞，就没人买，全国几乎一个也没有。他们彼此就是这样相像。

第二十册　§§5701–6110

5952 论希腊人和穆罕默德信徒；论主

有许多从希腊来、和穆罕默德信徒住在一起的人在我这里。他们抱怨穆罕默德信徒，说那些人常常对他们说，他们敬拜三个神。他们回答说，他们敬拜一位神，三者是一。但穆罕默德信徒仍然坚持说，他们所敬拜的是三个，因为他们称呼三个、心里想着三个。他们仍回答说，他们敬拜一位神。人家问是三个当中哪一位神，他们回答说是三者合在一起。穆罕默德信徒不肯停止这样纠缠，直到他们回答说，这些只是一位神的名字，才罢休。

后来那里的穆罕默德信徒来到我这里，问起一位神的三个名字。我就告诉他们事情是怎样的：基督徒是从圣言的字义得出这一点的，那里提到三者，其实这是一位神的名字。他们说，他们也有圣言，但很少读。他们相信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我却说，他是从神生的，这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说得很清楚。他们说，这一点他们完全不知道，还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后来我讲了主为什么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使人类与父和好，而是为了使人性成为神性，这样把天堂直到最末层面都维持在秩序中，也把人类维持在秩序中，否则神性再也无法到达人类那里。他们听了，都沉默了，许多人也就接受了。我又说，圣言里的“先知”指教导真理的人和真理的教义，讲到主时，指神性真理本身。

他们问，基督徒为什么不从圣言中学到：神不是三位，而是一位。我说，他们停留在圣言的字义里，无法受光照，因为他们以为唯有信能救人，不管怎样生活，所以无法与天堂联结，也就不能由此受光照。穆罕默德信徒也觉察到事情确实如此。他们说，他们照着自己宗教的诫命生活，这些诫命对他们就是律法；不照神的律法生活，只单单顾及民法，这是愚蠢的。

5953 论头上的翅膀表示传信者

有一个灵在我面前显现，头的左侧有一个小翅膀。有人说，被从一处派往另一处送信或传话的人，有时就是这样显现的。由此可见，古人为什么给墨丘利头上画上翅膀，因为他是他们众神之间的使者。

5954 论婚姻之爱

我和一些灵谈到婚姻和婚姻之爱。有话说，人有多少处在对配偶的爱中、远离通奸或这类淫荡，婚姻之爱就有多少成为爱，两人就有多少成为一，就有多少乐趣，也就有多少智慧，有多少天堂，有多少是人。天使和善灵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得出结论：不在婚姻之爱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在各方面像猪一样。这一点借着一个这样的人得到了证实，他显得像一头猪，津津有味地吃着粪便。

5955 论公山羊

谈到《但以理书》里的公山羊（但8章），有话说它表示唯信。为了说服那些不相信公山羊指唯信的人，就显出一个人，他比别人更持唯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这时他推理，为唯信辩护，说仁义毫无用处。他在许多人面前显出来的不是灵的样子，而是一只有角的公山羊；那时还看见他像《但以理书》所描述的那样行事。这样大家都被说服了：那只公山羊，以及《马太福音》第25章（太25:31–46）里的山羊，所指的不是别的。

5956 论灵界里算账的本事

在灵界里也算账。他们在那里有生意，也有仆役，仆役要交账，主人把买卖托付给他们，并且像在世上一样记在簿子或账本上。他们查账时，核算、审查得非常敏捷，世上的人要几天、几个星期才做完的，他们一刻钟就做完了，马上就看出哪里有错，哪里受了骗，哪里有疏漏。起初我不知道，也不能相信，但他们拿了我在世上与某人往来的账目，立刻就看出确实如此。这是因为属灵的视觉能在一瞬间看完肉体的视觉要花一段时间才看完的东西。所以那里的仆役都很忠实，因为哪里有诡计，主人马上就能找出来。

5957 论一个生活在黑暗世纪的修士

有一个人从左边来，察看那些生活在黑暗世纪的修士所在的地方，那些地方在前面西方的深处。从这一点、后来又从和他的谈话，我得知他就是从那里来的。他说，最后审判的时候，他逃了出来，后来一直在四处游荡。别人说，他像个傻子，话很少，问他神性真理，他一无所知，简直完全迟钝，虽然他们在来世已经很久了。他说，他是十一世纪从世上来的，现在想回到同伴那里去。由此可见，没有神性真理的灵过了这么多世纪是什么样的：他们仍是原来的样子，而且变得更迟钝。

5958 论唯信和因信称义，它们决不能与仁义结合；论《人的全部本分》的作者

我和在英国写《人的全部本分》的那位作者谈过几次。他和在世时一样，对这件事也和在世时一样不断琢磨：他想把唯信和因信称义与对邻舍的仁义结合起来，因为他知道圣言里那么多次提到爱、去行、行为和作为。他相信人借着唯信最终会达到仁义，因为那时他已经称义了，于是就有某种向善的努力。他以为这种努力是借着唯信而来的，因为那时人受神引导，这样就不会把功劳放在行为上；唯信造成与神的联结，神就这样先引向仁义，然后在仁义中引导。他至今还不断琢磨这件事，总想接近，也觉得自己在接近，一直到几乎要结合了。可是一到那里，他的眼睛就被打开，看见自己在哪

里：他发现自己完全在路上，离结合还很远，他走的路是一条推理之路，满是看似真理的虚假。他也常常听见天使的声音说，他走的不是真理之路，结合决不可能。天使还向他显示，中间有一层遮盖，好像一道外墙把两边隔开，他根本穿不过去，这东西会永远挡住他。但他仍然不断琢磨。

他对我说，他在世上看见过另一条路，就是仁义之路，也想走那条路，却被一位显赫的主教劝阻，说他若不走唯信和因信称义的教义之路，他的书就不会被接受。所以他在琢磨中一直沿着那条路走，借着种种表象，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结合；但他说，现在他处在另一种光中，看出这始终是徒劳。我也借着属世—属灵的观念和他谈话，向他表明这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的经验之所以造成那种表象，是因为有些人过的是仁义的生活，却从自己的主教那里吸收了唯信的教义，只把这看法记在记忆里，并没有照那种信生活。那种生活就是：以后恶不会定人的罪，善也毫无用处，因为善出于自我，里面就有功劳。这些人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想因信称义，只是知道而已。因为这些人有联结，所以经验是从他们身上取来的，他又把这一点加进他的证实里。关于这事我和他谈了很多，向他表明：在这些人身上有联结，在那些照唯信和因信称义的教义生活的人身上却决没有；又显明，那些人即便在记忆上知道真正的真理，也决不会有联结。

仁义的生活就是出于宗教去行善、真诚、公正，也就是因为这是主在圣言中所吩咐的。借着这样的生活就有联结，因为人有了应用，由此就有接受。人应当像是凭着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却要相信这是出于主。因为人起初处在昏暗中，只能以为是出于自己，其实是出于主；因为主始终在场，人应用自己多少，主就使他照样生活多少；人像是凭着自己应用自己多少，主就流入多少，人就接受多少，就联结多少。而唯信排除一切这样的接受，所以决没有联结，因为它把一切都放在神那一边，人这一边什么也没有；人从唯信的原则出发生活时，神也无法推动他去做这事。在那些把这信应用到生活中、相信恶不会定罪、自己也不能行善、因此既不像是凭着自己去想恶，也不像是凭着自己去想善的人身上，凡这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以后就决不能被带到仁义的生活，也就不能被带到联结，因为他已经扭曲了自己的理性和属灵部分，以后无法再扭转过来。只知道这些、却没有照着生活的人，也就是没有把那虚假浸透到自己生活中的人，就不是这样。

5959 论亚他那修

我和亚他那修谈过话。他说，他不认识自己的神：他寻找父，寻找子，寻找圣灵，就是三位，却怎么也找不到，所以找不到自己的神。他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抱怨。原因是他在三个位格的看法上证实了自己。其余的人只是照着他的信经听过这些，没有像他那样在其中证实自己，他们若过着仁义的生活，最终就会被定向于承认主是唯一的神。所以出于主的护理，很少有人去思想这一点，只是从那信经里听听，浅浅地记着，并不去证实。

5960 论歌革和玛各

几乎在我上方，有些人把一切都放在读满是祷文的灵修书上，放在唱诗篇上，以为全部敬拜就在于此。因为他们在我上方，就熄灭了对圣言内义的一切理解，也使对属灵真理的情感变得迟钝。他们又在周围下方散布了许多持同样宗教的人，好像把我围困起来。后来我和他们谈话，他们说，他们只读这类书，还有执事到他们群体里视察，看他们读书是否勤奋。问他们是否学习真理，他们说不在乎这些，以为真理会从神流进来，不必接受，也不必去思想，因而不需要知识，也就不必用心去学。我回答他们说：人没有真理就是空的，他们读经、祷告就像空东西发出的声音；他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学习真理，应当做工，不该这样闲着。我觉察到，这样的人就是歌革和玛各。

歌革和玛各是什么样的，从罗森斯托尔佩可以看出来。他勤勤恳恳读过圣言，读过斯克里弗，常上教堂，又热切祷告，却一点真理也不懂，几乎连一条也不懂，圣言里任何一条教义也没有理解；他的生活是不公的，因为他偏袒朋友去判案。所以他显得像一根木桩，空空的，没有属灵生命。我觉察到，这样的人就是歌革和玛各。

5961 论龙

凡借着圣言证实虚假的人，都是龙。构成龙头的，是那些有外在的虔诚、毫无内在虔诚的人，也就是把得救的一切都放在外在敬拜上的人；构成龙身的，是那些说仁义是得救的首要、却不过仁义生活的人；构成龙身后部的，是那些把信当作得救唯一途径的人；构成龙尾的，是那些只读圣言、把得救放在读经上的人，还有那些什么教义都没有、说圣言的字句就是教义的人，他们凭着字句可以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辩护。

我和那些把读圣言当作得救唯一途径的人谈过话。他们在我头顶上方，说他们留意让自己群体里的人人都勤读圣言。我却对他们说：这不能救人，要照圣言生活才行；而人若不在出自圣言的真理教义中，就不能照圣言生活，否则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因为凭圣言的字义，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辩护，这样就为虚假撑腰。我也向他们显示了圣言的字句是什么样的；又说，在出自圣言之教义中的人，看圣言、读圣言完全不同，也这样去理解，这样才能成为有理性的人，否则不能。又说，人若不在真理的生活中，主就不听他读圣言，所以读经对得救毫无帮助；而人若不在出自圣言的教义中，就不能在真理的生活中。因为主看人的心和灵魂，也就是爱和信；这些是什么样，也就是人是什么样，圣言就照样被听见、被接受。没有这些，读圣言只是一串声音，毫无理性或属灵的思维。他们那时领会了，因为这是借着属灵的观念对他们说的。有话说，这些人就是构成龙尾的。

他们说，他们的看法是从这里来的：他们知道圣言的每个细节都与天堂相联结。但回答是：圣言与读它的人相联结，而且照着那人凭圣言是什么样，联结也是什么样。这一点他们可以从下面看出：放在桌上的圣言没有联结；在读的人身上也一样，联结只照着他凭圣言在理解和生活情感上是什么样。

此外还有些人把仁义当作得救的唯一途径，却不知道仁义是什么，也没有过仁义的生活，他们使我的右臂疼痛。还有些人把仁义和信都当作得救的途径，也解释了一番，却同样没有过仁义的生活，他们对应姐妹与兄弟的通奸。所有这些属龙的人，都对应摩西所记的那些污秽的通奸。把信当作得救唯一途径的人，或许对应皮肤。

5962 论迪佩尔和古斯塔夫·本策尔斯谢尔纳：他们能尖刻地诋毁别人，却看不见任何真理

人们曾以为迪佩尔能敏锐地洞察事物，因为他写文章尖锐地攻击过许多人，在这些文章里他显得比别人更明白事理。但经过察验，发现他什么真理也看不透，甚至什么事情都看不透，只会诋毁别人。所以出自他的东西都是可笑的、愚蠢的，从他说火是灵等许多说法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以为他有对事物的理解，就把古斯塔夫·本策尔斯谢尔纳叫来。本策尔斯谢尔纳看了看迪佩尔，说了一番话，迪佩尔不能不认为说的就是他自己；那些话说得尖刻得不能再尖刻了，可他本人也完全看不透任何事情。由此显明了能尖刻地诋毁别人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诋毁人的乐趣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比作地狱之人的恶毒，那恶毒也尖刻得让人以为他们能看透事物，其实离对真理的洞察最远。

5963 论俄罗斯人

他们不像基督教世界里其余的人那样恶毒。他们极其顺服，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而是沙皇的，因为国家是他的。所以他想要什么，就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他们就供出自己有什么，交出来。官员说是奉他的命令，他们也一样照办。在来世，他们仍保持这种信念，在这种顺服中生活，只是有个分别：他们的一切不属于沙皇，而属于神，是赐给他们、让他们正当地用于用处的。所以他们若不正当地使用，就是用得不好，也就是他们若是恶的，就照着他们的恶毒和滥用、就是用于恶事的程度，拿走一部分或全部，事情也确实是这样。有时他们把心过多放在钱财上，就有话叫他们把一部分钱给穷人或缺乏的人；他们虽然很不情愿，有话说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们也就做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得到的反而更多，因为蒙了福。有时有话说，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因为他们是恶的；这时他们就想、就说，有恶人在他们中间，是那些人使他们变恶的。于是他们去搜查那些人，找到了就扔进海里，那些人再也回不来。这样摆脱了那些人，他们就留在自己的产业里。所以后来他们一觉察到自己开始变恶，就是贪图别人的财物、想出什么手段偷别人的东西，就觉察到附近有恶人；他们一受提醒，就把这些人从自己的群体里清除出去。恶人大多在某些地方，多半在海边。

俄罗斯人有几次在我这里，借着他们，基督教世界里的恶人被挡开了。他们顺从、谦和，比那些人好得多。原因是他们能借着顺从和顺服被保持在善的情感里，又不追求高位，这样就能被拦阻，不受意愿之自我的支配。但他们缺少理解力。

5964 论天堂里的圣言

那里有些群体有圣言，大部分是照属灵意义写的。在那里，人名、国名、地名的位置上写的是一些词，只有他们当中较有智慧的人才懂，因为这些词包含着名字所指之事的许多奥秘，只有知道这些奥秘的人才能展开；他们知道多少，就看见多少。因为天堂里的词和文字是这样的：一个词就能包含许多奥秘，像至内层天堂里的那样，这些奥秘借着元音包含在词的声音里，借着辅音包含在词的意思里。

5965 由此可见天堂里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其中的词所包含的，比读的人自己知道的更多。他们说，在埃及、亚述等名字的位置上，有些词是他们只能极其模糊地理解的；但他们一认识这些词所包含的事，就在这词里看见许多东西，完全照着对其中所含之事的理解。这样的词，在主的圣言里处处都有，是从至内层天堂来的，有时也用同样的文体写成；但那时奥秘的事就在元音的声音和辅音的流动里，这些也照着所包含、所显明的事，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时词的字母也是用弯曲的笔画写的，这些笔画也包含天堂的奥秘。这是我从有这种圣言的人那里听来的。所以他们把圣言看为神圣，因为他们知道，里面也这样包含着无限的东西。

5966 论那些在先前天堂里的人

那些在先前天堂里的人，至今仍想上到他们同类曾在的地方。但因为那些地方已经给了天使，他们现在就爬不到那么高了；一往上爬，就被移开，被带上别的路，这样一点一点越来越低，最后到达他们将来所在的地方。

5967 我常和这类人谈话。他们大多有这样的本性：想统治别人。所以他们从所去的高处往下看，支配眼前遇见的人，有的用这种方式，有的用那种方式。我和这样的人谈过，他们说，他们在察验别人的理解力，就是理解、判断、觉知的能力。他们给人发证书或委任状，证明那人是这样的人；这些证书看起来像是从天堂来的，于是别人就给他们权利，去执行许多职务。其中有塞德施泰特和雅各·于伦堡。他们有判断的能力，但在意愿上被自我和世界的欲望所驱动，除了出于自己欲望的情感，对真实、公正和正直毫无情感。这欲望不但激发他们，也给他们光照，因为这样的欲望在民事上，在道德上也稍有一些，能给人光照，在属灵的事上却使人盲目，所以他们终究是魔鬼。有些人借口要察验别人是什么样的，其实只想给别人带来恶；还有些人另有别的做法。但这些人全都被扔了下去，其余本性相似的人，也被迫走上通往他们地狱的道路。

5968 他们被活生生地显明：他们不在高处，而在地狱里；他们显得在高处，是出于他们幻想的视觉，就像梦游的人那样。因为那视觉一被拿走，他们立刻就显出在地狱里。这种情形常常见到。

5969 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引导下面之人的思想，无论那些人是在心里独自思考，还是在执行公务。他们的乐趣就是好像在那些人里面，让那些人去想。但这些人全都被赶了出去。有话对他们说：人人都应当自己思考；因为他们处在这样的秩序中，能在周围和下方的群体里思考，而所有人都要受主引导，若是他们在那些人里面思考，那些人就不能这样受引导了。所以这样的人被赶了出去。

5970 论与仁义分离的信

有一个从英国来的灵，我当着他的面读了英国人在圣餐前用的庄严祷文，好让他从中看出：在英国，人们承认的不是与仁义分离的信，而是仁义；不在仁义中的人要受定罪。那灵听完这祷文，说他从来只以为这一切都是信。于是有人说：如果这些都是信，那么信就不能与生活分开。他想了想这事，说他从前确实对信有些想法，但现在他觉察到，信和生活是一回事。

后来他就这事和几个传道人谈，想知道信是不是就是这样生活。那些传道人想的不一样，现在很难回答说信可以与生活分开；但因为这与祷文相抵触，他们只说有学问的人不这样信。那灵说："那么照那些话，他们不是要受定罪吗？"他们想说不是，却说不出来，只说在教堂里读这祷文时，他们相信不这样生活的人要受定罪。他们想谈唯独因信称义，可是若没有祷文里所含的那种信，称义是什么，他们却说不明白。他们还想说，这祷文是给普通人或单纯人用的，心里想的是借着这宗教把他们约束起来，使他们在道德上好好生活；但这话他们也不敢说，因为说宗教是给普通人的，是无神论的论调。

后来他们退到一边，彼此商议这祷文的事。有人想把它改得合乎他们关于分离之信和因此称义的教义；但他们听说，若这样做，就会被逐出教会，照祷文里的话受定罪，就是照字面所说的，下到地狱。

5971 接着他们推理，问道：分离的信或唯信，为什么终究看起来像信，也就是他们只觉得自己是相信的？回答是：这是知识性的信，像孩童的信那样；或是权威性的信，因为领头的人这样说了。这种信看起来像信，其实不是，因为它没有理解，也没有意愿，所以没有心智：没有理解，是因为他们说即便不理解也要相信；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排除了行为，就是仁义之善。这样的信一点也不从人身上、从人的生活里汲取什么，因为人的生活就是他心智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过恶的生活的人，一开始凭自己的心智去思考该信的事，就抛弃宗教，变成自然主义者；而过善的生活的人却接受信，真心相信。因为在信以前，必须先有知识和认识，但这些只停留在记忆里，从而在思维里，为的是让仁义之善能在那里的真理中作工，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善必须有这样的对象，因为它不能在空洞虚无的东西里作工、成形，所以也不能形成属灵的信，这信与仁义是一体的。

5972 论教堂和讲道

在教堂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就往那里去，好像凭知识知道一样，其实是出于主的流注，使他相信自己的位置在那里。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好像一个人，连同人的各部分：头、胸、手臂、腰、脚。他们自己确实不知道，但因为天堂的秩序就是这样，最大的和最小的都在同样的秩序中，因而在同样的形式中，所以就成了这样。

因此，所有人都像一个人那样同心合意地听道。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看出：传道人若说了什么与之抵触的话，大家心里都会拒斥，就是不接受。传道人也会察觉，因为这时他受到阻力，几乎说不出来，阻力大小不同，情形也不同。而当他们接受时，传道人就好像在光照之中，很容易就把道理讲出来、教导出来、证实出来。

有阻力时，传道人确实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仍然转来转去，转向在那里属于头的人、属于胸的人、属于腰的人和属于脚的人。属于脚的人不像别人那样有觉知，所以他在这些人面前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却不能长久保持他们的注意，因此不得不用各种方式、换着法子试探什么能让人听进去，找到了，就在讲道中着力发挥。

若有人在场，即便在教堂外面，只要他在听，并且望着会众，所有人的思想就会起变化，被保持在聆听真理上。这时传道人若没有正确地讲真理，就会犹豫、试探、卡住，直到讲到真理上；他讲真理时，所有听众都承认、都接受。这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主让我这样望着会众，那时传道人就是这样做的。由此可见，主借着天使和灵，也借着在他们上方或外面的天使和灵，照着听众的禀性，照着他们对与之相合之真理的接受，来安排教堂里的所有人。

后来我和那里来的一个人这样谈过。他说，他们怀着喜乐去听，传道人说什么就接受什么，所以很少有阻力。但有人对他说：仅仅出于习惯的喜乐会接纳所说的一切，单有这种喜乐毫无功效，因为它不能教导他们，也不能使他们改正；但若是乐于学习真理，就是出于对属灵真理之情感的喜乐，这喜乐才能教导人、感动人，用各种方式使人改正，因为它会进入生活和心里，主就借此引导人，即便人自己并不知道。

5973 论信和爱

我和一些灵谈论信，对他们说：信和生活是一体的，所以生活怎样，信就怎样。又说：为了迁就他们，他们若愿意，可以相信信使人称义，只要称义的人也指在生活中的人，因为他们说善行是信的果子，称义的人身上有向善的努力；或者相信信赐生命，但要照着这一点。可是那样一来，他们还能相信没有生活也是信吗？没有自己果子的信还是信吗？所以果子和信是一体的。没有果子的信算什么？岂不就像只长叶子的树？主把它比作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树，白占土地，结不出果子，要被砍下（太7:19；21:18–22；参路13:6–9），别处也多次这样说。所以作为果子的生活必须与信同在，信才成为信，否则就不是救人的信。因信称义，也要在生活同在时才有。无论他们说信救人还是生活救人，无论把哪一个放在首位，只要从中知道一个不能离开另一个就行。

他们想为分离的信辩护，说有了信就有行善的努力，这样信就在作工。回答是：照他们的教义，这努力是称义的结果，就是第三步；那么对还没有到达这一步的人，该怎么看呢？有的人说他们要受定罪，有的人说他们仍会凭怜悯得救。

5974 接着又谈到那些在生命最后几个小时领圣餐、看起来相信了的人。问到那些生前过恶的生活、这样看起来相信了的人是否得救，有许多例子，说这些人得救了。他们说，这些人是因信得救的，以往生活的恶不归在他们身上。但许多有过这种表面之信、却仍受定罪的人向他们显明，这是假的，因为在这些人身上，以往的生活会回来。又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样的例子：生前过恶的生活、临终前几个小时接受了他们的信的人，在悔改以后，有没有照样像从前那样生活。这时他们在一些恶人后面安排了人，让那些恶人说自己后来悔改了，是后面的人吹气让他们这样说谎的。由此可见，这类例子，尤其在英国，是捏造出来的，好让有些人这样撒谎。先前过基督徒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

5975 接着提到爱，但他们大多不知道爱是什么。问他们知不知道，有些承认唯信的人不愿意听，说他们不在乎知道，因为唯有信能救人。于是有人对他们说：圣言里那么多次提到爱，主说爱就是遵行诫命，因为他说：遵行我话的，就是爱我；不遵行的，就是不爱我（约14:23–24）；保罗也说，即便有极大的信，若没有爱，仍算不得什么（林前13:2）。但他们完全不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不愿理解。由此可见如今的教会是什么样的。

5976 所有恶人都照着恶的程度与主作对，而不与父作对；弗雷德里克·于伦堡

有个弗雷德里克·于伦堡。他从小承认神，一直保持这种承认，却燃着统治和占有世上一切的爱。他在来世也同样追求，常常向父祷告，求父赐给他想要的东西。他的祷告我听过多次，总是为自己求，也套用他所应用的教会教义。他是向父祷告，有个灵用各种方式回应他。但他每次祷告完，就走开去为自己结盟，结成了，就带着他们来毁灭我，照他惯常的做法往我胸口吹气。他祷告后常常这样做。有人对他说不该这样，要住手，因为我受主保护，他总是回答说他办不到。尽管人家说主和父所愿的是一回事，他却说我妨碍了他的统治，也就是说主妨碍了他。这样他不但完全藐视主，而且迫害主。

有一夜，他不停地朝我吹气，有几千个灵从上面、从四面八方和周围观看他和我。他这样做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愿意保护我，把他赶走，或劝他住手，反而在观看中照着各自身上恶的性质感到乐趣。所以到了早上，他们全都被赶走了。可以打个比方说：谁对主所保护的人做什么，就是对主做什么。由此以及其他许多经验得知：所有恶人都照着他们身上恶的程度藐视主、迫害主；他们去求父，并且相信凭着祷告什么都能得到，连恶事也能得到。

5977 没有生活，祷告毫无用处

这是从罗森斯托尔佩和弗雷德里克·于伦堡两人的经验得知的。于伦堡年轻时注重虔诚，后来仍像从前一样祷告，相信凭祷告什么都能得到。所以他多次、频繁地向父祷告，好得到他想要的。也有个灵回应他，但他仍然立刻回到自己的诡计和作恶的心思上，祷告无非是求准许他这样做。所以他屡屡落空，徒劳无功，因为祷告不蒙垂听。后来他照着自己的生活被带走了。

5978 论主在基督教世界几乎被弃绝

我听见灵在骚乱，其中有些人在世上常去教堂，每个安息日都听讲道，让人几乎不能相信他们竟是这样的人。我询问这是一群什么人，看出他们正气势汹汹地打听主在哪里。听说他在这里或那里，他们就冲过去，把一个他们以为是主的灵从那里拖下来，想狠狠折磨他，拼命想杀死他。他们这样气势汹汹地干了很久。后来他们又打听哪里有承认主的人，有人说自己承认主，他们就想杀他，就这样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由此证实，如今的基督徒比犹太人还坏。其中有本策尔斯谢尔纳家族的几个人，还有许多别的人。

5979 与姨母通奸

瑞典F地那位姨母上来了。那个群体里的人说，他们立刻感到我的肛门处有通奸，就抱怨起来。有个魔鬼在下面激起这通奸，这时就显明了是那位姨母。这持续了大约一小会儿。那是从后面来的通奸，在脊髓末端，他们想从那里进入。这种通奸我先前也觉察过，那时有话说，它对应与姨母通奸。他们说，这些人是那些完全证实了自己、以为借着圣餐一切罪都已赦免、却仍过着恶的生活的人。

5980 论法国国王

1759年12月13日，长期作法国国王的路易十四忽然走到我下面，顺着台阶下到我下方稍前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和我谈话。他说，那里就是凡尔赛，和他在位时完全一样，前面的树林也一样；我也稍稍看见那些房间，和从前一样。总之，那时那里完全就是凡尔赛，和当时、和现在都一模一样。那时我觉察到，他好像进入了睡眠，他周围到处一片寂静，好像有人守着他睡觉，不让他醒来。我和我周围的人也处在同样的寂静中，这样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来他醒了，对我说，他和当今在位的法国国王谈过话，用种种理由劝他放弃《唯一圣子》通谕，就是他在议会面前提出的那份。他讲了和那位国王谈的一些话，说要他彻底放弃，否则会有灾祸临头；他还在异象中向那位国王短暂显现了一下。他说，那时他又回床上躺下了。这事发生在1759年12月13日，大约八点钟左右。

5981 论附身者

有许多灵想附在别人身上。他们一找到愿意被附身的别的灵，就充满那些灵，好像进入他们整个身体，这样完全附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行事、借着他们说话；被附身的则像疯了一样乱动。这在一个女灵身上见到过：她去了附身者很多的那个地方，在北方，就被充满，好像发了狂，四处乱扑，大喊大叫，还以为是出于自己。也看见附身者从她身体下部出来。附身者有许多种。其中最典型的附身者，是那些想用进入别人情感的方式来俘获别人心思的人；能这样做、也这样做了的人，是最严重的附身者，比如利文将军之类的人。他们都是感官的、肉体的，虽然外表上看不出来。此外，凡感官到难以从属世之物中抽离出来的人，都想附在别人身上。

5982 附身者是这样认出来的：他们进入每一个思想和情感，连最细微的也不放过，不断与之结合。在我这里的那个复仇女灵就是这样做的。这类人中正直的，对应指甲。

5983 统治之爱与主作对到什么程度；弗雷德里克·于伦堡

他对主怀着多大的恨，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他从进入来世起，就开始恨主所保护的人，也就是与主本身作对。那时他开始向父祷告，用种种理由想说服父准许他统治，尤其是准许他杀我。这事屡屡被禁止，他却用尽一切办法去做，而且越来越厉害，最后除了置我于死地，什么也不想了。凡被他用手段和说服拉拢过来的人，他都命令他们害我。最后成群的人被派来，长时间猛烈地骚扰我的胸口，往里吹他们的气息，他自己也这样做。他也常常受罚，却毫无用处。后来他看不见我了，就说服那些成群的人从他们所在的地方、隔着距离照样骚扰我。受了多次惩罚以后，他终于受了最后、最重的一次。可是即便在这惩罚中，甚至几乎在垂死挣扎时，他还说宁可死，也不肯停止杀我。可见他恨主的乐趣大到胜过了求生的乐趣。每次他清醒过来，都说他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最大的乐趣。有人告诉他，这是与主作对，他却根本不把主放在眼里。由此可见，这样的统治之爱里含着对主多大的恨。

5984 最后他被剥去外层，下到一个洞穴里，那里是正受荒废的人，在那些坐着半死不活的人当中。他们前面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路过的人都能读到。

5985 论与仁义分离的信

有些持唯信的人，卡尔塞纽斯和别人，听说唯信并不存在，而且是有害的异端，就想借着推理得出结论：信会产生仁义或善行，在此期间不会有恶归在人身上，因为人已经称义了。这种异端对应与阴阳人之间一种好像婚姻的结合。它还使我左侧腰部疼痛，就是侵扰那里的神经；人得了这种病，几乎走不动路，也站不起来。

5986 论道路及其安排，以及栅栏

灵可以走上他们看见的道路往前去，每个灵看见的道路，都照着他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思维。但许多道路被横木堵住，不许走，因为一走，下面和上面的人就要受苦，有的陷入焦虑，有的感到疼痛。因为主把下层和上层这样安排，使流注也间接地从上层进入下层，如此等等。

5987 有些亲岑多夫派的人比别人更相信他们教义所说的就是真理，他们看不见那些横木，因为他们坚信不是这样。我看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穿过横木走过那些路，却没有看见横木。有人也说，他看不见那些横木或栅栏，原因是他相信自己真诚、真实，其实他既不真诚也不真实。所以他被赶走了。那人是印刷工利未。

5988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我有一两天和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在一起。他们不在先前右下方的地方，而在稍前方同样的平面上。有一个领头的人，据信是亲岑多夫，在左边稍远的地方。有人讲教会的真理是什么时，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像还表示肯定；但我觉察到，他们其实什么也没肯定，那时仍然顽固、强硬地持守自

己与之相反的教义。领头的人做得更过分，以致人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属灵真理的情感，其实他仍守着自己的教义。他们说，他们在世上就是这样做的，为的是把别人吸引过来；等与人这样结合以后，就把自己的秘密透露出来，但很谨慎，看对方显得能接受多少就透露多少。

这个秘密被揭穿了：他们完全否认主的神性，把他的人性看得比别人的人性还低贱；又说他不是由耶和华神成孕的，而是私生子；他没有带着身体复活，而是被门徒或别人偷走了；他变像是某些灵造成的幻觉。圣言里关于主所记的许多这类事，他们都否认、歪曲、亵渎，这样连新约的圣言也一并亵渎了；旧约的圣言他们根本不在乎，好像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圣言。他们被迫把这些邪恶可憎的秘密公开出来，好让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有话对他们说：他们是魔鬼，比地狱里的人还坏，那里的人都否认主，却不是以这样邪恶可憎的方式，就是一面承认一面亵渎；所以那些在这样邪恶可憎的教条中证实了自己的人，比地狱里的人还坏，他们的命运也不可能是别的。

他们说，他们爱主，因为父神因他受十字架之苦而收他为子。有人对他们说：这样的爱根本不能使人联结，只能与最低层天堂里一些单纯的人联结；那些人不知道他们的秘密，只从他们口中听说他们爱主，不久就要与他们分开、被拉开。又补充说：使人与主联结的对主之爱，是遵行他的诫命，正如他自己所教导的；而不是这样的爱，因为这爱不能与他们里面那些构成他们灵之生命的、邪恶可憎的虚假相联结。

5989 不过，那个团体里没有在这些事上证实自己的人，更不用说那些不知道这些、以为那里首先敬拜的是主、以为生活必须与信同在的人，仍然可以得救。

如今又讲到，他们曾残忍地杀害他们当中一些否认这些事的人，以为这些人若把他们的秘密公开出去，团体就会灭亡，他们也再不能留在基督徒当中。有话对他们说：地狱里有承认父为宇宙创造者的人，却没有一个承认主的；天堂里的人都承认主。又因为他们这样否认、亵渎主的神性，同时也亵渎圣言，所以在这上面证实了自己的人，在地狱里会成为最坏的。

他们相信，有了他们的信，就称义了，活了，也就是只要接受了他们的秘密；那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善，连恶也是善。他们还用邪恶可憎的方式解释这一点，比如杀死反对他们宗教的人，还有欺诈、偷窃之类，因为他们用歪理把这些扭曲了。

后来他们暗中图谋杀我，和杀人犯在一起，藏在我下面干这事。

后来他们全被召集起来，察验他们是否一致相信主只有人性、没有神性，是否完全弃绝了一切仁义。察验发现，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没有这样邪恶可憎的教条，也不知道那些邪恶可憎的秘密。于是把他们聚集起来分开：持守这些邪恶可憎教条的人是一部分，他们显得发黑；另一部分不是这样，显得带些光，光里有些火色。分开以后，那些邪恶可憎的人被交给许多人作奴仆，那些人从中挑选仆人。这样他们就再也不能聚在一起结成什么团体，否则他们会图谋邪恶可憎的事。其余的人也被分开，送到合适的群体里，虽然他们想在一起，却不被允许。

5990 也提到我曾寄住过的那位管风琴师：他也受过他们的骚扰，他们也想杀他，因为他不赞同他们邪恶可憎的教条；但出于多种原因，特别是他身边有见证人，他们没敢下手。这样他才免于他们的狂怒。

5991 灵怎样受到察验，也借着道路和在屋里的座位

察验灵有各种方式，主要是让他转身，察看后脑；后脑若丑陋，就知道他的情感是恶的。此外：（1）从他们走的道路分辨。从他们朝哪个方位走，马上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因为道路只向走它的人敞开，别处不开；也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走不许别人走的路，好人坏人都一样。（2）从他们在城里的住处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因为那里人人都照着自己的性质居住，这从方位和离中心的远近看出来。（3）在聚会中站的位置也是这样，（4）在教堂里坐的位置也是这样。（5）在屋里坐的位置也是这样：人人都知道自己在房间里的座位，由此就能认出来。（6）在屋里住的地方也是这样，因为他们会去屋里与自己相对应的那一部分。

5992 主脱去了从母亲来的人性，所以不是她的儿子

证据如下：（1）他不用“母亲”这个称呼，而称她为“妇人”（约2:4）。（2）他在十字架上也称她为“妇人”，而不是“母亲”（约19:26）。（3）她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时，他说她不是他的母亲（太12:46–50；可3:31–35）。（4）他不是大卫的儿子（太1:25；路1:34–35）。福音书作者笔下凡称她为“母亲”的地方，都不是出自主自己的口。（5）马利亚和我谈话时也说，他不是她的儿子，因为他全是神性（见第5834节）。

5993 论亲岑多夫

我和亲岑多夫谈过话，得以向他指出他的严重错误，也得以从他本人身上看到、听到他是什么样的人：（1）他是个极善于说服的人，他的说服是靠赌咒发誓，说他知道天堂的奥秘，人若不在他的教义中，谁也进不了天堂；这些誓言非常可怕，能钻进人心里，虽然他处在最虚假的东西中。（2）他照着各人的宗教和各人说话，装作和对方持同样的教义；他说，他就是这样吸引人的，然后再把自己的秘密播种进去，所以先要察验对方能不能接受。（3）他说，他的信是：主生下来，为要被收为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养子；起初他相信，主只是因为受了十字架之苦才被收养。（4）主的神性和别人身上的神性一样；如今他说多一点，因为主生来就是为了被收养。（5）他否认主因成孕而有的神性，说经上虽然这样写，他们却不相信事情真是这样，所以他们属于一种苏西尼主义。（6）他们不愿公开这个秘密，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被称为苏西尼派或亚流派，团体就会灭亡。（7）他把罪归在主身上，说主不过是和别人一样的人。（8）他藐视主在福音书里所讲的话，说那些话模糊不清，几乎没什么意思，保罗讲得比主好得多。（9）他不在乎旧约，也不在乎里面一切关于主的话；我从中引了一些关于主的话，他却不愿听，好像那些话毫无价值。（10）他唾弃一切仁义的生活，因为那对得救毫无帮助；他还谴责在生活方面去想神。（11）他完全赞成与仁义分离的信。

因为他相信，只有他和他的人才能进天堂，因为他们借着信在生命中，这样就会进入天上的喜乐，于是有人问他，他认为天上的喜乐是什么。他认为那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喜乐。有人告诉他：一切喜乐都属于情感，天上的喜乐属于属灵的情感，因为天堂就刻在人身上的这种情感里；其中有多少与属灵情感分离的属世情感，就有多少不是天堂的喜乐。他还相信自己会进入最高的天堂。有人告诉他：天堂不对任何人拒绝，谁想去天堂都可以去，他自己愿意也可以去，好亲身体会天上的喜乐是什么。于是他整装出发，进入一个有天上喜乐的群体，进了一所房子，坐在那里，沉浸在荣耀的乐趣和愉快中。但这乐趣传给了群体里的其余人，所以有人被派到那所房子去，叫他离开这群体，因为他们生活的情感和其中的乐趣开始因他而动摇了。他们说，是这个外来人造成的。经过察验，发现他的荣耀源于自己：他在世上如此伟大，竟建立了一整个教会，所以他比别人更配得天堂。他以为荣耀里没有功劳，其实是有的。所以他走了。在许多群体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到处都叫他离开，因为他会使那里的喜乐变得迟钝、熄灭；也因为他藐视所有不属于他宗教的人，相信这些人是死的。有人告诉他：真正的荣耀是用处的荣耀，脱离了自我，单单为了用处；这荣耀是心里的愉快，不是从自我和自己的肉体流入，而是从主借着天堂流入；他不能在这种荣耀中，因为他在世上弃绝了一切用处的生活。

又告诉他：即便他天天寻找，也永远找不到。他说，他和他的弟兄们谈过天堂，他找到的那些人从前有过天堂，现在却没有了，他们在寻找，却找不到。有人告诉他们原因：这样的人从前和许多别人一起，为自己造了一些天堂，就是《启示录》里所说那已经过去的先前的天（启21:1），这天在最后审判的日子也灭亡了；从今以后不再容许这样的天存在，而是人人都要去生活或属灵的信把他们引去的地方。

5994 论世上是否有了和平

我看见一长列车辆走在路上。有话说，如今地上已经实现了和平。这是6月12日在身体醒着的状态中看见的。

5995 续论亲岑多夫和迪佩尔

亲岑多夫在睡眠中，看见了我，同时也看见了迪佩尔。迪佩尔显得像一头被锁着的野鹿。亲岑多夫看见了他，就解开他的锁链，把他放到我身上来。他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想把我撕碎、毁掉，但那时他自己被别人撕碎了。这时我来到一条巨大的狗跟前，它也被锁着，也会撕咬我；可它却扑向我上方的那头鹿，狠狠地折磨了它。后来那头凶猛的鹿被锁到别处去了。那鹿就是迪佩尔，他显出这样子，而且被锁着，这也是一种表象，因为不许他像在世上那样四处走动，用说服毁坏人。亲岑多夫说，他曾爱过迪佩尔，但后来察觉迪佩尔退去了，而且是这样一个人：想撕碎、吞吃所有人，他也确实用恶毒的著作这样做了，攻击所有人；他就是这种禀性。我说，他驳斥别人时，文笔好像满是知识和聪明；可是他亮出自己的见解时，就几乎是愚蠢的，比如在谈体系、宗教和其他事情的地方。他生活的乐趣就是驳斥所有人，掀起骚乱。

此外，亲岑多夫派的人说自己的话，和主说他自己的话一样：他们是神的儿子，是被收养的，没有罪，是生命和真理，神在他们里面如同在主里面；“去行”和“行为”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不必去想生活的恶与善，神不看他们身上的任何恶。他们不愿承认生活之善或善行是信的果子，因为神看的不是生活，而是信，行为毫无用处。他们把一切善行都当作是求功劳的；他们彼此之间所行的善，称为友情之善；他们称自己的生活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它借着信而活。

5996 论因破坏婚姻、即这种通奸而来的尸臭；埃伦普罗伊斯；论亵渎

他在我周围的气场中，不管走到哪里，都像尸体一样发臭。询问这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发现，也凭他自己的供认，他的欲望是破坏婚姻，说服人相信这算不得罪；他心里尤其有一种欲望，要说服、引诱那些原本贞洁的女人去通奸。在不损名声、不会有风声传到妻子那里的地方，他也真这样干了。这样破坏婚姻的人，在尸臭的地狱里。但他臭得最厉害，是因为他年轻时很爱妻子，憎恶通奸，后来却走向反面，赞成通奸，由此亵渎了婚姻之爱，那股恶臭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也两次被扔进破坏婚姻者的地狱，那里的人立刻认出了他。他看着谁的时候，就从背后和侧面引出邪恶可憎的灵，这些灵借着幻想引出一个好像是那人妻子的形像，企图奸污她，真是邪恶可憎。

后来每当他和弗雷德里克·于伦堡在一起，就冒出这股恶臭，原因是——（原稿至此中断）

5997 单纯的人能理解有智慧的人所不理解的

我在《启示录》的解释里写了一些属于内在聪明的东西，比如论属天的人、属灵的人和属世的人，以及善与真的秩序。有一个妇人，住在提夫拉的小客栈中间，我出行时和她谈过话。她从心里怀着单纯的信，一切都理解得很清楚；那里一位有学问的人却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许多人的情形都是这样。

5998 恶与虚假怎样被除去、善与真怎样被灌注到善人身上，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我常常观察到，灵在到达与自己相对应的地方以前，要被带着走过各种道路，到各种地方。后来我借着活生生的经验得知：恶人被带到善的群体那里，就是他们在世上借着自己身上圣言的真理与之有交通的群体，但他们在那里待不下去，怀着厌恶离开，这样就与那些群体解除了联系；后来他们被带到喜欢的恶的群体那里，与之结合。这样，真与善就被拿走，恶与虚假被抓取，直到最后进入他的主导之爱。反过来，善人被带到不善的群体那里，因为与之不合，就离开，这样与之分开；然后被带到各种善的群体那里，与之结合，离开以后，仍与它们保持联结，就这样直到进入他们的主导情感。我在一个女灵身上看见过这种情形：她在一所房子里，那里有各种善的女灵，她没有在那里住下，却仍与她们有了交通。

5999 论天堂里的图书馆

我被领进一座图书馆，那里有大量的书。那里的人我看不见，他们却和我说话。他们说，那里有古人的书，是用对应写的；更里面的其他图书馆里，有古代教会的人写的书；再往里，是最古之人的书，名叫以诺的群体从这些书里收集了对应，后来供给那些在后来教会里的人使用，这些教会应称为古代教会。那里有极多的人研读书籍，其中有些成了有学问的人，更多的成了有聪明的人，还有一些成了有智慧的人。内层图书馆的地方或珍藏室显得越来越明亮，但对我和他们来说，光却比较昏暗，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进入那里的智慧。出于种种原因，也不准在外层的人进入内层。那里的地方照着研读者的能力，分成许多部分。

天堂别处也有图书馆，但不像那里那样是公共的。在天堂里研读的人，与那些公共图书馆里的人有交通，在有疑问的事上从那里得到教导。

左边远处也有图书馆，也分成一个个珍藏室，数量很多，照着各种不同的学问和由此而来的博学分类。研究神学的人研读自己的教义，但由此被引导去以别的方式接受教义，因为他们被逐步扭转到更真实的东西上。不过那里大多数人得到的不是聪明，而是博学，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

那里旁边有些人不这样研读，不是借研读成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而是凭着从眼前事物和各种学问里吸取的东西去思考，所以他们不愿读书，只挑那些单纯为记忆服务的书，像词典和只供记忆的汇编。主赐他们能思考，能觉察这些东西所指的意思，能推出许多属于聪明的结论，原因是他们没有那些人那样的记忆，代替记忆的是思维。等等。

有人察验那些从当代来的人，看他们能不能理解并因此相信灵界里有书和图书馆，有学问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能。有话说，他们在那里有古人留下的大量关于对应的书，还有按内义对圣言的解释；最古的智者就在那里最里面的房间里。

6000 灵就是他自己的情感，信就看人的情感是什么样

我和一个灵谈话，他曾是英国国王，那是他去世后一个月。我说，灵就是他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看出：别人说话顺着他的情感或违背他的情感，他的脸就随之变化；若完全违背他的情感，他就消失不见，既不从门出去，也没人知道是怎么走的。后来又让某个灵用多种方式改变另一个灵的情感，那灵的脸也同样随之变化。那灵还得以塑造出这国王身上原有的情感；最后，当他灌注与主导情感相反的东西时，这国王就看不见了。

6001 接着，我在某个灵身上看到了信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信完全是另一回事，千变万化，形形色色，看它跟什么样的情感结合，信就成为什么样。跟恶的情感结合时，它污秽、丑陋、可怕，人却仍然以为那是信。其实，除非信的真理跟属灵的情感，也就是仁义的善结合，否则就不是信。这些也都以表象显明了出来。这样就清楚地显明了“唯独信”是什么：并没有唯独的、能救人的信，那只是说服性的信或历史性的信，甚至是一种淫乱，就是与污秽之爱，比如与自我之爱等等的结合。

6002 论英国人那里的信

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大多只愿意听“唯独信使人称义”“唯独信产生善行”，对这个错误一点也不肯放松。因为他们已经用种种理由在这上面坚定了自己，又因为他们看重世界胜过天堂。出于这个错误，他们相信唯独信会产生行善的努力，却不知道这努力就是意愿；还以为这样一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蒙悦纳，都是善的、有生命的，因为人已在义里面了。所以他们相信自己生活中的恶不归在自己身上；又以为生活的善他们自己做不了，否则就成了邀功。于是他们完全不去想生活，不想生活中的恶，也不想生活中的善；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只知道十诫里写的那些。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仁义，什么是邻舍。因为他们相信唯独信产生善，就说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是善的，不需要去想怎样行善。

有人在他们面前念了他们领圣餐时的祷文，他们迟疑了，先是说那是信的果子；但因为这说不通，又说：对不懂教会奥秘的百姓就得这么讲。所以有人对他们说：只有你们这些主教陷在这种错误的信里，百姓却不是。

他们还说，人在行善上就像一块木头，被推着走，因为神是在人不知道或睡着的时候作成这事的。但有人向他们指明：人并不像木头，因为人

6003 不断从主领受思考善与真的自由。这自由虽然是主在人里面的，看起来却像是人自己的。人应当凭这好像属于自己的自由转向主，为永生的缘故去行善。他们不承认，说这根本不是人的。回答是：这是赐给人当作他自己的，好让他能接受从主来的东西；没有接受，也就是没有回应，就没有交流，也没有归为己有。此外，还让他们亲自查验：信有多少，完全看这种意愿的善有多少。

又对他们说：人致力于生活的善时，才会接受对真理的属灵情感，也才会得着光照，看见真正的真理，因为善爱真理，把真理与自己结合；否则就只接受虚假，处在黑暗里。

他们说，在主里面的人不作恶；并由此推论：因为他们已借着信称义，他们生活中就没有什么恶。这个结论被判定为错误。只有生活的善在人身上作主时，才是这样。而要让生活的善作主，人就必须为主、为天堂、为永生的缘故远离恶，致力于善。这时人才开始进入这善，与天堂和主结合；这时主也开始在人的思想和意愿中运作善，使人反省这些，反省自己的意图，也反省出于意图的行为。人借着反省进入这种状态时，这状态就成了作主的状态。但借着唯独信，这状态绝不可能作主，人也就绝不可能被主引导；因为唯独信让人相信自己不能凭自己行善，所以恶也不归在他身上。

6004 谁都可以想一想：人岂不是都能凭自由去想善想恶吗？这自由岂不是他的吗？虽然它不是出于人自己，而是出于主，主不断把它赐给人，好像是人自己的一样。主愿意这样，好有回应，好让它扎根在人里面，好像归为人所有。这跟教会对每个人的吩咐是一回事：要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思想、意图、言语和行为，要悔改，要过跟从前不一样的生活，好让罪得赦免。这样岂不是必须有人的意愿、像人自己的意愿那样在场吗？如果人像木头一样被推着走，如果他撒手不管，相信流注会在他不知道或睡着的时候在他里面运作出努力来，这些事还能做成吗？

如果他们问什么是行善，回答是：就是以教会、国家、群体和同胞的益处为目的，为了他们，也为了善本身；也就是因为圣言吩咐了而行善，那就是为了主；而不是单单以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为目的。按着唯独信称义的教义生活时，作主的是后一种目的；按着仁义的教义生活时，作主的是前一种目的。这时人对主、对圣言、对永生也有信；否则他所有的只是说服性的、历史性的信，那也是死的。

造就信的，是生活的善，因为信的生命就是善。善爱真理，把真理与自己结合；真理与善结合多少，就运作多少，并与善结合；但不是凭它作为真理本身，而是凭着善。因为真理是从善出发去结合的；离开了善的真理不能结合，因为它是死的，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

6005 有一个从前不为人知的奥秘：主在属灵的心智里，也就是在人的灵里，把善与真结合起来。主在这心智里所做的事，人并不能明显觉察到，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察。人致力于生活的善时，这觉察才逐渐清楚起来，这是在属世的人里面发生的。主对彼得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约13:10），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行善有多少，属灵的善与属世的善就结合多少；这是借着道德生活实现的，如前面所说（见第5793–5798节）。人每次像出于自己那样去想善、愿意善时，都是这样。

主在《启示录》里说他常常叩门，谁开门他就进去（启3:20），也是这个意思。这开门好像是人做的，只要人承认这是出于主。

主推动人像出于自己那样去想善、愿意善，这正是改造的本质。因为这样，善就像人自己的一样归给他，或者说，借此进入他的情感，成为他所爱的。这就是回应。

有学问的主教们，对平信徒所讲关于生活之善的话一概认可，说那是信的果子；但他们心里另有想法：不可明显凭着什么意愿去行善，因为那是恶，出于人，人这样就把善据为己有。所以他们从不从属灵的源头去想生活的善，只从属世的原因去想，如前面所说（见第6004节）。所以神职人员的信和平信徒的信差别这么大。这差别在来世显得清清楚楚：在那里，凭这教义去信的神职人员要受苦，照着它去生活的人则被定罪。

6006 论自由

我听见一些灵在说话，那时从主觉察到：没有自由就没有改造。原因是：人若不在自由中，就只停留在他被拘住的那个看法的肯定里，思维和聪明就没有扩展。因为他这时相信自己所在的那一套就是真的，看不见相反的一面。总之，他不在属灵的平衡中。在平衡中的人，才能被主引导去看清两边，从而理性地看待一切，也就属灵地看待一切。

6007 论英国人那里的信，以及偶像

有些英国人说唯独信能救人，却过着恶的生活。准许他们照人的样子造一个偶像。他们把一切都配得十分精巧；配不上的地方，有斯韦鲁斯·阿内尔来帮忙。最后造成的偶像，形状跟人的灵一样，却仍然没有生命。

6008 论使人陷入阴郁昏沉的灵，那既不是睡也不是醒

我好几次陷入一种悲伤阴郁的睡眠状态，在那状态里想的都是阴暗的事，因为昏沉时的思维就是这样。醒来后，我看见前方一段距离之外有些灵，主要是女性。她们彼此用手打闹，像在打架，然后冲进前面的一所房子里。那里的空气像火一样，这些灵也是同样的颜色，显得赤身露体。有人告诉我，她们来自那些什么也不愿学的人，因此没有半点想要知道什么、做什么的情感，就变得呆笨了，所以会带来这种呆滞。她们被禁止走出前面那所房子，却还是出来。有些勤快的灵被派去管她们，可她们有时也把这些灵弄进这种昏沉状态里，她们管这叫“装进口袋”。惩罚改不了她们，因为她们会忘掉惩罚。若有不忘的，就被分开，因为她们还能有些改造；那些说自己宁愿做点事的，也是一样。其余的被送到群体之外的荒凉之地，那里有跟她们相似的人。

6009 论乌尔丽卡·埃莉诺拉

1761年8月15日早晨，我看见一辆华美的马车，里面有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不久又看见一个少女，像个女仆，面貌平常，手里拿着圣言。那就是处在那种状态里的乌尔丽卡·埃莉诺拉，我当时不知道她从哪里来、是谁。马车经过时，那男子叫她上车到他那里，她很不情愿，被劝说后才上去了。那男子来自德意志的某个公国，幼年就死了；他跟她一样，用心读圣言，爱属灵真理的知识。就这样，两人一起乘车经过各个群体，穿上了与这些群体相合的状态，也穿上了伴侣或婚姻的状态，然后被载到一座华丽的宫廷。

6010 论统治之爱

统治之爱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好像甜美一样，这是我从许多经验得知的。查理十二世结婚后，他和妻子之间为了谁来统治起了争斗。当时有人告诉我，他们把这种爱的快乐称为自己的天堂；其实那里面是地狱。

6011 论真理或信的进程：从知识进到理解，再从理解进到意愿，从意愿进到行动（出自与天使的谈话）

我与天使谈到真理进到善的进程，也就是信进到仁义的进程。天使说：一个人在婴儿和孩童时出于情感学习、吸收真理，使真理成为知识，天使就欢喜；真理从知识变成理解时，欢喜更大，这时主属灵国度里的天使欢喜；从理解变成意愿时，欢喜还要更大，这时主属天国度里的天使欢喜；从意愿变成行动时，三层天堂的天使都欢喜。这进程里有多大的欢喜、多少快乐，无法描述，因为说不出来。因为人这样就越来越进入天堂，成为最小形式的天堂。

我与天使谈话时，是从婚姻之爱的快乐一步步进到最后效果、由此繁衍出人来的那个进程，觉察到这一点的。与天堂、也就是与主结合的进程就是这样；人的新创造，以及天堂或天使在他里面的形成，也是这样。因为天堂就是这样前进的神性真理的形式。人由此成为爱；真与善的婚姻在他里面也只能这样形成。

6012 论会消亡的新天堂

有人告诉我：最后审判之后，也会形成这样一些天堂，里面的人内在是恶的、外在是善的，只是规模很小；但它们会一再被毁，而且后来会因为附近有善天使而自行瓦解。因为天使的天堂在附近时，它们就不再像从前那样有联系，于是自己垮掉。今后就会这样。他们说，在这些天堂或群体里的人会逐渐减少，一天天有更多人离开。

我得以看见这样一个由天主教徒形成的天堂，在西方偏南、中等距离的地方，正在瓦解，人数约有八百到一千。其中有一个人在我这里，就是那个从乌普萨拉去了罗马、改信了天主教的人（他是拉尔曼）。我跟他谈话，谈得还算好，但他仍把这些事传给天主教徒，后来他到那个群体去了，借着他，那里就与我所在的群体有了交通。于是他们大为惊慌，四处乱跑，说现在他们的审判，也就是被驱散的时候到了。不久，他们就开始从他们那个群体（那是一座城）的四面八方往外走。修士们叫他们留下，他们回答说想留下，却留不住，有一股力量从里面推着他们，他们抵挡不了；这股力量还把他们分开，把有些人推到这边，有些人推到那边，各人推到自己的地方。这力量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但显然是从内在来的：他们凭外在的快乐想留下，却被内在推动，这内在现在向他们敞开了，外在的快乐抵挡不住。等他们走开一段，离开的快乐也来了，因为外在已经减弱。

有人说，这些人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那些在世上什么也不干、只顾交际闲谈、在游乐嬉戏中打发日子的人。他们自己也说，在那里除了找人交际聊天，什么也不干；他们吃喝，也玩乐器，有时跳舞，一生都在享乐中度过。他们说是修士劝他们这样的，因为修士自己也过这种生活，说他们现在就在天堂里，所以可以这样。但他们当中较好的人说：若过这种生活，很快就会被驱散，应当做工，在家里做点有用的事。他们回答说也试过，但做不到，因为那让他们觉得无趣又难受。那些有点活干的人，有的也许留了下来，有的被送到好群体里去了。

后来我看见许多别处也有类似的、刚刚形成的群体在瓦解，这事不断发生。由此可见，人人都先照着自己的外在去到与心意相合的地方，后来却被送进自己的内在，他们的群体也就不断瓦解。他们还说，他们在那个群体里的时候，察觉到自己所受的流注来自下面；如果接受来自上面的流注，他们的快乐就会被搅乱。

6013 论活在幻想中的人；论卡尔塞纽斯

我看见他离开自己的地方，跟一个同伴去查理十二世那里。他自己显得十分昏暗，头上发绿；他的同伴黑得像魔鬼。到了那里，他极其傲慢地说，他在做大事，比某个别人做得还大。查看他做的是什么，原来是在堆积一些东西，都是卑贱的东西和粪土。因为他是凭幻想看这些，就以为比世上别人做的更大、更辉煌。后来他回去，说他看见了许多东西，说那些都很辉煌，其实什么也没有，因为凡进入他思想的，他都看成实在的一样。他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在世时相信，人凭自己的能力安排自己的一切，而不是神性在安排；又相信世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是神性的。虽然他讲道和思考讲道内容时，好像相信神性的事，但那是存在记忆里的说服性的信。他信这些，是因为这些是求得名利的手段。

后来查理十二世也变成这样，说他看见一切思想都成了形象，又看见军队和战斗，又看见别的奇事，完全照着他的灵所想的；他以此为乐，就像以自己的思想为乐，连污秽的思想也一样。有人说，他身边的别人什么也没看见。

6014 论信的几个阶段（他们的说法）

（1）首先是借着讲道、阅读和圣言受教，由此知道或认识应当相信的事。（2）从圣言、从讲道中探究，最后从圣言得到证实，也就是理解这些事。（3）不可怀疑；若有怀疑，那就是一种试探；胜过试探之后，信就成为信靠。要得胜，就得使理解服在信之下。（4）最后会生出行善的努力，但其中没有一样出于人，它就像流注一样。（5）人在这状态时，就已称义，没有什么能定他的罪；这时主的功德归给他，主使他与父和好。（6）首要的救人之信，是信靠神差了他的儿子来；信的其余一切都从这信流出。

6015 论纯感官之人所在的地方；查理十二世

在北方远处靠近西方，有个地方住着纯感官的人。他们说自己什么都知道，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出事情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比如一切都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神。他们嘲笑那些谈论看不见、摸不着之事的人。那里有地狱中的地狱，在更感官的人所在之处。有些人被送去看那些地方，他们说，在那些人的屋子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有的只隐约看见一点；住在那里的人却说他们样样看得清楚。越是感官的人，越说自己看见的更多，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一切，因为他们更感官。那里有桌子、椅子之类。查理十二世被送到那里，因为他是感官的，说话也跟他们一样；他还在那里做他们的审判官。他进去的时候是赤身的，想要衣服；有人告诉他衣服挂在墙上，他就拿来穿上，这样就撇下了先前的衣服。

6016 论残忍；论埃里克·本策柳斯的儿子

有一个残忍的人，是埃·本策柳斯的儿子。他看见损害和杀戮就高兴。他在残忍的人当中。我跟这些人谈话，他们说他们躺了很久，一直这样躺着，像半死的人，过了很长时间，直到那残忍平息下来；后来好像复活了，却没有了感知，所以他们没有鼻子，有的只有一点鼻子，因为他们不能有觉察。他也是这样。他们的地方在西方的尽头，在那里的地面之上。

6017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我和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在一起，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愿意接受真理，因为他们看见自己处境悲惨，并不像他们原先相信的那样，比别人更能进天堂。我跟他们谈到主，他们仍不愿接受主的神性；他们愿意称他为神，就像称亚伦那样的人为神，几乎不及天使。他们承认使人得救的是生活，不是唯独信，善要像出于自己那样去行。谈到洗礼时，他们说自己把它当作虚空，只是为了改革宗的缘故才保留它；圣餐也只是一个印记，他们不像别人那样视之为神圣。

6018 论衣服及其对应

查理十二世来到感官之人的地方时，显得赤身，想要衣服。有人说衣服挂在墙上，他先拿了裤子，然后是衬衣，再是其余的衣服。这样，他就脱去了与非感官之人的交通，穿上了与感官之人的交通，于是成了感官的人。

另一个人沃尔夫也有同样的事。他看见自己赤身，却得了别的衣服，借此就断了与他不该交通之人的交通，得了与他该交通之人的交通。他们的衣服与这些交通相对应。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验，觉察到：我赤身时，与属天国度的人交通；穿着衬衣躺着时，与属灵国度的人交通。我还看见他们按对应准备可以替换的衣服，借着穿衣来变换交通，尤其是用帽子和冠冕；但这些属于法术，会被废除。总之，人人都照自己理解的状态穿衣。

6019 论查理十一世和他的王后

夜里我在灵的状态中，被一个同伴领到一所房子，是木头造的，布置得很好。我以为是［查理十一世的王后］，后来又以为是某个牧师的妻子，但她独自住在那里，没有丈夫。我进去时，看见桌上有她做的刺绣，十分好看。我的同伴跟她谈了一件她邻近的寻常事，她把那事告诉他；但那是属灵状态特有的事，我在属世状态里记不起来。

后来我醒了，在属世状态中跟她谈话，说我是被主借着那位同伴领到那里去的，因为有恶灵在我睡觉时找我，伺机害我。后来我说了那同伴是谁，就是查理十二世。一提到他，一想到他，她就认出他是她的儿子，用母亲的口吻叫他“卡尔”。谈了一些他童年在宫里的情形之后，她想起自己是瑞典王后，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其中只有查理十二世活了下来。我又谈到她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命运境况，这时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查理十一世。于是他们相会，彼此认出，像夫妻那样结合在一起。这是1762年1月22日的事。

6020 论最后审判之后群体的洁净

（1）恶的群体聚到先前那些已被毁的地方，因为原来的路通往那里；但随后他们被成百成千地聚拢起来，带进各自的地狱。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直到那些地方和周围住满了善灵；那时恶人就不能再待在那里，否则就会焦虑不安，于是就退走了。

我看见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群体，教皇还在那里，不过只是作为他们的最高祭司。他们显得赤身，都为此抱怨。回答是：这是因为上面和旁边来了在真理中的邻人，由于从他们而来的流注，这些人就显得赤身，原因是他们没有真理，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看见他们坐在炉火旁彼此闲谈，不读圣言，也不想学一点真理，虽然真理造就天使的智慧，智慧又造就幸福。又说：他们若显得穿着衣服，那并不是真的，只是出于他们被准许的视觉。后来他们开始焦虑，想要离开，也真离开了；有些人被带走，留下的是那些对真理有些情感、有些工作或活计的人。

（2）群体以多种方式、在千处地方得到洁净。比如借着查理十二世：各种禀性、各种恶的人被带到他那里，他把他们四面布置好，像要围攻敌人一样；然后这些人被带走，带到他们的地方，好让他们去自己的一处或几处地方。

（3）我看见他们成千地聚在一片平原上，这时每个人都被吹入一种欲望和冲动，要沿着自己的路去为他预定的地方。这是出于本能，虽然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己知道的。

（4）别处的群体以别的方式洁净。比如有一位军官进入一个群体，看出哪些人该被带走或赶走，就把长矛转向他们，那是军官领队时手里拿的那种长矛。他把矛转向谁，谁就被赶走。还有其他方式。

（5）奇妙的是，要被分开的人显得一同在群体里，好像在一起，其实他们在别处。原因是这时同类与同类相聚，以此类推。还有一件奇事：禀性相似的人来到某个地方，只以为自己和先前在那里的人是一样的，说话的腔调也一样；等他们去了别处，状态就变了。

（6）群体也借着把恶人送进去而得到洁净，由此产生一种发酵，这在前面讲过（见第2132、5222、5838节）。

（7）还有一种分离方式：一些淫荡的女人，差不多是塞壬，学会了装出种种情感，借着这些情感煽动群体去做恶或想恶，这样也就把人分开了。

6021 论穆罕默德信徒那里关于主的事

穆罕默德信徒极其厌恶神性有三个位格的说法，因为那样就成了三个神。所以基督徒和穆罕默德信徒彼此谈论神时，穆罕默德信徒说基督徒造出了三个神；基督徒回答说他们只有一位神，他们就发怒，问三个当中哪一个才真是神。有人回答说是父神，因为他创造了宇宙。穆罕默德信徒就说，那另外两个就是小神，只是这么称呼罢了。可是听到三者是同等的，他们就走开，轻视基督徒，当他们是渺小的、在属灵的事上几乎没有判断力的人。

有个人有个穆罕默德教的仆人，也问过他关于神的事，说：“你对基督怎么看？”他说基督是救主。“那你对神怎么看？”他说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又问他：“神岂不是救了人吗？”他说是神救的。“那你对基督怎么看，他岂不是神吗？”他说他是神。那人就说：“这样就有两个了。”仆人就离开了，说他造出了两个神，因此不愿再做他的仆人。后来那人明白了：仆人说基督是救主，意思是指宇宙的创造者神，就救人而言，所以是同一位，不是另一位。

所以，得救的穆罕默德信徒承认主与父为一。他们几乎憎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造出三个神。犹太人也同样嘲笑基督徒，主要也是因为他们造出三个神，而人人都知道神只有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把神的权柄归给自己，也同样可以为此羞愧。

6022 论教皇党人

教皇党人还派出使者，去引诱、迷惑他们遇见的所有人，连改革宗也不放过，但他们受了惩罚。他们也派了两个人到俄国的彼得沙皇那里，这两人懂得怎样钻进他的情欲里。他们现在也聚在南方高处的宗教议会里，枢机主教们像从前一样在他们后面的房间里。议会里和后面房间里都有许多人。但因为他们与魔鬼联合，要毁灭主所保护的人，所以被毁灭了：后面房间里的人从一个洞穴被抛进地狱，在他们上方更高处的许多同伙也是这样；议会里的人则被驱散，抛进各自的地狱。

他们还同样聚集在西方偏南的山上，他们所在的山丘被翻转过来，上面成了底下，他们也被抛进地狱，原因是他们和议会里的人合伙要做那件恶事。这是1762年2月的事。这类事会一再发生，直到周围的地方，最后连他们自己的地方，都被信徒占满。西方偏北的议会还在。聚在北方偏东的人也被推翻了，因为他们也合伙要做那件恶事。此外，在西方较高的地方有一些不恶的教皇党人，那里也有一位教皇，他承认一切权柄属于主，所以被保留下来，也好接待从世上新来、在那里敬拜教皇的人。

6023 论处在分离之信中的人

处在分离之信中的人从天堂被分出来时，人数极多，他们出现在后方的西边，要从那里再拉更多人来迷惑。有的看起来像山羊，有的像龙，但都在一切天堂之下，不久又在那里的地面上。他们被一点点从那里挪开，就像被那些在信之生活中的人包围了一样，他们为此抱怨；但因为被包围，他们越退越远，因为那些在信之生活中的新来者使他们焦虑。他们的首领在前面领路，奔向荒凉之地，那里几乎没有灌木，只有沙地和岩石，与这样的宗教相对应。他们轮番从那里被提出来，有的去受教，有的照着生活下了地狱。

几天之后我察觉到，处在分离之信中的人与恶灵和魔鬼联合起来。这事显露出来后，就有了视察，察觉到他们之所以联合，是因为他们反对生活，而天使彼此正在谈论生活。他们被揭穿时，激烈地为信辩护，说称义出于信，与生活无关。但向他们指明：人人都照着生活得天堂；一切宗教都关乎生活；灵和天使的生活怎样，他就是怎样；所查验的只是生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信也就跟着是什么样。于是他们被驳倒，被挪开。他们来到那些在信之生活中的人那里，想与他们结合，但那些人说他们发青，像死尸，脸上看不出一点生命，所以没有接纳他们。这时裂开一道口子，他们就下去了。那口子显得昏暗，前面是岩石；他们说前后只有岩石，但岩石之间有一道山谷，那里有些草，他们就住在那里。在他们上方的其他人也下去了，因为通常上面都有一层由同类组成的扩展。他们大多是主教，起初说在那里觉察不到一点真理。

6024 我和他们谈到：他们所谓的信，在其中除去了仁义时，里面有没有一点意愿？查验的结果是没有；只有仁义与信合而为一时，里面才有意愿。比如“神差了他的儿子来拯救人类”这件事，在那些把仁义与信分开的人身上，看不出有半点意愿，只是出于记忆的思想，这种东西在来世会消散。原因是：意愿若不是有些部分转成行动或行为，就不会被触及、被打开；单凭思想打不开它，除非思想借着意愿转成行为；不然，意愿就沉睡着，等于没有，因为它没有被激发，也没有成形。

我得以和那些处在分离之信中的人谈话，问他们能否说出信的果子。他们说：称义的最后一级是行善的努力，他们就停在那里；因为若加上果子，果子就出于人，里面就有功德，那就不是善了。又因为过了那一级，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恶归在他身上，所以那些果子出于主，人看不出来，这是借着把主的功德加给人而成的，使人的一切作为都是善的，也就是果子。他们就是这样疯狂。又问他们：那努力岂不就是意愿吗？他们说那不是人的意愿，而是神在意愿里，所以也是觉察不到的。他们极力提防信与善行结合，因为若结合了，信就不是信了。所以虽然有许多人写过二者的结合，却写得非常玄奥，只有学者才看得懂。这是博士们的功课。由此可见，他们歪曲了整部圣言，歪曲了主所吩咐关于行善的一切。

所以，在世上持这种信的传道人，在灵界不能讲道。因为虽然他们被迫讲生活和实际的善，人们还是从他们的声音听出来，他们所理解的实际之善或善行，只是纯道德的、公民的；从声音就认出了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不再被准许讲道，只有那些在世上把善行理解为属灵之事的人才可以讲。

然后，所有对信的果子有这种想法的人，都被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来，大多是比别人更有学问的主教。其余单纯地相信信的果子就是善行的人，没有和他们聚在一起。那些有学问的人被聚到下面左边、靠近地狱的地方，又被带到照着各自生活所该去的地方，不再准许他们讲道。原因是：思想里有了这样的原则，它就会在人不知不觉中进入意愿和意愿的一切作为。我在地狱里也看见过这样的人。许多人说，他们对信的果子只是这样想：信产生果子，就像树结果子一样；人应当去想他要做的善行，也要去做。

他们又说：亚当有这样的自由，能凭自己行善，但他的后代没有了，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论据。有人对他们说：既然人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也就凭自己什么也不能信，所以两者一样，因此那也不是信。他们当中最有学问的人回答说：我们还有相信的自由，也就是信的自由，却没有行的自由，也就是仁义的自由；后者就是亚当所有的自由意志，已经丧失了。这是疯话。

6025 论否认主之神性的人；论阿德勒斯谢尔纳的姐妹和她的丈夫，以及波尔海姆

我跟一些人谈话，他们说自己极用心地钻研神学，也极用心地过敬虔的生活。我在世上从他们身上也以为，他们会比别人更能得救，因为他们比别人更用心于敬虔，思考神性的事，谈论神性的事，照着自己的思想和信去生活。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在来世的幸福并非如此。所以我跟他们谈，他们说他们否认了主的神性，因此也怀疑圣言的神圣，尤其是福音书的神圣。于是有人对他们说：这样他们就绝不能从天堂接受任何真理，因为真理唯独从主、借着圣言发出并流入，在基督教界主要是借着福音书。我又说：否认主的神性、轻视圣言，就是干犯圣灵。圣灵就是神性真理，也就是教导主之神性的圣言。查验他们有没有真理，结果是一点也没有；他们得到一些真理时，这些真理也变成了虚假，比如关于善行，他们说那不是为了圣言，只是公民的、道德的；关于圣餐和许多别的事也是这样。我对他们说：除非承认主和圣言，否则钻研神学和敬虔并没有益处。

我觉察到、看见、也听见：他们的手臂没有力气，软软地垂着，到处晃荡；他们好像很穷，得到的食物很少，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们还说，他们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些虚假，接受了，却摆脱不掉。

他们有时可以待在某个群体里，凡能过道德生活的改革宗都可进入这群体，也为的是让他们在真理上受教导。他们能在外在上过道德生活时，就被容忍；一旦开始用错误的原则迷惑别人，就被赶出去。在那个群体里，思想的内层是关闭的，就像从前在先前那些天堂里一样。

他们相信唯独父是神，与子分开；他们或是看见父在高处，或是有某个灵，或善或恶，自称父神，给他们回答。由此他们陷进各种各样的虚假。

他们说，他们不理解主的救赎，所以否认了它。

6026 论在来世，凡承认神性的人都把神想成人

凡在世上没有否认神、以某种信承认神的人，都只把神想成一个人。所以敬拜父神的人，会看见某个灵，以为那就是父神。弗·于伦堡是这样，卡尔斯克鲁纳的那位秘书是这样，其余承认神的人也都这样；还有自称父神的韦林。看见头顶高处有个灵的人，都以为那就是父神。我对一个人说：你在世上对父另有观念，把他想成宇宙那样，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那时并没有把他想成人；现在你为什么这样相信，把他想成人了？有人告诉他：这是出于天堂的流注，因为整个天堂就像一个人，这是出于主，主就是人；所以发出的神性也是人，这在形式上就是天堂。因此，人只能把神想成人。

6027 论俄国女皇与德拉加迪的婚姻

（1）他们在一起，彼此结识，互相生了爱慕。

（2）后来她得知他的亲族，就去他们所在的群体，到了国务参事埃克布拉德那里，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和尊敬；然后又到费尔森伯爵那里，那里却不接待她。有人说那里的灵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不否认神、神的话和神学，却从不去想这些。

（3）在这之前，德拉加迪与妻子分开了。他与她起初时有同房，后来很少。但他向议会请示能否离婚，议会查验后发现两人的情感毫无相似之处，于是他们就分开了。

（4）后来女皇和她的前任谈话，那位前任当时和她已故的丈夫在一起。人们发现她见识并不特别高；但据说她掌政以后，语言也学好了，暗中向两个人讨主意，别人都不知道，她就照他们的主意作决定。我看见那情形，就好像那两人从侧面有个入口，从那里上到一间谁也不许进的屋子；后来他们遭人嫉恨，就退下了，从此她就公开跟许多人商议。她对发生的事虽然很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她的丈夫十分好酒。

（5）后来女皇和曾与她订婚的吕贝克主教谈话，但她对他毫无好感，尤其是因为他身边还出现了一个面容美丽的女人，那是他的情妇，他很爱她，在世上从没有离开过她。后来让她看见他如今的家在哪里：在地狱下层，那里样子很难看，他有一份卑贱的差事，那里通常就是这样。她对他的好感就此消失了。

（6）后来她又和一个来自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曾向她求婚的人谈话，为要见见他；但她发现彼此不相像，就不想再理他，就像她在世上做的那样。

（7）后来她四处出游，走到离自己住处很远的地方。这时，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路上德拉加迪伯爵遇见她，陪她同行，两人当时都不认得对方，却又互相生了爱慕。他陪她四处走，一直走到通往她家的路上。后来碰巧两人分开了。第二次她又四处出游，那次发生了什么，我没有看见。第三次她走了第一次走的那条路，这次也是出于主的旨意，德拉加迪又遇见了她。这时他们看出了，像通常那样，彼此是为对方预定的，也真心相爱。然后他们被送回家，各回各的群体。

（8）女皇开始主管俄国人当中最好的一个群体，那个群体很爱她。彼得沙皇这时离开了那个群体，后来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他身边有两个乔装的耶稣会士，他们把他的心笼络住了，使他离不开他们；他们暗中想把他引到天主教徒那里去。德拉加迪也得到一个美好的群体来主管。

（9）最后一次德拉加迪送她回家时，他来到她的宫殿，两人商定了婚事，在一起待了好一阵。

（10）商定以后，有一位穿着美丽白衣的天使从这里被派上天堂，去请一位祭司来为他们证婚。证婚非常简单：他只问两人是否同意，听了以后，就祝愿他们得神的恩典和祝福，此外再没有别的。这是1762年3月5日的事。然后他乘车去她那里，前面有四对马，十分气派！

（11）然后他们接受祝贺。第一，是小婴孩们，他们被领来从天堂说话，她深受感动，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因他们的话带来的属天喜乐而流泪。第二，她回来时，来了八个大一些的孩子，向她献上美好的祝贺；他们出去时，她一一亲吻了他们。第三，是成年人，就是那些婴孩时死去、在天堂里长大的人。第四，最后来的是俄罗斯民族中同样在天堂里长大的人，也献上了祝贺。

（12）最后，从天上各群体那里一个接一个地从上面传来祝贺，很简短，却很美好，照着那里的各个区域依次进行，持续了很久，到了一百个，甚至两三百个。还有许多群体想祝贺，但因为拖得太久，就有好几个群体合起来作一个祝贺，等等。还听见有音乐，与在场婴孩们的情感依次相合。

（13）然后是一席盛宴，有三十人在座。

（14）第二天早晨，他们同寝之后，一起坐上马车。这时我看见他换了装，佩着红色的骑士勋带。他们去他家；到了那里，那房子已变成一座美丽的宫殿，有许多房间，他非常惊奇。他们四处走，到处都美。然后他们上到楼上，看见属于那个群体的仆人，她照着惯例立刻认出了他们。那里有更多房间，原来没有房间的地方也有了，这是一个征兆，表示群体可能会扩大。

（15）然后进来一些获准表演表象的人，他们用美丽的表象表演了治理。

（16）然后他们回到她先前的住处。

（17）他们的爱变得那样强烈，她渴望连身体也与他合而为一，这事也成了。他们在这事上很满足：只要渴望，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时他们看起来好像从高处被举起。这样，他们能合而为一，身体上仍是两个，却同有一个生命。

（18）德拉加迪的禀性是：总爱谈有用的事，谈得有条理，也灵活生动，比如谈道德和属灵的事，是凭理解来谈，不是只凭记忆。

（19）后来让我看到，那些不否认神、神的话和神学，却从不去想这些的人是什么样。我被领下去一点到他们那里。他们大大抱怨说，他们内里是诚实的，内里却有个东西折磨他们。人给他们好东西吃，就是奶油和清淡的食物，但对他们毫无益处，一切好东西在他们身上都不起作用。后来他们去做点事，可事情一做完，那折磨又回来了。他们爱吃辛辣的辣根。

（20）然后他们乘马车在群体里四处巡游，好让人看见他们，就像世上那样。

（21）后来我看见了她，她非常美丽。

（22）这期间以及此后——（原文至此中断）

（23）关于彼得沙皇：他主管过那个群体，却被两个乔装的耶稣会士说动了。这事被揭穿了：这两人与他们那个位于南方最高处的议事会有交通。于是他自己退位，下到同一民族中较差的人那里去了。她不愿亏待他，跟他谈过话，他却自己告辞走了。

（24）后来乌尔丽卡王后和她的丈夫来拜访他们。他先和俄国女皇谈话，处处彬彬有礼。然后乌尔丽卡王后先对德拉加迪、再对俄国女皇致辞，先是简单的话，然后越来越内在，对方依次作答，还有些别的。

（25）3月25日，两人一起处在天真的状态中，四处走动，在周围许多人看来像小孩子。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获准处在天真的状态中，在别人看来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他走到狼那里，狼都逃走了；又走到一头狮子那里，坐在那里，狮子就从那里转身走开了。

6028 论查理十二世，以及拉·本策柳斯、雅·本策柳斯和国务参事拉格伯格的状态

（1）查理十二世在至内处是恶的，与神性截然相反。这事被揭穿后，他终于被抛到西方的尽头，沉到极深处，整个人变得像骨头一样。

（2）拉·本策柳斯和雅·本策柳斯两人都是这样：一点神性也接受不了，却出于地狱拼命挣扎，最后被抛到西方深处，落在魔鬼中间。

（3）国务参事拉格伯格好像没有生命，显得半死不活，像一头四面趴倒的野兽，要被套上缰绳。原因是他否认了神性。后来有人向他吹入一个关于神性的思想，好像活的一样，他很好地接受了，也更充分地明白了，于是活了过来。他由此得知：承认神性的人才有生命。他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

6029 论不去想神性之事、却也不否认的人（见第6027节第2、19条）

有些人不否认神，也不否认圣言和教会的教义，却从不去想这些，因为他们总是沉浸在世事里，比如（费尔森伯爵）。这些人在来世住在稍远处的地下，内里焦虑不安，好像被痛苦刺扎。有人去安慰他们，却没有用。人给他们奶油和食物，又用音乐和游戏让他们开心，可是刺心的痛苦仍然留着。他们去做差事，痛苦还是回来；换个地方，也是一样；去干活，可活一干完，又落回那些焦虑里。所以他们过着悲惨的日子。原因是他们既没有与天堂结合，也没有与地狱结合。

6030 论怎样除去恶人的法术、幻术之类

世上凡是靠手腕升官发财的人，由此就使自己相信，不是神的旨意在掌管一切细节，或者不是那样掌管；他们因此相信手腕比神的旨意更有效。这些人既然不大信神性，到了来世就学会用种种方式借对应行事：有的借特制的衣服或头巾，有的借肢体的各种动作，有的借把目光定向某些方位，他们

知道那里有与他们意图相对应的群体，就这样给自己弄到随心所欲行事的能力；还有的借圣言里的话去激动群体，以及千百种别的方式，有的法术性少些，有的多些。他们相信，他们认识这些方法有多少，就有多少能力和效力。恩斯特伦就是这样，他比别人更精于此道。

他和同类被带到一个看起来火焰硫磺的深渊那里，在那里借着可怕的折磨把这些东西除去。他们被送到那里与这些东西相对应的地方，受到可怕的折磨，被迫把这一切招认出来，包括那些群体和意图。每一样都折磨到他们完全不想要它为止，好像把它从自己身上抛掉，样样如此。他被迫揭出的这类东西约有一百样，就这样把它们从自己身上除去了。恶就是这样被除去的。后来他们从那里被提上来时，好像失了神，没有一点生命的快乐，就像那些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人。恩斯特伦就是这样。他还招认了自己对神有什么样的信，那是满是虚假的信。

6031 由此可见：任何恶，除非先被唤出来，而且人不再要它，否则就除不掉；这样，这类群体才先从他身上被除去。

还可见：人必须自己抛弃恶，不自己抛弃，恶就除不掉。这与那些人的看法相反，他们相信行为不算什么，唯独信才算；他们还相信神不用人有任何配合就赦免一切罪。其实没有人的配合，没有一样恶能除去，因为伤口不打开，就治不好。地狱里的一切惩罚，都只是为了让恶实际地被揭开、被认出，并受惩罚，直到人不再要它为止。

6032 论人若不像出于自己那样去行善，主所流入的善就毫无作用；论信

这话我常对灵说。为了证实这一点，准许某个恶灵被天堂引导去行善。他也确实行了善，但因为不是像出于自己那样行的，他就像一个被别人牵着走的人，几乎像个自动机器，虽然在动，却什么也没有接受。由此显明：人若不凭自己的意愿或情感、像出于自己那样接受善，就没有接受，没有归为己有，也没有结合。因为主是施动者，人是回应者；回应者若接受了却没有像出于自己那样回应，善的流注就穿过去了，人也不比从前更好。这是驳斥那些把信与仁义分开的人的。

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这件事说明：恶灵除非借着惩罚，否则不能被引离恶。塞德施泰特作了恶，想引自己离开它，因为他怕受罚；但因为那恶与他的本性相合，他引不开自己。他试了各种办法，因为他在爱上处在恶里。可是一施加惩罚，他就被惩罚逼到不再要那恶；他不要了，就把恶，也就是处在同类恶中的那个群体，从自己身上抛掉，那群体就与他分开了；不过这只维持到他不再怕受罚为止。这也是灵界之所以有惩罚的原因。由此还可推论：人自己若不是从意愿里要善或逃避恶，就不能被引进任何天上的群体。

6033 论人的本性死后不能被除去，却能被折断、被驯服

人的本性就是他主导之爱的快乐。我看见有一个人，是雅·本策柳斯大主教，他愿意让他那唯独信教义中一切虚假的原则都被除去，换上真正的真理。这事做成了，他却变得呆笨，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他身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灵界的群体从他身上被除去。这些群体除去以后，他呆笨到几乎不能再笨，回不到任何理解的生命里，直到他回到自己的群体中，他的思维原是延伸到这些群体里的。由此可见，人的思维以及由此而来的聪明，取决于与群体的交通；人不能借着除去这些群体而得到改造，所以罪也不是直接被除去的，而是借着别的手段，就是惩罚、试探、荒废等等；而且人必须自己抛弃那些群体。

我还观察到：在来世，无论怎样告诫人，甚至戏弄他，他的本性仍然留着。雅·本策柳斯大主教就是这样。他处在统治的快乐里，鼓动别人跟他去占领城市；但每次他鼓动了人，想带他们前进时，就被戏弄：他变黑了，变成怪物、野兽等等，人们一看见就退去了。这事发生了上百次，他也同样多次承认自己疯了，却总是立刻又回到老样子。

英国国王也是这样：两年之内他被他的人蒙骗，那些人把他当作神来崇拜，比别人都高。他一再承认自己疯了，但过了一年半，他的本性依然如故。我看见恶人受罚，借着惩罚把群体从自己身上抛掉；所以人必须好像出于自己那样去做，去抛弃恶。这我常常看见。

6034 论统治之爱和占有世上财物之爱

我看见“法兰克人之父”，好像没有生命，但能觉察到他的肉体像活人一样。人们以为他是人工做成的人形，还没有思想的生命。可是后来他说话了，说他是“法兰克人之父”，有时没有思想的生命，等他的灵来到时，他才活一阵子。据说他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他心里有一种要统治世上一切的爱或欲望；灵离开他，是因为他要统治他们；有时又有新的灵来到。他的命运很悲惨。

有些人像傻子，比如古斯塔夫一世；有些像被捆绑的人；有些又是别的样子。我也看见别的炽烈地想统治的人，像疯子一样，毫无理性，比如查理十二世、埃·本策柳斯、雅各·本策柳斯、伯爵亨·于伦堡等人。他们过着悲惨的日子，因为不准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因为他们只顾自己，不在乎用处，所以也不能被主引导。座堂主任牧师布雷德贝里也是这样。后来我又同时听见四面八方许多人说，他们活得很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某种卑贱的活，他们被迫去干，也借此被约束着。

后来我和老于伦堡谈话，他生前是那样的人：看见什么都想占有。他也处在悲惨的状态里，干着活，就是做自己的衣服之类。后来又同时听见许多同类的人说，他们落到极度贫穷，最后要找活干，好有饭吃、有衣穿。所以他们来到一个地下的地方，在那里干各种活，干多少活就得多少衣食。

处在这些爱里、尤其是自我之爱里的人，显得像疯子。每次他们回过神来，都看见自己是疯的，却又回到疯狂里，从不罢休；他们以为疯狂就是聪明，狡诈就是明智。他们虽然疯，却极其狡诈，有的狡诈到了极点。

但他们的结局是：失去聪明和聪明的生命，像傻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被逼去做奴役的活。

我多次对他们说，他们比无理性的动物还坏；他们也确实如此。

第二十册　§§5701–6110

6035 论属灵状态与属世状态相比是什么样的

一切灵和天使所处的属灵状态，含有无数的东西，这些东西落不进属世的观念里，所以无法表达。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却描述不出来；现在我得以知道那状态是什么样的。

（1）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男女两性之间有差别，他们能觉察这差别和它的种种变化。而且这差别落到一切观念里，落到姿态和言语里，这一切都能用属灵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差别也落到房屋的装饰里，从装饰就能看出这里是女性占主导。外面的东西也是这样，可以看出它像哪一性的禀性。屋里的每件陈设也是这样，凡想得到、看得见的一切都是这样。

（2）所以屋里的每间房都照着用处配好了窗子和陈设：照着妻子的、丈夫的、少女的、孩子的、女仆的用处；屋顶上、窗边、门上的装饰也是这样，使每样东西都立刻合乎所需。

（3）一切情感和情欲，善的恶的，也都同样被塑成形象，连同它们各种各样的细类，使每一类都有自己独特的样子。这一切可以无穷变化，却在总体上保持相似。

（4）情感与情感之间的结合也是这样，还有无数别的。

（5）一个人从这头想到那头的一切事也是这样，比如困难、容易、麻烦、欲望、用处等等。这些都能想得清清楚楚，能写下来，能记下来，能在一个小点上塑成形象让人看见。

（6）理性若不是从属灵的东西得着存在，这一切就进不了属世思维的观念里。

（7）所见一切的变化，也随着相对于方位的位置而不同，所以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地方和座位。

（8）在第三层天堂里，显出的东西多得无数，在较低的天堂里显为一样的，在那里是上千样。

（9）他们能借观念和言语表达香料的各个种类。

（10）他们也凭对应认识疾病，有与之对应的药，病也借此得医治，不过一切都出于属灵的源头。

（11）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地方的一切性质，在那里都能叫出名字来；一听到名字，就立刻知道它的性质，连同里面的许多东西。这在属世界是做不到的。

6036 论所看见的地狱

副院长彼·耶尔内想看看地狱里的人，也获准了。他进了第一个地狱，那里像火焰一样，他看见的是蜡烛，这是因为那里的人在自我之爱中。从那里他进了第二个地狱，那里的人显得黑，是乌黑。从那里他进了第三个，那里的人像是穿着寿衣下葬的，脸色苍白，像死人。他问他们是不是死了，他们说自己觉得是活着，但在别人眼里就是这样。前两个地狱也一样：他们彼此看来是人，在天堂的光中却是那个样子。

（4）后来他穿过一条长长的拱廊，进了一个洞穴，起初看不见任何人，他们像飞来飞去的幽影，看不清楚；那是一些能借幻想把自己投到别处去的人。他走到洞穴尽头时回头一看，看见他们坐着：有些是长着胡子的老人，有些脸上只有胡子，还有些是别样的怪相。他跟他们谈了几句。（5）从那里他又进到另一个地狱，那里显得像阴暗的火，里面的人也像火一样。他们能用假装的情感披上各种情感，同时借幻想表现出各种东西，比如器皿和华美的东西；但因为这些随幻想一起消逝，他们厌倦了，不再显现它们。埃·本策柳斯就在那里。后来他走出来，来到白昼里。

6037 论虚假对真理毫无能力

地狱里的人和灵界的恶人看起来好像有很大的能力，所以圣言里称他们为有能的、强壮的、勇猛的、勇士。但他们的能力是在别人的虚假里，靠着无数的手段，也靠假冒真理等等，由此产生试探和许多别的事，他们看起来有能力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个恶灵因此相信自己对真理也有能力，他是亚·舍恩斯特伦。他想凭这种自信去胜过真理，所以朝我身上的真理扑来。但我从真理出发看进他的嘴里，他就变得完全像死人一样，就那样躺着，许多人都看见了；同时他也受了极可怕的折磨。

6038 论大老鼠

大老鼠是那些能用面容、语调和姿态假装出善良情感的人，装得让别人只当他们是最虔诚、最贞洁的人。这在神职人员面前也显明了：他们在神职人员面前捧着书，把脸和眼睛做出十分虔诚的样子，又望向一个好群体，从那里取出教义；最后他们把虔诚敬虔的情感吹进神职人员心里，使神职人员几乎只能相信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其实他们是大大的魔鬼。

6039 论在有虚假的地方思考真理；论路德

我和路德谈话，察觉到他想去思考反对唯独信的道理，却觉察到他做不到，因为虚假充满了他的思想，阻挡着。我看见他思想的气场满是对唯独信的证实，不容反对它的真理进来。所以必须先除去虚假，真理才能进来。他自己也察觉到了，并由此反省原因：他已经听了那么多反对这些虚假的话，也承认了，为什么还停在里面？他想除去虚假时，又察觉到，他因为是自己发现并维护了这些东西，由此而来的爱的快乐在阻挡，所以这快乐也得先除去。他被从一个群体带到另一个群体，也被带到一个在真理中的群体，但他在那里待不住，因为那与他骄傲的快乐相反。他说，他曾祈求神让他明白并显明真理，但得到的回答是：他若能接受，就会赐给他。

6040 论梅兰希顿和路德

从北方靠近西方、那边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个人，那里住着比较狡诈的人。他是一个魔鬼，属于更狡诈、更恶毒的那一类。他走路时，听得见他的脚步沉重，像熊走路一样。他在我周围待了几天，干了许多恶毒的事，我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被揭穿了。他来到路德的屋里，在他对面坐下，跟他谈话，说认识他，在世上和他谈过话，又说出了当时和他谈过的许多事。路德由此认出他是谁，也认出他曾和自己谈过许多关于唯独信、不需要善行的事。

路德问他现在的命运怎样。他说他有时在一间拱顶的屋里，有时在地狱里，在一个审判官手下。他在自己屋里时，穿着一件里面衬熊皮的袍子，好挡住寒冷；他在那里写了很多东西，大多是关于唯独信的。有几次他祈求神，就写得很好，那时有天使向他口授仁义之善；可他重读时却一点也不懂，于是把它丢掉。另一些时候他在地狱里，在审判官手下，像那里其余的人一样干卑贱的活。他很想惩罚别人，也虐待过许多人。他常常受罚。我听见审判官谈到对他的惩罚。他很怕那审判官，因为审判官更强。

6041 论加尔文

加尔文在天堂的一个群体里，但离中心很远。他仍持守他在世上所持的教会教义。他跟我说，他曾就信和善行的问题与路德通信，路德也听了。他向路德指出：如果只接受唯独信，圣言里的许多话就自相矛盾了，所以二者必须结合。路德读信时犹豫了，回答说：他若接受善行，就离教皇党人不远了。后来他们一直通信，加尔文始终持守信与善行并重，路德却持守唯独信。路德相信信固然产生善行，就像树结果子；他说二者有结合，却没有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去想出这结合是怎样的。他写信给加尔文说，他不能证实善行，因为善行出于人，而人里面没有善，善行里还有功德。加尔文在自己的群体里蒙接纳，因为他为人正直，不惹是生非。这是我从那群体的一位管理者那里听来的。

6042 论梅兰希顿和路德

又有人说：他那间拱顶屋里有许多粗陋阴沉的东西。他看见别的写作之人那里装饰得更漂亮，就问原因，人告诉他：因为他们也想到善行。他一听，也想去想善行，但想不了，就祈求神让他能想；这时就有些东西像口授一样从天堂流入，他写下来，可事后读时还是不懂。这时他的屋子也会显出种种装饰，但不久就消失了。许多人从各地来找他，主要是英国人，但他不让他们进来，因为屋里有不体面的东西；不过他找到了办法，用幻想的手段做出装饰的表象，可是说着话，这些就消失了，屋子又显出原样，所以那些人走了，再也不来。

后来路德在梅兰希顿的邻近得了一间拱顶屋，但梅兰希顿的屋子更讲究一些，因为他毕竟谈过人出于顺服应当去做的善行，虽然他没有把救恩放在善行里。我几次听说他想抛弃自己关于分离的原则，也试过，却是徒然，因为他心里显出一团浓云，必须先驱散，否则真理，也就是天堂的光，就进不来。

对亲岑多夫派的人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想驱散自己的分离观，试着接受结合，但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做不到，因为虚假挡着，必须先驱散虚假；他们就像那五个灯里没有油、后来才去买油的童女（太25:1–13）。

路德讲述说：主曾借一位天使告诉他，要提防信，因为其中没有什么。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提防它，推荐善行；但后来仍继续把善行与信分开，于是诅咒《雅各书》，又拒绝了《启示录》。

6043 论亲岑多夫和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我和他谈话。他被带回到他周游各地、四处教导时的生活状态里，所以现在也到处跑去各群体讲道；但他说哪里都不接待他，也禁止他到他的追随者那里去。他承认自己是亚流派，认为主是神的养子。很难引他说出：主生下来，是为了被收为养子。虽然从主是由神所生这一点就能驳倒他，他现在却否认这一点，只说主是养子。他不只是厌恶善行，而是憎恶善行。他传讲父神；但因为有许多灵出来自称是父神，他就不再去看他了，所以照他的说法，他不知道该转向哪里。他轻视旧约的圣言，也不大理会福音书，只看重保罗书信。

他被领到那些在世上死了很久的追随者那里，看见他们一点真理也不知道，处境几乎悲惨，只活在盼望和等待中，常常在盼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他们的盼望来自他们在世时的说服，就是他们比别人更是活的。他们想接受真理时，虚假挡着，又驱散不了。他们知道，他们在世上引以为荣的那种感应，是来自同一教派、在他们身边的灵。

他们狡猾灵巧，善于歪曲圣言，把它扭离本义来迎合众人的理解，这是在聚会中聚在一起时做的。他们是亚流派，这是他们不可泄露的秘密之一。他们说自己比别人更是活的，有人就问：叫人有生命的真理在哪里，善在哪里？他们说在信里。于是有人问：你们的信里有什么真，有什么善？

他们讲道时惯常这样说：“你相信自己在靠近天堂，你以为靠近多少，就远离多少。”他们不说明这话的意思，心里却明白，是指承认主的神性与父的神性同等，又去行善。谁泄露他们的秘密、背弃他们的教派，他们就想杀了他；若真杀了，就推说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因为他们这种仇恨，也许还因为他们的意图，亲岑多夫与他们稍稍疏远了。

因为虚假，因为没有善，他们把天堂完全关闭了。他们称为真理的，全是虚假。他们不愿说信产生善，而说一切都凭他们的信而成为善。他们说，主因十字架的受难应当被爱，却不应当被敬拜；圣餐只是对受难的纪念，他们出于顺服才领它。他们只在自己人中间生活，因为在世上就是这样。别人驳倒他们，指出他们在虚假中，又指明什么是真理，他们却不信，说他们不愿被驳倒。

6044 论处在唯独信中的人

我和雅·本策柳斯谈到唯独信，说：如今信的全部要义是凭着信靠和信心相信基督是父差来的，借着十字架的受难救赎了我们；这要义和这认信里没有一点真理，对那些在这上面坚定自己的人来说，那都是虚假。他承认了。为了让他知道事情确实如此，他被送到一片平原上，被保持在那种信里。这时他只看见沙地和碎石，根本没有草。他找，却找不到。草表示某种真理。他把这事告诉了别人。他一想到对那要义的种种证实，就出现蛇，要扑到他脚上。于是他从亲身经验中被说服：那种信里根本没有一点真理。

不过远处显出一些平原，那里住着持同样信的人。他们那里有草、灌木和树，还有他们住的房屋。他们心情愉快，也勤于做工。但他们承认，他们只知道那一句认信，却从没有越过圣言字义去想；正因为他们没有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们也能接受一些真理；而且他们一生毕竟想到神。

后来雅·本策柳斯极其痛心，想接受真理，从而抛弃虚假，却做不到，因为虚假和由此而来的恶挡着。这些在心里时，什么真理也进不来；而且人整个都成了由他的虚假和恶所构成的那样。有人说：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对神性的事只能想到虚假和恶，甚至对道德和公民生活也是这样，因为这些构成了他的理解和意愿。他又说：真奇怪，人在世上竟不去想神、不去想永生，而他却要永远是这样。那些在虚假上是恶的、在恶上是假的人，不能在天堂的任何群体里；他住得悲惨，穿得悲惨，吃得悲惨，还要和那些作恶之人一起活在地狱里，所以是无尽的悲惨。

6045 论神的观念

我和一些人谈到神，他们相信神无所不在，所以不需要像人们说的那样把目光定向某处的神。但回答是：发出的神性无所不在，就像太阳的光和热无所不在一样；它既是发出的神性，也就是神。可是若凭这样的观念，想转向一个这样不确定的地方，那就是承认自然胜过神，也会变傻，思想打转，于是一切理智的视力都消失了。所以几乎人人都得以看见有一位坐在高处、穿着华丽衣服的，并准许他们把他当作父神来敬拜，因为大多数人在世上对父有一个不确定的观念，因为他不能以任何形式被看见。准许这样，是为了让他们的观念有所确定，不至于完全胡思乱想。在别人看来，父神又在别处，比如韦林克，有时甚至是撒但，这也是因人对神的观念疯狂而被准许的。有些人在那假冒的父不远处看见父的儿子，他顺从父所说的话。

6046 论处在唯独信中的人

我和天堂之外那些处在唯独信中的人谈话。他们说，他们的人数一级一级地减少，有人离开了就不再回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其中有一个回来过，他说那些人住在沙地和碎石之间，住在像农家小屋那样的棚屋里，彼此相隔很远，吃的东西很少。原因是食物对应于聪明，而他们没有聪明；不毛之地对应于没有聪明、没有对真理的情感，他们正是这样。

他们说，他们出门时若远远看见别人，就不敢跟人说话，因为那里也有强盗。这些强盗住在岩洞里，也是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却贪求钱财，好像贪求战利品，又不当这是罪。他们怕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害他们，把他们抓去做奴仆。所以他们看见有人来，就先问对方是不是住在棚屋里；对方说是，他们还要对方先进自己的棚屋，再从里面出来，然后才走近交谈，谈完就走开。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命运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摩里亚的一位牧师）被派到那里，回来报告说：那里没有灌木，也没有草，只有砾石，那些人就那样生活；但奇怪的是，他们喜欢待在那里，别处都不愿去住。原因是田野和园子里的草木之类，对应于对真理的理解，而他们逃避、厌恶这种理解。

6047 论那里的房屋和房间；论杜克尔

他在我身边待了几个星期，因为心高气傲而疯狂。后来他被放回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那房子相当大，也够他的家人住。从那里有个人跟我说话，说那里的房间分得很清楚：一间里是参议员，另一间里是将军，第三间是上校，第四间是上尉，依此类推，直到某一间里的人没什么高位。但他喜欢待在参议员所在的那间，在那里心里膨胀，所以在那里发疯；他虽然在那里疯疯癫癫，却还是最喜欢那间。于是他被从那里带走，又想去服侍查理十二世，做出疯狂的事来，简直成了魔鬼。

6048 论梅兰希顿

梅兰希顿从他的牢房里出来，跟一个读过他著作的人谈话。这时来了些英国人，也跟他谈话，谈到唯独信，说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到底算不算什么，就问他那是什么。他说，信就是相信神差了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受苦。他们说这只是历史性的。他还说什么？他说，凭这信就有永生。他们回问：那他有永生吗？他答不上来，只说将来会有，因为人人都得救。他们说，地狱里的人绝不得救。他们又说，他们听传道人讲唯独信和称义，听的时候，耳朵里响得好像很有智慧，因为讲得漂亮巧妙；可是一走开，就一点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也不明白。

6049 论灵和天使那里的物质观念；论波尔海姆和沃尔夫

凡不承认主的神性而信他、又不照宗教的诫命生活的人，在来世都用物质的方式思考，所以不能属灵地思考，也就是不能脱离空间、时间和人物去思考，而属世思维的观念就是由这些构成的。所以他们不能像较高天堂的天使那样思考，因为属灵的思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天使升到这些东西之上，好像把它们留在下面，使它们不再显现。有些人在世上思考得很多，比如波尔海姆和沃尔夫，但因为没有过宗教的生活，就只能用物质的方式思考。曾试着把他们的物质成分分离出去，却是徒然。所以这些人在来世虽然说属灵的语言，却仍掺杂着本国的语言，很容易分辨出他们是哪国人；而属灵地说话的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语言，分辨不出来。

6050 和英国人谈他们的传道人

我和一些在天堂群体里的英国人谈到他们的传道人。他们说，他们不喜欢传道人那种凭教义讲出来的漂亮言辞，因为他们不知道、也听不懂传道人在说什么。这些话听起来漂亮，能让那些对真理没有属灵之爱的人高兴，别人却不然。他们对传道人说，别讲这些了，因为听的人什么也学不到；传道人讲得让人以为那就是真理，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尤其是讲到行善的努力时，他们就问传道人：你们说的努力是什么意思，只是隐藏的，还是显明的？传道人说是隐藏的。他们回答说：这个我们知道，因为主暗中做许多事；可难道它不也是显明的吗？这时传道人不敢不说它也是显明的，因为有行善的情感流入。他们再追问：那岂不是要像出于自己那样行善吗？传道人又用一句叫人听不懂的话把这遮盖起来，说要提防人出于自己去做，所以凡出于人的都不是善；至于“像出于自己”，也是一样。但有人对他们说：人若不像出于自己那样去做，善就消失了，没有接受，也就没有归为己有。天堂里的人凭属灵的观念跟传道人谈、把他们驳倒时，传道人就在这里停住了。可是那些在世上已在这事上坚定了自己的传道人，并不离开自己的教义，因为他们讲得叫听的人既不能想“是这样”，也不能想“不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讲道毫无用处。于是这些传道人终于被挪走，被送到那些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当中，那些人在生活中没有一点真与善，只有出于学问之荣耀的思想。

后来他们讲显明的觉察，却不讲显明的运作；讲到运作时，又把他们的奥秘裹起来、修饰起来、连缀起来，弄得他们几乎只以为自己明白显明的运作，其实并不明白。

6051 论通奸、统治之爱、诡诈等

要描述通奸和其余的罪有多么属于地狱。这里先说通奸，就是相信通奸是许可的，不管本人是否通奸。如今几乎没有人相信通奸那样属于地狱，也不信通奸的人不能得救。原因是：

（1）天堂是婚姻，地狱是通奸。

（2）婚姻之爱从善与真的婚姻降下来，通奸从恶与虚假的婚姻降下来。

（3）出于照着婚姻之爱的婚姻、或照着地狱之爱的结合，生出儿女来。

（4）天堂里的人憎恶通奸，所以通奸关闭天堂，把地狱大大打开。

（5）人借着婚姻之爱，从里到外接受爱的形式；借着通奸，接受地狱的形式；属天之爱唯独借着婚姻之爱被植入。

（6）婚姻之爱是一切爱的根基之爱，因为人成为爱的形式时，就成为主的形像；否则正好相反。

（7）所以婚姻之爱的快乐，在数量和品质上都超过别的快乐。

（8）天堂里属天的喜乐是建立在这爱上的，一个人在这爱里有多少，就在各种各级的属天喜乐里有多少。

（9）在天堂里，智慧借着婚姻增长，那里的婚姻取代了生育。

（10）地狱里的传道人当中有一种教义上的通奸，与属世的通奸不同，关于这一点另述。

（11）智慧照着贞洁而增长，原因是它的源头是善与真的婚姻，以及主与教会的婚姻。所以通奸的人在属灵的事上不能有智慧；一个人有多少通奸，在属灵的事上就有多少瞎眼，内里就有多少是魔鬼。

（12）所以爱妻子就是在主面前行善。因为出于贞洁而爱，就是爱主，这与天堂交通，叫天使心里欢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13）同房也是一种形式，因为它是那爱的效果。出于贞洁时，它同样程度地叫天堂欢喜；出于通奸时，就同样程度地激怒天堂。

（14）要举出例子说明：通奸的人，不管在别的方面道德上活得多好，多么勤于祷告，都被抛进了地狱。

两性献给生育的器官对应于至内的第三层天堂，那里的天使比别人更在属天的婚姻，也就是善与真的婚姻之中。总之，天堂里的婚姻是至圣的，所以不可借通奸来亵渎。

6052 统治之爱里面也含着地狱，这同样叫人难以相信，就像通奸一样。凡处在这爱中的人，都在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中。原因是统治之爱把心沉进自我里，以致主不能把它提升；而天堂里的每个人都是被从自我中提升起来的，虽然人自己感觉不到。

但要描述自我之爱：它的最高一级是统治他人之爱，里面包含着统治主之爱，这就是巴别，圣言讲到它时说了许多可憎的事。要描述统治之爱是什么样的：不是在自己的职位上管理别人，而是在职位之外还想统治别人，不满足于自己的权力。还要进一步描述这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样；并说明这些人不管身居何等高位，都被抛进地狱。

6053 论诡诈之可恶。原因是它进入人的内层，直到理性，理性是至内的属世层；它在那里把属灵的心智关得最紧，而天堂就在属灵的心智里。这些人是什么样，要加以描述。属于新耶路撒冷的人，首先要逃避这三样东西。

6054 再论通奸

如今通奸在基督教界这样盛行，原因是人们处在虚假与恶的婚姻中。

属于通奸的有：已婚的人与娼妓结合；未婚的人与别人的妻子结合；与纯洁的处女结合，也就是无意娶她为妻却夺去她的贞操；以及贪图变换的快乐，因为这毁坏婚姻性。未婚的人却不是这样：他若不能自制，又因国内的种种原因还不能结婚，就收一个情妇作帮手，就是姘妇、情人；但他要当心，除非有意娶她为妻，否则不要进入婚姻之爱，那是内在的爱。前面那些人剥夺了自己婚姻的一切快乐，也就是婚姻之爱；这个人却不至于如此。

6055 续论婚姻之爱

（1）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状态是这样的：他们想同房多少次，就能同房多少次，从不缺乏，因为他们身体的一切都在这爱里。同房后他们满心欢喜，从不忧郁，反倒因此得着生气。通奸的人正好相反。

（2）丈夫的爱取决于妻子的爱：妻子有多爱这些事，丈夫就有多爱。非婚姻之爱则相反。原因是他们是一体，在内层上结合；“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创2:24；太19:5–6；可10:8）就是这个意思。

（3）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能准确地觉察什么是淫荡、什么不是。因为一切淫荡都属于通奸，而在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身上没有淫荡，这一点他们觉察得极其准确。这觉察来自内在，外在的行为是相同的。通奸的人只觉察到外在，觉察不到内在，而一切属灵的快乐都在内在里，非属灵的人理解不了。

（4）人若不是属灵的，不承认主，就不能处在婚姻之爱中，因为这爱的最高原因来自主与天堂、与教会的婚姻，这就是它属灵的神性源头。

（5）女人生来是对真与善的情感，男人生来是对真与善的理解，由此可见他们结合起来像一体，婚姻之爱不断使他们合一，这样他们就是爱，是主的形像。

（6）婚姻之爱的效果是奇妙的；要描述它的力量。

（7）婚姻之爱里绝没有淫荡，外表虽然相似，内里却不一样。

（8）通奸是何等可恶，还有许多可讲。

（9）刻耳柏洛斯表示看守，防止婚姻之爱的快乐流进地狱。

（10）后面再讲通奸的种种事。婚姻之爱借着交通造成天堂的欢乐。

（11）儿女会染上父母的情感，所以遗传的恶就不那么恶毒。婚姻之爱打开天堂，通奸之爱关闭天堂。

6056 论房屋里的房间

房屋里的房间，因所处的位置不同，住在里面的人和别人在这间屋里的心情就与在那间屋里不同，快乐也各不相同：在一间屋里，读书做事是快乐的；在另一间，出门是快乐的；另一间，交谈是快乐的；另一间，与妻子在一起是快乐的；另一间，吃饭是快乐的；在一间屋里与外面的人交通得近，在别的屋里就远。灵好像自然而然地知道，进了哪间屋就能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如此等等，变化很多，也照着他们的情感而不同。这主要是由方位，以及住在这些方位上的人比住在别处的人心境不同而来的。

每个人也知道自己在屋里的位置，那位置与他的心境相合，他一进去就往那里走；若有别人在那位置上，他就出去。在教堂里也是这样。这样的细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堂里最大的形式和最小的形式是相似的，所以每一样东西里都有天堂的形像。

6057 论神是人

真正属人的神的观念，就是把神想成神人。事情确实如此，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1）在来世，人人都把神想成人，主要是善人，恶人也一样。这在许多人身上查验过：他们在世时把神想成看不见的，或想成属灵的、像空气一样的东西，远远地在眼前；可是这些人到了来世全都把神看成人。这一点经过查验，确实如此。所以这观念在人的灵里。人的灵里有许多东西，人自己不知道在那里，比如属灵的语言、空间的观念等等。由此可知，每个人的灵里都植有神是人的观念。

（2）但这观念在世上被那些人毁掉了：他们开始去想三个位格，又把主的人性与这些位格分开，于是给自己造出了三个看不见的神。

（3）还有一些人，是被他们所说“神是灵”的观念毁掉的，以为灵是像空气、像云雾一样的东西，或白或暗。

（4）还有那些把一切归于自然、毫不归于神性的人。这些人在灵界给自己造神，凡有能力的都可以，但仍是把他们当作人。

（5）孩子、单纯的人、妇女，总之，凡没有因上述原因毁掉这观念的人，都有神是人的观念。

（6）一切外邦民族都保留着这观念，尤其是非洲人，他们不知道不是人的神是什么。

（7）亚伯拉罕时代之前和之后，一切古人都有这观念。他们把神看成人，称他为耶和华，称他为宇宙的创造者。

（8）古时信多神的外邦人，承认的神都是人；圣言里提到他们的地方，有他们的名字等等。

（9）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都是这样，由此有了他们众神的神性属性，众神都是人，比如朱庇特、福玻斯、维纳斯等。

（10）别的星球上的居民也是这样，关于他们见那部著作。

（11）教皇党人想要敬拜教皇，承认他身上有神的权柄，亲吻他的脚印；又想把圣徒当作神来崇拜。

（12）原因在于天堂的流注，每个灵都接受这流注，因为天堂就是人的形式中的神性。所以天堂里的天使没有一个没有这样的神的观念，因此主被承认，连外邦人也承认他。

6058 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主导之爱里，好像在中心

有人问：为什么恶人，比如否认神的人，在天使的群体里不能安静？回答是：每个灵最后都会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好像在自己的中心，因为在他上面、下面和四周的人，都会使他待在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情感的交通和流注。所以最后谁也不能在别处，只能在自己的地方，好像在自己的中心。一切天使、一切灵也都是中心，因为天堂的形式是由连续不断的中心构成的。

6059 论教皇党人在圣餐中把饼和酒分开

谈到教皇党人的圣餐：他们为什么把饼和酒分开，给百姓饼，自己喝酒？主所设立的可不是这样；而且这也不是因为缺酒而不得已，因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内地、匈牙利都有酒；不产酒的地方，比如英国、荷兰、瑞典、丹麦，还有德意志改革宗所在的地方，虽然不产酒，圣餐里却照样用酒。教皇党人说不出任何原因，只有一个秘密的原因：修士们为死人的灵魂做弥撒时，以及在别的时候主持圣事时，在不停的劳作中不至于疲乏，好用酒来提神。找不到别的原因。但有人说：这是出于主的神意，因为他们把教会的一切善与真都荒废了，所以他们才把二者分开；因为善若与真分开，就不是善，善是在真里面的善；真若不是出于善，也不是真。

6060 论亲岑多夫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他谈话。那时他好像心灰意冷，因为他在各群体中游荡，却不被接纳。人们用种种理由驳斥他的教义，说其中没有一点真理，只有一条是对的：不可把功德放在善行里。人对他们说，也不可把功德放在唯独信里，不可借它抬高自己在别人之上，他们就无话可答。他心灰意冷，是因为他的骄傲被压下去了。他说，他走进园子时，看不见一个果子，看见的叶子也不是绿的，而是蔫黄的；可是跟他一起的人看见了果子和绿叶，就像在园子里那样。这表示他没有真理。

我和一个摩拉维亚教会的人谈话，问他对恶行、通奸，甚至那些可憎的罪怎么看。他说，若犯了这些，他们固然会劝他停止，但这些罪仍会得赦免，因为他有他们的信；即使他不停止，也还是会得赦免，只是不到那个程度。

6061 论神的观念，就是神是人；亲岑多夫

灵中间谈到：把神看成人，是不是植在人里面的？有些人说：那些在世上思想中把神看成一小片云、看成光、或看成自然之至内者的人，不能把神看成人。所以就在一些人身上试验这事，有一次也在亲岑多夫和摩拉维亚会众的一位长老身上试验。他们在世上用思想的眼睛把神看成像云一样的东西。他们被送进属灵的状态，这时就问父神在哪里，那时他们只想到把他看成人，也问他在哪里。可是他们回到属世状态、回到我这里时，又把他看成像云一样的东西。由此他们被说服：把神看成人是植在人的灵里的。

有些西印度的外邦人来到亲岑多夫那里，他在那里曾跟他们谈过神，说神差了他的儿子来，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他们信了，因为他们把神想成人。可是现在他们在灵界相遇，他们察觉到他把神想成好像在云里一样，就惊奇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想神时，不是把他想成人？”他们原以为他跟他们谈主的时候，是把神想成人的。

6062 论亲岑多夫和保罗

他处在一种抽象的观念里，不像是对别人说话，而像是自己在心里想，或是跟一个不会张扬的朋友说话。他说，他想到主，只能把他想成跟别人一样的人，而不是神；他虽然也说主里面有神性，意思却是像在别人身上那样的神性。他又说，主说话非常简单，并不智慧，保罗说得更智慧。但有人向他指明：主是出于神性智慧本身、借着对应说话的，就像他借着先知说话一样，所以是出于他自己的神性。保罗固然是出于默示说话的，却不像先知那样，先知是被口授了每一个字；保罗的默示是：他照着自己身上原有的东西接受流注。这种默示完全不同，也没有借着对应与天堂的结合。

6063 论灵界的文字和言语

灵界的言语和文字与世上的言语和语言完全不同，毫无相似之处，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1）在那里写字时，一个字母就表示一整个词，而且是个总括的词，里面包含许多意思，这许多意思要从前后文、或从所写的事本身去领会。比如“bono”（善），在那里b表示荣耀和威严，o表示“同”或“在……那里”，n表示恶人，所以是“在恶人那里”；若要表示善人，就在上面加点。

（2）一切元音都表示起联结作用的东西，比如“在……那里”“同”“在……里”等等。在那里，i表示内在里面所含的东西，等等。

（3）他们说话也是这样。比如“vita vella”表示“远远离开、走开”等等。有例子说明：他们在属世状态里一点也看不懂自己的文字，在属灵状态里才看得懂。

6064 论牛顿

我和他谈过几次。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在自己人中间，受人爱戴。他对我说，他现在知道主是天使天堂的太阳，一切光都出于他；这光在本质上是神性的聪明，把聪明赐给天使，也赐给人，虽然人不知道是这光照亮了理解，使人能聪明地思考。他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生命，使人得以活着；这生命在他们那里显为光，生命就是从这光来的；它流入人的至内处，使这生命在人看来好像出于自己。他还说，那里的颜色比世上明亮得多，种类也多得多；那里的颜色是从神性之光在天使和人身上能接受生命的形式中的变化而产生的，理解的种种变化也由此而来。

他还谈到颜色的基本层面，说有三种：白色出于光，红色出于火，黑色出于［……］（原稿此处残缺），一切颜色的变化都由此产生。

6065 论处在分离之信中的人，以及那信是什么；论梅兰希顿；论十诫；论施恩座和基路伯是什么

梅兰希顿被从他的地窖里放出来，被驱使去召集那些在世上自认唯独信、把这当作宗教要旨的灵。他们聚集了好几千人，然后被送到一片原野上，在那里各人照着自己的生活被分开。他们聚集起来时，有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那种信救不了任何人，因为里面没有生命，也没有真理。于是他们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

回答是：真理和生命就是照着十诫的诫命生活，比如不偷盗、不行不诚不义的事，这是第七条诫命。真理就是：行事不诚是罪，生活不义是罪；诚实地生活、公义地行事也是真理。这样，真理和生命就合而为一。真理就是知道恶，就是知道善；人逃避恶、爱善时，真理就在他里面。第六条诫命也是这样：逃避通奸，爱婚姻的贞洁；真理就是知道通奸是罪，真理就是贞洁是属天的；所以是生活使真理成为真理，有生活时，真理才在。不可杀人、不可怀恨、不可报复也是这样：逃避这些，他就有了仁义。第八条不可作假见证等等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生活与真理是一回事。人有多少不逃避那些虚假，就是相信并去做那些恶，他里面就有多少没有真理；他有多少照着这些诫命生活，就有多少在真理中，也就有多少爱真理，愿意知道什么是诚实、公义、贞洁、仁义、真理；又因为这时他被主引导，就得以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以及这一切各是什么。所以这些就是真理，也就是信。没有这些的信，只是一个响声，声音里没有一点清晰的音节或字词，是含糊的声音，不是字词。

这时，也唯有这样，人才能相信有神，相信主是世界的救主，相信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受十字架之苦，他除去世人的罪是什么意思，以及许多别的事。因为人遵行第二块法版上的诫命有多少，那是人这一方的约，主就让他有多少相信有神，那是神那一方第一块法版的约。

十诫是一切真与善的总纲，由此可见，也从以下几点可见：它是在那样大的神迹、那样大的神圣中颁布的；十条诫命是神用指头写的；称为“十”，是因为它就是一切；它放在约柜里，约柜上有施恩座，施恩座上有基路伯。施恩座是主；基路伯是字义上的圣言；前面挂着幔子；那里称为至圣所。在这些之外，以象征的形像表现出天堂和教会的一切：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香坛，有带灯盏的灯

台，借着这一切象征地表现天堂和教会的一切。又因为神的律法以它的全部内容在那里，所以夜间那里有火，白天有云；火表示爱，云表示真理。所以利未人都跟亚伦一起在约柜四围安营，亚伦在那里供职。他们起行时，约柜为他们指路，因为信的真理本身，人照着它生活时，就会引路。后来那约柜使约旦河分开，这表示进入教会，迦南地表示教会。后来约柜也行了神迹，被运进大卫城，大卫城表示神性真理在其中作主的教会。它的样式是在天上被看见、被指示的；主也在那里，在基路伯中间与摩西和亚伦说话。

我知道了这些，才知道什么是信，什么是爱，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人里面的教会和天堂；否则就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在生活中思想神，因为除此以外，在生活中就没有别的方式思想神；这也就是爱神。这也就是从生活开始，由此得着信，这样信就是出于生活、照着生活的。这也就是对神之爱和对邻舍之爱。由此可见爱与信是怎样结合的。

6066 论颈部的区域

勤勉的人构成颈部的区域，这从海加特博士身上看得出来，他勤于抄写各种东西。头与身体之间的交通，也是借着勤勉成就的。

6067 论印度的中国人

我躺在床上，睡得甜美而极其愉快，睡了六个钟头，或许更久。醒来时，远处在我上方有一些中国人，像印度人惯常那样盘腿坐着。有人告诉我，天使跟他们智慧地谈论神和神的奇妙作为，他们因此欢喜，以致我也坐在平安宁静之中。别的人不能靠近，因为那是属灵的属天之事。我醒来后，那一群人就退去了。

6068 论亲岑多夫

我和一个人谈话，他说：那些为神的缘故，也就是为神的诫命去行仁义、同时又仰望天堂的人，完全被定罪了，所多玛和蛾摩拉比他们还好受。他接着又说：人活在罪里，连活在较重的罪里，也没有害处，因为这时对神来说就成了施怜悯的机会，一切都出于怜悯。又说：耶稣基督若不愿意，别人若担当了十字架的受难，也会被接纳为神的儿子；主是神的养子，固然是为此而生，但他说过，这是出于主自己的意愿。

6069 属灵的是什么

属灵的思考性质，属世的思考数量；所以属灵的不像属世的那样有限、有界。灵界也有数目、尺寸、空间、时间和物质，他们也看见空间和物质，觉察到时间，说出数目和尺寸，但他们是从性质去想这些的，这也是这些东西所表示的。我觉察到：属灵的东西绝不能用属世的方式去思考，但它却流入属世的理性，就像原因流入效果一样。

6070 龙

海牙有一个传道人，信奉唯独信的教义。在别人看来，他完全像一条龙。他还被看见站在一个像要生产的妇人面前，想等孩子一出来就把他吞吃。主的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以象征的方式由这妇人来表现，她的教义由那孩子来表现。

6071 论波尔海姆

他在世时就思索得很多，却总是物质性的，因为他只思考机械和物理的事，有时把物理用在机械上。他死后也是这样，在那里把表象和可见的东西拿来应用，由此发明了许多法术，在这方面比别人更精。他用种种方式造雕像，也用与情感相对应的东西做成画板，比别人更巧妙地把它们拼合起来，借此与最低层天堂的某些群体有了交通。准许他这样，是为了洁净那些群体。他甚至造得能让群体里的恶人给他一些回答。结果他与那些昏暗的地狱结合了，在那里被剥夺了那种思索。

6072 闲懒；用处；亨·本策尔斯谢尔纳

从经验得知：闲懒是魔鬼的枕头；闲懒像一块海绵，把各种污水吸进来。因为闲着的人谈论、因而也思想世上的一切事，干净的和不干净的，于是在一切不洁的事上找乐子，因为人倾向于这些，又没有什么来抵挡。唯有对用处的爱能抵挡，因为它把心保持在自己的快乐里，于是把其余的东西看作身外之物。这在亨·本策尔斯谢尔纳身上看到了：他爱闲懒，出于快乐把许多恶吸到自己身上，任由这些恶的快乐，也就是任由在这些恶里的灵牵着走。

6073 领带，就是领巾

有个人年轻时用心读圣言，后来因为读不懂，就从心里把它丢开，心想道德神学或自然神学教得更好，于是陷入这种看法，离开了圣言。他来到天使那里，天使对他说圣言有什么用处，说没有神学生活的道德生活毫无用处，不能洁净人脱离恶，单凭它也不能引人到永生。他听了表示同意，于是天使给了他一条领带，是白色的领巾。他高兴地回家去了，可是那条领巾使他几乎看不见东西。问起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扯断了属天之事与道德之事之间的纽带，所以戴着那领带就看不见，不戴才看得见。因为属于天堂和教会的东西构成头，道德和属世的东西构成身体，颈项构成二者的结合。由此可知颈项表示什么，它的遮盖表示什么。

6074 论亲岑多夫

他在我这里待了几天，听见也觉察到那些从主而来、在我身边的人关于仁义和信说了什么，以及那些在教义和生活上处在唯独信中的人遭遇了什么，就是他们处境悲惨；还有：没有仁义的地方就没有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仁义，他就惊呆了；他也惊奇整部圣言都是讲主的。他看出先知书讲的不是别的，还看出许多别的事，难过自己在世上不知道这些。他还被派到那会众中的一个人那里，对他说：现在随你怎样做吧，事情并不像我们在世上所信的那样。然后他就退去了。

我和他谈到三个大错误：（1）主是神的养子，他因此否认了主的神性。（2）他们拒绝旧约的圣言，读福音书时带着几分轻视，只看重保罗书信。（3）他们把仁义的行为完全排除在宗教之外，几乎还定了它的罪。又向他指明：凡这样做的人，都把天堂向自己关闭了。他以为自己曾蒙光照，但有人向他指明：接受了这三样东西，就不会有光照。

6075 论善行中的功德

行善有带着功德的，也有不带功德的。这可以这样说明：一个担任职务的人，若为功德尽职，就是为了受称赞，为了名声和荣誉，以及日后升迁，或为了利益；他若不尽职也能得到这些，他也就不尽了。不把功德放在其中的人，是为了本分，因为那是他职务所在；这里面隐藏着对神的敬畏，也有对公众的爱；前一种人里面却是自我之爱和世俗之爱。再拿一个做工的人作例子：他做自己的活，是因为这是他宗教所要求的，因而是他的本分，这就是目的；另一个人做工，只为受称赞、被人看重，只为赚钱，这人把功德放在其中，前一个人却没有。前一种人也同样得到名声、荣誉和利益，但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主所添加的附带之物。

6076 论贵格会的人

除了先前揭露的、关于妻子和同房的那些可憎之事以外，还有：他们宣讲新约，因为那是由圣灵所生的，而他们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说起话来同样是出于圣灵，吃喝也在圣灵里；在别人家里吃饭时，他们把圣灵注入那人的菜肴里，以为这样也就成圣了；他们也借此试验别人，看他们是不是自己的人，能不能进到他们当中。

6077 论靠近中国的鞑靼地区，即小鞑靼的居民

有几个从那里来的人在我这里。他们是在我睡着时来的，我睡得很安稳。我醒来后，他们察觉自己不在家里，而在别处，奇怪这是哪里，因为他们认不出这些与灵界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谈到自己所在的地方，说那里人口稠密，不知道什么叫战争；他们知道中国和西伯利亚。他们说，在他们那里，谁能治理就由谁治理，若治理不了，就罚款撤换；他们给他的尊荣，只是像对待一个智者那样，他能告诉他们这件事或那件事是否公正。他们说人人都在做自己的活，在家里做衣服、耕地等等。

他们来到之后很惊奇：基督徒竟然问他们神是不是人，因为他们以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根本不用问是不是。十诫的诫命也是这样，比如与妻子的生活，问他们是不是这样生活，好像他们不知道人人都应当这样生活，因为主要这样，等等。他们说，他们有房子，在那里受关于生活和神之诫命的教导。他们说，他们有一本书，别处的人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称之为神圣的书，读它，从中受教，也读得懂。查问之下，原来是大卫的诗篇。

他们说，外人固然可以进来，但他们不给外人离开的机会；他们供给外人生活所需，他若愿意干活，就被接纳。他们也有十诫。他们称中国人为朋友，因为他们来自中国人的民族；他们彼此之间从不想到战争。他们有点怕西伯利亚，但说自己一无所有，西伯利亚人若来，他们会立刻归顺；不过他们全都会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叫对方不知道。

6078 亲岑多夫

我问他，对那些凭他们的信而称义的人怎么看。他说，他们再也不会作什么恶，因为神不把它看作恶；他们若作了极大的恶，只要回到信上，那恶就不归在他们身上。我听见他说为什么那样恼恨处在仁义中的人：他说这在他看来是可憎的，因为他们从神那里偷走属神的东西，把唯独属神的功德据为己有，这是罪中之罪。

6079 信的路，以及由此进入意愿的路

我和灵谈到信的路：它是从对真理的情感到对真理的觉察，从那里由理解到思想，或者之后进入记忆，或者从记忆出来，这样从理解直接进入言语。但除非它从理解进入认同，否则就不归为人所有；这样它就进入意愿。若有什么要做的，它就进入意图，这样进入意愿和行动。所以次序是：爱，对真理的情感，觉察，理解，认同或意图，意愿，以及行动或言语。

我和灵谈到：从信走向善行，是颠倒次序的走法。比如有个人买来装饰品和各种器具，放在一间关着窗的屋里，若不点起火来，这些东西就显不出来；火发出光，使一切都显出来，否则这些东西虽然在那里，却在黑暗中。爱或情感就是火，信就是由此而来的光；没有属灵的信，也就是生命之光，就没有什么是活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在持久的光中。

6080 主流入人的名利；逃避恶

主总是在人身边，催促人接受善与真。但在没有逃避恶的人身上，这流注就转进他们自己的爱里，也就是自我之爱和世俗之爱里，这些爱就被激发起来。这样，主借着世俗之人自己的情感引导他们，因为人在自己里面把善或爱的流注转成了这些东西。不逃避恶的人，里面被恶堵塞，外面又被与他的爱相合的那类灵围住，所以主不能达到他那里，否则善就会被转成这些东西。

6081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和亲岑多夫

摩拉维亚教会的人相信自己比世上一切民族都更是活的，更能得救，所以像通常那样升到高处，在那里分成几个群体。但因为他们想统治别人，轻视别人，又与某个魔鬼结盟，想借他强迫那些不承认他们宗教的人服从，甚至想折磨不接受的人。等他们的时候到了，就依次被抛到下面，被迫进入一个洞穴。他们进去了，抱怨说，奇怪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有吃的，也没有像样的房子。但因为他们在那里饥饿难当，又有别的苦处，待不下去，就被放了出来，大多数被赶到荒野，在那里过着悲惨的日子。他们惊奇时，有人告诉他们原因：他们拒绝了教会和天堂最本质的三样东西：（1）主的神性；

（2）先知的圣言，又轻视福音书；（3）仁义的行为，他们把它完全从自己身上拒绝了，还亵渎它。这三样被拒绝了，他们的命运就不在蒙福的人中间，而在悲惨的人中间。亲岑多夫看见了，想离开，正设法做到，因为他看见了他们的灾祸。

6082 论被掳归回之后的耶路撒冷和圣殿

圣殿在第72年开始建造，内部在第91、94年完工。耶路撒冷在第163年重建。哈曼想杀犹太人，第215年。圣殿遭抢掠，第439年。犹太人被安提阿古逼迫拜偶像，第441年。圣殿被洁净，第444年。阿尔西穆开始拆毁圣殿的墙，第449年。许尔堪、亚里斯多布、亚历山大·詹纽斯在犹太作王，第504、505、506年；亚里斯多布二世到第542年。庞培占领耶路撒冷，第545年。安提哥努占领犹太，第568年；这时希律被宣布为犹太王，第568年。希律围攻并攻克耶路撒冷，第571、572年。奥古斯都时着手建殿，第586年；圣殿工程完成，希律举行献殿礼，第595年。圣殿被撒玛利亚人玷污，第615年；圣殿工程中断，第631年。主降生，第605年。

6083 象形文字

一般认为，大约在摩西的时代，埃及的特里斯墨吉斯忒斯发明了用动物的图像来表达心意的方法，这就叫象形文字。

6084 论第三层天堂的言语

我和灵谈到天使的言语：处在属世状态中的人，完全听不懂属灵的言语；处在属灵状态中的灵却能听懂属世的言语，不过只是照着对应来懂；反过来也是这样，但那时属灵的言语就落进属世的言语里。所以人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哪些灵，灵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人的任何事。我对他们说：连属灵的天使也听不懂属天的言语，也就是第三层天堂天使的言语，因为那是情感的言语。他们很惊奇，于是一位天使从那里跟他们说话，他们一点也听不懂。这就证实了：第三层天堂的天使有一种更高的言语。

6085 论理解和意愿的运作，也就是信和爱的运作

从表象，也就是从错觉来看，好像是理解作用于意愿，也就是信作用于爱，并产生它。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已向许多人显明。一些不善的灵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恶，还推理反对这些恶，说自己愚蠢；但那时他们是出于想凭聪明出人头地的情感而处在理解中的。等他们一被送进自己意愿的恶里，理解就发疯了。这事反复了好几次，每次都是这样，于是他们承认：理解只是教导，并不产生意愿，而是意愿产生理解。

这种表象是怎样的，由此可见：看起来好像眼睛的视觉引导脚走路，免得绊倒，又引导手去做事干活；其实眼睛只是指示，并不产生动作。脚和手的动作属于意愿，眼睛的视觉属于理解，这是完全的对应。

但相信这种错觉、却过着好生活的人，并不受害。灵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是蒙福的；不过他们进到第二层或第三层天堂时，就受教导，看明白了。人不得不这样相信，不只是因为有这种表象，也因为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信条：信产生善行。

他们把信比作树，把善行比作果子；但这是错误的。树指的是人，枝子和叶子指的是信，果子指的是善行；产生的是人。

6086 论属灵的光是神性智慧

属世的灵觉察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观念来自世上的光。但这已向他们显明了。有一个人对此怀疑，因为他和那些非属世的人一样处在光中。有人对他说：他在那里看见东西，不是凭自己的光，而是凭他们的光。于是把他们的光移开，让他只留在自己的光里，他就处在黑暗中了。后来他被送到属世之人所在的地方，那些人虽然不在天堂的光中，却仍看得见。他到了那里，起初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就像他们一样看得见了，因为他的眼睛是适应黑暗的，就像某些夜里能看见东西的鸟一样，这时他看东西就像在光中。但向他指明了那并不是属灵的光：他被带回到先前有属灵之光的地方，这时他看不见了，直到先前那种视觉被除去。

6087 论克里斯蒂娜女王

她住在一所相当体面的房子里，屋里的陈设很华丽。那里有仆役供使唤，但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不过也殷勤地伺候她。她在做某种属灵的工作，与纺织相对应。查理十二世到她那里去谈话，后来他们一起出来，穿过一条长长的拱顶走廊。

后来她讲到她在罗马怎样和枢机主教们谈话：她用种种快乐的方式和他们亲密交往，总像是在跟他们游戏，却又很有见识，借着各种巧思表现出许多事来，吸引他们的心。比如她想让他们在她面前显出赤身来，他们回答说这不行，连说出来都不体面。她说这是体面的，因为赤身行走就是总以纯粹的真理显现。他们赞同了。她就这样用种种方式显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她讲了许多她怎样和教皇谈话的事，她有时也用自己的方式逗他开心。教皇问她对基督怎么看，她回答说基督是“超级教皇”。教皇回答说不是，因为基督把权柄给了彼得，也就给了他。她说她说的是神的儿子。教皇所理解的神的儿子，是从母亲而来的人性；她却回答说，她指的是从永恒就有、与父同等的神的儿子；既然父在教皇之上，他也就在教皇之上。教皇想了想，答不上来，只希望她不要告诉别人，却仍坚持说不能是别样。

后来她和当时的枢机主教们谈话，要他们对着亚他那修信经向她发誓。他们说以前已经发过誓了，但她用她那些讨人喜欢的手段，逼他们再用誓言确认一次。他们照做了。她就说：信经里写着，他的神性在他的人性里，就像灵魂在身体里，所以是一个位格。她极力坚持他们不可把二者分开，因为身体没有灵魂就不是人，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给不出；所以是他的灵魂给出了属于他的东西，因为二者是一；这样，神的儿子就二者而言，都不能把他仍然拥有的东西给出去。

今天她也还在为难枢机主教们，他们答不上来。他们承认：主既然神性和人性是一个位格，就在教皇之上，应当被承认。他们离开她又回到她那里，因为她身为女王，用游戏和亲切的谈话吸引他们。她还对枢机主教们说：教皇的权柄是神性的，因为照他们的教义，这权柄是给了子的，子也是神，能接受它，因为他是神，是独生子；但把神性的权柄给一个不是神的人，这是理解所不能接受的。她又问磐石指的是什么，教皇回答说是主，等等。

6088 论灵界的食物

那里的人和属世界一样吃喝，但那里一切食物都出于属灵的源头，所以不用烹调，而是每天赐下。到了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就出现一张摆满食物的桌子；吃完了，桌子就消失。

无论多少人，都照着各自的职务得到饮食：管理者丰盛，有排场，好得无法描述；其余的人照着身份少一些。

请注意：每人得到的食物，是照着他所做的工作。没有任何职务、生意或活计的人，就得不到食物，只能讨饭。我看见一些显贵这样讨饭，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愿做，还有些贵妇人也是这样。我看见一些在世上过得很奢华的显贵，只得到牛奶和面包；他们抱怨没有更多，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什么也不做，懒惰闲散的人得不到食物。于是他们被迫去担任某种卑贱的差事，好得饮食。此外，他们也到干活的人那里去，求人家让他们一起吃，但这维持不了多久。在某些地方可以买面包，却买不到饭菜。原因是有些人想从所做的工作中得利，既然这样工作，赚来的钱就可以用来买面包；但只有善人才能买，在这类职务中面包是白给的；还有其他类似的事。

在地狱里，人人都被迫做工，不做工的就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衣服和床铺，所以被迫去劳动。原因是闲懒是一切恶毒的根，因为心在闲懒中会分散到各种恶和虚假里去，在劳动中却被集中在一处。

食物不能留到第二天，否则就生虫，就像吗哪那样（出16:20）。主祷文里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太6:11）表示的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申16:4），献祭的肉也是这样（利7:16；19:6），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食物出于属灵的源头，本身就是属灵的；又因为灵和天使都是人，有属灵的身体，所以这种属灵的营养才适合他们。属灵的人就这样属灵地得营养，物质的人物质地得营养。正如灵界里显现的一切都对应于情感，进而对应于理解的思想，所以他们有房屋、宫殿、衣服、田野、园子、乐园，这一切也都出于属灵的源头。又因为善的情感和对真理的理解之思不能存在于闲懒中，而会消散，所以食物只照着对应赐下。此外，地狱里的人所做的工作与天堂有对应，但地狱的灵本身却没有，就像以色列和犹太民族那样：他们虽然是恶的，他们表象性的敬拜却仍有对应。关于他们的这种对应，见《新耶路撒冷教义》（第248号，原稿号码不清）。

他们的食物看起来跟我们世上的食物极其相似，各种各样都有，还有各色佳肴。还有餐桌上的装饰，用属世的语言描述不出来。

6089 论特兰托会议

这次会议的决议于1564年11月13日由教皇诏书批准：（1）圣经除了教会，别人不得解释和诠释。（2）圣礼有七件：洗礼、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和婚配。（3）圣体里真实地、实在地、实体地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连同他的灵魂和神性；饼的全部实体转变为身体，酒的全部实体转变为血，他们称之为“转变”和“变体”。（4）困在炼狱里的灵魂，可以借信众的代祷得帮助。（5）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圣徒，应当受尊敬、被呼求。（6）应当给圣像荣誉和敬礼。（7）教皇是使徒之首彼得的继承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这些出自诏书。

又说：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圣徒，为人向神献上他们的祷告；所以恳切地呼求他们，为了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和救主，从神那里求得恩惠，而投靠他们的祷告、援助和帮助，是好的、有益的。凡否认应当呼求在天上享永福的圣徒的；或断言圣徒不为人祈祷的；或说求圣徒也为我们每个人祈祷是拜偶像、与神的话相抵触、有损于神与人之间唯一中保耶稣基督的尊荣的；或说用声音或心意向在天上作王者祈求是愚蠢的，都是想法不虔敬。

关于借着信称义、借着信成圣，天主教徒和改革宗的看法差不多，差别不大。

6090 论属灵的语言或言语

属灵的语言或言语与人类的语言毫无共同之处，这从那语言的词就看得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这些词，可是人人死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这语言，所以它是植在人属灵的人里，而不是属世的人里的。这从下面两个说法可以看出：他们说“vita　vella”，意思是“让他远远离开，快快走开”；还有“scapuleja”，意思是“扔出去”。这语言的词从哪里来，我还没有得到教导。他们取词不是从情感的声音，而是从元音和字母的意义；思想的观念落进嘴唇这样的展开里。他们的文字和语言又不一样。

6091 热纳维耶芙

她有时在半空中向巴黎人显现，衣着华丽，面容美丽，好像神圣的神性一样，许多人都看见她。有些人想要呼求她，这时她的脸就变了，变得像另一个女人，责备他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做崇拜男人女人的人吗？”她一直说到他们羞愧为止。她说她在普通妇女中间，不比别的女人更受看重；她在一个群体里，那里的人不认识她，她在那里被人轻视；她对世上的人完全一无所知，更听不见、觉察不到任何事，奇怪世人竟会被这种无聊的事迷住。她还说，她并不在较好的人当中；想比别人大的，反倒比别人低贱；被封为圣徒对许多人是有害的，因为他们一听说，就出于遗传的恶而膨胀起来，开始骄傲，于是被挪到别处，在那里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世上是谁了。

6092 我从一位教皇那里听说，他跟所有被封为圣徒的男女都谈过话，除了两个人以外，他在天堂里一个也没看见；那两个人憎恶人向他们呼求。大部分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有些像傻子一样。

6093 论神性的三个位格

我逼一些灵照着自己所想的说出或讲出“一位神”。因为他们是灵，思想会落进他们的言语里，构成言语。这时他们要说“一位神”，嘴唇却说不出“一位神”来，他们把嘴唇扭成各种角度，想硬挤出来，却是徒然。

6094 论手的触摸里有情感和思想

从活生生的经验我得知：手的触摸里有情感和思想。我用手碰了一位天使，天使说单凭这一碰，他就感觉到了情感和思想。由此可见，灵界的人为什么都在做工，因为思想借着手被活生生地落实到工作上；也可见主为什么摸了许多人，为什么按立神职要把手按在头上，等等。

6095 论非洲人

他们显得穿着有条纹的亚麻衣服，他们的女人也一样，只是穿丝绸的。他们比别人更出于渴望去吸取真理，他们称之为得滋养；因为他们处在这种渴望中时，就出去找食物。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从他们的婴孩身上可见：他们常常对保育的人说想吃东西；给了食物，他们会看看合不合适，这是出于对应；吃完了还要吃。由此可见，是一种属灵的饥饿在起作用。

他们说，按照民法，他们固然可以娶两三个妻子，但他们还是只娶一个，原因是爱分给许多人，就变成外在的，因而淫荡；只对一个妻子，爱才是内在的、真正属于婚姻的。

他们察看一把剑，就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属灵聪明的状态里：剑若发亮，就是大量接受真理的征兆，照着亮度而有差别。

他们说，修士有时会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听听这些人知道些什么；发现这些人除了无聊的东西一无所知，就查问他们有什么用处；若发现他们既干不了活，又管不了事，就把他们卖作奴仆，这时照他们的法律可以责打他们；若还是逼不出一点有用的事来，就把他们贱价卖给下等人。

6096 论婚姻之爱，次序大纲

I （注意）在神性的意义上，它是主里面爱与智慧的婚姻；由此二人成为主的形像。

II 论主与天堂、与教会的婚姻。

III 论爱与智慧的婚姻，也就是善与真的婚姻。

IV 天堂被称为婚姻，教会也是。

Ⅴ　圣言是婚姻，因为它是从主发出、与神性真理结合的神性良善。

Ⅵ　人，男人和女人，也就是丈夫和妻子，首先就是那婚姻；这婚姻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

Ⅶ　婚姻之爱是一切爱的根基之爱。

Ⅷ　婚姻之爱是属天之爱。

Ⅸ　婚姻之爱只能存在于两人之间。

Ⅹ　夫妻二人不断合一；能力和欢愉照着合一而增长。

ⅩⅠ　通奸是魔鬼与通奸之人的结合，是恶与虚假的结合。

ⅩⅡ　地狱是通奸，也是恶；他们彼此之间说这不算罪。

ⅩⅢ　败坏圣言的善、歪曲圣言的真，就是通奸；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可讲。

ⅩⅣ　通奸违反创造。

ⅩⅤ　通奸是一切恶的根基之爱。

ⅩⅥ　通奸是多种生命混杂在一个人里面。

ⅩⅦ　能力减退，成了寻常之事，毫无感觉，最后变成厌恶。

ⅩⅧ　哪些淫乱属于通奸，会毁坏婚姻之爱。

ⅩⅨ　通奸的各种类别，见下面。

论婚姻与通奸

ⅩⅩ　承认仁义而不承认信，是兄妹之间的通奸。

ⅩⅩⅠ　人借着婚姻之爱被塑造成爱的形式，其余一切属天之爱都由此而来。

ⅩⅩⅡ　通奸毁坏这形式。

ⅩⅩⅢ　地狱是通奸。

ⅩⅩⅣ　那里有以下这些与通奸的行为相对应。

ⅩⅩⅤ　只敬拜父、一点不想主之神性的人，处在如同兄妹之间的通奸里。

ⅩⅩⅥ　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处在如同母子之间的通奸里。

ＸＸⅧ　只守字义、只为荣誉钻研字义的人，处在公公与儿媳之间的通奸里。（原稿缺第ＸＸⅦ条）

ＸＸⅨ　出于自我之爱、不为用处而处在最高程度统治之爱中的人，在所多玛里。

ＸＸＸ　贪图通奸之变换快乐的人，是爱与牲畜交合的人，他们会变得像鼻涕一样。

ＸＸⅪ　夜里从上方扩展层中那些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得来的经验：分离之信的条文里那些东西，都变成了各种可耻的淫乱。

（旁注：强暴是什么样的，落入尸臭的地狱。要描述如今婚姻中的种种侵犯。）

6097 论路德和梅兰希顿

因为路德和后来的梅兰希顿开始在四周为分离之信辩护，惹起纷乱，所以他们被从灵人界送到照着各自生活所该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1763年12月30日的事。

6098 论英国的一位主教

有一位主教想见我，意图是要驳斥关于分离之信所写的东西。他见了我，说英国的人固然会接受第一部著作，就是论主的那部，也会接受“新耶路撒冷”指的是新教会；还会接受第二部论圣言之神圣的著作，以及第三部论生活教义的著作；但第四部论信的著作，他们会完全拒绝。于是我开始和他就借那种信称义的问题辩论，最后他被驳倒，承认若不接受第四部论信的著作，前三部也站不住，还有许多别的。

但这位三年前死去的主教，揭出了他用什么手段来抵消先前所写的《天堂与地狱》等书，既在勋爵们中间，也借着牛津的神职人员；他还做成了这事，使如今对那些书一片沉默。

此外，这位主教因为在唯独信上坚定了自己，所以没有属灵的信，因为他没有仁义；他与地狱的群体结合，所以也成了术士，在那里滥用对应，借此能显得像属灵的人。我看见他背着一捆木柴往天堂上去，后来又见他臂上抱着一个婴孩，用许多表现善与真的装饰打扮他。他把那捆木柴变成了婴孩，又借幻想使他发光，叫人只当他就是那样。但他在天堂的入口处被认出来，被打发回他的同伙那里，那些人都是神职人员，也都同样坚定了自己。木头对应于善。但不久他们都照着各自的生活，和对分离之信的坚定，被分开了。

我问他们，是否允许我对他们念领圣餐前祷文里的话：若不远离罪，不为那里列出的罪悔改，魔鬼就会像进入犹大那样进入他们。但他们恳求我不要对他们念这些话，说他们自己在教堂里念念、那时相信就够了。

这位主教说没有罪；他说连通奸也不是罪，还使他的妻子也这样相信。许多别人也这样说：没有罪，因为主已经除去了罪，又因为借那种信称义的人就不被定罪。后来他显得像一条毒蛇，被抛进了地狱。他们原在伦敦的西区，许多人被赶了出来。

6099 论科克齐乌斯和富修斯

我和科克齐乌斯谈话，他在我这里待了几天。我和他谈了许多关于悔改的事，根据领圣餐前的祷文、十诫和亚他那修信经，说明人应当把恶当作罪来逃避。他被驳倒了，因为他无法否认；但他仍坚持说，这些固然是教义里的真理，但他的教义才是教会的教义本身。我凭圣言和他谈，他说他固然在圣言里看见过这些，但这些属于信。

查验他的教义时，他和他的追随者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更透彻地钻进了信的奥秘，越过了称义，直到内在的努力。他说：圣灵的运作借着所接受的信一直运作到意愿那里，但到了意愿时，就升起来，丝毫不碰人的意愿，而是从意愿上方左边出去，这样把人从他的恶中洁净出来。除了他编造的别的奥秘，他在观念里把人的意愿当作一个光滑的平面，神性的流注在其上运作，又从其上升起，丝毫不碰它，因为不然人就会掺进神性的运作里。他就这样把人的一切外在都排除了，说这些外在那时因内在的流注而是纯净的，它们的恶被驱散了，所以在神面前里面显出的只有善之类的东西。至于人是否悔改，他说这只是一句话；若是为公众的益处而悔改，并无害处，若是为得救而悔改，那就该定罪。

我和他谈那种信，他说那是真正的信；可是他在观念里不愿去想主，只想父，说救恩的一切都取决于父，与主无关。我说主教导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与父原为一，他就沉默了，什么也不愿说。我又说，照亚他那修的信经，主里面神和人是一个位格，他说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所以也没读过；他说他只有父的观念，对主的神性毫无观念，他心里已经否认了主的神性，只是没有向别人表露。他心里是个十足的苏西尼派。他借圣言中关于主的许多话被驳倒：父与主原为一，主就是先知书里的耶和华。但他说他要守着自己的神学，不愿在圣言里看见这些。

他被带到天堂的某个群体里，他一展示他的奥秘，就有人向他指明这是荒谬的，甚至可笑，纯属幻想。他好像变成了亵渎的人，还与一个亵渎的女人结合了。

他的追随者大多是神职人员，他们不仅吸收了他的原则，还教导这些原则。他们被聚在一起，被抛到四周。人们认为他们比别人更有学问，科克齐乌斯最有学问，所以他在祖国很有名。但查问平信徒，连市长们在内，是否知道他神学里的什么，他们说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和他的追随者比别人更有学问、更博学。

神职人员，连教授们在内，分成科克齐乌斯派和富修斯派。富修斯生活在约一百年前，科克齐乌斯在约五十年前。

我和科克齐乌斯本人谈话，他说他起初在荷兰的神职人员当中，像通常那样过得还不错；但后来被送到一间石头砌的小屋里，那是只有一个房间、开着窗的房子或小屋。他独自坐着，没有仆人，也没有妻子，写一些纸条，被别人拿走。他说四周只有砾石、小石子和堆起的石头，中间夹着稀疏的草。他与灵人界里一些同类的人有些交通，与摩拉维亚教会的人也有些交通。他说他承认神性的三一，但想到父时，其余两位对他来说就什么都不是了。他在孤寂中还在写些东西，常常写“这我要证明”“这我知道”“这我要证明”。我问他能否证明，他说他知道，或凭自己的观念觉察事情就是这样。

我问他的荒野里是否还有许多人，他说人数极多，他们的小屋分散各处，彼此很少来往。这片荒野在右侧前方，也就是在处在唯独信之人的荒野前面。

他有时走得更远一点，到另一片荒野去，那里住着一些基督徒，他们固然读过圣言，从中知道了教义，却因为拒绝仁义之善，也就是善行，好像宗教与善行无关。那片荒野里有极多科克齐乌斯派的人，他们都没有宗教，因为宗教关乎生活，由此才关乎信，而不是关乎分离之信，分离之信根本不是宗教。我再问他们的宗教观，他们说：神性的运作朝着意愿的平面而来，却又从那里升起，所以属于人意愿的东西不显在神面前；人死时这些东西就消散了，是他们的信成就了这事。他们说人固然有恶，但在神面前不是罪，只是对同伴和国家的恶。我对他们说，他们从领圣餐前的祷文里很清楚：人应当省察自己，看见并承认自己的罪，并停止犯罪，否则就亵渎了圣餐，也不能得罪的赦免；他们也知道，没有罪的赦免就没有救恩。对此他们沉默了，说他们念那祷文时没有想到这个。我又说：旧约和新约所教导的，无非是爱、爱心、行为、作为、去做，也就是生活；他们既然用他们那信的教义把整部圣言都废掉了，还能是基督徒吗？他们说，他们在圣言里看见过这些，但心里对自己说，这些都包含在他们的信里。

我和一些富修斯派的人谈话，他们说他们的信是：神性的运作一直到达意愿，并碰到它，却不至于激起人的意愿，使人出于自己做什么事；只是能悄悄感到一种行善的倾向，由此发出的一切，在人不知不觉时，都出于神；在人知道时出于人意愿的，就不出于神，所以不是善。他们把这流注和由此而来的倾向称为行善的努力。他们也说，凡在幔子底下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不显在神面前。所以他们也不把恶当作罪来想，只把它当作对同伴和国家的恶。

我问富修斯派的人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为圣，他们说是为了博取百姓的好感或信任，他们想要百姓喜爱的外在操练，这样就显得热心行善了。较单纯的人说，是因为圣言里吩咐得那么严厉。

大多数平信徒说，他们对这种神学一无所知。他们问要不要行善，回答说要行，却理解为不是为了得救。有些人去探究他们的奥秘，听了以后，只说“这很玄奥”，别无他话。

查验一些在这教义上坚定了自己的科克齐乌斯派神职人员是否有宗教，发现他们毫无宗教，完全没有一点真理。

右侧下方隐蔽处有一座荷兰的城，我对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知道得不多，因为没有公开的交通。但后来我听说，他们彼此之间固然过着文明的生活，一生却很少想到神，只是常去教堂，以为一切神性的敬拜都在于此。但他们像在世上一样，喜爱那些被称为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就是科克齐乌斯派的人。这些人借着在管理者那里暗中游说，使那些所谓没学问的神职人员被撤职，这些人原是宣讲要把恶当作违背神的罪来逃避的。于是只剩下科克齐乌斯派的神职人员，他们固然讲要行善，却不是为得救，还当心不去这样想，说只要有了所接受的信，就没有什么是罪。那些所谓没学问的神职人员被撤职后，由于科克齐乌斯派和偏袒他们之人的气场，以及那里被他们迷惑之人的影响，他们的状态就变了。这时先前那位善良的管理者辞了职，由另一个懒散、头脑简单的人继任，他除了发号施令什么也不干。于是城门大开，谁愿意进城都可以，他们的状态就变成这样：不再去想教会的任何事，而是放纵度日。所以那整座城连同居民和房屋都深深地沉了下去，落到下面很深的地方。在他们上面的同族人也抱怨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心变得不安，因为在下面构成根基的就是这样的人。

我和科克齐乌斯派的人谈了一点。他们的信是：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只要有所接受的信，神就看不见恶。他们在家里，也对周围一些人说，没有什么是罪，只要有自己的信，想做什么都可以。他们讲道也像在英国那样玄奥，怕百姓钻进他们的奥秘里。他们说，因为百姓只懂外在的，不懂内在的；又说他们若公开讲自己的奥秘，百姓就会剥夺他们的圣职，可能还会引起骚乱。

科克齐乌斯派的人把借着信一直运作到意愿、人对它却一无所知的神性运作，称为仁义；把出于意愿的东西，称为毁坏仁义的东西。

我和一些平信徒谈到科克齐乌斯派的宗教观，说：那些奥秘有什么必要？它们是虚空的，也是虚假的，因为是从不洁的恶源头涌出来的。这岂不就像一个做工的人或说话的人，为了说好话、干好活，就想知道身体里的一切奥秘，比如肌肉，气管、喉、声门、舌头、嘴唇的运作，好凭解剖学的知识去干活、去说话吗？他学会说得好、说得得体，干得好，岂不就够了吗？这才是该用心的。同样，要知道神性的运作和流注，难道人知道什么是恶，逃避它，像基督徒那样生活，还不够吗？主岂不是用最隐秘的方式运作这些，就像灵魂用隐秘的方式运作，使手正确地做工、使说话的人正确地说话一样？解剖学家凭解剖学就能干得更好吗？跳舞的人凭解剖学就能跳得更好吗？

科克齐乌斯派的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6100 论活在呕吐臭气中的荷兰人，以及那里妻子对丈夫的统治

对一些荷兰人的群体进行了视察。那里有些人的妻子统治着自己的丈夫，他们在群体的边缘，那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呕吐臭气。他们甚至收集满盆的呕吐物，把鼻子凑在上面，享受那臭气。凡在边缘的这些人都被抛进了地狱；又从各群体中把与他们差不多相似的人聚集起来，也抛了下去。

6101 论英国的几位主教

有一个人，生前被认为比别人更博学、更有学问。他在自己人中间对国王的宗教说了种种话。因为国王说他把主当作自己的神来想，仁义的生活不能与信分开；那主教却加以反驳，于是在自己人中间说了国王宗教上的种种事，好像要煽动他们做什么。这是他在灵界承认的。他承认自己只把主想成一个人，他是个半苏西尼派。查验他在神学上知道什么，他除了对所接受之信的种种证实，以及神性借着信运作直到意愿、又从意愿升起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有人对他说：“这样人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说：“想做什么都行，只要不违反民法。”我说：他若逃过了民法的惩罚，那还算罪吗？他说那是得罪邻舍的罪，却不是得罪神的罪；人应当为了利益与邻舍和好，绝不是为了得救。我说：这样你们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了。他否认，因为他承认神和圣言。我问：偷盗也是这样吗？若逃过了惩罚，死后对他们还算恶吗？他否认，只要有信就行。

另有一位英国主教，心里怀着一种信念：仁义与信不能分开，不是内在的仁义，而是外在的，也就是实际的仁义。他查验了唯独信的宗教观，发现他们的全部神学里没有一点真理，连一条也没有。他把这事在前一位主教和别的英国神职人员面前讲了，并加以证明。因为他是从天堂说话，他们什么也答不上来。

后来前一位主教讲述：那五部著作，就是《天堂与地狱》等（见第6098节），是作为礼物送给所有人、送给议会里所有改革宗勋爵的；他怎样首先挖苦这些书，辱骂、亵渎它们，最后和其余的人一起使人完全不再读它们，以致他们彻底拒绝了这些书。他还讲了他跟他们谈了些什么，又跟别人说了些什么，以及对这些书的种种推论。有人对他说：这不是我的著作，而是主的，主要启示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人死后的生活是什么样，以及最后的审判；而且这些并没有超出神学的范围。他并不羞愧，倒是另一些人为自己那样做而羞愧。我又讲到：这就是那妇人所生、龙想要吞吃、龙因他而追逼妇人的那个男孩（启12章），他除了说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却不愿知道以外，答不出别的来。

后来前一位主教投靠了一个魔鬼，在他那里坐了两天，商量怎样能杀死我。他们编织了诡诈的阴谋，试过了，却是徒然。他与荒野里的摩拉维亚教会的人有交通。他就这样成了魔鬼，还有许多别的在那充满严重虚假、可憎的信之教义上坚定了自己的人也是这样。

别的神职人员怎样被安排去毁掉那部著作，也被揭露出来了，而且这也确实起了作用，使那部著作被彻底拒绝，虽然它是从主、从天堂而来的。

所有这些神职人员都被带来，照着他们的教义和照着教义的生活受了审判。

6102 论摩拉维亚教会的人

他们在一些人面前说，他们承认主的神性；但这时他们被迫说出心里的想法，免得用谎言骗人。于是他们公开说：主的神性无非就像信父之人身上的神性一样；他完全是个单纯的人，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单纯；他们对他说的话，也只当作别的单纯之人说的话；他们不留意福音书里他的话；又说他是马利亚所生，父亲是约瑟，《路加福音》里所记的都是编造的；又说父神对他并不满意，因为他说要人信他；但他仍被称为神的儿子，是因为他受了十字架之苦；还有许多别的绊倒人的话。

6103 论英国人的几件事，以及通奸

有一座英国人的城，很醒目，在稍偏左的某个高处。曾警告这城要离开唯独信，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天堂流注，那唯独信是他们的传道人所持守的。但传道人占了上风，所以他们不愿离开。于是把愿意离开的人从那里提出来，后来那座城连同居民深深地沉了下去。

后来英国人的群体中进行了一次大洁净，那时凡把通奸当作许可之事而犯了通奸的人，都被抛进了地狱。那时我看见他们当中许多较显赫的人，就是所谓的勋爵，他们把别人美丽的妻子从丈夫身边带到自己的产业，就是所谓的庄园，在那里和她们通奸，有的一个月，有的半年，然后把她们打发回去。我看见其中许多人被抛进了地狱。有人说，这种罪行在他们较富的人当中很普遍，他们还对我讲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是不可公开的。又说她们因此被丈夫抛弃，成了娼妓；又说这事多半是丈夫为了贪财而准许或默许的。他们在灵界也想这样做，但那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若试图这样做，若真做了，就被抛进地狱。那时在那里看见的这类勋爵有一百多个。有人说，他们是同别人的妻子这样做，而不同别的女人，因为别的女人他们称为娼妓，所以这是通奸。

6104 英国的信之教义

召集了许多神职人员，把他们分开，把单纯的人挪开，然后问有学问的人他们的信是什么样的。他们说：信借着圣灵运作出仁义或善行；人感觉到这运作，出于对圣灵运作的觉察去行善时，那善才是善；若他觉察不到，却去行善，那么他若做得对，固然可以称为善，但它仍带着人的成分，里面有功德，因为它是这样推动意愿的。问他们：若以前没有，临死之前能不能接受信？他们说，信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6105 对邻舍的仁义

对邻舍的仁义，具体地说，就是忠实、诚实、公正地履行自己职务范围内的职责、事务和工作。原因是这是他天天在做的事，是他生活中实际的活动和快乐。所以一个人诚实公正地做这些事，他的生活就成为这样，于是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按他自己的程度成为一种仁义。这可以比作果仁：从这作为本质的东西，发出其余那些称为仁义之表现、善举和本分的东西，它们从中得着自己的本质，因为它们是从他那作为仁义的生活中流出来的。可是没有这本质，他若有种种表现，就是虔诚之类的事；若有种种善举，就是周济穷人之类的事；若有种种本分，就是在家里家外该尽的本分，这一切都像没有果仁的壳。他若有上面所说的那果仁和本质，就不是这样了。

此外，他还为公众行善，在公众中为每个人按自己的程度行善；于是生活的快乐和一切必需的东西也从公众流到他身上，在天堂和那里的各群体中都是这样。因为他是公众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由于他诚实公正地做自己的工作，他就成了公众身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因为群体里每个人都要做某种工作，工作造成交通，使一切都保持连结；因为工作里包含着人的一切。所以在地狱里他们也要做工。可以拿君王、官长、神职人员、审判官、商人、工人、农夫作例子。

6106 论婚姻

有一个女人几次在我这里，她说并且相信：长久地爱自己的配偶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那成了寻常之事，又总是许可的。但她得到的回答是：在天堂里没有通奸，因为那里的人憎恶通奸，所以那寻常之事变成了欢愉；他们爱配偶，正因为总是许可的，因为那时天堂的欢愉就进来了。

通奸的人都知道，对妻子的这种寻常会怎样发生；所以为了除去这寻常，使它变成通奸那样的淫荡，他们要妻子拒绝，甚至否认自己喜欢，推三阻四，这样寻常就变得像通奸的淫荡了。甚至有些喜爱强暴、因而喜爱未经触碰之状态的人，要妻子与丈夫争斗、逃跑，逼丈夫用强，撕破她的衣服，她还要抗拒。这些人可以比作猫：母猫就是这样反抗、嚎叫、逃跑，借此激起公猫的能力，然后母猫才让自己被捉住。

我问从世上新来到灵人界、不把淫荡当作罪的人（他们来到灵人界时都想进天堂），我说：在地狱里可以淫乱、通奸，在天堂里却不行，只能爱自己的配偶，与她永远生活在一起，绝不离弃；你们更愿意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我问了一百多人，从没有从这样的人那里得到回答。

论那些在地狱里处在审判官手下之人的状态：在男人后面的一间单独的房间里，有先前那样的女人；他们可以从中选一个与自己结合，当作自己的女人，但不可与那里的其他女人乱交淫乱。

有些地狱满是娼妓，新来的人进到那里，淫乱到饱足，在那里因各种可怕的疾病受罚，所以就停止了。

那里有一些污秽的群体，娼妓和通奸的人聚集在那里。有的聚会是娼妓每夜挑选男人，有的是男人挑选娼妓。那里的娼妓能借幻想把自己变得美丽。

有才智的娼妓被称为塞壬，她们显得像老鼠；大老鼠在哪里，小老鼠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要讲一讲。有人被派去管她们，使她们顺服，逼她们劳动。

她们逃避猫，就像老鼠和睡鼠一样；那里的猫是什么人，要讲一讲。

6107 论被看见的摩西

犹太人求主让摩西显给他们看，所以摩西被看见了。他那时在下面自己的地方，古人所在之处，处在安静的状态里。他也到我这里来，我和他谈了话。他是个严肃的人，他说自己看起来大约五十岁，虽然他在世上活到一百二十岁。他说他身边有他的五卷书，还有古代的圣言。我问他关于《雅煞珥书》的事，他说他见过，还讲到那部圣言至今仍在他那个时代的古人中间，被人诵读。又说他知道后来的圣言，就是如今的圣言，却不读它。我讲了一些他在五卷书里关于某些事所写的东西，他都认得，好像就在他眼前。1764年12月3日。

6108 论《启示录》第十一章的两位先知

灵界发生了一次显著的变化。那些处在唯独信中的人，大部分聚集起来，在我上方、旁边和下方，他们获准流入我的脑子，结果我变得抬不起头来，这样有三天之久。在他们那座称为耶路撒冷的城里的人看来，我就像死在街上一样。他们看着，欢喜庆贺。但后来那座城和所有出于唯独信的人都被分开，送到他们各自的地方。

6109 论构成脚掌的人，以及在脚掌底下的人

我得以看见那些构成趾甲的人，他们是不加理解地称赞和指责别人的人，不过并不恶。

构成右脚掌靠近大脚趾那部分的人，劈小木片，用他们的手艺使木片在外面发光，他们屋里的光就是从这些木片来的。

构成脚掌中间的人，做漂亮的薄膜卖，人们用来做漂亮的小盒子。

构成脚跟的人，做牛油蜡烛卖，住在那里的人就有了蜡烛。他们能做几乎永远点不完的灯，也能做点得短些的。他们的光就是蜡烛的光。

在脚掌底下的人，是新信徒，他们承认主，也承认那些在趾甲底下的人；他们为众人所爱，得了礼物，就把礼物带给自己的同伴。

第二十册　§§5701–6110

6110 论婚姻与通奸的种种事

（1）女人生来是怎样的天真，男人生来又是怎样的。女人怎样成为对善的情感，男人怎样成为对真理的理解。女人怎样成为对真理的情感，这是在她想要出嫁时发生的；男人怎样成为对真理的理解，这也是在他想要爱女性时发生的。这在双方身上怎样逐渐增长，直到成为婚姻；那时对真理的理解怎样顺服对真理的情感，二者合而为一。

（2）女性和男性在内里是什么。女性在内里是温柔地爱丈夫，但她们不愿让丈夫知道，这样她就统治着；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就变得无能。天使的妻子们说，叫我不要揭露这事，但我说我要揭露，因为她们以为这是她们的软弱，其实这正是真理之善和善之真理。

（3）夫妻二人怎样借着婚姻之爱成为一个爱的形式。心智的合一造成身体的形式。论人照着情感和由此而来的理解，也就是照着爱和由此而来的智慧所具有的形式。这就是神的形像和样式（创1:26）。能力增长到成为永久的。

（4）男人想让女人推三阻四，有许多原因。有些人有强暴的欲念，这是通奸的效果，能力借此被激起；这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心智上的原因。最后他们变得像猫：撕扯母猫，站着，彼此对望，凄惨地嚎叫，暗地里却想要。女人们恼恨这事被揭露，她们好像出于内在的意愿说自己不愿意。他们若不这样做，能力就会消失，原因何在。

（5）单单在心里断定通奸不是罪，就使人成为通奸的人；参看《生活教义》中关于此事的论述。心里的每一个断定都在身体里造成努力，这努力本身就是行动。我问猫为什么有这样的天性。他们说，母猫身上先激起争斗的快感，公猫观察到这一点，等她停止争斗，就交配。

（6）我对通奸的人说，在天堂里能力是永久的；他们说，若在世上知道这个，就绝不会淫乱，好进天堂。但我说，在天堂里只许爱配偶，在地狱里可以随意淫乱，你们愿意在地狱还是在天堂？我从他们那里逼不出回答来。

（7）人若把自己的爱集中在妻子身上，把通奸当作罪来逃避，这爱就连同它的能力一天天增长；但他们若从这爱中拿出来，在娼妓身上耗尽，婚姻之爱就变得像糠秕，最后死去。

（8）关于那个女人：有人说，爱妻子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成了寻常之事。但天使说这是错的：真正的婚姻之爱存在时，寻常之事是一个平面，欢愉从内在在这平面上成形，就像玫瑰在平面上那样；每一朵玫瑰又成为一个平面，更内在的欢愉在其上成形，变化多端，直到永远。

（9）地狱里的人一感觉到婚姻之爱的气场，就好像被狂怒抓住，这是从许多经验得知的。

（10）夫妻在一起，也就是婚姻之爱，就是神的形像和样式本身。通奸毁坏它。

（11）地狱里的人一觉察到婚姻之爱的气场就陷入狂怒，这是好像从天上来的经验。

（12）人一想到通奸是许可的，通奸就存在于全身的努力之中。

（13）每个人都是某种情感的形式；若是仁义，就是天使的形式。他的情感那时是什么，就是羔羊和鸽子［……］（原稿此处残缺）。

（14）婚姻在一切大小事上都与意愿和理解的婚姻，也就是情感与思想的婚姻相似，因为这是善与真的婚姻。可以用声音与言语的结合或婚姻来说明二者的结合或婚姻，在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言语是声音的形式；要描述丈夫也是这样成为妻子的形式；他们是一体；丈夫要与妻子连合；妻子是丈夫的灵魂和生命，也就是丈夫的心。但双方都只知道对方是自己的那一位，一方属于另一方，彼此相互。

（15）女人的神经较软，静脉稍宽，男人的动脉较强；女人的大腿较宽，因为大腿表示婚姻之爱，见《天堂的奥秘》。

（16）若不想到永远，也就是永远的结合，那就不是妻子，而是姘妇；婚姻之爱会因“不是永远”的观念而消亡。

（17）纽带必须前后都有，也就是在前面和后面；否则就不是婚姻之爱。前后的纽带就是：妻子的情感在丈夫的理解里，丈夫的理解在妻子那里，这样才会成为永远的。天使般的灵若在灵人界谈到这两样，地狱就会骚动，那些与地狱相连的人就好像发狂。

（18）在天堂里，妻子是属灵的热，丈夫是属灵的光。

（19）属天和属灵的美丽女子，就是美本身，也就是美与善的形式。显然，在主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中，没有比少女更美的了。

（20）丈夫的生命怎样借着大腿、借着爱进入妻子。那时真理怎样成为善，也就是丈夫的理解怎样成为妻子的意愿；最后丈夫的理解又怎样成为妻子之情感的形式。由此可知，妻子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二人要成为一体，男人要与妻子连合（创2:23–24），这些话该怎样理解。

（21）论强暴的快乐；尸臭的地狱，为什么是那样。破人贞操的快乐，是怎样的淫乱。贪图变换的快乐是怎样的快乐，这些人变得像鼻涕。与别人妻子通奸的快乐是怎样的、是什么。已婚之人淫乱的快乐是怎样的。婚前养姘妇的快乐是怎样的，这是被允许的，怎样允许，允许给谁。

（22）婚姻之爱就是天真本身，从亚当可见。它是贞洁本身，是纯洁本身，从源头和对应可见，从像婴孩那样的嬉戏可见。在虫子变成蝴蝶时有其象征。

（23）离婚的原因：第一，淫乱；第二，遗弃；第三，疾病等等。为什么不可娶被休或完全被弃的女人。

（24）妻子和少女的美丽出于贞洁的婚姻之爱，丈夫的智慧也是这样。

（25）婚姻之爱里没有淫荡，因为淫荡是不贞洁的。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能准确地觉察这一点。所以那里没有不洁，只有纯洁。看起来好像有，其实没有。原因是婚姻之爱里面有天堂，一直到最外层；通奸之爱里面有地狱；二者的最外层在快乐上看起来相似，其实不然，只有婚姻之爱才觉察得出其中的差别。

（26）这种在表面上相似的快乐，古人说是由刻耳柏洛斯来表示的，他站在门口，防止属天之爱的快乐下到地狱里去。

（27）婚姻之爱不断以二人成为一，也就是成为一体为目标。婚姻之爱若不以此为目标，那就是通奸之爱。他们能越来越成为一，直到永远。

（28）男孩是属世之人里出于善的真理。这真理是在属世之人里由属灵之人的善所生的；属灵之人里出于善与真的婚姻，所以属世之人里的女儿和儿子是善与真，见《启示录揭秘》第543节。关于长子的名分，也请参看。

（29）他们之间至内的友谊之爱是怎样的：友谊的至内层是持续的，造成属天的交谈之乐。这爱与结合之爱的区别，区别是怎样的。通奸的人不知道这区别，妻子一说她爱丈夫，他们就以为她立刻想要结合。

（30）从天上讲述：最古的人是属天的人，他们把婚姻之爱当作一切爱中为首的，称之为生命的快乐本身；对儿女的爱就是从它最直接地派生出来的。

（31）恶人对儿女的爱，也就是骨肉之爱，是怎样的：他们在儿女身上看见自己，因为父亲的灵魂在儿女里面。这爱使夫妻结合，但怎样结合，有何差别。

（32）女人死后还是女人，男人死后还是男人；相互的爱也留存下来，所以不可能不留存。

（33）订婚之前，有时由天使查验他们之间是否有相互的爱；否则就从他们自身认出来，这出于主。结婚时有庆典，但在各群体中有所不同。

（34）婚姻中的统治，无论出于丈夫还是妻子，会造成什么。出于过分正直的顺服会造成什么。一方过分单纯会造成什么。相信或深信淫乱不是罪，会造成什么。

（35）论地狱里的婚姻，在那些处在统治之爱中的人和无神论者那里。在丈夫一方是你死我活的仇恨；可他仍完全是妻子的奴仆和奴隶，连违背她的意愿嘀咕一声都不敢；不过这是在她用种种手段夺得统治权的时候。原因是丈夫的理解被征服了。

（36）他们没有内在的美德和正派，所以不是人。通奸的人是不义的、不忠的、不诚的、不公的、背约的、说谎的、无耻的。他没有内在的公义，没有内在的忠诚，没有内在的诚实、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羞耻，所以没有内在的正派和美德。一个人内里是这样、外表是那样，那时他是怎样的人。

（37）出于善的真理是教会赖以存在的，善则出于主；又因为主借着善流入真理，所以教会里的天使和人在真理中从主接受善，由此在天使和人里面就有善与真的婚姻。

（38）人若断定通奸不是罪，他就是通奸的人，因为这断定出于意愿，同时也出于理解，里面也有意图，由此有内在的意愿，就是努力，它主宰整个人。努力是怎样的。

（39）善与真的结合之所以成就，是因为主看人的额，人借着眼睛看主。额是意愿的爱，也就是善；眼睛是理解，由此是真理。所以说人是在智慧中接受爱、在真理中接受善的。所有天使都把脸转向主。主导之爱把一切都转向自己，他们就跟从它。

（40）人的灵在交合中参与运作，因为属灵的东西在最初的源头上被播撒出去。不过是人的灵流入属世的东西。在人的灵里，至内的是善与真的结合，或者是冒充善的快乐和冒充真的正当的结合。所以天使和灵结合时，虽然方式相似，他们所怀所生的却只是属于爱和智慧的东西，因为没有属世的东西就没有生育。

（41）一切恶的贪欲都出于通奸，因为通奸就是它们的形式本身。坚定地认为通奸是许可的、并且去做的通奸之人，不能从心里承认神，也不能与主结合，所以也不能与天堂结合，因为他的快乐与属灵的快乐完全相反。最后他变得极其感官、属肉体、属物质，凭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东西去思想和说话，只把这些存在记忆里。

（42）情感是思想的一切，就像声音是言语的一切；由此可知，情感怎样，人就怎样。从这一条规则就可以知道思想在本质和生命上是什么，贞洁的思想和不贞洁的思想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

（43）声音里有什么，贪欲在声音里，从声音里能知道什么。人在世上不大知道声音里有什么，天使却知道得很清楚。

（44）对配偶的爱不像别人那样出于交合，而是交合出于对配偶的爱；所以对配偶的爱不取决于那器官的火，而是反过来。对配偶的爱在交合之外也充满欢愉，是甜蜜的同居。在没有交合的那爱与交合本身之间，有一种决定，就像人出于意愿所想的，也就是意图，与行动或言语之间有一种决定，这决定就像心打开去做，好像打开一扇门。

（45）为什么某些血亲之间不可结婚，有什么害处，见《利未记》（利18:1–18）。

（46）那么什么会解除婚姻，原因是淫乱；为什么不可娶被休的女人。不同宗教之间的婚姻是怎样的。

（47）教皇党人把独身和守童贞看得比婚姻高，这是为了修院里的修士和修女。事实正好相反。

（48）对于婚姻之爱在进入效果之前的状态，还有许多要描述。先前的状态必须完全先于婚姻，爱也出于这状态，不去想后来的状态；这样婚姻才幸福、长久；后来的状态掺进来多少，就欠缺多少。我听见有些人说，他们渴慕妻子、看着她时，对后来的状态一丝也不知道，也没有想过。这就是少女和姑娘的状态，这状态是贞洁的。

（49）先前状态的快乐是无限的，这是从经验得知的。它们越来越接近后来的状态，却仍不进入，看起来好像要打开它，却仍没有。先前和后来的状态之间有某种可称为决定的东西，差不多就像思想与意愿之间的那样。后来的状态包含着先前的整个状态和它的一切快乐，它的快乐也是无限的。

（50）先前的状态是婚姻友谊的状态，这友谊胜过一切友谊。在哪些人身上先前的状态与后来的状态是分开的，在哪些人身上两者都有，在哪些人身上两者都没有。

（51）能力与那些同时又分别处在先前状态中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与那些只处在后来状态中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52）敬虔到有些忧郁的少女，成为忧伤的妻子，不能在天堂里与幸福的人同在，这是从经验得知的。在修院里生活过的女人也是这样。

（53）已婚男子的身体、已婚女子的身体，与他们在先前状态、也就是渴望婚姻之前的身体相比是怎样的；与通奸的男女相比如何；与少年、成年、老年人的身体相比如何。他们在心智上，也就是在灵上，又是怎样的。

（54）单凭手的触摸、亲吻就有的快乐和愉悦，那是他们出于爱去想圣言中可以应用的事、想种种对象、想各种相合的快乐的时候。他们对个别和整体都有精致的感觉。这些感觉出于情感和思想的快乐，以及二者结合的快乐；结合越内在，感觉就越精致。女性与男性结合的快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善与真的结合就是这样。外在感官的结合还有更多快乐，比如视觉、听觉、嗅觉，尤其是呼吸，其中隐藏着无数东西，尤其隐藏在言语的声音本身里。

（55）为妻子而有的种种惧怕：第一，怕被指责无能；第二，怕因被轻视而被说成疯癫或愚蠢；第三，为了不得安宁；第四，因为争吵；第五，出于自己身上的种种原因，也出于妻子身上的种种原因，比如她掌着钱袋，像在荷兰那样；她把家管得好；为了吃得好喝得好；为了生病的时候。这看起来像是爱妻子，其实不是对妻子的惧怕，而是为妻子而有的惧怕。婚姻之爱的惧怕却是怕妻子受到什么恶和可耻之事的伤害；总之，他怕亏待她，因为他爱她。这惧怕是对妻子的惧怕，不是为妻子而有的惧怕。

（56）（注意）对妻子的种种轻视。（注意）因种种原因对妻子的种种敌意和仇恨。（注意）对妻子的种种反感。

（57）附录：要证实光变成黑暗、黑暗变成光，就看人若有猫头鹰那样的眼睛会怎样。要证实对虚假的坚定对应于那种光。

（58）对“通奸是许可的”这一点的坚定，可比作对“光是黑暗、黑暗是光”的坚定。

（59）在神性的意义上，婚姻是神里面爱与智慧的婚姻，二者合而为一，因为那是智慧的爱和爱的智慧。由此有主与教会的婚姻，照主的话（约14:20–21），这爱是相互的。由此有善与真的婚姻，是怎样的；这婚姻是相互的，却是属于善的；这婚姻以形像和样式存在于两个借真正的婚姻之爱结合之人的婚姻中。

（60）男人生来是为了成为真理，妻子生来是为了成为善。这会颠倒过来，论这颠倒。论男人生来是怎样的，女人生来是怎样的。看看男孩是什么样，再看看女孩是什么样。

（61）真正的婚姻之爱起初就像人被改造、然后被重生那样：它颠倒过来；颠倒以后，丈夫的爱出于妻子的爱，妻子的爱怎样，丈夫的爱就怎样。善与真的结合在开始、进展和结束时也是这样。这就是“男人要与妻子连合”（创2:24）。这时对善的情感居首位。在先前的状态里也有淫荡。后来的状态是怎样的。

（62）人人都想夸耀自己有能力，原因是想受人看重，也想被人当作强壮的人等等。在瑞典，士兵就是这样。

（63）精液怎样散布到全身各处，被遍在全身的灵魂接受，也就是在各处的纤维和脉管里被接受，然后使妻子欢愉、快乐，使她充满欢愉。这样它被塑造成丈夫的形式，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2:23）。它怎样在她里面产生聪明，又怎样造成怀孕。

（64）妻子怀孕时爱她是许可的。原因有许多；反对这一点的推论是软弱之人的推论；也介于无能和通奸之间。

（65）基督徒的灵受不了女性和男性的属灵气场。他们受不了婚姻之爱的属灵气场，这时地狱就陷入狂怒。他们受不了夫妻之间赤身的气场，这时他们也会逃走。他们受不了出于配偶的任何爱的气场。他们厌恶寻常的气场，就是说，与妻子同房成了寻常之事、公开许可之事时，会叫他们作呕。

（66）与别人的妻子通奸，毁掉丈夫与妻子之间一切生活的快乐，引起对另一方的厌恶，也毁掉作为父母对儿女的照顾，同时导致分离。它毁坏婚姻性。通奸的人看不见这一点，除非他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若有某个通奸的人玷污了她会怎样。

（67）恶灵根本受不了女性的观念，因而受不了女性的属灵气场，他们像受折磨的人那样嚎叫、逃跑，这是经验。但这气场或观念被通奸的气场或观念遮盖时，他们就受得了。

（68）最纯洁的触摸使内在的东西，也就是精液，被激起。它达到身体的至内处，也达到液体里，达到动物灵里，也就是达到属灵的东西本身里，由此有生育；那时至内的与最外的也有交通，这样就从最初的经由最末的。

（69）通奸的激起是外在的，出于情欲，出于身体尤其是生殖器官的触摸。它是外在的，就像有人用羽毛碰脖子搔痒一样。称为外在的，是因为羽毛里没有感觉。但在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那里，那爱的快乐彼此交通，妻子的与丈夫的，妻子的流入丈夫的感觉，使感觉本身和快乐本身互相交通。所以淫荡之爱与婚姻之爱完全不同。

（70）婚姻之爱只存在于人身上，原因何在。动物身上那种争胜之爱是怎样的。

（71）论英国人：那些用钱把别人美丽的妻子引诱到自己那里、与她们同住几个月、然后打发回去的勋爵。他们在来世也这样做；引诱别人妻子的人立刻就被揭露，受到严厉惩罚。

（72）他们受撕裂的惩罚，这是最重的惩罚之一。他们受罚后说，不知道自己的四肢还连不连在一起，在床上躺了很久。若还不停止，就被抛进地狱。在世上因为那是罪而停止的人，在来世也会停止；因为别的原因而停止的人，就不会停止。

（73）1765年4月29日，我看见英国的勋爵们被从群体中分出来，他们在世上引诱别人美丽的妻子，与她们同住，直到自己再也不行为止。人数很多，他们被从群体中分出来，送到下面，要查验他们后来是否曾经悔改，是否曾相信这是违反神律的。

（74）论割礼：它象征除去属肉体的感官之爱，就是自我之爱。为什么用石刀，因为真理能除去；为什么被废除。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时又行了一次割礼，迦南地表示属灵的教会。

（75）大多数人说，婚姻的欢愉成了寻常之事，就变得廉价，好像消失了。处在婚姻之爱中的人却不是这样：在他们那里，寻常之事成了内在欢愉的平面，相比之下就像花坛，因为它是外在的。在处在淫荡之爱中的人那里，内在的淫荡随着能力一起消失，由此产生冷淡，那寻常的平面就好像死了。

（76）在婚姻淫荡的人那里，以及在通奸的人那里，女人的爱不传给男人，这时是男人自己的情感在起作用。男人有他自己的情感，与女人的情感不合而为一，所以双方都退却了。

（77）起作用的是那情感，但它很快就被耗尽、烧光。女人的情感流入男人的理解时就不是这样，天堂里的天使就是这样，他们生命中的聪明就是由此而来的。

（78）论保罗所讲的淫乱，见《哥林多前书》（林前6:15–19；7:4）；又读《以弗所书》（弗5:28–33），那里把婚姻比作基督与教会；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4:3–4）。

（79）婚姻是人类的苗圃，所以也是天堂的苗圃。

（80）恶与虚假的婚姻，是借着从天堂来的善与真的流注、经过颠倒，由善与真的婚姻产生的；关于这一点要记下经验。但它是怎样的，就是通奸的人所有的那样。恶人把恶感觉为善，把虚假感觉为真。所以他们也在蛇、蛇怪、老鼠、雕鸮、猫头鹰、老虎当中。

（81）一切都归结为婚姻。所以善与恶不能同时存在，善的真理与恶的虚假也不能同时存在；不出于恶的虚假，可以借着观念转向某种善。

（82）若只是美貌使人结合，而不是善，那就是通奸；这不是属人的，除非他以为美貌出于善，而善是美的存在本身。单凭属世的知识也能看出，善会显在脸上。真正的婚姻之爱里的惊惧，和不真正的婚姻之爱里的惊惧是怎样的。这两种爱里的惧怕是怎样的。

6110a#　（拉尔斯·本策尔斯谢尔纳）

他煽动诺登克兰茨，这从达拉纳方言写给他买主的、关于薪俸的信可以证明。他煽动布丽塔·贝姆，她本人承认了。我看见他怎样跟法警斯蒂恩克罗纳谈过，那人没有同意他要杀我。稍早以前又跟罗伊特克鲁纳谈过，那人的气场我认得，是想杀我的人的气场，十分强烈。有几件证据证明他在分遗产时出于交情和贿赂而行不义，毫无良心。还有几件事关乎他毁掉的那个姑娘，他追求她，把她据为己有，又引诱她。早年他还想让人驾车在冰上把我撞倒，作了安排。他满脑子杀人的念头，这念头一直持续到我得了斯塔博的一半为止。证据表明，他想煽动布丽塔·贝姆为阿克斯马尔那份产业打官司。他所怀的仇恨，借着一碗毒蛇汤显明出来，那汤是在我睡着时给我的，颜色漆黑；后来又借着它旁边一把锋利的刀显明出来。

（1）他跟法尔克福什的小姐谈过，要把我带到湖的另一岸去除掉我，却是徒然。（2）他跟丹尼尔谈过这类事，也是徒然。（3）他跟斯塔博村的另一个人谈过，要把我扔进树林里。（4）他在那里找过我，但因为有人在场，没能得逞。（5）他存心想把刀插进我的胸口。（6）他扮成仆人的样子，亲自出去找我。（7）他跟那个被安排来要我性命的女人谈过，还留她住在自己家里。（8）她在肉里放了蜘蛛，我因此吐出了胆汁。